

894.342-3

282
Кум. аяу



АБАЙ
ЖОЛЫ
МҰХТАР
ӘУЕЗОВ

阿拜之路

上卷

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 著
哈拜 高顺芳 译

民族出版社

特别鸣谢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承蒙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的热情支持

哈萨克斯坦“伊斯帕特—卡钢”公司与香港华才集团公司赞助出版



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

序 言

《阿拜之路》是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1897—1961）根据哈萨克诗圣阿拜·库南拜（1845—1904）奇特而悲壮的生活道路创作的历史小说。作者的目的是要向世人展示阿拜为振兴哈萨克民族创立的历史功勋，在千百万读者的心目中树立阿拜光辉、伟大的形象。这也是所有哈萨克人的共同愿望。

这是一部长达 140 万字的宏篇巨著，是 20 世纪哈萨克民族一部真正的诗史，是哈萨克人民的骄傲，是哈萨克文化发展史上一座耀眼的里程碑。作者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牢牢把握住他的创作目的，生动地描绘了阿拜在他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所表现的胆识和勇气；他向智慧与科学的高峰攀登时的信心和毅力；他带领劳苦大众和旧势力拼搏时的大无畏精神；以及他仰之弥高的思想品德。阿拜青年时代的爱情生活，他和莎勒塔娜特、托葛建等开明女性的交往和热恋，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经作者精心刻画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当你阅读小说中《登上高峰》（《草原的达吉雅娜之歌》）时，会为作者独特的构思叫绝，也会随着女主人公艾克丽姆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吟唱怆然落泪。

由于《阿拜之路》囊括了哈萨克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一切，被誉为哈萨克民族的百科全书。当你浏览因部落纷争和家族纠葛引发的大规模的械斗时，震天动地的厮杀声仿佛就在你耳边。而哈萨克民间艺人——阿肯们妙趣横生的弹唱，少男少女别具风采的文娱活动，会使你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作者对草原四季景色和禽猎活动出神入化的描写，将带你穿过繁花似锦、牛羊肥壮的千里牧场，走向奇异的冰雪世界。这些瑰丽多彩的文字和任何民族的文学精品比较都不会显得逊色。

小说作者穆合塔尔是哈萨克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是阿拜学的倡议人和奠基者。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除小说外还有歌剧、文学史稿、研究文章、译著及各类随笔。有 20 卷本的全

集传世。《阿拜之路》是穆合塔尔的代表作；是他的创作生涯处于顶峰时的产品；也是他走向成功的主要标志。正是这部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的长篇巨著使他享誉世界，跻身于当代名作家的行列，成为哈萨克民族中继阿拜之后的文化巨人。

《阿拜之路》曾获得前苏联国家最高文学奖及列宁文学奖。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作家中享有这种荣誉的人屈指可数。撰文褒奖这部小说的名作家近百人。其中有法国的路易·阿拉贡、前苏联的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吉洪诺夫、西蒙诺夫及艾特马托夫等人。路易·阿拉贡说：“我认为，具有史诗规模的《阿拜之路》是20世纪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他引导读者穿越梦幻与理想的美妙境界，诱发人们深沉的思考。说这部小说只是苏维埃文学的上乘作品还不够，因为在其它国家也难找到能和它媲美的作品。”（译自哈萨克文《荟萃》第13期）。

在我国哈萨克族的文艺爱好者中有很多人读过这部小说。有人把它称作“哈萨克的红楼梦”。这主要指两部作品的普及性以及在各文学史中占有的特殊地位。但读者也不难发现两部作品情节的某些相似之处。比如当你读到青年阿拜在梦中遇到初恋的情人托葛建，醒来后循歌声去寻找时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的情景。目前还没有人对这两部作品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但可以肯定，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可比性。如果说《红楼梦》是封建大家族的兴衰史，那么可以认为《阿拜之路》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写下的严正的判决书。

本书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哈萨克斯坦出版。上卷称《阿拜》，下卷称《阿拜之路》。嗣后作者将两部书合并为一部，称《阿拜之路》。上、下各卷仍沿用旧名。

本书上卷的中文译本曾作为（一）、（二）两册单独出版。已逾时多年。此次出版全书前由译者对上卷做了缜密的修订工作。有志于研究阿拜和《阿拜之路》的读者请以此全书为蓝本。

编者

2004年4月17日

894.342-3
282
Kuf. 2g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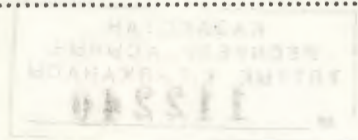
上 卷

阿 拜 (1)

一、归 家	2
二、在重围中	60
三、在 途 中	92
四、在莽原密林里	140
五、跨越高冈	189
六、攀 登	241
七、在 险 峰	291

阿 拜 (2)

一、走过滑坡	382
二、在夏牧场	426
三、在斜坡上	489
四、穿越沟壑	571
五、山 隘 前	649
六、分 手	689
七、登上高峰	747
尾 声	776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НЫҢ
ҰЛТТЫҚ КІТАПХАНАСЫ

№ **112240**

阿 拜

(1)

一、归 家

(一)

今天是年轻学生阿拜归途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他憋足了劲儿，想着太阳一露面便骑马离开山庄，继续赶路。天刚蒙蒙亮就迫不及待地叫醒了到县城来接他回家的白塔斯。

小学生骑着一匹吊好了膘的五岁黄膘马，只顾赶路，整天没有下马。不时把两位同伴抛在身后。当路过阔克玉日木、布拉提干、塔克尔布拉克等他所熟悉的牧营地时还要纵马急驰一程。

被甩在后边的白塔斯和能人居玛拜直叨叨：

“这孩子回阿吾勒^①这么心急！”

“这可怜的孩子大概一冬天太想家了！”

小学生离他们太远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催催胯下的坐骑，于是这两匹马一颠一颠地跑着赶上去。能人居玛拜胯下夹着一根黑色大头棒。白塔斯也带着一根特制的桦木长棍。走到塔克尔布拉克的时候，白塔斯两人想制止小孩子独自往前跑：

“再不要离我们太远！耶山拜那条沟你是知道的……那里有强盗……。”

“他们早就盯住我们了！只要他们头头儿说一句‘就单独一个人，还挺神气的。快去把他的马夺过来！’他们在你头顶戳一下，就可以抢走你坐下的五岁跑马。”居玛拜说。

“那你们呢？就眼睁睁地把我送给他们？”

^① 阿吾勒：哈萨克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一般由血缘关系较密切的十几户组成。（见《哈萨克族简史》18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现泛指农牧区村落和转场中的流动居民点。

“噢依巴啾^①！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就俩人……”

“他们是密密麻麻的一大帮。这耶山拜山沟里经常有强盗出没。除非把我们当成他们自己部落的人安全放过，不然是个危险地带。”居玛拜存心吓唬他。

这一下可把小学生惹急了：

“反正你们也没什么能耐，跟你们一块儿走和单独走有啥区别？好吧，我先走了！”说着一扬鞭跑了。这时候他们刚刚走过塔克布拉克。

孩子在不停地策马急驰，直到方才认为危险地带的耶山拜也不曾回头望一眼。一经逃出同伴的视野，他的马一刻也不曾减缓速度。

这一带的路全是一道道山梁。牧民们向青格斯和夏牧场转移后，这里就像现在这样看不到人烟。有几个窥测牧道的藏身之处。这儿有几条贼匪深藏的山沟和峡谷。正是在这里，强盗会突然出现在行人眼前拦住去路，或者从侧面猛扑过来，拦腰抱住行人。

头两天大人们总是慢腾腾地赶路，孩子完全失去了耐性。今天，在将要到达阿吾勒的这一天，他由于想出了办法迫使大人们尽快赶路，感到很惬意。他决定整天这样跑下去。

“小孩子一般都胆小。他这简直是不懂事，我的主啊！”白塔斯直摇头，他觉得这不可思议。

居玛拜也感到无可奈何：

“唉，完全像他父亲！……他还以为自己是狼崽子^②！……算了，说啥也不要落在后边。来，白塔斯！”说完一松缰绳像赛马似地疾驰而去。

白塔斯骑的是库南拜的黑鬃灰黄马。这是一匹能在竞赛中获胜的快马。居玛拜骑的也是库南拜专用的坐骑，名叫乃曼青，是一匹高大的雪青马。一赛起马来，两人便不由得较上了劲，不停地磕马腹。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刚冲下一道山梁，又朝着另一道山梁向

① 噢依巴啾：相当于“哎哟”。

② 狼崽子：有“好汉之子”，“虎子”的含意。

上冲去。在这一段上坡路上灰黄马始终领先四五步。可奔上山梁也没看见孩子。他们还要接着比赛，比出高低。正待向下冲去时，能人居玛拜听到左后方传来得得的马蹄声。这里正是耶山拜深沟，直对着耶山拜高峰。

“哎，卡普鲁^①！正是从那里来的盗匪。捉走孩子后在盯着我们！”居玛拜不停地用脚跟磕雪青马。惊慌地歪过头斜着瞥了一眼。

“闭眼，快闭上！”仿佛是勾魂的恶魔直冲过来。马和马背上的人都无法辨认。显然是怕被识破，特意用布裹住了脸。这是本地土匪白天活动时的习惯。

白塔斯一声不吭，只顾策马奔逃。看来居玛拜是注定要被截住了。

不管怎样，现在保命要紧——居玛拜伸手抽胯下的大头棒。却有些胆怯：“哎，那家伙也会照准我的脖子给我一棒！”

不出居玛拜所料，还没等他把大头棒抽出来，来人已挨到身边，把他厚实黑皮帽往下一拉，蒙住他的眼，顺手来夺他手中的大头棒。居玛拜甚至没有来得及抬起头扶一下帽子；既不敢争抢，又无法逃脱。正在这时，那人乘他惊慌失措轻易地夺走了他手中的大头棒。

雪青马仿佛被什么拦住停了下来，居玛拜勉强挺直身子，把帽子向上推了一下。这才看清楚，夺走大头棒、此刻横在马前笑得直不起腰的原来正是自称“库南拜的狼崽子”的阿拜。

居玛拜因自己方才表现得懦弱而感到羞愧。他带着气愤的语调说：

“喂，孩子，这地方是贼窝子，你开这种玩笑，为这种邪事引头是怎么啦？”

白塔斯也笑着赶来。

阿拜因为自己吓住了大人而感到惬意，他心里明白居玛拜为什么生气，略带棕色的脸变红了。他低下头难为情地笑起来，用手把头上反着的圆皮帽再翻过来。他方才完全像劫路的惯匪一样，反穿

^① 卡普鲁：也译作“卡非尔”，是穆斯林对异教徒和叛教者的憎称。

裕祥，反戴着圆皮帽，用红布裹住了嘴脸。追赶居玛拜时也是像惯匪那样，怕对方辨出自己的声音，带着鼻音说话的。白塔斯也许害怕了，也许没怕，但未表露出来。他老远就看出居玛拜生气，才得意洋洋地笑着折回来：

“五岁黄骠马的白额顶也用泥糊住了，瞧他这能耐！”

居玛拜这才发现，五岁马额前的白星点被孩子用泥浆盖住了。居玛拜也非等闲之辈。他不希望自己总被人取笑，想把方才的事当成玩笑，便改用诙谐的语气说：

“噢，太像你父亲了！克烈、瓦克一直在叫嚷‘托布克特^①贼，托布克特贼！’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学会了做贼，克烈和瓦克怎么能不叫嚷！……”说着他自己也笑了。

阿拜并不确切知道居玛拜这次是因什么差事到县城的。但从他对白塔斯讲的一句话里可以听出，是因为库南拜交办的一件事到县城的。阿拜早已察觉，居玛拜颇受库南拜器重。如果居玛拜生他的气或对他不满意，肯定要到他父亲那里告状的。

想到这里，当两匹马靠近时，阿拜敛住笑容：

“路太远，我想提提精神，开了个玩笑，请多宽恕，居玛克^②！”此刻显得格外憨厚，彬彬有礼。

居玛拜满意地瞅了瞅他，没有作声。白塔斯已经把阿拜当同龄人看待了，他接过话茬：

“‘请多宽恕！’好样的！你这话多像我那两行歌词：搬家时用黄骆驼运行装，见到奥衣克大姐真不知该怎么讲？！”

阿拜不太懂这两句歌词的含意。

“白塔斯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奥衣克大姐是指谁？”

“你不知道奥衣克大姐？怎么会呢？！”

“我说呐！”

① 克烈、瓦克、托布克特均为部落名称。托布克特为阿拜所属部落。

② 居玛克：居玛拜的昵称。哈萨克语多用人名的音变表示尊称和昵称。如称库南拜为库涅肯、库涅克、库南渐；称阿拜为阿拜渐；白达勒为白达希等。在本书中这种情况很多，不再一一加注。

“告诉你吧，奥衣克大姐正是我老婆。去年我不是玩了一个夏天么？到处游逛，和年轻姑娘、媳妇们在一起弹唱跳舞。正玩得开心时，回家的时候也到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去见老婆，该怎么对她讲。当时为了让她先消消气，在我回阿吾勒前一两天就让朋友们先传出了‘见到奥衣克大姐真不知该怎么讲’这首歌。这件事现在却变成趣闻了。”

阿拜和居玛拜这一大一小兴致勃勃地听着白塔斯讲述，并怀着敬慕的心情，欣赏着这位能吟善唱的美男子的风采。阿拜眼前似乎清晰地浮现出那位叫做奥衣克的嫂嫂，以及白塔斯去年夏天结识的那些爱唱爱玩的同伴的形象。惯于认真、仔细聆听别人讲述故事的阿拜，虽然和白塔斯算不上至交，也不常在一起攀谈，却感到他方才所讲的颇有趣味，想了解事情的结局。阿拜看到白塔斯像同龄人似的和自己开玩笑，便纠缠着问：

“白塔斯哥，那你是怎么向奥衣克大姐讲的？”

白塔斯笑了。他这才用大人的目光望着阿拜：“有什么好讲的呢？可怜的女人哪能经得住我在远方用歌声向她倾诉？我一回到家她就迎上来，亲自给我拴马。”他说完狡黠地望着居玛拜翘了翘下巴。

阿拜没有吭声。他明白了——“原来是欺骗！”

当人们说话时乃曼青改变了步法，逐渐放慢了速度。

孩子心里急着回家，方才那股劲儿又上来了，于是又催动坐骑跑开了。

“哎，别这样，孩子！会把马累坏的！”

“一个人跑在前面，会叫盗贼劫去！”——两位同伴依然想制止他。

可是好容易离开城市，离开沉闷的经文学学校，急着赶到阿吾勒回家的学生并没有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

对于阿拜，别说大人们所害怕的耶山拜山沟，就是山沟里的盗贼都不显得那么陌生和可怕。即便是贼，也是本部落里和自己一样的哈萨克。至多是他们的衣服、鞍具破旧些，手里握着长棍。有关这类盗贼的故事阿拜听过很多。甚至听说过江洋大盗——部落中大

人们亲口讲的这些他都牢牢地记着。他心里倒是有一种宿愿——和这些人邂逅相遇，亲眼看看他们是如何拦劫行人的。

至于“有卡拉吾勒险峰，又有深涧阴沟”的耶山拜、乃扎塔斯都是阿拜自己阿吾勒最有名的转场营地。每年春秋两季库南拜的阿吾勒都要住在这里，让牲畜在春秋牧场上逗留一段较长的时间再离开。前面山腰下的一条条深沟、挤马奶的草坪、架设毡房的草滩，还有牧放羊群的草地——这一切对阿拜都显得那么熟悉和亲切。去年秋末剪羊毛时，也正是从耶山拜这里动身去学校念书的。当时一同骑马驹、玩羊拐^①的小朋友们曾在这里赛跑、玩耍。这是他们最后的也是最热闹的牧营地。整个冬天，每当想念阿吾勒和亲人时，阿拜难以忘怀的日子都是在耶山拜这里度过的。

现在无论怎样讲“这里有贼，是可怕的危险地带”，都无法使阿拜相信。那连绵不断的山峦、绿茵茵的牧营地，还有长满野燕麦的诱人的草地都忽明忽暗地呈现在远方。阿拜怀着迟暮归来的游子的恋情和欣慰环视着周围的广阔世界，尤其是他生长的这一带草原和起伏的山冈。他的爱，他的思念是如此执著和深沉。绿色的风，一阵阵有节奏地吹拂着，更使人陶醉！长满野燕麦和羽茅草的辽阔的原野，随着轻风掀起一层层涟漪，……不，不是原野，是绿色的海洋，多么迷人！阿拜贪婪地、一声不响地，久久凝视着这里的景物。他从来没有把这一带当作神秘、可怕的地区。如果有可能，他恨不得展开双臂尽情地拥抱它们，亲吻它们。他用柔和的目光抚摸着这里的一切，似乎在说：“我想念你，即使别人说你不好，即使你怀中真的藏有盗贼，依然是我可爱的家乡！”

阿拜又放松了缰绳。他的马越走越远。终于跑出了人们的视野。现在已无法制止他了。

“总跟在后边蹒跚，像跟着少校的听差，要颠簸到几时？”白塔斯转向居玛拜：“来，居玛克，与其这样受罪，我们也放开马的缰绳！”白塔斯的黑鬃灰黄马一扬蹄跑了。居玛拜不得不紧紧跟上。

^① 羊拐：即羊拐骨。击羊拐是牧区儿童的一种普遍游戏，有的孩子把羊拐染成红、绿色。

没有过多久，阿拜拽住了缰绳，等他们赶到后，三个人又开始了长距离的赛马。

三位骑手从早晨离开山庄一直不停地在赶路，三匹马已被汗水湿透，到黄昏时分才到达库南拜在阔力开那尔的阿吾勒。阿拜的母亲乌丽渐正住在这里。

阔力开那尔虽然有一处水量不小的清泉，但地方狭小。牧人们向夏牧场转移时，只有三四个沿山坡翻越青格斯的阿吾勒住在这里。

这些都称作“库南拜阿吾勒”，这里包括他自己的和近亲的各个阿吾勒。

傍晚，阿吾勒沿小溪支起的密集的毡房，还有拉得长长的畜群和来回走动的人，仿佛都交织在一起，汇成熙熙攘攘的一片。从灶坑里冒出一缕缕炊烟在空中卷作一团，像青蓝色的暮霭，慢慢散去。远处传来的犬吠声、牧人的吆喝声，还有母羊和幼羔的咩咩声连成一片。马群涌向溪边饮水时的跑动声、随马蹄扬起的尘土，还有间或被卸去鞍辔奔向母畜的公马的嘶鸣声——所有这一切，仿佛都在展示这些阿吾勒傍晚的生活气息。这也是浮动在阿拜心中的画面。此刻他的心像跳蹦的马驹般畅快和自在。他们一行三人向靠近河岸的阿吾勒走来。这里，在密集的毡房群正中有五顶又白又高的毡房——这是阿拜的母亲乌丽渐和庶母艾格孜的阿吾勒。

阿吾勒的人们很快看到三位骑马的人绕过边缘的毡房，穿过朝西方慢慢驱赶的晚牧的羯羊群，向大毡房走来。最先看见他们的是在棚圈正中挤羊奶的妇女们。她们有的围着围裙，有的把衣襟掖在腰带上，手里提着奶桶望着行人：

“是城里人，是城里人来了！”

“那个是阿拜，是阿拜，多可爱呀！我去告诉他妈吧！”一位年长的说。

“就是他，是铁勒卡拉^①……哎哟，这……是铁勒卡拉！快告

^① 铁勒卡拉：阿拜的昵称。“铁勒”指阿拜是由乌丽渐、艾格孜两位母亲的奶喂大的；“卡拉”指阿拜襁褓时肤色发黑。

诉他妈吧！”一位年轻的说着向大毡房跑去。

一心牵挂着孩子的乌丽渐，从白塔斯离开以后就在计算着他们回来的日程。她也估计今天该到达。乌丽渐夫人刚过四十岁，橘黄色的脸已显得发胖。方才外面所讲的话她都听到了。她把这些全都告诉了坐在毡房上首的婆婆泽列，并扶着她一同走出毡房。

耳朵早已发背的泽列最疼爱的孙子正是阿拜。她总是惦记着这位孙子，不断地为他祈祷和祝福。

在大毡房和靠东架设的客房之间的空地上有许多人正在等候这三位骑手的到来。除阿拜的母亲和奶奶以外，有他婶婶、左邻右舍的妇女、几个在屋外走动的老人。另外还有从各个毡房跑来的整个阿吾勒的孩子们。许多成年人也从四面八方大声谈笑着向这里的人群走来。

阿拜的马走在两位同伴的前面，率先跑到人群前。阿拜刚下鞍座已有人牵走他的马。阿拜从人群中最先看到他母亲并径直向她走来。母亲却老远朝着他：

“哎，好孩子，你父亲在那边……先去向他请安！”

阿拜猛地转过头，这才看到父亲库南拜正站在客房外面，旁边还有另外两三个人。这处境不免使他窘迫。但他理解母亲如此郑重的用意，便赶忙转向父亲。白塔斯和能人居玛拜也老远跳下鞍座，牵着马向库南拜走来。但躯体高大、脸色发青、胡须已灰白的库南拜此刻并没有用他的独眼望着他们。原来西边正有四五位骑马的人向这里走来。走在后边的像是从克得尔出发的。全是些大个头的。也许都是部落头人。这可能是库南拜特意邀请的人。他正在凝望着他们。

白塔斯和居玛拜走近库南拜时，阿拜也恰好赶到。三个人同时向库南拜请安。库南拜立即转身做了回答并表示并简短的询问了他们的健康状况。他没有离开站立的位置，也没有把孩子叫到跟前。只是向阿拜注视了片刻：

“我的孩子，你个头儿长了，变成大人啦！你学成了吧！？你的学识也随着个头儿长了吧！？”——不知这是挖苦还是怀疑，或者真是想了解实情。

孩子自懂事以来，就像是被风雪困住的老牧人抬头望天一样，看着父亲的脸色长大的。父亲也充分意识到这孩子比他另外几个孩子聪明得多。阿拜深知父亲最容不得在人前羞羞答答，以及别人问话时不做回答等现象。因此他诚恳而从容地回答说：

“还好，爸爸！”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因为家里送马去了，虽然功课还没有念完，经喀孜列提^①同意并做了祝福，我就回来了。”

简直像大人说话一样——这其实是孩子事先想好的回答。

站在库南拜身旁的是买巴沙尔和他的听差。买巴沙尔是库南拜的隔山弟弟，是他的庶母——所谓“四位侍妾”中的一位所生的。库南拜去年出任大苏丹以后，便安排他在托布克特当了卜勒斯^②手下的总管。

买巴沙尔欣赏着阿拜的回答：

“简直成了有教养的人！”

库南拜没等他说完就转向阿拜：

“去，到你母亲她们那边去，去问候她们，孩子！”

这正是阿拜所盼望的。

当阿拜走向久久等候着他、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而且在不断谈论着他的母亲们时，又恢复了儿童所具有的天真。在他后边，能人居玛拜讲述着阿拜今天是怎样吓唬他的。正当孩子急急忙忙走向他母亲时，一位叫作喀丽卡的婶婶——朱曼的妻子走过来：

“铁勒卡拉！亲爱的铁勒卡拉！你已经成壮实的小伙子啦！”说着便搂住阿拜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下。接着是另一位婶婶托布渐——额孜谷特的妻子也亲了一下。这以后还有许多年长的妇女以及两三位兄长也依次亲了亲。正是这些亲吻使阿拜真正地回到他的孩提时代。他虽然觉得脸上热乎乎的，有些难为情，却无法摆脱。他不知道自己该表示厌恶，还是该表示喜欢。他明显地看到几位年岁较大的妇女眼睛里渗出了泪珠。

^① 喀孜列提：寺庙和宗教学校里的主持人、教长。

^② 卜勒斯：旧政权中哈萨克牧区相当于乡、区级的头人。

所有长者的拥抱总算结束了。阿拜这才脱身向母亲走去。他母亲乌丽渐和庶母——美貌的艾格孜正站在一起。

当孩子离开众人时，艾格孜得意地笑着说：

“哎哟！我们孩子的脸全让这些臭婆娘的唾沫弄脏了，没给我们留下亲吻的地方。”说完亲了亲阿拜的眼睛。

总算轮到了生身母亲。乌丽渐没有亲孩子，而是紧紧地搂在怀里，闻着他额顶上的气味。很明显，父亲的威严和持重在某种程度上感染了母亲。孩子并没有别的要求，实际上，紧紧搂在怀里已经在阿拜心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的感受——这是母亲的怀抱！……乌丽渐很快松开他，指着大毡房：

“快到奶奶跟前去，她在那儿！”

泽列老太太正拄着拐杖在那里唠叨：

“坏东西，不先到我跟前，却到你父亲那里！坏东西！”

当孙子投到她怀里时，“坏东西”立刻变成“我的眼珠、心爱的小羔、我的命根”了。奶奶忍不住咧着嘴哭起来了。

阿拜被祖母拥抱着走进大毡房。他一直逗留到夜幕降临。虽然母亲和姨妈们一会儿端来马奶酒，一会儿又端来冻肉和奶茶，阿拜却未能尽情享受。尽管他整天没有吃饭，但似乎不感到饥饿。

吃饭时，两位母亲和婶婶们都接二连三地问：

“想家了没有，想谁了？”

“是不是成毛拉^①了？”

“书念完了吗？”等等，反复问了多次。对别的问话阿拜没有认真回答，只是问到“想谁了”时，他才提到自己的小弟弟，淘气的乌斯盘：

“乌斯盘呢？他在哪儿？”一连问了几次。

乌丽渐一开始并没有在意，待问到最后一次，她才说：

“噢，在呢，那个捣蛋鬼！今天实在闹得我们不安生，我和你奶奶把他赶跑了。”说完指了指他奶奶。

老祖母意识到乌丽渐在示意和自己有关的一件事，便问道：

① 毛拉：伊斯兰教学者。

“她说什么？你们在讲些啥？我听不见！”

阿拜告诉她是在说乌斯盘，接着又大声说：

“奶奶，您去年还不这样……这是怎么啦，怎么听不见了呢？”

阿拜看到，祖母虽然坐在人们中间，却显得很孤单。他同情地搂住祖母，接着又偎在她怀里。

祖母听懂了阿拜的话，感叹地：

“我的孙子，你奶奶除剩下骨头架子外，还有啥！”她正要习惯性地讲讲自己的愁苦。孙子却不忍心听。

“会不会好？治治看怎么样？”阿拜问。

祖母和屋里的人随便笑了笑。祖母为了不使孩子扫兴，又笑着说：

“驱驱邪就会好些。驱邪挺管事的！”

“您孙子这不当毛拉了吗！要念经驱邪就让他念吧！”艾格孜说着笑了。

“念吧！让她孙子念吧！”

“这也可能给可怜的老人一些安慰！”——年纪大些的，尤其是几位婶婶仿佛真的对阿拜怀着希望。

这一切很使阿拜反感。他知道人们已习惯求毛拉“念咒、画符、祈祷”。他也见过一些霍加—毛拉^①，他们和那些骗人的卖卦者、巫婆、跳神的没有区别。想到这些，阿拜仿佛自嘲地笑了笑。他突然抱住祖母的头，小声地唧里咕噜念了一阵儿。大家都惊讶地望着他，还真以为他是在念经呢。阿拜和那些地道的毛拉一样跪在地上，阴沉着脸，朝着他祖母念道：

眸子如钻石般发亮，
笑脸像红玛瑙闪光，
脖颈比瑞雪还洁白，
眉如远山，十指纤巧修长……

^① 霍加—毛拉：这里指一些从事迷信活动的人。

阿拜念得那么流利，和毛拉念《塔巴拉克》^①一样拉长了尾音：

假如在共同欢悦的时光，
爱的神箭穿透他的胸膛，
他会默默地闭上眼睛，
心中翻滚着感情的波浪……

接着闭上眼睛，嘴唇翕动着对准祖母的耳孔“嗖—呿！”地吹了一口气。阿拜念的是他今年春天阅读纳瓦依和费祖里的作品时自己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混合写的诗句，周围在座的人直听得发呆。看来信以为真的人要比猜疑的多。孩子因为知道众人的底细，有意取笑他们才装成这样的。此刻为了让人们了解实情，声音变得清晰而响亮。他仍旧闭住眼睛，阴沉着脸，像毛拉念经似的晃动着身子念道：

小麻雀在蓬蒿间飞来飞去，
你也曾像它那样不断地寻觅。
奶奶已耳聋，什么也听不清，
愿我的诗句给您带来吉利……

念完后又“嗖—呿—呿！”地吹了一口气。人们这才看出真象，遂哄堂大笑。其实，当他念最后的诗句时，祖母已发觉。可她已经高兴得笑不出声，只在孙子脊背上拍了两巴掌，额头上亲了亲。

阿拜自己没有笑，顽皮地望着祖母问：

“怎么样，您耳朵能听见了吧！”

“是，好多了，孩子，愿你幸福地成长！”祖母感激地说。

大人们都很惊奇，觉得孩子的行为既可亲可爱，又非常有趣。当人们的目光集中到他身上时，阿拜才感到不好意思。他略带棕色的脸上已显出红晕，但眼睛却闪着光亮——和其他孩子们的目光不

^① 《塔巴拉克》及134页1行的《雅森》均为《古兰经》的章节。

同，里面仿佛闪烁着炽热的、智慧的火焰。

乌丽渐不但非常持重，而且是一位有辨别能力的母亲。她方才若有所思地望着儿子的所作所为，感到孩子今年不但个头儿长了，做事好像也显得成熟了。她没有和众人一起哄笑，只是静静地端详着自己的儿子，看着看着噗嗤一声笑了：

“孩子！我原以为你在城里学到了毛拉的许多东西，莫非学会了你舅舅那一套？怎么回事？”

年纪大的人都知道这话的含意。这似乎是为孩子方才的行为所作的注解，于是引起一阵欢笑。

“怪不得，是钱恰尔^①？”

“简直像极了！”

“可能在表示自己是彤铁肯的外孙”——人们想起了阿拜的外祖伯彤台。他临死前曾讥讽地说“一次又一次康复，真不好意思再见霍加—毛拉，现在不得不死了！”

“妈，与其跳大神骗人钱财，像我外祖伯不是要好得多么！”阿拜紧接着回答。

“行！你已经长大了，孩子！”乌丽渐说。

正在这时买巴沙尔的听差进来了。这是方才站在库南拜身旁的黑脸大胡子喀木斯拜。他一跨进门槛就说：

“亲爱的阿拜，你父亲让你去一趟！”

阿拜和屋里的其他人没有吭声。阿拜方才自由自在玩耍嘻闹的孩子气突然消失了，他站起来默默地走出去，径直走到父亲所在的毡房里。

客房和母亲的毡房不同，从外面就令人感到清冷和威严。阿拜刚一进来就用清晰洪亮的声音向所有在座的长辈一一请安。长辈们也大声表示了答礼。人并不多，除库南拜、买巴沙尔和居玛拜以外，只有托布克特部落住在近处的几位头人：白沙勒、布皆依、喀拉台和苏云德克。另外还有白沙勒年轻的侄子吉连切——仿佛是他的随从。他虽然年纪比阿拜大，却像是阿拜同齡的摯友。

① 钱恰尔：乌丽渐的家族名称。

父亲在黄昏时刻等候的正是这些人。阿拜从孩提时起就有一种感觉：这一班人，尤其是在座的这四五位的面会，预示着部落里将要发生重大的或特殊的事件。好像父亲是按照常规特意请他们来的。

阿拜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参与过这类谈话。今天是第一次特意把他叫来的。他想，也许是要对自己讲些什么，但摸不着头绪。

阿拜就座以后，长辈们随便询问着县城的情况和他的学习与健康状况。其中对阿拜最关心的要算和蔼可亲、健谈的喀拉台。他见到阿拜时也同时提到库南拜的其他孩子：

“另外还有斯哈克，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既聪明又有朝气。”

“是昆开手中那个么？”布皆依问过后又接着说：“是个好样的！”

“说得对，他有那么一股劲儿！”白沙勒也附和着说。其实这都是在绕着圈恭维库南拜。

库南拜默不作声，脸色发青。人们的话并没有太触动他。他反而像不太喜欢似的转过身看着阿拜说：

“与其指望那个，还不如指望这个黑小子。无论从哪方面都可以指望他！”

在座的人中，喀拉台最先领会到库南拜把这个孩子叫到这里来并向众人介绍的用意。他像往常那样见风使舵立即顺着库南拜的心意对布皆依和白沙勒说起阿拜：

“你们可曾听说做割礼时他讲了些什么？”说完微微一笑。

阿拜对于喀拉台要在这班严肃的大人面前讲他孩提时代一段幼稚而可笑的旧事，心里很不愉快。他感到局促不安，但又无可奈何，只好默不作声，权当讲的是另外一个孩子。

喀拉台一边笑着讲：

“给他做割礼时，他痛得直哭，嘴里却喊着‘真主呀，让我这么受罪，还不如让我生做姑娘！……’这时他母亲说‘傻孩子，姑娘是要生孩子的，这比那还难吗？’这小子说：‘哎哟，还有那事啊！’这才挺住不哭了。”大人们轻轻地笑了几声。

库南拜似乎不曾听见这些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他和白沙

勒的神态看，他们对这类话题并不感兴趣。这倒挺合阿拜的心意。他不愿意人家把他像大人般叫来，却像傻孩子般取笑。

说话间，乌斯盘从外边进来了。这就是阿拜调皮、捣蛋的小弟弟。阿拜回来以后虽然打问过多次，但一直没有见到他。

乌斯盘并没有忘记向人们问好，但眼睛却不在父亲和其他长辈身上。一进门，他就搂住了阿拜。他比阿拜小五六岁，但他最喜欢的就是阿拜。阿拜作为兄长，乌斯盘一进来他就展开双臂，抱着弟弟亲了亲。大人们意识到他俩这是才见面，没有计较。但乌斯盘却撒起野来了。阿拜本来悄悄地问他“到哪里去了”，他竟蹲在阿拜前面，搂住阿拜的脖子，把阿拜拽到自己跟前，凑近阿拜耳朵悄悄讲了句非常难听的脏话。这是他在靠边的那间毡房里从塔克渐哥哥那儿学来的，也是他和自己昼夜思念的阿拜哥见面时讲的第一句话。阿拜吃了一惊，扭过脸问：

“喂，你在讲什么？”

乌斯盘一下子跳起来，抱住阿拜，指着父亲说：

“别告诉，别告诉他！你可不能告诉他！……”说着又把阿拜仰面放倒，不让他张嘴。

阿拜勉强笑着，心里很着急。他想坐起来，无奈乌斯盘块头大，胳膊粗，又把他摔倒了。乌斯盘还不满足，蓦地从嘴里取出一块黏乎乎的硬东西从阿拜的领口贴着肉扔了进去。阿拜惊慌地跳了起来。本来像大人一样规规矩矩坐着的这位学生，被这个弟弟纠缠得无所适从，弄得很尴尬。

看到阿拜惊慌，乌斯盘非常得意。他竟忘记了父亲在场，哈哈大笑：

“青蛙，我扔进去一只青蛙！”这弄得阿拜更加慌乱。

一开始库南拜并没有注意坐在后边的孩子在做什么。此刻因乌斯盘像往常那样放肆，他非常生气，突然间转过身子扫了一眼。这才发现，高大顽皮的黑小子正骑在阿拜胸脯上，压得他挺不起身子。

库南拜对眼皮底下的这种恶作剧已无法容忍，他用左手把乌斯盘揪到跟前，狠狠地抽了两个耳光。乌斯盘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他

睁着两只大眼睛直瞪着父亲，一动不动，满不在乎。苏云德克悄悄对白沙勒说：

“这才是真正的狼崽子！”

“够硬的。能成为硬汉子的还是他！”白沙勒也嘀咕了一句。

库南拜严厉地命令听差：

“去，把这该死的拖出去！”随手扭过乌斯盘的脸，推了他一把。孩子踉踉跄跄地几乎要摔倒，被听差扶住了。乌斯盘似乎巴不得离开父亲，正当仆人扶住他的时候，他当着众人的面，“嘣”的一声从后边排出一股气，径直走出去了。买巴沙尔向喀拉台递了个眼色，撇着嘴直摇头：

“咳，这个不害臊的、真把人丢尽了！”

客人中有的只微微一笑。

喀拉台、白沙勒都知道乌斯盘还在顶牛，并没有服输。

库南拜本来有许多话憋在心里，闷闷不乐。这场闹剧使他的脸变得更加阴沉。毡房里也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

库南拜就这样拉长了脸待了片刻，当人们重新攀谈时，他的话开始了。

(二)

客厅正中的小圆桌上，一盏油灯发出暗淡的光。从栅墙下边透进来的风，有时几乎要把它吹灭；有时灯芯中放出一丝青烟，火苗颤抖两下，又重新发出光亮。库南拜侧身坐着，阿拜只能从侧面看到他高大的身躯。

库南拜依然阴沉着脸。从青灰色的脸上可以明显地看到灰白的胡须。他一个人讲了很久，洪亮的声音里既有愤懑，也有威胁。有时会带上两句使阿拜感兴趣的俗语和格言。

阿拜对父亲讲的话不太理解，只是好奇地品味着其中一些俗语和格言。按照这班头人在这种场合碰头的常规，父亲正绕着圈子，拐弯抹角地表达着他的意思。阿拜总是听了上句来不及听下句。如果由着阿拜自己，他会立刻跑到方才那间使他感到温暖的母亲的毡

房里。可父亲特意叫他来，他也无可奈何。

正因为这样，阿拜有时只好揣摩父亲讲话的语气，欣赏他的词句。偶而捕捉自己不曾听过的、深奥难懂的词汇。当父亲针对某人大发雷霆的时候，阿拜感到仿佛是在进行无休止的攻讦和袭击。有时这些无法听懂的话使他厌倦，他只好瞪眼望着父亲，看他的脸色和表情。

阿拜从小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当遇到艺人们演唱、讲故事和说笑话时，总要目不转睛地久久地盯住他们。他能从人的相貌看到一种有特殊趣味的、使他神往的图画。尤其是老人布满皱纹的脸更像一段美妙的故事。某些人脸上深沟般的横纹、下垂的腮帮、起皱的额顶、失去光泽的眼睛，以及各种类型的胡须，在阿拜的眼睛里会变成多种多样静止的和活动的物像——是长满青苔、布满裂纹的山石？是稀疏的林木？或者是一片荒草？还是走动的家畜和野兽？是的，人的容貌有时竟和想象中的画面完全吻合。

库南拜长着一副大长脸，耳朵以上部分活像个大鹅蛋。本来又大又宽的脸盘上长了一圈长胡子，使他的头脸显得硕大无比。他的那一只独眼，雄踞在他高大的鼻梁左上方，机警地守护着这一带的安全，简直就是一名毫不懈怠、恪尽职守的、威严的卫士。

那只独眼并未凹进眼眶里面，而是圆鼓鼓的，总在冷冰冰地盯着别人，连眼皮都很少眨动。此刻他肩上披着驼羔皮袄，仰着脖子说话。他很少环视屋里的其他人，只是死死盯住斜对面的苏云德克。

苏云德克的头发和胡须都已发灰。他总是低垂着头，只是偶尔瞥库南拜一眼，在阿拜看来，他属于通常那种少言寡语的人。布皆依也不显得奇特，他脸色灰白，皱纹很少，胡须发棕褐色。鼻梁长得很周正，是在座的当中最漂亮的一位。但阿拜最欣赏的却是他那一对小得可爱的眯缝眼。

在库南拜讲话的整个过程中布皆依纹丝未动，连眼皮也不曾抬，很难说他是睡着了还是醒着。他眉棱骨下垂着的一块厚肉仿佛掩护着本来就很小的眼睛。

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唯独坐在上首的白沙勒从侧面目不转睛地

望着库南拜。这是一个长着红棕色胡子、身材魁梧的红脸大汉。一对淡蓝色的大眼睛既显得冷峻，又显得深不可测。

在这种沉闷的氛围中，只有机警、灵敏的喀拉台和坐在阿拜旁边的买巴沙尔显得活跃。

阿拜坐在库南拜的下首，全神贯注地望着父亲。此外就只有坐在另一侧的年轻小伙子吉连切专心致志地听库南拜讲话。

吉连切属于阔特巴克家族，是确卡的儿子，也是白沙勒的近亲。白沙勒每到一处总要带着吉连切——既是他的随从，也是他寄予厚望的、懂事的青年。吉连切很滑稽，能津津有味地讲许多故事，偶而还故意逗逗阿拜。在今天参加会议的人中，只有他是阿拜要好的、希望能单独交谈的人。

吉连切除了听库南拜讲话以外，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然而搞不清他是在真心聆听呢，还是在长辈面前故作姿态。显然，此刻他心里也没有想着阿拜。

吉连切突然皱着眉头动了一下身子。阿拜这才意识到是他父亲的话已近尾声。

“阔达尔这个败类干的事，是在其他部落面前往我脸上抹黑。在我们自己部落里，是往我们这些在座的人脸上抹黑——是往你们脸上抹黑！”库南拜停顿了片刻，把盯着苏云德克的独眼转向坐在上首的白沙勒。接着又转到他右边的布皆依身上。

布皆依和白沙勒纹丝未动。所有在座的其他人都不由自主地动了动身子，仿佛库南拜的话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们都感到心头有一种巨大的压力。

“耻辱比死亡更为严酷。对于人们不曾见过的伤风败俗的行为，要给予人们不曾见过的惩罚。”库南拜说出了他的决定。这看来毫无松动的余地。仿佛一切都已就绪，只待执行。

人们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他们都明白，库南拜一旦做出了决定，就再也不可能回心转意。

要么闹翻以后各走各的；要么采用白沙勒、布皆依惯用的手段，对心里不赞成的事，往库南拜身上一推了之。

除非有切肤之痛，他们俩人一般都采用后一种办法，从不多说

半句话。

可是库南拜今天讲的话使人无法沉默，可又无法开口，在座的都感到窘迫。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

阿拜不知道谁是阔达尔。这个名字使他想起《青年阔孜和巴彦姑娘》^①中的阔达尔。他们所说的“败类”，好像是白阔克切阿肯去年给他母亲吟唱的阔达尔。阿拜想，是不是把他相同的另一个人故意叫成阔达尔了。

还是惯于看风使舵的喀拉台首先打破了沉默：

“这确实是件缺德的事。但愿这类事不要让我们的子女遇上。如果确有其事，该属于卡普鲁的行为”。他绕着圈子巧妙地说出了自己的猜疑：“阔达尔的罪过是真，还是假？”在今天开会的人中，只有苏云德克是阔达尔的近亲。库南拜的话是冲着他讲的，是为了给他点颜色看。这一点在座的人心里都明白。库南拜把阔达尔的事先告诉他的同宗，是为了逼他亲口说出“这是件可耻的事”。

如果苏云德克不加思索就轻率地这样讲，明天就将自食其果。再说他并不相信阔达尔真像库南拜说的那样缺德。他似乎从喀拉台的话中找到了可以利用的地方。特别是“如果确有其事”这句话被他抓住了：

“如果确有其事，现在就宰了他。可有谁能肯定这是事实？……”

库南拜一怔，身子向前倾了倾。他丝毫不让步，冲着苏云德克呵斥道：“喂，苏云德克，魔鬼专欺负懦弱的人。没有主心骨，压不住阵的头人，只好被妖魔鬼怪愚弄。如果我们认为他清白、正派，可以用生命给他做保，甚至到阴间也可以替他承担责任。但我没有两条命。如果你可怜他，必须拿你的生命担保！你敢吗？”

苏云德克忍受不了库南拜的指责，终于发作了：

“我也没有多余的另一条命。我只是说应当审查，并没有说要拿自己的生命为他作保。”说完即蹙起眉头。他的本领也只有这些。虽然蓦地跳出来了，又不敢不缩回去。库南拜掌握了他的弱点，紧

^① 《青年阔孜和巴彦姑娘》：哈萨克民间爱情长诗。

追不舍：

“要审查，先去审查传播阔达尔丑闻的群众。不仅我们自己的人，甚至许多外人在昨天的集会上向我们脸上吐唾沫。先去审查他们吧！你试试去堵众人的嘴，让他们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可你做不到！既然这样，或者豁出去为他作保；或者承认这一切，给他处分。可是亲爱的，你别含含糊糊，摇摆不定！”

苏云德克不再吭声了。人们在沉默中对峙了一阵。方才不露声色，一直在观察库南拜神态的白沙勒发话了：

“如果确定他有罪，那该怎样处罚他？”

“按伊斯兰教教规处罚。教规上怎么说的就怎么做。哈萨克不曾见过这种丑事，也没有人指出过该如何处置。”库南拜说。

库南拜从一开始就显得激动和愤慨，此刻却装出伤心的样子。他要以此取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人们都愣住了。仿佛迎面碰上了峭壁，想躲也躲不开。因此只好沉默。

布皆依心里在想：“教规也要讲道理、看事实吧！大概不会随便让一个人为所欲为，不分青红皂白就做决定。”可是这些话一讲出去，库南拜又会抓住把柄。因此没有吭声。还是直爽的喀拉台问道：

“按教规对阔达尔的行为该怎样处置？”

库南拜似乎这才想到坐在后边的居玛拜。他转过去看了一眼，接着说：

“居玛拜已到县城去问过喀孜列提—阿合买提·里扎该如何惩罚。回答是绞死。”

喀拉台吃惊地：“绞死？！”

布皆依睁大眼睛，盯住库南拜，观察他的脸色。可那脸上毫无怜惜的表示。

“难道只有一种办法？就算他是一条狗，总还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吧？”布皆依问。

库南拜厌恶地：“谁要把他当骨肉看，就先让他自己的骨肉烂掉！难道要和教规争执不成？别说是阔达尔，即使是我的幸运之

神，我也决不退让，决不留情。”很明显，这匹能拖走套马杆的烈马是不会停步的。

布皆依冷冰冰地说：“如果你确信他有罪，那就随你便！”可想说的话并没有说出来。白沙勒则默不作声。他虽然不赞成库南拜的做法，也没有表示支持布皆依。

苏云德克一如既往，看布皆依的脸色行事。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摆脱窘境。心里想着“布皆依可能听说了什么”，于是猛然转身对库南拜：

“老百姓属于你，他们里面的歹人也属于你。逃跑的和追踪的，最终都要到你这里来。你怎样处置都可以，但愿能经过审问。其余的你自己看着办！”

最后所有的人一一表示：

“先审问，然后任你处置！”

这些人从一开始便兜着圈子和库南拜斗智；虽然没有争吵，可心里都有数。但他们方才所讲的话实际上有利于库南拜。

按布皆依的判断，库南拜要借阔达尔的事找麻烦。但不是一般的麻烦，可能要挑起某种事端。难说会把人们引到何处？后果又会如何？但不管怎样，责任会落到库南拜一人头上。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库南拜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到最后，在座的这些人要借这件事向库南拜发难也是有道理的。

像苏云德克、布皆依一样，库南拜心里自然也有自己的打算。他的话并没有讲过头。他甚至没有说出要如何“处置”的决定。

今天在座的五六个人，是带着托布克特部落好几千户人的纷争和纠葛到这里的。每个人怀里都揣着其他人所不知道的秘密和计谋。

库南拜就任大苏丹以后，权势已超过其他头人。他握有行政权，与外界和官府的来往都极为密切，因而有一定威望。他比别人富有，手也伸得很长；既善于辞令，又会见机行事。这一切使他得以压服周围所有的人。

托布克特部落无疑是库南拜飞黄腾达的基地。但他肯定也会在这里栽倒。常言说“飞禽靠一对翅膀起飞，靠羽尾着地”。库南拜

的翅膀和尾巴，正是部落里的这些头目——在座的白沙勒和布皆依等人。所以，部落里的这些头目——在座的白沙勒和布皆依等人。

这些人近一年来已不像过去那样坦率和直爽，似乎对库南拜有所戒备。库南拜自己也觉察到这一点。但他还要像今天这样拉拢他们。归根到底，所有这些人的鉴定者是群众。对于库南拜来说，只要他们能在群众面前和自己一道儿去决定部落的事务也就够了。库南拜遇到风险时，他们也难免不卷进去。至于在他们中间是否有某种默契，库南拜却不得而知。因而他也摆出一副不愿过问、不苛求他人的姿态。

托布克特虽然包括许多小部落和家族，但部落里的重大问题却取决于在座的这五六位头目所代表的家族，特别是他们自己。

布皆依属于人口众多的季格铁克家族。这个家族的人个个能会说会道，喜欢寻衅闹事。历史上曾出现过像肯格罗拜毕^①这样刚愎自用的强人。在那以后还涌现出许多惯于惹事生非的打手，以及在部落间的掠夺中冲锋陷阵的格斗士。白沙勒是阔特巴克家族的佼佼者。这也是个大家族，人称“肥壮的枣骝马”就是指他们的人丁兴旺，家底雄厚。这个家族一贯重视繁育牲畜和扩充草牧场。由于他们人多势众，物资基础殷实，一般很少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和在座的其他人比较，苏云德克的家族布肯其人口较少，底子也比较薄。布肯其有一个从其他部落合并进来的家族叫卜尔沙克。人们方才所讲的阔达尔就属于这个家族。

库南拜属于额尔格孜拜家族。论人口，它比不上季格铁克和阔特巴克。但它的各个阿吾勒不仅富有，而且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整个托布克特部落。

论血缘关系，与布皆依及苏云德克相比，白沙勒和库南拜的关系要算最近了。一旦部落之间发生磨擦和械斗，库南拜主要依靠白沙勒的家族——阔特巴克凑集人马。因此直到今天，他还牢牢控制着这个家族。

至于喀拉台，和他们的关系都比较远。他是阔克斜部落的头

① 毕：也译作“比”，旧时为部落里的执法人员。

人。他的部落和其他各部落之间总是保持着同样的距离。他们虽然人口少，但比较机灵，而且能注意跟随着其他部落活动，因而逐渐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成员。

这几位部落头人的一言一行，对他们身后所有的人——家族中的大小头人，年长的和年少的成员都会直接产生影响。

坐在库南拜一旁的买巴沙尔，长着一对褐色眼睛，颇有几分男子汉气。他自从任部落总管以来，疏远了自己的朋友以及库南拜的亲属。由于从小养成的习惯，他在库南拜面前不多说话，但却喜欢惹是生非，不务正业。他正是库南拜所属额尔格孜拜家族的头目。

布皆依一帮人和库南拜之间的龃龉正是由买巴沙尔引起的。

两个月以前，群众因对买巴沙尔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曾推举布皆依向库南拜建议撤消买巴沙尔的职务。

库南拜虽然了解买巴沙尔的作风很坏，但没有接受人们的建议。他需要买巴沙尔作为他的权势和威力的象征继续存在。他是这样想的：“买巴沙尔胡作非为，会逼着群众向我来诉苦。”这将使群众始终依赖他自己。

关于阔达尔的事库南拜并没有明确表态，他了解到其他人的心思后，再没有继续讲。

库南拜有意转移话题，稍停了片刻便问起今年春天牲畜的膘情、牧草的长势，以及向夏牧场转移的有关情况。所有在座的都打算今年仍然转移到青格斯那边克烈部落的巴卡那斯、白阔希哈尔牧场，以便和往年一样靠近克烈，继续挤占那里的两条河川。托布克特的这几位强人认为，克烈部落的牲畜不多，我们可以年复一年的住在那里，最后把那里的牧场完全据为己有。

一接触这个问题，沉闷的会场立刻活跃起来。

这时吉连切向阿拜递了个眼色便出去了。阿拜始终没有弄清阔达尔是何许人，有什么罪。只是听到要“绞死”他，心里感到吃惊。阿拜不太信任自己的父亲。他忧虑地望着父亲心里在思忖：“他能干得出来！”但转念一想，牧区和这些部落中从未有过绞刑架这种东西，也从未听人讲过。在他的认识中，这种刑法只是在哈隆·热西特哈里法王朝时，在巴格达、埃及和加兹尼等地有过。因

此，“绞死”可能是随便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动用绞刑。也不可能那样做！

但父亲提到居玛拜时，阿拜很惊讶，心想：“我们在县城里，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待了好几天，怎么看不出任何迹象！居玛拜怀里揣着《教规》‘绞死’阔达尔的决定，竟然能和我赛马、开玩笑、互相调侃。此刻又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他甚至今天还像同龄好友一样和我赛了一天马。”

阿拜由此想到成年人心里计谋太多，叫人猜不透。他盼望自己长大后能随时识破他们的心计，因此经常这样盼着自己快长大。

阿拜这才想起，居玛拜在城里的活动有些蹊跷。他牵着一匹肥壮的三岁青马，说要给喀孜列提送去，是库南拜送的礼。

居玛拜曾向阿拜打听阿拜的老师——清真寺伊玛目^①阿合买提·里扎的住处，以后又让阿拜给他带路。他和阿拜一同晋见了阿合买提·里扎。

阿拜还记起，他们牵着三岁青马向阿合买提·里扎那里走去时，路上碰到一个叫沙黑特的顽皮孩子，给他们找了许多麻烦。阿拜看居玛拜此刻竟然神气地坐在那里，便朝他撇嘴笑了笑。

他们从沙黑特门前经过时，沙黑特从窗口看到了他们。他立刻跑出来冲着他们扔石子，大喊大叫。他看到三岁马要惊了，越发放肆起来。跑回去拿来一根树枝，猫着腰走到青马后边，朝马的后腹部猛地戳了一下。青马一惊，连蹦带跳地跑开了。居玛拜拽住撇绳不放，跌跌撞撞地被拖着跑了很远，帽子也被摔掉了，阿拜见他露出了秃顶禁不住发笑。居玛拜这时只好把撇绳缠在腰上，仰着身子用两只脚使劲蹬在地面上。无奈青马力量大，不停地拖着他跑，弄得满街尘土飞扬。看到居玛拜的狼狈像，阿拜忍不住跟着沙黑特笑了两声。

居玛拜勉强拽住了青马。这时阿拜赶走沙黑特，稳住受惊的青马，解脱了居玛拜。

当他们到达喀孜列提——阿合买提·里扎的家，在马厩拴马

^① 伊玛目：伊斯兰教寺院主持人、教长。

时，喀孜列提就已经看到这匹马。并意识到这是送给自己的礼物。他没有作声。

进到屋里以后，居玛拜先转达了库南拜的问候，并说：“让我向您致意，请您给这孩子——您自己的学生祝福！”

喀孜列提立即向着阿拜念道：“愿仁慈的真主降福给你，赐给你幸福……。”念完向阿拜伸出了双手。

居玛拜不知道接着该向喀孜列提说些什么，甚至没有听懂喀孜列提念得含糊的书面语言。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库南拜的嘱托。原来有件重要的事要请喀孜列提指点。这时居玛拜望了阿拜一眼又向着喀孜列提：

“不过，他要我单独和您谈……孩子，你……”他转向阿拜时，喀孜列提也已意识到，便告诉阿拜：

“依布拉黑木^①，你先回学堂。回家以前到我这里来，我还要向你祝福。”阿拜走了出去。

阿拜心里想：居玛拜可能勉强强地说明了他的来意，带回来了方才所说的裁决。

阿拜从人们所说的话和表情中，感觉到自己在这里是多余的。因此，吉连切出去不久，他也悄悄溜出去了。这时吉连切刚在最后一匹马的腿上拴好绊索，把马赶到草滩上。他看到阿拜开门走出来，低声叫道：

“阿拜，过来，快过来，……”

还没有走到吉连切跟前阿拜就忙着问：

“喂，吉连切，方才所说的阔达尔是谁？他干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阔达尔嘛，他属于卜尔沙克家族，就孤零零的一户，无依无靠。”

“他在哪儿？”

“就在青格斯山脚下，布肯其山口的侧面。”

^① 依布拉黑木：阿拜的原名。

“那他干了什么？”

“说他今年冬天惟一的儿子死了以后，亲近了儿媳妇。方才那些人所说的‘伤风败俗’就是指这个。”

“亲近？怎么亲近？”

“啥叫怎么亲近？！趴了呗……”

“你说什么呀？”

“噫，连这都不懂！……就像公驼和母驼那样！……懂了吗？……”吉连切做了一个很不文雅的动作。

吉连切方才夹在大人们中间实在憋得难受，溜出来想乘凉轻松一下。他存心和阿拜逗笑。可阿拜笑不出来，直感到恶心。

“那可是真的？”阿拜紧逼着问。

“你问得好，是真是假还说不清……可人们都这样说。苏云德克方才说的应当审查，正是这个意思。”吉连切郑重地说。

“这么说，这是诬陷？”

“这样讲的人确实不少。可前几天库涅肯参加斯班部落的集会时，索勒塔拜大人曾拿这件事羞辱他。我们这位让索勒塔拜戒掉纳斯白^①，那位立刻回敬了一句：‘我可以戒掉纳斯白，可你也应该管管青格斯山脚下的那位长发魔鬼！’库涅肯感到受了污辱，所以方才那样发火。”

阿拜想起父亲刚才讲到“绞死”时脸上冷酷的表情。他沉默了片刻，蹙着眉头长长叹了口气。那声音犹如病人在病榻上辗转时沉痛的呻吟。过了一会儿，他转身要走。他要到母亲的毡房里去。吉连切想留住他，再谈谈别的事。阿拜没有吭声，也未回头，径直走了出去。

(三)

阔达尔一边喝着儿媳妇端来的奶酪黄米粥一边说：

^① 纳斯白：烟叶和草木灰等做成的粉末。哈萨克老人习惯压在下唇内，个别人也当鼻烟使用。

“卡姆卡，我的孩子，今天是主麻^①吧？”

“是主麻，咱们到坟上去念念经吧！”卡姆卡叹了口气接着说：“托真主的神威，夜里我梦见了您的儿子，他简直换了一副模样！”

“啊，仁慈的真主！仁慈的真主！”阔达尔也长长出了口气，仿佛要减轻他内心深处巨大的悲痛。天啊，梦是不是一种安慰！夜里他也梦见了他的独根独苗库特渐。不过卡姆卡向来把梦境看作心灵的依托。让她讲吧！至少让孩子从中得到些安慰。他静静地听着。

“简直和真的一样。他刚下马就急急忙忙走进来了，脸上堆着笑容。一见我就说：‘你和爸爸两人总是哭，……总是伤心……以为我真的死了不成？瞧我，这不回来了……我根本就不曾死……好啦，卡姆卡，你应当高兴！’我望着他，真的又惊又喜！……”

泪水从这一老一少的眼睛里串珠般滚下来。

屋子里静悄悄。卡姆卡听到外面传来“嗡嗡”的声音，已经不是一次了。从早晨到现在她已经听到好几次这种重复的响声。

她把惨白的脸转向上首——公公坐着的方向仔细听着。红肿的眼眶溢着泪水。枯瘦的脸颊上隐隐显出青筋。

“孩子，这是从青格斯山脚吹来的风。”

“怎么会‘嗡嗡’地响呢？”

“羊圈的顶棚坏了。已经是多年的旧棚圈了。有的芦苇从棚顶的破孔里露出来。风一吹就会‘嗡嗡’地响。”

过了一会儿，俩人从屋里出来了。

一间焦黄色的简陋的土房，又小又单薄。仿佛靠在用草皮堆起的破旧的墙垣上。周围既看不到一户在这里越冬的人家，也看不到一顶毡房，甚至连走动的人都没有。他们自己没有搬家的驮畜，也不愿向其他人去借，因此到现在还不曾离开冬牧场。

儿子活着的时候常说：“难道我们要留在这里不成！”他会借来驮畜，和众人一同搬到平川或山坡。当时并不为寻求放牧的草场，只是年轻人图热闹，喜欢跟众人在一起。那时阔达尔自己也不反对

^① 主麻：穆斯林聚礼日，在星期五。

跟随众人搬迁。他总是说：“至少奶食会宽余些；可以临时挤挤其他人的奶畜！”

今年，除非亲友们主动张罗，阔达尔是不会因为儿子的去世而向人求借驮畜搬家的。

卡姆卡和公公阔达尔都不忍心把库特渐的新墓孤零零地留在荒野里，自己到热闹的夏牧场去。这坟墓周围的土地深深地埋藏着他们的苦难，印着他们辛酸的泪痕。他们似乎没有离开这里的勇气。

他们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牲畜。总共二三十只绵羊和山羊、一头带犊的乳牛和两头小牛，再加上一匹可以骑着放牧的乘马——这是库特渐的褐色马。所有这些牲畜，即使一年四季在这片冬牧场啃草，也啃不完山脚下这片草场拐角儿的小部分。

儿子死后阔达尔今年冬天收留了一名经常被人雇佣的叫渐培衣斯的老头儿。他是从别的部落加入这个家族的。论亲戚关系，该算阔达尔的外甥。渐培衣斯孤身一人，没有老婆、孩子，甚至没有栖身之所，是在苦难中度过了一生的苦命人。

阔达尔在库特渐坟头念经时，曾向渐培衣斯哭诉过自己的悲苦。他说：“我们还能依靠谁？不如让两条破绳拧成一股，也好互相照应。”就这么说着收留了渐培衣斯。现在所有的牲畜不分大小都集中在一起，由他骑着褐马去放牧。

照看这几头牲畜用不着耗费多少精力，家里也没有什么急事。于是两个苦命人——一个被生活的重担压得直不起腰的老人，一个因失去亲人心如死灰的新寡的少妇，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墓地走来。

五月的太阳显得格外光耀，照得人心里暖洋洋的。天空只有几团飘浮的云絮。四周的草地和山冈呈现着深浅不同的绿色。从稍稍隆起的、矮小的土丘上散发着酥油草的芳香。雪球花、山慈姑、红的、黄的山郁金香像五彩缤纷的蝴蝶落在草丛中，把草原装点得绚丽多姿。……

山脚下的风，从早晨起不停地吹拂着，像青格斯山那边过来的气流一样清爽，使人心旷神怡。不知大自然的赐予，究竟对哪些人优厚？

也许是为了某些人的享乐、欣赏和游览！但这两个失去亲人的苦命人，肯定得不到任何享受。

在他们前面，只有小土丘上一座孤零零的新坟和坟头前标志麦加方向的几块青石。他们的目光，他们的心思都集中在这座小小的坟墓上。

春天的景色，不能不使人回忆起去年此时此刻库特渐健在时的一切。他是那样的壮实、精干。但这回忆很快被眼前的哀痛驱散。现实中的苦难与忧患，痛压在他们已经受创的心上。

阔达尔身材魁梧，但已届花甲之年，须发灰白。如果不是这孤独和失去儿子的痛苦，生活中再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弯腰。

阔达尔年轻时候曾是一位善于弄枪舞棒的巴吐尔^①。他一生清白，任何玷污名节的行为都和他的为人格格不入。

谁是强者，谁最富有，谁又是幸运者？这些阔达尔从不过问。他只知道喝自己家的酸奶，过自己的穷日子。对那些道听途说的闲言碎语他从来不感兴趣。正因为如此，不要说远方的人，就是在亲友中也很少有人了解他的情况。而他自己，除个别几个卜尔沙克和布肯其家族的人以外，很少认识其他人。

这半年来使他痛断肝肠的是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库特渐。

还有什么指望？凄凉的晚境中还有谁可以依靠？他心如死灰。他也曾想过，但没有找到答案。由于他确信不可能找到答案，已经不再去想这些了。

惟一使他忧虑的，是这个因过度哀痛一天天憔悴、精神沮丧的可怜的儿媳。她的前途如何？会出现什么情况？阔达尔这颗受伤的心不忍多想，也不敢多想。他一想到儿媳可能离开自己，就仿佛觉得要失去另一个库特渐。

卡姆卡和库特渐之间的恩爱之情是无法比喻的。她原是个可怜的小孤女。是库特渐到远方的斯班探望娘舅家的亲戚时，从那个部落抢来的^②。她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无人认领。也许正因为这

① 巴吐尔：勇士、英雄。

② 在旧社会里，抢亲的情况在哈萨克草原上时有发生。

样，卡姆卡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库特渐和这个家庭。也正因为看到这一点，阔达尔才像疼爱自己儿子一样疼爱卡姆卡，可以说是他们两人的父亲。

这位憨厚、诚实的老牧人，相信自己会永远保持这种感情，而且会一直带到坟墓里去。

已经好多天了，每当渐培衣斯想把放牧时从邻近阿吾勒牧工那里听到的风言风语告诉阔达尔时，阔达尔总觉得听不明白。等到听明白时，他会气愤地反驳，甚至不让渐培衣斯讲下去。可以想象，那些不愁吃穿，喜欢散布流言蜚语的人是不会闲待着的。他们别有用心地：

“这阔达尔怎么老守着冬窝子不出来？是不是要钻进洞里冬眠哪？”

有一阵还故意问：

“阔达尔的儿媳妇还指望什么？不知打的什么主意？”

听到这些，阔达尔显然明白了他们的用意。那就是让寡妇转房^①，从死者的亲属中为廉价的、不索取财礼的寡妇另找一个男人。就是说，给阔达尔的这几头牲畜安排一个继承人。

这全是那些自称亲友，表面上装作同情他的有权有势者的勾当。

阔达尔怕的就是这个。所以才不愿意接触别人，也不希望其他人到家里来，“无论如何，也该等过了孩子的周年忌日啊！”他不敢，也不愿意再往前想。

阔达尔意识到，通过渐培衣斯和牧人们传出来的这些风言风语都是不祥之兆，预示着未来的命运会更加严酷。

看到阔达尔过分痛苦和愤慨，渐培衣斯没有把他听到的话全讲出来。他本来就笨嘴笨舌，一怕自己说不清，二怕阔达尔听了难受。因此没有多讲。

可有一天，在野外，一位老牧人又向渐培衣斯讲：

^① 转房：哈语叫“安明格尔”。按哈萨克旧时的“兄死弟继”制度，即寡妇必须嫁给亡夫近亲的另一个男子。

“都说阔达尔亲近了儿媳妇。你听到些什么？”

渐培衣斯吃惊地：

“天啊！这种下流事，我可没听说过。住嘴……住嘴……你这卡普鲁，快别说了！”——不知他是袒护阔达尔，还是真地不曾听说。

不过方才讲话的老牧人并不是那种坏人。他心里想：“如果这可怜虫知道些什么，是不会这样的。看来，要么他们是清白的，要么这傻瓜没有觉察。”以后这位叫作艾特木别特的老牧人，还通过某些偶尔和阔达尔有来往的穷苦人拐弯抹角地提出一些问题，确信阔达尔是正派人。

尽管有些接近阔达尔的穷人这样讲，但确实也有一个阴暗的窗口，一次次地放阴风，向群众散布谣言。反正从艾特木别特最早向渐培衣斯打听这件事开始，这个谣言就像粘在阔达尔身上一样，再也无法甩掉。

最近这些日子，除了库特渐早逝的打击外，还有一件事使阔达尔极端愤慨。事情是这样的：三天以前苏云德克打发能说会道的别克田来找他谈话。这人脸上没有一根毫毛，长的一副老太婆相。他东拉西扯地先绕了很大的圈子，才接着说：

“谁能堵住众人的嘴？到处都在传说。有些好心肠同情你的人，本来想制止，可力不从心。”说着提到苏云德克的名字，先吹捧了一通，又噜嗦了一阵，才和盘托出：

“话很难听……都是关于你和儿媳妇中间的坏话。”

“喂，我的天！你在胡说些什么？”阔达尔恨不得把他踩成齑粉。可对方也不示弱：

“库南拜是相信那些话的。好像是要严厉惩办你。苏云德克能不袒护自己的亲族吗？是他特意派我来的。他说在事情没弄清以前，让你先躲一躲！”

阔达尔再也无法容忍这种侮辱。他勃然大怒，霍地跳起来：

“滚，你给我滚开！我阔达尔连真主都不怕，怕库南拜不成？你给我滚！”说着把别克田轰走了。

这些话一直到今天使阔达尔怒火中烧。但他不打算把这一切告

诉卡姆卡。作为长辈他是问心无愧的。而卡姆卡也懂得晚辈对长者应当保持的感情和应有的分寸。然而在忧患中他们常常互相诉说自己的哀愁，相对唏嘘以减轻内心的痛苦。这使他们之间公公与儿媳的关系，仿佛变成患难中的婆媳关系或父女关系那样亲近。他们是作为真正的人互相敬重，相依为命的。虽然其他方面的许多事他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讲出来，但方才说的那种丑事，刚直的阔达尔却没有勇气告诉这个贤慧而苦命的女孩子。

阔达尔和卡姆卡慢步走到墓地。他们二人都不会念经。但都在内心里为库特渐祈祷着，向他表达着自己的哀痛和悲苦。和往常一样，在这座令人撕心裂肺的墓上洒下一串串热泪，一次又一次用头叩地。有时默默地凝视着坟墓，长久地坐在墓前。墓地的每块石头，他们都很熟悉。遇到墓上被风刮来树枝和干草，他们会细心地拣掉；墓上缺土或凹陷的地方，他们会立即动手整好。这一次，他们又习惯性地坐在这里。过了一阵，他们听到了背后由远而近的马蹄声。

阔达尔和卡姆卡都不曾回头。骑手们已到跟前，正在下马。他们共有五个人。为首的是买巴沙尔的随从——一脸黑胡子的喀木斯拜。其余四人中，两个属于卜尔沙克家族，两个属于布肯其。喀木斯拜一下马就向同来的人说：

“看到这个魔鬼了吧！”

他们不曾料到会在这里遇到阔达尔和卡姆卡。如果是其他人看到坟墓旁边这一老一少悲痛欲绝的样子，是会心碎的。看样子随从们也不忍心从马上下来。可喀木斯拜比他的主子买巴沙尔更毒辣、更凶狠。让他剪某人的头发，他会连脑袋也割下来的。是他命令他的随从下马动手的。他们中间一个卜尔沙克家族的叫捷特普斯。是捷克山老讼棍的弟弟。他第一个跟着骂道：

“连头都不抬，想把头塞进坟里不成！”

阔达尔已意识到他们是特意来的，随即转过身冷静地问道：

“你们有什么事？敬爱的人们？”

喀木斯拜气呼呼地：“我们会有什么事！当官的叫你们去一趟。部落的大人物都集中在卡拉确库山下等着呢！”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НЫҢ
ҰЛТТЫК КІТАПХАНАСЫ
112240
№ _____

“大人物是谁？当官的又是谁？”

“当官的是部落总管买巴沙尔。大人物是库南拜。他们在传讯你和儿媳妇二人。起来，随我们走！”

“你闲得难受了吗！这干你什么事？”

“什么？当官的叫你，你敢说干你什么事？”

卡姆卡已怒不可遏。她气冲冲地：“哪个死后见不了真主的在这里仗势欺人？”

“你们才见不了真主，一对不害臊的东西！是你，长发魔鬼！”喀木斯拜逼近他们挥着鞭子向身边的打手命令道：“走，捆起来带走，把两个都捆到马上！”

四个打手先向阔达尔扑去。阔达尔喊了一句：

“无情的真主，我欠了你什么！？”他冲着扑过来的两个打手一人给了一拳。其中一个捂着鼻子倒下了。但是其余四个扑来，用早就准备好的绳子反剪双手捆住了他。卡姆卡也被拖到乘马旁，架在喀木斯拜鞍前。

在阔达尔后边和他同骑一匹马的是捷特普斯。他也是个虎背熊腰的壮汉。他们慌慌张张地骑上马向东边的卡拉确库走去。一拐过山嘴，就放松缰绳跑起来了。阔达尔心里想：“手里没有刀枪和他们拼，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讲的，等见了他们的头头儿再论理。”

虽然是同一个家族，阔达尔一路上没有跟骑在身后的捷特普斯说过一句话。

其实，阔达尔和卡姆卡遭到这场灾难的祸根正是捷特普斯和他哥哥——恶棍兼泼皮捷克山。

他们是阔达尔亲族中最富有的人家。今年春天，库特渐去世不久，人们便对捷克山有些议论：

他们和阔达尔是同一家族中较近的亲属。阔达尔已成无依无靠，孤独的贫困户。富有的捷克山理应照顾他。可他们向夏牧场转移时连一头驮畜也不借给阔达尔，把他单独留在冬牧场。——这些话捷克山听得多了，就想找个借口为自己开脱，他最初曾说：

“那家伙干的事真叫人吃惊！不是我不想照应，确实叫我发怵。”这是他在布肯其、卜尔沙克家族集会上讲的话。谣言就是这

样开头的。苏云德克过后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辩解道：

“那个卡普鲁跟儿媳妇近乎……你叫我怎么办？我把他安顿到近旁，赶明儿你能不唾到我脸上？”

最早扩散这个谣言的另一个人该是苏云德克自己。

当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弄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苏云德克又去找捷克山，问他有什么根据。捷克山便把去年冬天库特渐“七日”祭祀时阔达尔说的一句话拿来作凭证。

据说阔达尔因晚年丧子，痛不欲生，曾愤慨地说：

“我连一个亲人也没剩下。真主待我太不公平！我即使变成卡普鲁也没有什么怕的。真主这样对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

“他要怎样对待真主？”捷克山猜来猜去得出结论：“指的就是他儿媳妇这件事！”

捷克山制造谣言的根本原因是：阔达尔有一片冬牧场。而离这片冬牧场最近、与他毗邻的正是捷克山。在捷克山看来，阔达尔正在走败运，把他赶走，冬牧场就成自己的了。

关于阔达尔的流言蜚语终于传到了库南拜耳朵里。以后听说在斯班部落的集会上索勒塔拜曾耻笑过托布克特部落。苏云德克眼看事情闹大了，又一次来问捷克山和他周围的邻居。邻居们，还有艾特木别特等牧人都希望把事情弄清楚。这些憨厚老实的乡亲们没一个说阔达尔的坏话，都说他只是哀叹自己命苦。

但捷克山和捷特普斯却别有用心地说：

“那是装的，他能不装装样子吗？坏事是夜里干的嘛！”

苏云德克无法肯定这事的真假。他担心，如果是真，会让库南拜抓住把柄，刁难布肯其和卜尔沙克家族。因此他总是对外人讲“这是谣传”。并表示，在库南拜面前他也要这样坚持。可库南拜根本不听他的。

另外苏云德克特意派到阔达尔那里了解情况的别克田，回来时曾顺路到捷克山的阿吾勒，他在那里讲得更离奇：

“阔达尔说：‘真主和库南拜管不了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和你们有啥相干？’说着把我赶出来了。他说的‘真主亏待我，我也亏待真主’正是指那件事。”——他毫无顾忌地乱讲了许多。

苏云德克慑于库南拜的威势，虽然心中有疑虑，还是决定照办。阔达尔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喀木斯拜担心阔达尔和儿媳说话，让押解阔达尔的马走在前边，自己有意拉开一段距离，缓缓走去。

(四)

卡拉确库离阔达尔的冬窝子不远，是青格斯山的一座高峰。山下是林木茂盛的美丽的河川。无论是柔韧的杨柳、坚硬的白桦树还是弯曲的红皮桦树，此刻都枝叶葳蕤，撒满绿荫。这是一处宽广、丰美的冬牧场。布肯其和卜尔沙克家族很早就来到这里放牧，一直延续到今天。

额尔格孜拜家族中对卡拉确库垂涎的大有人在。目前这里正住着卜尔沙克家族的捷克山阿吾勒。在卜尔沙克人看来这是个不小的天地，但在其他家族眼里不过是一片灌木丛。

会议将在这里进行。捷克山的阿吾勒共四户。他们的毡房在河边的峭壁下。阔达尔和卡姆卡即将被带到这里。

“来了！带来了！那不是阔达尔！”听到人群的嘈杂声，由库南拜领头的一帮人从捷克山的毡房走了出来。

望见喀木斯拜一行越过山嘴往这边走来，众人蜂拥着聚集到阿吾勒外边。在离人们不远的木桩上拴着一峰卧着的黑骆驼，又高又大。驼背上备着驮鞍。两扇驼峰中间已经垫高，上面用毛绳紧紧捆着专用的小鞍架。

看到这么多人，卡姆卡吓坏了。虽然一路上她不曾打问什么，可是当接近阿吾勒时，突然问喀木斯拜：

“我问你，你也是人哪！……究竟我们有什么罪？你们要干什么？让我们也死个明白！”

一直不作声的喀木斯拜，这时开腔了，但语言极为恶毒：

“是因为你亲近了你的公公阔达尔。你们的死期就在眼前！”他想想卡姆卡有什么反应。卡姆卡什么也没说，只呻吟了一声便晕过去了，几乎栽下去。喀木斯拜也差点儿跟着摔下马。他立即搂紧

卡姆卡，用力稳住，一气跑到会场。

走在喀木斯拜前面的打手，正在那里拉阔达尔下马。喀木斯拜扶住卡姆卡，自己先从马上下来，然后拖卡姆卡下马。卡姆卡一动未动，突然吧嗒一声掉下来摔在地上。

阔达尔眼前是上百人的集会。库南拜、布皆依、白沙勒、喀拉台、苏云德克、买巴沙尔这些人都在场。他们身后是从各个部落和家族中来的衣着华贵的大小头人。

阔达尔没有问候任何人。他的手被反绑着。心头的仇恨像熔岩在翻滚。

阔达尔看见库南拜在人群正中间用那只独眼死死盯着自己，便冲着他厉声喊道：

“喂，库南拜，真主对我的折磨还少么？你们还要搞什么名堂……”话还没有讲完，买巴沙尔为首的打手就喊起来了：

“住嘴！”

“不许放肆！”

“住嘴！”

他们从未见过有人敢像阔达尔这样对库南拜大声呵斥。

阔达尔沉默了一阵，等他们喊声一落，又接着说：

“你当众羞辱并诬陷我。难道要我来赔你那只瞎眼不成！”

库南拜气急败坏地：

“别让他出声！处死他！”

买巴沙尔也跟着抡起鞭子：

“饿不死的一条灰狗！”

阔达尔毫不畏惧地对骂：

“如果我是一条灰狗，你们就是一群狗！你们围住我，撕我！咬我！想吃掉我！”这时喀木斯拜和方才的四个打手把阔达尔架出去。阔达尔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喊：

“你们不分黑白，不辨是非，都是些喝人血的魔鬼，不害臊的东西！”他扭过头用充满血丝的眼睛直瞪着库南拜。恨不得刺穿他。

这时一根皮绳套上了阔达尔的脖子。四个打手拽着他，快步走到卧着的黑驼右侧，把一个麻袋似的东西套到他头上。接着有五六

条汉子把他按倒，紧紧压在骆驼的肋条上。阔达尔还在不停地大骂，突然觉得一块硬东西撞在他身上。原来是骆驼站起来时肋骨向外撑了一下。接着噌地一声皮绳紧紧勒住了他脖子，好像一座大山压过来，压得他透不过气。他只觉得天要塌下来……。阔达尔的眼睛最后闪动了一下，眼光在慢慢熄灭。人群中没有一丝声音。在骆驼的另一侧，同时吊着卡姆卡。骆驼一站起来，她就咽气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阔达尔的身子在扭动，时而弯曲，时而又伸开，没有立刻断气……。巴吐尔的身躯，伸开时显得比往日更高大，和骆驼一般高，两只脚几乎挨到地面上。骆驼站起来停了很久，会场上依然没有人做声。这峰骆驼驮着两条生命临死前所受的磨难，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

白沙勒不忍再看下去，转身走到一旁去。这时有人在悄悄嘀咕。喀拉台在布皆依耳边说：

“太可怜，断不了气太受罪了！我这才看出，他是条硬汉子！”

布皆依脸色灰白，睁大眼睛望着他说：

“是条硬汉子，可现在，叫狮子吃掉了！”说完也转身走开了。

“没死，还没死呢！”有人小声说。

阔达尔的身子真的还在抖动，有时抽搐一下。

库南拜这时才发觉人群中的议论声越来越大。看来这种作法会使在场的人反感，不如立即处死他。库南拜挥了一下右手，示意让骆驼卧倒。

骆驼卧下时，卡姆卡僵直地倒在地上了。阔达尔还没死，是弯着倒下的。不等人们反应过来，库南拜指着旁边的悬崖说：

“拖到上面去！把这卡普鲁从那里扔下来！让他摔死！”

喀木斯拜和方才的四个打手把半死的阔达尔横架在驼鞍上，用毛绳捆住，向山崖走去。

山崖上是长满酥油草的平整的草地。

有些人实在看不下去正要溜走，被库南拜发现，厉声喝道：

“都站住！不准走开！”人们又回到原地。

没过多久，那几个打手已经到达崖顶。他们看了看下面的人群。这时库南拜站起来，走到一旁，把手朝下一挥，示意“扔下

来”。上面的四条汉子一起动手，把阔达尔悬空晃动了几次，同时松开了手。

这处悬崖内壁凹进，顶端向外突出。已经被折腾得半死的躯体，向下坠落时未碰到峭壁的任何部分，“咕咚”一声沉重地摔下来，正好摔在离人群不远的地方。站在边上的人似乎听到了骨头折断时发出的声音。

正在这时候，两个骑马的人从附近矮树丛里出来疾行到捷克山的阿吾勒。马背上的人显得很精神，其中一个像是小孩子。这是吉连切和阿拜。他们把坐骑拴在靠边儿的一座毡房的腰带上，快步向人群走来。

他们下马时看见集会上的人全都凝望着山顶。他们也好奇地向这边走来。突然看到一个庞大的身躯从山顶摔下来，切克曼^①的大襟像一扇翅膀在空中张开。吉连切急忙拴好马就跑过来了。阿拜用双手蒙住了眼睛……一切都完了……死了……

如果能提前赶到，阿拜会抱住父亲的双腿平生第一次向他苦苦哀求：放过这条受尽折磨的生命。但已经晚了！他再也无心到人群中去。准备去牵自己的乘马。忽然，死气沉沉的会场中有人悄悄地：

“你去拣！”

“那你呢！”

“你自己呢？”噉噉喳喳的人们个个都握着一块石头。阿拜以为要打群架了，但不是。阔达尔刚摔下来，库南拜即命令道：

“还没有咽气。现在为清洗我们自己的灵魂，为远远抛开这个卡普鲁，四十个部落出来四十个人用石块砸他。会场上每个家族先出来一个人拣石头！”

库南拜自己先拣了一块，同时指着地上的石头，用命令的语气对布皆依和白沙勒说：“你们也拿一块。”他们顺从地每人拣了一块石头。

“这是宗教法典的规定。砸！”库南拜带头向阔达尔的后背扔出

① 切克曼：粗毛、棉、麻土布做的长大衣。

手中的石头。

布皆依等人拣石块时，会场中有人不愿意跟着拣。方才噉噉喳喳的正是在让人们拣石头、抛石头的声音。

阿拜赶到时人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扔石头。吉连切从一旁拉住阿拜的手，在他耳边低声说：

“你瞧那一个！正准备扔石头的老家伙！他是阔达尔的同宗，叫捷克山。年纪这么大，又是卜尔沙克家族的。他缺什么呀，这条老狗！”

在阿拜看来，捷克山似乎是真正的凶手。他加快脚步走到捷克山身后。这时捷克山正朝阔达尔的死尸：

“滚开，祸根，不要脸的！滚开！”说着抛出手中的大块石头。这时阿拜才看清阔达尔摊开的躯体，头骨已完全粉碎。阿拜心头的血仿佛在翻滚：

“喂，畜生！”阿拜骂着朝捷克山后脑勺揍了一拳。

捷克山以为是谁扔石头时碰了自己一下。他扭头一看，原来是库南拜的儿子，嘴里还在骂：“你这没有伊玛尼^①的东西，老狗！”

阿拜转身走了，捷克山朝着他的背影：

“喂，小子！……你！”接着抬高了嗓音：“这怪得着我吗！是男子汉，找你爹去！那不是……”

人们在互相打问：“怎么啦？怎么回事？”这时阿拜已快步走到他的坐骑跟前。

阿拜从毡房腰带上解马的撇绳时，听到毡房里人们的哭声。好像都是女的。有的在嘶嘶啦啦地抽泣，有的在低声呜咽，还有的一边哭着一边在低语。可能是一些心口憋得喘不过气却又不肯放声大哭的妇女。

这个阿吾勒的男人，在行刑开始前已把妇女和儿童关到这顶毡房里。也许是狠狠地恐吓了一顿，所以她们不敢号啕大哭，只能这样低声啜泣。阿拜心如刀割，不忍心再听下去。他准备骑马离开这里。大概因为捷克山向父亲告了状，只见库南拜气冲冲地朝着

① 伊玛尼：亦译作“伊曼”，指穆斯林对真主的信仰。

自己：

“喂，该死的，等一等！看我收拾你！”但没有说出“捉住他！给我带来！”阿拜骑上马向阿吾勒跑去。

吉连切从后边喊着追上来：

“嗨！铁克拜，顽皮鬼！等等我！铁克拜！”这是他给阿拜起的绰号。他们一同向平地驰去。

会开了，人死了，这桩闻所未闻的暴行的参与者们，骑上马，相对无言，默默地分手后，向各个方向散去。

只有布皆依和苏云德克、喀拉台三人走在一起。布皆依在马上：

“从前杀人是要偿命的。现在不要说偿命，连责备都不可能了。杀人的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和四十个部落的人一起用石块砸死的。你还有什么脸说话！”

喀拉台心里明白，布皆依的一些如意算盘，大部分被库南拜破坏了。尤其是库南拜的这次阴谋，狠狠地打击了他。想到这些，喀拉台说：

“看来他特意保留了宗教法规里最厉害的东西。这法规原来也为搞阴谋的人提供方便！这不都在库南拜的掌握中吗！”

苏云德克好像受到压力，有些胆怯：

“让这种灾祸见鬼去吧！但愿就此了结，太平无事！”

布皆依和库南拜较量过多次，深知其人手段毒辣。

“了结？太平！？”他叹口气继续说：“你们布肯其、卜尔沙克家族可别说我没提醒你们！你们的绳索不光套上了阔达尔的脖子，而且套到自己脖子上了，可怜虫们！”

这话道出了每个人的心思。人们惶惑地走开了。

(五)

阿拜和吉连切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撞上那种丑恶的场面。头人们似乎也不愿意让群众知道这件事，事先封锁了消息。因此所有阿吾勒都没有人谈起这件事或走漏风声。

早晨吉连切带着一条漂亮的梨花猎犬来到库南拜的阿吾勒。

吉连切一到，孩子们起哄了。大大小小的都跑出毡房。带头的是顽皮的乌斯盘。

吉连切带着猎犬走近客房时，老远就被乌斯盘看见了。乌斯盘扯大嗓门儿冲着库南拜毡房周围的几条黄斑狗吆喝：

“哎特^①！哎特！快上！快上去！觉勒达亚克！布日巴沙尔^②！撕碎吉连切的猎狗！”

吉连切老远就看出乌斯盘会惹出麻烦，想极力制止他：

“喂，乌斯盘！好孩子，我的好兄弟，别这样！可别这样！”

可乌斯盘还在那里叫喊：

“布日巴沙尔……哎特！”他想让所有的狗去围攻梨花狗。一边哈哈笑着一边跳蹦子。

这时吉连切已接近客房，他立即跳下马，赶紧抓住猎狗的脖子。可六七条毛色黄白相间的狗从各个毡房后边窜出来，吠叫着围住了他们。吉连切进不了毡房，只好定定地站着。他越是让乌斯盘“别这样”，乌斯盘越是大笑着向周围的狗“阿一热……热”的吆喝。这群全都是半老的狗，可能对乌斯盘每天这样数次的吆喝发腻了，因此并没有去咬吉连切的猎犬。只是不停地吠叫。有时吠声高些罢了。

坐在大毡房里的乌丽渐夫人，听到外面喧闹便对正在吃早饭的阿拜说：

“你出去看看，阿拜渐！把那些狗赶跑！可能又是那疯家伙在胡闹。”阿拜出去后，乌丽渐又打发刚进来的一位年轻妇女出去照看。这时阿拜正带着吉连切和他的猎犬一同向客房走来。乌斯盘不甘心这出刚开头的闹剧就这样匆匆收场，便悄悄地跟在他们后边。当他们刚要跨过门槛时，他在吉连切后腿上使劲掐了一下。吉连切以为是狗，蓦地跳进毡房里边。头在门框上重重地碰了一下。乌斯盘乐得哈哈大笑：

① 哎特：吆狗声。

② 觉勒达亚克、布日巴沙尔：都是狗的名字。

“噢，胆小鬼，胆小鬼！”

阿拜鉴赏着这只黑嘴、梨花雌性猎狗。狗的脖子上带着有小铃的项圈，显得格外漂亮机灵，讨人喜欢。

“叫什么名字”阿拜问吉连切。

“杰勒库云^①。”

“名字也怪好听的！”

“岂止名字好听。追兔子时简直跟旋风一样！”这原是他们阿吾勒的一位猎手夸奖杰勒库云的话。他记住后就经常这样讲。

阿拜非常欣赏这句话和杰勒库云的神态：

“追兔子去吗？”

“走，你的马在吗？我就是要去追兔子的！”

在他们两人喝马奶酒的功夫，阿拜的五岁黄膘马也备好了。他们跨上马向西小跑着直奔柯孜勒确库的小丘陵。

一到柯孜勒确库就碰上一只兔子。他们凭刚来的一股锐气猛追了一阵。可惜兔子起跑的距离太远，不容易追上。一直翻过两三道山梁，被杰勒库云追得跑不动时才捉住。此后再没有碰上别的野兔。他们为寻找猎物，一直走到柯孜勒确库向着青格斯那面的最远的山嘴。这时看到一个骑马的人从青格斯的卡拉确库那边走上山来——这是买巴沙尔的另一听差居玛古勒。他对吉连切说：

“你们不如到卡拉确库那边去。那里今天要处决阔达尔，人们正在聚集。”

吉连切急忙问：

“啊，什么，阔达尔和他儿媳在哪儿？”

“方才被喀木斯拜他们五个人抓去了。集会在捷克山的阿吾勒举行。”居玛古勒在马身上抽了一鞭，急急忙忙地跑了。吉连切向阿拜：

“咱们也去吧，去看看！走，快走！”还没等阿拜拿定主意，就带他走了。

阿拜二人看到的就是刚才的场面。现在他们又顺原路，沿着林

^① 杰勒库云：意为旋风。

木复盖的河岸策马向山下跑去。阿拜感到一股寒气直透心底。他浑身发抖，心怦怦狂跳。是谁使他受惊？是什么使他如此受惊？是他父亲……是他父亲的所作所为，是他父亲手上的鲜血。他的生身父亲……冷酷而专横的父亲……

阿拜没心思答理吉连切的话。他们顺着蜿蜒的小河走去，未能很快出山。路是一条羊肠小道，两匹马无法并行。阿拜走在前面，他的马在不停地颠跑。猎犬杰勒库云一直未离开他们，此刻跑在他们前面。在这种山林小路上走路是很难交谈的。可吉连切紧跟在阿拜后边，还是不停地唠叨。

吉连切刚才在捷克山阿吾勒曾和两三个人攀谈。他想把听到的全告诉阿拜。阿拜虽然浑身发抖，又有些恶心，但紧要的话他却听得很认真。

原来在今天的集会中，有两句话传得比较频繁，都说是阔达尔讲的。实际上一句是被歪曲了的，另一句确实是阔达尔的原话。第一句是诬陷阔达尔的话，也是今天处死阔达尔的依据。

凶手们反复讲的这句话是：他说过，“真主怎样对待我，我也那样对待他！”

第二句话传的人不多。但人人都听到了，也都记在心里了。原话是“如果我是一条灰狗，你们就是一群狗……要争着吃掉我。”

这第二句话对阿拜的震动很大。这使他想起方才那些妇女的低声呜咽和抽泣。他走在吉连切的前面，止不住哭起来了。

吉连切虽然走在阿拜后边，但已察觉阿拜在哭。他想和阿拜并排走：“喂，喂，铁克拜！你这是怎么啦？”

阿拜的一双泪眼看见吉连切的坐骑——白额枣骝马的额鬃在自己马镫旁闪了一下，他立即用脚磕了磕马肚子跑开了。

这时他们已从山里出来，走上平川。阿拜把五岁黄骠马的缰绳向阔力开那尔方向一拽，接着抽了几鞭。

阿拜不想让同伴看到他的眼泪。可同伴也在紧追，但没有追上。阿拜的马已领先一箭之地。他已经抑制不住自己，伏在马鞍上痛哭起来。

多年来阿拜很少哭过。今天却无法控制自己。他胯下的五岁马

在飞也似的奔腾。两旁长满野燕麦和酥油草的绿野，像滚滚波涛凶猛地向后流去。阿拜耳边犹如疾风在呼啸着吹过，把他的泪珠雨点般洒向草原。

突然间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和认识触动了阿拜。他感到，眼泪中蕴含着一种特殊的、炽热的引力。这引力能使一个人和他的整个身躯向前倾斜。当你站在一座高山的峰顶时，似乎希望在刹那间倒向平地——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拽着你。仿佛正是此刻，各种感觉的旋风同时在阿拜心头旋转。

这里有对受害者的怜悯与同情，对刽子手的愤怒与诅咒。也有一种互相交织的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不忍心把父亲划在坏人的圈子里，另一方面，这样一位“父亲”实在使他惊异与恐惧。

不同的感情纠结在阿拜心头，使他幼小的生命在一种无法摆脱的混乱中颤抖。

阿拜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今天自己所流的眼泪，真的像经文老师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悔罪和请求宽恕吗？不，决不是！”他立即否定了这种想法。

他们是以宗教的名义，确切地讲，是按照伊玛目的旨意行事的。这能向谁去控诉？阿拜却是孤零零一人！他感到自己仿佛是无依无靠的最不幸的孤儿。他的胸膛里又掀起更大、更凶猛的浪涛，一次次冲击着他年轻的心。他哭得比方才更厉害，更伤心了。

阿拜几乎是在号啕大哭。为了不让吉连切看到自己的眼泪，他一直在加速驰骋。

不知是因为马背剧烈的颠簸，还是这颗幼小心灵的剧烈震颤，阿拜感到一阵恶心。他干咳了几声，连着吐了几口酸水，好像整个肠胃都要翻腾出来。阿拜的心灵和肉体正在经受巨大的磨难。

但阿拜没有让他的马停下来，他紧紧地揪住马鬃，一任他的五岁马继续驰骋。就这样始终跑在吉连切前边，一直跑到阔力开那尔，跑向母亲住的毡房。

乌丽渐正在毡房外边。阿拜接近毡房时，他的脸色使母亲惊呆了。阿拜的脸枯瘦煞白，简直像另一个人。乌丽渐怀疑自己眼花了，她使劲眨了眨眼，仔细一看是阿拜，但脸色完全变了。等阿拜

拴好马走到跟前时，她才看清楚：孩子的眼睛也红肿了。

“噢！阿拜渐，好孩子！你怎么啦？有人欺负你啦？”乌丽渐嘴上这样问着，心里却在猜想：是不是挨了他父亲的打？

周围没有其他人。阿拜没有出声，走上去抱住母亲，偎在她怀里，把热烘烘的头紧紧贴在母亲的胸脯上。只有在母亲身边他才不会感到孤独。他连续打了几次嗝，颤栗的身子猛地抽动了两下。此刻阿拜眼里没有泪水，眼泪已经哭干了。他决心不再哭泣，不让任何人再看到自己的眼泪。

“告诉我实话，好孩子！怎么啦？是挨你父亲打啦？”

“没有，谁也没打我。我以后告诉您……妈，给我铺上被褥吧，我想躺一会儿！”阿拜偎着母亲一同走进毡房。

沉稳的乌丽渐再没问什么。她没惊动屋里的祖母和其他人，也没把阿拜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她在大毡房的右首给阿拜铺好了他祖母的被褥，帮他脱了衣服。等阿拜躺下，又给他严严实实地盖上自己的皮袄。

祖母问阿拜：

“怎么啦，宝宝？是不是受惊了？”她想多少了解些孙子的情况。乌丽渐说：

“没有受惊。别管他，让他安静地睡一会儿！”她又叫来女佣人哈特恰，轻轻嘱咐说：

“把毡帘卷起来，天窗盖上，别让太阳晒着阿拜！”

祖母蹙着眉头直愣愣地望着面向栅墙睡着的孙儿，咂了咂嘴。接着微微翕动着嘴唇开始祈祷。

乌丽渐不知道早晨吉连切带阿拜到哪里去了。她听到毡房外的狗像早晨那样吠叫，猜想又是他带着猎狗来了，便走出毡房。果然，吉连切正在客房外拴马。乌丽渐站在大毡房旁边，把吉连切叫到身旁询问有关情况。

吉连切把他们早晨猎兔和在捷克山阿吾勒所看到的，还有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全都告诉了乌丽渐，并问：

“阿拜在哪儿？”乌丽渐告诉他阿拜已经睡下。接下去她用略带

责备的语气，平静地对吉连切说：

“孩子，你已经不小，该懂事了。你自己去倒好说，为什么要把阿拜带到那种凶险、肮脏的地方去？”讲到“凶险”、“肮脏”时她有意加重了语气，接着：“他不是还小吗！？你该知道他会吓着的！”

吉连切不知该说什么好，羞愧地说：

“真不好意思！我也很后悔。但我向真主起誓，我万没想到会在那儿看见人的尸体！”

“好孩子！以后再别带阿拜到那种地方去！再说你总还是年轻人，对大人中间的纠葛，要躲远些！让他们自己争去！打听那些事做什么？”

吉连切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讲话像这样平静，这样中肯，这样令人折服的长者。对他自己来说，他感到乌丽渐这些极平凡、极普通的语言，远远胜过呵斥和鞭笞所能起到的作用。

吉连切由于愧疚，低下头用脚尖在地面上刨了一阵，这才向客房走去。乌丽渐也回到自己毡房里。吉连切再没有逗留，骑上马，带着他的猎狗回家了。——这是中午以后的事。

阿拜是被傍晚羊羔咩咩的叫声吵醒的。可能今天挤羊奶的时间推迟了，此刻暮色已经降临，周围一片嘈杂声……阿拜觉得好像在恍惚朦胧的梦境里。他浑身在发烧，头昏昏沉沉，嘴也觉得干渴，嘴唇仿佛焦裂了似的。他勉强咂了咂嘴。这时母亲和祖母都在他身边。母亲把手掌放在他前额上，低垂着头。

“妈……奶奶……，怎么回事，我是不是病了？”阿拜眼眶上带着泪痕，翻过身靠近了乌丽渐。

“是，你身上发烧。什么地方不舒服？”乌丽渐问。阿拜告诉母亲，方才翻身时两边的太阳穴疼得像针扎的一样。

阿拜还未醒来时，乌丽渐已经向她婆婆透露了一些情况。她们都认为：“是受惊了，是受惊引起的！”泽列狠狠地责备着吉连切以及其他成年人，并向地上连吐了几口唾沫。

阿拜察觉到奶奶和母亲已经知道了白天发生的事。

“我父亲……父亲……”阿拜叹着气，打着胸口说，仿佛在向

奶奶和母亲告密：“父亲太冷酷、太狠心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人披露内心深处对自己父亲所怀有的隐秘而沉重的感情。祖母没有完全听清。乌丽渐没有作声。可是当婆婆直盯着她，捅她的膝部，示意让她告诉阿拜在说什么时，她便挨着婆婆的耳朵说：

“说他父亲呢，说他太狠心，为什么不可怜别人！”

祖母明白了。他喟叹着靠近阿拜，嗅着他的前额说：

“好孩子，我的宝贝，我的命根子！他是不会可怜别人的，不会的！”说完眯缝着眼睛，慢慢仰起头开始祈祷：“啊！真主！这是我最殷切、最真诚的祈求！千万不要把他父亲的坏脾气、铁石心肠给他——他是我的命根子。啊！造物主！”接着用枯瘦的双手虚抹了一下她自己满是皱纹的、慈祥的脸颊，表示向孙子祝福。乌丽渐也默念着“阿敏”随着给儿子祝福。

阿拜是祖母和母亲最疼爱的孩子。这是黄昏时刻他们三人共同的至诚而隐秘的祈求。

阿拜也虚抹了一下自己的脸，做了祈祷，表示接受祖母和母亲的祝福。

阿拜觉得心里透进一种使他振奋的、幸福的光亮。他仿佛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与童心。

这是阿拜的精神状态。但他的身体还不曾康复。他想振作一下，可浑身在发烫，头痛也在加剧。他们三人都不再做声，屋里静悄悄的。毡房外绵羊咩咩的叫声越去越远，逐渐消失。草原也和毡房一样，此刻显得格外寂静。

突然间，阿拜和他母亲都听到一种陌生的、刺耳的声音。有人喊着“噢依巴啞，我的亲人！噢依巴啞，我的亲人！”好像骑马向这边跑来。

这个部落里有这种风俗。当某一家遇到丧事时，吊丧的男人们要从远处骑着马跑来，边跑边喊：“噢依巴啞，我的亲人！”方才他们母子二人都吃了一惊，幸亏老祖母没有听见。

乌丽渐乍听到那声音时，以为自己家里出了什么事，或者是库南拜本人发生了意外！她惊恐地把耳朵转向外边。

由于心中慌乱，乌丽渐未辨出是什么声音。其实这并不是马蹄

躁动的声响，而是人在近处的脚步声。还是阿拜首先听出来了。虽然喊叫的人有意装作粗嗓门，但仍然可以听出是孩子的声音。而且正是淘气鬼乌斯盘的声音。

乌斯盘从外边玩耍回来时，毫无忌讳地用这种“旧风俗”开起玩笑来。他一边拍着大腿，一边假装哭喊：

“噢依巴啞！阔达尔兄弟！噢依巴啞，阔达尔！”

所有阿吾勒都听到了阔达尔的死讯，乌斯盘也听到了消息。傍晚时分，他就带着和自己一般大的孩子在水渠边平地上模仿着吊丧做游戏。他们还在地上挖了个小坑，找来一块枯骨埋好，又像坟墓般堆起土。然后分散开去，再呼号而来，喧闹了很久。

乌丽渐正在为阿拜的病苦恼，又被乌斯盘的恶作剧吓了一跳，非常生气。她知道乌斯盘在泥水中玩了一整天。此刻皮靴还在扑叽、扑叽地响，又湿又脏。但乌丽渐却不动声色，没有大声呵斥，只轻轻地叫道：

“喂，我的孩子，到这边来！”她知道乌斯盘的毛病。如果加以呵斥，他会毫不理睬地跑掉。而此刻他却踢里嗒拉地向母亲跑来。刚到家门口就扑腾一声跳到阿拜床铺旁，把乌丽渐的膝盖也撞了一下。

乌丽渐猛地抓住他的左臂：

“刚才那种吊丧的玩意儿你是从哪儿学的？我不是告诉过你开这种玩笑不吉利吗？你哥哥病在床上，你倒给我……你这个没脑子的疯家伙！”乌丽渐猛地一拽把乌斯盘按倒，朝屁股上扇了几巴掌。

虽然乌斯盘挨父亲的打时一声不吭，母亲打两巴掌他却要号啕大哭。因为他哭与不哭，父亲是不理睬的。而此刻他却声嘶力竭地大哭大喊着。过了一会儿，他又甩开母亲，跳到毡房左首镶有骨雕的床上继续号啕。但这一次无论他如何号叫，母亲却不心软。也不去哄他。乌斯盘也明白了。因此他即使没有眼泪，也要断断续续地干号两声。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哭腻了。然而乌斯盘不愿就此罢休，他一边佯装哽咽，一边又叫两声：

“噢依巴啞，我的亲人！”他偶而向母亲瞥一眼。看到没有动静，再继续叫两声。最后又想出新的、更令人恼火的鬼点子：

“噢依巴啞，我的亲人阿拜！”接着又是一声怪叫。阿拜虽然头痛，也忍不住笑了。

乌斯盘这时发现，母亲高大、丰满的身体又在动，好像要站起来。然而未等乌丽渐完全站起来，乌斯盘从床上一跃而下，连声大叫：

“噢依巴啞，我的亲人阿拜！阿拜！阿拜！”喊着向门口跑去。乌丽渐想过去抓住他，但来不及了，她朝着门外：

“喂，谁在外面？抓住他！给我把那疯家伙抓来！”

乌斯盘在门前弯起腰，连着跳了几步后，向阿吾勒边上的毡房跑去。在外边他碰到了长兄塔克渐。塔克渐是听到母亲的命令在那里等着抓他的。

(六)

阿拜的病拖了很久。开始有人认为是“受惊”了，有人认为是伤风，也有人认为是伤寒。但是谁也不敢肯定，也不敢给药。

只是在病倒的第二天早晨，曾遵照他祖母的意思，请来一位老太婆。她在日落前把阿拜领到毡房外，用刚宰过的羊肺在阿拜身上拍了几下。接着向他脸上喷着水，口中念念有词：

“走开，邪魔，快走开！离开我们孩子，快搬走！”她还让阿拜面向血红的落日站着，做了些所谓的治疗，即驱邪动作。

阿拜是勉强走出毡房的。他浑身发抖，头也发晕。不知是不是因为自己发昏，只觉得周围是一种从前不曾见过的特殊的红色。是童话中的世界呢，还是梦境？总之是另一个世界的奇特景象。

两天后，阿吾勒要从阔力开那尔向青格斯山转移。

最近一段时间，各部落和家族的长者以及畜主们都不停地向过往行人打听：“夏牧场是不是解冻了？”“牧草是不是长高了？”虽然山脚和山坡的草已经返青，但青格斯山的背面还不会转暖，草也不会长齐。因为那边的积雪较厚。托布克特所有水源充裕、草场辽阔、牧营地多的夏牧场都在青格斯山的背面。

库南拜的阿吾勒转移时，周围的牧民也在跟着搬迁。在牧草丰

茂的冬牧场，比如吉迭拜、木沙库勒、曲根苏等山庄过冬的人家也开始接二连三地、一批批地转移。各个部落和家族都朝着对面的阿克白塔勒、阔勒德宁、季格铁克、恰特卡朗、布肯其等山口移动。青格斯的一些山口，都是以占据着对面坡地的部落和家族的名字命名的，如“季格铁克”、“布肯其”等都是如此。

到布肯其山口去要通过阔达尔和捷克山两家冬牧场之间的大川向上攀登。

暮春时节翻越青格斯大坂向夏牧场转移，对大人特别是对牧工和贫苦牧民虽然是沉重、漫长的劳顿，但对孩子们却仿佛是一次游览。如果不是有病，转场也正是阿拜尽情游玩的时节。

往年，从阔力开那尔搬到遥远的白阔希哈尔河畔，共十几站路程。对阿拜来说，这简直像热闹的集市。

今年也和往年一样，依然要在熟悉的塔勒德布拉克、巴尔勒拜、柯孜勒开那尔等牧营地暂住。在有些牧营地，早晨支起临时毡房，晚上就得搬走。而在另一些牧营地可能要逗留两天。但也不会架起大毡房。只根据个人的条件和习惯，支起各种类型低矮、狭小的毡窝棚：用栅墙架起的、用撑竿支的、帐篷式的，还有“阿布来式”的等等。在整个转场过程中，所有阿吾勒和人家仿佛都在玩孩子们的“搭房房”、“过家家”游戏。

在春秋牧场和冬牧场放牧时，相距遥远的一个个阿吾勒，在转场途中因牧营地靠近或交叉，会挤在一起，甚至互相交错。这时人、畜和窝棚都可能搅和在一起，无法分开。

这种连续多日的迁徙，对别人也许并不困难，但对于牧羊人和牧马人却是无法摆脱的困扰，无法安静的昼夜。离群走失的马和放青的役马会混进其他马群里。这家的幼羔会向另一个阿吾勒的母羊群跑去。有时不同的两群羊甚至会混在一起，乱成一片。这种混乱状态成为巧取、讹诈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老实人家的羊羔正是在转场途中变成一些刁悍人家盘中的美餐。

自己的牲畜总是舍不得吃。如果是“混进来”的，“找上门来”的，即使半夜三更也要想办法“干掉”它。肉煮得半生不熟也不计较。对这类事牵头的往往又是那些跨在银鞍上的头目。

在转场途中，还有另一种原因迫使许多部落靠近或挤在一起过夜：初来时狼害很严重。因为这一带没有人烟，山后产崽的狼只能靠旱獭和野鼠充饥。如今见到满山遍野的畜群，一到夜晚，便会旋风似的侵袭。因此许多阿吾勒都要派人整夜看守羊群，而且在阿吾勒周围生起一堆堆篝火，火焰会伴着人的呼喊声一直延续到天亮。所有这一切，使牧民向夏牧场的转移活动完全区别于其他季节的日常生活。白天，人们都在马背上。男的不离开畜群，手中拿着长矛、大棒及月牙斧。这种场面也许会使你想到浩浩荡荡的行军和远征。

然而今年，尽管转场生活依然重复着往年的节奏，但却第一次给阿拜带来烦恼。虽然他没有躺在病床上站不起来，可又不像健康人一样。走几步就头晕目眩，甚至要摔倒。可转场队伍又不能因为他停止不前。

库南拜隔三四天才到乌丽渐这里来一次。他通常住在年轻美貌的侧室艾格孜那里，偶而到正房昆开那里过夜。昆开是另一个阿吾勒。转场时库南拜常和她一同上路。

一开始库南拜曾打问过阿拜的病情，但以后似乎是忘却了。

阿拜因病不能骑马。乌丽渐又不敢让他坐在驮运行李的骆驼鞍上，怕行李晃动，骆驼摔倒伤了他。游牧民族一般是没有车辆的。老祖母和乌丽渐所乘的车，可以说是托布克特部落中最早的也是惟一的一辆。这还是库南拜被选为大苏丹时特意从卡尔卡拉尔带给他母亲泽列，让她在转场途中坐的！

乌丽渐由于年岁已大，身体发胖，在山区骑马已经不太方便了。但为了照顾儿子的身体，她也顾不得自己了。她让阿拜坐在祖母旁边她原先的位置上。她自己却找了一匹老实的枣骝牝马骑上，一路上跟随着这辆马车。

在夏牧场，库南拜阿吾勒比较固定的牧营地之一是波塔干台地。从阔力开那尔到达波塔干他们走了二十多天。途中病恹恹的阿拜慢慢有了起色，现在已经可以下地，随便走动了。

按理说，阿拜应当高高兴兴地参加儿童们的游戏，寻找童年的欢乐。但奇怪！今年，尤其是最近几天，阿拜仿佛有意躲避儿童们

有趣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他甚至像已经脱离了自己的童年。是由于久病的缘故？还是由于前一段时间内心所经受的沉重的压抑和痛苦？或者真的结束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盼望跨进青年的门坎。他仿佛处在两者之间令人困惑的阶段。

阿拜今年已满十三岁。他的身材看起来介乎儿童与成人之间。身高有所增加，四肢显得比以前长，鼻梁也显得更加匀称。总之，身材似乎接近了青年。然而又不像青年人那样丰满、壮实。仿佛只是个头长高了。挺像背阴处见不到阳光的一棵嫩草，又细又长。

原来又黑又红的脸庞，如今变得苍白。也许是因为长时间住在城市里以及病的原因。棕色的头发也显得稀疏，看来同样是久病和缺少日照的缘故。

阿拜的性格和他的外表一样，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他现在虽然可以骑马，但很少出门找伙伴们玩耍，他更愿意跟奶奶和妈妈待在一起。

阿拜今年才真正认识到，奶奶原来是讲故事的能手。她讲得很好，能讲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阿拜刚生病时，有一天晚上睡不着，便求奶奶讲个故事。奶奶沉思片刻，立即像说快板似的：

“嗯……灰蒙蒙过去了多少日月多少年，谁知道送走了多少英雄汉？”这被阿拜记住了。第二次要奶奶讲故事时，他便轻轻拍着奶奶的膝盖：“灰蒙蒙过去了多少日月多少年，谁知道送走了多少英雄汉？”示意要听奶奶的故事。

奶奶给阿拜讲了许多故事，如《叶德力——加衣克》、《麝苑》、《骑黄骠马的射手》。无论白天、晚间，还是在转场途中，阿拜不停地求奶奶讲故事。

最近一段时间，阿拜身体复原后，发觉奶奶还有许多未讲的新故事，这些是她一生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有关本部落的事。比如部落之间的纷争和械斗她就讲了许多天……大约二三十年以前乃曼部落曾侵袭这个部落和阿吾勒，奶奶的养子波斯坦别克正是在那次事件中死去的。……乃曼部落一位名叫阔加木别尔德的阿肯被俘后在这里囚禁了一年半左右。奶奶如今还能背诵他的许多诗歌。另外

还有《喀拉确尔之战》等多次征战和侵袭事件，她都给阿拜讲过了。

有些日子，奶奶给阿拜讲述了玛木尔和婴勒克^①这些姑娘的痛史。阿拜听得非常入神。要是奶奶困了，不想讲，他便去纠缠妈妈。乌丽渐也会讲许多故事，而且经常夹用诗句。阿拜对母亲的才智感到惊讶，她不曾读过书却能记住这么多东西，记得那么牢，而且从不显露。母亲还朗诵了许多古老的吉尔^②、对唱以及训诫诗、谐谑诗等。为了讨好奶奶和妈妈，阿拜也给她们念一些传奇故事，比如《居素甫与孜丽哈》等。念的时候声调优美，仿佛是在吟唱。有时还引用几句谚语。遇到她们不懂的突厥语旧词时，阿拜会顺便译作哈萨克语。奶奶和妈妈听得开心了，又会主动给他讲故事。

奶奶讲部落之间的侵袭时，会把人们当时的疾苦描绘得那么逼真。听故事的人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个动乱的年代。

从孩提时代起就喜欢听故事的阿拜，在今年夏天记住了更多的故事和传说。

正当阿拜专心致志地听奶奶和妈妈讲的故事以及各种传说时，从外地来了一老一少两位客人。那位年轻的阿拜认识。一见到他阿拜就非常高兴。他叫白阔克切，是一位能唱吉尔的歌手，去年他曾到夏牧场来在这里住过三天，演唱了《青年阔孜和巴彦姑娘》。阿拜虽然不知道年纪大的是谁，可祖母和母亲都很熟悉。

寒暄过后，乌丽渐望着阿拜：

“好啦，孩子！说唱的能手这不来了，你该不纠缠奶奶和我了吧！这位是巴尔拉斯阿肯！”

巴尔拉斯嗓音洪亮，人长得很周正。脸色显得淡黄，有一撮短小银白的山羊胡。他不像别人那样把懂得的藏在肚子里不哼不哈。阿拜一见他就很喜欢。

① 玛木尔、婴勒克：是爱情长诗《喀勒卡曼和玛木尔》、《婴勒克和柯别克》的女主人公。

② 吉尔：哈萨克，塔塔尔人民喜爱的一种短调。善于唱这种短调的人被称为“吉尔奇”。

巴尔拉斯心直口快，是个爽快人。看起来好像是这座毡房久住的客人，甚至是本阿吾勒的人一样。

“唉，孩子！常言说，‘歌声要像汨汨的泉水，听众要像焦渴的沙滩！’能说会唱，又能认真聆听的才是最有希望的真正的部族。只要你能耐心地听，白阔克切是唱不烦的！”巴尔拉斯说完转向他的同伴，莞尔一笑。

搬到夏牧场以后经常有外地客人来访。巴尔拉斯属于西班牙部落。他们离这边夏牧场的牧营地比较近。他是按照往年的习惯来这里拜访的，顺路从麻买部落带来了白阔克切阿肯。白阔克切是巴尔拉斯的学生。巴尔拉斯每年都带着他，像现在这样共同度过几个月时间。

屋里所有的人都表示欢迎，这使两位阿肯很惬意，丝毫不感到拘束。这一晚上，在夜餐未准备就绪以前巴尔拉斯阿肯演唱了《英雄阔布兰德》。这是阿拜第一次听到的最优美、最精采、最感人的长诗。他过去既不曾听别人演唱过，也没有在书本中读到过。演唱结束后巴尔拉斯阿肯正准备洗手进餐时，阿拜问：

“这部诗是谁创作的？是谁最早演唱的？”他想知道如此感动自己的这部长诗的作者是谁。

“这部诗传唱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孩子！究竟谁是它的作者……”

阔布兰德告别的场面、他的战马泰布如勒驰骋的丰采，以及喀山和阔布兰德的格斗等章节使阿拜的心情异常激动。躺在铺上他还无法平静，很久才入睡。

第二天乌丽渐挽留客人，她诚恳地说：

“不要忙着走，再多住几天！”这正合阿拜的心意。阿拜过去一直认为，教育和楷模都在书本中，知识和技艺全在学校里。他所知道的优秀诗篇是：尼扎米、纳瓦依、费祖里的作品；抒情诗的作者有夏依克·萨黑德、霍加·哈菲兹，英雄叙事诗则非菲尔多西莫属。

他不太了解哈萨克中还有“巴彦——阔尔撒希”，有许多“阿克巴拉——卜孜达克”。

是由于贴近生活、语言流畅易懂呢？还是由于两位阿肯时而高昂、时而低沉、时而舒缓平稳、时而快速激越的交替演唱的曲调呢！？或者是由于他们宛转悠扬美妙动听的冬不拉伴奏？阿拜觉得他从未听过如此壮丽的诗篇。

阿拜白天和夜晚都不离开两位阿肯。他们的到来使乌丽渐的毡房几乎变得像集市一样，整天熙熙攘攘，人声喧嚷。

人们在拴好哺乳期的小驹以后，接近中午时，就要坐在一起喝马奶酒，乘酒兴听演唱。阿肯们白天演唱长诗，中间偶尔穿插艺人所表演的快板、争论、答辩、诉讼、裁决等等。

等听众散去以后，巴尔拉斯便从他自己以及同辈阿肯创作的诗歌中挑选精采的篇章，尤其是针砭时弊、倾诉民众苦难的诗句，继续演唱。很明显，他不是靠吹捧一些人，向人们索取报酬糊口的阿肯。

晚间演唱的多半是巴尔拉斯自己喜爱的一段段精采的小诗。这时在阿拜眼里，巴尔拉斯会变成和白天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他不再是只追求诗歌的娱乐性，只注意演唱带给听众的乐趣、刺激，只注意逗人发笑的阿肯。晚间的巴尔拉斯完全像一位启蒙导师、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这时候他也会流露出自己的感情：

在座的乡亲请听我吟唱，
也请理解我的苦心和衷肠。
虽然我的歌声野马般奔腾，
可我心里并不感到欢畅。
虽然我的琴韵不停地变化，
又怎能摆脱苦闷与惆怅！

“他会有什么苦闷？”阿拜有时问妈妈。

“他的可贵之处，是不随便夸大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他不是民间游历乞求施舍的阿肯。你要记住他的诗！”乌丽渐说。

有时阿拜从巴尔拉斯的演唱中听到一些新的、批评当代达官贵人的诗行。有一次他唱道：

我们的首领大苏丹，
哪有一点像父母官！
他让你“走”你就得走，
让你“死”也不能争辩；
只要有半点不随心，
会给你套上铁锁链……

阿拜巴不得父亲不在家。他心想：“最好暂时别回来！”“多转几天才好！”其实巴尔拉斯他们到这里以后，库南拜确实没来过这儿。他和一伙头人到各地做客去了。乌丽渐能留巴尔拉斯多住几天也是由于这一原因。库南拜在家时，一般阿肯和艺人是不喜欢到这个阿吾勒来的，更不会开心地住在这里。

“达官贵人”指的是谁？巴尔拉斯没有明说。阿拜有自己的理解。他总是从自己周围寻找到例证。但他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猜测和心里话告诉别人。

……还有所谓大总管，
只为亲朋行方便。
随意掠夺老百姓，
简直像一只大饿狼，
风雪夜闯进了羊圈……

阿拜认为这总管就是买巴沙尔。

……即使你只有几头小畜，
他也要张开大嘴，
肆无忌惮地吞咽，
可怜的贫苦牧民，
被抛进苦难的深渊！
看到这些坏现象，
阿肯又增添了白发，

额顶被皱纹裹满。

随着巴尔拉斯演唱结束时的一声长叹，阿拜仿佛理解了他的苦闷与惆怅。

他还说“民众的顶梁柱衰朽了”。这是阿拜过去所不曾听过的沉痛的语言。

各个时代，各个地方，有过许多身世和来历不明的人，和衰老多病的老祖母一样，曾在苦难中呻吟、啜泣。“他们是谁？”阿拜还不确切了解。

这一次由于阿拜自己的努力，并且通过母亲一再挽留，两位阿肯住了一月左右。阿拜和巴尔拉斯、白阔克切阿肯也成了忘年交和知心朋友。在最后几天，阿拜甚至和巴尔拉斯睡在一起。白天则殷勤地款待他们。巴尔拉斯阿肯惊叹阿拜的聪慧，十分喜爱他。有一次他俩单独在一起时，巴尔拉斯随口吟了几句诗：

亲爱的，你会一天天成长，
但不知什么是你的理想！
你可以远飞到天涯海角，
也可以在湛蓝的高空翱翔。

接着他把自己的冬不拉琴递给阿拜说：

“孩子！这是我对你的祝福，是我的一片真心。”

阿拜感到不好意思，没有作声。这是两位阿肯临走前一天晚餐前的事。

第二天，当两位阿肯已经备好马，准备要走时，阿拜把母亲叫到毡房外悄悄地：

“妈，送给两位阿肯的礼物丰厚些才好！”乌丽渐没有吭声。

客人喝过马奶酒正准备辞行时，乌丽渐向巴尔拉斯示意，她有话要说。客人们停住了。

“我的这个孩子从学校回来以后一直病着。你们的那些好诗篇简直像奇方一样见效。你们带来了吉祥，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乌丽渐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阿拜真的像完全恢复了健康一样，觉得浑身是劲。母亲虽然没有明确讲出来，但心里很明白。她表现得有教养、有知识、有眼力。她指着泽列继续说：

“老祖母和我们都非常高兴，希望你们能经常来！祝你们一路顺风！为感谢你们这次访问，我们准备了些许礼物。在毡房外。请你们带走。愿你们高高兴兴地上路！”

阿拜走出毡房送客人时才看到：两个牧马人别日克木拜和加尔肯给巴尔拉斯准备了一匹膘肥体壮的青马，给白阔克切准备了一匹三岁枣骝马。两匹马都带好了笼头。

两位阿肯牵着各自的马，一次次“再见！再见！”地上路了。

阿拜对母亲的做法特别满意。他又像孩提时代那样紧紧搂住母亲丰盈的身躯。在她的两颊、鼻子和眼睛上亲了又亲。

二、在重围中

(一)

库南拜自己的阿吾勒和他的族亲，今年剪秋毛的时间比其他阿吾勒早得多。他们还要在落第一场雪以前离开秋牧场——这才是卡拉夏^①的中旬，就要着手向冬牧场转移。但没有告诉周围的季格铁克、阔特巴克、托湃、托尔盖等和他们同宗的家族。

这一切使苏云德克感到惊讶。中午他特意去问布皆依：

“你可了解你们本家的心思？今年为什么要忙着离开这里？”

屋里除苏云德克、布皆依以外还有吐素甫。这人高鼻梁，大嗓门，留着山羊胡，是季格铁克家族中仅次于布皆依的头面人物之一。他插了一句话：

“库南拜过去不这样做。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秋牧场的草已经啃完了不成？”

布皆依试探地望了望吐素甫，撇嘴笑了笑。

“对了！秋牧场的草能啃完吗？牲畜还没怎么吃呢！”苏云德克觉得布皆依知道底细，于是朝着他：“再说牲畜的膘情又这么好。这么早就到冬牧场去，冬天吃什么？他提前剪秋毛，显然是为了早些转场！”苏云德克感到蹊跷，便问布皆依：“你知道些什么？你讲啊！”

“难道你以为他和我商量了不成？！”

“即使没和你商量，他的心思也瞒不过你呀！快说吧，别让我们瞎猜了！”

“库南拜如果春天提前转移，是要占用瓦克部落的草场。如果提前向夏牧场转移，那他肯定是在打克烈牧营地的主意。可冬牧场

^① 卡拉夏：哈萨克族历法九月，相当于阳曆十一月。

都在附近，没有骑马走不到的地方。我担心会像替乃的猎鹰^①扑到自己人身上。”布皆依只露了一点边儿，没有再往下讲。

布皆依的话使苏云德克感到恐慌，但又摸不着头绪。

“我的天！草场全都被他占完了。居万塔亚克部落被赶走了，阿涅特部落的地盘能占的都占了，阔克斜部落已经被剥得精光。剩下的还有谁？从塔克尔吐麻秋牧场到夏牧场的白阔希哈尔方圆三十个牧站，全都是他的四季牧场。各牧营地之间的距离已经近得不能再近，搬迁时骆驼都用不着歇鞍了！”

和额尔格孜拜比较，季格铁克家族的牧场少而且窄小。对吐素甫来说，群众的舆论压力不小，而眼前的实际更使他棘手。这使他想起苏云德克描述的那些库南拜的牧营地。

“他们的牧营地一个接一个，就连羊羔转场都轻轻松松的！”苏云德克在这方面和季格铁克家族有同感。

“再说那是多好的牧营地呀！清清亮亮的小渠，喷涌的泉眼，顺山沟流淌的河水，还有两岸弯弯曲曲的草湖。”

“到了夏牧场，别人整个部落挤在一条小渠两旁；而他们的每个阿吾勒都能分到几条河川。”

“这些全都是最近几年中占去的。现在又要占哪一份儿？”

“是啊！这里还有他哪一份儿？！”

布皆依憋着气听他们两个人议论了一阵，突然转过身，不耐烦地把手一挥：

“好啦，好啦！难道由你们来分配谁该得到什么？”他蹙着眉头停了片刻，又冲着吐素甫说：“没有能力的人只会空想。可空想能当饭吃么？！如果想不出对付的办法，讲与不讲还不都一样！”

吐素甫这才明白，布皆依所说的“空想”是指什么。一提起这事，布皆依就恼火：原来吐素甫和布皆依的祖父——有名的肯格尔拜就埋在齐伊。在坟地对面是水草丰美的吉迭拜、巴拉克草场。库南拜借口冬牧场不够用，已经强行占用了。当时布皆依认为这是对他极大的侮辱，一度想和库南拜拼命。但库南拜却叫去吐素甫，采

^① 替乃是猎人。他的一只著名的猎鹰曾扑到自己人身上。

取了相应的措施。正是吐素甫给布皆依施加压力，捆住了他的手脚。那是布皆依对库南拜明确表示不满的一次反抗行为。也是近几年来他们心中互相怀恨的根本原因。但却没有结果。以后每当布皆依想起这件事，就会愤慨地向吐素甫说：

“对库南拜再没有话可讲，现在是要行动。是男子汉就要挺住。不然就按你的老办法，拱手献给他！”

布皆依的这些意见曾向苏云德克表示过，也经常告诉季格铁克家族中的另一位骨干人物白达勒。当然都是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二)

库南拜的各阿吾勒离开秋牧场以后，先后搬迁七次才到达柯孜勒确库、克得尔、阔力开那尔冬牧场。现在该分别住到各自的冬窝子去。然而昨天早晨库南拜突然下达命令：

“没有得到通知以前暂不要挪动，不要分开！”他自己却带着买巴沙尔去青格斯了。虽然路程不太远，但库南拜却整天没有下马，晚间才回家。

库南拜是在他的正房昆开的阿吾勒歇宿的。今天这里有许多特意来送礼的女宾。其中有库南拜的庶母汤巧勒潘、老婶婶卜湃，还有阿克别日德的母亲。另外还有昆开的妯娌和兄弟媳妇等许多人，其中有额日晒的母亲、朱曼的母亲和厥尔塔尔的母亲。

这批人是和其他牧民分开转移的。她们都属于额尔格孜拜家族，总共有二十多个阿吾勒，大部分属于额尔格孜拜侧室和约斯坎拜侧室的孩子和后裔。

昆开的这些妯娌、嫂嫂和弟媳妇每年要给库南拜送两次礼。第一次是在春天。由于整个冬天大雪封山不能互相来往，等春天住到较近的牧场时，便要先去泽列处。接着再到昆开这里。她们会把贮存了一冬的熏肉作为礼品送来。第二次便像今天这样，在向各自的冬窝子搬迁时再送一次礼。

库南拜未进来时，她们正在互相交谈。无拘无束，又说又笑。

当买巴沙尔给库南拜开门时，屋里变得静悄悄了。库南拜等人就坐以后，只有汤巧勒潘开腔说：

“亲爱的，你的这几位母亲和婶婶还有嫂嫂给你送来了礼物。她们正准备回去。给老奶奶另备有礼物，她们会专门送去的。”她同时提到了泽列。由于这里的大人、孩子都把泽列称作“老奶奶”，最近几年汤巧勒潘也随着这样叫起来了。

库南拜没有吭声。

汤巧勒潘是库南拜的几位庶母中比较傲慢的一个。人们都还没有忘记她的英雄事迹。她年轻时，曾单人独马，手持长矛和偷袭马群的盗匪拼搏。她前前后后生了四个男孩子。生这么多男孩子的小老婆自然会抬高自己身价。她看库南拜坐着不吭声，觉得不是滋味。晃了晃身子，又接着：

“礼物可不是给昆开送来的。你虽然是我的孩子，可已经当了头儿，是给你送来的。明天我们就要搬进各自的冬窝子。像钻到洞里冬眠一样，要整整待一冬天。女人的日子就是这样啊！我盼着你健康幸福，这就是我给你的祝愿。除此以外我们还会有啥！”

库南拜依然没有吭声，只是望着庶母点了点头。停了会儿才说：

“你要分开搬吗？如果大家不分开，你怎么办？别让我们再受一次礼！”说着笑了笑。

满屋的客人都随着库南拜笑起来了。身材细高、脸色发暗、清瘦的正房昆开抓住丈夫开心的时机，冲着买巴沙尔：

“我决定今天解开行李卷，明天就支起毡房。是不是还要挪动一次？你们弄得这里的人和我们自己都三心二意的！”

“你还说‘三心二意’呢，这不正好受两次礼吗！”小叔子买巴沙尔微微一笑，没有多讲话。

“别解行李卷，也别忙着支毡房。明天还要挪动！”库南拜说。

“噫，亲爱的！还要往哪儿挪？”汤巧勒潘诧异地直盯着库南拜。

“都要一起搬。明天早晨同时向青格斯搬。我们已察看过住的地方了。回去都给自己的阿吾勒打个招呼！该捆的捆，该装箱的

装箱!”

第二天早晨，昆开的毡房第一个拆下天窗。接着额尔格孜拜家族的二十多个阿吾勒都挪动了。目的地是青格斯山的中心地区。

转场队伍已经搅和在一起，没有一家跟着一家列成长队形。在正常情况下，牧人的转场队伍总像雁阵似的走成长长的一串。而现在，队伍刚刚起步，就像被猎禽冲击的野鸭群一样，互相碰撞，乱成了一团。因为库南拜天亮时才发布命令：

“不要磨磨蹭蹭，动作要快！不要拉长队伍，要同时前进！尽快往前赶！”他特意派人到各个阿吾勒去传达了他的命令。今天反常的搬迁行动和反常现象正是由他造成的。

从柯孜勒确库向青格斯转场的小路左侧，有一座孤零零的山头。库南拜带着买巴沙尔、喀木斯拜和由昆开生的长子胡达别尔德，在转场队伍和所有骑马者前首先登上了山顶。他跨下的枣骝马，膘情正在火候上，此刻正横在山头，尾巴几乎拂着地面，使马的整个身躯显得更加修长高大。最引人注目的是马的一对直竖的耳朵，仿佛在示意后面的人群要“紧紧跟上”。库南拜不时切断转场队伍，似乎要做什么指示。

天刚蒙蒙亮，太阳还不曾出来。如果说拆卸毡房，往驮鞍上捆绑行李，还可以静悄悄地活动，那么吆喝骆驼起来走动，整个转场队伍就会像寻找母羊时咩咩叫的群羔，发出一团乱哄哄的嘈音。骆驼因载重过多，鞍架嵌进脊背而大吼；驼羔因失去母驼而悲鸣；各个阿吾勒的狗互相吠叫；还有马鞍上的叫嚷声，赶运行李和驱赶畜群的吆喝，孩子啼哭，母亲呵斥——各种各样的声音，沿转场道路断断续续地震荡。

当转场人家大批大批地挪动时，库南拜命令喀木斯拜和胡达别尔德：

“你们两人快去，把搬迁中的所有头人都叫到这里来！”

胡达别尔德和喀木斯拜不敢怠慢，立即催马跑去。这两个人——前者瘦高细长，后者肩宽腰粗——赛马般地直奔转场队伍。他们在转场队伍前男人们集中的地方传达了库南拜的指示后，不敢稍停又向前跑去。所有接到指示的阿吾勒都派出一两人向库南拜这边

驰奔而来。他们都明白库南拜正在急切地等待。

还未等胡达别尔德到达转场队伍的尽头，库南拜周围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人。晚秋的天气格外清爽。天上没有云，也没有风。当最后几位骑马的人到达库南拜身旁时，一轮红日像喷射的熔岩一样已骑上阿日卡特山马鞍形的峰峦。

青格斯重重叠叠的群山横卧在转场队伍前面。连绵不断向远处伸展的千岩万岭顷刻间扯去夜幕，沐浴在太阳的光泽里。山里的黑麻雀仿佛被转场的队伍惊飞了。此刻正沿着转场道路上下飞舞，唱着清脆悦耳的歌。

蓝天上，一群大雁正鸣叫着越过人们的视野，仿佛在一声声地向人们道别。

胡达别尔德和喀木斯拜胯下的两匹灰马已被汗水浸透。他们带着最后的三位头人到达时，已有五十多位骑马的人集中在库南拜身旁。这最后来的三人中一位是库南拜的另一位庶母所生的弟弟加合甫。库南拜刚回答过他的问候，即催动坐骑命令众人“出发！”

随着马蹄密集的响动，所有坐骑同时向青格斯山奔驰而去。这时转场队伍刚从他们身旁走过，但他们并没有着忙。库南拜正在众人中间指挥前进。

库南拜的两旁是本家族中的十来位核心人物。其中属于父辈的有乌日开尔、木尔扎台、厥日塔尔；属于同辈的有庶母所生的加合甫、买巴沙尔。另外还有许多堂兄弟。

库南拜是正房所生的独生子，应是正统的继承人，权力和财富的支配者。论年龄在同辈兄弟中也是最大的。因此，在这二十几个阿吾勒的圈子里——即由祖父额尔格孜拜后裔所形成的家族中还没有任何人敢和库南拜分庭抗礼。即使他们心里有什么怨言，也不敢直说。然而一旦库南拜需要打手和采取行动，需要向其他部落和家族施加压力时，这个圈子中没有任何人会迟疑和怠慢。他们会拧成一股绳。不管是抢夺牧场、压服其他部落，还是为发一笔横财，他们对库南拜的每一个眼神都能心领神会。虽然这个家族中的妻妾、嫡庶辈分颇为繁冗，但他们中间的任何纷争，库南拜都能够果断地处理，及时消除。对耿耿于怀或有不满意情绪的，他会取消他们在物

质方面应得的优惠或扣发他们应得的“战利品”，给予惩戒，迫使他们就范。

库南拜使他们懂得“团结就是收获”。正由于此，额尔格孜拜家族的成员个个都非常富有。

近年来，甚至连妻妾私下的争执，也销声匿迹了。无论年龄大小，她们都由自己的丈夫或者小叔子，甚至长子严加看管，不准随便外出。如果不听管束，库南拜会指定她们的丈夫或凶狠的小叔子鞭笞一顿。周围的人则认为被打的人咎由自取，活该！

团结在库南拜周围的这二十个阿吾勒，真的像一窝狼。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托布克特部落中最有势力，最能械斗的家族原因就在这里。由于他们内部团结一致，所以能控制并压服像托湃、托尔盖、阔特巴克等相近的家族。甚至像阿涅特、居万塔亚克、沙克一托嘎拉克及阔克斜等人数多、家底薄的部落和家族，也由他们保护，受他们牵制和束缚。额尔格孜拜中有的人家已和这些家族结亲。这等于“放长线，撒大网”。有时他们会有意识地挑唆这些家族去冒险。当这些受蒙蔽的人陷入困境时，他们又以救世者的面目出现。伸出手再把这些家族的人拽住。

人数不多的额尔格孜拜家族，至少和二十个家族有千丝万缕、无法理清的血缘关系。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维持着库南拜今天的权势和地位。虽然整个额尔格孜拜家族此刻正跟随着库南拜赶路，但没有谁问起向哪里搬迁，为什么搬迁。人们已习惯这样理解：库南拜不会引到有害的地方去！到时候就会明白的！

库南拜胯下的枣骝马，前蹄和后蹄能同时踩出不同的步子。这迫使其他人的乘马不得不紧跟着小跑。但枣骝马始终走在前面，其他马的头部不曾超过库南拜的马蹬。显然，这个集团有意让枣骝马和高大魁梧的库南拜像清真寺中主持礼拜的伊玛目一样，保持领先的位置。如果有哪一位年轻人的乘马，哪怕偶尔超前半步，会立即遭到他身边长辈严厉的呵斥：“拉紧缰绳！靠后点！”库南拜则不停地用他的独眼扫视左右。这里全是额尔格孜拜家族的人。虽然每个阿吾勒都有从其他部落搬来居住的邻居、牧工和外来户，但没有让他们到这里来。他们可以做打手，但还不是自己人。

库南拜一路领先，带着这一班人赶上了转场队伍。在马上，他向这二十个阿吾勒的头目详细做了布置：该由谁到青格斯的哪一个山沟，哪一个冬窝子去安家，做过冬准备。他不是在和别人商议，而是说出他的决定。他的话就是指示和命令。

六天以后沿着库南拜他们走过的这条路，又有一个更大的转场队伍走来。这是布肯其和卜尔沙克两个家族。他们也要通过柯孜勒确库到青格斯山区。这个转场队伍牲畜不多，但人口不少。他们没有集中在一起转移，而是零零散散，分别搬迁的。队伍拖得很长，但骑马的不多。每一个阿吾勒只有一两个男人和年纪较大、走在前面领队的妇女骑着马。其余的年轻孩子、青年妇女和老年人都坐在驮运行李的驼鞍上。也有个别一两个男人骑着牛和两岁骆驼。看来他们已把所有马匹赶去牧放，只留下了过冬用的乘马。

在这个庞大的转场队伍中，有两三个阿吾勒的阵容显得特殊些。其中最突出的是布肯其家族的苏云德克、苏格尔和卜尔沙克家族的捷克山三家。

走在这个转场队伍前面的有苏云德克、苏格尔、捷克山和其他几位老人及青年，共二十来人。没有人互相交谈，更听不到嬉笑声。大部分人都穿着厚重的皮袄和棉大衣，仿佛被一种郁闷的气氛笼罩着，和秋天灰色的天空一样昏暗、阴沉，看不到一点生气。苏云德克、苏格尔和捷克山更是满脸颓丧。尽管众人都在指望他们，看他们的脸色，可苏云德克竟有气无力地说：

“先到那里看看，和他当面说说，看他怎么讲！”

“不管怎样，还是先去看看！”

“看他能说出什么道理？……先听他讲！”苏格尔和捷克山也附和苏云德克的意见。然而集中在这里的青年和老牧民却怒不可遏，毫不示弱。

因为库南拜提前离开了秋牧场，其他家族也都赶紧剪过秋毛比往年提前离开了秋牧场。整个夏天库南拜对布肯其和卜尔沙克家族表现冷漠，而且处处刁难，这引起苏云德克的猜疑。不久前他曾去布皆依家，想问问布皆依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虽然他在秋牧场耽搁了些时间，却在不断地打听提前离开秋牧场的

额尔格孜拜家族的动向。

而现在，与额尔格孜拜家族同宗的托湃、托尔盖、阔特巴克家族，也跟在布肯其家族的转场队伍后边一站站走来。

转场队伍一走进青格斯山区，便顺沟而上，分别向自己每年过冬的冬窝子奔去。布肯其和卜尔沙克家族在青格斯的冬牧场并不宽余。它的中心地区是捷克山的冬窝子——卡拉确库，正是春天绞死阔达尔的地方。

虽然大部分人已奔赴各自的冬窝子，但集中在苏云德克、捷克山周围的一班人却没有一个走开。他们带着大批转场人家进入卡拉确库林木茂密的山沟，正继续向上攀登。摔死阔达尔的悬崖就在眼前。山脚下宽阔的草场已经被钐镰打过，到处是新堆起的干草垛。捷克山家的畜圈上边全是闲散的牛和骆驼。在悬崖那边已有其他阿吾勒支起许多白毡房。灶坑中正冒着一股股青烟。羊群也向山麓扩散着。——这里不再是捷克山的冬窝子，而是这新搬来的阿吾勒过冬的地方。

在悬崖这边，密集的马群迎着苏云德克一班人慢慢向左右方向扩展。两翼已到达深沟两端的山嘴，而且还在扩散。马群里大部分是栗色马和黄膘马，——都是库南拜的。

“真作孽！亲爱的苏云德克，我该怎么办？”捷克山含着眼泪说。

“这就是常言说的‘夏牧场被强占了，冬牧场被火烧了’那种邪事。”苏云德克长叹了一口气，没有讲别的。虽然早就有各种流言蜚语，但在这些人中间，无论老的或少的，谁也不曾想过欺人会到这种程度。这里面最恼火的要属捷特普斯：

“受害的岂只捷克山一家，所有布肯其和卜尔沙克家族的草场都被他霸占了。与其这样受欺侮，还不如拼了！”听他这么一说，布肯其、卜尔沙克家族的一些青年，立刻用脚跟磕着马腹，从人群里冲出来，直冲着苏云德克和苏格尔嚷嚷：

“夺地就是夺人的命！”

“我们今后休想安宁！”

“难道布肯其和卜尔沙克是奴婢养的？！”

“还要我们忍到什么时候?”

“怕，怕，这就是你们怕的结果!”

“退让，退让，你们还往哪儿退!”

“你们简直要把我们掐死了!”

苏云德克感到这些话像鞭子抽到自己身上一样。如果让这些人放手去干，他们真敢袭击这些正在踏青的马群。但他已注意到，方才叫喊的那些人都不属于名门大户，大部分是没有挂靠的贫困户。这些人是敢于起来闹事的。可是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到明天，苏云德克会变成袭击马群、侵犯阿吾勒的带头人……他要和苏格尔、捷克山一起用生命和财产来抵偿。想到这里苏云德克胆怯地吸了一口冷气。他拉住缰绳，大喝道：

“年轻人，站住!”

人们都停下马望着他。

“你们要这样讲，就请走开，别在这里闯祸!我跟你们不是一伙!去，那不是吗!去吧!你们以为库南拜怕你们这二十条长棍?要怕，他就不这样做!你有二十个人，他就有一百;你有一百，他就有一千。你们看!”苏云德克向阿吾勒那边翘了翘下巴。人们这才发现，有许多骑马的人从对面的阿吾勒和峭壁下，从两侧的各个山头向这边马群压过来。人人都有一根长棒。有的横在马鞍上，有的压在胯下;还有的挂在臂上，一头在地上拖着。少说也有一百来人。顷刻间已走近马群，汇集起来向苏云德克这边移动。

听了苏云德克的一番话，再没有人做声，他们互相靠拢，拽着缰绳慢慢地向对面的人群迎上去。

苏格尔也向人们做了说服工作。他是布肯其家族中最富的一户。他的马群中有许多花青马。他轻轻地说：

“有群众，有同胞兄弟。我们会有说话的机会。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讲话，让众人评理。可千万不要一时冲动闹出事来!”他几乎是在乞求众人。

“谁带头闹事，谁就要承担一切后果!不要说我事先没讲清楚!”苏云德克最后归结说。

在马群集中的地方，库南拜出现在人们中间。他的枣骝马踩着

平稳的步子，轻轻地摆着头，额鬃在随着飘拂。库南拜并未带来全部人马。他从马群走出不远，就让众多骑手留在后边了。

和苏云德克会见时，库南拜旁边只跟随着年纪较大的十几个人。但他脸色阴沉，让人望着心颤。仿佛在示意“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他显然已气得抑制不住自己，看来是不会让步的。所有头面人物，特别是库南拜总是摆出这样一副架势。苏云德克等人分明知道他这是故作姿态，还是一再退让。布肯其家族的人首先向库南拜致意。库南拜没有做声，只是嘴唇微微一动，表示答礼。经过片刻沉默后苏云德克首先问：

“老爷，这些骑马的人是怎么回事？”——托布克特部落的头面人物都称呼库南拜为“老爷”。

“没什么，在去机动牧场以前想给马打火印，都是为这个来的。”库南拜说。

话再没有说下去。这时捷克山扭过头看了看，见自家的转场队伍已越过山脊梁，便问道：

“那么，老爷，向这边走来的是我们的转场队伍。我们是要进自己的冬窝子。而这里竟是这种状况。这是怎么回事？”

“是谁让你搬来的？你不会先打个招呼？怎么也不说一声就做主张搬来了？给我搬回去！”

“不是说‘当官的是老百姓的主人，老百姓是土地的主人’吗？”

“难道当官的住在天上不成？谁曾下令不许额尔格孜拜家族在青格斯山区占有冬牧场？”

“除去青格斯以外，你在这一带的冬窝子并不少，条件也不差！”苏云德克刚插一句话，库南拜立刻抢过话头：

“嗯，克谢肯，布别恩！”——这是对季格铁克和布肯其家族的尊称。库南拜此刻好像是把这两个家族的人全都集中到一起向他们训话：

“你们是兄长，是先长大成人的。纵横几百里的青格斯都让你们占去了。额尔格孜拜比你们小，人数也少。在这么宽阔的青格斯山区没有给它一个像样的冬窝子。你还讲什么‘其它冬窝子’……

和青格斯相比，其他地方能算作冬窝子吗？还要我忍耐多久？等多长时间？额尔格孜拜的人口也增加了，也需要青格斯这样的冬牧场安身养家……额尔格孜拜并不是外来户，和你们同属于一个祖宗。你们什么都不给我们，难道额尔格孜拜是奴婢养的？”这番话既是他的申诉，也是他的裁决。

“那么你要布肯其腾出多少个冬窝子？老爷！”苏云德克想试探对方的胃口究竟有多大。

“布肯其要把青格斯这边的冬窝子全部让出来！”

“那我们到哪里去？”捷特普斯气愤地质问。

“那布肯其不是被赶出来了？”

“这不是要我们去逃荒吗？！”

“简直要把我们逼上绝路！”众人要骚动了。这时库南拜用眼瞪着苏云德克，把皮鞭指向众人大喝道：

“叫你的那些人住嘴！”

苏云德克为了在库南拜面前表白自己，急忙转向众人：

“我不是说过不准乱动吗？你们吵什么？别嚷嚷了！”众人无可奈何地静下来。

这时库南拜正式宣布：

“布肯其，卜尔沙克，你们听着！你们以为让出了自己的冬窝子，我会让你们去逃荒？我不会白要你们的，我会另外给你们冬窝子；而且要安排在青格斯里边。你们可以插进季格铁克和阔克斜中间的冬牧场。上自塔勒确库，下抵卡拉吾勒和巴勒庞。现在就可以搬过去。让你们的转场队伍掉过头，朝那边进发！这就是我的决定！”

正在这时候，从东西两边各走来几名骑马的到苏云德克身边。从西边来的两人中一个是苏云德克的长子阿斯勒别克，他告诉苏云德克：

“加合甫和厥尔塔尔搬进了我们的冬窝子……该怎么办？！”

东边来的是苏云德克的邻居喀帕斯，他说：

“额日晒、木尔扎台和乌日开尔住进了我们的冬窝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行李往哪里卸！”这时失去冬牧场失去家园的老老

少少正三五成群地从四面八方走来，个个脸色铁青，怒不可遏。他们仿佛带来了后边所有人的怨恨、愤懑和诅咒。

布肯其和卜尔沙克家族的人越来越多。但这并没有使库南拜畏缩。

苏云德克已认识到自己的家族正在衰落，也完全明白自己正在受人欺凌，但也只能伤心地说：

“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如果是受外人欺侮还倒好说……”

捷特普斯接过话头：

“看来没有公道可讲！”

“真是要逼人走绝路……”

“真是欺人太甚！干脆把我们布肯其和卜尔沙克赶走算了！”

众人再次被激怒了。可正在这时，前后两批骑马的人已走近库南拜。第一批约十来个人，全是阔特巴克家族中有声望的人物，他们由白沙勒带领着，争先恐后地向库南拜道喜：

“愿您的新牧场繁荣昌盛！”

“愿它永远繁荣！”

“愿您的新居欣欣向荣！”

跟着来的第二批约五六个人。带头人是库伦恰克老汉。这是托尔盖家族中最有势力的。他身边带着号称“五条好汉”的五个孩子，他们个个是臂大腰粗，能舞枪使棍的巴吐尔。库伦恰克也向库南拜道喜：

“亲爱的库南渐，你好吗？祝你的新居吉祥如意……！”

布肯其和卜尔沙克家族这才认识到：原来额尔格孜拜的倾轧行为并不是孤立的。阔特巴克、托尔盖、托湃家族中有权有势、专横跋扈的人家也都支持库南拜这样做。

苏云德克所指望的是阔特巴克家族。他原想，最起码，稳重踏实、有主见的白沙勒不会参与库南拜的活动。

他们中间究竟有什么默契？有什么秘密？……还无法知道。但看他们的举动，库南拜似乎已把窝勒加依大家族的所有大户都拉到自己一边了。

前来向库南拜请安、祝贺的白沙勒、库伦恰克偏偏选定今天这个日子，显然不是出于一般的礼节，而是向布肯其、卜尔沙克家族示威。这肯定是库南拜一手安排的。

不仅苏云德克这样想，捷克山也有同感：

“唉！这是我祖宗留下的地方。而且，就在今年春天，你们都曾亲眼看见，一名卜尔沙克家族的后代，就死在那座悬崖下边。这里有卜尔沙克硬汉子的血迹啊！”显然，这儿不是讲这话的场合。

苏云德克觉得不是滋味。他心里想：“这真是‘越丢东西越糊涂’，讲这话做什么？”

连库南拜也感到捷克山的话很突然。他不曾想过有人会在争吵时拿这件事做证据和口实。但捷克山的这番话，正好可以用来作为向布肯其和卜尔沙克索取冬牧场的理由。他未作任何考虑，立即用训斥的口气：

“你说什么？他是你们的‘硬汉子’？你老糊涂了吗？！他要算硬汉子，你们家族还有什么脸面？！他不是硬汉子，是魔鬼！是卜尔沙克的耻辱，是整个托布克特部落的耻辱。我正是为消除这种罪孽，让它绝迹，才把这片牧场，这块地方划给别人的。你乱讲些什么！？”

库南拜的这番话像石头打在布肯其和卜尔沙克群众的身上。在场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当初处死阔达尔原来是为了剥夺布肯其家族的草场。

这时连苏云德克也忍不下去了：

“哎呀，他这是在说什么！可惜我当时不听布皆依的话。阔达尔被处死的那天布皆依曾说，‘这绳索不只套住了阔达尔的脖子，也要套住布肯其、卜尔沙克所有人的脖子！’……你死得冤哪，阔达尔，我的好汉！”他躬着腰搂住了马鬃，声音低沉得听不清。

突然间捷克山连哭带喊：

“啊！我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这个贱骨头！我连狗都不如！哎呀，我的亲人……我的亲人阔达尔！”他挥着马鞭向阔达尔的冬窝子方向跑去。这时所有布肯其、卜尔沙克家族的成员齐声喊着“噢依巴咿，我的亲人”，催马跟在捷克山后边跑开了。苏云德克也

随众人走了。白沙勒、库南拜实在待不住了，他们憋着一肚子气，一声不响地拨转马头走开了。库南拜意识到自己失言，但在白沙勒面前，他却不露声色，反而佯装看出了布肯其家族这样做的原因：

“你看出了是谁在煽动吧！刺到痛处，他们会把藏在心底的话都讲出来。这是布肯其依在暗地里挑唆。托布克特部落中在我的路上设陷阱的正是他。你总是讲‘团结，团结’，可这能怪谁？你看到了吧！”他用眼直瞪着白沙勒接着说：

“但真主是公正的。我倒要看一看！”过了一会儿又神秘地说：

“你去告诉苏云德克、苏格尔和捷克山三个人，不要煽动群众，要镇住他们。无论安排在青格斯的什么地方，我不会亏待他们三个人的。让他们别担心，我不会做出让他们后悔的事！请他们相信我的诺言！”

买巴沙尔是库南拜方才打发过来的。他看到越过山嘴哭着跑来的布肯其家族，哈哈大笑着对周围的人：

“喂，乡亲们！你们常说下午咩咩叫的是瘸腿羊。不对！是布肯其！下午咩咩叫的是布肯其。谁见过春天死了人秋后才吊丧的？你们说谁见过？”

春天阔达尔被绞死时，尸首没有人过问。出来认尸的只有渐培衣斯和牧工艾特木别特两位老人。捷克山不允许他们阿吾勒的人去看阔达尔的尸体，又打又骂那些掉眼泪的妇女和孩子：“哭什么！让你眼珠子迸出来！”当时只有少数牧工和贫苦牧民怀着同情心帮助渐培衣斯和艾特木别特，一同把两具尸体抬到库特渐坟墓旁，沉痛哀悼，依礼安葬的。

库特渐墓旁堆起的两座新坟，正是阔达尔和卡姆卡的。

这时布肯其家族所有的青年人都哀号着纵马跑来。他们一下马就围着这两座新坟哭起来。苏云德克等未赶来之前，坟前只有渐培衣斯、艾特木别特和其他一两个牧人。他们因为夏天路远来不了，今天刚搬到冬牧场就先来这里上坟。此刻，看到这么多人一齐来吊丧非常惊讶，等看见人群中还有苏云德克，更加迷惑不解。

然而更使他们感到困惑的是捷克山和捷特普斯……他们二人轮

流地扑到这三座坟墓上，边哭边喊：

“宽恕我吧，我的好汉！”

“我的兄长，宽恕我吧！”悔恨的眼泪不停地滴在墓上。

无论他们如何痛哭流涕，都未能温暖渐培衣斯的心。今年春天在收殓阔达尔和卡姆卡的尸体时，他心头所冻结的冰块，是很难消融的。当捷克山向卡姆卡的坟墓走来时，渐培衣斯朝他胸脯给了一拳，骂道：“该死的，让你们眼珠子迸出来！”

不一会儿，正在转场的所有男女老少都来到这三座坟上。他们有的号啕大哭，有的低声呜咽，人人都在用哭声和眼泪发泄着内心的怨愤。

(三)

布肯其、卜尔沙克两个家族虽然掉转队伍离开青格斯山脚，但没有去库南拜所指定的冬牧场。他们沿柯孜勒确库、克得尔和阔力开那尔搭起窝棚，就地住下了。

这时其他部落和家族的人都已经到达冬牧场搬进各自的冬窝子。人们已开始做过冬的准备：向畜圈运干草、刨冻土、掣冬天取暖的粪块、修补住房和棚圈，整修火炉和灶炕……

而布肯其和卜尔沙克两个家族到现在还不知道今年在哪里过冬？该向何处去？短短几天时间，他们竟变得和外流与逃荒的难民一样。

库南拜叫来能人居玛拜交待说：

“你去告诉苏云德克和苏格尔，他们可以在卡拉吾勒、巴勒庞、塔勒确库随意选择冬牧场！另外阔勒地宁和恰勒哈尔的夏牧场全部给他们！但不要告诉别人，快些搬进去！”

假如个人能在青格斯得到一个冬窝子，占有卡拉吾勒和巴勒庞，另外再得到两条川的夏牧场，确实够合算的。

苏云德克、苏格尔觉得自己并不吃亏，已决定搬去。今天一清早，他们两家，还有捷克山背着布肯其家族的其他人家牵骆驼、备套绳、拆窝棚。正当他们忙着归拢家什，捆绑行李时，布肯其和卜

尔沙克家族中已有二三十人轻装上马。这是由贫苦牧民结成的一伙。其中有块头粗大已届中年的代尔肯拜。他来到柯孜勒确库边缘捷克山的阿吾勒，叫出捷克山和捷特普斯说：

“你们撇开众人往哪儿逃命去？不许离开！不要搬！大家有难同当！先别忙着拆你们的窝棚。”

捷克山不敢反抗，只好试探地问：

“亲爱的，你们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你们俩人先上马，跟我们走！到苏云德克、苏格尔那里去再说！”

捷克山和捷特普斯无可奈何地骑上了马。

这伙人到了苏云德克和苏格尔那里，什么也没说，只是要他们停下来，不许挪动。苏云德克也只好听从，可又问：

“好吧，说说你们的主意！冬天已经举着屠刀来了。冻得老人们一声接一声地咳嗽，孩子们哭哭啼啼，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可怎么办呢？”

代尔肯拜立即回答说：

“苏云德克、捷克山、苏格尔，你们三个骑上马！带领我们，走！找布皆依去。偷偷离开众人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们去找布皆依，他是我们的族亲，不能看着不管。如果实在没有人可怜我们，再作别的打算！”

这伙人中又增加了苏云德克等三人。他们当天中午来到在青格斯山麓下落脚的布皆依的阿吾勒。布皆依的冬窝子在托克伴别特。周围布满树林，牧草茂盛，是一处丰饶的冬牧场。这一处牧营地是他的祖父肯格尔拜特意留给他的遗产。

布肯其的人马刚一到达，布皆依立即派人请来了近处的白达勒和吐素甫。他想，不管怎么说，季格铁克家族的意见应当一致。

在这次集会中苏云德克没有明确表态。他只是支支吾吾地说：

“你的这些本家弟兄到你这儿来了，投靠你来了！你看怎么办好？你给大家拿个主意！”

布皆依还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为这只是苏云德克本性懦弱，不敢对库南拜有反抗的表示。便撇着嘴，从胡子下扑哧地笑了

一声。但其他多数人却不像苏云德克那样软弱。代尔肯拜因为讨厌苏云德克那副窝囊像，便铁青着脸，扭过头去。他觉得布皆依是在冷笑，便郑重地：

“布皆克，我们不能总这样爬着走吧！不敢迈开大步，常被摺在后边，狗也啃，鹰也啄！……不要总是向我们喊‘趴下！趴下！’而要给我们出些好主意，让我们也挺起腰，做个真正的人，真正的男子汉！”

白达勒很欣赏代尔肯拜这种性格；喜欢他讲话直来直去。而他自己也是这种不肯弯腰、渴望拼搏的人。从白达勒身上可以看出季格铁克家族的进取精神。

“喂，苏云德克，你应该向这个代尔肯拜求教。这才是男子汉的话！真是好汉出在穷人家。”白达勒说着挺了挺胸脯，满意地望着代尔肯拜。

布皆依认为，解决这次争端，不宜先动武，而应当讲理。如果有可能，他打算先在众人面前揭露库南拜，让库南拜现出原形。对于布肯其家族，布皆依认为，也应当向他们讲清楚明天可能发生的事端和后果。这样才比较稳妥。

“布别恩，卜尔沙克！你们都是我的骨肉兄弟。欺侮你们，就是欺侮我！我不会撇开你们不管，只顾个人安危。不过库南拜讲话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和睦相处，真的像手足兄弟一样。听说他提到塔勒确库、卡拉吾勒、巴勒庞等几处冬牧场。你们可曾想过他的用意？”布皆依看了看在场人们的脸色，沉默了一阵又接着：“这是要把季格铁克和布肯其的牧场连在一起。谁都知道，堂兄弟的孩子做邻居是不会和睦相处的。库南拜就是要我们住在一起，成天为五棵野燕麦、为一口水争吵。从而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成为永世冤家。但他的想法，不一定都能如愿。本家终归是家！如果有一天，你们到塔勒确库和卡拉吾勒来，这里会有现成的地方给你们住。我会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高高兴兴地和大家分享。但这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讲理。季格铁克和两个家族的关系同样远近。我们不管这事还能有谁管！”他望着吐素甫：“先对库南拜指出‘这是专横无理，是以势压人！’其他该说的、该做的暂且留在后边

……可以吗？”布肯其所有在场的人和白达勒、吐素甫都表示赞同。

“吐素甫，那你就骑上马，把这些话带到库南拜那里。请他今天就答复！”布皆依结束了他的话。

这时白达勒接着说：

“一定要把话讲清楚，该说的都说出来！我们过去总是不敢讲，话都憋在肚子里。这一次即使和他闹翻，也要大胆地讲，把众人的怨恨都讲出来！”他的语气里就带有愤慨。这无疑是在给吐素甫壮胆。

吐素甫带着人们的重托，傍晚时刻到达了库南拜的住宿地。

库南拜要安排他的正房夫人昆开在卡拉确库过冬，此刻正在这个阿吾勒。黄昏时分，吐素甫把库南拜单独请到一个小丘上，交谈了很长时间。话是从“团结，友好”开始讲起的，最后吐素甫才说：

“你做的这件事不但布肯其反对，整个季格铁克家族都表示不满……”话还没有讲完，库南拜猛然转过头，厉声呵斥道：

“难道季格铁克要为众人鸣不平！？那好，克烈、瓦克和斯班部落都有不满情绪。周围的人都在怨恨。恨谁？恨的是偷、抢、拐骗他们牲畜的季格铁克家族。正是白达勒、布皆依，还有你吐素甫……恨的就是你们。与其讲布肯其的事，不如先整顿你们自己，管好你们那些盗贼！”

吐素甫气愤已极，他也扯开嗓门：

“为非作歹的人无处不有！库南拜，难道布皆依和吐素甫本人是贼不成。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出面调解，仅仅因为我们讲了姐妹们的眼泪，就要受到你的指责？难道你要平白无辜地责备我们？如果布皆依、吐素甫本人手不干净，你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清白，没有任何罪过，你还有什么话可讲？！”

“我说的话算话。你们有罪，你们的手不干净！”

“那好，现在是黄昏^①……你现在就指出我们的罪过！”吐素甫逼近库南拜，气得浑身发抖。

① 黄昏：穆斯林认为黄昏是圣洁的时刻。

“听着！你告诉布皆依，不要给我设陷阱。不要藏在别人身后向我开枪。他要不听劝告，那就让他把所有的子弹都射到我身上。但别说我事先没有打招呼。今后会有苦头的，而且要他自己去承受。你呢，把克烈和瓦克的牲畜退回去！我要强迫你退。明天我就要为你召集会议。这是第一。第二，让他少管布肯其的事，让他撒手！你也要撒手！你不配做仲裁人。我的话不能由你来评判。……你要是想自找麻烦，就别插手我们的事！你要插手，我就认为是有意挑衅。去，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一句不漏地告诉布皆依和白达勒。”

话到这里结束了。两人不欢而散。

(四)

第二天接近中午时，买巴沙尔的两名听差——喀木斯拜和居玛古勒来到季格铁克的阿吾勒，鬼鬼祟祟地窜到一家冬窝子的门后。

住在这里过冬的共有六家。所有人家的守门狗同时向听差们扑来。听差们一边挥舞皮鞭，一边呵斥着，好容易把狗赶跑。

正在门口玩耍的孩子们，一见这些恶狠狠的听差，一个个像老鼠进洞似的，都钻进屋里躲在门后了。

吾尔昆拜灰褐色的大屋子里坐着许多男人。除主人以外还有考岷、喀拉恰。这二人是布皆依的近亲。这时一个梳着抓髻的小姑娘从门口跑过来钻到吾尔昆拜怀里：

“听差！爸爸，听差！”

连小孩子都知道听差一来就会引起争吵。

两个听差肩上挂着皮革制的挎包，胸前吊着好大的几枚铜证章。他们刚迈过门槛，小姑娘就向她爸爸：

“看，就是他们，爸爸！”她紧紧偎在爸爸怀里。

“喂，亲爱的，你们在吵什么？”吾尔昆拜用不太友好的语气问。

“有急事，有紧急命令……我们忙得很！”喀木斯拜说着坐在上首。居玛古勒单腿跪坐在灶坑旁。

“嗯，什么命令？又是‘群众搬走了，敌人追来了’吗？”喀拉恰锁紧眉头，用愤怒的目光直视喀木斯拜。但刁顽的听差毫无畏惧地：

“命令是让你们搭毡房。喀拉恰、考岷，我们是来找你们的。要在你们和吾尔昆拜三家的阿吾勒召集会议，要集中群众。克烈、瓦克告状的人们都要来。要让几个部落的人碰头商量。要让盗贼退回牲畜……”

“这是谁讲的？”考岷直逼着问。

“是谁要让盗贼退牲畜？”喀拉恰也紧逼着问。

“只让盗贼退呢？还是平民百姓也得负担呢？”吾尔昆拜也突然插了句话。

所谓的集会，不过是给老百姓增加负担。这意味着许多部落和家族的讼师、讼棍要住在这里，意味着本部落那些高大、肥胖、馋嘴贪吃的大小毕官，不慌不忙地住上一个多月，早点、午餐、晚宴由他们尽情享用。

人们都很清楚，在哪个阿吾勒召集会议，哪个阿吾勒就要承担巨大的开支；就要失去安静，经受一连串的烦扰。所以哪一个阿吾勒得罪了当官的，肯定会在他那个阿吾勒召集会议。

喀木斯拜心里明白，这个阿吾勒是很难同意在这里召集会议的。他们虽然不向部落总管和大苏丹讲，却会不停地和听差争论。可买巴沙尔的命令是严厉的，是不允许抗拒的。

“是当官的下的命令。是库南拜和买巴沙尔下的。你以为是我的命令不成？”喀木斯拜说着瞪了喀拉恰一眼，接着：“快，快点行动！商议一下就准备毡房。把你们阿吾勒所有的毡房支在这里！肉食问题也要由你们解决。让季格铁克家族先准备五十只绵羊。该分到哪几个阿吾勒，现在就要定下来！”

考岷很清楚，做听差的人既不懂话，也不讲道理。他决定不再和他们争执，先和近处的白达勒商量。于是向吾尔昆拜和喀拉恰：

“你们两个听我说”，他沉默了片刻：“这不只是我们几家的灾难，而是整个季格铁克家族的灾难。布皆依的家住得太远，没办法和他商量。白达勒的家就在附近。喀拉恰，你立刻骑上马去和白达

勒商量一下。好向听差们做个回答。”

“对，就这样办！”吾尔昆拜表示同意。听差们也没有反对。

喀拉恰没有吭声，站起来就出去了。

听差们这才放下心来坐着喝茶。吾尔昆拜虽然没有和这两位听差争论，但对买巴沙尔的命令非常恼火。在整个托布克特部落里，如果说有哪一家的锅里没有煮过来路不明的肉，那就是吾尔昆拜家。

听差们没有等多久，就听到外面急遽的马蹄声。有几个人很快从马上下来，拴好了缰绳。

来人正是喀拉恰。他领来了好几个小伙子，都是他和白达勒手下擒贼的能手。居玛古勒是个比较狡猾的听差。他觉得来这么多人，有些蹊跷。便问：

“噢，来这么多人干什么？”

一个叫阔加汗的大个子小伙子立即回答说：

“不是说：‘如果敌人侵犯你父亲，你可以跟着侵犯’吗！我们是要把季格铁克所有的牲畜抢过来给你们的！”

“不需要所有的牲畜，五十只羊就够了。如果剩下的牲畜多，等失主来了让他们认领……你忙什么？”喀木斯拜气得几乎要发作。

“难道你是向失主发还牲畜的？”喀拉恰单腿跪坐到喀木斯拜跟前。

“就算是吧，你又怎么样？……”

“你这个嗜血成性的家伙，人们叫你整苦了，你还要继续当狗腿子不成？”

“喂，你给我住口！还是乖乖儿告诉我白达勒是怎么回答的！”

“回答？……这就是回答！”喀拉恰突然跳起来，挥动兔儿条杆的粗皮鞭在喀木斯拜头上连抽了几下……

正盘腿而坐的喀木斯拜也忽地跳起来……这时吾尔昆拜向屋里的小伙子们大声命令道：

“抓住，揍这两个狗东西！”

居玛古勒和喀木斯拜也不示弱，一边骂着一边还击。但十几个小伙子可不是好对付的。他们也不吭声，一齐围过来把两个听差摔

倒，用膝盖连续磕了几下。

“这就是白达勒的回答。他让打烂你们屁股；打得你们浑身是血再送到买巴沙尔那里。叫你们也尝尝滋味！”喀拉恰亲自骑到喀木斯拜脖子上，用皮鞭在他脊背和臀部狠狠地抽打了一顿。居玛古勒却被吾尔昆拜和别的小伙子痛打了一顿。

两个听差遭到季格铁克家族一顿毒打，遍体鳞伤。他们带着满脸血迹，骑着马一直跑到卡拉确库南拜面前。

白沙勒、买巴沙尔正和库南拜在一起。库伦恰克家的巴吐尔孩子纳旦拜、玛纳斯也在这里。另外还有额尔格孜拜家族的朱曼、托列别日德以及众多的年轻人。屋子已挤得满满的。

库南拜静静地听着，脸色煞白。少顷转向白沙勒指着两位听差：

“这不，看到了吧！怎么能算手足兄弟？！布皆依的皮鞭不是打在他们身上，而是打在我身上……你们都站起来！”他向所有的壮丁大声命令：“去把吾尔昆拜，就是在他房子打人的那个家伙，立刻给我绑来！”

没有一个人说话，库南拜也没有再吭声。十个壮丁，其中包括库伦恰克家的两个孩子立刻骑马出动了。

暮色苍茫里这伙人赶到吾尔昆拜的阿吾勒。他们见男人就追着鞭打，吾尔昆拜被他们从屋里拖了出来。一开始他曾反抗，但他知道反抗只会遭到毒打，再没有吭声。

吾尔昆拜的双手被反绑着。他咬紧嘴唇，眉头拧在一起；脸气得发青，看不到一丝血色。他下狠心要使劲挺住。这时他被强迫骑到一匹肥壮的桔黄色马上。托列别日德骑到他身后，向卡拉确库奔驰而去。当这伙人群经过青格斯山吾尔昆拜的畜圈，沿河向下跑时，夜幕已降，四周一片漆黑。他们又走了一程，蹚过河，踏上盘山牧道。他们刚朝西向卡拉确库方向疾驰，突然从对面杨树林里涌出一批人，大喊道：

“快上！快上！”

“捉住！捉住！”

“打，打死这伙狗东西！”随着喧嚣的喊声，有三四十人同时围

上来，他们大多数骑着青马，手中拿着大棒和长棍。库南拜的人马不甘示弱。他们也举起准备好的棍棒：

“来就来吧！”

“窝迈^①！……”

“打就打！”

一场恶战开始了。山梁上棍来棒去，人撞马闯不停地呐喊着……

躲在暗处突然袭击的是喀拉恰。原来白达勒白天曾对他叮嘱：

“祸已经闯下了，现在要格外警惕！”

喀拉恰一整天骑马待在山头上。暮色苍茫中他看到许多骑马的人向吾尔昆拜的阿吾勒疾驰而去，料到必有敌情。他立即跑回自己的阿吾勒，叫五六个壮丁赶快骑马出发。顺路又叫来考岷阿吾勒的许多骑手。

喀拉恰料定在吾尔昆拜阿吾勒无法克敌制胜，才确定在半路截击。

喀拉恰本人就擅长舞棍。他们阿吾勒的年轻人个个是马上格斗的好手，其中更有阔加汗这样“不可多得”的强手。

双方在狭窄的山梁上相遇。库南拜的打手是由库伦恰克的“五条好汉”之一的玛纳斯率领的。他仿佛预料到途中会遇到埋伏。敌人扑上来时，他镇定自若，一边从腿下抽出栗色大头棒，一边命令部下：

“不要慌！人多也别怕！看准了再打！”

这一场恶战打了好几个回合。玛纳斯把季格铁克的两个人从马上打翻在地。

托列别日德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万一招架不住，就把吾尔昆拜推下马自己逃走。还没等他动手喀拉恰已经冲过来。这时双手被绑的吾尔昆拜已认出喀拉恰的乘马，便大喊道：

^① 窝迈：旧时哈萨克部落间或氏族间进行械斗时，双方都会呼喊自己部落和氏族历史上著名人物的名字，作为口号。窝迈即属于此。以下各章中的情况都属于此。不再一一加注。

“喀拉恰，我在这里，快来救我！”当喀拉恰再回转马头时，托列别日德的马已飞驰而去。虽然马上骑着两个人，但这是库南拜马群里的栗色快马。别的马很难追上。

喀拉恰也冲出重围，紧追不舍。托列别日德频频回头张望，已自顾不暇。这时吾尔昆拜乘机从马鞍上滚下来。

季格铁克方面虽未俘获对方人员，但已救出吾尔昆拜。他们的口号声颇有震撼山岳之势，这时上山支援的人越来越多，四面八方都在喊：

“他们在哪儿？在哪儿？”马蹄的响声也越来越密。

玛纳斯感到形势不利，下令撤退：

“撤！……要边跑边打！……快！”他带头跑走了……

在这次交锋中，库南拜的人虽然没有被俘，但吾尔昆拜被半途劫走了。他们看到季格铁克人多势众，抛下吾尔昆拜逃走了。

对季格铁克来说，夺回吾尔昆拜与白天抽打库南拜的两名听差一样，不但显示了他们的力量，也增强了信心。

(五)

第二天早晨，天气突然变化。人们已接触到寒冬的气息。

青格斯有一股罡风。这股风春天会卷走积雪，露出山坡上的牧草和芨芨墩，有利于牲畜的春牧。青格斯的风冬天也有利于畜牧业。每次起风要连续刮一周到半月，直到刮去积雪，露出片片冬草；刮去滞留在牧人眉宇间的愁云。

青格斯的风是由南向北刮的，因而不会带来很多寒气。但风势之猛却是罕见的。会把地面上的砂砾吹得遍地飞走。而干草，除了茵陈蒿和低矮的茅草以外，其他茎杆细长或根部松弛的草，会被连根拔起。

青格斯山区最好的牧草要数茵陈蒿。对绵羊来说，这是最有营养的优质草。而青格斯的冬窝子，称得上是绵羊越冬的安乐窝。

正因为青格斯山区是牧羊的宝地，因此寻找冬窝子的人都垂涎这块地方。然而一到秋天，青格斯山的风，却不像其他季节那样讨

人喜欢。只要秋风乍起，立刻阴云密布，寒气逼人。今天刚一起风就下起了雪糝。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外面吹着冷风，毡房里的人们都蜷缩在一起。往年每到此刻，青格斯山坡和山坳里的阿吾勒先要搬到冬窝子近旁静观天气的变化。

今天，许多人家已经拆掉毡房，把行李、家什搬入院墙内，住进暖和的土平房。可是当众人忙着过冬准备时，库南拜在卡拉确库的阿吾勒却像准备祭宴，乱作一团。

自从玛纳斯败阵回来，详细汇报了吾尔昆拜途中被劫的情况后，库南拜的阿吾勒不断派人和周围各地联络。

由白沙勒在这个阿吾勒召集的头人会议还没有散。额尔格孜拜家族住在附近的所有男丁，已经骑马集中到这里。另外，负责联络的人出去后，不断有十个一群，二十个一伙的骑手从四面八方赶来。

库南拜从集中的人群中挑选了十几名精壮小伙子，由买巴沙尔率领，先去布肯其家族的住地。

布肯其家族还没有离开柯孜勒确库。买巴沙尔刚一到达，即勒令他们立刻搬到塔勒确库和卡拉吾勒。苏云德克和苏格尔两人早已做好搬迁准备，就等找这样一个借口。只要他们一搬，布肯其家族的其他人只好跟着搬走了。

今天搬迁的不仅仅是布肯其家族，库南拜的家族中也有搬迁的。如泽列所住的大阿吾勒，另外还有毗邻的额孜谷特以及喀拉巴吐尔、居万塔亚克等部落和家族的阿吾勒，这些人，大部分常年和乌丽渐在一起，冬天住在吉迭拜和巴拉克冬牧场。

库南拜一直到今天没有让这些阿吾勒住进冬窝子，他是想把本家族的人都集中在一起搬迁。可天气突然冷起来了，不能再让老母亲泽列和乌丽渐身边的孩子留在这里挨冻。

所有的孩子都在催老奶奶泽列和乌丽渐：“我们冷得很，快搬到冬窝子吧！”是泽列叫来库南拜，逼着他搬迁的。

把这些阿吾勒打发到冬窝子以后，库南拜才能像今天这样处理青格斯山区的纠纷和转场诸事。

一大清早各地的骑手就一批批向这里集中。到中午时分已形成

庞大的队伍。这些人手持各种武器——长棍、大棒、长矛和月牙斧。是准备去袭击和械斗的。

在这部分人中，除额尔格孜拜家族外，还有来自托尔盖、托湃、居万塔亚克、阿涅特、沙克—托嘎勒克等部落和家族的人手，另外还有一个人数较多的是阔特巴克家族。所有这些家族都是沿着从曲乃、齐伊、吉迭拜、克得尔一直到青格斯这一纵深地区过冬的。这里的冬窝子都离卡拉确库不远。

正当中午时分，衣冠楚楚的库南拜带着白沙勒、买巴沙尔走到外边，向集中的人群大声呼喊发布了命令：

“弟兄们，现在一起上马！”

人们纷纷上马。额尔格孜拜家族的壮丁们首先拿上了武器，其余的也都跟着拿上了自己的棍棒和长矛、大斧。

风越刮越大，天气也变得寒冷。从早晨下起的雪糝不停地打在人们脸上，已经盖住地面，周围一片苍茫。大块云雾，正翻过青格斯的峰峦，快速地向这边滚来。

库南拜坐在他高大修长的枣骝马背上，正向四周观看天气。他心里想：“对面看不到人，这太好了！”他紧蹙双眉，眉心的两道竖沟此刻变得更深了。脸上的胡须也显得比往日长。他那只大而锐利的独眼，迅速地向周围扫视着。他见人们都已上马，看了看站在两旁的白沙勒和买巴沙尔，接着发出了命令：

“出发！”

大批人马踏着板结的冻土，耀武扬威地向季格铁克家族走去。

库南拜等人的坐骑，踩着平稳快速的步子，走在队伍前面。

中午刚过，库南拜的队伍已登上托克伴别特西边悬空的山嘴。

布皆依的冬窝子出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看得出他们已搬进院墙里的土平房。烟囱里冒着燃烧粪块的一股股黄烟。

院子周围有密集的人群，但都没有骑马。院墙周围也只是一两匹备鞍的马。库南拜立刻发现，所有备鞍的马都带着简易绊马索在冬窝子前后狭长的林间草地上啃草。……

阿吾勒里的人群，一发现额尔格孜拜家族的大队人马，立刻向自己的坐骑跑去。他们也拿着棍棒、长矛，做好了抗击的准备。

库南拜的人马如果稍微迟误，对方会全部跨上战马。这将成为一场势均力敌的拼杀。库南拜掌握敌情后迅速扎紧帽耳的绳结，挥舞皮鞭，喊着口号冲上去：

“快上！快上！窝勒加依！窝勒加依！”

满山遍野都是口号声：

“额尔格孜拜！额尔格孜拜！”

“托湃！托湃！”

“窝勒加依！窝勒加依！”人们催动战马，呐喊着向前冲去，仿佛堆积的干草在烈火中燃烧似的，大地在震撼中发出令人心怵的声响。

集中在布皆依阿吾勒的人数远远比不上来犯的敌人。看来季格铁克还未做好充分准备，似乎未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按照人所共知的惯例，像这种大规模的械斗，总要双方事先商定地点，然后才集中兵力。而库南拜却违犯常规，突然侵犯。

集中在布皆依周围的只有季格铁克家族中住在青格斯山区的一部分人。住在山下巴勒庞、齐伊两地的季格铁克人没有得到消息，甚至住在山里的人多半还在忙着搬进冬窝子的住宅。

整个布肯其家族中只有十多人在布皆依这里。他们是由代尔肯拜带来的。上午，代尔肯拜看到一批批骑马的人手持棍棒、长矛从吉迭拜、木沙库勒、克得尔、阔力开那尔、柯孜勒确库方面向卡拉确库驰去，心里思忖：这必有原因，肯定是袭击季格铁克家族，袭击布皆依的！

上午向布皆依和季格铁克家族报告库南拜那边情况的正是代尔肯拜他们。他们顺路又催促白达勒、喀拉恰、考岷、吾尔昆拜等人骑马赶来。

布皆依院墙前只有四十来人。其中除代尔肯拜、白达勒等人外，还有阔加汗。他们为了更好的保护布皆依，已把他围在中间。

除了这些年纪较大的以外，还有一部分年轻人。他们正准备反击库南拜的侵犯。其中有考岷的两个儿子——膂力过人的巴扎尔阿勒和巴拉嘎孜，有喀拉恰的儿子阿布勒哈孜。另外还有季格铁克家族中布皆依至亲的孩子，如白山布、阿布得勒达、吾拉尔拜等。他

们嘴里喊道：

“肯格尔拜！肯格尔拜！”有的徒步举着棍棒，有的跑到附近草地上牵过已备鞍的乘马，准备迎击。

这时白达勒大声命令道：

“停住！难道把布皆依单独甩在这里吗？要死，就和他死在一起……”

库南拜的人马正在快速逼近，个个举着手中的棍棒、长矛，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哎，糟透了！我太大意了！太大意了！”布皆依心急如焚。他所依赖的只有冬窝子前前后后的那些青年。这时他们有的已骑上乘马。五个一拨儿，十个一伙，举着棍棒向敌阵冲过去。可惜后边的大部分人迟迟捉不到自己的乘马。这时库南拜率领的骑士们高呼“窝勒加依”向这些徒步的人压过来。

库南拜在马上向左右两方各分出一百人马。他们吼叫着向绊着腿啃草的乘马横冲过去。所有马背上的鞍具都被棍棒打得粉碎，马匹全被惊散。前边已骑上马的少数人向库南拜的侧面反攻时，也被库南拜率领的大批人马冲得七零八落。

库南拜中路的兵力更为雄厚。从正面反击的人几乎无法靠近。每冲过来一个，立即遭到四五十根棍棒的围攻，刚一接触，即被击退。

战马被惊散的布皆依的战士，决心徒步迎战。他们向库南拜的人马怒吼着：“滚！滚！”然而步行的人哪能和马背上的人抗衡？骑马的人凭借马的冲力抡开大棒时，会打得地面上的人连连栽几个跟头。

离开冬窝子迎战的青年们已溃不成军。而敌人却凭借人多势众，乘对方防备不足，节节逼近，气焰更盛。这时山谷里尽是他们的吼声：

“艾多斯！艾多斯！”

“额尔格孜拜！额尔格孜拜！”

“托湃！托湃！托湃！”他们从远祖艾多斯喊起，逐渐喊到曾祖、祖父一辈死者的名字。当接近季格铁克的队伍时，为震慑对方

阵容，又齐声大喊：

“冲啊！杀！”

阻击部队彻底溃散了，库南拜的大批人马从四面八方涌向冬窝子。顷刻间一片混乱。到处是人的呼叫声、吵嚷声、各种器械的撞击声……整个冬窝子已变成交兵的战场。

布皆依一伙，依然站在自己冬窝子前面。他们个个义愤填膺，高举手中的棍棒，守卫着这块阵地。

“完了！全完了！”看到周围的地盘已经落到敌人手中，白达勒高喊道：“撤！向院墙里面撤！守住每一道门，决不放他们进来，要决一死战！”他把所有人带进院内。

白达勒和布皆依站在大门口，他们周围是一批青年，其中有巴扎尔阿勒、巴拉嘎孜、阔加汗这样的勇士。

敌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他们正在向库南拜身边靠拢，等待新的命令和指示。库南拜依然稳坐在马背上，被人们围在中间。

这时，代尔肯拜已把一支带有支架的土枪架在布皆依和白达勒两人中间。他是从后院跑出来的，不知是从哪里找的这支枪，枪弹的捻子都已摆正，只要一点火，子弹即会射出。代尔肯拜慌忙中用肩头碰了碰布皆依，向他请求：

“这个独眼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一定要除掉我们！让我先开枪，干掉他！”说着便用火石打火。

布皆依使劲拽了他一把，没让他点火：

“不要点火，拿走！如果祖先有灵，我倒要看看他怎么逞凶！？”

库南拜这时却在大喊着发布命令：

“给我一个个拉过来！从洞里拉出来！把这些顽固的奴才手脚都捆住，拖过来！”他让买巴沙尔率领的额尔格孜拜家族徒步向各个院墙冲击。但他们被挡在门外了。这时库南拜又命令阔特巴克、托湃、托尔盖家族的人马：

“冲！从马上下来！一齐冲！”

守在白达勒和布皆依身边的巴扎尔阿勒、巴拉嘎孜、代尔肯拜等人都曾拼死反抗。无奈众寡悬殊，对方像受惊的羊群呼啦啦涌进

院内。

由于院内棚圈太低，巴扎尔阿勒和代尔肯拜无法挥动长棍。在很短时间内季格铁克又有四十多名战士被俘，一个个被拉出去了。

从喀拉恰和吾尔昆拜开始，所有青年人一个个被拉到院外。每拉出一个，立即有五到十个人围上来用皮鞭抽打……喀拉恰和代尔肯拜等虽然被打得满身是血，仍在不住口地大骂。他们把一切诅咒都集中在库南拜身上。然而这些咒骂被众人的喧闹声淹没了，库南拜并没有听见。

“打，用鞭子抽打！不要手软！……看他们季格铁克哪个敢再造反！”正在指挥打人的买巴沙尔狠狠地说。

确实有几个心狠手辣的打手。为首的正是喀木斯拜和居玛古勒两个听差。

库南拜对如何惩罚前面被拉出来的人，并不感兴趣。他的眼睛正死死盯住那座院墙的大门。季格铁克的人正从那里被拖出来。

库南拜咬牙切齿等待的只有一个人。这不，他终于被带出来了。这就是布皆依。布皆依和别人不同，他从容不迫地走了出来，似乎并未受挫，甚至皮帽子也像平时那样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衣服也不像其他人那样有撕破的痕迹。他被许多额尔格孜拜家族的人围在中间，没有谁推推搡搡。

库南拜在马腿上狠抽了两鞭，迅疾跑过来。白沙勒也磕磕马腹和他并排跑来。库南拜向买巴沙尔和喀木斯拜大声命令：

“抽！用鞭子抽！”

喀木斯拜和居玛古勒立即揪住布皆依衣领，一推一拉要把他按倒。

“用鞭子抽！撩起衣服抽！”库南拜浑身在抖动。

“瞎子！让你的眼珠子迸出来！喂，库南拜！祖先的亡灵会惩罚你！不得好死的！”布皆依吼着骂了两句。这时他已被压倒在地，皮袄和棉衣都被卷上去了。当人们看到他腰和背部白净的肌肤裸露在外面时，全都屏住呼吸一声不响。这时喀木斯拜举起了手中的皮鞭。但当他的皮鞭刚要落下时，突然闪过一个人，扑到布皆依身上，挡住了鞭梢。

这人名普夏尔拜。属于阔特巴克家族，是跟着库南拜一起来的。普夏尔拜是布皆依在阔特巴克家族中的同庚^①和至交。

“哎！够了，够了吧，库南拜！别打，别打！”普夏尔拜一边护住布皆依的身子一边喊。

库南拜火冒三丈，气冲冲地举起自己的皮鞭：

“打，连这个狗东西一起打！”

这时有人突然从库南拜身边大喝一声：

“打个屁！”这是白沙勒的声音。库南拜猛然转过头，目光几乎要刺透他，但发现白沙勒脸色特别反常。然而库南拜也没退缩，依然喊道：

“打，两个一起打！”这时买巴沙尔为首的几个额尔格孜拜人和听差都挥起了皮鞭。

皮鞭同时抽在布皆依和普夏尔拜身上。

这时白沙勒驱策自己的坐骑挤进来。他闯过买巴沙尔去抢救普夏尔拜，同时大声疾呼：

“阔特巴克！阔特巴克！跟我走，阔特巴克！”这几声口号顷刻间把阔特巴克家族的后裔从库南拜队伍中分离出来，倒向了季格铁克。

但这时季格铁克家族中能和他们一起来反抗库南拜的人数已很少。因此他们没有和库南拜的队伍交锋。然而白沙勒义愤填膺，为布皆依、为普夏尔拜，也为所有兄弟部落和家族伸张正义，关键时刻倒向季格铁克的行动却是事实。

白沙勒的行动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买巴沙尔等人也不敢再打布皆依，只好给他松绑，让他站起来。

布皆依站起来以后，看到库南拜正向外走去，便喊道：

“喂，库南拜！我方才没有允许人用枪打你，你却让人往死里打我！你别忘掉这个！”

库南拜把阔特巴克家族以外的人手又集中在一起。这依然是个庞大的队伍。他又带着这支队伍返回卡拉确库。

^① 同庚：也译作同龄、同年。按哈萨克人的风尚，“同庚”是个特殊概念。它意味着同年出生的人可结为至交。同庚之间开玩笑没有任何忌讳。

三、在途中

(一)

黄昏。四周逐渐暗下来。黑夜仿佛是由这间大屋子的几个角落开始，慢慢连成一片的。

这是吉迭拜冬窝子中最宽敞的一间住房。屋子里堆满了壁毯、彩毡、花毯和锦缎被褥等。可以看出，是一个富有的好客的家庭。

阿拜和他的祖母泽列、母亲乌丽渐就住在这里。

没有掌灯。大部分人还在外边照看牲畜。

阿拜坐在朝向青格斯山的窗前，双肘支在窗台上，手掌撑着下巴。祖母和往常一样坐在右边的地铺上哄着三岁的小孙女——艾格孜生的卡姆霞特。她一边晃着摇篮，一边唱摇篮曲。这是一种非常希罕的、古老的曲调。除祖母外，阿拜从来没有听别人唱过。这曲调和祖母自己一样使人感到亲切、温煦、可爱。阿拜小时候，每天晚上都是由这支曲调陪伴着入睡的。它像祖母执著的、永恒的爱一样，至今没有一个音节改样，没有一个词变动。它是温馨夜晚的温馨曲调，是老祖母暮年时的心音。阿拜觉得老祖母略带幽怨、浸透人类之爱的歌曲正是唱给他听的。他多么希望这歌曲能一直这么唱下去。

自从住进冬窝子以后，阿拜每晚都和祖母单独在一起。没有什么人注意他，他也不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要待在冬窝子？阿拜也没告诉祖母。只是每天晚上牲畜快归圈的时候，他要到庶母艾格孜屋里，抱着小妹妹卡姆霞特，哄着玩一阵子，再给祖母抱来。

卡姆霞特不容易入睡。天快要黑了，祖母还在看着她。只要祖母的摇篮曲一停，她的一双乌梅般的黑眼睛就会睁开，眨巴着带有睡意的长长的睫毛开始哼哼，仿佛求祖母再唱一支歌曲。

阿拜已经习惯静悄悄地度过黄昏时刻。他喜欢这样单独一个人待着。有时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独自登上附近的山冈。野外的黄昏，仿佛是他神秘的主宰者，又仿佛是他敬慕的、知心的朋友。

耳朵在听祖母吟唱，目光却投向远方起伏的山峦，在青格斯层层叠叠的群峰间萦回。

离吉迭拜大约二十多里的青格斯山，随着暮色降临，会变得苍青而悠远，给人留下无限寒意。许许多多凝重雄健的山脊和冷峻的峭壁，都静悄悄地矗立着，融进昏暗的夜色里。

那些山里近几天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阿吾勒并不知道。但卜尔沙克、布肯其家庭被逐出卡拉确库，凄凄惨惨地迁往别处，却是事实。

青格斯山的重峦叠嶂如今被灾难的云雾笼罩着——这些阿拜还是知道的。

从山谷吹来一阵阵冷风，仿佛带来了山里严酷的信息。然而一支浸透母爱的歌正迎着冷风震荡。这歌声里有一种特殊的引力，她将使整个世界投入她的怀抱，顺从她的旨意。节奏虽然缓慢，但深沉、含蓄。阿拜感到很惬意，顿觉精神振奋。他的目光从山顶慢慢向上移动，停留在深邃的夜空里。这时一轮满月，在夜空里漂浮着，慢慢潜入一朵黑色云块里，接着出现了一系列精采的画面。阿拜观赏着夜空奇妙的变化，心驰神迷。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月亮是从奶脂般轻柔的灰褐色云朵边缘下潜的。此刻忽隐忽现，似乎在玩捉迷藏游戏，比往常移动得更快。少顷，她仿佛已下沉到云块的深层，不再出现。可随着一道青辉，又见她云团边缘微笑。但突然间，又沉下去。

当月亮再次出现时，仿佛像眼睛眯成一道细缝，或者只向你露出一个侧面，故意挑逗你。她总是这样飘忽不定，忽隐忽现。阿拜这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富于变幻和逗弄人的月亮。还有一次，月亮只剩下一根细毛似的边缘，当她在刹那间消失时，阿拜禁不住一笑……这月亮简直是玩不够的小孩子……一个顽皮而又可爱的小家伙……

突然间，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而混乱的脚步声。……这时乌斯盘

怪笑着跑来。后边哇哇地哭着紧追不舍的是司马古勒——阿拜的同父异母兄弟。他是艾格孜生的，和乌斯盘同岁。

阿拜意识到乌斯盘在欺侮司马古勒，迅即从窗台前跳起来拦住了他。接着司马古勒也跑来揪住乌斯盘不放。乌斯盘进到自己家门后马上摆出打架的姿势，他冲着司马古勒：

“你要怎么样？”说着便动手去抓司马古勒的领口。阿拜把他们两人隔开，转向司马古勒：

“怎么回事？他拿了你什么？”这时司马古勒放声大哭起来。

“盘羊拐，偷了我的红盘羊拐^①……”

“什么时候？，喂，爱哭的家伙！”乌斯盘先是狞笑，接着佯装哭的样子，又模仿司马古勒：“旁羊改……”

阿拜逼着乌斯盘：

“把盘羊拐还给他！”

“他瞎说，我没有拿！”乌斯盘赖着不给。

阿拜毫不放松，动手搜乌斯盘的衣袋。但乌斯盘不愿意让搜。他争持了一阵，从阿拜手中挣脱出来跑到壁炉旁边，又背着手挤进墙和壁炉中间的空档。他旁边正好有一大桶发酵的驼奶——这是乌丽渐每到秋天要为泽列和孩子们准备的奶食。

乌斯盘是故意躲到这里的。他想，如果阿拜再逼他，他可以凭奶桶抵挡一阵。实在不行时，推倒奶桶，给阿拜找些麻烦。阿拜比他劲大，因此这是对付阿拜的惟一办法。阿拜看出乌斯盘的心思，没有去拉他。只是为帮助司马古勒，气冲冲地说：

“快把盘羊拐拿出来！让我看你的手！”说着揪住乌斯盘的耳朵，用力拧起来。乌斯盘连喊带叫，把盖在奶桶上的单子拽下来了。他本想打翻奶桶，但被阿拜挡住了。就在这刹那间，他尖叫着把手中的红盘羊拐扔进奶桶里，然后向阿拜伸开双手，连哭带喊：

“你看！噢依巴呀！……你看，什么也没有！”阿拜没注意他做了什么手脚。但司马古勒因为死死盯着他，清清楚楚地看到红羊拐被扔进奶桶里。司马古勒立刻跑到奶桶跟前，卷起袖筒，把又黑又

① 盘羊拐：比羊拐稍大，敲击时较顺手。

脏的手伸进驼奶里，一直伸到腋窝。接着在奶桶里来回捞他的红羊拐，袖口也浸在驼奶里来回摆动着。阿拜这时因司马古勒的愚蠢而恼怒，随即放开乌斯盘来拽他。不料乌斯盘刚一脱身就跑过来，乘司马古勒伸长脖子望着奶桶，压住他的后脑勺在奶桶里连着按了几下。司马古勒的半个头连耳朵一齐被浸在驼奶里。乌斯盘却哈哈大笑起来。

司马古勒不但没有找到盘羊拐，反被驼奶呛了一顿，鼻子和嘴里都灌进奶液。他又咳又噎，实在气不过，便攥起小拳头向乌斯盘扑过去，嘴里不干不净地：

“喂，不要脸的东西！……”接着又骂了几句极难听、极肮脏的话。他原是要骂乌斯盘，但却旁及乌丽渐。乌斯盘一听愣住了。司马古勒因心里慌乱，自己也不知道骂的是什么话。但阿拜因为骂的是自己的母亲。忍不下去了：

“喂，蠢货！……那是他母亲，也是你母亲。这是谁教给你的，蠢猪！”接着在司马古勒脸上打了两巴掌。

因为是乌斯盘惹的事，阿拜也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下子两个弟弟连哭带叫地同时跑走了。乌斯盘跑去倒在祖母前面，司马古勒却回到自己家去找他母亲……

乌斯盘和司马古勒吵嘴打架是经常的事。他们的和好是暂时的，而打架、吵嘴却整天不断。今天临近傍晚时，乌斯盘去找司马古勒，两人似乎要和好。

司马古勒把自己的全部羊拐摆在地上，特意让乌斯盘欣赏一枚刚刚染红的盘羊拐。

乌斯盘一见盘羊拐，就被吸引住了，再也不愿意离开司马古勒。傍晚，当大人们都去照顾畜群时，只有他们两人留在屋里。乌斯盘专等着屋里昏暗的这个时刻。夜幕刚刚拉开，他就从羊拐堆中偷偷拿上红盘羊拐，跑回自己家里。不料被司马古勒发觉，跟着追上来了。

司马古勒的咒骂激起阿拜的极大愤怒。他怀着对母亲的特殊感情与厚爱在宽敞的房屋正中沉思着停立了好久。

过了一会儿，又听到司马古勒的哭叫声，而且越来越近。同时

听到庶母艾格孜暴怒的呵斥声和急促的脚步声。艾格孜把堂屋的门用力一推，刚迈过门坎，就把司马古勒拽进房子里：

“给你，吃掉他！分着吃掉这个该死的！一起来吧！给你呢！”她声色俱厉的逼近阿拜。

阿拜刚叫声：“姨妈！……”艾格孜立即打断他的话：

“你这是仗势欺人哪！你们一母所生的有四个，人多！”

“我说，姨妈！您总该问问他说了些什么！”

“用不着问！这就是你长大了学会的？你也把他看作小老婆的孩子！”

“天哪！您在说什么呀？！”

“如果打人是好事，明天喀列力从学校回来，他也会这样对待你！”她竟然提起在俄罗斯学校读书的大儿子……好象分住在两个阿吾勒的妻妾两方要动武似的。

“哎哟！姨妈，这是您做母亲的对孩子的教导吗？”

“别跟他们吵！少说话！他们是正房，我们是偏房……活该受欺侮……”她转向司马古勒说。

在自己家里，阿拜忍受不了庶母蛮横不讲理的做法。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喘气都感到困难。但他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眼泪：

“噫！别说了吧！您这是怎么啦！”阿拜再讲不出别的，痛苦地转到窗台前。泽列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他们在吵什么，但艾格孜一进门就这样撒泼，却使她非常生气。现在又看到了阿拜这副痛心的样子。于是让孙女躺好，自己站起来走到儿媳妇跟前，呵斥道：

“滚出去！你夹到我孩子们中间挑唆什么！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艾格孜看到婆婆生气，有些惶恐。她向后退了两步：

“就因为我是偏房！合起来欺负我们……咱们走着瞧……等他明天回来再说。”她指的显然是自己的靠山库南拜——年轻的小老婆总是受宠的。她的话虽然不想让婆婆听到，但却有意给阿拜颜色看。

正当这时，从艾格孜身边传来沉稳而凝重的声音。这是乌丽渐在讲话。虽然她进到屋里已有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平

心静气地听着。

“好啦，亲爱的，差不多了！我是为孩子们着想。你难道连他们都不爱护？”

“我死了算了……”

“再别说了，亲爱的！回去吧！你讲的话我全都不计较。只是别在这里发火！好啦，回去吧！”乌丽渐心平气和地了结了这起纠纷。艾格孜盯住乌丽渐望了一阵，什么话也未讲出来，牵着司马古勒的手走了。

乌丽渐轻轻地叹了口气。她望着艾格孜的背影站了一阵才脱掉外衣。接着从衣袋里取出火石，点着壁炉边上的油灯。当屋里稍稍有些亮光时，她才看清阿拜瘦削的脸。眉头挤在一起，现出痛苦的神态。

“阿拜渐，怎么啦，孩子？”

“妈，我姨妈为什么总犯这种怪毛病？”阿拜说着走到母亲身边。

儿子像大人一样希望了解个究竟。有些事乌丽渐虽然不愿意告诉旁人，却不想瞒自己儿子，决定告诉他：

“孩子！妻妾本身就意味着争执。我们不过是在舔着旧伤疤过日子。你又怎么会知道我的隐痛？”

阿拜虽然理解母亲的痛苦，但不知道此刻自己该说什么，慢慢转过身去走开了。

这时阿拜的长兄塔克渐和嘎比特汗毛拉从外边又说又笑地走进来。他们好像给这里带来了欢笑和喜悦。

塔克渐比阿拜大两岁，喜欢开玩笑和逗弄别人。虽然嘎比特汗比他大好几岁，他却像同龄人一样对待嘎比特汗，随便开玩笑。方才他正在嘲笑这位毛拉说话的声调。嘎比特汗是塔塔尔族。他是几年前从军队中逃跑到卡尔卡拉尔哈萨克地区来的，已经在别尔特斯部落呈一个和额尔格孜拜有些血缘关系的阿吾勒落户。就在他来的那一年，在为约斯坎拜设祭宴时，有人劝告他：

“能找到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庇护你，对你会有好处！”当时就有人领他来见库南拜，希望收留他。

嘎比特汗虽然年轻，但经文很好。从那时起，一直待在库南拜这里。

嘎比特汗为人憨厚，也很随和，很讨人喜欢。但讲话有些走调儿。这个阿吾勒的老老少少都很敬重他。只有塔克渐和他随便开玩笑。

近来嘎比特汗每天晚上都要给人们讲《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今天晚上他按照乌丽渐的提议，要继续讲昨晚没有讲完的一段有趣的故事——《三个瞎子》。

但今天的故事仍然没有讲完。因为正在这时人们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这是谁呢？”有人先问。

“这能是谁呢？走得这么急！”人们正发愣时，听差居玛古勒进来了。

他还没有和屋里的人一一问候，就忙着讲起昨天托克伴别特的械斗。他自己左颊上还带着伤。他把昨天从早到晚所发生的一切，连自己是如何负伤的都详细地叙述了一遍。

他为了让泽列听见，故意抬高了嗓音儿。讲到鞭打布皆依的那一段更显得眉飞色舞。

泽列听说布皆依被打，逼着追问了一遍，接着厉声制止他：

“他可是好人的后代呀！你真不害臊！真该死！在孩子面前讲这些做什么？”

屋里的人，不知是由于尊重和亲近布皆依呢，还是由于老祖母这番话的影响，都默默地不再作声。好像是在为布皆依担心。唯独塔克渐一人称赞父亲的作法：

“嗯，让他也尝尝厉害，再别暗算别人！”

乌丽渐冷冷地：

“别胡扯，你住口！别人做的已经够多了！”和居玛古勒同时进来的老牧工沙泰也听到了这番话。

过了片刻，沙泰给人们讲述了他白天放羊时看到的情景：今天中午布皆依、白沙勒、白达勒等十多人到肯格尔拜的莹地念了经，逗留了很长时间，才骑上马向西朝曲乃方向走去。

沙泰曾和他们的一位仆从攀谈，那位仆从告诉沙泰：

“布皆依他们要到卡尔卡拉尔去告库南拜，因此特意到坟上念了古兰经才动身的。”

等沙泰讲完，居玛古勒才说明自己的来意：是库南拜派他来叫阿拜的。

明天居玛古勒也要去卡尔卡拉尔。他要带着阿拜一同走。听到这个消息，人们心里仿佛升起一团疑云。屋里变得静悄悄的。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所有亲朋都来为阿拜送行。只见居玛古勒牵着一匹备好银鞍的淡栗色大马——这是特意阿拜准备的。阿拜首先走到老祖母面前：

“奶奶，再见！”他用两个手掌紧紧夹着祖母枯瘦的手。祖母嗅着阿拜的额顶：

“愿祖先之灵保护你，祝你一切顺利！我的阿拜渐！”

阿拜向其他人道了几声“再见”，走向自己坐骑。这时他母亲从居玛古勒手中接过马的缰绳，望着阿拜：

“过来！”她接着念了声“比斯米拉”^①！亲自把阿拜扶上马^②。

当阿拜跨上银鞍，收拢裕祥的底襟准备用脚跟磕马腹时，乌丽渐已把自己洁白的手搭在马鬃上。她仿佛有什么话要叮咛。阿拜领会到母亲的意思，静静地望着母亲的脸。乌丽渐向儿子凝视片刻，接着说：

“孩子，大人们有时和好，有时互相争吵，这是常事。你不能听信什么‘冤家路窄’一类的话！见到布皆依时要有礼貌地向他致意和问候。他曾经是跟我们很要好的人。谁是谁非你哪能知道！即使你父亲把他当作仇敌，你也要公正地对待！要做坏事是很容易的；你可一定要与人为善！”

阿拜走了。他一次次回头看送行的人群。人们一直目送着他，没有回屋去。母亲的叮咛还在耳边，他心里已萌生了对布皆依的同情和祝愿。

① 比斯米拉：阿拉伯话，意为“以真主的名义”，穆斯林每做一事前常诵此以求真主保佑。

② 扶人上马是哈萨克人的风尚。表示尊重、友好、亲昵、爱护、祝愿等感情。

(二)

已经入冬多时，地面上积着很厚的雪。阿拜和父亲在卡尔卡拉尔已住了许多日子。

库南拜住在县城正中一座木制的绿色伞形大客房里。这是一位哈萨克通、好客的塔塔尔商人的私宅。

库南拜大苏丹这次领来许多亲朋和随从人员。在他下榻的客房附近，三四条街上分别住着支持他的买巴沙尔、加合甫、喀拉台等人以及他们的同伙。买巴沙尔和库南拜的住所里昼夜有翻译和守备人员进进出出。这里除买巴沙尔的听差喀木斯拜和居玛古勒以外，还有库南拜自己的随从喀拉巴斯等人。

除上述人员外，还有随便跟来的一批青年。在库南拜的随从人员中有个别其他民族的人，这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

很早以前，库南拜就收留了许多其他民族的年轻人。如塔塔尔的嘎比特汗、柯尔克孜的额孜古特、阿拉伯的别耳地和嘉，还有个别高加索人。甚至有成批或整个阿吾勒来投奔他的。

总共三十多名随从人员分别住在八间房子里，卡尔卡拉尔的市中心简直变成了托布克特的阿吾勒。待在父亲身边感到无聊时，阿拜偶尔也到其他屋子里去串门解闷。

今天吃过早点后，阿拜离开父亲向买巴沙尔房间走去。天气晴和。卡尔卡拉尔周围白雪覆盖的山冈闪烁着银光。城外的青山上，松树枝头挂满了酥软的新雪。在阿拜眼里，这座山仿佛童话中翻穿着白羊皮袄的冬爷爷。微风送来一阵阵寒意。阿拜系住狐皮帽帽耳的绳结，想起了祖母。临行时祖母曾嘱咐他：“要经常拴好帽耳的绳结，耳朵里灌进风可不得了。我这不正在受罪！”她用自己耳朵失聪的事，一再叮咛孙子注意防寒。

奶奶身体还好吧！每到天冷刮风，奶奶肯定特别挂牵！——阿拜想起住在吉迭拜的所有亲人，他显然怀念着祖母和母亲！

阿拜穿着一双黑色尖头新皮靴。已经被踩得瓷实的雪在脚下“嘎吱、嘎吱”作响，有时免不了打滑。他的衣着已不像小孩子，

而像真正的青年人。头上的狐皮帽是用黑色天鹅绒缀的面子——近几年来青年人都喜欢戴这种狐皮帽，这和狐腿皮缀合的成年人的皮帽完全不同。在灰鼠皮大衣外面，罩着黑平绒镶边的栗黄色翻领袷袂。袖子不太长。但很贴身。那种袖子又长又宽的样式只能在卡尔卡拉尔县城这里见到。这里人们的衣领也和托布克特的不同。另外托布克特人的帽顶是用六块布缀成的。不像卡尔卡拉尔人的这样只用四块布拼在一起。阿拜戴的帽子正是他们自己部落的样式。阿拜腰间系着绿色丝绸腰带，而不是镶有银饰的皮带。这都是年轻小伙子的标志。

阿拜观察着街道上一批批轻装骑马的人。这些人大部分向库南拜的住处走去，都是些头面人物和爱打官司告状的讼棍。

阿拜已经到了买巴沙尔的住处。

刚迈进大门，阿拜就看到聚集在院子里的许多托布克特人。这里没有他不认识的。都是自家的亲族和朋友，而且都是大人物。中间一位大块头、枣红色脸庞的正是买巴沙尔，他披着一件白羔皮大衣。身边有加合甫、托列别日德和另外一些青年。住在别处的托布克特人此刻也都在这里。

几名小伙子正准备宰杀一匹鬃毛又密又厚的栗色小马。阿拜知道，自从他们到卡尔卡拉尔县城以后，每天都有许多肥壮的绵羊、空胎母马和未断奶的一至二岁马驹，作为送给库南拜的礼物，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看来买巴沙尔是要宰一匹肥马驹犒赏他的部下。

额尔格孜拜家族的这些成员，不仅在县城里受到人们隆重接待和尊重，在来卡尔卡拉尔的途中也同样如此。

这些人对库南拜非常满意。因为是库南拜使他们享有这一切；是库南拜把他们抬到其他哈萨克人之上，受到人们的尊重。栗色小马的肥膘，又一次唤起他们对库南拜的感激之情。在这种场合，他们照例要对“老爷”颂扬一番：

“这一回老爷的威望更高了！”加合甫首先开了腔。

近来托布克特部落的人，也和到卡尔卡拉尔告状的人一样，不再叫库南拜大苏丹的名字，而改称“老爷”了。

“让那些嫉恨的仇人都气死！明天礼拜寺也要完工了……我们

老爷已经是众望所归了！”买巴沙尔得意地说。

“光这座清真寺也够气派的了！”

“卡尔卡拉尔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宏伟的建筑……”布拉汗和托列别日德也谄媚地说。

自从到卡尔卡拉尔以后，阿拜多次听父亲和其他头人提及“清真寺”。他已经看到，父亲的威望正通过清真寺的修建在民众当中迅速提高。

从去年夏天开始，库南拜亲自命令在卡尔卡拉尔市中心盖一座最好的清真寺。今天清真寺就要正式竣工。城里的毛拉、哈勒颇^①以及部落中德高望重的老人都真心拥戴库南拜修建清真寺的义举。

作为伊玛目、毛拉的哈萨克通哈桑·沙拉塔吾两天前来这里时曾对库南拜讲：

“你是从平民中产生的可汗……清真寺在经书中称作柏托拉……是真主的居所……是你在愚昧的草原，在无知的民众中建立清真寺的。你会成为真主喜爱的奴仆之一……”这是他当着许多头人、部落总管和官员的面对库南拜表示的谢忱和祝福。……由于这位喀孜列提把今世和后世的荣誉都加在库南拜身上，库南拜在会后特地派人给他送去一马一驼，表示谢意。

阿拜意识到父亲比其他头人权大势大。他希望更多地观察和了解近在咫尺的父亲。阿拜感到从近处，从身边观察父亲时，父亲就像一个难解的谜。

栗色小马最嫩、最可口的部位已经盛在盘子中端进餐厅。其他房间里的托布克特人也慢慢走向买巴沙尔的午宴。院子里人们来回走动的脚步声更密了。买巴沙尔刚把客人们让进屋里准备就餐时，看见喀拉巴斯从大门进来。

买巴沙尔只好等等他。喀拉巴斯走过来对买巴沙尔和加合甫说：

“阿勒且肯要来……马上要到老爷这里来。老爷特意派我来叫你们……快走！”

^① 哈勒颇：中亚地区清真寺中次于喀孜列提的职位。

买巴沙尔把披在身上的羔皮大衣重新穿好向大门走去。加合甫紧跟在后边。阿拜原想和其他人一起留下来，不料买巴沙尔回过头，仿佛嘲弄似的笑着说：

“阿拜，你也走！……他是你岳公，你该去给岳公请安哪！”

库南拜和阿勒欣拜的友谊，两年前曾导致他们结为亲家。阿勒欣拜的儿子图素普有个叫迪丽达的女儿，许给了阿拜。因此买巴沙尔称阿勒欣拜为阿拜的岳公。

库南拜到卡尔卡拉尔以后，阿勒欣拜不只一次来会见他。附近一带所有的头面人物，提到阿勒欣拜时都带着特殊的敬意，尊称“阿勒且肯”。阿拜还不曾听到有人直呼阿勒欣拜这个名字。在这一带，能和大苏丹库南拜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只有他。有时人们甚至会单独称道他。

整个托布克特部落和卡尔卡拉尔的群众都知道阿勒欣拜属于“喀拉阔克”家族。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毕官特连其，祖父是毕官哈孜别克。很明显，阿拜的未婚妻迪丽达属于名门闺秀。为贵族小姐准备的彩礼当然不同于寻常百姓。从库南拜阿吾勒赶到卡尔卡拉尔的一群群马和骆驼多半都进了阿勒欣拜的阿吾勒。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儿女亲家呢，还是有别的瓜葛？总之，他们的关系极为密切，已经到不分彼此的程度。

正因为这样，适才买巴沙尔和加合甫一听到阿勒欣拜的名字才急急忙忙地跑来。

每次提到阿勒欣拜的名字，只要阿拜在场，买巴沙尔从不放过他，总要嘲弄一番：

“那就是你的岳公……这一带最大的人物。记住不要随便闯进他房子！……进去时要向他请安！”方才他也正是这样挑逗阿拜的。

买巴沙尔的玩笑，常使阿拜受窘。因此他也常躲着阿勒欣拜。然而有一次，库南拜和阿勒欣拜特意打发人叫来阿拜，叮嘱他要“大方”些。……当阿拜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时候，想不到还有人像取笑阿吾勒的妇女一样用阿勒欣拜的名字来取笑他。这使阿拜对阿勒欣拜这个名字多少感到腻烦。

像买巴沙尔、托列别日德，还有居玛古勒听差那样经常“丈人

家”、“未婚妻”、“待嫁的姑娘”等联系迪丽达的名字所开的玩笑，弄得阿拜甚至不敢想象迪丽达本人。对于自己的婚事阿拜总有一种羞怯感。

此刻，当他们几个人一起走在街上时，买巴沙尔对阿拜多少改变了往常那种轻慢的态度，他好像郑重其事地说：

“等庆祝清真寺落成的活动结束，腾出手来吧！到时候我有重要的话对你说……别生气，难道你还小吗？已经是大小伙子了！你以为赶到阿勒欣拜阿吾勒的牲畜都是白送的！这次从卡尔卡拉尔回去的时候，我有事和你商量。”

阿拜像往常一样，皱着眉头没有做声。他意识到买巴沙尔要讲什么，不想理睬他。

“别拖拖拉拉！要讲，现在就讲好了！你以为阿拜不懂这些事吗？他心里全都明白！”喀拉巴斯插了一句。

“好啦！好啦！喀拉克！就算你让我骑了一匹马吧^①！可别这样夸奖我。”阿拜说着把手塔在喀拉巴斯的肩膀上。

阿拜和喀拉巴斯说话比较随便，不像和买巴沙尔说话那样拘谨。另外，他很喜欢喀拉巴斯的谈吐和性格。有时会带着孩子气和他说笑。

“等手头的事办完……我说话是算数的……我还要和你谈……要认真地谈……”买巴沙尔的话越显得神秘了。

阿拜心里想：“他肯定和父亲商量过……看来不是在开玩笑，恐怕这都是真的。真烦人！”阿拜神情懊丧……不知为什么只要提起这件事，便特别不安……越这样，他的心离迪丽达越远。迪丽达这个名字仿佛是套在他头上的笼头。

除了惊异地瞪着眼睛，皱起眉头，表现不愉快以外，阿拜对于买巴沙尔这样的长辈，是不敢用语言顶撞的。

说话间他们已经到了库南拜住处。一进大门就看见院子里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在这个大院落的各个角落，来自不同地区的上诉者、部落总管、毕官等，或三五人，或

^① 这里是指送了一匹马。哈萨克以送马表示尊重、友谊、奖励等。

八九人围坐在一起，正在进行重要的谈话。谈话内容涉及审问、判决、祝愿、承诺、处罚、指责、和解、怨恨等各个方面。从他们的皮帽和袷衫可以明显地看出，大多数人属于波先部落……偶而可以看到从巴尔喀什湖边来的达旦托布克特人；还有个别达干德克烈人。他们穿着毛织的切克曼，戴的是尖顶皮帽。

对集中在这个大院里的各个部落的人，除了可以从他们穿戴上区别以外，还可以从他们坐骑的火印上加以区别。昨天喀拉巴斯向阿拜介绍了各个部落的不同火印。阿拜穿过院子时，看着拴在各自主人附近的坐骑，审视着臀部的火印，分辨着坐骑的主人来自那个部落：那种由两个圈构成的“双目”火印，是阿尔根、波先部落的。有“童鞍”印的是克烈的。那一匹青马呢？噢，噢，“勺形”火印是属于乃曼的。原来这一带也有乃曼部落的人！……还有两处的坐骑打着酷似“M形”的火印，这是托列部落的。阿拜原想在院子里多看看这些印记，但大人们没有停步，全都向客厅走去。加合甫走在前面，首先推开了库南拜住房的门。其余人一同跟着走进来向库南拜请了安。

宽敞的客厅中间，从门口一直到正面墙根下铺着华贵的红色地毯。四面墙壁上，按照城市人的风尚挂着皮袄、刺绣的跪垫和边上带有图案的经文箴言。床上尽是丝织品、羽绒枕等，四周是丝绒网眼花边。阿勒欣拜和库南拜正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用胳膊肘撑着厚实的白枕头。当进来的人大声向他们请安时，他们只是嘴唇微微一动，漫不经心地作了还礼的表示。

进来的人们分坐在库南拜和阿勒欣拜两旁。这时阿勒欣拜正在说话。他望着进来的人们停住了，库南拜示意他：“您讲您的！”

阿勒欣拜长得厚墩墩的，脸色红润，但胡须已斑白。他穿着黑色窄袖紧身上衣，外面披着狐腿皮缀合的大衣。头上戴着银灰色哈萨克式小花帽。可小花帽未能遮住他的两鬓。不久前剃过的银发正在重新长出来，但稀稀拉拉，遮不住他的秃疮。他望着门，翘着又尖又高的鼻子：

“白木润也很不高兴，他好像心里有怨气……”阿勒欣拜讲到这里时，库南拜蓦地抬起头，转过身子。阿勒欣拜审视着库南拜发

青的脸色，接着说：

“白木润说‘我要请布皆依吃饭，阿勒欣拜说库南拜不赞成这样做。难道阿勒欣拜要让托布克特人到我家来掌勺不成！’显然是在怪罪我……”

“白木润和那个人谈过话吗？他为啥要给那个人当帮凶，他讲没讲这个？”库南拜故意绕过有损于他的话题。

阿拜心里明白“那个人”是指谁。

前些日子库南拜和阿勒欣拜谈了很久。最后库南拜针对布皆依讲了一句带有威胁性的话：“让布皆依不要告我的状，绊我的脚。不然，我要给他穿上囚衣，赶他去服苦役。我决不会轻易罢休！”库南拜和布皆依之间的谈判正通过阿勒欣拜和卡尔卡拉尔的另一名权贵——白木润进行着。

今天阿勒欣拜大概是要告诉库南拜谈判进行的情况。

白木润是支持布皆依的。这不但可以从方才的谈话里看出来，还可以从库南拜多次愤激的话里听出来。方才的谈话也是那一种腔调……白木润说了什么，库南拜并不感兴趣，因为他的对头并不是白木润。

白木润的怨气是无足轻重的，他的怨气只能冲着阿勒欣拜，碍不着库南拜的事。再说，阿勒欣拜也只能像方才那样轻描淡写地向库南拜提一提，他不会说“为了你，我连自己的本家白木润都得罪了！”——阿勒欣拜不是那种人。

阿勒欣拜和库南拜的交情，近几年来经过了多次考验。“亲家”加“密友”比同宗亲得多。他们互相都不计较对方给自己造成的小麻烦。因此阿勒欣拜抛开方才的话题，准备转达库南拜等待的回话：

“让我先转达他的回话，然后再商量对策。布皆依对你的话是这样回答的：‘囚衣不是我们老爷裁的，是真主裁的；谁该穿囚衣，咱们走着瞧！’也许是白木润，也许另有其他人在后边煽动。”

坐在一旁发呆的买巴沙尔和加合甫，听到上面的回答吃了一惊。他们突然沉下脸，交换了一下眼色。看那表情似乎在说：

“他这是疯了？”

“是找死呢!”

“他是活腻了!……自作自受!”

阿拜想听听布皆依是如何回答的。方才听过阿勒欣拜转达的话他也很吃惊,心里想:

“这是在何等愤慨,何等痛苦的情况下讲的?!……这需要怎样的胆量?!”

听完这番强硬的回答,库南拜抬起头,用他的独眼直瞪着对面的窗户,再也没有做声。他浅灰色的脸,由于极度的愤恨而变得铁青。脸上的须毛越发显得苍白,仿佛每一根都清晰可辨。此外再看不出有别的变化。甚至没有一点声息和一点细微的动作,也没有一句话流露他的感情。他把一切都严严实实地压在心底,一点也不外露。

阿勒欣拜的目光从库南拜脸上扫过两次。他既惊叹,又钦佩。“刚强!真刚强!这颗心简直是铁打的!”他想。

在阿勒欣拜眼里,库南拜比他所见到的那些头人要高出一节。他之所以这样评价库南拜,就因为库南拜在这种场合表现出来的顽强和镇定。

屋里没人说话。方才等候在外间屋里的喀拉巴斯这时推开门,轻轻走进来对库南拜说:

“老爷,马衣尔^①来了!是来找您的。”

库南拜仍然没有做声。过了片刻,一位身材高大、桔黄色脸的少校推门进来了。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哈萨克翻译喀斯卡。这人比较机灵,灰而瘦的脸上有两撇上翘的胡子。他白天夜晚都在这里进进出出。

少校和库南拜、阿勒欣拜互相问候,一一握了手。他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坐在地毯上,却走过去坐在库南拜对面惟一的椅子上。少校的一双蓝色大眼睛有点斜视。鬃毛似的黄色胡须盖住了整个嘴脸。后脑勺的肉块已经肥得打起两个红红的褶子。哈萨克人都不叫他的本名。他们像对待其他马衣尔一样,也给他起了个绰号。不过

① 马衣尔:这是俄语“马约尔”(майор 少校)一词的变音。

对其他马衣尔，人们只能根据他们惟一的特征，或称作“漂亮马衣尔”、“胖马衣尔”或者因为脸上有雀斑，称作“雀斑马衣尔”。至于他，因为长相、毛发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人们给他起了好几个绰号。如“斜眼马衣尔”、“鬃毛马衣尔”，还有叫他“迷糊马衣尔”的。库南拜和阿勒欣拜周围的人认为他智力欠缺，大都叫他“迷糊马衣尔”。

这位马衣尔不大听库南拜摆布。他有自己的主意和想法。因此库南拜不太喜欢他。

卡尔卡拉尔县的首领正是库南拜和这位少校。哈萨克人把县叫做城镇，因此有时称他们为“镇长”，还有人习惯性地称库南拜为“大苏丹”。明确地讲，库南拜是这一县的县长，少校是副县长。还有排在第三位的一个，被称作小苏丹的，此刻不在县城。

少校——马衣尔是为布皆依的事来的。方才库南拜在气头上曾提到马衣尔，也是为这事。

在今天这种场合讲话，库南拜绝不吞吞吐吐。他总是直截了当地摆出问题。现在仍然如此：

“马衣尔，你本来不是托布克特的后代。可你是不是在卡尔卡拉尔认了一门亲戚？我曾说过该流放布皆依，要把判决书准备好。你却一直拖延，像慢性黄疸病一样。你是不是成了布皆依的保护人，一味袒护他，为他感到痛心？……”他激愤地用那只独眼死盯着少校。少校则示意翻译官：“译过来！”

可怜的翻译官来回望着库南拜和少校的脸色，跪坐在两人中间弓着背晃动。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的俄语水平低，另一方面不敢直接翻译两位上司愤懑时互相怨怼的词句。他总是吞吞吐吐……有时用手指抠弄地毯，有时像方才那样望着人们的脸色来回摇摆。

“哎，翻译官，亲爱的！我叫你一声‘父亲’都可以，但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全部译过去……别再像蹲在洞口的白脸鹌鹑那样一闪一闪的晃动……”库南拜再也忍不住翻译官说话时的那种讷讷相。

听库南拜用鹌鹑鸟做比喻，买巴沙尔禁不住笑出来。但瞟一眼库南拜气愤的脸色，立即刹住了笑声。他真是勉强忍住的。阿拜也觉得这比喻很新奇……他眼前又浮现了放隼抓鸟时，鹌鹑在洞口

“喳喳”的惊叫……真的，这可怜的翻译官太像那鹌鹑鸟了。然而此刻的谈话内容是严肃的，不是笑的时刻。阿拜看出买巴沙尔由于方才的轻率举动显得很尴尬。因此他很自然地抑制了自己。

翻译官的话虽然讲得不流利，总还是转达了库南拜的意思。少校却神态自若，他抬高嗓音一板一眼地说：

“权利交给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去报私仇……布皆依·耶日阿力诺夫递来了许多状纸。都应当调查！另外替他鸣不平的人也不少。暂时不能流放他！”

接着双方的言词都开始激化……

“你是不是要让我们这样斗下去，以便于你控制？这就是你的目的？”

“有这种看法的不仅仅是我……以前当过大苏丹的库斯别克和加曼太也是这种看法。甚至这位阿勒欣拜所认识的白木润也这样看……”

“这些人是谁？不过是几个人！……是少数！而且是因为忌妒。许多大部落的众多头人都是支持我的。你难道看不见？”

“就算这些人是少数吧！但要按法律办事，按皇帝的法律。他们的证词也要听。他们的话也要呈报到上司那里。”

“呈报的当然是你！罪犯得到你的支持，能不嚣张吗？！”

“库南拜大人，你别这样责备我！这件事可像一把两面有刃的匕首。”

“我懂！我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

“大苏丹！不要忘记您的身份！……我们二人都是总督委任的。”少校点着手里的烟斗。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由于恼怒脸色变得通红。

阿勒欣拜不希望库南拜再接着回答。县里的两位头目再这样谈下去，肯定会吵起来。这当然不合适。阿勒欣拜不会允许他自己在场时发生这件事。这对库南拜，甚至对他自己都不利。他方才一直用肘撑在桌子上静悄悄地坐着，这时迅即挺直身子大声说：

“哎，大人！哎，马衣尔！你们都冷静些！”

不但库南拜，就连少校也是尊重阿勒欣拜的。他们过去共同处

理过许多棘手的事件，彼此间还不曾出现过不愉快的现象。再者，虽然阿勒欣拜自己没有当过官，却是推举部落总管、有时甚至是推举大苏丹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少校心里也明白，因此他不能不做考虑。阿勒欣拜讲话时，他停住了步子，也斜着瞥了库南拜一眼。他觉得库南拜似乎会听从阿勒欣拜的劝告。

少校喘着大气重新坐在椅子上。他显然还在激怒，呼吸都有些颤抖。

“两位大人，你们别这样争吵，这不合适！”阿勒欣拜刚开始讲话，那位夹生翻译官立即侧向少校，向他转述。

“你们是一对搭档。团结得好，能够管好一方百姓；你们不和，哪能管好别人？如果你们俩整天吵吵闹闹，群众的事、公家的事，都要被你们耽误。你们应当商量着办事，假如两个人商量有困难，可以听听第三者，比如我们这些人的意见。这才是正理！……”阿勒欣拜说着向左右看了看，他觉得两个人的态度都趋向缓和，于是又接着说：

“至于方才的问题”，他转向库南拜：“库南拜大人，我到这里来和你，正是为了这件事。请给我宽限到今天晚上！马衣尔，你可以先回去。今天晚上我给你一个肯定的回答。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同意暂时不提这件事？你们说吧，这是我要请求你们的！”

阿勒欣拜说话时，喀拉巴斯已在外间屋准备好一盆马奶酒。这是个涂着黄漆的大木盆。买巴沙尔和阿拜等人一声不响地在桌面上铺好餐布，在每个人面前摆好发亮的桔黄色木碗，盛满马奶酒。

醇香的马奶酒表面略现米黄色。买巴沙尔用特制的盘羊角长勺扬马奶时，盆里很少出现泡沫。只听到奶液翻腾时发出丝丝声响。

餐布上放着三盘包尔沙克^①……方才阿勒欣拜的话快结束时喀拉巴斯从外屋端来热腾腾的佳肴。这不是通常的清煮羊肉或者炒肉块，而是库南拜饮马奶酒时喜欢吃的炒腰花。

阿勒欣拜的话刚讲完，库南拜向他和少校：

“请随便吃，随便喝……请！”说完用双手抹脸做了祈祷仪式。

① 包尔沙克：油炸的小面果。

库南拜虽然没有学过阿拉伯文，但因为修建清真寺，常和伊玛目、喀孜列提打交道，也学会了像宗教人士和笃信宗教的老人那样祝福、祈祷，经常念一句“比斯米拉”。

一是由于阿勒欣拜讲完话时正好端来肉食，二是双方已经没有再争下去的理由。既然阿勒欣拜已经插手，并说明要帮助解决这起纠纷，少校也不好坚持己见。如果解决得不妥当，还可以重新处理。如果解决得还令人满意，这个面子送给阿勒欣拜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少校于是对阿勒欣拜说：

“你讲得对，我不再争执。我等候你的回答！”少校算是结束了今天的工作。这时他一连喝了五碗马奶酒，好好解了解馋。接着吃了几片腰花，便告辞了。

因为饭还没吃完，翻译官没有随少校一起走。在翻译官未离开之前库南拜再没提方才的事。

过了片刻，翻译官起身走了。这时库南拜才向阿勒欣拜说：

“那迷糊头的嚙囊肯定被脏物塞满了。你不看他的架势？……布皆依和白沙勒通过白木润送给他的不会少……”这是他方才交谈时不曾解开的一个疙瘩。

阿勒欣拜想的也是这个。不过他比库南拜想得远。他想到了许多不利的方面，但一时理不出头绪。

阿勒欣拜对库南拜的话没有立即做出反应，他沉默了片刻才慢腾腾地说：

“受贿是另一回事！当官的哪有不受贿的？许多人不是想方设法从两头同时索取吗？！现在这事的关键不在这里。”这才把话转到正题——他今天特意造访的目的。他习惯性地皱起眉头眯缝着眼：

“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事件，该算是旁观者。我们的毕官曾说过，‘当事者再高明，不及旁观者’”。他引用了自己父亲特连其毕官的这句话，“正像他说的，托布克特内部的明争暗斗该收场了。如果再不收场会惹出一场大祸！”

亲家的这种态度，使库南拜感到意外：

“阿勒且克！布皆依、白沙勒两人在托布克特内部给我使绊子，到县上来又掐我的脖子。还要把我逼到哪里？”他刚讲到这里，阿

勒欣拜稍微抬起左臂：

“只要动起手来，你是不会留情的。他们也同样。但你应当注意方才少校的态度！不只是他，他后面还有昨天来的那许多可汗的后裔、贵族在窥伺着你。……像白木润那样喜欢挑拨是非的人还少吗？……所有这些人，并不认为他们永远失去了大苏丹的头衔。他们时时都在寻找机会暗算你。凡是和你的名字有牵连的事件，都不要让它扩大……”阿勒欣拜做出了非常严峻的估计。库南拜这才明白，无论是少校，还是眼前的阿勒欣拜，都认为他和布皆依争执的根本原因属于个人恩怨。这样传来传去，会变成“以大苏丹的名义袭击了布皆依的阿吾勒，而且亲手捆人、打人……”等等。再说，这传说能不扩散吗？……看来布皆依的“诉状”意味着“誓不两立！”各地传来的风声都在证实这种动向……

库南拜若有所思地望着阿勒欣拜，仿佛在示意“全都讲出来吧！”——他在静静地等待。这时阿勒欣拜凝视着库南拜，一口气说了下去：

“今天清真寺就要完工。你的威信正在提高，名气越来越大。可忌妒你的人也不会少，首先是那位总督大人和方才的少校。但这无损于你，你应该原谅他们。让你的宽宏大度，永远得到好报。让这种姿态成为你库南拜的一种美德。也就是经典上说的‘用善良的行为刷洗烦恼’。布皆依是你的骨肉兄弟，不要把他推到敌人方面！……要把他拉到你身边，要与他和解！”

库南拜沉默了好久。既然阿勒欣拜希望两家讲和，无论他同意与否，都应当认真考虑，不能轻易拒绝。说真的，在整个卡尔卡拉尔地区最有影响的，要属这位阿勒欣拜。许多部落里的重大纠纷，都是在他这里解决的。就连库斯别克那样的大头领，也因为得罪了阿勒欣拜，最终失去了大苏丹的官衔。

人口不多的托布克特部落的这位头人库南拜正是凭借他同阿勒欣拜的交情才当上大苏丹的……如果继续敌视布皆依，像现在这样穷追不舍，可以看出来，对方即使被踩在脚下，也会咬住他的脚指头不放。事态的发展是很明显的。再说，是他自己侵犯了布皆依；而布皆依直到现在还不曾还击！既然阿勒欣拜愿意为双方调解，这

面子送给他是再好不过了。当然，这不是库南拜自愿求和的。如果不是阿勒欣拜，而是由另外一个人出面，他是不会这样很快罢休的。但眼前的事态是严峻的……因此库南拜做了决定：

“阿勒且克，你的话是经过认真观察和判断才说出来的。是知心人的话。不听你的劝告，我会成为罪人的。我曾想过不向他让步，可是我也不愿做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现在只有交给真主了。你看着办！你来处理吧！”

谈话到这里已经结束，阿勒欣拜又坐了一会儿便回家了。

阿拜为布皆依感到高兴；甚至对阿勒欣拜也产生了好感……一场残酷无情的敌对行为将要开始和解。阿拜嘘了一口气，他衷心地欢迎这个转机。

(三)

当天傍晚，阿拜独自一人来到卡尔卡拉尔街上散步。近来，每当他感到无聊和烦恼时，或者有哪件事令他快慰和兴奋时，他总愿意这样独自出来走走。

太阳还不曾下山，夕阳给县城后面长满松树的山脊抹上了一层橘红色。山上显然刮着风。山顶上裸露着大片闪光的冰坡。被风扬起的积雪在霞光的映照中变成粉红色的雪糝。

城里没有风，只有轻微的寒意。人们并不感到冷——这是令人精神爽快、心情愉悦的时刻。黄昏的阴影已罩住面向县城的山坡。近处的山峦在苍茫的夜幕下变成黛青色，慢慢沉入夜的昏暗中，显得悠远而宁静。

阿拜已走过两三条街……他突然看到一群步行的人绕过街头说说笑笑地走过来……人数虽然很多，却没有阿拜认识的。这群喧闹的人衣着都很朴素，……看他们徒步行走的样子，可以肯定是普通市民。

今天阿拜的心情非常愉快，仿佛要从宇宙万物中去寻找他理想的和谐与完美。眼前这个不分老少全都像同龄挚友般说笑的人群引起他极大兴趣和好感。

阿拜呆呆地站在街心微笑地望着这批人。不过没有任何人发现并注意他。人群正踩着积雪向前移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这时阿拜才看清楚，人们簇拥着一位胡须雪白、神采奕奕的长者……老人又说又笑，人群也跟随老人笑着走来。

使阿拜感到诧异的是，有两个人从左右两边搀着这位老人。老人却扬着头只顾向前迈步，从不向左右顾盼。甚至说话时，也直冲着前方，不曾扭头看看左右的人。……

阿拜好奇地观察了很久，好容易才看出来。原来是老人双目失明。……

人群里没有注意阿拜的，这使他感到很惬意……当人们从他身旁走过时，他也加入到人群里跟着走去。其实不只阿拜一人，凡是坐在自家门前的或迎面走来的人，全都兴致勃勃地尾随着走去。……

阿拜问后面跟来的一位胡须灰白的老人：

“这人是谁，大叔？”

那人感到奇怪：

“怎么！你不认识厥结肯？这不是厥结阿肯吗？”

阿拜对厥结的名字很熟悉，但未见本人。一听说这就是厥结，立刻跑到人群前面，想仔细看看厥结并听他讲话。

“厥结克，进我们家吧！……这里是我家门口。是我在说话，我是别克别尔根。”一个满脸胡茬儿的人说。

“不，去我们家吧……”

“你们别争了，是我从好远的地方领来的！”

“哎！你们说什么呀？厥结肯是到我们家来的……他的坐骑还拴在我家马厩里！”另一个人插进来说。

争执的人们止住了脚步，人群也停下来了。过往行人中又有许多人加入到人群里来。人们的争论厥结都听到了。他开心地哈哈大笑：

“喂，乡亲们！我想出一个办法！”

人们立即转向这位敬爱的老阿肯：

“说吧！说吧！……厥结克！你自己决定吧！”

“住哪儿，你自己挑！”人们争着说。

厥结抬高了嗓音。他的声音仿佛压住了人们的吵嚷声：

“噢，你们都是要请我去吃饭，去住下的吧！……乡亲们！我十分感谢！我不只嘴上说一，而且要到方才喊着邀请我的每一家去……去享用你们的美餐。这七八天里，厥结的食道大概不会被石块堵住……只要我胃口挺得住，我要把方才邀请我的人家一个个排好顺序，一顿午餐、一顿客饭，挨着顺序去享用……可是现在，风刮得挺冷的，天也黑了。最好别再扯我这几根老筋了，是不是到最近的一家去，乡亲们？……”

人们一直在笑着听老阿肯说话，这时都不再争了。最近的一家就是人群旁边的这个大门。主人急急忙忙地准备迎接客人，可人群还没有散。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厥结。

先到谁家做客虽然已达成协议，但不听厥结吟几句诗，人们是不会离去的。

人群中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想激发厥结的诗兴，便问：

“噢，厥结克！你才到县城，可曾听到这里的传闻？”

“好好，你说说！有什么传闻？县城的人在讲什么？”厥结说。

方才说话的那一位显然知道城里的新鲜事。他说：

“库南拜盖的清真寺已经完工。阿勒欣拜和库南拜正准备搞庆祝活动。另外库南拜大苏丹要跟他的同宗兄弟讲和。由当官的和阿勒欣拜出面调解。”

阿拜非常吃惊。他没有料到会在这里听到父亲的名字。清真寺还说得过去，可父亲和别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怎么也弄得满城风雨呢！

“是怕和别人结仇丢了官吧！”

“库南拜的后台是阿勒欣拜。”

“当然啦，把那些人撮合到一起的也是阿勒欣拜……”

“为托布克特树立威望，选他们部落的人当官，把他们推到所有人上面的，也还是他们那些人！”

“现在看吧！肉铺里的新鲜肉，商店里值钱的东西全都供应他们了。不把这一带所有牧人肥壮的马驹和空胎母马宰尽吃光，这一

帮贪得无厌的托布克特人是不会走的。”

厥结微笑着听完众人的议论。他很快编出一首诗，高声吟唱道：

秃顶瘸子和瞎子结成了伙伴，
猫一般哼哼着诵读经典，
瞎子像乌鸦，瘸子像流淌的河水，
河水为乌鸦冲来一顿顿美餐。

阿肯刚唱完，听众哄地一声笑了……有人被阿肯敏捷的才思折服，赞不绝口。

“秃顶瘸子是阿勒欣拜……”

“瞎子当然是库南拜了！”

“还要怎么样呢？这倔老头儿的几句诗就揭穿了他们！”人们争着谈自己的见解……阿拜感到很羞愧，悄悄躲到一边。

这所房子的主人出来把厥结请了进去……不等人群散去，阿拜已经离开，匆匆往回走。

阿拜低头走着，老人方才吟唱的诗还萦绕在耳边。每一行诗句他都记得很清楚……，他一遍又一遍地小声吟诵着，全都背下来了。

像两座山峰一样卓立不群的两个部落的头领，被几行诗抨击得体无完肤，仿佛突然矮了一截。

受人尊重的“阿勒且肯”被喻为“秃顶瘸子”。阿勒欣拜走路是有些瘸，说他是瘸子倒也是真的。可自己的父亲——“大苏丹”、“老爷”竟被比作“乌鸦”。是什么样的乌鸦？他是卡尔卡尔所有财富的支配者，是黎民的骄子。莫非他像乌鸦一样在独自啄食这里的美味佳肴……人世上还有什么比语言更有威力？阿拜记起喀拉台讲过的一句名言：“语言会穿透人的灵魂！”

阿拜一边走一边沉思。他心里感受到一种强大的震动，竟忘记是走在哪条街上，也没有注意街上的行人。

快到拐角时，阿拜看到三个骑马的人，转过街头迎面走来。

阿拜一怔，立刻停住了。原来是布皆依、白沙勒和白达勒。布皆依戴着狐狸皮帽，骑着玉顶枣红马，走在正中间。他面色苍白，神情沮丧。夜晚的寒气给他棕褐色的胡须挂了一层轻霜。

阿拜很快稳住自己，面向骑马者站在马路中间，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似的。不知是骑马的人对阿拜的动作感到突然，还是认出了他，总之他们勒住缰绳，慢慢地走到阿拜跟前。

这时阿拜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行了大礼——用右手手掌扞住胸口高声念道：

“阿萨拉吾麻嘎来库木！”

在经文学学校读书时，老师们曾说过：在大街上遇到喀孜列提时要这样行礼。

阿拜已经很久没有行过这种礼。到卡尔卡拉尔以后这是第一次见到布皆依。是想起了临行时母亲的叮咛呢，还是被此刻的情绪所驱使？阿拜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礼貌。

也许是这种不同于一般哈萨克人的彬彬有礼的举止博得了布皆依的好感，他拽住乘马：

“瓦嘎来库木阿萨拉木！”做了礼节性的回答。

白沙勒这才认出阿拜。他撅着鼻子不耐烦地：

“噢，原来是他！走吧！”说着就要催马走开。

“等一等”布皆依止住他。

“噢，难道要我接受那坏家伙儿子的敬意？”白沙勒蹙着眉头向阿拜望了一眼。

阿拜顿觉两颊发烧。不仅脸颊，仿佛浑身都在燃烧。受到责备与委屈的无辜的孩子，直瞪着白沙勒，眼里射出愤怒的光焰。

布皆依似乎理解阿拜的心情，他端详着阿拜：

“孩子，告诉我实话，是你自己想给我们行礼，还是你父亲让你这样做的？”

“布皆克，不是我父亲让我这样做的；是我自己向您表示敬意……”

阿拜一直记着白天听到的使他振奋的消息。而布皆依和白沙勒还不曾听到卡尔卡拉尔街头关于他们要和解的传闻。只是临近傍

晚，阿勒欣拜才派人请他们三位来家里做客。此刻正是他们在去做客的路上，只是不知道就里。

听完回答，布皆依靠近阿拜，亲切地望着他：

“如果这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你父亲教你的，我向你祝福！我从你眼睛里看到了真诚的目光，亲爱的！”

白沙勒把脸转过去了，布皆依意识到这是不满意他讲的话，于是：

“哎，白沙勒，即使你不向他祝福，他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接着又转向阿拜：

“生活的担子今后要落在你肩上，孩子！祝你一切顺利！你父亲传给你什么都好，但愿不要把他的冷酷传给你！”说完用双手抹脸表示真诚的祝福。阿拜也望着布皆依抹了自己的脸，表示接受他的祝福。

布皆依三人走开了。一直没有开腔的白达勒，这才望着布皆依说：

“瞧他一双眼睛真是炯炯有神，简直像梭梭柴的炭火一样！”

阿拜目送他们远去，停了很久才离开。

这是真的？是讲的真心话呢，还是担心孩子接受不了白沙勒过分生硬的态度，对孩子所做的抚慰？布皆依如此郑重的祝福有什么含意？怎么能在突然间轻易表示这种像大山一样崇高的祝愿？……莫非在显示他的气度？或者是，虽然他不太了解阿拜，但很快产生了好感？像他们这样的长者一般有眼力，有远见，善于鉴别人！莫非他真的独具慧眼？……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说，阿拜不是没有出息的孩子，而是一棵可以寄予希望的苗子。

阿拜想得越多，年轻的自尊心越感到满足。他觉得一种使他欢欣鼓舞的热浪在周身滚动。他真想冲上蓝天，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阿拜这才注意到，夜幕已经降临。他加快了脚步。不料匆忙中走过了两条街，于是回过头再走。

在自己的阿吾勒，阿拜一年四季都是在山冈上送走黄昏的。而此刻仿佛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周围激荡着。这力量对阿拜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

阿拜自己虽然不撒鹰，可去年夏天跟着撒鹰的牧人度过了很长时间。每当夜幕降临，夜色逐渐浓重时，那只苍鹰会像一道闪电喇地冲上去，在高空恣意翻腾……今天晚上，阿拜的思绪和想象，正像那只顽强的苍鹰在飞腾，他感到精神振奋，思潮澎湃。

对阿拜来说，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和往常完全不同。父辈白天的谈话，厥结的吟唱，还有适才和布皆依的不期而遇……虽然发生在卡尔卡拉尔这块手掌大的地方，可这些人之间的距离却那么遥远，仿佛天各一方。一个力量过人，一个才华出众，一个品德高尚……可惜合不到一处！如果他们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有什么不好呢！？

这些是阿拜从一开始便想到的……简直像是他自己的见解。说真的，他去年阅读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格言故事时，便接触到“智慧、意志”，“智慧与幸福、财富”之间的纠葛和矛盾等一系列问题。

阿拜对自己在生活中的这些发现，感到很惬意……他是凭自己的智慧发现的……不仅发现了，而且树立了一种信念：它们应当集中在一起，在一个胸膛里，同时体现在一个人身上……。

在有了这种想法的同时，阿拜还觉得自从到了卡尔卡拉尔以后自己在迅速成长，长得和大人一样了。他看到了许多不同的面孔，懂得了许多事。甚至亲自聆听了厥结阿肯的吟唱。

他还知道了许多部落和地方。

当夜色变得浓重时，阿拜才怀着美好的感受，回到买巴沙尔的住处。今天和往常不同，阿拜是在外间屋里把粘在靴跟上的雪用力磕掉，反复蹭过靴掌，又擦得干干净净才走进里屋的。他的两颊冻得通红，眼珠的黑白部分显得特别分明，目光炯炯有神，仿佛闪烁着火光。

屋里坐着买巴沙尔、加合甫等众多亲戚。方才没有吃到马驹肉的许多人，此刻重聚在一起，摆开了要饱餐一顿的架势。大型铜茶炊也刚刚安放到中间……大家正在起劲地饮茶……买巴沙尔亲切地望着阿拜：

“阿拜渐！没冻着吧，到哪儿去了？来，脱掉外衣，喝喝茶，暖暖身子。”他挪动了一下，腾出坐位来……阿拜不慌不忙地脱去外衣，坐在餐布旁。

加合甫一边忙着喝茶，一边催促众人：

“快，快！小伙子们，快喝茶，做好准备！”

“对，对……只要额孜谷特送来消息，马上就要动身……”买巴沙尔也说。

“是的，饭已经准备好了，餐厅也是现成的……说客人们做过晚间的礼拜就要来的！”

“如果在新盖的寺里做礼拜也许要耽搁很长时间……”

“是，是，哈桑毛拉这才刚刚升为伊玛目。这次做礼拜的时间不会太短……”

“是的，不诵读《雅森》或者《塔巴拉克》那还像话吗？而且要有腔有调地吟诵呢！”人们又说又笑。看来，托列别日德、布拉汗、居玛古勒等一些年轻人不愿意那么快离开餐布。……

“喂，你们说些什么呀！快点！你们不先到新盖的寺去做礼拜吗？……买巴沙尔，难道你不去做礼拜！”加合甫又在催促。

买巴沙尔对做礼拜好像并不那么着急。他扭过头笑着对阿拜说：

“哼！方才那些人都要到新盖的清真寺去，你想想，还能有我们的位子吗？没有的事！如果坐在最里面，等你走出来，客人早该到了。……额孜谷特该急了，他又要怪我们不早些赶回来。”

“那你不会坐到离门口最近的地方吗……不去做礼拜怕说不过去！如果老爷知道了，会训斥的……”加合甫又在提醒他。

“也可以骗老爷嘛！就说我们去过了，念过经了……”买巴沙尔的话引起众人大笑。他又接着：“虽然清真寺是神圣的，可我怎么能见到门口……难道为了做礼拜，要我去保管波先人和喀拉确尔人脱在门口的宽筒皮靴！难道要我在他们臭脚踩过的地方去磕头不成？”做礼拜被他当成了玩笑。

像买巴沙尔这样一位有身份的人竟然和小孩子一样逗趣，这引得阿拜也跟着笑起来。

今天是新寺的落成典礼，卡尔卡拉尔的所有大人物都要到寺里来做礼拜，并在这里向库南拜表示谢忱。加合甫认为，此时此刻买巴沙尔开这样的玩笑不大合适。他心里想，这确实是轻浮张狂、随口乱说的坏毛病。他提醒人们，今晚是个不寻常的夜晚：

“大家应当知道，这座清真寺不仅会为我们老爷，而且会为在座的所有人赢得荣誉！”

买巴沙尔又来劲了，他神气十足地说：

“对，还有哪！修建这座清真寺不就等于向仇人嘴里灌沙子吗？等着瞧吧！布皆依大概也感觉到了。这不，好像已经来求和了！”

在座的人并不清楚是谁在求和。此时此刻，作为库南拜的心腹也只好这样说：“布皆依缩回去了！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才来求和的！”而带头这样讲的也还是买巴沙尔。

“阿勒且肯真够朋友！他确实为我们老爷着想，是老爷的知己……”加合甫想起了阿勒欣拜白天讲的一席话：“他对老爷说：‘他们会忌妒的……上层人士和平民百姓当中那些多嘴多舌的人都会忌妒你的威望，甚至当官的也会。首先是那个马衣尔会忌妒的……’阿勒欣拜说得完全对。马衣尔看到老爷修了清真寺，威信提高了，又掌握了群众；加上耶德勒^①一带都归顺了老爷，他必然担心老爷的影响超过他，不再受他管束。”

“马衣尔这个迷糊头，可能还来不及忌妒就接受了布皆依、白沙勒的贿赂……正因为这原因，他才那么盛气凌人。难道你不了解他贪婪的本性？”买巴沙尔说出了他一整天所想的这些话，接着又说：“跟布皆依讲和也是今晚的事。他们也要来参加今天的聚会和晚宴。你可听到了这些？”

恰恰是这些情况，加合甫和在座的其他青年人都不曾听说。连阿拜也不知道。因此大家都愣了一阵，但心里都想看看布皆依今天来讲和会是什么样子。

买巴沙尔非常得意：

“所有好事阿勒且肯都会出力……赶到阿勒欣拜阿吾勒的牲畜

① 耶德勒：即伏尔加河。

是合算的，阿勒欣拜受之无愧！”说着转向身旁的阿拜：

“明白了吧？好家伙，看你这次敢不去岳公家！”他又想逗弄阿拜。但阿拜今天却很镇静。往常遇到买巴沙尔在这种场合开玩笑，阿拜会紧张得冒汗，而今天完全是另一种姿态。大家都微笑地望着阿拜。买巴沙尔还向加合甫眨着眼……

“买耶克，您又来了！我就是不去！”阿拜转向众人，莞尔一笑。

“喂，坏蛋……我担心你会成为胆小鬼！常言说，‘既然送了彩礼，咽气的丈夫也得站起来！’你这是怎么回事？姑娘柔美的下颌像游隼的脖子一样，她正在考验你：‘看他这次敢不来！’你大概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做会给你的家族丢脸！”买巴沙尔要认真和阿拜周旋一番。

阿拜依然很镇静。他微微一笑，仿佛是回敬买巴沙尔，接着拿过身后的冬不拉琴弹起来。没做任何回答。

买巴沙尔因为阿拜没有表态，过了片刻又开腔了：

“快说呀！你只要表表态就可以！到时候我会把这些英俊的小伙子都带去做你的伴郎。”

“买耶克，我求您别这样！”

“我偏要这样！……你知道吗？”

“啊呀呀！难道您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您是做嫂子的，那倒是另一回事！”

“虽然我不是做嫂子的，但会比嫂子们更卖力！”

阿拜又笑了笑。他想着开一次特殊的有趣的玩笑：

“不止一两次了……您非要这样做不可？”阿拜把冬不拉横着放在前面凝视着买巴沙尔。他含笑的眼睛里仿佛有一种跳动的火焰。

“对，我非这样做不可！”买巴沙尔直瞪着阿拜，好像在说“看你会怎么样！”

阿拜模仿着厥结阿肯，把含笑的眼睛挤成一道缝，扬起头吟唱了下面的诗：

噫，叫你罢休，你偏不罢休！
买耶克，难道你还不满足
这里最好的享受？
难道你还没有吃腻
卡尔卡拉尔群众奉献的美味
和可口的肥肉！
这些你似乎还嫌少，
于是又想开个新户头。
阿勒欣拜的小姐是谁？
难道你真有这种打算，
要和这里的名门贵族，
一个个都挂上钩？
为什么一刻也不消停，
莫非你还另有图谋？
为什么公牛般“咕咕”吼叫，
难道是想去偷袭，
那些不成龄的母牛！？
假如你懂得知足，
也许这几行短诗，
足够你品味和享受！

唱到这里，阿拜大笑着靠到买巴沙尔身上。

一阵哄堂大笑。大家既感到惊奇，又感到亲切。买巴沙尔没出声，他有些不自在，只是咧着嘴苦笑。等阿拜唱完时，他晃着脑袋，无可奈何地骂了两句：

“唉！唉！瞧这坏蛋！我该怎么办呢？！”

阿拜笑着逗他：

“快！买耶克！请用诗歌来回答，不然我不听的！”说着摇了摇头。

“好！你总是揪住别人不放……这真是咎由自取！……活该！……活该！”加合甫笑得直不起腰来，憋得满脸通红。

“咳，瞧这钱恰尔的外孙！都是我那位乌丽渐嫂子给教的……你等着，看我回到阿吾勒告诉你妈收拾你！”买巴沙尔说。

托列别日德、布拉汗知道这话的来由，便说：

“是啊，真像彤台！”

“是彤台的外孙哟！”

“这是嘲讽，钱恰尔式的嘲讽！”

“哎，这诗是不是从哪里抄来的？！这个坏蛋写过诗吗？”买巴沙尔总觉得有些奇怪。

大人们确实不曾听过，也不曾见过阿拜吟唱和写诗。

阿拜没有料到他开的玩笑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不是我的诗！”——这似乎在讥笑这些大人的识别能力，“方才我遇到了厥结阿肯，这是他的诗。”

人们半信半疑地抢着提问时，阿拜始终微笑着。过了片刻，他含蓄地：

“我告诉厥结，我有名叫买巴沙尔的叔叔，弄得我整天不得安静，请他教给我该如何对付。方才的诗就是他教给我的。”

阿拜仿佛又听到了厥结诙谐、逗趣而带有嘲讽的玩笑。他对自己刚才狠狠挖苦了买巴沙尔感到很惬意。

阿拜带着倾慕的心情想：“我已经像厥结了！我真的能像厥结么？”人们对他所说的“厥结”半信半疑，但对他方才意外的表演却在不停地赞叹。这时外屋门突然开了，喀拉巴斯匆匆走进来，屋里的喧闹声立刻停止了。喀拉巴斯刚伸进脑袋，还没有迈过门坎时就喊：

“快点！礼拜已经做完了！客人们正准备到老爷那里去……老爷让喀拉台和额孜谷特早点赶到。好了，都快点！”屋里的人哗啦一下都站起来去穿外衣。

阿拜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因为加合甫对他说过：“你既不会端盘子招待客人，又不能和长辈们一起坐在你父亲旁边……地方也太窄。还不如留在这里。”

阿拜觉得这主意太好了。可买巴沙尔和喀拉巴斯却对他说：

“你总该去见见客人，向他们致意和问候！”

“去看看城里人是如何接待这样多客人的！”

阿拜认为后面的意见比较正确，虽然他可能比其他人迟一步。于是独自一人慢慢向父亲的住处走去。其余的人，早已穿好衣服匆匆忙忙地走了。

人们在做过冗长的祈祷活动之后，兴致勃勃地赶来参加晚宴，阿拜到达时，客人们早已坐在餐布旁。

院子里除招待人员和厨师外看不到其他人。但大门内外都拴着备鞍的马。临夜的寒气，在马上撒下一层薄薄的霜。轻捷的雪橇和挽具在吱吱作响。有套单马的，也有套双马的。都是最漂亮、轻便的雪橇……可能是城里巴依们的。个别雪橇里还有裹着羔皮大衣打盹的车夫。

一间不大的厨房对着大厅通向前院的大门。厨房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不停地有人进进出出。方才买巴沙尔屋里的小伙子们，正忙着把一盘盘肉食端进客厅。买巴沙尔和加合甫两人也在厨房和客厅间来回忙活。看来他们也没有在客厅里捞到座位。

今天的招待工作是由额孜谷特统一指挥的：

“朝这边……快些！端来！快……快些走！”额孜谷特正向买巴沙尔和加合甫发出简短的命令。他上身穿着轻便短皮袄，半挽着袖子。简直像猎人般轻巧、灵活。他好像甘愿为库南拜的客人献出自己的一切。

阿拜刚走近客厅的门，恰好遇到卡扎克拜迎面跑来。他正忙着到厨房去。阿拜让开路，等他走过去以后要进去时，又听到后边的喊声：

“让开，让开路！”是额孜谷特在下命令。

布拉汗、托列别日德、居玛古勒、喀拉巴斯等紧跟着向客厅走来。每人托着两盘肉食，一个上面还放着褐色羊头^①。阿拜又给他们让了路。这时他站在一旁看着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美食从身边经过。全是并排的马肠、煮透的羊尾巴、黄澄澄、颤悠悠的后颈肉和

^① 在盛肉的盘子中放羊头，含有好客和尊重客人的意思。是哈萨克人的礼俗。

其它美食……他们都走过去以后，阿拜正准备进去，不料喀拉台又急急忙忙从客厅出来。这次几乎撞上阿拜。

“喂，盐汁呢？……不是说另外放着吗？”他边走边说。

“有，有盐汁！那不！就来了！”额孜谷特让喀拉台又跑了一趟。他们俩人从这里过来过去，弄得阿拜无法进去。

阿拜像守门的一样站了很长时间，心里已感到厌烦。他终于看准机会挨着额孜谷特走进去。可刚走进屋里，不小心把额孜谷特的胳膊碰了一下。额孜谷特正背朝着阿拜倒盐汁。这一碰竟碰撒了许多盐汁。

“喂，该死的！这是谁？”额孜谷特气乎乎地转过身，一看是阿拜，立刻改变口气：

“噢，阿拜，是你啊！哎，亲爱的，找个安静地方坐着多好！这里乱哄哄的，你来干什么！”不只额孜谷特一人，其他人似乎也认为阿拜不该到这里来。这里看不到欢迎他的脸色。

阿拜感到幸运的是，这里没有外人。其实这儿根本不像接待人的屋子，倒挺像走廊。地板和墙角塞满了尖头靴套、套鞋和宽筒皮靴。

一进到外间屋就可以看到正面和左右两侧的许多房间。库南拜就住在右侧的大房间里……这时从里面传来阿勒欣拜和少校高声谈笑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是阿勒欣拜在兴高采烈地讲一些逗笑的话。在正面共有两间上房，那里也有席地而坐的许多客人。看来大部分是县城的塔塔尔商人和哈萨克巴依。而坐在正中的是新建礼拜寺的伊玛目——哈桑毛拉。这间屋里的人和右边那间屋里的不同。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笑的人也不多。好像都是些比较拘谨和沉稳的客人。左边房子里是波先和喀拉确尔部落的大头目和贵族。他们好像也喜欢大声叫嚷、互相挑逗和开玩笑。

阿拜从这几间客厅的门口向里看了看，但没有进去。也许他认为待在外间屋里更好，可以观察各个房间里人们不同的神态。只要那位容易动火的额孜谷特不再轰他就好了！

在墙角孤零零地立着一张椅子，仿佛被人们遗忘了似的。阿拜坐在椅子上，静静地注视着招待人员紧张而又忙乱的动作。

从一开始就端着盘子来回奔跑的七八个青年，到现在还不曾歇一口气。……

今天在这四间大屋里为客人安排的盛宴，绝不少于在整个夏牧场举办重大赛事或祭奠活动的开销。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吞食了好几匹空胎母马、一至二岁的肥马驹和说不清头数的二齿羯羊。

过了一段时间，招待人员又忙起来……吃过的空盘子接二连三地飞向厨房。当库南拜那间客厅里的最后一批盘子送出来时，又从厨房里端出一盘盘盛得冒尖的抓饭……那热腾腾、黄灿灿的米粒香气四溢，好像在撩拨人的食欲：“看你馋不馋！”外间屋里没有人讲话，这可能是额孜谷特为库南拜的小伙子们定下的规矩。加合甫、买巴沙尔、额孜谷特三人，依旧分别守候在三间客厅的门侧。当双手托着盘子的招待人员走近时，他们会望望屋里人，又回过头向招待员默默示意，让他们依次走进去。

抓饭……吃过抓饭喝葡萄汁，接下来又是茶点……总之，已经过了就寝的时间。附近的人家早已入睡。然而这四间屋里的人却不曾歇息。没有谁说“够了！饱了！”他们还在不停地咀嚼，吞咽，品味。

阿拜打了个哈欠。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和他说两句话。他看招待员们还那样忙忙碌碌，便站起身来，想回到买巴沙尔的住处去。他扣好灰鼠皮大衣的纽扣，刚刚迈步往外走，突然从库南拜那间客厅里传来吟唱声。

招待员中也有一两个止住了脚步。阿拜折回来，把门缝开大向里望了望……吟唱的人长着灰白色的山羊胡子，脸色青灰，面颊瘦削。他先弹奏了一会儿冬不拉，接着便开始吟唱。冬不拉始终横卧在他前面。他依着诗歌的节奏，山泉般喷出诗行。

“这是谁？”

“是哪一位？”

“这是哪一位阿肯？”其他房间里的客人和招待员都在互相打问。

和库南拜坐在同一间客厅的喀拉台向外间屋探出头说：

“巴勒塔，是巴勒塔阿肯！”

原来是跟随在阿勒欣拜身边的巴勒塔阿肯。他正在自编自唱：

只知道贬低你发妻，
可哪里能找到绝代美人？
常唠叨身上的羊皮袄不好！
哪里有华贵的锦缎织品？
就知道抬高你自己，
有谁能使你称心？
无端地排挤骨肉兄弟，
还有谁和你亲近？
一旦背离了人民群众，
你的心永不得安宁。
能与邻里和睦相处，
人们会给你的妻子儿女
不断地带来喜讯。

他刚停下来，屋里就有人叫好：

“好，真好！”

“太好了，真是至理名言！”

“嘿，这才是诗的精华！”

听得出来，是阿勒欣拜、喀拉台和翻译官在喝彩。

在稠人广众前即席吟唱，而且出口成章，化解双方的积怨，使其重归于好的诗章，令阿拜感到极大的兴趣……他想接着听下去。不料刚把墙角的椅子搬过来，准备坐下，阿肯的歌声中断了。

这时屋里又开始了令人不愉快的谈话。

阿拜这才看清布皆依的神态：淡漠、平静、泰然自若；即没有怒容，也看不到爽朗、愉悦的表情。

阿拜的眼光落在库南拜身上。库南拜显得很庄重，机警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同样不太理会席间的嬉笑和娱乐。

阿勒欣拜和白木润把这间屋子里的谈话变成了心平气和的协商。今天正是这位身材高大、脸色发黄的白木润带布皆依来这里讲

和的。此刻只有他和阿勒欣拜在交谈。当然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库南拜和布皆依所代表的双方。

巴勒塔的吟唱停止后，这里的人刚开始议论，阿拜即转身走去。这时喀拉台走出来叫住额孜谷特和买巴沙尔：

“和解了！已经帮他们和解了！阿勒且肯和白木润是全权代表两方进行交谈的。此刻正在商议具体问题。老爷和布皆依都授权让他们这样做！”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有什么决定？”买巴沙尔赶紧问。

“决定也很特殊……他们说，如果没有血缘关系，你们双方可以结为儿女亲家。可你们是同宗，血缘近，不能通婚。不过可以设法使你们关系更近。希望你们有一方能抚养对方的一个子女。就让布皆依领养库南拜的一个孩子，经常互相通通气！”

“已经这样定了吗？”

“那是怎么个孩子？是他亲生的孩子吗？”买巴沙尔和加合甫追问。

“哎呀，我不是说过了吗？是亲生的！……要他带去抚养。”喀拉台又匆忙走进。

这一决定不仅使阿拜大吃一惊，困惑不解，而且使他惶恐不安。

阿拜想，可能给男孩子。“哪个孩子？可能给谁呢？乌斯盘还是司马古勒？”从母亲的怀里拽出来送给别的人家，无论是哪一个，阿拜都舍不得。

从母亲怀里把无忧无虑，无罪无过的弟弟夺走，对阿拜来说，简直是生离死别。

(四)

自从双方和解已经过去二十多天。库南拜决定回家去。

“如果真主保佑，明天就可以动身。行装要准备好！不要被什么事耽搁和拖延！……要早些出发”库南拜让喀拉巴斯和居玛古勒通知众人。

消息一传出来，库南拜身边的以及跟加合甫、喀拉台同住的托布克特人都动起来了。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最紧张的，也是最后一天。

回家的消息，使这伙人中的老老少少都感到振奋和欢欣。其中想家想得最厉害的要数阿拜。最后这几天他常梦见吉迭拜的祖母和母亲，还有阿吾勒周围的一切。

每间屋子里都有人在忙碌，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因为五六天以前就已经传出最近要回去的消息，人们的乘马和鞍辔等早已准备就绪。由于在卡尔卡拉尔住的日子太久，乘马整天拴在槽上喂料，很少骑出去遛步，膘长得太快。只是最后六七天，他们才骑着马出外慢跑，让它发汗——退汗，以壮筋骨，或者空腹静立一夜，吊膘减肥，以便胜任冬天长距离的跋涉。

阿拜的坐骑是一匹漂亮的黑鬃黑尾黄骠马。因为额顶有一块月牙形的白斑，被唤作“月牙斑”。这匹马最初只能用一般的步法驰骋，以后逐渐学会盘步快走，是一匹矫健的、善跑的马，正适合阿拜这样的年轻人乘骑。

和其他成年人的马一样，阿拜的“月牙斑”也是在单间马厩里饲养的。阿拜得到回家的消息后，就想看看自己的乘马。“月牙斑”此刻正拴在马厩里，头不停地上下晃动着。额顶的月牙斑真地像月亮熠熠闪光。阿拜已经很久没有乘骑，也没有来看他的“月牙斑”了，心里自然牵挂。他从地上拾起一把干草，擦了擦马的胫、背，扫去了早晨寒气涂在上面的轻霜。接着，像成年人一样捏捏马的颈膘。阿拜瘦长的手指几乎要捏不住了。显然，马的膘已长得太厚。阿拜又倒退几步，从侧面观察了一番，马背已显得滚圆。肥膘已明显地鼓起来。

阿拜靠近他的乘马，紧紧接着马的脖颈在想：“何必等到明天！今天，甚至马上动身多好！”他叫佣人备好鞍子，厚厚地铺上褥垫。自己拴紧帽耳，跨上马走出去了。

平时喜欢晃着头、牵着缰绳轻轻奔驰的“月牙斑”，今天的步法更显得匀称。简直像帆船在轻飘飘地前进。一整天阿拜很少下马。即使没有什么事，他也骑马走到街的尽头，又回过头穿过大

街，在托布克特人下榻的地方转好久。

中午，阿拜在父亲那里吃过饭后，又骑马走到大街。这一次有额孜谷特跟着他。原来库南拜的现金都由额孜谷特保管着。吃饭期间阿拜曾向父亲要钱，库南拜向额孜谷特嘱咐：

“领阿拜到街上去，他要给他祖母、母亲和弟弟们带礼物，你帮他买吧！”

阿拜和额孜谷特两人去了好几家商店，一直转到黄昏时刻，买了许多东西。因为泽列老祖母喜欢喝红茶，阿拜先买了许多上好红茶，并买了白方糖、水果糖；还有做衬衣、坎肩用的绸缎丝绒之类的东西。

阿拜马鞍后边的褡裢塞满以后，剩余的东西全都揣进了额孜谷特的怀里，临近夜晚他们才回到库南拜身旁。

其他人在动身前所忙碌的也是这类事。

尽管库南拜明天要上路，但今天又被马衣尔、翻译官、部落总管、毕官等纠缠了整整一个晚上。阿拜没有留在他父亲身边。他在其他房间和喀拉巴斯、额孜谷特捆绑着行李。

到该睡觉的时候，额孜谷特才把库南拜房间里的马衣尔送走。他回来时说：

“老爷的财产谁见了能不眼红！连方才的迷糊马衣尔也不例外。他又狠狠地捞了一把！”

“什么，是牲畜还是现款？”喀拉巴斯问。

“老爷对他说：‘你是当官的，要有好马驾车！’便把别日克卡拉送来的三匹黑马转赠给他了。另外又送给他五百元现金。”

在最后这几天接受库南拜馈赠的不只马衣尔——少校一人。翻译官得到的也不少。尤其是昨天，通过买巴沙尔和喀拉台向阿勒欣拜的阿吾勒赶去四五十头大畜。阿拜他们要睡觉时买巴沙尔两人才回来。库南拜直担心他们回来太晚，耽误明天起程，幸好他们赶回来了。

两三天以前，买巴沙尔要去阿勒欣拜的阿吾勒时，又曾纠缠阿拜……但因为上次遭到阿拜的嘲弄和反击，这次他没有直说，而是含蓄地：“我也不好意思见侄媳妇了！”

买巴沙尔也曾请额孜谷特等长辈相助。他方才的话仿佛是说给他们听的。但阿拜依然果断地回答说：“我不去”。这才摆脱了去岳公家的麻烦。

库南拜决定回家，说明他不打算让阿拜到岳公家去。动身的时刻就在明天。阿拜躺在床上，入睡前又想起买巴沙尔。买巴沙尔去迪丽达阿吾勒的这次往返，在阿拜心中第一次引起一种神秘而亲热的感觉。

阿拜没有去……但想见到她……她长得究竟如何？买巴沙尔形容她“下颌像游隼的脖子一样。”这使阿拜联想到游隼、苍鹰、鹞鹰等猎禽柔美的脖颈，但愿她的下颌真的那样秀丽、洁白。阿拜不只今天这样想，他已经多次怀着激动的心情想着迪丽达。

“去了又会怎么样呢？”有时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使阿拜感到困惑。也许买巴沙尔这种人粗鲁、生硬的作法曾刺痛阿拜心中神秘的感觉。迎合这些人的癖好和嘲弄，等于贬损自己；等于玷污自己高尚、纯洁的感情。他渴望见到她。但不想通过“相亲”等周折太多的习俗去找她。因为那样他会很不自在……他不想那样做。

阿拜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好久才慢慢入睡。

第二天，正如库南拜讲的一清早就动身了。他们分别从各自下榻的地方出发，走出县城以后才汇集在一起。

县城里为库南拜送行的部落总管、毕官和上层人士也很多，大约有一百人。在这里耽搁了片刻。库南拜一行三十人在“一路顺风！旅途愉快！再见，老爷！”的一片呼噪声中踏上了归途。

从卡尔卡拉尔到青格斯是个遥远的行程，而且积雪深，路不好走。所有的山山岭岭全被积雪覆盖了。

阿尔卡的罡风今年冬天依然那么猛烈和频繁。有时一刮六七天，有时十天不止。经常风雪交加，不见天日。

阿拜他们正在穿行的旷野、山梁、沟壑、峡谷已经被冬天的寒冷用厚而冻硬的积雪、冰板裹住。雪坳上还留着风暴吼叫着扫过的痕迹。这里没有平坦的、可以由众多骑手并排同行的大道，连两人能并辔同行的路也很难遇到。因此人们不得不像南归的大雁一样排成长长的行列，模仿转场队伍一个跟着一个前进。

走在众人前面的是库南拜自己。他今天骑着白鬃黄色大走马。这匹马胸围宽大，臂部却像盆一样滚圆，腰背平直，不像其他马那样成弓形。库南拜从他的马群里特意挑选了这匹黄走马，主要是为了走远路，特别是冬天上路乘骑。库南拜外面穿着黑驹皮做的大衣，腰间系着镶银的皮带；戴的是用黑丝绒做顶的红狐狸皮帽。从外表看倒也挺魁梧，满威风的。尤其是他的黑驹皮大衣和黄马很相配。黄马平稳的快步大走，迫使其余所有人的乘马一直跟着小跑。当黄马减缓速度时，阿拜的“月牙斑”也改用走马的步法；只要黄走马加快速度，“月牙斑”便不得不跟着慢跑。它慢跑时晃动太厉害，给人一种不舒适的感觉。

“哎呀，这马小跑时震动太大，真像骑在一截原木上，一晃一晃的令人难受！”阿拜向喀拉巴斯埋怨自己的乘马。这也是真的。头两天阿拜的内脏被晃荡得几乎支持不住，连衣襟被风吹开都顾不得收拾。

“不要紧的！过一会儿筋肉一缩紧，你就会适应的……要拢住你的衣襟！”喀拉巴斯给阿拜出主意。

如果由着阿拜，他会让自己的坐骑踩着走马的步法前进。但库南拜已计算好行程。他要按时赶到家里，不会让别人随意变动计划的……这就是他带领众人顶着风雪，不顾山路崎岖，不停地策马奔腾的原因。平时伺候他的马夫和仆从，也被他撂在后边了。

自起程以来，他们的乘马一直按这种速度赶路。库南拜不管白天走得有多急，在沿路那些大阿吾勒休息时，总要耽搁一段时间。比如像曲巴尔套、阿布拉勒、迭格岭以及青格斯山脉西端托布克特的边缘。无论在哪个阿吾勒下榻，人们都像迎接朝圣归来的哈吉^①那样招待库南拜。

这些地区的权贵、头人、毛拉以及其他笃信宗教者，整天谈论的尽是“清真寺！清真寺！”有的老人则向库南拜讨好：“您从平民当了可汗！”“您在激烈的战斗中不曾受任何损伤！”“像系着铜铃的单峰驼一般高大！”有些人更是无缘无故地阿谀和奉承。一直到库

^① 哈吉：穆斯林对去过圣地麦加朝觐者的尊称。

南拜骑马离开时，这些阿吾勒还不停地争着献殷勤。

这些阿吾勒的许多头面人物，冬天曾到卡尔卡拉尔找库南拜。他们在库南拜的袒护下了结了旧案。有的取得了赔偿，有的得到了罚金，有的清了债，还有的通过库南拜报了私仇。

在曲巴尔套和阿布拉勒的四五个阿吾勒，有的人为库南拜送行时，背着其他人单独和他交谈。就在这片刻时间里，库南拜的收入中又会增添许多上好乘马和空胎母马。

这类横财计有两匹黑走马、一匹红马，还有三匹枣骝马。此刻正由喀拉巴斯等人牵着。阿拜虽然觉得这些马的来由有些蹊跷，但一开始并不曾理会。可是越向前走，越接近托布克特地区，这种牵着的马数量越多了。除个别人以外，几乎都牵着一匹。当快要到达托布克特地区时，这种马已增加到十五匹。这时已不再由人牵着，而是要组成小群驱赶了。

所有这些都证明，大苏丹正带着数量可观的礼物和各种收获返回家园。如果库南拜的阿吾勒此刻有人占卦，那结果肯定是“收益特多，满载而归，出门人心满意足。”为出外抢劫者算卦的结果，也不过如此！

库南拜一行除在留宿的地方耽搁以外，午餐时间也不歇息。白天总是忙着赶路。在他们离开卡尔卡拉尔的第七天已到达青格斯山的西边山嘴。

就在第七天，库南拜一行赶上了前面的托列别日德、喀木斯拜、布拉汗三人。阿拜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提前动身。

看到前面山冈上驱赶马群的几个人，买巴沙尔转向众人：

“瞧，那赶马的可能是我们的人！”

果然不错，那三个小伙子正是为库南拜赶马的人。他们前面有一百多匹马。都是些还不曾产驹的母马和挑选的优良乘马，个个膘肥体壮，鬃毛齐整。

喀拉巴斯驱赶的十五匹马也合在这个马群里了。

库南拜策马来到马群中间，心不在焉地回答了牧马人的问候，稍稍停了一会儿。

阿拜心头升起一团疑云。他来到喀拉巴斯身边问道：

“这些马是做什么的？都是谁的马？”

“这些都是别人送的礼！不都是送给你父亲的吗？！”

“是什么礼？是谁送的？”

“哎呀！你是小孩子吗！……你父亲管辖的百姓还少吗？你没有看到在卡尔卡拉尔白天黑夜来找你父亲的那些人？……为他们办事能不要报酬？能白干吗？”

阿拜再没有问下去。但他已经明白所有这些事的内里。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脸上也觉得火辣辣的。虽然近在身边，以前却不曾觉察父亲和其他大人物的这类隐私。

阿拜想起了厥结……他的诗中有这样一句：“河水为乌鸦冲来一顿顿美餐。”虽然厥结离库南拜那么远，但他知道所有的秘密。正因为他知道这些内情才这样吟唱的。

“多么可耻！”越是想到厥结，阿拜越觉得羞愧。

人们又开始赶路。阿拜的马在跟着小跑。他们今天要到达卡拉确库昆开的阿吾勒。晚上将在那里遇到许多亲人。但多日来对亲人的思念也未能驱散此刻郁结在阿拜心头的烦恼。

顺着方才的思路，阿拜又想起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送到阿勒欣拜阿吾勒的五十匹马是这群马的一部分。是作为彩礼送去的……为阿拜定亲送去的彩礼也是这种不明不白的东西……

那可是“下颌像游隼的脖子一样”令他心驰神往的人！是迪丽达！……是他未来的终身伴侣！这成了什么！……人类纯净的精神世界，因遭到污染而变得浑浊、阴暗、枯萎……“终身伴侣”这个崇高而神圣的称呼竟也遭到践踏。阿拜为自己、也为迪丽达感到不平，不仅是不平，而且愤怒了。

受贿——是书中所说的最大的罪恶……因为受贿，肯格尔拜一类毕官的骸骨上至今还留着罪恶的印记。那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污点，永远不能摆脱的罪名。贿赂大部分是从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善良百姓口中夺来的食粮。如果让老百姓讲，让巴尔拉斯、厥结等阿肯讲，受贿是最不能宽恕的罪过……为他赢来威信和声望的“真主的住处”——清真寺不也是用这一类钱修建的吗？

用受贿的钱修建的清真寺，竟然也能牢牢的矗立，不会因为

用“脏款”修建的而坍塌。在那里也要呼唤真主的名字，以先知名义讲解“箴言”、“训诫”！头上缠着白巾的伊玛目还要用“布喀尔音调”眯着眼睛念《塔巴拉克》。

为自己心爱的儿子，为真心期待的儿媳妇办喜事、搭新房、挂床帏竟然也要用受贿得来的脏款！

虽然昨天才到达卡拉确库，但阿拜没有和父亲一起留在昆开的阿吾勒。他带着居玛古勒，马不停蹄地向吉迭拜疾驰而去。

当狗的狂叫随着急遽的马蹄声从窗前掠过时，乌丽渐和老祖母还不曾睡觉，她们正等着吃夜餐。

阿拜的个头又长了，脸晒黑了。他走进屋里有礼貌地向人们致意。完全像一个行远路的、稳重的成年人。他穿得很厚实，走路也显得稳健。当他突然走进来时，吉迭拜的这个大房间立刻欢腾了：

“阿拜！”

“阿拜渐！……”

“我心爱的！……”

“我的小黑羊羔！阿拜渐！”人们用极其愉快的心情欢迎着阿拜。

家里的人都安然无恙！祖母和母亲也很健康！她们俩轮番吻着阿拜。乌斯盘也还没睡。他高兴得又跳又喊，用双手拍着自己的大腿，顽皮地向阿拜：

“给我，从城里带来的礼物！给我！糖呢？……快给我呀！”他又是掏阿拜的口袋，又是把手伸进阿拜怀里，忙得阿拜顾不上和祖母、母亲以及嘎比特汗、塔克渐好好问候。

“拿来！……快点！”乌斯盘在不停地催促……

阿拜在家里住了三四天。他没有到任何地方去，也没有再到父亲那里。在吉迭拜每天可以听到这样消息：“到卡拉确库的人特别多。昆开的阿吾勒挤满了客人。每天去问候老爷、给老爷请安的人不知有多少……”然而从吉迭拜到库南拜那里去的却只有塔克渐一个人。

阿拜回来的第二天，塔克渐就从居玛古勒那里了解到人们给库

南拜送马的情况。

“据说都是漂亮的好马。胡达别尔德又要把最好的挑出来留给自己！”塔克渐说，他担心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昆开生的胡达别尔德先下手。他还说：“我要挑选最好的！我要亲自牵回来！……这一次吗？……我倒要看看！”他急急忙忙地走了。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回来。

这些日子，阿拜经常向祖母、母亲以及嘎比特汗讲他在卡尔卡拉尔的见闻和感受。他的庶母、美丽的艾格孜有时也来听。

阿拜也谈到了父亲与布皆依的和解，但没有提到给孩子的事。这已经成了郁积在他心中的疑团与沉重的忧虑。阿拜不忍心使人们期待的这个欢笑的时刻突然间变得凄凄惨惨。因此只好等父亲自己来说。这些做母亲的会向父亲讲些什么？可以等着看。如果从阿拜嘴里听到这令人心怵的消息，她们可能会极度悲愤，五内俱裂。阿拜自然不会忙着提起这事，过早地去折磨她们！

阿拜在回吉迭拜的当天就考虑到这些。他当时即嘱咐居玛古勒：“先不要在这个阿吾勒提这件事！”

大约四五天以后就听说“布皆依来了！”

在布皆依要来的前一天，库南拜已派喀拉巴斯到吉迭拜阿吾勒传达了意见。喀拉巴斯见到泽列和乌丽渐时告诉她们：

“老爷问候你们！他明天带许多人到这里来。另外要在这里——在上房跟布皆依进一步和解。布皆依和白沙勒等人都要到这里来。老爷说要这里做好接待的准备！”

这消息并未使乌丽渐感到惊慌。她和艾格孜一起准备了一整天。她们解开大捆大捆的行李包^①，拿出了珍贵的地毯、挂毯、花毡，以及绸缎被褥等。把泽列住的上房、客房，艾格孜的住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炸了好几木盆包尔沙克，宰了几头牲畜，准备了足够的奶酪浆以及其他食品。另外还从许多肚奶油^②中

① 行李包：由于牧民经常迁徙，因此不常用的家什、毡毯、衣料、被褥等长年捆着，定期打开晾晒、透风。必要时才拿出来使用。

② 哈萨克牧民一般用牛羊肚储存奶油。

挑出咸淡适中、味道鲜美、色泽纯正的几肚来，剖开准备妥当。

第二天库南拜、布皆依等果真带着他们的随从来了。

布皆依进到上房时，泽列立即站起来迎上去。她亲着布皆依的脸，流着泪说：

“亲爱的，你的心没有变得冷酷吧？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母亲哪！”

“老人家！……”

“我们可怜的伯母！”与布皆依同来的白达勒、苏云德克等也感动地呼叫着。

布皆依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紧紧地搂住泽列，嘘了一口气。接着把泽列轻轻地扶到原来的地方坐下，自己随着坐在她身旁。

经过片刻沉默，布皆依抬起头环视着屋里的孩子。他看阿拜离祖母不远，先叫来阿拜嗅了嗅他的脸，接着依次亲吻了乌斯盘和司马古勒。这也是布皆依对泽列的慈爱表示的敬意。

布皆依对这间屋子有一种特殊感情，认为它不仅仅属于库南拜，而且属于整个家族。家族的所有成员都能在这里得到同样的爱护、照顾和关怀。

布皆依等人就座以后，库南拜也进来了。和他一同进来的还有喀拉台、买巴沙尔、库伦恰克等许多人。

看到布皆依和父亲会晤的情景，阿拜感到很不自在，羞怯地低下了头。他借口要给长辈让坐位，走了出去。

当天晚上，甚至第二天早餐时阿拜都不曾到父辈中间去。他只是从侧面，从母亲那里了解到，布皆依和库南拜没有多交谈，没有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只是客客气气地互相说了些客套话。

第二天，当布皆依等人要回去时，阿拜在卡尔卡拉尔听到的使他伤心的话已成为事实。

艾格孜正在自己屋里伏在地上号啕大哭。

喀拉巴斯从艾格孜手中接过卡姆霞特，给她穿好衣服，送到上房去了。她的小脸白白净净的，一双乌梅似的眼睛闪闪有光。她一进来便向所有大人：

“叔叔！爸爸！爸爸……叔叔?! ……”伸着小手，眯着眼睛不

倒地叫。

乌丽渐不忍心看这个令人悲痛场面，径自出去了。泽列蜷伏在地毯上泣不成声。阿拜已体味到大人们的冷酷无情，也站起来走了。

库南拜的独眼恰似枪口对准所有忧伤的人，仿佛要射穿他们。按照在卡尔卡拉尔的协定，他要把艾格孜手中的孩子夺过来送给对方。

卡姆霞特在屋子里并未感觉到会有任何变化，她依然啾啾呀呀地叫着。只是当一个陌生人抱她走出去时，她才怕得惊叫起来：

“妈妈……妈妈！……妈妈！……”

由于幼小的心过分恐惧，她号啕着哭起来，仿佛她的小脚踩上了炭火。

布皆依等人已骑马走出很远，这里依然可以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哭声越是远去，越像被火烧伤或正在水中下沉的生命在绝望中的呼叫。

四、在莽原密林里

(一)

从卡尔卡拉尔回来以后，阿拜还不曾骑马外出。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吉迭拜的阿吾勒母亲和祖母身边度过的。开春以前，阿拜白天黑夜都拿着书本。这是他从经文学校回来以后第一次真正坐下来经心读书。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中的许多词已经记不太清了。最初一个星期他借助嘎比特汗所作的注解把过去读过的单词复习了一遍。从那以后，他得到的每一本厚书，仿佛都成了他昼夜思念的、重逢的至交和密友。嘎比特汗也喜欢读书。阿拜从他的书籍中找到了许多珍贵的、自己感兴趣的著作。其中有菲尔多西、尼扎米、费祖里、纳瓦依及巴布尔的作品。有《加米希德》、《赛地巴塔勒·嘎孜》、《一千零一夜》。有塔巴尔的历史著作。还有《居素甫与孜丽哈》、《莱丽与麦吉依》、《阔尔乌古勒》等故事诗。阿拜总是手不释卷地阅读这些书。而且在用过晚茶后至夜餐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把从书中读到的有趣的故事，讲给家里人听。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也是由于祖母的原因。

泽列看到阿拜读书很认真，有一天对阿拜说：

“亲爱的，你这样做很好。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就知道吃吃喝喝。吃得肥头肥脑的，可是既没有知识，又没有手艺。这种人还少吗？你要认准这黑字白纸！可别跟那些人学！”

就因为祖母讲到了读书的重要，阿拜才满心欢喜地每天给家里人讲一则有趣的故事。祖母和母亲、牧工、孩子们都听得很入神。有时艾格孜也过来听听。自从卡姆霞特被带走以后，她变得过分憔悴，脸色苍白，经常瞪着一双失神的大眼睛。鬓角下的青筋隐约可见。昔日的美貌罩上了一片哀痛的阴影——是失去儿女的母亲的哀痛。阿拜深深理解庶母的创伤。只要艾格孜一来，他会讲得格外

认真。

阿拜讲的故事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吸引人。有些书嘎比特汗虽然读过，但只要阿拜给别人当故事讲，他也会认真地、专心致志地听。

可惜的是，到开春母畜产仔时，带在身边的好书阿拜都已读过了，故事也讲得差不多了。

过去整天求阿拜讲故事的那些人，现在已转向其他女牧工或年轻孩子。要他们重新再讲从阿拜那里听到的故事。可是他们只能讲个大概，不像阿拜那样讲得动听。

乌丽渐看到这些，有时用开玩笑的语气制止他们：

“冬天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母畜产仔季节。讲故事的季节也过去了。你们也该收场了。不然冬天还会折回来赖着不走的！”

可是当周围没有其他人时，祖母和母亲又向阿拜提起书中那些有趣的故事，还要他再讲。

嘎比特汗和阿拜从附近所谓的毛拉、教徒和老人那里借来了所能借到的几本书。有一次，嘎比特汗还特意到卡拉确库昆开阿吾勒，从那里带来满满一搭褙书。

在卡尔卡拉尔时，库南拜曾托哈桑毛拉购买了一批有趣的图书，而且已全部带回来。可是有一次阿拜向父亲要书时，库南拜却说：

“你住到我这儿来，念给我听，我就给你。你要想自个儿读，自个儿享受，我不会给你！”父亲拒绝了阿拜的要求。

阿拜因为不愿意跟在父亲身边，没有拿到这些书。幸亏嘎比特汗软磨硬泡，磨蹭了一两天，总算把书拿来了。嘎比特汗的功劳使阿拜和这里的人都受益不浅。

可惜的是，刚拿到书的第二天库南拜就捎来口信，叫阿拜去卡拉确库。阿拜只好离开这里。

阿拜刚到昆开的阿吾勒，库南拜就派他去库伦恰克那里。阿拜记住了父亲要他向库伦恰克转达的意思。他转身出来时，陪他同去的喀拉巴斯已经准备就绪。

库伦恰克的阿吾勒并不太远。在卡拉确库西头，以前阔达尔的

冬窝子那边。这是属于托尔盖家族的地方。库伦恰克正是托尔盖家族的头人之一。

阿拜二人沿着卡拉确库的山脚走着。阿拜的“月牙斑”一直踩着类似大走的步法。

“青格斯的山坡全都返青了！”阿拜自言自语地环视着四周。

矮小的酥油草，已爬满山坡，山野一片碧绿，可天气不太好。

“这冷风总是刮不完，天也不晴！”阿拜说。

这一带已经有两三天不见太阳。还有一股冷风，大概是冬天最后的一股寒气吧！

“是啊，赛吾尔^①这才到。每年赛吾尔初都是这种寒冷的阴天！”喀拉巴斯像懂得冬天必然下雪似的解释了季节的变化。

“为什么？赛吾尔并不属于冬天哪！它不是春天吗？你说每年都这样吗？”

“每年都这样。赛吾尔按公历怎样叫法？”

“叫阿普列勒。”

“这么说，现在正是阿普列勒。常言说，‘不到赛吾尔，天不会暖和。’这是说赛吾尔初的寒冷不过去，不会有春天。这话没有白说！”喀拉巴斯开始向阿拜解释每个月的天气变化。

喀拉巴斯听差的许多知识是阿拜过去不曾接触过的。“赛吾尔”是阿拉伯人的叫法。哈萨克语叫“麻目尔”。接下来是“冒苏木”。阿拜打问了每个月的哈萨克语名称，并反复背诵着牢牢记住了。

可是方才关于“赛吾尔”的那些说法，阿拜还是第一次听说。前些日子祖母曾告诉他，早春最坏的季节叫“卧塔玛勒”。

“这卧塔玛勒是什么？它有什么意思？”阿拜又问。

喀拉巴斯回答说：

“从阔科克月的十一日到十七日这段时间叫卧塔玛勒。天天都刮大风，是冬天最后的，也是最肆虐的日子。这名称的由来，据说是这样的：某个巴依有位叫卧塔玛勒的牧工。这牧工会看天象。阔科克月的冷天一开始，他就对巴依说，‘要刮大风的，不能把羊群

① 赛吾尔：哈萨克历法阔科克的别名。相当于公历四月。

赶出去放牧，刚刚越冬的瘦弱羊只会冻死的。无奈巴依是个狠心的家伙，硬说卧塔玛勒想偷懒，狠狠打了他一顿，逼着他把羊赶出去放牧。当天果然刮起大风，整整刮了三天三夜，所有的羊全被风雪驱散。可怜的卧塔玛勒不忍离开羊群，竟和羊一起冻死。人们于是把阔科克最冷的那几天叫“卧塔玛勒”。你奶奶也知道这个！”

阿拜还请教了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月合”？两月衔接的日子为什么叫“死亡间隙”？“科尔苦耶克”^①这个名称的来源是什么？阿拜又得到了许多使他感兴趣的知识。过了片刻，阿拜又问到推算历法的人和他们的经验。

“你懂得历法和推算年月日吗？”阿拜想，喀拉巴斯懂得那么多东西，讲得头头是道，大概不会不懂历法。

喀拉巴斯笑着说：

“毛拉和霍加^②们说，‘要嫌罪孽少，推算年月日！’不过要有可能，懂得历法不是件坏事。我因为粗心，没有学到手，说实在的，懂得历法的人有时会准确指出未来年月的气候变化。”

走过一段路程后，这两个骑马的行人已到达阔达尔冬窝子的对面。阿拜拐到阔达尔和卡姆卡的墓前诵读古兰经凭吊了一番，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地离开。

上次所见到的凄惨的画面，仿佛就发生在今天早晨。此刻历历如在眼前。阿拜又记起那次所流的激愤和同情的眼泪。

阿拜在阿吾勒下马时已完全像个大人，表现得沉稳、冷静。

按照这里人的习惯，天气暖和时，会在冬窝子附近支起毡房住进去。在卡拉确库过冬的库南拜的阿吾勒都是这样，然而库伦恰克的阿吾勒依然住在四堵墙的土平房里。

在库伦恰克眼里的阿拜虽然还是个孩子，但考虑到是库南拜派来的，不得不像接待大人一样招待。

“喂，听着！给客人准备饭！”刚刚和客人们寒暄过，他使用命

① 科尔苦耶克：哈萨克历法月份名。相当于公历9月。

② 霍加：意为“显贵”，是对“圣裔”及伊斯兰学者的尊称。在中亚地区泛指宗教上层人士。

令的语气向他老婆喊道。

库伦恰克身边有五个力大过人的孩子，被称为“五条好汉”。此刻只有玛纳斯在家。他实际是库伦恰克的孙子。说他是“好汉”还真有那么点派头：身材魁梧，前额宽阔，脸上闪闪发光，俨然是一个摔交手。

玛纳斯只管弹手中的冬不拉琴，没有向客人打招呼。偶而向客人投去冷漠的目光。

家里有现成的茶。玛纳斯的媳妇铺好餐布，准备给客人斟茶。

少妇的皮肤呈褐色。脸庞秀丽，鼻梁端正，两鬓梳得很光滑。动作干净利落。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又灵巧机敏。她一进来，仿佛给整个房间带来温暖与和谐。

阿拜一边看她进进出出，一边向主人：

“库伦恰克大伯！”

库伦恰克望着阿拜，顺手拿出鼻烟壶，用指甲轻轻弹了几下，弹出少许墨绿色的纳斯白，放到鼻孔中美滋滋地嗅了嗅。

“我父亲让我问候您，向您致意……”阿拜说。

“我祝他健康！”

“我父亲说，别特库德克这块地方过去是卜尔沙克家族的牧营地。阿克别日德得到卜尔沙克的冬窝子以后，认为这里的牧场和牧营地应归他所有。去年秋天，在搬进冬窝子以前，您的阿吾勒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现在眼看要到夏天，阿克别日德向我父亲申诉说：‘因为别特库德克离库伦恰克最近，他会不会又住进去？那是我准备秋季打草保留的地方。最好库伦恰克不要再搬进去住，好让我自己使用！’我父亲让我转告您。”

“好，就让阿克别日德那么说吧！你父亲是怎么讲的？”

“我父亲说：‘阿克别日德讲得有道理，库伦恰克最好不要搬进去，这就是他派我向您转达的意思。’”

阿拜讲得有分寸，完全像成年人，而且很从容，丝毫不显得拘谨。

库伦恰克没有吭声，他点了一下头撇着嘴笑了笑。

“请喝茶！靠近些！”库伦恰克挪动了一下。阿拜端起茶碗，等

着对方回答。

库伦恰克沉着脸没有吭声，过了片刻突然转向阿拜：

“喂，孩子！你父亲是不是调查了别特库德克的情况，知道了它的内里？卜尔沙克家族在这儿的时候我和他们是轮流住的。打的草也是对半分的。你父亲可知道这些情况？”

“他可能知道。但草场是有所有权的，而且有契约，大伯！我父亲说，所有权属于卜尔沙克是无可争议的，草场是卜尔沙克的。库伦恰克曾部分利用过草场，但那不是因为有所有权，而是通过协议利用的。如果双方达成协议，也可以和阿克别日德共同使用。但要您考虑，所有权属于阿克别日德。”

“是啊！这是说，坐骑的主人是阿克别日德了！那么主人是要骑在马鞍上的。如果主人同意，我们可以骑在后边；如果不同意，我们就不能骑！虽然我们就紧挨着他的冬牧场，也休想沾边了！”库伦恰克表现出不满情绪。

阿拜心里明白库伦恰克不高兴的原因。他自己并不想惹库伦恰克生气，只是要转达父亲的意思。但一开始他不曾料到后果会这样严重。现在看到一个大人虽然心里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的神态，更理解到自己方才那些话的分量。于是向库伦恰克：

“我只是向您转达了父亲的问候和让我捎的话。其他的您自己看着办吧！”

“该怎么办呢？唉！阿克别日德！阿克别日德！阿克别日德得到了真主的恩赐！”库伦恰克苦笑着讽刺了两句。

听到库伦恰克这两句含蓄的讽刺，阿拜忍不住笑了。他本来就不是来争辩的。再说父亲的委托也算交待了。想到这一切，阿拜接过库伦恰克的话头：

“不是恩赐是什么？”

卜尔沙克留下的一块地，

主人竟成了阿克别日德！”

阿拜的顺口溜引得满屋子的人都笑了。尤其是正在斟茶的玛纳

斯的媳妇更觉得开心。她直笑得脸通红，欣羡地望了阿拜一眼。

库伦恰克非常满意地对阿拜说：

“孩子啊！你这话说得多好！阿克别日德要能听到就好了！”

库伦恰克这才抛开关于别特库德克的话题。

“亲爱的！上次给布皆依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听说艾格孜哭得很伤心，现在呢？”接着询问了阿拜家里的情况，问了泽列和乌丽渐的健康。阿拜没有透露卡姆霞特的任何消息。库伦恰克又接着问：

“布皆依他们没有得到补偿的牲畜，肯定不太高兴。听说对你那小妹妹的待承也不太好！可怜的艾格孜，她如果知道这些会愁坏的！”不知库伦恰克为什么要讲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

阿拜没有理睬库伦恰克的诱导。他不想在这里透露有关这些事的任何情况。他沉默了一阵，想起了别的话题：

“大伯！您的孩子怎么叫‘五条好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好吗？”

库伦恰克意识到这是要抛开方才的话题。他心里想：“是个理智的孩子。多么稳重！瞧他这不动声色的样子。……连这个也给他教会了”于是抛开了先前的话题：

“他们都说‘好汉就是巴吐尔的意思’。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要问他自己！”他指了指玛纳斯，又接着说：“谁知道他们成巴吐尔以后曾制服过哪些人？只不过是别人煽惑的一句話。你不记得上次布肯其、卜尔沙克叫嚷‘宁死也不让出卡拉确库’。是我听了你父亲捎来一句话就带着五个孩子去的。当时我想，从那些主人被迫离开的草场中，无论如何也会给我一小块。难道给我的就是这个？这就叫好汉的脑袋碰到石头上了！”他又绕到了前面的话题。

“不是常讲‘不拿灾民的一根小皮绳’吗？如果是外人的，那是另一回事。这却不是外人。夺取布肯其的草场会给什么人带来好处？您何必后悔呢！”阿拜讲了几句含意很深的话。

虽然玛纳斯小两口觉得这话有道理。可库伦恰克不以为然。他后面所讲的话，完全说明他对库南拜的不满情绪。

阿拜已经明白，库伦恰克有怨气是因为从布肯其、卜尔沙克那

边夺来的草场没有给他一份。阿拜感到库伦恰克除了要草场得到好处以外，别的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他也很不愉快地离开了。

阿拜向父亲陈述了任务的完成情况。但只讲了库伦恰克表示同意。却没有说他有抱怨情绪。

库南拜又单独询问了喀拉巴斯。他已经知道了阿拜在这次差遣中所讲的一切。看来喀拉巴斯对阿拜的言谈举止也很满意。他称赞说：

“您孩子说话非常精练，完全和大人一样！他在对手面前一点儿也不胆怯。无论对方提出什么，他都能应付。”

库南拜示意“够了，别说了！”没有让喀拉巴斯讲下去。第二天他又给阿拜派了个差事。这次是去苏云德克家。依然让喀拉巴斯跟着。

阿拜他们到达苏云德克的阿吾勒时已是夜晚。苏云德克丢掉自己的冬窝子后，已搬到卡拉吾勒上边一个叫吐约吾尔克西的地方。现在住着毡房，不在宅院里。虽然他们认为这里还适合人畜多的富裕阿吾勒居住，选择在这里过冬，但未来得及修盖宽大的住房和棚圈。而旧房院又太小，住着太挤。因此，天气一暖和他们就支起了毡房。

苏云德克宽洁的白毡房很暖和。里面堆满各种家什、行李包和箱子。门的两侧向里围着花毡、花毯和挂毯。

阿拜穿着灰鼠皮大衣和套毡袜的宽筒皮靴，在这间毡房里是不会冷的。他这是今年第一次要在毡房里住宿。这里空气新鲜，温暖适宜。对阿拜来说，春天搬进毡房里住也是一种享受。

毡房正中一盏煤油灯发着昏暗的光。苏云德克夫妇和他的两个儿子阿斯勒别克、阿德勒别克正陪伴着客人。除他们以外这儿还有一人，仿佛给这顶毡房带来了绚丽的春光。她就是苏云德克的女儿托葛建。阿拜到来以后，她从那边长兄阿斯勒别克的毡房到这儿来过好几次。她每次来和每一次离开，辫梢上丁当作响的银币都会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向人们打招呼。头上的海狸小帽、精致的耳环、珍奇的手镯，向阿拜展示着他从未见过的美。她脸庞丰润洁白，鼻梁

端正，黑眼睛上两道细长的眉毛如新月初生，几乎挨上鬓角。而纤细的眉梢更像燕子翅膀的尖端，好像随时都会化作魔箭，射穿人们的心髓。

托葛建细心聆听着人们的谈话。她的两道修长的眉毛，像春燕一对轻捷的翅膀正随着她的一忧一喜，一颦一笑在扇动，仿佛要飞向高空，飞向远方……阿拜目不转睛地、久久地望着她。

姑娘方才进进出出原来是为了招待客人。过了一会儿，她嘱咐女佣人铺餐布，给客人斟茶。她自己坐到父亲下首，给客人递着茶碗，帮助做些零碎活儿。

阿拜和苏云德克讲话时也未感到拘束。他已经不像孩子，而像成年人一样，大大方方地随便交谈着。

当托葛建坐下来时，阿拜问苏云德克：

“苏云德克叔叔，您这块地前面孤零零的高峰为什么叫卡拉吾勒^①？”

“谁知道，亲爱的！”苏云德克停了片刻，接着说：“你想想，托布克特和马台部落之间的侵扰和敌对行为可曾中断过？可能是追击的一方，也可能是逃跑的一方当时起的名字。你瞧，它离开别的山峰单独屹立在旷野里。不到那里放哨还能到哪里？”

“您是不是说这是托布克特人起的名字？托布克特未到这里以前没有这个名字吗？”

“哪里会有呢！这一带的山山水水名称都是托布克特人起的。”

“哎，这也难说！如果都是托布克特人起的，怎么还要叫青格斯呢？莫非托布克特部落中曾有过叫青格斯的人？”

“啊，没有！这话有道理。是呀！为什么这里的一座大山要叫作青格斯？”苏云德克也在思索。

阿斯勒别克看父亲迟疑的样子，自己不好意思，便插嘴说：

“青格斯是‘青——克斯’^②的意思。据说因为这一带冬天严寒，所以这样叫的！”

① 卡拉吾勒：意为守卫、哨兵。

② 青——克斯：意为真正的冬天。

阿拜微笑着说：

“大概不是这样。青格斯是著名的可汗^①的名字！”

“是啊！这话我也听到过，只是没有记住。好，你既然知道，就说说吧，亲爱的！”苏云德克想听阿拜的解释。

年轻客人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或听到的有关青格斯汗的故事，最后又加上自己的推断：

“正因为这样，这座大山才叫作‘青格斯’，而它的主峰便叫作‘汗’。另外那边一座叫‘窝尔达’^②的山也是这样。说明青格斯汗曾在那里扎过营帐。我想，是不是卡拉吾勒也是从那时候留下来的名字？”

苏云德克非常认真地听取了阿拜的话。连放在前面的茶也忘了喝，已经凉了。托葛建这才发现父亲竟听得如此专心。她好奇地望着阿拜，好久没有移开目光。

毡房里的其他人也兴致勃勃地听着阿拜的讲述。都感到很满意。阿斯勒别克、喀拉巴斯都说：

“确实有道理！”

阿拜不只说明了青格斯山名称的由来，对苏云德克冬窝子吐约吾尔克西附近的主峰“汗”，还有麻买过冬的“窝尔达”山也都做了说明。所有在座的成年人这才感到惊讶：为什么人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些地名的由来！

苏云德克亲手递过阿拜的茶碗：

“随便吃，阿拜！”又把金特^③、奶油、包尔沙克推到阿拜面前。托葛建已看出父亲对年轻客人的特殊关照。

阿拜发觉托葛建一双明丽的黑眼睛正在望着自己——不是随便看看，而是在仔细端详。

阿拜也是第一次这样细心甚至痴迷地注视一个女性。托葛建凝望了好久，只是当她感到脸上有些发烫时才慢慢地转过去。

① 青格斯汗：即成吉思汗。

② 窝尔达：宫廷、帐幕、营帐。

③ 金特：把糜子磨碎加糖和奶油做成的食品。也写作“洁尼特”。

“不是活得久的人懂得多，而是学得多的人懂得多。像这样勤学、多记是好事，孩子！”苏云德克停了停。阿拜接着这句话说：

“苏云德克叔叔，这都是从您这样的长辈跟前听到的！”停了片刻，又接着：“如果您不介意，我想直接从您这里了解您过去讲过的一些话！”阿拜谦恭地望着苏云德克。他的话丝毫不显得牵强。

“好的，你问！说吧，孩子！”

“那好！听说您曾在小窝尔达山前解决过阔杰克拜和库勒加拜的草场纠纷。当时您讲过‘我不按羊的头数划分草场，要按真主的真理来分！’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是想了解这个。”阿拜说。

阿拜的提问，引得喀拉巴斯、阿斯勒别克、阿德勒别克齐声笑起来。可能除阿拜以外在座的其他人都知道这事的底细。苏云德克先是一怔，沉思片刻后说：

“孩子，这话应该问问你父亲！”

“我父亲不喜欢和孩子敞开心扉。这您是知道的！”

“可方才的事和你父亲是有牵连的！你可知道？”

喀拉巴斯和阿斯勒别克还在不停地笑。他们一方面笑苏云德克既想回避这个问题又想维护体面；另一方面笑阿拜非要追问这种不太相宜的事。

“我知道这事和我父亲有牵连。”

“那么，和你父亲名字挂钩的事最好还是先问你父亲！”

“太好了！苏云德克叔叔，您这是好主意！可是……听说，您裁决那次纠纷时，和我父亲中间发生了龃龉。这是真的？”

“是真的！”

“假如这样，我只从我父亲那里去了解你们中间的分歧；阿斯勒别克和阿德勒别克哥哥只从您这里了解，那会有什么后果？我们会因为得不到真实情况，各说各的对。一方面，我们会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孩子和孩子们，比如我们之间免不了要产生隔阂，越来越疏远。如果由您来告诉我，由我父亲告诉这两位哥哥，那天平的两端不是会平衡吗？”

苏云德克和屋里的其他人都觉得阿拜说得非常正确。尤其是喀拉巴斯很欣赏阿拜讲的道理：

“孩子说得很对！”他希望苏云德克自己来讲那一事实。

“我前后都叫你截住了，孩子！”苏云德克微微一笑。他犹豫了一阵，望着阿斯勒别克：

“喂，我的孩子们！你们可看到这位小客人多聪明呀？”他显得很惬意，也很诚恳。

虽然已吃过茶点，托葛建却没有让收拾餐布。她在微笑着听人们谈话，不时望一望阿拜。当两人目光相遇时，阿拜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对一位敬爱的旧友所表达的情谊。

阿拜有意把谈话的内容引向方才的话题：

“苏云德克叔叔，还是由您来告诉我您和我父亲之间的分歧吧！”

“既然你要我讲，我就告诉你！你知道了也好！你父亲和麻亚部落中的加曼太老人经常接近，以后成了老人的义婿，并为此得到了二百只羊。”

“什么叫作义婿？”

“义婿不是真正的女婿，只不过像知心朋友一样。”

“哪为什么不叫‘朋友’呢？”

“朋友一般指年龄相近的人。如果年龄悬殊的两个人要结为朋友，有时就这样称作义婿。”

“那么以后呢？”

“以后加曼太的儿子阔杰克拜和他的穷本家库勒加拜之间发生了草场纠纷。你父亲带我去，让我裁决，给他们划分草场。我听取了双方意见，自认为作了正确的判断。便一边走着定界，一边说：‘我看应当这么划分。’你父亲当时也在场。他和阔杰克拜一同跟在我身边。我是要按我认为公正的方案进行裁决。但我发觉，阔杰克拜对我的作法不满意。他绷着脸，似乎要爆炸。过了一会儿，他在你父亲耳旁嘀嘀咕咕。看得出，你父亲是听信了阔杰克拜。他抬高嗓音说：‘喂，伪君子！你这是向哪边拐？’我认为自己是公正的。一怒之下就脱口说出来，‘我不按羊的头数划分草场，要按真主的真理来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是啊！那么以后怎么样了？”阿拜还想了解以后的事。

“后边的事还问它做什么！简直像一团乱麻！”苏云德克挥了挥手，再没有讲。

阿拜的脸变得通红。但他很快抑制了自己，并陷入沉思。他望着灯光的两只眼睛就像灯火在远处闪光。托葛建这才尽情地、爱慕地端详客人的神态，而不是一般的顾盼。

屋子里也有人在暗笑阿拜突然间闭住了嘴。这是苏云德克的小儿子阿德勒别克。他和阿斯勒别克不同，脾气犟，说话生硬。他望着阿拜发愣的样子心里在嘀咕：

“活该！这是你自找的。该心满意足了罢！”他兀自在哂笑。

虽然阿拜陷入沉思中，但并未懊丧。过了一会儿，他又提出第二个问题。也还是苏云德克的话。那是在祭奠约斯坎拜的时候说的。苏云德克也决定告诉阿拜：

“为了祭奠你祖父，你父亲通知所有亲朋，在阔克斜山脚下举行祭祀仪式。集中了很多人。托布克特部落从未有过那么大规模的祭祀活动。这你可能听说过。”

“听说过。您也参加了吗？”

“当时我正和你父亲闹意见，没有去。但艾多斯、季格铁克，甚至麻买、居万塔亚克部落和家族中，几乎没有未去的人。所有的人都搬到阔克斜山区，进行了一次盛大的悼念活动。不料布皆依和买巴沙尔之间发生了一些磨擦。当时买巴沙尔是部落总管。事情是这样的：居万塔亚克的几名惯偷，到乃曼部落去偷了布皆依舅父家的许多马匹。全都在这里糟践了。乃曼部落派人追到这里，要求布皆依帮助讨回牲畜。布皆依央告买巴沙尔：‘让他们退回牲畜，或者折价赔偿！’可买巴沙尔不耐烦地说：‘你乱讲些什么呀！’这样就得罪了布皆依。布皆依的怨气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当时只说了句：‘如果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我何必为你捧场呢！’没有等祭祀活动结束后他就搬走了。季格铁克、白雪拉、居万塔亚克方面也有许多人跟着搬走。我当时正在家里，听到这消息后，信口吟了两句诗。你追问的不就是这个吗？”

“您吟的什么诗？”

“你想听吗，可以告诉你：

虽然万物都成对成双，真主只有一个，
父母像麦加^①般神圣，不可逾越。
四十户人被弄得七零八落，
约斯肯哟，连你的忌日里也掀起风波！

人们还不曾忘记的大概就是这个。”

阿拜很明白，这段佚闻后边还有故事。

“这后边还有呢，您就都讲了吧！”

“后边是指什么？孩子！”

“您说‘四十户人被弄得七零八落’那是我祖父的事呢？还是别人的事？”

“阿拜渐，你什么都想听啊！这事不怪你祖父，还是怪你父亲。你这会儿让我都讲出来，明天该让我和你父亲闹翻了！”苏云德克微笑着说。

“不，苏云德克叔叔！我只是想了解事情的真相，不是要搜集您的过错！”

“你说得对，孩子！‘四十户人’是指那座阔坎山中段的瓦克部落。他们内部曾发生过一些小磨擦。当时库尼肯插手，扶植了一位叫阔乃的巴吐尔。到磨擦加剧时，你父亲给阔乃出主意，突然袭击了对方。对方因没有准备，无法抵抗，只好逃到湖边茂密的芦苇丛里。库尼肯让他们纵火烧芦苇。人们因为怕火烧都跑出苇丛。你父亲又让阔乃追击。结果阔乃战胜了对方。我那两行诗就是指这个。”听完这一段，阿拜再未继续提问。

过了一阵，肉煮熟了，人们开始就餐。这儿没有把喀拉巴斯和阿拜当外人。苏云德克的孩子和夫人都按照常规坐在餐布周围。托葛建这次坐在父母二人中间，离阿拜更近了。阿拜方才一直从正面看着托葛建，现在可以再从侧面多看看。

笔直而俊俏的鼻梁，这时看得更清楚了。从侧面望去，更觉得可爱。丰润的下颌底下隐约显出柔韧的双下巴，仿佛有一层细微的

^① 麦加：穆斯林圣地，在沙特阿拉伯。

波纹。又黑又长、梳得闪亮的发辫，轻盈地搭在白嫩的脖子上。精致的耳环轻轻一颤，接着在不停地晃动。

不知为什么，托葛建的脸一红一白。是因为冲动引起的羞涩感，还是别的？总之，她自己感到心怦怦直跳，呼吸也变得急促，与平时不一样。

以好客闻名的苏云德克家，今天的饭食也格外丰盛。过冬余下的马臀肉和黄灿灿的肥马肠，从喀拉巴斯锋利的餐刀下一片片飞向盘子的边缘。除熏肉以外，还有新鲜羊肉。这是刚刚宰杀的料羊的嫩肋条。因为是精料饲养了一冬的肥羊，因此没有采用一般的烹调方法，而是燎过皮后清煮的。所以今天的大盘手抓肉散发着不同寻常的香味。

尽管肉食这样可口，尽管餐布周围的其他人都在尽情地享用，阿拜却未能敞开进食。而托葛建带着手镯的洁白的手臂也很少伸向盛肉的盘子。苏云德克和阿斯勒别克不停地让阿拜：

“请吃，亲爱的！”

“吃啊，阿拜！怎么总是不动手！”

虽然主人在不停地劝食，阿拜还是没有多吃。

肉吃过以后端来了上好的米黄色马奶酒。这是苏云德克家特意用今年空胎母马的奶酿造的。宾主边饮边说，一直谈到深夜。

可是今晚，临近深夜时阿拜变得拘谨起来，不像开始那样洒脱。

主人以为年轻客人困倦了，决定给客人铺被。这时男人们都走了出去^①。

今天夜晚，阿拜受到一种强有力的激情的冲击。

以前，所谓的恋人都在阿拜读过的书本里，在他听过的故事里。而今天，第一次不是通过书本和故事，而是用自己的雪肤花貌，自己的笑容、动作和呼吸告诉阿拜：“那就是我！”“我在这里！”并且向他走来。

郁积在阿拜心底的沉重的感觉，方才曾随着苏云德克的谈话泛

^① 因为毡房面积不大，主妇铺被时客人们一般要到毡房外去。

起，此刻又重新沉下去了。他独自站在毡房外，惬意地望着星空，畅畅快地呼吸着夜的空气。

中天的月亮慢慢向西滑去，离人间越去越远。仿佛带走了人们心中的怨恨。她呼唤人们涤净身上的污泥，面向苍穹，面向此刻无云的天边，面向纯净的生活……

站在吐约吾尔克西只能望见青格斯近处的部分山峦。月光下，群山笼罩在淡蓝色的雾霭之中，沉沉欲睡。从山脚下不时吹来一阵阵轻风。

羊群里听不到一丝响动，羊儿都在静静地歇息。阿斯勒别克兄弟也睡去了。附近草坪上五六家白毡房的天窗已盖上顶毡，在月光下走进睡乡。

苏云德克和喀拉巴斯在察看各自的乘马。阿拜仿佛从这个春天夜晚的宁静里看到了拂晓的光。显然，阿拜对属意于他的拂晓有特殊的理解：

“这是爱情吗？爱情就是这样吗？如果这就是爱情，那么这世界，这轻柔宁静的夜晚——该是它的摇篮，它的前奏。”

月夜如奶液般洁白。可天还未亮。但阿拜已感觉到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心的黎明。这里有希望、有欢笑，也有忧虑与痛苦。他心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热流、无法解开的谜，有万千种感觉。仿佛快速扇动的翅膀在不停地变幻，没有片刻安宁。

“这是什么？该如何理解？是什么性质的感觉？我这是怎么了？我的意志和耐性呢？”

他突然打了个寒战，无缘无故地发抖。心在狂跳，伴随着憋气与刺痛。

“黎明……心的黎明……莫非你就是我的黎明？是我的光亮？你是谁？”

他好像又看到托葛建如婴儿肌肤般洁白、细嫩的胳膊，丝绒般柔美的脖颈……啊，这就是我的黎明……她就是……

洁白的肌肤如晶莹的拂晓……

阿拜在用自己的全部激情默默吟哦他所惟一崇拜的女性。第一次向托葛建——最初的恋人献出了生命之歌的第一行诗句。

他在继续构思爱情的诗行。他觉得是那么容易，就像溪水在汨汨流淌。可巧喀拉巴斯叫他进毡房去。原来外边只剩下他们两人。阿拜一边走着，一边想着方才的诗句。但这时除了“洁白的肌肤如晶莹的拂晓”以外，再也想不出下面的诗句了。

喀拉巴斯和阿拜进来时，苏云德克夫妇已上床就寝。床的四面围着浅黄色的幔帐。女佣人正在毡房的正中给两位客人铺被。看来这间宽大的毡房里是不会有别人睡的。

托葛建住在别的屋子里。她是苏云德克的小老婆刊特渐生的。这是她方才进来时喀拉巴斯告诉阿拜的。托葛建可能回自己住房去了。阿拜进来时也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只看到方才斟茶的那个妇女在铺被子。

阿拜刚要挪动身子，不料幔帐动了一下，接着从挨着门的一侧传来辘辘上银币的丁当声，随着出现了托葛建美丽的身影。她抱着一床缎被，脚步又轻又慢。显然是担心辘辘上银币的响动破坏夜的宁静。

女佣人铺好了阿拜的被褥。这时托葛建把手中的缎被挪到胸前，双手抱着轻声对女佣人：

“把脚，把脚那边垫高些！”

阿拜觉得这是对他的特别关照。他本该说句感谢的话……也实在想说。但心口却蹦蹦乱跳，舌头也不听使唤，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紧张地涨红着脸，脱了外衣。

托葛建大大方方地走过来，把方才的被子给阿拜铺好，又向门口走去。

她用非常周到的礼节默默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然而仅仅是这些。“真的仅仅是这些吗？”或者，甚至可以说，这是对所有客人表示的一般性礼节吗？就是这些！托葛建带着佣人，一步步向大毡房门口走去。再不曾回头。

刚走到门口，托葛建对抢先开门的女佣人示意，让她先走出去。自己却用一种优美的姿势扭转身子，最后一次亮过相，倒退着

走出去。

托葛建向门口走去时，阿拜一边望着她的身影，一边在脱上衣。他不理解，托葛建为什么不回头看看。他迷恋地凝视着。

托葛建走到门口时才扭过头。她看见阿拜在铺上发呆。上衣还挂在肩头，白衬衣已露出来。仿佛因什么受惊似的，伸着双臂兀自在那里出神。

不知阿拜可曾注意到？托葛建扭过头时白净的脸颊上，再一次泛起红晕。与此同时，她珍珠般晶莹的牙齿终于从含笑的嘴唇缝隙中显露出来。她是带着笑意悄悄走出去的。

“这是什么意思？是嘲笑吗？是我的举止不得体吗？”阿拜心里有些不安。他很快脱去衣服，蒙着缎被躺下了。

辫梢上银币的响动由密集变得稀疏。过了一会儿，只听到在更远的地方偶而有一两次响声。阿拜的心像马驹在蹦蹦乱跳。也许是心的跳动声正在淹没发饰的声响。这无可比拟的发饰上的银币送来最后一次响声，便沉寂了。也许被寂静的夜偷偷吞没了。

喀拉巴斯吹灭了灯。

眼前的一切对阿拜都是很清楚的。他甚至没有感觉到灯被吹灭。他闭着眼。心再也无法平静，好像被卷进了旋风，在空中盘旋。

阿拜一夜不曾合眼，只是天亮前打了个盹儿。可人们起床时，也跟着起来了。他脸色有点发白，也显得瘦削了。吃早点前，他在外面散步时，曾留意托葛建的住处。离苏云德克住房不远，有一顶较小的白毡房，可能是阿斯勒别克家。再过去不远，伫立着一顶六扇栅墙的白毡房。那该是侧室的住处。阿拜的目光不停地向那边搜寻。但天窗的顶毡尚未拉开。可能托葛建母女还未起床。

苏云德克也在外边散步。这时阿拜正式向他转达了父亲的问候和交待的事项。利用早晨的空闲时间办完了自己来这个阿吾勒的差事。

吃早点时未见托葛建进来。阿斯勒别克兄弟也没有过来，可能都在自己家里吃早点。

既然事情已经办完，喀拉巴斯确定趁早晨凉爽时上路。餐布刚

一收他即走出毡房备马去了。

阿拜舍不得离开这个阿吾勒。在长辈中，像这样好客，和蔼可亲的人为数不多。而这个家庭，更像一个温暖舒适的窝……阿拜心里在思忖：“我要能成为这一家的近亲该多好！可以随便来，随便住；白天也可以随便进出！”可是现在不得不走了。

毡房里只剩下阿拜和苏云德克夫妇时，苏云德克询问了泽列和乌丽渐的健康状况，并说：

“请转达我们的问候，孩子！”

一直沉默的主妇，也表示问候乌丽渐。她由此想起了艾格孜和卡姆霞特姑娘：

“孩子！上次送到布皆依阿吾勒的小姑娘怎么样了！可怜的艾格孜怎么舍得？不知道她们娘儿俩都哭成什么样了？”她一边抱怨一边打问。阿拜勉强应付了几句。可主妇却越说越多了：

“布皆依的老婆是个铁石心肠。她自己生的姑娘就不少，能照看那可怜的小姑娘吗？”她显得非常忧虑。

“得，得！不还有布皆依吗？他老婆想不到的，他该想到！怎么能不照看呢！”苏云德克有意说得轻些。

“唉，很难说！到处都在讲：‘这姑娘是抵罚金的。舍人不舍财呀！’据说这类不好听的话不少。让小孩子离开母亲太不应该！无论如何，她是母亲的心头肉哇！可怜的艾格孜不知怎么难受呢！”主妇说着说着哭起来了。直哭得眼睛通红，还在那里伤心。间或长叹一声，咿咿嘴。

阿拜感到，主妇所显示的母爱和同情，是极其可贵的人性的表现；是真正的仁慈和爱护。

卡姆霞特的遭遇，早已成为住在吉迭拜的家人无法摆脱的忧伤与痛苦。阿拜又想起祖母和艾格孜，还有自己母亲所流的辛酸的眼泪以及他们那些伤心凄楚的时刻。

然而她们只是想念卡姆霞特。为卡姆霞特感到痛心，却不曾听到方才所讲的那些令人心怵的消息。

不只这个阿吾勒这样讲，库伦恰克昨天也是这样说的。什么“像孤儿一样，去做奴仆、受虐待的可怜的孩子”等。这话不是随

便说的。回到吉迭拜以后要立即把听到的一切告诉祖母和母亲，让她们知道卡姆霞特的真实情况。阿拜已下定决心，不管父亲说什么，自己一定要这样做。临行前，又喝过马奶酒，吃饱饭，和喀拉巴斯踏上了归途。

从苏云德克毡房旁走过时，阿拜向主人道别，并再一次表示了谢意。阿拜顺路看了看那边的毡房。顶毡依旧捂着天窗。“难道托葛建不想再会一次面！怎么就没想着早起，想着说一声再见……”

阿拜感到无可奈何，惆怅地策马走去。已经离阿吾勒很远了，他最后一次回头张望那顶毡房。他看到毡房旁边一个女人的身影。头上顶着黑裕祥，下边拖曳着白色连衣裙下摆，好像是托葛建。可能她刚起床。但出来以后，没有向阿拜回家的方向张望，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向绿色的小丘慢慢走去。

阿拜好像非常清晰地听到托葛建发辫上银币撞击的声响，那节奏和自己强烈跳动的心音多么协调。

离阿吾勒越走越远了！吐约吾尔克西——令人难忘的名字，像生命温暖的摇篮。在赛吾尔晴朗、明媚的早晨，竟不能道一声“再见”，悄悄地分手了。美丽的阿吾勒、优异的生命，竟也像难解之谜留在身后了！

两位骑马的行人走出山谷，沿着卡拉吾勒河准备向山脚方向转去。

正在马鞍上沉思的阿拜，突然听到后边急促的马蹄声。他的心又像昨天晚上那样蹦蹦跳起来。他迅即扭转马头看了看，这陡生的希望立刻消失了。来的不是苏云德克家的人，是一个长得壮实、肤色较黑的小青年，嘴唇上边刚刚长出胡子。衣着很朴素。胯下的枣红母马鬃尾剪得和两岁马驹一样。当他的马走近阿拜二人时，他向他们问候表示敬意。他笑嘻嘻地露出雪白的牙齿，看上去是个性格开朗的小伙子。原来他是嫌一个人走路寂寞，为了在路上说说笑笑，特意追上来的。枣红母马的前胸已渗出汗水，嘴边留着涎沫，还在不停地喘大气呢！

喀拉巴斯和阿拜都表示欢迎新增加一名同行的伙伴。随便问了几句，知道他和苏云德克同住在一个阿吾勒，是阔灭克拜的儿子叶

尔波勒。

喀拉巴斯和叶尔波勒很快像熟人一样攀谈起来。阿拜在一边听得颇有興味。尤其是叶尔波勒引起他的热情关注。原因是叶尔波勒和苏云德克家关系很近。他母亲和托葛建的母亲刊特渐是堂姐妹。叶尔波勒像自家人一样经常在苏云德克家进进出出。健谈、诙谐的新伙伴已成为阿拜非常喜欢的人物。

两个年轻人越谈越投机。过了一阵儿，喀拉巴斯竟被撂在一边。阿拜告诉叶尔波勒，卡拉吾勒两岸飞禽很多，并表示自己喜欢猎禽。叶尔波勒紧跟着问：

“你有鹰吗？如果有鹰，到我们那里多好！我会带你找到野鹅和野鸭！”

叶尔波勒的话给阿拜带来巨大的希望。他家里确实有塔克渐的一只苍鹰。方才离开吐约吾尔克西时他曾想，“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来？……能找到什么借口？”可一时想不出办法。叶尔波勒的出现真可谓天随人愿。一谈到撒鹰和猎禽，两个年轻人很快成为知心朋友了。

两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

到达山脚下时，叶尔波勒该走另一条路了。他要向右拐到阔力开那尔去办事。而阿拜他们却要沿着青格斯的山脚到卡拉确库昆开的阿吾勒。

阿拜显然舍不得离开叶尔波勒。

“如果在阔力开那尔那边没有急事，跟我们一起走吧！”阿拜说。

“噢，噢！怎么好跟你们去呢？如果人家问我有什么事，我该怎么说？”叶尔波勒笑了笑。

“别人管得着你有什么事吗？你可以到各处去转，去做客！我们一同去撒鹰！”

叶尔波勒有些动心：

“我很愿意跟你们去！”他想了想又说：“唉！可是这会耽误我的事，不成！”他也只好这样决定。

叶尔波勒和阿拜他们分手后径直向阔力开那尔方向走去。和见

面时一样，分手时他依然那样微笑着。阿拜欣羡地望着他这种乐呵呵的神态。对叶尔波勒来说，如果他愿意，每天都可以见到托葛建，没有任何阻碍。他们是亲戚，又是本家。在阿拜眼里，能和托葛建接近就是幸福。叶尔波勒真让阿拜感到羡慕。此刻叶尔波勒正在赶路。他带着愉快的心情渐渐离他们远去。

阿拜对托葛建所怀的希望，仿佛已经接近却又那么遥远。

(二)

阿拜二人到达卡拉确库时已过中午。昆开的大毡房里挤满了人。拴马桩旁尽是备着银鞍的乘马。

喀拉巴斯告诉阿拜，集聚在这里的没有外地人，都是附近的自己人。他是看乘马认出来的。

“都是居万塔亚克、托湃、额尔格孜拜部落和家族的人。这是平常的聚会。可这些都是刚备鞍的马，看来是要准备回去的。午餐肯定已经吃过了。咳，我们来晚了”喀拉巴斯说。

阿拜进到屋里向人们行礼时，看到满屋里都是人。坐在高脚床前的正是自己的父亲。他看起来比别人都高一截。白衬衫前胸的纽扣敞着，胸脯上的毛全露在外边。

人们都穿上外衣，做好了走的准备。只是在临行前喝着马奶酒听库南拜最后的讲话。也有的人已戴好帽子单腿跪坐在那里。

人们虽然向阿拜作了还礼的表示，但并没有谁同他寒暄。昆开坐在床尾。她正在示意能人居玛拜扬罐里的马奶酒，让客人畅饮。阿拜坐到嫡母身旁听父亲最后的讲话。

“……小动作是有的，我知道，可又偏说‘没有那些事’。好！我可以相信。甚至为此被惩处也可以相信！”库南拜气得脸色发青，他又接着：“凡是听到的都可以不算数，只相信亲眼看到的吧！在没有看到以前我全可以忍受。因为我们是朋友！”他用那只独眼从上首扫视到门口，又从门口向上审视着，最后把目光集中到身旁的居万塔亚克、托湃的几位老人：“我自认为够得上朋友。我可以忍受的你们也要忍！但我要行动的时候，你们也要跟着行动。能做到

这个，真主会满意，我也满意。我现在的要求和希望只有这些！”库南拜的话讲完了。他向人们示意“现在可以走了！”

毡房里所有的人个个都表示赞成：

“按你说的办！”

“照你讲的去做！”

“我们不都承诺了么！”

“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阿拜却在想：

“这好像是在起誓。可能是为什么事情需要集中人，互相盟誓，特意召集来的！”他又想起父亲方才讲的“朋友”二字。

阿拜也从上到下仔细观察了一遍。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他的注意：

父亲称作朋友的这些人，有的阿拜不太认识，有的根本不认识。过去在这种场合，坐在“朋友”席位上的是白沙勒、喀拉台、布皆依、苏云德克、吐素甫等。

……可是今天，看不到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甚至看不到他上次去拜见的库伦恰克。这好像在重新遴选人物。是要结交更多的新朋友呢？还是要排挤那些老朋友？或者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自打阿拜从卡尔卡拉尔回来，人们一直认为：“已经和解了。卡姆霞特被哭着带走以后，一切纷争都结束了，了结了！”以后再没听到什么风声。至于群众中有什么闲言碎语，阿拜不曾打问过。

绝大部分客人都走了。库南拜只留下两三位年长的头面人物。虽然人都散去，可库南拜还是闲不下来。

阿拜一直没机会告诉父亲去苏云德克家的情况。

好容易有了空隙。阿拜抓紧时间和父亲谈过话，交待了自己的差事。当天他就想返回吉迭拜，可是当他向父亲说明自己的想法时，库南拜说：

“你说什么？你是玩布娃娃的女孩子吗，非要成天跟着妈妈？难道待在那些婆娘身边比待在我这里还强？在这里你可以见世面，受教育，学会待人接物。那里会有什么！”

阿拜并不认为这些话是无可辩驳的真理。他心里想：“你是父

亲，她呢？是母亲。孩子应当在父亲和母亲的共同教育下成长。”但他并没有这样回答。

“家里有只鹰。今年山地飞禽较多，我想回到吉迭拜撒鹰猎禽”阿拜说。

库南拜理解这一点，他没有反驳，但又说：

“你再多待一两天，我想明后天让你到白达勒那里去。从那里回来再去吉迭拜。”

阿拜只好听从。

阿拜很少和白达勒讲话。白达勒昨天还是和库南拜对立的人物。现在又要派阿拜去。

阿拜不太理解：先是派他到库伦恰克家。库伦恰克对库南拜有怨气。苏云德克呢？一直对库南拜不满意。昨晚的一席话是阿拜第一次从一位长辈嘴里听到的对自己父亲的非议。苏云德克的话里有许多文章。他和库伦恰克一样，对父亲有意见。现在呢？现在又要派阿拜到白达勒家。白达勒一直协同布皆依反对库南拜。他对库南拜的冤仇如同坚硬的冻土一样。他冰冷的心解冻了吗？他的怨气消了吗？

现在要去白达勒家。这是怎么回事？经过一番思索，阿拜仿佛理解了父亲的用意。他这是特意让阿拜去拜访那些仇恨自己的人家。父亲可能这样想：“要让孩子看到敌人的存在，认清他们的面孔。看清认清之后必然会同情和支持父亲。”

当阿拜意识到这些时，顿觉心潮起伏，产生了许多联想：眼前是莽莽丛林。阿拜抬眼望去，仿佛看到他独自一人，空着手，困倦地向荆棘丛里慢腾腾地走去。

阿拜已习惯在想象中把自己分作两半，冷眼观察自己的行为。

两天后，阿拜和喀拉巴斯遵照库南拜的吩咐去到白达勒家。白达勒没有像库伦恰克和苏云德克那样热情接待他们。阿拜俩人一走进那顶宽大的灰白色毡房，就听到白达勒的呵斥声。可能正在为什么事发火。

屋里的人显得忙乱。一个女佣人在门侧的宽皮桶里搅酸奶。旁边大铁锅里的奶疙瘩汁正在翻滚。屋里闷热。阿拜他们进来时，白

达勒正用巴掌打一个塌鼻子小黑姑娘：

“该死的，滚开！该死的，你没有让我安生过！”把哭哭啼啼的小姑娘骂着推了过去。小姑娘差点儿倒在火堆里。她又是怕、又是气，哭得更厉害了。开始还只是哇哇尖叫，而现在却大哭大闹着。她的小脸已经憋得发紫，眼泪和鼻涕都搅在一起了。

“拉出去！把这该死的拉出去！”白达勒向他老婆喊着，把孩子赶出去了。

阿拜二人在叫嚷声中走进毡房。他们向主人行过礼后坐到毡房上首客人的位置上。

白达勒没有郑重地接受客人的敬意。也没有真心问候。

煮奶疙瘩的锅是一时腾不下来的。对于不想煮肉招待客人的东道主这倒是很好的借口。

在这样闷热，主人又如此反感的家逗留煮熟一锅肉的时间，对阿拜来说简直是受罪。因此他并不计较有没有手抓羊肉吃。只是暗自笑喀拉巴斯：“活该，这才好！吃不到午餐，你会像掉进坑里一样！看你能在这一家吃到什么！”阿拜禁不住撇嘴笑。

喀拉巴斯有个令人讨厌的毛病：他把“午餐”和“晚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总是惦记着吃。有时路过阿拜不愿意住下的阿吾勒，他会说：“住下吧！这家的熏肉多。”有一次阿拜说：“别吃午饭了，赶路吧！”，他却说：“吃吧！这家招待得特别好！”迫使阿拜不得不在一些无聊的、使他厌烦的地方逗留。他们二人结伴时经常遇到这样一些小小的别扭。

这次东道主的做法正合阿拜的心意。满脸黑胡子，冷冰冰的白达勒脸对着门，背朝客人坐着。过了一阵，转向搅酸奶的女佣人：

“端马奶酒来，让他们尝口饭！”^①

这时喀拉巴斯已经解开腰带^②，安安稳稳地坐下来，阿拜早就看出东道主的意图，没有松腰带。当女佣人端来一小木罐马奶酒

① 好客是哈萨克民族的传统。只要进到哈萨克人家里，主人一般都留客人吃饭。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客人有事不能等待，那么作为礼节，客人要尝主人的一点食品。

② 牧区因为风大，男人一般都在大衣外系上腰带。

时，白达勒亲自扬了几下，给客人各斟了一碗，接着便问：

“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在忙什么事？”

阿拜这时说明了来意：

“还是关于草场问题。人们还未向夏牧场转移时，我父亲就答应从季格铁克草场的边缘划出一部分，给去年从卡拉确库搬出去的布肯其和卜尔沙克家族。当时他指定苏格尔和苏云德克的阿吾勒到您卡尔其嘎勒及阔耙的牧营地共同居住和牧放。”阿拜还不曾品尝马奶酒，已经把要讲的话讲完了。

听完这段话，白达勒蹙紧眉头，用愤怒的目光直盯着阿拜。一句话也没有讲。但阿拜没有回避对方逼视的目光。从他稚嫩的脸上既看不到激愤，也看不出怨恨。只是略显惊诧，仿佛在问：“你怎么这样看人？”

白达勒在紧张地思索，连眼睛都没有眨。经过较长时间的沉默，他终于开口：

“好，就那么办！让苏格尔和苏云德克来住吧！我还能说什么！”

像个有志气、果断的男子汉所做的决定。即使不遂心，即使如火烧身，他也毫不犹豫地立即做出了违心的决定。事情仿佛结束了，屋里长时间没有人出声。阿拜已喝完马奶酒，向主人表达了谢意。他正准备起身时，白达勒晃动了一下，紧接着讲开了：

“你说的我都同意了。可是我的话你能不能听明白？我有话对你父亲讲。你能原封不动地转达吗？”

“叔叔，您可以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凡是您让我转达的话，我保证一句不漏地带到。我只是你们中间的传话人。如果我不把您的话带到，或者歪曲了您的意思，哪不是过失吗？我不做欠债的事！”

白达勒对阿拜的答复感到特别满意。看起来像小孩子，可说话完全像大人。

“如果我对别人讲，属于背后议论；对你讲，等于当面讲给你父亲听！”白达勒停顿了片刻，又接着：“在整个阿尔根部落的集会上曾宣布‘已经和解了，消除了分歧！’这才是昨天的事。难道这

就是和解吗？如果和解以后还这样在我背后做手脚，这与不和解有什么区别！我究竟有什么罪！我们季格铁克究竟怎么得罪了你父亲？要知道，是我祖父肯格尔拜诚恳地向你曾祖额尔格孜拜祝福，扶持你曾祖当上毕官的。我祖父当时并不是没有孩子和亲族，可他非常真诚地宣布‘就让额尔格孜拜当吧！’可库南拜呢？这不！在外边有了名气，就要回过头来整季格铁克。他跟自己人闹翻了，绕过弯来还是整季格铁克。他难道一点也不放松？这样整来整去，总有一天会把我们逼上绝路。这等于说：‘活不下去了，就往火里跳！不到这一天我绝不撒手！’假如他还不甘心，就让他那么做吧！达不到目的，你父亲是不肯罢休的。把这些都告诉他！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是整个季格铁克家族的意思。至于这些草场，请他拿去吧！不光是这些，如果还有他看中的，叫他都拿去！”讲完这些话白达勒使劲挥了挥手。

屋里静悄悄的。灶坑的火依然很旺，火舌不停地舔着锅底。锅里的奶疙瘩汁一直翻滚未停，这时已经熬得剩下半锅了。方才白达勒愤慨地陈述时，阿拜的目光曾落到锅里。快煮成糨糊状的奶疙瘩汁表面，正在冒着气泡。那形状挺像白达勒在发火。人们的义愤和锅里的奶疙瘩汁都达到了沸点。而且不只在一处，锅面上到处都在“扑尔、扑尔”的冒气。这多么像激愤的库伦恰克、苏云德克、布皆依在各个地方怒吼。

真的，白达勒的一席话说出了多少积怨旧恨，揭示了多少尖锐的矛盾。这里有拖延了多年的重大纠纷，有无可争辩的严重的罪责。

对白达勒的话，阿拜并不打算回答。也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他记住了对方让他转达的所有内容，准备向主人告辞，而且已经戴好帽子，拿上皮鞭。这时，白达勒又挪动一下身子，示意“还有话要说！”这样阿拜又重新摘下了帽子。

白达勒突然改变了态度。他表现得宽宏大度，用沉着、缓慢的语调开始讲另一个话题。同时微笑地望着阿拜。这和方才的白达勒简直判若两人。

豁达、深沉的成年人平时并不少见，可是像白达勒这样在盛怒

时能立即改变态度，显得温文尔雅的强人，阿拜还是第一次碰见。

方才还火冒三丈的白达勒现在非常温和地说：

“你们经常看到喀拉台吧？那肚子里可有东西，不是个简单人物！可惜他属于人数不多的阔克斜部落。如果他是窝勒加依的后代，前途不可限量！”停了片刻接着说：“最近我们几个人在考岷家吃中午饭，有喀拉台、布皆依和白沙勒等人，我们漫无边际地闲扯着，最后扯出这么个话题：‘在我们所见到的人中最慷慨的是谁？’大家都在思索。白沙勒没有参与这一话题。他背朝我们躺着，像阳光下的一头野兽，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这时喀拉台说：‘最慷慨的是库南拜！’过了一阵，又有人提出：‘口才最好的是谁？’喀拉台又答复说：‘口才最好的是库南拜！’这算是翻过了两道冈。又过了片刻，还有人提出：‘最好的人是谁？’还是喀拉台回答的：‘最好的人是库南拜。’这时白沙勒猛地抬起头，加大嗓音：‘喂，阔克斜，你胡说什么？’他直盯着喀拉台：‘既然最慷慨的是库南拜，口才最好的是库南拜，最好的人还是库南拜。那我们和他斗什么呢？’喀拉台立刻回答说：‘唉，我的天！我和库南拜斗难道因为发现了他别的缺点？’只因为他缺少‘我何必这样！’的度量。‘这才是我和他斗的原因！’孩子，你是挺懂话的！”白达勒眯缝着眼继续说：“正是这些话你父亲可能听不到。你把这些话也带给他。对于你父亲的冷酷无情阔克斜部落的人领教过多少次，我不清楚。可季格铁克人天天都在领教。我们从未见他宽容过谁！没听他讲过‘我何必这样！算了吧！’”

一路上，阿拜没有在任何地方停留。今天听到的绝不是一般的话。他感到这些话既很重要，又很受教育。离开白达勒的阿吾勒走过一程后，他向喀拉巴斯：

“来，咱们赛马吧！”说着用脚跟磕了磕胯下的乘马。

喀拉巴斯对赛马并不感兴趣。可是要在天黑以前赶到卡拉确库还必须快走。再说他胯下的黑马是不怀胎的善跑的母马，可以骑着追杀野狼，不比阿拜的“月牙斑”差。

“好，跑吧！”喀拉巴斯跟着跑开了。

两位骑手跑了很长一截路。两匹马忽前忽后，都曾一度领先。喀拉巴斯跑到前边时，他就要拽住缰绳扭过头喊：“停一停吧！”可阿拜一赶上来就用皮鞭抽打喀拉巴斯的乘马，并催促他：

“不要停，继续跑！”

喀拉巴斯心里想：“肯定是白达勒的话刺到他的痛处，他有些沉不住气了！”

太阳快落山时，他们才赶到卡拉确库。两匹马都被汗水浸透了。

阿吾勒背面有一座乱石堆的小丘。库南拜和买巴沙尔两人正坐在这座小丘上。阿拜一下马，便把撇绳甩给喀拉巴斯，急急忙忙走到父亲跟前。他们还没有到达时，库南拜已从马的神态判断他们是一路跑来的，虽然当时两匹马都离他很远。此刻黑母马不停地咬着嚼子，扯着两棵树桩中间的缆绳。对库南拜这样善于识别马性的人，这些动作已经足够了。

库南拜对这些并不介意。他从来不用“累垮了马，这是作践牲畜！”之类的话对孩子唠唠叨叨。即使哪个孩子折断了马腿，或者累死了自己的坐骑，他也不加责备。在这方面他对阿拜从来是宽大的。对他们这次的长途奔跑，也只看作是年轻人的游戏和赛马。但这些都是另一回事。而眼前的事，是阿拜没有先到家里去，而直接向小丘跑来。当阿拜快走近时，库南拜正在仔细观察他。孩子的眼睛像喷射着火焰，脸颊通红，鼻翼也在翕动。从孩子的神态可以看出，他心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完全不像平时稳重、平和的阿拜。

孩子走近时，库南拜问：

“怎么啦，孩子？什么事叫你慌慌张张的，告诉我实话！”

阿拜坐到父亲的一侧。对父亲能看出他的心思不免感到吃惊。

坐下来不一会儿，阿拜把今天白达勒讲的话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父亲。

阿拜说话时一直望着父亲。一开始库南拜还很冷静。只是听到白达勒讲“整季格铁克一点也不放松”，“不肯罢休”时，才紧锁眉头，直盯着阿拜。仿佛在判断：这小子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父亲的目光并没有使阿拜感到惊慌。当他疾言厉色、逼真地转达白达勒的陈诉时，不时加上自己的“问号”。现在似乎已经到了父亲和儿子真正撕破脸面对话的时刻。

库南拜很快排除了对儿子的怀疑，琢磨着白达勒话里的分量。话虽然听到了，也理解了，但并未感到愧疚。他激愤地喘着大气，撇了撇嘴，心里已打定主意。然而没有表态。

阿拜曾想过，给父亲带来这许多话，他起码会有个表示，讲几句心里话。但这些都没有。

阿拜已如实地转达白达勒前面的那部分话。这时他停顿了片刻。因为父亲没有吭声，阿拜才接着讲后面的这一部分。尤其是在讲这后一部分时，阿拜殷切地盼着父亲能作个回答，他想看父亲是什么态度。

库南拜猜中了儿子的心思。即使不为喀拉台和白达勒做出回答，也该为自己的儿子和亲属讲几句话。而要对他们的话做出反应，这样做更显得有必要：

“喀拉台是聪明人，能理解生活。他的话也许是真的。但在我看来，一个人的长处表现在哪一方面，他的短处也恰恰在那一方面。我这一生，无论抓什么都要牢牢抓住。我认为，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自信和坚定不移。但缺点也可能会从这里产生！”讲到这里，他阴沉着脸停住了。没有人表示反对。

阿拜只是想听听父亲的想法。他总算听到了发人深省的回答。

又过了一阵，库南拜的语气更加缓和了：

“人是真主的奴仆！怎么会没有缺点错误！”他显然退了一步。即使有些扭扭捏捏，总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然而恰恰在这时，阿拜感到父亲绝不是庸人。不像白达勒那样只会在旧日的恩怨与是非中兜圈子。与其说父亲善于辞令，不如说他深沉。绝非等闲之辈。真的像一座峰峦重叠的大山。

库南拜又在想他的事。而阿拜却在追寻自己未了的心愿。

(三)

在返回吉迭拜以前，阿拜想从父亲这里了解有关转场的安排情况。库南拜已命令自己的大阿吾勒尽快转场。但今年转场的路线和往年不同。往年凡属于库南拜的阿吾勒要先集中在卡拉确库对面，再通过布肯其山口翻过青格斯到夏牧场去。

“现在不要到这边来，可以直接沿卡拉吾勒河向上翻过阿克白塔勒山口！”库南拜说。另外今年度夏的草场也只能是那个山口直对的巴卡那斯河岸。

巴卡那斯和白阔希哈尔是这一带属于托布克特部落的最大的两条河。从青格斯后边大片夏牧场的边缘流过。但库南拜的阿吾勒往年只住在白阔希哈尔两岸，而巴卡那斯沿岸的夏牧场是属于阔克斜部落的。

库南拜因为他和喀拉台之间有了龃龉，又想在阔克斜的夏牧场插上一只脚。

这里面有许多名堂。今年夏天季格铁克、布肯其家族可能要和阔克斜重新结合。白达勒昨天的话不是随便讲的。可以说是家族间正在秘密结盟的信息。为了及时了解他们的动向，库南拜必须让自己家族的一部分成员插进他们中间。

如果夏牧场在一起，各家族将交错居住。这便于互相来往，彼此间请客送礼。有利于拉拢群众。而泽列和乌丽渐所住的大毡房到这种环境里去是最合适的。因为这是大部分托布克特人敬重的处所。再说乌丽渐和昆开不同，她好客、慷慨大方，而且平易近人。周围的人都喜欢接近她。除了多年的深仇大恨以外，对于一般的隔阂及埋怨情绪，乌丽渐是会消除的。这些都将对库南拜争取群众有利。

正因为库南拜心里打着这种算盘，他才决定：翻过阿克白塔勒山口，向巴卡那斯转移！和阔克斜、布肯其的人住在一起！

阿拜不理解父亲的想法。虽然他认为自己的阿吾勒单独转移不太合适，但内心里却有一桩使他欣喜的秘密。沿卡拉吾勒河向上直

抵巴卡那斯，意味着整个夏天和苏云德克的阿吾勒住在一起。曾担心“永生不能会面，不能相遇”的生活小路，竟意外地要把阿拜带到托葛建闺房的附近。

近几天来，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感觉中，托葛建的影子一直在阿拜的眼前晃动。他无法掩盖内心的喜悦。他的脸色在父亲面前遽然变得通红。库南拜虽然有所觉察，但没有追问原因。当然，阿拜不曾反对向阿克白塔勒方向转移。但他觉得离开自己的人，一个阿吾勒单独行动有许多不方便。他只是向父亲提醒了这一点。可库南拜已考虑到这些，他说：

“不会是单独一个阿吾勒。怎么会呢？就说吉迭拜、木沙库勒、阔力开那尔、曲根苏这些地方的额尔格孜拜、居万塔亚克、喀拉巴吐尔人家，最少有十个阿吾勒跟随你们转移。我全向他们叮咛过了！”

居万塔亚克、喀拉巴吐尔一年四季跟着库南拜的阿吾勒转移，都是些老老实实的邻居。阿拜也同意这样安排。于是动身回吉迭拜。

能再次会见托葛建，成了阿拜在卡拉确库的最大收获。归途中，他似乎忘记了世间的一切，只有托葛建的情影浮现在他眼前，引起他种种狂热的幻想。

“我生命中最初的希望，我惟一的情人”这类缠绵的词句阿拜不知重复了多少次。这颗年轻的心，正随着“月牙斑”快速的跑动声剧烈地跳动着。阿拜此刻的激情，不仅仅是年轻生命力的表现，也是由于满腔火焰在燃烧。

从卡拉确库到吉迭拜，阿拜的马一直快速地奔驰着。他还从未在这样短的时间跑完这段路程。他自己也未注意到能这样快回到家里。

集聚在吉迭拜的阿吾勒，也已经搬进毡房。今年卡拉吾勒河水流充足。吉迭拜、木沙库勒的大面积草场，一片碧绿，长势喜人。由一座座白毡房组成的阿吾勒，显得喜气洋洋，仿佛在迎候晚归的行人。周围是密集的羊群。羔羊的咩叫和狗吠声又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阿拜首先进到大毡房里。他向祖母和母亲请安后，立即转达了转场的安排情况。按照过去的惯例，在去夏牧场以前，要在山腰的春牧场逗留一段时间。乌丽渐原以为今年仍和往年一样转移，因此还不曾把要留在冬牧场的行李、家什等安排妥当。

今年夏牧场的草返青较早。因此在青格斯过冬的牧人都不准备在山腰过渡，而忙着直奔夏牧场。这个阿吾勒也只好跟着大伙儿转移。

乌丽渐是懂得这些的。但她也表示，正像阿拜考虑的那样不能马上动身。因为还有许多事要料理。要捆行李，要为留在这里的人安排夏天的生活。无论如何还要耽搁五六天。

阿拜心里暗暗着急。他担心苏云德克阿吾勒提前搬走，而且会走得很远。真的，跟那些友好的阿吾勒，或者跟一些有知心朋友的阿吾勒一同转场，该多么惬意！一早一晚，可以一起搬迁，一起宿营。白天和夜晚都可以找到许多会面的借口。然而母亲是从全局考虑的，她的决定很难改变。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连父亲的话都听不进去。

阿拜即使心猿意马难以控制，也只好听从。

在晚餐前，阿拜把卡姆霞特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了祖母和母亲。他把事态说得非常严重。阿拜认为，不能因为怕祖母和母亲伤心落泪而隐瞒卡姆霞特的任何情况。

泽列一边叹气一边抽泣，嘴里还在骂库南拜。乌丽渐心里感到极端痛苦，她一声不响地坐了好久，最后对阿拜说：

“所有听到的这些暂时都不要告诉你姨妈。她的心早被撕碎了。今天早晨她还说：‘夜里做了个梦。看见卡姆霞特掉进灶坑里，浑身上下全是火。’苏云德克夫人是有慈母心肠的人。她是不会随便乱说的。我们先到青格斯，然后你带上一名可靠的人，直接到齐拉克的阿吾勒，亲眼看看卡姆霞特，详细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到那时我们再告诉你姨妈，郑重其事地和你父亲谈谈。”

就这样做了决定。

大约过了十天，库南拜最大的阿吾勒翻过阿克白塔勒山口，住进青格斯背后季格铁克和布肯其的夏牧场——阔耙的入口处。正如

库南拜所说的，这次同行的有十多个阿吾勒。但今天到达这里时，这些阿吾勒还是没有赶上沿青格斯山麓转移的布肯其和季格铁克家族。看来他们是行动最迟缓的转场队伍。

许多先到达的人家，照例由妇女们来这个阿吾勒探望，给这里送来整盘整盘的肉食，一皮袋、一皮袋的马奶酒。虽然人们对库南拜有各种不同看法，但不曾疏远泽列住的这顶毡房。今天送来礼物和肉食的人虽然很多，但看不到布皆依、白达勒、苏格尔和苏云德克家的人。来的都是那些老实乡亲，是安分守己的一般牧民。

对于来探望的乡亲，主人都表示了谢意；对没有来的人家并没有去查问。只有阿拜在琢磨眼前的这些现象。

阿拜遵照对母亲的承诺，急于到布皆依的阿吾勒去。在到达阔把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嘎比特汗出发了。

布皆依的阿吾勒离阔把不远。在西头山梁下的淡水湖——沙尔阔勒上边。大约在中午，阿拜二人抵达这里。沙尔阔勒湖周围住的阿吾勒还挺多呢！他们打问布皆依的家时，一个骑着烈性小驹放母马的孩子，指了指正中一个有十多顶毡房的阿吾勒。从外面看，这不像是富有的阿吾勒。除了一两顶是较新的白毡房外，其余都是中等人家的灰褐色毡房。实际上，布皆依并不曾发家。只有中等家业，属小康人家。阿拜二人来到布皆依毡房旁下了马。拴马桩和毡房腰带旁边都看不到备鞍的乘马。估计此刻这里没有任何外人。如果有集会，可能在湖那边白毡房较多的阿吾勒。沙尔阔勒周围人口较多的阿吾勒就在那边。两位年轻人估计布皆依不在家。果然不出所料。布皆依这时正在那边白毡房中吃午饭。

两位客人拴好马，正要向毡房走去。阿拜突然听到毡房里边小孩子微弱的哭声。好像是一个有病的孩子在哭。

阿拜预感到某种不幸，心口剧烈地震动了一下。听声音就是卡姆霞特在哭。阿拜俩人走近门口时，听到毡房里边的呵斥声。是在对哭着的孩子发火。可以听得很清楚，这是布皆依夫人的声音。

“叫她别哼唧！叫那个没娘的臭丫头别这么没完没了地瞎哼唧！”这位暴怒的夫人，骂完后向门口望了望。

毡帘擦开了，两位年轻客人进来后坐到上首了。大毡房里面不

像外表那样简朴。地面和栅墙上有不少地毯和花毯。然而这并不像一个讲究整洁的家庭。房子没有打扫，被褥和枕头都乱堆在一起。

一个脸色深灰、长鼻子、嘴唇抽动的女人坐在床前。她正在用纺锤捻线。看来是个地地道道的泼妇。

床顶头有个地铺，布皆依的两个姑娘正坐在地铺上绣花。这两个待嫁的姑娘，既不见得美貌，也不见得文静。两个都阴沉着脸，令人望而生厌。看来和她们的母亲一样粗暴而又冷酷。

阿拜俩人坐在上首靠近床的地方。他们压低声音和毡房里的人轻轻地表示了问候。主人们也没有热情地表示欢迎。

方才哭的孩子确实是卡姆霞特。她此刻在客人的右边，正趴在一床破尿布上面抽泣。头下边连枕头都没有，只有破袷祥的一只袖子。

卡姆霞特没有认出客人是谁。她扭动着嘴不停地哽咽着，下颌也在颤抖，仿佛向进来的客人控诉着这个家庭的残酷。

从前那个眼睛又黑又亮，红脸蛋胖乎乎的卡姆霞特现在瘦得只剩下了皮包骨头。小胳膊小腿儿细得像麻杆。脸上尽是饱受虐待的痕迹。眼睫毛也显得比过去长了许多。两颊像受尽折磨、忍饥挨饿的老人的面孔，干瘪地缩在一起。

一串串泪珠从枯瘦的眼眶中不断地滴下来。无人照料的、可怜的孩子显得非常凄惨。

看到这一切，阿拜和嘎比特汗心里都已经明白。两人同时挨近卡姆霞特。

小姑娘没有认出他们，惊惧地转过脸去。

嘎比特汗实在忍不住了：

“唉，可怜的孩子！看你受了多少苦，无缘无故被虐待的孩子！”说着哭起来了。

由于极度愤慨和内心的伤痛阿拜浑身在抖动。

屋里的几个女人想在客人面前遮掩：

“其他孩子都好好的！只有这孩子得了肚子疼的病，一直不见好！”主妇淡淡地说了两句。

“常言说，肚子疼，要戒口！小孩子哪懂这个！稍微有些见好，

她就不住嘴地吃！”

“像这样还能好么！……她就是这样病的……全怪她自己！”

两个愚蠢的姑娘也装模作样的插嘴说。

阿拜没有和这家人攀谈。都是些没有同情心的冷酷的东西。他一跨进门槛就受到强烈的刺激。

阿拜看到布皆依夫人似乎要准备茶点，便制止说：

“我们不喝茶了，这就走！”

眼看着卡姆霞特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他怎么能喝得下去！

人们在奔丧时要哭喊：“我的亲人！我的亲人！”人死了以后再认亲人有什么必要！如果再逗留一会儿，阿拜会紧紧抱住卡姆霞特痛哭：“我可怜的亲人！无辜的亲人！”然而他认为，在这些揪住旧仇宿怨不放、心肠冷酷的人面前那样做，是不理智的。那两个姑娘的浑话，令他怒不可遏，他真想臭骂她们一顿，但转念一想，那样做对卡姆霞特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使她受更多的苦。真是没有办法了！他连主妇递给他的马奶酒都没有喝，甚至没有尝一口就放到餐布上了。该恨谁？该责怪谁？只怪她们吗？不！想到这里，阿拜立刻告别主妇，离开了布皆依家。一种特殊的激愤与痛苦似乎要撕裂他的心肺。这种情绪，一直到傍晚回到自己阿吾勒时还不曾平息，甚至丝毫也未减弱。

在大毡房和客房中间的缆绳上，拴着库南拜的大枣骝马。还不曾卸鞍。旁边只有另外一匹马。看得出，父亲是刚到这个阿吾勒的。如果他是单独来的那就太好了！阿拜决心要把卡姆霞特的情况全盘托出来。他这样想着走进毡房。

果然，库南拜是单独来的，跟随来的只有能人居玛拜。

两位年轻人进毡房时，艾格孜也跟着进来了。也许是母亲的心预感到某种不幸，催着她走来的。艾格孜知道阿拜从布皆依阿吾勒回来。因此迫不及待地问阿拜：

“阿拜渐，你看到了什么？了解到什么？你那个生来就该受罪的可怜的妹妹，究竟怎么样了？”声音里带着忧怨与愤恨。

泽列和乌丽渐也都疑虑地望着阿拜，等待他的回答。

阿拜看了看父亲。父亲阴沉着脸，没有吭声，只是冷漠地望着

艾格孜。

阿拜是带着一腔怒火回来的。他已经顾不得看父亲的脸色了。

“我们看到了，也了解了。卡姆霞特正病着，病情非常严重。连我们都没有认出来。看来被折磨怕了，见谁都怕，以为要害她……还要我说什么呢？”在父亲面前阿拜还是第一次这样直截了当地讲别人的痛苦和自己的忧虑。

库南拜用冷峻的目光，突然瞥了阿拜一眼。但没有做声。

所有的女人都拭着眼泪。哽咽着，抽泣着。

从艾格孜流满泪水的脸上，依然可以看到她的怒容。她声音颤抖着：

“我的眼珠，我的小羊羔！我可怜的孩子！难道你一生下来就受到了人们的诅咒！”刚说到这里，库南拜突然挥了一下左手，示意她“别说了！”这动作却像是怕别人的咒语盖在自己脸上。

长年在丈夫的呵斥声中担惊受怕的艾格孜压低了声音，但仍然在抽噎，在小声哭诉。这时库南拜喝道：

“够了！还要怎么的？你遇到什么了？该死的！”

艾格孜没有反驳。但坐在阿拜身旁的乌丽渐一边用手绢擦着眼泪。一边说：

“是不是被火烧了也不准吭一声？这里的人不只今天这样。只要想起卡姆霞特，哪一天不掉眼泪。可这些话该向谁说？该向哪里说？”

库南拜也截断了她的话：

“行啦！不要一个刚开头，一个就跟着唱！应当劝劝她才是，你这是怎么啦？”没有像对艾格孜那样呵斥乌丽渐。但显然在责怪。

库南拜本想压住人们的怨恨情绪，但泽列却不答应：

“不要吓唬我的儿媳妇！……你想做什么？”她气乎乎地喊道。接着向前挪动一下身子，用两只胳膊撑着地面怒视着她的儿子。阿拜似乎还不曾见过祖母这样动火。

泽列的两眼直盯着库南拜。库南拜看到母亲满面怒容，不得不刹住火气，躲开泽列的目光。

“一个月、一个星期才见你一次面。她们有怨有苦不向你说，

向谁说？有能耐到敌人面前去逞凶！在朋友面前，在老婆孩子面前耍威风算得了什么！让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去吹捧你是‘地王爷’吧！在这里，在这间房子里，你只是挑着重担子的父亲。你懂吗？我说过，就算你是‘地王爷’，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也是父母的孩子，是母亲生的。是我生的你！这些做母亲的都在讲母亲的苦。你们因为卡姆霞特的事可把我们害苦了，叫我们伤透了心。你应该想想办法，别这么吹胡子瞪眼的！快去把我可怜的孙女救出来！”她用命令的语气严厉地说。

屋里静悄悄的。库南拜仿佛被噎住似的没有说出话来。多少年来他不曾听过这种声音。母亲的声音终于触动他内心深处的羞辱感。

“有什么办法？……我又有什么办法？那天是阿尔根部落所有的权威人士做的决定！”库南拜开始向母亲诉苦。

阿拜最反感的正是那天所做的决定。他说：

“那简直是一种不道德、不仁慈、冷酷无情的决定！这种决定无助于双方和解，只能加深两家的仇恨。既然季格铁克家族夺走了卡姆霞特，这里的母亲和兄弟姐妹能跟他们和好？对他们的人来说，没有得到牲畜，得到的却是个累赘的小姑娘。他们能甘心吗？如果让那些愚昧无知、不懂情理的人们选择，他们宁肯要五匹三岁母马，也不愿要卡姆霞特。瞧我们把自己人当中最柔弱、最稚嫩、最可怜的一个扔到哪里去了！不明明扔给狗去撕咬吗！”

库南拜觉得儿子的话无懈可击，甚至带有自己不曾听过的新的含意。然而他又认为孩子的话是片面的。他感到孩子正在偏离哈萨克的习俗和风尚，走上另一条陌生的道路。

“唉，没见过世面的孩子！虽然你心肠好，可是离开了正路！”

库南拜和方才不同。此刻好像在与家人共同考虑着折磨这个家庭的问题。嘴里虽然说阿拜“没见过世面”，但已经把他纳入了可以议事者的圈子里。另外，平心静气地回答阿拜，实际上是在向乌丽渐和艾格孜表示歉意。库南拜沉默了一阵又说：

“前人的做法难道是这样吗？为了两个部落的和解，可以交换女儿。那是作为奴婢、作为侍妾交换的。而我们呢？是让她去做养

女，和自己的亲骨肉一样！难道是让她去受罪的？错误全在布皆依身上。如果他懂道理，我的女儿不也是他的女儿吗！如果当作外人，认为是冤家对头的孩子加以仇视，那是他的错误。退一步说，就算我有罪吧！难道刚从摇床上抱出来送给他去抚养的孩子也有罪吗？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能告诉老婆孩子和周围的人，那布皆依岂不要在一滩浅水中淹死！”

这些道理布皆依是无法反驳的。阿拜也是第一次对布皆依感到失望。他想过：“如果只是老婆没有人性，那布皆依为什么不管管她呢？”在回家的路上，他曾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嘎比特汗。

乌丽渐、居玛拜和艾格孜都认为这是布皆依夫人的过错。他们也议论了那边传过来的坏消息。艾格孜确信“记仇的是布皆依的老婆”。

第二天居玛拜带着库南拜的问候到布皆依阿吾勒去了一趟。

艾格孜也从邻居中请了一位年纪较大的妇女去见布皆依夫人。艾格孜说：

“她虐待我的女儿！一个有智慧、懂得羞耻的人能做出这种事吗！因为她不好好照看，孩子也病了！”她让把这个意思带给布皆依夫人。

居玛拜憋着气从布皆依阿吾勒回来。阿拜当即询问了布皆依是如何回答的。

布皆依家里当时还有白达勒和吐素甫。布皆依夫人已把艾格孜向她致意的话告诉众人。他们一家人和近友商量后，由布皆依作出了极为尖刻的回答：

“是库南拜点燃的火引起我的义愤。难道他真认为‘创伤已经愈合，裂痕已经消失？’他不想想我这个躯体上还有没有一点生气？还是他真的要别人家破人亡，自己却不损失一根毫毛？他丢了什么？不就是一粒抛撒的种子吗？让他别派人质问我，别弄得我不得安宁，别惹得我发火！”

巨大的裂痕依然存在。不曾解冻的怨恨又一次提醒人们：“我还在凝冻中！”

库南拜大口大口喘着气。脸色气得发青。布皆依的回答，也使阿拜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他愤慨地说：

“真是毫无人性！不是别人，不是那个愚昧无知的女人，是布皆依自己这样讲的！眼看着一个无辜的孩子被送上死路，一点也不怜悯。心肠多狠！平时看起来那么和蔼、善良。原来都是装的。说起别人来头头是道。轮到自己头上就不同了。那么他哪方面比他自己经常作对、经常非难和责备的库南拜强呢！？”

库南拜没有讲别的，只是对阿拜：

“在他眼里，我的孩子就不是人，是恶狼的崽子。他是要把仇恨带到坟墓里去。看这样子，无论我哪一个孩子落到他手里都要被他撕得粉碎，置于死地。那只有豁出去了！我等着他，等着瞧！”

没有过多久，从布皆依阿吾勒传来使艾格孜她们震惊的消息。

卡姆霞特死了。而且早晨刚刚咽气，才过中午就埋掉了。竟然没有给库南拜阿吾勒，给孩子的亲生母亲稍个口信。艾格孜和乌丽渐是今天从牧工那里听到这个噩耗的。

不只库南拜一人，从泽列到阿拜都对布皆依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愤慨。前几天由居玛拜带来的回答已经使人愤慨，而这次的行为表现得更加愚昧和残酷。布皆依本人可能有所感觉。卡姆霞特死去的当天，他曾和家人及白达勒商量：“是不是要告诉艾格孜？”但提起库南拜从季格铁克草场给布肯其家族划拨牧营地的事，白达勒不同意告诉艾格孜。

自从由季格铁克的阔耙及卡尔其嘎勒两地给布肯其拨出牧营地以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纠纷。无论是转场途中的牧营地，还是草牧场，到处都有争端。本来很和睦的同宗弟兄，也发生了磨擦。

白达勒和吐素甫看到这些现象，整天在担心：“不要伤害了布肯其的感情，最终脱离我们。”这种烦扰本身就引起他们对库南拜的仇视。尤其是布皆依，由于看穿了这些现象的内里，对库南拜极为愤恨。

卡姆霞特的事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严酷的日子里。这期间布皆依确实表现得冷酷无情。

在阿拜看来，因为卡姆霞特，因为这个无辜的婴儿谴责布皆依

是绝对正确的。不能拿大人之间的仇隙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开脱。

对于布皆依不通知亲友，匆匆忙忙埋掉卡姆霞特的作法，库南拜极为愤怒。听到这个坏消息后，额尔格孜拜、托湃、居万塔亚克中的许多头面人物已主动集中到库南拜的大阿吾勒。库南拜在众人面前又指责了布皆依的做法，并确定再次派人前去。

这次派去的不是居玛拜，而是库南拜的亲信额孜谷特和加合甫。

见到布皆依时，额孜谷特直截了当地说：

“你这是在做什么？她是被俘的奴隶吗？她不是库南拜的亲生子女、自己的眼珠吗？最起码也该通知孩子的生身母亲，让她在孩子尸体上放一小撮土吧！你们的做法多愚蠢，多可恨！”

布皆依当着白达勒、吐素甫的面做了回答：

“是库南拜为过去的分歧寻找理由！难道要我为一个小姑娘的死向亲友宣告，进行悼念活动不成？即使我这样做了，这能使我摆脱灾祸吗？如果认为我有罪，可以让我偿命，只要他有这个力量！”该讲的话他全都讲出来了。

草场的纠纷已临近沸点。这些话毫无疑问，将给今年夏天带来动乱与灾难。

额孜谷特和加合甫刚离开，布皆依等人即通知他们的亲族前来盟誓。

当天晚上，当库南拜决定采取行动，和自己一方的头人们商议时，那边白沙勒、喀拉台、苏云德克正在沙尔阔勒湖边布皆依家订约盟誓。

夏天才开始。转场的人们刚刚翻过青格斯山住下来，还不曾到达夏牧场。然而，两方面都开始加快行动。谁都想提前赶到巴卡那斯、白阔希哈尔、卡孜巴拉及加尼别克一类牧营地和更远、更宽阔的放牧地带。他们的夏天，他们将在夏牧场度过的日子，看来要变成战场上厮杀和搏斗的日日夜夜。

整个托布克特部落在紧急搬迁。所有的青、壮年都准备好了自己的长棍和大头棒，抓紧时间为夏天骑的乘马吊膘减肥。

气氛越来越紧张。邻近的阿吾勒也整天在慌乱中叫嚷着度日。

无论老人、孩子，还是妇女，都怕听到“来啦！”“抢啦！”“拿走啦！夺走啦！”一类可怕的消息。夜间也无法安静地休息。

泽列的阿吾勒在紧张与慌乱中连日行走，昨天总算抵达巴卡那斯。他们周围的阿吾勒不是十个，足足有三四十个。乌丽渐和艾格孜的毡房里，白天黑夜都挤满了人，多数是手持棍棒的青年人。在到达巴卡那斯以前，库南拜一直住在这个阿吾勒。他的人手都集中在这里；他的命令和指示也是由这里宣布的。所有的听差、部落总管、毕官也都住在巴卡那斯附近。这周围的三四十个阿吾勒仿佛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聚会中心。不是召集会议，不是选举，也不是举行祭奠和赛马活动，更不是举行婚礼——尽管找不到正当名义，人们的活动却是频繁的。

阿拜猜不透父亲有什么心思。因为父亲近来常被各家族头人包围，加上卡姆霞特的夭折使整个家庭，尤其是母亲和祖母沉浸在哀痛之中。阿拜已无心思过问父亲的行动和打算。

按理说，这个阿吾勒到达巴卡那斯的第二天，季格铁克、布肯其、阔特巴克的转场队伍就应该到达毗邻的加尼别克、铁则克的卡拉确库和卡孜巴拉等夏季牧营地。但不知为什么他们还未到达。询问过路人时，回答说：他们还待在阿克托玛尔、卡尔其嘎勒、恰科巴克等地。一般来说，在相互发生磨擦时都要争先恐后地抢着搬迁。一开始，他们也还是这样。而现在是怎么啦？是什么缘故停了下来？正当人们在打问“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时，从巴卡那斯方面传来意外的消息。这正是中午时分。

事情是这样：布肯其家族的三个过路人，停在额孜谷特的阿吾勒打尖时曾说：“布皆依已经病了五天，而且病情正在加剧。不知是布皆依自己害怕，还是为了提防万一。听说昨天晚上已经和所有知心朋友及亲人诀别。”

这三位行人的话不是假的。

巴卡那斯周围准备械斗的人们，一整天谈论的都是这件事：“听说正在和亲人诀别！白沙勒、白达勒、吐素甫都是哭着诀别的！”“听说病情使人感到可怕！”“会不会死掉？”无论是草地上的牧人、挤奶的妇女、马背上的行人，甚至家里的姐妹妯娌，只要碰

在一起，都在讲这件事。

第二天这传闻已得到证实。这里得到了布皆依去世的消息：昨天夜间，在人们入睡前，布皆依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消息是居玛拜在马背上听到的。他赶到乌丽渐家时，人们正在吃早点。在座的有泽列、库南拜、乌丽渐和他们的孩子阿拜、乌斯盘、塔克渐。

听到布皆依的死讯，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由于受惊而说不出话的人们，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才从各自的角度慢慢感受这突如其来的噩耗。

库南拜脸色灰白。他从敞着的门凝望着远处的山峦，翕动着嘴唇，慢慢地做了祈祷。

泽列极度悲伤。她深深叹了口气，直哭得老泪纵横。

阿拜几乎憋得喘不过气，心剧烈地跳动不止。

额尔格孜拜家族住在巴卡那斯夏牧场的各个阿吾勒，都在等着布皆依那边专门派人来报丧。他们认为按照惯例一定会通知布皆依同宗的所有家族去参加葬礼。

无论平时积怨多深，一旦遇到婚丧嫁娶，理应捐弃前嫌。尤其是像布皆依这种人的葬礼，更不应当有任何亲友不参加、不哀悼。无论是库南拜，还是泽列和乌丽渐，都不理解为什么快到中午了还不见来报丧。他们都很着急。

对于如何去参加葬礼，都作了商量，并按照礼节准备了马奶酒、肉畜、毡房等。但一直等到晚上还未见报丧的。无论这多么不可思议，也不得不承认这事实——布皆依的葬礼没有请库南拜参加。这是在有意排斥他。

这也许是布皆依的遗嘱；也许是主持他后事的白达勒、白沙勒、吐素甫几个人的主意。无论是谁出的主意，对库南拜来说，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就是说，在死者的心头淤积着仇恨的血，永别时又向对手射了一颗子弹。这种至死不悔的敌视态度，不要说在窝勒加依家族中不曾有过，即使在整个托布克特部落中，甚至追溯到更远的大部落中也不曾发生过。

库南拜的情绪由焦灼变为愤怒，几乎是无法容忍。对死者是不

可能指责的。但对白达勒、白沙勒采用托布克特中闻所未闻的这种恶劣手段，库南拜无比愤慨。

迄今为止，为械斗所做的一切准备都需要改变和延缓。这一点库南拜是明确的。因此他向巴卡那斯周围各阿吾勒的头人和乌丽渐的阿吾勒宣布：

“都去放好自己的牲畜，不要惹事！”说完带领居玛拜向白阔希哈尔河上游昆开的住处走去。

很明显，原以为会变成沙场的阿吾勒，目前似不可能。原以为“动荡不安、多难的夏天”，看来将是另一幅景象。究竟会怎么样？还很难说。但无论如何，总不至于在举丧期间持棒纵马互相撕打吧。

被排斥在布皆依葬礼外的泽列和乌丽渐，精神受到极大创伤，比死还要难受。但也无可奈何。两位善良的、无辜的亲人只能坐在家哀悼布皆依，把眼泪洒在毡房里。他们让自己的孩子阿拜和嘎比特汗读了专为布皆依准备的经文。并按照传统习惯炸了油饼，摆了祭品，一直守到第七天。

这期间住在辽阔的卡尔其嘎勒牧营地的季格铁克、布肯其、阔特巴克的许多阿吾勒，每天都挤满了吊丧的人群。

人们从四面八方不分昼夜赶来向布皆依的遗体告别。有的纵骑哭号，有的喊着“我的亲人”号啕大哭，有的相对呜咽。从早到晚，男女老少络绎不绝。

凡是布皆依的知心朋友，无论住得多远，都分别带来了宽大的毡房、肉畜、马奶酒，甚至参加招待工作的男女仆人。像这样隆重的葬礼，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

这一地区的人们，没有及时到达库南拜阿吾勒所在的辽远的夏季牧场。但他们确定，无论如何要在这一带宽阔的牧营地等待那些“哀悼的至友”、“诵经的亲人”参加过布皆依的“七天祭礼”，甚至“四十天祭礼”^①之后再搬迁。

这一决定是由白沙勒、白达勒、吐素甫及苏云德克在布皆依谢

^① 按哈萨克民族丧葬仪式，在死者谢世的第七、第四十天及周年时要举行悼念活动。

世的第二天共同做出的。凡属于这几个家族的阿吾勒，在同一天全部搬进了卡尔其嘎勒，在布皆依的阿吾勒周围架起自己的毡房。

布皆依病的时间不长，前后只有一星期。病倒之后病情一天天加重。第一天卧床时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第三天浑身烧得像火一样，呼吸困难，看得出，他是在痛苦地挣扎。

白沙勒较有经验。他诊过布皆依的脉后忧心忡忡地沉默了好久。这时旁边还有白达勒、吐素甫及苏云德克。

除了这几位知心朋友再没有外人。布皆依是不是有话要说呢？白沙勒看准时机：

“这是急症！急症发病都这么猛。就是这种病，只要出一次透汗，会有好转的。因为出不了汗才这样难受！”

这时布皆依紧锁眉头，咬紧牙关，强忍着病痛。苍白、略带灰黄色的干瘦的脸突然变得铁青。这是愤怒的象征。他气喘吁吁地一句分作两句讲出了心里的话，声音有时清晰、有时沙哑：

“急症！不知是外邪侵染，还是内部的原因？反正……时间已经到了。库南拜的草场会越来越多！……我……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要去了！再不会妨碍他！……可……你们的日子会怎么样！”

身边的四位知心朋友中，只有苏云德克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其余三人都紧绷着脸一动未动，也不说话，屋里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

这就是布皆依临终诀别的情景和所说的话。除此以外再不曾向任何人讲过一句话。过了四天，即与世长辞了。

不让向库南拜报丧的是白达勒和白沙勒。布皆依是人们入睡前咽气的。周围的人们感到惊慌失措。大人小孩，男男女女，包括方才的四位挚友一直哀号到深夜。当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和死者的亲人晤面时，白沙勒竟晕倒在地上，连扶着的手仗都掉了。白达勒和吐素甫、苏云德克一起连忙把白沙勒扶到比较僻静地方，离开了号啕的人群。

“哭能把我们心爱的布皆依哭醒吗？如果眼泪能起死回生，哭的人数、流的眼泪还少吗？”白达勒说着指了指那些呼天抢地、号

淘大哭的妇女和青年。

白达勒长长叹了口气，又接着说：

“要振作，白沙勒！要挺得住！”同时用命令的语气对周围的人：“大家应当出主意、想办法！要尽快打发报丧的人，安排后事！”

其余的事大家都很清楚。

当天夜里即指定了四五十个年轻人和一位年长的有经验的老人，共同负责葬礼的有关事项。

该通知谁，不通知谁，是由白达勒提名的。当时即有意识地排除了库南拜的阿吾勒。

三四十名骑手个个挑选了善跑的坐骑和备用马。午夜刚过，便向四面八方飞驰而去。他们将把布皆依逝世的消息传递到指定的地点，包括托布克特的众多家族，以及毗邻的克烈、马台，甚至卡尔卡拉尔那边的阙尔、波先等部落和家族集聚的主要地区。

白达勒等人整夜没有合眼。天刚刚亮，即指定人把本地区最大的毡房——苏云德克的八扇栅墙白毡房架在布皆依家旁边。毡房里边没有安放别的东西。从门口到正中墙脚下铺着地毯。右边放了一张镶有骨雕的床。床上铺着黑白色花毯。在出殡前布皆依的遗体要一直安放在这张床上。

当布皆依的遗体被移到这顶毡房时，妇女们和布皆依的两个女儿大哭了一阵。白达勒把遗体安放好之后，亲手把志哀的旗子插到毡房右边的腰带上。

这是丧葬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志哀旗是挂在长矛尖端的。如果布皆依不是一般的哈萨克平民，而是贵族出身，那要挂他们家族自己的旗子。大凡贵族的后裔去世，可以从志哀旗的不同颜色——白的、蓝的、花的认出死者属于哪个家族和等级。假如死者是一般平民，那么志哀旗的颜色要根据死者的年龄确定。关于这件事，白达勒是和苏云德克商量的。因为苏云德克最熟习这方面的规矩。

苏云德克告诉白达勒，如果死者是年轻人，旗子应该是红的；如果是老人，应该是白色。他说：“像布皆依这样的中年人的志哀

旗，应当红白各半。”方才白达勒插的正是按这种格式做的志哀旗。

布皆依死后第二天所插的志哀旗，宣示着布皆依的葬礼将特别隆重。具体做法是：设宴款待所有前来吊唁的人；死者的亲人要严格服丧一年。白达勒还以家族名义正式宣布，要为布皆依这位贤者设祭奠请宾客以示哀悼。当白达勒插志哀旗、至亲好友们进行祈祷时，牵来两匹乘马，拴到了门的两侧。一匹是鬃毛整齐的肥壮的枣红马，另一匹是吊好膘的标致的藏青马。枣红马是布皆依冬天骑的，而藏青马是开春以来骑的。

这是布皆依生前非常珍爱的两匹马，像他的伙伴一样。当马被牵来时，许多人又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有的人拄着拐杖哀泣，有的老人伏在地上唏嘘：

“我的贤能！我的雄狮！我的亲人！”

还是白达勒较快地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他最先走到毡房右侧的枣红马前：

“苦命的牲灵，可怜你主人去世留下了你自己！”他走到马跟前剪去了枣红马的额鬃，又把马尾咔嚓、咔嚓剪短了。一直剪到节骨以上。

藏青马也和枣红马一样剪了鬃尾。这两匹马被修剪得与其他马不同后便放开了。按传统习惯一年内不能骑用这两匹马。要让它们好好长膘，以便在主人的周年大祭时宰杀后款待客人。另外在插志哀旗的地方也宣布了要宴请前来吊唁的众亲友。

白达勒望着两匹马的臀端：

“藏青马的鬃尾是黑色的。就用它作为守丧马。转场时我们已故英雄的鞍辔就备在这匹马上，衣物也驮在这匹牲灵身上！”这些话是决定性的。

白达勒等几位头面人物，召集了在卡尔其嘎勒的主要部落头人和富裕阿吾勒的财主，共同商讨了如何为布皆依的葬礼和匹地亚^①捐赠牲畜和财物。

^① 匹地亚：即费他耶。穆斯林举行葬礼后，死者家属为消除死者生前“罪过”所付的赎金。

遇到丧事，“有钱的要破费，没钱的会难堪”。布皆依算不上巴依，但也不是一无所有。值得一提的是，他有这么多本家，有完整的家族，怎么能说一无所有呢！生前情投意合的亲族，哪能人一死就忘记呢！坟墓上的土还没有被青草盖住，怎么能忘记呢！

这些话即使不明着讲，亲友们也是会考虑到的。

人们没有给布皆依家庭加重负担。甚至不打算让他们拿出一只山羊羔。明天要举行祈祷仪式，应该宴请的人绝不会少。路上来往的行人，都要到插着志哀旗的毡房里来吊唁。甚至在今后一年里，所有远近的出门人，无论路途中需要歇息，还是需要进食，都要到布皆依的家里来。他们的祈祷有助于布皆依进入天堂。白达勒等人时时都想着毛拉和霍加所说的话：“关照死者的后事和灵魂，正是为死者积德。”

布皆依家今后的花销还多着呢！谁也无法预料。因此这次的巨大支出不必由他们自己承担，应该由众人分担。

亲友们都表现得很慷慨。看来布皆依的匹地亚将成为这一地区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仪式。

由苏云德克、白沙勒带头：“这是为葬礼捐助的”、“这是给死者亡灵的”、“这是我捐赠的”，一个接一个自报了捐助的财物。其中有：成对的马、母驼、元宝、马驹、羊等等。结果仅仅作为匹地亚的资助就达到了好多个整数。第一是以骆驼打头的九头大小牲畜，依次是以马、牛、羊打头的财物，还有以九为整数的皮袄和地毯等^①。就在这次商讨中，同时谈到如何装点这项挂志哀旗的毡房。

苏云德克、白沙勒、白达勒家里所有行李包和箱子中珍藏的贵重皮大衣、皮袄、地毯、挂毯等都将集中到这顶毡房里。虽然现在还没把贵重衣物安放好，但还不到中午所有需要拿来的东西都已经齐备，只等明天一出殡，这里即可有秩序地挂起来。

这时布皆依夫人正坐在自己家里。她把头顶上的方头巾捆紧，

^① 按哈萨克人旧的习惯，在奖励、惩罚或其他开销时，拿九作为牲畜或其他财物的整数。打头的可以是骆驼或马、牛，也可以用元宝打头。

头发梳理整齐后披在肩上。她的脸显得灰白，没有一点血色，腮上青筋隐约可见。两颊上还留有大恸时指甲抓破的明显的血痕。

布皆依的两位小姐也摘掉头上的小圆帽，围上了黑头巾。父亲去世后她们即找到一首长长的凄婉的挽歌。从今天早晨开始，在和参加葬礼的亲人们晤面时，唱的就是这首挽歌。

人们从青格斯山背面辽阔的平川、深谷、夏牧场、丘陵地带和重重高山络绎不绝地来参加布皆依的葬礼。密密麻麻哀悼的人群，经过几天的吊唁，最后又参加了布皆依的出殡仪式。布皆依的遗体没有葬在这里的夏牧场，而是被重新运回青格斯那边的冬牧场。埋到了托克伴别特。布皆依的葬礼如此隆重，然而库南拜和他周围的人却未能在他的坟墓上放一撮土。

五、跨越高冈

(一)

还不到中午，巴卡那斯南岸已经如火燎一般。天上没有一丝云。这一带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落雨点。当青格斯山背面的其他夏牧场细雨蒙蒙、凉爽宜人时，这边巴卡那斯河以南却异常闷热。只是由于这边河道逶迤，牧草茂密且种类繁多，加之灌木丛生，被牧人选作牧营地。其实真正的上等夏牧场还属青格斯那边一道道山梁的阴坡。

阿拜因热得待不住便走出毡房。几天来这一带所有的人都被闷得焦灼不安。

一只毛茸茸的雄性花狗大张着嘴，吐着长长的舌头，卧在白毡房的一侧直喘气。

闲散的马匹一个个离开草地，聚在远处高冈上的阴凉处甩动着尾巴。

从草地上回来的羊群也跑到河边，趴在岸边的湿土上喘粗气。如果没有人驱赶，它们是不会离开水渠的。草地似乎被它们忘记了。

所有的牛都跑到巴卡那斯的小河边及泥塘中泡着自己硕大的躯体。只有个别离群的二至三岁小牛，遭到牛虻的袭击，在草滩上没命地乱跑。它们直挺着尾巴，大张着鼻孔，两只眼睛像走进屠宰场似的瞪得圆圆的，发疯似的来回奔跑着。

所有人家全都盖严天窗的顶毡，把栅墙下边的围毡，一直卷到腰带边缘。

阿拜不知道该到哪里才好。他打了个哈欠，觉得头有些晕，心里也闷得发慌，便向河边走去。这时烈日正晒着头顶，阿拜鼻梁上全是汗珠。他一边加快脚步、一边埋怨巴卡那斯的酷暑。走到河边

时，阿拜看到乌斯盘、司马古勒带着一群孩子在清凉的河水中嬉戏。他们正在击水扑打，一边兴高采烈地叫喊着。阿拜躲开他们，自己在单独游泳。他是今年夏天才学会游泳的。他下水后在巴卡那斯宽阔的水面来回游了两趟，浑身都觉得爽快。他高兴地要接着潜泳。

阿拜没有理睬其他孩子的叫嚷。可乌斯盘看到阿拜潜泳非常羡慕，于是把所有孩子都带到这边。他拍着自己的光屁股向阿拜喊：

“扎猛子！扎猛子！就这样扎！”他指手划脚地喊了几声。一转身，见到司马古勒，他又一蹦子跳上去骑在司马古勒脊背上。司马古勒想把他甩掉，左右扭动了几次。但未奏效。

“哼，看你怎么把我摔下来！别说你，就连吃了两年奶的烈性白驹也没把我乌斯盘摔下来！随你怎么翻滚，也别想摆脱我！”说着搂紧司马古勒的脖子，用腿夹了两下。

司马古勒无奈，只好背着乌斯盘跑到阿拜跟前，扑通一声双双掉进水里。

乌斯盘的恶作剧早已使阿拜感到讨厌。一年多以前阿拜还和这个弟弟一起玩耍，做各种游戏。可今年却使阿拜感到厌烦，因而常常躲着他。有时一生气，甚至会呵斥几声把乌斯盘赶走。

阿拜对乌斯盘他们现在的吵嚷也不大高兴，于是从水中出来准备穿衣服。

但乌斯盘并不理会阿拜阴沉的脸色：

“我要像阿拜一样扎猛子！”他说着趴到浅水中，屁股露出水面。像尥蹶子的小马驹两条腿不停地向上踢。

阿拜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转过身准备回家。正在这时看到塔克渐穿着漂亮的衣服骑马站在岸边，手中架着苍鹰。胯下的栗鬃黄膘马被汗水浸透了。此刻还在咬着银笼头的嚼子，左右摇动脑袋，静不下来。塔克渐鞍板的鞅绳上拴着一只花鹅、两只野鸭。孩子们一看到这些猎获物一个个跳出水跑过去：

“哎，哥哥！”

“哎，好哥哥给我吧！……”

“给我！……给我吧！……”

塔克渐禽猎回来时，对迎面跑来的孩子有时会分送一些猎获物。但他必须让这些孩子苦苦乞求，一次次央告才肯“赏赐”。

孩子们知道他有这种怪癖，总是耐心地苦苦纠缠。

塔克渐望着阿拜得意地笑了笑。他经常向阿拜炫耀自己已经成长为大小伙子，可以撒鹰猎禽了。在他眼里阿拜还是个软弱无能、窝窝囊囊的孩子，顶不上他一小半。这还因为塔克渐今年夏天曾去拜见过自己的岳丈。他有好几位比自己年龄大的朋友。现在他每天晚间都要去找姑娘，骚扰邻近的阿吾勒。在这方面，阿拜倒真是一无所长。

乌斯盘和司马古勒两人同时走到塔克渐身边向他央求。塔克渐却像大人一样，带着怒容骂了他们一顿。这是他长大成人、区别于阿拜的一个标志——非常喜欢骂人。别看他在库南拜面前像猫一样静悄悄地一声不响；可在外面，无论是小孩子还是牧人和雇工，遇到谁骂谁。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逗引得乌斯盘和司马古勒央告后，塔克渐从马鞍后边的鞘绳上解下两只野鸭子递给他们：

“……妈的，一对黑家伙！与其整天泡在水里，为什么不去拣草莓！”

“草莓？”

“什么样的草莓？”

“在什么地方？”

“哎，好哥哥，告诉我们吧！”乌斯盘和司马古勒又开始央求。

临近夏天，孩子们渴望的就是拣草莓。可巴卡那斯川里是不长草莓的。近处哪里有草莓？是不是熟了？他们还不曾听说。

提到草莓，阿拜也高兴地向塔克渐打问。塔克渐是方才在马上听人说的。有一条与巴卡那斯平行的河叫加尼别克。加尼别克河那边朝向青格斯的许多山梁上，野草莓已染红草坡。

最近一两天季格铁克和布肯其家族就要搬到那里。转场的人畜一住下来，拣草莓就不容易了。因此最好快些去，早点拣回来。

听塔克渐讲完，孩子们禁不住雀跃欢呼：

“走，咱们去吧！”

“拣完草莓再回家!”

“走吧!”

“好吧，快去捉乘马!”

“噢，太好啦! 草莓、草莓!”

塔克渐自己也想拣草莓。他还叫阿拜一同去。

阿拜不慌不忙地想了一阵。他觉得骑马出去提提神也好，于是同意一起去。

大约煮好一壶茶的工夫，阿拜、塔克渐带领一群孩子先后跳上自己的马驹，小跑着出发了。

孩子里面年纪最大的算是阿拜和塔克渐了。

多数小孩子都单独骑着一匹马驹，只有个别孩子两人同骑一匹马。随阿拜出来的孩子中只有乌斯盘被撂在后边。

乌斯盘不听从牧马人让他“骑老实马驹”的劝告，偏偏挑了今天才驯过的一匹烈性白马驹。

三四天以来，乌斯盘一直惦记着这匹白马驹。又高又大的白马驹，是一匹烈性青母马去年产的。因为青马性子暴烈，去年未挤奶，白马驹跟在母马后边也没有碰过绳套。又因为青母马今年未怀胎，白马驹至今未断奶，躯体健壮，性子异常乖戾。乌斯盘早就看中了小白驹，缠着年轻牧马人玛沙克拜在今晨第一次挤马奶时，用套杆强行套住了白马驹。

玛沙克拜明明知道这是马群里所有烈性小驹中的尖子，无奈乌斯盘苦苦纠缠，只好答应。他是今天早晨才第一次给小白驹套上笼头开始调驯的。

小白驹的野性确实不同一般。它忽而纵身腾跳，忽而尖叫着蹿奔。连玛沙克拜也被摔下来两次。他驯马以来从未这样被摔在地上，这次真的被激怒了。他用套绳勒住白驹，揪住白驹耳朵，用鞭杆上的皮环使劲拧它的鼻端，狠狠惩罚了它一顿。接着在小白驹背上盖住又宽又厚的毡垫，用扁毛绳拦腰绕了好几匝，重新跳到白驹背上。这次他在白驹头部使劲抽打着，跑得白驹汗水淋淋，想把它拴在方才的缆绳上。

小白驹疲惫地停下来。大家都劝乌斯盘“等一等!”可他因为

欣赏玛沙克拜的驯马技术，竟一跃跨上马背。白马驹虽然两边嘴角上都是血，可并未被驯服。乌斯盘刚骑上，它又狂跳起来。

小白驹仿佛不甘心被轻飘飘的小孩子征服。可是无论它如何蹦跳都没能把乌斯盘摔下来。适才乌斯盘向司马古勒夸口的正是指这件事。此刻也是这匹小白驹耽误了他的工夫。

小白驹依然像最初那样使性子，不停地尥蹶子。可乌斯盘不但不胆怯，反而很开心。他挥鞭抽打着，偶而望着大家笑一笑。

小白驹因为甩不掉背上的孩子，开始全力奔跑，这正合乌斯盘的心意。尽管小白驹在飞奔，他依然在不停地抽打，而且得意地呼叫着：

“先祖保佑！”一阵风追上阿拜一伙。

小白驹并没有被乌斯盘完全制服。在跑动中它还在不停地使性子，时而偏向一边，时而歪着脖子斜跑。当赶上众人时竟用整个身子向塔克渐的五岁黄膘马横撞过去。

人们都躲开小白驹停在一旁。乌斯盘拽着缰绳想离开众人，可小白驹用力伸着脖子，又尖叫着蹿跳了一阵。

阿拜担心乌斯盘被摔伤。可乌斯盘的神态却使他惊奇。他看到乌斯盘两只大眼睛喷射着光焰，仿佛是酷爱和烈马搏斗的特殊的生命。没有丝毫恐惧，倒像在恋战似的：“来，跳吧！”小白驹使出绝招想甩开乌斯盘，可乌斯盘针锋相对地周旋着，牢牢钉在马背上。

乌斯盘好像突然脱去了冒冒失失的孩子气。在阿拜的眼里他再也不是偻头耸脑的淘气鬼，完全变成了角力场上勇敢的格斗士。

人们在无可奈何地围观乌斯盘和小白驹的较量。

塔克渐一边啧啧称赞，一边骂着脏话。

这时有几个大些的孩子，怕马驹摔坏乌斯盘，正要跑上去帮忙。乌斯盘立即喊道：

“别动，离远点！”

只见小白驹又压低脖颈，不停地腾跳着。是想把乌斯盘甩到前面去。可乌斯盘把两只脚伸进小白驹的腋窝，用力仰着身子。

小白驹改变了花样。它用前腿撑着地面，两条后腿不停地向空中乱踢。乌斯盘也随即改变了战术。他用双腿夹住马肚子，双手紧

紧抱住了小白驹的脖子。

又过了一阵，小白驹像咬架的狗一样，突然用后腿支撑着身躯，两条前腿腾空而起。看得出，小白驹的这个动作更使乌斯盘开心。他的脸变得通红，每根头发都直竖着，望着阿拜他们哈哈大笑。

围观的人们也欣羡地笑了。塔克渐长这么大，还不曾尝试过这种活动：

“嘿，太顽皮了！怎么就不知道怕呢！”他惊叹道，接着在五岁黄膘马身上抽了两鞭，跑走了。所有的孩子都催动坐骑跟着走了。被驯服的小白驹也跟着跑了。乌斯盘依然在抽打，嘴里喊着：

“先祖显灵了！玛沙克拜！”他表示对烈性马的克星玛沙克拜的仰慕。实际上乌斯盘所表演的都是玛沙克拜的驯马术。

孩子们在绿草如茵、散发着草莓香的山坡上逗留了很久。太阳已经偏西，座座山丘的影子都在拉长，从山沟里刮来阵阵轻风。

乘马都被绊住前腿在草地上吃草。拣草莓的孩子们兴味正浓。虽然他们一直未离开刚来时拣草莓的山坡，可那山坡上的草莓依然那么稠密。他们把吃剩下的草莓都装进自己的小花帽、皮帽、布袋和衣兜里。

突然间传来轰隆隆的声响，像燎原的野火，又像快速行进的大队人马。

孩子们不知是怎么回事，把惊恐的目光投向他们中间年长的塔克渐和阿拜。

阿拜好像听出了是什么声音，不慌不忙地向青格斯那边的山梁望去。他隐约看到，大群灰白混杂的马匹正翻过山梁向前边宽阔的山沟快速移动着。

已经可以听到马驹的嘶鸣。也可以看出，许多二至三岁口齿的马已跑到马群前面自由自在地欢跳着。听到马蹄的声响，孩子们骑来的马驹都蠢蠢欲动。虽然缠着前腿，可有的还是一跳一跳地朝马群方向奔去。

当马群走近时，孩子们的马驹一个个仰起头，双耳频频朝马群方向交叉地扇动，同时用一种恋群的声音嘶鸣着，呼唤着它们的

同类。

孩子们一个个跑向自己的马驹。旷野上奔驰的马群，原来是转场人家的部分牲畜。

孩子们跨上自己的坐骑，正要往回走时，看到庞大的转场队伍越过方才马群翻过的山梁，慢慢向平川移动。最前面的是由十五峰骆驼组成的驼队。离他们较远随着走来的是十峰骆驼，后边又是十五峰、八九峰骆驼的驼队。由大批人畜组成的长长的行列，正从山道上迤迤行来。

许多骑手跟在方才的马群后边。不少人手里拿着长棍、大棒和套杆。还有个别精悍的小伙子，架着带眼罩的猎鹰。当阿拜他们接近时，这批人刚走过去。跟在他们后边的人数最多的一批引起阿拜和所有孩子的注意。

这批人周围是许多骑马的妇女。其中有上年纪的，也有年轻的。但衣着都较讲究。胯下的坐骑也是肥壮的走马和矫健的不孕母马。马的鞍辔、皮垫、后鞯、前鞯和笼头都镶有银雕，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在这支转场队伍前约十数步远，许多姑娘正并辔同行。在她们正中间有一匹被剪断额鬃的、驮着空鞍的藏青马。后边是一位脸色灰白、佩戴着黑纱巾的瘦削的中年妇女。而她后边由十五峰骆驼组成的驼队又特别显眼。所有驮运的行李上面分别盖着黑色地毯、褐色毛毯和黑白相间的毡子。这些毡、毯在骆驼两边有节奏地摆动着，给人一种沉重而压抑的感觉。

被转场队伍截住的孩子们，正在惊奇地观望着。他们无法切断这庄重的行列，只好等着人畜走过去。

转场队伍里面一开始并没有人注意这群孩子。不一会儿，前面的几个姑娘走近他们。只有这些姑娘仿佛察觉到了什么。稍稍停留片刻，互相交换了位置。接着从中间推出两个姑娘到前面来。

方才那匹剪了额鬃的藏青马，正由这两位姑娘牵着撒绳。

乌斯盘好奇地走到阿拜跟前，着急地用鞭杆捅了捅阿拜：

“她们是谁？是怎么个转场的人？”

看到前面两个姑娘的特殊装束，乌斯盘禁不住大笑着：

“噢依巴啞！阿拜，你瞧那个！瞧那个帽子！”阿拜气愤地转过脸，使劲捅了他一下：

“住嘴，别发疯！”

阿拜的话乌斯盘不敢不听。他只好捂着嘴，搂住马脖子暗暗发笑。

使乌斯盘感到怪异的这个画面，阿拜也不曾见过。

阿拜和塔克渐一开始即认出，这是正在服丧的布皆依家族的转场队伍。和其他转场队伍比较，有些特殊是可以理解的。但此刻这两个姑娘所做的，可以说是特殊中的特殊现象。

这两个姑娘的马走到前面时才看得清楚。原来她们头顶上的是男式帽子——黑色天鹅绒缀顶的羔皮帽，而且前后反戴着。她们牵的是作为遗物供奉的藏青马，马背上驮着布皆依生前用的鞍鞴。上面盖的正是去年冬天布皆依在卡尔卡拉尔穿的红褐色皮袄。马鞍的一侧插着死者用过的皮鞭。而死者冬天戴的狐皮帽子也反着挂在鞭杆上。

这两个姑娘发觉这些骑马的人正在注视她们，便开始用沉痛的声调唱起挽歌。按照传统习惯，丧葬期间在转场途中路过阿吾勒，或者遇到行人从旁走过时，身着孝服的姑娘都应当这样唱悼念歌。她们正是这样做的。

乌斯盘哪里懂得这些。他在不停地傻笑。从他懂事以来，自己家里还不曾遇到过丧事。对于一个不懂得该怎样守丧的孩子，此刻要给他讲清这一切也很难。在他看来方才那些怪现象都非常可笑。只因为怕阿拜他才不敢抬头。可他还是把头伏在马鬃上斜着眼偷看，直笑得两肩不停地抖动。当前面两个姑娘唱着走过时，后面的五个姑娘也把马并在一起，随前面的姑娘唱起挽歌。慢慢向前移动着。

阿拜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一怔。下意识地举起了套着鞭杆皮环的右手，仿佛在请求她们：“不能停停吗？”只是没有出声。他的心跳加剧了，脸也变得苍白，无可奈何地把软瘫的手搭在五岁黄膘马的鬃毛上。

在后边五个姑娘正中，骑着柔鬃白走马的正是托葛建。这是阿

拜从春天分手后第一次遇见她。

她穿着一身黑绵绸做的美丽的长裕衫。戴着崭新的黑色海狸皮帽，脖子上轻松地搭着花色纱巾。一对金耳环在耳垂上轻轻摆动着。在这群姑娘中间，她简直像夜空中灿烂耀眼的金星。

骑马的姿态、唱挽歌的声调以及对布皆依女儿怀有同情的表现，所有这一切，仿佛使托葛建的仪容沐浴在一种特殊的光泽里。白洁的上额、柔软的脖颈以及细润的秀发和她脸上的红晕显得格外谐调。

托葛建右手叉着腰，手指插在浅黄色丝绸腰带上。她只顾哭着唱挽歌，却不曾向左右顾盼。阿拜直盯着转场队伍，屏住呼吸追寻着托葛建的声音。当这群姑娘走过时，阿拜仿佛从合唱的挽歌中明显地分辨出了托葛建圆润而特别动听的声音。真是她的声音？还是其他姑娘的？也许这很难分辨。但阿拜认为，在这种合唱中能显得特别动听的声音，只能从托葛建的歌喉中发出来。

渐渐远去的托葛建的背影更显得与众不同。她在马鞍上的姿态也别有风韵。有娇柔，又有刚健。粗黑而闪亮的发辫尖端，几枚银币在不停地丁当作响。正是这声响在难忘的春天曾点燃阿拜的爱情之火。直到今天，只要他闭上眼睛，又是这声音在耳旁隐隐作响。好像在询问：“你心里还有我吗？”

这画面仿佛冲破云层的月轮，使阿拜置身于一种奇异的光泽里感到茫然，但这只有一刹那。年轻人的心里旋风似的扬起一种特殊的感觉。

托葛建和布皆依女儿的哭声、所有服丧的转场队伍、失去主人后驮着空鞍蹒跚前行的坐骑和鞍上的衣物——这一切使阿拜深刻地理解到人们心里的创痛。不宽恕库南拜，不通知库南拜家族参加葬礼的正是这众多的人群。他们中间包括托葛建这样可贵的生命。这人群好像冷漠而又严厉地对阿拜示意：“躲开！不要观望！不允许你们观望！”也许这是公正的。这一击，在阿拜心里引起了悔恨与苦闷的感觉。

正在拭泪的恋人、近亲和群众，还有昨天刚刚离开人世的布皆依，仿佛都在责难阿拜本人。虽然阿拜在解脱自己：“难道是我有

罪！”但心情依然沉重。因为这指责是严酷的。阿拜一边静静地听人们在唱挽歌，一边在沉思。他显然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整个世界。

突然间身旁有人捅了一下，仿佛在催他走。阿拜这才猛醒过来。扭过头一看，原来是塔克渐。他看阿拜在呆呆地出神，不高兴地讽刺道：

“喂，什么事让你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几乎是呵斥的语气。

阿拜感到惊愕，蹙紧眉头抹了抹脸。他不曾意识到自己在哭。没有感觉到一滴滴又沉又热的泪珠悄悄从脸上滚落。

大批转场的人畜已经走过。他们和后边队伍之间有一段较长的距离。这时所有孩子都随塔克渐动起来了。

乌斯盘一直搂着马鬃不停地笑。他这时才抬起头，突然抢过旁边一个小孩儿的帽子，反戴在自己头上，又纵声大笑着磕动小白驹的腹部。

顽皮成性的乌斯盘只顾淘气，显然忘记了自己胯下是烈性的小白驹。他漫不经心地坐在小白驹背上，大腿还不曾夹紧，就用脚跟踢了踢白驹。不料小白驹猛地尥蹶子，乌斯盘甚至没来得及拽紧缰绳。突然间发作的小白驹嗷的一声把顽童摔了下来。乌斯盘虽然被摔下来，可并未胆怯。他扯住手中的缰绳，趁势站起来，嘿嘿一笑。他的脸依然那么通红，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还不等小白驹站稳，他又跳上去连抽几鞭跑开了。

其他孩子都跟着跑走了。只有阿拜和塔克渐留在后边慢腾腾地走着。这时塔克渐又想教诲他的弟弟：

“你是小孩子呢，还是女人？你掉泪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次可引起阿拜的反感。他毫不客气地反问：

“难道这就是你长大懂事的表现？布皆依不也是你的亲人吗？你为什么不哭呢？”

“有什么必要为他哭？举行葬礼不也没有通知我们吗？你连这个也不懂？”

“你懂！？你行！不通知我们活人的过失，难道要怪罪死了的布皆依？”

“是因为布皆依和你父亲有仇才没有通知！”

“怪不得，是有仇……那是谁的罪过？是谁更多地加害别人的？谁是谁非，你大概清楚吧！”

“不管清楚不清楚，我是站在父亲一边的！”

“怪不得呢！你就直说好啦！你自恃年长，明白事理，所以来教训别人！在你看来，狼崽子因为懂事才跟着大狼跑！”

“喂，你在胡说些什么？你好像觉得除了你那位老糊涂的奶奶以外，别人什么都不懂！”

“可你呢？从你所支持的父亲那里也没学到什么！”

“噢，你以为我是没有人管教的野人不成？……妈的……”

“你长大了学会的就是骂人吧！除了无缘无故地骂牧工和仆人以外，你还懂什么？”

“好吧，你等着，这些全都要告诉我父亲！”

“告就告吧！我也把你说的‘老糊涂’告诉我奶奶！”阿拜毫不示弱，两眼直瞪着塔克渐。

塔克渐不得不退缩。他本来就缺少和别人争辩的才能。再说到父亲那里去告状，一是太远，二是不那么容易。而父亲能不能相信他的话，还很难说。但阿拜所依靠的“祖母”，可不是好惹的。

平时泽列很少生气。可是一旦发火，即使现在也挺吓人的。今年春天，塔克渐不注意骂了邻近的一位中年妇女，惹了许多麻烦。那位无辜的女人，哭着向泽列和乌丽渐叙述了她的委屈。泽列一怒之下，立即叫来塔克渐训斥了一顿。

看到祖母的怒容和含愤的眼睛，塔克渐吓得不敢实说，只好扯谎抵赖。最后竟要起誓。这更加激怒了泽列和乌丽渐。泽列突然举起手中的拐杖朝塔克渐头顶连着打了几下。

这件事发生在塔克渐自认为已经长大成人，准备去拜见岳父的那一天。刚才争吵时因想到这些，不得不退却，免得再给自己找麻烦。

“喂，滚开吧，……妈的！”他傲慢地骂了一句即催动五岁黄膘马跑了。

能摆脱塔克渐，阿拜感到很高兴。他的马慢腾腾地走着。在马

背上他进一步回味并加深方才的感觉以及和塔克渐争吵时所想到的一切。

在争吵时，阿拜无意中道出了“狼崽子因为懂事才不跟大狼跑”的意思。现在竟从这句话悟出更深的含意：谁不会踩着祖上留下来的脚印走？连兽类也会那样走！如果有胆识，要选择自己的道路，成为真正的人。阿拜独自走着，完全沉浸在这一思想里。

阿拜今天正是怀着这种思想和自己的一位近亲争吵的。他仿佛置身于另外一条道路的起点。在这种冷静的思考中，在这条光辉的道路上一次次出现托葛建的影子。她总是像盛开的花枝在明丽处摇曳；仿佛纯洁的爱情、真挚的情谊在召唤阿拜。召唤他向热爱并珍惜世界和人类的康庄大道迈进。阿拜在沉思中竟不曾留意是如何到达巴卡那斯的。

泽列和乌丽渐从阿拜这里得知布皆依的许多阿吾勒已搬到加尼别克来了。当天夜里她们即派人到白阔希哈尔去征询库南拜的意见：

“已经搬到我们身边了。再拖延下去怎么好见亲友？我们该怎样去吊唁？白阔希哈尔和巴卡那斯两处的阿吾勒是不是要一同去？让他快做决定，早些告诉我们！”

库南拜也在等待这一时刻。当天夜里他就带着昆开和十几位老人、青年到了巴卡那斯。这样巴卡那斯的二十几个阿吾勒立即准备了马奶酒和肉畜。所有要带去的绵羊、羊羔等，第二天早晨都已辛妥，准备就绪。

库南拜自己的大阿吾勒要带去的计有三皮桶马奶酒、一匹肥壮的空胎母马和一匹成龄马驹。泽列和乌丽渐决定送一峰骆驼。

准备工作在早晨挤第一遍马奶前已全部就绪。前去参加吊唁的有五十名男人、三四十名妇女，包括阿拜、塔克渐和乌斯盘等一批青年和儿童。浩浩荡荡的吊唁队伍正午时分朝西——加尼别克方向出发了。

在这批人当中，只有泽列、乌丽渐和两名年轻妇女坐在马车上。另外还有一名被称作沙日阿帕的年纪较大的妇女和她们在一起。库南拜叮咛她们早些准备好，提前出发。

巴卡那斯河与加尼别克河相隔并不太远。库南拜等众人，估计马车快到半路时，才由巴卡那斯出发。

额尔格孜拜家族中跟库南拜在一起的有买巴沙尔、加合甫、额孜谷特等人。另外还有许多支持库南拜的其他部落的大小头人。

乘马的妇女们自成一排在后边走着。她们中间有库南拜的大小老婆昆开和艾格孜，以及她们的妯娌喀丽卡。另外还有库南拜的庶母——汤巧勒潘等几位年长的妇女。

所有来参加吊唁的人，都跟在库南拜这批人的后边。当他们走到两处牧营地之间辽阔的草地时，便开始哭喊着沿右侧山麓向加尼别克疾驰而去。

按照这个部落的老规矩，参加吊唁的人要这样从远处喊着“噢依巴啞！我的亲人！”哭着向死者的阿吾勒跑去。

这种边哭边跑的仪式，是要由长者带头的。所以人们一直跟在库南拜后边。此刻库南拜等人已快马加鞭，哭喊着向前跑。后边的男男女女和年轻孩子们也紧跟着一齐跑来。

阿拜正走在中间的一批吊唁者里边。和他在一起的，有昆开所生的哥哥胡达别尔德、听差居玛古勒、能人居玛拜，还有塔克渐和乌斯盘等兄弟。这时年纪较大的都哭叫着跑起来：

“噢依巴啞！我的亲人哪！”

“我的兄长啊！”

“我的靠山哪！”

“我的福星啊！”

居玛古勒听差和塔克渐两人，在马上忽左忽右地倾斜，仿佛要从马背上掉下来似的高呼着跑来。从外表来看，他们二人像真的悲痛欲绝，无法控制自己似的号啕着。

阿拜讨厌他们这种做作的表情。他自己平稳的坐在马鞍上，像一般人那样哭着跑来。

阿拜和身边的胡达别尔德一样。虽然显得沉稳，保持着一定的速度，但却沉痛地呼叫着“噢依巴啞，我的亲人哪！”尽管阿拜和胡达别尔德相处的时间不多，但他很喜欢这位兄长的为人。阿拜此刻正在仿效胡达别尔德，他认为“只要跟着哥哥做是不会错的。”

在马背上哀号的人群，顷刻间出现在加尼别克广阔草地上密集
的阿吾勒中间。

泽列她们乘坐的马车，也刚好停在中间一顶宽大的白毡房——
布皆依阿吾勒前。人们正忙着会面。大白毡房架设在一处显眼的
地方，腰带上插着志哀旗。后边骑马的众人一眼就可以认出这是守
丧的阿吾勒。

大批骑马的人登上阿吾勒背面的高冈时，立刻认出了该去的方
向。这时他们飞速地向下冲去，简直像山上流泻的洪水。阿拜正在
人群中间。他看到在离白毡房不远的地方，约有三十名男人拱起
背，用双臂和胸脯撑着白色木杖。这是死者的近亲。都在哭着等
待前来吊唁的人。阿拜一下马即认出他们：正中是白达勒、白沙
勒、喀拉恰、吐素甫，稍后是巴拉嘎孜、巴扎尔阿勒等年轻人。

许多精干的小伙子立即跑过来牵住吊唁者的乘马，有的还把年
长的客人扶下马，搀着他们去和守丧的男人们会面。几乎所有前
来吊唁的人，都有一名小伙子跑来照应。

看到放声大哭的白达勒和白沙勒，阿拜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他
一下马就呜咽着哭起来。

和守丧的男人们会过面，一一拥抱后，阿拜和年长的一起都哀
号着被引进大毡房。哭得最伤心的正是这顶大毡房里的众多妇女。

拱顶大毡房的里面，从门的右侧直到上首正中，一个挨一个
充满了死者的女眷。她们都用手撑着腰，哀痛地哽咽着。布皆依
夫人坐在正中，蒙着黑色头巾在号啕大哭。眼泪扑簌簌地滚落
下来。在她左边，有四五个姑娘唱着挽歌。整个毡房都是哀戚的
哭声。

哭着进来的男人都是跪在地上和死者的女眷抱着头会面的。

阿拜一直跟随着胡达别尔德。他等胡达别尔德会过面以后就
紧接着会面。

和所有女眷一一会晤并拥抱需要很长时间。再说从门的右侧
一直到最里边，所有的妇女都在接应不暇。看到这种情况，胡达
别尔德便直接走近布皆依夫人。当前面的人刚和她会晤后，胡达
别尔德便过去和她拥抱：

“我的亲人，我的好叔叔！”

阿拜也是从这里开始，依次和后边的姑娘们会晤的。

众人这样哭着会晤以后，一个挨一个地坐下了。这时只有个别男人在低声啜泣，大部分女眷也慢慢拭干了眼泪。布皆依夫人和后边的五个姑娘还在呜咽。夫人在哭诉她的怅恨、中年丧夫的痛苦以及孤儿寡母今后的困境。过了一阵儿，也慢慢停下来了。她的泣诉，引起人们一阵阵心酸。

接着由五个姑娘唱起忧伤的挽歌。哀怨悲凉的曲调令人心碎。她们的声音又那样和谐、整齐，仿佛是异常熟练的合唱。但五个姑娘没有都唱下去。布皆依夫人的哭声停止后，其他姑娘也停住了。只有布皆依两个待嫁的姑娘还在伤心地吟唱。

她们的每个词都吐得很清晰，有时长长地叹口气，抽泣一阵儿，又和着眼泪高声吟唱：

“亲爱的父亲，……你抛下我们走了……你是含恨而死的……你死得好苦……我们都变成了孤儿……谁还来照顾我们？……谁还能看见我们的眼泪？”这时屋里的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又跟着大哭起来。正是这一次，阿拜哭得最为伤心。他简直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哭得几乎缓不过气来。

这样过了一阵儿，两个姑娘开始哭诉父亲的生平事迹，他的勇敢行为和慈善事业。接着，出人意料地转换了内容。

她们没有再唱布皆依本人，而是指名道姓地依次吟唱他的同辈人。人们都屏住气静静地听着。突然，她们点出了库南拜的名字。

这时库南拜正低着头、愁眉苦脸地坐在上首，帽檐拉得低低的。这两个姑娘意在泄愤的歌简直像在他头顶抽了两棒。

然而这是挽歌。挽歌像祈祷一样神圣，是不容打扰的。既不可以回答，也不可以制止。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

歌词的内容越来越激烈，最后直截了当地：

额尔格孜拜家族变成了敌人，
为赎罪送来了一个女孩儿。

过了一阵又接着唱道：

领头的名叫库南拜！
跑起来野马般飞快，
论心眼儿比毒蛇还坏！

这下子全都揭穿了。这种严厉的惩罚，真像皮鞭抽在库南拜仅有的一只眼睛上。

挨近库南拜的几位年长的人直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有的在晃动身子，有的在干咳，个个焦灼不安。库南拜却咬紧牙，不动声色地强忍着。阿拜直羞得抬不起头来。他是在和屋里的人们会晤后坐下来时才发现托葛建的。原来她也在那群姑娘中间。只是她头上蒙着纱巾，面朝外侧身坐着。一见托葛建，阿拜更觉得无地自容。他想：“天哪！与其这样受辱，真不如地上裂个缝，一头扎进去！”

正在这时，坐在上首的人中间发出了响亮的咂嘴声。人们一看，原来是沙日阿帕。她气乎乎地把黑裕祥围在头上，大声唱起挽歌。

沙日阿帕首先歌颂了布皆依和他的业绩，并表达了自己的哀痛，临近结尾时词锋突然一转：

这两个轻狂的姑娘在说什么？
难道不懂事的人竟这么多！
为什么要悄悄地埋葬布皆依，
既然他是众望所归的豪杰！

最后把声音抬到最高的音符，戛然而止。

双方靠这几名妇女互相表达了长期以来郁结在心里的怨恨。不过再没有谁重复这种含有怨怼情绪的语言。两个姑娘的挽歌延续了一阵儿也停止了。坐在泽列身边的嘎比特汗毛拉这时跪在地毯上清了清嗓子，开始用布喀尔音调诵读经文。人们都静悄悄地听着，屋里再没有其他声音。

这就是库南拜吊唁布皆依的详细过程。

妇女们留在这里了。所有男人被领到另外一顶毡房，参加了为吊唁的人们设的便宴。白达勒、吐素甫等人以东道主的身分招待了他们。然而无论在吃茶点和饮马奶酒时，还是在吃肉期间，宾主之间都没有推心置腹地交谈。白达勒和库南拜偶而攀谈几句，但都在客客气气地应付对方。白达勒亲自递过库南拜的茶碗，并亲手向碗里放进酥油，表示向他致意。然而仅仅是这些。虽然都表现得彬彬有礼，但彼此好像无话可讲。

席间提到的只是牲畜的膘情和这一带牧草的长势。也随便谈到今年夏天克烈和乃曼两个毗邻部落之间互相侵扰和掠夺的情况。从库南拜等人坐下来直到晚间离开，双方所谈的只有这些。当天晚上，所有前来参加吊唁的人都郁闷地返回各自的夏牧场。

库南拜也带着昆开返回白阔希哈尔。他仿佛卸掉了一副重担长地出了口气，路途中他只向夫人讲了一句话：

“应当好好招待沙日阿帕！”

(二)

秋天到了。连着下了三天雨，还不见太阳。有的阿吾勒离开夏牧场、翻过青格斯山在各自的冬牧场逗留了几天。在那里打完冬草后已开始向秋牧场转移。在已经做好冬草储备的吉迭拜、木沙库勒、卡拉吾勒、曲根苏等山庄依然可以看到新搬来的密集的人家。在青格斯山麓广阔的冬牧场和克得尔、柯孜勒确库、卜尔勒的一道道山沟里都住满了阿吾勒。

人们把夏天用的大毡房收藏起来，支起了较小的浅褐色毡房。现在不像夏天，不但要穿得暖和，毡房里还要生火。而且要加厚壁毡，把棚墙的边沿堵得更严实。因此秋季用的毡房，应当不怕烟熏，但又不能太大。凡是有条件的人家，都会这样安排。

转到秋牧场以后，不再像夏天那样挤羊奶。已经长大的羊羔要和母羊合群牧放。

夏天骑在马上照看牲畜的或喜欢串阿吾勒说长道短的男人，这

时也忙起来了。天气变冷、道路泥泞时，他们要穿上宽筒皮靴、厚裕祥和羔皮大衣，要更换自己的乘马。一夏天骑的马有的已瘦弱不堪，现在要放它们去长膘，一直到冬天不再乘骑。翻过青格斯山以后，人们先后牵来专供秋、冬骑的乘马。

无论小康人家，还是比较富裕的、甚至牛羊成群的大户，这期间也只能在天气凉爽时骑那些一夏天放青的肥马。而且不能走得太快，以防因膘肥体重、汗腺受损而累垮。同时要注意休息，必要时通宵吊膘。

凡需要借用、交换或购买乘马的，也都在这时进行。

如果说“秋天麻烦多，动不动出门上路！”那么一些善走的好马当然会引人注目，谁都要想方设法弄到手。

正是为一匹马的纠葛，黄昏时买巴沙尔和胡达别尔德才冒雨在柯孜勒确库的牧道上骑马赶路。他们忙着到库伦恰克的阿吾勒去。随行的还有能人居玛拜和居玛古勒听差。

阴雨天夜间行路有许多不便。因此他们一直在策马疾驰，想在夜幕降临以前赶到目的地。

库伦恰克的阿吾勒只有十几户人家。他们仿佛预感到库南拜那边今天会派人来。当四位骑马的行人快速登上阿吾勒附近光秃秃的山梁时，库伦恰克正在山头上坐在“五条好汉”的中间。他一发现四名骑手，立即喊道：

“那不，库南拜的人已经来了！这是打前站的！”

“走的还挺急呢！”五条好汉之首的吐尔逊拜也望着那边。

“还有什么可等的！你们哪一个快去通知普夏尔拜！我们没办法通知更远的人。请普夏尔拜转告阔特巴克家族！”库伦恰克刚讲完，周围的吐尔逊拜、沙德尔拜、蒙斯孜拜和纳旦拜四个孩子都表示赞同：

“是，让他们同时转告季格铁克和布肯其家族！”

“如果能把我们搬走，让他们全都来！”

“如果他们的话算数，叫他们天黑以前赶来！”

五条好汉中最小的是玛纳斯。他其实是库伦恰克的孙子。是吐尔逊拜的长子。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等着大人的命令。

前面所有的话都是讲给玛纳斯听的。他已经准备好去普夏尔拜的阿吾勒，只不过等着这几位不速之客。

买巴沙尔到达库伦恰克阿吾勒时，他们也正好从山头上下来。

双方都冷淡地问候了一番。不过没有在外边耽搁。

“请到屋里坐！”吐尔逊拜带头把客人让进毡房。

玛纳斯没有进毡房。他跨上旁边那座小毡房后面拴着的雪青马，朝卡拉吾勒方向疾驰而去。他方才是要等着看“来者是谁？”既然由买巴沙尔亲自出马，绝不能再拖延了。

买巴沙尔进毡房时便面带愠色。头顶上蓝皮帽一侧的护耳朝里卷着。进来后也没松松腰带，便把鞭杆和鞭梢握在一起，叉腰坐在花毡上，怒视着库伦恰克。他脸色发灰，鼻孔在翕动，眼睛里射出憎恶的光，直瞪着库伦恰克。他一坐下来便劈头盖脸地：

“好吧，老兄，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揍我的听差？如果他做错了，难道没有地方上告？起码该到老爷那里打个招呼吧！莫非你连老爷也信不过，连他也不放在眼里？还是要让他看看你的厉害？你昨天不还靠着，承认是他的亲族吗？讲讲你的道理，当着我的面讲吧！老爷让我来听你亲口说说！而且让他的孩子胡达别尔德陪着我。”说完朝毡房地灶上冒烟的粪块吐了一口唾沫，转身又瞪着库伦恰克。

五条好汉在场的四位仿佛什么也不曾听到，只是蹙着眉头。有的默默地低着头。蒙斯孜拜和纳旦拜简直无法抑制自己。他们背靠栅墙蹲在一旁，嘴和鼻子都捂在驼毛大衣的领子里。

库伦恰克在自己的地铺上坐着。紧挨着他的是沙德尔拜。只有他一人用冷峻的目光直盯着买巴沙尔。

库伦恰克轻轻闭了一下眼：

“尊敬的买巴沙尔，你只讲到了听差挨揍。可是你买巴沙尔在我头顶挥大棒，向我的牲畜抡套竿的事你为什么不讲？如果老爷对所有的事情都看得清楚，为什么单单看不见这些？为什么不审问你？”

“别胡扯八扯！别往别处跑，要谈正题，老兄！我就是来查这件事的！……”

“你说别往别处跑？不，我正准备搬走。我正要离开你，搬到同情我的兄弟们中间去！”

“我不能同意，也不允许你那样做！老爷让我向你致意。他说叫你别搬，别走。他要同你们托尔盖家族好好谈谈！”

“我祝他身体健康！但请他多宽容，我要搬走了！”

“为什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大伯！”胡达别尔德问。“我父亲说：‘这样搬走是要让整个托尔盖家族和我对立。你需要谴责什么人，有什么话要说，甚至需要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这些都可以解决。只是不要搬走，不要搬到我的敌人那边去！’”胡达别尔德转达了库南拜的原话。

还没有等库伦恰克回答，买巴沙尔又抢过话头：

“先讲你的罪过！不是你亲手打了我的听差吗？”

“这五个孩子中间只有那么一匹快马，就是那匹雪青马。被你看中了。我已经告诉过不能给你。你怎么就不能理解？买巴沙尔，为什么派你的听差——你那些比狼还凶的狗来抓我的马？凭什么让他抢我的牲畜？”库伦恰克问。

“向你索马的不是我，是老爷！是因为这个孩子——胡达别尔德喜欢那匹马。我说：‘胡达别尔德自打能揪住马鬃跨在马背上，还没骑过好马。库伦恰克也许不会怪罪孩子撒娇，能够接受！’所以才派听差来的。”

“撒娇！撒的什么娇？！”

“说得倒好听！明明是欺侮外来户和奴仆，偏说是什么‘撒娇’！”吐尔逊拜和沙德尔拜都讥讽地说。

关于雪青马的纠葛，双方没有达成谅解。争论中断了一阵儿。少顷，买巴沙尔开始指责库伦恰克要带领托尔盖家族搬到季格铁克那边的举动。

库南拜今天派他们俩人到这里来，实际是为了这件事。买巴沙尔故意节外生枝，提出五天以前听差挨打和雪青马的风波。企图给他们施加压力。可库伦恰克根本不承认那件事该归罪于他。正是那件事引起他的愤慨，他才狠揍了听差一顿。并派人到季格铁克那边，郑重地提出要搬过去。这件事是今天早晨传到库南拜耳朵里

的。他认为放走像托尔盖这样近的家族，是他的耻辱。

布皆依去世后，双方虽然不曾公开发生冲突，但都在暗中较劲，想方设法拉拢群众以扩充自己的力量。他们之间一天天加深的仇恨，稍遇磨擦，就会酿成大规模的武斗。

布皆依在世时不曾再发生过比托克伴别特那场械斗更大的冲突。但从那以后季格铁克、阔特巴克、布肯其等家族都在积极做准备，以便再次掀起反对库南拜的斗争。布皆依家族在守丧期间显得平静，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正在加深。布皆依的死，促使反对库南拜的阵营团结得更紧，仇恨的火燃得更旺。尤其是布皆依的挚友白达勒、白沙勒、喀拉台、吐素甫及苏云德克等人，早就按捺不住了。

正在这时，库南拜派人到库伦恰克家索取著名的雪青马。库伦恰克没有答应。白沙勒和普夏尔拜便抓紧时机，暗中拉拢库伦恰克，终于使库伦恰克倒向他们。从家族关系来讲，托尔盖家族和阔特巴克、白沙勒的远近，与他们和额尔格孜拜的远近完全相同。

如果换个时间，库伦恰克会把雪青马让给库南拜。说实在的，他也不敢不给。可谁也没料到，不懂事的买巴沙尔自作聪明，惹了这个麻烦。他曾盛气凌人地说：

“真是岂有此理！如果连托尔盖家族的东西都弄不到手，我们还有什么威信！他们生气又能跑到哪里去？他们有那个胆量吗？”

方才的争执正是那件事的继续。

闷在心里的话已经讲出来了，事情也挑明了——托尔盖家族要离开他们。

买巴沙尔想出多种理由，企图留住库伦恰克。该讲的他都讲了。库伦恰克却一声不吭，不作任何答复。买巴沙尔因为得不到肯定的回答，非常恼火。又想凭他的一贯做法，训斥并压服对方：

“喂，库伦恰克老兄！我已经向你转达了老爷的意思，他不让你搬走。我自己也给你说了，不要搬。而且不只说了一次。你要向我保证不搬走。很简单！我就要听你这句话。听完就走！”

库伦恰克也冒火了，他斩钉截铁地：

“买巴沙尔，我的话也很简单：我受够了，已经到顶了。我要

搬走!”

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惊愕的人们在面面相觑。

买巴沙尔勃然大怒，他举起鞭杆抽打着座下的花毡：

“是有人给你撑腰！我知道你要搬到哪里去！他们会说‘我可以保护你，不要怕！’可是，我看他们谁敢来挖我的墙脚！白达勒、白沙勒胃口好大呀！我得让他们领教领教我的大棒、长矛！”他气得发抖，眼睛里简直要冒火：“我要像托克伴别特那次一样，扒掉他们的裤子，狠狠揍他们一顿！”

五条好汉中性子最急、动不动发火的是沙德尔拜。他晃了晃身子，喘着大气：

“好啦，大老爷，别再提了！那次事件并没有抬高你的声望，还提它做什么！”

正在这时普夏尔拜走进来了。后边还跟着两个人。

正是这位普夏尔拜，去年在托克伴别特为保护布皆依，被库南拜揍了一顿。也正是由于他，白沙勒才带领阔特巴克家族倒向季格铁克的。普夏尔拜长着一脸棕色胡子，臂大腰粗。他并没有忘记那次挨打的事，至今耿耿于怀。

普夏尔拜刚进来，屋里的几条好汉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好像早有准备。门外也在响动。能人居玛拜心里犯疑：“这是要干什么？架势不大对头哇！”他惊惧地望着买巴沙尔。

外边有人厉声喊道：

“屋子里有谁？”

普夏尔拜抬高嗓门儿：

“噢，是我！”

玛纳斯带领的十多人一拥而进，冲向毡房上首。早已按捺不住的沙德尔拜、蒙斯孜拜和普夏尔拜同时扑向买巴沙尔。

买巴沙尔怒吼道：

“滚开！”他已来不及站起来。刚要从座位上挥舞皮鞭，立刻被沙德尔拜仰面按倒，用膝盖顶住了。

其余三个也被按倒在地上。这次可不同于揍听差。已经闯下大祸了。

普夏尔拜、沙德尔拜、蒙斯孜拜三人狠狠抽打着买巴沙尔。其余几个也未能幸免。只有胡达别尔德被库伦恰克拉到身边，用衣襟裹住他的头，紧紧护住，才没有挨打。

沙德尔拜不哼不哈地抽打着买巴沙尔，突然间：

“拖到外边去！走！拖出去！”说着把买巴沙尔拖出毡房。

沙德尔拜又喊道：

“这家伙刚才说：‘要扒掉他们的裤子狠狠揍他们一顿’。他是要揍白沙勒和白达勒。他是嘴上讲的。来，我们给他动点真格的。脱，脱掉他的衣服！”说着扒掉了买巴沙尔的皮靴和裤子，身上扒得精光。接着打翻在地，压在他身上，边打边骂：

“什么坏事你没干过！为什么这么霸道？看我怎么收拾你！”说着用膝盖使劲顶住：“你不是要叫我们领教你的长矛吗？来，看长矛！”说着把干硬的骆驼粪蛋塞进了买巴沙尔的屁股。

“看你还有什么脸见人！如果你有骨气，这就去死！”说着踢了他一脚。

库伦恰克的阿吾勒羞辱了库南拜的弟弟和孩子后当天夜里即拆掉毡房搬走了。季格铁克、阔特巴克家族接到玛纳斯的口信以后，派来了许多人。来人对他们的做法交口称赞，大家一齐动手顺顺当当地把这个阿吾勒搬走了。他们当天夜里即渡过卡拉吾勒河，把托尔盖家族的许多阿吾勒并到自己的集团里。

买巴沙尔一伙是搬家队伍走远之后被放开的。他们天亮后才找到自己的乘马，快到中午时勉强赶到库南拜的阿吾勒——吉迭拜。

方圆十几里的齐伊山庄住满了人家，其中有额尔格孜拜、托湃、居万塔亚克以及喀拉巴吐尔的许多阿吾勒。“买巴沙尔和胡达别尔德被季格铁克家族打了；库伦恰克阿吾勒被裹挟走了”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这些阿吾勒。

遵照库南拜的紧急命令，在煮好一壶茶的工夫，已有一百五十多名青壮年跨上了战马。为首的是额孜谷特、加合甫和库南拜本人。

库南拜一直在探听季格铁克家族的转场消息。正午时他催这批整装待发的部队立刻上马，随即下达了命令：

“如果抢劫和掠夺是好事，让他们也尝尝滋味！冲！把正在进行的季格铁克转场队伍冲垮，给我赶来！”他让自己队伍围攻季格铁克家族朝木沙库勒方向转移的大批人家和畜群。

急急忙忙冲上去的人马，并未弄清楚这是谁家的转场队伍。库南拜因为正在气头上，也没考虑那么周到。他只是说：“只要是季格铁克家族，就去攻击！”

转场队伍确实属于季格铁克家族。但却是这个家族中服丧的布皆依家。

库南拜的队伍发动进攻时，他自己却留在后边。这些武装的打手用长棍把转场队伍中的男人打得七零八落、抱头鼠窜；把他们的牛马牲畜也全冲散了。当他们的要劫持转场队伍时，才认出这是布皆依家的。冲在前边的额孜谷特和加合甫不敢动手了，也没有让其他人动手。这时两个姑娘不慌不忙地牵着服丧的马哭着朝前走去。只有布皆依夫人拽住马的缰绳，拦住骆驼骂道：

“喂，不知道羞耻的家伙！竟敢抢劫守丧的人家！滚到坟墓里去吧！”

库南拜听说是布皆依家的转场队伍，便命令道：

“停止攻击！但要让他们就地住下来。不要再向上搬迁！”

布皆依家的转场队伍徘徊了一阵，随即住在木沙库勒。库南拜的人马立刻返回去了。

“布皆依家服丧的转场队伍被袭击了，亡灵也被辱了”——这消息当天即传遍那边所有的阿吾勒。被激怒的年轻人们，从傍晚直到第二天早晨，已完全做好准备，跨上了战马。队伍集中的地点正是木沙库勒，即布皆依的阿吾勒。白达勒和白沙勒早就在摩拳擦掌，决心全力抗击库南拜的侵扰。

当天夜里，库南拜的各路人马也迅速集中到吉迭拜。

木沙库勒和吉迭拜之间的距离，大约只有两三里。这两处山庄眼看要变为沙场。库南拜除召来附近的家族以外，还派人骑快马去通知克得尔、曲乃及朵嘎朗山里的托嘎拉克、阿涅特和巴肯等部落和家族前来参战。派去的人个个带着一匹备用乘马。

白达勒和白沙勒在动员和组织季格铁克、阔特巴克、布肯其家

族的同时，也派出人去通知喀拉台的阔克斜部落，甚至更远的莫尔扎和麻头部落前来参战。从族谱来看，在托布克特部落中，这些都属于较远的家族。大约在托布克特本人之后一两代，呼到“洪古尔”这位老祖母的名字时，他们才能挂上亲属关系。

白达勒把这些布置完以后，立即着手安排第二件大事——派吐素甫当晚动身去卡尔卡拉尔上诉。让随行的五名青年个个牵着备用的好马，准备了足够的盘缠。带去的诉状共有三十多份，都是由本部落中反对库南拜的人署名的。主要内容是“库南拜扰乱了人民生活，抢劫守丧的转场队伍。使托布克特部落陷入战争和死亡的苦难”等。凡是有图章的都加盖了本人图章。准备工作就绪后，吐素甫立即出发了。

白达勒眼前的重任是：坚决抵抗，毫不妥协地打下去。

天刚发亮，库南拜集结在吉迭拜的队伍即开始发动进攻。大批人马风驰电掣般直奔木沙库勒。

白达勒、白沙勒、苏云德克等也立刻跨上马，向自己的队伍发出命令。战士们个个牵着战马，握着长棍、大棒，正严阵以待。听到命令后，毫不畏惧地迎上去。

双方的马队高喊着面对面地冲过来。在马蹄扬起的尘雾中，战士们手中的大棒、长矛猛烈地撞击着。但不到一个回合，双方都冲过去了。

这次交锋被称为“木沙库勒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都不下千余人。托布克特部落经过几代人都不曾忘记这次战役。库南拜的兵力因为在数量上不占优势，虽然接二连三地发起攻势，但终被击退。每次交锋总有五至十人落马。双方都及时抢回自己的伤员。

第一天虽然交锋多次，但未能决出胜负。黄昏前，都退到各自的阵地。

第二天仍然是这样。互相厮杀了一番，可谁也未能赶走对方。多年来不曾有过的这种大规模的械斗，已经跨入第三天。因为经过两天的交锋未能取胜，库南拜已被激怒，对季格铁克家族更加仇恨。他要使这场械斗升级，让鲜血染红沙场。当天中午，他选出一百五十名精壮的小伙子，让他们个个骑上最好的马。手中的棍棒

一律换成了长矛、月牙斧，在一旁隐蔽待命。心狠手辣的库南拜要出奇制胜。

首先出阵佯攻的还是手持棍棒的队伍。他们边打边退，借以麻痹和引诱敌人。

不出库南拜所料，季格铁克、阔特巴克方面已经派出他们勇敢顽强、善于追击的战士。为首的是巴拉嘎孜和库伦恰克的“五条好汉”，还有阔特巴克家族的普夏尔拜和喀拉克等。他们一度向库南拜坐镇的山头逼近。库南拜立即命令新组编的队伍进行反击。他自己也披挂上阵了。

手持长矛、月牙斧的部队是由额孜谷特率领的。这支队伍一上来，立即把季格铁克的人马冲散了。在追击中有十多人被长矛挑下马。额孜谷特正举着月牙斧追赶着普夏尔拜，不料半路遇到喀拉克前来阻拦。额孜谷特举起月牙斧照他头顶直劈下来。喀拉克躲闪不及，被月牙斧砍掉鼻梁。他胸前沾满了鲜血，跑到普夏尔拜跟前从马上栽下来。季格铁克的战士只顾逃命，竟没有人来抢救他。看到敌人开始溃败，库南拜气势汹汹地率众冲下山来，以求彻底击溃季格铁克。

但正在这时季格铁克后边的大山梁上升起浓密的烟尘，仿佛有大批人马正翻过山梁，洪水般向这边冲过来。

库南拜方面起先就听一名探子说季格铁克派人去洪古尔部落求援，指望麻买那边会派来许多援兵。如果麻买真的派人来支援，季格铁克方面将形成优势。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库南拜部队正在乘胜追击。他的计谋眼看就要得手时，麻买增援部队的到来，无疑会动摇军心。额孜谷特率领的队伍不由自主地停住了。因为估计从山梁上冲下来的队伍，少说也有五百人。

库南拜的部队不但停步了，而且在后退。但季格铁克的部队却没有趁势猛追。

打得正热的时候双方同时收兵了。库南拜没料到已经中计；如果能料到，他会穷追不舍，直到最后战败季格铁克家族。

当库南拜考虑第三天的作战方案时，白达勒也在寻找对策。他希望第三天会成为季格铁克胜利的日子。他一方面放出风说：“洪

古尔的援兵要到”，另一方面命令近处的阿吾勒把所有骆驼集中起来。在双方打得正激烈时，从山梁那边猛烈驱赶。让骆驼翻过山快步跑动，不断扬起尘土。方才库南拜方面误认为援兵的正是这群骆驼。

库南拜哪里晓得这些。白达勒知道自己人手中缺少长矛、大斧，所以尽管看到敌兵后撤，也没有让他的部队追击。

这样一来，到第三天傍晚“木沙库勒战役”结束了。库南拜未能取胜；季格铁克却表现出他们有对抗和反击的力量。要用武力压服他们是不可能的。反对势力的强大阵营使库南拜大为震惊。

战斗结束了。然而有关这次冲突的议论、争议、趣闻和传说迅速传到远近各地。

从交战双方——季格铁克和库南拜方面的首领来说，白达勒等人显得洋洋得意，踌躇满志。库南拜周围的人则多半沉默，显得怨恨和沮丧。这说明他们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下一步该怎么走？该如何制服这些敢于兴风作浪、公然反抗的群众？库南拜此刻想的正是这些。

又过去了十天。这是没有动静、没有任何行动的沉闷的十天。然而对方却在扬言“库南拜这座山被推倒了。他的锐气也被削弱了！”人人笑逐颜开、喜气洋洋。群众中每天都有人做客往来、杀牛宰马互相宴请。也有在欢庆中结为知心朋友的。还有不少人家乘此良辰吉日为儿女缔结良缘，结成了亲家。

季格铁克方面的欢庆果然迎来好运。吐素甫离开刚刚十天，便有十五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从卡尔卡拉尔来到托布克特部落。他们到达库南拜阿吾勒时，吐素甫也恰好赶回季格铁克。很明显，官方受理了他带去的诉状后，派来了审问库南拜的官员。方才的武装人员正是他带来的。

前来调查与审问的官员叫契尔诺夫，是从省城来的。根据卡尔卡拉尔县马依尔的安排，他亲自抵达这里。

在吉迭拜和木沙库勒之间的草地上特意为上级官员和随行人员架起了十几顶毡房。

这位上级官员整整审问了三天。他刚一到就盯住了库南拜。虽

然没有明讲，但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把库南拜当作大苏丹，而是当作被告对待的。看到这种势头，季格铁克、布肯其、卜尔沙克以及阔特巴克等家族，都开始控诉库南拜。

库南拜方面也“以牙还牙”。捏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对方头人“杀人放火，袭击阿吾勒，殴打孕妇，导致胎儿死亡”等。与此同时，想方设法替库南拜辩解，说“库南拜因为和那些坏人进行斗争，才变成他们的敌人，被他们看作罪犯。”

上级官员没有做出判决。他只是听取双方的陈诉并做了记录，于第三日晚上通知库南拜：

“明天早晨和我们一同到卡尔卡拉尔去。做好准备！”

这确实是不祥之兆。从官员那里回来，库南拜当天夜里即召集会议，叫来十名亲信，商量该怎么办！

与会的人除额孜谷特、加合甫、买巴沙尔等年长的以外，还有年轻的胡达别尔德和阿拜。

会议是由库南拜亲自主持的。他说明了目前的危险处境。这时个别像额日晒这样心软的老头子几乎要哭出来。库南拜当即呵斥道：

“别让我看你的眼泪！你有什么办法就讲出来！出一把力！”

这不是耍嘴皮、讲大话的场合。这里需要的是出主意，想办法。

可怜在场的这些低能和庸俗之辈，没有一个能拿出什么主意，个个低下了头。看到这种阵势，库南拜自己先提出了意见：

“事情取决于上面的审理。眼下最可怕的是诉状。诉状这东西是不顾你的威信、名气、声望和运气。你们如果有办法，那就截住他们的诉状。要尽一切力量这样做！不要让在我后面跟去一大堆上告信！”

在座的这些庸人和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一个吭声的。

阿拜今天才清醒地看到，父亲周围的这一群人，在关键时刻竟如此无能。

阿拜虽然过去比较拘谨，很少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但今晚

可要破例：

“要人们不上告，那就要知道作对的那些亲族是如何想的！”

库南拜瞪了阿拜一眼，很不高兴地：

“你要我跪到他们面前不成？”

“不。但应当把抢来的退回，赔偿他们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挡住人们上告，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库南拜明白了这几句话的来由。他没有再吱声，是想看看其他人的态度。

其他人似乎也同意阿拜的意见，但都吞吞吐吐地不敢直说。不过还是拐弯抹角地表达了各自的想法。

只有额孜谷特明确地说：

“无论季格铁克、布肯其，还是阔特巴克，他们最痛心的是失掉了草场和冬窝子。我们只有如数退还，才能求得和解。其他还有什么办法！”

话不需要扯得太远。从头到尾，都说的是向季格铁克家族求饶。就是说，把该给的给他们，请他们宽恕。无论库南拜感到多么委屈和受辱，他只能这样做。

“如果得到草场和牲畜他们会满足，那就给他们，让他们就此罢手！这都是生活在捉弄人！”库南拜说到这里停住了。

其他人都走了。只有加合甫、买巴沙尔和额孜谷特被留下来。库南拜要和他们单独商量，该选谁做中间人处理这件事。

求敌人宽恕，谈何容易！要直接求见白达勒一伙吗？这不仅仅是贬损自己，简直是不堪忍受的耻辱。亏这些低能的亲信想得出来。

考虑到这些，库南拜亲自提出了中间人的人选……一个是托嘎拉克部落年轻有为的白固拉克。另一个是阔克斜部落的喀拉台——虽然他与库南拜有隔阂，但昨天没有派人参加季格铁克的队伍。这两个都可以做中间人。让他们去和白达勒周旋。这就是最后的决定。

这两人中精明能干的要数喀拉台。他原来和库南拜非常要好，后来中间发生龃龉，伤了感情。库南拜当下即派人向喀拉台捎话：

“只要活着，我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人活在世上，谁也免不了求谁。但愿我们见面时都很愉快！我要说的就这些！”

第二天库南拜悄悄地告别了阿吾勒和亲人，骑上马跟随官员上路了。随他同去的有五个青年。其中最可靠的是木尔扎汗。他从小跟着库南拜，已经是自己人了，甘愿为库南拜赴汤蹈火。虽然他属于较远的耶斯克涅部落，但在紧急关头，是库南拜最可信赖的青年助手。

库南拜走了。上面来的官员及其随从也都走了。但临走时没有说明将如何处置昨天还是部落酋长的大苏丹。是撤职呢？还是留任？没有任何表示。白达勒那边则要尽一切力量搞清上面的意图。

总之，昨天还在欺压百姓、令人憎恨的库南拜已被带往县城。其实他在械斗中并未能显示任何优势。

这些已足够使季格铁克、布肯其次欣鼓舞。此刻这几个家族仿佛过纳吾日孜节^①一样欢天喜地。不仅孩子们这样，成年人也像拜节一样，兴高采烈地互相庆贺。

携手反对库南拜的三个家族此刻更加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了。与此同时，他们的口气更硬、气势更足了：“不让库南拜再回到部落里来，流放他；要接连不断地控告他，把他打进深渊，叫他再也上不来；要为布皆依报仇！让死者的亡灵咒死他！”他们又收集了一批诉状和控告信，准备再次派吐素甫到县城去。

正当这时喀拉台和白固拉克赶到了。他们经过多次交谈，反复劝阻，总算截住了上诉状。

在季格铁克家族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白达勒。喀拉台把他作为主要对象，揪住不放：

“我们是作为中间人来的。我们不同意这样斗下去。对出现这种敌对行为，库南拜已经感到悔恨，你也看到了吧！可以向他讨还草场，让他赔偿你们的重大损失！”

这些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经过三天的反复磋商，最后接受了喀拉台的建议。

^① 纳吾日孜节：根据哈萨克历法标志新春的开始，即春节。

可是在草场方面，白达勒提出了最遂心的要求。他从库南拜十年来用各种手段一点一点弄到手的草场中，讨回了十五个冬窝子。季格铁克、阔特巴克、布肯其和托尔盖家族也讨回了相当多的牧营地和冬窝子。然而所讨回的冬牧场，都已归属这四个家族的头人和富裕的、有权势的阿吾勒。谈判时所提出的“民众的疾苦、贫穷”，最后都以白达勒、白沙勒、苏云德克等人接受草场宣告结束。为安抚群众，给了他们一些牲畜、肉食、马驹和牛犊，还有过冬宰杀的牛羊及临时乘骑的马匹。而这次偿还的牲畜和财物，都是向额尔格孜拜的阿吾勒摊派的。

这些都是库南拜离开十几天以后的事。人们已逐渐平静下来，再没有谁跟着去上告。得到冬牧场和牲畜的头人再次向自己方面的群众传达了这次胜利的喜讯。这期间人们又一次宰杀牲畜，大摆筵席，不分昼夜地弹唱歌舞，欢庆胜利。这样延续了多日才散去。

(三)

当敌对行为结束，生活恢复平静以后，人们开始从吉迭拜和木沙库勒向平川草地搬迁。

各个家族和阿吾勒都已搬进自己的秋牧场。这里不像冬、夏牧场那样拥挤，人们已经分散到各处。除个别时间以外，很少能见到集中的毡房群。

库南拜的几个阿吾勒也相距较远。托布克特最辽阔、最丰饶、最适合放牧的草地，正在这“中心”秋牧场。为了在入冬以前，让牲畜在这块生长着多种牧草的秋牧场长好膘，各阿吾勒都希望分散居住。

今年秋天泽列的阿吾勒没有像往年那样搬得太远。从吉迭拜只挪动三次，到了耶山拜。她们想在这里剪完秋毛，早些搬进冬牧场。因而落在众人后边了。

今年的秋天较冷。秋风秋雨过早地入侵这一带草原。假如冬天的霜冻也这样提前，靠近冬牧场住下当然较好。乌丽渐是为了照顾婆婆和孩子，有意留在这边的。在他们附近只有人口不多的三个阿

吾勒。

阿拜从父亲离开以后没有外出过。但季格铁克那边喧嚣的庆祝活动和夜以继日的狂欢，他已经听说过多次。还有人告诉他，额尔格孜拜家族赔偿的十五个冬窝子全被那几个有势力的人占去了。还说他们几户为分这些草场，互不相让，彼此间伤了和气。听到这类消息，阿拜总是怀着批判意识，像大人们一样轻蔑地一笑。在他看来，假如真是为了替布皆依雪耻，那首先该懂得什么是耻辱和尊严！

这样纯洁，这样高尚的感情，难道可以用草场，用冬窝子抵消吗！嘴上讲的是“人民在哭泣……人们的脊梁骨要折断了……群众在受苦。”可他们在做什么呢！想到这些，阿拜就感到焦虑不安。他最后认为，也许只有这些人的胃口填满了，这种争执才会停止。

经过仔细地观察和思考，今年秋天阿拜已经看清了这些头人的能耐。对他们的认识越加深，越感到这些人微不足道。有时免不了要冷笑两声。当听到额尔格孜拜的人发牢骚：“我们成天垂头丧气地跟着老爷，季格铁克那边却一片欢腾，人人拍手称快”时，阿拜既不羡慕，也不恼气，只是淡淡地一笑。他仿佛披上了一副子弹穿不透的铠甲，独自一人在另一条道路上迅速地成长。

最近几天，阿拜经常弹奏冬不拉琴，并随着美妙动听的乐曲吟唱。今天晚上他回来后直接走进祖母和母亲的毡房，这里坐着嘎比特汗、塔克渐、乌斯盘和几位牧人。阿拜拿起冬不拉，弹了一首轻快的曲调。过了一阵儿吟唱了一首令人振奋的尖锐的讽喻诗。

乌丽渐似乎很欣赏这首诗，她问道：“这是谁的诗？”

阿拜一本正经地说：

“是白阔克切的诗！我听他吟唱过！”

其实这诗不是白阔克切的，是阿拜自己的创作。

今年秋天，尤其是冬初搬进吉迭拜的平房后，阿拜对冬不拉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找到了一位年长的老师给他传授技艺。这位老师曾师从著名的比特坎拜和铁腾别特两位弹冬不拉的高手。

阿拜在学习冬不拉的同时，仍然假托白阔克切的名字，吟唱一

些含有讥讽内容的或逗趣的即兴诗。

到达冬牧场以后，嘎比特汗毛拉又开始教乌斯盘和司马古勒念书。这时阿拜常坐在一旁看书。当他阅读巴布尔、纳瓦依、阿拉亚尔等人的作品时，常常拿起铅笔和纸仿效他们写点什么。

阿拜习作的主题大部分是“爱情和恋人”。虽然阿拜直到今天还不曾和自己所爱慕的人幽会，还不曾感受过恋人的柔情蜜意。但却有一个无法忘却、无法分离的火热的心在召唤他，和他息息相连。她就是托葛建。他们被家族的怨愤与仇恨分隔在两地，被昨日大规模的械斗抛在沟壑的两边。阿拜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他今年冬天在惶惑不安中写的几首诗都是献给托葛建的。《第一个音符献给你月光般的容颜》是一首带有书卷气的抒情诗。《洁白的肌肤如晶莹的拂晓》那首诗也全部写完了。他有时也弹着冬不拉给塔克渐和嘎比特汗吟唱自己创作的诗。

阿拜偶而带着一只黑嘴黄狗去追兔子。

有一次他到青格斯山，住在卡拉确库昆开的阿吾勒，和他的胡达别尔德哥哥在一起。胡达别尔德成家较早。今年冬天他已经成为第三个孩子的父亲。

有关库南拜的消息总是先传到昆开的阿吾勒。以前作为大苏丹的议事地点也在这里。

在青格斯山脚下和近处的山坳里，除额尔格孜拜家族外还有许多其他家族的牧人过冬。正由于此，这里总是首先得到外界的各种消息。

因为家里人都急于知道父亲的下落，阿拜才特地到这里来探听消息。但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嫡母昆开的某些不太宽厚的方面。

库南拜离开以后，昆开经常指责乌丽渐，有时竟当着阿拜的面责怪。最突出的如：

“老爷的情况怎样？处境怎样？乌丽渐从来不过问。她如果关心，难道不该经常召集老爷的亲朋，把那顶大毡房搞得和老爷在家时那样热热闹闹？！转移牧场时她总是远远地离开众人。甚至会孤零零地一个阿吾勒留在吉迭拜。她不想着关照留在家里的亲人，把他们召集到一起为老爷祝福，而只顾自己清闲。要知道，整个家族

的事务由我们照料，开销由我们承担，困难也压在我们身上！”

乌丽渐不经常召集部落里那些大小头人确是事实。昆开的阿吾勒因为住在青格斯山区，是整个部落的中心。来往客人较多，需要经常招待也是事实。

眼下昆开这边为接待客人宰杀的牲畜要比乌丽渐那边多。昆开觉得不太合算。其实这不过是妻妾间嫉恨心理的一种表现。

牲畜不得不宰，开销又在不断增长。昆开由此产生了对乌丽渐的怨恨。经常在妯娌、亲族，甚至在孩子们面前贬损乌丽渐。

阿拜不和这位嫡母争辩，他只是静静地听着，表现得很冷静。他希望尽可能地忘记这些话。嫡母所生的哥哥胡达别尔德可从来不讲这类话。阿拜每次来这里，他总是热情地欢迎，表现得很亲热。

从昆开这里听到的话，阿拜从未向自己的母亲乌丽渐透露过。但每次从卡拉确库回来，他都要找个适当的机会告诉祖母，和她商量该怎么办？泽列听完后，总是这样讲：

“别理她那一套！哪一家该怎么过都得听她的不成？她这是忌妒。昆开和艾格孜少不了要说这种话的！不要告诉你母亲，我会制止她们！”

果真如此。有一天泽列有意派额孜谷特到昆开那边去办事，让他转告昆开，以后不许讲那种话。泽列说：“要叫她挺住，少说闲话；要沉住气，关照好丈夫的家族，接待好丈夫的客人！”

库南拜离开家已经很久，整个阿吾勒和亲朋都盼他早日回来。这边偿还的十五个冬窝子，白达勒和白沙勒经过一番争吵，已经搬进去住下了。秋天早已过去，冬天也过去了一半。可是还不见库南拜的影子。只是每个月派他身边的青年人轮流回来赶走牲畜，嘱咐家里人应做的各项事，并告知自己平安无事。

关于讼事，带回的准确消息是：刚一去就撤消了大苏丹的职务。会不会就这么容易地了结呢？库南拜只简单地透露：县上在调查，暂时还不让回来。

卡尔卡拉尔已推选库斯别克担任新的大苏丹。他是波克依望族的后代，曾一度担任这个职务，后来落选了。他重任旧职后，有意和库南拜作对。一是因为上届落选耿耿于怀；二是由于白木润的关

系，他一直在支持布皆依。

虽然大苏丹换人了，但马衣尔的职务并未更动。他也不大喜欢库南拜的为人。正是他和库斯别克二人把库南拜的案子从秋天一直拖到现在；把有关库南拜的诉状和材料不停地送到奥木斯克。企图将这一案的审理转到省城。如果真把库南拜解到省里，他被流放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库南拜是在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周折后才了解到这一情况的。他当即委托卡尔卡拉尔的挚友阿勒欣拜等人从中斡旋。

阿勒欣拜一插手，库斯别克立即改变了态度，不再从中作梗。但有部分材料已送出去。还有从奥木斯克来的官员和贪得无厌的马衣尔那边需要疏通。这已经交给阿勒欣拜去处理了。这是要用巨款和相当数量的牲畜进行交易的。可入冬以来牲畜行情下跌。从自家畜群里去挑选膘情好的牲畜，路途又太远。库南拜和阿勒欣拜都感到手头拮据。正在这时候，斜米的巨商特尼别克来到卡尔卡拉尔。他带来了大量的布匹和其他货物。而且要独自收购卡尔卡拉尔群众入冬前后所宰杀牲畜^①的全部皮张。

特尼别克一直认为库南拜和阿勒欣拜是他在各个部落中经商的有力支持者。要想在牧民中赊销商品，把自己收购的羊变成小牛犊，把小牛犊变成大犏牛，把幼羔变成二齿大羊就非要依靠各部落和家族中的权贵不可。只有这些人，既能用威胁手段，又能直接帮他们进行掠夺。除这一层关系以外，去年在斜米时特尼别克还向库南拜提过，希望能和他联姻，结成儿女亲家。

可在那个时候，把女儿嫁到城里的买卖人家，库南拜认为是不光彩的。也怕人们议论“嫁女儿不看门第看钱财！”但库南拜当时没有明确地拒绝，目的是让对方不要放弃这种奢望。

看到库南拜此刻亟需用钱，特尼别克又乘机提起联姻的事。经过阿勒欣拜做媒，两方终于结为亲家。库南拜决定把自己的女儿玛克希许配给特尼别克的儿子。

这边的钱柜一打开，那边马衣尔也松手了。

① 牧民为储备冬季肉食，入冬前后要较多地宰杀牲畜。

库南拜曾担心：“奥木斯克来的官员契尔诺夫会作梗，不接受贿赂。”

阿勒欣拜带着翻译官喀斯卡单独和契尔诺夫周旋了两个夜晚，并请他做客。随即带来喜讯。阿勒欣拜笑着对库南拜说：

“从秋天起，我一直把他当成致命的枷锁。真该你走运，原来他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就知道闭上眼睛大口大口往里吞，根本不懂什么挑啊、拣啊的！而且就想要大块大块的。就是连毛带骨头一起吞下去，也不会咳一声！”

库南拜的事通过贿赂已打通门路。现在只需要截住那些上告的诉状和材料。正在这时由奥木斯克给马衣尔下达了命令：根据以前的上告信决定把库南拜解到奥木斯克，随带他的一切犯罪材料。

卡尔卡拉尔受贿的官员们这下子着慌了。因为库南拜要解到省城去的命令是不会改变的。在这段时间库南拜又曾派人去自己的阿吾勒。人们听说库南拜要被解送到奥木斯克，都以为要被流放，被判刑。季格铁克和布肯其先是放出风：“库南拜被判刑了，要流放到狗拉雪橇的地方去。”接着又说：“不，要被赶到天边、赶到帖木尔汗那里去！”^①给库南拜编造了多种可怕的下场。

库南拜也给自己家里和母亲带来口信：“用不着害怕！即使我去一次，结果也会是好的！”

可是无论库南拜怎么讲，自从得到这个消息后，泽列的忧虑更多了。她常常独自发愁，或者默默祈祷。有时在祈祷中一不留神会大声说出“他就一个人……可怜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奥木斯克的命令下来后，阿勒欣拜、马衣尔、契尔诺夫和特尼别克都认为，第一步应当把库南拜解到省城。

马衣尔决定，让插着“猫头鹰羽毛”^②的邮车先走，表示“已经解送”，他自己再带着所有的诉状和材料跟着上路。其余的事尽可能在途中解决。途中解决不了的到奥木斯克再想办法。马衣尔已经许诺，无论如何他要亲自出马开脱库南拜。

^① 这里表示被帖木尔汗征服的最远的地方。

^② 把羽毛挂在轭上和插在车夫的帽沿上，表示车上有紧急公文。

库南拜就这样出发了。强壮的挽马、厚实的雪橇、充裕的口粮——一切都非常妥贴。盘缠和其他费用也绰绰有余。另外还带着三名精壮随行。

然而不管怎样，向奥木斯克出发以后库南拜却忧心忡忡。尤其是对于马衣尔，宗教信仰不同，又不摸他的底。尽管他受贿很多，许下的诺言也不少，但不一定可靠。临行前库南拜又向阿勒欣拜和特尼别克叮咛：

“对他，对他的那个方面要加以提防。要把事情摊开，该讲的都讲清楚。再派人追上我，告诉我实情！”

按照商定的意见，阿勒欣拜派出的小伙子——精干的阔克阔孜第三天就赶上了库南拜。虽然路上很冷，但天气晴朗。他是牵着一匹备用马跑来的。可以看出，一路上他都在拼命地追赶库南拜。两匹黄膘马的鬃毛和尾巴都挂满霜，脏乎乎、湿漉漉的，浑身已被汗水浸透，现在还冒着热气。

阔克阔孜亲手把库南拜从雪橇上扶下来。挽着他走到一旁，嘀咕了好久。把所有的话都详细转达过以后，又向库南拜表示了衷心的祝愿。这时库南拜套着三匹马的雪橇又走开了。

库南拜对身边的木尔扎汗说：

“要我们在克列库等马衣尔。马衣尔到达后再跟他一起走！”

“他会不会翻悔？”木尔扎汗紧接着问。

“不会吧！再翻悔还像话吗！”停了片刻，又接着：“不过，前面还有我们用劲儿的地方，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你要随时做好准备！”

木尔扎汗不理解。如果马衣尔没有恶意，为什么要向省城解送！

库南拜向他解释说：

“这样做是对的。马衣尔要向省长表明，他执行了命令，解送了我，而且是亲自跟来的。他说到做到。只要我们被认为无罪，放我们回去，奥木斯克这一点路算得了什么！你不需要怀疑！”

库南拜在克列库等了三四天，终于等来斜眼马衣尔。马衣尔当

天晚上就把库南拜叫到自己下榻的房间。当时库南拜身边只跟着木尔扎汗一人。

马衣尔住在他的密友谢尔盖家里。这是个做生意的哈萨克通。

马衣尔在一间宽敞、整洁的房间里单独接见了库南拜和木尔扎汗。虽然他在卡尔卡拉尔经常带着翻译，但他的哈萨克话说得相当熟练。

“好吧，约斯坎拜耶奇大人！你现在想看看控告你的那些诉状吧，是不是？”马衣尔问。

“让我看看吧！最好一份也别漏掉，全让我看看！”

“噢，噢，我让你看！我不欺骗你，我向阿勒欣拜许诺过。我会让你看的！”说完，插好门闩，打开旅行包，从里面掏出一叠叠诉状。这些状纸，已经整整齐齐地分别装订在一起。足足有一捆。

正当马衣尔掏这些纸时，库南拜像发冷似的在打战，来回搓着双手：

“马衣尔，房子太冷，我有些受不了！让他们生火吧！”

马衣尔望着库南拜想了想。随即叫来仆人，告诉他生火。

仆人拿来劈柴，打开炉盖，生好火出去了。这时马衣尔拿出来两瓶白兰地和一些小菜招待库南拜。

库南拜让木尔扎汗一同作陪。自己则不断向马衣尔敬酒，并有意拉长话题。过了一会儿，炉火越烧越旺。马衣尔因为多饮了几杯，已经有些醉意。

库南拜用手指捅了捅桌面上的状纸：

“马衣尔，咱们俩人在一起工作了很久。曾在一个锅里舀饭吃。如果还有控告我的诉状，请你全部拿出来！看在朋友的份儿上，都让我看看！”

“再没有啦，约斯坎拜耶奇！上帝作证……全都在这里，一份也不缺！”马衣尔说。

这时库南拜站起来，从后边抱住马衣尔，把他的双臂拧到背后，望着木尔扎汗朝炉子努了努嘴：

“快，木尔扎汗！把那些纸全部烧掉！”

不知马衣尔此刻吃醉酒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呢，还是害怕库南拜

会下毒手？他似乎想挣脱，可库南拜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位猛士，是长矛手。至今膂力过人，弄得马衣尔无法脱身。

这时木尔扎汗把所有的状纸一卷卷塞进火炉。马衣尔知道已无法挽回，用哀求的语气：

“噢，约斯坎拜耶奇，别这样！不要跟法律过不去！约斯坎拜耶奇，别这样！”说不清是真的醉了，还是故作姿态。他挣扎一两下，又接着说：

“能这样做吗？！别烧了，别全部烧掉！我该怎么办呢？！”

但这都不是他的心里话，不过是在向库南拜讨价。他要库南拜为这桩与自己性命攸关的交易付出更高的代价。库南拜老早就看出了马衣尔的心事，并且决定，一旦时机成熟，要亲手来完成这关键性的结尾工作。

过了片刻，火炉里面的纸已全部燃成灰烬。库南拜和木尔扎汗关上炉盖，相对眯着眼，默默地笑了笑。马衣尔则靠在椅子上摊开手脚，静静地闭着眼睛，好像已经睡着了。

库南拜二人向马衣尔说声“再见”，出门走了。他们刚迈出门坎，马衣尔蓦地站起来了。他很清醒，动作也很麻利。只是晃了晃脑袋，饮了几杯白兰地，又开始工作了。

后边的扫尾工作将要由他和东道主谢尔盖合作进行。他们按照预订的计划走到当院，把一间不大的房间点着了。这里边放着马衣尔来时乘坐的雪橇和套具。雪橇上边有块毡子和几个小木箱。另外还放着许多废纸。

只有谢尔盖的助手米什卡曾参与这件事。

谢尔盖烧掉自己一间房子，以此掩盖了马衣尔贪污受贿和践踏法律的罪行，不过这属于“礼尚往来”。去年谢尔盖在卡尔卡拉尔侵吞大量公款劣迹败露时，马衣尔也这样放了一把火，并为他出具假证，签字画押，解救了谢尔盖。眼前这些愚蠢而卑劣的行为，只不过是去年那出戏的回报。

第二天，谢尔盖找到本县的县长——一个贪婪的家伙，也请他写了一张有力的字据，证明“材料因失火被焚”。企图以此掩盖马衣尔的罪行。

五天以后，库南拜和马衣尔分别抵达省城——奥木斯克。

省公署对库南拜潦潦草草地审问了十多天，最后作为无罪释放。马衣尔悄悄办完这件事，回任去了。

库南拜通过这个途径被无罪释放后回到卡尔卡拉尔。这时为讨取“曲云屈”^①而报喜的人，争先恐后地向托布克特跑来。然而库南拜本人并没有忙着返回阿吾勒。他在卡尔卡拉尔又住了一段时间。

木尔扎汗在阿勒欣拜的阿吾勒以及其他交往密切、能互相谈心的人家，眉飞色舞地讲述了在奥木斯克发生的一切。

按木尔扎汗的讲述，马衣尔是最凶恶的敌人：“他傲慢地指着一叠叠诉状，幸灾乐祸地对库南拜说：我要用这个打垮你，干掉你！看你怎么摆脱这些东西？！”但马衣尔又被描绘成最愚蠢、最鲁莽的家伙。听木尔扎汗讲述这些，没有人不信以为真。有的人一边听，一边点头。有的人还迎合着说：“确实如此！”库南拜的“勇敢大胆，足智多谋”已经不言而喻了。

这些话传到库南拜阿吾勒以后，就更加离奇了。

库南拜在卡尔卡拉尔和马衣尔以及其他官员和解以后，一直住到初春。这期间他又为自己的爵位进行了活动。不过这次所覬覦的已经不是大苏丹了！

当冬雪消融、地面湿气退尽、草原现出绿色时，库南拜离开卡尔卡拉尔回到托布克特。有趣的是，他这次回来，竟免去了买巴沙尔的托布克特部落总管，由他自己取代了这个职务。

这个消息在库南拜未从卡尔卡拉尔出发以前已经传到各个阿吾勒的。

(四)

今年春天，阿拜远离尘世的喧嚣，躲开周围人们的怨愤与欢笑，去悄悄追逐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殊的秘密。阿拜用他的全部心

^① 曲云屈：在哈萨克风俗中，要给报喜的人赠送礼物——曲云屈，以示谢忱。

血和感情，通过纤细的笔端和冬不拉的银弦吟唱了一行行真挚的诗篇。不，不是诗，是这颗年轻的、剧烈跳动的心的秘密。但，那不是全部。吟唱的诗只是一小部分，不是心灵的全部，未唱出来的诗更多。假如让他所爱慕的人亲手启开并翻检这个心室，认真地、细心地聆听，这里有语言无法表达的、永远唱不完的情愫与恋歌。当心中的激情表达不出来，几乎要窒息时，阿拜总是焦灼地：

“唉呀呀！文字如此奇缺，语言这样贫乏，这该怎么办！”尤其使他痛苦的是，不能把心灵的感受变成引人喜爱的诗行献给他所向往的读者。

所有吟唱和写出来的诗，全在阿拜自己身边。还没有一首诗到达他渴望寄赠的和献给的人手里。有没有希望呢？也没有！只有焦灼与怅惘。只有飘渺的幻想仿佛在耳边重复着忽远忽近的辘辘上银币的声响。只有朝霞般美丽的容颜在眼前浮动。无法忘却，也无法摆脱。

在积雪融化、春回大地、天气格外晴朗的日子里，阿拜再也不愿闷在家里。他经常骑着马，带着黄狗，随便朝某个方向走去。有时刚走出阿吾勒，便策马疾驰。任由黄狗自己去追踪野兔。过一阵儿，他又完全忘掉这些。

有时阿拜甚至会忘掉他的黄狗。等想起来时随便呼唤两声。有时黄狗从灌木丛中赶出野兔，在平地上奋力追赶。可阿拜却若无其事地呆呆地望着。

有一次，黄狗捉住兔子后，在原地等着主人。可阿拜从黄狗旁走过时，竟没有瞅一眼。

在一般情况下，主人会跳下马来接收猎获物，不让猎犬吞吃，所以黄狗觉得很奇怪。当阿拜已经走出很远时，黄狗不安地朝阿拜的背影吠了几声，但依然没有奏效。黄狗更加急躁不安，它朝远去的主人跑几步，又回过头扑住眼前的兔子，仿佛因自己的战果遭到轻视感到灰心，可阿拜还是漫不经心地走着。这时黄狗才把它对主人的痴情抛在一边，撕碎捉获的野兔，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直吃到再也咽不下去时，才去追赶它的主人。阿拜看到黄狗嘴边上的血迹，才意识到自己方才走神儿了。

然而他心中的旋律并没有中断，一首令人陶醉的歌曲，一直在他心头萦回。

迎面掠过的清风，吹拂着去年留在地面上的枯草；野燕麦的残梗在轻轻摆动。阿拜摘下帽子，面朝着风静静地待了好久。从青格斯、吐约吾尔克西、卡拉吾勒方面吹来的风，会不会带来温馨的气息？会不会像来自天国的风使人感到振奋和喜悦？会的，此刻正是这样。

又有一次，阿拜独自一人正处在似醒似睡、似真似幻的朦胧状态中。这时一位骑马的路人向他走来。

阿拜被这位单人独马在旷野里相遇的行人所唤醒。

乍一见，好像很陌生，是个年轻人。阿拜这时正站在草地边缘的高坡上。他冷淡地望着这位不相识的行人。可来人却仿佛旧相识似的笑着走过来。刚走到跟前，便叫着阿拜的名字向他问好。阿拜这才认出来，由于高兴，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这位年轻人是阿拜去年从托葛建阿吾勒回来时在途中认识的叶尔波勒。

阿拜为自己方才的冷漠感到不好意思。

但叶尔波勒并未觉察。

“你在打猎吗？猎犬呢？”

“就在这里……刚才还在这儿的芨芨堆里转呢……”阿拜这才想起自己的猎犬，扭头看了看。

这时黄狗正窜出芨芨丛，向这边跑来。叶尔波勒一见黄狗，乐得直笑：

“你真行！算你是个猎手！狗吃得这么饱，能跑得动吗？”

“不，没有吃饱哇！”

“好哇，这是怎么回事？瞧它的肚子！我的天，它吃了什么？还是刚刚吃的！”他仔细瞧了瞧，指着黄狗胸前的血迹：“狗捉到了猎物你都不知道。这狗吃了一只兔子！”

阿拜绕过关于狗的议论，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他们兴致勃勃地谈了好久。但阿拜舍不得分手，于是邀请叶尔波勒到自己阿吾勒去。

叶尔波勒正好闲着。他是随便到这一带来的。因而愉快地接受了阿拜的邀请。

由于阿拜一再挽留，叶尔波勒整整住了五天。他受到阿拜的热情接待。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共同参加文娱活动。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吟诗、唱歌，一直到深夜。这期间，阿拜给叶尔波勒朗诵了他自己写的诗，把叶尔波勒当成了知心朋友。阿拜平生第一次向这位青年揭示了心底的秘密。希望他转告托葛建。

叶尔波勒背熟了阿拜给他朗诵的所有诗歌。临别时一再向阿拜表示，一定要把他的心意带给托葛建。

三天后——对阿拜来说，这是度日如年的三天——叶尔波勒再次来到吉迭拜。这次他带着阿拜一起回到青格斯的吐约吾尔克西。

阿拜渴望单独和托葛建会一次面，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叶尔波勒先把阿拜的心事告诉了托葛建的嫂子——阿斯勒别克的妻子。并给她背诵了阿拜为托葛建创作的诗。这位嫂嫂和托葛建相处得很好，俩人无话不谈。但她还从未在小姑子和其他小伙子中间当过引线人。不过她认为这次的情况特殊。加上叶尔波勒心眼儿灵活，嘴又能说，会见机行事，不由她不答应。

由于这位嫂嫂和叶尔波勒的努力，又听叶尔波勒朗诵了阿拜创作的诗歌，托葛建终于答应和阿拜会面。

阿拜心急如焚，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赶到吐约吾尔克西的。黄昏时分两个年轻人已到达山坳里叶尔波勒的阿吾勒。

在一处破旧的院落中只住着叶尔波勒一家。这是坐落在卡拉吾勒河这边的阿吾勒。而苏云德克的院落却在河的对面。中间相距约一里路。

隔河望去，可以看到周围有几条狗在吠叫。从烟筒里冒出一股股浓烟已连成一片。看得出是个富裕的阿吾勒。但这个阿吾勒的主人却怀恨阿拜。作为库南拜的儿子他是不可以到那边去的。

如果这个阿吾勒的人们知道阿拜这次来的目的，绝不会轻饶他。尤其是阿德勒别克、阿斯勒别克兄弟，是这一带青年中有骨气、有势力的人。假如他们知道仇人的儿子有这种奢望，肯定会火

冒三丈的。

估计到这种危险，两个年轻人在天黑以前一直待在河这边。

夜幕降临时，叶尔波勒和阿拜按约定的时间步行蹚过河水。这时阿吾勒已经入睡，也听不到狗的吠声。

叶尔波勒轻轻打开了畜圈的门。他让阿拜待在驼圈内，自己摸黑走了进去。

阿拜屏住气，一动不动地坐在暗处。他仿佛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动。

不一会儿，叶尔波勒回来了。他拉着阿拜的手轻轻地：

“真主保佑！阿斯勒别克今天不在家！我们现在就到他家去！”

阿拜跟着走进整洁的房间里。这时秀美白净的嫂夫人正站在床的一边，托葛建坐在地毯的褥垫上。从门坎直到上首铺着花毡。墙上挂满了各种壁毯。骨雕的床有半边围着白色丝绸做的幔帐。

阿拜向文静的嫂夫人问候时，她慢慢走过来，接过阿拜的帽子。并帮他解开了外衣的腰带。

一开始托葛建非常羞怯，顿时涨红了脸。

她勉强打了个招呼。过了一阵，脸又变得发白、发灰。这是心的激情和羞怯感融合成一股热流冲击着她的脸颊，泄露着她心灵的秘密。叶尔波勒毕竟理解年轻人的心思：

“好吧，我蹚过河去把乘马准备好！”

阿拜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嫂夫人也借口准备茶水，走出去以后再没有进来。

只剩下他们两人时，阿拜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可是他发觉，托葛建更显得腼腆。简直像个单纯、天真的小孩子。阿拜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想不出一句恰当的话，为难了好半天。但转念一想，就这样默默不语，会白白失去这个美好的夜晚。

他向托葛建凝视片刻：

“托葛建，您听了我的诗吧？每一行诗都是献给您的，是我对您的思念！您喜欢吗？”

托葛建心里想：“如果不喜欢，能这样吗！”不过她只莞尔一笑：

“我听过了，阿拜！您的诗写得挺好！”

“我不是诗人！可是去年第一次见面，您就使我倾倒。直到今天，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您！”

“您说不曾忘记，可您一次也没有来呀！”

“我怎么来？部落内部的情况您不是不知道！见一次面有多难哪！”

“是这样！”托葛建两颊上泛起红晕，她低着头：“我见过您一次。是在转场途中……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注意到了！”

阿拜喜出望外，激动地：

“托葛建，您说得太好了！我当时差点儿喊出来：‘等一等！请稍微等一等！’我勉强地抑制了自己。我真以为您没看见我，或者看见了也不曾留意。托葛建，我怎么能忘掉您！”阿拜说着握住托葛建白皙、柔润的手。

托葛建的手搐动了一下，她羞赧地挪开了。

这一对青年，初次会晤，就互相倾心和爱慕。但在这第一个夜晚，他们除了会面和表达自己的感情以外，似乎再没有想别的。不过彼此都把心里话和盘托出来了——他们是不可分离的一对生命。

临近拂晓，嫂夫人曾进来过一次。当她再次走出去准备早点时，阿拜乘机靠近托葛建，不声不响地吻了她一下。托葛建的两颊被点燃似的涨得通红，好容易稳住自己。她用两个手掌托住阿拜的脸轻轻地推着，阿拜连着倒退了几步。是拒绝吗？不，这是初恋的羞涩。阿拜再次靠近托葛建，紧紧搂住她，久久地吻着她的右眼。他没有感觉到托葛建有任何轻微的反抗。

阿拜亲吻时，托葛建只是羞答答地把滚烫的脸贴近阿拜的下颌，这样很快放松了自己。

“我亲爱的！”阿拜说着展开了双臂。

正在这时嫂夫人走进来了：

“唉呀呀！亲爱的阿拜！糟了！山水下来了！卡拉吾勒河涨水了！你的马在什么地方？”

这个意外的坏消息并没有使阿拜惊慌，但托葛建却格外焦虑。

“怎么！？你怎么过河呀？阿拜！你的马呢？你可不能留在河这

边！”她担心自己心爱的人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

阿拜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乘马在河那边，河这边就自己一个人。卡拉吾勒河水又急。留在这个阿吾勒是万万不行的。如果再耽搁，会被人捉住。即使不被捉住，只要在河这边，天亮时也会被人发现。那也不好办。因为在这一带，尤其是在河这边，很少有人与阿拜友好。没有谁会保护他。

想到这里，特别是想到可能会连累这些热情接待自己的妇道人家，阿拜迅即穿好衣服，匆匆地道别后就要离开。

嫂夫人用袷衫蒙着头，已开门先走出去。这时阿拜握紧托葛建的手：

“别担心，托葛建！我会想办法过去。以后我让叶尔波勒给你送信儿来！”

托葛建把洁白的手贴在阿拜的胸前，靠近他：

“再见，别忘了我！”

善良、文静的嫂夫人牵着阿拜的手穿过幽暗的过道，走到大门口。这时她向阿拜：

“就这样吧，好兄弟！地方太窄，时间也紧。不过你已经看到有人支持你。请别忘记我们！过河时多加小心！再见！”

阿拜紧紧握着嫂夫人的双手：

“好嫂嫂，我不会忘掉的！我死也不会忘掉您的好处！再见！”接着拉开门，悄悄走出去了。

阿拜一心想着方才告别的两位卓越的女性。她们的影子一直在他眼前晃动。他仿佛沐浴在一种特殊的光泽里，感到无比幸福和愉悦。他甚至没有听见前面河水奔腾的声响。

阿拜终于被湍急的河水拦住。

由于山洪暴发，急流溢出河床。山石和冰块混在一起迅猛地向下滚动。

阿拜在河岸上观察了一阵儿。要步行蹚过河是不可能的。这时天边已显出鱼肚白。他沿着河岸在稀疏的树林中来回走了一会儿。实在想不出办法。可天已经亮了，周围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人们起床后，首先要到河边来看水的涨势。特别是那些在畜圈里守夜的

成年人会忙着跑来。如果发现库南拜的孩子在苏云德克的阿吾勒附近徘徊，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然而阿拜并不感到胆怯。这颗被爱情陶醉的心，还无暇考虑将遇到什么危险。虽然这是阿拜有生以来第一次陷入困境，但心里并不慌乱。他像一个阅历很深的人，格外沉着镇定。

阿拜隐蔽在一棵树后面，向叶尔波勒的冬窝子注视着。他终于发现在河的对岸有人匆匆忙忙向这边走来。

“叶尔波勒！喂，叶尔波勒！”阿拜大声喊道。

来人真的是叶尔波勒。他向阿拜挥手，示意让阿拜蹲下。但阿拜没有蹲，依然站在那里等着他。

卡拉吾勒河虽然水流湍急，但河道并不宽。

叶尔波勒胆战心惊地向这边跑来，脸色煞白。他好像是自己让阿拜受罪的，感到内疚，又担心阿拜受惊。

阿拜走到他对面，笑着说：

“好吧，请你设法打救！要不这卡拉吾勒河会把我困在这里！”

叶尔波勒从峭壁上跳下来跑到河边，向阿拜喊道：

“你就待在树林里不要走开。我马上就来，你别怕！”说完又返回去了。

不一会儿功夫，叶尔波勒骑来了家里的一头大红牛。阿拜对他不骑马而骑牛感到奇怪。这时叶尔波勒用力鞭打着犍牛走进河里。因为水里有冰块，牛开始不愿抬腿。可叶尔波勒连抽带打，牛终于迈步走开了。虽然水流得很急，又带着冰块，但并不太深。过这种河，牛要比马强。牛尽管动作慢些，但只要一走开，会一步步不停地前进。当红牛快到河岸时，叶尔波勒把撇绳的一端向阿拜甩过来。阿拜接到撇绳后在岸上用力拉起来，加上叶尔波勒又不停地鞭打，红牛很快上岸了。叶尔波勒不顾一切危险，用实际行动向阿拜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和友谊。他的两只靴筒都灌满了水。阿拜抱住叶尔波勒：

“哎哟，马呢？怎么骑牛来了？”

“马嘛，你的马我没有带来。这个阿吾勒的人这就要醒来。如果我们过河以前被发现，他们会围上来。而我的乘马是三岁母马，

太单薄。谁想它夜里跑出马厩，到山上啃草去了。就因为这，我才来迟了！”

两个人骑在一条牛背上准备返回去。可红牛这次无论如何也不下水。他们几乎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叶尔波勒把红牛的祖宗三代都骂遍了。自己也被拖得筋疲力尽。最后只得跳下牛背，到树林中去另想办法。这时天已大亮，东方出现一片彩霞，周围的一切都像白天一样一目了然。

幸运的是阿吾勒的人们还不曾起床。叶尔波勒向四周观察了一阵，随即跑走了。

阿拜等了一阵。不一会儿叶尔波勒骑来一匹肥壮的藏青色骡马。

“哟，这是从哪里弄到的？”阿拜惊奇地问。

“别吭声！这是苏云德克家牧工的乘马，正在这附近啃草呢！”

“那牧工怎么办呢！”

“管他怎么办呢！”

“牧工没有马，怎么放羊呢？”

“哎哟，天哪！别说是牧工，就是牧神也让他步行走吧！你这是在说什么呀？难道我能把你抛给仇人！快来，上马！”叶尔波勒不容分说，把阿拜扶到光背骡马上。阿拜对这位好友的情义又是感激，又是高兴：

“叶尔波勒，你真好！真够朋友！今天的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说话间叶尔波勒已骑上牛背，把撇绳递给阿拜：

“阿拜，别再说了，用力拽住绳子！”

藏青马下水后虽然在不停地喷鼻、打滑，但不曾失蹄跌交。红牛也跟在后边，一步步走上河岸。

两个年轻人上岸后立即放开了乘骑的犏牛和骡马。他们沿着峭壁躲躲藏藏地向下游走了很长一截儿，才登上一处土丘，走到叶尔波勒家。

叶尔波勒走到自家门前时，看到苏云德克的牧工在冬窝子附近的山梁上寻找自己的藏青马。他风趣地说：

“喂，藏青母马今天的活儿已经干完，不去放羊了！今天放羊

有劳您的双腿了!”

阿拜没有进屋里去。他在外边等着给马备鞍。最后怀着感激的心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叶尔波勒，乘马沿着河岸慢跑着回去了。

库南拜回到家里时，有些人家已从冬窝子搬出来住进毡房，在各个冬牧场附近的草地上到处可以看到几个白色的和灰褐色的毡房。不过有老人的家庭好像还没有全部从平房搬出来。只有年轻人刚支起宽大舒适的毡房。羊羔、驼羔和牛犊也还没有走出棚圈。

春天的阿吾勒充满了新的生活气息和青春的活力。阳光下各种毛色的绵羊羔和小山羊又是蹦跳，又是咩叫。浑身裹着绒毛、眼睛又大又黑的驼羔在一边跑动。健壮的牛犊也竖起尾巴，在草地上来回窜奔。马群里新添了许多两耳修长、毛如波纹、引人喜爱的小马驹。这些茁壮成长的生命，正显示着生活的绚丽多彩。它们仿佛在示意：“瞧，我们是大自然的宠儿”，“我们是从无到有的后来者！”

库南拜的两个阿吾勒也到了吉迭拜。两处都在不停地挤着马奶。发酵的马奶酒，从早到晚在黑得发亮的皮桶中滋滋作响。

不仅仅是库南拜自己的阿吾勒，所有额尔格孜拜家族，还有托湃、居万塔亚克的许多阿吾勒，都在隆重地欢迎库南拜的到来。

到库南拜家里讨取曲云屈的，做客的，前来请安和表示祝贺的延续了多日。今年越冬的条件较好，一切都正常。熏好的冬肉要比往年多。专为库南拜加料饲养的肥羊、幼驹、未断奶的二岁小驹，够他尽情地享用。

凡过去有交情的富有人家，都选用最好的肉畜，精心宰杀和烹调，宴请库南拜全家老小。甚至包括他的一些亲戚。

泽列为她儿子宰杀了一匹白额青马^①。库南拜亲自指定的青马，是在昆开阿吾勒宰杀的。这两天的盛筵，对于库南拜在部落中进一步笼络人心，区分亲疏是至关重要的。当他历险归来时，前来迎接的是哪些人？怏怏不乐、有意躲避的又是哪些人？这次都看得很清楚。

① 哈萨克人遇到重大喜事时，指定宰杀白额青马或黄头白羊表示庆祝。

遇到这样的聚会，大小部落的长者、头目都会集中在一起。在去年秋天的争执中，曾徘徊不定的阔克斜部落的头人喀拉台，这时已完全投入库南拜的怀抱。俩人成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

昨天还在传说“被流放、击败、撤职”的库南拜，已经安全返回家园，而且取代了部落总管的职务。仅仅这一事实，已使各种传闻化为乌有。

至于由木尔扎汗传播的种种英雄事迹，连这一带的小孩子都熟悉了。在这种情况下召集亲信大摆筵宴；特意宰杀黄头白羊、白额青马，当然不仅仅为祝贺库南拜的返回。更是为扩充势力，巩固联盟，加强协作，重整旗鼓。总之，要造成更大的声势。

意在对外壮大声威，对内鼓舞士气的这种聚会延续了半个多月。在这段时间，人们都已离开冬窝子，搬进平川春牧场。阿吾勒和阿吾勒之间已拉开距离。像在秋牧场那样，分散到各处。

每天来请安和做客的人慢慢减少了。库南拜已可以腾出时间过问家事。

乌丽渐的阿吾勒在烧荒后刚长出嫩草的一个山坡上。离昆开的阿吾勒很近。库南拜在乌丽渐这里已住了两三天。阿拜这时才注意到，父亲须发的白色更重了。脸上的皱纹也增多了。

有一次，昆开、胡达别尔德、艾格孜都在乌丽渐这里吃午饭。这时库南拜望着母亲泽列谈了自己对孩子们终身大事的想法。这是在漫长的旅途生活中经常使他萦怀的一件大事。

这次发生的事件加深了库南拜的孤独感：没有得力的兄弟做帮手。想想几个孩子，都还年轻。尤其让他悔恨的是，虽然好几个孩子已到成家的年龄，他满可以早日抱孙子，但都被自己耽误了。他现在决定，尽快给孩子们成家，以便尽早享受天伦之乐。

听过库南拜的这番话，泽列以及孩子们的几位母亲都很高兴。没有人表示反对。什么是天伦之乐？它的结果又是怎样的？

天伦之乐是指：孩子到达成婚年龄时要给他们成家。这样可以适时见到他们的下一代。这里有享不尽的幸福和乐趣。

说话时库南拜顺便提到，在这次蒙难期间，首先是得到真主保佑，其次是得到几位亲家的大力支持。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友情。他

指名道姓地提到阿勒欣拜和特尼别克。他还说，在向奥木斯克解送的路上曾得到塔斯波拉特部落白它思一家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

有一桩亲事，以前不曾向家人打招呼。是库南拜在旅途中一人做主定下来的：想让乌斯盘和白它思的小姑娘订亲。这样一来，顽皮的乌斯盘将要和白它思的小姑娘叶尔克渐结成一对。屋里所有的人，尤其是他祖母和母亲顿时眉开眼笑。如果告诉乌斯盘，这下子可要拴住他的腿了，不知他作何反应？想到这里，人们都忍不住发笑。

接下来，库南拜谈到乌丽渐的另外两个孩子。一是关于塔克渐。他去年已经到岳丈家认过亲。今年要给他办喜事。该送的彩礼，已全部送齐，还要拖什么呢！他应该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最后谈到阿拜的婚事——这是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极为关心的一件大事。

库南拜这次已和阿勒欣拜商定。今年春天就让阿拜去认亲。

真的，和阿勒欣拜结亲非同一般。这里除阿勒欣拜的深厚友谊以外，还有阿勒欣拜的声望。他是阿尔根部落有名望的喀孜别克、特连其的后代。周围的哈萨克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和这样的人结为儿女亲家，特别是要让儿子去认亲，决不是一件小事。这意味着要送去更多的牲畜和其它彩礼。

不过库南拜的这个决定也得到所有人的赞同。只是泽列认为：

“等到了夏牧场，腾出手来再去认亲不更好吗？”

库南拜却说：

“您说得对！不过阿勒欣拜的夏牧场太偏僻，路也太远。来去走一趟太不容易。赶去的牲畜也会拖垮。相亲时还有些老人也要跟着去。路途远麻烦就多。再说今年冬天过得挺好，畜群里有的是肥壮牲畜，用不着再等着抓膘。既然真主作美，那就要抓紧准备。五六天以后就可以上路。”接着朝乌丽渐：“你自己要去吧？带着孩子回一趟娘家吧！”

乌丽渐表示同意。

所有在座的人都开始动脑筋，想办法、提出建议。目的是为了大大方方、体体面面地去阿勒欣拜家认亲。

库南拜一旦做出决定就不再犹豫和拖延。他当时即指定了该去的人选，并提出要送的大小牲畜头数，以及其他彩礼，如现款、绸

缎、元宝等等。

有关婚礼的事议论了很久。因为无论是彩礼还是双方互赠的礼品，以及五花八门的礼俗，都要在这里最后落实。乌丽渐当时即提出了具体的数字，即：

七十匹马，三十峰骆驼。由于众人经常赞叹库南拜的黄膘马和栗色马。因此七十匹马中应当包括黄膘公马和栗色公马各一个自然群^①并且由这两群马带头。给阿勒欣拜阿吾勒送礼，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另一项需要早些筹办的厚礼是绸缎和各种衣料。当时即确定让额孜谷特和胡达别尔德连夜起程去斜米。在那里和特尼别克商量着采购。限四天内办齐并返回。

大人们商量这些家务的时候，年轻人中只有胡达别尔德一人在场。其他孩子们是以后才听到的。

每个孩子都怀着不同的心情听取了父母关于自己婚事的安排。艾格孜和额孜谷特找到乌斯盘后告诉他：

“我们给你订亲了！”

乌斯盘一开始没听清，他反问道：

“订亲是什么意思？是娶老婆吗？”

额孜谷特给他解释清楚后，征求他的意见，他毫不迟疑地：

“行，我要！给我拿来吧！我要老婆！”

阿拜一听到关于自己的决定就愣住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觉得有什么冷冰冰的东西撞在心口，使他感到惊惧。他立即想起了托葛建。觉得自己正在托葛建的面前犯罪。给阿拜传达这个决定的是乌丽渐。母亲不太喜欢儿子方才的态度。只是心里揣度：“可能是不好意思吧！”

阿拜陷入沉思中。好多天闷闷不乐。自己已经有了未婚妻，而托葛建也已许配他人。一切都是父母说了算。不去认亲，拒绝结婚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作借口。虽然自己爱慕和热恋的只有托葛建一人，但眼看要被这里的绳索捆住。阿拜怀着怅惘的心情，若有所失地到未来的岳父母家认亲。

① 自然群：是围绕一匹公马形成的小群，一般有10—20匹骡马。

六、攀 登

(一)

乌丽渐一行三十多人已抵达亲家的阿吾勒。在他们到达前夕阿勒欣拜家已搬到水草充裕、周围宽阔的草地上。这一带共住着四十几个阿吾勒。除喀孜别克本家的以外，还有属于近亲的许多人家也住在这里。

为了接待客人，这里已提前集中挤奶的骡马，开始酿造马奶酒。

和乌丽渐同来的人，按照传统习惯比女婿一行早到了半天。这次同来的人里面，女的有喀丽卡及招待人员哈特恰。男的以额孜谷特为首。另外还有几位长辈、歌手和随从。

和阿拜同来的年轻人共十二名。大部分是额尔格孜拜家族中的青年。关系最近的要算塔克渐。另外有喜欢逗趣的木尔扎汗和随从居玛古勒。叶尔波勒则是阿拜亲自请来的。在七八天的旅途中，他们俩几乎是形影不离。

乌丽渐给阿勒欣拜家带来了丰厚的彩礼。除数量可观的马和骆驼以外，各种绸缎布匹就载满了两峰役驼。给新娘准备的衣料等物整整一箱。其中有软缎、天鹅绒、金丝绒、丝绸、呢绒和各色绫罗。给亲家其他人送的袷衫、长袍、长短上衣和衣料等也有好几大捆。按照传统习惯应送的其他礼品，可以说一应俱全。

在礼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给亲家公送的大元宝。这属于两家互赠的礼品。

人们都还记得，十年前库南拜在这里为阿拜提亲时，女方——迪丽达的祖父阿勒欣拜曾给库南拜赠送元宝。不过那是小元宝，分量要轻。按照老规矩，两亲家互赠的元宝分量要相等。但库南拜并未计较这些。他这次送来的是摇床形的大元宝。

男方客人刚一到，这千里草原上的人们已看到贵宾所显示的豪华和气魄。因此阿勒欣拜方面更要表现得大方，务必使自己的接待和对方的厚礼相称。为此他特地给客人架设了三顶宽敞、洁白的毡房。

作为主食准备的全是精选的肥马驹、二齿羊、不育母羊，还有燎过皮的半岁羊羔。阿勒欣拜让人牵来一匹烈性黄膘肥马驹，横在乌丽渐毡房门前，卷起毡帘，请客人们祝福。^①

阿拜一行在离阿勒欣拜阿吾勒约一里远的地方停住了。这时已由年纪较大的塔克渐和木尔扎汗前去报信。阿拜和叶尔波勒，还有另外三名青年从马上下来，等着前来迎接他们的姑嫂姐妹。

阿拜知道，下一步新郎将依次履行各种传统的仪式。他悄悄对叶尔波勒说：

“结婚对青年人自己，对他的父母不都是一桩喜事吗？可为什么要定那么多荒唐的礼节和规矩来难为年轻人呢？”

叶尔波勒笑了。

“你说得对！这些礼节是够古怪的。我也有点心慌。不知道来的会是哪些人，那些泼辣的嫂嫂会想出什么花样！”

留在阿拜身边的还有居玛古勒听差。他早已结过婚。这种场面已见过多次。阿拜和叶尔波勒认为要有一个见过世面的人随时指点，特意让他跟在身边。

居玛古勒望着阿吾勒那边对阿拜说：

“再等一等！她们因为你顶上没有一撮猫头鹰翎毛会起哄的；帽檐不压到眼眉上，会打你耳光。叶尔波勒你们俩等着瞧！够你们受的！可这有什么办法，只能挺着！”

在新郎帽顶上插一撮猫头鹰翎毛是老规矩。而这一带的风俗更特别。新郎要穿上红呢绒大袷袂和高跟皮靴，戴上特制的高顶帽。上面再插猫头鹰翎毛。

阿拜临行前泽列和艾格孜已经给他准备好了这些衣帽。虽然平常老祖母对阿拜百依百顺，这一次却决不让步。她严肃地说：

^① 宰杀牲畜前请客人祝福，是穆斯林的习俗，也表示对客人的尊重。

“这是祖先留下来的规矩！只有这样做，那边的人才不怪罪你。不然人家要指责我们：‘难道他父母不曾当过新郎和新娘！’你穿上！”临走时强迫阿拜穿上了那套衣服。

阿拜当时觉得自己简直像一名巫师。离开阿吾勒不远，他便走到母亲身边：

“唉呀呀！我做新郎是要当波先部落的女婿，不该是托布克特和塔拉克特的女婿。我何必像疯子一样沿路向人宣示自己当了新郎？！请您允许我到地方时再穿。现在就穿这身儿去！”

乌丽渐虽然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但还是同意了。阿拜到现在还不曾换上他所说的巫师和艺人的服装。插翎毛的帽子和红呢绒袷裤一直放在褡裢里边。居玛古勒方才讲的正是指这些。他对阿拜不穿这身新郎的服装并不满意。

居玛古勒看出阿拜有些心悸，乘机取笑说：

“巴拉克曾讲过：‘不怕武装的敌人，就怕去岳丈家见那些嫂嫂！’怕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到头来还是有好事在等着你！”

叶尔波勒又向居玛古勒重复他先前曾嘱咐过的一些话：

“总之，什么地方该鞠躬，什么时候该站起来，什么时候可以抬高帽檐随便坐下。你要随时提醒！”

阿拜看到叶尔波勒此刻承担着另一种性质的任务，不免想起往事。

叶尔波勒今天要陪阿拜通过为新郎设置的一道道难关。他此刻正在想这些事。甚至连阿拜自己不曾想到的他都替阿拜记挂着。这是他对阿拜的友情和忠诚。可是今天的叶尔波勒和过去的叶尔波勒有没有区别？在阿拜看来仿佛是不同的两个人。那么哪一个更可贵？哪一个更高尚呢？

如果由阿拜来评定，他会认为：眼前的叶尔波勒和那时骑在红牛背上，为他蹚过急流的叶尔波勒之间有天壤之别。

动身的那天，叶尔波勒给阿拜带来了使他伤感的消息。

托葛建听说叶尔波勒要陪阿拜去岳丈家探亲，对叶尔波勒说：

“他像月亮般沉下去，把我留在黑暗中了！不过我还是祝他一帆风顺！祝他幸福！请代我问候他！”叶尔波勒离开时，她用手帕

捂住了眼睛。她哭了！

听到这些，阿拜再也提不起精神。仿佛是谁的命令，强迫他走到这里来的。正在怅惘之际，突然听到一群女人的笑声。不一会儿，伴随着辫梢上银币摆动的声响，走来一群姑娘和少妇。这是特意来迎接新郎的。少妇们都围着白头巾；姑娘们戴着海狸皮帽，上边系着猫头鹰的翎毛。周围还跟着许多小孩子。阿拜一行静悄悄地等着。当她们快走近时，听前排正中的几个少妇喊道：

“谁是阿拜？”

“哪一位是新郎？”

“怎么穿戴都一样？为什么不穿新郎的衣服？”她们走到跟前时才同客人互相问候。

乍听到喊声，阿拜心里有些紧张。现在稍微平静下来，他笑着说：

“您选中哪个，他就是阿拜！”

少妇们都随着笑起来。她们全都认出了阿拜。不过当时就有一位严厉地提出：

“好啦，亲爱的！托布克特的帽子回到你们自己的阿吾勒再戴吧！在我们这里，还是戴上新郎的帽子！”

少妇们抓住破绽，一边取笑，一边质问，同时寻找新郎的衣服。这时居玛古勒沉不住气了。赶紧解开鞍鞅后边的鞅绳：

“这才好呢！我让他穿上，他就是不听。你们来教给他吧！所有的衣服都在这里。”说着把褡裢递过去。

这时跟着妇女们一起来的小孩子，三个两个地骑在阿拜一行的马背上，你追我赶地跑起来。阿拜骑的是白鬃黄走马。按照这里的风俗“要用新郎的马去拉灰滓”。这匹白鬃黄马可要遭罪了。

“还是匹走马呢！”

“哟，骑上怪舒服的！”三个孩子骑着阿拜的马驰去了。阿拜一行和所有的妇女们都步行走到阿勒欣拜的阿吾勒。

专为新郎支的毡房又新又白。为了使里边尽可能地宽敞些，没有放过多的被褥和箱子。但栅墙全被遮住了，一直到撑竿的中部挂满了全新的丝毯。鲜艳的色彩和巧夺天工的图案，把毡房装点得绚

丽多姿。从门坎一直到上首铺着花毯和用天鹅绒、呢绒贴边的褥毡。褥毡上是一层层新被褥和绣花枕头。毡房右边是一张醒目的木雕床，上面足足铺着十五层被褥。^①再上面是一对大鸭绒枕头和绸缎被子。红绿相间带有网眼花边的幔帐遮着床的上半部。

阿拜坐到床前时，叶尔波勒等没有再跟着他。这时坐在阿拜两侧的有新娘的姐妹和同龄姑娘。叶尔波勒和居玛古勒等人靠里边坐下了。不过他们都没有挨着坐，中间被几名戴着海狸皮帽、垂着耳环的大姑娘隔开了。

新郎和男宾相才坐下，方才同来的三位少妇也刚好进来，她们一进来就叫着：

“幔帐，把幔帐放下来！”

阿拜旁边一位白净的姑娘立刻站起来放下了幔帐。这时刚进来的几名妇女敞开门向外喊：

“进来吧！请进来吧！”接着转向阿拜一行：“好吧，孩子们，长辈们来了！是你们的老祖母和姨妈！”

这时阿拜、叶尔波勒、居玛古勒以及所有的姑娘们立刻站起来了。

进来了三位年长的妇女。中间又黑又胖的是阿勒欣拜的夫人，也就是阿拜的岳祖母。旁边一位脸色稍黄的中年妇人，正是阿拜的岳母。即图素普的妻子。可新郎他们被幔帐隔着。

“好吧，奶奶、大妈们！掏见面礼吧！”

“见面礼呢？”

“没有见面礼别想看你们的女婿。他会脸红的！”先前进来的妇女一边笑着一边捏住了幔帐的边缘。

“给你们！见面礼是你们的！可是要让我们好好看看自己的女婿！见面礼给你们！”阿勒欣拜夫人掏出了她的见面礼。这时幔帐哗地拉开了。新郎和男宾相都低着头在鞠躬。

“祝愿你长命百岁，前程似锦！亲爱的！”老夫人说着把盘中的见面礼全撒到花毯上。尽是一些杏干、葡萄干和水果糖。

^① 这是一种元宝形的床，因此可以放许多被褥。

方才和阿拜逗笑的几个姑娘，这时都忙着拣糖果。因为全是本阿吾勒的孩子，都无所顾忌地边笑边抢地拣开了。

“祝你步步走运，幸福美满！我亲爱的阿拜！”阿拜的岳母也表达了她的心愿。这里不需要女婿作任何回答。因此阿拜只是恭恭敬敬地站着。

接着又有两位年长的妇女走过来依次吻了阿拜的面颊，没有多待就走了。

阿拜实在适应不了这种特殊的接待，不知该怎么做才好。高顶帽子一次次滑下来挡住他眼睛，闷得他满头是汗，哭笑不得。

最使阿拜受窘的是，所有进进出出的、在门口围观的、从栅墙缝隙中偷看的人，还有这群围坐的少妇和姑娘们总是死死地盯着自己。

“新郎长得漂亮吗？”

“能配得上我们的姑娘吗？”

“他们怎样坐着？”

全是陌生的、审视的目光。

在这里，男人仿佛被看作少妇。他要被迫穿上奇装异服，展品似的任人观赏、评议。

这间屋子里的人，在吃茶点以前都很拘束。居玛古勒和叶尔波勒也没有说些逗趣的话来活跃屋里的气氛。他们都压低声音，非常文雅地和身边的姑娘攀谈着。

阿拜进到毡房以后曾留意他上首两三位衣着华丽、姿容秀丽的姑娘。令他奇怪的是，姑娘们的皮肤都特别白，面颊也显得红润。

阿拜不太了解这里的习惯。原来卡尔卡拉尔一带波先部落的妙龄少女都喜欢涂脂抹粉。

吃过茶点以后年纪较大的塔克渐、木尔扎汗等小伙子也来到新房里。和他们同来的有歌手、艺人，还有这个阿吾勒的许多年轻人。这些人一来，屋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人们又说又笑，新房里一片喧哗。

新郎被姑娘和少妇们一层层围着。然而大喜日子的核心人物——新娘子迪丽达到现在还不曾露面。

阿拜这是订婚后第一次来岳丈家。此次来访，一般称作“认亲”，有时也叫“认门”或“牵手”仪式。正因为是第一次来，做女婿的就要熟悉和适应这里的规矩和习惯。这里比较特殊的是：要费些周折才能见到新娘子。

男女双方的父母要为这次认亲礼举办盛大的宴会，招待亲友。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准备。宴会之后才是牵手之夜。

阿拜不但第一天没有见到新娘子，直到第三天还不知道自己的未婚妻是哪一个，长相如何！

只有叶尔波勒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去看望了迪丽达。叶尔波勒觉得迪丽达举止端庄、长得也秀丽。想告诉阿拜。但阿拜却岔开了话题，没有让他讲。

青年们等待的认亲仪式第三天才迟迟到来。这一天在新房中进进出出的女客人简直数不清。从早晨到现在已接待了好几批。有年岁大的，有大姑娘、小媳妇，还有能说会道喜欢挑剔的嫂嫂们。居玛古勒和叶尔波勒不厌其烦地向进来的人行礼，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招呼阿拜站起来鞠躬：

“起来！”

“来了！”

“哎哟，看那些人！”

从早到晚新房里充满歌声、笑声和争着拣喜糖的喧闹声。餐布一直没有收拾，马奶酒和奶茶也不曾间断。

接近中午时，年轻人刚吃完手抓肉，就听到外边的喊声：

“喜庆活动开始了！”

“上马！快骑上马！”

阿拜和毡房里所有的男人都走出去了。新郎和男傧相的马已备好鞍子拴在缆绳上。新郎可以和客人们一起欣赏赛马和其他各种马术表演。但妇女们没有出来。阿拜和他的同伴共十多个人骑上各自的马，离开了喧闹的人群。走出阿勒欣拜的阿吾勒不远，阿拜和叶尔波勒站在一处僻静的地方，观看着在这个辽阔、平坦的草地上宴请客人的盛况。

阿勒欣拜要把孙女的喜事办得如同盛大的节日。单是客人的乘马就是黑压压一大片。集中起来足够一个放牧群。最为壮观的是专为这桩喜事支起的毡房。在离阿勒欣拜的阿吾勒约一里远的草地上，排成了长长的两行。少说也有五六十顶。可厨房离得较远，是在阿拜他们方才集中的阿吾勒边缘。此刻所有服务人员都骑着马在厨房和远处的毡房中间穿梭般地驰骋着。厨师们头顶上包着一块白丝布，大约有二十人。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服务人员所骑的全是走马。走起来像扬帆的小船，又稳又快。只是都被汗水湿透了。二十名招待人员，从阿勒欣拜的阿吾勒出来后要一直跑到待客的毡房门前。他们每人都端着两个大盘子，用嘴叼着马的缰绳。在他们后边还跟着年纪稍大的助手。助手的任务是挥鞭驱赶招待员的坐骑。精明而熟练的服务员能在马上保持平衡，保证盘子里面的肉汤和盐汁一点儿也不洒出去，送到指定的毡房。这时等在毡房门前的招待人员迅即接过盘子送进毡房。

因此尽管距离较远，但从锅里取出来的肉，送到客人面前时还在冒着热气。

客人们对今天的招待非常满意。二十多名服务人员在厨房和客房之间已来回跑动多次。这次进餐是从阿拜他们走出毡房时开始的。他们已在外面盘桓多时。可服务人员还在端着盘子跑动。

当所有皮桶里装得满满的马奶酒全都喝尽，盘子里的肉食全都吃完时，客人们才走出毡房一个个骑上马。

草地上的游戏有赛马、刁羊、摔跤及跑马拾银元等。这些活动都是今天进行的。当所有活动全部结束、太阳快要落山、客人们准备回家时，参加宴会的老人们才赞叹地说：

“这才叫办喜事呢！”

“和送来的彩礼相比较，阿勒欣拜的接待绝不逊色！”

“接待认亲的女婿请这么多客人，还有什么可说的！”人们一边走一边夸奖。

到了晚上新房里的人挤得满满的。男女双方的长辈阿勒欣拜、乌丽渐、额孜谷特等都到齐了。在阿拜他们前面已放下幔帐，把年

轻人和长辈们隔开了。

今晚阿拜才第一次见到新娘。

毡房里只能听到坐在上首的大人们高声谈笑。幔帐里面说笑的只有本阿吾勒几个娇憨的姑娘，而且声音都压得很低。

这样过了一会儿，门旁的人们突然动开了。挨紧栅墙的女宾客站起来拢住了幔帐。这时一群姑娘簇拥着新娘子走进来。她头上蒙着红缎袷衫，脸都被遮住了。

阿拜他们只看到迪丽达的身材。她脱套鞋时显得瘦弱。但可以看出个头挺高，长得苗条。

紧挨着阿拜给新娘子让出了一个座位。她依然蒙着袷衫侧身坐在阿拜身旁。

阿拜原想主动问候迪丽达。可迪丽达没有扭过头来。因此俩人没有能互相问好。

迪丽达进来时晚餐已准备好。坐在上首的长辈和幔帐里面的年轻人同时用过晚餐。但一对新人却没有很好地进食。餐布收走后，阿拜听到隔着幔帐的一位毛拉为新婚夫妇诵读了经文。接着一个盛满凉水的碗通过上首坐着的长辈递到阿拜手里。阿拜喝了一口即给了迪丽达。

这时有两位嫂嫂笑着走过来，坐在阿拜和迪丽达对面，把他们俩人的右手合在一起，让他们互相握住。

两个新人的手中间有一层薄绸。他们只能隔着绸子去牵对方的手。阿拜握住了迪丽达纤细的手指，时间长了点。这时坐在前面的嫂嫂拽过他的胳膊，戏谑地：

“行了，你怎么一握就粘上了！过来，现在摸头发！”旁边的几个姑娘都扑嗤地笑了。这时嫂嫂把阿拜的手拽到迪丽达的背后按住了她的一对发辫。阿拜手掌下还有那块薄绸。他隔着绸子在迪丽达的发辫上捋了两次。

这就是相亲时的牵手和摸头发仪式。在摸头发以前男方必须送厚礼。方才和阿拜逗趣的嫂嫂已向乌丽渐讨取了自己的份子。

当所有的仪式都结束后，长辈们同时大声表达了他们的祝愿，好像是对在场的年轻人的祝福：

“祝你们万事如意!”

“祝你们生活美满!”

“祝你们幸福，永远幸福!”

这是长辈隔着幔帐向阿拜和迪丽达所作的祝福。接着所有的长辈都起身走出去了。

留下来的年轻人也没有待很久，很快就离开了。这显然是对新婚夫妇的照顾和保护。

这对新人到现在还不曾说过话，也不曾晤面。只是迪丽达走进幔帐往阿拜身边坐的时候，从蒙在头上的裕祥缝隙中偷偷地看了阿拜一眼。那也只是瞬间的事。

新房里的人基本走完时，刚才受礼的那位嫂嫂对阿拜说：

“好啦，我们要铺床。你出去转转!”

阿拜觉得这位嫂嫂说话的口气过分生硬，仿佛有意刺激他。但阿拜没有耽搁，站起来走出去了。周围静悄悄。作为男宾相来的叶尔波勒也走了，这里只剩下阿拜一人。夜很暗，什么也看不见，可能天上有云。阿拜信步走着，已走出很远。

迪丽达的女伴们也走完了。毡房里只剩下她和两位嫂嫂。一位嫂嫂领着她走出来了。另一位嫂嫂正在为新婚夫妇铺床。她已经放下了幔帐。领着迪丽达一同出来的是她最亲近的一位嫂嫂。她搂着小姑子问：

“小宝贝，女婿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迪丽达大大方方地说：

“我怎么能知道呢！看起来又黑又粗！”很明显，她觉得不够称心。

“别这么说，是你没有看好！黑是黑些，满漂亮的！”嫂嫂安慰她。

阿拜独自走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他只感到愧疚和悔恨。浑身发冷，提不起精神。

阿拜把这次婚礼从头到尾想了一遍。作为男方，家里耗费了巨额资财。认亲仪式也格外隆重，被众人簇拥的新郎显得很荣耀。而女方这边，也请了众多客人。这里的聚会、招待、规模都不亚于男

方。到处呈现着友好的气氛。数不完的祝愿，说不尽的颂词。这些都为了谁？说是为了两个年轻人的幸福和欢乐，但现在回头来看，并不是为他们，只不过要维护父母的面子、两家的关系和旧传统。

至于阿拜和迪丽达，到现在还不曾晤面。但这对于父母来说，简直是无需考虑的事。新婚夫妇只有到那张给他们准备的床上去会晤和互相认识。

阿拜读过的书很多。“相爱与相知”在他这颗纯净无瑕的心里是个高尚的、纯洁的概念。曾使他为之倾倒、真心爱慕的托葛建虽然在遥远的地方，但她的影子何曾从他眼前消失！？

可是在这种粗俗的风习和礼教的干预中迪丽达怎么会这样轻易地就来到他身边？强制他们像畜生般结合在一起的那只手是何等粗野！何等无情和愚蠢！

想到这里阿拜极为伤感。他觉得自己心灵的灯塔已经倾斜，几乎要坍塌。那一束绚丽而柔和的光亮将要随着熄灭。他不知道自己的一双脚踩在什么地方。突然间听到沙沙声响。他一看，原来是方才的那位嫂嫂来找他。她诙谐地说：

“怎么的，要在姑娘面前抬高你的身价吗？为什么让她等这么久？”说着把阿拜领走了。

另一位嫂嫂早已铺完床走了。而这位嫂嫂是把迪丽达留在毡房门前自己来寻找阿拜的。

阿拜进来时，看到床已经铺好，幔帐也放下来了。嫂夫人把新娘留在门外，自己进来替阿拜脱衣服。外衣是阿拜自己脱的。嫂夫人立即接过来挂在栅墙上。给阿拜脱皮靴时她提醒阿拜别忘记谢礼。

脱皮靴是有讲究的。新郎的皮靴要由新娘的嫂嫂来脱。为此她可以得到酬金。阿拜的口袋里有母亲特意为此准备的钱。他难为情地掏出来递给了这位嫂嫂。

衣服刚脱完，阿拜立即跳上床，裹着缎被躺下了。这时迪丽达还没有进来。从毡房外边间或传来辘辘上银币的声响。或许这也是一种规矩——有灯光时不进屋。嫂夫人把阿拜安排妥当后，端着灯走了出去。这才开门让迪丽达进来了。

新娘子仿佛要借助夜的昏暗遮住羞脸，一步步靠近新郎。阿拜对这些礼俗极为反感。他一动不动地躺着，没有任何反应。

但迪丽达的每一项细微动作，阿拜都听得很清楚。她脱去了长坎肩，摔掉了皮靴。接着靠近了床沿。她毫不拘束地伸手掀开被子，摸索自己睡觉的位置。阿拜没有注意这些。他这时还躺在床上。突然听新娘子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厉声叫道：

“靠里边点儿！”

阿拜受惊似的一下子翻过身滚到床里边。

这就是一对新人第一次会晤的情景。虽然他们多少天来受到人们的爱抚、照顾，同时已履行了数不清的大小仪式。

此时此刻，迪丽达的心和阿拜的一样冷冰冰的，没有一丝温暖。多少天来，她不过是顺从着父母的心意。其实她对阿拜也同样感到陌生。另外她也有自己的优越感：你是库南拜的儿子，我还是阿勒欣拜的孙女呢！

迪丽达没有像别的姑娘那样做作和扭扭捏捏。她只是遵照嫂嫂的嘱咐度过了这一夜。

阿拜一行在阿勒欣拜阿吾勒又住了半个月。乌丽渐则比他们提前五天回去。

临近分手时，阿拜和迪丽达已相处得很融洽。偶而还开几句玩笑。阿拜觉得迪丽达也还清秀可爱。迪丽达也习惯了和阿拜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没有能连在一起，依然像初次见面那样冷漠。

阿拜已越过被认为是人生一大关的认亲阶段。然而这并未在他心中燃起烈火。相反这颗年轻的心上却留下一道道伤痕。他宛如心力交瘁的老人怏怏不乐地踏上归途。

(二)

阿拜一行返回时，人们已搬到青格斯后边的夏牧场。昆开的阿吾勒住在最靠边沿的董格列克。此刻库南拜正在这里。阿吾勒到处是密集的人群和来往的客人。阿拜他们特意到人群中间向库南拜请安。

乌丽渐回来时，库南拜曾去迎接并了解婚礼进行的情况。这次他只随便问了问阿拜的健康状况，没有再问别的。

胡达别尔德没有让阿拜回家去。他像同龄挚友一样设宴招待了阿拜和他的所有伙伴。在这个阿吾勒似乎只有胡达别尔德一人为他所喜爱的弟弟长大成人、娶妻成家感到由衷的高兴。

胡达别尔德向阿拜和叶尔波勒询问了波先部落的风俗人情，并按照惯例要他们演唱从岳丈家学来的歌曲。

这天夜里阿拜和叶尔波勒唱了许多新歌。在演唱前阿拜说：

“卡尔卡拉尔人要比我们这边唱得好！”

“是卡尔卡拉尔人唱得好呢？还是认亲去的新女婿领会得好呢？也许岳丈家的歌儿听起来觉得亲吧？”胡达别尔德笑着说。

屋里的人都笑了。他们显然赞成胡达别尔德的说法。可阿拜不像往常一样，这次竟要和长兄争辩：

“别克，我讲的是公道话！”“别克”是阿拜对胡达别尔德的尊称。

“不，你还是唱卡尔卡拉尔的歌吧，不用替他们辩解！”

“对，这话说得对！让歌声自己来辩解！来，叶尔波勒，唱！”阿拜说完即唱起来。叶尔波勒也随着唱开了。他们合唱了一首优美动听的《矫健的雪青马》。这首歌托布克特部落从未听过。阿拜看到屋里的人都在认真欣赏他们的演唱，便问道：

“这不，您对这首歌有什么说的？”

在坐的人都称赞这首歌。胡达别尔德也随着说：

“不错！”

“那就请接着听！”阿拜和叶尔波勒又合唱了一首新歌《我的美人》。这首歌也挺合胡达别尔德的心意。他开始夸奖起来。这时阿拜和叶尔波勒嘀咕了几句，接着宣布：

“再听听我们最后的一首歌！”他们唱了一首节奏舒缓、富有抒情韵味的《白桦树》，包括这首歌的三段副歌。他们刚开始唱，人们就屏住气，聚精会神地欣赏，完全被歌声所吸引。临近结尾，阿拜把冬不拉的弦轻轻拨了几下，随即停住说：

“好吧，别克，您对这首歌有什么说的？”

这三首歌都是阿拜他们从卡尔卡拉尔学到的。没有一首曾在这里演唱过。

胡达别尔德打心眼儿里爱上了这三首歌。他说：

“我承认是你说得对。你们带来了好歌曲！”

阿拜乘机告诉在座的人们：由这里带去的几首歌，像《绿色的原野》、《温柔的少女》，那里的人已经听腻了。在卡尔卡拉尔连小孩子都知道这几首歌。但就是这些歌，他们也要比托布克特人唱得更有韵味。

阿拜又顺便说到托布克特人自己不会创作歌曲。所唱的歌大部分是从卡尔卡拉尔、巴彦和卡拉吾特克勒学来的。可是又不曾学好，唱走调儿了。阿拜这才真正回敬了长兄方才所开的玩笑。胡达别尔德惊奇地望着阿拜，认为他讲得有道理。于是用一只胳膊搂住这位弟弟：

“你这次回来竟变成评论家了！”

阿拜真的有了变化。他变得严肃认真，对任何事情都要仔细观察，而且有自己独到的、与众不同的见解。

第二天阿拜回到母亲的阿吾勒。在这里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老祖母不停地为他祝福。小弟弟们显然是想他了，有的搂住他脖子，有的偎在他怀里，都特别高兴。

乌丽渐的阿吾勒此时住在波塔干台地。这儿有辽阔的青草地、翠绿的山冈和弯弯曲曲的河道。阿拜昨天曾在昆开阿吾勒听说，住在这一带的托布克特群众正准备迎接一个特殊的日子。回到家里，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消息。

无论小孩子和年轻小伙子，还是上年纪的人都在谈论这个新闻：不久将在这里举行布皆依的周年大祭。

去年布皆依谢世时主持葬礼的几位亲友，从入冬开始即着手为周年忌辰做准备。在今年产羔季节，即夏初他们已宣告了举行祭奠活动的地点和具体时间。

按照宣告的精神，季格铁克、阔特巴克、布肯其及托尔盖等家族此刻都集中在恰科帕克、卡孜巴拉等辽阔的夏季牧营地。祭奠仪式将在卡孜巴拉举行。到时候要组织大规模的赛马活动。这就要有

一处可供群马奔驰的广阔平整的草地。而卡孜巴拉是较理想的地方。从这里翻过一道小山梁，就可以到朶斯木拜、巴勒科别克、阿克衣列克的大草原。

在这一带属于季格铁克、阔特巴克家族的不太富裕的夏牧场里，再找不到比卡孜巴拉更合适的地方。而卡孜巴拉的西头正和乌丽渐阿吾勒所住的波塔干台地接壤。

阿拜的祖母和母亲的阿吾勒每天都在打问祭奠布皆依的准备情况。

一直在怀念自己部落、刚刚回来的阿拜和叶尔波勒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

叶尔波勒听到自己阿吾勒正忙于布皆依祭奠的准备工作，急着要回去。阿拜表示同意。不过叶尔波勒答应两天以内返回来，经常和阿拜在一起。这自然也是阿拜的心愿。

阿拜回来的第二天和母亲谈了很长时间。了解到他们离开后这里的许多新鲜事。

听母亲说，入春以来库南拜在不断召集亲信，进行频繁的活动。除了他刚回来时宰杀白额青马、黄头白羊招待众人外，以后还有过多次集会。库南拜通过请客送礼、许愿承诺以及威胁利诱等办法，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已经把许多家族和部落拉过来。比较突出的是喀拉台这样有权势的人物已倒向他这边。过去处于中间状态的家族，似乎大部分已向他靠拢。总之，当牧人们将要离开冬窝子向夏牧场转移时，本来人数不多的反对库南拜的集团，只剩下三四个家族。

然而，这几个家族一冬天都忙着筹备布皆依的周年大祭典，心思都集中在准备工作上。当人们向夏牧场搬迁时，库南拜宣布收回前次拨出去的十五个冬窝子。

去年秋、冬时库南拜亲自划给白达勒和白沙勒的冬窝子，他决定全部要回来。他已经向占有这些冬窝子、在这里过冬度春的人们打招呼：“今年秋天早做准备，再别给这些冬窝子打主意。不要在这里寄存什么东西，也不要留下人！冬窝子我们要收回来！”而且分别向各个阿吾勒下达了通知。通知就是命令，没有讲任何理由。

库南拜就这样收回了十四个冬窝子。只剩下一个没有收回来。遇到了一些麻烦。这就是青格斯山里白沙勒占用的冬窝子。

向白沙勒转达库南拜命令的是喀拉台和能人居玛拜。第一次白沙勒只是一般地陈述了自己的困难：

“请向老爷致意。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在这个部落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我缺少草场和冬窝子。他昨天说要把布皆依的冬牧场托克伴别特给我。可今天我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冬窝子。老爷并不缺少草场，而且这次又收回十四个冬窝子。我的这一份就算了吧！我已经定居下来，花了很多钱。”

当把白沙勒的意见转告库南拜时，他勃然大怒。让喀拉台和居玛拜连夜返回去，向白沙勒转达他的命令：“少说废话，立刻搬出去！”

听到库南拜的命令，白沙勒也动火了。他公然表示拒绝：

“我如实讲了自己的难处，他还是不松口。被夺去草场还可以容忍，可是刀刺到心口是无法忍受的。我只不过是图一些安静，可他偏揪住不放。就为了争草场，我们敬爱的布皆依被他折磨死了。我的命不如布皆依的命值钱。我说话算话。我就是住在这个冬窝子里，一步也不离开！”

喀拉台担心库南拜又要动怒，婉转地表达了白沙勒这段激烈的言词。可库南拜一口咬定：“白沙勒不会这样讲，你们要实话实说！”居玛拜只好和盘托出。

从这以后库南拜对白沙勒和白达勒一直怀恨在心。只因为布皆依的周年大祭临近，表面上收敛了些。可是他的这一切，都瞒不过乌丽渐。自从翻过青格斯山向夏牧场转移以来，白沙勒和库南拜的阿吾勒互相追踪。在每个牧营地都要发生磨擦和争执。库南拜的阿吾勒住在巴尔勒拜时，阔特巴克家族住在通阿夏。库南拜不停地派人驱赶对方的畜群。因此白沙勒及阔特巴克家族有意在与库南拜接壤的地方安排自己的阿吾勒。这边怎样做，他们也照着干。

无论在柯孜勒开那尔，还是在吉兰德、巴拉恰科帕克等牧营地，白沙勒和库南拜两家的阿吾勒总是犬牙交错地住在一起。据说白沙勒的阿吾勒周围昼夜都有阔特巴克家族的青壮年守卫。

此刻库南拜的阿吾勒正住在波塔干。白沙勒的阿吾勒就在很近的地方，紧挨着库南拜住地的边缘。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引起冲突。尤其是库南拜处处挑衅，有意制造事端。泽列看到这种情况，提前搬到波塔干台地，和白沙勒阿吾勒挨着住下了。这里和昆开阿吾勒不同，会严格管束牧工和看守人员。乌丽渐最担忧的是，布皆依的周年忌日已临近，可库南拜依然采取这种敌视态度，不肯让步。没有参加死者的葬礼已经失礼。事隔一年，难道还这样冥顽不化！？——乌丽渐的忧虑和叹息引起儿子的深思。这是第一次这样有力地促使阿拜关心和注视部落内部的争议以及父亲的是非曲直。也许乌丽渐认为孩子已经到了可以参与重大事务的年龄，所以郑重其事地把她知道的一切都明确地讲出来了。

阿拜不曾流露内心那些严峻的思考。只是紧锁眉头，没有与任何人多谈。当夜在床上翻来覆去，整夜不曾合眼。

第二天临近中午叶尔波勒来了。阿拜和他在大毡房里喝马奶酒时，听到库南拜呵斥的声音。他可能在外边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正在怒气冲冲地从马背上下来。走到门口时，又站住喊道：

“喂，居玛古勒，木尔扎汗！过来！”

两个小伙子跟着走进来。库南拜刚坐下便气乎乎地说：

“已经住到我门口来了，这是跟我找麻烦。他故意把马群赶到我们这边。我倒要看看白沙勒的能耐！快些去，拿着大棒和长棍。把那些马一直打到白沙勒阿吾勒那边去！一定要按我说的办！”

两个小伙子立刻走出去了。少顷，听到取长棍的响声。接着他们走近树桩解马的撇绳。这时阿拜走出来，对他们说：

“喂，停住！”

两个小伙子已经跨上马鞍，正在系帽耳上的带子。

阿拜来到他们跟前：

“你们要干什么？”

“就像反击敌人一样去追击！这有什么呢？”居玛古勒背着身子回答。

“不行，你转过身来！”

“唉，难道能不执行老爷的命令？”说着就要走。这时阿拜愤怒

地走近他，抬高嗓音：

“你别张狂！停住！”他急红了眼，气得脸色发白，拳头捏得紧紧的。这时两个小伙子才拽住了缰绳。

“不要赶马群！更不要用棍子打！给他们的牧工说说就回来！”

“行！那命令就不执行了？”

“这就是命令！我已经说过了！居玛古勒，你只要敢惹事，就要受惩罚！我就要惩罚你！”阿拜的话很严厉，但讲得很沉着。

两个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慢慢走开了。

阿拜走进毡房，镇定地望着父亲：

“爸爸，在青草猛长的盛夏，在这么辽阔的夏牧场还要看守草场边界，得罪亲友，这合适吗？”

库南拜猛地转过脸，用冷森森的目光望着儿子：

“怎么，你是担心没有人替白沙勒说话？他不退还我的冬窝子，故意和我作对，难道你也支持他？！”

阿拜没有让步：

“那是冬窝子，而不是宽阔的夏牧场！”阿拜从容地说。

“难道冬牧场的纠纷不能转移到夏牧场来？”

“这就要从头说起！在冬牧场的纠葛中能说我们有理吗？”

“你所说的理，是不是要乘人之危去夺他的草场？”

“最先抢夺草场的，说真的，不是白沙勒，而是我们自己！一直到今天，白沙勒没有夺过别人的草场。只有别人夺他的草场。难道不是吗？他这一生不就曾为一个冬窝子向您乞求吗？不就因为这个冬窝子，昨天还跟随着您，给您当帮手。甚至跟着您去打布皆依吗？！要追回分给白沙勒的惟一的冬窝子，是以势压人。那件事惹的麻烦，这不……”刚讲到这里，库南拜打断他的话：

“够了，少罗嗦！难道你要和我争嘴！”不过语气已不像开始那样生硬。

阿拜停顿了片刻，又接着：

“这么辽阔的夏牧场，为山梁上的一些野草闹得不和睦，实在不值得！”

阿拜过去不敢向父亲直说有关部落内部的大事；即使要说，也

要吭哧半天才说上几句。

儿子的话这次对库南拜产生了特殊影响。他向在座的人扫视了一遍，发现泽列和乌丽渐都望着阿拜，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莫非阿拜讲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莫非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这样认识，只是不敢当面对自己讲？这种想法和猜测不能不迫使库南拜沉默。他悄悄地坐了一阵，用胳膊撑着身子，烦躁地躺下了。这时阿拜从床上取下一个鹅毛枕头递给他。库南拜把枕头压在腋下，背朝阿拜躺着陷入沉思中。

看到库南拜没有反驳自己，阿拜又接着：

“家里所有的人，包括您的孩子和弟兄，应该把他们心里的话告诉您。如果藏在心里不说出来，并不合适！您也需要听其所言，知其所思！”

与笃信宗教的父亲讲话时使用必要的书面语，他会认为是穆斯林应尽的“天职”和应守的“戒律”。阿拜的这种做法果然有效。库南拜对儿子斜着瞥了一眼，似乎在示意：“那你就说吧！”阿拜没有再犹豫：

“请允许我再讲一件事。这是关于布皆依的周年祭典。作为他的宗亲，我们没有尽到的义务是很多的。他的周年祭典，绝不是季格铁克一个家族的事。因为已经向好几个县发了通知。这对于所有认为自己是他们族亲的、认为自己有人格的人，都是一次考验。我们没有去参加布皆依的葬礼，在众人眼里已经陷于孤立，对眼前的周年祭典，不能再袖手旁观！”

库南拜想起去年被奚落的情景，有些反感：

“我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叫我，难道要我硬挤进去？难道还要我像去年那样，自己找上门去任他们挖苦！”

“要这样，那您可以不去。但要允许我们去。让我们去参与这件事。这就足够了！只要您不反对，让我来完成这个任务。请让额孜谷特来协助我。还有一点，需要宰杀的牲畜和其他开销，请允许由在座的祖母、母亲和我们作主。”

可以看得出阿拜心里已经有成熟的方案，不过他不曾向任何人透露。连母亲乌丽渐也在一边听、一边思索。

库南拜抬起头戴上了帽子，准备站起来。在座的人都望着他，等候他回答。库南拜感到是在给他施加压力，赌气地：

“随你们的便！哪怕跪到白达勒和白沙勒脚前给他们磕头！”说完走出去了。

这就是他“允许”的表示。是带着什么情绪允许的？是无可奈何被迫允许的呢？还是在说反话？这一切阿拜都无需考虑。对他来说，只要父亲不作对就可以了。

阿拜把自己心里的方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祖母及母亲和庶母。看来都切合实际。

泽列和乌丽渐立即叫来额孜谷特，让他给阿拜做参谋。而且从今天开始就协助阿拜工作。

阿拜还认为需要胡达别尔德这样一位亲人的协助。他亲自到长兄那里，和他攀谈了好久，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落实了这件事。胡达别尔德表示，他会提供阿拜所需的一切帮助。

当天晚上叶尔波勒要返回布肯其的阿吾勒。阿拜送他上马时他单独对阿拜说：

“阿拜，我没有其他要讲的！我只是听到方才你对你父亲讲的一番话非常高兴。能和你交朋友我感到很荣幸！这就是我要讲的。我现在要回到那边去，为众人的事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阿拜表示同意。只是告诉他，如果这边的工作需要他帮助，要请他再过来。

第二天阿拜带着能人居玛拜和木尔扎汗骑马出去了。他们沿卡孜巴拉河向上，穿过阔特巴克和季格铁克家族密集阿吾勒，最后到达位于中间的布皆依阿吾勒。这里所有的人都在议论布皆依的周年祭典。忌日已经临近，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男人们整天都骑着马忙碌。在布皆依阿吾勒上边的大片坡地上，正在架设的毡房简直数不清。而运送毡房支架和壁毡的驮队，又不断从四面八方赶来。阿拜一行，首先到守灵的毡房念了经。这里的一切还和一年前一样：腰带上依然插着志哀旗，毡房里依旧整齐地陈设着各种贵重物品和未解开的行李包。这里凝聚着亲人的思念。人们正等待着布皆依的周年祭典。逝者的衣物，完好地挂在右边壁毯的上边。

祭典活动的所有办事人员，此刻正集中在阿吾勒附近。阿拜一行在布皆依家里礼节性地喝了几口马奶酒，便赶到主持人那里。他们正坐在一座小丘上安排工作，时而叫来一些骑马的青年人，时而派身边的人策马跑去。他们中间主事的，显然是白达勒、白沙勒和苏云德克三位。

白达勒比去年老多了，须发略显灰白。阿拜走上前去向他们施礼时，他们都很热情，不像以前那样冷漠。白达勒、苏云德克问过泽列和乌丽渐的健康状况后，随即给阿拜让了座。正在等待接受任务的年轻人里面有叶尔波勒，还有阿拜以前就认识的熟人吉连切。自从白沙勒和库南拜闹翻以后，阿拜这是第一次和吉连切见面。

吉连切也热情地向阿拜问好。因为新来了许多人，正在商量的话题被打断了。人们沉默了一阵。阿拜便利用这个空隙转向白达勒：

“白达勒叔叔……”接着说明了来意。他讲得简明扼要，有条不紊。大意是：

……是泽列老祖母等人派他来这里向大家致意的。目的是要作为族亲协助各位共同办好布皆依的周年大祭。上次没能出力，非常遗憾，这次一定要全力相助。

听阿拜讲完，白达勒说：

“亲爱的！亲友们感谢你们的美意。祝你幸运！你们打算怎么做，说说你的想法！”

阿拜把昨天告诉祖母和母亲的方案，以及额孜谷特、胡达别尔德的意见详细介绍了一遍。

阿拜要求在招待客人的毡房群正中间给他划出一块地方。他们要单独支十顶毡房。而且答应今天就全部支好。这些毡房，每一顶可容纳三十人，共计容纳三百人。毡房里面所有的摆设和用具，包括被褥、餐具，随毡房一起送来。另外，这十顶毡房所有的招待费用，包括早晚三餐宰杀的肉畜，由阿拜他们全部承担。灶房也由他们准备。连需用的厨师、招待员、服务员都由他们自己带来。阿拜希望这里的主事人相信他们会做好这一切。并立刻做出决定，给他们分配任务。阿拜还希望明确告诉他们，哪些是由他们招待的客

人。因为举办这样大规模的祭奠活动，必须明确指定由哪个阿吾勒、哪个阶层负责接待哪一路客人。阿拜最后还要求，由他们接待一位最尊贵、最有影响的部落或家族的来宾。

这时白达勒、白沙勒和苏云德克已经把阿拜包括在他们自己人里面，共同商量问题。

前来参加这次祭奠活动的有许多部落和大家族。比如卡尔卡尔的阿日根，七河流域的加拉衣尔、沙德尔—马台、谢木孜—乃曼，额勒迪的瓦克、布拉，还有达干德的克烈。都是远方的客人。在这些客人中，有一批是与众不同的特殊的贵宾。即乃曼部落里布皆依的舅舅一家。这里还有一段趣闻：原来在那个部落里曾有过一个叫布皆依的贵人。肯格尔拜曾和他联姻，让自己的儿子叶尔阿勒和布皆依贵人的女儿结为终身伴侣。婚后布皆依贵人的女儿生下一个男孩。夫妻俩都愿意孩子的名字和外祖父一样，便取名布皆依。去年冬天白达勒即事先给他们打过招呼。最近对方已捎来口信。说布皆依的舅舅家正准备来参加外甥的祭奠活动。

在座的人对阿拜的好意表示完全信任。因为对布皆依舅舅家的接待要特别周到，有人提议：“把这个接待任务分配给阿拜如何？”阿拜立即表示：

“白达勒叔叔！我看，由我们接待布皆依的娘舅家人最合适了。就这样定下来吧！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

大家立即表示同意。他们心里在想，娘舅家的客人昨天还听说库南拜和布皆依之间曾有过抵牾和纷争，今天能看到由库南拜方面参加接待也好。都认为这样更合适。

没有谁挑明这一点。不过阿拜当时即理解到他们的用意。其他人心里也都明白。

阿拜还提出，由三名熟悉这个阿吾勒内情和规矩的人给他们帮忙才好。白达勒立即确定让叶尔波勒、吉连切和巴扎尔阿勒去协助。

需要定下来的事都商量好了。现在是要积极准备和行动，一刻也不能耽搁。阿拜刚要站起来去骑马，苏云德克满意地向他表示：

“还有什么比作恶更容易的？但那不应该是聪明人的追求。再

说，作恶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聪明人应当追求的是一心做好事。孩子，我看你心地善良，为人正派。祝愿你前程远大！”

他们对阿拜并不见外，完全当成了自己人，这使阿拜感到由衷地高兴。他惬意地向自己的乘马走去。刚跨上马鞍，即带着指定给他帮忙的吉连切、巴扎尔阿勒和叶尔波勒去巡视架设毡房等事项。经过和同行的人共同商议，选定了他们自己准备支毡房和起炉灶的地点。在这里给他们出主意、帮助他们选择地点的是居玛拜。

阿拜让木尔扎汗和叶尔波勒留在布皆依的阿吾勒，等候运输队伍并负责架设毡房。阿拜自己要等那边赶运的所有牲畜、什物起程后再返回来。他希望在自已回来以前由巴扎尔阿勒和吉连切全盘负责这边的工作。阿拜说话、做事都像阅历很深的人那样有条理、有章法。而且干脆利索。

阿拜和居玛拜离开后，高个儿美男子巴扎尔阿勒向周围的人说：

“没看出来这小家伙真的长大了，挺精干的！但愿他能说到做到！”

“他不但能做到，而且会做得很漂亮！你等着瞧吧！”叶尔波勒信心十足地说。

“那好，都不是外人，也不是为外人办事。都为了布皆依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咱们好好帮他一把！”巴扎尔阿勒最后说。

吉连切和叶尔波勒欣然同意。

由于阿拜去卡孜巴拉以前已做过明确交待，乌丽渐的阿吾勒正在积极做准备。这里的工作全由乌丽渐和额孜谷特、胡达别尔德照料着。

阿拜回到波塔干台地后，立即集中了十顶毡房，并开始驮运。这些毡房是乌丽渐等三人从附近所有额尔格孜拜的阿吾勒挑选的。还没有拆卸以前，阿拜就骑着黄走马一个个检查了一遍。他看到有两顶毡房的壁毡呈褐色，认为不合格。另选了两顶洁白的毡房。傍晚，当马群回来饮水时，驮运毡房的队伍已形成长长的行列，向卡孜巴拉方向移动。所有毡房都是崭新的，洁白而宽敞。

毡房里面需用的地毯、壁毯、褥毡、花毡以及枕头被褥等，一

应俱全。连餐具、器皿也备齐了。乌丽渐甚至强调，餐布和毛巾都要换成新的、干净的。所有这些，她都亲自过目和检查。

随驮运毡房去的小伙子们，还要负责在那里架好。等客人来时还要负责那里的招待工作。

这次挑选的小伙子个个心灵手巧、做事麻利。而且都真心拥护自己的阿吾勒参与祭奠布皆依的活动。动身时他们都很高兴。

集中并驮运毡房，这仅仅是工作的开始。许多繁重的任务还在后边。临近傍晚，运输队伍离开后，人们把泽列围到中间，坐在大毡房前商量下一步工作。这时阿拜才意识到事情并不那么容易。

乌丽渐和额孜谷特不断提出：“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做哪些事？”

现在要送去供厨师用的毡房。阿拜原以为有一两项毡房就够用。实际上还需要五六顶，因为新宰的鲜肉必须放在毡房里。

厨师的人选和烧火、挑水的人也要早些考虑。但首先要确定的是宰杀的牲畜。这事不能和库南拜商量。不管怎么样，要在这里定下来，但这是一项巨大的开支。额孜谷特拿不定主意，什么也没讲出来。阿拜只想办得大方、体面，却讲不出具体意见。最后是胡达别尔德帮助解决了这个难题：

“现在不能让你为难。既然要去，就要像个样子！要为十顶毡房准备十匹膘肥的三岁母马。另外为每顶毡房再准备两只羯羊。”就这样定下来了。

乌丽渐认为伙房的事非常繁杂，要有人拿主意。她决定明天亲自出马。并指名让艾格孜、喀丽卡、沙日阿帕和其他几名搞招待的妇女和自己同去。当天晚上让所有阿吾勒准备了足够的面粉、茶叶和糖果等东西。

其他事都解决了。现在只剩下马奶酒的供应问题。这也是最棘手的事。把挤奶的母马赶到那里去困难太大。一是地方窄小，二是毡房密集。负责接待的其他家族，也都打算每天运送一次酿好的马奶酒。可是要保证每天按时从波塔干台地向卡孜巴拉送去足够饮用的马奶酒，仅仅依靠阿拜这几个人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动员这里所有阿吾勒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出一把力。

在人们入睡以前，阿拜和乌丽渐叫来了这里二十个阿吾勒的长者。再次进行了商议。大家一致认为，除了那边的工作以外，这边还必须留下一位得力的人经常督促和检查。胡达别尔德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并决定由几位年长的人如加合甫、居玛古勒、额日晒协助他工作。

在额尔格孜拜家族这次的集会上，泽列老祖母讲话了：

“这样定下来很好！现在要保证孩子们的善良愿望能顺利实现。不要让他们在其他家族面前难堪。为死者做些好事，不会降低你们的身份。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就要忘记过去的怨恨。布皆依在世时，我们没有能和他保持友谊；如今人已经死了，总不该让他的灵魂诅咒我们哪。孩子们！你们要恭恭敬敬地精心伺候客人。要知道，人的品德贵在谦虚和善良，不在于粗暴和凶狠。即使累得支持不住了也不要皱眉头！要高高兴兴地、带着笑容招待客人！但也不要吵吵嚷嚷、疯疯癫癫！要学得稳重些，小心翼翼地去办事！你们所有的人都在场，不按我说的去做，等于要让我去死！……好说空话、自命不凡、胡作非为这些坏名声，都是在群众场合撒酒疯、惹是生非招来的！”

她最后讲的“好说空话”、“自命不凡”、“胡作非为”都是有所指的。这些人就在现场。好说空话指的是黄胡子朱曼；胡作非为是指买巴沙尔。至于自命不凡，是指整个额尔格孜拜家族。在她看来，这个家族的人依仗库南拜的权势，个个喜欢吹嘘。

买巴沙尔虽然不敢反驳泽列，但却憎恶地扭过脸去。泽列毕竟是额尔格孜拜家族今天的老祖母。到现在还有脾气。她一旦动火，连库南拜都不敢做声。这些现象买巴沙尔已见过多次。此刻他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泽列的话讲完时，买巴沙尔用手指捅了捅身边的乌丽渐嫂嫂，悄悄地：

“咳！这个多事的老太婆！瞧她把额尔格孜拜的大小都叫来干的这事！真要把我们搞臭了！她说的‘胡作非为’，正是冲着我来！”

旁边的几个人都裂着嘴笑了。

买巴沙尔躲在乌丽渐的身后，狡黠地挤了挤眼，接着说：

“她讲的‘好说空话’是指的谁？还有这种人吗？”说完瞥了朱曼一眼。想看看他的反应。

老眼昏花的朱曼没有注意买巴沙尔开的玩笑。

“喂，一群笨蛋！你们知道吗？好说空话不是指本人吗！”他的话引起哄堂大笑。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再往下就要闲扯了。阿拜几个人忙着去办事，站起来走了。

离开众人后，阿拜又想起朱曼方才的表演，不由得发笑。说实在的，朱曼的废话、空话真够多的。去年秋天有人问起“从吉迭拜到木沙库勒有多远？”朱曼抢着说：

“我来告诉你从吉迭拜到木沙库勒有多远！去年封斋期间，我做完乃麻子回来，亲自丈量了这段路程。整整一千二百三十七个‘拉衣拉哈、衣拉勒拉’呢！”

想到这里，阿拜自己都为朱曼害羞。他苦笑着心里思忖：

“天哪！哪里来这么多空话？用‘衣拉勒拉’量地是哪一代祖宗传给他的！一边数、一边念这个词多麻烦！这真该称为愚蠢的空话！”

这个大阿吾勒忙了一整夜。天刚亮又送走了长长的运输队伍。这次送去的有八顶不同样式的大小毡房。全都是供伙房使用的。随这次队伍同去的有男女厨师以及挑水、烧火的所有勤杂人员。

到天亮人们都起来时，三匹马驾的车已经套好。乌丽渐带着艾格孜、沙日阿帕和喀丽卡也动身了。这里剩下的事，一概由阿拜和额孜谷特负责。他们身边还有三四个青年。主要的工作是，挑选肉畜并及时赶到卡孜巴拉去。

空胎母马很早已赶到阿吾勒附近。胡达别尔德、额孜谷特和阿拜三人一直骑着马，按昨天商定的意见从马群中选定了十四三岁母马。全都是从未碰过套竿和笼头的烈性马。而且每一匹都属于一个单独的自然群。

这时许多善于套马的健壮骑手，个个手持套竿、套绳，飞身上马去套那十四指定的母马。他们骑的都是速度最快的不孕骡马和善

跑的乘马及公马。

这些母马像野马一样狂奔，很难套住。有几匹简直追不上。有的把套住的长竿拖跑，惊散了整个马群。还有的从阿吾勒旁边跑过，引得一群狗追着吠叫，弄得整个波塔干一片喧腾。

骑手们的坐骑个个被汗水浸透，他们自己也筋疲力尽。可是才套住七匹马。还有一匹栗色马和两匹黄膘马，拖着脖子上的套绳在远处窜奔。

最后玛沙克拜拿着长棒追上去。一边打、一边喊，好容易把三匹母马赶回马群。这时所有骑马的和步行的一齐跑上去，揪住套在母马脖子上的套绳，三、五个人拥上去使劲拉，才把最后的三匹母马抓住。任凭这十匹烈性小母马像野马那样窜跳和挣扎，终于被套上笼头，向卡孜巴拉赶去。

这时二十只羯羊已赶到半路。

由于计划中的物品、肉畜已全部备齐、起运，阿拜和额孜谷特也骑着马跟上了。

所有接待客人的毡房和厨房已在指定的地点架好。毡房里边也整理完毕。招待人员全都守候在门口。每个毡房门内两边安放了两个大皮桶。跟在阿拜后边运送马奶的人，一个一个把送来的马奶酒倒进皮桶后又用普斯别克^①反复撞击着。

乌丽渐的工作也开始了。

服务人员已按乌丽渐的指示，在卡孜巴拉河边挖好灶坑，并着手准备肉食。有二十几个小伙子正忙着宰杀母马。乌丽渐又带着一帮年轻人在卡孜巴拉河边宰了十来只羊。同时在河边点起好几堆火，燎羊的皮毛。这种燎过皮的羊肉不是招待一般客人的。乌丽渐特意要在肥马肉和嫩羊肉中掺一些燎皮的羊肉。这样做虽然费事，但别具风味。这对于为阿拜他们争体面是有好处的。另外，她还特地为布皆依舅舅那边贵宾中的长者带来两箱熏肉。这可以说是去冬剩下的仅有的美味。虽然不能满足所有的客人，但用它招待尊贵的

^① 普斯别克：有垂直提柄的圆形小木盘，置于马奶中，通过反复提按搅动马奶，促其更好地发酵。也用于分离奶油。

上宾，把黄白相间的熏肉和鲜肉盛在一起，不但可以做到色香味俱全，而且显得对客人的特殊礼遇。

在星罗棋布的毡房中，阿拜的十顶毡房显得格外耀眼。毡房里外都布置得与众不同。实在是接待贵宾再好不过的地方。

苏云德克和白达勒特地观看了这些毡房的布置情况。并来到灶房跟前，下马问候了乌丽渐。他们对这里出色的安排和准备很满意。白达勒刚要上马走开，乌丽渐留住他，单独对他说：

“招待客人吃饭和礼仪是两回事。听说明天要赛马和摔跤，还有其他各种比赛。对获胜的要奖给以骆驼打头的奖品，这很好！族亲在这种场合是不会吝啬的。我的孩子也要和其他人一样提供一份奖品。我按他的意思带来了这个东西！”说完从衣袋里掏出绸子裹着的一个小包，递给白达勒：“让它在一组奖品中打头吧！”

她赠送的是小银元宝。

该宰杀的牲畜都已经宰完，面粉和其他需用的东西也已经安放到厨房里。临近黄昏时，第一批客人已抵达卡孜巴拉。

白达勒、苏云德克、额孜谷特等早已登上毡房群中间的一处高地迎候来宾。四面八方的一批批宾客，或四五十人、或二三十人不等，正骑着马慢腾腾地走来。每到一批客人，都有招待人员迎上去，向他们请安，了解他们是哪边来的客人。随即带到主人们迎候的高地。按照以往的规矩，其他部落的贵宾首先要和主人见面，互相致意和问候，并祝愿祭奠活动顺利进行。最后到客房去休息。

所有招待人员，事先都知道由自己招待的来宾属于哪个部落和家族。

阿拜手下的招待人员吉连切、叶尔波勒、巴扎尔阿勒和木尔扎汗，也在迎候客人。

阿拜自己和三四十名青年正在客房前等候七河流域方面的贵宾。

傍晚，来宾的人数已由最初的百十人遽增到一千人，很快又超过了这个数字。季格铁克、阔特巴克和布肯其家族也在他们的客房前忙着接待自己的客人。

阿拜的客人临近黄昏时才到达。

布皆依的舅父是一位满脸银须、相貌端正的老人。他登上高冈后，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向迎候的人们打了个招呼。接着从马上下来和几位东道主一一拥抱。周围的人很多。七河流域的谢木孜一乃曼、加拉衣尔、马台、斯班等部落和家族的客人是和他同时到达的。最前面的一批正是布皆依舅舅家的贵宾。他们约有五六十人。在他们后边又是戴着乃曼部落帽子的一大批客人。

额孜谷特和苏云德克带着这批客人向安排好的毡房走去。

舅父家的客人到达时，阿拜和所有的小伙子迎上去请安后，随即把他们从马鞍上扶下来。苏云德克向布皆依的舅父介绍了阿拜。特地告诉他这是库南拜的儿子。

阿拜把双手放到胸前恭恭敬敬地问候：“路上好，舅爷！”

客人们下马以前已看到这十顶毡房和其他所有的毡房不同。被安排在其他毡房的客人都好奇地问：“那几顶特殊的毡房是为谁准备的？那是要接待哪些人？”过了一会儿人们都已清楚，那些毡房是库南拜的儿子主持架设的，是特意为布皆依舅舅家的客人准备的。

阿拜把满脸银须的舅父和几位年长的客人特地让进一顶最豪华的毡房。其余客人也被及时安排到靠近的毡房里。

布皆依舅舅家带来了三匹参赛的跑马。一匹深褐色，两匹浅灰色。全是由小孩子骑来的。马的鬃尾梳得光亮，都带着猫头鹰翎毛，单独拴在一边。

其他家族参赛的马也在甩动着尾巴，展示着各自的风采向这边走来。

从第一批客人到达后，一批接一批从未间断。临近夜晚，阿拜的十顶毡房有六顶已住进客人。七河流域远方部落和家族的客人，似乎已经来齐。夜幕降临时，拥进卡孜巴拉的客人，已很难从他们的服装去辨认。无法肯定他们属于哪个部落和家族，只能根据他们的坐骑大致加以区别：有的深褐色马较多，有的浅灰色马较多。当遇到灯火照射时，饰银的鞍轡都闪闪发光。客人们从群马旁边走过时，有些刚从马群抓来的坐骑习惯性地嘶叫着。

属于阿拜接待的客人来得稀少了。其余客人估计明天才能到

达。这样他们便开始向先到的客人送去马奶酒。正在这时，叶尔波勒跑来小声告诉阿拜：

“又来了一大批客人！”

这是乃曼部落中和托布克特毗邻的斯班那边的客人。他们的那一头在阿亚古斯、洪古尔肖勒、阿克肖勒；这一头一直延伸到格格斯山的边缘。这是和托布克特交往比较多的部落。不过两家的纠纷和争端也不少。

阿拜立即走出毡房，又带着所有招待人员去迎接客人。因为相距较近，七河流域的来宾中属于斯班部落的最多。这是指定由阿拜接待的最后一批客人。阿拜把所有来宾都安排好以后，便忙着带领招待人员给客人准备晚餐。最先端来了马奶酒，接着是茶点……最后由骑马的服务员送来一盘盘煮肉。从远路来的又饿又累的客人，享受了一次极为丰盛的美餐。

吃过晚餐以后，困惫不堪的客人，有的已开始就寝。

今天的来宾中，只有斯班方面的不显得疲倦。因此吃过肉以后又给他们毡房送去了马奶酒。

整个晚上阿拜一直在布皆依舅舅那边照料。这才腾出手到斯班这边来。斯班的大批客人是由哈德尔拜率领的。他是一位民间诗人。年轻时曾在对唱中挫败著名的沙达克阿肯，被誉为“少年阿肯”。他的诗阿拜大部分都熟悉，甚至能背诵许多首。阿拜因为由自己接待哈德尔拜阿肯感到很高兴。

哈德尔拜刚一下马就了解到，安排他们休息的毡房全是库南拜的。

斯班的客人中有好几位巧言善辩、口齿伶俐的能人。他们对托布克特部落，尤其是额尔格孜拜家族的情况极为熟悉。这些人下马以后在毡房外边和叶尔波勒等招待人员攀谈了很久。他们把所了解的情况，尤其是有关这十顶毡房及其主人的情况详细告诉了哈德尔拜。

哈德尔拜自己也根据米黄色的马奶酒、精制的茶具以及餐布上丰盛的茶点和甜食进行了判断。尤其是把去冬的熏马肠和燎过皮的新鲜羊肉一起端来时，他充分意识到，这顶毡房的接待规格和其他

毡房不同。在这里所尝到的茶点和肉食，在一般筵席上是见不到的。

哈德尔拜听说主持这次接待工作的是库南拜的一个年轻孩子，感到很惊奇。当阿拜走到他身边时，他钦佩地对阿拜：

“过来！坐下吧，孩子！”接着亲手向阿拜递了一杯马奶酒。

阿拜很欣赏哈德尔拜的风采。他长着棕色胡须，脸色黄里透白，颇有诗人风度。阿肯也向阿拜询问了他父母亲的健康，对他们的特殊招待表示感谢。

阿拜只顾回答哈德尔拜阿肯的问话，没有来得及和其他人多攀谈。他的回答简单明了，而且极有分寸。阿肯显然欣赏年轻人的才华，希望多和他交谈：

“巴尔拉斯阿肯对我说过，库尼肯有一名从学校回来的孩子。喜欢诗歌。是乌丽渐生的，但一直跟着他祖母。是不是指的你？”

阿拜有些不好意思：

“巴尔拉斯阿肯是到我们家做过客！”说完直望着哈德尔拜。

“孩子，那请你别见怪！我和你父亲是同庚。我们之间无所不谈。我要说的是，你父亲是最不喜欢诗歌的人。可你怎么会爱上诗歌？能告诉我这里的究竟吗？”哈德尔拜笑着说。

哈德尔拜的问话引起一阵阵笑声。阿拜因为肩负着接待任务，不想多说话，这也是对客人的尊重。可斯班的这些客人完全不像外人，倒挺像托布克特本部落的人一样毫无拘束。阿拜心里想回答哈德尔拜的话，答案也是现成的。只是担心在做客的长辈前说多了会显得无礼。他犹豫不定，下意识地咂着嘴摇了摇头。哈德尔拜紧逼着：

“怎么，是想讲些什么吧！讲吧，用不着拘束！”

“那么，哈德克！常言说，‘同庚之子如同庚。’讲得不合适，您要多包涵！我想，除了个别心灵麻木的人以外，大概没有不喜欢诗歌的！我父亲也许有他自己喜爱的诗歌！您可能只记得他不喜欢‘我矫健的、魁梧的大公马，你的勇气使世人感到惊讶’这两句诗，而且批评了几句！”说完微微一笑。

人们都欣羡地望着阿拜。等着答案的哈德尔拜竟哈哈笑起来。

“哎呀呀！这孩子反倒回敬了我！你也听过这段故事，是吧？”他向在座的人环视一遍又接着：“你们听他说的了吧？他是指我为索勒塔拜吟的诗。库尼肯听到那首诗后曾批评我：‘为什么总要吹捧他！’孩子，你的话说到地方了！”他讲完又笑了。

阿拜再没有讲别的。在最近一段时间，阿拜很喜欢在大人的话里寻找破绽。而这次更因为是哈德尔拜逼着讲的，他毫不翻悔。心里倒觉得很畅快。

这座毡房的客人一直谈到深夜，睡得很晚。当客人的铺位都安顿好、客人全部就寝、天窗的顶毡已盖好时，阿拜才向厨房走去。这时夏日短暂的夜晚将要退去，东方已出现鱼肚白。

卡孜巴拉南侧的褐色高地已呈现青灰色。铁则克巨峰在淡青的星空下更显得清晰。仿佛在提醒周围的山峦和睡意太浓的阴暗的峡谷：“天快亮了！”

阿拜、叶尔波勒和额孜谷特快走到厨房时互相勉励着：

“天就要亮了，今天大概没法睡了！”

“今天就不睡了吧！”

“烧柴和水都要早些准备！”

“马奶酒！马奶酒可要及时送来！所有毡房的皮桶都空了！”

“别想睡了！要快些准备！”

他们已着手准备明天的接待工作。

周年大祭当天的活动最多，因此招待工作也最为繁重。阿拜的客人直到中午还没有离开毡房。从早晨开始，茶点、马奶酒就不曾中断。快到中午时，向十顶毡房同时送来肉食。对阿拜这次的接待工作，无论来宾、事主或其他人都很赞赏。

送肉食的服务员们个个骑着大走马，头上缠着一色丝绸方巾。所有鞍轭上都饰有银雕。当他们双手端着盘子，在灶房和客房中间的草地上纵马驰骋时，草原上会呈现一种特殊的气派。对布皆依舅舅家的招待更与众不同，可以说应有尽有。

当各毡房里的客人都吃完午餐时，白沙勒骑着浅灰色马，举着一面布旗，准备插在赛马的终点。他和后面的四五十名骑手围绕毡房群大声呼唤着。这是要客人们做好准备，尽快上马。所有赛马、

摔交及马术表演就要开始。这是祭典中最引人注目的活动，其他文娱项目将在那一面旗帜周围进行。听到白沙勒的呼声后，宾客们都跨上了马鞍。鬃尾梳得光亮的跑马像野山羊般迈着轻捷的碎步跑向起跑线。顷刻间，一切都准备就绪。

阿拜看不出参加活动的总共有多少人。他自己没有骑马，也不打算骑马出去。因为由他负责接待的都是远方的客人，今天仍然要住在这里，因此还要招待他们晚餐。阿拜和额孜谷特正忙着晚餐的准备工作，身边的小伙子们也没有一个离开的，只有叶尔波勒一人想看看竞赛的场面：

“我来给你们当通讯员吧，否则赛场的消息你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说完即跑出去，骑马转了一圈，带来了外面的消息。人们一直不知道参加活动的总人数，叶尔波勒告诉他们：“大约有好几千人！”

当阿拜的客人们跨上马等待出发时，只见白沙勒高举旗帜，呼喊着向铁则克的巨峰飞驰而去。巨峰那边是一片辽阔而平坦的草场。一切活动都将在那里进行。

一看到旗帜移动，所有整装待发的选手和观众呼啦一下子全都策动乘马，跟着出发了。阿拜他们这才看清，洪水般奔腾的人流简直无法计数。这时乌丽渐、艾格孜以及所有招待人员都走出来欣赏这壮观的场面。

这支喧嚣的队伍颇有震撼山岳的气势。后边的人还没有完全离开毡房群，前边的已越过人的视野。这中间的人群简直像密集的蚂蚁，经过很长时间才像翻滚的乌云随风远去。

远方的客人当然不在话下，就说托布克特部落吧，只要是能跨上马背的，几乎没有不参加的。

不一会儿叶尔波勒跑来传达了赛马的盛况：按照白沙勒的统计共有一百五十匹跑马。其中有十匹获得了“快马”的称号。颁发的全是以九为整数的奖品。一等奖是以骆驼打头的九种奖品；二等奖是以银元宝打头的九种奖品。元宝正是乌丽渐昨天送给白达勒的那一个。其余的也都各有九种奖品。

摔交的场面也很壮观。获胜的同样得到了以九为整数的奖品。

阿拜听完后立刻回去做他的工作。

今天中午母亲曾告诉阿拜：如果客人明天吃过午饭才动身，肉食显然不够，因此要及早准备，以便使招待工作善始善终。正由于此，阿拜才没有去观看竞赛和文娱活动。他让额孜谷特和木尔扎汗立刻回到波塔干台地告诉胡达别尔德，要他马上派人选五匹最肥壮的马驹送来，并一再嘱咐，不要认为祭奠活动已经结束而放松那边的的工作，要保证供应明天的马奶酒。阿拜一直在等着家里的消息。虽然其他毡房的大部分客人傍晚要动身返回，阿拜的客人却没有一个要离开的。要把这些情况明确告诉家里。烧柴和水的供应一刻也不能间断，这些都要由阿拜亲自考虑。可以说，阿拜在这次祭奠活动中，除了忙于繁重的接待工作外，没有参加任何文娱活动。整整一昼夜，还不曾坐下来喘口气。傍晚，当客人们由竞技场带着满身尘土口干舌燥地回到毡房时，阿拜的招待人员——热情勤快的小伙子们远远迎上去，把年长的客人扶下马来。

首先端来了祛暑解渴的清凉饮料——米黄色的马奶酒，接下来是茶点。由两三个小伙子抬进各个毡房的高大的铜茶炊正喷着热气。似乎它也理解客人们此刻的情绪，给毡房带来了喜悦。

这十顶毡房今天的招待工作，绝不比昨天逊色。由于其他毡房的客人都已离开，白达勒、白沙勒和苏云德克此刻也都在这里。乌丽渐和阿拜下午特意派人邀请他们，希望他们陪布皆依舅舅家的客人，一同在这里做客。今晚，他们共同享用了阿拜的盛筵，亲眼看到阿拜出色的接待工作。

阿拜今夜又不曾睡。这已经是第三个辛勤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提前准备了午餐。客人们用餐的时间也比较早。午餐快要结束时，乃曼的贵宾——布皆依年迈的舅舅把阿拜叫到跟前，郑重地向他表示了谢忱和祝福。

由于过度劳累，到中午阿拜已疲惫不堪。脸色苍白，双颊深陷，两眼布满血丝，简直像害了一场大病。看到这情况，乌丽渐、额孜谷特和叶尔波勒都不免为他担忧。

其实额孜谷特和叶尔波勒的情况，也不比阿拜强多少。他们三个互相望着，都觉得好笑。

“我们和喀拉恰的跑马一样。白天参加比赛，累得喘不过气来，可接着又吊了一夜，真受不了”叶尔波勒说。

“现在就盼着好好睡一觉！我困得几乎要栽倒了！”阿拜也说他已经疲惫不堪。这时白达勒走来把他们叫到布皆依家里。因为周年大祭还有些扫尾工作：宰杀布皆依留下的乘马，分发这一年内接受的馈赠，解开服丧期间捆着的衣物。

所有近亲和挚友都应当参加这个仪式。

布皆依的舅舅和托布克特部落的所有来宾都开始向布皆依家集中。当白达勒等人快到布皆依家时，守丧的妇女都走出毡房。这时，白达勒从毡房的腰带上拔出志哀旗杆交给白沙勒。白沙勒按着老规矩，把旗杆放到地上用脚踩断了——这标志着周年大祭已经结束，一年的守丧期已满，祭祀的日子已经过去。

按照白达勒的指示，苏云德克领着众人走进毡房，解开了服丧时捆绑的衣物，这和方才的仪式有同样含意。这时布皆依的遗孀和两个女儿坐在毡房右首，背朝众人流着泪唱起挽歌。屋里的所有人也在默默地拭泪。这是为布皆依亡灵唱的最后的挽歌，流的最后一次眼泪。当接着念完最后一遍经文，人们都走出毡房时，死者遗下的两匹马也牵来了。看得出，枣红马和藏青马都养得很肥壮。

两匹马都由布皆依的亲属唏嘘着按倒在地，由白达勒放了血。

方才拔旗的是白沙勒，解开衣物捆的是苏云德克。现在由白达勒给守丧的马放血——示意将由他们三人继承布皆依的事业。他们既是这里的头人，又是布皆依的挚友。由他们分别履行祭奠活动最后的仪式，有特殊的含意。

不尝尝这两匹马的肉是不合适的。阿拜打着瞌睡勉强等到马肉煮熟。

傍晚，在布皆依家吃过肉，准备和长辈们告别时，白沙勒叫去阿拜，嗅着他的额顶：

“孩子！一直到今天，我还不曾和你亲切地谈过话。不过所有耳闻目睹的事，我都没有忘记。那一年在卡尔卡拉尔，布皆依曾被你的诚意感动，为你祝福。他当时讲的话你可能还记着。他为你祝福是因为对你寄托着希望。我当时并不太同意他的做法。以后我多

次听说，你经常为别人的事着想，替别人讲好话。这一次你真像布皆肯的亲人一样，为他的祭日活动效力。我们也更进一步认识了你。但愿你不辜负长者对你寄托的厚望。我相信你能做到。一定能做到，亲爱的！但愿人世间的邪恶不会把你引入歧途！你是有前途的！你选择的道路正确！祝愿你的路越走越宽！”这后面的话是他对阿拜的祝福。

白达勒、苏云德克、库伦恰克也诚恳地表示了他们共同的祝愿。

阿拜没有讲别的，只是随着大人做了祈祷。

“谢谢！谢谢您的祝福！托您的吉言，白沙勒叔叔！”阿拜说完即告别众人，带着叶尔波勒走出去跨上了坐骑。这时乌丽渐已经坐车走开了。

阿拜和叶尔波勒放松缰绳，在颠簸的马背上勉强支持着到达波塔干。乌丽渐比他们先到，她已经指使佣人，在客房为他们两人铺好了厚实的被褥。

阿拜刚进大毡房，向祖母请过安后即转向母亲：

“困得厉害，妈妈，困！就想睡觉！”说着侧身躺下了。

阿拜这是生平第一次艰苦地熬夜。他还从未像今天这样困乏过。一进母亲的毡房，他就变得像个爱撒娇的孩子。乌丽渐让阿拜和叶尔波勒各饮了一碗马奶酒，便亲自带他们到客房睡下，盖好了被子。

头刚挨上枕头，两个年轻人像比赛似的冲进梦乡。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醒来后喝了些马奶酒，又倒下了。一直睡到天黑才醒来。醒来后也还在坐着打盹，于是又提前就寝了。

两位青年是在次日快近中午时分起床的。经过整整一天两夜的睡眠，他们才觉得神志清醒，体力有所恢复。然而阿拜并不知道，经过短短的几天，荣誉和声望已经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三)

在这段时间，布皆依的周年大祭成为整个夏牧场议论的惟一话

题。无论是祭典的举办人和参加祭奠活动的人，还是没有参加祭奠活动只听到别人讲述的人，张口闭口都在谈论这次祭典的盛况。这个消息，不但传遍了托布克特部落，而且传到远远近近的所有部落和家族。阿拜因为忙于接待工作，整天在灶台和客房之间奔忙，不曾注意祭典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真的，布皆依周年大祭的盛况，不但在托布克特部落，就是在周围的所有部落中都是很少有过的。丰盛的客宴、热情的接待、有秩序的悼念活动，都堪称祭礼的典范。

无论老年人，还是中年和青年，凡是目睹这次祭典盛况的人，都不会轻易忘记。人们不但要在夏牧场谈论，到秋牧场、甚至到冬牧场时还要不停地谈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传说中会有意无意地为这次祭典添枝加叶，把它描述得更加完美。在祭奠活动中获胜的摔跤手和快马、被观众称赞的辩才和他们某些诙谐的语言，都将和这次祭典一起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这里有它的必然性，也有人的因素。这取决于这次祭典的举办人。祭奠的目的，不是为死者，而是为生者的需要。他们要借祭奠死者的活动来抬高自己的威信、声望、名誉和地位。因此祭典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举办的。只能由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人举办。有谁见过为穷人举行的盛大祭典。

为名人、权贵和有钱有势的人举行祭典，有助于团结和壮大留在死者身后的集团。正因为如此，举办祭典的人都希望他们的活动被更多的人称道。

通过人们的赞扬和美化，今后托布克特部落将以布皆依的祭典作为计算孩子年龄的基点。不仅当年所生的孩子，就是祭典前后几年生的孩子，也要依据布皆依的周年忌辰去推算。比如说“是祭典前几年，或后几年生的”等。布皆依祭典的影响会这样深远。不仅如此，当年过门的媳妇、去世的老人和夭折的婴儿；当年订的婚，相的亲以及孩子的割礼，都要依据布皆依的祭典去推算。不但对人是这样、对牲畜也是这样。比如今后有一匹马在比赛中获胜，人们会说：布皆依周年忌辰时这匹马还是小驹子呢！刚两岁呢！或者说：还在胎中未产下来呢！等等。

重大的事件和盛大的祭典成为民间纪年的基点是确有其事的。有的经过整整一代人也不会被忘记。历史上著名的阿布赉汗和波朴的祭典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

托布克特部落当前的情况正是这样。在夏牧场的山山岭岭之间，在广袤的草地上到处都在谈论同样的话题——盛大的祭典。那些在祭典中表现出色为人称颂的名字同样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白达勒、白沙勒和苏云德克由于出色地主持了布皆依的祭典受到人们的推崇。然而还有一位年轻人的名字比他们的名字更响亮，这就是阿拜。

议论的人们首先把阿拜当作库南拜的对立面。传说阿拜狠狠指责了他那位冥顽不化、专横跋扈的父亲。

几千名来宾中，唯有阿拜接待的客人受到了最好的、难以忘怀的招待。

人们都说，托布克特部落出现了一位心地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的、智慧超群的青年。他就是阿拜。他受到了所有客人的爱戴和祝福。

许多年长的表达了对泽列和乌丽渐的谢忱。他们认为：“这些全是泽列的主张。她确实是众人的祖母，经常想着众人的需求、温饱与平安。是她亲手抚育了那位孙子。她的寄托和希望没有落空！”赞美乌丽渐的人都说：“是她亲自带着儿子去的，一切都是她替儿子出主意、想办法，而且亲自下手操作。是值得赞美的母亲。”这些消息和赞誉从四面八方传到泽列的阿吾勒时，阿拜和叶尔波勒还在睡乡遨游呢！甚至从阔特巴克、季格铁克和布肯其夏牧场方面来的行人，也是这样说。喀拉台穿过阔克斜部落的牧营地，沿巴卡那斯河返回时，听到的也是这些。从卡孜巴拉河岸布皆依阿吾勒传出来的消息，完全和这一样。就连在巴卡那斯、白阔希哈尔下游放牧、属于其他县的克烈部落，也在这样传说。

回家的第三天，阿拜和叶尔波勒到河边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然后回到祖母和母亲身边。

泽列把孙子叫到身边坐下，给他递过一碗茶，叫了一声“我心爱的小羊羔！”在孙子脊背上拍了两下，嗅了嗅他的额顶。乌丽渐

端着盘子把煮好的羊头和连肉的髀骨放到阿拜前面的餐布上：

“这是你祖母和母亲们为祝贺你已长大成人，特意宰的羊，吃吧！”

阿拜感到诧异：

“妈，这是为什么？”

“亲友们都为你前几天付出的劳动表示谢意。你俩在睡梦中哪能听到这些！人们都在夸奖你！说你已经长大成人。就为这些！”

“天哪，这算什么功劳，我们又不曾推倒一座山！不就是和别人一起接待客人吗？是想宰这只可怜的羊羔找不到借口了吧！好！叶尔波勒，吃吧！”阿拜说完把手伸向盘子。

又过去了两三天。这期间叶尔波勒已回到自己的阿吾勒。今天，正当羔群归圈的时候，他又骑着灰白马来了。因为急于赶路，马浑身是汗。他在一处山冈上找到了阿拜。

看到知心朋友匆匆忙忙走来，阿拜料定有好消息。

叶尔波勒已经很久未能给阿拜带来托葛建的问候，现在也没有告诉他什么。只是顺手摘掉阿拜的帽子，说了一声“曲云屈！”

这在他们之间是心照不宣的。两人相对一笑。

“有门儿，别提有多好！”叶尔波勒带着笑容，一边喘气，一边说：“苏云德克的小儿子阿德勒别克今天去了岳丈家。他是去认亲的。苏云德克和阿斯勒别克都一同走了。我好长时间没有和她说上话。阿德勒别克已经觉察了。他有些讨厌我。别说见托葛建了，就连她嫂嫂也难得一见。可是今天中午，我在阿斯勒别克家喝马奶酒时，她嫂嫂把她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托葛建很想你，经常提起你来。再说到处都在传说你的为人和品德。看来那些夸奖你的人无意中帮了我们的忙。据说她们姑嫂都称赞你，认为这一带年轻人中没有谁能跟你相比。你要豁出去！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去见见她们！我是特意来找你的。别的情况，走在路上说吧！快，叫人把马牵来，我们一同走！”

就这样说定了。阿拜喜出望外，非常兴奋。暮色降临时他们向布肯其的夏牧场——加尼别克出发了。

阿拜的胯下是白鬃黄走马。叶尔波勒骑的是灰白马。他们的裕

祥和帽子都是浅灰色的。和马的毛色极为接近。不仅穿戴，连马的步态都便于潜行。暮色苍茫中从酥油草和野燕麦中穿过，别人是不容易发现的。

如果从山梁上翻过，沿路人家很多，会被人发现的。看到两个年轻人夜间骑马疾行，肯定会引起人们怀疑。因此他们决定穿过铁则克巨峰后边的草地。路程虽然远些，但无关紧要。他们已经放松了马的缰绳。白鬃黄马正在跨着大走步前行。

少顷，一个清新、宁静、柔美的夜随月光走来。淡淡的夜雾笼罩着乳白色的原野及远方朦胧的山峦。草原在沉思。她显得拘谨、消沉、苍凉。阿拜长叹一声，抬起头凝望着夜空里孤零零的、清瘦的半月。

阿拜正在想托葛建，心里感到压抑。仿佛有无法摆脱的伤痛。

生活使他成为男子汉。当他青春的黎明在东方展现时，他看到的最柔美、最绚丽的第一束光正是托葛建。

阿拜这颗明镜般的心所向往的只有她。然而生活的纷争，像一堵铁墙把他们隔开。理想和爱情曾向他们招手，但终于消失了。两个被剥夺了自由的生命，一个戴着镣铐，一个套着枷锁，只有两颗受创伤的心连在一起。他们愤怒地望着身上的锁链，在痛苦中挣扎。

阿拜从卡尔卡拉尔回来后，曾向托葛建捎去口信儿，希望和她见一次面。托葛建无法忍受这种折磨，怨愤地表达了内心的痛苦：

“有什么必要见面？见面要达到什么目的？他自己还不懂吗？！”

阿拜无法为自己辩解。

说实在的，阿拜并没有爱上迪丽达。他只是接受了命运对未来岁月的安排。托葛建也有自己的未婚夫在满别铁依。但托葛建的心却不在满别铁依。她和阿拜相爱后，总想摆脱那边。她已经对那边感到疏远和陌生。

阿拜已经认过亲。仿佛越过了一座高山，再也不回头。这期间，托葛建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变得憔悴了。

两位骑马疾行的青年，在人们快要就寝时才接近加尼别克。他们担心，人们入睡后见面就困难了。

加尼别克是水草丰美的大草场。两侧是陡立的高冈，他们的坐骑快登上西边的山梁时，阿拜听到远处飘来隐隐约约的歌声。叶尔波勒似乎也听到了。登上山梁时，他们勒住马缰停了片刻。这时歌声已听得很清楚。是几个人一起唱的。

好像是看守羊群的妇女们在唱歌。两位行人没有再耽搁，放松缰绳向草滩上密集阿吾勒疾驰而去。这时已可以看到羊圈中云絮般密密麻麻的羊群。篝火已经熄灭。月光下，一顶顶掩着天窗的灰白色毡房闪着冷光。远远望去，简直像荒岛上的一排排野鸭窝。有的十多顶毡房集中在一起；也有的六七顶或四五顶互相接近，组成了大小不等的阿吾勒。

歌声从草地边缘沉睡的阿吾勒上空飘来。两位青年越向前走，歌声越听得清晰，仿佛在一声声召唤他们。一条小溪把草地均匀地分成两半。小溪两边是稀疏的矮树林。阿拜二人正穿过树林向河的下游走去。

叶尔波勒已完全明白，歌声正是从苏云德克的阿吾勒那边来的。叶尔波勒的家就在这个阿吾勒的后边。他们这就要从唱歌的阿吾勒旁边走过。虽然他们拽着缰绳，想放慢速度，但白鬃黄走马仍然踩着先前的步伐。

阿拜二人的坐骑穿过狭窄的林间小路，蹚过水，走出树林。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片空地。这时已看到苏云德克的阿吾勒。他们离歌声更近了，已可以听出是在唱《矫健的雪青马》。

这是阿拜和叶尔波勒从波先那边学来的新歌。想不到这里的人也学会了。声音如此柔美，可惜有些地方唱错了。

走出树林时，叶尔波勒已经把所有的情况弄清楚了。

“太好啦，你瞧多有趣！这些人正在荡秋千！”叶尔波勒停了一下，又接着：“噢依巴啞！好极了！我们就直接去吧！”

阿拜拽住缰绳说：

“等一等！”

阿拜觉得这时候跑到一个过去很少来往的阿吾勒不太合适，会使人感到是特意来玩的。

“即使去，也得先到你家。把马拴好以后咱们走着去！”阿

拜说。

叶尔波勒没有同意。

“他们不会有别的想法。我自有话说。你跟我走吧！”

叶尔波勒说着催马先走了。阿拜虽然犹豫，但因为信任叶尔波勒，也跟着走了。

秋千架设在离苏云德克的阿吾勒较远的草滩上。荡秋千的年轻人好像很多。姑娘们有的戴着海狸皮帽，穿着天鹅绒袷衫；有的穿着绸缎长袄。还有的穿着紧身短袖长衫，显得格外苗条。辫梢上的银币在不停地响动。她们中间也有许多戴着绣花头套的爱说爱笑的少妇。围观的小孩子也不少。但只有不多的几个年轻小伙子。

两个身材修长的姑娘正在牢固、高大的秋千上悠荡。嘴里还在哼着方才的《矫健的雪青马》。两位骑马的行人走出树林，向他们这边慢跑时，并没有人发现。阿拜两人一直走近秋千，才向她们打招呼：

“愿你们玩得愉快！”

“愿你们的游戏丰富多采！”

几个姑娘停住了。有几名少妇向两位客人走来。中间有阿斯勒别克的妻子和苏格尔家的几名儿媳妇。她们认出了叶尔波勒：

“叶尔波勒！是叶尔波勒！”

“你们从哪里来？”刚开始问话，阿斯勒别克的妻子已认出了阿拜。

“阿拜！”她非常热情地向阿拜打招呼。

听到阿拜的名字，悠荡的秋千和歌声都慢慢停住了。

看到远方阿吾勒的贵客，大家都围上来了。荡秋千的是托葛建和苏格尔的姑娘克里木芭拉。她们也走过来了。阿拜早已认出托葛建，因为周围人多，他们只能一般地打个招呼。这里显得最活跃的是克里木芭拉。她比托葛建稍矮，带着两个大耳环；爱说爱笑，声音很清脆。她和阿拜打过招呼后便笑着说：

“好吧，既然碰上我们在游戏，就不要见外！从马上下来和我们荡秋千吧！”

阿斯勒别克的妻子不好意思抢先讲话，这才接过话茬儿：

“那就下来吧！”说完莞尔一笑。

阿拜他们还在马上犹豫。

叶尔波勒首先说明了来意。

有些小伙子非常多疑。他们好忌妒，瞎猜，甚至窥伺。叶尔波勒针对这种人说：

“我们要到巴卡那斯河边的阔克斜去。因为天晚了，想到我们阿吾勒过夜，明天再走。”

“既然在这里过夜，还有什么说的！那就参加我们的游戏吧！”

“下来吧！”

“我们是在做巴斯唐格^①。”

“因为托葛建家里的大人都出门了，姐妹们特地到这里做巴斯唐格。同时也是祝愿出门在外的阿德勒别克平安如意。希望你们能分享快乐！”几位姑娘和少妇都诚心诚意地邀请他们。

“下来吧，拴好马快点过来！”托葛建的嫂嫂补充说。

“那好吧！”叶尔波勒表示同意。

克里木芭拉倚在一位嫂嫂身上，抬高嗓音逗趣地：

“可别让我们的游戏冷场啊，快点来吧！”接着转向众姑娘：“这可是刚从岳丈那边回来的小伙子啊，让他们教教那边的歌儿。快清清你们的嗓子！”她的直爽与活泼赢得人们的赞赏。姑娘们都笑了。表示同意她的意见。

唯独托葛建没有笑。她心事重重，一直沉默着。但两眼直盯着阿拜。阿拜穿着灰色薄袷衫。纽扣开着，可以看见罩在白衬衣上的黑坎肩。头上戴着黑色羔皮帽。帽顶是用深灰色绸子纳的。他的脸正对着月亮，显得瘦削。虽然来得突然，但这装束、这风度对托葛建并不陌生。年轻小伙子和胯下的银鞍与骏马，依然使她感到亲切。

阿拜和叶尔波勒掉转了马头。他们答应立刻回来。阿拜的白鬃马早已失去耐性，一直不停地拽着缰绳，用右腿刨地。这时猛地伸

^① 巴斯唐格：家里的大人们出远门时，邻里的姑娘和少妇们前来组织文娱活动并共同进餐，表示对留在家里的姑娘慰问和关心。

展腰腿跑开了。镶银的鞍辔在月亮下一闪，随即沉入夜色里。只有白鬃马又密又长的尾巴，像一道银辉，越去越远，消失了。托葛建默默地靠在秋千架上。

托葛建情绪上的突然变化，早被她嫂嫂看在眼里。她为了掩人耳目，借口要商议如何招待客人，朝小姑子走来。她搂住托葛建的脖子，悄悄说：

“亲爱的，唱歌吧！不然这些人会注意你的！你要多小心！”

这时克里木芭拉跑过来，要拉着托葛建去荡秋千，并问：

“他就是阿拜吗？我这才看清楚！他们来得正好。让他唱唱他岳父那边的歌儿，咱们好好学学！好吗？”

托葛建没有回答。克里木芭拉露出雪白的牙齿，微笑地望着她：

“你这是怎么啦？害羞吗？他又不是个大人，有什么害羞的？别这样！常言说：‘不怕羞的人才能得到难得的东西’。他到哪里去了？你等着瞧，我马上会让他唱的！”说完跳上秋千，望着托葛建唱起《矫健的雪青马》。

托葛建没有随着唱。克里木芭拉粉红的脸蛋、灰蓝色的大眼睛、娇憨的笑声，仿佛从来不懂得羞怯。她甩着响动的发辫，惬意地笑了一阵，自己一个人唱起来了。

阿拜二人离开不久便转回来了。

叶尔波勒立刻成了游戏的带头人。他和克里木芭拉的嫂嫂卡帕，以及托葛建的嫂嫂都认为，按规矩应当让客人荡秋千。说着把阿拜扶上秋千。

姑娘和少妇摇动秋千时，小伙子要用歌声表示谢意。因此阿拜一边荡秋千，一边唱起来。阿拜对面的是克里木芭拉。她要和阿拜合唱方才的《矫健的雪青马》。但她的调子不对。不但副歌唱错了，中间也走调儿了。

周围的姑娘和少妇们喊开了：

“阿拜唱的调子特别好听！”

“克里木芭拉唱错了！”

“我的小淘气，你的调子错了！”

“你就跟着阿拜唱吧！”话里显然带着指责的语气。

克里木芭拉停住了。她满不在乎地笑着说：

“那好！你们谁来唱吧！托葛建，对！托葛建，你来唱！”说完跳下秋千，硬把托葛建扶到自己的位置上。她自己已站到秋千架的一侧，把阿拜和托葛建一次次推向高空。周围的姑娘也觉得这样更好。

阿拜和托葛建在来回荡悠的秋千上唱起来。开始几句，托葛建只注意听阿拜怎么唱，但很快便随着唱起来。她和克里木芭拉不同，对以前唱错的地方，能随着改正过来。叶尔波勒和周围的人都

都说：

“好，这才唱对了！”

“托葛建学得真快！”

“这才合拍了！唱吧！好好唱！”大家都在称赞。

英俊的小伙子和美丽的姑娘——多么般配的一对！他们的声音是那么和谐。当托葛建朝向月亮时，阿拜从她的脸上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朦胧的光泽。仿佛在揭示她深藏在内心的秘密与真挚的情谊；在传递她忠贞不渝的爱情和深沉的思念。这秋千上的合唱，似乎比互相偎依、互相拥抱更有力、更亲切地交流着他们的感情。他们把自己的情思、自己的心灵全部融进这宛转悠扬令人回肠荡气的旋律中。不，这不是唱歌，这是互相倾慕的一对恋人在倾诉久别重逢的喜悦。是在向周围的人，向全世界，向夜空的繁星和月亮宣告：“看看我们吧！我们有什么可指责的！”

托葛建已在纯洁的爱的冲动中陶醉，她在不停地唱着。阿拜从她俏丽的脸上看到了孩子般的欢乐。她带着幸福的满足和喜悦，望着阿拜含情地一笑，仿佛对阿拜的追寻与来临表示感激。她那新月般又细又长的眼眉向上一翘，对阿拜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情谊。

一开始阿拜用他的神态——无声的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思念和问候。而此刻却用改编的歌词诉说着他的苦衷：我怀念中的久别的情人，不要再怨恨你磨难中的知心朋友！他寻找你，是为了把他的心灵，把他幸福的祝愿，把他的整个世界奉献给你。如果再遭到非难，遭到拒绝，这能算公正和宽容吗？这不是在惩罚他，让他绝望

吗？难道他真的不该得到宽恕吗？

托葛建随着阿拜唱了前面的两句便停下了。歌词是这一带从来不曾听过的。只有托葛建一人能理解这歌词的含意。她低垂着闪光的黑眼珠，静静地听着。

阿拜用抒情的《白桦树》曲调唱完后，缓缓地停住了。他把心灵的秘密和火热的感情全部倾注在自己的歌词里。他是真正的阿肯，也是忠贞不渝的情侣。在叶尔波勒眼里，这时的阿拜已经不是平日所见的那位朋友。他变得异常高大，正在展翅高飞。

唱完歌以后，阿拜跳下秋千走到一旁站住了。这时阿斯勒别克的妻子走过来夸奖他像一名歌手。阿拜礼节性地微微一笑，再没有做任何表示。

荡秋千与合唱又延续了一阵儿。叶尔波勒便提出了新的节目。先是“掷骨头”，接着是“狼和羊”。所有年轻人都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这些游戏。

在“狼和羊”的游戏中，叶尔波勒扮演了狼的角色。游戏一开始，他就要叼着羊跑。阿拜当时正和几个姑娘说着话，他开玩笑说：

“我就扮演羊吧！”

叶尔波勒早已打好主意。他像一只刁钻的狼，先把姑娘和少妇们扮演的两三只羊叼跑，放到野滩里，接着又“叼”走了阿拜。他一边跑一边对阿拜说：

“你藏到那棵大树下面看着我！等一会儿我把托葛建给你‘叼’来！”说完即折回去了。

阿拜藏在树丛中等着托葛建被“叼来”。未等多久，果然被叶尔波勒“叼住了”。但这次的“羊”叼得不太容易。克里木芭拉在“羊群”中又喊又跳，左右阻拦。叶尔波勒把托葛建“叼”到另一个方向，安顿在大树下。交待清楚后又跑走了。

阿拜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找到托葛建的。他们在月色斑驳的一小块林间空地上碰到一起了。两人相对跑来时，托葛建流着泪一头扎进阿拜怀里。由于惊怕，肩头在不停地抖动。她的一双泪眼久久贴着阿拜的胸脯。

“托葛建，别哭！”阿拜搂住托葛建，不停地亲着她的长发。这时托葛建抬起头：

“让我好好看看你！你叫我好想啊！”

正在这时听到有人喊：

“托葛建，你在哪里？我不能拿你喂狼啊！快来啊！”是克里木芭拉一边喊，一边笑着跑来。阿拜紧紧搂住托葛建，把嘴唇用力贴在她滚烫的脸上。当他清晰地听到克里木芭拉的脚步声时，扶正了托葛建的皮帽并嘱咐她：

“明天等着我！让我们想个办法！我会来的！”

月光透过茂密的枝叶缝隙用银币般大小的光环照亮托葛建的右眼。一颗泪珠正在她睫毛上滚动。当克里木芭拉跑到跟前时，他们非常镇静地站在那里。克里木芭拉扭着身子，把头顶上的皮帽往右边一拉，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着：

“噢噢，原来你们在这里！我只怕羊羔被狼吃掉了，想不到大羊自己也想尝一口。这是怎么回事？”她哈哈大笑着把脸贴在托葛建的肩膀上。

这是天真无邪的少女的笑声。然而像克里木芭拉这样心直口快的姑娘，很可能在众人面前重复方才讲过的话。想到这里阿拜：

“请不要误会，克里木芭拉！我们是不幸被狼‘叼来的’，这怪得着我们吗？我们有什么办法！由于我们是同时遇难的，所以碰到一起了！”

克里木芭拉依旧笑着：

“这很难说，阿拜！谁也不会相信你没有沾边！”她已说出自己的看法。

这句话比方才的更难听。托葛建生气了：

“住嘴，克里木芭拉！你在胡说什么！开玩笑也要选个地方嘛！”她想用自己的愤慨制止对方。

克里木芭拉猛然转过身，悻悻地望着托葛建。

阿拜觉得这时不宜用生硬的办法，他委婉地：

“克里木芭拉，你知道‘人言可畏’。不适当的玩笑会被人用来玷污你的朋友。所以她受不了！在人前讲话，多加注意不更好吗？”

克里木芭拉明白了阿拜的意思，她腼腆地笑了，笑得像未脱尽稚气的孩子那样天真，仿佛在示意：“是我惹恼了托葛建。”她抱住托葛建：

“好啦，别生气！我再也不说了！”

三个人同时返回去了。虽然这里的游戏还在继续，阿拜和叶尔波勒却借口明天要早些上路，当即向阿吾勒主人表达了谢意。也没有等吃饭，便骑马离开了。

第二天，他们真的到巴卡那斯去了。在喀拉台家吃过午饭后，整整待了一个下午。直到夜深人静才返回加尼别克。

他们轻轻地踏上夜幕笼罩的阿吾勒，一直走到边上的叶尔波勒家。连看家的狗也没有发觉身穿淡色服装的这两位青年。

这个阿吾勒已经沉睡。阿拜和叶尔波勒踮着脚悄悄地走到阿斯勒别克家门口。这时毡房里的人还不曾入睡。阿拜二人躲在毡帘里边，正想推门进去。忽然听到辮梢上银币的响声。可以肯定，毡房里面的不是老人。这里佩带银币的只有俩人，一是托葛建，另一个是她嫂嫂。

真是天随人愿。毡房里传出声音：

“轻一些！”接着把门拉开了。

屋里一片漆黑。两个年轻人走进毡房时，又是方才的声音：

“阿拜……”

阿拜把手伸过去了。说话的人戴着盖巾，是托葛建的嫂嫂。她握住阿拜的手，一直把阿拜拉到里边，扭过头对叶尔波勒说：

“你先走吧！他自己会回去的！”

这样做是对的。叶尔波勒转过身悄悄走出去了。

阿拜的右手刚挨到轻柔的丝绸幔帐，托葛建火热的手指已碰到他脸上。两人同时伸开双臂，紧紧搂住对方。这时拥抱与亲吻完全取代了语言。两股颤抖的喘息声已融为一体，滚烫的嘴唇仿佛粘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黎明的曙色悄然升上夏日宁静的山冈。阿拜和叶尔波勒已离开加尼别克。当他们翻过对面的高冈时，月亮已西沉，晨星也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从野燕麦丛中惊飞的麻雀，在晴空里唱着杂乱无章

的歌。

阿拜心里充满激情和诗意。他把帽子的一边卷上去，放松了缰绳，让黄走马踩着匀称的步子向波塔干疾行。自己小声唱起来了。

当他们已远远走出阿吾勒时，阿拜放开歌喉唱了一首抒情意味极浓的歌曲。他把自己此刻的欢悦与忧伤，以及心头滚动的思潮——所有这些赤裸裸的感情，全部倾注在这首歌里。不是平日所唱的那些歌词……是哪里来的？是何时唱过的？该怎样多情的生命才能爱得这般炽热？这些都不得而知。他一刻不停地唱着。脱口而出的绝妙的歌词和着悠扬的旋律像泉水般不断地喷涌。

两位行人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的哪一条路，直到看见波塔干台地那些毡房的圆顶时，阿拜才停下来望了叶尔波勒一眼。

叶尔波勒理解阿拜的心情。他一直在认真地听阿拜唱歌，嘴角上挂着会心的微笑。阿拜拽住缰绳，在马上拥抱着叶尔波勒：

“叶尔波勒，不要责怪我！什么是幸福？什么叫欢乐？直到昨夜前，我还不曾亲身体验过，该怎么说呢？你都看到了！这就是我的处境，我的一切！”

没过多久阿拜又到加尼别克去了。但欢乐的时刻仿佛已经过去……阿斯勒别克和阿德勒别克都回来了。

阿德勒别克似乎听到了什么。他非常气愤。对嫂嫂以及牧人和邻居的态度也变了。另外在阿吾勒周围安排了许多放哨的，还气势汹汹地对人说：

“他要是再走进加尼别克阿吾勒，就别想活着回去！”

乌云遮住了月亮，行路更困难了。

原来就争吵不休的家族间，又产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这只会增加敌对情绪。今后只有无休止的叹息，再不会有其他办法。

人们已离开夏牧场。阿吾勒之间的距离又拉长了。

阿拜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这样颓丧。他觉得周围是那么空虚。仿佛所有的花草都已凋谢，所有的灯火都已熄灭。他已经消瘦了。

父母又决定让他再到岳丈家去。阿拜不敢违抗父母的旨意，然而心里冷冰冰的，丝毫没有幸福的向往。他像一名被流放的犯人，

向卡尔卡拉尔走去。

阿拜在岳丈家住了一个半月后和迪丽达一同回来了。

已经是向冬牧场转移的时刻。阿拜一方面被自己的感情纠葛所困扰，另一方面在岳丈家住的时间较长。因而对部落内部的情况已显得陌生了。

今年秋天库南拜又选定了新的攻击目标。这次已轮到库伦恰克阿吾勒。库南拜老早就咬牙切齿地对人讲：“他就是祸根”，“他搬出去投靠了敌人”。

当秋末人们向冬牧场转移时，库伦恰克挨近库南拜的牧营地住下了。然而这次是一个阿吾勒来的。他们已离开去年投靠的那个集团。

阿拜回来时，库南拜已把库伦恰克的两个儿子——沙德尔拜和纳旦拜流放到七河流域。另一个儿子蒙斯孜拜作为人质软禁在加合甫的阿吾勒旁边。并且没收了他们所有的牲畜。这里现在只有库伦恰克和玛纳斯一家。这些都是在一天之之内干完的，几乎不允许对方有喘息的时间。也没向哪一位可以替他们说话的人透露消息。库南拜给他们定的罪名是“殴打我的孩子，并污辱我弟弟”。此刻库南拜好像任何事情也不曾发生似的，照常召集各部落和家族的头人。指定宰杀黄头白羊和白额青马，接二连三地宴请客人。

阿拜回来以后没有看到公开的争执。然而家族之间、阿吾勒之间的不满和敌对情绪，却是非常明显的。

七、在险峰

(一)

阿拜结婚已经好几年了；迪丽达过门的第二年春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阿克勒拜出生了。两年后又有了个姑娘，取名叫谷丽芭旦。她也满一周岁了。现在阿拜快要做第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怀孕期间，迪丽达有好几个月完全像病人一样。经常头晕，吃不下饭，脸色苍白、瘦削，只能躺在床上静养。

虽然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但阿拜还没有适应这种变化。这要怪祖母和母亲了！阿克勒拜已由乌丽渐抚养，成了她的孩子^①。他现在已经会说话了，但并不认为阿拜是自己的父亲。只把他当作家里常来的一位客人。阿拜也不大亲近这个孩子。也许因为这个孩子过早地来到人世，是命运强加给青年阿拜的。

阿拜做父亲时刚十七岁。对他来说，结婚确是违心的。可是心还不曾定下来，又当了父亲。这简直太苛刻了。仿佛在有意取笑他。

阿克勒拜刚生下时，喀丽卡等几位婶婶都围着阿拜笑着说：

“你也有孩子了！”

“瞧，这不，你也当爸爸了！”

“恭喜你！”

阿拜又害羞，又难为情。不知该说什么。只好骑上马出门去。过了三四天才回来……

小谷丽芭旦也没有博得阿拜的欢心。她也整天在奶奶那边，由

^① 按哈萨克传统的风俗，青年人成家后可以把第一个孩子送给自己的父母。这种作法称为“还子”，即由祖父母收养第一个孙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由祖孙变为父子。孩子则把生身父母称作兄嫂。

她们照管。

小淘气谷丽芭旦长得很像迪丽达。白净的脸略显棕色。只有晚上才被抱回来。她仿佛要强制阿拜尝尝做父亲的滋味，整夜不停地哭。仅这点已经使年轻的父亲感到厌烦了。

阿拜说她“像蝎子一样把人从睡梦中蜇醒”，所以叫她“黄蝎子”。

“黄蝎子”此刻正在哭。天已经黑了，可迪丽达还没有掌灯。她放下幔帐，在床前铺好被褥侧身躺着。

外面是暴风雪。阿拜带着好多人进来了。他们身上都挂着一层雪……进来时一个跟在一个后边，给屋里带进来一股股寒气。

随着外边涌进来的冷气和众人的说话声，迪丽达抬起头来……

阿拜一边掸皮袄和帽子上的雪一边说：

“迪丽达，你点上灯啊！别让小家伙哭了。要不然送到那边屋里去！”

迪丽达卷起幔帐，点上灯，给客人们铺好坐褥。随即抱起孩子。

这时进来一名女佣人。她和迪丽达嘀咕了几句便着手给客人准备夜餐。

今天来的这些年轻人，都是阿拜的朋友。他们是叶尔波勒、吉连切、阿斯勒别克和巴扎尔阿勒。

年龄最大的要数巴扎尔阿勒。他坐到上首，解开外衣纽扣，焦虑地说：

“我的天！这天气是怎么搞的！暴风雪，一连几天暴风雪！百姓可要遭饥荒了！”说完，若有所思地捋着又黑又长的胡子。

巴扎尔阿勒刚刚三十岁，虽然个头儿高大，但举止潇洒，长相也好。他把白羔皮袄披在身上，不停地叹息。

迪丽达把灯端过来后，客人们围着圆桌坐下了。

这两年阿拜的个头儿也长了。宽肩膀，大骨架，比一般中等个子还要高。显得丰满和壮实。脸型稍圆，头部和躯干匀称而协调，充满活力。

阿拜的鼻梁长得很端正。额头高而宽大，接近鬓角处略向外突

出。虽然被冬天的风雪吹得发黑，但额头和五官的轮廓都非常清晰。眼睛黑白分明，且炯炯有神。眼圈微微有些鼓，也显得长，但很秀美。浓密而细长的眼眉和一对智慧的眼睛，使阿拜显得格外出众。

正在顶出来的棕色嫩髭还较短，但已经看得清楚。虽然算不上美男子，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非常匀称。使人感到亲切可爱。

这些特意聚会在一起的年轻人本来应当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但方才巴扎尔阿勒的忧虑，使在座的所有人陷入沉思中。

今天聚会的青年中，除巴扎尔阿勒以外，其他几位这几天都在一起。只有巴扎尔阿勒昨天才从人口较集中的冬牧场来。阿拜一心想了解那边的情况。他问：

“怎么，灾情很严重吗？是一部分地区，还是很普遍？”

阿斯勒别克、吉连切和叶尔波勒都望着巴扎尔阿勒，等他回答。

“暴风雪一般都不是小范围的！这次也同样。我说的百姓当然是指绝大多数牧民……是广大群众被困……暴风雪已经连续刮了三天。大家都盼着冬天早些过去……可现在已经二月底三月初了。暴风雪却像寒冬腊月那么肆虐。还有什么盼头？”巴扎尔阿勒忧心忡忡地说。

“羊群是很难保住的；大畜的情况不知会怎么样？是不是青格斯山区的大畜还有些指望？”吉连切想，能保住大畜也好。

“托布克特部落的牲畜主要是羊和马。如果是牛就更糟了，那牲口还没羊耐寒……骆驼的抗寒能力也差。总之这些牲畜，不论哪一种都很难保住！”巴扎尔阿勒说。

整个一个晚上，甚至在吃茶点时，几个年轻人谈论的惟一话题就是当前的风雪灾害。不仅牲畜如此。大部分群众，尤其是贫苦牧民中已经有断炊现象。巴扎尔阿勒亲眼看到，有些贫寒人家已跑到青格斯山区冬肉储备较多的富裕户去乞求救济。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吉迭拜。到阿拜母亲这里来的也不少。有些老头儿、老太太讨到一些肉、小麦或糜子，已觉得很满足。

“有谁能躲过这场暴风雪？谁又有能力抵御这场灾害？”在座的

都在叹息。

“可能有那么几个阿吾勒！”巴扎尔阿勒接过话茬，“额尔格孜拜、阔特巴克、季格铁克和布肯其家族中占有好冬窝子和草牧场的阿吾勒，目前还没有感到困难。”

“尤其是额尔格孜拜家族的牲畜都很安全。他们的冬牧场都在山沟里。秋天储备的干草还没有吃完。”叶尔波勒补充了他自己看到的一些情况。

阿拜一直在沉思，这时接着他们的话：

“仅仅额尔格孜拜家族的平安顶什么用！能解救几个人？”

巴扎尔阿勒很称赞阿拜的态度，他说：

“总之，谁有权有势，谁的光景就好！库尼肯讨回来的牧场，看来会保住额尔格孜拜家族的牲畜！”

阿拜蹙着眉，猛地转过脸看着巴扎尔阿勒：

“天哪，靠掠夺别人发家致富还像话吗！额尔格孜拜夺走的仅仅是草牧场吗？你不看弱者流的血和泪吗！”

阿斯勒别克和吉连切非常欣赏阿拜这种明辨是非的态度。他们都亲切地笑了。

“太好了，阿拜渐！你说出了大家藏在心里不敢说出来的话。”一直愁眉不展的巴扎尔阿勒也舒心地笑了。

这些年轻人都是阿拜的挚友。他们之间无话不谈。尤其是叶尔波勒五六年来经常和阿拜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由于叶尔波勒的关系，吉连切、阿斯勒别克和阿拜的来往也多了。无论夏季或冬天他们常在一起交谈。而库南拜却不喜欢阿拜和他们交往。曾多次背着阿拜不满地说：

“他周围全是那些敌人的崽子。这也算找到了朋友！”

阿拜自从认识到父亲的为人以后，偏喜欢和那些曾被父亲欺侮的人谈心。阿拜要从他们那里了解父亲的情况、群众的疾苦，加深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吉连切、叶尔波勒和阿斯勒别克虽然比阿拜年长几岁，却完全像同龄至交一样亲密无间。他们经常把自己从周围的群众、尤其是从鳏寡老人那里听到怨愤、忧虑，毫不隐瞒地告诉阿拜。

不过在以往的谈话中，巴扎尔阿勒还不曾像今天这样敞开自己的思想。他一直认为这一带群众目前所受的苦难，和库南拜有直接关系。这是他根据沿途所见到的实际情况所做的结论。凡是受到库南拜青睐的有势力的阿吾勒，全都把牲畜赶到额尔格孜拜的冬牧场，在那里躲避风雪。而受到库南拜歧视的小家族和广大贫苦牧民不知道牲畜该赶到哪里去，人该逃到何处！他们正在暴风雪中艰难地挣扎，像急流中的冰块，任由河水冲撞。

巴扎尔阿勒虽然有不满和愤懑情绪，但过去从未向别人透露过。

听了阿拜的话，他才打消了顾虑，讲出了自己的看法：

“群众太可怜了。虽然他们也算人，但没有人的地位。两个部落打起来了，由他们冲锋陷阵，到分配战利品时，他们一概被忘记。现在眼睁睁地要被暴风雪吞没。我们称作‘善人’、‘头人’的那些达官显贵，有哪一位发过善心？到明天你们都会看到，有哪一位会同情群众？有哪一位会为受灾的群众排忧解难？”

阿拜对巴扎尔阿勒为群众的事如此焦虑感到惊讶。虽然巴扎尔阿勒大部分时间单独活动，但可以看出，他经常想着人民群众的苦难。因此才能讲得如此具体。他个头儿高大，颇像一位巴吐尔；又是歌手，还能说会道。但某些大人物却认为他不守本分，是非太多，跟谁都合不来。而且嘴不饶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阿拜看到眼前的这位巴扎尔阿勒和他们所说的那一位完全不同。

巴扎尔阿勒对这些为群众的事操心的年轻人说：

“是男子汉，是有胆识的，就要为这些受灾的人想办法。要设法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平时不照顾这些人，情有可原；可是在目前，当人畜都面临绝境时一定要周济他们……给他们拨出一些草牧场和冬窝子，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看看目前粮草饲料富裕的库尼肯、白沙勒、白达勒和苏云德克，以及整个额尔格孜拜家族能给群众些什么？假如有一天，所有的穷人都提着空笼头逃荒，绝不会叫他们安宁的。被迫逃荒的群众不把这些人的洗劫一空是不会走的。留下这些人过太平日子，让群众像野兔子一般在外地流浪，这哪能算部落！总之，群众是不会轻易离开家园的，要离开

也不会老老实实地离开。”

这些话引起在座所有人的思虑。但阿斯勒别克认为巴扎尔阿勒的话不完全正确：

“对于住毡房的哈萨克人来说，暴风雪是祖祖辈辈不曾摆脱的灾难。难道这能怪罪今天的人吗？你把责任全推到一方面……未免片面！”

巴扎尔阿勒不打算和他争辩，但不想放弃自己的观点。他心里想：“你父亲苏云德克不就这样，遇事总是躲躲闪闪！”他瞪眼望着阿斯勒别克遗憾地点了点头。

年轻人的谈话临近结尾时，突然有三个人从外边进来。他们浑身是雪，胡须上挂着一层霜。前面进来的大个儿戴着羔皮帽，穿着旧的光板皮大衣，睫毛上尽是细碎的冰凌。

进来的人是布肯其家族的代尔肯拜和他的两个邻居。阿拜认出了代尔肯拜。请他脱掉外衣。可代尔肯拜行色匆匆没有脱。

当年布皆依在托克伴别特挨打时，正是这位代尔肯拜在火枪上装好子弹要打死库南拜。整个托布克特家族，尤其是库南拜周围的人都听说过他当年的事。

从那次事件后，所有额尔格孜拜家族的成员都把代尔肯拜当作眼中钉，处处排挤和刁难他。阿拜问他有什么事，他立即回答说：

“亲爱的阿拜！听说你很同情穷人，所以我才来找你。如果是塔克渐我绝不会来找的……我是实在过不下去才来的。我和这两位邻居总共有二三十头牲畜。就是这二三十头牲畜和我们自己，因为没有地方躲，被风雪赶来了。我们的冬牧场上一棵草都没剩下。羊瘦得像干树枝一样。这不，来木沙库勒的路上已经死了五只羊！”

“喂，为什么不到青格斯山坳里去，那里再不好，总可以挡挡风嘛！”阿斯勒别克问。

“噢依巴喏！风是从青格斯那边刮来的。已经瘦弱不堪的牲畜能顶着风走吗？再说青格斯在哪里？我们又在哪里？这木沙库勒和吉迭拜既背风，离我们又近。只要这里的主人发发慈悲，这木沙库勒、吉迭拜和巴拉克的冬窝子中还可以安排很多群羊！我就是铲掉地面上的雪，让羊啃些干草，也不能眼看着牲畜饿死啊！羊能在笈

笈墩里避避风总是好些，我们正是盼着这些才来的。”

阿拜非常理解代尔肯拜的难处：

“你们来得好！尽管在这里放牧吧！……还有什么要说的？”

“你说得对！黄昏时我们好容易到达木沙库勒。可迎面遇到塔克渐，又把我们赶回去了。他身边还有那个居玛古勒坏蛋。他向我们挥着皮鞭，要我们离开。我能眼睁睁地看着剩下的几头牲畜死光吗？我想，即使牲畜冻死也该让你看看。让你知道老百姓眼下受的罪。”

阿拜没有让代尔肯拜再说下去。他立即做出决定，对叶尔波勒说：

“叶尔波勒，多穿些衣服，赶快骑上马！代尔肯拜，你们跟着他去。从这里带些粮食！”他转向身边的妻子：“迪丽达，起来！快准备些冻肉和粮食，不要让这些人饿着！”

迪丽达立刻起身出去了。

阿拜又转向叶尔波勒：“你去转告塔克渐，请他不要赶他们……不会吃完他的牧草。给他们这几头牲畜拨些放牧的地方。另外请他管束居玛古勒！”

叶尔波勒立刻穿上外衣领着代尔肯拜走出去了。

塔克渐的冬窝子正在木沙库勒。他结婚比阿拜要早。结婚那年即分到部分财产，自立门户。如今塔克渐变得特别贪婪，而且又好忌妒。他的草牧场，不允许别人踏进一步。群众普遍议论：“只要没人看见，哪怕是他母亲阿吾勒的牲畜跑进去，他也会赶出来。”邻居和牧人对他的这种做法都感到惊讶。这些情况，阿拜今年都听到了。他也非常气愤。兄弟二人见面时，只冷冷淡淡地互相打个招呼。

叶尔波勒是连夜冒着风雪去的。没过多久，他就带着风雪和愤慨返回来了。又短又黑的胡须沾满了霜雪，变成银白色了。高大的鼻梁冻得通红。一对棕色眼睛已隐藏不住内心的鄙夷与愤恨。他还来不及解开拴紧的帽耳，便单腿跪坐着，一边搓胡须上的霜雪，一边说：

“与其求塔克渐还不如求真主！塔克渐说不让任何人的牲畜进

到木沙库勒、吉迭拜和巴拉克草场。他当着我的面指使居玛古勒：“把代尔肯拜狠狠揍一顿赶出去！”居玛古勒这个坏蛋像得到圣旨一样，纵马跟在我后边跑来，用棍棒追赶着打代尔肯拜的羊只！”

“代尔肯拜呢？现在到哪里去了？”

“这暴风雪的深夜里还能到哪里去！”

“与其逃出去冻死，真不如死在居玛古勒手里！”在座的年轻人无一不表示愤慨。

叶尔波勒又述说了他看到的一些情况：

“真没见过居玛古勒这种心狠手辣的东西。简直是个天生的狗腿子。我求他‘再不成你也该等到天亮啊！’他竟直冲着我，嘴里不干不净地讲了许多难听的话！”

叶尔波勒并没有把听到、看到的全都讲出来。关于阿拜，塔克渐也说了些很难听的话，而居玛古勒竟要动手打叶尔波勒呢！

当时代尔肯拜被激怒了。他大吼着对居玛古勒：

“你给我立即住手，不然我们两个人中要有一个倒在血泊里！”这才把他镇住。

如果把这些情况都告诉阿拜，人们会认为是在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叶尔波勒不喜欢惹是生非，只喜欢息事宁人。他当然不愿意阿拜介入这种不愉快的事。当事后阿拜知道了这一切，责怪他“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时，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叶尔波勒认为他这是在爱护阿拜这样一位知己好友。

然而此时此刻要在阿拜面前掩饰心里的愤慨是不可能的。不过阿拜深知好友的秉性，没有难为他。只是意识到他还有许多令人愤怒的话没有讲出来。

阿拜心里非常恼火。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叶尔波勒，思索了片刻。少顷，猛地站起来。

巴扎尔阿勒和阿斯勒别克都愣了。他们不知道阿拜要做什么。

阿拜咬着牙，气得声音发抖：

“起来，叶尔波勒，跟我走！”说着就拿过衣服。他穿上紧身驼毛上衣，系好了腰带。接着拿上皮鞭，用力拉开门，冲了出去。叶尔波勒紧跟在他后边。

阿拜拿皮鞭时，屋里的人们已经知道他要骑马出去。

有两匹备鞍的青马正拴在靠墙背风的地方。阿拜解开近处的一匹，对叶尔波勒：

“你也上马！”说着自己先跳上马背。刚走出去即在青马臀部狠狠抽了两鞭。迎着暴风雪飞驰而去。

居玛古勒正在不停地抽打和驱赶代尔肯拜等人的五六十只羊。这些羊已经多日不曾啃草，饿得腿都抬不起来，蜷缩在一起直发抖。这更引得居玛古勒冒火。这些瘦羊和它的主人已被他骂遍。跟在他后边徒步追赶的代尔肯拜几人，根本不在他眼里。他们的哀叫声他似乎根本没有听见。

又冻又饿的四五只羊羔，终于被追赶得倒在雪地里，站不起来了。代尔肯拜实在忍不住了，他愤怒地向居玛古勒冲去。可居玛古勒又奸又猾，加上座下一匹好马，哪能让代尔肯拜靠近。他从羊群的这头跑到那头，有好几只怀胎母羊被他的乘马踢翻。可怜这些无辜的牲畜！假如它们也懂得祈求，当它们在漆黑的夜里被围困在风雪中时，它们可能只祈求早些死去。

居玛古勒一直在不干不净地骂。自从买巴沙尔失去部落总管的乌纱帽以后，他的听差职务也被解除了。他像被骗割了的公马，简直提不起精神。

能人居玛拜曾讥讽他说：

“如今居玛古勒宰黄头白羊向真主祈求，也找不到个耍威风的地方了，所以才这样灰溜溜的！”

然而两年前居玛古勒又找到了一个不坏的位置。是塔克渐收留了他。虽然塔克渐无职无权，但每到秋冬两季，要护卫自己的草牧场。在对待周围那些牲畜不多、牧草场紧缺而又老实的贫苦牧民方面，居玛古勒和塔克渐的淫威并不逊于听差和部落总管。殴打牧工，驱赶邻居的牲畜和抢夺牧人的乘马是常有的事。专横跋扈，欺侮牧民已成了他们的习惯。

对于喜欢寻衅做恶的居玛古勒来说，代尔肯拜真不啻是严峻的真主特意给他们送上门来的。是谁在烦扰他们？正是塔克渐、居玛古勒所深恶痛绝的代尔肯拜。……

打发居玛古勒去守护草场时，塔克渐咬牙切齿地：

“代尔肯拜总算落到我手里了！这个该死的冤家！”

一想起这两句话，居玛古勒会更凶狠地驱赶面前的这些瘦羊。直到把它们打翻在雪地上。

正当他作恶时，有两个乘青马的骑手穿过暴风雪走来。他们仿佛有意在风雪中隐蔽自己的坐骑。居玛古勒感到骂代尔肯拜和他的那些瘦弱羊只还不解恨，竟从代尔肯拜的远祖布肯其骂起，一直骂到他的后代子孙。两位骑手快到他跟前时，他还狠狠地打翻了一只冻僵的瘦羊。

前来的两位骑手，不声不响地迅急跑来和居玛古勒打了个照面。他们既没有打招呼，也没有呵斥。前面的一位快速插到羊群和居玛古勒中间，一把揪住了居玛古勒的缰绳。居玛古勒怒气冲冲地用脚跟磕着马的肚皮举起了鞭子。这时阿拜怒斥道：

“睁开眼睛看看，恶棍！”

居玛古勒认出了阿拜。然而他的这位熟人，此刻显得比敌人还凶。他还没来得及问个究竟，阿拜已挥动右手，用皮鞭在他头上连着抽了几下。居玛古勒用脚跟磕着马腹想逃脱，无奈阿拜把他的撇绳缠在左手上，弄得他无法脱身。两个人都没有吭声。阿拜又接着噼噼啪啪一连抽了几鞭，那狠劲儿不亚于棍棒打在身上。居玛古勒想，与其这样挨打还不如拼个死活。他正要动手还击，叶尔波勒驱动坐骑冲上来，紧紧搂住了他。这时代尔肯拜在一旁喃喃自语着：

“啊，愿真主保佑！是啊！总还是有好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狼一样凶狠。啊，真主，让他朝我来吧！”他说着跑上去，揪住居玛古勒的衣领，一下子把他从马鞍拽到雪地上。这时阿拜大声命令道：

“把羊赶进去！”

几个牧民立刻把羊驱赶到草场里边。

近处有一垛干草。阿拜让牧人们把牲畜赶到干草垛那里。饿极的群羊看到干草后，一个跟一个跑上去。代尔肯拜因为他的羊已经啃食了库南拜的草场，不敢再触动储备的冬草，于是向自己人喊道：

“赶回来！赶回来！别碰草垛啦！”

这时只听阿拜大声喊道：

“用不着赶回来！让羊吃去！……就去吃那垛干草。用不着担心！”

这时羊群陆续到达干草垛旁。把草垛团团围住，不停地啃食着。

“天亮以前不要让羊群离开这个草垛！只要暴风雪不停，就不要把羊群赶走！这片草场和这些干草，不仅仅属于塔克渐，也同样属于我！”

阿拜把这里的事安排好以后又朝着代尔肯拜：

“让你的两个伙伴跟着这些羊，不要离开。你自己立刻骑上马——就骑上塔克渐这匹看守草场用的马，去通知周围和你一样的阿吾勒。就说是我派你来的。只要附近一带还有走不到青格斯山便会饿死的瘦弱羊，就让那些阿吾勒选派身强力壮的牧人，把还能走动的羊都赶到库南拜的这座山庄来。叫他们自己带着铁锨和镢斧。铲掉草场上的积雪，让冻馁的羊去啃食枯草。把我的话传达到附近托尔盖、季格铁克、喀拉巴吐尔和布肯其所有的阿吾勒。抗灾保畜是我们众人的事！去！越快越好！让他们都向这边集中！”

代尔肯拜跨上马背时，阿拜转过身，用自己坐骑的鼻端顶着居玛古勒的胸脯：

“你这个狗腿子，今后再不许你为非作歹！懂吗？去告诉塔克渐，不要欺负挨饿受冻的老百姓和受灾的羊群！有火气、有本事让他冲我来！如果受不了，让他去死！滚，步行走着去！”

居玛古勒一句话没讲，朝塔克渐的阿吾勒悻悻而去。

阿拜打发了代尔肯拜以后，带着叶尔波勒朝自己阿吾勒走去。

雪还在下，风势愈来愈大。像是有意刁难两位骑手。雪片打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阿拜和他的伙伴鼓起劲头、顶着暴风雪向吉迭拜疾驰而去。

天亮时风雪才逐渐平息。一轮红日吃力地登上远处银白色的山峦，勉强向两侧灰色的云朵投射着桔红色的光芒。周围阴沉沉。一连几天的暴风雪这才停下来，只是偶而扬起地面的积雪，使人感到

奇寒。

代尔肯拜因为阿拜让去通知“和你自己一样的阿吾勒”，极受感动。他非常理解阿拜的苦心。因此整整跑了一夜，一直到天亮。他自己经常讲：“富裕的人家有什么担心的。他们指到哪里，哪里就有草牧场。只要他们能给予照顾，或者稍微宽容一些，仅额尔格孜拜家族，甚至库南拜和白沙勒家的冬牧场就可以再容纳好多牲畜。真正受灾的是大多数贫苦牧民。一旦失去不多的几头牲畜，他们只好到外地去逃荒。”这些话他也曾向巴扎尔阿勒讲过。

巴扎尔阿勒正因为直接听到了这些人讲他们的困难，才愤慨地道出群众所受的疾苦。

代尔肯拜已经把阿拜的意思传达到附近的喀拉巴吐尔、托尔盖、卜尔沙克、居万塔亚克家族中那些缺少草场的贫苦牧民中。他们有的只剩下十五到二十只羊，最多的也只剩下三四十只。

代尔肯拜从东头一直跑到西头。他几乎跑遍了居住在木沙库勒、吉迭拜和巴拉克三处大山庄所有缺少草牧场的众多贫苦人家。

今年代尔肯拜没有像往年那样，在暴风雪的夜里叩着牧人的窗户告诉人们坏消息。而是带来了希望。

三四天以来群众都在叫苦：“手头不多的牲畜都要饿死了！”一连几日的暴风雪，不停地敲击牧人的门窗，赶走了人们的睡意。畜主们在叹息。老人们在祈求真主，青年男女整天整夜守候在畜圈里，一时一刻也不敢离开。

附近的小灌木和芨芨草，凡是牲口可以勉强吃下去的，牧人们都找来喂羊了。有的甚至把棚圈顶上陈年的芦苇抽出来给羊吃。但这些只不过像燕子衔来的一滴水那样少得可怜。是给早产的仔羔吃呢？还是要拿出去喂那一两头给人们供奶食的乳牛呢？或者用来抢救仅有的一峰骆驼？此刻喂哪一个也不顶用。这只能暂时安慰自己。他们指着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一头牲畜说：“其它的死就死吧！但愿这头能活下来！”

在这些部落里，指望那些富有的邻居和草场宽余的朋友给予照顾，是不可能的。

然而今夜代尔肯拜竟要点燃人们心中已经熄灭的希望之火。

天快亮时，四面八方的牲畜开始向库南拜的三座山庄涌动。这时阿拜和叶尔波勒已骑上马，跑动在宽阔的冬牧场边缘接应向这里集中的牧人。只见一批批挨饿受冻的老人、妇女和青壮年跟在少得可怜的大小牲畜后边艰难地跋涉。

有些羊瘦得像干枯的树枝一样，身上的毛粘在一起，臀部已经干瘪。有些山羊饿得惨叫几声，随即倒在雪地上。从一些贫瘠的冬窝子向这几座山庄延伸的路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场暴风雪造成的灾害。在辽阔的雪原上到处是冻死的大小山羊和绵羊幼羔的尸体。

人们常说，绵羊可以连续七天不进食。但从这些羊瘦弱的情况看，恐怕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如果再这样连续两天，恐怕全都要倒毙。

大部分羊只已经没有力量踩着积雪前进。因此只好让已经瘦弱不堪的少量骆驼和牛马先在积雪中踩出一条小路，让羊只尾随在大畜后边蹒跚。一些饿得受不住的绵羊，不时咀嚼在前面勉强走动的牛和马的尾巴。

跟着这些七零八落、瘦弱涣散的畜群跋涉的牧人也已经筋疲力尽，脸色焦黄。老年人脸上的皱纹显得又黑又深，腰变得如弯曲的枯枝。路上看不到衣着厚实的牧人。无论是男是女，都用一些破棉布缠着头部。脚上裹着破烂毡片。

刚刚走到山庄的边缘，人们已急不可待地举着铁锹去铲覆盖在枯草上的积雪。用铤斧砍笈笈墩。阿拜他们想把各户之间的间隔尽可能放宽，多分给一些草场。这里的特点是笈笈墩多。各种灌木也比较稠密。虽然山庄边缘的积雪又厚又硬，但中间地带笈笈丛里的雪都比较薄，也比较松软。另外，无论在哪一边，只要铲去积雪，就会露出一丛丛枯草。凡是能走到这一带的牲畜，都有得救的希望。

阿拜和叶尔波勒安顿好到达这里的大部分牧民时已到中午。估计集中在山庄周围的阿吾勒已超过五十个。塔克渐连一头牛都不准踩进的冬牧场上，今天已涌进上千只羊。不过大畜的数量并不多。几天来越赶在贫瘠的草场上没有啃到草的马匹，此刻正在使出仅有的力量刨雪觅草。

这些在风雪中蜷缩的牧人和瘦弱牲畜，引起阿拜极大的忧虑。在夏牧场，生活来源充裕的季节，看不出牧民缺吃缺穿。可是一遇到暴风雪，穷苦牧民就显得困顿，无法抗御这种沉重的灾害。

大部分牧民只有二三十只羊和三四头大畜。一年四季的生活全靠这些牲畜。宰食和出卖的也只有这些。身上穿的衣服全指望这些牲畜的收入。即使碰上好年成，这些牲畜的收入也少得可怜。遇到今年这种灾害，不能不陷入困境，再也支持不下去。如果失去仅有的这几头牲畜，他们将如何生活？难道这就是昨天所说的“强大的民族”？就是我们的“同宗和民众”？

阿拜从眼前的灾难中，从大部分牧民的贫困饥饿中认识了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也认识了生活对他们是何等严酷和不公正。看着牧民们像野兔躲在树洞里一样，把几头牲畜藏到雪堆中，阿拜极为痛心。他又一次到受灾阿吾勒的长者那里嘱咐道：

“受冻的人可以到附近的阿吾勒去取暖。一定要吃一顿热饭。住在这几座山庄的阿吾勒都是亲人。他们不会赶你们出去。用不着担心！”

由于牲畜得救，老人们已经非常感激阿拜；再听到这一番话，简直像彻底摆脱了灾难似的感到温暖。

阿拜没有下马，紧接着视察了这三座山庄所有的冬窝子。对当地各个阿吾勒中像额孜谷特一样的长者和主管家务的年长的妇女又仔细叮咛了一番：

“请照顾好这些遭灾的乡亲。要把阿吾勒所有的锅全都支起来，准备好热饭。每天让他们到这里来吃一顿！”

阿拜和叶尔波勒最后来到塔克渐在木沙库勒的阿吾勒。塔克渐不在家。他昨晚听说居玛古勒被打，并没有去找阿拜。却直接跑到卡拉确库，向库南拜控告了阿拜的“恶作剧”。

两匹马在塔克渐门前停住了。阿拜自己没有下马，却让叶尔波勒下马进去了。塔克渐的妻子喀拉渐听说小叔子在外边叫她，绷着脸走出来了。这位高个头儿、大鼻头的黑脸女人，原本就是个泼妇。在家里吵吵嚷嚷，把丈夫管得服服帖帖。虽然年纪不大，却异常贪婪和吝啬。不过这性格与他丈夫挺合拍。因而这个小家很快富

起来了。因为她不喜欢婆婆乌丽渐大大方方地管理家务，很早逼着丈夫分了一笔家产，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阿拜是塔克渐的弟弟，但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这使喀拉渐又忌妒，又气愤。这些阿拜都很清楚。因而喀拉渐从屋里走出来时，阿拜并没有向她问好。他只轻轻地磕磕马腹，像对待居玛古勒那样，让青马的鼻端顶着她的胸脯，直截了当地说：

“听说你丈夫告我去了。我如果有罪，我自会承当。我现在是来给你下达任务的，你要不折不扣地去完成！懂吗？”

“什么任务？”

“这周围的群众遇到了灾难。平时给你们打草、挖井、牧放牲畜，甚至为你们跑腿的都是这些人。现在他们遇到了困难，牲畜没有吃的。我给他们安排了草场。他们的冬窝子都很远，天气又这么冷。我正在向这里的阿吾勒下达任务，要接待这些人。我们那边要接待四五十人！我方才已经具体安排了，但还是容纳不下。你这里要接待二十人。他们是四个阿吾勒的牧民。每天要给他们准备一顿热饭。……”

“天哪，你在说什么？我们自己都没有吃的了！”

“别瞎说！前不久驼队给你们送来三袋面粉。另外还有鼓鼓的五麻袋小麦。你们的冬肉连一半都不曾吃完。这些我心里有数。……这次可不是开玩笑，全都是实话。要分给这些挨饿的人们一些吃的！你如果抗拒，不会有好结果的！”

“噢，你要我们自己挨饿不成？”喀拉渐显得很反感。

阿拜扯开嗓门儿，气愤地：

“别说你挨饿，饿死我也不管……反正要拿出粮食来！我看看你敢不听话！每天晚上我都要来检查。如果拒不执行，后果你自己负责。只要我不从这一带被赶出去，我自有办法对付你。我要逼着你这样做，让你丢脸。你懂了吧！我不相信塔克渐能管住我！请睁大你的眼睛！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些！”说完用眼睛直盯着喀拉渐。

阿拜的右手紧握着鞭杆……喀拉渐看在眼里，不敢再吭声了。

夜间代尔肯拜等许多人住进了塔克渐的阿吾勒边沿。方才阿拜

曾让代尔肯拜跟着自己。此刻他正向这边走来。阿拜那些激烈的言词他全都听到了。

代尔肯拜走近时，阿拜又瞪着喀拉渐：

“这不！安排在你家吃饭的人，每次都由代尔肯拜带来。不是要由你一家负担，要动员整个阿吾勒。要把所有的锅灶都支起来。”

喀拉渐仍然没有吭声。

阿拜拨转马头，向代尔肯拜：

“你又不是这个阿吾勒的女婿，不要嗷嗷嗷，懂吗？你来了以后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开饭’……如果他们拒绝或者为难你，马上去找我。如果你瞒着不告诉我，你就不是男子汉，懂吗？”说完就离开了。

阿拜他们一大清早就忙着出去，黄昏时才回到吉迭拜。他在母亲那里看到塔克渐和能人居玛拜正在等他。塔克渐是连夜跑到卡拉确库的。他在那里带来了库南拜给阿拜的“命令”。

阿拜是乌丽渐叫回来的。一路上他看到整个阿吾勒的人们不停地在小土房、前庭和外间屋里煮饭、熬茶。到处都是新支起的锅灶。他还看到许多妇女集中在三个地点在大木臼里捣小麦。还有的把刚出锅的热粥和不多的肉块送到牧人家里。在这里是由阿拜的母亲乌丽渐亲自负责这一工作的。在粮食短缺的春季，任何一家都很难拿出更多的粮食。再说，眼前的接待工作不是一天可以结束的，可能要拖很久。因此只得精打细算，用去年的小麦做粥来充饥。

阿拜看到对面屋里有近二十人在进餐。他怕自己会打扰他们，没有进去。直接走向母亲住的房子。

进到屋里，阿拜问候了能人居玛拜和其他长辈。但没有理睬塔克渐。兄弟两人冷冰冰地相互看了一眼。少顷，居玛拜向阿拜转达了他父亲的意思。昨天塔克渐正在气头上，有些现象他当时没有注意到。向父亲告状时，也没有讲出更多的情况。只诋毁了代尔肯拜一顿。他还不知道，从今天早上起，已经有大批牧人陆续涌到这里。来一个代尔肯拜，塔克渐已经无法忍受。他哪能想到会来这么多人和牲畜！回到阿吾勒，见到这番景象，肺都要气炸了。

听居玛拜讲：库南拜认为不应当周济代尔肯拜。库南拜说：

“用不着对这种人发慈悲。代尔肯拜曾经要杀害我。他能活到今天，已经够便宜的了！阿拜要想做些好事，可以帮助我们的朋友。用不着照顾他！打发他回去！”

阿拜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回答得很简短：

“家父向来以训导民众的穆斯林自居。但伊斯兰的教义把赈灾看作应尽的义务。请他不要听信塔克渐的话！我已向这里的群众做了保证……正在赈济他们。务请家父允许我这样做！”

塔克渐早就按捺不住了，他大声呵斥道：

“如果你是那种宗教慈善家，那就裹上缠头白布，专为代尔肯拜募捐好了！”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去募捐。假如人民群众都饿死了，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用！”

“那你就到处去募捐吧！”

“我先把和你手中所有的分给大家吃，然后再去不迟！”

“你已经把所有的分光了……不只是一个代尔肯拜，你把所有的人全都引来了。倒霉的不是你一个人，我们都要跟着你倒霉！还不只这些！再这样下去，你要把奶奶和妈妈都饿死！”

“你用不着为奶奶和妈妈担心，懂吗？我奶奶和妈妈不是洞里的旱獭，不像你老婆那样吝啬。只要她们手里有，她们会把所有的拿出来和众人分享。即使和群众一同挨饿，她们也不会皱眉头。我正是按照她们的嘱咐这样做的。你不过是要以奶奶和妈妈为借口，掩饰你的吝啬和刻薄。与其这样，你和喀拉渐真该好好儿听从她们的教导！”阿拜用眼睛盯着塔克渐。他这几句话真像父亲教训儿子那样严厉。

乌丽渐没有允许塔克渐再反驳。她紧接着阿拜的话说：

“够了！你们的争吵该结束了！”接着转向居玛拜：

“你现在可以回去！阿拜已经把周围挨饿受冻的乡亲叫来了。我们要把手中有的都拿出来和众人共渡难关。眼下还过得去。请他们那边别为我们担心。发放的都是属于我们自己份内的粮食。不要让孩子在众人面前失信，不要坏了他的名声！”

塔克渐虽然没有再争执，但对母亲讲的话并不满意。他扭过头

戴上帽子准备走出去。看到他这种表情乌丽渐气愤地训斥道：

“喂，去告诉你那位喀拉渐，要她好好接待和尊重到你们那里的牧人，不要刁难他们！家里的财产不是她带来的！让她睁开眼睛好好儿看看！”

塔克渐和能人居玛拜走出去了。他们把三座山庄周围巡视了一遍。弄清楚了集中在这里的阿吾勒和牲畜总头数，又到卡拉确库告状去了。这次讲的情况当然更为严重。

把这么多人和牲畜全都集中在这里不是该由阿拜和他母亲做主的事。这等大事只能由这片草原的主宰者——库南拜做主。

阿拜这样做是不尊重父亲的表现。是自以为“成了草原和财富的主人！”库南拜听居玛拜和塔克渐讲完吉迭拜的情况后，真的生气了。说实在的，阿拜这样做是太过分了，完全是越轨行为。

看到父亲在愠气，塔克渐心里甜丝丝的。他满以为父亲在气头上会做出严厉的裁决。可库南拜在他面前并没有那么发火，只是说“该制止他们！”

库南拜派人去叫加合甫。并向塔克渐说：“你先回去！”第二天早晨加合甫就来到吉迭拜山庄，坐在泽列的屋子里向阿拜转达了他父亲的旨意。

父亲又派人来了，而且派来的是善于解决重大问题的加合甫。这绝不是一般的象征。这一带所有的人，尤其是同宗亲族，都能够根据库南拜派出的人选判断事情的大小和性质。比如要“抓来，赶来！”是听差喀拉巴斯和喀木斯拜分内的事。要“通知他！让他们心里有数！”该由额孜谷特、买巴沙尔出面。要“告诉他，让他照办！”会派出居玛拜一类能人。有时也会由胡达别尔德和阿拜去执行这种任务。如果要“给他们些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厉害！”就该由这位加合甫出马了。不过这一般指部落和家族间的大事和争议。如果事情的性质严重，比如部落、家族间发生了磨擦和纠纷时，要由喀拉台出面。

这次是加合甫来了。阿拜根据以往的经验，已看出从卡拉确库方面来的命令正在逐步升级。他心里已做好准备。

阿拜侧身坐着，脸色阴沉。他似乎很恼火，不耐烦地听着加合

甫讲话，连瞅也不瞅一眼。

在传达库南拜的旨意前，加合甫先讲了一番大道理。虽然加合甫是当作自己的话讲的，但阿拜明白这是谁的意思。阿拜如今能够非常容易地分辨出父亲的措词，猜透他的心事。按照加合甫的说法，大事要由父亲做主，儿子要按父亲的意图去做。要分清这个界限。父亲的事也会给儿子带来荣誉。偏离父亲所走的道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人，不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这些话阿拜是听不进去的。在他看来，有些父亲会为孩子的荣誉着想，关心孩子怎样做人。但他们并不把自己的意图和做法强加给孩子，让孩子背上沉重的包袱。

加合甫接下来讲的是，如果要拿出草场帮助人，应该帮助那些牲畜多，但牧草场不够用的富裕人家。有一天他们会对我们有用的。而这些人，把他们全加在一起，也拿不出一块裘皮和毡垫。昨天居玛拜讲过的话里也含有这个意思。

阿拜依然没有被说服。他认为加合甫讲的是“儿女亲家之间，或者朋友之间的互通有无”。那不是赈济，不是行善；那叫做交易。

阿拜不肯让步，争论不休。加合甫开始施加压力：

“难道你是草原和财富的主人？哪些东西是你挣来的？你这样做是不是要挥霍你父亲的财产？这个阿吾勒和塔克渐手里的牲畜明天都要倒毙！无论如何也该考虑你奶奶和你母亲手中不多的这几头牲畜！”

这也是从别人下巴颏儿底下拣来的话。不过这次不能像昨天对待塔克渐一样回敬加合甫。于是用略带讥讽的语气：

“您讲得不错。我是在挥霍、抛撒奶奶和母亲的财产！”说着看看泽列：“这上边坐的是我奶奶，也是我父亲的母亲。财产和所有牲畜的真正主人是她。我们大家都听她裁决吧！听听她怎么说！我们来听她亲口讲！”阿拜说完靠近了奶奶。

阿拜的祖母已是风烛残年。脸上的皱纹也显得更密了。阿拜靠近时，她支着耳朵。幸亏孙子是喊着对她讲的。虽然话不多，但她全都听懂了。她心里明白，这一切都等着自己来决定。

泽列长叹一声，皱着眉头对加合甫说：

“告诉我儿子！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难道还要我看那些贫苦人家挨饿受冻吗？还要我看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儿和老弱病残流不尽的眼泪吗？我正等着造物主来叫我回去！对前来悼念死者的人尚且要给一顿饭呢！告诉他，不要驱赶那些来这里避难的牧民！”

加合甫不知该说什么，再没有做声。

祖母沉痛的言词，激起阿拜对那些不孝子孙的极大愤慨。他严肃地说：

“这不，您也听到了。如果你们真为老奶奶担忧，就别让她再伤心了！我不允许你们驱散牧人的牲畜！”

加合甫听过泽列的话，虽然有所收敛，但还是想压一下阿拜的傲气：

“你在讲些什么？难道你要骑到别人头上？我不喜欢你这样讲话！你该懂得分寸。”

阿拜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

“您心里明白我在讲什么。这里的人不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他们懂得怎样活下去。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请他安安静静地在家享乐好啦！”

加合甫还不曾遇到过额尔格孜拜家族中有谁敢对库南拜这样无礼。虽然他明白阿拜讲话的含意，但依然觉得这个年轻人过分放肆：

“住口！不要再说了，孩子！我也许不会把你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父亲。但我会告诉他，我从你嘴里听到了会让整个额尔格孜拜家族震惊的冷言冷语……这就够了！”说完霍地起身走了。

阿拜最后讲的这几句话是别有含意的。他是指库南拜今年冬天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加合甫走后再没有派人到吉迭拜来。如果是其他时间，事情是不会这样轻易了结的。这种无声无息的反常现象，正是由库南拜那件见不得人的事造成的。

最近这两个月，阿拜和乌丽渐等人对库南拜极为不满，态度特别冷淡。原因是登上花甲之年的库南拜今年冬天又添了一位年轻的新夫人。他在吉迭拜这里有乌丽渐和艾格孜，卡拉确库那里有正房

昆开。如今又娶了年轻的奴尔尕妮木做第四房。

奴尔尕妮木的年纪比阿拜还小。可库南拜没有向家里任何人讲过要娶这样的姑娘做小老婆。这件事最初只有他和喀拉台知道。是他们二人商定的。事情的发生有些突然。这主要还怪喀拉台。

去年夏天喀拉台的夫人谢世了。这位老幕僚成了鳏夫。有一天库南拜问他：

“不想找个伴儿吗？为什么不再娶一个呢？”

喀拉台早就想好了这件事，可是他却说：

“库南渐哟，我自己都成女人了，还要女人做什么？”

库南拜不以为然地：

“这不对，喀拉台。青年时代凡相逢的女人都可以算你老婆。但到了晚年就要有专人照管，缝缝补补。真正需要老婆的是今天。”

喀拉台就这样娶了个老婆。紧接着他又来捅咕库南拜：

“如果你讲的是真话，你也该再娶一个。你同样需要有专人照管。你现在的几个老婆，只能照顾她们的孩子和她们自己。而你却需要一个年轻夫人专门伺候！”

他们商量了一番，库南拜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奴尔尕妮木的年轻姑娘。

奴尔尕妮木的父亲别尔德霍加是一位掌教者。

别尔德霍加不属于托布克特部落。他原住在斯班部落里。他们最早是由土尔克斯坦集体迁徙到卡拉套的。从卡拉套向阿日卡搬迁时，奴尔尕妮木才五六岁。她的旅途生活是坐在贮藏食品的木箱上度过的。

别尔德霍加的大部分亲属因为不习惯阿日卡的生活，便声称“不愿留在归属白俄的土地上”，重新返回土尔克斯坦。别尔德霍加因年事已高，加上孩子们都还小，便和不多的几户人家留下来了。而且成了斯班和托布克特部落中有影响的掌教者。

别尔德霍加和库南拜、喀拉台之间的来往比较密切。他性格倔强，而且心直口快。但阅历较深，是一位宗教知识较广的毛拉。库南拜因为欣赏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常与他会晤和交谈。还经常请他的儿子布拉汗到自己家里做客。有一次外出到卡尔卡拉尔时也曾带

布拉汗同去。库南拜非常喜欢体格健壮的男子汉。而布拉汗正是这种类型的美男子。有一次库南拜曾赞赏地说：“把一百个丑陋的男人集中在一间屋子里，让布拉汗也夹在他们中间，众人的丑陋也会被他的风采所掩盖！”库南拜也曾这样评价过巴扎尔阿勒的仪表。只要与季格铁克家族间保持和好，他就会这样夸奖巴扎尔阿勒。

布拉汗的小妹妹奴尔尕妮木还没有找到婆家。虽然年纪不大，但块头不小。长相也还可以。尤其是她又密又黑的鬃发罩着粉红的脸蛋，别有一番风韵。从她又大又黑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刚毅与聪慧的光。

根据喀拉台的建议，库南拜决定娶奴尔尕妮木做小老婆，而且派了媒人去别尔德霍加家。

乍一听，别尔德霍加很吃惊。因为在他们家族中很少有这种多妻的现象。再说，奴尔尕妮木是他最喜欢的孩子。虽然有些娇气和任性，但他一般是不多责备的。听到媒人转达库南拜的意思，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

“噢，要我把女儿给库南拜当小老婆不成！”

然而别尔德霍加的其他孩子都不同意父亲的意见。尤其是布拉汗向父亲施加压力，迫使他在两三天内认可了这门亲事。

布拉汗经常到库南拜阿吾勒去做客，在那里参加年轻人的赛马等各类活动。他巴不得和库南拜攀亲。

得到别尔德霍加认可的消息以后，库南拜立刻送去了彩礼。紧跟着在这个冬天就娶到家里了。乌丽渐和艾格孜通过昆开捎来的口信才知道丈夫又添了一位新房。但这并没有引起乌丽渐的妒意。她已经有四个成年的孩子，而且又当了祖母。她并不经常想着有库南拜这样一个丈夫。在她的心目中，他只是孩子的父亲。是曾经和自己共患难、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一般的亲人。其他的感情似乎已经消失了。

即使这样，乌丽渐依然反对库南拜再娶小老婆，她叫来能人居玛拜说：

“告诉他，如果在这一生中他能听我们的一次话，那就请他改变这个念头。这样做会给家庭带来纷争。他有什么脸再见孩子！孩

子们会怨恨的!”

乌丽渐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阿拜。阿拜对此事极为反感，同时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他气愤地说：

“不要指望孩子们再尊敬他！他这样做是不想再看到我们。他根本没有把周围的这许多人放在眼里。为什么不和奶奶商量？为什么不和你们这些做终身伴侣的人商量？为什么不替我们想想？娶一个比我们还小的姑娘做老婆，我们都觉得害臊？我不赞成！而且要责备他。你也不要同意……横竖他没有把我们当人看。要跳火坑，让他自个儿跳去！叫他明白，我们都恨他！让人给他捎话去！”是阿拜亲自把居玛拜带到母亲这里的。

了解到乌丽渐的态度以后，库南拜委婉地对昆开说：

“你不要跟着那些糊涂人去干蠢事，你要保持清醒，站在我这边！”

昆开总喜欢打自己的小算盘。她认为乌丽渐的孩子多，而且婆婆一贯支持她。如果能使吉迭拜那边的阿吾勒遭到库南拜的冷落，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她特别忌妒乌丽渐那边子孙满堂、繁荣昌盛的景象。她担心“到头来他们那边会兴旺发达，大部分家业和财富会落到他们手中！”为此她经常焦虑。

昆开明白纳妾是一件大事。这对丈夫今后的生活，对她自己的晚境都会产生影响，因此一开始她并不同意，甚至有怨恨情绪。

然而昆开却带着这种怨恨情绪试探乌丽渐。假如她自己对这件事表示愤慨而乌丽渐反倒表示同意，这对她是不利的，有可能永远失去丈夫的宠幸。正因为如此，她才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去挑动乌丽渐。结果如愿以偿——乌丽渐反对库南拜纳妾，而且讲了许多使库南拜震怒的话。这样昆开就排除了可能来自乌丽渐那边的威胁。她权衡了这一切，在和库南拜摊牌时，竟然责怪起乌丽渐。同时表示自己豁达大度，赞成丈夫纳妾，甚至关切地：“把奴尔尕妮木交给我，让她和我住在一起！乌丽渐会虐待她的！”库南拜按照昆开的意见把奴尔尕妮木安置在卡拉确库了。正因为如此，库南拜已经两个月不曾在吉迭拜露面。加合甫和居玛拜来吉迭拜时，这两边的关系已比较紧张。

阿拜和加合甫交谈时最后说的那些话，就是戳的这个旧伤疤。

邻近牧民的灾难正和家庭的烦恼纠结在一起折磨着阿拜。

十五天肆虐的暴风雪终于过去了。这该是给牧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冬天的末尾。人们在诅咒最后的这场大雪和一连数日的风暴——这恰恰在旧历二、三月之间。因为最严重的灾难是在“阳春三月”袭击畜群的，人们特意称这场灾害为“三月风雪”，以区别于往年的灾害。有时也叫做“大雪灾”。这也是指三月里的这场大雪。

贫苦牧民挤在吉迭拜的十五天也终于过去了。和熙的南风已开始吹进山坳。气温正在回升。如果南风提前一个月光顾这一带草原，牧民会欢欢喜喜地去迎接它。认为它给人们带来了“温暖”和“幸福”。今年却不是这样。然而它毕竟给活下来的牲畜带来了生机。

阿拜和乌丽渐摆脱库南拜的烦扰以后，一心一意照料着牧民群众。整天为他们和他们畜群的安全操劳。阿拜从早到晚骑在马背上奔波，变得又黑又瘦。

幸运的是给予代尔肯拜等人的帮助已见成效。总共五十个阿吾勒的约一千五百只羊和所有的大畜全都得救了。

(二)

春风刚刚吹进牧区，周围的雪就开始融化了。不仅山庄里面，就连所有的山梁、原野也都东一块西一块地露出黑色的泥土。堆压时间过久的积雪仿佛急着离去，消融得非常快。大地又向人们伸展着它的怀抱。

天气也暖和多了。蓝天上飘着几朵春天的云絮。蜷缩在吉迭拜躲避风雪的牧人都忙着尽快回到自己的冬窝子。在这里安全越冬的怀胎母羊已开始产羔。要继续待在这里，为新产的幼羔找到御寒的地方已很困难。聚集在这里的牧人商定以后便开始往回转移。

所有年长的和年轻人都一再对泽列和乌丽渐表示感激和谢忱。

被风雪赶来的客人全都离开以后，乌丽渐才告诉家人储备的冻肉和熏肉已全部吃光了。老牧工沙泰也来报告这个阿吾勒本身在暴

风雪中的损失。

铲掉积雪、利用大雪覆盖的荒草抢救挨饿的牲畜是不容易的。正因为如此，这十五天里就死了二百只绵羊。从阿拜骑马巡视的那天开始，自己阿吾勒的牲畜死亡数就开始增多。阿拜虽然看到这种现象，却没有告诉家人。

作为这三座山庄主人的五六个阿吾勒中，只有吉迭拜的损失惨重。而塔克渐的畜群中，连一只小羊羔也没有饿死。

损失惨重的不只是在冬窝子过冬的牲畜。牧人心里明白这一点。当积雪全部化完，草地上湿气退尽时，马群要从机动牧场回来。这时你会看到那些像干柴一样的瘦马。库南拜的马群经过几天艰难的跋涉，勉强到达吉迭拜附近。但数量却显著地减少了。马群的惨状令人吃惊。许多高大的公马和健壮的母马，都像经过了一场大病，只剩下了—付骨头架子。浑身的毛显得又长又乱，腿上的关节也鼓出来了，一条条粗筋仿佛粘在干骨头架上特别显眼。

马群里几乎看不到小马驹。勉强保存下来的只有库南拜和额尔格孜拜家族的马群，以及苏云德克、白沙勒和白达勒等阿吾勒为数不多的几群马。这些马—群跟在一群后边慢腾腾地走着，活像穆斯林书中形容的现象：人死后长期在墓穴中受苦，到末日审判时再—个个披上裹尸布，像影子—样勉强向前迈步——眼前的马群正是这样。

为保住这些牲畜，库南拜和白沙勒等人想尽了办法。他们经常派人把马群赶到邻近小部落和家族那些较好的牧场里。整个冬天都在躲避大雪，从这块牧场躲进那块牧场，总算保住了大畜。眼下虽然很瘦，但总算活下来了。随着春天的到来，牲畜会慢慢长膘。这就叫“安全越冬”——因为这要比别人的情况好得多。

如果其他部落和家族的牲畜状况也和这几家—样，那他们会认为根本没有受灾。可他们—些马群里，只剩了为数不多的瘦马。真是惨不忍睹。托布克特部落的马群原是以千匹为标准的。可如今托尔盖、居万塔亚克、托湃、季格铁克及布肯其等大家族所说—群马只有四五十匹、七八十匹了。

给大部分牧人带来饥荒使他们陷入困境的灾害正是这样。

人们都忙着处理自己阿吾勒的善后事务，互相间的来往也减少了。每当肆虐的暴风雪过去后，人们总要忙着做抢救工作。此刻所有的牧人都在护理自己的瘦弱牲畜，以便抵御春寒。

只有吉迭拜的马群不需要这里的人们操心。马群刚一到达，库南拜即指示牧工赶到青格斯山区，而且由他亲自指挥照料。

天气暖和多了。牧草都在返青。这时吉迭拜周围的牲畜尸体已开始腐烂。随着气温不断上升，有可能发生瘟疫。考虑到这些，乌丽渐打算搬出冬窝子，找一块通风好的地方支起毡房。

第二天大清早起来乌丽渐就指示人们做搬家的准备。可是当天晚上泽列就病了。

老祖母一躺倒就觉得病情严重。刚开始只是不停地呻吟，呼吸困难。第二天就觉得浑身无力，四肢瘫软。阿拜母子极为惊恐，一直守在她身边。老祖母的饮食等一切事务，全由他们母子亲自照料，没有让其他人插手。他们怕来人多了会影响对奶奶的护理，很少让外人进来。可是在泽列发病的第二天夜晚，乌丽渐已看出该是准备后事的时候了。她没有告诉阿拜，直接给卡拉确库那边捎去口信。经过一夜的折腾，天亮前泽列睁开眼向守候在身边的儿媳妇和孙子看了最后一眼。到这时阿拜还怀着希望直勾勾地望着奶奶。奶奶似乎要讲什么，但阿拜没有意识到。乌丽渐却看出来。当他们两个人同时挪动身子，靠近病榻时，泽列慢慢翕动着嘴唇。虽然身子不能动了，思路还很清晰。只是声音太低：

“我这一辈子……是不是……给你们起到了一些示范作用？在我健康的时候……在我的舌头和耳朵还灵便的时候是不是把该留给你们的话都讲过了？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我的精力已经枯竭了，你们俩人还指望什么！……为什么还望着我发愣？……”这几句话是费了好大劲，好容易讲出来的。

现在让奶奶讲话太难为她了。也没有必要再让她说什么。阿拜用双手捂住胸口，低头向祖母施礼致意。他心里默念着：“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神圣的祖母！”少顷，当他握住祖母的双手，把脸贴在祖母的手掌上亲吻与深嗅时，一滴滴热泪滚落在祖母枯瘦的手掌里。

祖母又轻轻地：

“我的宝贝……我眼中的瞳仁！”她望着乌丽渐对阿拜说：

“要照顾好你母亲！”停了片刻，又接着：

“他是我的独生子，让他为我撒第一把土！”这是她的最后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接着闭上了眼睛。阿拜明白祖母这是指库南拜。乌丽渐郑重地点着头，好像在说：“请您放心，我们会照办！”这位令人尊敬的老祖母天亮前谢世了。

阿拜母子默默地守到天亮。眼睛一时也不曾离开泽列慈善的面孔。他们因这位老人的永别极度悲痛，忘记了人世的其他一切。

这是阿拜记事以来遇到的恩情最重的亲人的丧事。虽然祖母的遗容已经发紫，但她仿佛到达了一个宁静的境界。这不是死亡，不是受折磨的结果，而是到了她向往已久的地方，此刻身上已洒满吉祥与仁慈的光辉。

太阳升起时，所有阿吾勒都得到了消息。连小孩子们也到齐了。孙子和孙媳妇都在默默地哭泣。邻人和牧工们也都表达了他们沉痛的心情。

早饭前后卡拉确库和青格斯山区的大部分亲族都来了。最先到达的是库南拜和昆开等人。额尔格孜拜家族的其他人在中午也到齐了。

虽然人们对泽列的去世都感到哀痛，但没有相聚在一起号啕大哭。人们在默默地守灵。第二天举行殡礼时，“大雪灾”中曾来这里避灾的五十多位贫苦牧民也都来了。所有前来悼念的人都一再称赞泽列的美德。

库南拜和昆开在吉迭拜一直待到“七日”祭典。

阿拜不太喜欢给祖母办丧事时这样乱糟糟。他不愿意和任何人讲话。出殡回来的那天晚上，他独自坐在祖母的床上翻看古兰经。他不打算按常规让毛拉为祖母的亡灵念经，他要亲自执行这一任务。

在一周内阿拜把古兰经的有关章节翻阅了两遍。有一次在饭后休息时库南拜对他说：

“你念得太慢！”

阿拜没有回答。

库南拜是想起那些能流畅地背诵经文的毛拉讲这句话的。其实阿拜也能念得那样快，但他没有向父亲解释。

为了表彰祖母的阴德，阿拜要带着特殊的感情和敬意，认真地、仔细地诵经。在念到某些章节和段落时还要长时间停下来，进行一些思考和联想。

阿拜联想的是祖母高尚的品德和母爱。他已经习惯在内心里默默叨念对祖母的感激之情。他把这些同样当作为祖母祈祷和诵经的内容。

在祖母谢世后的七天里，有一次屋里没有别人，当时乌丽渐讲的一段话引起阿拜的注意。这是母亲含着泪对他讲的：

“她是一位真正的善良的母亲！如果没有她的教诲和栽培，我也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未开化的人。我和你都应当感激她。无论如何要把她的丧事办好，使她的亡灵得到安息！”

阿拜感到母亲也老了。她慈祥的脸上也留下了忧虑与烦恼的痕迹。他理解母亲的一番苦心，默默地点着头。

泽列的“七日”祭典过后，库南拜一行才返回去。

未过多久，人们已按往年的习惯向夏牧场转移。一直到祖母的四十天祭日，阿拜只要外出，无论晨昏或风雨天，也无论登上山顶或在旷野里穿行，他都会怀念祖母，吟咏一首首情真意切的悼念诗。

在翻过青格斯高峰，看到多数群众的生活状况时，阿拜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忧虑。过去那些庞大的畜群和牧人，如今几乎只剩下一小撮了。往年牲畜拥挤的草地上，如今只能偶尔看到十来头大小牲畜在游荡。因为剩下的牲畜太少，许多放牧的阿吾勒已合并在一起了。青格斯山背面辽阔的草地，起伏的丘陵、一望无际的夏牧场，都显得空荡荡的。与此同时，牧人中的叹息声却充斥着每一顶毡房。到处都可以看到衣衫褴褛的贫苦牧民和乞丐。在祖母谢世的悲痛的日子里，阿拜的另一位母亲——人民仿佛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

看到这些，阿拜心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压抑的感觉。仿佛这

颗受创的心，从左右两侧同时受到压迫。他对于衣着、乘骑、饮食都感到厌倦。也不和其他人交谈，只一个人默默地待着。他在思念祖母时，也在考虑人民群众的苦难。这两种思绪往往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行行悲愤的诗句。

转眼就到了泽列的“四十天祭日”。夏牧场的乡亲都来参加了最后的一次祭礼。

乌丽渐看到阿拜一直忧心忡忡，一天天消瘦，极为担心。参加泽列“四十天祭日”的群众离开后，她单独叫来阿拜，提醒他：

“你的心事太重了！瘦得多了。你自己感觉到了吗？青年人总这样闷闷不乐，不会有好处。该收敛收敛，振作起来！派人叫叶尔波勒来，一同骑马去转转。提提精神！”

叶尔波勒带来了苏云德克长子阿斯勒别克的问候。他邀请阿拜去家里做客：

“他祖母去世后他一直没有外出。请转告他到我们阿吾勒来做客！”于是两个年轻人骑上马，一同奔向苏云德克阿吾勒。

当阿拜二人抵达加尼别克，走近坐落在绿色山坳里的阿吾勒时，阿斯勒别克、阿德勒别克兄弟二人早已在门外迎候。代尔肯拜也在他们身旁。客人先到苏云德克毡房里，向那里的长辈表示了敬意。

苏云德克夫妇十多天以前曾去吊唁泽列。此刻又关心地询问着乌丽渐的健康状况。少顷，为了让青年人坐得宽敞些，随便些，吩咐家里人把阿斯勒别克的毡房收拾好。

其实阿斯勒别克的毡房早已准备好了。他们随即向那顶毡房走来。不论是在屋里还是户外，所有见到阿拜的人，不分老幼，都很热情，都希望接待他。阿斯勒别克的妻子卡拉恰希就是其中之一。显得最突出的是代尔肯拜。他先为泽列的亡灵作了祈祷，接着夸奖了乌丽渐，又一个个询问了阿拜几个孩子的健康。在初春的大风雪中认识到阿拜人品的卜尔沙克、布肯其家族中，有许多人住在这个阿吾勒。他们共同在吉迭拜和木沙库勒度过了那一段艰苦的日子。此刻都怀着感激之情，向阿拜表达了敬意。

卜尔沙克的一位老牧人说：

“孩子，我平安地熬过了暴风雪，一是靠真主保佑，二是依仗你的恩惠！”

代尔肯拜也激动地说：

“托真主的福，此刻我们的奶食一点儿不缺！我看了看在那十五天暴风雪中躲进山庄的五十个阿吾勒，他们的光景比其他牧人要好得多！”

卡拉恰希非常有礼貌地问候了阿拜。她显得格外亲热。

曾一度对阿拜表示不满的阿德勒别克，似乎也捐弃了以往的成见。他亲自走上前给阿拜开门，同时接过阿拜的皮鞭和帽子挂到栅墙上。

这个阿吾勒的热情接待和所表现的友好情谊，使阿拜感到置身于亲人当中一样温暖与和谐。过去和本部落的季格铁克、阔特巴克等家族比较时，阿拜总觉得布肯其更为亲近。在他看来，这个家族的成员特别公正、厚道。另外他们对于和自己要好的人，总是那样大方，不吝惜手头的任何东西。

在这顶毡房做客的三天时间里，在和这些年轻朋友们一起放歌欢乐时，阿拜清楚地看到了阿斯勒别克夫妇可贵的品质。

阿拜一直亲切地称呼阿斯勒别克为“阿斯勒哥”。如今这位阿斯勒别克真的成了阿拜最尊重的兄长。

不过在这些日子里，阿拜虽然和他们一起唱歌、交谈，甚至开几句玩笑，但内心里却很苦闷。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这种感情。

在抵达加尼别克的那个晚上，当阿拜走近他所尊重的、热恋的苏云德克毡房时，心里就感到压抑。“理想”已经变成了创伤，仿佛穿膛而过的子弹留下了不可治愈的伤痕。托葛建——这个令人敬佩的名字，她那冰清玉洁的姿容和与众不同的气质，时时在阿拜心里萦回，折磨着他这个已经破碎的心。

第一天刚走进苏云德克毡房时，阿拜的心就感到特别沉重。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变化，人还是那些人，只有托葛建不在。阿拜总觉得她会立刻出现在她父母的这顶毡房里。他仿佛听到由远而近的辘辘上银币的声响；也许门一开，托葛建就会进来。

走进阿斯勒别克毡房时，阿拜就渴望看到右侧一顶幸福的幔帐

——白丝绸制的轻柔的幔帐和幔帐下骨雕的床。这些都依然如旧。甚至卡拉恰希和叶尔波勒他们轻轻启开的这扇友谊的门也依旧在過去的位置上。

对阿拜特别关心的卡拉恰希也在眼前。然而在今天，所有热心的朋友，都和阿拜自己一样无能为力。因为托葛建已经离开。

时光的流逝不仅没有减轻阿拜对托葛建的思念，反而增添了更多的悔恨。如今在阿拜的心里，对祖母的怀念与对托葛建的恋情——最纯洁、最真诚的两种感情重叠在一起，使他受到双重折磨。

虽然阿拜也在放歌欢唱，在谈笑。但只要注意观察就不难发现他内心的创痛——他不时流露出苦闷的神态，悄悄地叹息……在这顶毡房里也许只有卡拉恰希能理解他的心情，理解他的痛苦。她知道，年轻人不像老人那样“长嘘短叹”。年轻人的叹息声虽然很轻，但往往带有颤音，仿佛是在抽噎，在泣诉——那是在号啕大哭后的一声声哽咽。

卡拉恰希有时皱着眉头，同情地望着阿拜。

第三天毡房里没有其他人时，卡拉恰希对阿拜：

“亲爱的，你好像一直在怀念她！是不是如同来到牧人走尽的夏牧场或者主人已经搬走的毡房的旧址？我看得出来！”她文静地笑了笑，脸稍稍一红。

“嫂嫂，是的！你说得对，我何必隐瞒。当初你的目光就很敏锐。现在依旧这么关心我。所以你看出了我的心思。我一时一刻也不曾忘记她。过去看到的一切都在眼前，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仿佛托葛建随时会跑到毡房里来诉说对我的怨恨……。”

“你们俩人所想的，所走的路都那么特殊。我真舍不得让你们分开！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她是真心爱你……出嫁时，并没有期待幸福。她只求一死。这也是她亲口对我讲的！”卡拉恰希又说出了这个秘密。

两个人都无可奈何地陷入沉思中。

阿拜又在回忆和托葛建最后一次分手的时刻。那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就发生在几分钟以前。

在那个无风的夜晚，当暮色悄悄降临时，是托葛建自己来找阿

拜的。也是她让阿拜“到这里来”的。这正是她的未婚夫来接她的前一天。是人们在吵嚷“亲家和女婿今明两天就要到达”的时刻。

平时显得文静、拘谨，甚至有些腼腆的托葛建，那天晚上仿佛突然变得成熟和坚强了。她偎依在阿拜的怀里，把脸贴在阿拜的胸脯上，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和恨、向往和追求。讲话时眼睛含着泪水，身子在不停地颤抖。

托葛建和阿拜相爱很久了，但共同度过的欢乐时光太少。她为此感到痛惜和怅恨。她觉得命运、机遇、生活对她太不公正。她流着泪表达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甚至狠狠地咒骂了几句。当时阿拜已柔肠寸断，竟不知该怎样安慰托葛建。而此刻，阿拜又仿佛看到托葛建含泪走去，头上蒙着黑绸袷衫。白长衫的下摆拂着地面。辮梢上银币的响声依旧那样清脆，如在耳边……

“敬爱的托葛建，我不会忘记……不会忘记……”阿拜长叹一声说。

在卡拉恰希眼里，阿拜不仅是这个阿吾勒的朋友，更像是热心的女婿。她实在为阿拜感到惋惜。她终于给阿斯勒别克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建议。

卡拉恰希的娘家属于斯班部落哈德尔拜阿肯的阿吾勒，他们最近曾邀请阿斯勒别克夫妇回家探望。阿斯勒别克夫妇确定在阿拜等几位客人离开后即动身。

卡拉恰希确信阿斯勒别克和阿拜之间的友谊是真诚的。因而建议这次把阿拜带到自己的娘家去做客。

阿斯勒别克认为妻子讲得有道理，不过他考虑的范围更广些，他对阿拜说：

“我们一同到外地去转转吧！哈德尔拜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我们可以在那边多住几天……这次旅行对我们有好处。跟我们去吧！”

阿拜感到苏云德克阿吾勒对自己很亲热。他舍不得离开阿斯勒别克夫妇，很快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不过叶尔波勒听到这个消息却不以为然地对阿拜说：

“这样做不好吧！跟在一位回娘家的女人后边去做客合适吗？会不会被别人取笑？”

叶尔波勒不是考虑自己，而是替阿拜着想。他担心这样做会影响阿拜的声誉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的人会不理解地打问“这是怎么回事？”

阿拜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拍着叶尔波勒的肩膀：

“噫！我们能和哈德尔拜阿肯攀谈，聆听他的教诲，这多有意思啊！如果说我们跟在一位女人后边，要看那女人是谁？是受人尊敬的卡拉恰希！难道她不配我们跟随吗？有谁能这样说？”

四天以后，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和卡拉恰希一同抵达了哈德尔拜的阿吾勒。

这个阿吾勒热情地接待了来自托布克特部落的年轻客人。本部落的许多老人和青年也和客人们同时来到哈德尔拜家。多看看远方的客人，打听其他部落的情况，也许任何年龄的人都会感兴趣。卡拉恰希也被许多姑娘和嫂嫂们围在中间了。

哈德尔拜正好在家里。这是在布皆依的祭典以后阿拜第二次和他会面。阿肯已经老了，不像当年那样健壮、敦实。如今须发已经斑白。脸上皱纹又深又粗。只有宽而平正的额头和端正的鼻梁多少保留着过去的风采。他先和阿斯勒别克夫妇打过招呼，接着问候了阿拜和叶尔波勒。

哈德尔拜一开始没有认出阿拜。一听他是库南拜的公子，立即想起了那年的事。老阿肯对祭典活动的情况记得非常清楚。他说：

“布皆依的祭礼成了这一带少有的盛典。所有客人都感到满意，再三表达了谢忱。”

人们都在聆听主人讲话。他偶尔询问一下客人家乡的灾情和老人们的健康状况。阿拜没有主动说什么。他只是简单明了地回答着哈德尔拜的问话，显得很稳重。不过在今天，只能由阿拜和东道主交谈。因为阿斯勒别克是这个阿吾勒的女婿，不能过分随便。再说哈德尔拜的问话也都是向阿拜提出的。

如今毗邻部落的人们谈话时，都离不开今年的灾情。

今晚哈德尔拜向阿拜询问的也是这些：“三月风雪”给托布克特部落带来了多少灾难？哪几个家族的灾情严重？谁家的景况较好？有挨饿现象吗？奶食的情况如何？还有没有奶牛较多的家族？

哈德尔拜对托布克特部落了解得非常清楚。就像出门在外的托布克特本部落人一样。他打问得也非常仔细。简直像在切脉诊病，对病人的饮食、睡眠、病情几乎都问到了。

阿拜认真地介绍了托布克特部落中各个家族的情况。如托布克特部落现有多少牲畜，都在哪些人手里；各家族的损失有多大，他们过去的情况如何。他讲得特别清楚，仿佛做了文字记载。这些情况连阿斯勒别克和叶尔波勒也是才听到的。因为阿拜在介绍人们受灾的情况时和过去的数字进行了比较，这使哈德尔拜更进一步了解了托布克特的情况。

哈德尔拜叹着气听完了邻近部落的受灾情况，心情显得很沉重，不时摇着头发出啧啧的叹息声。

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三月风雪”对斯班部落同样造成了灾难。哈德尔拜周围的群众眼下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阿肯的家过去也不富裕，不过马奶和肉食还不算短缺。而现在只好向那些受灾较轻的亲友借几匹母马挤奶。哈德尔拜也介绍了这一带的灾情。同时谈到了自己的处境。

还没听说哪里没有受灾。各处的牲畜都瘦弱不堪。谈到这里哈德尔拜伤心地：

“我们本来是骏马般奔腾的部落，可受到这场暴风雪的袭击，几乎伤尽了元气。现在简直像西风中抖动的蓬蒿。”

当话题转到群众的生活状况时，阿拜显得特别关注。

晚餐前的茶点已吃过。佣人正在外面为客人宰杀牲畜。这时陪客人进来的许多邻人早已散去，坐在卡拉恰希身旁的姑娘们也走了。只剩下一个身材较高、白净秀丽的黄花闺女。她黑而细长的眼眉，首先引起阿拜的注意。眉梢微微一翘，和托葛建像极了。从一对棕色的大眼睛，可以看出她的才智。当她微笑地望着客人时，脸上总是泛起明丽的光泽。她的额头和鼻梁，叫人一眼就能认出是哈德尔拜的女儿。

她叫库婉德克，被誉为“哈德尔拜的阿肯姑娘”。

邻人们散去以前，她一直忙于家务。熬茶和招待客人的也是她。有时还要帮助妈妈干活儿，或者到毡房外照看宰杀牲畜的情

况。用餐时她总是大大方方地招呼客人：

“请吃，你们太客气了！请边说边吃……”

她在父亲面前一点儿也不拘束。父亲和客人的谈话中断时，她就插空和卡拉恰希攀谈几句。

当牲畜宰杀完毕，肉已下锅时，摆茶点的餐布也收起来了。这时全家大小都坐在客人周围了。

阿拜正在侃侃而谈。库婉德克以前就听到过阿拜的名字，这时她又向身边的卡拉恰希详细打问了阿拜的情况。

阿拜讲话很沉稳，用词精当。他把今年的灾情和以往的灾情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和分析。阿拜认为，暴风雪给住毡房的哈萨克带来灾难不是一年了。可以说这是哈萨克世世代代的天敌。谁都承认这一点。但为什么每一代人都不能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摆脱它呢？过去和现在所有自认为是“民众保护者”的那些人，有谁真正替民众的疾苦着想，给人们想办法，找到一条出路？

哈德尔拜觉得这些提问都有新意，他沉思了片刻像说顺口溜似的：

“生活在动荡，幸福难捉摸……万物终枯竭。秋风匝地起，草木将凋谢，时光如流水，红颜也衰老……”这显然是说，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阿拜很欣赏阿肯的口才。但认为回答得不够确切。他认为“哈萨克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民族。它的生活应当切实得到保障。不能用草木的凋谢来比喻人们的生活。”哈德尔拜还谈到每个民族的生活都有不稳定性，而哈萨克人的生活要比其他民族优越。

阿拜也没有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其他民族掌握了科学，这是享用不尽的财富。他说：

“如果您仔细想一想，您会承认，我们哈萨克对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了解太少了。一个民族只有了解其他民族才能学习他们先进的东西。从古至今，任何一种创造和发明都是共有的。各民族都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断前进。而我们却很少学到其他民族的长处，科学技术非常落后。就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太落后，所以无法摆脱千百年来困扰我们的自然灾害！”

哈德尔拜父女相对望了一眼。仿佛在示意他们都理解了阿拜讲话的内容。

哈德尔拜不同于其他做父亲的。无论做什么事他都要和孩子商量，经常听取女儿的意见。

今夜的长谈和论争一直围绕着“民族”、“民族性”这一主题。老阿肯从年轻人这里得到了许多新知识，这对自己触动很大。

过去和其他名人交谈时，哈德尔拜很容易理解他们讲话的内容。可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对老阿肯过去一直认为“非常明确”的事实，都能赋予新意，提出异议，而且讲得头头是道。你不得不信服。

第二天喝马奶酒的时候，又谈到了这些问题。库婉德克没有参加辩论。不过她今天更多地支持了阿拜的意见。有时笑着对父亲说：

“爸，客人说得在理呀！”或者：“对，这儿需要好好谈谈。”

这时阿拜正在对昨天以来的谈话提出结论性的意见。

哈德尔拜已经明白阿拜正在探索人们今日的生活和活动，于是提出：

“那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你认为我们的民族今后该怎么办？你已经批评过了，指出了它的缺点，那么有没有出路呢？我想听听你的！”

阿拜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

“我们的民族需要科学，需要知识。要让人们学习、受教育。如今已经不是依赖辽阔的牧场和草地睡大觉的时代了。是应当向科学技术发达的民族学习的时代！”

这些并不是阿拜在今天的辩论中才想到的，而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果。他坚信，这是“哈萨克民族应当走的道路，也是他自己应当选择的惟一的康庄大道。”

哈德尔拜认为学习和教育应当遵循父辈的旨意。对孩子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可是他刚开始讲，女儿就劝阻他：

“爸，您这话该收起来了。”

哈德尔拜没有继续争辩。他沉思片刻后对阿拜说：

“我仔细想了想，你的话有道理，孩子！我对你所选择的道路，你的态度，都很赞成！今天的时代应该是这样的。你讲的应当是你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的语言。需要考虑的是，到哪里去学？怎么做才能学到他们的科学技术！但愿这个时代不会使你们迷失方向！”老阿肯这才结束了他的话。

尽管这位老思想家争辩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接受了阿拜的观点。

在以后的两天谈话中，阿拜再没有和老阿肯争论。只是虚心而认真地向哈德尔拜询问了其他阿肯的情况。

一接触这个话题，老阿肯竟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偶而还吟几句诗。遇到记不起来的句子，就望望库婉德克。这位文静而又多才的女儿会随时提醒她年迈的父亲。

有些话尽管过去听过多次，库婉德克依然在仔细聆听。她不但能背诵许多阿肯的对唱诗，而且熟悉那些思想深邃的阿肯抒写人们苦难的悲愤的诗章。

哈德尔拜谈论时经常提到过去一位知名的沙达克阿肯。哈德尔拜童年时就非常崇拜这位阿肯。现在依然是这样：

“他的确阅历深，知识渊博。我们抵不上他的千分之一。他绝不是一般人可比的，他胸膛里燃烧着智慧的火。实在令人敬佩！”

在哈德尔拜眼里沙达克不是一般的阿肯，而是一位先知。

阿拜抓住机会询问了流传在阿日卡一带的《沙达克和少年阿肯对唱》的详细情况。

这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的少年阿肯正是眼前的这位哈德尔拜。但他没有详细讲当时的情况，只是谦虚地说：

“我们的水平哪能和沙达克阿肯对唱！我不过在他吟唱后回敬了一两句。那不能算作对唱中取胜！当时沙达克连续挫败了斯班部落以曲灭克为首的十六名阿肯，这里的人受不了啦！所以把我抬得那么高……”接着转到其他话题。

哈德尔拜是一位虚心而又气度恢弘的人。他不喜欢表现自己。不仅这位老阿肯有这种高贵的品德，他所提到的沙达克、曲灭克、巴尔拉斯也都这样。哈德尔拜在他告诫人们的箴言里曾指出：诗与

歌有特殊的作用和威力。那些正直的阿肯所吟唱的诗句都深刻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苦难。

哈德尔拜回忆了以往的所见所闻。他沉思了片刻，接着作了一段总结性的发言：

“我有时静静地躺着仔细回味那些诗和歌。觉得人民的苦难像一条锁链，一环套着一环。你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旋律，那些寓意深远的诗章。孩子，你这几天讲的许多话都是很对的。我们的人民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是的，在各种不同的旋律中有一个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旋律。那绝不会是令人手舞足蹈的狂想曲，而是反映时代忧患的悲歌。历史上的种种苦难是悲歌，昨天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三月风雪”也是悲歌。当代许多阿肯的诗都反映了这场灾难。他们很少看到歌舞升平的部落和家族，因而只有吟唱他们所见到的倒塌的栅墙和在冰天雪地中挣扎的贫苦牧民。他们绝不是无病呻吟。正如你所说的，看到人民群众在忍饥挨饿，在风雪中颠沛流离，他们心中的痛苦不能不变成一首首悲歌向外喷涌。”

这时哈德尔拜和阿拜已经忘记彼此间的年龄差距，谈得非常投机。阿拜也进一步了解了眼前的这位老阿肯。童年时代阿拜喜欢的阿肯是巴尔拉斯。以后又认识了厥结和巴勒塔阿肯。

在这几天的交谈中，阿拜把哈德尔拜和自己过去所认识的那些阿肯做了比较。他觉得哈德尔拜思想敏锐，平易近人，创作方向正确。和自己过去见到的那些阿肯有相似的地方，但各有自己的特点。通过这几天的观察，他认为哈德尔拜也应当属于他所敬仰的那个阿肯群体。

认识到这一点以后，阿拜感到这些老一辈阿肯都同样可敬可爱，都是哈萨克民族优秀的代表人物。

如果按照哈德尔拜方才讲的那样回顾过去，你将确信，他们不愧是本民族的精华。这时阿拜深深感到眼前这位神态凝重的阿肯就像是自己的父亲，心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敬意。

然而这不是一般概念中的父亲。更不是那种整天催你“管好牲畜！增添财富！繁衍后代！制服他人！”的父亲。他是智慧和才能方面的父亲；是时刻教诲你，指引你朝正确方向前进的父亲。

阿拜向哈德尔拜表达了真挚的谢意。他说自己得到了在课堂上得不到的宝贵的知识。这几天可以说是在推心置腹的长谈中度过的。阿拜总是跟随在老阿肯的左右，几乎寸步不离。

不过除阿拜以外，阿斯勒别克和叶尔波勒，尤其是库婉德克和卡拉恰希都想做些有趣的娱乐活动。他们说：该到年轻人的毡房去开开心，唱唱歌了！

哈德尔拜也想把年轻人从这种严肃的谈话中“解放”一下。

到第四天晚上老阿肯拿着冬不拉琴：

“孩子们，跟你们在一起我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许多。不过我们毕竟像卧在草垛旁的老骆驼，无论怎样挣扎、怎样鸣叫，也只能像老祖母哼哼摇摇曲那样，带有悲凉的情调。你们能耐心地听到什么时候？！你们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们的旗帜已经倒了，想把它插到土丘上都不太容易。这不应当是你们的目标。你们应当翻过前面的山冈，攀登高峰。要勇往直前，不要半途而废！不要整天愁眉苦脸；要高高兴兴，多组织些娱乐活动！要多看看周围的世界……绝不要灰心！”他停了片刻，又接着：“现在去玩吧，我唱一首歌送送你们！”说着弹起手中的冬不拉。

年轻人都静悄悄地听哈德尔拜弹琴。过了一会儿，老阿肯唱起来了。他的声音依旧那么洪亮。可以看出，青年时代他是一位真正的歌手。他今天唱的歌中，有他昨天讲过的那种“震撼人心的旋律”，也有他的悔恨和悲凉。

他给年轻人唱的是《父亲的祝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可爱的青年们，我的好孩子，努力去做人！要成为人们的楷模！要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让苦难的人民和同胞姐妹在你的绿荫下乘凉。”

老阿肯在黄昏时唱的这首歌，音调不同一般。尤其是副歌部分显得特殊。这是老阿肯多年来吟唱的、很少变更的副歌。

他在副歌部分反复唱道：

“人民！人民！……我可爱的人民！”声音里带着忧伤。

这副歌对阿拜的震动极大。仿佛打开了他的心扉。阿拜从副歌中看到了老阿肯高大的身影。他觉得老阿肯正在飞升，升上高空，成为神圣的父亲，人民的父亲。阿拜心里充满感激之情。老阿肯的

歌声停止时，阿拜因过分激动脸色变得苍白。他直勾勾地望着哈德尔拜的脸，仿佛有一股苦水要从喉管里喷出。

库婉德克看到阿拜的这种变化，从父亲手中轻轻地抽出了冬不拉琴，笑着说：

“您这支歌不是要让我们高高兴兴地去玩，而是要我们伤感！爸，这次我可不能听您的话！我们要说说唱唱，开开心！您懂了吧！”

这句话正说到青年人的心里。大家顿时活跃起来。库婉德克的机敏和他娇憨的笑容使阿拜又惊又喜。他突然觉得这位活泼美丽的年轻姑娘就是文娱活动的灵魂和明灯。正是在此刻，在这个昏暗的夜晚，库婉德克仿佛使阿拜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冲击力。

在这样一个生命周围，不会有夜的昏暗和不可排解的烦恼。她满怀希望，满怀美丽、崇高而又坚定的信念，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她屈服。

转移到年轻人的毡房以后，来了许多青年男女。他们共同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夜晚，天亮时兴犹未尽。除唱歌以外，还组织了各种传统游戏。有“丢手绢”、“皇帝好吗？”、“衔指环”、“皮带抽打小伙子”及“绕口令”等有趣的项目。

在各种游戏的间隙，进行了多次男女对唱和歌咏比赛。斯班部落的娱乐活动丰富多采。尤其是这个阿吾勒，从哈德尔拜的父亲阿克泰拉克开始，便成为对唱和放歌的中心。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库婉德克，更是文娱活动的中心人物。在她周围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女友。

斯班和乃曼部落有这样的传统习惯：姑娘一般都晚婚。“难道要她变成斯班部落的老姑娘吗？”——已成为毗邻部落的一句俗语。在哈德尔拜的阿吾勒，此刻在这顶毡房里，年近三十的大龄姑娘就不止一两个。这些姑娘都很大方，喜欢开玩笑。而且个个能吟会唱，热衷于娱乐活动。

游戏的主持者是库婉德克本人。她的笑声像悦耳的歌曲，总是博得人们的欢喜。她对小伙子们也毫不客气。该惩罚他们时，总是涨红脸，得意地笑着执行自己的任务。

该她自己受罚时也从躲躲闪闪。依然带着笑声，从容不迫地接受惩罚。

这天夜里阿拜和库婉德克一直并排坐着。他俩多次对唱、放歌，或者开几句玩笑。

对唱是由库婉德克开头的。她特意邀请阿拜对唱。阿拜过去很少和别人对唱。他想在唱腔上下功夫，有意放慢曲调的节奏，以便利用时间构思诗句。阿日卡那些优美的曲调在斯班部落中还不流行。阿拜凭借这些动听的歌曲与嘹亮的歌喉一直占着优势。

第一次交锋就这样结束了。当他们第二次对阵时，库婉德克是用一种说唱的无韵诗开头的。这是示意要在诗歌的构思方面进行比赛，而不偏重于曲调。阿拜非常熟悉这种无韵诗。这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和库婉德克一样把重点放在即兴创作方面。对阿拜来说，吟诗是驾轻就熟。他的灵感像潮水般涌来，诗兴愈来愈浓。在整个对唱过程中，这对男女青年的创作热情，在互相激励，互相感染。

库婉德克感到和阿拜对唱不啻一种艺术享受。她的眼睛总是含着笑意，两颊上不时出现红晕。他们吟唱的内容，大部分是互相赞扬对方。有时开几句玩笑，但都有分寸。小伙子偶而采用“爱情”、“爱的火焰”等词汇，试探对方。而姑娘则表示：“敬爱的客人，优秀的青年，欢迎你来这里做客！你出身高贵，品德高尚，非一般人可比。对唱中互相敬重，才和我们的身分相宜。”

当众对唱的情况大致如此。然而当他们单独在一起畅谈时，这位多情的少女和才华横溢的青年之间有了更多的感情交流。

当娱乐活动走向高潮，人们分好几处进行对唱、谈笑、争论时，库婉德克向阿拜表示：“对唱不可能尽情表达人的心意，在稠人广众之前还能唱什么呢，阿拜？我要说的话太多了！许多心里话只能单独告诉你！”这些话也是笑着讲的。目的是要表达她对阿拜的特殊感情。当时并没有引起别人注意。其实他们之间的默契，前两天已经开始了。

当阿拜紧握库婉德克白皙而纤细的手指时，发觉他们心搏的节奏是那么一致：

“你感觉到了吗？我们心跳的节拍完全相同！你这几句话真让

我高兴。请把我当作知心朋友。”

从这时起，他们相对的微笑、诙谐，甚至眉宇间的细微动作，都在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和甜情蜜意。当游艺节目给他们造成一次接吻机会时，他们真的动情了。两个滚烫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

天将破晓，客人们开始散去。库婉德克让阿拜进到阿吾勒边上的一顶毡房。

等客人走尽，一切都收拾完毕后，库婉德克也来到这顶僻静的毡房。屋里只有一张床。主人是一位老太婆，天亮前就出去了。这时一对被情焰撩拨、急不可待的青年男女立即会晤了。由于地方窄小，时间紧迫，双方都没有讲话。两颗早已沟通的心很快卷进春意泛滥的波涛里。

娱乐活动又连续进行了几天。阿拜和库婉德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青年人之间的正常友谊。这就是一切。虽曾匆匆相会，但并未产生火热的感情。阿拜更喜欢众人面前的库婉德克。因为单独在一起时库婉德克的过分直爽使她显得像这方面的老手，这会刺伤阿拜这颗年轻的心。

库婉德克有未婚夫，是克烈部落的人，已经来过几次了。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要娶库婉德克做妾。他来相亲时，库婉德克对他很冷淡，心里并不爱他。库婉德克向阿拜倾诉了内心的痛苦，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阿拜陷入沉思中，没有回答。他家里有迪丽达，她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应当承认，库婉德克和阿拜是相称的。她所受的教育，她的才气和智慧都与众不同。这无庸讳言。

在阿拜至今所见到的女性中，库婉德克要算最有才华、有胆识，姿容秀丽的姑娘。

然而要触犯哈德尔拜，要忘记迪丽达和孩子们，对阿拜来说真是太困难了。而更重要的是，在理智上阿拜虽然愿意接近库婉德克，但在感情上仍然有些距离。即使在今天，阿拜依然在怀念托葛建。他认为，托葛建是可以和眼前这位性格开朗、有辩才、有名气的姑娘媲美的。托葛建仿佛又出现在他眼前，在表白自己至死不渝的爱情。托葛建对阿拜的热恋，她献给阿拜的一颗纯真的心，她留给阿

拜的那些甜蜜的回憶，是不可能從其他人身上得到的。也許不會再找到能和她比擬的生命。

一想起托葛建，即使和庫婉德克躺在一張窄小的床上，阿拜也會縮身躲開她的。

庫婉德克也同樣熱戀阿拜。但她心裡更多的是對阿拜的崇敬。即使如此，她依然無法控制自己。阿拜不知道自己究竟該怎樣做，最後決定直接和庫婉德克商量。如果庫婉德克不反對，那就把一切都告訴阿斯勒別克夫婦，按他們的意見去做。庫婉德克表示同意。

阿拜分別征求了阿斯勒別克和卡拉恰希的意見。長期以來關心和支助阿拜的卡拉恰希，很高興地表示同意他們結合。但阿斯勒別克堅決反對。他向阿拜指出了這件事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

“這樣做不行。也辦不到。庫尼肯不會平白無故地委屈阿勒欣拜的孫女。除非他想和阿勒欣拜絕交，否則不會允許你這樣做。還要考慮的是，這會敗壞庫婉德克在男方部落中的名聲。而這一切，最終要引起哈德肯老人的煩惱。但願這件事就此結束，不要再讓任何人知道！”

阿斯勒別克又把他的意見直接告訴了庫婉德克。這對青年男女总算改變了最初的想法。然而在最後一天分手的時刻，阿拜和庫婉德克都表示：希望今後還有機會考慮這件事。他們懷著特殊的感情，像一對知心朋友，依依不捨地離開了。

阿拜離開哈德爾拜的阿吾勒以後，經過兩天山路的顛簸抵達了托布克特的夏牧場。他心裡一直惦記著老阿肯好客的家。相距愈遠，他愈覺得庫婉德克——這位多才多藝的姑娘可敬可愛。

(三)

今年的夏牧場和往年不同。簡直像秋牧場一樣沉寂和蕭索。但這不是氣候的原因，而是因為牧人的情緒低落。庫南拜這樣的達官顯貴，也不像以往那樣召集自己的親信和部下。多年來傳聞和流言較多的額爾格孜拜家族也很平靜。似乎今年沒有必要為草牧場發生爭吵。除額爾格孜拜那樣個別家族以及白達勒、白沙勒、蘇云德克

及喀拉台以外，大部分牧人手中只剩下多少牲畜。完全没有必要派人去守护辽阔的牧场和茂密的野草。

专横跋扈的权贵和恶棍们还要去欺侮谁呢？在大部分牧人受到饥荒威胁的时候，这些在暴风雪中不曾受损害的少数人，巴不得能这样安静。他们在互相提醒：

要想着群众。在群众面前多谈人民的安危，要显得为他们的生活担忧。要拿出一些肉汤、酸乳和奶食周济他们。要经常唠叨：“我们也在勉强度日”……像今年这样大部分人严重受灾的情况下，要表现得随和、温顺。平常年景可以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但今年不行。群众遇到困难时我们要摆出一副慈善面孔。

这不，过去靠盘剥群众发家致富的那些人，如今想变成“慈善家”。这显然是从他们前辈“智谋”之类的书中学到的东西。

群众的精神状态也和往年不同。人们都显得过分冷漠。不愿多说话。经常锁紧眉头。

正因为这样，托布克特夏牧场今年不曾举办过一次喜事。在一般情况下，这时候总要举行几次赛马活动。而今年，连三岁马都没有赛过。遇有嫁娶和割礼，也都草草了事，只用一盘肉招待客人。很少见到往年那种盛筵。

在这种反常的平静中，突然传出一则惊人的消息：出现了盗匪，偷走了马匹。

这正是夏牧场开始有些凉意，人们向秋牧场转移的时刻。有的畜群动得较迟。大约在不到五天的时间里，买巴沙尔、加合甫和额日晒的马群以及库南拜自己住的阿吾勒丢失了二十来匹膘肥的马。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千里草原的各个阿吾勒。凡是有几头牲畜的阿吾勒都加强了畜群的看守。

然而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一般来讲，已经尽人皆知的这类重大案件，会很快露出破绽的。比如在某某人家看到了新宰的牲畜皮张；在某某人家发现了牲畜的血迹和大块骨头肉等等。但这次却如石沉大海，听不到任何消息。

一开始库南拜曾和加合甫他们交换意见。他们认为：“这伙匪徒可能是毗邻的克烈部落的，要不然是从乃曼和斯班部落来的。”

尤其是当牧民开始从夏牧场转移，各阿吾勒之间的距离拉长时，他们确信：“这伙匪徒特意选择了这个时间，目的是要把偷去的马转移到更远的地方。”

库南拜已派人到那些部落去侦察，并推迟了转场时间。额孜谷特、买巴沙尔和额日晒等许多人，也骑上马四出奔波，寻找了许多天。

在邻近部落中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迹象。在那些人迹罕到的深山峡谷中，在可以极目远眺的高峰上劳顿多日的托列别日德、布拉汗、喀木斯拜及居玛古勒等能人也没有发现任何踪影。

正当库南拜的许多阿吾勒和大批青壮年采取措施进行追查时，额尔格孜拜家族中又被盗走五匹马。不仅如此，白沙勒和苏云德克的畜群里也丢了四匹马。没过几天，阔特巴克和布肯其家族也派人寻找被盗的牲畜。

这些刁钻的盗贼仍未去漏风声。每到午夜过后就听人们说：“偷走了！”“又偷走了许多匹！”

任凭库南拜暴跳如雷，亲自出马追问，侦察工作仍然毫无进展。整天在高冈上放哨的守护人员也没带回来任何消息。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加强夜间的看守。库南拜决定让自己所有牧营地的阿吾勒尽可能靠近些，一起搬迁，同时加快了转场的进程。

库南拜的阿吾勒像逃离大火一样，慌慌张张地在牧道上狂奔。库南拜心里想：“这样做，起码可以使贼匪转移目标，不再追我们。我们也可以有几天安静日子！”

快速逃离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在以后的几天里，季格铁克和阔特巴克家族中被盗的消息少了些。然而并不是所有额尔格孜拜家族都平安无事。听说又被盗走两匹马驹和一匹肥壮的三岁母马。到了这时库南拜才说：“我知道了，看出来！”

虽然库南拜说“知道了！”但没有说出盗马贼的名字。只是说：“不在远方，而在内部。”

白沙勒和苏云德克没有想到这里。他们只是空着急，但无可奈何。这时库南拜打发人来告诉他们：“要派人去找，继续寻找！”但没有透露自己的猜测，却暗地里派了几个极普通的人到附近的家族

中去探听。

派出去的都是别人想不到的人。向他们交待的任务库南拜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比如派了一位老太婆到季格铁克家族喀拉恰的阿吾勒去。那个阿吾勒中只有一名外来户是老太婆的远房宗亲。派到阔特巴克的是一名不引人注目的穷老头儿。而派到托尔盖的是一名垂老的牧驼人。这些老人不承担询问的任务。他们甚至不知道牲畜被盗这回事。都是整天求真主垂怜晚境的人。库南拜让他们到各家去随便坐坐，留心那些人吃什么，喝什么就行了。

库南拜的妙计果然奏效。他很快找到了那个盗马贼的窝。他今后要严加防范的依然是季格铁克家族，尤其是喀拉恰和考岷两家。

库南拜这次并没有胡乱猜测。他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季格铁克家族里确实有几名青壮年是真正的盗贼。

事情是从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开始的。

巴拉嘎孜是巴扎尔阿勒的哥哥，是季格铁克家族中好胜心强、性情暴烈的青年之一。阿布勒哈孜是喀拉恰的儿子。他兄弟几个都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喜欢惹事生非。前几年在库南拜和布皆依之间煽风点火，导致他们关系恶化的正是喀拉恰。不过也与考岷有关。众所周知的托克伴别特械斗是因为喀拉恰和考岷殴打两名听差引起的。在以后的木沙库勒械斗和布皆依的祭典中，喀拉恰和考岷的儿子都特别引人注目。都是些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目中无人的年轻人。

他们中间只有巴扎尔阿勒显得特殊。他不仅相貌出众，膂力过人，而且能言善辩。是季格铁克家族引以为荣的有胆识的男子汉。

然而今年三月的那场风雪灾害以后，这些棒小伙子都显得精神颓丧。

季格铁克是受灾严重的家族之一。他们受灾也是因为草牧场紧缺。喀拉恰和考岷两个阿吾勒的牲畜损失殆尽。巴扎尔阿勒、巴拉嘎孜、阿布勒哈孜和阿德勒汗等人只保住了胯下的一匹乘马。

到夏牧场以后他们很少出门。整个夏天都是在半饥半饱中度过的。他们羞于向别人乞怜，甚至不曾向白达勒这样的本家伸过手。他们曾想过找个活路，可是经过“三月风雪”那场灾害后，又有什

么活儿可做，惟一的办法是给人当牧工。

可是当牧工的人只能养活自己，却无法照顾老婆孩子。许多人当了一辈子牧工，可有哪个牧羊人，哪个牧马人或者牧驼人曾吃饱穿暖，过几天好日子！他们的所得只是自己混口饭吃。许多牧工只能一代接一代在牧主门前累断脊梁。

这些人一夏天所看到的只是在饥饿中啼叫的孩子，还有瘦得像枯枝一样的母亲、嫂嫂和妻子。周围只有叹息和呜咽。这些人因为找不到出路，只能不停地咒骂。然而他们并不胆怯和愧疚。他们的诅咒中含着愤怒和仇恨。有一天晚上，许多年轻人集中在一处土丘上，巴扎尔阿勒的一席话，道出了大伙儿心中的愤懑：

“留下吧，没法儿维持生计；搬走吧，一家老小长途跋涉，谈何容易！只有半牛馱子的那点儿家当怕都保不住。真主对我们为什么这样不公！……”

今年夏天巴扎尔阿勒向这些年轻人详细解释了造成人们苦难的根本原因和自己的看法。比如在暴风雪中能保住自己畜群的关键是什么？受灾的原因又是什么？哪些事是不公正的？那些不正派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怎样和牧民拉拢关系？

每当讲到这些情况时，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就有些按捺不住。他们总是逼着巴扎尔阿勒：“你要想个办法，给我们指一条活路！有没有什么可做的事？告诉我们吧！”巴扎尔阿勒没有做出回答。

生活迫使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巴扎尔阿勒并不知道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夜间骑马出去活动。一开始，他只听说买巴沙尔的马丢了。以后又听说加合甫的马被盗走。然而这些坏消息并没引起他注意。过了不久，额日晒的马也被偷了。有一天夜里，巴扎尔阿勒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亮前走出毡房。他迎着早晨的清风，坐在青草地上沉思着。

不远的地方，有属于喀拉恰的四五户人家。这个邻近的阿吾勒有一条机警的母狗叫阿克托斯。天刚亮时，巴扎尔阿勒听到阿克托斯的吠声，感到诧异。因为狗是突然狂吠的。只有见到陌生人狗才

这样吠叫。

“这是哪里来的生人？”巴扎尔阿勒在自问。他想知道个究竟。不一会儿，有两个骑马的人走近喀拉恰阿吾勒最靠边的毡房。那正是阿布勒哈孜的家。一位骑手在门前停住了，另一位继续向这边走来。

巴扎尔阿勒先是认出了那匹白尾乘马。那是巴拉嘎孜惟一的坐骑。这匹有名的白尾快马，今天仿佛走得很急。可能一路上都在奔跑。一开始巴扎尔阿勒以为他们是寻欢作乐回来。但他悄悄地观察了一阵，才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巴拉嘎孜手中拖着一根长棒。巴扎尔阿勒一阵心悸，脸色苍白，死盯着那个方向。他决定侧身躺在草地上进一步观察。

巴拉嘎孜接近阿吾勒时，拽紧缰绳，放慢了速度。快到自家门口时，他从马背上下来，又牵着走了几步。随即把手中的长棒插到毡房的腰带上——这是他平时放长棒的地方。

接着巴拉嘎孜又牵着白尾马向阿吾勒附近一条山沟的峭壁走去。这一切巴扎尔阿勒都看得清清楚楚。白尾马好像浑身是汗水。看来巴拉嘎孜对自己阿吾勒的人也瞒着他的行动。

过了一阵，巴拉嘎孜把坐骑藏在峭壁下，回到家里。而巴扎尔阿勒在人们起床前一直未睡。他还到喀拉恰阿吾勒附近的山沟中看了看阿布勒哈孜的乘马。到这时巴扎尔阿勒已忍不住了。他气得肺都要炸了。回到屋里，一声也不吭，只是紧蹙着眉头。有时浑身发抖，心里发慌。

巴扎尔阿勒仿佛在等待什么。果然不出所料。刚过中午。从邻近阿吾勒回来的考岷又带来不好的消息：昨天夜里额日晒的马被盗了。巴扎尔阿勒听到这个消息时，巴拉嘎孜已从睡梦中醒来在外面散步。巴扎尔阿勒像出远门似的系上腰带，走到父亲面前：

“我有事情告诉你，咱们到外边去吧！”他领着父亲向一座高冈走来。顺路扯开嗓门儿喊着巴拉嘎孜。

又粗又高的黑脸大汉巴拉嘎孜跟着来到高冈。

停了一阵，巴扎尔阿勒用怨恨的眼神望着父亲。他平时那副红润的脸变得灰白，没有一丝血色。一双敏锐的大眼睛布满了血丝。

他大声向父亲说：

“爸爸，你平时常说，即使住在草屋里也要知足；就是穷得一无所有，也不走邪路！你从来就疾恶如仇！这正是你高尚的品格！难道你老了，我们就该蒙受羞耻？”他的声音颤抖着停住了。

“他在说什么？这家伙在说什么？”考岷惊异地望着巴拉嘎孜。

巴拉嘎孜没有吭声。巴扎尔阿勒抢着：

“不要望他，望着我！让我来回答！那天盗走买巴沙尔的马匹，昨夜盗走额日晒的马匹的窃贼已经找到了。不是别人，就是你这个坐在对面的儿子巴拉嘎孜！”

考岷吃了一惊。

“什么？你在说什么？”

“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说的。”巴扎尔阿勒盯着他哥哥：

“我看看你敢不敢承认！”

巴拉嘎孜也不是懦夫。此刻他正在气头上。虽然心里感到窘迫，但并不慌张：

“说吧！你知道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冒火？说说你的理！”

“早晨你和阿布勒哈孜做贼回来时，我正在外面，你们的乘马此刻还拴在那块峭壁下。是男子汉你就讲真话！即使掉脑袋也不要说谎……你敢说没有偷……不要说谎！”

巴拉嘎孜毫不退缩：

“对……你说的是事实！”

这桩丑事对考岷，犹如晴天霹雳，使他震惊，他已经怒不可遏：

“巴拉嘎孜，让真主惩罚你！噫，让真主惩罚你！巴拉嘎孜！”

巴扎尔阿勒憎恶地望着对面的哥哥，气得浑身发抖。他猛地向巴拉嘎孜扑去。

考岷的两个儿子都是膂力过人的彪形大汉。这时他们的拳脚像挥舞的大头棒噼里啪啦一阵撞击。一开始，巴拉嘎孜心里着慌没有站起来。但他急中生智，朝弟弟的小腿上踢了一脚。巴扎尔阿勒身子晃动时，他又趁势猛击一拳，几乎把弟弟打倒在地。然而巴扎尔

阿勒动作更快。他弯了弯腰，突然转过身，像一团火扑上去压住了巴拉嘎孜。接着用左手掐住巴拉嘎孜的脖子，右手从腰间抽出明晃晃的刀子，……巴扎尔阿勒用膝盖压住巴拉嘎孜，粗声粗气地：

“我宰了你！别说你是我哥哥，就是我父亲我也不饶！”他手中的短刀曾几次接近巴拉嘎孜的喉咙。巴拉嘎孜在拼命挣扎，挡住了他持刀的手。

巴扎尔阿勒已占有绝对优势。他按住巴拉嘎孜的脖根，正要割断他的喉咙时，持刀的右手被父亲紧紧拽住了。

“住手！喂，狗东西！这成什么了，两个狗东西！起来！”他说着把巴扎尔阿勒拉开了。

巴拉嘎孜一抬头站起来了。不过他不想再撕拼。他定了定神，仿佛找到了其他取胜的办法。他用责备的目光直盯着弟弟：

“好啊！就算你是一条狗，也和我是一个窝里爬出来的。你比我小，却骑到我身上。你叫我说什么！即使我被你逼急了，我能不念手足之情下毒手吗？难道这就是你的智慧吗？”后面的两句话，他是吼出来的。

巴扎尔阿勒紧蹙双眉，一声不吭地坐着。巴拉嘎孜这才伸直腰背，一句接一句地讲开了：

“是你自己问我的。我没隐瞒，全都告诉你了。如果我不说出来，你能强迫我承认吗？要是偷，可以偷的牲畜有的是！如果我自己是从克烈部落那边回来的，你又有什么办法？别说是库南拜，就是真主也别想找到什么痕迹！我不会让他们发现任何线索。我是在做贼吗？你应当问一问，应当懂得这些！难道是为我自己这样做的？我是出于义愤，由于憎恨才这样做的。而不是贪图不义之财！我既然做了就不翻悔。我一无所有，他却绰绰有余。他的富有是靠着我的贫穷。我的草牧场呢？我流的血汗呢？而他呢？他会有什么损失？只不过少了一点儿剩余的东西。而这足以拯救我那些快要饿死的同胞。我不想发财，只想解救周围那些挨饿的人……你就是割掉我的脑袋，也休想让我罢手……我是在劫富济贫。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十恶不赦的盗贼！我不是在偷盗，是在复仇。假如我是抢劫弱者和贫苦人家，你可以责备我！”

考岷没有和巴拉嘎孜争辩，也没有细想他讲的这一番话。只觉得这条路风险太大。不管儿子怎么讲，他的锅里容不得别人的东西。他决定把巴拉嘎孜赶走！

“搬出去！搬出去！你给我滚开！……我不想看到你！马上给我搬走！”

巴扎尔阿勒依旧蹙着眉头不做声。在即将分手的时刻，父子三人各有各的想法。巴拉嘎孜没有违抗父亲的命令，当天就搬到喀拉恰的阿吾勒了。

巴拉嘎孜搬走刚四五天，又从库南拜自己住的阿吾勒盗走了五匹马。巴拉嘎孜的人手并不多。眼下只有阿特勒哈孜和阿德勒汗两人。他们的计划很周密，行动也很谨慎。

他们先从远方的乃曼部落找到了三四个年轻伙伴。这些伙伴也是被风雪灾害和生活的贫困逼到这条路上的。个个都精明强干，有胆有识。是阿特勒哈孜今年夏天到阿亚古斯那边去和他们联络的。

双方商定的原则是：只抢劫本部落中有权有势的富裕户，不触动贫苦牧民。那边袭击的目标是谢木孜—乃曼、沙德尔—玛台中的库代苏古尔、喀普塔盖、居玛坎等户。在托布克特部落中只袭击库南拜、额尔格孜拜、喀拉台、苏云德克等家族。每个人都要单独活动，装作赶路的人。一般不采取集体行动。另外还有一条规定：托布克特的人到乃曼部落时不直接接触畜群，而要由那边的同伙确定该抢劫谁，该赶走几头牲畜。并由他们去执行任务，把到手的牲畜交给这边去的伙伴。如果那边的同伙到这里来，一概由巴拉嘎孜负责安排。

两边的人都非常熟悉活动地区的地形和山路。应当走哪一条路，过哪一条河。哪些山梁和沟壑中来往的人少，不会被人发觉。他们都一清二楚。他们也善于把追踪和搜捕的人引入迷途。其中最能干的要算巴拉嘎孜。他总是把自己想出的办法和摸索的经验告诉同伙。

这个团伙虽然只有六七个人，但都是胆大包天的汉子。简直像一窝狼。他们的活动像一股旋风卷过两个县的主要牧区。

让库南拜和白沙勒等人琢磨不透的是，为什么这些抢劫犯任何

时候都不会被人发现。

每到天亮，只要发觉马匹被盗，人们会立即跨上坐骑四处去寻找。有时分作几路，三两个人一起在周围搜索。在通往克烈、乃曼、喀拉柯斜克的山口上都有人看守。昼夜有人在山中巡逻。

但依然没有线索。搜捕回来的人都是同样腔调：“没有看到一只苍蝇和昆虫过去！”“一定是在内部！赶到青格斯的深山中去了！”

巴拉嘎孜充分估计到可能遇到的风险。他既大胆，又细心。牲畜到手以后他并不立即逃窜。也不赶到乃曼部落去。他只是静悄悄地在托布克特内部待五六天，一直等到人们的情绪平静下来。他也不把牲畜转移到远方去，甚至不远离畜主所在的阿吾勒。就待在他们附近的地方。他偏偏不到那些使人怀疑的深山密林中去，也不接近有人把守的高冈和山隘。今年夏天只有打草的人到那里去过。另外，每一次行动，巴拉嘎孜赶回的马不超过五六匹。同时他会立即让伙伴们骑上这些马分散到各处去。

巴拉嘎孜在动手前要让他的伙伴们做好准备，这些人只带着一副笼头和不多的干粮。夜间由巴拉嘎孜把他们临时安置到一处不引人注意的山沟。巴拉嘎孜自己却带着阿德勒汗、阿布勒哈孜潜入马群。等赶来马以后，他让伙伴们一个个骑上马离开。自己留下来盯梢。伙伴们则在山下等候他的消息。凡是从阿吾勒走出来的人，无论是搜捕的还是一般行人，巴拉嘎孜一定要辨清他们的去向。并通知他的伙伴立即骑上马躲开那些人。他的伙伴们丝毫不惊慌。只是翻过一道山梁，从这条沟走进另一条沟。有时他们和前来搜捕的人只隔一道山梁。几乎就在失主的眼皮底下周旋着。

假如需要休息，他们就到搜捕的人刚刚离开的地方去。在那里休整几天后，巴拉嘎孜让他的同伙在一夜之间全部离开，向乃曼部落转移。

库南拜派到喀拉恰阿吾勒去的老太婆哪能掌握这些情况。她本来什么都不曾了解到。因为巴拉嘎孜他们从来不在自己家里宰杀牲畜。甚至不把牲畜赶到附近来。只有一次，由于阿布勒哈孜馋肉，他们把乃曼的同伙送走以后在人迹罕到的河边宰了一匹肥马驹。阿布勒哈孜把一块腰窝肉带回家里。

马驹肉是在夜间人们快入睡时才下锅的。想不到老太婆闻到肉的香味，一直在外边等着。当大盘熟肉端到阿布勒哈孜面前时，老太婆突然进来了。她认出了盘中盛的是马驹的腰窝肉。

库南拜派人转告白达勒：“让喀拉恰管好自己的亲戚。他们已经露出马脚。我手头有证据。我只要求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如果喀拉恰不承认，那就让考岷来作保。考岷不会不察觉。他是不会舍命说谎的。如果要我相信，要我撒手，除非他用自己的人格和依玛尼来作证。”

白达勒没有去为难喀拉恰。他直接找到考岷。考岷说他早已经不和喀拉恰、甚至不和巴拉嘎孜来往。但白达勒不依不饶，他说：

“你或者肯定他们手不干净，或者肯定他们清白。只有你用自己的生命来担保，库南拜才肯罢休。如果你确信他们清白无事，用生命去做保是不会有错的。这会使你的亲友从诬陷中解脱出来。”

到这时考岷才讲了心里话：“我没有多余的一条命，我不敢保证他们清白！”

这时额尔格孜拜家族中到处在叫嚷：“考岷缩回去了。他说不愿意出来作证。不能为那几个人的清白作保。罪犯都在喀拉恰的阿吾勒。”买巴沙尔和加合甫喊得更凶：

“嘴上说是同宗，可比外人还恶毒！我们有什么错！这次我们绝不轻饶，绝不会怜惜。非要抢光他们的牲畜，烧掉他们的黑窝！”他们甚至向库南拜施加压力：“要狠狠地惩罚他们，不能手软！”

然而库南拜却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他想到人们眼前的困境，心里感到困惑。另一方面，眼下他和白达勒的关系还不坏。再说盗匪们袭击的不只是额尔格孜拜家族的马群；阔特巴克和布肯其的不少牲畜也被盗。甚至连白达勒也没有幸免。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联合白达勒共同对付这些罪犯。如果有可能，干脆让白达勒出面。万一这些都做不到，那就把一切罪责强加给季格铁克家族。于是库南拜提醒买巴沙尔等人：

“用不着声张！喀拉恰能跑到哪里去？现在需要的是沉着！”接着又派人到季格铁克家族去。这次派出的是居玛拜。

居玛拜首先会见了白达勒。向白达勒转达了库南拜的意见。对

于白达勒向考岷施加压力一事，库南拜表示满意。居玛拜又告诉他，库南拜让喀拉恰和阿布勒哈孜去一趟。白达勒表示不反对库南拜这样做：

“见见自己的亲族也好！让他亲自问个明白！我同意他这样做。我可以向喀拉恰转达他的意见！”

然而喀拉恰和阿布勒哈孜都没有去。白达勒向他们施加压力，依然无效。这样喀拉恰的罪名又加重了。一方面抢劫牲畜，一方面又抗拒交待。总之，库南拜的筹码在增加。

额尔格孜拜家族昼夜监视着喀拉恰的阿吾勒。但阿布勒哈孜、阿德勒汗、巴拉嘎孜等人都不在。据说他们都溜走了。

被怀疑的对象愈来愈多。喀拉恰和考岷两个阿吾勒的青年人此刻不在家的都被当成了贼。据他们说，阿布勒哈孜绝不是单人独马。今年骚动的更不是少数人。人手很多。因此大家要联合起来共同讨伐。这些话是由额尔格孜拜家族中传出来扩散到群众中的。这种流言蜚语早已把巴拉嘎孜和阿德勒汗算进了阿布勒哈孜的团伙。因为阿布勒哈孜没有去会见库南拜，第二次库南拜派人通知巴拉嘎孜和阿德勒汗去见他。喀拉恰和考岷也给巴拉嘎孜带去口信，希望他去走一趟。

巴拉嘎孜说他不肯去，并且把不肯去的理由告诉了他伙伴：

“库南拜不是要宽恕我。他是想方设法要收拾我。我为什么要自投罗网！我有什么放不下的？让他派人来抓吧！让他们把我打翻在地，套上奴隶的枷锁！好了！反正我已经被他们当成了歹徒。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对于当一个‘老实歹徒’、‘聪明歹徒’或者‘听话的歹徒’我毫无兴趣。我死也不去捞那个好名声！”

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的做法，使库南拜陷入窘境。他恨不得按老办法兴师动众去讨伐，可又担心会激怒那些正在忍饥挨饿怀有不满情绪的大部分群众。

最后他决定把这些人送到官府。最好的办法是上面派来武装人员把他们抓走。

然而如今制度变了。过去的大苏丹即将由“卜勒斯”取代。托布克特部落的隶属关系也变了。从今年夏天开始这个部落已划归斜

米县管辖。另外整个托布克特过去只有一位部落总管，现在可能由三个卜勒斯分管。县城已由新的官员接管。库南拜还不曾和新官员们见面，不摸他们的底。不久就要进行选举了。在这种时刻和本部落的人打官司是不明智的。

无论如何也该等到选举结束。

可是巴拉嘎孜的作法已使库南拜无法容忍。他已经两次违抗命令。库南拜怕他越来越嚣张，益发不可收拾。最后只好派出一部分人去捉拿他。库南拜特别叮咛说：“瞅准他们在山里活动的地方，全部给我捉来！”

然而巴拉嘎孜不是容易就范的。他们从远处看到有人来追捕，会立即分散走开。等追捕的人筋疲力尽返回去时，他们也跟着回去。就在这样来回周旋时，库南拜的马群又遭到袭击。不过这次被赶走的并不多，只有一两匹小驹和口齿较轻的母马。这正是牧人们的奶食减少、向冬牧场转移的艰难时刻。他们显然是要抢几匹口齿轻的大畜做冻肉。

库南拜一面等待即将进行的卜勒斯选举，一面派人去叫巴扎尔阿勒。巴扎尔阿勒不像季格铁克家族的其他人，他很快就来了。

库南拜刚搬进土平房。他正和年轻的小老婆在一起。屋里很暖和。装饰得和年轻人的新房一样。圆脸蛋的奴尔尕妮木体态丰盈、美貌动人。尤其是那一双锐利的眼睛闪烁着奇异的光芒。脸色白里透红，显示着她的健壮与丰满。紧挨着秀丽的右侧鼻翼，有一颗小而圆的黑痣，给她这副又白又红的脸蛋儿平添了几分娇艳。也使她显得与众不同。

巴扎尔阿勒一边等着库南拜开口，一边瞅着奴尔尕妮木。他心里羡慕不已：库南拜是如何找到这个美人做小老婆的！

奴尔尕妮木既显得文静，又显得大方。她让佣人煮好茶招待客人。自己毫无拘束地望望丈夫又望望客人。有时随便向库南拜讲一些家务琐事。库南拜称她为“卡勒玛克”^①。喝完茶，库南拜对她说：

^① 意为“卡勒玛克姑娘”。

“卡勒玛克，把餐布收起来！我和巴扎尔阿勒有话说！”

奴尔尕妮木不慌不忙地收好餐布，吩咐佣人：

“你现在可以出去了！”她自己随即盘腿坐到库南拜的右侧。

一开始库南拜的语气较温和。他在巴扎尔阿勒前指责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

“他们是在给你脸上抹黑。你是有人格、懂羞耻的人。他们这样做无疑会影响你的人格。你不会袒护他们吧！我想你是不会的！你说呢？”

巴扎尔阿勒毫不迟疑地做了回答。他直视着库南拜说：

“我不是为袒护他们来的。我要指责他们。也正因为指责了他们，我们的关系才恶化了。虽然我们是亲戚，但所走的道路不同。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只是我手中没有权力，因此也没有办法去制止他们……”他态度很从容，不慌不忙。显示了他讲话的特殊才能。

在这间暖和的屋子里喝过茶以后，巴扎尔阿勒的脸上慢慢显出血色。他魁梧的身躯和美男子特有的深邃而锐利的眼神，特别引人注目。脸上隐隐浮动红色光泽。他自始至终直挺挺地坐着。宽大的肩膀和肌肉隆起的胸脯都显示着一种真正男子汉的气质。甚至连他白皙的手指也显得特殊。一眼可以看出他是个佼佼者。

在托布克特部落中库南拜这是第一次遇到能和自己这样随便、平心静气谈话的年轻人。他对巴扎尔阿勒的风度和所做的回答都感到钦佩。

尽管如此，没有谈多久，库南拜就和客人争起来了。是他先给巴扎尔阿勒施加压力的：“既然指责，那就请协助我制止他们！”

这时巴扎尔阿勒回答说：

“我方才说过，我指责他们。这一点不假。可是请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什么？是昨天的风雪灾害；是今天的饥饿和贫困；紧随其后的是众所周知的不公正的作法。有的人是兄长，占有了一切。有的人迟了一步，什么也没有。还有更多的人是以后搬来的，处境就更难了。这后果如何呢？做兄长的没有受灾。那些过去受排挤的众人只有叹气和落泪。可有谁想到这些。有哪一

位头人同情他们，为他们着想？我来正是要向您请教这些！”

因为巴扎尔阿勒没有回答自己的问话，却引出别的话题，库南拜心里不太高兴。他直盯着巴扎尔阿勒辩解道：

“这是真主的旨意，是命运的安排……灾难不是人带来的。这能怪罪谁？是不是富裕的人家全都没有周济穷人？但能周济多少？男子汉应当懂得知足，应当顺从天意……”

但所谓真主的旨意并没有说服巴扎尔阿勒，他回答说：

“真主的旨意会使这么多的人陷入困境！？那些以‘人民的保护者’自居的人帮群众一把有何不可？这种说法不过是要群众老老实实地去忍受。难道要人们顺从真主的命令躺在坟墓里等死不成！”

库南拜觉得和巴扎尔阿勒再争下去会有失身分。他想结束这种谈话，于是把脸一沉：

“我已经向你交代了。看来我们都不会放过对方。只是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要吃苦头的！要吃大苦头！可别怪我事先不打招呼！”

巴扎尔阿勒意识到谈话该结束了。他准备离开这里。临行时又说：

“巴拉嘎孜的事我管不着。他自作自受。您想用这些话威胁群众，是白费力气；群众想告诉您他们的处境，也是白费力气。看来是说不到一起了！双方已经离得很远了！”说完戴上了帽子。

最后的这几句话没有得到回答。巴扎尔阿勒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向主人道别后向门口走去。奴尔尕妮木和库南拜一直目送着他。

巴扎尔阿勒的背影也与众不同，透着一股英气。他举止沉稳、冷静，不卑不亢。最后从容不迫地迈步走出门去。

客人走了，库南拜还盯着门口出神。过了一会儿把目光转向奴尔尕妮木：

“太可惜！论才貌这一带的青年人没有一个超过他。他的智慧像一池静静的清水，毫不外露。为什么偏偏生在那个苦命的考岷家里！”他的语气里既含有爱慕也含有嫉妒。

奴尔尕妮木饶有兴味地听了巴扎尔阿勒讲的话，丈夫的议论仿佛是有意向她赞赏这位年轻客人。不过丈夫的嫉妒没有能影响她，

而爱慕之心却引起她的同感。在她的心里已经掀起一层层爱的涟漪。

(四)

人们在纷纷传说要进行选举。库南拜派人送信到吉迭拜，让阿拜到他这里来。

入秋以来，阿拜经常独自一人在家里。大部分时间弹冬不拉琴消愁解闷。冬不拉仿佛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他通过两根琴弦抒发着内心的苦闷。无论弹奏《黄色的赛衣麻克河》还是弹奏《两个少女的哭泣》和《云雀的啁啾》都带着过去那种悲愤的情调。骑着快驼颠簸的阿山·海戈和留下许多哀怨曲调的阿勒夏格日时时萦回在他心里。他们的歌曲，都带有那个时代的苦难和他们失意时的哀怨。共同的特点是“不停地探索、追求、沉思、奋进”。

阿拜在这时期经常想到的是他今年夏天和哈德尔拜阿肯的谈话。这里包括老阿肯的启示和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哈德尔拜似乎说过：“过去的时代留下了太多的伤痛。要从阿肯的憧憬、从歌手的曲调、从乐手悠长的旋律中去领悟它。”阿拜把自己的心思全都融进诉说着昔日历史的冬不拉琴弦。

他仿佛忘记了昨天的嬉戏、游艺和幽会。

不久前叶尔波勒来过这里，他本想邀阿拜出游。他还提起他们过去共同度过的欢乐的时光，甚至提到那些漂亮少女的名字。

但阿拜无动于衷。就在叶尔波勒做客期间阿拜写了一首较长的诗《快停步！我的意马心猿！》。这似乎是对叶尔波勒邀请的表态。是对他婉言谢绝。当阿拜弹着冬不拉为叶尔波勒吟唱这首诗时，叶尔波勒争辩说：

“天啊！你这不会是在和青年时代告别吧？你还不到二十五岁，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会同意你这样做！”

阿拜理解叶尔波勒的心情。他只是莞尔一笑。他经常独自弹着冬不拉吟唱，以抒发自己的感情。而最近几天反复吟唱的一首诗，便是《快停步！我的意马心猿！》。

叶尔波勒虽然不同意这首诗的内容，但欣赏它的语言，有时还随着阿拜吟唱。在他们相处的这十天中，两个年轻人仿佛在一次次告别自己狂热的青年时代。

临近叶尔波勒回去的一天，阿拜向他说明了自己感情上的变化：

“我并不是在召唤垂老的暮年。叶尔波勒，我怎么舍得离开青年时代呢！还有什么比青年时代更珍贵？我只是想用青年人有价值的生活去代替过去那种幼稚而又荒唐的生活。这条生活道路正在吸引我。可是要我现在讲出自己的追求和向往，我会感到心碎。不过你终究会知道的……我会告诉你！……”这确实是他的心里话。

正在这个时候，库南拜的通知来了。阿拜于当天送走叶尔波勒后，就动身奔向卡拉确库。

黄昏时，阿拜赶到卡拉确库的冬牧场附近。在一条林木茂密的山沟里遇到一个骑马的人迎面走来。看来骑手身材高大，肩宽腰粗。走到跟前时，阿拜才认出是自己的弟弟乌斯盘。在暮色中乌斯盘简直不像阿拜天天见到的那样。他这才十八九岁，简直成了虎背熊腰的汉子，比阿拜又高又壮实。阿拜确实感到惊讶。

乌斯盘的马走得很急。看到阿拜时他突然扯住缰绳。马刚站稳，他就笑着对阿拜说：

“我今天到父亲那里去了。他简直像阴间的判官一样审问起我来了。什么‘你封斋了没有？每天是不是做五次礼拜？是不是尽到了一个穆斯林应尽的义务？’等。我真想实话告诉他：‘对你讲的这些，野马是什么态度，我也是什么态度！’可是没敢说。我怕惹出麻烦不好办。所以顺口对他说：‘是啊，完全是那么做的！’他听了以后很满意。不但连连夸奖我，而且让我跟他待了一天。真够烦的！没办法，我没有净身就作了礼拜。假装封了一天斋。最后我想，干脆让他满意算了。于是又和他在一起开斋吃了晚餐。这不，给他做的晚餐让我打扫得干干净净才骑马回来。瞧吧，能欺骗你父亲的乌斯盘正是本人！”说完后不停地哈哈大笑。

阿拜也不由地跟着弟弟笑起来。不过他的笑声里却带有某些讥讽的含意。

“喂，如果对父亲讲了实话，你不会这样高兴的。看来说谎也是一乐！看把你美的！”阿拜说着用脚跟磕着马腹走开了。

乌斯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好。他愣了一阵儿，一扬鞭，催动座下的枣红马走了。

阿拜抵达卡拉确库的冬窝子后并没有立即去见库南拜，却先到昆开住的房子。阿拜最敬重的长兄胡达别尔德正在这里养病——他已经病了很久。阿拜急于了解他的病情，并向他表示慰问。

胡达别尔德正躺在床上咳嗽。看到阿拜进来显得很高兴。他苍白而又枯瘦的脸上只有很少一点血色，两颊上的胡子已经很长了；皮肤也显得松弛，一条条青筋都看得很明显。看来已病入膏肓，只剩下空骨头架子了。

看到长兄的这副病态，阿拜心里很难过。他一进门就脱去外衣，走近胡达别尔德身边，随即坐到他的病榻上。

十五天以前阿拜来过一次。现在的情况比那时严重得多，看来病情正在急剧恶化。胡达别尔德紧握住阿拜的手，来回抚摸着说：

“你来得太好了！”

阿拜用双手握住长兄干瘦的手，把它贴到自己心上。两人相对无语，只有心的弹跳声传递着他们未竟的理想和痛苦。这样待了很长时间，胡达别尔德有气无力地说：

“没去见父亲吗？”

“还没去，我先来看您！”

听说阿拜来了，有三个孩子从对面屋子跑过来向他问好。三个都是胡达别尔德的儿子。老大叫恰克，才十一、二岁；老二叫曲巴尔，刚满八岁；老三是庶出，叫努尔塔扎。

阿拜把孩子们叫到身边，逐个亲了亲他们的脸。恰克和曲巴尔已经上学。阿拜每次来都要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业。孩子们都跟他很亲。此刻正争着往他怀里钻。

胡达别尔德看到孩子们都挤在叔叔身旁，心里一阵难过，把脸转过去了。

看到这种情况，阿拜哄着孩子们说了几句话。随即把他们打发出去。重新坐到胡达别尔德身边。

胡达别尔德望着走出去的孩子，对阿拜说：

“这就是你的侄子，他们会不会成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会遇到些什么……谁能预料？”

阿拜眼中滚下几滴热泪。他的声音禁不住发颤：

“别克！这些都由我来承担。我要尽自己的力量抚养他们，教育他们长大成人！”

今天倒是胡达别尔德在安慰弟弟：

“不要哭！不要哭！……”

他们又相对着默默地坐了很久。过了一会儿，胡达别尔德稍微平静下来。他侧过身，面朝着阿拜躺下。可翻身时又咳嗽了好几声。阿拜随手把他的被子给掖严实了。

这时胡达别尔德引出新的话题。他们又像平时那样谈起来：

“阿拜，你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叫你来吗？”

“不，别克，现在还不知道。”

“是这样，负责选举的官员今天要到这里来。父亲把他安排到加合甫的阿吾勒了。听说这次是选新的官职，叫‘卜勒斯’。想让你担任这个职务。你懂吗？你觉得怎样？”

“您说呢？我希望听听您的意见！”

“如果你听我的话，”胡达别尔德沉思片刻说：“别干，当官不会受人尊重。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还有，人做了官要变坏的，而且不会有好下场，只能遭人诅咒。不要到官场去抛掷你的青春。”

阿拜没有多考虑，立刻表示：

“别克，您讲的都是实话。”

“听说塔克渐在向父亲求这个官位。就让他去去过官瘾吧！”

到人们入睡以前，阿拜一直陪伴在长兄病榻边。他按照长兄的意思，用冬不拉弹了许多曲子。这时几个小侄子又来了。阿拜给孩子们讲了《一千零一夜》中的一段故事。实际是想让长兄听着故事安静地入睡。孩子们非常喜欢阿拜讲的故事，都不愿意离开这位又能弹琴，又会讲故事的叔叔。夜间也和他睡在一起。

“我要和阿拜叔叔一起睡。”

“不行，我要和叔叔睡。”努尔塔扎和曲巴尔争起来。最后分别

睡在阿拜的两侧。一直到他们完全睡着，两个都紧紧地搂着阿拜。

负责选举的官员昨天和库南拜交谈了很长时间。看得出来，关于新卜勒斯的人选，他们会听从库南拜的意见。自从听说“要颁布新法规，按照新法选举”，库南拜打消了当官的念头。

过去的大苏丹管辖阿日根部落居住的整个县。库南拜当时垂涎这个职务，而且如愿以偿。以后他竟降为托布克特的部落总管。无论怎么说，托布克特还在他控制的范围以内。

如今上面的手越伸越长。连托布克特也不能由我们来管，竟要分成三部分。在这三分之一的地盘上当个小官吏，实在没什么意思。

不当这个卜勒斯，倒可以完全控制整个托布克特部落。这是第一。

第二，如今管理群众不是一件容易事。最近又有巴拉嘎孜这种人出来扰乱。还要想法对付这些人。如果仍然由自己带头和这种人较量，会重新勾起过去的旧怨。和自己的同辈布皆依等人较量还好说，如果现在当上卜勒斯和季格铁克家族中的年轻一代去争吵，也太失身份。

还不如选个能威慑他们的青年人去当卜勒斯。让这一代人自己去斗。再说孩子们已长大成人。让他们去当官，自己在幕后出谋划策岂不更好。

第三，库南拜已近古稀之年。现在完全应该从几个孩子中选定一个来接替自己。

库南拜想到这些，经过反复权衡，最后决定让阿拜当接班人。这其中自有原因。

阿拜背离了父亲的教导。他的言行，甚至和库南拜针锋相对。近几年来，这种情况更显得突出。尤其是库南拜娶奴尔尕妮木做妾之后，阿拜和他更疏远了。为这件事库南拜一直在怪罪乌丽渐。直到今年夏天他还埋怨乌丽渐：“是你把孩子教坏了。”

虽然阿拜在疏远父亲，但库南拜却认为，无论是所受的教育，也无无论是所具有的智慧、毅力和才能阿拜都超过其他孩子。那么现

在正应该用爵位把疏远自己的孩子重新拉到身边来。一旦管理群众的担子压到阿拜肩上，他是逃不出父亲掌心的。只要阿拜能像库南拜所想的那样回心转意，他会轻易胜任其他孩子所无法胜任的工作。库南拜完全相信阿拜的才干。这是他经过反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

父亲刚吃过早点，阿拜进来了。这时餐布已经收起，房子也打扫干净了。塔克渐比阿拜来得早，他像一位规矩听话的学生跪在一旁。库南拜让其他人都出去，只留下两个儿子听他讲话。

库南拜的话好像都是讲给阿拜听的。他说自己已经老了。在坎珂的生活道路上争争吵吵一辈子。这是为谁呢？是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为了他们这一代。现在孩子们已经长大，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了。无论交朋友还是树敌，都离不开同一代人。孩子们容易理解他们这一代人的语言，会更快地找到斗争的对策。这一点老一辈就比不上了。眼前的这两个孩子当然是适合的人选，该由他们轮流担任这个职务。他希望两个孩子不要争执。但父亲的意见比较明确，是属意于阿拜的。

已经很久了，库南拜很少和阿拜这样长时间谈话。

阿拜沉默着，仿佛在认真思考。过了一阵，他轻轻清了一下嗓子，对父亲说：

“爸爸，谢谢您的信任，把未来的担子交给我们是对的。您也应当从今后的繁重事务中解脱出来，给自己创造一个舒适的晚境。不过您方才的话如果是指的我，我不愿担任卜勒斯职务，不想当官！这不是客气话。我认为塔克渐适合这个职务。一方面他是兄长，另一方面他也有这个才能，就让他当吧！”

阿拜说着瞥了塔克渐一眼。塔克渐虽然像毛拉一样规规矩矩地坐着，但由于高兴脸涨得通红，简直像在殡礼上收到大量赎罪金的贪婪的喀孜列提，喜幸得合不上嘴。

库南拜直视着阿拜，一再问他不愿当官的理由。

第一次阿拜简单地回答说：“我当不了！”可是当父亲再次逼着问时，他说明了自己的理由。主要是：领导群众的人，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阿拜认为自己还不具备这种条件。权力掌握在一个不成

熟的人手里，就像剃头刀拿在小孩子手里一样。或者伤了自己，或者伤了别人。阿拜可以不爱惜自己，但不能不爱惜被管理的群众。这就是他不当官的原因。如果自己已经成熟，而且自信能够为群众谋利，即使父亲不要他去做官，他保证会主动提出来。但现在希望父亲不要强迫他……

听到这里库南拜立刻改变了主意，而且当即命令塔克渐担任这个职务。这个儿子很高兴地“答应”了。

十五天之后，塔克渐走马上任。他的谋士可不少，一方面有库南拜本人，另一方面有买巴沙尔、加合甫等人给他出谋划策。

新上任的卜勒斯到县城去了一趟。按照库南拜的嘱托，那里的一切都由特尼别克巴依关照和指点。特尼别克是斜米县县长的至交呢！

凭着这种关系，塔克渐第一次进城就办成了许多事。库南拜曾向负责选举的官员讲过一些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的事。

塔克渐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追捕巴拉嘎孜等人。他要以此来显示自己。他从县城回来时，经新上任的斜米县县长批准给青格斯山区派了五名武装人员。另外塔克渐当上卜勒斯以后，即指定居玛古勒做听差，还增添了一位年轻人叫喀尔普克。

五名士兵是由居玛古勒带来的。因为怕走漏风声，居玛古勒是在夜里把他们悄悄带到卜勒斯办公室的。当天夜间，塔克渐和买巴沙尔又派十几名壮丁随同士兵一起到季格铁克家族去了。

托布克特部落的人过去很少见过荷枪实弹的士兵。如今看到全副武装的士兵和马队经过阿吾勒，老老少少无不感到惊恐。

追捕人员在青格斯山区很快遇到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的团伙。他们立即开始行动，追击了很长时间。但因为从县城出发已经颠簸了很久，加上人生地不熟，真有些晕头转向。尤其因为不习惯在崎岖的山路上骑马驰骋，在马背上左右晃动，有时不得不用手抓住鞍头。另外他们对山冈上垒起的石堆特别敏感。一次次拿起长筒望远镜观察，有时久久地停在那里不动。对敌情比较熟悉的托列别日德遇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有时咬牙切齿地说：“真恨不得给它

一棒，砸了这个喉头般的破筒子！”但没有法子。队伍只能慢腾腾地前进。

巴拉嘎孜发现了这一情况。他拽住缰绳回头看了看。认出走在队伍前面的是额尔格孜拜家族的人。里面有托列别日德和他的弟弟叶辽斯孜，还有居玛古勒。巴拉嘎孜相信他们能够对付这个追捕队伍。

阿布勒哈孜和巴拉嘎孜让伙伴们躲进青格斯山的一个峡谷里。他们自己只带着阿德勒汗等候在一个山嘴后边。

托列别日德等人以为罪犯还很远，不紧不慢地跑着。相互之间拉开了距离。这时巴拉嘎孜放过居玛古勒和叶辽斯孜，突然从后面发起攻击。他们是三个人对付两个。巴拉嘎孜不但力大过人，而且技高一筹。桦木长棍和大头棒只来回抡了几下。还不到一两个回合，居玛古勒和叶辽斯孜已招架不住。他们甚至没顾得上向自己人呼救就被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打下马来。手中的长棍飞出很远。两匹坐骑也被抢走了。

因为刚一交手就被动挨打，追捕队伍不敢再继续追击。他们集中在一起停了很久，最后只好撤回。

但他们又不想空手回去。人被打破了头，马被抢走了，他们便拿老实百姓出气。在返回的途中抢劫群众。

追捕队不但在季格铁克家族抢走了喀拉恰和考岷阿吾勒的大畜，而且抢劫了毗邻的吾尔昆拜和喀拉坎阿吾勒，把个别牧民仅有的一匹乘用马和一头奶牛都赶走了。像这种事过去从未发生过。从前只追究罪犯本人，“谁犯罪，谁受罚”。如今塔克渐却想出新花样，连老人、孩子赖以生存的奶牛都不放过。

傍晚，当这个消息传到所有的季格铁克的阿吾勒时，人们被激怒了。他们愤慨地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是天变了？被狗咬了拿大雁撒气不成！？”邻近的阔特巴克和布肯其家族也表示不满。人们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考岷无缘无故受株连。谁不知道，他早就把巴拉嘎孜赶了出去，自己单过！至于吾尔昆拜、喀拉坎等人家和这事更是毫无瓜葛。

虽然群众不知道这事该怪谁，事情的症结在哪里，但都在喘

咕：“又是灾祸临头哇！”

塔克渐把卜勒斯的办公室设到了自己的冬窝子木沙库勒。他周围除了翻译、部落总管、听差等人以外，还有买巴沙尔、加合甫等一大帮谋士。可以说人手齐备。这个集团认为，既然巴拉嘎孜是罪犯，那他们对季格铁克家族所做的一切就是正确的。

三天以后，追捕队回去了。虽然他们昨天还出动过一次，但没有找到巴拉嘎孜等人。实际上派出这个追捕队只不过为了吓唬罪犯，给老百姓一些厉害看而已。

新官已经显了威风。他不打算再留住上面派来的追捕人员。送走他们后，塔克渐准备整理罪犯的材料，送到上边去。

对于塔克渐领来武装人员骚扰百姓一事，阿拜极为反感。阿拜是从到吉迭拜来的客人嘴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他立即骑上马出去了。

阿拜抵达木沙库勒时，看到巴扎尔阿勒也在这里。巴扎尔阿勒当着阿拜的面指责塔克渐说：

“要动武该找我们这些不安分的人。何必去抢劫那些已经受不住折磨的老实人。如果不想饿死我们的老婆孩子，请把抢来的东西都退回去。我们的生活全靠着被你牵走的一两头奶牛。请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想，兄弟！”

可塔克渐蛮不讲理，他气呼呼地说：“你还根本没有吃到苦头！不抓住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我绝不罢休。给群众带来灾难的不是我，是他们！”

巴扎尔阿勒被激怒了：

“那你是说，在捉到巴拉嘎孜以前，你要把所有的人都捆起来！”

塔克渐用质问的语气：

“你有什么资格为他辩护？是谁让你在这里审问别人的？我没有因为巴拉嘎孜的事追究你，强迫你为他做保已经够朋友了！你怎么连这个也不懂？我老实告诉你，如果巴拉嘎孜不罢手，我就要拿你开刀。你别太嚣张！”

巴扎尔阿勒并没有胆怯：

“噢，我的天！我以为自己在和一个懂道理的人讲话呢！原来我错了！你不过也是个走卒！与其这样，真不如见居玛古勒听差就回去！”说完即站起来走了。

阿拜刚要开口劝说他哥哥，指出他的错误，塔克渐竟声色俱厉地说：“不要多嘴，用不着你干涉！”

这时阿拜看见办公室里有人在准备起诉书。

所有的起诉书，起诉书上的大印、图章、指印都是为了指控季格铁克家族的。当天晚上插有羽毛标志的邮差就向斜米出发了。阿拜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巴扎尔阿勒：

“这些蠢货又在惹一场大祸。看来不引起托克伴别特和木沙库勒那样的械斗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但愿群众不要胆怯，不要被他们吓住，巴扎克！这才仅仅刮了些小风，还不是风暴……”

巴扎尔阿勒说明了自己是不得已才来的。那些牲畜被抢走以后挨饿的乡亲都来找他。让他无论如何来说明情况。

阿拜劝住巴扎尔阿勒以后，单独叫来买巴沙尔、加合甫和塔克渐三人，严肃地指出：

“你们这是败在男人手下转过来欺侮女人和孩子。这些群众刚遭受风雪灾害，肚子都填不饱。你们竟抢走他们仅有的一两口奶食。你们还有什么脸见人？难道你们不怕法庭会判你们死罪？你们是在骚扰群众，在点火。如果再不收敛，你们不会有好下场！”他把塔克渐吓唬了一番，又转向买巴沙尔。他用命令的语气：“这是你们出的好主意？你们总该知道害臊吧！立刻把群众的牲畜退回去！”

塔克渐心里对阿拜的干预极为不满，但却不敢反抗。因为他想起父亲那天曾一再要求阿拜担任卜勒斯职务。如果这次是自己错了，而阿拜的主张正确，后果将不堪设想。库南拜有可能免去自己的职务，让阿拜当卜勒斯。因此无论如何，应该先看看父亲的态度。可是眼下还未得到那边的消息。父亲会不会同意对季格铁克采取的这种做法，自己心里也没有底。由于上述原因，塔克渐没有做出回答。他似乎也在考虑。

阿拜讲话的分量是不可忽视的。虽然买巴沙尔和塔克渐没有完

全意识到，加合甫却在沉思。他单独劝告他们说：

“我们正要请上边追捕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应当先把起诉书准备好，立即送到斜米去！我们要追捕的是个别罪犯。要先逮捕他们！这些牲畜，还是退回去的好！”

这样巴扎尔阿勒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把群众无辜被抢走的牲畜赶回来了。他同时把塔克渐讲的那些带有污辱性的话，以及有关巴拉嘎孜的材料已寄走等情况都告诉了群众。

已经不和巴扎尔阿勒来往的巴拉嘎孜等人，这期间昼夜派人到喀拉恰的阿吾勒探听消息。

过了三天，青格斯一带人人在传说一个惊人的消息：“塔克渐卜勒斯派往斜米的特快邮件被抢了。不是在托布克特部落境内，是在瓦克地区的木库尔悬崖下抢走的。这一回事情可闹大了。”

塔克渐所准备的有关巴拉嘎孜等人的材料确实是作为特快件送走的。邮差一共是三人：居玛古勒、喀尔普克和一个照料乘马的青年。他们帽檐上都插着一根标志快件的羽毛。两个褡裢和背包中塞满了文件。他们刚走出木沙库勒，就放松马的缰绳，不停地跑。马跑不动时，就以送紧急公文为借口，硬性换骑沿途百姓的乘马。

这几个人整整跑了一天一夜，他们本想第二天晚上赶到斜米。不料走到木库尔悬崖时，遇到三个骑马的人迎面走来。来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插到他们中间，揪住他们的领子，把他们一个个从马上拉下来。他们连想也未想过会遭到抢劫，只以为遇到的是一般的过路人。不过他们也确实跑累了，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从马上被拉下来的。

三位骑手脸上蒙着黑布。一声未吭，轻易抢劫了三个邮差。他们夺过褡裢和背包中的所有公文，拨转马头跑了。

抢劫邮件是阿德勒汗带头干的。这个粗壮敦实的小伙子颇有心计。他一直在窥伺他们，已经跟着他们跑了好久。他趁邮差在库许克拜家打尖的功夫跑到了他们前边。阿德勒汗的两个帮手是乃曼部落的小伙子。三个人轻而易举地办成了一件大事。事成后立即回到青格斯山区。

然而阿德勒汗等人并不知道劫持邮件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也不

知道这样做无助于减轻逃犯的罪责。

阿德勒汗是在回到自己阿吾勒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他一听塔克渐今天要派人送走起诉书，怒不可遏，立即骑马追去。他甚至没有征求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的意见。

然而生米已经做成熟饭！

在青格斯山后面，住在斯班部落和托布克特交界处的三个阿吾勒都是些困难户。这里是巴拉嘎孜和乃曼小伙子们的一个据点。这几个阿吾勒由于今年秋天普遍遭到饥荒，只能用兽夹捕捉一些小动物充饥。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巴拉嘎孜。

巴拉嘎孜给他们带来了温饱。给了他们奶牛和乘马。

阿德勒汗回来时，巴拉嘎孜和阿布勒哈孜正住在阿吾勒边缘的一间房子里。

伙友们赞扬了阿德勒汗的这一行动，并表示绝不后悔。他们说：“卜勒斯肯定还要往城里跑，想方设法再带回个追捕队来。可到那时我们已无影无踪了。我们要在三四天内把乘马调练好，备足干粮，准备到乃曼部落去。过几天大雪就要封山。我们在乃曼部落可以一直待到夏天。到那时我们的事就变成老案件了！”

想不到库南拜比他们更狡猾。库南拜和塔克渐一同召集了额尔格孜拜家族中的所有长者以及白沙勒、苏云德克等人。库南拜当众宣布：

“巴拉嘎孜太嚣张了。已经超过限度！不把他打翻在地我决不罢休！我看还有谁敢袒护他？谁敢从我手中夺走他？我要让这伙逃犯死在流放中。做不到这一点，我不算库南拜！”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库南拜并不是要和众人商议，他只是要宣布自己的决定，让大家照办。他又当众命令塔克渐：“你到城里去！带来追捕队，把这些恶棍斩尽杀绝！”

前来议事的人们都走了。他们的预测和巴拉嘎孜预料的完全相同，以为县里真的会派出官员和追捕队。其实这完全是库南拜向外放出的烟幕。实际上他早已准备好三十名打手。这正是阿德勒汗回到巴拉嘎孜身边的那个夜晚。

库南拜让他的打手们把武器藏起来，并带上五六条猎狗。所有这些仅仅在一小时内就已准备就绪，并迅急向青格斯山后面出发。别看塔克渐不知道巴拉嘎孜的据点，可躺在家里的库南拜早已了解清楚。不过他一直佯装不知道而已。

天刚亮时，库南拜的队伍从四面扑来，迅速包围了三个冬窝子。

巴拉嘎孜的放哨人员看到近处有许多人带着猎犬，以为是打猎的。因为在大雪封山以前这一带常有猎人追捕狐狸。不料他疏忽大意了。

巴拉嘎孜的胆识和经验很少有人比得上，想不到今天却落入库南拜的圈套。

库南拜队伍的头领是额孜谷特。他手持锋利的短剑，带着所有打手涌进巴拉嘎孜的卧室里。这时巴拉嘎孜还不曾醒来。他们总共十个人都在睡大觉。

额孜谷特用剑背敲打巴拉嘎孜的臀部时，他猛然间抬起头：

“啊！天哪！全完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他讲的全部话。他们全都被俘了。

从屋里出来以后，让每两名被捉的逃犯骑在一匹马上。每个俘虏有三至四人跟在周围。

额孜谷特的剑始终对着巴拉嘎孜的脖根。

库南拜的队伍马不停蹄地向青格斯走去。沿途只有阿布勒哈孜一人趁夜里逃走。一开始，他就在马上和骑在他身后的同伙嘀咕着落到队伍后边。库南拜的打手虽然紧跟着他们，但因为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马背上颠簸，又困又累，不停地打盹，连手中的大头棒也压到大腿下了。

他们的坐骑来到一个峡谷的拐弯处，阿布勒哈孜突然抢过押送人员的大头棒，把他从马上揪下来了。这时阿布勒哈孜从自己骑的马上纵身跨到那匹马的空鞍上。

倒在地上的小伙子这才明白过来，赶忙抓住另一名罪犯座下的桔黄马，大声喊起来。

这时阿布勒哈孜早已调转马头，飞驰而去。

等前面的人听到喊声，吵吵嚷嚷地商量好对策，阿布勒哈孜已跑出很远。这时夜幕已降临，周围越来越黑。额孜谷特担心为了追一名逃犯，其余的再全跑掉，决定继续向前赶路，只是改由他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后。

额孜谷特命令所有人员一个跟着一个越过了布肯其的山隘。他打算从库南拜冬窝子的前面走过去到卡拉确库。当他的队伍接近这一地区时，他立即派托列别日德去向库南拜告捷，并请示库南拜是不是要见见这些逃犯？有没有什么话要问他们？

库南拜听完托列别日德的报告以后，立刻指示：

“把罪犯赶到木沙库勒。告诉塔克渐和翻译官，今天夜里就动身押送到斜米去。让犯人集中坐在车上，严加看守，直接送到牢房里，一刻也不要耽搁。就这么办！”

塔克渐没有到斜米去。虽然昨天库南拜曾当众命令他亲自去一趟，可是会后又说：“你自己不要去，可以派别人去！”

犯人全部抓来以后，塔克渐忙起来了。他完全按库南拜的指示，当夜即派人向斜米押送。

群众获悉巴拉嘎孜等人被抓到的消息时，他们已走出很远。

这些日子，库南拜和新任卜勒斯活像捉到老鼠的猫一样神气：嘴里咕咕作响，脊梁上的毛针刺般竖起来。简直不可一世。说话时由于过分激动，浑身都在发抖。倒像是他们自己受人迫害，怒不可遏。两三天来，逢人便说：

“阿德勒汗抢了邮件！”

“太可恶，太阴险了！”

“这种人太恶毒了，他们抢劫公家的邮件，是要把塔克渐推进火坑！”

“这完全是为了坑害别人，哪儿有这么狠毒的！”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他们嚷得越凶，越显出他们的假象。烟幕放得再多，终归掩不住他们的真正目的。因为在这个部落，无论各家族间有什么纠葛和争执，从来还没有谁要把对方关进监狱，送去流放或服苦役。

库南拜心里清楚，等大家事后明白过来时，他的恶迹将在同宗

前暴露无遗。因此才编造各种谎言，来歪曲事实真相。

库南拜自己在任时从未采用过这种手段。可今天对待巴拉嘎孜却这样严厉。这是因为他意识到，季格铁克家族青年人的这种做法，危害性极为严重。

库南拜认为巴拉嘎孜事件的性质不属于盗窃，它是多年来积压在心里的、有根有源的愤怒和仇恨。巴拉嘎孜的行为和上次巴扎尔阿勒讲话的内容暗暗吻合。他们不侵犯多数人，只袭击个别家族，尤其是额尔格孜拜家族。问题就在这里。正因为他们不侵犯贫困户和多数人，因而赢得了广大牧民的同情。

假如贫困和饥饿的群众都跟着他们走，那后果将会是怎样的？想到这里库南拜越发感到恐慌。正由于此，他要对巴拉嘎孜采用酷刑。目的是要杀一儆百，是想通过对巴拉嘎孜的严厉惩罚，震慑大部分群众。

虽然库南拜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想法，但群众中间早有人看透他的心思。

对于巴拉嘎孜等人所受到的严厉惩罚，群众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袒护他们。多数人认为这样做太残酷。只有白沙勒和苏云德克等人情绪颓丧，不知该说什么好！因为他们也属于被抢劫者，所以总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巴拉嘎孜的行为。他们既不迎合群众的意见，也不敢替卜勒斯辩解。只能忍气吞声地待在家里。

在这段时间里库南拜暗中严密监视的是季格铁克家族，尤其是这个家族的主要成员白达勒。

卜勒斯把逃犯押送到县城的消息引起整个季格铁克家族的公愤。白达勒的态度这时已非常明朗。他义愤填膺，公开表示：

“库南拜竟这样不懂道理和羞耻！如果按照群众的意愿由他亲自来处理，难道会有人干涉不成！现在怎么向人民、向群众交待。他的作法，完全像野狼吞食自己的崽子。他是要亲手杀害季格铁克家族的青年一代！”

这些话白达勒讲了多次。他认为让库南拜听到更好。库南拜听到这些话时想立即把它压下去。但他要采用比前次更为严酷的手段。他让能人居玛拜转告塔克渐：

“看来季格铁克家族对抢劫极感兴趣。他们是想加入盗匪的行列。既然这样，那就要惩罚所有同情逃犯的人。”

塔克渐和买巴沙尔得到库南拜的指示后，列出了季格铁克家族三十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喀拉恰、考岷、吾尔昆拜和喀拉坎。上次牵回自己牲畜的人全都上了黑名单。

不仅仅是上面那些人。他们把巴扎尔阿勒也加进去了。在商议这件事时，买巴沙尔说：

“你是不是想过邮件被抢的情形？你回忆一下。邮差出发的那天，巴扎尔阿勒来过这里，这里的事他全看见了。正是他回去以后派阿德勒汗干这件事的。他讲的那些带有威胁性的话我一直都记着。这个抢劫案的核心人物正是巴扎尔阿勒。别看他外表怪正经的，其实是一肚子坏水。”

塔克渐也想起巴扎尔阿勒多次向他发难的情形。有几次甚至不让他开口，使他极为难堪。如果巴拉嘎孜被流放，巴扎尔阿勒肯定要趁机煽动群众闹事。想到这里，他表示同意买巴沙尔的看法：

“您的话正说到我心里了！真正要严加防范的是这个人！”于是把巴扎尔阿勒也列入了黑名单。

听到“季格铁克家族有三十人被列上黑名单”，白达勒派人叫来了巴扎尔阿勒。他们单独谈了很长时间。这时白达勒说出了长久以来埋在心底的一个想法：

“从孩提时代起一直到今天，我总是因疏忽大意，事后懊悔。跳进库南拜的火坑后，也是这样懊悔。这一次，不还是这样吗？整个夏天，不就因为库南拜咬定巴拉嘎孜是盗匪，我们也跟着去追捕的吗？今天认真一想，这些可怜虫实际上不是盗匪，他们是在仗义行侠。是要为上次受到的污辱复仇。你可曾看到有哪一个忍饥挨饿的贫苦人家曾怪罪他们？我再也不能把他们当贼看待。要当成正在成长的骨肉兄弟！库南拜的行为，使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考岷和吾尔昆拜都被他们当成了罪犯。剩下的还有谁呢？他们又能放过谁呢？是要我们再次结仇，彻底决裂呢？还是他们中途罢手，收回名单呢？库南拜本人是不是支持塔克渐和买巴沙尔的荒唐行为？看他说什么？这些就是季格铁克家族要说的话。你现在就骑上马去找库

南拜，你的口才和胆识都足以胜任这个任务。如果他要一意孤行，你也不要客气。把该说的都说完！”

巴扎尔阿勒非常同意白达勒的意见和作法，骑上马出发了。但他没有直奔卡拉确库。因为他还不知道季格铁克家族中被列在黑名单上的三十个人是谁，只是听人说有考岷和吾尔昆拜。因此要先到木沙库勒了解个究竟。

巴扎尔阿勒在半路上改变了主意。他没有去卜勒斯的办公室，而是直奔吉迭拜山庄。

阿拜正好在家。他听到了塔克渐和买巴沙尔的荒唐行为，心里一直不安。他说：“这些人像赖巫师跳神似的信口雌黄，破坏了群众的团结！”

阿拜今天曾打发叶尔波勒到木沙库勒去。他也是想弄清黑名单上究竟都有谁。

巴扎尔阿勒向阿拜说明了来意。这时叶尔波勒也正好回来。他气得脸色铁青。但阿拜询问他时，他却嗫嗫嚅嚅。看得出，有些话他当着巴扎尔阿勒不好说。

阿拜逼着他：

“把你听到的、了解到的全都讲出来，用不着吞吞吐吐！”叶尔波勒这才打消了顾虑：

“这塔克渐和买巴沙尔两个……不把整个部落的人推进火坑是不会甘心的！”接着把黑名单上的人名从头到尾念了一遍。有些从来不和偷盗沾边、不和窃贼来往的老人和青年也上了黑名单。

阿拜认为最荒唐的是把巴扎尔阿勒也列在黑名单上了。他简直火冒三丈：

“他们想干什么呢？这一帮蠢驴！”

巴扎尔阿勒这是第一次听到有关自己的事。他丝毫没有显出烦恼和怨恨，反而在哈哈大笑。阿拜和叶尔波勒惊异地望着他，这才发现他气得脸色发青。

“今天白达勒对我说，他很懊悔。现在该轮到 我懊悔了！你说我何苦要像离群的灰狼一样到外地流窜呢！不过是为了塔克渐他们不把我当贼看待……实际上巴拉嘎孜他们也不是贼……不是坏人。

阿拜！他们的所作所为你都知道了。群众也清楚。他们真是那种可憎的盗匪吗？你们说说看……”巴扎尔阿勒说完望着阿拜。

“他们不是贼！”

“不是坏人，你说得对！”

阿拜和叶尔波勒同时说。

“那我为什么不加入他们一伙，跟他们同去，却非要在这里晃悠呢！”巴扎尔阿勒收住了他的话。

叶尔波勒觉得应该懊悔的是另一件事。他今天见到塔克渐以后在回来的路途中一直在想这件事：

“太可惜了，阿拜！昨天你父亲让你当卜勒斯，你竟谢绝了。这叫我怎么说呢？最起码，你是同情老百姓的，不允许塔克渐他们做这种荒唐事。瞧我们现在的处境，这究竟算什么呢？！就这样坐在家里，你该懊悔得无地自容！难道这样能为群众办好事吗？这些话不说出来我心里真憋得难受。”

巴扎尔阿勒赞成叶尔波勒的看法：

“他讲得对。如果你当卜勒斯，至少会为我辩解，证明我是清白的！”

阿拜默不作声，他并不懊悔自己没有当卜勒斯。他感到遗憾的是：为了自己摆脱父亲的控制，竟没有反对塔克渐当卜勒斯。

虽然是一母所生的亲弟兄，塔克渐却是那样冷酷无情。他们之间过去就有过多次冲突。近几年不但没有和解，而且越来越疏远。看来今后他们之间的争执不会少。也许这次的事件就是开端。今后阿拜再也不会退让了。他要保护巴扎尔阿勒和他周围那些无辜的人。既然要真心保护，关键时刻必须挺身而出和那伙人较量。他当即下定了决心。巴扎尔阿勒的话讲完后，阿拜沉思了片刻，接着说：

“巴扎克，如果不能为你的清白辩解，我不算男子汉。塔克渐的势力不在群众中，而在县城里。让我到县里和他较量！明天就动身到斜米去。不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我绝不罢休！”

巴扎尔阿勒怀着感激的心情，亲切地望着阿拜。

巴扎尔阿勒在这里得到了所要得到的东西。他决定马上就走。

主人留他吃饭也等不及，骑上马直奔卡拉确库。

巴扎尔阿勒到达库南拜的阿吾勒时天已经很晚了。奴尔尕妮木屋此刻没有外人。不过库南拜没有让巴扎尔阿勒进自己的卧室。他吩咐佣人：

“让他到对面房子去休息。把茶点和吃的也送到那里！”

巴扎尔阿勒在客房吃过佣人为他准备的茶点后，把外衣和帽子留到客房，只穿着短袄，光着头径直走进库南拜的卧室。

奴尔尕妮木会讲好多故事。巴扎尔阿勒进来时，她正在给库南拜讲故事，一边在给他揉腿。库南拜非常冷淡地回答了客人的问候。

不过巴扎尔阿勒这次并不是看库南拜的眉眼高低来的。他刚一坐下便切入正题，毫无拘束地谈起来。他的脸红是红，白是白，显得光彩照人。也许是内心的愤慨和正义感，使他变得如此高大。他锋利的言词与他桀骜不驯的气概极为贴切。

奴尔尕妮木两眼直勾勾地瞅着客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巴扎尔阿勒首先讲了塔克渐的所作所为，接着说道：

“他把无辜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都列进了黑名单，这就要惩办。不知他们是认为您老了，什么也听不见呢？还是认为您丢掉了官职，无权过问呢？做父亲的还没有闭上眼睛，塔克渐、还有那个买巴沙尔怎么就这样放肆？”

库南拜没有回答，只是反问道：“你找过塔克渐吗？和他本人谈过没有？”

巴扎尔阿勒说，他还没有去找塔克渐。他是把全部情况了解清楚后先到这里来的。他把黑名单上的人名一一告诉了库南拜。而且转达了白达勒的话：“塔克渐变成了吞食同胞兄弟的豺狼！被送走的人不可能活着回来。塔克渐可以放心，他的这些骨肉同胞死定了。让他干脆给每个人发一块裹尸布；给这些人留在这里忍饥挨饿的老婆孩子把坟墓也挖好。但是，作恶多端的人，一定会自食其果，不知道他想过没有？”

库南拜明白这番话的含意，他极为反感：

“你这是来向我示威的吧！威力不是凭嘴说的！既然是塔克渐

在欺侮你，那你就去和他较量好啦！”

争论似乎该结束了！巴扎尔阿勒讲完他最后的、也是关键性的几句话，算完成了此行任务。他最后几句带有决定意义的话是：

“但愿塔克渐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用不着手软。原来你们所想的、所做的完全一致。不过应当知道，残酷的镇压会导致无法摆脱的仇恨。罪犯将不再是季格铁克家族！一代代传下去的仇恨将从这里开始。”究竟谁是罪人，已经看得很清楚。巴扎尔阿勒所要讲的就是这些。他不是以个人名义讲的，是代表整个季格铁克家族讲的。是受他们的嘱托讲的。巴扎尔阿勒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向库南拜转达这几句话……这就是他转达的全部内容。

库南拜听完以后说：

“真了不起！这是你特意要让我听的话。你讲得差不多了。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巴扎尔阿勒走了，库南拜闭上那只独眼，紧蹙眉头陷入沉思中。在他小老婆眼里，他的脸变得像冰封雪冻的寒冬一样，格外陌生。脸上的老年斑像永不消退的印记，显得更加清晰。

库南拜没有让奴尔尕妮木继续讲她的故事，也没有让她接着揉腿。库南拜给了巴扎尔阿勒最大限度的自由。而这是托布克特的其他人从未享受过的。可现在反遭到巴扎尔阿勒发难。年轻人凭借他的正义感占据了绝对优势。如果认真想一想，塔克渐他们的做法是有些过火。他叹道：

“其他人是一个团伙，巴扎尔阿勒是另一个团伙。这些轻狂后生，应该懂得这些！”

库南拜明白，塔克渐对季格铁克家族的愤恨，一部分是由他引起的。但他从未提过巴扎尔阿勒等人的名字。而此刻由于对巴扎尔阿勒的怜惜，心里突然觉得难受。不过他立即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因为巴扎尔阿勒毕竟是季格铁克家族的人，是带着那个集团的积怨和仇恨来的。这一点非同小可。

库南拜心里拿不定主意。饭后巴扎尔阿勒被安排到对面房子去休息。因为要向库南拜讲的话都讲出来了，巴扎尔阿勒两三天来的愤激情绪，逐渐平息下来。前两天由于过分激动，夜间睡不好。今

天头刚挨上枕头就入睡了。

说不清是什么时刻。深夜里他突然被惊醒，发现有人来到跟前。

“噢依，是谁!?”

“不要怕，是我!”听得出是奴尔尕妮木的声音。

“喔唷，这疯婆娘来这里做什么?!”巴扎尔阿勒抬起了头。奴尔尕妮木没有惊慌，只轻轻一笑：

“别着急!我爱你已经很长时间了。……是老爷自己的话把我引到这里来的!”说完紧紧搂住巴扎尔阿勒，亲了亲他的脸。

巴扎尔阿勒再没吭声。两个人带着火焰般的热情连连吻了好几次。这时奴尔尕妮木站起来要走。巴扎尔阿勒却舍不得离开，随着她站起来说：

“亲爱的，我平静的心让你搅乱了。现在何必要回去呢?”说完又紧紧搂住了奴尔尕妮木。但奴尔尕妮木却从他怀中挣脱出来：

“巴扎克!无论你去哪里，我都祝福你平安。我的生命和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说完又匆忙地吻过巴扎尔阿勒，随即转身出去了。从她进来到出去只有很短的时间，然而在这一刹那间，巴扎尔阿勒却感到天旋地转。奴尔尕妮木也在爱情的陶醉中得到了满足——这是一个女性初次得到的爱情的满足。

前些天库南拜夸奖过巴扎尔阿勒的气质和才华，而今天晚间又表示：纵令他是敌对方面的人，也值得爱惜。然而这个老谋深算的家伙却不曾意识到这两次谈话中自己的失误和疏忽。

(五)

阿拜和叶尔波勒到城里已经好多天了。库南拜的孩子们进城时一般都住在特尼别克巴依的家里。塔克渐比阿拜早来许多天，已经住在亲家那里。他还带着买巴沙尔、翻译官和听差。随行的人很多。看到这种情况，阿拜和叶尔波勒在城里另租了一套房子。在斜米市区中心有一位叫克里木的商人，为人老实正派，家里没有孩子，老俩口有三间房子，阿拜二人就住在这里了。

在县城里骑马不太方便。阿拜小时候在城里住过，熟悉城里的情况。因此出门都坐雪橇。

阿拜二人把叶尔波勒的马驾在轻便雪橇上，并肩坐着驶向阿克巴斯—安德列依^①的家。阿克巴斯是斜米县城里一位有名的律师。阿拜他们这是第一次来拜访他。虽然天气晴朗，但非常冷。街道上积雪已经被踩得很瓷实，马蹄踏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阿拜刚抵达斜米，就积极为季格铁克家族的事奔忙。这时集中在城里的托布克特人很多。到处可以看到受迫害的季格铁克家族成员和跟踪而来的卜勒斯的人手。卜勒斯这边要证实他们所列入黑名单的三十人的罪状“属实”，要把那三十人送到“该去的地方”。因而不停地在法院、县衙门和将军府进进出出。

季格铁克家族目前的头人是布皆依的儿子阿德力。可惜他本人和他的参谋都不太懂衙门的规矩和诉讼程序。虽然他们来得挺早，但一直摸不着头绪。阿拜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他们的事引向轨道。阿拜让他们以被捕者——巴拉嘎孜、阿德勒汗等人家属的名义写好诉状递上去。到这时，在卜勒斯的起诉书能到达的所有地方也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诉状了。

塔克渐同样不懂官场的规矩，这一点阿拜是明白的。给塔克渐出主意想办法的是特尼别克。阿拜不久前已派人向特尼别克打过招呼：

“我和塔克渐一样，都是库南拜的儿子。这一次，我们那位卜勒斯不是要办一件会给他带来荣誉、带来好名声的事，而是要办一件败坏他和他父亲名声的遭人诅咒的事。特尼别克过去曾支持过他们的正当行为。然而这一次塔克渐嘴上说的是维护尊严，实际上是要坑害亲族。请不要支持他！假如特尼别克真的重友情，就请他制止塔克渐的行为！”

阿拜的目的是削弱塔克渐那边的势力。特尼别克亲自过来和阿拜面谈后已有所收敛。

阿拜的第二件事是聘请一位律师。州里最著名的律师是阿克巴

^① 阿克巴斯是白头的意思，指安德列依满头白发。

斯。他正在着手调查巴拉嘎孜等人的案件。而且正在搜集支持他们的诉状，亲自整理好后送交有关单位。

阿拜和叶尔波勒的雪撬在额尔齐斯河岸一幢石砌平房的窗前停住了。他们从雪撬上下来走进屋里。

他们这是第一次拜会阿克巴斯。虽然阿克巴斯脸上的皱纹不太多，可已是满头银发，花白胡须。他的身躯魁梧，头颅硕大。看起来仪表堂堂，似有学者的深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透过镜片冷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事物。

屋里除阿克巴斯以外，还坐着一位留着黑髭胡、长着朝天鼻的翻译官。这是个举止轻浮、知识浅薄的人。长处是俄罗斯语讲得流利。此刻是州法院的翻译。他是按照和阿拜约好的时间，特地来这儿等候的。

在和阿克巴斯寒暄过后，阿拜的目光一下子被满屋子的书吸引住了。在这间大屋子的四壁书架上摆满了装帧精美的各种图书。和阿克巴斯谈话时，阿拜还情不自禁地环视这些书籍。他是第一次见到在一间屋子里摆了这么多属于个人的书。

阿拜和叶尔波勒在诉状上按过指印后递给阿克巴斯。诉状的内容是为季格铁克家族辩解，尤其是要证明巴扎尔阿勒、考岷、吾尔昆拜等人无罪。

翻译官说明案情后，阿克巴斯询问了阿拜的姓名。当阿拜说到自己的父名叫库南拜时，律师好奇地望了他一眼。接着拿起面前的诉状，翻阅了一阵。仿佛在从中寻找什么。

让律师感到好奇的是，眼前这位年轻人的父名和卜勒斯的父名完全相同。当他弄清阿拜和塔克渐是亲兄弟时，诧异地问道：

“你哥哥在控诉这些人，而你却为他们辩解，保护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阿拜通过翻译知道了律师惊异的原因，他回答说：

“不错，卜勒斯是我的胞兄。正因为我们的关系这样近，住得又不远，所以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并认清他干的那些坏事。眼睁睁地看着他坑害老百姓，掠夺贫苦牧民，我实在无法沉默。我认为，我是在尽做人的义务，是主动到这里来的。我不是当官的，也不是挣

钱的追捕人员。我和被告考岷等人没有任何瓜葛。我的这位同伴叶尔波勒也是这样。我们完全是为一些毫不相干的人来作证。详细情况都在我们的状子上写着。我们认为，如果当官的和法庭想了解事实真象，那就应当问问我们这些跟本案没有利害关系的局外人。我们希望您的辩护书上能详细地、有根有据地写上我们的这个意见！”

阿拜今天要做的最要紧的事就是这个。阿克巴斯已完全明白了阿拜的意思。他满意地望着阿拜。在律师看来，阿拜虽然属于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却懂得“做人的义务”，是一位有见识的青年。

阿克巴斯虽然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很深的律师，但来到哈萨克地区的时间很短，对哈萨克民族还很生疏。他过去曾是彼得堡的居民。青年时期因为参加过反对沙皇统治的一些团体，无法继续待在彼得堡，只好离家出走。以后又因为和过去的那些团体失去联系，所以剩下他只身一人。

过了一段时间，阿克巴斯获准在边远地区从事律师工作，这样才重新开始比较平静的生活。他在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山区住了很久。最近两三年才搬到西伯利亚地区。阿克巴斯是一位学者，热中于科研工作。他打算搜集和研究哈萨克等民族的生活习惯及风土人情。尽管他没有什么职务，但却是这个城市里受人尊重的、有影响的人物。

阿拜方才回答了阿克巴斯提出的有关案件的几个问题。这时他又在浏览书架上的图书。这么多书既使他感到惊奇，又使他欣羨不已：

“这才是最珍贵的东西！这里该蕴藏着多少智慧和财富！”

翻译官向阿克巴斯转述了阿拜这句话的意思。

这时阿拜的眼睛盯上了近处的一批精装书。

“这是法律书吗？不知道是什么内容？”阿拜一边想着一边问。实际上那些书是普希金的诗文集。

“那不是法律，是诗人的作品……”阿克巴斯本想给阿拜介绍一下书的内容，但又摆摆手：

“你不懂，那不容易弄懂！”

阿克巴斯认为，在柯尔克孜^①等民族中是没有诗人的，因而不会有“诗人”这个概念。所以作了极简单的回答。

阿拜问翻译官。但翻译官从未想过哈萨克语中如何称呼“诗人”。他也只能简单地回答：

“是歌手……歌手的书……”

阿拜依然疑惑不解。他继续问：

“你说什么？是唱歌的吗？”

翻译官不想让阿拜纠缠这些与自己无关的事：

“律师说你不懂！你弄不明白！”

阿拜感到不自在，便用讽刺的语气说：

“哟！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可我们也认为自己是本民族中有头脑、懂事理的青年。人是通过语言交流思想的。只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我们之间本来非常容易理解的事，竟像翻越高山那么困难。比如此刻，我们就像两种动物。像农人的矮马和草原的骆驼遇到一起了。你说不是吗？”

叶尔波勒扑哧笑了。阿克巴斯想知道阿拜讲的话。阿拜本人也要求翻译官：“把我的话翻给他听！”

阿克巴斯听完阿拜的话也忍不住笑了：

“对，你讲的对！小矮马见到骆驼就害怕；骆驼也不愿意接近矮马。我们的情况完全和这一样！”说到这里又笑了。接着他又说：“不过和这种情况相似的不仅仅是你和我。现在沙皇的法规和柯尔克孜草原之间的所有情况也都是这样！你讲得非常对！”

从这以后阿克巴斯和阿拜接触的次數多了。

由于牧区的骚动越来越频繁，黑名单上的季格铁克人，又有好几个被关进牢房。据说巴扎尔阿勒和喀拉恰在到处躲藏。

由于形势恶化，白达勒也进城来了。他已经去过许多地方。但事情办得很不顺利。有一天对阿拜诉苦说：

“亲爱的阿拜！走到街上我们的马会受惊，不知该往哪边躲！走到我们所要去的人家，我们这又厚又大的皮袄进门都困难。走在

^① 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人把哈萨克称作柯尔克孜。

油漆地板上，我们的靴底打滑。想和他们说几句话，就像哑巴遇见了聋子，除了做手势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怜牧区的人，进城就像关进了监牢。我们此刻就像被赶到冰上的老骆驼，向前迈一步都很难哪！……”

在座的人都笑起来了。不过白达勒的话虽然好笑，但确实说明了他们的难处。从这天起，阿拜亲自带着季格铁克的人在城里奔走，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而有关诉讼的一切活动，都是和阿克巴斯商量后共同决定的。

尽管塔克渐又找到许多新人协助自己。但从阿克巴斯律师接手以后，这边的事情就有了转机。

阿拜又向律师挑明了这个案件的症结。他们像得到了新的武器，讼事的进展更顺利了。

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阿拜举出许多事例向阿克巴斯说明了巴拉嘎孜案情的实质。他说这不是偷盗，不是抢劫。他告诉阿克巴斯，牧人们失去了牧场，失去了牲畜，又遭到了风雪灾害的侵袭，生活极为艰苦。而且说明了为什么在暴风雪中群众都遭到严重损失，而个别人的畜群却能安全越冬度春。

阿拜还告诉律师：巴拉嘎孜等人只抢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家。他们不但不骚扰贫苦牧民，而且用自己抢来的牲畜去周济那些忍饥挨饿的贫困户。这一事实，引起阿克巴斯律师的一系列联想。

这位博学的律师熟悉许多民族的历史。他想起了古时候的一些侠客：欧洲历史上的罗宾·古德、卡尔·莫尔、扎克雷，俄罗斯传说中的杜布洛夫斯基、索哈泰……。

律师把阿拜留下来一直谈到深夜。而且对诉讼提出了新的想法。

经过他们周旋，巴拉嘎孜、阿德勒汗等在押犯的案情有了新的转机。而那些家属送来的诉状也顺利地到达主管部门。在短短的几天里，被无辜列在黑名单上的考岷、吾尔昆拜、巴扎尔阿勒、喀拉坎等人已经解脱。

这时季格铁克家族的人都忙着传递好消息。

塔克渐听到这一消息后，极为恼火。他派人转告阿拜：“让他

住手，为什么这样害人！”

阿拜的回答是：

“在父母面前我们能像过去那样称兄道弟已经不错了！既然他把群众赶到死神面前，逼上绝路，就不要过问我的事！”

塔克渐派人向库南拜转告了阿拜讲的话。而且添枝加叶给阿拜罗列了许多罪名。库南拜立即派人通知阿拜：

“让他立刻回来！是他自己不愿意当卜勒斯的。那就别干扰塔克渐的工作！让他住手！”

库南拜的话传达到阿拜这里时，讼事已临近结尾。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州、县的官员并没有完全同意律师的辩解。虽然释放了不曾直接参与偷盗的部分人，但对巴拉嘎孜和阿德勒汗的管束却极为严格。他们越强调“是由饥饿和贫困逼出来的”官方的态度越强硬。

俄国各地发生的农民暴动不能不引起州、县军政领导的警惕。他们曾考虑过严厉处理这些案件。因为按沙皇的法律对类似事件只能坚决镇压。

由于对牧民骚动的内情不太熟悉，加上越来越多的群众为被告说话，州、县头目不敢做得太过火。不得已做了一些让步。即使如此，黑名单上的三十个人中仍有十几个被判刑。最初判得相当重。判处巴拉嘎孜和阿德勒汗终身苦役。由于阿克巴斯和阿拜不懈的努力，才免去巴拉嘎孜等人的苦役，改判为“流放到乌尔库特地区”。

来到县城的所有族亲都是流着泪和巴拉嘎孜等人告别的。但没有谁提永别。大家都怀着希望安慰他们说：“几年以后你们还要回来的；会回到亲人中间的！”

阿拜决定回家去。当他向阿克巴斯辞行时，这位律师劝告他：

“你虽然年轻，但很聪明，你懂得同情自己的人民……这是高贵的品质。如果你是真心实意关心你的民族和你自己，就要多读书，要拥有广泛的知识！”

这些话正说到阿拜的心里。因为读书是他向往已久的事：

“我一直渴望读书。但不知怎么个读法？上学去吧，我已经超过了……有没有其他路可走？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律师向阿拜提了许多建议：年龄大不应当成为学习的障碍。有许多人超过四十岁还要自学。还不断地探求知识，最终成了科学家。这位律师还举出了具体的人名。他还说，学习不一定非要到学校去，完全可以自学。

阿拜决定在短期内即返回县城。律师也答应给他找一位家庭教师。但他反复叮咛，必须下决心孜孜不倦地学习。只有不断进取，才能跨越知识的门坎。

阿拜极为兴奋。他仿佛解决了长久以来渴望得到解决的一件大事。回到家里他就要和家里人商议，筹备学费，立即返回县城。已经和他疏远的激情与狂热，仿佛重新冲击着他这颗年轻的心。

阿拜回到吉迭拜以后没有耽搁很久。迪丽达和母亲都支持他到县城去念书。阿拜再没有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很快即派木尔扎汗把肉畜赶到县城去。并嘱咐他卖掉些皮张和一两头大畜，准备些现款做学习期间的开支。

一切都准备就绪。阿拜决定即日动身。

这一年夏天迪丽达生了第三个孩子，取名叫阿布都热合曼。小宝贝这时已经会笑了。要人抱着，很惹人喜欢。这可以说是阿拜最早喜爱的孩子。小阿布都热合曼的皮肤挺白。脸不太圆，显得略微长些。眼睛眉毛都清晰，看来会成为一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汉。

迪丽达生的几个孩子肤色都不像阿拜，而像他们的母亲。个个白皙而又透着淡淡的棕色。其中属这个孩子最惹人喜爱。阿拜和迪丽达是单独告别的，没有讲多少话。他们夫妻和睦，相互了解。都能从对方的眼神了解彼此的心情。平日少言寡语的迪丽达只讲了一个愿望：

“家里上有老母，下有孩子。你不惦记我，也该想着他们。希望你常回来，别老是让人牵挂！”她脸上挂着笑，并不显得难舍难分。其实她并不属于那种拘谨的女性。心里有话也存不住，非要直截了当地讲出来。阿拜拍着迪丽达的肩膀说：

“我不是要到外地去寻欢作乐。我是去寻找做人的道理……希望你能理解！”从阿拜的目光可以看出，他渴望得到爱人的同情和支持。

阿拜亲自给小阿布都热合曼穿好衣服，把他抱到母亲的屋里。

乌丽渐显得老多了。她凝视着阿拜，接过孩子嗅了嗅又给了迪丽达。接着轻轻地叹了两声，把阿拜拉到自己身边亲了亲他的前额。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铭刻着多少深沉的母爱啊！

“孩子，你祖母在世时把你当作她‘惟一的宝贝’。在她眼里，其他孩子像群山，而你像一座屹立的高峰。你还记得她病危时讲的那句话吗？她说，愿上天不要把别人那种冷酷与无情的性格给我这个孙子。讲这句话的祖母已离开人世！……”乌丽渐讲到这里停住了。

阿拜清清楚楚地记着祖母讲的这句话。他也理解母亲重述这句话时稍稍改动的含意。乌丽渐沉思了片刻，接着说：

“时代属于你，竞技场也属于你。希望你成为一个强者。为实现你的理想该走哪一条路，你比我们清楚。我们不会扯你的后腿！祝你成功！”

阿拜是像孩提时代那样搂住母亲告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和叶尔波勒走到外边骑马时，所有的人都走出来给他们送行。刚要动身时乌丽渐又叫过阿拜向他嘱咐：

“阿拜渐，你到托玉古勒的阿吾勒去一趟。你父亲他们到那里提亲去了。他嘱咐我们全都去。我这么多拖累怎么出去！如果你不去他又要怪罪我们。你顺便去看看，别多耽搁。”

阿拜答应了。接着再一次和众乡亲告别后才走开。

乌丽渐所说的托玉古勒的阿吾勒，在窝尔达山下。对阿拜并不是顺路，要绕个弯儿。不过比起吉迭拜离斜米县城要近一些。

托玉古勒是麻买部落的大巴依。是这一带颇有影响的人家。库南拜他们两家今年冬天要为孩子订亲。由于今冬气候适宜，牲畜膘情好，托玉古勒已向亲家提出认亲的日期。库南拜这次是作为男方家长特意来这里做客的。主要目的是商议认亲的具体事宜。

阿拜和叶尔波勒也一同来了。库南拜周围全是他的同辈中上了年纪的人。有喀拉台、能人居玛拜、加合甫等。托玉古勒的三间房子里全都是客人。充满了欢声笑语。阿拜和叶尔波勒走进库南拜所在的那间屋里，悄悄地听人们谈话。这里讲话的主要是喀拉台。

长辈们谈话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最后他们又谈到时代。把过去和今天做了比较。喀拉台谈到自己的童年时，不断赞扬他们父辈生活的那个时代，说今天的社会正在倒退，人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无能。

听到这里阿拜禁不住笑出声，提出了不同看法：

“过去的时代哪一方面比今天好？在一个部落内部，毗邻的两个家族间不停地侵扰、袭击，弄得老人和孩子睡不稳，吃不好，过不上一天安静日子。就在这斯班和托布克特之间，托布克特和斜米之间人们不敢单独行走。怕被人暗算和抢劫。必须要有人带着武装护送……那样的时代也能算好吗？”

在座的长辈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又举出了过去那个时代许多好的方面。比如人们生活的富裕和充实。甚至说那时的人身材匀称，块头大。库南拜同意众人的看法，同时提出了一个颇有分量的论据：

“时代越朝前走，世界末日的朕兆就越明显。人的本性要起变化，要衰退。我们那个时代不说别的，总是更接近先知穆圣^①的时代吧？近一步，强一分嘛！……”

阿拜立即对父亲的话做了回答。此刻他仿佛是激情和灵感同时迸发的阿肯，渴望着争论和比试。他的思想正在涌动，急于攀上智慧的高峰：

“好坏及贫富不能拿远近来衡量。阿拉套的山顶离太阳近，但山顶上终年积雪。而山脚下却郁郁葱葱，生长着各种花草和果树。飞禽走兽都从那里得到它们的营养。你们离先知不会比阿布·塔里甫更近。他是先知的伯父，然而却是个卡普鲁。”

屋里的人哄堂大笑，但立即停住了。库南拜大声呵斥道：

“够了！收起来！”

阿拜吃了一惊。他伸出手掌，再没有作声。

长辈们深知他们被年轻人挫败了。屋里的谈笑和喧哗收敛了。人们都静悄悄地坐着。对阿拜的议论打心眼儿里钦佩的是喀拉台。

^① 穆圣：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

他用手捅了捅身边的加合甫，嘀咕着：

“他的话简直滴水不漏，没法儿反驳！”

吃过饭以后，阿拜和叶尔波勒穿好衣服准备离开。这时库南拜跟着出来了。

库南拜一走出屋就叫过阿拜，和他一同走到附近的一处小丘上坐下。旁边没有外人。他们父子很久没有这样在一起待过。

库南拜用责备的目光冷冰冰地望着儿子：

“你念过书，受过教育，得到了师长的教诲！我们没有上过学。可是你受的教育为什么没教会你在人前尊敬自己的父亲呢？在众人面前和你父亲争辩，让你父亲难堪，你到底想干什么？”

父亲明白自己失败了。他严峻的神态变得颓丧。说话也不像过去那样粗声粗气，却像小孩子在抱怨和叫屈。阿拜懂得，年轻人应当尊重老人，儿子应当尊重父亲。他不打算再和父亲争论：

“您说得对。是我的过错！请您宽恕！”

阿拜原以为事情可以就此结束了。不想父亲还有话要说。库南拜停顿了片刻，接着说：

“我有些话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你有以下三个缺点，听着！”

“您说吧，爸爸！”阿拜望着父亲静静地等着。

“首先你分不清贵贱。不懂得珍惜和炫示自己的东西。经常为一些廉价的欢笑和没有价值的小事挥霍自己的财富。这是因为你太浮浅。要知道，一池浅水可以由狗和鹰随便吸吮。第二，分不清敌友。更不用说有区别地对待他们。这是因为你没有主心骨。带领群众的人不应当是这样；群众不会跟着这样的人走。第三，你倾向于俄罗斯人，正在走向他们那边。难道你不懂，这是宗教和穆斯林所不能容忍的！”

阿拜非常理解父亲讲话的含意。这是在鞭挞他心中最珍贵的那些东西。这正是阿拜要背离父亲另辟一条生活道路的根据。而库南拜也准确地指出了儿子和自己的分歧。然而阿拜早已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屈从世界上的任何势力。他的心潮又在澎湃。方才在屋子里迸发的激情和灵感又在冲动。阿拜已不可能顾及父亲的情面。他滔滔不绝地：

“爸爸，您讲的这三点我都不能接受！我认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首先，你把我比作浅水。与其像一口深潭只供有权有势的人享用，还不如真的成为一池浅水，能为所有贫富、老少祛暑解渴。第二，您讲到了争取群众的方法和领导群众的人应具备的条件。我是这样理解的：群众最早确实像绵羊一样。只要牧羊人喊一声‘哎特！’就可以让一群羊起来去啃草；喊一声‘恰衣特！’让一群羊全都卧下休息。以后群众变得像驮队的骆驼一样，即使你喊着‘确克’扔一块石头，它还要望你好长时间才慢慢卧倒。而现在的群众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温顺，只要稍微不顺心他们就会瞪眼睛。可以说，今天的群众完全像马群。只有那些能在急风暴雨中、在冰天雪地里和群众一起搏斗的人；能和群众同甘共苦、啃冰啖雪的人，才能像称职的牧马人一样领导群众。……只有懂得同情他人，能多为他人着想的人才能争取群众。……第三，您提到俄罗斯人。无论对人民还是对我自己，我认为世界上最宝贵的是知识和技术。而正是俄罗斯人掌握着它们。我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寻找多年而没有得到的东西。难道我不应当接近他们吗？……我如果疏远和躲避他们，只能说明我愚蠢，而不是明智。……”

库南拜没有吭声，只是长叹了一口气，显得无可奈何。他没有再说什么；该说的都说了。阿拜起身告别，走下小丘。

库南拜独自一人坐在小丘上，心情极为沉重。这次又败了！不仅仅是败在儿子手下。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他面对的已经是咄咄逼人的气势：你不行了，已经到了枯竭的时候！

儿子的话只是在传递一个冷酷的信息：你的时代过去了！

阿拜需要到阿克确库去办点事。他离开窝尔达后向那边拐过去。山里没有路，不过雪还不深。他和叶尔波勒放松马的缰绳，穿过耶山拜的雪野走上塔克尔布拉克前面的牧道。

这就是有一次阿拜由学校回家时曾经走过的原野。当时由于思归心切，一直策马驰骋着。如今这里是白茫茫的一片。远处的山峦和四周的牧场显得那么凄凉、萧索。仿佛正在经受某种哀痛。这景色多么像阿拜心中牵挂的那些无依无靠的牧区人民的境况！孩提时代，正是在这条路上，阿拜那颗天真、纯朴的心曾经认为：“所有

的欢乐和幸福都在乡间，在阿吾勒。”如今他又骑马奔驰在这条路上。然而今天却把希望寄托在城市。他要到城里寻找自己的理想。

阿拜在人生路上走过了二十四个春秋。往日生活中的许多情景又一幕幕从眼前掠过。他觉得自己已经跨越了生活中的重重障碍，走过了荆棘丛生的莽原、密林和层峦起伏的山山岭岭。他曾经艰难地在陡坡上攀登，如今更面对高峻的险峰峭壁。他看到了正在向远方延伸的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

阿拜真的向高山的峰颠攀登。曾几何时，在光秃秃的山顶上，一棵细嫩的白杨幼芽从石缝中顶出来，开始了它顽强的生命之旅。如今这颗白杨已郁郁葱葱、充满活力。无论是冬天的严寒，还是高原的风暴都不可能使它弯腰。

阿 拜

(2)

一、走过滑坡

(一)

阿拜除在黎明时分小息片刻外，彻夜未眠。但他并未感到疲倦，依然在聚精会神地看书。这里既有阿拜熟悉的察合台文、突厥文书籍，也有他比较生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以及他读起来较为吃力的俄文书籍。

今天，阿拜读书的目的与平时不同。此刻他急于从书本上得到能为眼前的实际所用的知识。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昨天夜里，阿拜的情绪也不同于往常，似乎变得像个老学究和书呆子，连自己也感到奇怪和好笑。

波斯文及突厥文书籍，时而把阿拜带到设拉子的花坛，引向萨马尔罕高大的麻扎尔^①；时而又带到马里、马什哈德的花园。这儿有黄莺在绿荫里鸣唱，有阵阵清风吹拂枝头的累累果香。赫拉特、加兹尼以及巴格达等地著名诗人居住与经常出没的楼阁、经学院和图书馆更使阿拜神往。当阿拜的情趣转向俄文书籍时，仿佛对中亚、伊朗、阿拉伯的山山水水、戈壁沙漠、大小城镇以及那里的风土人情都非常熟悉。今天也正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状格外吸引着阿拜。

阿拜一边阅读，一边清楚地摘录着他认为需要的章节——商队必经的大道、贸易中心、著名的城市和水路——仿佛这一切都应当用心去研究似的。

总之，这些书本上的知识，对于即将起程远行的人是非常需要的。有时阿拜望着书本，追忆儿时听到的那些遥远而模糊的城镇和地区时，甚至羡慕地说，如果有一天，我能亲自去那里该多好啊！

^① 麻扎尔：穆斯林圣徒的墓地建筑群。

他多么希望去瞻仰和了解那里的一切呀！

冷风从敞开的窗户穿过，卷起轻飘飘的窗纱，又重新向桌面上展开的书本吹过来。窗纱像个顽皮的孩子，忽而掩住阿拜正在翻阅的书本，忽而又从书上擦过，仿佛要将那些密麻麻的文字一举抹去。

阿拜这才发觉，他身后的门已经敞开，好像在迎候一位尊贵的客人进来。阿拜转过身，看见自己的母亲喘着气，在屋里缓慢地移动脚步。天亮以后，乌丽渐是第一个走进这里的人。近来她显得发福，走起路来已感到吃力，进屋时还需要两个女人搀扶。阿拜立刻站起来，在床上为母亲铺了褥子。一位白净秀丽、穿着雅致、长得酷似阿拜的妇女又放了两个鸭绒枕头。她是阿拜的姐姐玛克希，体形很像库南拜，是这个家庭的年轻主妇。另一个妇女名叫喀丽卡，是乌丽渐从阿吾勒随身带来的。喀丽卡已端过铜盆，提着喀什造的椭圆水壶给乌丽渐倒洗手水。这时，玛克希已在客厅里摆好餐桌，朝着敞开的门喊着：

“好啦，都端过来吧！”

进来了一位身材修长、面色红润、年龄和玛克希相近的妇女。上身穿着天鹅绒坎肩，衣领镶有花边，两鬓梳得光亮。她铺好餐布后，端来了为客人们备好的早点。

母亲洗漱过后，阿拜脱去上衣，准备洗手洗脸，这时他才感到昏昏沉沉，头也有些发胀。玛克希把阿拜当作客人，亲自为他提壶倒水。

“玛克希，这太舒服啦！让我提提神，往我头上也倒些水！”阿拜说着把头发和脖子也洗了一遍。

乌丽渐拭过了脸，也不觉得喘了。她朝阿拜面前的书桌望了一眼，心里已经明白了。

“阿拜渐，你是整夜没睡吧？”乌丽渐望着阿拜的脸说。

“不是的，睡了一阵！”阿拜脸色苍白，眼睛也有些发红。

“这样熬夜，头脑还能清醒吗？记得有一次，阔德嘎彻夜未眠，我问他狼跑到羊群里，你都没发现，大概是睡觉了吧？他还硬说不是，可他说‘天快亮时，眼睛已经模糊，看骆驼似乎把驼峰都看成了四个。大概也就在这时，把一只狼当成猎狗放进羊圈了。’我的

好儿子，如果困得眼睛睁不开，把驼峰看成四个，这还能思考吗？”
听到母亲开的玩笑，阿拜和玛克希也忍不住笑了。

“妈，阔德嘎说的是实话。不过时间太紧，今天人们不是就要上路吗！”阿拜无可奈何地说。

乌丽渐曾问过阿拜，“从书本上能看到你父亲他们要走的路线吗？阿拜说‘尽管不清楚他们要走哪一条大路，但通过一些小路也可以到达要去的地方。’阿拜还把这几天从书中掌握的许多情况告诉了母亲。

“至于那个令人神往的圣地，虽然我不曾去过，可已经像去过的人一样熟悉了！”阿拜仿佛又有了新的收获。

乌丽渐心里非常清楚，行程艰辛而又遥远。早餐时，她又详细询问了路上可能遇到的困苦、波折和风险。在自家人面前，阿拜从未向母亲隐瞒过任何情况，而玛克希也希望阿拜能作出明确的回答。

“是的，亲爱的阿拜，你该把这些告诉给我们！”从玛克希紧蹙的眼眉和涨红的脸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忧虑。

看到姐姐这种神态，阿拜陷入了深思。他理解姐姐的心意。玛克希虽然是城镇里大户人家的贵儿媳，但每当她想起骨肉乡亲时，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思念之情。只有怀着自幼远嫁异乡那些姑娘的乡思情怀，才能充分体会到玛克希此刻的心情。这是饱含着无法言传的乡愁、忧虑和眷眷的儿女之情。

这种无法割断的情丝，只能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消失。

看到姐姐这种状态，阿拜不想当着她的面，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都告诉给母亲。可是，姐姐却迫不及待地说起来：

“这条路别说哈萨克人，据说没有任何人走过。他们这一去，谁知道能不能安安全全地回来？”

不必再隐瞒了。此刻，阿拜已无心品尝厨师做好的烤包子。他喝了一碗茶，停了片刻，取出夜间抄录的材料，按照资料上写的向姐姐和母亲做了解答。

“玛克希，父亲要走的路不是很容易的。不过你应当有信心，要耐心地期待！”阿拜望着姐姐说。

阿拜看到姐姐很难过，没有继续讲下去。

乌丽渐对玛克希说：

“你爸爸要上路，别让他再为你们担心！”

阿拜没有再吭声。这时门被推开了。塔克渐和嘎比特汗匆忙走进来，向人们转告了库南拜就要到来的消息。这时，除乌丽渐以外，人们都站起来用被褥把圆桌周围垫好，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库南拜和额孜谷特走在前面，他们身后还有不少随同来的人，不过大部分人已在整洁的前大厅里就坐了。人们此刻正忙着备饭。主人特尼别克是跟着库南拜一同进来的。他们二人既是相互尊敬的老亲家，也是要好的朋友。虽然特尼别克是一位城里人时的财主，但他并没有斜靠在被褥上，却像小学生一样跪地而坐。在乌丽渐的眼里，这种姿势与他的身份不太相符，可是请他坐在上座，他却执意不肯，只是坐在玛克希的右侧。这是他为亲自向库南拜递茶，特意选择的位置。他们在接待依玛目和喀孜列提时，就是按照这种坐次安排的。这既是礼节，也是为了表现自己谦恭，更像教徒们在依禅^①和圣贤前尊敬的姿态一样。

库南拜坐在乌丽渐身边，望了玛克希和阿拜一眼。他是善于察颜观色的人，所以这次对孩子们特别留意。

在库南拜脸上，老年人的特征已非常明显。接近七十岁时，他的须发刚刚灰暗，可现在已经斑白了。脸上和额头的皱纹也显得更深了。不过身体还很硬朗，走起路来腰板直挺，行动也像过去一样灵便。

库南拜做事从不三心二意，此刻脸上也没有任何忧虑的表情。他看到玛克希眼圈发红，脸色苍白，知道她哭了。正在这时，塔克渐、乌斯盘、加合甫、买巴沙尔和嘎比特汗等人从前厅走过来，依次围坐在圆桌的周围。

这次远行，库南拜早在一年以前就决定了。从去年春季开始，整个夏天、秋天，直至储备冬肉的季节，他们为筹备资金不停地在出售牲畜。

^① 依禅：伊斯兰教依禅派的首领和导师。

库南拜所担心的完全不是路费，而是自己年事已高，精力已经衰退。经过反复考虑，库南拜终于决定带额孜谷特同去，并把他的想法告诉了额孜谷特。此刻额孜谷特穿上了玛克希在城里为他缝制的新衣，正坐在库南拜身旁准备上路。额孜谷特是库南拜的亲信，虽然已经四十有余，看起来却像精干、机敏、精力充沛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库南拜就座后并没有讲话。他一边喝茶，一边品尝着烤包子和冻肉，已经吃得饱饱的。

有些亲戚、乡里即便不能靠近餐桌，但既然来到这里，也希望在库南拜上路前和他在一起坐坐。送行的人越来越多。库南拜原想趁着临行前就餐的机会，与家人及孩子们话别。看到前来送行的人不断增多，库南拜想，如果再耽搁下去会更加不便。于是瞥了玛克希一眼，思索片刻便开腔了：

“喂，我的孩子、亲戚朋友、手足兄弟们！”库南拜用冷峻而深沉的目光向周围的人扫视了一遍，屋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甚至听不到倒茶的声音。库南拜挺了挺胸脯，一只独眼直视着前方，又继续说起来：

“你们似乎很担心我这次出门远行！可能以为这么大年纪的人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或许回不来，再也见不到我了！这不是担心我在路上受苦受累，而是不赞同我出门远行。请想想，成年累月围着畜群，对着牧工，围着灶坑、餐桌，向媳妇、孩子“喂喂”地喊，难道这就是我的归宿吗？此次出门远行，是我花甲之年生命的一种寄托。我恳切地请求你们，如果在这次远行中，真因为我寿数已尽而溘然长逝，你们也不要为我惋惜，不要认为我是抱憾而死的！这样做不是对我的友善，而是对我的不敬。我已经显赫地、毫无遗憾地度过了你们将要度过的青年时代，尝过了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即将尝到的甜酸苦辣。我们作为亲人、骨肉兄弟，或多或少在一起度过了命运所安排的岁月。对此，我已经感到满足。然而还应当知道，虽然我们今天亲密无间地在一起相处，但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告别人间。死亡会迫使每一个人离开自己的群体，也不允许任你选择别离的时间和地点。你们应该理解，我的垂暮之年，正如蜷缩在岩

洞里的老盘羊，要走的山路是坎坷而短暂的。希望你们不要哭哭啼啼，而要为我钱行。我所讲的就是如此。现在，就送我们上路吧！”

库南拜朝着额孜谷特望了一眼，仿佛示意他立即起程。当额孜谷特站起来时，塔克渐、嘎比特汗、乌斯盘等许多年轻人也都随着站起来了。阿拜要站起来时，库南拜用手轻轻按住他的膝盖说：

“好吧，孩子，把你查到的和掌握的情况告诉我吧！”

阿拜从衣袋里取出了许多写好的参阅资料，递给额孜谷特说：

“我查到的全抄在这里。额孜谷特叔叔，请你带在身上！”

当阿拜把资料递给额孜谷特时，库南拜又询问了途中所要经过的大城市情况。阿拜考虑到塔什干这边的道路都在哈萨克境内，将在卡尔卡拉尔与父亲会合的宗教人士韵都尔拜，又非常熟悉哈萨克的戈壁沙滩，所以材料没有涉及这一段路程，只是对塔什干以远的萨马尔罕、马里、马什哈德、伊斯法罕、阿巴丹等几个城市作了详尽的介绍。再往前就要到达阿拉伯大地了。不过，最好是从水路绕道直达麦加，这也是阿拜从许多书里了解到的最佳路线。在这以前，阿拜把每天了解的情况，包括沿途居民的生活状况、地理位置、经济情况以及有关的行规习惯等情况随时向父亲作了介绍。

由于随库南拜同行的韵都尔拜在前面的卡尔卡拉尔等待，这里起程的人离开额尔齐斯以后，首先要横穿哈萨克大戈壁，再往前，他们的交通工具将会不断变换。不过特尼别克曾一再提醒，从斜米到卡尔卡拉尔之间，最舒适不过的交通工具该是马车了。

库南拜和额孜谷特乘坐的皮包车早已备好，正停在特尼别克的大院里。入冬以来，用燕麦喂养得膘情适中、体态匀称、腿肌发达的栗色马，此刻正在不停地喷着响鼻，咬着嚼口，晃动着弧形的辘轳，轳上的铜铃发出一阵阵声响。

路上备用的干粮、行李以及四季更换的衣服都已放在车上。送库南拜去卡尔卡拉尔的车夫木尔扎汗，在这辆备好的车上已坐等了许久。

临近正午时分，送行的人们陆陆续续走到楼外。送行者中大部分是穿着牧区服饰的人，也有不少是来自城里的商人、学生和宗教界人士。库南拜让特尼别克向客人们赠送了礼物。得到美食佳肴、

丰厚施舍的前来送行的客人，一一微笑着走上前来，纷纷向库南拜表示良好的祝愿。

正当人们簇拥着库南拜向马车走去时，从马车背后走出两个人来。他们一边施礼，一边向库南拜迎面走来。两个人中，一个是胡须花白的代尔肯拜，另一个是穿着褴褛、双脚泥污、与代尔肯拜在一起的十岁左右的干瘦孩子。代尔肯拜走到库南拜跟前，道了一声“祝您一路顺风”，接着就连珠炮似地讲开了：

“库尼肯，你这次到远处去，走的可是圣贤路，也是一条艰难的路。我们在此特意等你，就是想让你在离开前听听一位真正受难者的申诉。我身边的这个孩子，再三向我恳求，让我看在真主的份上替他说几句话！所以他特地把我领来告状！”

库南拜吃惊地望了一眼，收住脚步，皱起眉头说：

“我是就要摆脱尘世喧嚣的人。要告状为啥不另找别人呢？”

“这与别人无关，是要你亲自听的！”

“那个孩子是干什么的，为啥非向我告状？”

“是因为牵涉你，所以特意来找你！”

当着众多送行的人，尤其是当着城里的商人和毛拉等宗教界人士，库南拜感到非常窘迫。他也斜着眼向四周望了一眼，看到人们都在发愣。幸好，买巴沙尔这时认出了代尔肯拜，要把他从库南拜面前轰走。

“你是代尔肯拜吗？为什么拿告状作借口挡住行人上路？你走开！”虽然后边的声音压得很低，买巴沙尔却带着威胁的语气。

然而，代尔肯拜并没有让步。当他发现库南拜和买巴沙尔在大庭广众前显得有些紧张时，故意抬高了嗓门。

“这孩子的冤屈，是在千百个告状的人中该由你亲自询问的一个。他的冤情，也是要走圣贤之路的人一定要听的！”

“他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冤屈？快些讲！”库南拜依然皱着眉头，而且已经发火。

“这孩子正是卜尔沙克家族阔达尔的侄子，阔嘎代的儿子。阔达尔咽气时，他惟一的弟弟阔嘎代还在很远的西班牙部落当牧工。阔嘎代一生被病魔缠身，受尽了折磨。也在六年前去世了。阔达尔一

家只剩下了这一条根——这个孤苦伶仃的代尔勉。”代尔肯拜说完指了指孩子。

前面站着的这位瘦骨嶙峋的孩子，清瘦的脸上翘着几根淡灰色的绒毛，额头上的青筋格外显眼。这个一只眼睛缠着破布，下颏不停抖动的孩子，正勉强止住泪水巴望着库南拜。库南拜也在凝视他。

“这孩子找我有啥事？”

“库尼肯，没事能找你吗？”代尔肯拜犀利的目光射向库南拜，仿佛在试探他。

“走，到那边去讲吧！”

库南拜知道代尔肯拜说话的分量。他想，如果让代尔肯拜在送行的人面前全都讲出来，岂不等于鞭笞自己！所以才决定把代尔肯拜和孩子带到别处。

在这个大院子里，簇拥着库南拜的额尔格孜拜家族成员衣着都比较讲究；城里的商人、伊玛目、哈勒颇等人的缠巾、袷帽以及水獭圆帽也都在显示着他们的富贵与豪华。而那两个衣着褴褛，勉强支撑着枯瘦、干瘪的骨头架子的受难者，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在库南拜亲友的包围中显得格外灰暗。此刻，那些富有者仿佛要把代尔肯拜和代尔勉从他们中间赶出去。库南拜离开人群时，买巴沙尔、塔克渐紧跟在他后面。当阿拜赶到他们面前时，代尔肯拜正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虽然阔达尔没有什么罪过，但是也没有人替他申冤。因为在你的这个时代，舆论是不允许别人申冤的！”

“你的这个时代”是针对库南拜讲的。库南拜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用恫吓的语气愤怒地说道：

“代尔肯拜，你在胡说什么？哪个布肯其和卜尔沙克家族的人让你到我这里为阔达尔申冤！？你敢指出他们的名字吗？”

库南拜刚才那种和蔼、慈祥的面孔已荡然无存，过去那种掠夺与好斗的凶残又恢复了。现在，他像一头尖齿利爪的野兽，正准备捕捉自己的猎物。

然而代尔肯拜并没有被库南拜的淫威吓倒，他又无所畏惧地继

续说起来。

“没有哪一位卜尔沙克派我来报仇。卜尔沙克家族也没有那样的势力。首先，我要说的也不是复仇，而是卡拉确库的冬牧场该怎么处理?! 冬牧场不是应该属于这个孩子吗? 可现在却在你的大家族昆开她们的把持下，所放的都是她们的牲畜。现在你就要到圣地去了，……难道你要背着一个孤儿的债上路吗?”

“住口，代尔肯拜!” 库南拜大声呵斥道。

“该讲的我都讲了。”

“莫非你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狠毒的敌人? 不然，你为什么在不停地跟踪我，要置我于死地呢!”

“库尼肯，我不会带头惹事，只知道消灾免祸。”

“那一次把枪口对准我的不正是你吗?”

“虽然我把枪口对准了你，但没有开枪。把绳子无故套在我脖子上，把我吊起来的人这不也活着吗?” 代尔肯拜深深地喘了口气，锐利的目光依然在注视着库南拜。

库南拜尽管气势逼人，然而这样的责难，不得不使他惊恐。脸色变得苍白，浑身不停地颤抖。

“你那时没有开枪，今天却开枪了。你这是向我坟墓射来的子弹。” 库南拜突然转向买巴沙尔，向他示意这家伙欺负到自己头上了；自己已束手无策，并责备买巴沙尔，不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不管。这时买巴沙尔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背着众人朝代尔肯拜胸部狠狠打了两拳，嘴里还在骂个不停。

“住口!” 接着又用威胁的口气说，“你再吭声，我就揪住你的胡子，像宰羊羔似地把你杀掉!”

库南拜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塔克渐和买巴沙尔从左右两侧压住了代尔肯拜的衣襟。代尔勉哭着喊道：

“你欠了我的债……我的债!”

虽然代尔肯拜被夹在两个莽汉中间，但还是挣扎着朝库南拜喊出了最想说的话。

“你昨天曾借大苏丹的职位作威作福，现在出去是想成为哈吉再来发号施令。我知道你所走的不是真主的路……你是要走向库南

拜的老路……让你的狼崽子撕裂我，吃掉我吧！”

“住口，老不死的家伙！”买巴沙尔和塔克渐低声骂着，并动起手来。

这时，阿拜背朝着众人，把买巴沙尔和塔克渐拽着代尔肯拜的手扭开甩了过去：

“真不害臊！该死的東西，住手！”

代尔肯拜看到阿拜气得脸色铁青，充满血丝的双眼发射出火光，仿佛要撕裂买巴沙尔和塔克渐。

“不害臊的东西们，少管闲事！你们懂什么，你们会想到什么，不害臊的蠢货们！他所讲的这些，也正是我父亲将在真主面前忏悔并求真主宽恕的话。父亲到麦加去，不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罪过吗？”阿拜几乎没有让买巴沙尔和塔克渐还口。他接着转向代尔肯拜：

“代尔肯拜！这些话，你一定是万般无奈才说出来的。我看，即使在别人紧迫时说出该说的话，也不应该受到责怪！你的话像鞭笞一样，已经穿透我的肌肤抽到了我心上了。我父亲的债由我来偿还。请不要咒骂，也别再为难。现在请你回家吧！”阿拜转向代尔肯拜把他搀扶起来，又从衣袋里取出百元现款，交到代尔勉手上。这样才把他们打发走。

库南拜呆呆地站了很久。他的嘴角翕动着，仿佛内心在忏悔。这时，额孜谷特和乌丽渐走过来推他动身。库南拜这才慌忙地与前来送行的人们告别，随即坐上了马车。

乌丽渐也随着额孜谷特上了车，坐在库南拜的身旁。她要同前来送行的亲戚朋友一起，把库南拜送出远郊。

驾有三匹栗色马的皮包车驶出了大门，大批送行的人也随着走出来。他们有坐车的，也有骑马的。紧跟在库南拜身后的是两辆马车，一辆坐着阿拜和玛克希，另一辆坐着特尼别克夫妇。

当骑马和乘车的人流喧嚣着从街上走过时，招引了大街小巷众多的男女老少。他们有的跑出大门，有的挤到窗前好奇地观望着。

库南拜乘坐的马车急驶在浩浩荡荡的送行队伍的前面。他们走出城郊，立即转向西行的一条大道。

骑马送行的人都在马车后边跑动着。有时，他们多人挤作一团，有时又鱼贯而行。

库南拜一直没有回头观看。因为他知道亲友们至少要送出较远的一段路程。

库南拜离开代尔肯拜后一直闭口不语，仿佛受到某种挫折似的闷闷不乐。他心里在反复叨念着，我的一泓清水被搅浑了，完全被搅浑了。他眼前浮现着清水池塘中投进石块似的幻景。清晨自己所讲的那些话都是预先备好的；那些恳切的语言，殷切的举动也都是为赢得送行者对自己旅途的美好祝愿。而代尔肯拜不仅把这美好的祝愿，甚至把库南拜自己也像旋风似地从现实生活中排挤出去了。

由于怒火中烧，库南拜沉默了许久才勉强平静下来。为了使己得到一些宽慰，他希望在离别前能和乌丽渐心平气和地谈谈心。他叮嘱木尔扎汗注意驱赶辕马，让马车保持现有的速度，接着便把脸转向了乌丽渐。善于揣摸人意的额孜谷特，把自己的座位向车夫一侧靠了靠，把皮包车后面全让给了库南拜夫妇，想让他俩在临别前讲些心里话。而额孜谷特自己却望着前方，与木尔扎汗谈论起诸如今年春天来迟，这一带牧草尚不见返青，山坳里还留有冬天的迹象等话题。

库南拜转过身对乌丽渐说：“夫人，你不但是我生活的伙伴，而且是我整个生命的伴侣。在漫长的生活旅途中，无论我在哪条坎坷的山路上跋涉，你都是我坚定的支柱。现在你怎样责备，我也毫无怨言。由于你的忠诚和善良，你和孩子们也一定会幸福美满！”

一种苦涩的感觉使乌丽渐的脸色变得灰白。然而，她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

“老爷，在今天这样的时刻，对你不要说责备，即使有一丝埋怨，不仅是不妥，而且会使我显得无知！”

乌丽渐怀着沉重的心情望着丈夫。此刻她仿佛以平等的身份在与库南拜谈话，谈得深沉而感人。她的脸色恢复了往常的光泽，更显得端庄和秀美。

乌丽渐若有所思，她毫无顾忌地说：“在青年时代，人们会觉得地位、房产，甚至整个世界都很狭小。可是当年进花甲、两鬓斑

白时，又觉得世界变得无限宽广，而自己却变得那样渺小。一方面，你会把周围的大片空间，主动地让给他人；另一方面，你对他人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严酷和冷漠，会逐渐变得宽容。这种情绪已经深嵌在我的内心，久久地支配着我的生活。”

库南拜凝视着妻子的脸，聚精会神地听她侃侃而谈。乌丽渐微微抬起头，眯缝着双眼又神采奕奕地说起来：

“妻子在丈夫身边，就像跟在母马身边的幼驹一样。有时会偎依在他怀里，有时会闪在一旁互相争辩。妻子既汲取丈夫的长处，也承受他的缺点。我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你的影响。我们共同生活了多年，今天老爷要愉快地上路，我哪能再责怪呢！”虽然乌丽渐心里积聚着许多怨恨，但她都压下去了，没有流露一丝怨言。

这时库南拜把话题转到一般的家务，并让额孜谷特一起来攀谈。

韵都尔拜是这次与库南拜同行的宗教人士。多年来他受到库南拜的尊重，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胜过一般亲属。

韵都尔拜曾多次向库南拜表示，希望他们能结成儿女亲家。韵都尔拜有一位年轻姑娘，如果乌丽渐能同意她做儿媳妇，是很合适的。因为库南拜调皮的小儿子——不太服人管束的乌斯盘已经结婚两三年了，可至今还没孩子。虽然他自己并不在意，但父母却因为抱不上孙子有些担忧。所以，这次正是为他纳妾的好机会。库南拜想，如果韵都尔拜这次再提出来，就把这件事定下来。他希望老伴为此作好准备。

在皮包车中所谈论的也正是这件事。

玛克希和阿拜静坐在一辆三匹黄骠马驾的车上。当马车驶进旷野时，玛克希不知怎的哭起来了。虽然阿拜多次劝她不要哭了，可仍未能劝住。阿拜又默默地陷入沉思。

此刻萦绕在阿拜心里的，依然是代尔肯拜方才的言行。在阿拜看来，这显然是把库南拜准备享受的一顿美餐给踢翻了。还有那个阔达尔……阔达尔……他留下的可怜的孤儿……无依无靠的代尔勉——一个干瘦的孩子的身影仍浮现在阿拜眼前。那条缠在孩子头上

的破布仿佛是箍住他的贫困的桎梏。他那悲惨的身世和勉强延续的生命以及代尔肯拜正义的呼吁，就像是对库南拜的人生所作的判决——这是用诵经、做礼拜、封斋以及朝圣等方式都无法更改的判决。纵令库南拜承认“有这样的罪恶”，或者踏上忏悔的道路也是徒劳无益的。不，阿拜并没有看到父亲真正的忏悔。他所看到的依然是父亲往常那种令人生畏的淫威。这是无法沟通的两极。两者之间犹如“残忍”与“善良”之间相距得那样遥远。那么……父亲此行的目的，长途跋涉的追求又是什么呢？还是被代尔肯拜一语道破了！父亲不是要走真主的路，他寻觅的依然是自己过去的老路！……阿拜愤慨地皱起眉头，轻蔑地撇嘴一笑。他决心不再想父亲的事，不为父亲的旅途分忧，而渐渐把思路引到了别处。

急驶的马车从沿途刚刚返青的稀疏的草地间飞驰而过。

久居在城里的阿拜，这才感觉到春天的气息。从遥远的左侧地平线上，可以隐约看到脱去冬装的矗立的斜米山。这座孤峰也许是地下熔岩在一次强烈的喷涌中滚落到这里，在广阔无边的平原上凝结而成的。假如她不是这片沉寂的大地因承受不了过重的挤压而掀起的示威的浪涛，就是这块大地抗议的标志——她正是这样一座奇峰。

阿拜凝视着这座孤峰奇特的轮廓，顺手摘下了皮帽，一阵轻柔的春风，向他那热腾腾的额头不停地吹拂。

阿拜深深地喘了口气，浑身感到一阵快意，头脑也觉得清醒了许多。于是把四周的山光美景与自己此刻的心情，适时编织成优美的诗行……

在春风吹拂的艳阳天里阿拜获得了一种特殊感受。他的内心充满了澎湃的激情和奔腾的浪潮……这些已经变成了诗行，随着抑扬的曲调在马车周围缭绕。

阿拜不曾注意，姐姐玛克希一直在听他吟唱。而且，姐姐已经知道，弟弟所吟唱的歌曲都是他自己的创作。

“阿拜，你可能是阿肯^①！”姐姐说着，莞尔一笑。

① 阿肯：哈萨克语诗人之意。

阿拜显然忘记了姐姐还在身边。听到姐姐的话，阿拜一怔，接着腼腆地说：

“哦，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听人们讲的……难道你还想隐瞒不成？”玛克希微微一笑，又接着说，“你那些青年朋友，包括叶尔波勒都在这样讲。他们说‘只是不曾参加诗歌竞赛，但确实是阿肯’，难道不是真的吗？”

“他们讲的是真的，我是阿肯！”阿拜笑着说。

“你吟唱哪一类诗？”

“哎，玛克希，我的诗已经被风吹跑喽！”

“那是怎么回事？”

“我吟唱的是爱情和痛苦。爱情已离我远去，而留在我身边、又永远无法摆脱的只有痛苦。吟唱这些不等于被风吹跑了吗？”

“你所说的痛苦是什么，你会有什么样的痛苦呢？”玛克希用责备的目光望着阿拜。她看见弟弟的眉头拧在一起，脸色也变得苍白。阿拜圆滚滚的脸上还不曾出现皱纹，刚刚长出的稍长的上髭与整个五官显得很谐调。额下稀疏的胡须只略微拓长脸形，并未破坏面部的匀称。

当玛克希再次端详阿拜时，隐约发现他的脸颊与鼻梁上现出一种柔和的光泽。他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吉戈特的丰姿。他那双锐利的充满智慧的眼睛，看上去既使人觉得可爱，又令人感到亲切。凡是看到他的人都不忍离开。好像有块磁石在吸引你的目光。一对长而乌黑的眼眉，也给他俊秀的脸庞增添了几分魅力。

玛克希望着阿拜，不禁为自己能有这样的弟弟感到自豪。尽管玛克希不相信弟弟也会有“痛苦”，但她依然盼着阿拜能向自己道出苦衷。

“你吟唱的痛苦是指什么？能让我听听吗？”

一件件往事在阿拜心里构成了不可磨灭的回忆。在那些日子里，阿拜的心意是通过一支歌表达的。这支歌已经成为他不可分离的伴侣。最使阿拜难忘的是加尼别克夏牧场的夜晚，是在苏云德克的阿吾勒荡秋千的游戏。他和托葛建在秋千架上，在众人面前用

《矫健的雪青马》这支歌传递了心底的秘密，找到了各自的知音。此刻阿拜又唱起《矫健的雪青马》。一派春天的景色又勾起他对托葛建深沉的思念。

玛克希让阿拜吟唱正合他的心意。阿拜这次没有用高亢的声调，而是压低并放慢了《矫健的雪青马》的节奏。歌词是他自己创作的哀戚的短句。

玛克希聚精会神地听着弟弟的吟唱：

即使月亮和太阳同时闪光，
也不能把我阴暗的心室照亮；
对于我，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你，
对于你，或许有人更比我理想。

虽然命运使我们天各一方，
虽然爱情曾使我苦闷和怅惘；
我却甘愿忍受无止境的磨难，
对于心爱的人一切都可以原谅。

由于这首短歌是阿拜自己的。也是她俩共同的哀怨，当唱到结尾时，阿拜的脸色变得苍白。一对苦恋的情人、两颗被灼伤的心，在命运残酷的扼制下，只能痛苦的呻吟。这正是阿拜久久无法愈合的心灵的创伤。

然而玛克希并没有理解。在从未听过的一串串陌生的词汇中，她只记住了“心爱的人”四个字。

玛克希又问阿拜：“我不懂，你说的‘心爱的人’指的是谁？”

阿拜并不打算把一切都告诉姐姐。

“心爱的人，是指我思念的人！难道你不明白什么叫‘心爱的人’吗？”

“按我的理解，‘心爱的人’应当是指自己的妻子！”

“你是指迪丽达吗？”阿拜突然转过身，惊奇地望着姐姐问道。

“是呀！是迪丽达又该怎么样呢？”

这时，阿拜对自己所讲的话似乎有些懊悔。他急忙转过身，烦躁地：

“天啊！玛克希，你怎么会提起迪丽达，你在讲什么呀！”

因为自己的话刺痛了弟弟，玛克希也觉得很不自在。

“阿拜！我的话可能刺激你了！但可怜的迪丽达有什么过错？”玛克希勉强笑着说。

“是的，迪丽达没有什么过错！可是我不唱热恋她的歌，同样也没有过错。你怎么会提起成天围着四个孩子的迪丽达呢？”

“噢！难道给你生孩子是她的罪过不成？”

“她没有罪过，生的孩子也都好。她是我孩子的母亲，是父母做主给我娶的妻子，这就是一切！至于心的激情，爱的火焰，已经在她的胸膛里熄灭了。即使曾经燃烧过，也不是那么炽烈，而是过早地枯竭和冷却了！”阿拜不愿再继续讲下去了。

此后，这辆车上又恢复了刚离开城市时的沉闷，没有谁再继续讲话。

骑马送行的人，或三四个连辔而行，或五六个鱼贯而进。他们簇拥在皮包车前后，犹如牧区转场的队伍，在大路上扬起一股股尘烟。送行者中有本部落的人，也有城里的亲友。

塔克渐在骑马者中间。同他走在一起的有嘎比特汗毛拉、居玛古勒和叶尔波勒，另外还有一位年轻的管家达尔坎。

从城里动身前，塔克渐曾为父亲的旅途担忧，不过此刻已经放心多了。阿拜所讲的路途上可能遇到的困难，也并未引起塔克渐的注意。在走出城郊前，塔克渐也曾怀疑地问过嘎比特汗，但单纯、善良的嘎比特汗却解除了他的疑虑。

塔克渐已经长大成人了，身体也开始发胖。他不但喜欢开玩笑，更喜欢戏弄他人。他似乎不拿别人开心吃饭也感到无味，而经常被他揶揄、取笑的人正是嘎比特汗毛拉。

嘎比特汗口齿不清，往往把哈萨克语和他的本民族语混在一

起，语意表达得含混不清。而他的单纯，有时竟像纳斯尔丁^①一样笨拙。塔克渐曾不止一次散布关于他的笑话。

有时，塔克渐利用嘎比特汗的单纯来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两天前，他们在特尼别克家做客时，塔克渐的鞭子不慎丢了。当时他和许多客人都住在大客厅里。当客人离开客厅时，塔克渐让达尔坎、居玛古勒在客厅里查找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找到。最后，塔克渐让把客人的鞭子都集中起来，自己辨认了一番。他发现其中有一根黄花杆的上好皮鞭，经打听知道了是嘎比特汗的。原来嘎比特汗非常喜欢皮鞭、皮带、小刀、刀鞘一类的小物件。只要看到这类东西，总要想办法弄到手。

塔克渐把其他皮鞭扔到墙角下，拿着花杆皮鞭笑着说：

“我就要这杆鞭子！”

居玛古勒心里觉得不安，他说：

“塔克渐，嘎比特汗是不会答应的！他这人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像小姑娘一样贪馋，能给你吗？！”

塔克渐毫不在意，他说：

“你别吭声！你以为我会求他吗？不，我要把它偷过来！”三个人会心地笑了。

居玛古勒遵照塔克渐的吩咐，解下嘎比特汗鞭杆把手处的皮环，另系了一个小皮环，并把换好的皮鞭藏到另一间房里。塔克渐打算上远路时拿出来使用。

两天来，嘎比特汗为寻找皮鞭，尽管折腾得客人们不得安宁，自己也弄得精疲力尽，但连皮鞭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就在嘎比特汗东跑西颠因寻找皮鞭烦恼时，塔克渐却在一旁若无其事似的观望。今天他是第一次把皮鞭拿出来在众人前亮相。

塔克渐和嘎比特汗连辔走了很久，他一直行走在嘎比特汗的右边，为的是不让嘎比特汗看到他手中的皮鞭。不过，皮鞭终于被嘎比特汗发现了。

^① 纳斯尔丁：在属于突厥语族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霍加·纳斯尔》的主人公。

“喂，塔克渐，我的鞭子是你拿了吗？这太不像话！”他突然勒住马缰，大惑不解地说着。

塔克渐非常镇静地说：“毛拉，您别这样！这可是我自己的鞭子，您说话可要注意啊！”他故意作出惊奇的样子，又装得很有礼貌。接着把皮鞭横搭在马鬃上让对方看。嘎比特汗愣着神看了看塔克渐，又看了看皮鞭。他觉得皮鞭编结的花样、鞭杆的形状、黄色的鞭头……缠在鞭杆上的铜丝——一切都像是自己的，似乎没什么可怀疑的。于是他准备发作，想训斥塔克渐一顿。由于他的年龄比塔克渐大，有时和轻浮的塔克渐讲起话来也不客气。

“好，蠢家伙，你竟敢偷我的鞭子！”说着就伸手去抓鞭子。塔克渐不但没有反抗，还主动把鞭子递给他了。

“毛拉，这不是鞭子吗！您得先看清楚，可别随意发火！如果完全和您的一样，您说句‘我用我自己的伊玛尼保证鞭子是我的’，就请拿去吧！如果不是您的，可不要在众人面前责备我啊！”

嘎比特汗紧紧地握住鞭子在仔细察看，几乎把鞭子的各个部位都审视了一遍。当看到鞭杆握手处的皮环时，他蹙着眉头，忽而把皮鞭拿到眼前，忽而又拉长距离，最后疑惑地摇了摇头。居玛古勒、达尔坎、塔克渐都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拉的一举一动。

“哎！哎！不能……不能……。所有的地方都像我的鞭子，只是这个皮环……确实很像，但还不是我的……塔克渐，请别生气！”毛拉说着把鞭子递了过去。

“是的，毛拉克，这才对了！”塔克渐和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接过皮鞭，转向居玛古勒挤了挤眼。

有时，他们三人让嘎比特汗走在前面，他们自己则在后边拿他取笑。就这样，他们连说带笑，不知不觉已赶到要与库南拜分手的地点。

马车早已停住。上路的和送行的都走下马车，骑马的也纷纷下了马。

装满马奶酒的大皮口袋就坐在特尼别克坐的马车后面。当送行的人全都到齐时，马奶酒也端来了。

人们坐在库南拜和额孜谷特周围，共同畅饮了临别的马奶酒。

额孜谷特意识到库南拜急于动身的心情，不断催促饮酒的人们抓紧时间。送行的人们看到库南拜已经起身，也都随着站了起来。

“好吧，乡亲们！送行送到这里满可以了！请向我的人民和亲朋们转达我的谢意。骨肉兄弟们！如果命运注定我能回来，那就让我们高高兴兴地道一声再见！”库南拜简短地讲了这几句话。

以特尼别克为首的年长者齐声呼喊：“愿真主保佑，真主保佑！阿敏！阿敏^①！”

接着，库南拜与乌丽渐以及送行的其他人一一拥抱着告别。

阿拜是在最后与库南拜默默告别的。

由燕麦饲养的三匹栗色马在奋力奔驰，虽然跑得通身发热，但并未被汗水淋湿。轭上的铜铃在飞扬的尘雾中不停地跳动着，留下一阵阵清脆的铃声。随着飞速远去的马车铃声渐渐变得微弱，最后轻轻地响了一声，再也听不见了。仿佛向静静伫立的人们道了声“再见”。

马车在急速翻越长满野燕麦的山梁。稍顷，便从送行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时人们才意识到，该是返回的时刻了。

阿拜和玛克希把母亲扶上她自己的马车。因为车上人多拥挤，阿拜决定骑马回去。马车起程后，阿拜又随车送了母亲一段路程，这才带着叶尔波勒离开送行的人群，不慌不忙地回去了。

(二)

住在特尼别克家里的许多客人，在库南拜走后也纷纷离开了。不过，送走丈夫后，乌丽渐并没有立刻回家。她已经好久没到城里来了。再说，一直怀念亲人和家乡的玛克希也一再挽留她。另外，亲家公特尼别克也在劝她：“您别忙着回去！玛克希的丈夫在外跑买卖，我担心她会因寂寞变得消瘦。您等她稍微安下心来再走吧！”

留在特尼别克家继续做客的除乌丽渐、阿拜外还有和塔克渐在一起的几个小伙子。虽然人数不多，却是需要特殊款待的贵客。现

^① 阿敏：意为真诚，向真主祈祷时的用语。也译作阿门、奥米音。

在，特尼别克家楼上楼下的大客厅又重新布置了一番，铺好的地毯、毛毯、花毡、挂毯等物品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人们不久将要远离城市向夏牧场转移。转场前要为孩子、儿媳等人准备夏装，还要为阿吾勒和过往的客人准备糖果、茶叶等生活用品。许多人家和大小家族都把乌丽渐视作母亲，也都在盼望她从城里带着礼品回来。因此阿拜、塔克渐、嘎比特汗以及叶尔波勒都要按照乌丽渐的心意到街上去进行采购。

由于母亲回家的日期临近，阿拜每天还要给乌丽渐的行装增添一些图书。去年冬天阿拜借口为父亲远行做准备，前后六个月一直住在城里。他利用这段时间又认真学习了俄语。这几年来，虽然专门攻读俄语的时间不多，但阿拜却利用各种渠道、各种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然而，学得越深入，越感到精通俄语的困难。他经常为虚度年华而懊悔，认为从童年时代起，就应当孜孜不倦地探求。

从住到城里开始，尤其是今年冬天，阿拜每天晚上都抽出时间复习俄语。现在，他已经能看懂俄语小故事和浅易的其他俄语书籍了。只是阅读俄语诗歌还有些困难。

俄语书已经变成阿拜的随身伙伴，因此他才要母亲把许多俄语书籍带回家乡。再说，如今的情况大不同前，在阿吾勒也可以抽出时间学习。

虽然乌丽渐不忙于回家，但归期终于到了。与她同行的有塔克渐、嘎比特汗、达尔坎和居玛古勒。而只有她和喀丽卡坐在马车上。赶车的是年青训马手玛沙克拜。

乌丽渐本打算让阿拜和自己一道回家，可阿拜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完。况且，库南拜临行前还向他交待了一些其他事。阿拜决定和叶尔波勒多留几天，在人们向夏牧场转移前赶到阿吾勒。

阿拜把满满一箱书放到马车后边，并亲自扶母亲上了车。这时，乌丽渐拉着儿子的手，又一次劝告说：

“你好像在远方旅行的人一样，已经六个月没有回家了！你在家的妻子望眼欲穿地等你回去呢！我的孩子，你那些鸟鹰一样整天叽哩哇啦的小宝贝，也经常叫着爸爸，盼你回去。我的小孙子阿比

希和马嘎什多可爱呀！简直是对孪生的羊羔！每当我想到他们时夜间就睡不好觉。可你就怎么能呆得住啊？”

“我也是想他们、怀念他们的。妈妈，您的那两个孙子也是我最疼爱的孩子！是他们让我懂得了该如何做父亲。可是，您不是看到了，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耽搁吗？”

“我不懂。你是不是已经习惯呼吸街道上的尘土，学会了找种种借口！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对你来说，家与异地他乡不再有区别了，你将会变成常年奔跑在外的小野马啦！快回去吧，我的孩子，阿拜渐！”

在乌丽渐最后的两句话里，似乎含有对阿拜的某种忧虑，或许妈妈已经察觉到儿子感情上的某些变化。进城以后，乌丽渐凭借自己的机警和敏感，一直在观察儿子的言行。她还不曾听到阿拜怀着思念的心情问候家里的亲人。几年前的阿拜并不是这样。

是不是玛克希和母亲单独谈话时把阿拜对迪丽达感情上疏远的情况告诉了母亲。

虽然乌丽渐讲话时态度非常温和，而且带着试探的口气，但讲话的含意和分量是不容忽视的。然而，阿拜心里明白，这是此时此地不宜公开谈论的事。所以，明知母亲有疑虑，阿拜却没有作更多地解释。

“如果真主赐福，当人们向夏牧场转移，你们翻越青格斯山口时，我们会赶到。请代我问候家里的大小亲人。好吧，祝您一路顺风！希望您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阿拜在向母亲示意可以动身了。

塔克渐已和玛克希、特尼别克告别，跨上马鞍。他正在敞开的大门外等候。过了片刻，玛沙克拜扬起马鞭，赶着三匹黄膘马驾的皮包车咕隆隆地走开了。

大约过了半个月，阿拜和叶尔波勒也踏上了归途。他们一清早就骑马离开了城市。在最适合远游的春天，他们顷刻间已走出很远。阿拜和叶尔波勒马背上的功夫都很好，尤其善于在远路上策马驰骋。无论炎夏与寒冬，也无论道路坎坷与漫长，他们很少谈起“累”与“乏”。即使乘快马疾驰终日，晚间到达住宿地也不曾有过的

疲惫的表示。他们中间好像有一种默契或共同遵守的信条。

像他们今天这样拼命赶路的情况，一般是不多的。即使在马上磨练了一辈子，以骑马为业的喀拉巴斯、居玛古勒等听差，甚至窝勒加依家族中惯于骑马抢劫的叶寥斯孜、别司别期拜等盗贼，也很少像他们这样拼命。

两个吉戈特从斜米出发，太阳落山前，已经到达窝尔达山的齐勒克特山口。由于牧民已向夏牧场转移，除了在窝尔达山这边的几户人家外，沿途可以借宿的人家很少。麻买部落中在窝尔达过冬的较穷的白雪拉家族，由于他们向夏牧场转移的时间比别人晚，或许仍住在齐勒克特山口。两位行人决定在这一带找个人家借宿。这次，阿拜之所以没穿过自家冬牧场而走这条路，是因为乌丽渐妈妈的阿吾勒今年要通过布肯其家族的阔勒地宁牧场，到巴卡那斯河沿岸居住。而到那里去的捷径恰好要通过窝尔达山。

窝尔达峰离城镇约一百三十公里。阿拜骑的玉顶枣红马最善于走远路。正因为如此，过去骑这匹马的额孜谷特，经常炫耀它的耐力，甚至称它为千里神驹。叶尔波勒骑着匹黑斑马，身边还牵着一匹备用马。现在看来黑斑马已跟不上玉顶枣红马。到太阳偏西时，即使叶尔波勒不停地挥鞭，黑斑马也无力加速了。这时，阿拜让他改骑最近在马市上买来的五岁沙青马。由于阿拜喜欢这匹沙青马的毛色和体形，想把它放到马群作种马。

叶尔波勒改乘的马，依然赶不上玉顶枣红马。当太阳落山时，窝尔达山上骤然黑云滚滚，电闪雷鸣，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阿拜要在天黑前赶到借宿的阿吾勒，于是又在快马加鞭，玉顶枣红马也在不停地加快步伐。两侧掠过的寒风，仿佛要把疾驰的玉顶枣红马架起来，让马蹄凌空盘旋。有时，阿拜也为玉顶枣红马担心，怕它支持不住。可是，玉顶枣红马越跑越神气。它不停地咬着嚼子，拽动缰绳，甚至不住地喷着响鼻，晃动着脑袋。要不是阿拜拽紧缰绳，玉顶枣红马简直要在旷野上狂飙般腾空飞跃。

这时，阿拜已经与叶尔波勒拉长了距离。不过，叶尔波勒一直在观察玉顶枣红马。忽然，叶尔波勒抽打自己的沙青马，快步赶上了阿拜。他从侧面超前几步，斜视着阿拜的乘马说：

“嘿，这匹马简直是神驹！阿拜，它胸前的汗水已经干了，它还要支持多久呢？”

阿拜也在欣赏自己的坐骑，并把它当作自己信得过的、可靠的伙伴。

“叶尔波勒，说真的，我也感到惊奇。它腰腿上的耐力与刚离开特尼别克家时的情况完全一样。看来只要骑手能坚持，马的耐力是无限的！”

当阿拜二人即将到达齐勒克特时，暴风雨也跟着来了。然而，这里并不太冷，窝尔达的向阳坡上已经长满了酥油草。他们的马从绿色草滩上飞驰而过时，迎面吹来一阵阵苜蓿草的芳香。

雨下大了，乌云布满了天空。太阳已经被西边的云团遮住，无法辨认是什么时刻，只能估测已近黄昏。不知是薄暮的微光，还是透过云层的落日余晖，在西边地平线上涂上了一层即将消逝的桔黄。这微弱的桔黄色在迅疾变幻，先是淡灰，接着变成暗灰，一刻后又变成了灰褐色。仿佛预示着夜幕即将降临。

天已经黑了。当阿拜二人跨越一座山岗时，听到远处传来的阵阵犬吠声。在不远的地方，雨后的篝火在闪闪发光。从左侧的草地上依稀可以看到沿溪水坐落的七、八户牧民的毡房。

这是几户并不富裕的人家。少量的绵羊已经归圈，不多的几头牛和几峰骆驼，在暴雨中东躲西藏地跑动了一阵，此刻也静下来了。所有的山羊，都躲到背风的地方，把头挤在一起露着臀部，后半身已被淋湿。六、七匹被绊锁的马在附近慢慢游动。临近阿吾勒时，阿拜二人放慢了行进速度，在马背上选择着借宿的人家。

迎面而来的阵阵犬吠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惊动了面前的几户人家。行人越接近阿吾勒，狗的数量越增多。有旧毛尚未退尽、尾巴卷曲的母狗；有两耳下垂、躯体矮胖的公狗；还有声音沙哑、瘦小可怜的狗崽子。这群大狗小狗聚集在一起，显然在向来人示威：

“不要靠近，这里不能住宿！噫，难道我们要喂养过往的行人？要不停地供给你们，我们的皮毛也难剩下！下雨我也没办法，去！去！去走吧！躲到马肚子下面去避雨！哪怕是用鞍垫遮雨也请便

吧。我管不了这么多！去……去……去走吧……。”

叶尔波勒正在观察草坪上的毡房，要在这里选择一户适宜的借宿人家。在这几户人家中间，只有一顶是五扇栅墙、较为宽敞的大毡房。叶尔波勒走在阿拜前面，把马头向那边转过去了。

当阿拜的马走近时，毡房的主人已经迎出门来。主人身披粗毛大衣，留着胡须，走起路来有点发瘸。这时，叶尔波勒和主人搭了话，向主人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他们是路过这里借宿的。

“很好，请吉戈特们下马吧！我们也是有缘分的。这里很方便。……请吧！”说着，主人亲自拴好了阿拜的乘马。

叶尔波勒以前就认识这家主人。他一边走，一边悄悄向阿拜介绍主人的情况。

“你听说过白雪拉家族吧？他们的别克依、切克依两兄弟就在窝尔达山区过冬。这个人就是别克依。”

吉戈特们是初次到这里做客的。进了毡房，他们环视了一眼。从屋里的陈设可以看出，这是个人口不多的人家。屋里正生着火，右边地铺上坐着一位脸色红润、抱着四五岁小孙子的老奶奶，另外还有一位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她身材修长，白净而清瘦，两眼乌黑。可以看出，年轻时颇有风韵。除别克依以外，屋里在座的只有这几人。

阿拜这才看清了主人：脸膛红润，眼睛发蓝，鼻梁隆起，黄色长须略显卷曲。人长得五官端正，说话嗓门大，声音宏亮，看来热情好客。主人询问了阿拜两人的情况。阿拜他们进来时，正在燃烧的篝火此刻还闪烁着红色光焰，使人感到温暖、舒适。篝火上支着三角架，架上挂着熏黑的大水壶。

别克依进来，就坐在母亲的身边。他了解过客人的情况后，向母亲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准备出去时，又向妻子嘱咐着：“干粪块恐怕不够了，不要添得太多！做饭的水还够用吗？……我带着那个孩子去牵只羊来，你快准备做饭的水吧！”

他妻子没吭声，显然是同意丈夫的安排。过了片刻，外边传来了别克依的喊声。

“乃曼太，喂，乃曼太！到这边来！”

煮好的茶刚端到阿拜前面的餐布上，别克依便打开房门，要把准备宰杀的羊带进来。乃曼太把一只棕色羊羔推进毡房时，受惊的羔羊在闪动的火光中不停地挣扎。

隆冬中早产的羊羔，看起来长得还挺肥壮。

客人正在饮茶。身穿红棉长衫的主妇，把衣襟掖在腰带上，支起锅灶准备烧水。

这时，别克依坐到左侧，亲自给客人斟茶。乃曼太很快宰完了羊羔，正在用旺火燎烤羊头。没过多久，客人已喝好茶。

“曲克曼呢？她怎么不来给你帮忙？”宰羊过程中，别克依曾追问过两次。

“何必叫曲克曼呢！她在陪伴那边的女婿呢！我还顾得过来，让她玩去吧！”主妇没有按丈夫的意思把曲克曼叫来。

听到曲克曼这个名字时，叶尔波勒心里想，这可能是女孩子的名字，难道这家还有一位待嫁的姑娘吗？他向四周环视了一遍，发现左侧还有一个地铺，铺上放着红、绿色的新被褥。他想，如果这家有女孩子，那就是曲克曼，这可能就是她的铺盖。接着，叶尔波勒默默地观察着屋里的陈设。当主妇往锅里放肉时，别克依执意让主妇多放。主妇望了望丈夫，似乎在示意放的肉已经足够了。

“刚才曲克曼不是在唠叨，说那边的女婿和伴郎还没在我们家吃过饭吗！现在客人又不多，而且都是年轻人。让他们今天在这里吃饭，你事先向切克依家的媳妇打个招呼！”别克依说。

“也好，你去告诉曲克曼，让她带着客人到家里来吃饭吧！”白净的主妇向乃曼太交待着说。

煮肉时灶膛里添了许多粪块，毡房里的温度在随着升高。旷野的风雨停息了。一个沉闷而湿热的夜晚已经来临。

阿拜静静地坐着，头有些发昏，似乎也有些睡意。他想在肉熟前小睡片刻，于是侧身躺下了。叶尔波勒早已进入梦乡。

阿拜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只记得头离开枕头时的情景——是说着梦话醒来的。好像梦中要说的话并没有讲完，连最后两句还不曾出口。不过，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是这样说的：“来吧！亲爱的，到我这里来吧！”

阿拜不知道自己梦呓的声音是不是很大，更不知道屋里的人们是否听到了。不过，他醒来时，叶尔波勒也醒了。叶尔波勒看见阿拜的两眼有些红肿，怀疑他睡觉的姿势不当，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阿拜坐起来以后，还在聚精会神地听外面传来的声音。叶尔波勒这才注意到，从邻近毡房竟传来女声独唱的柔美的歌声。阿拜的上身正随着歌曲的节奏在摇摆，接着周身也在颤抖，仿佛已痴迷得无法自控。叶尔波勒担心这位同伴会像梦游人一样猛然站起来，自己走出去。他看阿拜的脸色苍白，眼眶上留着泪痕，呼吸也变得急促，手臂都在颤动，仿佛走入一种幻境，忘记了现实世界。突然阿拜睁开充满血丝的眼睛，用力捅了叶尔波勒一下，急不可待地说：“起来，起来吧，叶尔波勒！”

“什么事，阿拜，怎么啦？”叶尔波勒惊恐地望着阿拜，心里在想：“是不是发生了意外，他脸色为啥这样难看？是生病了吗？”可阿拜并不理会叶尔波勒的心意，他急忙戴上帽子，披上衣服，催促叶尔波勒说：“到外边去，走！”

屋里的人们不曾发觉他们的反常行为。老奶奶早已睡熟，别克依背朝着客人正在火堆旁打盹。这真算幸运！可阿拜还没有恢复常态。他的心思依然在外边，还在全神贯注地听外面的声音。难道只是为那歌声吗？他刚站起来时，浑身感到无力，险些跌倒在地。在叶尔波勒搀扶下，才勉强站起来。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清醒，仿佛仍在云雾中，在梦境里奋力追逐前面的一束闪光。阿拜的听觉依然在追踪尚未中断的优美的歌声，他被歌声迷住了，不知不觉地来到门外。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找到毡房门，如何从毡房走出来的。他摘下帽子，面对着歌声传来的方向呆呆地出神。这时，变得更轻柔、舒缓，韵味更令人神往的《矫健的雪青马》的歌声，才慢慢地停了下来。阿拜朝着叶尔波勒：

“托葛建！是托葛建，正是我的托葛建！确实是她的声音，她的声调，她的节奏。哟，叶尔波勒，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在那间毡房里招呼我的正是托葛建啊！”阿拜已经无法控制自己。

虽然阿拜的行为如此反常，但叶尔波勒理解他。说真的，叶尔波勒在毡房里刚听到歌声时，不知怎的，也觉得这声音熟悉。叶尔

波勒心里也在揣测是谁在唱歌呢！然而，阿拜已经按捺不住了。他像失去耐性的孩子，拽住叶尔波勒朝着歌声传来的毡房走去。可以看出，此时的阿拜方寸已乱，不知该怎么做！

叶尔波勒理解阿拜对托葛建的恋情与思念，这正是他多年来无法愈合的伤痛的根源。即便如此，叶尔波勒也从未见过阿拜像今天这样不能自主，如此失去自控的神态啊！叶尔波勒担心，在这种状态下阿拜会在外人面前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做出些不文雅的动作。想到这里，叶尔波勒拉住阿拜说：

“喂，阿拜，等等！这像什么样子？要跳火坑吗？先定定神，告诉我你的心思！”他迫使阿拜停下了。

“不行，托葛建在那顶毡房里，难道不是她吗？你总该为我问个明白呀！”阿拜依然固执己见。

“可以，阿拜！你先冷静些。我们不便一同去，让我先去打探一下！”

“那么你就去吧！要快去快回。那里肯定有托葛建！”

“噢依巴喲！阿拜，你是在说梦话吧。哪里有托葛建！她不会在那里……”

阿拜截断他的话：“不，叶尔波勒……别这么说，刚才才是她亲自给我托梦的！”

对叶尔波勒来说这些话不仅太陌生，甚至显得有些荒唐。但这更引起他对阿拜的同情。叶尔波勒不愿责怪自己的挚友，他如同在娇纵自己的小弟弟似的会心地笑了。接着用右臂紧紧搂住阿拜，一同向别克依毡房走去。

“那个唱歌的人就要到这里来。我们安静地在这里等她。可你说的‘托梦’是什么，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沉不住气呢！你要给我讲清楚！”叶尔波勒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讲的。

阿拜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言行使叶尔波勒感到生硬和意外。他向叶尔波勒解释说：

“我要把真实情况全都告诉给你，任你说我是什么‘孩子’、‘不明智’或者‘头脑发胀’……实际上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在我有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陷入这种境地。不过，你要先向我作出

保证，我才告诉你。不管是谁要到这里来，什么时候来！当我讲出真情以后，你要立刻到那顶毡房里去，把所有的人都了解清楚，回来告诉我。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条件，我什么也不告诉你。”

阿拜焦急地等待着，他把双手搭在叶尔波勒的肩上，拥抱后又用力晃动了一下。叶尔波勒毫不犹豫地作了保证。阿拜这才把方才奇异的经历告诉给自己的挚友。阿拜说话显得急促，声音也有些颤抖。

“这不像做梦！可以说非常清醒。否则，这简直无法解释。叶尔波勒，托葛建还戴着那顶海狸帽。发辫上的银币、黑鹅绒坎肩还是那样，也还是加尼别克河岸的夜晚！在我们难得的几次会晤中，她从未像这样开朗，这样自由自在地向我扑来。她不是总显得羞怯和拘谨吗，而这次她却那么炽烈地向我表达着自己的思念，‘我苦苦等待你，怀念着你！’‘我不分昼夜地唱着你教给我的《矫健的雪青马》。’接着她用轻柔的声音唱了两句，便又对我说，‘现在来吧！到我跟前来吧！我在这里，我在你身边。没有谁能分开我们。来吧，这里只就我一人！’我也伸开双臂对她说‘来吧，亲爱的！’接着就被惊醒了！”

“是的，你是这样讲的，是这样讲着醒来的。”叶尔波勒说。

“你等等。太奇怪了……我睁开眼，才知道是个梦。但那声音，唱《矫健的雪青马》的歌声却是托葛建的。和梦里的一样，是托葛建自己的歌声，而且一直没有中断。前面的就算是梦境，那么这后面的呢？难道还在我梦里吗？这是现实的歌声，绝不是别人的，而是我真正恋人的歌声。何况这歌声就在我身边呢？”阿拜确实感到奇怪，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突然转过身摇摇晃晃地向切克依家走去。

对于所发生的一切，阿拜始终无法理出个头绪。这种现象正如叶尔波勒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奇怪”。最初，阿拜确实是在做梦，梦中遇到托葛建时，他正处于似醒非醒的状态。这时，那边毡房传来的歌声恰好和他的梦连在一起了。在人们困乏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种介乎梦境与现实、酣睡与清醒之间的朦胧状态。

因为已经向阿拜作过保证，叶尔波勒准备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嘱咐阿拜说：

“好吧，你等着！我去看看。你就在这里等我，我会很快回来的！”

叶尔波勒看过后很快走出毡房，急急忙忙向阿拜走来。耐人寻味的是，这时的叶尔波勒似乎比方才的阿拜还显得惊奇。

“天啊！阿拜，你不是在做梦！是她，简直就是她呀！”叶尔波勒抓住阿拜的衣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在说什么，我的天哪！是托葛建吗？是她本人吗？是啊！怪不得呢！”阿拜争着要到那顶毡房去。

“你先忍耐些！”叶尔波勒几乎是用命令的语气说，“不是托葛建，不是她本人！”

阿拜突然转过身，痛苦地：

“喂，你说什么，你在说些什么呀！”阿拜显然沉不住气了。

“不是她，但可以说是她的孪生姐妹。天啊，简直就像托葛建自己，还像在加尼别克夜晚那样，那样婀娜多姿，简直无法区分她们两人！”

“喂，这可是真的？太奇怪了！唱歌的也是她吗？”

“我不知道唱歌的是谁，也没有问她的名字。一看到她，我就惊呆了！”

“如果长得那么像，唱歌的肯定就是她！不可能是别人。”

“可能是她，我也是这样想的！看到她的相貌，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问别的了。可是，阿拜，这也太玄乎啦！你睡得那么甜，怎么会感觉到呢？我的天，你是否有预见性？这简直不是梦，是一种预兆。要不然，就是我们两个人全睡糊涂了！”叶尔波勒也觉得自己有些着魔了。

阿拜不停地叨念着：“简直就是托葛建自己”。他的心像小马驹在不停地蹦跳。他既有一种幸福感，又有些恐惧。他担心自己所想的这一切都会落空。而这只是一场荒唐的梦，是无法捕捉的幻影。

但不管怎样，他们已开始跟踪出现在前面的光影。即便那是火海，他们也绝不回头。

他们同时向毡房走去。

正当这时，切克依家的门打开了。一伙又说又笑的青年男女随着毡房里射出的光束走到门外。

“瞧，他们出来了，都要到别克依家吃晚饭的！”叶尔波勒拉着阿拜向回走去，想在这些人之前回到毡房。

进到毡房后，阿拜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叶尔波勒靠近灶坑说：

“把火烧得旺些，让我来照看！”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火剪翻动灶坑里的粪块。

阿拜焦急地等待着。然而客人们并没有急于进来，他们仍然在毡房外说笑。别克依和乃曼太正在准备盥洗的水壶和脸盆。白净的主妇唤醒婆婆后向灶旁走去。

这时，毡房的门已为前来的客人敞开。首先进门的是两位吉戈特，衣帽朴素而整洁，穿着套有毡袜的长筒皮靴。他们拘谨而有礼貌地向毡房里的长者请了安。这是新婿和他的伴郎。随后进来的是几个小姑娘与两位少妇。阿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们。少顷，进来了一位中等身材、头上围着淡青色头巾的姑娘。从她袒露在头巾外的褐色脸膛上可以看到微耸的鼻梁，这大概就是切克依家要出嫁的姑娘。在她后面进来的那位是酷似托葛建的少女。她白净的脸颊上略带绯红，发辫上系着丁当作响的银币，她一进门就露出满口洁白整齐牙齿，向人们含笑致意，犹如黎明时分东方的一抹霞光闪进了毡房。

当这位少女礼节性地向客人问好时，似乎还有些腼腆。脸颊上的红晕几乎扩散到腮边。可以看出，阿拜的过分关注，在她的心里引起了少女最初的羞涩感。

她的身材、体形酷似托葛建。白里透红的面容，恰似方才叶尔波勒所讲的那样。她也留着乌黑的发辫，也有微耸而浑圆的鼻梁，嘴唇的薄厚更是恰到好处。一眼望去就使人产生一种美感，也许正是这些引起阿拜对情人的怀念。而她那天真的微笑，又如同给整个毡房增添了和谐与欢乐。可以说，这就是阿拜所怀念的、方才梦境中所相会的恋人，也是在吐约吾尔克西的春天，在苏云德克家第一

次遇到的妩媚的托葛建。阿拜在惊喜中又一次看到了冉冉升起的新月——曾经使他欢悦的旧时的明月，今天又在辽阔的夜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阿拜犹如坠入五里云雾中。他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周围的宾客，只记得刚刚离开梦境时的一股激情，以及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朦胧。

她不是说“我在这里，就在你身边”吗？她是这样说的，不错，就是这样说的！她已到来了！奶一般纯洁、娇嫩在她忐忑不安的心里，正泛起微弱的爱的涟漪。

姑娘走进来时，阿拜的神态极为反常。他脸色变得灰白，两眼发直，嘴唇也在频繁地翕动。仿佛在等待命运之神的裁决，又仿佛在低声祈求着什么恩赐。

进来的客人们都在互相问候。但阿拜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些，也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人。他的心，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一人身上。

敏感的姑娘一进门就发觉有人在注视自己，感到很不自在，勉强地问候了客人。她看到两眼凝视自己的那个吉戈特只是翕动嘴角，却没有任何其他表示时，诧异得不知所措，直羞得满脸通红。

叶尔波勒发现阿拜的神情异常。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他在有意识地与客人们搭讪。新婚属于麻买部落中的耶里阿曼家族，叶尔波勒恰巧熟悉他们的阿吾勒和他们的长者。

他们的阿吾勒此刻在哪里？是否已向夏牧场转移？翻过青格斯山了吗？——叶尔波勒随意问着。

阿拜只知道姑娘是这家的孩子，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客人们就座后，别克依对姑娘说：“曲克曼，我的宝贝，给客人们拿毛巾来，铺好餐布，再给妈妈帮帮忙！”

曲克曼在客人面前走来走去地忙乎了一阵，举止显得文雅大方。身上的坎肩和洁白的衬衣非常得体。只是已经发黄的旧水獭皮帽显得不太协调。

阿拜觉得姑娘的帽子破坏了她的风韵，换上一顶新的才好！另外，“曲克曼”这个名字他也不喜欢。

就餐时，叶尔波勒同一个黑胡子的小伙子——新婚的伴郎谈得

火热。

曲克曼从前就听过阿拜的名字。一年前，她听人说，库南拜年轻的儿子叫阿拜，曾在洪古尔阔克斜部落当卜勒斯。还听说今年冬天他主动辞去了卜勒斯职。不过，对这些事，曲克曼不曾理睬过，也不想妄加评论。关于阿拜的事，无论好的、坏的，她知道得都不多。

严酷的库南拜老爷，就像不断吹送冷风的远山。他儿子即使当过卜勒斯，与这个人口不多而又温顺的部落有什么关系？老爷也好，卜勒斯也好，与这里的人毫不相干！而曲克曼，一个酷爱吟唱、沉浸在青春的欢乐中的少女，为什么要过问这些琐事呢！

刚才，在切克依家里时，姑娘就听说阿拜来了。但她并不急于同阿拜见面。当她进来向阿拜问候时，因为阿拜没有还礼，也没有吭声，这才使她想到一些不愉快的方面。

曲克曼姑娘想，大家族高傲的老爷，或许对普通人的问候不屑一顾。因此姑娘心里很不愉快，甚至有些气愤。尽管她抑制了自己，但没有再瞥阿拜一眼。

吃过饭后，毡房里的灶上架起了茶壶。灶坑里的火烧旺了，人们都感到温暖、舒适。

乃曼太从邻近毡房里拿来了冬不拉，并把它递给了伴郎。

别克依对年轻人们说：“孩子们，刚才在那间屋里，你们又说又唱挺热闹的，在这里也不要拘束呀！孩子们，随便说笑、玩耍吧！”

阿拜一开始就对别克依产生了好感，这句话更说到他心上了。

“是的，朋友们！刚才听你们唱得很好。现在同我们在一起也不要拘束，更不要冷场啊！”阿拜这才大大方方地发表意见。

叶尔波勒也跟着问起刚刚唱过的那支歌，并望了曲克曼一眼，仿佛在向她示意，我们知道那支歌是你唱的！

曲克曼有点不好意思，脸也红了，但还是微笑着说：

“难道歌声只在我们这边吗？你们听的多，懂得的也多，歌声应当属于你们。再说，对客人表示礼让、恭敬，也是规矩呀！”曲克曼说完，望着阿拜笑了。她的笑声那么爽朗，那么动听，甚至比

托葛建的笑声更诱人。简直像歌声在阿拜耳边萦回。

“如果该由我唱，我也顾不得好坏，只好献丑了！”阿拜接过冬不拉，调好了琴弦。周围的人都会心地笑了。

阿拜用抒情味极浓的曲调，吟唱了一首曲克曼从未听过的诗歌：

即使月亮和太阳同时闪光，
也不能把我阴暗的心室照亮；
对于我，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你，
对于你，或许有人更比我理想……

这支歌所表达的不是一般的追求，而是炽热的感情的火及喷射的光焰。它是献给知音者的一首心曲。它的旋律正向着希望的彼岸飘去。

阿拜感到人们都喜欢这支歌，于是又重唱了三次。接着向曲克曼提出：

“曲克曼，咱们该礼尚往来吧！方才在那间屋里唱的《矫健的雪青马》，还在我和叶尔波勒耳边萦绕。无需再过问，我们断定那是你唱的。你再给我们唱唱，哪怕唱一遍也好！”

“哎哟，那支歌是我们一位老嫂子唱的。她留在那顶毡房里了，真该把她也请过来！”曲克曼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着，似乎真的要吉戈特们相信她的话。

和曲克曼同来的姑娘们及新娘子也都笑了，好像在证实她所讲的话是真的。

然而阿拜和叶尔波勒却坚持说：“那就是你！”，“你要自己唱！”

曲克曼这才开始唱《矫健的雪青马》。在方才柔美的谈笑声里，这时更增添了一种迷人的情调。这首歌宛如一束丝线，它是那样的轻柔、缠绵。阿拜感到自己欣赏的不是一首人间歌曲，而是一部闻所未闻的美妙绝伦的仙乐。虽然他们对《矫健的雪青马》非常熟悉，但唱得如此动听，如此感人，对他们来说还是第一次。阿拜被歌声征服了。他向姑娘瞟了一眼，姑娘完全没有在意，她显然是在

竭尽全力展示自己的才华。她的眉头有时紧蹙，有时舒展，似乎整个身心都在随着歌曲的节奏颤动。

曲克曼凭借歌曲轻快的节奏，充分展示了自己精湛的歌唱技艺。她确实称得上才貌双全的姑娘。她的演唱，在高亢明快的节奏中，似乎蕴含着一种令人回味的特殊韵律。

正是这种令人回味的韵律，才使吉戈特产生了一种奇异的遐想。歌声里，一幅幅美景从阿拜眼前依次闪过……一轮满月流泄着银色光辉；月光照射着潺潺溪水，随着阵阵欢笑声泛起层层涟漪。这种绝妙的美景一个连着一个……曲克曼的歌声渐渐变得舒缓而平稳，最后慢慢停下来。

阿拜正在屏住气侧耳聆听。当歌声停止时，他带着幸福、愉悦的神情长长地舒了口气。接着望了曲克曼一眼，默默低下了头。

“《矫健的雪青马》不曾遇到过好歌手！现在，由她这样的人演唱，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叶尔波勒欣羡地说。

阿拜的感觉也是如此。然而，在这里却不可能充分表达他内心的满足。他只觉得心里豁亮，心扉洞开……他担心，他的任何表白，都会破坏和驱散此刻无法言喻的享受。他仿佛觉得心里升起一轮红日，倍感鼓舞和振奋。那种曾使他绝望的离去的幸福，好像又重新回到了自己身旁。

阿拜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可更改的信念。从前的幼稚、退让、懦弱曾使他失误，从而造成无法弥补的悔恨。现在，哪怕天塌地陷，他绝不失去这颗幸运之星……。即使父母执意不允，即使所有的亲朋都出来阻拦，阿拜也绝不会改变主意，不会让步。让步就等于陷害自己的生命。在阿拜看来，若此次再有失误，将永远失去自己的幸福和理想。

当年轻客人们将要离开时，阿拜只重复着单调的一句话，一再向曲克曼表示谢意。他的声音在发抖，脸色也变了。他不知道还应该说些什么话。曲克曼是个聪明的姑娘，看到阿拜脸上的表情，她带着笑意，彬彬有礼地望了许久。此刻，在曲克曼的眼里，阿拜不但不像方才那样傲慢和冷漠，反而显得和蔼可亲，像一位光明磊落、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纯朴、正直的吉戈特，曲克曼似乎还是初

次遇到。她已经把阿拜当作知己，久久地望着他，高高兴兴地走了……临近睡觉时，曲克曼到一家嫂子毡房里去了。送走客人后，她再也没回来。

第二天，阿拜和叶尔波勒，刚刚离开齐勒克特，就开始谈论起曲克曼的情况。

“克丽姆……克丽姆^①……还有什么可讲的！”阿拜说。

“哎，克丽姆……哎，克丽姆！”叶尔波勒也在不停地赞叹。

“你是怎么说的？”阿拜还要他的同伴再重复这句话。接着他又说：

“你再听我讲！曲克曼这个名字对她不合适，也不好听！……她需要另外一个名字。而正是你找到了这个名字！——‘艾克丽姆’，对！今后不再叫她曲克曼，她正式的名字就叫‘艾克丽姆’吧！”

他们的谈话是从阿拜昨夜的梦开始的，最终归结到令人感到惊讶的奇异的现实。虽然他们每个人都讲了很多，但都没有作出令他们自己信服的解释，依旧是那样茫然。最后阿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叶尔波勒，即使是不合情理，你也让我说说。能在梦里得到这样启示和预兆的人，或者是有先见之明、能预卜未来的术士和巫婆；或者是书上说的那种成仙得道的人。我既不属于这几种人，也不曾想过要仿效他们。可为什么能在梦里得到启示？这只能说还有一种与常人不同、比较敏感而又勤于探索的人，这种人就是阿肯。我想，我自己或许就是阿肯！”

叶尔波勒曾注意到阿拜有阿肯的天赋，但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不清楚，也不便说什么，因此只能把这当成解不开的谜压在心底了。对于阿拜做梦的情况，阿拜和叶尔波勒两人都没能正确认识，也只是像占卦的一样作了模糊的判断。然而“我或许就是阿肯”这句话并不是梦话，而是阿拜头脑清醒时心灵的一种表白。

越过齐勒克特山口，大路朝着窝尔达主峰的北坡伸延。行人正

① 克丽姆：有美好、优美之意。

迎着青格斯的风向前迈进。远方，草浪的反光像童话中的幻影不停地变动。顷刻间，变作各种不同的形状和姿态。忽而像大山，忽而又像原野和森林；有时又随着山风升腾，飘浮在云层里。在草浪的尽头，从浮动的云雾中，可以看到青格斯的群山和矗立的高峰。

满山遍野都是青绿相间的酥油草和已经抽穗的野燕麦。大路两旁偶而可以遇到一簇簇随风摇曳的芨芨草，发出簌簌的声响。它们是在低吟自己的小调汇入大自然的合唱呢？还是同新生的幼苗一起赞美着明媚的春光呢？

也许他已预感到幸福的机遇，
情不自禁地吟唱着热恋的诗句；
仿佛春风亲昵地吹拂时，
芨芨草频频地颌首致意。

阿拜正在寻找一支新的曲调。长期以来郁积在心里的苦闷，从昨晚开始才慢慢消散。此刻，阿拜心头仿佛有一股激情在喷涌，一种诗的灵感在催促他捕捉想像中闪现的绝妙的诗句。虽然他心中充满了喜悦，但不知此刻该怎么做。无法抑制的热情，有时好像要寻求荒诞的行径。而现在所吟唱的诗句，和他此刻的心境是完全一致的。有的像不停变换的急促的喘息；有的却又偏离诗的节奏而无法谐调。不过，对阿拜来说，创作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式和韵律，他也曾模仿过东方的古典诗韵，写过：

你是生命的真谛，
使生活变得甜蜜。

并给这些诗配了曲。阿拜自己是喜欢作曲的，在他看来，用别人创作的曲调吟唱，就像唱一些过时的小调，不能尽情抒发自己的感情。当阿拜的激情再次涌动时他仿佛同时看到了托葛建和艾克丽姆的眼眉，于是立刻吟出两行动人的诗句：

细长的眉毛像画工的素描，
似新月弯弯却别有风韵。

这“新月弯弯”不是高悬在夜空，不是在浩瀚的天际。这新月已经找到他，正向他靠近，走到他身边。因为阿拜有这样的感触，才能脱口吟出如此绝妙的诗句。他仿佛已经回到了孩提时代，重新沉浸在孩提时的笑声里。他眼前闪动着多彩的光影，现实生活仿佛正在一步步靠近幸福的未来。阿拜终究重新获得了使他留恋的、无比欢乐的童年。这意外的收获显然激起了他的创作冲动，他似乎真正要向艺术的峰巅展翅飞腾。在这短短的瞬间，阿拜不知吟唱了多少诗。这里有赞颂苍鹰冲出铁笼、翱翔于蓝天的感情奔放的短句，也有随意创造的、节奏和谐的诗行。为了给这些诗歌配曲，许多即将产生的新的曲调正在频繁的变换它的音符和节拍。

正如对叶尔波勒所表白的“我或许就是阿肯”——阿拜已经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旷野上找到了悠远的旋律。

在窝尔达到卡拉吾勒的整个旅途中，阿拜一上午都在不停地吟唱和创作。他从未留意时间和路程，直到卡拉吾勒河岸时才猛醒过来。此刻，他是幸福的。这里有他时刻怀念的亲人，有他生长的土地，也有他格外留恋的卡拉吾勒河川。

阿拜眼前浮现着一幅幅回忆的画面。他是在这条卡拉吾勒河的上游——那片绿色的吐约吾尔克西初次见到托葛建的。当时正值山洪暴发。在河水奔腾呼啸的夜晚，阿拜怀着纯真而炽热的感情第一次拥抱了托葛建。正是那个托葛建，那个使他朝思暮想、愁肠百结的恋人，如今又站在他面前，向他表白：“不，不会这样。我还是当初那样年轻，还是带着那样纯真的感情来找你，我会使你得到爱情和幸福。”

诗情、幻想，此刻已被明确的目标所代替。

阿拜怀着坚定的信念，向叶尔波勒袒露了内心的秘密——这是经过一夜的思考，经过感情的多次抗争才做出的抉择。

阿拜把自己决策的整个过程，从昨晚直至今日午前沿途的各种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的挚友。他最后说：

“叶尔波勒，希望你理解，不要责备我！”

每当要做出新的、超乎寻常的决定时，阿拜总要这样先向叶尔波勒作一番解释，尔后再说明自己的观点。叶尔波勒显然已经意识到什么，他也斜着眼睛朝阿拜微微一笑，示意自己明白并理解了他的苦衷。可阿拜没有注意他的表情，依然不停地说道：

“生活的激浪已经把我推到不曾涉足的堤岸。在我前面的，是过去不属于我的禁区，这也正是我所向往和追求的。我要娶艾克丽姆做我的妻子！”

叶尔波勒已经意识到阿拜对艾克丽姆的爱慕。但他不曾想到阿拜要娶艾克丽姆……这多少使他感到惊讶，因此他没有做声，也没有立即回答。

两个年轻人在路途上所说的全是这些。当他们翻过青格斯山隘，到达恰勒哈尔草滩乌丽渐的阿吾勒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这时两人已取得一致意见，同意阿拜所做的决定。

恰勒哈尔是水草丰美的辽阔的山地牧场。这里河道蜿蜒，河水清澈见底。广袤的千里草原上，可以任骏马纵横驰骋。阿尔卡的风，昼夜不停地吹拂恰勒哈尔的草坡，令人心旷神怡。山冈上一片片酥油草，随风泛起层层绿浪。今年这里搬来了不少人家。阿拜二人转了很久，才找到自己的阿吾勒。除了这片牧营地的主人布肯其、卜尔沙克家族以外，与他们和睦相处的季格铁克也搬到这里来了。居住在乌丽渐阿吾勒周围的，除了额尔格孜拜、居万塔亚克、喀拉巴吐尔等家族以外，还有阔克斜部落的个别人家。

给乌丽渐阿吾勒送礼的妯娌姐妹，几乎全在今天到这里来了。阿拜二人走近家门时，看到坐满客人的几辆马车正朝着东侧的苏云德克阿吾勒走去。另一批骑马的妇女向西走去。这些人可能来自沙尔阔勒那边的季格铁克阿吾勒。

阿拜和叶尔波勒对客人在他俩回来前离开感到很惬意。

送走客人后，乌丽渐并没有回到屋里。她与大毡房前的许多妇女、吉戈特们一起等候着阿拜二人。

他们是刚搬到这里来的。被人们踩过的嫩草还完好无损。阿吾勒周围干干净净。乌丽渐及她的妯娌、姐妹和孩子们穿着整洁的新

装，女人们戴着洁白的头巾、穿着开襟长衫和雅致的坎肩。在这些五颜六色服饰的衬托下，雪白的毡房和绿色的草地显得更加绚丽。

居住在阿吾勒周边房屋里、衣着破旧的瘦弱儿童和妇女们——像从事挤奶、拣粪和照看圈栏的女工都不能随便接近上边说的这些人，她们只能站在较远的地方观望。白天，送礼的客人们刚一到来，艾格孜和哈丽卡不但不让她们靠近，而且还指着草棚和牛圈习惯性地挖苦：“咳，瞧你们这副模样！小心吓坏别人，快到那边去干活儿吧！”

迎候的人们显得格外热情和兴奋。乌丽渐笑咪咪地吻了吻阿拜的脸颊，随着把她的小孙子——两岁多的马嘎什递到阿拜的怀里。小宝宝长得白白净净，眉毛眼睛都那么讨人喜欢。当阿拜躬身接孩子时，小宝宝做了个逗人喜爱的动作。接着搂住父亲的脖子，把脸贴向父亲。阿拜抱起孩子，亲昵地叫了声“我的马嘎什！”虽然小宝宝很久不曾见到父亲，但并不显得怯生。这时，他望着祖母，露出珍珠般的乳牙憨笑着。接着用右手摸着父亲的脸颊，笑着说：

“爸爸，你把我叫马嘎什吗？你忘了！我不是马嘎什，是阿比希！”

这话不知是谁教给他的。但从一个天真的、不懂事的孩子的嘴里说出这种含有讥讽的话，使阿拜这样一位疼爱孩子的父亲感到格外痛心。在和乡亲们问候时，阿拜一直在琢磨马嘎什讲的话。他相信这绝不是他奶奶乌丽渐教的，因为在马嘎什说那句话时，乌丽渐看阿拜蹙起眉头，便轻轻拍着孙子的后背，用温和而又庄重的语气说：

“喂，这是说什么？真不懂事！能这样迎接思念孩子、从远方回来的父亲吗？”

尽管母亲这样讲了，可阿拜依然感到不安。他若有所指地向母亲道出了自己的疑虑。

“妈妈，你这孙子怎么会这样说？给孩子教这话的人肯定不懂道理！”阿拜说着，烦恼地向毡房走去。

周围的人们又说又笑地随着走进了毡房。

人们都在探听库南拜的情况，什么“有消息吗”，“捎信来了

吗”，什么“路上身体好吗”等等问个不停。

阿拜只知道父亲平安地到达卡尔卡拉尔，见到了韵都尔拜教长。他把这消息一一转告了众人。其余的，他也知道得不多。

迪丽达也在迎候阿拜的人群里，而且也随着人们一起走进了毡房。马嘎什方才所讲的话正是她教的。她也看到了阿拜当时有些不自在，但她不但不感到内疚，甚至还得意地笑了，心里好像在说“活该！”阿拜外出半年这才回来，整个一冬天不在家。迪丽达曾多次抱怨和诅咒阿拜说：“他在外肯定有瓜葛！不然就是被什么人迷着了……把大人小孩撂在家里不管，谁知他找到了什么人！阿拜，你这是自讨苦吃，不会有好下场！既然这样，你就永远别回来！”——这就是迪丽达的话。她有时非常刁滑，甚至故意抬高嗓门要让乌丽渐听。

已经十多岁的阿克勒拜和祖母奴尔杂尼木一起生活。八岁的女儿谷丽芭旦和令人喜爱的六岁的阿布都拉热合曼，还有迪丽达最爱的马嘎什，都由她自己抚育和看管。无论是乌丽渐和艾格孜这两个婆婆，还是其他亲属，对迪丽达都很照顾。迪丽达的孩子，都受到长辈和兄弟姐妹的宠爱。试想大户人家嫁过来的姑娘，又生了这么多讨人喜欢的男孩子，还能不娇贵吗？在待人接物中，她总要显得高人一等。由于对阿拜不满，迪丽达也越来越变得严酷、高傲和冷漠。

阿拜和迪丽达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只是过去不太明显。这次阿拜外出归来，他们之间的隔阂又加深了，而且已经表面化。

今天晚间，当屋里只剩下阿拜和迪丽达两人时，他们也没有亲热地叙谈。不管阿拜对妻子表现得多么冷淡，但他却非常钟爱自己的孩子，而且一直在想念他们。

今天，阿拜是头一次在乌丽渐面前同时拥抱并亲吻谷丽芭旦、阿比希、马嘎什三个孩子的。他决意不改变路途上的那些想法，但他更要做像今天这样疼爱 and 关怀孩子的好父亲。

在傍晚时分，阿拜向乌丽渐和艾格孜说明了由他所做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把谷丽芭旦和阿比希送到城里俄罗斯学校念书。

两位母亲都感到惊愕。

乌丽渐认为阿比希还小，而且健康状况不太好，比较单薄。她要孙子暂时留在家里由自己照看。阿拜对时间的迟早没有执意强求。

“妈妈！我要让您孙子、孙女长大成人。要让他们早些读书，成为有用的人才。他们现在出去或许为时过早，不过一定要让他们到城里念书，接受新时代的教育。这一点我不会动摇！”经常想念父亲，此刻正围着父亲撒娇的两个孩子，对父亲的安排表示非常满意。

“我们要去，要上学。让我们到城里去！”他们争抢着说。

阿拜没有把自己在窝尔达的抉择告诉给家里人。他主要想的是：这事能不能成，该怎么说起，怎么开头？听说已经有人和艾克丽姆订了亲。那人是谁？姑娘自己会怎么想？她的亲戚们会怎么说？这些都要搞清楚，不能太大意。过分匆忙是不行的。

阿拜和叶尔波勒单独谈话时，都觉得此事须有一位挚友的协助才能办妥，而且认为吉连切是最合适的人选。

吉连切是阿拜的多年好友，既精干，又能说会道。在阔特巴克家族中，他是白沙勒所信赖的得力助手。如今更显得老练成熟。

阿拜在洪古尔阔克斜部落当卜勒斯时，曾委任吉连切做一名毕官，常跟随在自己的身边。

去年冬天，阿拜以筹划父亲远行为借口，主动辞去了卜勒斯职务。吉连切至今仍在洪古尔阔克斜的麻买部落里任毕官。

阿拜首先派叶尔波勒叫来了吉连切。

为详细了解阿拜的心思，吉连切在乌丽渐的阿吾勒直待到次日中午。他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并做了认真考虑，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而且表示愿意为他们牵线搭桥。

阿拜对自己好友的态度表示满意，最后又再三叮嘱：

“吉连切，如果这样，这件事就完全托付给你了。首先需要了解姑娘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她自己又是怎样想的。再探听一下她父母和亲戚的情况。不过一定要注意，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要炫耀我是库南拜的儿子，对什么事都无所顾及；更不要说我们是大家族，不答应这门亲事便会惹麻烦，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我要再

三嘱咐你的。苍天作证，假如姑娘不喜欢我，或者她的亲戚有疑虑，我绝不强求。靠父亲的权势，凭家族的声望促成这门亲事，那我所得到的只是耻辱，而不是爱人和幸福。这是我要向你特别提出来的。但无论如何，你要把所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告诉我！”

阿拜又让叶尔波勒和吉连切同行，以便提醒吉连切恪守上述约定。

去麻买部落办事的两位好友，没有让阿拜久等，没过三天就返回来了。

吉连切经与艾克丽姆亲自攀谈觉得她的智慧和气质都非同一般，不愧是才貌双全的姑娘。阿拜也得知艾克丽姆的一些底细。原来她曾与麻买部落的一个人订了亲，不过艾克丽姆原先的未婚夫年轻的天折了，这才要她改嫁给未婚夫的哥哥。尽管他已经上了年纪，而且家里有结发妻子，但因未过门的弟媳家接受过财礼，现在弟弟已死，姑娘也到成亲年龄。作兄长的决定不许艾克丽姆另嫁别人，自己要娶她做侧室。这样，别克依的这个女儿已被无形的绳索捆住。姑娘的亲戚们曾经设法为她解除婚姻，但男方那位兄长执意不从，他对别人说：“我不能放她走，这是真主赐给我的小寡妇，我要自己娶过来。”不过，他只是耽误了姑娘的青春。实际上，他还没有送够财礼，也不曾举行过相亲仪式，甚至未得到结发夫人的许允许，自己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呢！

吉连切就上述情况与别克依、切克依兄弟充分进行了磋商，也听了艾克丽姆亲口道出她的心底话，如果还有选择的自由，她是不愿意嫁到那家的。不过在阿拜的后边也还拖着一连串待解的难题。他的许多亲戚和长辈，甚至连他母亲都还不知道这事。至于那个阿勒欣拜的孙女迪丽达，谁能料到她会怎么想呢！聪明的吉连切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做了详尽的分析，决定暂时保密。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同别克依、艾克丽姆谈话的内容，这也得到了别克依父女二人的同意。

吉连切这样做，不只是为了阿拜，也是为了艾克丽姆。他担心，一旦出现意想不到的枝节，这件事落空了，那将会贻误艾克丽姆的终身大事。再说，如果被尚在维系着婚约关系的男方知道，或

许会滋生更多的麻烦。

精干、稳重的吉连切向这个阿吾勒反复说明了这件事的重要性。他很清楚，如果有人散布流言，说他在教唆麻买部落的寡妇嫁给库南拜的儿子，蓄意制造事端；或者尽管自己努力，但最后因阿拜翻悔，自己徒劳一场。这无疑玷污他个人名声。正因为考虑到这些，吉连切一方面暗自肯定了阿拜与艾克丽姆的婚事，另一方面对外人巧妙地封闭了一切有关的消息。

吉连切向阿拜作的汇报并不长，三位吉戈特也有了一致看法。在谈到下一步该怎么做时，阿拜满意地望着吉连切说：

“常言说帮人要帮到底。别人对这件事如何想，我可以不考虑。父亲吗，出远门了！但母亲的话，我不能不听。母亲这边还要你去说，要得到她的允许才行！”

乌丽渐很不耐烦地听完吉连切冗长的说词，她表示不同意这桩婚事。

“好孩子，阿拜要办这件事，不该偷偷摸摸，而要光明正大。有什么必要让你到这里游说呢？还不如让他也来，我们三个人当面说清楚！”

阿拜进来时，乌丽渐没有迟疑，她用忧虑的眼神望着儿子，沉稳而又严肃地说：

“我的孩子，阿拜渐！我明白了你的心思。你迷恋的人，吉连切已经告诉我了。你不是要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这样做妥不妥吗？我认为不妥。我的话很简单。我要说的许多事，你都亲眼看过。如果说，我是这个家里众多妻妾中的一个，那你不正是这众多妻妾中的一个所生的、许多孩子中的一个吗？我们不是有共同的语言，有相似的隐痛吗？难道我的日子过好？难道你的担子还轻？我就是不想让你们这些孩子再走我们走过的老路。虽然操办这种事并不难，而且一开始可能会使你得到某种享乐，但后果不堪设想。我担心你会懊悔，会悔恨。我的好孩子！这就是我要说的话。总之，享乐也好，痛苦也好，都归你个人。吉连切和我都将成局外人。我把自己的忧虑已经完全说出来了，你看着办吧！你有权自己选择，自己决定！”

阿拜没有辩解。他不声不响地走出去了。母子二人像这样不能互相体谅，各持己见这还是头一次。阿拜本来是可以辩解的，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但他渴望得到的，不仅仅是理解，还有母亲的同情。然而，在这样冷漠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的苦衷是不可能的。阿拜明白，从道理上来讲，他这样做是不妥的。母亲也讲到了这一点。然而谁理解埋在他心底的是什么呢？阿拜不忍心把一切都和盘端出来讲给母亲听。最使他伤心的是，父母既不允许他选择，又不征求他的意见，硬把他与迪丽达拴在一起。甚至毫不顾惜他与托葛建的感情，执意把他俩拆散了。但是，今天能把这些摆出来同母亲争辩吗？再说，母亲也从未想过她自己也有过失。她认为“自己一生都在爱护孩子”，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位也有疏忽的善良母亲。阿拜还能说些什么呢？想到这些以后，阿拜才悄悄地走出去了。

事情并没有了结。吉连切再次来到麻买部落，在这里住了半个月。他把所有事都已办妥了，甚至得到了艾克丽姆原配婆家的同意。大问题已经解决，下一步要办的，是给别克依送去厚礼并给麻买部落一定的补偿。

此刻，主管库南拜家财产和乌丽渐手头牲畜的是乌斯盘。他对阿拜用钱从不吝惜。为艾克丽姆家支付的牲畜，他立即派人赶去了。紧接着由加合甫、吉连切、乌斯盘、嘎比特汗几个人到别克依的阿吾勒去正式说亲，并带回了对方回赠的礼品。不久，作为定亲礼和财礼，由乌斯盘派人赶去的牲畜也到达了目的地。

又过了几天，到了阿拜相亲的日子。这次还是由吉连切率领，带着叶尔波勒、乌斯盘、嘎比特汗等人陪伴阿拜到了岳丈家。

二、在夏牧场

(一)

在平展而辽阔的草滩右侧，坐落着大阿吾勒的一色白毡房。为了避开畜群的臊臭和杂噪的鸣叫声，主人特意把毡房支在远离畜圈的阿吾勒边上。

在阿吾勒另一侧，靠近畜圈的除了退色的旧毡房外，还有些破帐篷，灰褐色毡包以及低矮的草棚。这边居住的全是贫苦人家像老牧工、放羊的孩子、牧驼人、挤奶女工以及牧马人都集中在这里。

此刻，聚集在阿吾勒这边的青年人和正在捻线的中老年妇女，都注视着阿吾勒的对面，想到那边去。对面那宏亮的歌声——优美、动人的独唱声正在中午晴朗的天空回荡。

这边所有的人似乎都了解那位歌手，听说过那位远方歌手的名字。

一位老奶奶背着小孙子，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走去。她把盖在耳朵上的头巾挪到耳后，慢慢仰起头，也在侧耳倾听。由于阳光照射，她眯着被泪水模糊的双眼微笑着，满脸的皱纹显得更深重。

“唱得多好啊！愿你多子多孙，我的好歌手！你能使我们开心，真主也会让你满意的！”她颤动着已掉尽牙的下颌，不停地夸奖着歌手。

“哼，不生事的老东西，可别把你漏掉！那是专门唱给你听的？老不死的！瞧你这副样子！”站在畜栏中间的喀丽卡厌恶地对她讥笑着。

老奶奶伊斯即使听到了，也没有停步。她又领着一位中年妇女，边走边说：

“唉，不挖苦别人，能算是喀丽卡吗！这个该死的！”

她们走过阿吾勒大户人家的毡房，朝着边缘的四顶毡房走去。

到这个阿吾勒做客的著名歌手，已经在附近呆了好多天，昨天才回到这里。听说他明天就要回自己的阿吾勒去，因此这里的人都希望能听到他的告别演唱。

然而，住在阿吾勒边缘的许多穷人和牧工是没有缘分欣赏的，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在一旁观望。

正在艾格孜家褐色毡房里干活的两个妇女也快快不乐。其中一个叫芭艳，长得微黑而清瘦；另一个叫耶斯比克，鹦哥鼻，皮肤白净。两人的脸上都过早地出现了皱纹，也显得十分疲惫。她们的衣着又破又脏，沾满了油污。芭艳是阿吾勒老牧工喀斜克的妻子。她与耶斯比克同龄，也是知己。此刻耶斯比克正站在大锅旁煮奶酪。而芭艳一大早起来，就忙着捣皮桶里的酸奶。

芭艳把自己不能去听演唱当作一桩大事，带着怨恨的情绪说：

“这种娱乐活动能有你和我的份吗？艾格孜夫人不是让喀丽卡反复嘱咐过我们：要把奶酪和酸奶做好，一步也不得离开吗！”

耶斯比克的眉头紧蹙在一起，布满横纹的脸也拉长了。过了片刻，她开始述说繁重的劳动给她们造成的苦难。

“喀丽卡和艾格孜能允许我们去听演唱吗？我们要不停地挤牛奶、挤羊奶、捣酸奶、做酸奶酪、甜奶酪。再有剩余的时间，还要背上破麻袋去拣牛粪干呢！”

“总算活过来了！每天要等人们入睡后才能回家，连料理家务的时间也没有，整天累得我动也不想动，一迈进家门就要摔倒。”芭艳也诉起苦来。

“一会儿让我们搓毛绳，一会儿让做马笼头，不停地折磨人。昨天还训斥我：‘贱婢，你还想舒舒服服白坐着不成！’当她骂我‘你不是给我陪嫁的奴婢吗？你丈夫巴希别克不是属于我的奴隶吗？’时，我简直像当头挨了一棒。我被当成奴婢，巴希别克被当成奴隶，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耶斯比克一边说，一边用木棍挑动着灶火，竟咧着嘴哭了起来。“我就是累垮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方才我女儿沙克希央求我，‘妈，让我也去听唱歌吧！’我答应她说，‘宝贝，去就去吧！’可是一看她身上，比我穿得还破，简直像被狗撕咬的一样。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像这样怎么迈出门坎去

见人呢！”耶斯比克一边说着，一边还在不停地擦眼泪。

芭艳担心喀丽卡和艾格孜会听见她们发的牢骚，于是凑到耶斯比克跟前嘀咕着：

“天刚蒙蒙亮，麻雀还没有醒来，我们就要起床，一直忙到夫人们夜晚躺下，给她们盖好天窗为止，一点喘气的工夫也没有。‘别人都睡了，老婆子不能睡’——这话不正是指我们吗！我们一年四季给她干活儿，艾格孜竟叫我‘贱婢’。我们还想听演唱呢！那能有我们的份吗？”两个苦命人一方面在诉说她们的苦难经历，一方面对库南拜的小老婆——主持这个大阿吾勒家务，管理女工的艾格孜发泄不满情绪。

这时，在靠近这个褐色毡房的破帐篷里，耶斯比克的女儿沙克希一边听着远方飘来的歌声，一边流着泪缝补破烂不堪、补丁落补丁的衣服。有时，她把满是卷发的头压到膝盖上抽泣。她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求能像那位老奶奶伊斯一样，到举办演唱的人家里去，即便是坐在门口，或者站在外面从栅墙的缝隙中看阿肯演唱也行。可是，喀丽卡方才又转达了昨天艾格孜的话：

“告诉耶斯比克、巴希别克奴才的臭丫头，别像叫化子一样，穿着防雨布似的破衣服到白毡房附近去！她听演唱干什么？别让她出门！”

歌声在阿吾勒上空回荡。然而不能安静地坐在阿肯周围欣赏，只能在远离歌手的地方偷听的并不只是耶斯比克和芭艳二人。从早到晚忙着挤马奶的布尔克特拜，也经常向他的帮手——年轻的白麻干别特诉说自己的悲恨。他不时望着周围，压低嗓音，仿佛怕被人听见似的。而这位黄眉毛、蓝眼睛的白麻干别特却总是那么认真地听老汉的倾诉：

“演唱，昼夜不停地演唱！那位歌手在我们这里整整呆了一夏天了。可我布尔克特拜见过他一面吗？没有，没有，没有！我能抽空去看他吗？这五十匹母马，我要从早到晚挤十次奶。似乎我和小马驹一起被拴在缆绳上，像套着绳索的马一样生活。我整天听到的是：‘乌丽渐那里不能没有马奶；艾格孜屋里的皮桶也要装满；要始终保证客人毡房里的两皮桶马奶满满的；喀丽卡家里的马奶也不

能缺!’你看见了，这个阿吾勒的母马，天黑以前从未放开过。放开母马后我连衣服都顾不得脱，一到家就要倒下。”

当远处的歌声飘来时，布尔克特拜匆忙听上两句，就赶忙提着奶桶到母马旁边去挤奶。白麻干别特要把带有笼头的幼驹牵过去拴在缆绳上，再从缆绳上解下另一头小驹牵到挤过奶的母马旁去吮奶。他趁着这个间隙，可以听几句空中飘来的歌声。当干瘦的布尔克特拜再次蹲在母马身边挤奶时，他又会听这位老人诉苦：

“二十年了，我整整挤了二十年马奶。得到了什么呢！艾格孜和喀丽卡有时给我一碗马奶酒，还要瞪着眼睛骂我‘馋嘴’！有时盛气凌人地吼叫‘该死的，生马奶还不够你喝！？发酵的马奶都叫你喝完了！’我的两个膝盖全都跪肿了，疼得难忍。因为常年不停地挤奶，我的双手变得像病羊的小腿，经常发木酸痛。夜间躺在铺上，疼得我整夜合不上眼。”

白麻干别特懂得同情别人，他虽然不是布尔克特拜固定的助手，但知道布尔克特拜手脚有病，便经常跑来帮助这位老人，有时用安慰的语气对他说：

“别克，你不要再挤奶了！给他们干别的活儿不行吗？”

布尔克特拜有诉不完的苦，但此刻也只能苦笑着说：

“哎，可怜的孩子！难道我不想干别的吗？可是我能到哪里去，能做别的什么活儿呢？我的两个孩子别衣山拜和阿盖都还小。我自己又浑身是病，手脚也不灵，还能做什么呢！”

优美的歌声依然在阿吾勒上空回荡。有时变得平稳、舒缓，几乎要中断似的。有时又变换节奏，朝着边缘的褐色毡房群、马驹集中的草坪以及河岸上空飘来，引得这里的人们心潮起伏。他们有的皱眉，有的拭泪，有的发出一声声叹息。

这时，一个骑着跛腿马驹的高鼻梁孩子白苏古尔，来到河岸草滩阿吾勒附近，正伏在马背上听阿肯唱歌。他是给大户人家放羔羊的牧童，住在阿吾勒边缘一顶四扇栅墙的褐色毡房里。他父亲叫白托日，是这个阿吾勒的穷邻居，因严重腰肌劳损一直躺在地铺上，如今瘦得像一把干柴。白苏古尔早晨没来得及吃饭，便把羊羔赶出来了。他因为沉醉在歌声里，既忘记了饥饿，也忘记自己站了多长

时间。因为母羊都集中在阿吾勒，他怕羊羔跑去吃奶，所以不敢到阿吾勒毡房里去听阿肯演唱。他不时看见母亲躬身提着奶桶，在烈日下到拴着的母羊群里去挤奶。

如果不小心让羊羔跑去吃掉母羊的奶，会给白苏古尔招来吃不完的苦头。今年夏天，就曾有过两次这样的疏忽，并为此遭到买巴沙尔的呵斥与毒打。方才，他把羊羔都集中在巴尔勒拜河岸来，觉得羊羔不会跑到母羊群去，这才骑着马驹，到挤马奶的草坪来听唱歌。也许因为过分劳累和寂寞，白苏古尔犹如忘却了自己，似睡非睡似地待了很长时间。在他的意念里，此刻除歌声以外，再没有任何其它声响。正在这时，从他身后传来了阵阵怒吼声。原来是买巴沙尔正骑着一匹膘肥的快马跑过来。他挥动着细长的皮鞭吼道：

“他妈的……你也听唱歌，你这种人也需要歌吗！我非把你眼睛打瞎不可！”

小牧童被突如其来的吼声惊呆了，几乎从马背上摔下来。他在慌忙中扭头看了一眼，明白了买巴沙尔为什么吼叫。原来集中在河边的羔群，像湍急的河水喧叫着向阿吾勒跑去。此刻，羔群已接近阿吾勒，圈在阿吾勒的母羊正朝着跑近的羊羔鸣叫。

买巴沙尔因白苏古尔没有管好羊羔，挥着皮鞭向他身上狠狠地抽了几下，打得白苏古尔瘦骨嶙峋的脊梁刀割般地疼痛，惊叫声和眼泪同时迸出来：

“阿嘎太，阿嘎太！^①你要打死我吗？”白苏古尔哀号着从马驹上滚下来。买巴沙尔一边骂着，一边在继续抽打。

库南拜去朝觐以后，这个阿吾勒的内部事务一概由严酷、傲慢的艾格孜掌管。外面的事则全由买巴沙尔一人作主。他担心库南拜不在家时，牧工和其他雇佣人员会变得懒散，不听管束，所以才有意给他们一些颜色看。近年来，他不但随便训斥人，而且还时常打人。所有的牧工，不论是放马的，或是放羊、放骆驼的，几乎无一人幸免。白苏古尔今年这是第三次挨打了。

羊羔已经跑进母羊群里。买巴沙尔还在不停地抽打小牧工。这

① 阿嘎太：求饶和央求时的呼语。

时，正在阿吾勒挤羊奶的妈妈，看见自己的儿子在挨打，焦急地提着奶桶跑过来了。在家卧病不起的白托日听到孩子哭喊，也急得在床上翻滚，他喊道：

“你得不到好报应！吸血的买巴沙尔，竟连我的小儿子也不放过！”

白托日的耳朵还不聋。刚才他听到羊羔跑动的声音，心想孩子夜间没睡好，早晨起来得又早，可能在草地上睡着了。也可能从马驹上摔下来让羊羔跑掉了。可白托日刚才清楚地听到老伴在跑着喊叫：“又在打他！买巴沙尔又用皮鞭抽打我那苦命的孩子啦！”

艾格孜和喀丽卡怕人畜的嘈杂声离大毡房太近，会骚扰她们，不让把母羊集中在圈栏里，让他们把母羊赶到褐毡房群这边来挤奶。

长期卧病在床的白托日，真像粘在这块破毡子上一样，有时愤恨地诅咒折磨他的病魔。

“约斯坎拜的儿子！我的病不就是因为长年给你放马，趴冰卧雪得的吗？不就是在深秋的夜晚，冒着冰冷的寒霜，站在圈栅外为你守护羊群得的吗？狠心的买巴沙尔，你把我折磨致残，又要折磨我孩子吗？难道你真的要残害我的子孙后代不成！如今不是真主作主，而是你在为所欲为地主宰我！把我们投进火狱的正是你！你不得好报应，买巴沙尔！”白托日扭动着下巴哭起来了。接着，他皱紧眉头，闭住双眼，不断用拳头捶打自己的额头。

那位没有理睬艾格孜和喀丽卡禁令的老太婆伊斯，此刻已走近客房。

这些客房与阿吾勒的其它毡房有明显的区别，好像这里在招待某些特殊的宾客。在四顶毡房中间的空地上，系着拴马的缆绳。一顶六扇栅墙的华丽毡房被围在许多毡房中间。在这些毡房的前后左右放着许多马鞍，其中女式鞍鞯要比男式的多。由于缆绳上见不到被拴着的乘马，可以肯定客人已来得很久了。

毡房外边走动的人并不多，除了几名佣人在灶坑和大沙玛瓦尔^①前烧水做饭外，只有两三个衣着褴褛的女佣人在送粪块和提水。

客人们都集中在中间的毡房里，另三顶毡房里空无一人……吸引听众的歌声依然在空中回荡，不曾中断。

伊斯老奶奶走近正在用芨芨草根烧沙玛瓦尔的红脸蛋儿的妇女，她问：

“那位年轻的新娘子唱了吗？”

“是，唱过了。你还以为她抹不开脸？也由不得她不唱！”

伊斯羡慕地咂了咂嘴，接着说道：

“听说几位夫人不太高兴。她们还说什么‘还不曾过门到这边阿吾勒就唱起来，太放肆啦！’不让她唱歌呢！”

“她们是不让唱。可这里的人不答应，非要她唱不可。”

“听她唱唱该多好啊！”

“真想再听到她的歌声！她人也那么和蔼可亲！”另一位老太婆补充说。

“她对左邻右舍更是没说的！说话时，‘您和咱们’总是不离嘴，像一家人一样！”中年妇女们也表示同感。新娘子的女佣人——方才那位红脸蛋的孜丽哈也喜滋滋地：

“性格那么温柔，又那么谦虚。可是老夫人那边却说什么‘让她别抬高自己！看看这里是什么人家！’反正总是不满意！”孜丽哈仿佛揭开了什么秘密。其他人也叹息地说：

“人还没过来，就这样对待吗？”

“这纯粹是嫉妒！”

“艾格孜和喀丽卡是会说这种话的！”

“哎，真是个好媳妇！”女人们齐声说着。

“那边说的话，不但没人理睬……人们反而鼓励她说：‘唱，大胆地唱！谁不服气，就让她来比一比……别拘束！’所以人们不分白天黑夜听她唱歌。”孜丽哈高兴地笑起来了。几个刚到这里的妇

① 沙玛瓦尔：烧茶水用的金属壶。

女也朝着歌声的方向走去。

这些女邻居说的“年轻新娘子”、“唱歌的新娘子”，指的是艾克利姆。而那顶坐满客人的新房正是属于她的。

阿拜是在三个月以前把艾克利姆娶到家里来的。此刻，她还戴着新婚头巾，正被客人们簇拥着坐在阿拜身旁。

他们这次宴请的客人不同于往常。都是些梳妆整洁的年青妇女和潇洒的美男子。宴会的主持人自然是阿拜本人。他们仿佛是与大阿吾勒分开的另一个群体，是凭借自己的歌声和艺术力量，向这个不可一世的严酷的大阿吾勒挑战的另一个阿吾勒。正因为如此，买巴沙尔、艾格孜、喀丽卡等一伙人把这几顶毡房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不但无端挑剔和指责，甚至训斥和干扰到这里来的其他人。

尽管阿拜这块不大的艺术天地处于恶势力的层层包围中，但他并不介意。他从夏牧场请来了最好的歌手和民间艺人，其中包括从其他部落特地请来的贵宾。此刻，他们正坐在褥毡厚实、靠枕松软的贵宾席上。在所有来宾中最引人瞩目和受人尊重的要算卜尔渐了。他看起来中等身材，脸上泛着红光，额头又宽又高，此刻正弹着冬不拉琴。他曾以自己美妙的琴韵和歌声征服中玉兹^①。在整个阿尔卡地区，他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

卜尔渐是从遥远的阔克斜山区来到托布克特部落的。他不仅是诗人、歌手，而且也是民间艺人。他穿着黑天鹅绒的宽裕衫，在开领的白衬衣上罩着中国丝绸做的淡黄色坎肩，小花帽上的缨穗在不停地晃动。周围的客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他演唱。此刻，他更显得神采奕奕，轻轻拨动着冬不拉的琴弦唱道：

我叫卜尔渐，是普通的阿肯，
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他人；
更不会在权贵们面前低头，
但愿做一名自由的民间诗人……

^① 玉兹：哈萨克族最大的部落群体。哈萨克汗国时代，内部划分为大、中、小三个玉兹。

当歌手用深沉而舒缓的节奏演唱这首《卜尔渐沙勒》^①时，阿拜也和所有听众一样在屏住气聆听。

阿拜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令人尊敬的阿肯贵宾。那双黑白分明、炯炯有神的眼睛比往常瞪得更大。似乎非要看出个究竟。此刻，阿拜看到的并不是一位普通歌手，而是一位既能作词，又能作曲，同时也能演唱的艺术大师，是阿拜想象中的艺术家。

阿拜每当听艺人演唱优美动人的歌曲时，会作种种奇妙的联想。他眼前会出现各种生活画面、奇异的图像以及瞬息万变的景象。

此刻，正在吟唱的这首引人遐想的诗歌，已经把这位天才的歌手推向令人敬仰的峰巅。在阿拜眼里，这位阿肯仿佛已经登上远处的巨峰，成为草原上神奇的巨人。

这位真正的艺术巨匠，正站在阔克斜的顶峰，眺望着沙日阿尔卡的千里草原和依山傍水居住的牧人。他不仅看到了少数骄奢淫逸的人家和在困境中呻吟的贫苦牧民，而且在向他们呐喊，向他们呼吁。他的歌声像进军的号角在广袤的草原上空震荡。

歌手仿佛在向人们宣告：“我已经到来了！带来了歌声！我有谁不理睬，有谁不愿意听！有谁能抗拒我歌声的魅力！有谁能不被我的歌声征服！”可以说，他带来的不仅仅是歌声，而且带来了光明。他仿佛要驱逐笼罩着草原的黑暗，要从整个阿尔卡，甚至从人间荡涤所有的邪恶与罪愆……他的歌声更像一阵劲风吹过，阔克斜山的莽莽松林就像在和歌手的花帽缨穗一起摇摆，它们在为宏亮的歌声颌首让路……甚至阿尔卡的夜晚也变得如同歌手的天鹅绒袷衫一样轻柔、温馨……由于歌手脸颊上红光的照射，听众也变得容光焕发。阿拜已经清楚地看到，随着阿肯歌声的起伏，听众的脸上不时泛起惬意的微笑。

过了片刻，毡房里响起声声赞叹和欢声笑语，那是听众在向歌手表达谢意。这时只有阿拜一人沉浸在想象中，他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依然凝望着歌手。

^① 《卜尔渐沙勒》：这是卜尔渐的即兴吟唱。沙勒是艺人、歌唱家。

艾克丽姆第一次发现阿拜像这样出神。她有意识地靠在丈夫膝盖上，用肘部碰了他一下，接着便莞尔一笑……阿拜猛然转过头，瞟了艾克丽姆一眼。当他清醒过来时，自己也笑了。不过阿拜的脸色依然发白，笑声中带有某种颤音。他含情地望着艾克丽姆，显然是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示谢意。接着，阿拜用非常满意的语气对卜尔渐说：

“别的我就不讲了，卜尔渐哥！有一种游唱阿肯，他们专靠摇唇鼓舌来维持生活，向富人摇尾乞怜。就是这种人玷污了诗的价值。还有一种卖唱的，就会谄媚别人，整天跟在有钱人后边献殷勤。演唱竟被他们糟踏得不如一撮鼻烟。而你却让演唱这种艺术从台下升到台上，变得这样受人尊重。这已经显示了你的品德与风格，我为此感到高兴！”

“阿拜，如果我的演唱经常由你作解释那该多好呀！”卜尔渐高兴地说。艾克丽姆和所有的客人都会心地笑了。

从早晨开始，便在三处宽餐布上准备着马奶酒招待客人。刚才，聚精会神听演唱的人们竟忘了喝马奶酒。演唱停下来以后，人们又在惬意地谈笑。这时叶尔波勒、木尔扎汗、乌斯盘三人又重新扬起马奶酒，把精雕的木碗一次次斟满递给客人。

阿拜想把自己没讲完的话讲完。

“财富和虚名并不能使一个人受到尊重。人应当学会一门技术，而且正确掌握它。这样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卜尔渐哥，常言说‘艺人要懂得自尊！’我以为孤独和贫穷不属于人的缺点。一名有才能的阿肯和歌手，即使他一无所有，只要他能唱出人们心中的忧患，能抑制人们的泪水，就该是最受人尊重的高尚艺人！”阿拜朝身边的艾克丽姆和侄儿阿米尔望了一眼，表示他已经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在今天集会的青年人中，巴扎尔阿勒要算托布克特部落里年纪最大的一位。此刻，他正和贵宾一起坐在上首。他用开玩笑的语气问阿拜：

“你说的全都对，阿拜。人的品德要用他的艺德去衡量！”巴扎尔阿勒故意兜着圈子说，“是啊，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那么你想

听听我是怎么说的吗?! 我所说的、所做的, 我要让托布克特人看到的不是这些吗! 我不是曾说过, 不要看我穷, 要看到我的品德啊! 天啊! 我总认为你博学多才, 阿拜, 难道你也这样浮浅! 难道整个阿尔卡地区, 只有卜尔渐一人能使你领悟这个道理吗? 难道一定要他亲自从遥远的阔克斜山区跑来指点你不成?!”说完咯咯地笑起来。

巴扎尔阿勒这段逗趣的话, 引得卜尔渐和所有客人都跟着笑开了。阿拜也笑着说:

“是的, 巴扎克, 你说的对! 如果按照你说的, 不能看你穷, 要看到你的高尚品德, 那么整个托布克特部落首先应当突出你喽! 然而我们现在讲的是艺术。我们是托布克特部落的吉戈特。但我们能算有技艺的吉戈特吗? 如果说到艺术, 你我二人究竟有什么贡献? 哪一方面能成为人们的楷模, 值得人们念叨?”阿拜郑重地提出这一问题, 又向周围的人望了一阵。看来没有人会说, “我曾献出自己的技艺!” “我做出了贡献”。阿拜最后望着巴扎尔阿勒, 用沉稳的语调说:

“巴扎克! 群众把我们当作‘年轻的一代’、‘新一代的带头人’, 而且对我们寄予希望。你我二人也确实想做出贡献, 不辜负人们的希望。然而真实情况又怎样呢? ……”刚讲到这里, 巴扎尔阿勒打断阿拜的话, 他兴致勃勃地说:

“是啊! 真实情况怎样, 你要毫不隐瞒地讲出来!”说完向前挪动了一下。

阿拜的话并没有讲完。他把碗中的马奶酒喝完, 又兴冲冲地叫了一声“巴扎克!”

巴扎尔阿勒若有所思地笑了笑, 望着阿拜在等待着回答。

“群众曾经期待过我们, 然而群众的期待落空了。难道我们属于徒有虚名的人? 难道我们是不能产驹的牝马, 只能在人前快步扭动? 我们不当这样衡量自己!”阿拜严肃地说。

巴扎尔阿勒咂咂嘴, 摇了摇头。

“我巴扎尔阿勒可没有这样衡量自己, 也没有这样想过。不过, 你所寻找的正是我所没有的东西, 我有什么办法呢?!”巴扎尔阿勒

笑着扭过头去，斜靠在羽绒枕上。在座的年轻人都了解，巴扎尔阿勒既不是歌手，也不是阿肯，不可能回答阿拜的提问，于是都会心地笑了笑。

阿拜对卜尔渐的吟唱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并且在自己部落的年轻人面前坦率地说卜尔渐比我们强。卜尔渐理解，阿拜的话不是出于虚伪，而是出于他的恢宏大度和美好愿望。这又引起了卜尔渐新的联想。

卜尔渐重新弹起冬不拉，吟唱了自己创作的《渐勃塔》。这支歌曾触及卜尔渐心中的创伤，这里在座的青年人也都了解它的产生经过。这支歌所揭露的正是刚才阿拜所讲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正是他们的皮鞭打在卜尔渐的身上：

渐勃塔，你是喀尔普克的掌上明珠，
在同僚中最有你官气最十足；
是你指使阿孜那拜的听差，
百般刁难我为群众演出。

他恶狠狠地抢夺我的东不拉琴，
面对差官我丝毫不曾怯步；
他竟然挥动皮鞭当众抽打我，
这岂能不激起众人的愤怒。

渐勃塔，你可曾见过这样的法规，
卜勒斯可随意鞭答无辜；
你难道果真要置我于死地，
把我的尸体抛下阔克切山谷。

这支歌唱出了卜尔渐的痛苦和悲愤。它仿佛在向人们述说：都以为我是一位幸运者，可有谁知道我心里积压着多少忧愤，多少耻辱，我身上有多少恶棍的鞭痕？

这是一位觉悟者的悲叹。它在向人们昭示：你们都以为我有了

成就，可谁曾见过我扬眉吐气！

阿拜非常同情卜尔渐的遭遇，想多给他一些安慰：痛苦。

“那些专横跋扈、仗势欺人的巴依和缙绅，不正是渐勃塔和阿孜那拜吗？别看他们过去肆无忌惮，可是自从卜尔渐哥吟唱那支《渐勃塔》以后，他们哪里还像‘勃塔’，简直不如枯朽的‘布塔’”^①。被人们任践踏，直到根残枝断。这些话里，显然有更深远的含意。阿拜又接着说，“阿孜那拜也许只能在此时此地横行霸道，自认为是土王爷。然而他们留不下自己的足迹，甚至留不下任何东西，肯定留不下！这样，在沙日阿尔卡一带，在阿特盖、卡拉吾勒、克烈、瓦克的传说里，能留下的只有你的名字，还有你的诗打在阿孜那拜和渐勃塔两个恶棍脸上的痕迹。这些痕迹，将作为罪恶和耻辱的见证留在他们身上，他们将永世被后人唾弃。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卜尔渐哥！”

虽然在座的许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这段话的含意，但那些懂事的人都表示赞同。尤其是坐在上首的巴扎尔阿勒和吉连切等年纪较大的几位均表示完全赞同。

在这种场合，吉连切往往表现得很机敏。阿拜的话音刚落，他就作了补充。

“两个月以来，这些在座的文艺新秀一直跟着卜尔渐哥学习。他们不仅会牢记所学的歌曲，也会牢记给他们传艺的老师。这不就是留名了吗！”他说完望了望阿米尔，似乎要为自己的话找些依据。

“就拿阿米尔来说，在他的心目中，还有比卜尔渐更杰出的歌手吗？”

人们都转向阿米尔。他正在拨动东不拉琴弦，轻轻弹奏卜尔渐教给他的《二十五岁》之歌。

卜尔渐好像从阿米尔脸上看到了激情的闪光，于是对他说：

“你就给大家演唱这支歌！”

尽管阿米尔有些拘束，脸颊微微发红，但他并未犹豫，立即唱起来了。他的声音圆润、优美，而且唱得很认真。这支歌是卜尔渐

^① 勃塔——驼羔；布塔——灌木。

教给他的，他要完全按照卜尔渐的音调和节拍演唱。由当代作曲家创作的《二十五岁》之歌，在托布克特部落里还不曾有人唱过。这首歌仿佛向年轻人心里投去一粒火种，是一首优美的、令人陶醉的歌：

把戒指送给我，哪怕它是铜的，
愿我们常欢聚，哪怕是在冬季；
要记住脱掉皮靴轻轻地走来，
一旦被人捉住只能怪我自己……

当歌声在毡房里轻轻萦回时，巴扎尔阿勒抬起头，洋洋得意地：

“嘿，可爱的姑娘！黑梅般诱人的双眼！我这苦命人怎能见到你姣丽的容颜！”惹得屋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巴扎克，你在说什么！什么叫怎能见到？黑眼珠芭勒芭拉不就在你身边吗？”卜尔渐怀着友情，关切地望着巴扎尔阿勒。当时巴扎尔阿勒的邻居——美貌的芭勒芭拉正坐在他身边。卜尔渐刚讲完这句话，巴扎尔阿勒立即转过身：

“啊，天啊！是这样吗？”他故意做出惹人发笑的动作，也斜地望着芭勒芭拉。那姿势活像蹲在木墩上的猎鹰从眼罩的缝隙中，窥视一只从身边溜去的猫……满屋里的客人都惬意地笑了。这时，侧身坐着的芭勒芭拉突然瞟了巴扎尔阿勒一眼。她那双乌梅般的大眼睛斜着看人时更加妩媚动人。芭勒芭拉有些腼腆，两颊上出现了淡淡的红晕。她微微皱着眉头，莞尔一笑，洁白的牙齿刚露出来便被嘴唇遮住了。当两人的视线碰在一起时，巴扎尔阿勒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唐突，似乎感到后悔。然而他却像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又做了一次令人满意的表演。

“噫！噫！我真是讲了些废话……唾、唾、唾！”他做了些吐唾液的动作，接着不停地向芭勒芭拉颌首致歉，最后环视着周围的女宾说，“原来可爱的人们就坐在这里，这不！”

卜尔渐担心芭勒芭拉会不好意思，也担心其他人心里不高兴，

于是紧接着巴扎尔阿勒的话说：

“是啊，在座的学生和弟弟们多么可爱。都是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不但能说、能唱，而且唱得好，声音又甜！”

卜尔渐没有用“姑娘”和“妹妹”两个词，他觉得此时此刻这样称呼不太相宜，因此有意识地把自己推到兄长的位置以示亲切。接着他依次端详了几名优秀女歌手——芭勒芭拉、克里木芭拉、玉密贴衣及艾克丽姆等人，她们此刻正围坐在阿拜和巴扎尔阿勒周围。虽然卜尔渐没有点名，但她们都意识到自己引起了这位阿肯的重视。当卜尔渐讲话时，尤其是当卜尔渐注视自己时，她们脸颊上都泛起了红晕。仿佛晨光从毡房的天窗照射时各色绸幔、被褥及鹅绒挂毯反射着绚丽多彩的光泽。这里的年轻妇女听到卜尔渐这位可敬的兄长和艺术家夸奖自己时，必然会感到同样的欣慰。

爽朗的笑声夹杂着人们的畅谈、赞美和喧哗充满了毡房。人们互敬互爱的这种气氛，无疑给青年人的这次聚会增添了光彩。

参加阿拜和艾克丽姆这次宴会的，确实是托布克特部落中有艺术才能的优秀青年。两天以前，他们就特意向额尔格孜拜、托尔盖、阔特巴克及季格铁克家族的、甚至更远的布肯其家族的青年男女发出邀请，要他们到巴尔勒拜河畔库南拜阿吾勒聚会。

坐在阿拜身边的阿米尔是其已故长兄胡达别尔德的儿子。他是带着自己要好的玉密贴依姑娘来的。坐在巴扎尔阿勒旁边的芭勒芭拉是阿涅特的女儿，她也是与许多姑娘一起被特意邀请的。

苏格尔的儿子阿克木禾加来自布肯其家族。阿克木禾加是带着自己的妹妹克里木芭拉和巴扎尔阿勒的弟弟——季格铁克家族中有文艺天才的吾拉尔拜一同来到这里的。

所有来聚会的青年都是文艺爱好者，而且还是优秀的歌手。他们过去已经同卜尔渐阿肯见过面。

两个月以前，当阿拜听到卜尔渐已经来到托布克特部落边缘的阿吾勒时，便特意派去自己的侄儿阿米尔和他会面。阿米尔是阿拜最敬重的长兄胡达别尔德去世时留下的孩子，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三。胡达别尔德弥留之际，阿拜曾向他保证：“要承担抚养孩子们的责任，孩子们是不会无依无靠的。”事情正如阿拜所说的一样，

他对胡达别尔德孩子们的爱护，远远胜过对一母所生的弟弟乌斯盘和自己孩子们的关心。

阿米尔是几位兄弟中善于弹唱的一个。他比较勤奋，看来有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阿拜非常喜欢他，甚至对他有些娇宠，不允许别人慢待他。

在阿米尔去请卜尔渐之前，阿拜曾反复叮咛他：“你要去亲眼看看，如果他真有水平，就把他请来。要很好地组织演唱，让年轻人向他求教和学习。我也会帮助你们的。”

阿米尔见到了卜尔渐。在与卜尔渐相处了两三天后，才正式邀请他来做客。为了按照一定的规格热情地迎接卜尔渐，特意给他架起一顶毡房。阿米尔迫不及待地赶回来把自己的感受详细告诉了阿拜。

阿拜是把卜尔渐当作阿米尔的客人特意接到库南拜这个大阿吾勒来的。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卜尔渐不但使阿米尔感到欣慰，甚至使阿拜对他产生了好感。阿拜和他已经像知心朋友，谈得十分投缘。

托布克特部落爱好艺术的青年男女像今天这样集中在一起，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为了向卜尔渐介绍这些年轻人，同时也让年轻人学习这位阿肯的艺术和品德，阿拜已经组织了多次聚会。

当这里的青年们学到许多歌曲，自己也得到群众的重视时，他们也以东道主的身份，轮流把卜尔渐和阿拜接到自家去做客，并组织文娱活动。

卜尔渐一行先是到阿米尔、玉密贴依家做客的。接着又受到苏格尔那位爱唱歌的姑娘克里木芭拉和阿克木禾加的宴请。他们在这些好客的家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在返回的路上，由巴扎尔阿勒、吾拉尔拜兄弟带领，又走访了季格铁克和布肯其家族。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招待。这期间这两个家族的年轻人一直陪伴着他们，一刻也没有离开。

卜尔渐返回的日子已经到了。巴扎尔阿勒、叶尔波勒与吉连切都曾建议：“最好让贵宾们安静地待一个晚上。以便好好休息。”阿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为了举办告别宴会，特意支起这四顶毡房。

午餐过后，大部分客人要陆续离开，卜尔渐阿肯也将于明天起程。

此刻的聚会，也正是这位令人尊敬的兄长和导师同托布克特年轻人的告别宴会。方才让阿米尔演唱《二十五岁》之歌，则是有意要看看他学的如何。其他年轻人也要依次演唱。

对阿米尔演唱的喝彩声停下来以后，吾拉尔拜接着弹起了冬不拉。这显然是在促请身边的克里木芭拉演唱。

阿拜对克里木芭拉比较了解和熟悉。当她还是小女孩儿时，就已经是阿拜和托葛建那一段爱情生活的见证人。如今她已经长大，不仅是富裕好客阿吾勒的一位娇宠姑娘，而且被看作是布肯其、季格铁克家族中惟一的贵小姐，因而至今还不曾出嫁。

克里木芭拉不但性格开朗，能与人友好相处，而且喜欢文娱活动。她自己的阿吾勒一直保持着喜洋洋的欢乐气氛，她也受到了乡邻、亲属的爱戴。正因为如此，她父亲苏格尔，以及阿克木禾加等喜欢文艺的孩子们，都舍不得让喀拉柯斜克那边早日来完婚。

克里木芭拉是在座的托布克特部落未婚姑娘中年纪最大的一个，然而关于她，没有任何会玷污家族、父母以及她本人的流言蜚语。也许正因为她有良好的品德，苏格尔才放心地让她一直待在家里。

克里木芭拉长着一双稍微鼓出的大眼睛，脸皮白净，头发稠密。她举止端庄，做事稳健，懂得自我约束，是一位真正才貌双全的女性。

克里木芭拉演唱的《意中人》也是从卜尔渐这里学到的。这支歌本来是一位无名歌手创作的，经过卜尔渐等许多歌手及阿肯演唱与加工，才成为一支完美的歌曲。这支歌也是由卜尔渐带到这个部落的。克里木芭拉唱道：

亲爱的，你可曾把我放在心上……

在许多年轻歌手互相学习，互相观摩的这次聚会上，这支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卜尔渐和阿拜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完了她的演唱。

克里木芭拉唱完后，吾拉尔拜接着唱了一支节奏明快的歌——

《宝石》：

你的脚步轻盈又缓慢，
辫梢上的银币有节奏地震颤……

歌声高亢而响亮。这位白皙而英俊的年轻人仿佛从这支歌里发现了某种契机。也许真的像他自己所唱的那样，被“辫梢上的银币”所振动。在座的人们都屏住呼吸，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支抒情味极浓的歌。

人们非常欣赏吾拉尔拜的演唱，都还想继续听下去。还未等卜尔渐表态，克里木芭拉便扭过头，惬意地笑了。她轻轻举起戴满戒指、手镯的白净的手臂，柔和地对吾拉尔拜说：

“再唱一首！”

这时卜尔渐也兴奋地说：

“再唱！再唱！”

歌手依然按照前面的曲调，以饱满的热情唱起来：

我看见你站在叶斯勒对岸，
快把你的耳环变作渡船，
你若不亲自摇橹接我渡河，
纵是仙女我也不会瞥你一眼！

小伙子理解少女的心愿，他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奔放而直率，仿佛日光下恣意欢跳的小生灵，凭借阳光和自身的激情在尽情欢悦。没有爱情哪能有年青人的欢乐？要纵情地欢笑！让爱情的火苗交织在一起炽烈地燃烧吧！

在座的人，尤其是年纪较大的巴扎尔阿勒、吉连切、阿拜等几个人都有些不好意思。克里木芭拉白皙的脸颊上显出了绯红。艾克丽姆轻柔地笑了笑，随着柔美的笑声，脸上也泛起了红晕。

芭勒芭拉也启开红润的嘴唇，露出洁白如玉的牙齿微微一笑。

白脸蛋、大眼睛的玉密帖依望着身边的优秀歌手阿米尔咯咯地

笑个不停，屋里的人几乎都听到了她的笑声。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心里在想：“阿米尔才是杰出的歌手，只有他能够大胆而又恰如其分地表达歌者的感情。”

按次序该轮到玉密帖依表演了。她毫不迟疑地唱起《巴彦的阿吾勒》。阿米尔的冬不拉已随着奏响。虽然他在轻轻拨弄着两根琴弦，但那舒缓的节奏已道出了他的心意。

黑云在巴彦的阿吾勒上空凝聚，
我的鹰隼无法接近高山的狐狸；
你在毡房前的那一声“再见！”
亲爱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歌声里寄托着少女的追求，也隐藏着她心灵深处的秘密。而这曲调、这歌词好像今天第一次在这里演唱。它有如一弯新月、一轴新丝引起人们的遐想。这是少女真正的心声。

这位戴着海狸皮帽、带着金耳环、婀娜多姿的少女唱完歌时，脸上并没有出现平时那种淡淡的绯红，反而变得灰白。右脸颊上的那颗迷人的黑痣显得更加醒目。

人们依然默默地欣赏着她的演唱……

歌声慢慢变得低沉，终于停止了。玉密帖依慢慢抬起头，环视着周围，仿佛是在说“我已经唱完了！”接着又向门前和屋里的客人们莞尔一笑，显得文静而温顺。

玉密帖依结束演唱后，向坐在右侧的艾克丽姆说：

“总算轮到真正的歌手了！好吧，现在就请你自己演唱！”

随着这句玩笑，人们的目光顿时集中到艾克丽姆身上。

来自边缘毡房的几位老妈妈，这时也挤在门前互相嘀咕起来。

“该少夫人唱了！”

艾克丽姆的演唱也由阿米尔伴奏。这时，阿米尔疾促地拨动着冬不拉的琴弦，仿佛是在催促歌手。

艾克丽姆望着玉密帖依，腼腆地红着脸：

“别这样，亲爱的！这不太合适！”她一边笑，一边推辞……

“你不应当轮空，起码要唱几句我们阿吾勒的歌曲！”阿拜似乎在示意，他也显得迫不及待。这时卜尔渐、巴扎尔阿勒，还有芭勒芭拉、玉密帖依也都目不转睛地望着阿克丽姆。

阿克丽姆的俏丽、妩媚，尤其是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无法从人的记忆中消失。这双眼睛总是那么温柔而又深沉地望着人，闪烁着一种特殊的柔光。这种柔光只能在那些皮肤白净、眼睛乌黑、刚刚成熟的纯真的少女中偶而能够遇到，它有时会变成褐色的光影滞留在眼底。

这柔光又仿佛是一种标志，它只能保持在少女纯净无瑕而又温柔多情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它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

虽然眉清目秀的姑娘并不少，但风姿绰约的这种少女却极为罕见。

阿拜极为珍视阿克丽姆脸上这种特有的标志，他常常凝视着痴想，所谓“动人的黑眼珠”，“含情脉脉的明眸”，大概就指这些吧？

阿克丽姆正是用这双动人的、闪亮的黑眼睛望着坐在上边的芭勒芭拉开始演唱的。她的第一个长音“啊——号”，已经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韵味。

阿拜如同听卜尔渐演唱一样，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带着特殊的感情在欣赏。他好像又沉浸在一种美妙的遐想中。

阿依，比巴依^①，我的歌是唱给你听的！

后边唱的是什么，阿拜却没有听进去。阿克丽姆不是在叙述现实事物，而是要人们欣赏歌的声韵……它莫非是一串串银铃发出的和声？莫非是肉眼看不到的白翅飞蛾在晴空中的闪光！或者是银色声响散射的光在召唤人们去太空比翼：“不要胆怯，显出你的本色！你的心扉还未启开，里面还隐藏着生命的奥秘开启它吧！我呼唤你向上飞腾，飞上寥廓的艺术高空；甩掉你身上的重担，摆脱无所作为的颓废心态！……到那时……到那时，你才能像蒙着丝巾的美丽

^① 阿依，比巴依：歌曲的助衬词。

的新娘，像她明亮的眼睛，动人的歌声，像她光彩照人的风姿展示你的艺术才华。快走出来，不要迟疑！快鼓起你的勇气，带着我们和你一同飞翔。像滞留在黑眼珠下的褐色光影，敞开你不曾启封的才华！”……她虽然在向群众演唱，却向阿拜倾吐着衷情。

歌声停止了，阿拜却依然痴呆呆地望着艾克丽姆。他似乎在问：“那柔嫩的下颌为什么不动了？那娇小迷人的嘴唇为什么不再翕动呢？那如珠似玉般的牙齿为什么又隐匿起来了呢？”他也许还要问得更多，更多……

艾克丽姆唱完歌，笑盈盈地向阿拜递过马奶酒，想把阿拜从沉迷中唤醒。

阿拜的手尚未触及碗边，刚一蹙眉已清醒过来。

“太可惜了！……”阿拜拉长声音喊了一句，接着自己也笑了。

丈夫没接马奶酒，这多少使艾克丽姆感到难为情。她涨红脸勉强笑着。这时，阿拜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他一只手盖住盛马奶酒的碗，另一只手臂挽住爱妻，满怀敬意地抚摸着她的头巾。

坐在门前的伊斯和所有老妈妈都异口同声说道：

“可爱的少夫人，愿你多子多孙，家道兴旺！”

“愿真主保佑你！”

“愿青春和歌声永远伴随你！”

听了伊斯老妈妈的祝愿，阿拜立即转过身，望着伊斯说：

“啊！伊斯老妈妈的祝愿太好了！艾克丽姆，你该为这道一声‘阿敏’！”

“阿敏，老妈妈！”艾克丽姆恭敬地望着伊斯，说完后，自己向内侧挪动了一下，让伊斯坐在自己的身边，并向她敬了一碗马奶酒。

艾克丽姆的演唱显然赢得了卜尔渐的赏识。然而，卜尔渐并没有明确表示什么，也许他怕别人会把这视为谄谀。

“天啊！这是艾克丽姆自己唱的呢？还是天国之音呢！”吉连热情不自禁地说，他的话惹得屋里的人们也都笑开了。这时卜尔渐朝着巴扎尔阿勒悄悄地：

“能这样演唱的，只有艾克丽姆一人吧！？”

这位艺术家把阿克丽姆抬举得比所有人都高，甚至也包括他自己。

主妇的演唱表明餐前的娱乐活动该告一段落。

饭准备好了。坐在门旁的听众站起来向外走去。客人们也要到毡房外去提提神。阿克丽姆站起来，向佣人示意收拾喝马奶酒的用具。

这时喀丽卡迎着客人挤进毡房，通知阿拜：

“铁勒卡拉，亲爱的，你母亲让你过去呢！”

阿拜望着阿米尔、乌斯盘及阿克丽姆：“如果我耽搁了，不要等我！先让客人们进餐！”说完走出了毡房。

(二)

大毡房里只有乌丽渐、艾格孜和迪丽达三个人。正是她们叫阿拜过来的。

乌丽渐虽然还像过去那样体态丰盈，但老年的特征已非常明显。从头巾边缘露出的双鬓已经斑白，脸色也有些发黄，额上的抬头纹显得既密且深。

从母亲近年来嘴角出现的皱纹，阿拜明显地意识到母亲已经衰老。这两条皱纹确实是忧愁与烦恼的标记。

母亲嘴角的皱纹近年来越显得突出。她那带着忧患与沉思的脸色，对刚从娱乐场合来到这里的阿拜显得特别冷漠。这种无言的冷漠，仿佛在向阿拜昭示：“你有错误，该受到责备”。

阿拜心里有疑惧，也有委屈。他正等待着裁决。但母亲的心依然像过去那样慈爱，这和她脸上的神色不同……从她的第一句话里，就可以找到了这样的感觉：

“阿拜渐！”她轻轻地叫了一声，便转过脸望着儿子，“常言说‘想得多的人心事多，烦恼也多；游乐多的人，心事少，烦恼也少。’你有这种体会吗？”

阿拜意识到，母亲要讲的话分量不轻。他希望让母亲尽快讲完。

“是这样，妈妈！”他转过身，默默地望着母亲，示意让母亲接着讲下去。

“你年老的父亲出门已经很久了……一直没有消息，也没有任何动静。人们都在询问他的情况，都感到很不安。”她说到这里就停住了。

艾格孜对谈话这样开头有些不耐烦，她急不可待地说：

“我们不说，还有谁能对你说呢！这已经不是一次了，不是一天了！你整个夏天到外面去行乐是怎么回事？现在能这样做吗？你是怎么想的？”

阿拜没有吭声。他显然是要等把所有的话听完。迪丽达凭两位婆婆给自己撑腰，故意抬高嗓门，用讥讽的语气指着阿拜说：

“他有什么可想的！有一位情人陪着他，他还有心想别的吗？大明大摆地娶来个卖唱的妖精，能不拼命地去奉承她吗！”由于激愤，她眼里含满了泪水，真的摆开了和阿拜势不两立的架式。

乌丽渐不但没有阻止这种过分的言词，反而给阿拜增加了一条罪责。

“到我们阿吾勒来做客的，不只几个艺人和演唱的少妇少女，迪丽达的母亲也在这里。孩子，她可是你的岳母呀！你却没有热情地关照过她。如果你父亲在家，还可以照顾这位知心的亲家母。她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她自己就说，‘人难免一死，趁现在手脚还灵便去看看他，也给他祝祝福！’可是，你连这都不想，甚至也不去看看她。你究竟在躲着谁，要躲到什么地方去？”

迪丽达这时已怒不可遏，眼中流着激愤的泪水：

“一个穷光蛋的丫头，能和我的门第比吗？可现在呢，蒙着新婚头巾简直忘乎所以，整天唱啊，唱的，已经骑到我的头上啦！穷光蛋的丫头这样发疯，就因为……”这时，阿拜憎恶地瞪了迪丽达一眼，他显得很不耐烦。

对阿拜来说，那边的毡房像风和日丽的阳春三月；而这边，简直是风雪侵扰的暮秋，似乎很快要带来一场灾难。

“够了，迪丽达！难道是我让你双亲生下你这样一个白痴？难道是我让一片芳草坡变成了沙滩？”阿拜截断迪丽达的话，反驳一句

后，又接着说，“我的客人是卜尔渐。他是托布克特部落从未见过的艺人。把年轻人集中在一起，聆听他吟唱的，不只是我一个。无论见过还是没有见过他的人，没有不想听他吟唱的……假如你是聪明人，不妨让阿克勒拜、阿比希、马嘎什也去听听！”这段话，不仅是对迪丽达的，也是对两位母亲的回答。

迪丽达气急败坏地说：

“我的孩子们不能去……难道孩子们的父亲还健在，就要他们变成孤儿？难道要让他们躲到那个女妖精的门口，去偷看她的脸色吗？”说完，号啕着离开了毡房。

迪丽达走后，阿拜依然未得到两位母亲的谅解。他说出了自己的许多苦衷，可两位母亲还是执着地坚持：至少应该在迪丽达这边聚会，这样还算说得过去。

艾格孜却明确地讲道：

“艾克里姆把你当成了保护伞，我无可奈何。但她不要太过分！她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她知道白雪拉家族的姑娘嫁到哪个阿吾勒了吗？让她看看这里天窗高低！她在那边唱歌，就像踩在我们的心口上。今后让她少哼哼！”

这确实是一道严酷的命令。

尽管阿拜同情艾克里姆，为她遭到这种不公正的、苛刻的待遇感到不平，但他仍然没有做声。阿拜知道两位母亲是依照迪丽达的意思做出的决定，也是迪丽达的乖戾与冷酷作怪的结果。阿拜越是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也越激起他对迪丽达的厌恶与愤慨。对两位母亲后面所讲的话，阿拜没有回答，听完后悄悄走出去了。

在向回走时，阿拜听到后边买巴沙尔的喊声。买巴沙尔是刚从艾格孜毡房出来的。

虽然买巴沙尔胡须已经斑白，可他的脸庞依然像过去那样又红又黑。从外表看去，挺像个体面人物。

买巴沙尔把阿拜领到大毡房外，找个僻静处坐下来以长者的口吻说：

“阿拜，是那位做客来的图苏普夫人——你的岳母派我来的。她特意要我‘亲自’来对你讲，你明白吗？”买巴沙尔严肃地注视

着这位侄儿，又仿佛在向他示意，“你该懂得是在同谁谈话”。阿拜不喜欢叔叔这样板着脸孔，他用两眼直瞪着买巴沙尔，接着轻蔑地一笑。

买巴沙尔没有理睬这些，他蹙着眉头说道：

“你岳母是在请求你，而我是在命令你：在图苏普夫人回去以前，你要住在迪丽达这边。你整天围着艾克丽姆的毡房转，难道是中邪了？难道娶两个老婆的只有你一个？你父亲、你祖父都是这样。既然娶了两个老婆，难道不应当兼顾两头吗？难道你认为已经摆脱了迪丽达不成？”

阿拜没有改变方才那种轻蔑的态度，他勉强听完买巴沙尔的话。

“买耶克，这……”阿拜沉住气说，“岁月会流逝，生命会衰竭。人的胡须会随着变得灰白。它仿佛在提醒你，‘该住手了！’但在我看来，人的语言，人的希求是不会消失的！”说完冷冷地笑了一声。

也许是年青人的笑声太尖刻，买巴沙尔似乎很快就理解了。他拍了一下大腿：

“噢，你真够狡猾，已经让我招架不住啦！我以为那些话你已经忘了，难道你还记着！”说完哈哈大笑起来。阿拜的讥讽和愤慨都被他当作玩笑顶回去了。接着，他又重复起前面讲过的老话。

“难道迪丽达不是你的妻子？难道我讲的不对？还是你读的俄罗斯书太多，自以为成了俄罗斯人，只要一个老婆？”

“在这方面跟俄罗斯人学是对的，你还要怎么样呢？”

“噫，你胡说什么？迪丽达带着一群孩子该怎么办？”

“迪丽达不需要我，她除了埋怨和怀恨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感情……”

“噫，那你是抛弃她喽？”

“她是我孩子的母亲。她要能当好母亲，也可以做我的朋友。如果她对这个还不满意，那就随她便吧。我祝愿她幸福！……话就说到这里吧！”

阿拜不想让买巴沙尔再讲话，他拉长了脸，两眼直瞪着买巴沙尔站起来了。

买巴沙尔不知该说什么。他仿佛受到了奚落，正要再说几句，又被阿拜挡回去了。

“请不要再说了，已经够喽！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不该您管的事就不要插手！我的叔叔！”买巴沙尔已经没有说话的余地了。

可阿拜接着讲起另一件事，这是买巴沙尔不曾料到的。

刚才，阿拜向母亲毡房走去时，遇见白苏古尔哭哭啼啼地跟着白麻干别特。白麻干别特一边安慰这孩子，一边向阿拜诉说买巴沙尔打人的恶劣行为。阿拜想起这件事，便对买巴沙尔说：

“我还有话对您说。您凭什么打白苏古尔？他可怜的老父亲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人了，您为什么要打这个阿吾勒的牧工？我对您的行为极为不满，甚至很气愤！”

阿拜这时已怒不可遏，看来真的要动火了。不过买巴沙尔并没有畏怯。

“咳，算了吧！不这样做，牧人和牧工会上头的！经常给他们点颜色看，没有什么不好！”买巴沙尔想搪塞过去。

阿拜感到忍无可忍，厉声说道：

“不，您说的不对，牧人们是不会上头的。他们有什么必要上头呢？这些被人欺骗、受人凌辱的可怜虫敢那样想吗？您不要接二连三地在这个阿吾勒挥舞皮鞭，随便打人！”

阿拜想起了今年夏天买巴沙尔曾多次抽打牧工的情形。

买巴沙尔哪能听进这些话，他想和阿拜争辩，可阿拜根本不容他插嘴。

“怎么的！这里难道是孤儿寡母的阿吾勒不成？！我们不是小孩子，能自己做主。希望您今后安生些。别说打我们的邻居，随意呵斥他们都不行，不允许您动任何一个人。不然要危害咱们的关系，咱们甚至会彻底决裂！到那时，您就不要再怪我。今天您打白苏古尔，比打在我身上还难受。您懂了吧？……就这些！”阿拜说完便走开了。

阿拜向客人那边走去。买巴沙尔虽然没有再讲什么，但没有就此罢休。他已开始策划解散这个阿吾勒的文娱活动。当母亲和庶母把阿拜叫去谈话时，已经派人到客人中去做说服工作。买巴沙尔让

人捎口信给苏格尔的儿子阿克木禾加，并再三叮咛说：老爷不在家，人们心里惶惶不安。阿克木禾加自己也知道这种情况。因此不要让姑娘们集中在这里，让他们自行解散。

美丽的玉密帖依是耶斯禾加的女儿，属于喀拉巴吐尔家族，要算艾格孜的侄女。艾格孜也亲自派人转告她说：“玩得差不多了，快回自己家去吧！”

阿拜并未发觉买巴沙尔和艾格孜在暗地里破坏他们的文娱活动。客人们也未曾互相透露他们匆忙返回的原因。

不让邻居、牧人及孩子们到阿拜这里来，也是艾格孜他们私下安排的。

阿拜回到自己家时，看到客人的乘马全已备好拴在缆绳上。虽然阿拜对同龄好友急于回家感到诧异，但他想，这可能是为了让卜尔渐好好休息，以便明天上路吧！所以并没有想到其它方面。

阿拜进到屋里时，客人们已喝过最后一碗马奶酒。他们再次称赞主人的热情款待，并向阿拜和卜尔渐表示了诚挚的谢意，便恋恋不舍地走出毡房。

阿拜、卜尔渐、叶尔波勒及艾克丽姆也同时走出来，欢送一批批客人跨上马鞍，向各自的阿吾勒走去。

最先动身的是阿克木禾加、克里木芭拉以及同行的吾拉尔拜。他们是朝着沙尔阔勒、阔耙方向去的。接着阿米尔带着能说会唱的木尔扎库勒、玉密帖依等朝着普山泰方向走去。临行前，阿米尔特地邀请卜尔渐和阿拜到自己家去做客。他的阿吾勒在卜尔渐回家的路上，而且第一站正好可以住在那里。因此阿拜表示同意。阿米尔对于能在自己家招待客人感到非常高兴。

剩下的还有芭勒芭拉等人。

虽然巴扎尔阿勒的马早已备好，但他还没有决定去向。此刻，他正依依不舍地望着艾克丽姆在欢送芭勒芭拉。并吩咐道：

“噫，让离开莱丽的麦吉依^①见鬼去吧！快把我的马牵来！”叶

^① 莱丽、麦吉依：东方故事中的一对情人，后被尼扎米、纳瓦依等诗人作为叙事诗中的主人公。

尔波勒如执行命令般地牵来巴扎尔阿勒的乘马。

当巴扎尔阿勒在芭勒芭拉身旁讲这句话时，站在阿拜毡房附近的玛纳斯——库伦恰克的五条好汉之一，正嫉恨地望着他。阿拜的最后一批客人离开时，玛纳斯从艾格孜毡房叫出买巴沙尔，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悲恨与愤慨。

“我们托尔盖家族对巴扎尔阿勒和芭勒芭拉接触时的轻浮表现非常气愤。我今天亲眼看到了他的行为，也听到了他讲的话。买耶克，他舍不得离开芭勒芭拉，又跟着她到阿涅特去了。他正在挑唆已和我们订婚的这个姑娘。常言说‘男人争的是一口气’。我是不会饶恕他的。姑娘的未婚夫是我们的别司别斯拜弟弟，他本人就是巴吐尔，也不是好惹的人，绝不会让别人踩到自己心口上。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我可以随便报复考岷这家人。”玛纳斯脸色发青，握着皮鞭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买巴沙尔已经听到过巴扎尔阿勒和奴尔尕妮木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早已怀恨在心，这次正好借机报复。他眯缝着双眼，翕动着鼻翼，立刻做出决定，并悄悄地向玛纳斯说：

“此刻先别动手，等到夜深人静时再说。他会走出芭勒芭拉的毡房。到那时，人不知，鬼不觉，把罪责全都推到他身上。这是真主为我们捆住了他的手脚。至于后边的事，就要交给别司别斯拜和你们这五条好汉去处理了。如果你们不忍心下手，那就钻到地缝里去，用不着再活着，懂吗？”接着用手指戳着玛纳斯的胸脯说：“去吧！”

库南拜阿吾勒的一伙年轻人，当晚离开巴尔勒拜河岸，唱着优美动听的歌曲，自由自在地穿行在比邻的阿吾勒和毡房间。他们有时唱着节奏多变的《二十五岁》，有时又唱那支如怨如诉、节奏舒缓的《渐勃塔》。走过一程后，他们又重新唱起节奏欢快的《轻轻地爱抚》。这些歌声久久回荡在崇山峻岭间，像奔腾的河流把卜尔渐的歌曲传遍草原的各个阿吾勒。这里有阿米尔、吾拉尔拜的男高音，也有多才多艺的芭勒芭拉、玉密帖依及克里木芭拉等女歌手轻柔缠绵、在人们耳畔萦回不散的优美的韵律。

这些优美动听的歌声，有时在向人们召唤：“生活，我热爱你！”

歌手们，请张开你的翅膀！在幽静的夜晚，让有情人倾诉衷情；让热恋的人们敞开自己的情怀！”有时似乎在说：你在哪里？来，找到我，亲爱的心上人！我向往的黑眼睛！”

一旦被人捉住只能怪我自己……

瞧这位姑娘的牺牲精神！

每当我想念你时，喂，亲爱的！
我会野狼般在乱山中去寻觅。

这是一位热恋中的青年。还有：

你在毡房前的那一声“再见！”
亲爱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是痴情人的声音！或者：

见到你时我仿佛浑身在燃烧……

这是所有年轻人的心声。而一次次重复的曲调有《黑眼珠》、《我的月亮》、《我的光亮》、《我的安慰》以及《我在焦灼地等待》。每个人都表现出牺牲精神，立誓要为自己的心上人献出一切，直至生命。

歌声的洪流，爱情的火焰，闪电似地划破托布克特夏牧场深邃的夜空。这是卜尔渐在这个阿吾勒的青年人中播下的爱的火种所掀起的诗与歌的浪潮。

这个夜晚，在返回阿涅特的途中，巴扎尔阿勒尽情欣赏着芭勒芭拉在马背上唱歌的风韵与神态。

这个夜晚，克里木芭拉和吾拉尔拜两人的合唱一首接着一首。克里木芭拉的哥哥克里木禾加虽然不是歌手，但也喜欢听别人唱

歌。因此一次次敦促两位年轻歌手为他演唱。

这个夜晚，在朦胧而又神秘的月光下，在年轻朋友的包围中，阿米尔和玉密帖依用歌声传达了自己的情思。

这个夜晚，在众多年轻歌手离开以后，艾克丽姆又为阿拜和卜尔渐演唱了一组歌。不过，一开始，她曾多次推辞和请求：

“我已经唱过了，唱的不少了！阿拜，不要再难为我！我们还是多听听卜尔渐唱吧！”

艾克丽姆不但渴望欣赏著名歌手的演唱，自己也喜欢唱歌。当歌手们集中在一起，或者情投意合的年轻人聚会时，她会情不自禁地主动为朋友们演唱。近几个月来，当阿拜听她吟唱时，她似乎有更多的灵感和激情。

当只有卜尔渐和阿拜听她唱歌时，她会带着敬意和特殊情感奉献自己的全部技艺。她仿佛是一只夜莺，黎明前落在小巢旁的枝杈上，对着玫瑰花不停地鸣唱。

然而今天晚上，一开始她不愿演唱是有原因的：白天，阿拜在大毡房听到的那些不愉快的话，傍晚已直接传到她的耳朵里。

阿拜怕艾克丽姆心里难受，有意向她隐瞒了白天听到的那些话。可艾格孜和迪丽达却特意把艾克丽姆叫去，对她讲了许多难听的、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话。她们提醒艾克丽姆：“就算我们对阿拜讲的话不起作用，你总不该忘记这些忠告和诤言吧！”同时指出她属于白雪拉家族穷人家的姑娘，今天这才刚刚有了点地位。她们又警告她，“不要摆架子！要把眼睛睁大些，走路时看看前后左右……别想骑到别人头上！”把艾克丽姆想都不敢想的坏举动都要强加在她身上。艾克丽姆眼里含着泪花，脸色变得苍白，清瘦，好像被大火燎过似的。她的温顺与谦恭，她对阿拜的赤诚以及她对艺术的爱好——这些似乎都不值得一提。艾克丽姆一句话也没有讲，她相信唱歌是无罪的，尤其是依照阿拜的意思所唱的歌，是怀着真挚的感情作出的奉献，更是纯净的、无可非议的。童年时她在自己阿吾勒，在父母的破旧毡房里唱这些歌时，没有任何人指责，没料到这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连唱歌都要禁止。想到这里，她什么话也没讲。她甚至不想说“这是阿拜叫唱的！”

然而最沉重的打击，最使她无法容忍的是一些带有侮辱性的言语。什么“我们是有钱的人家，你是只配作奴才的穷光蛋”；什么“这里是名门贵族的核心，而你是牧工和奴隶阿吾勒出身的贱婢，只能战战兢兢地走那些小路，而且要低着头走，不能出声”；什么“这已经是宽待你了！你不要和我们比高低！”等等。艾克丽姆已经认清了这些人的乖戾、粗暴和冥顽。

这个不近情理、专横跋扈的大户人家正是这样激怒了艾克丽姆。

可是，今天晚上留在这顶毡房里的卜尔渐、叶尔波勒，还有艾克丽姆的小叔子乌斯盘以及阿拜本人都没有顺从她的意愿。尤其是那位犟脾气、说一不二的乌斯盘倚在嫂嫂身上说：

“喂，艾克丽姆，你家哪位先人曾教给你，还没摘掉新婚头巾的媳妇可以不听话？我们要命令你唱！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就得唱！”乌斯盘一直是这样，不懂得疼爱自己的嫂嫂，强迫所有嫂夫人要按他的意愿办事。

艾克丽姆轻轻咳了一声，示意自己太勉强了。这才接着唱了起来。

艾克丽姆随便唱了几首歌。卜尔渐和阿拜好像对待学生考试那样认真而仔细地听着。接着，他们让艾克丽姆演唱了今年夏天卜尔渐教给她的所有歌曲。

艾克丽姆并没有初进考场的那种紧张情绪。然而，傍晚所受的打击依然在折磨她。那些恶势力对她的凌辱依旧恶魔般吞噬着她的心。但这种感受越深，她越感到阿拜可亲。她真想倾尽生命的全部热情去亲吻为自己带来欢乐的、充满活力的亲人。她过去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今天是头一次体会到这种带有感恩意识的爱情的火焰是如此炽热。

与此同时，艾克丽姆同样感到，阿拜的爱情之火正在强烈地照射自己。这使她在演唱中产生了一种幸福感，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美的享受。

虽然有人力图贬低艾克丽姆，不惜把她踩在脚下随心所欲地蹂躏和践踏，但她不想把这些委屈告诉阿拜。她要努力唱好每一支

歌，让阿拜也能从爱情中获得同样的幸福和享受。

艾克利姆银铃般的歌声传到那边大毡房时，那里的人立即派喀丽卡到这边来了。

精明强干而又诡计多端的这位妯娌——对这个阿吾勒的所有秘密、内部动向以及过去积善、作恶的事迹了如指掌的喀丽卡是悄悄走进艾克利姆毡房的。

她原以为自己的到来会使艾克利姆立即停止演唱，没想到艾克利姆并不管理她，只是站起来给她让了个座位，继续演唱着乌斯盘点唱的歌曲。

喀丽卡心不在焉地听了两句歌，接着便在这位新娘子的大腿上狠狠地掐了一把……虽然这一动作仿佛在撕裂艾克利姆的心，但她并没有中断演唱。她涨红着脸勉强唱完了《轻轻地爱抚》的最后两句，两行泪珠已簌簌落下来。因为她正坐在喀丽卡的背后，所以并没有人看到她在流泪。

看到艾克利姆流泪的只有喀丽卡一人。她不但不感到内疚，反而带着愤懑情绪，压低声音威胁艾克利姆说：

“够了，别执迷不悟啦！”

艾克利姆的演唱刚结束，卜尔渐已拨动冬不拉的银弦。这时一阵阵高亢、嘹亮、激动人心的歌声已冲出毡房，在夏牧场星光闪耀的夜空久久回荡。

也是这样的夜晚，卜尔渐的演唱曾在阿涅特家族里引起一桩意外事件。这是涉及到巴扎尔阿勒的一点风波。

对芭蕾芭拉的风姿着迷的巴扎尔阿勒，黄昏时与这位少女同时到达她们的阿吾勒。

芭蕾芭拉真心喜欢巴扎尔阿勒，舍不得让他离开，她用挽留的语气说：

“巴扎克，今天就做我的客人吧！”

芭蕾芭拉的父亲已经去世，当家作主的兄长不在家里。当巴扎尔阿勒跟着她走进毡房时，毡房里只有她母亲。这是一位中年妇女，宽脸盘儿，淡褐色皮肤，举止稳重，长得挺像芭蕾芭拉。看到巴扎尔阿勒进来，她显得有些不安，安排佣人预备茶点后，她把女

儿叫到床边，悄悄说：

“亲爱的，你这是怎么啦！你的婆家托尔盖家族离这里不远，那边的狗叫声都可以听见。如果问起‘家里带来了什么人’，我该怎么回答？我的脸往哪里放？”

“你不常说我是你的临时客人吗？你以为我还能在这里待多久呢！我最终会到托尔盖家族去，终身成为他们的人，他们不会怎样的！我怎么舍得离开我的巴扎克，不让他来呢！……你别慌，让他在这里做客，招待一番送他走就是了！”

为了招待巴扎尔阿勒，宰了一只早春羔。当煮肉的锅支起来时，毡房里已出现欢乐的气氛。这时芭勒芭拉感到十分惬意，高兴地给巴扎尔阿勒演唱了自己喜爱的歌曲。轻柔的歌声使这位年轻人更加着迷，一直痴情地望着姑娘。

由于姑娘的母亲和其它毡房几位大嫂的恳求，年轻客人巴扎尔阿勒也唱了许多歌。人们似乎对今天的谈笑与戏谑都很满意——可以说这是一个和谐的、充满友谊的夜晚。

为了维护姑娘的声誉，母亲让女儿住到一位嫂嫂家，把客人留到自己家里了。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原因：晚饭前，人们在毡房里谈笑时，进来了几个平素很少到这里来的小伙子。都是托尔盖家族库伦恰克阿吾勒的人。他们是骑着牛来的，显得很随便。穿的衣服也很普通，看得出是放羔羊的。据他们自己讲是在寻找失散的羊羔，并认为羊羔白天跑进这边羊群里了。讲的话好像也合乎情理。奇怪的是他们一直在观察客人的举动和主人的态度，对寻找羊羔似乎并不感兴趣。主妇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吃过饭后便打发他们走了。

这几个小伙子在羊群里转了很久，又和放哨的人谈了很长时间，一直拖延到深夜。只是芭勒芭拉不曾留意他们。当她把客人安排停当，把大毡房天窗的顶毡盖好，自己到另一间毡房睡下时，“牧羊”的小伙子们这才离去。

巴扎尔阿勒没有脱掉衣服安安稳稳地睡着。午夜过后，他巧妙地走出大毡房，直奔芭勒芭拉的住处。这时月亮还不曾落，月光下可以清楚地看见毡房的顶毡盖得严严实实。

看不到守夜的人，也听不见狗的吠叫声。巴扎尔阿勒没有仔细

观察周围的动静，便着手撬毡房的门。正在这时，毡房后面悄悄走出一个黑脸大汉，一把抓住巴扎尔阿勒的肩膀，随之命令道：

“住手……过来！”

说话的是玛纳斯。巴扎尔阿勒没有惊慌，他猛然转过头，从容地问道：

“喂，你不是玛纳斯吗？”

“别管我是玛纳斯，还是塔拉斯^①，你用不着问。到这边来！”玛纳斯的声音很低，但带着激愤与威慑的语气。

“噢，该死的……去走你自己的路吧！”巴扎尔阿勒若无其事地说。他想尽快摆脱眼前的困境。但玛纳斯不肯让步：

“要不想在夏牧场把芭勒芭拉搞臭，那就走开！如果你真是男子汉，就该维护姑娘的名声！不然我就要在毡房门口惹事！快！”

巴扎尔阿勒摇了摇头，转身走去。当他们两人离开毡房时，从附近大树后边又走出三个吉戈特。

四条大汉把巴扎尔阿勒围在中间，连推带拉走出阿吾勒。其中一个已从毡房的腰带上解下巴扎尔阿勒未卸鞍的大青马，牵着走来。

再往前走需要骑马了。他们让巴扎尔阿勒跨上自己的乘马，另四个人同时跨上马鞍，一同向托尔盖的阿吾勒走去……

“放开我，让我走！你们也别玷污还不曾过门的姑娘。不要在群众中损害她的名誉！”离开阿吾勒后，巴扎尔阿勒沉着而又冷静地对他们说。可玛纳斯身边的阔希别斯拜和另两名伙伴并未答应他的请求。阔希别斯拜是芭勒芭拉未婚夫的亲弟弟。他同自己的哥哥别司别斯拜及玛纳斯一样，都是膀大腰圆的摔跤手，而且善于弄棍舞棒，被誉为当地的英雄好汉……

刚走出阿吾勒时，玛纳斯及阔希别斯拜曾有意和巴扎尔阿勒搭讪。等离开阿吾勒很远时，四个人互相递了个眼色，便一齐动手，拽住巴扎尔阿勒的缰绳，用皮鞭抽打起来。这一夜，巴扎尔阿勒不但被狠狠打了一顿，而且连裕祥和乘马也被抢走了。

① 塔拉斯：意为争辩、争夺。

次日清晨，买巴沙尔在艾格孜家里派人去叫阿拜。阿拜进来时，这里还坐着巴扎尔阿勒、叶尔波勒、艾格孜以及奴尔孜妮木……

买巴沙尔可能也是刚到这里的。阿拜进毡房以前，已经从乌斯盘那里听到了巴扎尔阿勒挨打的事，他心里很难过。

阿拜、巴扎尔阿勒两人一见面就体会到对方的心情。不需要讲什么原因。只是巴扎尔阿勒右脸颊上留下一道难看的鞭痕。平素气宇轩昂的美男子，此刻被捉弄得如此可怜，使阿拜感到沉痛和惋惜。

买巴沙尔却是另一种心情。他有些得意洋洋，甚至不想掩盖内心的喜悦。他似乎要详细询问，“他们是怎样打你的？打得利害吗？”巴扎尔阿勒气得心里直冒火，他蹙紧眉头，没有理睬。然而买巴沙尔觉得没出够气，还要在众人面前，而且就当着与巴扎尔阿勒亲昵的奴尔孜妮木的面侮辱他一番。于是乜斜着眼睛，用鼻孔微笑着，兴灾乐祸地说：

“巴扎克，看来鞭子也抽到你脸上了！这托尔盖^①家族不得了啦，是吧？难道麻雀变成鹞鹰，蹲到你头上了不成？……”一直感到精神沮丧的巴扎尔阿勒被激怒了。他脸色变得灰白，两眼直瞪着买巴沙尔说：

“是啊！难道你今天才知道托尔盖由麻雀变成了鹞鹰吗！？最初，不是你把自己后边撅得高高的让他们作恶的吗？既然他们能蹲到我头上，又能骑到你后边，不变成鹞鹰还能变什么呢！？”巴扎尔阿勒仿佛轻易抹掉了自己所有的伤疤，出了一口气。这才嘿嘿地笑起来。

屋里的人也都跟着笑开了。买巴沙尔好像当头挨了一棍，不知如何是好。他无可奈何地扭动着脖子说：

“喂，坏家伙，让炭火烧掉你的舌头！”

阿拜也感到很开心，惬意地笑着说：

“我机敏的巴扎克，你有这样锋利的舌头，别说哈萨克的皮鞭，

^① 托尔盖：哈萨克语为麻雀，此处是作比喻用。

就是子弹也打不透你！”

这个阿吾勒的人不想把有关巴扎尔阿勒的事传到卜尔渐等贵宾那里。因此，阿拜决定由他本人出面，为巴扎尔阿勒准备一匹乘马和鞍具，让尽快离开这里。他立即对艾格孜和奴尔尕妮木说：

“快给巴扎克准备袷衫、帽子和坎肩，让他穿好走吧！”

巴扎尔阿勒离开时，除阿拜让准备的乘马、衣物外，奴尔尕妮木还亲自拿来一件新袷衫。她有意躲开别人，把袷衫披在巴扎尔阿勒身上，亲切地说：

“我忘不了你的情义，巴扎克！可你为什么就不珍惜自己呢？你把我的心都撕碎了！”

中午，卜尔渐一行就离开了库南拜的大阿吾勒。由于阿米尔昨天曾特意来邀请，他们今天要到那里去做客。

在卜尔渐临行前，乌丽渐特意把他请到自己这边招待了一次。饭后曾为他祈福，祝他一路顺风，并让艾格孜和奴尔尕妮木为客人准备了一些珍贵的礼品。乌丽渐还亲手把一锭元宝送给了卜尔渐，也给他的同伴们赠送了贵重衣料和其它礼物。

乌丽渐对卜尔渐说：

“你到我们阿吾勒来演唱，这里的人们都表示满意。今后无论你走到哪里，都祝愿你称心如意，祝你的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声望与日俱增。这些礼物是我们作为婶婶和嫂嫂对你的一点心意，希望你愉快地接受！”

卜尔渐也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真主会给您赐福！您的儿女们会给您带来幸福与欢乐，慈爱的母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记着在这里所受到的礼遇！我感到十分满意！”他怀着敬意依次握着乌丽渐、艾格孜等人的手，高高兴兴地告别而去。

阿拜送给卜尔渐的礼品是一匹黄走马。另外给他的伙伴们也各送了一匹马。

与卜尔渐等一同动身去普山泰，到阿米尔家做客的还有阿拜、叶尔波勒和艾克里姆三人。由于玉密帖依和阿米尔曾反复叮咛，一定要把艾克里姆一起带来，因此无论艾克里姆怎样推托，阿拜还是

把她带到了这里。

整个下午，他们是在库南拜的正房昆开的阿吾勒度过的。在这里，阿米尔特意为他们撑起了一顶大毡房。

这个夜晚，他们唱了许多歌。卜尔渐和阿拜的谈话由晚饭后一直延续到次日清晨。

由于整个夏天跟随着卜尔渐，阿拜已充分认识到歌的作用，认识到歌属于人类高品味的艺术。由于歌的激发和感染，阿拜写了一首关于歌的诗：

假如你也喜欢音乐，
要像我这样锲而不舍。
明快的旋律会使你振奋，
唤起你美好的憧憬与思索。……

以上是诗的开端。在这次聚会上，阿拜为卜尔渐朗诵了这首诗。卜尔渐过去就把阿拜看作勤于思考、有才华的青年，这首诗更使他认识到阿拜必将成为一名有觉悟的诗人。

“阿拜渐，你说我的歌对你的创作有所启发，我却觉得你发现了歌曲中我们不曾认识、不曾注意到的规律。你为我今后的艺术生涯提出了新的课题哟！”

“卜尔渐哥，这样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了！”

“在朝着同一个目标走去时，我们可能有先有后。不过，我只想告诉你这样一点，正像你能充分评价歌的作用一样，我也是今天才正确认识到诗的作用，你相信吗？你说你从我这里学到的很多，可你知道吗，你为我的艺术生命增添了多少营养！”卜尔渐说。

这一夏天，阿拜从卜尔渐这里了解到中玉兹几个大部落——阿日根、乃曼、克烈、瓦克的许多作曲家、歌手和阿肯，进而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卜尔渐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了艺术的作用，这一生就要推崇那些进步的、有积极作用的艺术作品。这样看来，你可能会成为少数，也可能孤立。但我们应该记住，这就是善与恶的斗争。”

可以说这是他们二人的一致看法。卜尔渐过去就曾以自己的创作和吟唱鞭挞过渐勃塔和阿孜那拜，这次更有新的表现。

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两颗兴奋的心终于撞在一起了。

客人们睡得很晚，次日中午时分才起床。吃过茶点后，他们就忙着动身了。

乘马早已备好。

在阿拜的带领下，卜尔渐的男女朋友都走到屋外边。当搀扶艺人上马时，卜尔渐又以兄长的身份向爱好文艺的青年人，提出了最后的要求。

“阿米尔，我亲爱的小弟弟，希望你再演唱一次《二十五岁》那支歌，让艾克丽姆和玉密帖依随你一起合唱，你们就用这首歌为我送行吧！”

这个要求很新奇。不过，由卜尔渐这样一位歌手提出来也觉得很贴切。

阿拜理解卜尔渐的心意，他表示赞同。年轻人毫不犹豫，立刻唱起来了。这时卜尔渐轻轻闭住眼睛，微笑地听着。少顷，他在马背上做了个手势，仿佛示意“请停一停！”接着把水獭皮镶边的圆帽朝脑后一推，向年轻人欠了欠身，自己唱起另一支歌。这是一支在夏牧场不曾听过的歌，这支歌深沉而悠远的副歌，更好地表达了歌手此刻的心意：

喂，年轻的朋友，
时代在不断前进，
祝你们快乐和幸福

卜尔渐唱完后笑了笑。他的脸色发白，在马鞍上轻轻晃了一下，随即扭转马头，疾驰而去。

然而，歌声并没有中止。这显然是要让停留在那里的人们谛听，而反复重唱的依然是尾部的副歌。他为什么反复吟唱这首歌？还是阿拜第一个领悟了其中的真谛。他兴致勃勃地说道：

“这是一首新歌！是和我们告别时产生的歌，是一首情真意切

的歌!”

阿拜的这句话提醒了阿米尔。他快速跑到缆绳旁，飞身跨上一匹花斑马。

“我要学会这支歌，不然太可惜了!”他一边喊着，一边快马加鞭，终于赶上客人，随他们一同走去。

卜尔渐的歌声一直在草原上空回荡。

阿拜等人站在原地静静地听着……久久地听着，歌声依然在萦回……

喂，年轻的朋友，
时代在不断前进，
祝你们快乐和幸福!

客人越走越远。艾克丽姆和玉密帖依还清晰地听到结尾的副歌。客人们正在翻越前面的山冈。

“已经走得好远了，可还能听到卜尔渐的歌声，他的嗓音宏亮啊!”叶尔波勒羡慕地说。

歌声已伴随着客人越过山冈。

阿米尔在山冈上与客人们告别后，急速向回走来。阿拜等人一直在毡房外等他。

阿米尔回来了。接近毡房时，他还在重复那句“喂，年轻的朋友”。

“这叫什么歌?”玉密帖依问。阿米尔一下愣住了。

“唉，糟了!我怎么忘了问这叫什么歌呢?”

“方才叶尔波勒不是说过叫什么歌了吗!他不是说‘走到好远还能听见吗?’或许卜尔渐还没考虑该叫什么名字呢!我看就叫《阔孜阔西》^①吧!”阿拜说着，向毡房走去。

这时，昆开拄着红漆拐杖走过来。阿拜立即迎上去，带着年轻

^① 阔孜阔西的原意是“羔羊转场”。牧区的哈萨克人习惯用羊羔转场的一次路程来衡量距离的远近。

人向她请安。艾克丽姆也向这位婆婆深深地鞠了一躬。但昆开没有理睬，她直对着阿拜说：

“阿拜，我的孩子，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为什么人开的先例？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们阿吾勒这样欢送客人？你在抬高谁，在纵容哪些人？如果阿米尔这样轻率那是另一回事，因为他还小。我总说你办事，可你这是怎么啦，孩子？”

阿拜有些激动，但还是克制了自己。

“大妈，您所想的是阿吾勒和群众的安静，认为那样很体面。要这种体面并不难，可要好歌曲却不容易啊！”他从容地一笑，随即转向年轻人。叶尔波勒和阿米尔也跟着笑了。

“要体面不难，要好歌曲却不容易！”他俩争着说。

昆开很不高兴。她朝阿拜瞥了一眼，转身走开了。这时阿米尔爽朗地笑着说：

“阿拜叔，该祝您万事如意啦！您总算替我把我奶奶摔到地上了！”

这种有风趣的玩笑，引得艾克丽姆和玉密帖依也禁不住大笑起来。不过，她们对这样的放纵毕竟也不太习惯，大笑过后，绕过毡房羞怯地溜走了。

“活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唱歌能使我阿米尔叛教不成？”娇憨的阿米尔依旧望着祖母的背影，接着又纵情地笑起来。

(三)

就在卜尔渐离开的那个夏天，窝勒加依大家族里面发生了一次较大的骚乱。

骚乱发生在夏牧场月光笼罩的平静的夜晚。是由一支节奏舒缓、悠扬婉转的抒情歌曲引起的。

正是牧人向山腰中部转场的时刻。从夏牧场向两侧山麓转场的托布克特、克烈部落中，抢劫和盗窃活动越来越频繁，每天夜间都可听到“又抢走啦”“又遭到抢劫啦”等喊声。

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为了安全起见，季格铁克家族的马群一

一般在靠近其它牧群的中间地带放牧。傍晚，这些密集的马群在喀拉恰、考岷两家牧营地的溪水中饮过水后，要沿着毗邻的卡尔其嘎勒草坡牧放。

为了防备盗匪，每天夜晚，由几名青壮年骑在马上看守马群。

虽然吾拉尔拜家只有很少的几匹马，他也借口看守马群跟着牧马人出来守夜。

这几天看守马群的是喀拉恰的儿子——一位膂力过人、能制伏盗贼的阿布勒哈孜。他骑着一匹善跑的花斑马，雕鞍前横着一根坚硬的大棒。这时他正解开灰袷祥钮扣，把一侧帽耳掖到帽子里边，在月光下听吾拉尔拜讲故事。他偶而向草地吐一口唾沫，走出马群向四周瞭望。

吾拉尔拜对看护马群和草场丝毫不感兴趣，他总是梦游人一般跟着比他年长的挚友阿布勒哈孜，倾诉自己的苦衷。早晨骑马出来时，他就无精打采，甚至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吾拉尔拜这样精神不振已经好几天了。

吾拉尔拜的希望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正在陨落。难道不是吗？今年，他只有一个夜晚看到过那一束炽热的、耀眼的光——克里木芭拉。但不久便分手了。

听说克里木芭拉在喀拉柯斜克部落的未婚夫要来。又说这次是来完婚的，并要带着克里木芭拉一起走。今后，等待吾拉尔拜的只有失恋的痛苦和无止境的离愁别恨。难道真的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年轻人心里只有一个希望，只要这惟一的希望不落空，他甘愿放弃一切，失去一切，甚至不惜牺牲去追求。这希望就是得到克里木芭拉。只要把她又长又黑的发辫缠在自己的脖颈上，久久地搂着她，哪怕其它一切都被毁灭，自己他被吞噬，他绝不惋惜和痛恨。

这就是吾拉尔拜向阿布勒哈孜诉说的全部苦衷。今年春天，还在卜尔渐到来之前，这对青年男女就互相表达了爱慕之心，而且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只是没有告诉其他人。阿布勒哈孜静静听着同伴的陈述，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到了最后说了几句话。

阿布勒哈孜是个身材魁梧，做事非常稳重的青年。一开始，他并没有讲“对”或者“不对”，只是想进一步了解情况。

“姑娘的态度怎么样？也和你一样真诚吗？”

“姑娘宁死也不愿分开！”

“既然如此，谁如果变心，就让苍天惩罚他吧！你要横下一条心，绝不要退让！”阿布勒哈孜斩钉截铁地说。

这是吾拉尔拜第一次向兄长请教。他不仅得到了阿布勒哈孜的指点，而且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持，感到很满意。现在所担心的只有巴扎尔阿勒。

“不知巴扎克会怎么说？如果我下决心，他会怎么样？”

阿布勒哈孜毫不犹豫地：

“既然你的情人是克里木芭拉这样的好姑娘，巴扎尔阿勒会鼓励你为她献出一切的。他自己不也是为了芭勒芭拉而被人家绑架过吗？该做的你要大胆地去做。其余的事，能帮助你的不只是巴扎尔阿勒一个人，整个季格铁克家族都会支持你，难道他们会袖手旁观吗？”

这番话正说到吾拉尔拜心上，他高兴得在淡青马的臀部使劲抽了两鞭，顺势登上了卡尔其嘎勒最后一道透迤的山梁。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一阵。两匹坐骑刚收蹄时他们就听到一阵柔美而悠长的歌声，越过对面的山梁轻轻飘来。吾拉尔拜感到这歌声好像在向他召唤“你在哪里？”虽然歌声时断时续，有时停顿片刻，但他这颗被撩拨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

吾拉尔拜已按捺不住。他对阿布勒哈孜说：

“我的好哥哥，这歌声不是在召唤我吗！这分明是从布肯其的夏牧场，从卡尔其嘎勒山坡，更准确地说，是从苏格尔的阿吾勒传来的歌声！”他的坐骑似乎也失去了耐性，在月光下不停地转来转去。

“不错，是从苏格尔阿吾勒传来的歌声……我的可怜虫，这回你该有指望啦！”阿布勒哈孜笑着说。

阿布勒哈孜从来不怕冒险。刚才给吾拉尔拜讲那些话时，他也没有任何顾虑。即使在和平环境里，他也向往马背上的争持和较量。正因为如此，对激愤的年轻人火上浇油，在他看来只是开个玩笑。是的，如果真的引起什么骚动，阿布勒哈孜绝不会坐视不动。

为了吾拉尔拜，即使累垮他的花斑马，也要毫不气馁地挥舞手中的长棒。

吾拉尔拜这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真正需要求教的也许正是阿布勒哈孜。

“阿布勒哈孜哥，如果你讲的是真话，那就走吧，我们一同走！不论是祸是福，但可以肯定，这歌声是在召唤我！与其畏缩不前，还不如去死！”吾拉尔拜急不可耐地说。

于是两人一同喊着“走！走！”，用脚跟磕着马腹向山下跑去。在这之前，吾拉尔拜还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是好。此刻，他心中涌动的激情像淡青马两侧的疾风一样，正在不停地加剧。

这颗按捺不住的心已确认前面的歌声就是克里木芭拉的。尽管这种判断有些荒唐，但他依然肯定那就是“她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已从飞驰的马背上望见了克里木芭拉那白皙的脖颈，以及随歌声翕动的下颌。

如果没有这凌驾一切的、强有力的歌声，吾拉尔拜要做出今晚的决定，或许还要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可这支飞来的歌声立刻点燃了他爱的火种。这时，沿清澈的河流伸展的卡尔其嘎勒草原，在乳白色月光的笼罩下变成了神奇的梦幻世界。远处的阿吾勒，在草滩上空弥漫的夜雾里若隐若现。沿山麓散落的一顶顶毡房已沉沉入睡。炊烟熄灭了，天窗的顶毡早已扯紧。偶尔传来守夜人沉重的呼叫声和零星的犬吠声。

歌声萦绕在沉睡的草原上空，越来越清晰。骑在马上的一位年轻人已清楚地听到，那是女人的声音，是从阿吾勒密集的毡房中苏格尔那边传来的。

当两个年轻人接近苏格尔的阿吾勒时，才知道歌声并不是出自苏格尔的家，而是出自毗邻的阿吾勒。不过，这并没有使吾拉尔拜失望。因为这时已可以从歌者的声调和音域肯定，这歌声是克里木芭拉的。

这支在远方召唤的歌，正如吾拉尔拜最初判断的那样，是自己恋人的心声。这使他感到无比宽慰。吾拉尔拜在想，这是何等真挚的情义啊！在这幽暗的夜里，你的心竟能飞越茫茫草原，穿越散落

在旷野的毡房找到自己的知音，真是难能可贵！他内心充满了对克里木芭拉感激。

深夜里的马蹄声招来了声声犬吠，但歌声并没有中止。虽然被惊动的狗越来越多，吠叫声越来越大，可吾拉尔拜已清晰地听到，克里木芭拉所唱的正是《二十五岁》之歌。但他同时意识到，他与克里木芭拉周围的环境恰似嘈杂的犬吠一样，混乱而带有风险。

克里木芭拉和嫂嫂卡帕，正在邻居姑娘家参加巴斯唐格^①活动。周围的姑娘们一次次把克里木芭拉扶上秋千架，让她唱着歌荡秋千。

克里木芭拉的同龄女友和嫂嫂们都很喜欢她。他们经常依依不舍地说“多可爱的姑娘！可惜最近要出嫁，要变成其他部落的人啦！”虽然她们很少明着讲，但姐妹们的心里都有同感。克里木芭拉最贴心的嫂嫂卡帕，不停地为她寻找唱歌的机会，希望她能引吭高歌，尽量发泄内心的苦闷。现在，卡帕一边为克里木芭拉摇动秋千，一边背着这位小姑子暗自流泪。

吾拉尔拜恰好在这时赶到。这位骑着淡青马，拖着银色长棒的高个头儿小伙子，是在他的伙伴之前到达秋千架的。当他从耸动的马背上跳下来时，克里木芭拉的歌声也中断了。他仿佛是从虚无缥缈的幻境中、从朦胧的月光里走出来，穿过层层夜雾来到姑娘身边的。他是追逐着姑娘的歌声找来的。他本身就像一支迷人的歌。

当吾拉尔拜急急忙忙来到秋千架时，语言已经失去作用。只有两颗心，两对目光在互相致意：“你来了吗？”“我看到的是你吧？！”

克里木芭拉毫无拘束地走过来，握住吉戈特的手，捏紧他的手指，请他一起荡秋千。

周围的人高高兴兴地让两位年轻歌手上了秋千，并在秋千上合唱。

见到你时我仿佛浑身在燃烧……

^① 巴斯唐格：文娛活动，详见一卷316页脚注。

吾拉尔拜刚一开口，克里木芭拉就随着唱起来了。一对青年男女因思念而变得憔悴的脸，在月光下愈发显得苍白。他俩好像看到那位令人怀念的歌手——卜尔渐在鼓励他们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祝愿他俩白头偕老！

克里木芭拉和吾拉尔拜一连唱了好几首歌。他们用歌声传递着各自的思念，表达着语言所无法表达的苦衷。他们有时用歌词互相对答，有时用无法抑制的激情，无法分离的心声久久地合唱。通过演唱，他们明确表达了各自的意志和心愿，确定了未来共同生活的方向。

阿布勒哈孜一直注视着这对恋人的神态，听着他们发自内心的歌声。他最后认为：这是死也无法分割的恋情！

阿布勒哈孜与卡帕的丈夫阿克木禾加年龄相仿，而且关系很好，又比较知心。因此，他对卡帕经常像对同龄好友的妻子一样开玩笑。他二人在现场因年纪较大，很快便成了这场文娱活动的指挥。在他俩的安排下，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终于在一起单独活动。

吾拉尔拜搂住克里木芭拉的腰，向她叙说今夜是为何找来的。克里木芭拉眼中含着热泪，只叫了声“我的心肝！我心灵的光！”便把自己滚烫的脸贴紧恋人的面颊。过了一阵，仿佛吞噬着热泪，咳了一声，便接着诉说自己的痛苦，仿佛在向普天下的人们控诉：

“难道真主注定的末日临到你和我的头上了？我宁肯粉身碎骨，也不愿离开你！我知道你的来意。你上次的讲话就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现在，随便你怎么做……你带头吧！我们也有祖先，亲爱的，愿祖先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吧！”

在恋人呼唤“我的心肝”时，吾拉尔拜几乎被爱的烈火熔化。他紧紧搂住姑娘，不停地亲吻着……过了片刻，他也悄悄地、用自己的全部热情重复着：“我的心肝！我心灵的光！”

第二天夜里，吾拉尔拜领着三个年轻伙伴来把克里木芭拉抢走了。

使一对年轻恋人无法自控的爱情的火焰，在窝勒加依大家族中

引起强烈骚动。这里的人们像面临天塌地陷、五雷轰顶似的惴惴不安。

克里木芭拉的父亲苏格尔，是拥有大片畜群、上千匹青色花斑马的巴依。姑娘的未婚夫，也属于喀拉柯斜克部落中有权有势的喀木巴尔家族。他们曾给苏格尔赶去成群的牝马，作为迎娶姑娘的聘礼。现在，苏格尔正准备张灯结彩，为姑娘举办喜事。

自从布皆依和苏云德克两人分别主持两个家族的事务以来，季格铁克和布肯其家族相处得还比较和睦。可这对青年人的行为却引起布肯其家族极大的愤慨，仿佛燃起了一股无名火。而他们面对的不是布肯其的普通家庭，是苏格尔。自从苏云德克去世后，苏格尔便掌握了这个家族的大权。近几年来，苏格尔非常注意改善和周围的关系，或借给邻居们乘马，或让他们无偿饮食马奶。因而他在邻居间的声望与日俱增。

苏格尔的欲望并没有满足，他还想跻身于更富有的阶层。近年来布肯其家族中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苏格尔看到别人骑浅灰色马，就要讲：“他骑的是不是我的马？”

如今布肯其的分支——白固别克、渐固别克家族，还有后面的卜尔沙克、达列肯等小家族也都看着苏格尔的脸色行事。此刻，他们都在为自身的强盛跃跃欲试。

至于苏格尔和他的儿子阿克木禾加、巴勒禾加及努尔禾加已经在摩拳擦掌。他们扬言要袭击季格铁克家族的马群，要洗劫考岷的阿吾勒。甚至威胁季格铁克说：“请指定械斗的地点，要不然在一昼夜内把姑娘和小伙子一起给我们捆来！”……愤怒的人群，像一股燃烧的火焰忽而向东，忽而向西扑去。最后，才派人到布皆依的阿吾勒去。

季格铁克家族过去的头领布皆依、白达勒及吐素甫已相继去世。现在主持家族事务的都是些年轻人。他们是：布皆依的儿子加巴依、阿德力，其次是执拗而又乖戾的白山布；还有诡计多端的阿布得勒达——人们说他“能从干瘦的羊头上剔下一盘子肉”。

布肯其家族的一切活动很快传到季格铁克家族这边。尤其是仅隔一道山梁的喀拉恰的阿吾勒，一直在打听布肯其的动向。他们还

派出一些不会引起怀疑的人，刺探布肯其的内情和带有报复性的举动。另一方面，又把掌握的所有消息及时送到整个季格铁克家族。

“袭击马群”、“洗劫阿吾勒”这类话，已引起季格铁克家族对布肯其的极大愤慨。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历来在征战中从未退缩的季格铁克家族，此刻已全副武装。战士们正在手握长棒，调训自己的马匹。

布肯其家族派人到季格铁克去以后，经过缜密考虑又要派人到那些可能中立的部落与家族中去游说。季格铁克看到布肯其的这种做法，也一次次派人，甚至牵着备用的马抢先去拉拢中间部落和家族。

两方面所要争取的家族主要是艾多斯。他们的要求基本相同：希望艾多斯能出面讲几句公道话，以避免战乱！

窝勒加依部落有三个分支——艾多斯、开多斯和季格铁克。开多斯就是今天的布肯其家族。而艾多斯正是托布克特部落中有权有势的额尔格孜拜以及阔特巴克、托湃、托尔盖四个家族。

两方面派到艾多斯的人，分别向额尔格孜拜和阔特巴克家族的成员表达了各自的问候和意愿。派到库南拜和库伦恰克阿吾勒的都是专人。阔特巴克家族如今由吉连切继承白沙勒的职位。两方面派出的人都先后来过这里。

因为两方面求助的都是整个“艾多斯”大家族，因此吉连切以及托湃和托尔盖家族的头人没有单独表态。他们约定到额尔格孜拜家族中库南拜的阿吾勒共同协商。此刻，正集中在巴尔勒拜河岸的乌丽渐家里。

额尔格孜拜头人库南拜不在家。阿吾勒遇到这类大事时，就由买巴沙尔和塔克渐拿主意和做决定。刚一听到骚动的消息，他们就来到乌丽渐家——约斯坎拜家族的中心，并向周围叮嘱：“如果有人来找，就让他们到这边来！”

闯下这次大祸的一对男女青年，直到今天早晨还未找到一个临时安身的地方。

首先，留在考岷和喀拉恰的阿吾勒已不太合适，因为他们的住地离布肯其家族太近。由于苏格尔的恐吓愈来愈烈，同情这一对青

年的同龄好友和兄嫂都认为应当远离这里。既然这个阿吾勒一直扬言，说这一对青年是罪犯，要他们在这里安身显然是不合适的。

也曾把这一对青年带到季格铁克家族中声望最高的前辈——肯格尔拜的阿吾勒——托布克特部落中影响最大的家族去。

因为布肯其家族派出的人已经抵达这里，他们担心会有人走漏风声，而且还可能玷污布皆依的名声，因而又很快离开了这里。

接着他俩又到了白山布的阿吾勒。因为白山布在年轻人当中威信较高、做事也较稳重。但白山布也只是招待了一顿茶饭，饭后明确地对他俩说：“明天我要和布肯其家族的人谈判，因此你们一定要离开这里。不然，在谈判桌上我会让他们抓住把柄！”就这样打发他们走了。吾拉尔拜因为到处碰壁，极为烦恼。他请人转告巴扎尔阿勒：“让他亲自来一趟。如果他还认我这个弟弟，让他今天来见我一面！”这是吾拉尔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带着愤懑情绪讲的话。

接到吾拉尔拜的口信后，巴扎尔阿勒立刻跨上了马鞍。刚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似乎变得反常，一句话也没讲。既不表示这事做得对，也没说做得不对。他是生气呢？还是表示自己的决心“死也要挺住”呢？总之，巴扎尔阿勒的心情很沉重，因而一直在沉默。不过他整天在探听周围的动静。他听说整个布肯其家族被激怒了，也听说接到对方通知时，季格铁克家族中的许多长者和头人都在责怪吾拉尔拜。个别头人甚至说：“我们不能破坏与布肯其之间的友谊。这样做有什么脸见那边的亲友？不要让两个人的轻率举动引起家族之间的纠纷。要让年轻人认罪，把姑娘送回去！”巴扎尔阿勒对此也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下午，当听到布肯其要“袭击马群”、“洗劫阿吾勒”，“要和季格铁克械斗”时，季格铁克这边已开始改变态度。

季格铁克家族改变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一批年轻人坚持要给予反击。他们的带头人是喀拉恰的儿子阿布勒哈孜。

吾拉尔拜的事传到布肯其那边以后，阿布勒哈孜的马一直没有卸鞍。他甚至第一个找到克里木芭拉，向她表示“祝你成功！”这也是姑娘从亲人这边得到的最早的宽慰。

为掌握对方的情况，阿布勒哈孜指定许多牧羊人、帮助挤马奶的年轻牧工以及串乡做客的妇女，要他们专门观察布肯其家族的动向。除安排这些人做“耳目”以外，还巧妙地安插了一条内线，把布肯其家族嫁到这边的一名妇女，派到苏格尔的阿吾勒去了。这个女人一直住在卡帕、阿克木禾加家里。与她同来的还有一个骑马驹的小孩子——她的小叔子叶尔渐。她和卡帕每天夜间都要派叶尔渐给阿布勒哈孜捎信。阿布勒哈孜则派一名牧工按时在约定的山梁下等候，接头后再让叶尔渐返回去。卡帕因放走了克里木芭拉，次日清晨便被阿克木禾加狠狠打了一顿。尽管丈夫指责卡帕：“克里木芭拉没有什么事对你隐瞒，你这是有意给阿吾勒惹事！”但她并没因挨打和受指责而拒绝帮助小姑子。她依然像往常那样，不声不响地给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创造方便条件。

阿布勒哈孜不仅向季格铁克家族提供了有关布肯其方面的重要情况，而且还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办法。

一开始，阿布勒哈孜并没有为吾拉尔拜辩护。他来到布皆依家时，集中在这里的头人和长者仍在举棋不定。他们不知道把吾拉尔拜捉住送去好呢，还是鼓足劲反抗布肯其家族好。正在这时，阿布勒哈孜进来了。他摘掉帽子，单腿跪在人们中间。显得非常冷静。从他头上缠的白巾看，思想上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阿布勒哈孜首先谈到布肯其家族威胁性的过激言词，接着说：

“既然扬言要袭击马群，要洗劫阿吾勒，又要我们指定交战的地点，我想，现在即使把姑娘送回去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被当成罪人，整个季格铁克家族只能屈膝投降，不然布肯其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既然如此，那只好这样哀求他们：‘好兄长，我们已丢尽家族的脸，随便你们如何惩罚。鞭答我们吧！请你们息怒，请赶走我们的牲畜，让我们做你们的奴婢吧！我们这里没有男子汉，我们没有骨气，我们是劣种！’只好这样求饶。”这些话，显然是为了唤起季格铁克人的自尊心。这时阿布勒哈孜话锋一转，严厉地说：

“我们究竟有什么罪，为什么甘心被别人践踏？难道就因为一对年轻人鲁莽的举动吗？如果因为这个布肯其就背弃家族和亲属关系，破坏传统的友谊，还会尊重我们吗？既然他不尊重我们，我们

何必顾全他们呢？我们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可以说，这是既尖锐，又大胆的陈词。

听过这番话以后，季格铁克家族虽然没有立刻作出强硬的决定，但已经不像早晨那样三心二意、优柔寡断了。人们已经有了一致意见：要依据布肯其的作法采取相应的对策。季格铁克家族此刻正处于被告地位，因此首要的是随时掌握对方的动向。现在，既不宜承担什么罪责，也无须求对方宽恕。如果布肯其有意和解，我们也要表示诚意；如果对方蓄意挑起事端，我们也不能表现得软弱，一定要以牙还牙——这就是共同的对策。

大家商议时，巴扎尔阿勒也在场。他没有做任何表示，站起来就走了。他是带着这些消息去找自己“有罪”的弟弟和克里木芭拉的。可是他们还没有找到落脚的地点。

傍晚时刻，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被带到只有四、五户人家的穷阿吾勒。年轻的主人别克木拜见到这一对东躲西藏的青年时，倒显得十分镇静。

“我的命不比你们的更贵重，就住在这里吧！”主人说完，又特意为客人宰了一只山羊羔。

虽然巴扎尔阿勒也同时赶到这里，但没有对吾拉尔拜多讲话，也没有让他讲什么，只对着克里木芭拉二人说：

“在人们的眼里，虽然你们显得有些不安分，但你们并不孤独，更不是无家可归。虽然你们的同胞指责你们，但不能不管你们！不论他们是不是愿意，他们都免不了要承担风险。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用不着懊悔。没有人会把你们送到那边，我们也不允许这样做！……我会在你们身边，不让把你们带走！我会主动和你们联系！”

巴扎尔阿勒讲这番话时，已经派人给阿拜送信去了。信中郑重叮咛的是：“事情既已发生，你不要回避，要亲自干预，作他们的后盾。如果事情变得复杂，就请你决策！”这里既包含着友谊，也包含着作为兄长的重托。

阿拜接到信时，叶尔波勒和阿米尔正在他身边。阿拜用商量的语气，向他俩提问：

“好吧，我们该怎么回答？”阿拜主要是想听叶尔波勒的意见，于是扭过头看着叶尔波勒：

“如果说你属于布肯其，季格铁克家族也还是你的兄弟。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又是你的同龄好友，你们都是有共同理想的青年。现在遇到这种麻烦，该怎么办，叶尔波勒！”

“这里最让人担心的，是处在两者中间可以出来作证的那些家族和亲属，他们往往不起好作用。阿拜，遇到这种情况，有许多人不想着息事宁人，反而暗地里煽风点火。这一对青年眼看要变成人们肇事的口实。若有可能，最好把纠纷化解掉，这是正派人的作法。我的意见就是这些！”叶尔波勒说。

阿拜满意地望着叶尔波勒。他这位挚友并没有为布肯其家族辩解……他也希望阿拜“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只有那些真诚的、善于思考的人才懂得讲这种话。阿拜评价叶尔波勒时说：“他是一个正派人，他所讲的话是真正男子汉的话。总有一天，叶尔波勒会成为这个部落里最受尊敬的人。”

虽然阿拜没有征求阿米尔的意见，但叶尔波勒刚讲完，阿米尔紧跟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阿拜因为正在思忖着叶尔波勒的为人，没有听清阿米尔前面的话。现在一听，真的意识到一个年轻人纯洁而真挚的感情。

“对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的事袖手旁观是不对的，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喀拉柯斜克那边大不了的是收回财礼，再要些牲畜作为补偿……我们不能不帮助……我认为现在就该把乘马和肉畜给吾拉尔拜他们送去……”

阿拜一边微笑，一边点着头说：

“这样想是很正确的，目前也只能做到这些。你的朋友总算看到你的诚意了！不过，阿米尔，可不要对外声张。你刚才提到要帮助的东西，可以先用自己的名义派人给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送去！”

商量好该做的内部事宜以后，阿拜径直到母亲这边来了。

艾多斯大家族各个分支的头人已集中在这里。他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喝马奶酒。坐在上首带头发话的是买巴沙尔和加合甫，依次是

塔克渐。塔克渐的脸涨得通红，偶尔笑着插几句话，不外乎是炫耀自己。阔特巴克家族的代表是吉连切。他和其他人不同，显得有些拘谨。托湃家族的巴扎尔却显得矜持。最突出的是托尔盖家族的达旦拜，他和买巴沙尔、塔克渐一样，说话毫无节制，仿佛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使他欣喜若狂。

阿拜一开始没有做声，仔细观察着每个人的神态。他发现艾多斯家族四个分支的代表形成了对峙状态。一边两个人，态度有明显的区别。过了片刻，阿拜朝买巴沙尔和加合甫说：

“作为中间人，你们打算如何调节这两个兄弟家族的纠纷？是不是用艾多斯的名义派人到布肯其和季格铁克家族去了？”

加合甫首先做了回答：“没有，还没有派人去！”买巴沙尔接着明确地讲：“派人做什么？如果要我们去帮助和解，那当然好办。可两家不都是要求我们给予支持吗？我们该支持哪一方呢？”

“难道作为双方共同的亲人，就这样不哼不哈，装着没听到这件事吗？”

“最后总要说话……哪能不吭声呢？”

“那就是说，要等到两家的纠纷闹大了，再去过问吗？”

阿拜的话像审讯一样，屋里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注意听。这时，再没有人谈论其它问题，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这场辩论。

买巴沙尔暂时还没被阿拜难住，他强词夺理地说：

“眼下的纠纷不就像立刻会燃烧的一场大火吗？现在讲什么话也无济于事，或者只能是火上浇油！”

“噢，那就是说，明知是一场大火，也要等它烧起来……”

“先是鲁莽，后是理智”。先让布肯其动起来，等他们平静后再说。灭火不能迎着风去挡，要顺着风从后边去扑灭，难道不是吗？”

“这是为群众的安危与和睦着想吗？这分明是在对他们说‘我要调节这起纠纷，要作一名医生和修补匠啦。可是在我插手以前，你们要乱得再厉害些，陷得再深些！’难道不是吗！”阿拜已经被激怒了。吉连切和巴扎尔在注意听阿拜发言，他们显然认为“对，你讲的完全正确”。吉连切甚至愤慨地说：

“怪不得呢！我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沉默。如果同情他们，

是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的!”

吉连切很尊重季格铁克和阔特巴克家族之间的友谊。他一直认为，作为新的领导人，应当维护和珍惜布皆依、白沙勒等前辈所建立的友好关系。至于托湃，希望他们兄弟家族之间要平等与信任，不应彼此攻击和挑起无谓的争端。然而，这两个家族的代表对买巴沙尔等人的推托、迟延却不知该怎么办。阿拜的一番话显然打开了缺口。这些情况，塔克渐看得非常清楚。他不喜欢阿拜审讯似的发言。当阿拜最后讲到“这不是希望兄弟家族之间和睦相处，而是要让仇恨的火继续燃烧”时，塔克渐抢着说：

“火，又是火！不错，是火！你是说，这火是我们放的，是我们点的吗？说真的，如果刨根问底，不是现在有谁要点火，这火早已着起来了。这不就是你的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点起来的吗？难道你真的不知道？难道你还认为那是‘唱歌’，是‘娱乐’吗？整个夏天，你带头寻欢作乐，现在还想袒护你那些追随者不成？”这些话是带着讥讽语气讲的。

阿拜没有笑，也不觉得紧张。

“是啊，罪犯让你找到了！那就是歌曲！喜欢唱歌的是我。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是在我阿吾勒唱歌的，那么火也是从那里引起的喽！？如果这样，在和睦相处的日子里，季格铁克、布肯其的青年，在你那里喝的马奶酒和宰食的羊也都该算罪犯了！那你就一一登记吧！”阿拜用眼睛直瞪着塔克渐，接着愤慨地说：

“这分明是没有能力或不愿出面调节，而想躲到后面去找什么罪犯！算了吧，你们既不想当仲裁人，又要找个借口来掩饰自己！”这番话彻底揭穿了额尔格孜拜家族狡黠的嘴脸。

从近几年亲族的交往中，可以明显看出阿拜的成长与成熟。凡遇到作恶行为，他会指着鼻子当面批评，甚至像一位严正的喀孜，铁面无私的法官那样严厉斥责。买巴沙尔等人看到阿拜要继续发作，不敢再吭声了。阿拜的机敏和应变能力，以及他的声望此刻已占压倒优势，买巴沙尔已显得理屈词穷。不过，今天的集会，并没有采纳阿拜的意见，额尔格孜拜的其他代表和阿拜形成了对立面。艾多斯大家族的两位代表——吉连切和巴扎尔支持阿拜，他们代表

着艾多斯两个分支的所有人家。其它两个分支的代表则反对阿拜。托尔盖家族支持买巴沙尔、反对阿拜的原因，完全是出于成见和宿怨。达旦拜明白，挑起这次事件的是季格铁克家族的巴扎尔阿勒。达旦拜对巴扎尔阿勒和芭勒芭拉上次的行为耿耿于怀，因而对眼前的事件，完全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

因为意见不一致，艾多斯大家族没有派人到冲突的双方进行调解。但阿拜为避免事态扩大，群众肇事，特意派叶尔波勒前往苏格尔的阿吾勒进行斡旋。

阿拜通过叶尔波勒向苏格尔和阿克木禾加致意。阿拜的意见是：“不要动用武力让事态扩大，不要和过去的朋友季格铁克结下怨仇。我们要想办法和解，不要加大裂痕，大多数艾多斯人都希望这样做！”

然而阿拜哪里知道，以艾多斯家族的名义带到布肯其的最早倡议并不是这样。虽然买巴沙尔在大家面前对布肯其的使者讲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但与使者单独交谈时，却以艾多斯的名义，让使者秘密转告苏格尔：“要全力以赴，不要手软，要狠狠打击季格铁克家族！艾多斯不会站在挑衅的一边，只能支持被抢掠的布肯其家族。”

买巴沙尔和塔克渐私下作出这种承诺不是毫无原因的。苏格尔的使者在和他们单独交谈时，已答应送给他们两人二十几匹牝马。他们接受贿赂后，轻易地出卖了艾多斯家族。

对于已经被激怒的苏格尔来说，买巴沙尔的作法无疑是火上浇油。此刻，苏格尔已听不进任何忠告，他耳边只萦回着买巴沙尔的声音。他还错误地认为，这是整个艾多斯家族对他的声援。

阿拜派来的人迟到了一步。白天来到季格铁克家族的使者，曾在布皆依的阿吾勒严厉宣布：“立刻把姑娘和吉戈特带到我面前！不然，就请指定交战地点！”

然而，从阿布勒哈孜干预这件事以后，季格铁克家族再没有屈从对方的意旨。临近傍晚时，阿布勒哈孜回答布肯其的使者时说：“这是对敌人使用的语言，兄弟家族间不应当这样讲。不要威胁人，应当带来和解的意见。希望能和我们在一起，共同考虑解决问题的

办法，这才是寻求团结的语言。而你们的作法是在施加压力，显示自己的势力，是在凌辱季格铁克。如果说，狗有自己的主人，狼也有它的庇护者，你们这是做什么呢？在这以前，季格铁克究竟做了哪些对不起布肯其的事，值得这样兴师问罪吗？！有哪些家族间的关系，像我们两家过去那样友好？不要因一时激愤，破坏了我们亲密无间的关系。我们不应忘记曾为后代子孙的团结、友好给我们作出榜样的布皆依、苏云德克和白达勒。希望布肯其慎重考虑自己的作法！”

布肯其这次派来的使者是昆吐。这是个身材魁梧、堂堂正正的青年，也是年轻一代中新涌现出来的头人。他临走以前，曾对季格铁克家族新领导人加巴依、白山布、阿布得勒达这样表示：

“你们的回答，不可能使苏格尔放弃他的决定。他此刻正在恼火。兄弟们，你们已经惹下了乱子。不要怪我不打招呼！”

加巴依气得几乎要发火，但他忍住气说：“喂，等等！你这是什么意思？”

昆吐冷峻的目光直逼着加巴依，阴沉着脸说：“我的话讲得很清楚！”

虽然加巴依有些松口，可阿布得勒达毫不让步。他能说会辩、又善于辞令，在这种场合是不会显得软弱的。

“喂，昆吐，现在较量的不是你和我，而是祖先的荣誉和群众。如果苏格尔自认为高于这一切，可以不顾这些，那只好听任真主的安排了！”阿布得勒达抬高嗓门，一口气讲完了这些话。

先是买巴沙尔的申明，接着是季格铁克家族的回答。既没有见到送来姑娘和吉戈特，也没有见到季格铁克家族派人来表示悔罪。在布肯其看来，方才的一席话只不过是搪塞和推脱。

这时苏格尔已怒不可遏。他举起皮鞭在灶坑边抽打着地面，呼叫着祖先的圣灵：“我宁愿拿出一千匹马，也要洗刷这个耻辱！只要能报仇，我可以不惜任何代价！”看来他下决心要蛮干一场。布肯其的武士也备好了长棒和战马。黄昏时分，苏格尔已派出一百名武士，骑上灰色马去袭击季格铁克家族。于出发前还作了明确交待：

“季格铁克抢走了我的人，我要以牙还牙。我不要他们用牲畜抵偿，那不能给我解恨。我要你们从季格铁克家族有影响的人家中，给我抢一个人来，而且是一个同样的姑娘！”

阿拜的使者叶尔波勒是在这支凶悍的抢劫队伍出发后到达这里的。苏格尔听完叶尔波勒的陈述后，一声未吭，呆呆地坐了很久。

布肯其的队伍，完成抢劫任务后，按时返回来了。

季格铁克家族的青年加把，不久前曾和一位美貌的姑娘结婚。被抢走的正是这位还披着新婚头纱的姑娘。由一百人组成的抢劫队伍踏进阿吾勒以后，没有惊动任何人。他们强迫姑娘换上衣服，用马驮来了。

当天晚上，白山布、阿布得勒达就住在布皆依的阿吾勒，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被激怒了！

“他们已经不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可我们还在这里傻等。这不就是兵戎相见吗！不就是要多造成一些孤儿寡母吗？起来，你们也出发！”阿布得勒达命令阿布勒哈孜。

季格铁克家族真的被震怒了！他们没有喧闹，也没有叫嚷，立即作好准备，决定反击。

顷刻间，季格铁克家族也集中了一百名武士。将近午夜时分，便由阿布勒哈孜带领着，直奔布肯其家族。他们也没有袭击畜群，只在天亮前抢来了一个人。这是布肯其家族较有名气的青年索勒塔白的新婚妻子。

这一夜，布肯其和季格铁克家族不只是守夜者、看马人，整个家族的人都没能安安静静地休息。

听说索勒塔白的妻子被抢走以后，布肯其家族连夜集中了夏牧场的全部乘马。年轻小伙子个个跨上战马，手持大棒、长矛、月牙斧，集结在苏格尔的阿吾勒待命。而季格铁克的斗士们也已披挂上阵，准备迎战。

太阳升起时，在季格铁克的牧营地沙尔阔勒和布肯其的牧营地恰勒哈尔—苏吾克河—卡尔其嘎勒之间的广袤草原上，已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勇士。转眼间，周围的绿色山岗、宽阔而又平整的草滩全都变成了交战的沙场。

年近古稀的苏格尔亲自举着长矛杀进了战场。在混战中，苏格尔正好与加巴依和白山布相遇。他举起长矛向他俩直冲过去。这时加巴依命令左右的武士说：

“不要伤害他！这老家伙大概想让自己的血淹死呢！”

正当苏格尔要端起枪刺杀时，被加巴依身边一名季格铁克的武士挡住了。苏格尔用枪挑翻这个武士后，又向前冲过去。

苏格尔仓皇地向后张望，他怕因刺死了那名武士而变成罪犯。这时，他又与白山布打了个照面。他端起枪就去刺白山布。白山布不想和老人拼杀，只想夺过他手中的长枪。苏格尔已意识到这一点，便有意把长枪轻轻伸了过去。白山布刚抓住枪柄，苏格尔就松手逃脱了。白山布并未惊慌。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这样镇静。

白山布把夺来的长枪举起来，笑着对加巴依说：“看到了吧，你们知道他要干什么吗？如果刚才那个年轻人被刺死了，追究起来他会说：‘不是我刺死的，我的枪被白山布夺去啦！他是特意把枪送给我的。’”

这是战场的每一个角落……在战场的其它地方，已有许多武士被挑下马鞍。有的被刀枪刺伤，严重致残。鲜血已染红了草滩。

季格铁克和布肯其两个家族的大力士、摔跤手，都面对面地进行了较量。显得勇敢和顽强的，是季格铁克家族的阿布勒哈孜和布肯其的马尔卡拜。

马尔卡拜是托布克特部落著名的摔跤手，今年刚满 30 岁。他长得虎背熊腰，脸色发黑，脸盘又宽又扁，眼睛黑白分明，被喻为“骆驼摔跤手”。他不但力大无比，食量也相当惊人，简直是一名巨人。

这位大力士的坐骑，今天换了多次。他一个人就把季格铁克的许多骑手挑下马背。虽然他自己也挨了好多棒，甚至头部也受了伤，但一直在坚持厮杀。

这次大规模的械斗到中午时分才开始收兵。械斗双方都不愿自己的伤员落入对方手中，争着抬回阿吾勒。临近中午，艾多斯家族的人马才赶到这里。他们看到许多兄弟在流血，立即进入厮杀现场，隔开了两家的勇士。加合甫以艾多斯大家族的名义命令械斗双

方立刻放下武器。他大声高呼着“谁不住手，谁就是肇事者！谁不收兵，谁就要和我们厮杀！”强迫两家放下了武器。

械斗双方被迫收兵后，向各自的阿吾勒退去。

艾多斯的人们插到双方中间，一直等到两方的人马全部撤走。然而，艾多斯再没有派人到季格铁克的阿吾勒去，全部人马都向布肯其方向走去。这对季格铁克家族显然是个不好的预兆。既然是以艾多斯大家族的名义来进行调解的人马，停战后理应化作两股，分别到两个家族去继续做和解工作，或者完全撤离这一地区。像现在这样全部撤到布肯其方面，不能不使季格铁克家族的人产生忧虑：“难道是他们受到凌辱，要支持他们吗？”还是认为“他们是无辜的，要站在他们一边呢？”艾多斯的人马进入苏格尔阿吾勒后，布肯其的人马便分散到周围的各个阿吾勒去了。

这一带的群众，即使在动荡的年代，甚至在战乱中也不忘记编造各种笑话。在这次动乱中也产生了两个笑话。一个是季格铁克家族取笑苏格尔的；另一个是有关马尔卡拜的风流韵事。

械斗停止后，马尔卡拜和一群崇拜他的年轻人来到达列肯的阿吾勒。这里有一位他在夏天曾热恋的姑娘——昆杜芝。虽然姑娘也喜欢他，但因为姑娘的母亲看管很严，马尔卡拜整个夏天都未能接近姑娘。

马尔卡拜想在人们心慌意乱时找机会接近姑娘。他选择了一顶邻居的毡房，并向身边的两个好友授意：“你们尽可能拉长和昆杜芝母亲说话的时间，不要让她离开！”

当他们喝够马奶酒，随便说笑时，进来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太婆，这正是昆杜芝的母亲。几位年轻人立即围住她拉家常，攀谈起来。

人们谈得正热闹时，马尔卡拜悄悄地溜出来，直奔昆杜芝的毡房。毡房卷着门帘，正中有一口大锅，里面是滚开的奶浆。昆杜芝独自一人坐在一旁绣花。

姑娘想和马尔卡拜聊天儿，随便问起械斗的情况。可马尔卡拜并不想谈这些。他也顾不得头部有伤，伸开双臂搂住姑娘。姑娘惊惧地跳起来了，但已身不由己。马尔卡拜抱住她，把嘴贴在她的脖

颈上，不停地亲吻着。姑娘感到憋气一再想挣脱，无奈马尔卡拜紧紧搂住不放。正在这时，那位谙于世故的老太婆，见马尔卡拜出来了有些不放心，急忙回到自己家里。她看见马尔卡拜正搂住女儿亲吻，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喂，你给我滚出去！”马尔卡拜理也不理，还在搂住姑娘亲吻。

老太婆已怒不可遏，她一边喊着，一边拿起锅里滚烫的铁勺，朝着马尔卡拜的后脑勺便狠狠地敲了一下：

“噢依巴呷！该死的，挨揍还没挨够吗？”

马尔卡拜这才放开姑娘跑出毡房。事后，他亲自向朋友们讲述了被铁勺敲击的韵事。这就成了动乱中的一段插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艾多斯的人马到布肯其家族来显然是别有用心。他们一边诋毁季格铁克家族，一边教唆布肯其人继续与季格铁克作对。此刻除阿拜以外，额尔格孜拜和托尔盖家族的其他人，甚至阔特巴克和托湃家族的人也到这里来了。吉连切和巴扎尔直到昨天夜里还和阿拜在一起。今天早晨，听到季格铁克那边抢走了索勒塔白的新婚妻子时，两个人都认为“他们是不会尊重仲裁人的意见。布肯其家族是因为吾拉尔拜的恶作剧，一怒之下采取了错误作法。可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季格铁克怎么就不能忍耐些呢！？如果稍微忍耐一些，不是可以在仲裁人面前挺直腰杆讲话吗！他们自己把事情搞糟了。他们甚至没有给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留下回旋的余地，已经把这对年轻人逼得走投无路了。现在看来，不把姑娘送回，是不会平静的”。这时他们已倾向布肯其。因为意见分歧，吉连切和巴扎尔离开阿拜跟着买巴沙尔走了。这时，阿拜已陷于孤立，他闷闷不乐地独自一人留在了家里了。

由于这次动乱，阿拜觉得对不住克里木芭拉和吾拉尔拜。很明显，大规模的动乱和严酷的礼教，要捆住他的手脚。阿拜决定采取别的办法，而且要立即行动。

进驻布肯其的艾多斯，派人通知季格铁克家族，要他们立刻选派能负责解决争端的人到苏格尔阿吾勒来！

通知到达后，加巴依、白山布、阿布得勒达三人立刻跨上马，

带着二十几名随行人员出发了。白山布觉得事情严重，临行时让阿布勒哈孜转告巴扎尔阿勒：

“看来形势的发展很不利。是不是带着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到其它地方躲一躲？”

巴扎尔阿勒听到这话极为不满，他仿佛受到了污辱：

“全是些铁石心肠，不可信赖的人！能把家族的重担子交给你们吗？！苏格尔是巴依，我是个穷光蛋。苏格尔有上千匹青色花斑马，嘶鸣着替他说话。艾多斯家族的那些势利小人骑的、牵的都是苏格尔的马。他们能听不到这些马的嘶鸣吗！而我连紧急时刻骑的马都没有，哪里有牲畜送给季格铁克那些贪得无厌的头领……我要亲自出面去处理这件事！”

阿布勒哈孜不同意巴扎尔阿勒亲自出面，他说：

“你对对峙的群众中去，只会让事情变得复杂，加深他们的仇恨！”巴扎尔阿勒无奈，只好带着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到人迹罕见的青格斯山里，像一只被激怒的受伤的野狼，带着狼崽子在乱山中逃窜。

使巴扎尔阿勒感到宽慰的是，他在动身前已经与阿拜取得了联系。阿拜派阿米尔和木尔扎库勒给巴扎尔阿勒送去四匹训好的乘马和一匹食用的马驹，并再三叮嘱他们：

“但愿这些能暂时解决他的困难。弟兄们已靠不住，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如果巴扎克听我的话，就不要再对这里的人抱什么幻想。明天，季格铁克家族也会跟踪去追捕他。那时，他会陷于孤立的。现在，最好带着一对年轻人进城到衙门里去评理。如果他同意去斜米，要立刻派人告诉我。我也准备进城去，而且马上就动身。我在城里也许能帮助他，为他出点力。但愿他信任我，照我的意见去做，并要快点动身。我现在也感到孤立、无能为力了！”

巴扎尔阿勒对阿拜在困难时的帮助非常感激。他让人转告阿拜：“虽然我被整个部落抛弃了，但依然得到你的支持。阿拜，如果说今天托布克特部落里有一位真正的人，那就是你。我相信，我在城里会得到你的帮助。可是我逃离家园，被追到城里，这又算什么呢？过去还不曾有人这样做过，我这样做肯定会引起人们的非

议。与其那样，还不如在这里周旋到底，亲眼看看他们究竟还有没有人性。如果他们真的挑衅，我也就豁出去啦！不拼搏，不流血，我是不会束手就擒的。但我不到城里去，我愿为这一对年轻人献出自己的生命！”

巴扎尔阿勒终于把两个逃亡的青年带到青格斯山区，藏到喀拉恰深山的岩洞里，并给他们宰杀了阿拜送来的马驹。他自己则佩带匕首，握着长枪，马背上又放着长棒，像守护幼崽的老虎，在洞口来回不停地警戒着。巴扎尔阿勒的身体变得更加坚实，凝滞在脸上的怒气驱散了往日的光泽，更显得冷峻而阴沉。

季格铁克家族的头人到达苏格尔阿吾勒后，整整争吵了一昼夜。最后白山布和加巴依被迫妥协，做出如下决定：季格铁克家族承认错误，交纳一定数量的牲畜，作为惩罚；鉴于布肯其家族草场少，从卡拉吾勒两岸给苏格尔腾出三个冬牧场。最后，让克里木芭拉离开吾拉尔拜，把她送回喀拉柯斜克。季格铁克家族不愿再庇护这一对年轻人。根据上述决定，已派人去追寻两名在逃的青年。

第一批派出的十名打手，首先围住了巴扎尔阿勒。巴扎尔阿勒单枪匹马，和十名打手奋力拼杀。不一会儿工夫，他枪挑了五个人，剩余的五个像胆小的劣狗遇到吼叫的猛虎一般被吓跑了。

然而，被赶跑的五名打手，又召集了散居在青格斯山区的布肯其及艾多斯人，进行了第二次围攻。这次参加围攻的有三十多人，巴扎尔阿勒寡不敌众，虽然没有被俘，但被迫离开了喀拉恰。他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托布克特所有的年轻人都感到震惊。

这时，留下来的人已找到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他们便把小伙子绑起来，把姑娘驮在马上带走了……吾拉尔拜朝着被带走的情人喊道：

“克里木芭拉，亲爱的！如果我不能找到你，把你抢回来，我就不是考岷的儿子！”

克里木芭拉依依不舍地说：

“我宁死不屈，永远属于你！”

暴力拆散了一对恋人……当天晚上，巴扎尔阿勒跑到布皆依的阿吾勒，站在院落中央，高呼着肯格尔拜、布皆依两位前辈的名

字，大喊道：“你们在吗，祖先的英灵在吗？你们看到了后代所受的屈辱吗？请你们诅咒那些丧失人格的劣种吧！”坐在阿吾勒前面的白山布、加巴依、阿布得勒达立即跑过来围住巴扎尔阿勒，紧紧抓住了他的马僵。他们担心巴扎尔阿勒会跑去血洗布肯其家族，引起更大的骚乱。白山布和阿布得勒达不停地央告他不要再惹事。巴扎尔阿勒愤怒地骂道：

“出卖灵魂的两个劣种……玷污了我们家族！你们还会继续作孽的……滚开！”接着，向他们头上抽了几鞭。但白山布和阿布得勒达依旧拽住马缰，没有放松。这时加巴依从阿吾勒叫来许多年轻人，把巴扎尔阿勒拖下马，拉到屋里关起来了，武器也被没收了。有三十多名季格铁克人昼夜不停地看守着他。

随着克里木芭拉的到来，她与吾拉尔拜临别时的誓言已传到了布肯其家族。其实，在这以前他俩就有过海誓山盟。然而，苏格尔说过‘我不能在自己的阿吾勒，继续保存已经坏了的鸡蛋！’布肯其家族已经意识到，巴扎尔阿勒和吾拉尔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克里木芭拉也很难回心转意。于是，当天晚上就派出五个年轻人，把克里木芭拉送到喀拉柯斜克未婚夫家里。在这以前，苏格尔就通知过亲家，这次又一次嘱咐，“陪嫁的彩礼等以后再送。趁这个不争气的儿媳妇还活着，先给你们送来，今后由你们作主。如果她再不安分，随便你们处死，我不会去吊丧，真主也不会追问的！”

窝勒加依的骚乱就这样平息了。

两天以后，刚被释放的吾拉尔拜便跑到喀拉柯斜克来寻找他的恋人。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次来会达到什么目的，应该信赖和依靠哪些人？他是忍受着巨痛，带着受创的心跑来的，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想法。

沮丧的克里木芭拉已变得憔悴……公婆、妯娌、丈夫的兄弟姐妹整天都盯着她。此刻，她像一只折断翅膀的鹰，患过一场大病似的低垂着头……她对面坐着忧心忡忡的吾拉尔拜……两人相对无言，心如刀割……

一位身高肩宽的黑大汉坐在新毡房的灶坑旁不停地磨刀。他突然间哼了一声，接着对克里木芭拉说：

“如果你执迷不悟，今天不是你死，就是你的情人死。我说到做到！”讲话的是克里木芭拉未婚夫的哥哥。

克里木芭拉把锅里的熟肉盛在盘子里，又从盘子里取出羊舌头对吾拉尔拜说：

“命运就这样险恶，吾拉尔拜。我这是跛腿老太婆最后的敬意^①。你从我嘴里咬去半边羊舌头，让我们就此分手吧！亲爱的，愿你保重！”说完把羊舌头的一边放到自己嘴里，望着吾拉尔拜。

吾拉尔拜毫不胆怯地走过去，最后一次搂住克里木芭拉亲吻着。接着嘴对嘴咬下了一半羊舌头。此刻，他真觉得五内如焚，呜咽着跑出毡房，骑上马就离开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也听不到任何消息。

过去了好多天。由于吾拉尔拜渺无音信，阿拜极为忧虑。这时他又想起卜尔渐，于是对叶尔波勒、阿米尔、艾克丽姆说：

“亲爱的卜尔渐，你是何等英明，你继承了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你的歌声唤醒了这些青年人。艺术就应当像投入深水的石子，让死水上下翻腾，生活也需要这样。如果没有旋风般的强大推力，生活会变得颓败和腐朽。”

叶尔波勒却为吾拉尔拜感到惋惜：

“可受打击的，正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他们的翅膀岂不被折断吗！”

阿拜却坚持自己的看法：

“但愿有一种力量，猛烈地冲击草原阴暗的角落。只有那时，年轻人才能摆脱苦闷。”经过片刻沉默，他若有所思地说：“虽然雄狮因向月跳跃折断了腰，可幼狮并不会因此改变它的野性；虽然苍鹰会误入罗网，可雏鹰不会因此而停止游猎。讲这话的哈萨克人真有见识。托布克特的黑暗势力也许能阻止吾拉尔拜，但不能阻挡前进的时代和历史，更不能让时代和历史逆转……绝对不能……”

^① 按照哈萨克传统习惯，儿媳妇要经常向公婆等长辈鞠躬行礼，当她感到年老时，要在公婆家门口向长辈行最后一次礼。嗣后她自己将作为长辈，接受晚辈的敬礼。

三、在斜坡上

(一)

春天的韵律和气息，已经从敞开的天窗和拱门涌进宽敞的毡房。一阵阵轻风掠过毡房，给坐在雕花床边圆桌前的阿拜带来了春的暖意。

在阳光下，随风摆动的艾蒿、酥油草、伏地肤也送来一股股香气。云雀的歌声仿佛盘旋在天窗的上空，不停地变换着曲调。

从阿克确库附近的山谷不时传来布谷鸟的鸣叫。这种鸣叫像一次次重复而得不到和声的歌曲——森林中最天真、纯朴的歌手为呼唤自己的情侣，向大自然所泄露的内心的秘密。

有时可以听到从附近草地向远处山冈飞去的野鸭的鸣叫。栖息在沼泽和芦苇丛中的黄鸭、大雁，成双成对地从空中飞过。春天给阿拜带来许多新的感受，在读书间隙，他往往停下来沉思。

小山羊和羊羔群密集的跑动声从毡房边急速掠过。这些对生活还很陌生的幼仔，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胆怯而本能地维护着自己。

从毗邻的毡房传来儿童的读书声。这是春羔般成长中的新一代求知的声音。

阿拜在阅读时，不能完全留意大自然的韵律和气息。但对重复出现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却会放下书本认真思考。

从天窗射进的阳光给毡房右侧的挂毯、帷幔涂上了春天绚丽的光泽。舒适而幽雅的环境，使阿拜感到惬意。当他摆脱一切干扰，独自一人坐下来读书时，充溢在毡房内外的和谐的春韵，又给他增添了无限快慰。

阿拜又在全神贯注地读书。正在阅读的这本书，对他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这是由于他对书的内容充分理解。阿拜这时已经克服了

语言障碍，能够流畅地阅读俄文长篇小说。这是他初步通过了学习外语的第一个渡口——清澈、平稳而又畅通无阻。通过这道渡口，阿拜可以到达长期向往、不断求索的理想彼岸。

去年冬天，阿拜借助各种辞书，专门攻读了俄语。今年春天，当这个新天地的门窗终于向他敞开时，他开始接触普希金的作品。阿拜首先阅读的是普希金的散文。此刻正在阅读作者的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阿拜不但理解了作品的文字含义，也理解了小说的主题思想。

普希金的小说已成了阿拜的密友。正是由于小说的影响，毡房的陈设、春天的喧嚣，甚至整个世界，此刻都使阿拜感到赏心悦目。他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慰。

去年夏天，以至整个冬天，阿拜摆脱所有的家族事务，独自一人关起门来读书，也正是为了取得今天的成果。

买巴沙尔、塔克渐和吉连切等人在背地里讥笑阿拜：

“他是被艾克丽姆的姿色迷住了。趾高气扬的吉戈特像被大蛇吸住的麻雀一样，最终还是落到了白雪拉家族姑娘的身旁！”

对于人们的议论，阿拜只是笑笑，并不介意。他依然像在小学读书时那样用功。虽然他不曾向任何人说明和探讨过自己的想法，但认为：“应当让生活的重心更接近城市。”因此，当积雪开始融化，人们还不曾离开冬牧场时，阿拜和艾克丽姆已搬到阿克确库来，决定在这里新开辟一个冬牧场。而乌丽渐、乌斯盘和迪丽达依旧住在吉迭拜。

阿拜带来了几个泥瓦匠、工人和四、五户邻居，让他们承担修建新居和棚圈的工程。这些事主要由叶尔波勒和艾克丽姆照管。这次，阿拜把大阿吾勒的几个学龄儿童也带来了，并为他们聘请了人们称作“小毛拉”的年轻老师。此刻，他在旁边的一间屋里正在教孩子们读书。阿拜的几个孩子——迪丽达生的阿克勒拜、阿比希、谷丽芭旦，还有最小的马嘎什也在孩子们中间。

阿拜正在专心读书时，听见艾克丽姆、叶尔波勒和小毛拉叽哩呱啦地朝毡房走来，小毛拉还不曾进来就惊异地：

“我的天啊！今天在给新房院奠基时，阿拜为什么不去？我实

在感到奇怪！他身体好吗？还是病了呢？”说着迈进了门坎。

艾克利姆走在最后边，她一进来就微笑着：“病倒是没有，也许这位学者的工作比我们盖房更繁重，腾不出手来吧！”说完望着阿拜。

阿拜向叶尔波勒和艾克利姆询问了房院动工的情况，并祝愿工程进度顺利。接着，他又微笑着回答了艾克利姆方才的戏谑。

“要是我说自己的工作比砌墙、立柱更繁重，你和叶尔波勒必然会取笑。如果说，你们的工作成绩是一幢新房，我的也是如此。我今天的成果使我感到极大的欣慰！”

叶尔波勒微笑地望着小毛拉说：

“一个人在凉爽的毡房里，一动不动地坐在四层褥垫上，当然比任何劳动都繁重喽！”

小毛拉依然不能理解，甚至带着不满的情绪说：

“房子盖起来，将会成为你的新居。今天，你妻子和朋友怀着美好的祝愿又在亲手为工程奠基。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你不和亲人们一同去祝愿，我还不感到奇怪吗？”

艾克利姆虽然没有责怪阿拜，但也不想袒护他：

“今天我们特意请来了毛拉，让他做祈祷，并宰了一匹白额青马表示庆祝。为求祖先保佑，毛拉已经念了经，做了祈祷。”

阿拜对这些作法表示满意，并再一次祝愿新房为艾克利姆和孩子们以及为所有亲友带来幸福与欢乐。最后，他眯着眼睛，与小毛拉开了这样一句玩笑：

“毛拉克，经文里有祝福艾克利姆在阿克确库盖新房的章节吗？你念的是哪一段呢？”

小毛拉气得满脸通红。

“你以为没有这样的章节吗？所有的穆斯林都应当知道，每一种为善的意念，都要伴随着从善的祈祷。我念的是 *яразиқул ғибади*（赞美养育我们之恩），这难道是错误的吗？”

阿拜依然平静地：

“毛拉克，那应当是为打麦场作奠基礼时的祈祷。我是从辞书上看到的。”

小毛拉感到阿拜关于祈祷所开的玩笑不太合适，蹙紧眉头，用蓝眼珠瞥了狡辩的阿拜一眼，再没有做声。叶尔波勒怕这位性情急躁、但心地善良的毛拉多心，紧接着解释：

“阿拜哟，善的意念不都是好的吗！对我们来说，‘不管是白羊头、黑羊头，反正都是真主的忠实信徒！’这种顺口溜不也算经文吗！和这个相比，小毛拉有韵律、有抑扬顿挫的祈祷，在我和艾克丽姆眼里，别说是为打麦场，就是为山庄的草场奠基也是最好的祈祷呢！”这几句话逗引得屋里人哄堂大笑，顿时驱散了刚才不愉快的气氛。

艾克丽姆已经在圆桌上铺好了带穗的新餐布，并示意恭候在门前的孜丽哈为客人舀酸驼奶。阿拜似乎再一次享受着读书的乐趣，他想对小毛拉和叶尔波勒表明从辛勤的劳动中所获得的享乐。他一面品尝着木碗中香甜的驼奶，一面翻动着面前的俄文书。

“砌院墙是繁重的劳动。整修打谷场、做泥水活儿也是繁重的劳动。但经过多年的勤奋与探索，一旦能通晓过去所不能阅读的深奥的书籍，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一点艾克丽姆和叶尔波勒都可以作证。毛拉，您也看到了，去年夏天，还有整个冬天，我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现在好像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追求宛如一座房院矗立在大地上！”这话的含义，阿拜担心艾克丽姆和叶尔波勒不能领会，停了片刻，他换了一个新的想法，于是又望着叶尔波勒说：

“这位小毛拉是个明白人。一个用功的学生，经过多年的勤奋和努力，有一天会有一种新的发现。仿佛宇宙的大门，突然在他眼前敞开了。对于学生和求知的人来说，这是最幸福的时刻。小毛拉他们把这种现象叫作‘凿开了智慧之泉’。你们都知道，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求索。我是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从自学俄语中‘凿开了智慧之泉’的。艾克丽姆、叶尔波勒，你们在阿克确库打好院墙地基时，正是我在这里获得幸福的时刻。朋友们，我的辛勤劳动也有他人无法体会的奥妙啊！”

阿拜的脸色变了。他不是随便讲这番话的。讲完话后，他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的感觉。

艾克丽姆已经习惯按阿拜的脸色来把握他的心理。此刻，她也

因阿拜的兴奋而激动，脸颊红润，两眼含满泪花。

“看来最值得高兴的是您了。我们向您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她会意地望着阿拜，微笑着说。她重新给阿拜斟了一碗驼奶，恭敬地用右手递过去。叶尔波勒没有做声，只是发自内心地莞尔一笑，显然是对阿拜的想法表示赞同。

小毛拉的看法和他们不同，他还是不同意阿拜的意见。

“如果在阅读 Мантук, Гақайығ 的过程中，不经过导师的指点，自己领会了“қафия”、“шарх Гадролла”的精髓，那才可以比作‘凿开了智慧之泉’。否则只会念几句俄罗斯的‘шығру — мығру’，谈不到‘智慧之泉’。阿拜你那样讲是错误的！”

阿拜心里非常气愤。他蹙着眉头严厉地说：

“够了，毛拉！”接着沉默了片刻，饮了一口驼奶，才平静地解释道：

“我们今天的哈勒颇、喀孜列提，还有许多所谓博学的依禅，他们都有某种不幸。小毛拉，你似乎也未能幸免！”

小毛拉显然不想罢休，他又继续说：

“阿拜，如果你谈的是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我是不会妄加评论的。可你在读谁的书？在说些什么？旧时的说教者，有他们自己所谓的科学。可是有哪一位穆斯林学者承认并接受他们的知识？”

阿拜明知这是在强词夺理，但不愿和小毛拉争论下去。他本来有足够的根据驳倒小毛拉，但决意用简单的两句话结束这场争论。

“您认为没有一位学者承认吗！先不讲别的，天使的言行录中就说，‘博学者使用的墨水，要比殉教者的血珍贵。’你是如何认识的？仅仅从《қыссасул андие》中去了解宇宙和人类进化的历史，也算知识吗？仅仅从《四十条箴言》、《лаухынама》、《礼俗仪式汇集》中去了解人类社会及不同人种的习俗和风尚，就可以得到满足吗？”

小毛拉还不以为然，又继续说：

“如果嫌少，可以继续阅读。可以用你毕生的精力去阅读。但一定要阅读穆斯林学者的著作，那里面的知识足够你一生享用！”

阿拜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启发他。

“毛拉，您真使我感到惊讶！按照穆斯林的教义，应当说‘哪里有知识，就到哪里去寻求；谁有学问，就向谁去请教。’您所讲的那些，我也曾经涉猎过。我为了得到人类世代代聚积的知识，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求索。您不是没读过书的人，而是人们的导师。可您却让人们通过狭窄的隘口，从一条小路上去寻找知识。要知道，人类的知识范围是无限的。穆斯林著名的学者们不是曾求教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吗？难道这些人都是穆斯林吗？可是，当您看到那些常年寻觅但收获不多的人时，竟拽着他们的衣襟喊：‘不要找了，不要跑得太远啦！’阿拜停了片刻，又接着说，‘总之，在这方面我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不过，不同的生活和追求都有自己的终点和极限，我们还可以在那里讨论。我的追求和目标在我的正前方。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说完拿出黑漆鼻烟壶，用手指轻轻一弹，在舌下压了一小撮纳斯白烟。脸色慢慢恢复了正常。

叶尔波勒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阿拜讲话。虽然他不曾上过学，但比较机敏，也有一定的分析能力。他认为阿拜讲的话有道理。这时他用诙谐的语气笑着说：

“我是个粗人，从未想过什么叫‘不称职的毛拉会乱经’。但通过阿拜的启示，有了一定的认识。我觉得我们的一些毛拉在接触非穆斯林的问题时，完全像托布克特部落的额尔格孜拜、季格铁克家族一样别扭。即使在今天，我们的买巴沙尔、塔克渐、白山布这些人，能允许喀拉巴吐尔、阿涅特、巴肯、卜尔沙克家族的人讲话吗？”听到这里，阿拜非常惬意地笑了起来。

“我觉得我们的毛拉对待俄文图书和科技的态度，完全像买巴沙尔对待库伦恰克的孩子那样粗暴。”叶尔波勒结束了他的话。

不仅阿拜和艾克丽姆同意叶尔波勒的意见，连在一旁舀驼奶的美貌的孜丽哈也认为他讲的对。阿拜舒心地笑了起来，笑了许久。只有小毛拉认为这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粗野的表现。他蹙紧眉头走了出去，好像气乎乎地走进了孩子们读书的房间。那里，突然传来孩子们的喧闹声，就像圈栏里的羔群在咩叫。

这时，艾克丽姆走出毡房，看到几个骑马的人向这边走来，于

是回过头朝毡房喊道：

“来了两个骑马的，不知是什么人？是大阿吾勒要搬到这边来吗？”

“你看像什么人，也许是转场的吧？”叶尔波勒在毡房里问，他正准备出去。

艾克丽姆还没有看清是谁。她一直凝视着来人，突然笑了笑说：

“有一个是个大高个儿！”

“天啊！我以为这个大个头是谁，原来是肯捷^①”她又朝刚走出毡房的叶尔波勒说，“你瞧，不是吗？”

艾克丽姆所说的肯捷是指乌斯盘。这时，阿拜也走了出来。看来这里的几户人家，虽然离开大阿吾勒和众乡亲只有一个多月，但很像在思念自己的亲人和邻里。

库南拜的大阿吾勒在牧草尚未返青以前，不曾远离过冬牧场，一直住在吉迭拜和青格斯山区。他们最近才开始向阿西苏这边转移，打算在水草丰美的阿克确库山庄度过春天。

现在，正是向春牧场转移的时刻。阿拜看到正在走近的乌斯盘时，也和方才艾克丽姆一样感到惊讶。乌斯盘骑着一匹长尾枣骝马，身上还穿着过冬的棉大衣，脚上是套厚毡袜的宽腰皮靴，头上戴的是御寒的长毛大皮帽。他在不停地扬鞭策马，快速向这里跑来。乌斯盘本来块头就不小，再穿上那么多厚衣服更显得高大，简直像一位魁梧的大力士。在托布克特部落中，还很难找到乌斯盘这种形象。他的脚已挨到马的膝盖，靴尖已超过马的腋窝。阿拜乍一见久别的弟弟，也和艾克丽姆一样吃惊地，望了许久才认出来。不过，这一次阿拜没有显露任何诧异的神态。

思念骨肉乡亲的人们正在热情的迎接乌斯盘和他的同伴达尔坎。艾克丽姆走到乌斯盘前面，文静地接过马缰，作了简短的礼节性问候，便取笑着说：

“肯捷木！是连续走了一夜吧？你简直像远方的游客啦！”

① 肯捷：对排行末尾者的称呼，如汉语中的“老疙瘩”。

阿拜不等乌斯盘等人问候完毕，便赶忙抢着问：

“转场的人们呢？爸爸妈妈都好吗？”阿拜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一大串问题。乌斯盘告诉阿拜，转场的人们今天由中部阿克确库的耶斯尔格木司动身向山庄转移。说着走进了毡房。刚二十来岁的乌斯盘不但个头高大，胡子也长了。不过他的胡子长得既稀疏又散乱，每一根都像马鬃似的从脸颊上刺出来。一双大眼睛带着淡淡的血丝，犹如睡意未尽。虽然他的皮肤像阿拜，但略微发暗，更显得冷峻。在隆起的额头和浓重的眉毛下，眼眶也显得丰满。

乌斯盘意识到阿克丽姆在叮咛孜丽哈预备茶点，于是告诉她不需要准备午饭。他既没有松腰带，也没有多说话，对阿拜的问话只作了简短的、甚至不太明确的回答。原因是他们给阿克确库这边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库南拜的长孙——塔克渐和喀拉渐十二岁的长子马库勒拜从春天起一直卧病在床，昨天去世了。转场的人们不得不同时操办丧事。

阿拜这才明白乌斯盘闷闷不乐的原因。他这位弟弟结婚已经七年，但自己还没有孩子。虽然塔克渐他们兄弟之间相处得不太好，但阿拜对乌斯盘此刻所表现的哀痛感到欣慰。阿拜显然理解到，虽然弟弟外表显得严峻而冷漠，但却有一副热心肠，重视骨肉之间的情谊。

阿拜没有向乌斯盘询问其他情况，喝过驼奶后静悄悄地坐着。这时乌斯盘和达尔坎问起这里修冬窝子的情况，以及工程的进展。但阿拜回答得很不全面。乌斯盘打算再向叶尔波勒和阿克丽姆问个究竟。

无论在放牧牲畜、经理财务还是在管理整个家庭事务方面，乌斯盘比阿拜都显得精明和熟练。

乌斯盘知道哥哥不善于管理家务。因此当积雪开始融化，阿拜向阿克确库搬迁时，乌斯盘为他作好了一切准备。诸如对泥瓦匠、工人、各种工具，甚至粮食和茶叶等都安排的十分停当。不过，阿拜搬走以后，乌斯盘在家里曾向母亲开玩笑说：

“我们的阿拜这次独出心裁，要亲自出马创造奇迹。我曾对他说，‘我来管理牲畜，你去钻研诗文’。哪知道，他今年要自己盖房

修圈！那我们就等着瞧吧！”

一谈起具体事务，阿拜显得远不如乌斯盘熟悉。乌斯盘一连提了许多问题：

在几处和泥？已制完几千块土坯？是多大的模子？最强的劳动力一天能制多少坯？房院的地基是用什么砌的等等。阿拜对多数问题未能作出回答，只是不停地望着叶尔波勒和艾克丽姆。乌斯盘因心情不太好，无心取笑。不过乌斯盘心里明白，阿拜既没有亲自去照料盖房修圈，也不曾为这些事过分费心。最后，他只是微微一笑，转向艾克丽姆和叶尔波勒。

艾克丽姆听到马库勒拜夭折的消息后一直在哭泣。可乌斯盘并没有理会这些。他稍后才提起这些事，并要求嫂嫂作个详细介绍。听完施工情况，乌斯盘又要嫂嫂和叶尔波勒陪同他去工地察看。当人们走出毡房时，他和阿拜相对沉默了片刻，接着：

“阿拜，你吩咐准备马，和我一同到山庄去吧！你该去问候父亲！还要到塔克渐家里去诵经。除这些以外，我个人还有一件大事要和你商量，有话对你说。”

阿拜一直注视着弟弟。阿拜已经明白，弟弟这次没有像往常那样畅谈，原因就在这最后一句话上。

“什么事，是部落的纠纷吗？”阿拜问。

“是部落纠纷，还是家族纷争，你自己会清楚的。总之，今天我会告诉你的。牵来你的马吧！”乌斯盘说完就走了出去，并没有明确回答。

阿拜和乌斯盘由阿克确库向山庄走去时，小毛拉和达尔坎也跟着他们。小毛拉是乌丽渐请去为塔克渐的孩子念经的。因为身边有外人，乌斯盘没有提起方才要讲的话。沿路所说的主要是如何加紧盖房修圈，以及打草和储备冬草料的事。这里的冬天不像青格斯山区和吉迭拜那样暖和，不但天气严寒，而且积雪很厚。阿吾勒在这一带过冬，如果不储备足够的干草，很难抵御风雪灾害。尤其在阿拜冬牧场附近的铁斯甫启坎一带，更需要多储备些干草。乌斯盘还考虑到，最近搬到这边山庄一带的许多大阿吾勒，可能会干扰阿拜的畜群过冬。他说：

“依照每年越冬度春的情况，许多阿吾勒会赶来大群牲畜住在这里。我因为操办那个孩子的丧事，没有事先考虑这些。不然，我们可以把牧宿地选得远一些。”

这也是阿拜所不曾想到的。他很感激弟弟为他的事考虑得如此周到。

“你说的也对。我哪能像住在这里的阿涅特、阔特巴克家族那样，成天对别人喊‘你的牲畜跑进了我的草场，啃吃了我的牧草，快赶到远处去吧！’你去和母亲以及其他亲戚商量一下，我们过冬的事就靠你来安排了！”

其实乌斯盘已经想到了这些。他说：

“等过完孩子的七日祭典，悼念活动全部结束再说。我要在十天之内让住在这里的阿吾勒全都搬出去，把他们从你的冬牧场和山庄附近赶走。今年阿西苏的洪水很大，草场会很充裕。铁斯甫启坎的牧草很快就会返青，今年是不会缺草的！”

阿拜一行刚走出阿克确库时，只看到山庄周围游动的一群群牲畜，没有看到支起的毡房和阿吾勒。现在，阿拜才发现，在方圆不到五里的草地上，少说也搬来十五个阿吾勒。正在沿草滩伸延的毡房群，显得非常拥挤。每个阿吾勒前都牧放着不少羊群、牛马和骆驼。各类大小牲畜，在春天宽阔的草地上尽情地享受。按照放牧的规律，此时的牲畜应当追逐嫩草，较快地分散开去。可这里的牲畜走进草滩后，好像被固定在那里似的，很少走动。这是牲畜刚到新草地，第一次接触多汁鲜草时的普通现象。乌斯盘和达尔坎根据自己的经验，一眼便看出这里牲畜的情况。

达尔坎若有所思地说：“牲畜比人更了解草场的情况。瞧这些牲畜像土鳖似地贴在山庄鲜嫩的草皮上，一动不动！”

乌斯盘望着畜群，欣喜地说：

“这是牲畜每年都来的春牧场，连牛群也喜爱山庄的草滩。”

在密密麻麻牧放的畜群中间，可以看到正在竖起的一顶顶毡房。阿拜已发现，向两边伸延的毡房群，慢慢填补着平展而整洁的草坪。

转场的阿吾勒可能是同时搬迁、同时到达这里的。所有毡房的

栅墙和天窗都已经架好，人们正忙着固定撑杆。可以明显看出，支在天窗和栅墙中间的撑杆越来越密。少顷，用又宽又大的壁毡和围毡盖住了毡房红色的骨架，把顶毡拉到天窗的圆框上。这时在广袤而平整的草地上，出现了已架好的毡房群。在一处密集的毡房群中间，是乌丽渐的大毡房。这顶大毡房架好后，其他阿吾勒中也先后架起类似的大毡房。

这些搬来的阿吾勒，距阿克确库约有五、六里地。行人是从半山腰向下走的。一路上，他们详细观察了阿吾勒选择的住地，搭盖毡房的情况。当他们到达山庄上乌丽渐的阿吾勒时，这一带所有的毡房都已架好。随着这许多阿吾勒的到来，寂寞的草滩变得如同闹市。但可以明显地看出，富有的人家和贫苦牧民分别居住在阿吾勒的两端。在阿吾勒边缘上那些矮小的毡包、窝棚、草舍虽然动手较晚，但总算也盖完了。

阿拜一行没有进乌丽渐的家，直接来到旁边举办丧事的塔克渐家里。塔克渐担任卜勒斯职务后已经发家。无论是冬是夏，他都要离乡亲远一些，单独居住。这次因为要给马库勒拜办丧事，加上转场途中搬迁频繁，乌丽渐特意让塔克渐的阿吾勒靠近自己。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乌丽渐，还是其他长辈，早晨和晚上都集中在塔克渐家里。由于即将成人的长子不幸夭折，这里的长辈对死者的父母塔克渐和喀拉渐给予了最大的关怀与同情。

不仅乌丽渐，连库南拜也与过去不同，为了和孩子们一同守丧，很好地安慰并劝解他们，他一直陪伴着孩子和儿媳。

阿拜没有在接近塔克渐毡房时放松缰绳，策马奔驰。因为遇到小孩子夭折，不应在马上哭着奔丧。阿拜认为此刻应当控制自己的感情。因为他是马库勒拜的叔叔，是长辈。他和站在门外的塔克渐拥抱后走向毡房。看到阿拜到来，毡房里面喀拉渐等几名妇女已唱起哀调。这时阿拜哭叫着“我的孩子！我心爱的小驹！”迎着走过去。

毡房里的男人和妇女都在哭泣。阿拜和小毛拉依次向喀拉渐、艾格孜、乌丽渐等年长的妇女施了见面礼，接着走近上首的库南拜和喀拉台一侧坐下。不过没有向他们施礼，只是默默地擦着眼泪。

过了一会儿，人们的哭声渐渐停止，只有喀拉渐仍在吟挽歌，表达母亲的哀痛。即使是在悼唁死者，阿拜也不得不观察嫂嫂的情感。阿拜还是头一次遇到喀拉渐如此放声大哭。不过，阿拜觉得这哭声不仅不感人，而且令人烦躁。像沙哑的男声。至于挽歌内容也不像发自肺腑的母亲特有的悲哀。马库勒拜是个好孩子，他的夭折使阿拜感到很沉痛。然而喀拉渐的哀吟竟没有对他这颗伤痛的心产生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阿拜很快拭干眼泪抑制了自己。接着由小毛拉依照布喀尔的韵律高声诵读起经文。

小毛拉刚开始念经，库南拜就低下了头，仿佛打瞌睡似地闭住了他那只独眼。与此同时，向儿媳那边举了举左手，示意不要再哭了。坐在喀拉渐一侧的艾格孜、喀丽卡看到库南拜在举手，便对喀拉渐说：

“别哭了，不要影响念经！”

因为要在这里进午餐，阿拜和乌斯盘又等了很长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吃饭时间，留在这里的人是不会很多的。除了库南拜、喀拉台和乌丽渐整天呆在这里以外，嘎比特汗毛拉也在这里。嘎比特汗毛拉的棕色胡须又密又长，头上缠着白巾，戴着近视眼镜，此刻正在翻阅平展在羽绒枕上的《古兰经》，显然在认真诵读经文。

嘎比特汗毛拉注视经文的眼睛，有时像打瞌睡似地闭起来，但低声诵读那些章节时却显得非常纯熟。坐在阿拜和乌斯盘身边的小毛拉，遵照库南拜的旨意走出净身后，又坐在嘎比特汗身边，把特意带来的《古兰经》平展在羽绒枕上，也诵读起来。此刻，毡房里一片寂静。乌斯盘挪到阿拜身后，倚靠在被褥垛上打起盹来。阿拜和父亲库南拜除一般性的问候以外，这次很少谈其他事。

经过近四年的朝觐生活及旅途跋涉，库南拜去年冬末才从麦加返回。如今他已须发斑白，老态龙钟。虽然块头没什么显著变化，可额头上已布满了皱纹。干瘪而焦黄的脸颊，表明他在草原任意驰骋的年代已经过去。此刻，他头上戴着朝觐时带回的尖顶白帽，身着托布克特部落少有的白绸袷衫。肩上镶有云头图案。他的话音很小，节奏缓慢，已不像当年那样粗声大气。这时的库南拜与身边的

喀拉台、乌丽渐比较，好像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受过特殊教育的人。一眼望去，俨然是一名谦恭而又善良的教徒。

从麦加回来以后，库南拜一直和努尔尕妮木住在一起。他的卧室仿佛已变成诵经的殿堂。他整天垂下帷幔孤然静坐，不与外人往来。现在只因孩子的丧事，不得不和大家聚在一起。

库南拜感到寂寞时，只有他的近友喀拉台可以偶然和他攀谈。

阿拜知道父亲和自己无话可讲，一直沉默不语。在这里，能和库南拜谈话的，也只有喀拉台一人。库南拜刚从麦加回来时，喀拉台曾问到许多情况。当时，库南拜着重介绍了旅途的生活和乡土人情。喀拉台不但自己健谈，也善于引诱别人说话的兴趣。此刻，就已引起了库南拜讲话的欲望。他向库南拜提出虔诚教徒要认真回答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提出要库南拜哈吉向人们介绍在麦加和麦地那瞻仰圣人坟墓的情况。这时库南拜拿起念珠，开始介绍起在麦地那看到的圣人墓地，他说：

“我在麦地那瞻仰了莱素拉拉和阿布·伯克尔、欧麦尔等喀孜列提及圣女法蒂玛的坟墓，以后又瞻仰了阿巴斯、哈穆扎、奥斯曼三位喀孜列提的坟墓。”

喀拉台带着穆斯林的虔敬又问：

“除了你提到的这些以外，还有其他弟子的坟墓吗？”

“赛义德·本·瓦哈斯，阿布都热合曼·本·阿吾甫，还有喀孜列提阿以莎也葬在那里。人们都把那里称作圣人高徒的墓地。”库南拜对此又作了认真回答。这时，眼睛盯在经文上的嘎比特汗毛拉插话说：

“应当称作阿希拉伊——穆巴夏拉才对！”接着又在念经。

库南拜表示信服，恭敬地说：

“您说的对，毛拉，我是按着我们的习惯称呼的！”

接着，库南拜又介绍了他在麦地那和麦加两地的旅游情况。他从小马士革出发，跟着驼队在阿拉伯大沙漠走了十三天。他又告诉喀拉台：在进入麦加以前，是在什么地方履行斋戒仪式的；如何登上 *гарафа* 山的；在圣寺的克尔白（天房）诵了几遍经等等。最后还说，从麦加是徒步动身的。总之，把回家以前的情况又重复了一

遍。库南拜无论坐着品茶，还是进午餐，他对喀拉台都表现得非常尊重。

阿拜准备动身时，喀拉台已走出毡房。

库南拜仿佛要为这次长谈作个结论。于是对乌丽渐说：

“在没有读过书的哈萨克中，很少有谁能像喀拉台这样博闻强记。他所提的问题，和我所见的情况那么吻合，而且记得那么清楚！”

乌丽渐非常感激喀拉台今天能让哈吉讲这么多情况。她接着丈夫的话题说道：

“想不到健谈的人能带来这么多好处，真该祝福他！他让你讲了许多你不曾告诉过我们的趣闻。你看到和听到的有那么多，可全藏在肚子里。他总算让你打开贮藏室，全都翻出来了。现在你该轻松多了吧！”

乌丽渐平时不大喜欢唠叨，但要讲话总能讲到点子上。她方才既夸奖了喀拉台，也在开玩笑中轻轻地讥讽了库南拜。她说话的含义库南拜和阿拜都很清楚。阿拜望着母亲微微一笑，而库南拜却把这看作是女人常有的偏见，皱起了眉头。在他看来，女人改变不了她们的本性，在她们前面讲那些神圣的东西是不值得的。因此迅即扭转头，背过乌丽渐诵着经，抹了抹脸，接着又拨动起手中的念珠。

阿拜想起父亲方才给喀拉台讲的那些一般常识，想到母亲所作的巧妙而诙谐的解答，并把这些和父亲的行为作了比较，心里觉得滑稽好笑。说真的，阿拜无意取笑父亲老耄之年的作为，可许多好笑的事却不断在他眼前发生。在阿拜看来，父亲不仅可笑，而且显得幼稚与空虚。

阿拜确实为父亲感到惋惜。他认为，一个人在垂暮之年，经过四年的旅游，回来以后，如果不能给人们告诉那里有一片茔地，这里有一堆坟墓，实在太可怜了。再说回到家以后，一个人关在屋里，不与夫人、孩子以及所有家人接触，又该是多大的损失！

阿拜和乌斯盘离开塔克渐家时，已近黄昏时刻。兄弟二人不知道今夜该住在哪里，依然骑在马背上沿河岸走着。他们与晚间到河

边饮水的马群擦身而过，仿佛在无目的地漫游。这是因为乌斯盘提出骑马到外边去走一走，阿拜以为乌斯盘有话要讲，才跟着他走出来。然而还没等乌斯盘开口，这番重要的谈话就受到了干扰。原来是他们喜欢禽猎的一个侄子恰克正架着一只丰美的游隼，骑着灰白马跑来。

阿拜、乌斯盘兄弟二人向河边走去时，恰好遇到侄子骑马赶来。侄子恰克穿着一件不太厚的袷衫，戴着顶端缀有黄绸的黑羔皮帽，人长得白净而端庄。他骑乘的三岁母马稳健地跑过来时，咧着嘴高兴地向两位叔叔请过安后，接着说道：

“阿拜叔，我想让你们两位观赏一下猎禽的绝技，希望你们跟着我在河边走一阵，我会给你们鞣绳上各增添一两只野鸭的！”

阿拜非常欣赏游隼在落日的余辉中腾飞的神采。此刻，他看到隼的双翅和前胸仿佛被晚霞镀了一层闪光的金色。一对金黄色的眼睛迎着霞光，宛如两团喷射的火焰。阿拜高兴地把隼架在自己的前臂上，像熟悉猎禽习性的驯鹰师一样抚摸着隼的头背。从隼跳动着环视周围的神态中，阿拜确认这是一只善于捕猎的好鹰。

“是一只好鹰！看来它能追击任何猎物啊！是谁驯养的？”阿拜问。

“是我自己。我已经学会驯养各种猎禽。”恰克说。

“不错！这是一项技术！禽猎是非常有趣的活动，但这需要耐心和毅力。看来你已经长大成人了，让我们看看你的本领！好吧，我们跟着你走！”阿拜对侄子的驯鹰本事满意地说，接着用脚跟磕了一下坐下的栗色马，怀着浓厚的捕猎情趣随同他策马而去。

恰克催动他的灰白马跑在前面，他们很快来到了猎人经常游猎的河弯。这里方才有振翅而飞的成群野鸭、潜水鸟、长尾鳧等水禽，此刻阿拜和乌斯盘却什么也没看到，连恰克自己也没有发现任何飞禽。可是当恰克骑马驰骋时，臂上的游隼却像发现了猎物似地躁动着，用胸部敲击着猎人的前臂，示意立即让它出击。恰克拽住马缰察看前方，既没有看到水面上的野鸭，也没看到空中的飞禽，感到很奇怪。这时，阿拜纵马跑了过来。

“快撒开，它已发现猎物！”阿拜显然更了解猎禽的动向。

游隼像听到命令似地，跳下猎人的手臂，从灰白马脖颈下沿地面飞去。接着飞到河的对岸，转过几个弯，钻进草丛就看不见了。猎人和身边的伙伴悄悄地嘀咕：“藏起来了！藏起来了！”……不一会儿，隼又向这边冲过来。它在霞光中一闪，蓦地腾空跃起，忽而像块石头迅即落下。就在隼鹰落下的地方，被惊动的野鸭和各种水禽拍打着翅膀，喧闹着飞向了高空。

猎友们放松马缰跑了过去。最先到达猎禽身边的是恰克本人，阿拜他们也跟着跑过来。只见隼和两只黄鸭在水草中扭作一团。黄鸭使出浑身解数，与突然而至的强敌拼死搏斗。一只黄鸭已被隼制服，它一边哀叫，一边扇动着翅膀，在水面上拖着游隼。另一只黄鸭蹲在隼身上，好像自己是追捕猎物的雄鹰，不停地敲击游隼。游隼却像一块巨大的钢锭不为所动。黄鸭溅血的黑白羽毛，像一股火舌在霞光中闪动，水塘顷刻间变成了搏斗的沙场。

这是生死搏斗的时刻，命运的最终归宿在瞬息万变。隼像一块钢锭被投进正在燃烧的炉火。阿拜哈哈大笑跳下马来，急忙从水中蹚过去。因为他看到恰克在水中一直未能赶上正在撕杀的游隼。阿拜过来后，他们才跑近现场。这时，隼已被蹲在它上面击打的黄鸭激怒，它伸出右爪，捏住黄鸭的脖颈往水中一按，又仰面摔过去。恰克兴奋地叫了一声“好样的！”可下面的黄鸭正在隼的脚下挣扎，若稍有迟误，黄鸭会脱掉身上的羽毛逃走。恰克喊着跑来，在黄鸭头上抽了一鞭，把它捉住了。

游隼同时捉住了两只黄鸭，这在捕猎中是罕见的。这时，有讲究的猎户，担心别人会对他的猎禽打主意，故意把猎禽藏起来。恰克把两只黄鸭分别拴在两位叔叔鞍鞅的鞘绳上，又割下送给乌斯盘叔叔那只鸭的头，拔去绒毛，剜出脑酱，从衣袋中取出砂糖撒在上面，犒赏了怒火未熄、不肯休战的铁臂雄鹰。接着他又跨上了坐骑。刚才惊飞的水禽都不曾远去。恰克骑马疾驰时，又发现落在前面不远处的一群野鸭。当猎禽飞到恰克的手臂上时，他又策马跑了过去。恰克凭着经验把手臂伸到后边，让猎禽处在马的臀部上方。水禽刚要起飞时，他看准方位把猎禽甩出去，猎禽趁势冲出很远。一开始，隼把脖颈缩到两翅之间，不到片刻，便展开双翼闪电般在

蓝天上飞腾。阿拜又兴奋地喊了起来：

“甩得好，甩得好！”

恰克甩出猎禽后，随即把手中的鞭鞘和鞭杆捏在一起，不停地敲击挂在鞍头的皮鼓。方才被马的跑动惊飞的鸭群，听到鼓声已乱作一团。虽然鸭群越飞越高，终于被隼赶上。游隼犹如一束闪电，眨眼间已朝最前面的黑颈雄鸭猛冲过去。这时，阿拜已高兴得忘乎所以，他不知自己在喊什么，敞着衣襟向前跑去。在他的眼睛里，已不是隼在袭击鸭群，似乎是鸭群在追击游隼。野鸭犹如被猎禽吸住一样，自己滚动着被隼的铁爪钩住。隼拧住黑颈鸭的喙囊，拖到恰克的上方猛地甩在草滩上。隼的这一次搏斗，比刚才制胜两只黄鸭更为壮观。

“好猎禽……你是怎么驯养的？真让人看得过瘾！”阿拜不停地赞美着。夸过猎禽后，又夸奖恰克说，“你可算出色的猎手……年轻人都应当像你这样！我今天总算看到你长大成人啦！”

乌斯盘一直在静悄悄地欣赏这场游猎活动，他显得很冷静。只是到了最后，他才仰着身子在马上咯咯地笑起来。不过，这不是因猎禽的出色表演，而是因为讥笑阿拜的幼稚，讥笑他天真的孩子气。

在三位猎友中间，可以说最有恰克表现得沉着和稳重。不知因为他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狩猎经验，还是生下来就有这种性格，反正阿拜非常喜欢恰克的这种稳健。方才欣赏恰克放鹰时他所流露的激情，也显示了一位父辈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

乌斯盘和阿拜跨上马，刚要和恰克分手时，看见阿克勒拜骑着一匹系羽绒球的三岁黑马从附近的阿吾勒跑来。阿克勒拜除了皮肤稍白外，其他方面都挺像阿拜。他是阿拜与迪丽达所生的长子，如今已经是小孩子了。阿克勒拜向乌斯盘请过安后，笑着向恰克和阿拜喊道：“猎获物！猎获物！”

“是艾妮妈妈让我来的。要你们把方才捉住的所有鸭子全都给我们阿吾勒！我是专门为取鸭子来的。恰克哥，把鸭子全都拴到我的鞘绳上吧！”阿克勒拜说完，拽着缰绳让三岁黑马横了过来。当恰克拿着鸭子向阿克勒拜走来时，乌斯盘突然说道：

“不行！别说所有的鸭子，连鸭子的一支翅膀也不能给你奴尔尕妮木妈妈！”

阿拜和恰克都意识到，乌斯盘粗暴的声音里含有极大的愤懑情绪，所以他们没让孩子拿走鸭子。阿克勒拜的眉头挤在一起，脸色通红，眼中含着泪对乌斯盘说：

“乌斯盘叔叔，你怎么这样小气呀！”说完就扭转马头，准备回去。

阿拜留住他问道：“你是什么时候从阿克确库来的？”

“今天中午艾妮妈妈派去车马，把阿比希、马嘎什和我接来的。”阿克勒拜怨声怨气地作了回答。说完，策马向阿吾勒跑去。

阿克勒拜的马鞍上镶着许多银饰。他戴着水獭皮帽，穿着蓝呢上衣，胸前缀满银纽扣。腰间的皮带边镶满宝石，皮带环都是镀金的。从孩子的衣着和鞍具看去，完全像大户人家的独生女。这样打扮他的，是他现在的养母奴尔尕妮木，也就是他刚才讲的艾妮妈妈。阿克勒拜出生时，阿拜才十六岁。他一直由库南拜和奴尔尕妮木抚养，像他们最小的孩子一样。因为一直不与父母在一起，而且成长的早，因此他不把阿拜当作父亲看，阿拜也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而是当弟弟一样看待。刚才阿克勒拜也像是在兄弟间怄气一样跑了回去。

不知是阿拜因为讨厌孩子的打扮呢，还是不太理解乌斯盘方才的态度，他追逐野鸭时手舞足蹈的神态猝然消失了。他与恰克说了声再见，调转马头朝阿克确库自己的阿吾勒走去。恰克给自己的猎禽喂了些食，顺河岸向下跑去。

乌斯盘扬鞭策马赶上了阿拜，阿拜冷冷地望着他，不高兴地说：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动火？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耍脾气？还是你跟什么人过不去？你说吧！”

今天和阿拜在一起，乌斯盘一直觉得自己在讲话、看问题方面都比哥哥强，自己了不起。可现在突然来了个大转弯！他瞥了阿拜一眼，又掂量着阿拜的话，心里有些发怵，于是轻轻地说：

“也许我不应该生气，阿拜，不该在孩子前面发火。但这是事

出有因啊！我早晨和你单独出来，要讲的就是这件事。这两天，我简直要憋死了，再也忍不下去了。我们这些库南拜的孩子，今天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什么侮辱？你在讲什么？你说！”阿拜突然拽住缰绳，直瞪着乌斯盘的眼睛。他准备着听坏消息，浑身都在抖动。

乌斯盘也蹙紧眉头，望着阿拜。在落日的余辉中，他锐利的眼神仿佛喷射着火焰。

“是受奴尔尕妮木的侮辱。已经三天了，这个小老婆和他的姘夫巴扎尔阿勒，一直睡在父亲的屋子里。父亲神圣的床铺被他们玷污了，这已成为我的心病。这件事我已经知道很久了，今天再也不想瞒你，我要说的就这些！除你以外我还能告诉谁呢？我趁父亲在那边守丧，今夜就要把这一对奸人在这间毡房的天窗上吊死。”

阿拜的心有如被火燎了一般，他像中断了呼吸似地在发愣，身子在马上不停地颤动，马蹬也像失控似地一再从脚下滑出。他觉得如同一块石头卡在喉咙里，眼睛憋得通红。最后总算喘了一口气，愤怒地对着乌斯盘说：

“住口！别放肆！你这不算光荣，是丢丑！是顽固、无知，是愚昧！你有什么脸说这些话……如果你敢动手惹事，我先叫人把你吊在天窗上！我告诉你，不许你胡说，也不准你动手。父亲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难道你要把他逼到坟墓里去不成？难道你和他有仇，非要让全社会都知道他的丑事，把他变成狗食才罢休吗？”阿拜没有多讲，在马腿上抽了一鞭，便向阿克确库疾驰而去。这正是太阳要落山的时刻。

天上没有云，西沉的太阳给旷野涂上了一层桔红色。栗色马在踩着碎步疾驰。阿拜坐在马上心里忐忑不安。他非常愤恨奴尔尕妮木，但对乌斯盘因自己的虚荣，乱讲父亲的隐私，感到无法忍受。巴扎尔阿勒！这一带最受人推崇，最为阿拜信赖的人，突然间对他变得如此陌生。

阿拜的感情，很少遇到过来自几方面的折磨：荣誉、愤慨、谎言、拐骗、羞愧，以及无法割断的纠葛——像一把把锋利的尖刀插在胸口，在阿拜心里捲起一阵阵旋风。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

说什么，心里觉得很乱。只是当他从一团乱麻般的事件中想到巴扎尔阿勒时，才突然忆起今天早晨读过的《杜布罗夫斯基》主人公的命运。由此联想到库南拜和布皆依，塔克渐和巴拉嘎孜，以及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等一代代人的恩恩怨怨，想到一直受库南拜家族凌辱的巴扎尔阿勒的亲人。接着又联想到被特罗耶库洛夫陷害致死的安德烈依·杜布罗夫斯基。伏拉基米尔·杜布罗夫斯基在仇恨的火焰中，找到了治愈自己创伤的奇花——玛莎的爱情。然而，这对年轻人的理想却被遏制了——寻找真理的正直的心被扼杀了。

阿拜向乘马的腿部狠狠抽了几鞭，栗色马又加快了速度。随着马蹄疾驰的节奏，阿拜也在鞭策自己“快找出路！想办法！”然而，方才听到的坏消息，又像一片阴影罩在他心里。阿拜如同看到有一台天秤在眼前晃动，天秤的一端是库南拜、奴尔孜妮木、巴扎尔阿勒，另一端则是特罗耶库洛夫、伏拉基米尔·杜布罗夫斯基和玛莎，两端的重量完全相等。

书中所描述的生活和现实生活同时出现了，需要阿拜对此作出切实的判断。

阿拜回到阿吾勒时，天色已近昏暗。毡房外走动的人很少，更看不到平时自己外出归来时跑出来迎候的孩子们。因为教书的毛拉到山庄去看望新搬来的亲友，孩子们也跟着出去了。修盖院墙的工人，大部分也都到那边去探望亲人了。阿拜的坐骑慢慢走到毡房前。他从马上轻轻跳下，拴好缰绳，在毡房前来回徘徊着。这时，一曲轻柔委婉的歌从毡房里飘逸而来。阿拜担心自己会打断歌声，便轻轻走到毡房的侧面，就地坐下了。屋里人没有听到外面的动静，歌声的韵律依然如故。只有厨房那边的孜丽哈知道是阿拜回来了。她快步走来，要推开门让阿拜进到屋里。可是她刚靠近毡房，阿拜便向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不要过去。

“孜丽哈，别麻烦！不用进去了！艾克丽姆正在唱一支好歌，别打扰她！”

“屋里还没点灯，我进去点上灯！”孜丽哈说。

“灯也不要点了，会影响她唱歌的！”阿拜说。

孜丽哈露出洁白的牙齿微微一笑，轻轻向后退了几步。她已明

白了阿拜的心意，悄悄向灶坑方向退过去。

阿拜摘下帽子，脱掉外衣，解开坎肩和衬衣的纽扣，聚精会神地欣赏着舒缓而抒情的歌。

这是一个幽静的黄昏。在一处独居的毡房里，阿克丽姆正在唱她自己喜欢的歌，充分享用完全属于自己的悠闲与宁静。也许是怀中的婴儿触动了她，因为她正在随着歌的节奏摇着孩子入睡。阿拜方才听到歌声时，还听到孩子的哼哼声。此刻，或许孩子已经入睡，或许被妈妈的声音所吸引。阿克丽姆唱的是《黑眼珠》之歌，这是卜尔渐去年夏天教给她的。此刻阿克丽姆唱得又轻又慢。这支极富抒情韵味的歌，在朦胧而神秘的暮色中，揭示了心灵的更多秘密：

亲爱的黑眼珠，
我们又要离别！
你的阿吾勒越去越远，
此情向谁诉说！

这结尾的副歌显得那么贴切与和谐。这不只是歌曲本身有动人的韵律，也交织着阿克丽姆的心声。不过，她对歌词和副歌部分还作了一些更动。把原来那句“你的心离我远去”，改作“你的阿吾勒越去越远”。通过这一句的改动，不仅唱出了歌者此时此刻的柔情和藏在心底的哀怨，也揭示了歌者自己的秘密与阿拜的愁思。阿克丽姆已经好久不唱歌了。卜尔渐离开后，虽然她已经成了整个额尔格孜拜家族中的名人，但库南拜阿吾勒却认为她这样的“歌女”会玷污这个望族的名声。

尤其是库南拜从麦加回来以后，更不宜让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儿媳妇是个喜欢唱歌和游乐，喜欢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人。另外对迪丽达的猜忌与嫉恨持同情态度的妯娌和婆家的其他长辈们，都曾因为阿克丽姆而责怪过阿拜。他们无论在谈笑时，还是在背后议论时，都要与阿克丽姆的唱歌联系起来。甚至他俩单独处在一起时，由于阿拜的恳求，阿克丽姆偶尔唱一支歌，也会在库南拜阿吾勒遭

到非议。

歌声不但没有给他俩带来欢乐，反而成为人们责难和诽谤的口实。因此，艾克利姆曾哀告阿拜今后不再唱歌。艾克利姆含泪所作的哀求，深深打动了阿拜。他非常理解妻子的苦衷，因而不得不违心地掩盖她的艺术才华。

可是，每当阿拜拨动起冬不拉低声吟唱，或者当他反复弹奏一支抒情曲调时，艾克利姆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她粉红的脸颊会显得发白，明亮的黑眼睛会显得深沉、朦胧甚至湿润，眉头也会紧蹙在一起。阿拜非常理解这种心情，然而他却把所有的感受都藏在心底。有时，无需艾克利姆的暗示与请求，阿拜会特意为她弹奏。阿拜希望琴声能给她带来安慰，多少愈合她受创的心。近年来，当他俩单独在一起时，阿拜总要为艾克利姆弹琴。阿拜要把自己的全部技艺献给他的这位敬爱的歌手。就在刚刚过去的冬天，也是这样—一个昏暗的晚上，在靠近老人卧室的一间平房里，在听阿拜长久弹奏冬不拉之后，艾克利姆竟然“哎”地发出一声长叹。这时，阿拜放下冬不拉，关切地问：

“你怎么啦，艾克利姆？”当阿拜搂住艾克利姆的脖颈，感到一滴热泪从手臂上滚落时，不得不说出自己的隐痛。

“你是一只夜莺！本应在蓝天和绿阴里自由自在地飞翔与鸣唱，用你的歌喉感染和征服一切人。可我竟像一名恶作剧者，把夜莺捉起来关进鸟笼，你成了被囚禁的鸟。我与这里的阿吾勒成了遏制你的歌声、扼杀你的艺术生命、掩埋你才华的人！”

这只关在铁笼里不能唱、不能鸣叫的夜莺，只能这样低声吟唱被幽禁的痛苦。这首由艾克利姆用哀伤的声调如泣如诉地吟唱了多次的《黑眼珠》之歌，就包容着生命的全部奥秘与悲欢：这里既有以圣洁的母爱为怀中婴儿未来命运的祝福，也有痴情少妇为心上人的幸福所作的虔诚祈祷；既有为这颗多愁善感、受创的心亲自制定的清规戒律，也有伴随山庄那边一位母亲的泪水——为孩子的夭折而撕心裂肺的声声哭泣。阿拜听了很久。而毡房里这位忘却了一切、我行我素的神秘歌手，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在被禁锢的时刻，竟一直唱到夜半更深。在艾克利姆没有停止吟唱之前，阿拜一

直坐在草地上洗耳恭听。艾克丽姆的歌声停息以后，阿拜才进毡房。艾克丽姆不曾料到阿拜会悄然而至。当阿拜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艾克丽姆蓦地站起来问道：

“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回来时，孩子还不曾入睡，你刚开始唱《黑眼珠》啊！”阿拜微笑着答道。

孜丽哈随阿拜进来点上了灯。当夜，阿拜对艾克丽姆说：

“你明天要到塔克渐家里去守丧，阿吾勒所有的成年人也都要去的。今天我去看了马库勒拜这样的好孩子夭折了，可喀拉渐的挽歌没有唱出母亲的悲哀。你方才唱的歌，使我受到很大启发。我来替你写悼词，你把它背熟，曲调由你自己定。我觉得你刚才唱的《黑眼珠》的调子很接近挽歌，你就按这个调子唱吧。”

两个人都同意这样做。夜里，阿拜望着坐在身边的艾克丽姆，开始创作悼念马库勒拜的悼词。

阿拜刚刚发现，在艾克丽姆的歌声里，有一种新的韵律。他确信，艾克丽姆不仅能演唱，而且有创作歌曲的才能。此刻，艾克丽姆高兴地看着阿拜进行创作，她也相信，阿拜会写出感人肺腑的悼词。深沉的夜，仿佛对他俩同样厚爱，既能激发创作灵感，又有利于潜心写作。阿拜很快完成了写作任务，立即放下笔念给艾克丽姆听：

尚未长大的雏鹰，
突然间遭到伤亡；
还不曾结果的幼树，
被野火烧得焦黄，
未留下任何痕迹，
连根部全被烧光。
他过早离开了人世，
令人过分地哀伤。

像嫩草被过早铲去，

——是一次惨痛的夭亡；
如向阳的草坡被旱死，
——是亲者痛仇者快的夭亡。
没留下繁衍的根苗，
亲友们能不惋惜和悲伤？
我能不捶胸顿足地号啕？
这死亡几乎折断我脊梁。

你是语言和智慧的星，
是我的寄托与希望！
你竟年轻地离去，
这损失哪能用眼泪抵偿？！

艾克丽姆的心里产生母爱已经很久了，马库勒拜的夭折同样使她感到悲痛。听阿拜念悼词时，她直擦眼泪。艾克丽姆不仅聪明好学，而且记忆力很强。她听阿拜念了四、五遍，已全都记住，接着又随着阿拜念了一遍。

第二天早晨，艾克丽姆带着守丧必备的用品，由孜丽哈伴随着与阿拜一同出发了。快接近塔克渐的家时，艾克丽姆就用悲伤的声调唱着挽歌走进屋里。屋里坐满了守丧的人。一切仪式都和昨天一样，当所有女人齐声哭过以后，轮到喀拉渐唱挽歌时，艾克丽姆已坐在了喀拉渐身边。她侧过身，用肘支着腰部，随着唱起挽歌。艾克丽姆刚一出声，就引起库南拜等长辈的注意和特殊感受。艾克丽姆的吟唱，使人们沉痛地感到，马库勒拜的夭折有如过早死去的幼苗，没有留下任何足迹。守丧的亲人们犹如五内俱裂，频频拭泪。屋里已经中断的哭声，随着艾克丽姆的挽歌又重新开始了，连乌丽渐也号啕着：

“我的心肝，我的宝贝，你不该死啊！我心爱的羔羊！”许多男人也抑制不住自己一声声呜咽着。艾克丽姆的挽歌，不但使阿拜深深感到马库勒拜的不幸，也联想到自己和艾克丽姆生活道路的坎坷，止不住一次次拭泪。这是一位母亲为夭折的孩子所唱的真正

挽歌。可以说，从艾克利姆唱挽歌开始，悼唁的人们才听到真正的哀乐。屋里的啜泣声延续了许久，最后，才给诵经的人腾出时间。当屋里的人减少时，库南拜对乌丽渐说：

“应当让这个媳妇给你的孙子唱挽歌，就让她在这个房子里为死去的小马库勒拜守灵，直到四十天祭奠为止吧！”

这话正迎合乌丽渐的心意，以后的活动都是按库南拜的旨意安排的。艾克利姆一直留在喀拉渐身边，以母亲的身份向孩子表达哀思，没有回阿克确库家去。

(二)

到马库勒拜的七日祭典以前，库南拜一直住在塔克渐家，没有回奴尔尕妮木那边去。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年轻的奴尔尕妮木周围已发生许多事。虽然这些事没有传扬出去，但却引起不小的风波。而最突出的要算乌斯盘与奴尔尕妮木之间的争端了。因他们彼此的积怨很深，又不愿表白，对立情绪也越来越严重。

乌斯盘昨天在阿拜面前所暴露的情绪丝毫没有改变。

巴扎尔阿勒是来给库南拜请安的。在托布克特部落的年轻人中，只有他受到库南拜的青睐，可以说胜过自己的孩子。库南拜经常耐心地听他谈话。因为今天是库南拜朝觐回来以后第一次接见巴扎尔阿勒，所以详细询问了他的经济情况，了解到他的家庭不仅未摆脱贫困，甚至变得更为艰辛。

由于生性好强以及男子汉所具有的优越感，巴扎尔阿勒一般不愿向别人讲自己的困难。然而对库南拜却没有任何隐瞒，甚至连巴拉嘎孜被押解后，大孩子到有钱人家去当佣人，而几个小孩子整天饿肚皮的困境也没有隐瞒。

既然丈夫器重巴扎尔阿勒，奴尔尕妮木也不能疏远，她为巴扎尔阿勒添制了许多衣服。直到现在，她依然爱慕着巴扎尔阿勒端庄的仪表，健壮的体魄。在她所度过的岁月中，值得她真正热恋和尊重的也正是眼前的这位客人。奴尔尕妮木从不考虑阿吾勒里的人如何议论自己。虽然她多次听说乌斯盘对此非常气愤，但毫不理睬，

认为那只不过是他的愚蠢。

乌斯盘对人讲，“给巴扎尔阿勒缝制衣服是丢脸！这不是有意给别人看吗？这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这些话传到奴尔尕妮木耳朵里时，她也没有丝毫收敛。甚至不愿说明她是按库南拜旨意的，只是说“任他想什么坏主意去！”故意要与乌斯盘作对。

昨天，奴尔尕妮木派阿克勒拜到河边去，就是有意找乌斯盘的麻烦。

阿克勒拜如实转达了乌斯盘的粗暴行为。傲慢而庄重的奴尔尕妮木，既没有气馁，也没有发怒，依然我行我素。虽然她头一次听到乌斯盘在阿拜面前这样责怪自己，但也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她想：“我倒要看看阿拜会不会被乌斯盘牵着鼻子走！”两天过后，乌斯盘依然那样气乎乎的。今天早晨，乌斯盘去通知佣人给牲畜饮水时，正巧听到奴尔尕妮木和巴扎尔阿勒在屋里大声谈笑。当乌斯盘走到井口时，又遇到为奴尔尕妮木提水的一位年轻女子。这时，乌斯盘喝斥道：

“快回去！这口井里没有奴尔尕妮木的水。不能让她把井水弄脏。你回去对她说，今后谁到这口井边为奴尔尕妮木提水，我就要拧断他的脖子！”

乌斯盘又当着佣人的面，对饮马的玛沙克拜、达尔坎几个人说：

“要昼夜守在井边，不能让奴尔尕妮木提一口水！”

乌斯盘整天在监督，佣人们果真在按他的旨意行事。从此，奴尔尕妮木的阿吾勒没得到一滴水。有时，乌斯盘拿着皮鞭坐在井边，有时骑上枣骝马看护。每当看到从奴尔尕妮木那边走来的提水人，他都要喊着赶回去，甚至挥着皮鞭赶走。今天傍晚，两个中年妇女从远处河边用骆驼驮水回来，被乌斯盘看到挡住去路，强迫她们把桶里的水倒掉了，并且扬言道：

“去告诉奴尔尕妮木，巴扎尔阿勒不离开，她休想喝一口水，我要让她渴死！趁现在她还有一口气，快让巴扎尔阿勒滚开！不想闯祸，就让她尽快收敛！”

无论白天、夜里，也无论傍晚、清晨，奴尔尕妮木那边都不得

提水。今天，乌斯盘气得坐立不安，浑身抖动，再也忍不下去了。而奴尔尕妮木那边的饮用水确实已断绝。乌斯盘的这种挑衅行为，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也将玷污家族的声誉，对双方都是危险的。

好强的奴尔尕妮木，今天的火气并不比乌斯盘小。她不但没有让巴扎尔阿勒回去，也没有向他透露任何不愉快的消息。虽然在外边她气鼓鼓地蹙紧眉头，回到毡房里却显得若无其事。她的面颊还像往常那样红润，时时带着笑意，仿佛心里有什么高兴的事一样。她对巴扎尔阿勒比过去还要热情，不时开两句玩笑。至于巴扎尔阿勒早已从女佣人那里了解到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不过他仍以平素的执拗和倔强静静地观察着动静，似乎想要看个究竟。有时，他默然观看奴尔尕妮木的脸色，只觉得她更为可爱。这种明争暗斗的僵持已延续到这天中午。忽然，奴尔尕妮木作出了一般女性所不敢想象的大胆的决定。

阿吾勒牧营地的草滩下面是潮湿的沙土地，无论在哪里挖井，下面就会有水。当想到这里时，奴尔尕妮木从邻居家招来三个小伙子，把他们直接带进厨房。她让女佣腾出灶坑，并对小伙子们说：

“就在这屋子里挖一口井！”

小伙子们遵照奴尔尕妮木的旨意挖起井来。奴尔尕妮木非常镇静，略微鼓起的黑眼睛炯炯有神。在她那桀骜不驯的神态里更带有一种好斗的轻蔑：

“乌斯盘很快会知道，像阔达尔奴才一样过高估计个人力量不会有好下场的。快把井挖好，给沙玛瓦尔点上火！”

奴尔尕妮木故意挺起本来就显得丰满的胸脯，迈着八字步，从厨房向自己的卧室走去。她又粗又长的辫梢上的银币发出不和谐的声响，仿佛是在取笑乌斯盘。奴尔尕妮木这次的举动，竟被人们看作敢于为情谊牺牲的楷模，开始在这一带妇女中广为流传。

正在这时，在离山庄约十五里远的叶尔阿勒草滩，人们在忙于选举活动。

叶尔阿勒是阿西苏河畔水草丰美的千里牧场。今年春天，约有一百多个阿吾勒的牧民集中在这里。在这一带牧宿的，除额尔格孜拜、布肯其、季格铁克、阔特巴克等家族以外，还有在窝尔达山区

过冬的麻买部落。为了在叶尔阿勒草滩选举卜勒斯，在众多阿吾勒之外，又另外支起了二三十顶大毡房。从这些新毡房的布局和气势可以看出，这不是牧主家的，而是为这次集会、为接待那些官吏准备的。

这次，住这些新毡房的，不是参加基层选举的小官吏，而是斜米县的县长及随同他来的两名基层官员、众多士兵和守卫人员。县长一行坐的是皮包车，轭上的铜铃在丁当作响。前后有许多俄罗斯、哈萨克警卫人员护卫，显得格外威风。当柯孜勒阿地尔地区和青格斯的部落总管前去迎接时，不料竟遭到他们的鞭笞。他们这样做是有意威慑民众。现在叶尔阿勒这边两个地区的广大群众，都把这位县官称作“刁县长”。

阿拜他们从阿克确库到达叶尔阿勒后，在靠近官员毡房的一个穷阿吾勒停了下来。

这里的毡房多而且集中，与那些富裕的阿吾勒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可以说，这是毡房最密集的阿吾勒，少说也有三四十户人家。这里的大部分毡房都很陈旧，有的被烟熏得发褐色，有的壁毡已破旧不堪。这里除了有个别羊圈外，周围见不到拴着的马驹，大畜也不多见，到处是一片贫困的景象。一眼即可看出，这里全是挤在窄小草场上的贫苦牧民。

阿拜知道，这里有各个部落无力搬迁的许多困难户定居。阿拜到阿克确库盖冬窝子时，颠德拜、耶热乃等勉强越冬的老人都曾来看过阿拜，也曾得到阿拜的帮助。当时，颠德拜曾向阿拜这样介绍说：

“我们是被称作加塔克^①的特殊部落，全都是些没有搬迁能力的困难户。一部分人在白嘎布勒、米牙勒过冬。另一部分人住在离你很近的肯德克、确勒盘。在我们这个加塔克里，有四十多个部落的人。有窝尔达山区麻买部落的人，也有青格斯山区阔克斜部落的人。全是生活没有着落、缺少畜力的困难户。每到冬天，靠几头瘦

^① 加塔克：由于缺少役畜无力随其他牧民搬迁的贫困户。其中有的耕种少量土地以维持生活。

弱不堪的牲畜，找个避风雪的山沟过冬。春天刚一到，就三户两户地凑在一起，集中手头所有的畜力和农具去翻垦土地。我们想，只要好好干，总可以混饱肚子。就这样，我们慢慢成了庄稼人。你在邻近我们的地方盖冬窝子，照理我们该去帮忙。小伙子们在家时，可以去干些整场地、和泥的活。如果需要，你就告诉我们吧！”

阿拜明白颠德拜是出于好心。不过，当时没有接受他们的援助。阿拜说：

“既然是庄稼人，那就要靠种粮食过日子。春天是你们的大忙季节，一定要把地种好。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对你们也不会见外，只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现在我们盖冬窝子的人手还够用，等大部分草地返青时，我会去看望你们的。希望我们能成为好邻居，请代我问候所有的父老乡亲！”

从那次谈话以后，阿拜这还是头一次到这里来。阿拜没有先到筹备选举的地方，而是特意把马头转向这里。当他从侧面走过去时，才惊奇地发现这里有这么多人家。

阿拜拽住缰绳，对身边的叶尔波勒说：

“这大概就是加塔克吧！贫困把这些人折磨得真够苦啊！你瞧那边，那些散乱与破旧不堪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阿拜所指的地方简直像贫民窟，有许多小破屋和草棚，像一堆堆垃圾。有些地方堆积着破木箱、三角木架、大小不等的驮鞍，还有破损的木床。在这些杂乱的堆积物中，偶尔可以看到瘦骨嶙峋的孩子和裹着破皮袄、破袷衫的有病的瘦弱老人。叶尔波勒随意判断着眼前的景况：

“叶尔阿勒的风大。这个阿吾勒的一些房子被风吹塌了吧！那边几家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啊！”

“到他们那边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阿拜扭转马头，向破屋子和草棚那边走去。一个胡须斑白、满脸皱纹的人，拄着长拐杖向他们迎面走来。他赤身披着一件破烂袷衫，走到跟前才认出原来是代尔肯拜。阿拜一行跳下马，互相问候过后，便走到附近一间草舍前。

阿拜不曾料到代尔肯拜也在加塔克中间。

“代尔肯拜，你也在加塔克里面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呢？”阿拜问。

代尔肯拜沉默了片刻才回答：

“因为我加入他们行列中时间不久，因此你不会听说。这儿就是我的归宿，我晚年的家园哪！”讲了几句开场白，又接着说：

“住在这里的四十家贫困户和我的情况大致相同。我原以为苏云德克和苏格尔的牲畜多，跟着他们搬迁，度过了大半辈子，结果还是一贫如洗。没有人会说‘年轻时你是我的帮手，冬天给我看护牲畜，我要让你的劳动得到补偿，晚年不会受罪的！’如今我浑身是病，只好结束那流动的生活，这才带着破旧家什，来到他们中间，和他们一样设法糊口！”代尔肯拜痛心疾首地讲述了自己的情况。

“常言说‘服毒也要和整个部落在一起’。这里有你的亲人和朋友吗？你离开自己人，到这里来投靠谁呢？”叶尔波勒是从布肯其家族的角度提问的，话里多少带着善意的责备。代尔肯拜没有与叶尔波勒争辩，他立即朝着阿拜讲道：

“这里没有我布肯其和卜尔沙克的亲人。别说在这里，就是在布肯其家族集中的地方，我也没遇到过什么亲人。可这里的四十家贫困户都可以算我的亲人。这不是说我们属于同一个家族，而是说有同样的追求。按照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经受的苦难来说，都是我的亲人。”

叶尔波勒蓦然转过身，对代尔肯拜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代尔肯拜依然朝着阿拜说：

“就是这个意思，情况就是这样，阿拜！”

代尔肯拜沉默了片刻，接着用手中的拐杖一一指着眼前的破屋和草棚又讲开了。但他这时的话里，诙谐中偶而带着愤懑。不过，他讲得很从容，态度也很冷静。

“在这里住着一批阿涅特、喀拉巴吐尔人。他们没冬没夏地给额尔格孜拜家族中当今的大户阿克别日德、木尔扎台，还有你们库南拜家当牧工。也有许多人曾经给布皆依、白达勒、吐素甫放过牲畜。他们和我一样都低人一等。你要问这里究竟有哪些人？我可以

告诉你，有我代尔肯拜老汉，有老骨头架子颠德拜，还有被病魔缠身的老汉耶热乃，这都是些老弱病残。有些人年轻时跟在有钱人的畜群后面跋涉，如今有的病卧在床上，有的被累断了脊梁骨。这些人不顾死活在冰天雪地中，在暴风雪中奔波了一生。你进到这些破屋子里就会看到，有的已是风烛残年，动不得了；有的是未老先衰，过早的枯萎了。有的得了风湿病，有的腰肌劳损，有的双目失明，更有的完全残废了。总之，这些人的生命，就像这些破烂房子一样在风雨中飘摇。他们已经不可能在库南拜、布皆依、白沙勒、苏云德克、苏格尔、喀拉台等人的畜群后边蹒跚，已经不中用了。他们不就是转场时被扔在这里的一些破鞍架、破木桶、碎毡片吗！”说到这里，代尔肯拜风趣地笑开了。他接着又说，“我和那些破烂有什么不同？叶尔波勒，你方才说‘服毒也要和整个部落在一起！’我今天的生活，我的亲人和部落都在这里！我的呼喊也只能在这里得到共鸣！”

代尔肯拜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阿拜。他把帽子捏在手里，身子不停地晃动。有时皱起眉头，有时长吁短叹，脸色也显得灰白，心里很不平静。过了片刻，阿拜靠近代尔肯拜说道：

“哎，代尔肯拜！贫困与邪恶使人陷于困境，但这却把你的视力炼得如苍鹰般敏锐。那些口若悬河的哈萨克辩士、饶舌时滴水不漏的说客，凭他们舌尖一滴滴淌蜜顶什么用！要说服人该依靠真理。对你刚讲的那些合乎真理的灼热的语言，有哪个库南拜和苏云德克能作出回答呢？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当会说‘代尔肯拜用事实说服了我们，我们只有低头认输啊！’我应当承认，不但你的眼睛亮了，我的眼睛也同时被擦亮啦！”

这时，一些人朝这里走来。他们有从行李卷和堆放的家什后边走过来的，有从毡片和破烂衣堆中出来的。阿拜向他们询问：

“那些连住房都没有的是些什么人？看来这么贫困的不只一家，好像有许多户。是不是都遭暴风袭击了？请你们讲实话！”

在这些人中，有阿拜过去已经认识的颠德拜、耶热乃两位老人；有两三个衣着褴褛、身体瘦弱、脸色苍白的中年人；还有几个嘴里含着纳斯白烟，皱着眉头、脸色枯黄的青年。这批人不是自己

来的，而是在这里做客的喀拉恰的儿子——阿布勒嘎孜带来的。他向阿拜问好后，就坐在前面了。这时依然由颠德拜回答了阿拜的问题：

“亲爱的阿拜，你问的是遭暴风袭击了吗？”他啼笑皆非地撇了撇嘴，又接着说，“是暴风袭击了，不然能有这么多房子东倒西歪吗？是暴风，但不是真主刮来的，是这些官吏和卜勒斯刮来的。你看到为县长准备的那几顶白毡房了吧！再瞧这边那十几顶黑毡包！”他顺手指着白毡房的左侧。阿拜和叶尔波勒这才看到，离那些特意支起的白毡房不远，有十几顶黑毡包，简直像被狼吓破胆的几只羊挤在一小块草地上。这时颠德拜用诅咒的语气说：

“他们自己要住白毡房，还要污辱和糟踏我们的破房子！”

叶尔波勒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随之问道：

“什么污辱？是怎么遭到践踏的？”

这时，在耶热乃带动下，人们争先恐后地说：

“这还不是污辱吗？说是要禁闭犯人，拿走了我们一顶毡房！”

“说是要当厨房，又拿走了一顶！”

“这还不算，好像叶尔阿勒的草滩不够他们大小使用，说给当官的当厕所，又拿走了一顶！”

“这都是那些卜勒斯、听差和狡猾的部落总管干的！”

“狗知道这些家伙什么时候才善罢甘休！我们有卧病的老人，有残废不能自理的大人和小孩。毡房也被拿走了，你看他们都裹着破烂衣服在那里受罪。”

阿布勒哈孜在向阿拜介绍这里民众的苦恼，他说：

“好像下一届的卜勒斯和毕官要从这些加塔克——贫困户中选举似的，把所有的负担都加在他们身上了。买巴沙尔下了一道命令，听差们也不说个究竟，甚至连本人问也不问，便连抢带裹把毡房全都卷走了。”

阿拜望着周围的人，说道：

“要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你们为什么要给呢？”

这时，从他们坐着的木箱和行李卷这边，传来了两个幼儿的哼声。……这是两个裹在破大衣里的得病的四、五岁的孩子。太阳

穴上的青筋已经鼓起，在凌乱的棕色头发下面，可以看到粘满污垢的、清瘦的小脸蛋。阿拜转过身时，看见一团黑苍蝇围着他俩飞来飞去。只要他们停止哼叫，苍蝇就立即落在他们的眼边、嘴角和耳朵上。阿拜望着孩子说：

“苍蝇要在孩子眼睛上下蛆了……他们为什么对困难重重、勉强走动的人如此刻薄呢？真是些混蛋！代尔肯拜，你从前的倔强劲怎么不见了？为什么不给这些听差当头一棒，把他们赶走呢？”

这时贫困户们一个接一个说道：

“噢依巴呀，你这是怎么说的……”

“他们能答应吗？”

“他们简直盛气凌人……”

“这些听差不是跑腿的，是专门打人的！”

贫困户们这样讲，这样争着向阿拜说不是没有原因。代尔肯拜看阿拜和叶尔波勒都很惊讶，特意向他们介绍了事情的原委。

十天以前，是巴扎尔阿勒带着这位阿布勒哈孜到贫困户这里来的。他可能是离开叶尔阿勒以后，到山庄那边的库南拜阿吾勒去的。

代尔肯拜和巴扎尔阿勒谈了好长时间，向巴扎尔阿勒介绍了叶尔阿勒贫困户的情况。巴扎尔阿勒和代尔肯拜虽然年龄相差较大，但都属于桀骜不驯、思路敏捷的人物，他俩只要一接触，就会找到共同语言。按代尔肯拜的说法：

“巴扎尔阿勒属于人中的佼佼者。我同他接触，总被一种欲望驱使着，想把心里话都告诉他！”

巴扎尔阿勒在这里住了三天。他走访了季格铁克、布肯其、阔特巴克、麻买及阔克斜等所有部落和家族的贫困户。劝他们要正确对待生活，并慰问了他们中间的病人。另外还给他们唱民歌，讲故事，与他们一起联欢。他每到一家，都随便饮几口稀酸奶和奶酪汁充饥，并且生活得很愉快。住在破毡包和草舍里的贫困户，都把他当成知心朋友，推心置腹地和他交谈。

巴扎尔阿勒因为常年骑着马到处游窜，见闻较多。他告诉代尔肯拜，像他们这样的贫困区仅在托布克特部落中就有好几处：朵嘎

朗一带有沙克—托嘎拉克和塔斯波拉特贫困区；比尔和肯德克一带有阿涅特、巴肯、阔特巴克贫困区；窝尔达有麻买的贫困区；在米勒和白嘎布勒有四十个部落和家族的贫困区。除这些以外，巴扎尔阿勒还了解在青格斯山侧面、巴卡那斯沿岸克烈部落的贫困区。他还说，瓦克部落中还有住在阔坎的所谓“四十家”组成的贫困区；在离斜米不远的加勒帕克、巴勒托拉克更有数不清的贫困户。巴扎尔阿勒所讲的这些全是真的。听他说，克烈、瓦克、布拉、马台以及额尔齐斯河沿岸的贫困户都成了庄稼人，一年四季从事农业生产。巴扎尔阿勒曾给所有的贫困户出主意，想办法，让他们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要向大地要粮食。这一带的泉水、河流、草地、牧场足够你们使用。你们要把力量用在当地，即使两三户合在一起，也要在这里找一两块地耕种。到夏天，无论如何要打些草。你们离开青格斯山区，搬到斜米附近定居，这本身就是明智的做法。这里离城市不远，你们可以把自己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卖掉，买回来生活必需品。

“难道你们真相信‘部落是金摇篮’，要耗尽自己的精力不成？对有钱人，对有权有势的人部落的确是金摇篮，可你们抱着这种幻想吃的苦头还不够吗？

“不是经常讲‘某某地方有黄金，跑去跑回两手空’吗？现在你们应该互相帮助，就在这块地上找出路。没有谁比此刻坐在你身边的人更亲。但愿处境相同的人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和共同的信仰。”——这些全是巴扎尔阿勒讲的话。

代尔肯拜因为这些观点非常欣赏，所以才如实转告给了阿拜。叶尔波勒和阿拜两人认真听取了这些明智而真切的分析。

阿拜想，巴扎尔阿勒是位佼佼者。如果他受过教育，那就不只对一个托布克特部落，恐怕对整个哈萨克民族的困难和需求都会考虑到的，他也一定会成为人们最可信赖的支柱！

这仅仅是代尔肯拜的开场白。接下来代尔肯拜又回到“听差不是跑腿的，是专门打人的”这个话题上来。

巴扎尔阿勒在这里住了三天。正当他快要离开时，听差们跑到

贫困户中来了。他们秉承买巴沙尔和塔克渐的旨意，从四面八方集中了许多白毡房，赶来了宰食的肉羊。他们还口口声声说：“县长要来，要支新毡房！要让你们吃些苦头！”

代尔肯拜和巴扎尔阿勒、阿德勒哈孜一同进早餐时，三名听差怒气冲冲地闯进贫困户居住区。代尔肯拜虽然听见阿吾勒边缘有人在争吵，但没有告诉巴扎尔阿勒。其实巴扎尔阿勒已意识到是卜勒斯派人来这里闹事。他问道：

“老人家，是有狼侵扰你们阿吾勒吧，为什么那边在大声喧嚷？还是卜勒斯和官家派人找麻烦来了？”

正在这时，有三个代尔肯拜不认识的年轻听差跑到门口喊：“代尔肯拜，你在哪儿，出来！”代尔肯拜在屋里没有理睬。听差气急败坏地又骂又喊：

“出来，别把自己抬得太高，卜勒斯和警卫人员正在催呢！你这个穷光蛋还要摆架子不成！”

巴扎尔阿勒皱着眉头，朝阿德勒哈孜递了个眼色，并对代尔肯拜说：“不要出去，也不要吭声，看他们会怎么样！”接着非常客气地对门外的听差喊道：“喂，小伙子们！你们是哪里来的？进来说话好吗？”

听差们用跨下的烈马一次次撞击代尔肯拜的小毡包，嘴里还在叫骂着“快出来！”同时又挥动手中的重鞭抽打着毡包，几乎要把毡包的撑竿打断。

代尔肯拜忍不住跑了出来。这两个发疯似的听差竟从左右两边鞭打年龄超过自己父亲的老人。这时巴扎尔阿勒和阿德勒哈孜已怒不可遏，他们狮子般吼叫着跳了出来。巴扎尔阿勒一人扭住两个听差的衣领，用力一拽两个人便双双栽倒在地。另一个听差也被阿德勒哈孜拉倒了。

两条好汉骑在三个听差的头上，把他们的袷衫卷到腰部，照着他们的屁股狠狠地揍了一顿。代尔肯拜在叙说上述情况时，眯着眼睛开心地笑了，好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开过心。

“痛快极了！受他们欺侮的贫困户的老婆孩子全都跑了出来，围着看热闹。也真给这些人解恨！全场没有一个人出来劝解，更没

有替听差说句话的，直打到硬硬的鞭杆几乎快折断了。勇敢的巴扎尔阿勒！嘿，是我们吉戈特中的佼佼者！英雄好汉！”代尔肯拜的话这才讲完。

代尔肯拜默默地待了一会儿。

“好吧！那房子是怎么丢的？你现在不成了无房户了吗？”叶尔波勒沉不住气，又问到后边的情况。

代尔肯拜回答得很简单：巴扎尔阿勒又住了两天。这时，听差已经溜走了，贫困户这里还很平静。两天后，巴扎尔阿勒也离开这里到山庄去了。在他离开的第二天，卜勒斯那边由部落总管和五十户长领来了三十多个人，顷刻间把这些人的毡包全搬走了。现在蹲在外面没有房子的人，全都是被他们抢走毡包的贫困户。

代尔肯拜又对阿拜说：

“这些跟在卜勒斯和头领后面的狗崽子，只要上面打个招呼，甚至会挖自己的祖坟！你刚才不是问我，过去的倔强劲怎么不见了吗？亲爱的阿拜，我的年轻人！我有什么能耐？还不如你去说说，如果有可能，你为我们把房子要回来。真不知道，要是没有贫困户的毡房，这些恶棍真的没有地方做饭和大小便不成？”

“请为我们讨回房子，至少不要让我们再受欺侮和嘲弄！”站在这里的人一致向阿拜表达着自己的痛苦和希望。

话非常简短，也没有商量的必要。阿拜拍了一下衣襟，把鞭鞘和鞭杆捏在一起，对代尔肯拜为首的人们说：

“走，都走，都跟我一起走！阿布勒哈孜，你也走！”这时，大部分人跟在阿拜后边，叶尔波勒二人也步行牵着马，边走边谈，向当官的这边走来。

当这批人穿过那些破旧毡房，从畜栏旁边走过时，又有许多男人从行李堆和褐色毡包中走出来，加入到人们行列中。阿拜的队伍在迅速壮大，人数越来越多。后边赶来的人忙着向阿拜致意，其中有许多膀大腰圆、看起来劲头十足的中年人。有的人头上缠着毛巾，敞着怀，露出被太阳晒黑的胸肌。还有些不声不响、花白胡须的清瘦老人。从他们紧锁的眉头可以看出，他们胸中燃烧着仇恨的火。

在阿拜一行到达前夕，无论参加选举的人，还是周围的群众都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们听说，县长这次来不只是为参加选举，另外还有一项紧迫公务。

塔克渐因为忙于选举，孩子的丧事刚办完，就匆匆赶到叶尔阿勒草滩来了。现在，不仅塔克渐有些紧张和恐慌，就连青格斯一带有权势的乌拉孜拜、吉连切和阿斯勒别克等人也都感到紧张。昨天写信叫阿拜的不是塔克渐，而是阿斯勒别克。他向阿拜转达了巴扎尔阿勒的问候和目前的处境。巴扎尔阿勒此刻在关押中。他希望“阿拜了解真相，是塔克渐让人逮捕他的。”巴扎尔阿勒是通过阿布勒哈孜与阿斯勒别克联系的。巴扎尔阿勒被捕仅仅是昨天的事。

虽然阿斯勒别克向阿拜转达了巴扎尔阿勒的情况，但他却叮嘱阿布勒哈孜说：“不要传到其他部落，以免事情变得复杂，事态扩大。”因此，阿布勒哈孜没有向这里的贫困户讲巴扎尔阿勒的情况。在这方面，乌拉孜拜、吉连切好像也都支持巴扎尔阿勒。他们准备在这次选举中向塔克渐发难。这是因为塔克渐曾报告他的上级，说这些人都和巴扎尔阿勒有牵连。这样一来，这些人只能站在支持巴扎尔阿勒的一边。此刻，等待阿拜的正是这样一些人。

阿拜刚一到达，这些人就把阿拜围起来，向他禀告了这里的情况。下面就是阿拜从他们轮番讲述的话中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上乃曼部落几名寻找牲畜的人一直跟着刁县长。他们也带给县长一本棘手的诉状。据他们说，去年冬天，托布克特部落的人在吾拉尔拜的带领下，袭击了乃曼部落一个叫库代苏古尔的阿吾勒，赶走了他们的许多马。吾拉尔拜是去年因为克里木芭拉的爱情纠葛出走的，到现在没有回家。据说这个青年因为心怀仇恨，便召集了一部分人，带着枪支，先后袭击了托布克特、克烈、斯班以及上乃曼等部落，抢劫了那几个部落中富有的阿吾勒以后，躲藏在克烈部落一个人口集中的穷困阿吾勒里。因此，库代苏古尔的状态纸上是这样写的：“吾拉尔拜是匪首。他专和当官的、有钱有势的人家作对。”这本状纸还曾送到比邻的七河地区及斜米的将军府。而这个渴望着复仇、胆大包天的青年，经常活动在两个州县接壤的无人管辖区。他们甚至毫不畏惧沙皇的军队，去冬今春就曾嘲弄过阿亚古斯和斜

米的一支征讨队。他们把这支队伍引到了荒野，乘士兵们忙于吃饭，把所有的坐骑都给赶走了。失去坐骑的二三十名士兵，像落荒的狗在深山野林中游荡了好久。

乌拉孜拜和吉连切还笑着讲述了另外一则趣闻。不过，阿斯勒别克似乎不太欣赏这出恶作剧。

事情发生在阿亚古斯和曲巴尔阿嘎希两个驿站之间。一位基层小官吏带着两名警卫人员，在从斜米去卡帕勒的途中被人抢劫了。乃曼部落的人一口咬定，这一要案的肇事者也是吾拉尔拜。县长这次准备审问的，正是这许多案件的罪魁祸首。乃曼部落这次共来了五个人，他们既要追回自己丢失的牲畜，又要替那位小官吏复仇；既要做原告，又要当证人。因此，几天来一直跟着县长。他们想方设法回避用本民族传统方式解决问题。而县太爷却一口咬定：“你们部落里出了吾拉尔拜这样的恶棍，他反对沙皇政府，而你们却说不出他在什么地方。这里的卜勒斯、毕官和部落总管都要受审，都有罪！”看来他们手头的诉状里也有巴扎尔阿勒的名字。刁县长昨天刚一到，便和塔克渐一起叫来我们三个人，用训斥的语气下了一道命令，“要找到吾拉尔拜，还要把巴扎尔阿勒带到我前面来！”看得出，这都是塔克渐的主意。目前的情况是，吾拉尔拜不在我们这里。如果巴扎尔阿勒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我们自己也无法知道。实际上巴扎尔阿勒和吾拉尔拜只是亲属关系。这次的事也和巴勒嘎孜的案件一样，与巴扎尔阿勒毫无瓜葛。

后边的情况，不知吉连切为什么总是吞吞吐吐，讲得非常含糊。

“塔克渐卜勒斯的心思和别人不一样。我们的回答是：‘不知道吾拉尔拜在什么地方。他已经离开这个部落，变成了游民。巴扎尔阿勒以及整个部落都对他无能为力。无论吾拉尔拜做什么，都和我们无关，随便你们逮捕和处置他！’最初和塔克渐、买巴沙尔商量时都同意这样回答。想不到昨天晚上，达尔坎给塔克渐带来了乌斯盘的一封信。看来巴扎尔阿勒和他们中间发生了磨擦。乌斯盘嘱咐塔克渐：‘你无论如何要保住自己。巴扎尔阿勒已落到我手里，你要把他作为敌人送上法庭’。塔克渐这才派居玛古勒听差领着四个

衙役把巴扎尔阿勒带到这里，并于今天早晨亲手交给了他的上司。塔克渐是不是为了给巴扎尔阿勒判刑故意给他捏造罪名，我们不得而知。因此特地把你叫来，请你出主意。”

阿拜已意识到这里潜伏着的隐患。从在这里已经宣明的两条罪状来看，都要比乌斯盘在那边暗地里制造的磨擦严重。阿拜比阿斯勒别克等人更知道这件事非常棘手。他蹙紧眉头，深深叹了口气，又转过身望着特意为选举架好的毡房群。阿拜清楚地看到，在密集的毡房中间。有紧靠在一处的三顶六扇栅墙的大毡房，周围有许多守卫人员和来往走动的听差。从这些听差的举动和紧张情绪不难看出，坐在毡房里的官人是何等威严。阿斯勒别克急于听取阿拜的意见，于是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当官的为选举而来，应当先过问选举的事。可这一位却把人们集中在一起，不让随便走动。只要卜勒斯指明谁是坏人，他们就审问谁，甚至还要动刑。看来当官的还想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控告巴扎尔阿勒的诉状呢！”

阿拜依然沉默不语。这时，乌拉孜拜接着说：

“要讲的我们都讲了，希望你在这里亲口告诉我们，该朝这边走，不该朝那边走；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

阿拜已来不及向他们讲得更多。这时，一名卫兵和听差正挥着鞭子向这里跑来，并不停地喊着：“确卡的儿子！确卡的儿子！”“苏云德克的儿子！”“阿库勒！”这是在呼叫吉连切、阿斯勒别克和乌拉孜拜三人的名字。

“听，那边当官的要我们去呢！”吉连切又在催促阿拜，想尽快得到阿拜的回答。可阿拜依然不慌不忙地望着他们，最后才捏紧拳头，斩钉截铁地说：

“别怕当官的威胁，别理睬他们那一套！塔克渐想用吾拉尔拜的罪名加害于巴扎尔阿勒，你们千万别答应！既然当官的本事大，让他们自己去捉拿吾拉尔拜！可不要让巴扎尔阿勒受牵连！”

方才被召唤的三个人，已随前来的卫兵向县长的毡房走去。阿拜把尾随在后边的听差叫到身边，对他叮嘱：

“当官的对他们采取什么手段，你要如实告诉我！这是我特意

委托你的，懂吗？”

听差认识阿拜，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部落的人。虽然他当了听差，跟在当官的身边，但很快领会了阿拜的意思。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考验，当场就答应了。

阿拜又向叶尔波勒和阿布勒哈孜作了交待：

“要马上派人去通知附近的阿吾勒，让所有的年轻人尽快到县长的住处来。你们也亲自去把选区的男女老少集中到那几顶毡房前面！”

其实在阿拜和吉连切等人谈话的时候，很多人已集中在那几座大毡房周围了。毡房前的卫兵和听差在全力阻拦挤在前面的群众，有的甚至挥动皮鞭，举起马刀，企图威胁和吓退众人，生怕人们靠近毡房。然而今天的气氛却不同于往常，人们仿佛在等待严峻而特殊的使命。他们已经听到巴扎尔阿勒无故被捕的消息，既怜悯巴扎尔阿勒，又痛恨塔克渐。今天在场的人，大部分穿着浅灰色的衣服，都是些劳苦大众，随阿拜来的贫困户也来到这里了。他们听到巴扎尔阿勒被捕的消息后更为气愤。阿布勒哈孜就在这些人中间，他明确地告诉人们，自己是特意为巴扎尔阿勒的事来的。

过了一会儿，阿拜已来到人群中间，又与代尔肯拜、阿布勒哈孜、叶尔波勒三人在一起。

“我马上到县长跟前去。如果他们皮鞭抽打巴扎尔阿勒绝不能答应。不允许随便殴打无辜的百姓，也不要让群众离开这里。叶尔波勒、阿布勒哈孜你们两人随我一起去！”说完，阿拜带着两个伙伴向县长的毡房走去。

阿拜离开后，人们随即互相传递阿拜的旨意。阿拜的训示很快就传递到群众中。代尔肯拜等一些老人，还有贫困户中的许多青年都在摩拳擦掌，机警地等待着那个严峻的时刻。

在最边上的那间大毡房里，见不到本地区的任何人，只有几个卫兵和下级小官吏。审判是在中间那顶毡房中进行的。在毡房正中，迎门摆着一张铺着绿色绸布的办公桌，周围坐着几名当官的。一位留着棕色胡须、大个头、脸色发青的人，显然是柯西金县长。他正在抬高嗓门进行审问。那个塌鼻子、斜眼、胖乎乎的翻译官直

挺挺地站在县长身旁，有时还故意歪着脖子。翻译官和受审的乌拉孜拜对话时，也同样抬高嗓门，并用一只脚跺着地，显得非常神气。阿拜和他的同伴们走进旁边毡房时，正在受审的乌拉孜拜的独眼已瞥见他们。

不知是被县长粗暴的态度所激怒，还是阿拜的到达给他壮了胆，乌拉孜拜那个倔强的脾气似乎又发作了。他把跪在地上的一条腿抬起来，大声对翻译官说：

“你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我不是吾拉尔拜，是个清清白白无罪的人。吉连切和阿斯勒别克两人说的全是实话，我要讲的也只有这些。这里的人没有谁应当替吾拉尔拜受审，巴扎尔阿勒也没有什么罪。告诉你的头头儿，不要在这里大喊大叫！你如实翻译给他听！”

阿拜很欣赏乌拉孜拜的回答。翻译官翻这番话时，阿拜低声对叶尔波勒和阿布勒哈孜说：

“这才是条硬汉子呢！”说着，阿拜向中间那顶毡房走去，他是想仔细听听翻译官怎样表达这些话。这时，两旁站立的卫兵大声喊道：

“站住，别往那边去！”

阿拜从容地用俄语说：

“不要喊，我有事要去见县长！”

另两个卫兵在门前挡住了阿拜。正当这时，站在右侧的一位眉目清秀的小官吏向前挪动了两步，走到卫兵前面。他对阿拜讲俄语好像感到好奇，微笑着问道：

“请允许我了解一下，您是什么人？”

阿拜摘下帽子，对这位温文而雅的小官吏还了个礼，他显得不卑不亢，保持着自己的风度：

“我叫阿拜·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夫，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公民。”阿拜微笑地望着对方。对方表现得更加和蔼，亲切地说：

“噢，您是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夫！我熟悉您，非常熟悉。您的朋友安德列耶夫曾多次向我提到您，希望能和您认识。我是这里的顾问，叫罗索夫斯基！”

阿拜刚一结识这位顾问，便指着面前的毡房说：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民众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

方才拦住阿拜的两个卫兵，此刻望着罗索夫斯基的脸色退了回去。这位顾问很快挨近阿拜，用手掌遮住嘴低声说：

“您讲的对！不仅你们觉得荒谬，按正常的行政手续来说，这样做也是不允许的。这简直是胡作非为！”顾问气得脸都涨红了。他接着又说，“不过，我们最终会得到真理的！”他向后退了一步，紧接着向阿拜伸出双手，并指着中间毡房说，“请到里边坐！”这显然是做给周围那些小官吏看的。

阿拜这才进到中间毡房。这时，县长已听完乌拉孜拜的回答，正在气呼呼地呵斥着巴扎尔阿勒。只见两个差役揪住巴扎尔阿勒的肩膀向后一拉，把巴扎尔阿勒掀翻在地，接着又把他按住狠狠抽了几鞭。阿拜看到这些，大声喊道：

“住手！不许打人！”屋里顿时乱起来了。县长像被激怒的毒蛇，从坐位上蹿起来，冲着阿拜喊道：

“你是什么人？谁让你到这里来的？”

县长气得胡须直发抖。他用憎恨的目光直盯着阿拜。阿拜的个头比县长高，他布满血丝的双眼从上向下逼视着对方，气得脸色发青。

“不要大喊大叫！是集中在这里的民众让我来的。你必须停止这种粗暴的举动！”阿拜抬高嗓门用愤慨的语气说。

县长已怒不可遏。他一面命令方才阿拜大喊时收回皮鞭的差役“再打！”一面指着阿拜的鼻子大叫：

“我要把你关进监狱！”

虽然阿拜大喊“不许打人！住手！不许动！”但并没有人理睬，似乎也没有人听懂，皮鞭仍然不停地抽在巴扎尔阿勒身上。看来接着就要抽打吉连切、阿斯勒别克和站在一旁的乌拉孜拜了。县长又命令身边的差役：

“二十五鞭，三十鞭！五十鞭！”这最后是指着巴扎尔阿勒讲的。阿拜全身在燃烧，他准备豁出去。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激愤，而是带着极大的仇恨对县长喊道：

“你现在要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负责！你本身就是祸首，懂吗！”阿拜说完，向门外冲去，并对叶尔波勒和阿布勒哈孜发出指令：

“冲，让人们都上来！全都捣毁！”他自己也跑出来了。代尔肯拜等许多人早已拿着短棒、皮鞭在外边等候。

“把房子推倒！把它们全都打翻！”阿拜喊道。

周围的群众随着代尔肯拜“打呀！”的喊声冲进三顶毡房，挥舞着短棒和皮鞭。当官的受到了严厉惩罚。县长还在命令守卫人员打吉连切和阿斯勒别克，但没等他们动手，便被罗索夫斯基走过来制止了。

“你做的已经过头了！该立即停止！你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不允许你再打人，听到没有？”罗索夫斯基怒冲冲地对着县长说，并用自己巨大的手掌在桌面上狠狠地拍了一下。

从方才阿拜的举动中，罗索夫斯基早已看出他怒火中烧，所以自己才来阻止的。一经罗索夫斯基干预和阻拦，屋里立即平静了。那几名差役，再没敢继续用皮鞭抽打吉连切等人。只有巴扎尔阿勒被打了一顿。现在，巴扎尔阿勒挣扎着站了起来，对县长身边发伙的塔克渐说：

“我的仇敌正是你，塔克渐！是因为你的陷害，我才挨了皮鞭！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一定会报仇的！”

这里所讲的话只有这些。接下去在短棒、皮鞭的挥动下，毡房的撑杆、棚墙不断被折损。特地为这些大老爷们架起的毡房，在愤怒的人群冲击下正摇摇欲坠。一位刚刚清醒的下级警官，这才抽出枪朝天窗鸣了两下。接着又有几个卫兵也跟着鸣枪。可县长这时自己却发出“住手！”“不准开枪！”的命令。虽然毡房外有一两个年轻人听到枪声胆怯地退了几步，但大部分涌进毡房的人完全没有在意。听到县长发出“住手，不准开枪！”的命令后，阿拜在外边向周围的群众喊道：

“不要怕！他们不敢开枪！”

这时叶尔波勒、阿布勒哈孜、代尔肯拜等人也抬高嗓门齐声喊道：

“推倒这些毡房！捣毁它！翻它个底朝天！”

挤在边缘那间毡房左栅墙前的大部分人，都是这里的贫困户。当人们用尽全力一起去推那扇墙时，栅墙的木条和撑杆全被折断，左侧栅墙已向里倾斜，接着在一声轰响中塌了下来。

边缘毡房和中间毡房之间没有便门，只留着两三米宽的通道。这时，吓破胆的几个官吏，在两间毡房里蜷缩成一团。阿拜指着县长喊道：

“你本人就是祸首！你不但没有管好民众，反而弄得民不聊生！”接着向前跨了几步，拉住巴扎尔阿勒，把他拖到自己这边。巴扎尔阿勒随即站到了阿拜身后。

阿斯勒别克、乌拉孜拜、吉连切三人也抓紧时机从阿拜身后跑到人群中。这时代尔肯拜、阿德勒哈孜、叶尔波勒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极为振奋。这些人虽然不是部落里的名门望族与总管，但是在关键时刻，在群众遇到困难时，他们总是争着挑重担，冒风险。此刻，他们正在指挥群众讨伐县长和塔克渐的罪行。阿拜也有意让他们出面讲话。叶尔波勒和阿德勒哈孜对县长和塔克渐喊道：

“不允许你们参加选举！你们只知道欺压百姓，没有资格选举！快滚开！再不会有人听任你们指手划脚！”

他俩接着对群众喊道：

“把你们那些毡房搬回去！”

“告诉所有的人全都离开！让当官的像枯树墩一样孤单地留在这里！”

“让那些挤在他们怀里的坏蛋、恶棍同他们留在一起吧！”

“定居的贫困户们！把你们的毡房搬走，全都搬走！不要向他们的压力屈服！”

“快离开！把当官的都留在这里！”

“他们完蛋啦！”人们也一个接一个的喊着。

传达过阿拜的旨令以后，代尔肯拜、阿德勒哈孜、叶尔波勒等人便领着群众离开了。不过，人们并没有善罢甘休。不知是哪一位出的好主意，在人们离开以前，有人早把县官和部落头目的坐骑全赶跑了。接着在贫困户的带动下，人们一起动手把特意为官老爷架

起的毡房全都拆掉，也很快搬走了。这里只剩下两顶坍塌的毡房，好像被一场暴风吹翻后堆集在一起似的，使空旷的草原更显得贫瘠和荒凉。

一小时前，这所临时官府还曾向叶尔阿勒草原施展自己的权势。但顷刻间，竟像肥皂泡似地消失了。在人民群众的冲击下，官府终于被摧垮了。

人们并没有一哄而散。住在叶尔阿勒一带的群众，把留在草滩的当官的毡房，于当天中午集中在一起同时搬走了。作威作福的县长和头领，终于尝到了被民众唾弃的苦涩。

周围静悄悄，远处也看不到人影。持重的罗索夫斯基在观察附近的动静时，下意识地伸出手掌，苦笑着说：

“连一条丧家犬也没有剩下！”他摇摇头望着那位县长。县长仿佛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垂头丧气地在一旁晃着脑袋。罗索夫斯基接着说道：

“我在哈萨克草原上待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这样有组织的群众。我们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是咎由自取。我们用野蛮行为惩罚无辜的百姓，结果自己受到了惩罚。我的良心促使我告诉你所有真实情况。回到城里，我们会在上司面前算清这笔账！”

刁县长没有理睬，一挥手便转身走了。留在他身边的除两个听差、两个部落总管以外，只有塔克渐。县长真想不到自己会落到这种地步——此刻竟无法弄到一口水、一碗茶，甚至连一块包尔沙克和奶疙瘩也没有。

县上的官吏都很明白，选举进行不下去了。现在只有返回斜米，没有必要再逗留，这也是刁县长此刻所能作出的惟一选择。他命令塔克渐赶快找马送他们回去。这位卜勒斯只好把自己和周围的听差、部落总管的乘马全部集中起来。黄昏时勉强套好四辆皮包车把他们打发走了。

临行前，刁县长把今天所发生的事归纳了一番，并告诉给自己下属的小官吏。他又通过翻译官询问了塔克渐和部落总管的看法，最后才作出了结论。这也是他准备带回去向上级呈递的全部材料。

材料的中心内容，不外乎是掩饰自己的错误：“吾拉尔拜是匪

首，巴扎尔阿勒是他的靠山，所有坏主意都是巴扎尔阿勒出的。而乌拉孜拜、吉连切等人都是巴扎尔阿勒的支持者。其中还有青格斯地区的卜勒斯——塔克渐的胞弟阿拜。这次闹事、破坏选举的正是巴扎尔阿勒和阿拜挑动的穷光蛋、雇工及无知的老百姓。

“这一地区的卜勒斯——塔克渐也不称职。虽然他和吾拉尔拜、巴扎尔阿勒有私仇，但未能消除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群众把政府官员丢弃在旷野上跑散时，塔克渐甚至连一个阿吾勒的人也没有留住。巴扎尔阿勒逃跑后，他也未能派人追回。

“因为塔克渐未能有效地组织民众进行选举，特免去他的卜勒斯职务。这一职务暂由候选人加巴依·布皆依担任！”

这最后的决定，是在临上皮包车前通过翻译官告诉塔克渐的。

县长企图用几页纸封住自己的劣迹，正像用自己的舌头舔平身上不光彩的伤疤一样。关于宣布撤销塔克渐职务的决定，将由翻译官执行——他还要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

交待了这一切，县官便悄悄离开了。

(三)

阿拜在斜米的拘留所里已经关了十多天了。虽然这里是临时牢房不像大监狱那样森严，但也要按照罪犯的不同情况加以管理。窗外有铁栏杆，门上吊着大锁。门中间留着小方孔，是罪犯和外界接触的惟一通道。

这里的守卫人员不是可以随意呼叫的。几个额上满是横纹的中年卫兵，经常佩着长刀困惫地站在门外。其中还有几个曾作为警卫人员跟县长外出过。县衙门就在牢房附近。虽然阿拜初次尝到铁窗的滋味，对这里的生活好像还可以适应。他周围堆积着许多书，可以整天不停地阅读。有时，他竟不知时间是如何过去的。

这次阿拜得到了好几位朋友的真诚关怀，这些人都住在城市里。其中最突出的是被称作阿克巴斯^①的安德列依。阿拜被关进牢

^① 阿克巴斯指满头白发。

房的第二天，他就曾来探望过。

安德列依每隔两三天要给阿拜送一次书。经他说情，阿拜已从窄小的牢房搬到看守室里。这里比较宽敞，而且窗台矮，只是太脏，门口有苍蝇乱飞。安德列依还可以装作询问案情，与阿拜长时间交谈。他每次送书来都要打趣地说：“又给寂寞的犯人送来了陪伴！”并想方设法为阿拜开心。当安德列依第一次了解到阿吾勒发生的情况时，就曾说：

“那位县太爷简直不可一世，要打掉他的威风绝不是简单的事。你这次的行为完全是出于义愤，虽然这会抬高你的声望，但也会激怒那些当官的。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越轨行为！”

安德列依在同阿拜谈这件事以前，已经从他的朋友罗索夫斯基那里详细了解了事件的全部过程。罗索夫斯基用蔑视和嘲笑的语言，对安德列依叙述了县长的所作所为。不过，他认为阿拜的行为只是出于自己的好胜心。

有一次在安德列依家里谈论此事时，还有另外一个叫米海依洛夫的人在坐。此人已三十出头，大个头，满脸胡子，额头又宽又高，而且秃顶，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似乎很有抱负。言谈举止及穿着也都不像当地人。胸前既没有闪光的纽扣，也没有显示其身份的各种绶带。原来，他是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这里来的，并且一直受到监视。

米海依洛夫经朋友们帮助，被安插在州政府办公室工作。当他第一次听到傲慢的县长受到污辱的趣闻时，竟高兴得捧腹大笑，但没有过多追问其他情况。过了一段时间，他却要求安德列依给他介绍那位敢于向官场挑战的草原青年。安德列依曾多次谈到，阿拜的案件和罗索夫斯基的作证有关。而罗索夫斯基曾表示他要公正地讲出真实情况。

安德列依多次讲到朋友们对阿拜的关心与帮助。阿拜已经打消顾虑，他对看守人员的惟一要求，是夜间能给他掌一盏灯。阿拜睡眠很少，他希望夜间能继续阅读那些使他特别感兴趣的小说。

牢房的马灯一直挂在高处。一到晚上，阿拜总是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每当他感到眼睛难受时，就去敲击牢门。那些酣睡的老

看守员被唤醒时，总像受狼惊吓的羔羊，不停地咒骂。有时，走过来对阿拜说：

“瞧，你这个柯尔克孜也想成为学者？难道在监狱里还要替你爷爷和爸爸念书不成？白天的时间还不够你用吗？”

阿拜只是要把他们闹醒，并不想和他们吵架。听到方才那样尖刻的嘲讽，阿拜有时反而惬意地微笑。他经常“谢尔盖”、“尼古拉”地呼唤他们的名字。讲话时也显得温和，并保持着草原人特有气质。

“谢尔盖，你听我说，牢房里到处是臭虫，没办法睡觉和休息，因此不得不看书，也只有书可以当我的伙伴。我并不吃你们牢房的饭，除了点一盏灯外，不增加你们的开销。你应该懂得这些！”经常和阿拜接触的谢尔盖，每天晚上总是没有好气地唠叨一番，但还是要给阿拜再拿来一盏灯，并且亲手给他点好。有时，嘴里嘟哝着说：

“正派人家的孩子都在学校里念书……在学校！噢，难道你爸爸让你在监狱里念书不成？这里就是你的学校吗？哼！”

监狱为阿拜支付的开销很少。阿拜喝的马奶酒、热汤，吃的肉食都是外边送来的。有时，叶尔波勒送来，有时白麻干别特送来（他这次是作为随行人员照管阿拜和叶尔波勒的乘马）。此刻，阿拜的房间里还剩有半罐清凉马奶酒，餐布里的熟肉和糕点也还不少。由于城市里天气闷热，阿拜虽然没有什么担忧的事，可总是吃不好饭。不知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是因为许多日子没有晒太阳的缘故，阿拜的脸色总显得灰白。他昨夜睡得很少。今天早餐时也只喝了些过夜的马奶酒，就在看小说了。今年春天，阿拜在阿克确库阅读《杜布罗夫斯基》时，非常赞赏伏拉基米尔把贪官和住房一并烧毁的做法，认为这是一个真正勇敢者被激怒的举动。此刻，他又在回味当时的感受。

阿拜经常回忆那篇小说的情节。他仿佛自己也在一次意外事件中看到了那种场面：在毡房被推倒时，刁县长和他的五、六个卫兵及警官跑到边上的毡房里，心惊胆战地蜷缩在一起。阿拜确实看到了愤怒的人群像火焰般扑过去的情景。

彼此完全不同的部落和种族，在遭受欺压和凌辱时，能像同胞兄弟一样采取同样的行动，犹如铁笼里的老虎和戴眼罩的雄鹰被激怒时，都会显示它们桀骜不驯的本性。而某种耻辱也会同样激怒不同的种族。阿拜有时想：在那种情况下，不是部落和族别制约着人的感情，而是相同的遭遇支配着人的行动！

阿拜正按照上面的思路想着，完全忘记了摊开的书本还放在膝盖上。正在这时，牢房的门突然开了。

监狱的看守长哈木托夫亲自来了。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律师或审判长莅临时，他才肯到这里来。因此，阿拜以为自己该被释放了，立即站起来向看守长走去。不料哈木托夫站在门口厉声叫道：

“阿拜，到值班室去，你父亲从阿吾勒来了！”

这消息使阿拜感到惊讶，也使他感到羞愧。但他还是快步向值班室走去。

值班室里确实来了许多人。看得出带头的是叶尔波勒和年轻的白麻干别特。阿拜一边忙着和他们打招呼，一边在众人中寻找库南拜。阿拜显得很不自在，心里在想：他拖着老骨头架子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正因为感到突然，阿拜才皱着眉头走到了人们中间——他并没有看到库南拜。

“说我父亲来了，可他在哪里？”阿拜忙着问。

叶尔波勒轻轻捅了一下阿拜的腰部。为了瞒过看守人员，故意指着代尔肯拜说：

“这不是你父亲吗！因为他们不让进来，我们才这样说的。”

阿拜这才高兴地点了点头。代尔肯拜胡须虽然斑白，却显得精神矍铄。他伸展双臂，把阿拜紧紧搂在怀里，亲着阿拜的脸颊激动地说：

“亲爱的，我的靠山！”

看来，是叶尔波勒这次很巧妙地疏通了哈木托夫——他看到人们在拥抱，立即转身走了出去，好像真的相信代尔肯拜就是这个囚犯的父亲。

阿拜和代尔肯拜拥抱过后，才清楚地看到同来的另外两个人。

因为屋里较暗，刚进屋时阿拜没看清每个人的脸。当他认出这两个人时，感到又惊又喜。他立即走过去，与一直还在沉默的两位大汉互相拥抱着。

令阿拜感到惊讶的两位吉戈特，不但在斜米地区监狱里不容易见到他们，即使在库南拜的阿吾勒也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因为在部落里无法藏身，早已远走高飞了。

正由于他们惹事，叶尔阿勒地区骚动后塔克渐才被撤职，阿拜也被关押在监狱里。随后官府又宣布所有额尔格孜拜的后裔都是那次骚乱的肇事者，是歹徒。季格铁克家族的人都是罪犯。而罪魁祸首是吾拉尔拜，其次是巴扎尔阿勒。

反对官府，破坏选举，煽动贫困户闹事，推倒毡房的罪名都加在他们身上了。塔克渐和其他几名头目还向县长提供了许多有关他们的黑材料，审问阿拜时也曾多次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从审判官的语气可以看出，官府对他们怀有更多的仇恨！

尽管对阿拜的审问时间一再延长，但阿拜并没有提供会牵连到他们的任何事实。可阿拜万万没有想到，官府正在搜捕的这两位吉戈特，竟敢跑到戒备森严的这所牢房里来。

阿拜认为，代尔肯拜来探监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官府给他列的罪名也不少。但阿拜心里明白，代尔肯拜为朋友的事赴汤蹈火也是心甘情愿的。

令阿拜吃惊的这两位吉戈特，曾经是季格铁克家族中出类拔萃的两个年轻人——巴扎尔阿勒和阿布勒哈孜正笑眯眯地望着阿拜。他们都对阿拜怀有真挚的感情和深厚的友谊。阿拜望着他们说：

“我的天啊！是谁把你们两个送到老虎嘴里来的？是不是我们的阿吾勒为了我硬逼着你们来的？是这样吗？你们照实说！”

还是巴扎尔阿勒消除了阿拜的疑虑。

“你讲的对！我们算得了什么？为了你，可以让整个季格铁克家族跟着跑来！但这次是我们自己来的。假如这次被关押的不是你，而是塔克渐，纵令他们强迫我和阿布勒哈孜，不要说到这里来，我们连理也不理。这次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施加压力。代尔肯拜老汉和阿布勒哈孜都说‘永远不离开你’，

还说‘跟你蹲在一个监狱里，像住在楼房里一样舒服，我们绝不懊悔！’正是这样我们才来的！”

代尔肯拜和阿布勒哈孜郑重地表示，赞同上面的说法。

“我们不能让你为我们坐牢。我们想解救你，可无能为力。我们既粗鲁，又无知。”代尔肯拜刚开口，阿布勒哈孜就打断他的话说：

“让我们替你坐牢！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你至少可以安慰群众，止住他们的眼泪。你会像真正的男子汉维护人们的尊严。我们就是为这个才来的。你出去，让我们留下！”

自从上次在山庄听到乌斯盘讲那个不堪入耳的消息后，阿拜这才有机会和巴扎尔阿勒会面。在叶尔阿勒刁县长的毡房里，因为阿拜正在震怒，也只和他随便打了个招呼。阿拜心里明白，这次带头冒着风险，领着这几个人到这里来的正是巴扎尔阿勒。他仿佛是有意来赎罪的。只要能得到阿拜的宽恕，他准备牺牲自己。

阿拜想了一阵，很快做出了决定。他高兴地望着大家，边笑边说：

“男儿要在征战中考验，好驼要在旅途中鉴别！你们方才讲的话，简直把我送上天了！我相信，如果我真的有危险，代尔肯拜老大爷会为我牺牲的。你们两位硬汉子也会这样做。既然你们不怕粉身碎骨，我还能怕死吗？”阿拜笑了一阵，又接着说，“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像刁县长那样的低能射手，也不可能一枪击中我。他们的手段还不如苍蝇咬的难受。我过去有一位交情很深的俄罗斯朋友，这次他又给我介绍了几位信得过的新朋友。其中有一位正是亲眼看到刁县长胡作非为的顾问。情况就是这些。最近几天可能让我和县长同时出庭申辩。”阿拜又开玩笑说，“和县长出庭申辩就不用代尔肯拜压阵了吧？”

阿拜又笑着对巴扎尔阿勒说：“巴扎克，虽然你是哈萨克中的雄辩家，不过这次你还是让我出场。人多了，会延长审问时间，也可能节外生枝，事情会变得更复杂，甚至会长时间拖下去。此刻，你们在这里起不到任何作用，应当赶快回去！”

季格铁克家族探监的人离开牢房以后，阿拜像往常一样默默地

坐了一会儿。代尔肯拜、巴扎尔阿勒两人经叶尔波勒同意，决定留下来。他们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在斜米市偏僻的诺盖街租了一间住房。牧区哈萨克人到这里来的较少，因此比较安静。他们说，“如果阿拜那边需要我们，这里也容易找到。”有时，他们夜晚暗地里与叶尔波勒接触。巴扎尔阿勒认为，自己不能为阿拜做出牺牲，活着也没有意思。他已经表示过，如果官司打得不顺利，或者阿拜被判刑，他要承担叶尔阿勒骚乱的全部责任。

巴扎尔阿勒无法割断对奴尔孜妮木的深切思念。而崇拜他的这位女性，也同样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虽然巴扎尔阿勒不怕其他人议论，却怕被阿拜发现。他说，“一旦阿拜知道了这件事，我就无地自容了！”这段缘分也像一块旧伤疤在啃啮巴扎尔阿勒的心。尤其是给自己部落所造成的沉重负担，更使这位铮铮铁汉感到痛苦。虽然阿拜知道巴扎尔阿勒做的这件事对不住自己，但从大局考虑，也只得替他掩盖。

在监狱里见到阿拜以后，巴扎尔阿勒曾经表示：“阿拜说过‘虚荣不值得赞赏，值得赞赏的是高尚的品德’。亲爱的阿拜，谢谢你的远见卓识！”巴扎尔阿勒仿佛解开了心里的疙瘩，并讲出了心里话。

巴扎尔阿勒还讲道：“常言说‘没有盟友支持的勇士会陷入困境；没有领袖的群众会误入歧途’。我既有挚友，又有领袖，该是最幸运的人啦！我的决心已定：或者带着阿拜出狱，一同高高兴兴地回去；或者我巴扎尔阿勒豁出来，即使被流放到天涯海角，永永远见不到这里的父老乡亲，我也不懊悔！”

代尔肯拜非常赞赏巴扎尔阿勒对阿拜所持的态度，他说道：“人们不是说‘不要哀求敌人，不要刁难朋友’吗？我佩服你，巴扎尔阿勒！”

虽然阿拜在牢房里独自一人，但他并不孤立。他除了有巴扎尔阿勒、代尔肯拜等挚友以外，还有许多与他们一样的同情者，而且人数在逐渐增多。

阿拜还曾模模糊糊地听叶尔波勒讲过，在自己的朋友中最近又新添了一位特殊人物——一位喜欢吟唱的姑娘莎勒塔娜特。他们住

在额尔齐斯河岸的林区，属于布拉部落。最近几天，她坐着驾三匹马的皮包车来到了特尼别克家里。姑娘的父亲阿力迭克是位林区的富商，与特尼别克既是至交又是亲家。

莎勒塔娜特姑娘的阿吾勒和草原的牧民有些不同。那里的人在额尔齐斯河岸城市近郊种庄稼，经商的人也不少。他们的住房比较讲究，是仿照帐篷用圆木架起来的。那里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经常到城镇、街道、集市里去。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与托布克特部落不太一样。这次是这位待嫁的娇小姐，带着她的庶母一同进城买日用品来的。

莎勒塔娜特到特尼别克家来过多次。这家的少夫人玛克希是阿拜的姐姐，和她很亲近。去年冬天她在这里和玛克希谈了很长时间，还特意向玛克希询问过阿拜的情况。那天晚上，她还请求玛克希给她介绍阿拜的诗歌。玛克希用民间传统的曲调，给她吟唱了阿拜的一首诗。虽然曲调也很优美，莎勒塔娜特却更喜爱阿拜的诗句：

即使月亮和太阳同时闪光，
也不能把我阴暗的心室照亮；
对于我，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你，
对于你，或许有人更比我理想……

听完这首忧伤的歌，莎勒塔娜特在黄昏的幽暗中长叹了一口气，接着把手搭在玛克希肩上，把粉红的面颊贴到玛克希的胸前。她也许为自己的举动感到难为情，两颊顿时变得通红。不过，她很快抑制了自己。这些她从未听过的新诗，已永远留在她的记忆里。

“唉！能有人为自己吟唱这样心中的歌，还有什么遗憾？”

那天晚上所谈的就是这些。

有一天，特尼别克夫人和玛克希正陪伴着莎勒塔娜特母女吃早餐，突然叶尔波勒匆忙地走了进来。特尼别克夫人和玛克希都急不可待地问：

“阿拜的事怎么样了？有出来的可能吗？律师说些什么？”

叶尔波勒不认识在坐的两位客人。他疑惑地望着莎勒塔娜特，没有回答主人的问话。这时姑娘的脸上出现了红晕。她开始低着头，睁大眼睛窥视着叶尔波勒，但很快又直视着这位吉戈特，仿佛在示意“不要瞒我们！”

“都不是外人，你说吧！”玛克希提醒叶尔波勒。

叶尔波勒这才道出实情。他说：

“律师和阿拜都说，事情不会拖得太久。但现在却没有明显的变化。律师还说，这种审判只要有人保释，有时也就不了了之。因此要时刻作好准备，要找到一位能在官府说上话的有影响的人，通过他送去一千块钱保释金。重要的是为阿拜找到保证人，最好是有家业的商人，这样上面才可能同意。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在坐的人心里都很明白，叶尔波勒所想的保证人正是特尼别克或他的一个儿子。虽然夫人曾多次接触过这种事，但此时此刻却毫无办法，只能遗憾地说：

“噢依巴啞，亲爱的！现在该怎么办？你自己知道，两个孩子和他们的父亲都不在家，况且手头也没钱，更没有一个可以当家做主的男人去作保！”

叶尔波勒和玛克希都想不出别的办法。尤其是叶尔波勒已经意识到，现在对阿拜是一个非常艰难而又关键的时刻。因此他只能央求着说：

“唉呀，想不到事情这么棘手！赶些牲畜来卖吧，路太远，而且畜群已转到夏牧场去了。能够作保的亲朋也不在家。出来时，由于太匆忙，也没有做更多的准备。如果官方提出立即找人来作保该怎么办？夫人，您可不可请附近哪一位有家业，和你们一样的哈萨克商人出来帮助？如果行，我就亲自代您去致意！”

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玛克希婆媳两人反复查找了镇上有交情的商人名单，无奈这些人也都不在家。玛克希烦恼地蹙着眉头说：

“这些人哪能待在家里？每到夏天，有的要去草原，有的要到山里，都坐上马车走了！”

看来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静静地坐在一旁观察他们、听他们议论的莎勒塔娜特，突然宣

布自己愿意作保。在坐的人都惊奇地望着她。这时她直盯着叶尔波勒说：

“阿拜先生的朋友不只是在外经商的那几个人吧！常言说，处世做人，要以德报德。我父亲曾说，他得到过阿拜本人和他父亲的许多好处。请以我和我这位母亲两人的名义向阿拜致意。这一次他有什么困难，全部由我们解决。就用我阿力迭克诺娃的名字来作保吧！”

她显得那么自信和坚定。在坐的人也一致表示同意她的意见。叶尔波勒感激地说：

“好妹妹！敬爱的！这是一般男人也很难做出的决定。你是在救援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世上不会有比这更为珍贵的友谊！此刻讲多少感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们的心意，我也不想讲得更多！如果真主保佑阿拜平平安安地回来，让他亲口向您道谢。现在，就让我高高兴兴地把这个好消息带回去吧！”

一层淡淡的光泽闪现在莎勒塔娜特洁白、圆润的额头和高挺的鼻梁以及丰满的脖颈上，更显示出少女的妩媚。含笑的脸上隐隐出现红晕，棕色的长发梳得整洁而光亮。那双含蓄而略带羞涩的眼睛使人感到格外亲切。秀长的手指和柔润的手腕上，分别戴着别致的戒指与手镯，更使她显得雍容而高雅。耳垂上吊着的金丝坠儿在不停地颤动，又给她增添了几分魅力。当叶尔波勒听到姑娘叫莎勒塔娜特时，不禁肃然起敬。他心里想：她不但相貌出众，而且品德高尚，真不愧叫作莎勒塔娜特^①啊！

阿拜的朋友们所担心的最后一件事总算解决了。这时官方已将律师的辩护书、叶尔波勒等人的诉状和阿拜的申诉集中在一起，上呈到州府将军办公室。阿拜的案件经历了整整一个半月，最后确定由行政部门解决，而不是由法庭审判。

两个卫兵把阿拜带到将军办公室，送到上边的一间大厅里。大厅的上方摆着一张长桌，阿拜被指定坐在靠边的椅子上。不一会儿进来三四名穿着闪光纽扣、长礼服的官员，年龄参差不齐。阿拜不

^① 莎勒塔娜特：隆重、庄严的意思

曾注意，正在为他奔波的安德列依律师也与他们同时进来，坐在自己身后了。

在安德列依对面靠边的椅子上，坐着顾问罗索夫斯基。与罗索夫斯基坐在一起的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米海依洛夫。他是个秃顶、大胡子、宽肩膀，显得深沉而稳健的人。因为他们的座位靠后，阿拜也不曾注意。

坐在上首的几个人中，有一位年纪较大、须发灰白，留着大背头、眼珠发蓝且炯炯有神的官员。他的职位最高，今天的会议是他亲自主持的，也是他派人叫来柯西金县长的。这位刁县长依然带着在叶尔阿勒时的冷酷的面孔，神气十足地走进大厅，故意踩得地板“噔噔”作响。他没有坐在靠近阿拜的椅子上，而是在挨着长桌的地方另找了个位置坐下。他是最后一个进来的。

翻译官坐在官员们的旁边。这人长得小耳朵、扁脑袋，胡须黄而稀疏，头发如针刺，眼睛不停地眨动。这次审判竟像是为解决阿拜事件而特意召集的会议。审问人员把阿拜在此以前所作的辩解又从头到尾问了一遍。

阿拜把在叶尔阿勒发生的事件重述了一遍。他指出这位刁县长如何欺压百姓，如何践踏法律，并揭露了他们用皮鞭打人的情况。但却隐瞒了他自己有意帮助巴扎尔阿勒的情节，申明他只是为乌拉孜拜和那些下层官员鸣不平。阿拜着重控诉了柯西金在稠人广众面前鞭笞由政府 and 民众共同选定的下层官员——乌拉孜拜等人的罪行，并认为这是挑起事端的根本原因。阿拜说：“民众没有义务尊重这种县长，但民众并不曾对他们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只是为他们这种损害政府威信的作法感到愤恨，才不愿参加选举，纷纷离开了。我作为民众的一员，根据民众的要求表达了他们的心意，没有做任何对柯西金有害的事。”

阿拜的这番话大部分是按照律师为他写的提纲讲的。有些能记起原文的词句，完全是用俄语讲的。

当阿拜要举一些具体例子做补充时，感到用俄语表达有困难。这时他转过身，不慌不忙地向翻译官交待：“请把这几句话翻译过去！”翻译官刚翻完，他又用俄语接着讲。这是阿拜第一次用官方

语言在审问中长时间对话。他对此感到满意。他仿佛不太留意自己是否讲得流利，只希望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把事件的经过和具体情况交待清楚。阿拜把哈萨克话中的诙谐语句译作俄语讲给他们听。听众都感到新鲜和亲切。

主持这次会议的老顾问，看来是一位颇有经验的司法官员。

老顾问今天的安排有这样两个特点：首先，让草原的哈萨克人和沙皇的官吏面对面地对质，让他们同时受审。这是不寻常的作法。其次，这次审问似乎与老顾问本人有着某种利害关系。这一点从阿拜不受阻拦和干扰、可以长时间进行第一次答辩就可以看出。

果然如此。虽然老顾问貌似公允，骨子里却是另外一回事。他和当今在位的将军关系很近，而且是连襟。将军既喜欢他又信赖他，而他却是个贪得无厌的赃官。

那位刁县长和衙门的其他官员一样，非常熟悉老顾问的底细，背地里议论他像《克雷洛夫寓言》里刚刚偷吃过鸡、嘴上还沾着鸡毛的狐狸一样。再说，柯西金也不是完全没有依靠的孤臣孽子。他是本州最高司法部门——区法院院长的女婿。而区法院院长和将军之间也有着某种瓜葛和交情。

将军和法院院长都想解脱柯西金，掩盖发生在哈萨克草原的那场骚乱，因此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这个办法。不料阿拜被关进了监狱，偏偏又请安德列依作他的辩护人。州政府的大小官员都知道安德列依是一名责任心很强的律师，他甚至有可能把自己的辩护书直接送到省府机关。另外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省府机关派出的年轻官员罗索夫斯基已给将军写了一份材料，证明柯西金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非法的。对此也要认真考虑。

除了要解开上述一连串的纽结以外，还要注意柯西金的安全，甚至要适当地照顾他的面子。因此最好是不声不响地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这样也可以适当地维护将军府的威信。将军认为只有老顾问才能够这样理想地结案，因此才特意派他来的。

老顾问在接受这项重任时，已考虑到对自己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从来不会忘记自己。办案过程中，通过和安德列依律师的多次交谈，老顾问已看出，如果不妥善解决阿拜的问题，案件不

会彻底了结。经过多方面权衡，老顾问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解脱刁县长，需要给阿拜加上一种罪名，但不宜长时间监禁他。因而给阿拜罗织的罪名要分寸得当，不能过分夸大。这样阿拜即使被判刑，也会很快释放。重要的是安德列依和阿拜要领悟他的意思，很好地配合，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一点，老顾问已向他们暗示过了。

有一次安德列依来探望阿拜时，用激愤而轻蔑的语气告诉他：“顾问大人要补充一些营养，这需要开一张五百元的处方。”叶尔波勒已把带来的全部盘费给他送去。老顾问决定尽快了结此案。当他叫来柯西金，准备和他私下商议，如何更好地履行审判手续时，不料竟节外生枝。

柯西金听说要审问自己，非常气愤。尤其是听说要与哈萨克事件联系在一起，更觉得无法容忍。他说“让我和草原的野人同时受审，这对我是最大的侮辱！”他公开表示拒绝。虽然已经有过两次接触，老顾问却未能使柯西金就范。最后老顾问才不得不指出打人是违法的行为。

哪知道一提起打人的事，柯西金竟反唇相讥，直对着老顾问说：

“只要廉正无私，不曾中饱私囊，动动手算不了什么。这还要看是对谁动手！看来你是忘记了这些。那你还是先清理一下自己吧！我和你不一样！”这位傲慢、专横的年轻官吏，竟像对待叶尔阿勒的群众一样与老顾问周旋。

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老顾问只好横下心，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他向将军汇报过上述情况后，想方设法要保护自己的威信。

在这一案件的审理中，随着人们的明争暗斗出现了上述局面。

柯西金坚持：“不能让我和哈萨克人一起受审。”他进到大厅时，就不同意和被告坐在一起，因而才“咯噔噔”地踩着地板坐在长桌旁。

这些统治草原的无能的官吏，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仍未能达成协议。

老顾问凭借他的惯用手法，勉强保全了自己的脸面。但对阿拜

的态度却有所改变。从他的问话看来，阿拜仿佛“不是被告本人，而是被告的保护者”。他曾问阿拜：

“县长有权责备巴扎尔阿勒；也有权责问吉连切和阿斯勒别克，他们两人是下属官吏。你不是官方人士，为什么横加干涉呢？你说，你出面干涉的原因是什么？”

阿拜立即回答说：

“是广大群众让我干涉的。他们看到柯西金老爷动手打人，才推举我出来干涉。”

因为允许阿拜长时间自由辩解，刁县长早已冒火。他抬高嗓门喊道：

“你是广大民众的什么人？谁给了你代表民众说话的权利？你是从哪里获得这种力量的？”

阿拜没有畏惧，他轻蔑的一笑，转身对老顾问说：

“这一位提到了力量。是的，我没有像他周围那些警卫人员的力量，群众手里也没有武器。但广大群众却具有比武器更强大的力量。真理和正义的力量要超过这位县长的命令。广大群众关于……”讲到这里，阿拜把脸转向了翻译官。

“下面的话请你好好翻给他听。我们的民众说‘要相信正义，而不是武力；宁为正义牺牲，也不向恶势力低头’。”——这是阿拜今天所讲的重点和中心内容。

翻译官翻完这段话时，坐在阿拜侧面的安德烈依、罗索夫斯基和米海依洛夫会心地一个望着一个。

审问已不像前面那样拖沓。刁县长和阿拜开始直接交锋。两人互不相让。刁县长抢先说：

“库南拜耶夫，你在帮助巴扎尔阿勒，他弟弟是贼寇。”

“我首先是帮助了你要殴打的那些朋友！”阿拜立即作出回答。

“不，我不相信，不只是他们。你还要帮助巴扎尔阿勒。你是为搭救他煽动闹事的。”

“我讲的是事实。如果你扯到巴扎尔阿勒，我也要为他辩护。”

“是啊！你应该这样回答。再过一刻，你还要为他在逃的弟弟辩护。”县长转身朝主持审问的老顾问说，“请你们特别注意库南拜

耶夫的这句话！”

阿拜也朝老顾问说道：

“巴扎尔阿勒的弟弟外出已经一年多了。他在家里时并没有做坏事，是个老实的年轻人。他犯罪是离家出走以后的事。他既丢弃了家，也丢弃了部落。现在请问你们，假如有一个俄罗斯农民离开家，比如说从塞米巴拉金跑到奥伦堡，在那里犯了法，那么能允许这位县长跑到那个农民的家乡去殴打那里的老百姓吗？能认为县长做得对并给他加官进爵吗？”

这时刁县长竟当众扯谎说：“我没有打那里的老百姓。”阿拜对他的无赖行为极为反感，用憎恶的语气呵斥道：

“你不但专横跋扈，而且还要扯谎。普通人说谎，可以说他不懂羞耻；当官的说谎，难道不就是犯法吗？一个犯人还有什么资格坐到审判的位置上？我实在感到惊讶！我的话就这些！但柯西金先生打人是实在的，我希望有人出来证实。请你们询问罗索夫斯基先生吧！”

阿拜的话就此结束了。老顾问听取了罗索夫斯基所作的简短回答，他以无法辩驳的事实压倒了刁县长：

“确实打人了。柯西金先生是干了违法的事。他是当着我的面下命令打人的。”

“只要廉正无私，动动手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我不是不顾羞耻地受贿的县长。我动怒镇压犯罪行为是事实！”柯西金的这话仿佛是说给罗索夫斯基听的。

这时罗索夫斯基耸了耸肩，伸出两个手掌大笑着说：“还有什么可说的？”

草原的哈萨克不是官场人物，都是普通老百姓。这些当官的继续在阿拜前面唠叨也太有失体面。因此，阿拜的事就这样结束了。

审问结束后，阿拜在牢房里只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被释放出狱了。

然而，阿拜不是作为无罪释放的。在他的判决书上写着：“由于扰乱柯西金县长正常行使职权，应交纳相当于六个月监禁费一千元罚款。”

这样判决，既维护了沙皇政府的声誉和权势，也保护了柯西金县长在草原民众中的威信。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才没有把他和阿拜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这样判决的结果，无疑掩盖了这位飞扬跋扈、无赖县官的罪行。然而为民众鸣不平，反对他种种暴行的正义人士却遭到了惩罚。

米海依洛夫和安德列依谈到这次审判时，愤愤不平地说：

“真是欺人太甚！这不等于让更多的柯西金之辈继续欺压老实百姓，任意殴打他们吗？这样判决本身即是犯罪！”

阿拜并不了解官场内部的肮脏交易，认为自己是被无罪释放的。他还为此感到高兴呢！

阿拜的审判刚结束，官方即着手办理下一个案件，也就是需要特殊审理的关于吾拉尔拜和巴扎尔阿勒的案件。

巴扎尔阿勒即便不是逃犯，今后也要受卜勒斯方面的监视。只要哪一位卜勒斯诬陷他，或者吾拉尔拜被捕，他都会从悬崖上摔下来。

阿拜走出监狱大门时，看见路边停着一辆套着三匹栗色马的黑皮包车。玛克希、莎勒塔娜特、叶尔波勒三人走下车高兴地向他走来。玛克希、叶尔波勒二人走上前，先和阿拜拥抱着问候了一番。

阿拜不认识莎勒塔娜特。他俩只是礼节性地握手问候了一番。叶尔波勒之所以一直没有向阿拜吐露莎勒塔娜特的情况，原因是不知道阿拜会怎么想，也怕阿拜感到为难而拒绝姑娘出钱为他作保。叶尔波勒曾把这些想法告诉玛克希。玛克希见阿拜有些疑惑不解，便靠近他指着姑娘说：

“这位姑娘叫莎勒塔娜特，你过去听说过她的名字吗？”

阿拜点了点头，表示听到过。

玛克希接着说：

“她正是你的保证人。是她出钱保你出狱的。她对你的友情已超过她本人的声望！”

阿拜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不知道自己应当表示感激，还是表示愤慨。他已经察觉到，此刻提出任何问题，都会流露出自己的不

安情绪，因而只好沉默。他用力握了握莎勒塔娜特的手，接着用手掌扞住自己的胸口表示敬意，再没说什么。莎勒塔娜特的脸变得通红，羞怯地移开了仿佛在等待回答的期盼目光。玛克希是个直爽人，她不赞成阿拜此刻的表现，她对阿拜说：

“阿拜渐，你是个懂事的人。怎么连一句话也没有？你这是干什么呀？”

阿拜举了举手，示意让她们上车。阿拜把她们扶到车上后，自己随着坐到她们的身旁。

“懂事的人不只我一个，莎勒塔娜特比我更懂事！不过前人讲过，‘人贵于理解，理解贵在含蓄’。除此以外我还说什么呢？莎勒塔娜特，您说对吗？”

“您说得对！高兴也不一定要声张！”姑娘笑着说。

过了一阵，高头大马拉着豪华的皮包车，向市镇特尼别克家急驰而去。随着车铃的响声，阿拜等人很快来到了目的地。

官司打完以后，阿拜并没有回家而留在市里了。为了让家人知道平安出狱的消息，阿拜当天即派巴扎尔阿勒带着季格铁克家族的人回阿吾勒去了。留在他身边的叶尔波勒和白麻干别特，没有在特尼别克家下榻，而住在阿拜与叶尔波勒都熟悉的克里木家里了——这是一个好客的人家。

阿拜事后才了解到，莎勒塔娜特为了他确实费了一番苦心的。虽然她是阿力迭克的女儿，但官方不同意由她保释阿拜。她只好去和本市经营毡毯业的兑斜克商量，说服他出来为阿拜作保。兑斜克和姑娘的父亲很要好，按亲属关系来说，该算姑娘的舅父。但他却是个胆小怕事、不愿抛头露面的商人。再说他和托布克特部落之间没有任何往来，也不想接近他们。莎勒塔娜特竟然说服了这样一位商人接受了自己的意见。当然，所有的保释金还是由她支付的。这就是保释阿拜出狱、表现具有男子汉气质的一位女杰！

阿拜越是深入了解莎勒塔娜特对自己的关心和帮助，就越感到不安。这样重的情义不是用一般方式可以答谢的。阿拜终于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和姑娘公开谈一次，让她讲出真心话来。

阿拜出狱的第二天，莎勒塔娜特的庶母、玛克希和叶尔波勒一

同坐马车到附近的市镇去了，其他人也都不在家。留在特尼别克家里的只有阿拜和莎勒塔娜特。

玛克希卧室的褐色窗帘挡住了室外的阳光，室内的光线显得朦胧而柔和。床上摆满绫罗绸缎缝制的被褥和羽绒枕，小房间显得清静而幽雅。姑娘和阿拜坐在小圆桌边，推心置腹地攀谈着。

阿拜首先提到令他刻骨铭心的姑娘的情义。本来就非常拘谨的莎勒塔娜特，此刻更感到窘迫。她没有开口，只是蹙着眉头，侧过身去。接着用白皙的手掌，腼腆地遮住了对着阿拜的半边脸，仿佛向阿拜示意，再不要讲这些了！

不知姑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作为呢？还是担心一旦说明真象，承认自己的无私援助，会像套在阿拜头上的笼头，成为他的精神负担呢？或者是认为该做的我已经做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只等着听你的，了解你的心意呢？不论怎样，阿拜下决心要让姑娘把心里话全部讲完，似乎留下半句也不答应。

白麻干别特端来了一罐清凉的马奶酒，放在他俩的面前。阿拜轻轻晃动了几下，盛在精致的木碗里，亲手递给姑娘。

“莎勒塔娜特！”阿拜亲切地叫着姑娘的名字。姑娘这才抬起那双闪光的眼睛，凝视着阿拜，示意她依然在等待回答。阿拜接着说：

“人生道路上，解囊相助的事在男子汉之间是常有的。但我不曾想到，此时此刻会有一位女性向我伸出友谊之手，成为我的知心朋友。讲真话是没有过错的！您应当把真实情况告诉我。这样做，我也可以把心里话全告诉您。您是基于什么想法，什么打算解救我的？”

莎勒塔娜特料定阿拜会这样提问。虽然答案就在嘴边，可就是不好开口。她白净的脸颊从额顶一直红到脖颈，连坠着耳环的秀丽的耳朵也变红了。秀长而俊俏的鼻梁也随着红了片刻。桃红色的圆润的嘴唇微微颤动着。她勉强抑制着自己，一边从阿拜手中接过马奶酒轻轻抿了一口，一边想着该怎样回答阿拜的提问。

“没有得到您的允许，也没有经任何人授意，我主动地干预了您这件事。我只想讲一点，您把这看作是年轻人的心愿就可以了，

不要当成恩惠和仗义行为。还有一点……您不要责怪我‘为什么随便插手!’，‘难道我没有其他亲人吗!’就可以了。”莎勒塔娜特手中端着木碗，含笑地说。

阿拜已经明白，姑娘所做的一切完全是由她自己做出的定夺。他深信不疑，坐在对面的姑娘，是一位才貌双全、具有胆识的女性。

“您讲得太好了，莎勒塔娜特！我永远不会忘记您讲的话……”阿拜再也掩饰不住他的感情。他刚开始说话，门突然被推开了。

进来的人块头挺大，戴着托布克特式的黑羔皮帽，穿着宽腰皮靴，手中捏着绣线菊木杆皮鞭。一眼看去，就像是从牧区来的。

因为屋里光线较暗，从外边刚进来的人什么也看不清。还是阿拜先认出了来人，他向来人问过安后说：

“到这边来！”

来人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摸索着坐到阿拜的身边。这时，他才看清屋里坐着一对青年男女，顿时觉得很不自在，连阿拜递给他的马奶酒也没有抿一口。他正是库伦恰克的五条好汉之一——著名的玛纳斯。

玛纳斯告诉阿拜，他是乌丽渐夫人特意派来的。阿吾勒的人们已经搬到夏牧场去了。因为长时间得不到阿拜的消息，母亲乌丽渐好几天吃不下饭。阿吾勒离城市较远，路上又不安宁，因此才派这个胆大的玛纳斯来了解阿拜的情况。

玛纳斯还告诉阿拜，家里的大人小孩儿，老老少少，包括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想念他。他们连觉也睡不好，担心他在监狱里着急或者受罪。过了一会儿，玛纳斯仿佛又想起了什么，于是笑着说：

“谢天谢地，我的好兄弟！我方才走到大门口时，听到你平平安安，心里很高兴。觉得自己回去可以交差了。白麻干别特告诉我，你在和一个人谈话，不让我进来。我因为急着见你，便自己闯进来了，想不到撞上你们两个人，请别见怪。虽然你父母在家里着急，看来你在这里并没有受罪。但愿你们能高高兴兴！”说完，笑着端起了马奶。

玛纳斯的这几句话，虽然莎勒塔娜特和阿拜都觉得不太入耳，

可在他说来，已经够含蓄的了。其实，他不是刚到这里的。三匹马驾的皮包车刚走出大门时，他就已经来了。他挡住玛克希，指着自已骑来的汗津津的黑马，表示他是特意为阿拜的事来的。玛克希告诉他，阿拜的事已经澄清了，此刻就在这里。玛克希离开后，白麻干别特无意中说出那辆新马车是莎勒塔娜特姑娘的。玛纳斯急不可待地要见阿拜，不过白麻干别特和他纠缠着拖延了很长时间。最后玛纳斯用他惯常的粗俗语言很不高兴地：

“家里的人都为他着急，甚至连饭都咽不下去。我又骑马不分昼夜地跑来，难道他要在姑娘怀里睡到中午不成？”说着又犯了平时的老毛病，莽莽撞撞地到处寻找阿拜休息的房间。他连着推开了好几间房门，又探头探脑地看来看去，最后才找到这个房间。阿拜没有和他多谈什么。他讲完刚才那句话时，阿拜用肘使劲捅了他一下。

“我是昨天从牢房出来的。这才和自己人见面，刚刚了解到外面的一些情况。我们的过错等回到家里再不慌不忙地细说，别着急！”接着抬高嗓门叫了一声白麻干别特。白麻干别特刚跨过门坎，阿拜就忙着吩咐：

“把你玛纳斯哥带到客房，叮嘱他们好好招待！他如果想休息，要把床铺安顿好！你亲自领去吧！”

他们出去以后，阿拜重新讲起方才中断的话题：

“您要我别责怪您！我获得了自由，达到了目的，有什么理由责怪您！这是想也想不到的事。我只想，假如您也有什么追求和向往，我也会竭尽全力支持您。如果我不能为您效力而辜负了您的情谊，那将是我最大的遗憾！”

虽然莎勒塔娜特确信阿拜的一片诚意，但她却不愿继续拓宽说话的范围。

“阿拜，您说得很好！我今天不想对您提出更多的要求。昨天第一次见面时您就说过‘理解贵在含蓄’。过去我没有直接听过您讲话，可我从玛克希那里听过您的许多教诲。您知道，谁都愿意听到能激励人上进的话。您方才讲的话含意很深，我已经很满意了。不过，门庭虽大，我的路却窄小！”她微微一笑，又接着说道，“就

谈到这里吧，请允许我回去！”

姑娘正要站起来，阿拜轻轻挽着她丰润的手臂，搀她离开了座位。

“莎勒塔娜特！隔着一层帷幕的友谊，能继续发展吗？”阿拜试探性地问道。

姑娘发辫上的银币有时轻轻响动，有时发出噼啦啦的声响。她和阿拜一同向门口走去。

“阿拉亚尔教长曾经说过，‘可以撕掉灵魂的帷幕，但不能撕掉品德的帷幕’。我也要遵循那种维护品德的含蓄。”姑娘莞尔一笑，侧着身从阿拜拉开的门走了出去。她用一对含笑的眼睛与伫立在门前的阿拜告别后，径直向前走去。

阿拜送走姑娘以后，在门前停了很久。他反复回想着那句：“可以撕掉灵魂的帷幕，但不能撕掉品德的帷幕……”

阿拜心里想，她讲得多么好啊！真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难得的女性。她也许是我一生能遇到的惟一的奇女子！不过，阿拜觉得自己方才说的一些话不太得体。

阿拜对莎勒塔娜特的品格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姑娘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今天的哈萨克女性所不敢想象的。这绝不是出于她的轻浮，而是出于她的高尚品德。方才单独谈话时，她既显得矜持，又显得文雅，显示了她所受到的良好教育。阿拜认为，这次和莎勒塔娜特的谈话，是对他自己的一次考验。今后更应该严以律己。

阿拜觉得与莎勒塔娜特交往，必须以诚相待。对她提出的任何真切的要求，都要诚恳地给予回答。她也许会成为自己生平最可信赖的知己。阿拜不打算继续留在特尼别克家，要回到自己的住所去。

阿拜和叶尔波勒、白麻干别特已经在克里木家住了一些天。阿拜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每天早晨他都要带着白麻干别特骑马到市中心去。在靠近额尔齐斯河岸的街道拐角处有一所两层楼的图书馆。阿拜常到那里去读书。有时，白麻干别特自己先回去，有时在外边等候阿拜。

今天，阿拜想借几本书就回去。他让白麻干别特在外边等候，

独自一人向图书馆走来。当走进阅览室时，阿拜看到里面有许多身着不同服饰的男女读者，年龄有大有小，还有一些年轻学生。这些读者三三两两围在一张书桌上认真阅览着。

在阿拜心里，这里是本市的科学与文化中心，他是怀着求知的欲望到这里来的。他刚一进来，这里的管理员就像欢迎一位稀客似地笑着迎上来。这人留着短胡子，额上已显出皱纹，衣着显得很朴素，看来是已经上了年纪的人。

在阅览室一头坐着一位官员。这人满头卷发，胡须剪得挺整齐，脸上闪闪发光。他露出一副轻薄相，不时笑着接近身边一位留着发髻、衣着华丽的年轻女人。

这位官员让身边的女人注意阿拜的举动。同时对她讲了一句十分粗俗的俏皮话。他是要贬损身穿宽裕衫、衣着与这里人不同的牧区哈萨克——阿拜。他有意抬高嗓门，好像要让周围的人都听到似的。他的俏皮话是这样说的：

“真奇怪！从什么时候开始，允许骆驼进果戈里图书馆的！”

阿拜刚和老管理员握过手，准备借书时，忽然听到了这句粗俗话。他蓦地转过身，用愤怒的目光朝那位官员扫了一眼。他看见有几位年轻读者在跟着发笑。而那位女人却蹙着眉头，用她深邃的蓝眼睛瞪着身边的官员，似乎为他那句粗鲁话感到害羞。这时阿拜的怒气也消了。他立即走到那位官员身边，用诙谐的语气笑着说：

“长官先生，进来骆驼有什么关系，这里不是还坐着一头驴吗！”

官员的脸一红一白，没有说出一句话。他身边的那位女人竟仰着身子哈哈大笑起来。阿拜的回答使她感到很开心。她亲切地向阿拜望了一眼，接着用手捂住脸，低下头去。周围的年轻学生还在大笑不止。

阿拜告诉与他相识的老管理员，要借近期的几本《俄罗斯通报》。管理员告诉阿拜，这几期杂志还在读者手中。这时，向阿拜走来一位宽额头、大胡须、中等身材的读者。其实，从阿拜一进来，他就开始注意这位新来的草原读者。方才那位官员对阿拜的嘲讽，以及阿拜巧妙的回答他全都听到了。他站在阿拜面前说道：

“《俄罗斯通报》在我这里。我已经看完了，可以给您。我只是想问问，它对您有什么用？您要看哪一部分？”

“那上面登着托尔斯泰的新小说，我想读一读！”

“您认识托尔斯泰吗？为什么单单要读他的作品？”

阿拜这才转过身来。他看见问话者气宇轩昂，与一般人不同，便恭恭敬敬地微笑着说：

“托尔斯泰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只是听人们讲，他知识渊博，是俄罗斯人民的真正学者。我想知道这位学者是如何告诫人们的！”

对方把手中的杂志递给了阿拜。

“您的想法很好。我以前曾在另一种场合遇见过您。是在州政府的大厅里。的确，那次会见实在令人不愉快。不过，我过去常听人们讲到您，今天能在这里见到，说真的，使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受。”接着讲了自己的情况，向阿拜伸出右手说，“我叫米海依洛夫·耶甫盖尼·彼德洛维奇，让我们互相认识吧！”

阿拜紧紧握着对方的手，说道：

“我叫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夫！我也非常了解您，您的朋友们多次向我谈到您的情况，今天能认识您我也很高兴！”

接着两人一同走出图书馆。他们一边谈一边漫步沿额尔齐斯河边的街道向下走去。阿拜的大衣没有系扣，握皮鞭和帽子的手向后背着。白麻干别特牵着马，紧跟在他们后边。白麻干别特认为阿拜没必要为和一个俄罗斯人谈话步行走那么多路。

阿拜两人一直走到靠近白磨房的一幢木石建筑前，米海依洛夫推开正门对阿拜说：

“请到我家坐坐，我还想和您多谈谈呢！”

白麻干别特知道阿拜要在这里待很久，便牵着两匹马到额尔齐斯河边去了。米海依洛夫的住房靠近大门，房间既宽敞又明亮。这里只住着他一个人。

阿拜在米海依洛夫家里一直待到傍晚。他对这次谈话感到很满意。

米海依洛夫能引起阿拜的特别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阿拜的知心朋友、经常和他在一起谈心的安德列依，曾多次讲到米海依洛

夫的情况，认为他是斜米地区俄罗斯人中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据安德列依讲，米海依洛夫曾受到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国内外俄罗斯当今几位杰出思想家的影响，是在他们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米海依洛夫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人民和社会进步事业的人。正因为如此，他被沙皇政府视作叛逆，于青年时代便遭到监禁和流放。然而他从未因受到种种苦刑而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相反，他在囚禁、流放生活中结识了许多杰出人物，进一步充实了自己，提高了自己的认识和觉悟。因此，在他身上集中了广大人民的一切优秀品德，如果遇到良好的时代和环境，他定会成为代表广大人民的杰出人物。

这是阿拜与米海依洛夫的初次接触。米海依洛夫了解到阿拜喜欢阅读的书籍后，为阿拜指出了自学的好处和可能遇到的困难。米海依洛夫的许多话，已经像循循善诱的老师的教诲铭刻在阿拜心里。阿拜风趣地说：

“您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我会遇到的困难，并指出了我自己说不出的许多苦恼。您就像一位技术熟练的骨科医生，轻轻一摸便找到了我的脱臼部位。”

阿拜是用俄语讲这番话的。他显得有些吃力，停顿了好多次，有时还结结巴巴。但米海依洛夫却听得很起劲，有些表达不确切的地方，他根据前后词意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你形容得很好，很确切。我发现您在论证一件事时，会找到非常恰当的、新奇的比喻。您和柯西金争辩时，我就看到了您的这个特长。”米海依洛夫笑着说。

阿拜这才了解到，自己受审时米海依洛夫也在场。当时，阿拜正在愤怒地控诉柯西金等官吏欺压哈萨克民众的罪行。然而，米海依洛夫却指出阿拜对官场的了解还很不深刻。

“您还不了解官吏们是给俄国人民带来灾难的罪恶集团。这个集团，毫无例外地控制着从彼得堡到你们塞米巴拉金的广大地区！”他挥了挥手，又接着说，“您不可能从他们自己的事务中全面地了解他们。您即使和柯西金反复较量，每次坐一个半月的牢房，也不可能了解他们的内幕。再说这样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我可以告诉

您能看清他们五脏六腑的窍门。有许多作家，比如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曾狠狠地批判过这些人，也给他们一个个地定了罪。读读谢德林的作品，您可以了解到您所接触过的那些官吏的本质和隐私。”

阿拜在思索，难道当官的都没有好人？他过去一直认为人 and 人并不完全相同，正像五个指头有长有短一样，当官的不也是这样的吗？他把自己的这种看法告诉了米海依洛夫。对方摇了摇头，并带着谅解的目光笑着说：

“您太天真了，我的朋友库南拜耶夫！当官的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年龄大小，全都是一个样。”

米海依洛夫看出阿拜还没有完全听懂，没有接受他的观点，便进一步解释道：

“说他们全都一样，是因为他们完全像撒在同样土壤中的同一品种。而播种和培育他们的都是今天的沙皇制度。”他没有继续往下讲，似乎不愿讲得更深。

阿拜这才开始领会米海依洛夫的意思。不过他想让这位与众不同、具有批判意识的新朋友讲得更深一些。于是，有意识地接过方才的话题说：

“我同意您的看法。可在那些官吏中间不是还有罗索夫斯基一类人吗？他在昨天的审判中不是讲了公道话吗？！”

“噢，您是认为柯西金虽然不好，罗索夫斯基却是好人。如果没有柯西金这类人，当官的都像罗索夫斯基，一切事都会得到公正的解决，是吗？”米海依洛夫的这段话也是阿拜不曾料到的。

“是，我是这样想的！”

“您是说罗索夫斯基的好处很明显，如果他不那样作证，事情的结局会对您不利。所以，他怎么不是一位好官吏呢！是吧？”

“是啊，您不也看到了他的好处吗？”

“是的，在这件事上他是给了你一定的好处。今后也还会给您一些这样那样的好处。只要他做的事是正义的，是符合民众利益的，今后也还可以利用他。我不是要你拒绝罗索夫斯基这种人能为群众做出的好事。我是说，要利用他，但应当看到他的本质。”

“除事件本身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本质呢？”

“有的。如果您想了解他的本质，我可以讲给您听：罗索夫斯基像众多官吏中的一只白乌鸦。”他说着瞅了阿拜一眼，阿拜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继续解释说，“我们俄罗斯人爱作这种比喻：在黑乌鸦群里有个别白乌鸦。不要因为它的羽毛是白色，就说它不是乌鸦，而是一种珍禽。尽管它可以用外表欺骗人，本质上还是乌鸦，改变不了乌鸦贪馋的本性。”

阿拜这才表示对米海依洛夫的话有所理解，并引用了一则哈萨克格言来作证：

我们老百姓中有这样一句谚语：“乌鸦不啄食同伴的眼睛。”

米海依洛夫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这时，他已完全放松自己，想把问题讲得更加透彻：

“说实在的，既然本质上都是乌鸦，还是黑色的好些，免得蒙骗一些人。乌鸦是不可能为人民办什么的。既然这样，不要让罗索夫斯基这只‘白乌鸦’使你误入歧途。与其用假象骗人，还不如让他们留着本来的颜色。这样群众可以通过他们的狰狞面目，及时而准确地作出判断。罗索夫斯基正是利用这种假象，通过一些无足轻重的帮助达到欺骗的目的。他的作为会妨碍民众及时识破佩有沙皇标签鸦群的本来面目。”

阿拜这才彻底弄明白。他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有益的教诲，由衷地感激米海依洛夫对自己的信任和毫无隐讳的直言。

“您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对我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在这次会见中，我受到了一次非常有益的教诲。”阿拜说。

米海依洛夫拍了拍阿拜的肩膀，向他表达了自己的信赖和真诚的友谊。他接着说：

“您不要只听我一个人讲，在具有批判意识的俄罗斯思想家中，比我强的大有人在。您要听他们讲，我可以经常给您送来他们的作品。您的学习精神很好，如果您愿意，今后我可以帮您学习。可惜你们哈萨克人目前念书的太少，您需要了解得更多，尤其是需要了解更多的真理。俄罗斯的作品会在这方面帮助您的，会成为您的良师益友！”

阿拜觉得米海依洛夫对自己的关心胜过亲生父亲。他说：

“我对命运能使我与您相逢感到非常满意。您愿意帮助我学习和提高，是对我最深厚的友谊！”

从此以后，阿拜隔两三天到米海依洛夫家来一次。他们谈话的范围已扩展到草原人的生活和出路。有一次米海依洛夫要了解叶尔阿勒风波的根本原因，而且还问到逃犯吾拉尔拜的情况。

阿拜详细介绍了吾拉尔拜的遭遇。他沉痛地叙述了吾拉尔拜和克里木芭拉之间的爱情关系，部落和家族的压力，以及这一对青年所遭受的磨难。阿拜认为，克里木芭拉是被严酷的惩罚和打击折磨死的。吾拉尔拜因为家底薄，又没有亲人，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外流窜。阿拜还谈到这对恋人的特长，说他们有较高的演唱水平。阿拜很清楚，因为爱情的创伤刺痛了吾拉尔拜，他才有这样的深仇大恨。这件事也使阿拜耿耿于怀，可又不好对别人说，成了他心中无法消除的病痛。直到今天，他才有机会告诉米海依洛夫。阿拜认为，吾拉尔拜是一位有上进心、有志气、可以成为人们楷模的青年。

阿拜又接着说：

“吾拉尔拜现在的罪名为抢劫犯。是的，在官方眼里他是窃贼，是盗匪。但对民众来说，他是有正义感的硬汉子。在我的记忆里，这种被恶势力逼向绿林的人，俄罗斯历史上也不少。这些人是反抗官府胡作非为的，难道不应当赞扬他们吗？如果有可能，我要支持他们，为他们辩护。您以为如何？”

米海依洛夫聚精会神地听阿拜讲述着。他沉默了片刻，对阿拜说道：

“您讲了一段精采的故事。如果有作家记录下来，这本身就是一部小说。但对于生活，尤其是对于现实生活来讲，这不是可以仿效的作法。”

显然，米海依洛夫在这方面比阿拜看得更深、更远。他是从问题的本质来理解的。在阿拜看来，从父亲库南拜到普通的哈萨克，没有谁在这方面超过自己。安德列依律师的书本知识比阿拜丰富，然而对现实生活，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尤其是在对一些复杂案情的

判定与辨析方面，比阿拜强不了多少。

到目前为止，阿拜认为最有学问，有远见卓识，可以作为良师的只有米海依洛夫一人。

说完吾拉尔拜的事件以后，阿拜想了解米海依洛夫对他参与叶尔阿勒事件的看法。他描述了自己带领群众与刁县长柯西金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情况，接着请他这位朋友谈谈自己的高见。米海依洛夫毫不犹豫地作了解答。

“您狠狠地教训了柯西金，尤其是您及时带领群众，用不可辩驳的事实压倒了他。我认为这完全像一位有经验的人带领群众所开展的斗争。这件事难道不比吾拉尔拜的事件更严重吗？他们本可以随便给您加重罪名，只不过您有可靠的证人和确凿的事实。其次是你们的群众组织得很严密。这就是我的看法！”

就在这次谈话中，米海依洛夫给阿拜透露了州政府最近的人事安排：柯西金调到约斯克绵当县长去了。派到斜米接替柯西金职务的正是罗索夫斯基。应当说，他是个比较正派的人，对阿拜的印象也不错。州政府已指示他上任后要抓紧料理柯西金未料理完的选举卜勒斯的任务。额尔格孜拜家族的卜勒斯要由青格斯地区和邻近的洪古尔阔克斜、柯孜勒莫拉共同选出。

米海依洛夫认为，阿拜应当跟着罗索夫斯基回部落去。他还建议选举那些能为民众谋利的人当头头。

米海依洛夫的建议表现了他对阿拜的一片诚意。显然，他已经开始关注阿拜为之焦虑的本部落的事务。

阿拜已经决定去参加地方选举。他通过安德列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罗索夫斯基。罗索夫斯基也有这种想法，他已让安德列依向阿拜致意。阿拜在图书馆和米海依洛夫身边又逗留了一个月时间。到这时，叶尔波勒和白麻干别特已很少唠叨想家的事，也不再诅咒市镇的尘土和闷热的天气了。

这段时间，阿拜一直在克里木家埋头读书和学习。但叶尔波勒和白麻干别特有时却想方设法带他到特尼别克这边来。当时，莎勒塔娜特和她的庶母还不曾离开。这位待嫁的姑娘和阿拜的第二次单独谈话，也是在玛克希家进行的。那是在黄昏时刻，姑娘的庶母和

玛克希正好外出做客去了。不知是凑巧，还是叶尔波勒瞅准了这个时机。总之，叶尔波勒又给这一对年轻人创造了一个畅谈的好机会。

他们是坐在窗前的长木箱上谈话的。木箱上铺着毛毯褥垫。叶尔波勒和白麻干别特已把所有佣人打发到其他房间去，只有他们二人在门外守护着。叶尔波勒一直盼着阿拜与莎勒塔娜特能彼此坦诚地再谈一次。

阿拜了解叶尔波勒的心意。但他第一次和姑娘单独谈话后，就下决心不做非分之想，现在依然不愿改变初衷。屋里的光线逐渐变得昏暗，网有花边的窗帘被晚风吹得轻轻摆动。阿拜和莎勒塔娜特好像都不希望掌灯似的。外边的行人已无法看到窗前坐着的这一对青年。阿拜把窗帘撩起来搭在旁边的床架上。这时一轮满月已经升起，乳白色的月光映照着力姑娘粉红的脸庞。阿拜和姑娘对面而坐，姑娘笔挺的鼻梁、明亮的眼睛、清秀的眉毛都浸到月光的银辉中。平整而宽大的额头也涂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泽。

今天是姑娘先开口的。她完全像同一位老相识谈话那样随便。她问到阿拜的家庭、个人生活以及妻室的情况。谈话中，她还提醒阿拜，这样长期住在市上，家里人肯定会惦念，自己也免不了要牵挂。

阿拜没有隐瞒自己对艾克丽姆的思念。他还说与艾克丽姆的结合，是他生命历程中所迈过的一道难关。阿拜也问到了姑娘的现状和追求。看来姑娘也不想隐瞒自己的身世。她用细长灵巧的手指把发辫的丝带解下又系上，系上又解下，慢慢讲出了她的苦闷。一双明亮的大眼也慢慢变得昏暗，有时眯起，透出一线微弱而羞涩的光。然而她始终在直视着阿拜，完全相信这位新结识的朋友不同于一般青年，对他讲出了长期郁结在内心的怨恨。

“我犹如一个被软禁的人——生活得挺自在，甚至像个被娇纵的宠儿。这就是我所说的软禁，对外人来说，这是个不解的谜。可您知道，猎人遇到难驯的鹞鹰时，先用细长绳子系在脚上让它试飞吧？我正像那种鹰。秋天我的未婚夫就要来拜会岳父母，我不久就要属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然而我对他的人品却毫无了解。您不会

看不到，像我这样苦闷的哈萨克姑娘大有人在。我也曾经哀求过父亲，说‘我不喜欢他，让我摆脱他，嫁给别的任何人都可以！’并且先后两次让我母亲和这位庶母转告我父亲。可父亲就是不答应。我是父母亲的惟一女儿，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一直到今天，在这个家里还没有谁敢冒犯我。但因为命运的乖谬，自己的巢穴竟变成了囚笼。一想到未来，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有时竟丧失了活的欲望。有许多个夜晚，我曾流着泪长吁短叹。天啊！与其让我戴上笼头受折磨，还不如让我无怨无悔地去死！”莎勒塔娜特用一只手撑着额头，一只手取出手帕捂住了含泪的眼睛。

经过短暂的沉默，当姑娘再次讲话时，声音显得沙哑。她略微抬高嗓门，用坚定的语气说：

“阿拜，您理解年轻人的心情。如果其他哈萨克姑娘处在我的位置上，也许已经忍受不下去了。有的可能会说，‘前面的日子到时候再看，今天能享乐就享乐，我不愿受任何约束！’也许有的在一怒之下会做出轻薄的举动。可是我连这个也做不到，这是我挂在自己心坎上的一把沉重的大锁。我真觉得前面的路太可怕，甚至令我绝望。没有任何事能使我振奋，使我感到高兴。仿佛五天之内，我就要被投进那边的地牢，或者被赶到渺无人烟的荒野。就像被蛇吸住不能起飞的麻雀，等待我的只有那个死亡的深洞。有时，偶然遇到一位挺不错的青年，我会满怀希望地接近他。可不知为什么，转眼间就变得心灰意冷。”

姑娘的话停住了。两个人相对无言，沉默了片刻。阿拜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少女用如此动人的语言讲述她内心的苦闷。过去，他只是在俄语小说中读到一个女人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的悲惨命运，最后这样说“这就是我的自白！”而所有的精彩作品，都是这样描写深埋在女人心底的、只有在临死前才肯道出的伤痛。阿拜稍稍靠近姑娘，握住了她被汗水濡湿的、柔嫩的双手，又把姑娘灼热的手掌贴在脸上，吻了吻她纤细的手指。姑娘挪动了一下，轻轻地抽出手来。阿拜心里充满了对姑娘的同情与感激。

“敬爱的莎勒塔娜特，我从未听过任何一个女性能把自己的遭遇讲得这样感人，使人无法忘记。对您的诚意，必须作出诚恳的回

答，说半句假话也是犯罪。我觉得我也应该把郁结在心里的悔恨全部告诉您。”

姑娘挪动了一下，把脸和身子都靠近了阿拜。她是要用这个细微的动作，窥探阿拜心灵的秘密。现在该由阿拜作出回答：

“莎勒塔娜特！您是因为婚姻不称心而苦恼。我却因失去爱情而悔恨。这种悔恨好像要一直伴随我进入坟墓。我真正爱的姑娘叫托葛建，但我们欢聚的时间很短。她像一轮西沉的月亮，永远离开了我。如今更像一道无法抹去的霞光，每天早晨，都要从我的心里升起。虽然我们分别已久，但她的笑容，哪怕是轻轻的一丝微笑也留在我的记忆里。她的每一句话，无论是相偎相依时的欢言笑语，也无无论是临别时的赠言与祝愿，都像用滴滴血泪写下的情书一样感人。当我怀念托葛建时，只有用吟诗填词来寄托我的哀思。想不到我的一首诗竟被您看到了，玛克希告诉我，您还挺欣赏那些诗句呢！”

由于姑娘的请求，阿拜给她朗诵了《即使太阳和月亮同时闪光》那首诗。在阿拜朗诵时，姑娘一直随着诗的节奏点头，耳垂上的金环也在不停地摆动，仿佛在向阿拜示意，“我们听到过，知道了，并可以为此作证！”姑娘有时微微闭上双眼，显然是在默记阿拜的诗句。朗诵结束后，阿拜又在继续讲述他的苦衷。

“命运给我安排了一个我并不爱的姑娘。如今我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可我的伤痛并没有消失。也许是天缘巧合，有一次我在梦中遇到托葛建。当我恍恍惚惚似醒非醒时，一个酷似托葛建的姑娘，用托葛建唱过的歌唤醒了。也正是唤醒我的这个姑娘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勇气。如今，她已成了我生活的支柱，创作的动力，生命的依托。虽然我此刻还在人们的注视中逗留在城市，可是心里却在怀念她。”阿拜讲到这里停住了。

莎勒塔娜特慢慢低下了头，冷静而稳重地向阿拜表达了谢意。正如他们开始所说的，在这次长时间的倾谈中，彼此都披露了深藏在心底的秘密。似乎无需讲得再多，对莎勒塔娜特来说，她不会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侧室；而阿拜，既不会因一时冲动，轻率地去欺骗艾克丽姆，也不会对眼前这位善良的姑娘许下无法实现的诺言。

是姑娘亲手打开牢门解脱阿拜的。这种胆识在今天的哈萨克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也正是这一现实，令这位风流潇洒的男子汉清醒地控制了自己。

有关各自爱情生活的表白就此结束了。莎勒塔娜特冷静而自觉地抑制了自己的情感。这时，她从容地拿起面前的冬不拉，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向阿拜提出了新的要求。

“希望按照您自己创作的曲调，给我吟唱一遍您的那首诗，节奏尽可以放慢些！”

阿拜立即接过冬不拉，吟唱了为托葛建创作的那支歌。唱完，他又依照原有的节奏，吟唱了这个幽静的夜晚。

诗人用舒缓的节奏，新颖的歌词倾吐着他的心声。这是在一轮皓月的清光下向知心朋友叙诉衷情。诗人不会忘记邂逅的知遇之恩，他要把这一切牢牢输进自己的琴弦，铭刻在他这颗一度受到滋润的心田。即使命运使他们各奔东西而又长期分离，她也不可能从诗人的记忆中消失。她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诗人的心扉上，纵令天长地久，也不会减损它的分量，不会改变它在诗人心目中的特殊位置……这就是这支歌的内容，是此时此地刚刚问世的韵律。

在外屋小心翼翼恭候的叶尔波勒听到阿拜的歌声时已吩咐白麻干别特掌灯。当歌声中止时，叶尔波勒便把灯端进了卧室。

阿拜和姑娘依然坐在窗前各自原有的位置上。阿拜仍在低声吟唱。叶尔波勒进来时，仔细端详了他们各自的神态，但看不出有任何情绪上的细微变化。叶尔波勒不喜欢他们这种过分拘谨的作法，他似乎感到失望。这时白麻干别特也走了进来。女佣人已开始准备茶点，不久玛克希她们也返回来了。

由于客人及特尼别克夫人的请求，阿拜和叶尔波勒依次为客人们进行演唱，有时二人同唱一支歌。他们都希望客人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莎勒塔娜特再没有多讲话，只是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林区很少听到的托布克特这边的歌曲。她显得很文静。当人们要离开时，她当着叶尔波勒和白麻干别特的面对阿拜说：

“真想不到今天这个夜晚过得这么快！我的心里除感激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以前就想过，您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知道自己没有

缘分，我不会怅惘。愿您永远过得幸福！”

阿拜赞叹姑娘处事如此果断，他没有做声，用手扞住胸口，慢慢低下了头。以此向姑娘表示了敬意。姑娘也觉得此时此刻语言是多余的。阿拜的沉默能更深刻地表达他内心的情感。姑娘一双含泪的大眼久久凝视着阿拜。

阿拜的归期已近。这些日子，他几乎每天要和米海依洛夫接触。阿拜最后一次来时，米海依洛夫是亲自开门迎接的。他穿着一身又肥又大的麻布夏装，露出毛烘烘的前胸。宽大的手掌正捧着一册翻开的、正在阅读的书。他和阿拜互相致意后，带着阿拜走进自己的客室。

“库南拜耶夫，按照您上次的委托，我给您准备了各类图书。这些都是非俄罗斯作家的作品。”

“您说的是哪一类图书？耶甫盖尼·彼德洛维奇。”

“一般历史书籍！其中有欧洲发展史及有关的地理书籍。您今年应当把这些书读完。还有另一部分书您要到果戈理图书馆找库孜米奇去借。我已经告诉他给您准备好，您可以带到家里去阅读。现在您亲自去借吧。”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我觉得您读的历史书籍似乎不多！历史也属于基础科学哟！”

阿拜说：

“我自学过一些伊斯兰历史，但没有在课堂上系统地学习。耶甫盖尼·彼德洛维奇，说实在的，自从和您认识以后，我觉得过去自己积累的那些知识，大部分都失去了分量，简直像轻飘飘的一团烟云。真不敢相信，我读的那几本历史书也可算作基础知识。”

阿拜的话直引得米海依洛夫发笑。

“那么我可以告诉您，伊斯兰历史是知识，是重要的知识！但应当区别是哪一类历史学家撰写的。”米海依洛夫联系伊斯兰历史，谈了许多使阿拜感到惊奇的东方趣闻。他告诉阿拜，伊斯兰及阿拉伯文化对全世界的科学与文明产生过长久的、重要的影响。在古代与欧洲近代复兴时期之间，隔着几百年的蒙昧时代。在这个黑暗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是阿拉伯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几位古代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化遗产，主要是

由东方的著名学者继承和发展的。阿拜对上面的论述非常满意，他兴奋地对米海依洛夫说：

“耶甫盖尼·彼德罗维奇！实不相瞒，我过去一直认为穆斯林世界是脱离人类文化、孤立而又无人继承的社会现象。看来您是要把我认识中这些互不相干、分散而又相互矛盾的东西联接起来。是这样！难道从正义、真理、道德等方面来考虑社会问题的人还少吗？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中不是有许多学者在探索人类的未来吗？”

阿拜的这些想法，使米海依洛夫联想到一系列更为重大的问题。今天，这位额头宽大、目光敏锐、胡须梳得整齐的米海依洛夫，简直像一位英明的学者，成了阿拜的哲学导师。他对阿拜以前所掌握的伊斯兰文化知识作出了明确的评价。更使阿拜感到惊奇的，是他对于哈萨克民族的了解。米海依洛夫认为，哈萨克历史上肯定会有还未发现的、甚至连阿拜自己也未能作出充分评价的文化遗产。哈萨克民族应当拥有属于人类知识宝库的文化宝藏——那些像黄金一样埋藏在地下的珍贵遗产。

通过这次谈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向前跨进了一步。阿拜从米海依洛夫身上看到了骨肉兄弟般的深情厚意。分手时，阿拜还说：

“耶甫盖尼·彼德罗维奇！我今天进一步认识了您的可贵之处。过去一直认为您的思想和语言只局限于俄罗斯人的范围，而我自己却像来自另一个地区的、距您遥远的戈壁莽原。可现在您好像牵着我的手在一步步向上攀登。您让我看到了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生活和追求。尽管各个地区的人们相距遥远，他们却是有联系的一个整体。我这才知道，没有任何民族不属于世界文化的范围。我甚至为自己不仅仅属于哈萨克民族而感到高兴。这大概是我最大的收获吧！”

米海依洛夫笑着紧紧抱住阿拜的肩膀。

“库南拜耶夫！希望我们的友谊会使我们双方都得到收益。不过，您可一定要实现不离开图书馆和库孜米奇的诺言哟！”

阿拜这次从斜米足足带了半车书回家。其中有米海依洛夫指定的，也有自己选择的各种图书。罗索夫斯基参加选举前，曾和米海

依洛夫在安德列依家相聚。谈话中米海依洛夫曾提到草原青年如何使他感到惊奇和赞叹：

“库南拜耶夫的求知欲极强，这反映了一个不发达的民族也会竭尽全力去开拓和寻求知识，反映了他们焦灼的心情！”罗索夫斯基似乎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耶甫盖尼·彼德罗维奇！那也许不是这个民族的本质。从他们的民众来看，这个民族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对俄罗斯文化的迫切需要。至于谈到库南拜耶夫本人，那是另一回事。他的求知欲也许是一个青年人在科学探索中表现出来的一般的好奇心！”

这次，米海依洛夫和安德列依想郑重地向罗索夫斯基推荐阿拜。正是出于这种目的，米海依洛夫根据自己的观察，准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阿拜·库南拜耶夫的一个特点，使我感到极大的欣慰。我和他谈过多次话，也很谈得来。我经常听他说到正义、人民和忠诚地为人民效力等。这种观念已经在他心里扎根。我对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很感兴趣，非常希望他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虽然米海依洛夫不曾向阿拜说明过自己的看法，但这却是他带有结论性的意见。接着由安德列依对罗索夫斯基提出：

“您总觉得哈萨克的头人没读过书，不会办事，文化水平低，又不识事务。假如库南拜耶夫从当地群众中给您挑选适合做领导的人……您这一次就让那些人当选，试一试怎么样？”

罗索夫斯基似乎不反对这种意见，他点着头表示要记住他的话。不过他补充道：

“对哈萨克部落头人，不但我们不摸底，库南拜耶夫本人也不一定很了解。我不相信他们的年轻人比老一代好到哪里去！很难指望他们给草原生活带来新思想，给民众选择一条正路。不过可以试试看。我希望一两年以后你们能和库南拜耶夫一起高高兴兴地总结经验！”他是冷笑着讲这番话的，似乎已掩盖不住自身的官僚习气。

几天以后，罗索夫斯基已奔赴选区。阿拜和叶尔波勒派白麻干别特到夏牧场和青格斯去通知那里的群众。他们自己则随着罗索夫斯基一起来到了柯孜勒莫拉。

这次，罗索夫斯基真的实践了在安德列依家许下的诺言。在柯孜勒莫拉、洪古尔阔克斜、青格斯三个地区的选举中，罗索夫斯基一直让阿拜陪伴在自己的身边。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群众给他们架起新毡房，宰杀牲畜，接连不断地设宴招待。在这里的部落中，罗索夫斯基始终把阿拜当作贵宾介绍给选民。

通过这次卜勒斯选举，阿拜在这三个选区的群众中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他的威望也在随着提高。人们都把他当作这次选举的顾问看待。

由于阿拜的参与，在各地的选举活动中，没有任何人因卜勒斯候选人问题，或者因争权夺利等原因提出难题，故意制造事端。在每个选区，阿拜首先与那个部落中的知名人士和办事公正的人进行座谈，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把自己认为合格的人推荐给罗索夫斯基。过去在城市里，由于自己的偏见，罗索夫斯基对草原人缺乏必要的信任。然而，在与阿拜一个多月的合作中，罗索夫斯基已对阿拜产生好感，并有了新的认识。在选举的日子里，他还怀着敬意和阿拜开几句玩笑：

“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我接受您的高见，批准您推荐的那些人。可是您的这些人，如果还像从前的卜勒斯那样贪赃枉法、专横跋扈，甚至带头肇事，那就要找您算帐喽！您可要在米海依洛夫和安德列依两位先生面前承认错误哟！”

虽然这几句话是当玩笑讲的，但阿拜知道它的分量。他不但要对官府负责，还要对自己口口声声所讲的人民负责。他出人意料地为三个卜勒斯职务推荐了三个年轻人，尽管他们本人都没有这种要求。阿拜为青格斯遴选的是他自己的好友——托葛建的兄长阿斯勒别克。阿拜从小就和阿斯勒别克在一起，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品德。阿拜不顾整个额尔格孜拜及库南拜家族的不满情绪，把阿斯勒别克推上了自己部落的卜勒斯职务。

在洪古尔阔克斜部落里，一个血气方刚、胆大妄为的富家子弟，阿班已着手出钱拉拢选民，企图夺取卜勒斯职务。然而阿拜却推荐了为人忠厚、聪明能干的齐木尔拜。

虽然斯哈克不曾期望担任柯孜勒莫拉的卜勒斯，但阿拜还是推

荐了他。他曾表示过要永远做一位恭顺的弟弟，跟着阿拜哥走。实际上他原是阿拜一母所生的弟弟，但很小便被库南拜交给昆开抚养。他是在嫡母家长大的。像胡达别尔德的亲弟弟一样。过去他曾一度亲近长兄塔克渐，只是近几年来，他才真正了解阿拜的人品，认为阿拜才是他应当尊重的兄长。由于阿拜的坚持，斯哈克被派到他至今还比较陌生的马台部落去担任卜勒斯。他很快就要带着家眷上任了。

今年春天，由叶尔阿勒风波引起的阿拜和官府之间的斗争，这才暂告结束。在这次抗争中，由于阿拜的胜利，他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影响正在与日俱增。

四、穿越沟壑

(一)

“哎、哎，阿拜！你是不会得逞的！你把我们孤零零的阿吾勒留在野滩，远离亲戚朋友，吃尽了苦头。作为阿吾勒之主、一家之长，你竟抛下我们母子不管！……难道你和我们有仇？……这不是让我们在这里活受罪吗？现在天气热得像火烤的一样，我们怎么住得下去呢？这全是你干的好事，阿拜！哎，你是不会得逞的！我究竟有什么错！”迪丽达一边诅咒，一边绕着毡房不停地转。

迪丽达咒骂着来到艾克丽姆的卧室。艾克丽姆站起来，把年长的迪丽达迎进屋里。迪丽达习惯性地坐在艾克丽姆家的上坐。

如今迪丽达脸上的皱纹已经增多，也显得消瘦了。今天，她在艾克丽姆面前对阿拜的咒骂，与平日的情况有所不同。今天的嫉恨非同小可。这是因为玛纳斯从市里带来了使她憎恶的消息。

玛纳斯看到阿拜和阿力迭克的女儿在一起，便不问青红皂白，把不好的消息带到阿吾勒来了。他当着牧工和女邻居人的面，对迪丽达讲了不少阿拜的坏话。

“他的老母亲反复叮嘱我，说她儿子正在牢房里受熬煎，让我去打听一下他的情况。我还真以为他在监狱里受罪，不分昼夜从遥远的夏牧场跑到市里。哪想到，他却在那里无忧无虑、高高兴兴地寻欢作乐呢！”玛纳斯又添枝加叶地讲了许多莫须有的话。

一开始，玛纳斯还担心迪丽达会因过分嫉恨接受不了，讲得比较含蓄。哪想到，一说到阿拜的行为有些不检点时，迪丽达却听得津津有味。她一再催促玛纳斯说：“他大叔，你要把看到和听到的全都讲出来！即使隐瞒一点点，也要受到真主的惩罚！”就这样，迫使玛纳斯讲了许多不该讲的话。

玛纳斯是个粗人，鲁莽而又笨拙，不喜欢过问男女之间的那些

风流韵事。在市里，他见到阿拜和莎勒塔娜特黄昏时坐在一间空房里，窗户又遮得很严，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昨天在迪丽达的诱胁下讲了许多过头话，最后又真真假假地乱说了一通儿：

“我责备了阿拜。因为气愤不过，还当着姑娘的面训斥了他一顿。弟妹，我总算为你出了一口气。你说我能不训他吗？一个窝里爬出来的狗，谁也不怕谁！我不训他，还有谁敢碰他呢！我没好气地对他说，家里老婆孩子在为你担惊受怕，夜里睡不好觉，白天吃不下饭，还要宰黄头白羊为你祈祷呢。你可倒好，亲亲热热地躺在阿力迭克女儿的怀里。我实在气坏了！”

迪丽达打发玛纳斯回夏牧场后，把一切都告诉了艾克利姆。艾克利姆不太理解，也实在无法理解。迪丽达在诋毁阿拜时，对艾克利姆表现得特别殷勤，比平时要亲切得多。不知为什么，迪丽达对这件事这样津津乐道，有时还禁不住笑起来。玛纳斯那些无中生有的话，竟被她讲得活灵活现。

燥热的天气闷得艾克利姆透不过气来。一听到迪丽达这些谎话，更憋得她脸色发青，浑身发冷，犹如皮鞭抽在她心上。她用冷冰冰的手捏住迪丽达的手指，颤抖地：

“什么？你说什么？”艾克利姆眼里含满泪水，几乎要倒在迪丽达怀里。可眼泪很快止住了，只剩下两颗豆大的泪珠，像晶莹的珍珠挂在凹陷的眼眶上。她问过两句话后，便默不作声了。艾克利姆心里疑惑不定，惊惧不宁的脸上红一阵，紫一阵，慢慢变得一片惨白。

迪丽达一直凝视着艾克利姆的脸。她用膝盖抵着艾克利姆的腿，用她酷似男人的嗓音，别有用心地说：

“艾克利姆，你听着！后面还有比这更难听的话……那位坐着三匹栗马驾的皮包车、自己主动去找丈夫的莎勒塔娜特是个道地的泼妇。她直接了当地对阿拜讲，‘你现在不娶我不成！常言说，被谁玷污了，就得让谁洗净。我为了把你救出监狱，已经没脸见人，我的未婚夫也不会要我了。我可不是由你玩弄后，可以随便抛弃的女人。你非娶我不行！’阿拜说什么，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可那个迷人精却说，‘我不在乎那些，牧区那些蓬头垢面的丫头能和我比吗？她们只配给我提水扫地，你也只能喜欢我一个。我不能大明

大白地走来，却暗地里走回去！从现在开始，你就属于我，整个夏天你都要留在市里和我在一起，今后只能有我和你共享快乐！”听我说，阿克丽姆！我对丈夫早已绝望了。那个不忠实的阿拜，别用心地给我们盖几间房，把我们抛在野滩上，自己再也不见了！我过去就想过，你阿拜不会老老实实地住在市里！这不，让我说着了吧！这就是那个成不了气候的东西带给家里的消息！”

阿拜结束了卜勒斯选举后，回到夏牧场大阿吾勒，在母亲身边逗留了两个星期。因为刚刚出狱，这里的兄弟姐妹、婶婶嫂嫂以及其他亲朋好友都想宽慰他，让他多住几天，因此没有尽早赶回这里的家。

当牧民们迁移到山区中部时，阿拜才想着回到自己的阿吾勒去，回到那些望眼欲穿、盼他早日归来的家人身边。这次随同阿拜一起来的，只有白麻干别特一个人，叶尔波勒留在夏牧场自己家里了。在人们搬到奥衣苦德克秋牧场以前，叶尔波勒要与阿拜暂时分开。

阿拜已经忙了两三天。一旦要回家，他再也等不住了。从表面看来，阿拜似乎很平静，但内心里时刻都在想念阿克丽姆。当他向奥衣苦德克——阿克丽姆住地出发时已是黄昏时分。

一夜之间，阿拜和白麻干别特就越过了静静的青格斯群山。第二天，他们不顾天气酷热，一直在马背上颠簸。当他们抵达阿克丽姆所在的阿克确库冬牧场时，已近中午时刻。

阿拜是在冬窝子破土动工时离开这里的。如今，阿克确库面朝山庄的多处谷口，已经盖起了一幢幢住宅和宽大的墙院。阿拜和白麻干别特在冬牧场前下马后从墙院的一侧小门走了进去。

白麻干别特走进又长又宽的通道，不停地夸奖着棚圈的墙砌得高，棚顶盖得严。阿拜却在无声不响地观察过厅和右侧的两间帐篷式贮藏室。

冬窝子的院墙、房屋和棚圈是由阿克丽姆、乌斯盘两人监管着盖起来的。具体施工是由当地著名的泥瓦匠吐猎承担的。设计图纸是由阿拜亲自绘制的。每间住房的大小、门窗的位置和方向，图纸上显示得一清二楚。阿拜离家外出时，亲自把图纸留给了阿克

丽姆。

白麻干别特是个急性人，不习惯阿拜那样慢腾腾地查看。他忽前忽后忙得不可开交。而阿拜却仿佛在认真验收，仔细检查每扇墙的高低、宽窄、砌墙的质量和外观，在与他记忆中的图纸进行比较。这时，白麻干别特突然跑过来，一再朝阿拜叫喊：

“阿拜哥，你看那边！那边才盖得漂亮呢！天棚地板，和城里的房子完全一样……炉灶多好啊！”他终于把阿拜领到自己欣赏的房间里来。阿拜不慌不忙地看了一遍，也感到很满意。

盖得最好的是中厅。不但宽大，屋顶也高，而且很亮堂。前面是一间较长的过厅，后面是可以由侧门进出的后屋，各房间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最大的为正方形，而里间屋又宽又长。按阿拜和艾克丽姆的设想，迪丽达和她的孩子们将住在这里，并且可以接待客人，安排老师住宿。接着，他们走到为阿拜自己和艾克丽姆设计的房间。按阿拜的设想，这套住房的门应通向过厅。不过，艾克丽姆作了些改动，把自己住房的门改到另一个方向，而且增添了一间较大的过厅。

阿拜理解艾克丽姆所作的改动。

艾克丽姆不愿让迪丽达经常盯着自己，尽可能避开她，即使短时间也好。艾克丽姆的住房也同样宽大、亮堂。阿拜在这边正房待了很久。他想把自己心上人的床铺安放在炉灶靠里侧的墙角，周围挂起红绿相间的床幔，以便隔开自己的视线。阿拜在美好的想象中沉浸了许久。

白麻干别特还在不停地跑来跑去。他观看了周围的住宅、畜圈，很赞赏为他和其他牧人所盖的住房。阿拜又跟着白麻干别特不慌不忙地观察了所有的畜圈。当他感到有些累时，随即坐在阴凉处休息了片刻。这里为牲畜的进出又另开了一道门。前面是驼圈，向后延伸的是牛圈，接下去是两处宽大的羊圈。这里有许多大圆柱，房顶上还留有几个通气的圆孔。马棚却盖得长而高大，门也是另外开的。这里也有高大的帐篷式贮藏室，夏天可存放雪橇之类的物品。

临近傍晚，阿拜和白麻干别特已经看完了这里所有的住宅和畜

圈。他们刚到这里时，已在井边的水槽里饮过马，并卸掉鞍辔放马出去吃草。这时，马已经离开这里很远。当白麻干别特准备牵马时，阿拜对他说：

“谢天谢地！你和我都不曾体验过盖这处房院所遇到的难处。白麻干别特，我们不在家时，艾克丽姆能盖起这么多房子，真不亚于男子汉呀！”刚说完，蓦地站了起来催白麻干别特：

“快把马牵来，咱们早些回家去！”他显然急于见到思念已久的艾克丽姆和几个孩子。

两匹马已经翻过山梁，走得很远了。白麻干别特出去找马好久没有返回。阿拜一心想见到艾克丽姆，独自等了很久，心里又急，又气。

旷野上惟一的阿吾勒——这是没有搬到夏牧场，留在叶尔阿勒和奥衣苦德克的人家，此刻像一块被遗忘的毡片和一堆废弃物留在静寂的荒滩上，也正是这一点存在，成为这里生息的惟一象征。除此以外，四周是没有动静、没有一丝声响的一片荒原。只有闪烁不定的光影，在骄阳下编织着荒诞不经的故事。阿拜凝望着自己阿吾勒所处的奥衣苦德克，只见远处的光影在不停的变幻，仿佛要用各类生物和建筑群改变这荒无人烟的辽阔的原野。光影在编造谜语，在蒙骗人们的眼睛；光影如幻觉，让人们相信虚无缥缈的存在。远处的叶尔阿勒和奥衣苦德克草原，有时变成楼房林立的都市；有时又变成巨大的锥体离地面腾空而去。不知是灌木丛还是铃当刺像到处撒落的堆积物，在朦胧而辽阔的天边来来去去地游荡。仿佛在诱惑行人，一次次向人们召唤：向这边来！向这边来呀！

阿拜自言自语地说：“这大概就是幻影，是诱惑行人的幻影！正是它给人们变幻出千姿百态的假相！”它在戏弄荒野上孤独的行人和他寂寞的感情。然而，此刻留在草滩上，留在这变幻莫测的旷野中生活的人家却是他自己的小阿吾勒。那里有他幼小的孩子和年轻、美貌、恩爱的妻子。每当想起他们，阿拜心里就感到一阵酸楚。

细长的羽茅草在南风的吹拂中轻轻地摇曳。远处的草浪，有时闪着银光微微波动，像越出人们视野的汪洋大海，永无休止地动荡

着。由于快接近秋季，酥油草已变得灰白，野燕麦也染上了微黄色。暮春时节吊着缨穗的阿魏草和艾蒿变成淡褐色。这些枯萎的色彩都在显示逝去的时代和旧日的生活。

横卧在远方的确拉克铁列克山峦尚未褪尽绿色。在奥衣苦德克朝市镇方向突兀而起的高岗上，依稀可以看到攀缘的牧道——那正是喀斯卡布拉克和确勒盘山梁。此刻，这一带都无人牧宿，像是被遗忘的沉睡的世界。突然，一种寂寞孤独感袭上阿拜的心头。

假如不能解释这种寂寞所蕴含的奥秘，自己会真的觉得孤独。此时此刻，阿拜对这种孤独却有着深刻的感触。他的心仿佛被刺痛了，他为自己的阿吾勒和住在那里的亲人感到难受与惋惜。

在这里，阿拜通过各种联想，作出如下结论：住在这种荒无人烟的草滩上，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故土和祖国的哈萨克人是太贫困了！寥寥无几的少数阿吾勒，在广袤无垠的莽原里整年无可奈何地徘徊——这正是哈萨克今日的现状。这里没有村落，只有寂寞和空旷。没有永久性的定居点，没有现代的文化城市。在六个月走不到头的荒滩戈壁，只能看到无处栖身的少数牧人，像一位吝啬主妇餐布上稀稀拉拉的几个包尔沙克。

在凉爽的傍晚时分，阿拜回到奥衣苦德克的阿吾勒。大人们都站在毡房外等候，孩子们也高高兴兴地跑出来迎接。

阿拜的目光不停地在人群中寻找艾克丽姆。当艾克丽姆走过来为他牵马时，他发现艾克丽姆像个有病的人，脸色苍白而清瘦。平时那种充满活力的红润的面容仿佛消失殆尽。阿拜亲吻跑过来的阿比希和谷丽芭旦后把马嘎什紧紧抱在怀里。

阿拜首先向迪丽达了解了这边的情况，最后才向艾克丽姆问好。

阿拜还没有看到艾克丽姆脸上使他眷恋的那种魅力，清瘦的双颊上没有一丝笑意，仿佛心里有理不清的哀怨。阿拜走进屋里，在与小毛拉、达尔坎、巴谢依等邻居以及迪丽达谈话时，一次次把目光转向艾克丽姆。他看见艾克丽姆苍白的脸，有时变得发青，有时在秀美的双颊上泛起一阵红晕，又即刻消失了。偶尔似乎浑身在颤抖，眼里含满了泪水。阿拜说：

“阿克丽姆，你转过脸好吗？”

虽然还不曾倾吐离愁别绪，但双方都理解彼此的表情。阿克丽姆已看到自己善解人意的丈夫依然像过去那样痴情，她心里想“你能感觉到这些，我也高兴啊！”随即便转过身来，微笑着说：

“您说什么，阿拜？”

当她转过身时，眼眶里的泪水珍珠般滚落了下来。阿拜益发感到困迷，他蓦地转过身，睁大眼睛端详着阿克丽姆：

“阿克丽姆，我的天啊！你有病吗？脸上怎么没有一点血色？你到底怎么啦？”

坐在他们中间的迪丽达，用沙哑的声音抢先开了腔：

“什么叫有病！”她冷笑一声，又接着说，“这里的人没有病，只有忧愁！这个你会听到，也会明白的，阿拜！这只能怪你自己！”说完又在冷笑。

迪丽达从不隐瞒她对阿拜的愤懑。只要有机会，她会毫无顾忌地发泄一番。这次也正是如此。

屋里的人仿佛对阿拜极为不满。阿拜在尽力抑制自己，也不想再察看妻子们的脸色。可以看出，阿拜还在斜米时，这里的人已经给他罗织了不少莫须有的罪名。

阿克丽姆和阿拜之间，还不曾闹过别扭。阿拜不打算在别人面前追问这位忠贞不渝的妻子。不论是什么事刺痛了她，使她如此苦恼，阿拜都不想这样做。

晚饭备好以前，阿拜随便与邻居和孩子们谈了些话，询问了一些冬牧场的情况。

阿拜和阿克丽姆整夜没有合眼——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痛心的夜晚。

嫉恨与哀怨深深折磨着阿克丽姆的心。当她和阿拜单独在一起时，她毫不隐瞒地把玛纳斯带来的坏消息——她受到的创痛告诉了阿拜。她一边哭、一边倾诉着自己的苦衷。

“您变心了，变了，阿拜！您过去把这间房子称作幸福的金殿。可您竟撕裂了我的心，把我推上了绝路！您用不着再讲什么了，再讲也不会使我回心转意……我的生命就要结束，将同这房子的灯一

同熄灭！”这一夜，她坐在阿拜的身旁，一直哭到天亮。

阿拜一再说玛纳斯的话不可信，是谎言，是猜测。他好几次靠近艾克利姆，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亲吻着她的眼睛，吞下她苦涩的泪水。但都无济于事。

阿拜过去还不曾发觉，艾克利姆受到委屈时会如此狠心。无论他怎样讲，怎样做，都无法宽慰艾克利姆。阿拜感到胆怯，仿佛失去了未来生活的支柱，看到了坍塌的生活废墟。他这颗被惊吓的心在惶惶不安的思绪中沉默了好久。

天已大亮，云雀在屋顶上空欢快地歌唱；屋里的紧张气氛却没有缓解。艾克利姆长长地叹了口气，接着便和盘托出了她内心的悲愤：

“女人的日子算完了！像死灰一样彻底完了！她们除了哭以外还有什么办法！我只担心我这一夜的眼泪会白白流去！担心这些眼泪把我对您的爱情、对您的赤诚冲洗得干干净净。我再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对您、对我都一样，似乎连任何怜悯与懊悔也没有了。可我又不得不讲，我没有任何不想告诉您的秘密。我要讲……我的心已经碎了，我的生命之火也熄灭了……如今一切都完了，只剩下空洞的躯体，其余的全被泪水荡尽了！”

这是艾克利姆这一夜向阿拜所作的表白，是她心灵的全部秘密。她用这些椎心泣血的话昭示着自己未来的命运。阿拜对他这位刚毅而美貌的伴侣又有了新的认识。她所讲的不仅是她的信念和决心，而且是对他们昔日纯真的爱情所吟唱的一首挽歌。阿拜蓦地坐了起来，逼近艾克利姆，苦苦哀求道：

“你说什么，快打消这个念头！快收回这些话！我是清白的！你应当珍惜我们的过去，要相信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不能随意断送它！你不要用这些话断送我们的幸福！你快改变主意，快啊！”

从顶毡缝隙中透一束晨光，直射在艾克利姆苍白的脸上。她没有理睬阿拜的劝告，仿佛不愿改变自己的决心。阿拜依然坐在床上，等着她回答。然而艾克利姆却站了起来，头上蒙了一块青色围巾。她怀着满腔忧愤，不顾身体困乏，跨过毡房门坎迎着太阳走去。

又过去了好多天，艾克丽姆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由于她过分伤心，精神无法振作，阿拜也未能使她宽慰。他们爱情中的第一次风波，长久未能平息。

对阿拜来说，艾克丽姆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想不到他们之间竟会发生龃龉，像久治不愈的伤口，时时折磨着他们自己。这期间，又加上迪丽达推波助澜，加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这是阿拜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焦灼不安。他真后悔，在与艾克丽姆完婚前，没能与迪丽达彻底分手。阿拜觉得这是他最大的失误，是他无法弥补的过失。他狠狠地责备自己：“我的这种作法，同那些拥有三妻四妾、贪得无厌的男人有什么区别呢！自己酿造的苦酒，只能留给自己喝。这是自做自受，活该！”

阿拜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他渴望得到一位有悟性、能互相理解的知己。

无论白天和夜晚，阿拜都静悄悄地坐在艾克丽姆的住房里读书。他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书本里的知识。从市里带来的书籍大部分已经读完。他还派白麻干别特到市图书馆去了两次，又从库孜米奇那里借来了成包的书。

和阿拜的心情一样，大自然也临近风雨晦暝的秋季。在叶尔阿勒和奥衣苦德克的天空里，每天都有乌云密布。阿尔卡的冷风使夜的草原变得更加潮湿。在青格斯山区越冬度春后搬到夏牧场的人家，这时已转移到阿拜周围的秋牧场。库南拜的阿吾勒也住进了奥衣苦德克、喀斯卡布拉克和阿克确库一带靠近泉水、牧草丰美的地方。他们要在这牧业的黄金时节尽可能抓好畜膘。

整个夏天没有离开这里的阿拜阿吾勒，此刻已被搬来的人家包围。邻里之间正按照传统习惯频繁地进行拜访和送礼活动。

只有阿拜和艾克丽姆终日闷在家里，几乎很少出门。阿拜整天埋头读书，俨然一副书呆子相。无论在室内、室外，阿拜同样感受到不期而至的秋天的寒意。有时，他会在黄昏时刻骑上马，借口到畜群里去转转，可终归要在寂寞中独自返回。这寂寞，已经成了阿拜不可摆脱的羁绊。虽然觉得沉重，却已经逐渐适应。他甚至不愿参与人们兴致勃勃的侈谈与社交活动。

夜幕降临前，阿拜偶而会在毡房外伫立，仿佛在等待什么人似的。有时在这种感觉中竟自言自语地叨念起来：

“我等待的好像真有其人……她好像要走到我跟前，解除我的烦恼，牵住我的手走上一条希望之路。他是谁？我在等谁呢？我等待的应当只是艾克丽姆啊！她是否能回心转意？能重新欢笑着找到我呢？……哎，她也许不会理睬我渴望得到的这一瞬间……那是谁呢？还有我的什么人没有到来？”他说着站了起来，又接着说，“即使叶尔波勒能来也好啊！在我为难的这些日子里，怎么连他也不在我身边呢？！”

阿拜深深感到，在这烦恼的秋天的夜晚，他多么需要一位知心朋友。尤其是叶尔波勒，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欢笑的少年时代，也曾在生活的风雨中，共同经受磨练。他们昔日的生活积累，可以说是两人的共同财富。阿拜此刻真正感到叶尔波勒在他心目中的重要位置。遗憾的是，近几年来，有时在冬天，有时在夏季，他们不得不像今天这样需要短暂地分开。

阿拜和艾克丽姆完婚那年，叶尔波勒也和戴美丽建立了小家庭，如今也有了同司马古勒一般大的孩子。对叶尔波勒的家庭生活，阿拜比他自己的还要操心得多。过去叶尔波勒的家住在苏云德克家附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乘马和奶牛都要向亲友借用。而如今，他们已拥有相当数量的牲畜，也离开了苏云德克的阿吾勒。阿拜的这位朋友，在邻里中已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前几年，他把七户贫困弟兄集中起来，共同组成了一个阿吾勒。他自己住的是一顶七扇栅墙的大毡房，乘马和奶牛也绰绰有余。另一方面，每当他从阿拜这里回去时，总还要赶回几头大小牲畜。

今年叶尔波勒没有和其他牧人一同到夏牧场去。此刻他正在深山的冬牧场做过冬准备，亲自照料打草、贮草等活计。阿拜虽然盼望叶尔波勒的早日到来，但理解他的困难，因而能够耐心地等待。阿拜知道，只要那边的事情办完，叶尔波勒必定会忙着赶来，不会在那里久留的。

叶尔波勒仿佛在遥远的青格斯山里已经猜到了阿拜盼他早日到来的心意。一天傍晚，阿拜点好灯，正准备像往常那样读书时，门

帘突然掀开了。

“晚安，阿拜！”叶尔波勒随声走了进来。阿拜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从座位跳起来去拥抱叶尔波勒的。他拉着叶尔波勒的手，把他领到上座。

“我说呢，快来！没有你在身边，我好像气都喘不过来喽！快脱掉外衣，坐下！”阿拜又转过身说，“艾克利姆，快拿褥垫来！”他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不知该做什么好。

看到阿拜忙作一团，艾克利姆禁不住笑了出来。当她欣赏叶尔波勒进来的这一刹那时，不仅想起自己与阿拜和睦相处的日子。那时，他俩只要离开一天，见面时都会扑在一起热烈地拥抱。想到那些火热的日子，她似乎已萌生妒意，心里仿佛卷起一股无名的波澜。

艾克利姆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嫉妒阿拜与叶尔波勒两人亲密无间的友谊。在往昔那些幸福的日子，艾克利姆曾把叶尔波勒视作这个家庭欢乐的一部分；认为叶尔波勒也为这个家庭增添了光彩。艾克利姆方才的妒意，是因为想起阿拜的变心或许与叶尔波勒有某种瓜葛。艾克利姆一直认为，固然是远方草原的莎勒塔娜特姑娘给自己带来了不幸，而给她和阿拜穿针引线的也许正是叶尔波勒。

不能抑制妒火的年轻人，一般都比较尖刻和偏激，因而免不了要失去自己最心爱的人。艾克利姆正因为没有摆脱这偏激情绪，才误认为阿拜和叶尔波勒的热情拥抱是出于莎勒塔娜特的原故。在艾克利姆看来，他们之间肯定有一种默契。

然而，今晚叶尔波勒却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无论是艾克利姆，还是阿拜，甚至周围所有阿吾勒的男男女女，听到这消息肯定都会高兴的。叶尔波勒在艾克利姆这里喝了一碗马奶酒，就逗趣地说：

“艾克利姆，你可要多准备些茶点和肉食哟！天刚亮我就离开了卡拉确库，在家里只喝了点戴美丽准备的茶，一整天我可还滴水未进！不过，我还要去见见迪丽达，亲亲孩子们的脸。不然，阿勒欣拜的孙女明天会跑过来埋怨我的。我同他们见见面就回来。你可别对我横鼻子竖眼呀！”引得艾克利姆和阿拜都笑了起来。

叶尔波勒像在自己的阿吾勒一样，到每家每户都看了一遍，向年长者一一请过安后便回来了。他刚坐下，就宣布了带来的消息：明天耶斯禾加的阿吾勒要大办喜事。

明天是迎女婿的日子，出嫁的是这一带才貌出众的玉密帖依姑娘。新郎是阔克斜部落喀拉台的亲戚——阿拉太的儿子杜特拜。窝勒加依家族中最著名的歌手、美丽而大方的玉密帖依将要做他的妻子。阿拜阿吾勒里的年轻妇女听到叶尔波勒带来的消息没有不高兴的。

当天夜间，这里已正式接到宴请的通知。第二天，由艾克丽姆带领的好几批妇女，已先后到达耶斯禾加阿吾勒。快到中午时分，阿拜也带着叶尔波勒和白麻干别特来了。

阿拜一行先到大毡房向耶斯禾加请了安，表示了祝贺，并和他们一同进了餐。这里为客人们准备了很多毡房，场面十分可观。叶尔波勒和阿拜坐在耶斯禾加的毡房里听新郎那边年轻妇女们唱歌时，毡房外忽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声。

外边好像有什么新鲜事，许多年轻人从门前跑了过去，好像还有许多成年男女挤在中间凑热闹，有的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喊起来：

“噢唷！艺人们来喽！”

“他们打扮得真漂亮哟！”

“天哪，穿的都是些什么呀？”

“瞧！那是一位艺人的领班！他们的冬不拉还系着羽绒球。这真是特殊的装束！”

“应该像他们这样，这才是歌手和艺人的气派！”

小孩子们也好奇地夹在人群里边一起哄闹：

“帽子跟贵妇人的凤冠一样！”

“瞧他们的裤子，裤子！”

“裤腿跟女人的裙摆一样！”

“那一位的简直像母牛后边拖着的胎衣！”

“要是放开狗去咬，肯定要把他们的裤腿撕成碎片！”

毡房外的人们也在喧哗着：艺人和歌手们来喽！

当时，额孜谷特也在耶斯禾加屋里。他似乎不大喜欢“艺人”

这种称呼。心里在想，都是些做什么的，这样虚张声势？于是随口问道：

“是哪些人？从哪里来的？”

“不是外人，带头的好像是我们的阿米尔。”耶斯禾加回答说。他显然听到了艺人要来的消息。

阿拜和叶尔波勒以前就听说，阿米尔经常召集一些年轻人，开展规模较大的娱乐活动，但不知道他们有“艺人”和“歌手”的称号。既然现在已经知道那些人要在玉密帖依的婚礼上演出，他俩也想欣赏一下阿米尔的表演，便起身走出毡房。

今天的规模和声势不免使阿拜二人感到惊奇。

演出队伍快要走近为男方客人架好的三顶毡房。这三顶毡房中间的一项是八扇栅墙组成的大毡房，围毡上贴有各种颜色的呢绒图案，图案周围是鲜艳的红绸贴边。门前站满了花枝招展的年轻姑娘，有戴海狸皮帽的，有系着羽绒球的，也有发辫上吊着银币的。她们有时站成一排，有时围作一圈，迎候着即将到来的特殊宾客。她们中间最引人注目的，该是新娘子玉密帖依了。她的黑色海狸帽微微向前倾斜，装束也别具一格，简直像一颗闪亮的启明星。她是特意出来迎接客人的。当艺人和歌手们接近毡房时，玉密帖依也带着姑娘们迎上去。这时，两侧人群的涌动、姑娘们的欢笑和发辫上银币的叮当声，把欢迎场面烘托得格外壮观。

在步行走来的艺人身边尽是些年轻美貌的女子。白麻干别特向阿拜和叶尔波勒这边瞟了一眼，好奇地问道：

“演出队伍中竟然有女子，不全是男人。她们又是谁呢？”

叶尔波勒已经认出来了。他笑着说：

“一位女歌手是咱们的艾克丽姆。其余的那些妇女大多是特意迎上去的招待员。”

这时已听到对面的歌声——这是演出队伍在向人们表明“我们来了！”。白麻干别特这才看清楚，前来的艺人和歌手都成双成对。他们把手互相搭在肩上，一个搂着一个在唱歌。走在最前面的领队，和其他的歌手有明显的区别。领队的左右两旁各有一名女子，两人都把手搭在领队的肩上，表示对他的格外尊重。领队的年龄比

其他人稍大，而且别有风度——这是白塔斯阿肯。

白塔斯的冬不拉也与众不同，上面系着羽绒球和彩珠，好像在显示“此琴为艺术家所特有”。唱歌时，白塔斯特意把琴举在空中挥动。这时，跟在他后边的歌手及其他艺人，也随着举起了各自的冬不拉，显然要把他们正在演唱的《二十五岁》提到最高的音域。

阿拜和叶尔波勒最喜欢的是这种多人合唱形式。在一般情况下，无论集中了多少歌手，每支歌也只能由两人合唱。

奋进的二十五周岁不再重返！…

这些人似乎把表达他们心愿的副歌当成了自己的口号与旗帜。当对方的人群快要走近时，歌声又汇在一起，变成了真正的合唱。玉密帖依带领着自己这半边人一同唱起《二十五岁》的副歌。歌声刚刚停止，两边的人便走上前互相握手和拥抱。与男青年在一起的大部分女子已经加入到后边的行列。白塔斯依然由两名女子搀扶着走在前面，他后边的艺人各由一名年轻女子挽着手臂走来。

当演出队伍接近阿吾勒时，护卫人员的活动更加繁忙。他们一开始就把这里搞得十分紧张。把新郎毡房里的女子带出来迎接演出队伍的也是他们。可是当女子们刚走出毡房时，艺人和歌手们已经下马排成了方才的队形。

由四十多人组成的演出队伍竟有十多名护卫人员。他们多数是听差，此刻都骑在马上握紧皮鞭。当演出人员向中间那顶大毡房走去时，护卫人员在前面挥鞭开路，把挤在前边的大人、小孩都赶到后边去了。这时参加婚礼的客人已集结在大毡房前。阿拜他们，还有男方的客人与亲属也在其中。此刻，在护卫人员的眼里，谁也比不上艺人和歌手重要。

“让路！让路！”

“到边上去！”

“到那边去！”

“站得远些！”护卫人员把群众分作两部分，让他们分别站到毡房的两侧。如果有人挤到前面，扰乱秩序，护卫人员会怒目而视给

以脸色。这些护卫人员都是膀大腰圆、特意挑选的莽汉。他们一旦发火，便朝人们的脊背或小腿抽上几鞭。不过，尽管他们这样严厉，并没有受到群众的责怪。即使挨了皮鞭的人也都会陪着笑脸跑开，对这种不带恶意的惩罚也不太计较。

走在队伍前面的高个头儿是白塔斯。他是个鹰钩鼻、短胡须、颜面略显棕黄色的人。他没有向这里的任何人打招呼，依然由两名女子搀着朝这里走来。当走到毡房门前时，他才举起手中的冬不拉，仿佛举着某种神圣的标志在空中挥动了两下。整个演出队伍在冬不拉伴奏下，把《二十五岁》轻柔而舒缓的旋律顿时变得激越高昂。在场的所有妇女都加入了艺人与歌手的合唱。就连站在演出队伍最后边的一些老艺人，也加入了合唱。歌唱《二十五岁》的歌声，在空中久久回荡。

今天挤在两边看热闹的不只是一些徒步走来的人，也有许多从四面八方骑马赶来的。在围观的群众眼里，这些装束奇特的艺人和歌手，仿佛是从外地其他民族中请来的客人。在白塔斯后边，阿米尔和玉密帖依非常显眼地走在其他人前面，他们的歌声也与其他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二十五岁》之歌是由他们二人领唱的，副歌的声调也是由他们二人随意拉长的。虽然演出队伍由白塔斯带领，但实际上由他们二人指挥着。无论在外表，无论艺术表现，两人都非常相配。正如其他艺人所说，是“天生的一对”。从他二人眼前的表现看，他们完全不像普通的朋友，倒像刚刚领略到甜情蜜意的热恋中的青年。

从海狸帽上的羽绒球和彩珠，直到脚上发亮的尖靴头，玉密帖依的穿戴和一举一动都引起人们的注意。她脸膛上有喜悦的红晕，额头上也有闪亮的光泽，仿佛此刻正与她的心上人共同跨进幸福的门槛。

阿米尔也显得格外潇洒。他身上特制的蓝绸外衣与他略高的身材、白皙的面容显得非常谐调。从短而稠密的胡须中，可以隐约看到微微渗出的汗珠。他的一双大眼睛始终盯着玉密帖依，很少转向他人，他的歌也是专为玉密帖依唱的。姑娘偶尔露出雪白的牙齿，含笑的红嘴唇有时微微颤动。她也不时把目光投向阿米尔。

这一对青年男女，仿佛在互相逗引着对方，此刻或许早已按捺不住。如若有可能再跨进一步，他们会不顾一切地拥抱与亲吻——领略第一次亲吻的甜蜜，享受初恋的幸福。

叶尔波勒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他们。

也许阿拜与叶尔波勒一样，也已有所发现。演出刚开始，阿拜还兴致勃勃地望着前来演出的队伍。这时，他已转过身，从围观的人群中慢慢地挤了出去。这里只留下了叶尔波勒和白麻干别特两人。

阿拜已察觉到这些骑在马上和站在草坪上的观众的情绪。许多人在嘀嘀咕咕。阿拜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耳语的一些内容。

“瞧，阿米尔和玉密帖依的样子！”一位年长的妇人对自己身边的丈夫说。

“这是阔克斜家族的婚礼呢？还是阿米尔和玉密帖依的婚礼？这是在干什么？”一位季格铁克家族灰白胡须的人说。

“这才是相亲相爱的一对哟！”又一位靠边站着的人说。

“相爱的人都是这样呗！”

“这是控制不住自己感情啦！”

“瞒不住喽！有什么法子？这就是爱情的欲火！可怜他们剩余的时间不多了！”马背上的一位阿涅特家族的人说。

阿拜再也听不下去了。想到玉密帖依的未婚夫杜特拜，心里很不好受。杜特拜和这些人年龄差不多，而且颇有威信，阿拜也很器重他。如果杜特拜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对他自己，对这里的人都不好。想到这里阿拜甚至感到一阵愧疚。

阿拜无心在这里凑热闹，也无心再参加婚礼，离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开了。吃过饭后，要进行传统的赛马活动。人们带着彩旗，跨上雕鞍，争先恐后地向草滩跑去。阿拜却悄悄跨上自己的坐骑，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阿拜眼前浮现出那些真正相爱的有情人的影子，还有他在千百部名著中看到的，比神、比命运更具威力的爱情的火焰。……想起了方才那位高雅的才女和年轻歌手脸上闪烁的青春光泽。阿拜微微闭着眼睛，心情有些激动。他全然不知自己的坐骑在朝哪个方向、

哪个阿吾勒走去。这时，阿拜心中慢慢涌起一支歌、一首诗，一首自己无法控制的青春旋律。他依照舒缓的节奏，轻轻抒发着抑制不住的激情：

爱情的语言是无声的语言，
要以心相悟，以眼相传；
假如你不相信，
可问相爱中的青年……

他反复吟唱着这组诗，仿佛是一部没有结尾的长诗，陪伴他度过这段寂寞的时光。

耶斯禾加阿吾勒的婚礼，虽然第一天很隆重，但从第二天起气氛却改变了。无论对耶斯禾加本人，无论对阔克斜家族，甚至对远离这里的库南拜，都变成了具有讽刺性的闹剧。

当阿米尔跟随玉密帖依走进红绿花毡的那顶毡房时，婚礼已不属于新郎——杜特拜了。取代他的正是玉密帖依此刻热恋的阿米尔。人们都在议论，“是玉密帖依自己叫阿米尔来的。她还说‘你要守在我身边，亲自送我！用你的歌声送我！’”演出队伍到来时，阿拜所听到的风言风语，早已像大火烧荒似地燃遍夏牧场。

参加这次婚礼的不只有额尔格孜拜、窝勒加依家族，还有许多其他部落的客人。当牧人转移到坡地秋牧场时，住在奥依苦德克的有额尔格孜拜、喀拉巴吐尔、阿涅特等家族；在叶尔阿勒一带有麻买、季格铁克、布肯其等部落和家族的许多人家。参加婚礼的除这几方面的人以外，男方住在阔克斜附近的家族中也有许多人参加了赛马、刁羊、摔跤等活动。从奥依苦德克就可以看到属于阔克斜家族的确拉克铁列克、柏扎木拜、阿苦德克等草场。

这些家族已把玉密帖依和阿米尔之间的事当作丑闻带回去。一些曾受过额尔格孜拜家族欺侮的人，甚至希望阿米尔的行为会激起阔克斜家族对额尔格孜拜的仇恨。

已经过去三天了，新房中的歌声却始终没有中断。这期间，玉密帖依和阿米尔几乎形影不离，艾克丽姆也陪伴他们唱了三天三

夜。她像刚刚飞出鸟笼的夜莺，泄尽了长期郁结在心中的愁闷。姑娘的未婚夫杜特拜是一位有志气的青年，不仅通晓事理，而且善于辞令。在部落内部的表现很突出。然而，这两天的伤心事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最初看到这些不正常现象时，杜特拜曾劝说过随他同来的几位伴郎，要他们保持冷静。接着他又郑重地向新娘子提出要求，要她离开这些艺人，他们俩人单独在一起。

杜特拜是真心喜爱玉密帖依的。他曾向人们炫耀自己的未婚妻是“托布克特部落最好的姑娘，是她们中间的小白鹿！”他并未发现过玉密帖依有任何使自己不称心的地方，因此一直如痴如醉地热恋着她。

可惜玉密帖依没有答应他刚才的要求。她说：“这是我和亲人及乡亲们的诀别，是最后的一次分手，就算是我求你，你心里再不高兴，也给我这片刻的自由吧！”玉密帖依只要一言出口，尤其是带着这种坚定性语气时，她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杜特拜虽然年轻，但心胸开阔，能够体谅别人。他的另一个特点，是懂得如何控制自己。遇到外来的打击时，不轻易发火。他如今已成为阔克斜部落喀拉台家族中有影响的年青头领，像塔克渐和阿斯勒别克一样，是部落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既然玉密帖依说明了她的心愿，杜特拜即使不喜欢那些艺人，但还是让步了。然而他的忍让没有超过三天——也无法超过三天。群众中流传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已经引起所有男方客人的公愤。新郎本人也亲眼看到了玉密帖依与阿米尔的越轨行为——这是婚礼第三天黎明前的尴尬时刻。

在白毡房之间，阿米尔和玉密帖依蒙着姑娘的黑袷祥在一起。正当两人拥抱着亲吻时，杜特拜亲手掀开了黑袷祥。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俩眼眶上的泪痕。

杜特拜当时就让他伴郎从草滩牵回他们的坐骑，并对一同来参加婚礼的两位老人说，“咱们马上就回去！不再喝他们的一口水！”新郎的语气非常果断。

当天早晨，杜特拜和几位伴郎就骑马离开了耶斯禾加的阿吾

勒。这对于即将出嫁的姑娘，对于这个阿吾勒都是莫大的羞辱——新婚丈夫抛弃了即将入洞房的新娘。

耶斯禾加带着自己阿吾勒所有年长人，请求男方的长者加那泰说：“不要让事态扩大了！你们就说自己是在新娘子动身前上路的。难道我们就这样下去吗？等人们起床后，我们这里的亲戚会亲自把姑娘送去的！”

果然不错。阔克斜部落的人离开以后，这边于当天早晨便拆掉毡房，把玉密帖依送走了。阿米尔仿佛丢失了欢笑和幸福，也灰心丧气地走开了。

艾克利姆是在出事前的傍晚回家的。这几天，她仿佛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艺术生活里，重温着昔日她唱过的美好歌曲。三天的文娱活动，给这位渴望已久的才女带来了极大的欢乐。黄昏时刻，当她从轻便马车走下来时，阿拜和叶尔波勒已等在门前迎候。

艾克利姆喜形于色，脸蛋儿白里透红，仿佛又恢复了与阿拜和睦相处时整天欢歌笑语的风韵。她让同行的孜丽哈把衣物等拿回家去，自己像往日那样大大方方地走到阿拜跟前，询问了家里的情况。也许艾克利姆的脸色和情绪使阿拜感到高兴，他用诙谐的语气说：

“瞧艾克利姆的脸色，叶尔波勒！也许她尽情演唱了自己喜欢的歌曲。不然怎么会这样高兴呢！”

“是啊！简直像雪地上跳来跳去的红狐狸，毛色是那么柔美光亮！”叶尔波勒的戏谑，逗引得艾克利姆也笑了。

“你们认为我是在那里自我欣赏吧！怪不得你们忙着跑回来，原来是等着拿我开心呢！”艾克利姆也接着回敬了一句。

阿拜并不想责怪艾克利姆他解释道：

“我们不会随便挑剔，亲爱的！我们在高高兴兴地等着你！只要你唱得开心，玩得快活就好！你情绪这么高，我们也感到快慰！这使人想起猎人顺风放鹰的情景。你看在蓝天上翱翔的雄鹰，当它返回地面时是何等的神气！在高空翱翔的瞬间是很难忘的！艾克利姆不也是这样吗？在我看来，艾克利姆这才真正发现了自己！不是这样吗？艾克利姆，你说呢？”

虽然他们都觉得这种比喻很新鲜，也很风趣，可艾克丽姆心里却觉得不是滋味。尽管她粉红的脸蛋儿上还挂着一丝笑意，可还是带着含怨的语气说：

“我有哪一支歌没给你唱过？我还有什么不曾奉献给你？你们一个把我比作狐狸，一个把我当作鹰。是一只自由飞翔的鹰呢？还是经常遭人白眼、天天受人愚弄的可怜虫呢？这又有谁知道呢！”说完拉长了脸，悻悻地向毡房走去。

为玉密帖依举行婚礼时，发生在耶斯禾加阿吾勒的丑事并没有完结。

阔克斜家族的人离开后，新娘子也被送出奥衣苦德克。这时阿米尔等一些人却哼着低沉的调子，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他们心里还在牵挂着玉密帖依。阿米尔从来听不进别人的话，让他放弃心爱的姑娘是绝对办不到的。当演出队伍走出耶斯禾加的阿吾勒，在途中停息时，阿米尔还坐在雕鞍上，抱住马鬃不停地抽泣。看到这种情形，周围的人都觉得不该让玉密帖依独自离去。

“如果说她是凭媒人的撮合嫁给阔克斜部落的，我们却是凭真主的旨意结合的。这绝不是由于我的轻浮和冲动，而是命运点燃了我的爱情之火。离开玉密帖依，我什么都不需要，甚至我的生命！快把马头转向阔克斜的阿吾勒！追上玉密帖依的送亲队伍！”阿米尔终于向自己的朋友们发出了旨令。

阿米尔的朋友中有一位红脸膛、褐色秀眼、潇洒的年轻歌手，名叫木哈买提渐。他比其他人更理解阿米尔和玉密帖依的情谊与痛苦，也非常赞赏阿米尔这时的决断和勇气。他激动地说：

“喂，年轻的朋友！此刻我们应当唱这样一支歌！请你们听着！”接着用嘹亮的歌喉唱了一首歌。

最令人动心的是这支歌的歌词，这是此时此刻特意为阿米尔创作的：

歌手从沉湎中猛然惊醒，
他决意采取果敢的行动；
朋友们，我的意中人远去，

快策马与他们奋力抗争！

所有艺人和歌手都唱着这支歌，随阿米尔调转了马头。

这些穿着大红大绿演出服，骑着清一色浅灰马的队伍向东方疾驰而去。前面是透迤的绿色山梁，横跨着一片无垠的旷野。伴送玉密帖依出嫁的人群，也在这条山路上浩浩荡荡地向前移动着。这是一支由几十峰骆驼驮着嫁妆，由许多骑马的男女组成的送亲队伍。在旷野上纵马飞驰的演出队伍很快就看到了护送新娘子的人群。他们正在向确拉克铁列克移动。大约在接近阔克斜阿吾勒时，马不停蹄的演出队伍已赶上送亲的人群。

玉密帖依明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悻悻而去的，但丝毫也不在意。她在自己阿吾勒和阿米尔哭着告别时，公然抱着他不肯分手，甚至此刻在雕鞍上还不停地抽泣，而且不时用她忧伤的、红肿的泪眼察看阿米尔的来向。送亲中的几位年长者也不知道尾随而来的是何人。耶斯禾加和额孜谷特互相问道：

“这是为什么事情赛马呢？”

“这是哪里来的一群人？”

玉密帖依早已猜中是阿米尔带领的人马。她向一侧勒住了跨下的长鬃黑走马。阿米尔骑的是一匹黑鬃浅黄马，那些骑浅灰色马的伙伴们已落在他后面一箭之地。当他赶到玉密帖依跟前时，在马背上哭哭啼啼地搂住她，不停地亲吻着她那沾满泪痕的面颊。

后面的队伍刚一赶到，立即把送亲的人们围在中间，仿佛给这对恋人盖起了一间马背上的临时新房。这时，人们唱起了卜尔渐给他们留下的那首离别曲——《转场的羔羊》。这部大合唱好像在为这对有情人举行一次忧伤的、特殊的仪式。

喂，年轻的朋友，
时代在不断前进，
祝你们快乐和幸福……

阿米尔和玉密帖依益发泣不成声。两人互相拥抱着不再松手，

仿佛真的是在诀别。这时走在人群前面的耶斯禾加和额孜谷特已调转马头跑回来。他们从围裹在外的演出队伍中闯进去，朝着两人呵斥道：

“够了！够了！这太不像话了！”

“撒手！该收场啦！阿米尔，你要立刻回去！告别也要有个限度！”这是额孜谷特的命令。此时，额孜谷特已怒不可遏，顺手拉住黑走马的缰绳走开了。

玉密帖依被迫离开了阿米尔，临别时又依依不舍地回过头。

“跟住我，亲爱的阿米尔！你要送我去！亲自把我送到前面灾难的火坑旁。那是我家乡的亲人给我准备的火坑呀！”接着向所有艺人和歌手扫了一眼，又用命令的语气说，“走！你们全都跟我走！”她咬紧牙，止住了眼泪，脸色变得铁青。当阿米尔的马跟上来时，玉密帖依伸手又揪住浅黄马的缰绳说：“我倒要瞧瞧他们的本事！我看有谁敢来干涉你！”

阿米尔的马靠近玉密帖依时，他又搂住玉密帖依的腰亲吻她的前额。

“亲爱的，我的月亮！与其让你沉没，还不如让我咽气。让这个苦命人先死吧！走，我跟你跟定啦！”他根本不理睬耶斯禾加和额孜谷特的呵斥和恫吓。

沿确拉克铁列克山坡居住着阿拉太、喀拉台等几个阿吾勒。两方面的人汇合后，正向这边阿吾勒走来。这时几位年长者走在前面，艺人及歌手和送亲的妇女把玉密帖依围在中间，像护送仙女般一刻也不离开。

新娘子总算来了。这里特意在阿拉太的大毡房前为她架起了新毡房。在这顶八扇栅墙的新毡房前，拉起了又长又宽的幔帐。当新娘子从幔帐后走进毡房时，两边由阿米尔和白塔斯搀扶着。这一切完全符合他们的风尚和习俗。

住在确拉克铁列克的人们对新娘子的到来极为反感，认为这践踏了家族和父辈的尊严，是个不祥之兆。不过人们的激愤情绪却未能越过玉密帖依新房的门槛。阔克斜家族的年轻女子以及年长的夫人们，依然按照传统的礼节撒着钱币和糖果，在为新娘子祝福。

不允许人们羞辱玉密帖依，而要以礼相待的并不是阔克斜家族的哪一位长者；也不是阿吾勒之主、玉密帖依的公公阿拉太；而是这位意志坚定的新郎——杜特拜本人，是他审时度势、独自一人作出的决定。

然而，当天晚上杜特拜把招待客人的事向母亲交待以后，便骑马走出去了。他是找阔克斜家族有影响的老人、自己的长辈喀拉台去了。

杜特拜在一处毡房里单独会见了喀拉台。他把阿米尔对自己的侮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这位长者。他对喀拉台说：

“您应当去见库南拜，把这些为非作歹的事亲口讲给他听，让他出面制止。否则阔克斜和额尔格孜拜家族的关系会彻底决裂，甚至会发生灾难性的事故！”

虽然喀拉台身为阔克斜部落的头人，但从未见过自己部落中有哪一位年轻人敢像杜特拜这样反抗托布克特部落的窝勒加依大家族。在喀拉台眼睛里，这位白脸膛、黄眼睛、高额顶、大个头的青年，仿佛是一只将要冲进火网的苍鹰。这种凝聚着部落和家族荣辱与尊严的气概，已引起这位长者的种种联想。他看到了这位年轻人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以及这种勇气与智慧结合所产生的毅力。他非常欣赏这种临危不惧的气概，并认为在自己之后，也只有他才能配做阔克斜部落的掌舵人。

在喀拉台孤寂的心里，也曾郁结着昔日受辱的积恨。他听杜特拜讲完后，望着这位后生的脸想了片刻，接着说：

“起来，牵马来！把我的马也牵来！再叫上五个人，立即跟我去见库南拜！”

当天晚上，喀拉台一行抵达了奴尔尕妮木居住的山庄。奴尔尕妮木是特意离开额尔格孜拜家族的阿吾勒搬到这里的。库南拜专为奴尔尕妮木和自己在山庄盖了一所房院。奴尔尕妮木因无法忍受乌斯盘阻拦她用水的粗暴行为，哀求库南拜在远离他们的地方另盖了这所住房。这也是为了躲开那几位夫人的嫉妒和她们专横跋扈的儿子。

库南拜也希望在他的晚年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因此在牧人们向

坡地牧场转移时，他也抓紧时间提前搬到这里来了。现在，库南拜已住进温暖、舒适的新居。他将在死亡般的沉寞中度过他的晚年。

周围的阿吾勒已沉沉入睡。库南拜和奴尔尕妮木的房间里还亮着灯。他们从狗的吠叫和急促的马蹄声中已经猜出有外地人到来。因为附近的人家，不要说深更半夜，即使白天也很少有人到这里。库南拜的卧室白天也垂着幔帐，寂寞得如同病房。坐在这里的人会急得心里发慌。

在卧室里，奴尔尕妮木坐在库南拜的下方，大半个身子露在帐幔外。当喀拉台一行阔克斜部落的人进来时，奴尔尕妮木慢慢转过身，朝库南拜说：

“是喀拉台来了！”

库南拜正倚在高高擡起的鸭绒枕上，低头摆弄着念珠。听说喀拉台来了，他猛地转过身，抬起头，直勾勾地望着来人。方才在忏悔、祈祷时的虔诚突然消失了。客人还不曾坐定，他就挥动胳膊，将终日下午垂的幔帐用力掀开，似乎也没有听见客人的问候。只有他那只已经干涸、枯萎、变得发暗的独眼发出炭火般的凶光，盯着喀拉台的脸。

喀拉台用忧疑而严峻的目光望着他的同龄人。在差不多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不曾遇到过库南拜如此震怒。喀拉台仿佛踩在一头沉睡的猛兽身上，猝然惊醒了它。也许他真的激怒了这颗十多年来不曾动怒的衰竭的心。

当床边上的油灯的光亮，照射到库南拜那只睁大的独眼时，可以看到里面变幻不定的闪光。这只独眼没有惊恐，它在预测着未来的风暴。准备自卫与拼搏的怒火已使库南拜忍无可忍。

库南拜猜透了这些人此时来访的目的。昨天艾格孜从耶斯禾加那边回来时，曾到这里把婚礼上发生的事如实告诉了库南拜。耶斯禾加是喀拉巴吐尔家族中艾格孜的娘家，玉密帖依应是艾格孜的侄女。昨天艾格孜是怏气离开娘家的。临走时，她曾气愤地指责耶斯禾加：“为什么不管管那些艺人和唱歌的？为什么让他们胡蹦乱跳？”当时耶斯禾加曾让艾格孜转告库南拜，他对艺人和歌手的做法极为不满。而且一再表示，因阿米尔是库南拜的孙子，他不敢制

止，更不敢撵他出去。

耶斯禾加从来就不喜欢文娱活动。年轻人的娱乐和演出对他这个无知而粗俗的巴依来说，就像是一场灾难。他曾明确地说过：“让那些歌舞见鬼去吧！这不是演唱，是给我念丧经啊！”

艾格孜曾把以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库南拜：

“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制止这些活动。你不在家时，他们也是这样踩着我们的头顶，在阿吾勒乱蹦乱跳。你还健在，他们就敢这样放肆！”她是在添枝加叶，别有用心地进行煽动。

库南拜想起了艾格孜的话。他的那只独眼先是盯着喀拉台，接着向后边依次瞅着杜特拜的父亲阿拉太和阔克斜部落的大巴依波赞拜。他们后边的三个，好像是阔克斜部落这三个头人的随行人员。库南拜连看也没看他们一眼。

他们是以整个阔克斜的名义来和库南拜论理的。根据他们赶来的时辰、面部的表情和态度可以肯定，他们将要给托布克特部落带来一场严重的灾难，把人们推向死亡和毁灭的边缘。库南拜一边盯着攥在手里的幔帐，一边对喀拉台说：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你想给我们带来哪些灾难？你就直说！”

喀拉台是被无法抑制的愤怒驱使来的。他对库南拜的问话反应极为冷漠。这两位同龄人通过彼此一点细微的动作和表情，就可以猜透对方的心事。他们都明白，在这样一个充满敌对气氛的夜晚会晤，谁都不可能让步。库南拜那只独眼射出怒火，心里在想：喀拉台一行肯定来意不善，要不然也不会这样跑来！

喀拉台知道这位哈吉在想什么。他把黄昏时投向自己的一团无名火，愤怒地向库南拜那边掷去。

喀拉台把玉密帖依、阿米尔、杜特拜三人之间发生的纠葛毫无遗漏地讲了出来。其间曾应用“泼妇”、“好色之徒”、“魔鬼”、“妖精”等字眼，并着重指出：“这些是荒唐年代的妖魔，是不祥之兆。”他又说，“这些丑闻已传到周围所有的部落。”“他们还把这种恶作剧叫作歌舞和艺术，把所有年轻人引向邪路。他们都穿着花花绿绿的服装，帽顶上晃动着羽绒球，扭着身子乱唱，简直是踩在我

们头上撒野。”他用恶毒的语言诋毁了一番，最后又表示：

“如果只是在我一人头上撒野，我也就忍了。他们甚至跑到我们的坟地，在我们祖坟上乱跳。在你我二人快入土时，要给我们脸上留下不光彩的烙印。我即使不想惹你生气，也不能不对你说。除你以外还有谁能听到我的话！我能向哪个当家的狗去告状？今天又有谁能说句公道话呢？只有请你来管教这些狂人！谁是谁非，请你来定夺吧！”

没有谁再继续讲话。过了一会儿，奴尔尕妮木按库南拜的吩咐，把客人带到另一顶舒适的毡房里，在那里招待了一番。库南拜自己却派人叫来奴尔尕妮木的弟弟坎捷汉，给他下达了一项紧急任务：

“备两匹好马，立即到确拉克铁列克去，告诉住在阿拉太家里的额孜谷特，让他在天亮以前，务必把阿米尔带到我这里。如果阿米尔抗拒，捆住他的手脚，用皮鞭抽着给我送来！”

坎捷汉既是摔跤能手，又是一名驰骋沙场的勇士。他长得圆墩墩的，五官周正，挺像奴尔尕妮木。此刻库南拜的愤怒，仿佛已完全在他身上化成力量。

库南拜整夜没有眨眼，一动不动地坐到天亮。他那双紧紧攥住幔帐的手，一直不曾松开，仿佛一尊没有知觉的雕塑。只有他脸上那些又深又暗的皱纹显示着年老的执拗与激愤。

天亮了。朝霞已染红秋天灰褐色的原野和山岗。正在此时，额孜谷特带着阿米尔走进了库南拜的毡房。小伙子脸色苍白，双颊干瘪，显得清瘦而枯萎。

库南拜好久不曾见到这位孙子。他阴沉着脸，伸出双臂，仿佛在命令阿米尔：

“到我跟前来！”

当阿米尔把帽子和皮鞭扔在祖父面前，双腿下跪时，库南拜一双青筋突出、整夜攥着幔帐的手突然掐住了他的脖颈。库南拜虽已老耄，这双手依然像猛禽的铁爪一样强劲有力。当小伙子的咽喉被掐住摇撼时，这双手像铁箍一样越扣越紧。不一会儿，小伙子脸色变得铁青，几乎要断气了。然而这双手丝毫也未松劲。这时小伙子

已晕过去，死一般倒在他祖父面前。可库南拜还用膝盖顶住他孙儿的身躯在继续用力，再拖几秒钟，阿米尔就要断气了。

“你这是怎么啦？就算他是一只狗，也是你的孙子啊！”额孜谷特说着冲过来。可当他看到库南拜用那只血红的独眼怒视自己时，吓得倒退了几步。

奴尔尕妮木眼看阿米尔被老家伙掐死，额孜谷特也被吓住了，于是奋不顾身地扑上前，一下子抓住了库南拜的双手。

“亲爱的哈吉，您这是怎么啦！请您饶了他，饶他一命，亲爱的！”她说着自己强有力的肩膀把库南拜的双手从阿米尔的脖颈推开了。

库南拜坐在地上，伸出左腿朝奴尔尕妮木心口狠狠地踢了一脚。奴尔尕妮木身子晃了晃，扑通一声栽倒了。

正在此刻，阿拜撩开门帘进来了。他已看到奴尔尕妮木为保护阿米尔受到惩罚，而库南拜还要继续惩罚他孙子。阿拜一步蹿到上方，用力大喊一声：

“住手！”

库南拜还没有来得及用那只血红的独眼逼视儿子，双手已遭到阿拜狠狠的一击。阿米尔终于被阿拜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了。

“他不干净！”库南拜喊道。

“不允许你杀死他！”阿拜也冲着父亲喊道。

两人的目光都在直逼对方，仿佛马上就要扭打在一起。阿拜丝毫没有胆怯，也不想让步。他认为父亲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绝不能原谅！他早已怒不可遏，按捺不住了。

“你嘴上喊安拉，手上却沾满鲜血！你又在杀人……难道教规也允许你这样做？！过去你曾经假借宗教的名义，杀害一个无辜的人……”阿拜这些愤怒的语言，仿佛是投向父亲的锋利而飞快的匕首，逼得库南拜无法喘气。从父亲眼前的罪行，阿拜好像又看到了他十三岁那年被无辜杀害的阔达尔的影子。那桩惨案曾刺痛他孱弱的童年的心。

阿拜又接着说：

“你又想违背教规杀人不成？难道你不声不响的教徒生活，不

是为膜拜安拉，而是为了这些罪恶活动？”阿拜已怒火中烧，他一方面为了阻拦父亲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在进行审判，作严厉的判决。

“滚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逆贼！”库南拜嘴里这才迸出一句话。

“我不出去！”

“是你在煽动，是你！这都是你煽动的！是你，全都是你……”

“就算是这样！就是我！你怎么不安安静静地死去！时代已经不属于你，属于我！……你有什么必要干预我们的事？”

“噢，噢！你原来是这样！……难道你变成那种人了？！”库南拜心里忽然萌发了一种邪恶的念头。他立即中止了和阿拜的争吵，要用更毒辣的手段同时惩罚阿米尔和阿拜。

晕倒在地的阿米尔这才清醒过来。他勉强睁开眼睛望着祖父。这时，库南拜手掌向外，朝着他孙子伸出双臂。他嘴里念念有词，仿佛是在诵经。接着把手掌同时对准阿米尔和阿拜——这是念黑经、诅咒的经。这时奴尔尕妮木和额孜谷特惊恐地喊道：

“呀，真主！别接受他的祈求。”

“造物主！别听他的！他是在诅咒自己的孩子！太可怕啦！”

库南拜根本不理睬他们。他跪在地上，手掌冲着孙子的心口，有时转向阿拜，继续念咒语：

“在霞光染红的早晨，在这个痛心的时刻……我以父辈的身分来诅咒：我的造物主，严明的安拉！这两个逆贼都是我的后代。你未能让我亲手杀死他们。我作为你的子民，虔诚地祈求你：以你严正的命令赐给他们死亡，让他们离开人世！在他们尚未来得及毒害其他人以前，让他们离开人世！让他们永远闭住眼！”接着又做了些诅咒的动作，直对着他孙子和阿拜说：

“出去！不要再让我见到你们！假如你们真是我的后代，就按我的意图去牺牲！我要把你们这两个坏蛋作牺牲品，赶快去死！快去！走开！”

阿拜不屑一顾，憎恨地望着库南拜。最后斩钉截铁地说：

“可以！我要走，要永远离开你！”

库南拜念完咒语后放下幔帐，又倚在羽绒枕上。他照旧拿着念珠，颤动着嘴唇进行祈祷。

阿米尔这才慢慢抬起头，拾起帽子和皮鞭跪在地上。少顷，朝着一丝不动的幔帐说道：

“如果我的生命对你有多余的，真主会亲自招回我。你总算判了我死刑！但我不懊悔，粉身碎骨也不懊悔！”

阿拜扶起阿米尔，带着他一同走了出去。

原来，额孜谷特从阔克斜的阿吾勒带走阿米尔时，是白塔斯派阿米尔的好友木尔扎库勒通知阿拜的。天刚亮，木尔扎库勒叫醒了阿拜。阿拜知道父亲做事心狠手辣，已顾不得找马，跨上木尔扎库勒的坐骑就赶来了。

(二)

已是暮秋时节，牧人们已剪完秋毛，向冬牧场转移的时间也临近了。由于天气还不太冷，秋牧场这里还可以放牧，人们都还没有离开。在奥衣苦德克，阿拜阿吾勒茂密的牧草，已被附近阿吾勒的畜群啃食殆尽。幸好周围还有宽阔的草场可以继续放牧，牲畜的膘情并未受到影响。

眼前的情景使关心牧业的人们感到惬意。尽管暮秋的冷风阴雨在不断侵袭，牧人们依然坚守在这里。

按照大部分人的习惯，阿拜家拆掉了夏天的大毡房，架起了适合秋季居住的较小的毡房，艾克丽姆的卧室也随之改变了模样。

小毡房的栅墙上挂着各种花毡、挂毯和毛毯。在原来放床的位置上，叠着一层层棉被、羽毛褥、羽绒枕和皮褥。在阿拜和艾克丽姆的座位前，铺着绒毛又长又厚的盘羊皮。在地铺上方，专为客人铺着长绒黑羔皮褥。由于灶坑处于毡房正中，阿拜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书本放在圆桌上阅读。现在总是坐在地铺上，靠着被褥，手捧着书本阅读。

阿拜已经换上了冬装。外面罩着褐色驼绒上衣，脚上穿着越冬的宽腰皮靴。艾克丽姆的上衣是用薄羔皮缝制的，前襟和胸围边镶

着光滑的水獭皮。上衣的钮扣是哈萨克银匠特意制作的，上面还镶有红宝石。在坐铺上方，叶尔波勒和白麻干别特一面对弈着九位跳棋，一面品尝着暮秋时节醇香的马奶酒。

早晨起来后，阿拜纹丝不动地坐在铺上看书。当艾克丽姆为客人准备的马驹肉已经煮熟、敦请客人和阿拜洗手进餐时，阿拜这才放下书本。

煮肉的锅从灶上端下来时，一股青烟呛得人们直流眼泪。阿拜让掀开天窗的顶毡，把烟放出去。可抬头一看，从顶毡缝隙中正飘落着雨点。他紧蹙着眉头说：

“咳！打开天窗吧，外边在下雨；不打开吧，屋里全是烟。真是恼人的天气哟！”

人们正准备坐下来进餐，突然听见急促的马蹄声在毡房外停住。

来的是恰克和神枪手巴谢依，他们的衣服已被雨水淋湿。恰克显得清瘦，脸上还带着忧愁，好像有什么事要告诉给阿拜。他和叔叔一同吃过饭后，当着阿拜朋友的面说：

“阿拜叔！我有事要和您商量！”停了停又接着说，“我要说的是阿米尔的事。他经常在我们面前皱着眉头，简直像失去灵魂的空躯壳，一天比一天颓丧。我真不明白，他这是绝望的表现呢？还是有什么别的打算？天气这么坏，整天刮风下雨，可他还要重操旧业。昨天又把从前那些歌手和艺人叫到自己家里，穿上过去那些奇装异服，重新开始练习啦！”

阿拜和艾克丽姆与那些兴灾乐祸的人正好相反，他们只想了解阿米尔的处境，为他排忧解难。

“他身体还好吗？”艾克丽姆问。她接着叹息道，“可怜的孩子，你要变成无家可归的人啦！”

“他情绪怎么样？像个忧心忡忡的人吗？”阿拜问。

恰克作了不太明确的回答：

“他不像有病的样子，但不知心里有什么事。既不接近别人，也不和别人谈笑。整天抱着他的冬不拉琴，一声也不吭。有一天，我站在他房子外面听他弹冬不拉，他简直成了出色的琴手，这一带

没有谁能比得过他。从外表看不出他有什么病，但肯定有心事。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像患抑郁症的人一样闷闷不乐，一天比一天消瘦。或许是为了摆脱这种病态，才召集了那些歌手和艺人。我今天早晨听人讲，他们又要到阔克斜部落去。这分明是要再次挑起事端。先不说别人，就说昨天诅咒他的哈吉会怎么想？！已经积恨结冤的阔克斜部落会怎样对付他？他这是去找死！现在就看您怎样劝告他，您有什么好主意？”

阿拜凝视着恰克的眼睛沉默了好久，好像要把他带来的烦恼与纠葛全揽在自己身上：

“他祖父没有收回自己的咒语，难道阿米尔是可以轻易交给死神的青年吗？！如果他生长在另一个时代和别的环境中，肯定会成为一个技艺超群、品德高尚的人，会超过诅咒他的哈吉的所有后代，包括我们这些人。我为他的遭遇感到痛心。对他这样的年轻人，一次恶意的攻击和死亡的诅咒已经是严厉的惩罚啦。由他自己去吧，再不要阻挡他！他要到阔克斜去，也不要阻挡！他会从痛苦中慢慢走出来。他此刻像皮鞭抽在眼睛上，晕头转向。不过，总不能让他这样责怪我们，说‘无论是步行的、骑马的都追着他不放’吧！”

虽然阿拜的决定使叶尔波勒和恰克感到惊奇，但他们很快便理解了。只有艾克丽姆不同意阿拜的主张。她说：

“在这种情况下，不出面保护他，不给他温暖，话讲得再好听有什么用呢？”说完，她把脸转了过去，阿拜再没有吭声。

从斜米回来以后，阿拜仿佛失去了过去的艾克丽姆。近来，只有在这种场合，艾克丽姆才偶尔说两句莫名其妙的话，想以此表达她的全部心事。过去热恋时，阿拜说一句她会补充一句；阿拜不曾想到的，她会替阿拜想到，好像呼吸的节奏都是一致的。如今的艾克丽姆，不可能再从阿拜的一两句话去理解他的处境。她方才讲的话，足已说明她内心的猜忌和冷漠。

阿米尔的事给阿拜带来了痛苦。艾克丽姆又把家里的生活引向死胡同。过去的欢乐与幸福，已被苦闷与烦恼所驱散。一个充满阳光的美满家庭，竟变成被夫妇琐事困扰的人家。生活仿佛风雨笼罩的秋天，只有怨恨、愤懑、挑剔和指责。

这全是因为莎勒塔娜特——无辜的莎勒塔娜特。艾克丽姆不会理解她心灵的纯洁及阿拜的清白，甚至不考虑瞬间的和解。阿拜一声不响地听完了艾克丽姆因阿米尔的事对自己的指责。他回忆起自己为阿米尔的事第一次与父亲库南拜的揪斗，以及为此而遭到的最恶毒的诅咒，禁不住笑起来。这笑声仿佛是对自己的极大讽刺。一方面，父亲像敌人一样诅咒他灭亡；另一方面，他惟一的亲人、他最疼爱的艾克丽姆又是这副模样，她也背离了阿拜。她为什么要背离？是因为阿拜的行为不检点，有不可饶恕的罪过？是因为阿拜背叛了她那颗诚挚的心？还是阿拜用艾克丽姆换取了莎勒塔娜特？不，完全不是这样。这些都属于子虚乌有，不像艾克丽姆所想象的那样。

阿拜有时带着景仰和感激的心情怀念年轻的莎勒塔娜特的人品。当回忆当时的情景时，阿拜甚至感到惊奇。他为能控制自己，没有损害莎勒塔娜特的纯洁感到自豪。假如在今后的岁月中，能与莎勒塔娜特那样的女性再次邂逅，阿拜相信，他依然能和过去一样严格约束自己。阿拜非常欣赏和珍惜自己的信念。他认为这是自己人品升华的表现，是这个社会中哈萨克青年所缺少的品德和修养。这是阿拜从书本中汲取的智慧。是俄罗斯进步思想在他心中播下的种子，改变了他旧的道德观念。阿拜虽然感到孤独，但也感到极大的宽慰。他经常想：我不仅获得了知识，也受到了道德方面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对我的启迪，正是哈萨克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

这一切连艾克丽姆也不能理解。她甚至不愿想到青年男女之间也可以建立纯洁而真诚的友谊。她还没有这种觉悟。这不是能用语言表达和劝说别人接受的感情。只有真正接受新教育，具有新知识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觉悟。然而艾克丽姆所受的教育和阿拜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阿拜也不知该如何帮她弥补。曾有好多次，阿拜试图向艾克丽姆解释莎勒塔娜特的情况。然而艾克丽姆连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她甚至皱着眉头，表示愤懑和反感。此刻，他俩仿佛站在没有渡口的河两岸。正是在这无法沟通的时刻，阿拜对他们眼前的处境感触极深。他仿佛看到自己在空旷的荒野中孑然伫立，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

艾克丽姆意识到自己方才的话刺痛了阿拜的心，便扭过头望着丈夫，好像在问：“我使你不高兴了吗？”阿拜伤心地凝视着艾克丽姆的眼睛，有意识地对叶尔波勒说：

“喂，叶尔波勒！看来周围的人都对我不满！你倒是想个主意，我们到哪里去躲一躲呀？哪怕到旷野去转转，提提精神也好哇！”

阿拜不仅与叶尔波勒、而且在与恰克、白麻干别特及巴谢依共同商量以后，才作出决定。

再过几天，恰克要架着猎鹰，带着神枪手，到青格斯山那边无人居住的夏牧场去狩猎。这一带的猎人每到暮秋时节都喜欢参加这种禽猎活动。

虽然阿拜过去没有这种游猎习惯，今年却要带着在座的朋友，一同到深山去放鹰。

大约二十天以后，阿拜一行来到深山游猎。这时，在巴卡那斯的深山老林中，已竖起了三顶毡包。这是紧挨着柯尔克孜山谷的一条森林茂密、河水纵横、巉岩耸立的峡谷地带。被人称作“小仙洞”。原因是这里的峰顶与云霄间有一处又深又暗的岩洞。类似的岩洞，在青格斯山区还有一处，即距这里约有一天路程的塔斯波拉特冬牧场大岩洞。人们把它称作“仙洞”，有时也叫作“大仙洞”。

因为柯尔克孜峡谷的岩洞较小，所以被称为“小仙洞”。猎人的小毡包就支在小仙洞的下面。毡包前面有条小河流过，河岸上长满桦树、杨树和野樱桃。毡包后面紧靠着高耸的悬崖绝壁。这几天接连降了几次雪。虽然积雪不厚，但每天午夜过后，总会零零星星地飘落一些雪花，直到次日凌晨。

十多天来，猎人们用猎犬及猎鹰，已经猎取了许多狐狸。巴谢依和恰克等几位神枪手，用他们的战利品——兽皮、盘羊肉把毡包塞得满满的。

人们的生活正在适应紧张而又忙碌的狩猎活动。太阳一落山，他们就躺下睡觉，第二天东方刚刚发亮，就爬起来做出猎的各种准备工作。

天刚黎明。猎人的乘马还没有赶来，灶坑里还不曾生火。阿拜依然在甜睡。他睡的这顶毡包比较宽敞，栅墙上围着几层厚毡，屋

里温暖而舒适。叶尔波勒早已醒来，他轻轻捅了一下阿拜的肩膀，阿拜从枕头上，抬起头望着叶尔波勒。

“阿拜，你看见了吗？他要做什么？真怪！”叶尔波勒向毡包正中努着下巴，阿拜随之转过脸去。他看见巴谢依正举着枪，从天窗边的小孔向外瞄准。

站在毡包里射击猎物，是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

“那是什么？”

“你看到什么啦？”

两人说着同时站起来。

正在这时，巴谢依的长筒猎枪“砰”的一声，在毡包里留下一股青烟。

“倒下了！正打在腋下！”巴谢依喊了一声。枪筒里冒出的烟还没有散尽，他就朝着门口跑去。阿拜和叶尔波勒一下抓住他的衣襟，问道：

“喂，你说清楚，把谁打倒了？”

“你打中了什么？”他俩揪住他不放。巴谢依这才意识到，还有人在毡包里。

“盘羊！像毡包这么大的公盘羊……要滚下来了，快出去呀！”说着，巴谢依一步蹿到门口，跑了出去。这时，刚走出毡包准备生火的白麻干别特和厨师玛沙克拜在外面大声嚷道：

“是谁放的枪？”

“噢依巴哟！枪是从什么地方打的？”

“正朝我们这里滚来！会不会砸到毡包上面？”人们都在担心地叫嚷。正在这时，一个大块头的东西“扑通”一声落到毡包前面，接着传来受伤猎物临死前急促的喘息声。叶尔波勒和阿拜急忙把赤脚伸进宽腰皮靴里，披上棉衣跑了出去。这时巴谢依已着手宰杀盘羊了。

“大得像犏牛哟！是不是有病？”

“是从哪儿跑来的？这是找也找不到的老盘羊，怎么撞到巴谢依的枪口上啦？”

人们都不大理解，一只好好的大盘羊怎么会自己跑来找死？阿

拜没有吭声，他仔细察看着猎物，说道：

“不知是被什么灾难赶来的？是眼睛看不见了呢？还是老昏了呢？”

巴谢依宰完盘羊，用他锐利的目光，很快察看了盘羊的双角和肢体。巴谢依坚信自己的射击技术，对轻视他枪法的人总要回敬几句。他望着阿拜，诙谐地：

“如果眼睛看不见，白天就会跑到你和叶尔波勒面前来送死。臀部的肥肉要没有一指厚，我就把自己鼻子割下来！这像是老昏的盘羊吗？你还不如说：又有一只盘羊掉进巴谢依的大嘴里，我看着有些眼馋呢！”

再没有人说这只盘羊“是病，是老昏”的了。有的人开玩笑时，还要对巴谢依的枪法夸奖一番。

住在三顶毡包里的人一致认为，猎物自己跑来送死预示着吉祥。

“今天的鞣绳上会沾满油的！”

“愿猎获物堆集成山！”

“立即把马牵来！快准备早餐，我们马上动身！”吐尔干拜赶紧发出命令。在这里的猎人中，他是最有经验的长者。

恰克正在观察他的猎鹰——金雕，他一边抚摸，一边说：“今天，我们再比比猎鹰！快准备马！”

虽然阿拜和叶尔波勒也在猎人行列里，但他们的动作远不像一名真正的猎人。尽管他们老实地跟在老猎手后边，但出发前总是磨磨蹭蹭，而且经常互相袒护。此刻，他们还站在已宰杀的盘羊旁边不愿离开。叶尔波勒竟指着盘羊对吐尔干拜说：

“别催啦！炒一点新鲜肉，吃了再出发有多好！”

禽猎的人自有他们的一套规矩。在这里，只有熟悉猎禽习性的掌鹰手，才可以发号施令。正因为如此，吐尔干拜才被推举为这里的带头人。他比较急躁，在狩猎过程中容易发火。他觉得叶尔波勒的话不是滋味，于是冲着叶尔波勒和阿拜两人发起牢骚：

“你们总这样拖拖拉拉！这是打猎呢？还是跟在送礼的女人后边串门儿呢？扶你们两位上马，像整天扶起病倒的弱畜一样！干脆

让他们把肉炒好在这里等着！我们要抓住早饭前这一点时间，到小仙洞和峡谷里面去转一趟。快上马！”说完驾着鹰，转身向自己的坐骑走去。

当猎人们登上“小仙洞”时，太阳刚从斯班部落远处的牧营地——阿克衣列克峰顶露出半边脸，一道道白雪皑皑的山梁已被朝霞染红。吐尔干拜站在“小仙洞”的至高处摘掉了给猎鹰的眼罩。恰克走上对面的山脊时，也摘掉了猎鹰的眼罩。第三个摘掉猎鹰眼罩的是阿拜的同父异母弟弟——艾格孜所生的司马古勒。阿拜和叶尔波勒平时总跟着吐尔干拜，很少和巡猎的走在一起。他们的巡猎手是机警敏捷的白麻干别特等人。这些人马技高超，能在马背上像旋转的陀螺和随风飘舞的飞蓬任意翻上翻下。

吐尔干拜架的金雕叫喀拉缺拉克，简称为缺拉克，是所有猎手一致夸奖的猛禽。它原来属于斯班部落的吐吾拉克所有。去年夏天，阿拜用十多头牲畜才把它换来。

阿拜换这只金雕也是因赌一口气。为了在冬季参加游猎活动，阿拜曾打听托布克特部落哪里有好猎禽。正是这位吐尔干拜告诉他：“真正过硬的猎禽是喀拉切格尔。”而且一再央求阿拜，要想方设法把它换来。喀拉切格尔简称为切格尔，是布皆依的儿子加巴依的猎鹰。阿拜派人去同他商量，他明确地表示拒绝。以后恰克和吐尔干拜又对阿拜说：“在这一带最好的猎禽，要属斯班部落吐吾拉克的金雕——喀拉缺拉克了。现在既然赌了一口气，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它弄到手！”吐尔干拜又谈到，缺拉克夏季脱毛是由他亲自照料的，整个秋天也是在他阿吾勒由他经心调护和训练的。

缺拉克没有玷污它的名声。

猎人们禽猎的范围，是阿克夏套和白阔希哈尔之间的广袤地带。其中包括柯尔克孜峡谷、加尼别克、卡孜巴拉及铁则克的卡拉确库等山地。前几天积雪还不太厚时，猎人们已在这一带横穿好几次，十天内踏遍了所有的山谷。

就在前几天的禽猎中，仅缺拉克一只鹰就捕捉了二十多只狐狸。它几乎每天都有收获，有时一天能捉到两只。曾有两次，一连捉到三只狐狸。受它冲击的狐狸，几乎来不及挣扎就被擒了。

缺拉克的眼罩刚被摘掉，一双血红的眼睛便死死盯住了巡猎手。突然间，纵身一跳，离开了吐尔干拜的手臂。这时猎人们尚未发现任何动静。大雕在腾飞中，听到坡地上白麻干别特发出“克吾！”的一声呼叫。这是巡猎手发现狐狸时的呼语，只见猎物从近处蹿了出来。这时，三个猎人的目光都紧随着缺拉克。

每天，当缺拉克第一次起飞时，吐尔干拜从它在空中振翅的情况，便可以准确地判断它的临战状态。只要看到大雕迅捷地向上飞蹿，吐尔干拜就高兴地咧嘴大笑，这时他会重复这样一句话：

“渐巴吾尔^①今天的状态最佳哟！”

只要看到大雕临战时的最佳状态，吐尔干拜便相信，当他赶到现场时，他的猎禽一定会拉住将死的狐狸在等他。这时，他会高兴地从小靴筒中抽出个小黄瓶，倒出一撮纳斯白烟吸进鼻孔。接着唱起他的小调，迈着稳健的步子，沿山坡走到猎禽跟前。吐尔干拜确信他的渐巴吾尔属于优越的网格力血统。因此，尽管别人都把它的猎禽叫作喀拉缺拉克，他自己却叫它渐巴吾尔。他最喜欢唱的歌，也正是赞赏这只金雕的：

只要渐巴吾尔出击哟，
鞍轭上会沾满汗渍，
鞘绳上会系满狐狸；
只要渐巴吾尔猛力俯冲，
猎物休想逃命！

然而今天他的渐巴吾尔——缺拉克却不像往常那样。它一直飞得很低。吐尔干拜既没有平日那样赞赏，也忘记了嗅纳斯白烟。他催动跨下的坐骑向大雕跑去。

“咳，它这是怎么啦？”吐尔干拜翻过“小仙洞”，在峭壁下用脚尖抵着马镫，拽住了缰绳。

老练的猎人在察看他的猎鹰，缺拉克的竞技状态不禁使他感到

① 渐巴吾尔：亲昵的呼叫，即汉语中“我的心肝”。

失望。他担心今天也许捉不到狐狸。正在这时阿拜和叶尔波勒策马从吐尔干拜身边跑过去。虽然他们每天都在欣赏大雕追捕狐狸的场面，今天的游猎情趣却也依然未减。即使马蹄在山坡上打滑，甚至他们一个个从马上摔下来？还要重新跨上马背，朝着大雕出击的峡谷跟去。

由于缺少经验，他们经常搞错应去的方向。吐尔干拜气愤地喊道：

“站住！瞧这两个家伙！真不懂事！”

阿拜两人的行动确实给大雕带来了麻烦。如果不是他们从前面截住，狐狸会跑到明处向上攀登。因为他们的马蹄声惊动了狐狸，狐狸只能向他们两人中间的悬崖跑去。原来大雕已绕到阿拜他们身后，正在那里等着狐狸。现在却要从山下重新飞到高空，在峭壁上击倒狐狸。

缺拉克正是这样做的。不料它追击的猎物竟是只胸毛灰白的狡黠的老狐狸。吐尔干拜想从峭壁上把狐狸赶下来，拼命地吼叫着恐吓它，可狐狸却站着不动。老狐狸明白，和人比较，利爪如同匕首的蓝天霸主——金雕是更为可怕的敌人。

现在，吐尔干拜已经明白大雕临战不佳、令人失望的原因。它本可以居高临下冲击狐狸，可它偏偏从下向上掠地而飞。一对沉重的翅膀，缓慢而笨拙地扇动着，几乎碰到岩石上。这哪里还有猛禽的风采，简直像失去搏击能力的低劣的鹞鹰。而老狐狸却站在三位猎手间不远的峭壁上等着大雕。当大雕一摇一晃、吃力地赶到时，狐狸已向山顶逃窜，把对手远远甩在后边了。大雕因在坡地上踟了好久，已精疲力竭，再无心追赶狐狸。最后只能站在狐狸停留过的地方，看着本该到手的猎物逃走。

这是吐尔干拜第一次因缺拉克的失误感到沮丧。他立即跳下马抓起一把又酥又软的雪，使劲捏作一团，塞进大雕嘴里，又沿着它的脖颈挤向喉囊，硬让大雕把雪块吞了下去。这时，阿拜和叶尔波勒正走过来。但吐尔干拜没有吭声，跨上马鞍便走开了。

这两位没有掌过鹰、随来参加游猎活动的新手，已经意识到自己触犯了吐尔干拜。他们只好认错，跟在猎人后面骑马颠跑。不一

会儿，吐尔干拜又跑到另一处扯住了缰绳。他再一次摘下大雕的眼罩，并伸出左臂向山坡下的白麻干别特示意，要他到前面的乱石丛中去惊扰。这次，他用力挥动左手，向后面跟来的阿拜和叶尔波勒呵斥道：

“站住！不要再走动！你们两个总是在我前面乱跑，真不知道捉狐狸的是大雕呢？还是你们两个？争先恐后地往哪儿去？就待在那儿！”

阿拜和叶尔波勒像被老师训斥过的小学生一样，乖乖地站在吐尔干拜指定的地方，咧着嘴一个望着一个。

这时，从乱石丛中又发出白麻干别特清晰的“克吾”声，缺拉克随之蹿了出来。这次大雕带着一股怒气展开了翅膀，在不大的范围内盘旋了两圈，接着振起双翼，上下翻腾了两三次便腾上了高空。刚才，大雕把翅膀收作剪刀形，突出前胸向吐尔干拜前面的悬崖侧面俯冲时，吐尔干拜没有作声。

尽管阿拜和叶尔波勒看不到前面的搏斗，可还在后边嚷着：“冲下去了！冲了！冲了！”，“这次无论如何也不会扑空的！”，“捉住了！对，捉住了！”他们因为再也按捺不住了，才又松开缰绳，从吐尔干拜身边跑了过去。接着快马加鞭，朝大雕俯冲的方向飞驰而去。这次缺拉克没有怯阵。此刻阿拜乘坐的鞍鞞已滑到栗色马的脖颈，可他还在继续向前跑。在离他仅一箭之隔的地方，大雕正与方才逃脱的老狐狸搏斗着。阿拜的马如果再向前迈进一步，他就要和鞍鞞一同从马上滚下来。在这紧急关头，阿拜的臀部向后一跷，离开鞍座骑到马的光背上了。但他还是催动跨下的坐骑走到大雕和狐狸跟前。阿拜看见被血染红的狐狸正与铁青的大雕在白雪中搏斗。精彩的画面一个接一个，令人目不暇接。阿拜情不自禁地说道：“啊，真棒！我的好渐巴吾尔，喀拉缺拉克！”突然间，阿拜灵机一动，联想到另一种画面……洁白的皮肤、粉红的面容、乌黑的长发——一个美人沐浴的场景。他随即吟了两句诗：

仿佛入浴的美人撩起长发，
在荡漾的碧波中轻轻浮动……

这是前后不连接的即兴吟诵的两句诗。

狐狸已被金雕连揉带搓折腾得精疲力尽，真的像刚刚出水的美人，可整个身躯被大雕压在下面。大雕的双翼在不停地抖动，活像美人肩上的又黑又长的发团。

四个猎人带着猎取的狐狸，向柯尔克孜狭谷灌木丛生的加尼别克的山岗进发。吐尔干拜也许想在这边高山上再一次摘下大雕的眼罩，最后返回大本营。

阿拜他们从不过问吐尔干拜的去向。说实在的，他们也不便过问。这次快登上高岗时，吐尔干拜又指派白麻干别特到山坡那边去。对吐尔干拜来说，机敏而又勤快的白麻干别特要比叶尔波勒和阿拜得力得多，而且也比较老练、懂事。在吐尔干拜架着大雕登上高岗前，他已做好准备。他并不急于在乱山中惊扰狐狸，而是沉着地在一处静静地等待。吐尔干拜登上高岗后，立即摘掉大雕的眼罩，并向白麻干别特挥手示意。富有经验的白麻干别特这才开始活动。这时吐尔干拜对阿拜说：

“瞧，打猎应当带白麻干别特出来！但愿他一切顺利！”

白麻干别特在山沟中慢慢移动着观察动静。有时拽住缰绳，在鞍板上敲打两下。大山静悄悄的，连一丝风也没有。大自然仿佛屏住气，等待欣赏大雕再一次出击。吐尔干拜站在山顶上，向两位猎友出征的柯尔克孜峡谷眺望着。他看见恰克在远处的一座山顶上摘下猎禽的眼罩。也看到了在更远的另一座山顶上司马古勒骑马的模糊的身影。

这时，白麻干别特又一次用大雕听惯了的短促的清音“克吾”地叫了一声。大雕又出击了。然而已没有方才那股锐气，倒挺像早晨起飞时那样倦怠，肢膀的扇动也比较缓慢。而狐狸却仿佛在取笑它，竟从很近的山坡下起跑。当大雕飞到马背上猎人的头顶时，缓缓地盘旋了一阵，随即向下飞去。正在这时，另一只系有皮绳的金雕从右侧的褐色峰顶腾空而起。这只外来大雕像一顶巨伞，正朝白麻干别特前面的狐狸飞来。虽然山顶上观战的猎人没有作声，但心里都在嘀咕，担心两只大雕会扭打起来。

外来大雕起飞的地点比缺拉克更容易接近猎物，它满可以提前

袭击狐狸。可它飞得十分缓慢，仿佛缺少一种激情。然而缺拉克完全不同，一见到竞争对手，神态突然变了。它迅猛地扇动翅膀，闪电般冲到岩石上，用铁爪钳住了狐狸。接着抓起它的猎获物飞落到迎面跑来的白麻干别特坐骑前，不停地在雪地上揉搓。白麻干别特担心外来大雕会居高临下伤害缺拉克，于是赶快跳下马来。他一边挥动皮鞭惊吓头顶上盘旋的外来雕，一边用自己的身子护住他的猎禽和猎物。这时吐尔干拜、阿拜和叶尔波勒也向这边跑来。随马蹄翻滚的碎石、雪块不停地向山下滚去。吐尔干拜一看到外来大雕翻过山梁向下飞旋时，立即指出：

“噢，这是喀拉切格尔，切格尔！”

阿拜、叶尔波勒和白麻干别特因为缺少经验，不了解猎禽的习惯和性格，不免有些紧张。他们深恐切格尔会趁机袭击蹲在雪地上的缺拉克，甚至使它致残。吐尔干拜是个经验丰富的驯鹰人，虽然也有些着急，但不像他们那样紧张。他一眼看出，切格尔是由成鹰驯养长大的。而成龄时才开始驯养的猛禽，一般是不会袭击其他猎鹰的。

禽猎本身就带有竞争性。吐尔干拜亲自调驯的金雕和驰名的切格尔同时起飞，竟能抢先捉到狐狸，不能不使他感到骄傲。他急着跑来，是为了从近处仔细观察切格尔的动向，看它怯阵时如何退却，又如何回旋和着地。

切格尔没有袭击缺拉克，也没有飞到远处落在岩石上，而是继续在这一带高空盘旋、寻觅，仿佛想看到另一只狐狸。也许它在向过分自信的猎手——吐尔干拜示意：请你也认我！

引起吐尔干拜嫉妒的，是切格尔的一种绝妙特技。当它沿着山沟向下飞到谷口，折回头向上腾飞时，完全不像驯养的猎鹰，而像深山的野雕。它迅猛地晃动躯干，全力向上冲刺。这虽然是大雕固有的本领，但也反映了猎手驯养的高超艺术。一个猎人能随意调遣他的猎禽，又能使他的猎禽在任何条件下同样出击是难能可贵的。吐尔干拜第一次看到切格尔时，很快就发现了它的这一特点。当它从那边的峰顶向上飞时，几乎没有扇动翅膀，全凭最初的冲力盘旋着飞上高空的。吐尔干拜非常欣赏它的这一动作。

正因为酷爱猎鹰的吐尔干拜知道切格路的特殊本领，今年夏天建议阿拜从它的主人手中换取这只金雕。

切格路到托布克特部落时，曾在周围的猎人中引起轰动。人们都知道它是由优秀的驯鹰手调驯的。如果邻近的托布克特、克烈、斯班部落中，有人问起谁是这一带哈萨克驯鹰能手时，回答一定是“早先要属加拉依尔家族的阙尔，如今最有经验的驯鹰手该算克烈部落的库勒了。”当切格路还是两岁幼雕时，被库勒的孩子们从深山中捉来，整整培训了十年。正因为如此，阿拜才多次派人，央求大雕的主人同意与他交换，但屡次都遭到拒绝。

白麻干别特、叶尔波勒和阿拜三人，一边夸奖他们的猎禽，一边从大雕的巨爪中取过它猎获的狐狸。大雕放开猎物后，叶尔波勒让它落在自己手臂上，轻轻抚摸着说：

“好样的，我的缺拉克！著名的切格路终于败在你的手下！这狐狸简直是你从它的利爪中夺过来的！”他依然在情不自禁地称赞着猎鹰。

这边山头上，再没有吐尔干拜可做的事了。不过，他依然站在原地望着切格路飞翔。只见大雕低旋在人们的头顶上空，绕了最后一圈，又腾空而去。一直飞到它最初翻越的山顶侧面，落在空地周围的一块大石上。这时吐尔干拜才转过头自言自语地说：

“一次没有捉到狐狸算不了失误！瞧它落在石头上那轻盈的神态，简直像鹞和隼一样！”

虽然吐尔干拜不愿承认切格路的技能已超过他的缺拉克，但眼前的事实却在折磨他的心。

当吐尔干拜一行把猎获的狐狸拴好，回过头向山顶攀登时，迎面遇到五个猎人从切格路方才飞越的山头翻过来。两批猎人还没有来得及问候，阿布勒哈孜就忙着问：

“喂，吐尔干拜，你如实告诉我们，切格路是怎么飞过这座大山的？你认为它袭击狐狸时的姿势怎么样？你的缺拉克是在它前面出击的吗？它是怎样向狐狸冲刺的？你把这些都告诉我们吧！”

站在他们中间的，正是切格路的主人布皆依的儿子加巴依。这人长得宽脸庞，相貌英俊，但有些傲气。他头上戴的是狐狸皮帽，

身上穿着白羔皮大衣。年龄和阿拜、阿德勒哈孜相仿。因为留着一脸秀美的长髯显得比他们都大。他对吐尔干拜说：

“我正在和阿德勒哈孜争论。请你如实告诉我们，切格尔是怎么飞到你的猎禽和猎物头顶的？”

和他们一同游猎的还有吉连切。他好像对阿德勒哈孜与加巴依的争论持中立态度，对游猎活动也不是很有兴趣。当两位争持不下的猎人和吐尔干拜纠缠时，吉连切走到阿拜跟前，指着那些人咧嘴一笑，又眨了眨眼睛，接着便与叶尔波勒、阿拜两人互相问候、寒暄起来。

切格尔正落在加巴依的臂上。吐尔干拜说明了切格尔出击时的位置要比缺拉克有利，它本应在缺拉克前捉到狐狸。他若有所思地说：

“切格尔飞得很慢，不知为什么？是不是今天有厌战情绪？虽然缺拉克是在它后面出击的，但却飞在前面，从山坡上抓起狐狸，又从切格尔前面横着飞过去才落下来。”

这位自负的猎人，虽然前面讲的是真实情况，后面的话却是编造的。可能是为了引起他们嫉妒，故意把自己的猎禽炫耀一番。不过，阿德勒哈孜已发现破绽，他蹙着眉头，苦笑着向阿拜递了个眼色。阿拜很欣赏阿德勒哈孜的机敏，禁不住笑出了声。

加巴依还在向吐尔干拜解释。他为了说明切格尔今天的情况，指着 he 身旁不吭声的阿德力说：

“方才在加尼别克捉到了一只狐狸。大雕离他很近，可他竟把狐狸放跑了！”

阿德力是加巴依庶母所生的弟弟，长得很像他父亲布皆依。加巴依把猎禽的失误，一方面归罪于他这位弟弟，一方面归咎于地形不利。他还指着阿德力说：

“瞧他这副嘴脸，跟旧皮鞋帮子一样！当时应该立即跳下马扑上去，可他却在马鞍上磨蹭。大雕捉到狐狸的地方全是带刺的灌木。我怀疑大雕的翅膀在扭斗时被铃当刺扎痛了。不然它是不会松开爪子的！”

加巴依和阿德勒哈孜就为这事争论不休。阿德勒哈孜又讥笑

着说：

“你这是说猎禽的失败应当由灌木丛和阿德力负责，是吧！你从未承认过自己对大雕的调驯不得法。我的话你也从来听不进去！我不是说过，大雕不是阿布勒哈孜和阿德力，你从天亮骂到天黑，它能听你的吗？你是布皆依的儿子，有权势，可这对大雕有什么用？它需要的是经心护理，现在大雕已被你驯坏了。它放跑狐狸是有厌战情绪。难道你没听清吐尔干拜讲的话吗？它本来飞在缺拉克前面，可它自己不冲刺，把狐狸让给缺拉克，这难道是偶然现象吗？其他的就不说了！第一次和缺拉克对阵就望风而逃，真给我们丢脸！”说完又咧着嘴笑了。

阿布勒哈孜还在不停地挖苦加巴依。加巴依由于父辈之间的抵牾对阿拜存有戒心。他认为，作为亲戚，阿布勒哈孜不应该当着阿拜的面奚落自己。这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气呼呼地说：

“你胡说什么！该怎样驯鹰，我比你懂得多！你是从哪儿学来的？你天天干预我，和我争着驯鹰，难道不是你把大雕惯坏了？！你再说废话，把你的毡包搬走，离我远些！”

周围没有人吭声，都觉得加巴依在依仗他的权势拿别人撒气。人们对此也只是会心地冷冷一笑。这时，阿拜走了过来，站在对他比较陌生的大雕——切格尔前对加巴依说：

“请摘掉它的眼罩！”

阿拜认真地审视着切格尔。他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掏出烟盒，拿了一支香烟。白麻干别特走过来，划了根火柴给他点着烟。

“这不是很一般的蓝眼雕鹰吗！”阿拜有意要打掉加巴依的傲气。他这时已了解到加巴依他们猎取的狐狸总共还不到十只。

“我们三顶毡包里堆满了狐狸皮。巴谢依几个人打的盘羊和鹿也堆成堆了。只要狐狸跑进山里，就逃不脱缺拉克的铁爪。它钻进树林里，猎犬会跟着揪出来！”阿拜一边吸着烟，一边说。说完，扭转马头走开了。

比巴拉是跟随加巴依出来的巡猎手。阿拜一伙人刚离开，他就插嘴说：

“他们自吹自擂，过分抬高自己啦！”

阿拜一行打算返回大本营，好好品尝方才的盘羊肉。但吐尔干拜却表示不同意。

“今天不要说对切格尔，对我们缺拉克的表现我也不太满意。不妨再试试它！现在已经过中午了。我们回到毡包再返回来天就黑了，这样会浪费半天时间。还不如再到柯尔克孜峡谷转一圈，咱们向这边走吧！”说完用手指着前面的山坡，仿佛向白麻干别特示意，要他在前面带路。

黄昏时分，猎人们才回到大本营，不过没有捉到一只狐狸。当白麻干别特从山沟中赶出狐狸时，缺拉克被撒出两次，可两次都不曾追击。它来回飞了几圈就离开了攻击目标。两只狐狸终于抛开远去的猎禽钻到山洞里，保住了性命。缺拉克今天临战的表现，简直是无法解开的谜。

过去缺拉克每天可以轻松捉到三只狐狸。有两次，一天甚至捉到四只狐狸，可今天却如此反常。他们在猜疑：“是厌战了？是精力开始衰退？还是让它出击太频繁了？”四位猎手在轮番观察情绪低落、翎毛松散的缺拉克。

缺拉克不愧是一只出色的猎禽。它的胸围足有一搂那么粗。翎毛若像现在这样松散，身宽几乎要超过它自身的长度，简直像一把撑开的大伞。

猎人们回到自己毡包时，看到阿拜毡包里坐着两位客人——吉连切和阿布勒哈孜。他们离开加巴依来到这里，是因为吉连切心里怀着一个怪念头。

刚才，在山里和阿拜一行分手时，不知加巴依是因为比巴拉讲的那句话，还是他自己对阿拜的做法不满意。总之，他仿佛受到了阿拜的侮辱，一直皱着眉头，不停地晃着脑袋对同伴们发牢骚：

“那家伙在我前面炫耀了一番！他如果夸耀自己是库南拜的儿子，我也该夸耀是布皆依的儿子。他是阿拜，我是加巴依！他为什么要侮辱我呢？”讲完又指着自己的金雕深深地叹了口气，沮丧地说：“切格尔！就因为你不争气使我受到侮辱啊！”

对加巴依的这番话，吉连切和阿布勒哈孜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反驳。不过吉连切认为，对人们在游猎时的表现和讲话都不要

那么认真。他在马背上玩味加巴依的话时，不觉笑出了声。于是用马鞭向阿布勒哈孜腰间轻轻捅了一下，两人同时与加巴依拉开距离，留在后边了。

吉连切想开一次新奇的、有趣的玩笑，就像猎禽戏弄狐狸一样。说实在的，如果耍心眼儿、出怪点子，加巴依和阿拜都不是吉连切的对手。此刻，他们就像一对特大的、招眼的猎物在吉连切眼前晃动。能言善辩、威望在与日俱增的吉连切，已经成为阔特巴克家族中响当当的人物了。不仅在青格斯地区，就是在邻近的阔克斜、麻买，甚至在克烈、瓦克等部落中，他也有一定的影响。阿拜每到支持和爱戴他的地区总要带着吉连切在民众中树立他这位朋友的威信。

当托布克特部落中发生什么纠纷或诉讼案件时，吉连切会悄悄地在下面导演一幕幕令人吃惊的闹剧。他的诙谐、玩笑几乎不曾中断，有时竟像一只调戏狐狸的大雕。此刻，他正在构思一幕新的闹剧。

吉连切留住阿布勒哈孜后，一边赶路，一边向他面授机宜。他有时眯着眼睛舒心地微笑，有时仰着身子伸一伸懒腰。仿佛又恢复了青年时代插科打诨的劲头。他对阿布勒哈孜说：

“阿拜的话既贬低了加巴依，又炫耀了自己，加巴依怎么受得了哇！加巴依方才那样讲，是因为刺痛了他的心，我们不妨替他出一口气，也戏弄一下阿拜。不过，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到的。我缺少有关驯鹰的知识，这和你想当毛拉一样。阿拜是不会相信我的。他不像加巴依那么好戏弄。如果你跟我合作，我们就能够欺骗阿拜，替加巴依出口气。”

因为阿拜是阿布勒哈孜很要好的朋友，阿布勒哈孜一开始并不同意：

“不，这样做会伤他的心，他会不高兴的！”

吉连切越发笑得不可收拾。他说：

“唉！我们不过通过驯鹰的事和他开个玩笑，他至于那样吗？！这又不扯到大姑娘，怎么会惹他生气呢？方才加巴依恼火，是因为他的傲气受挫了。”

阿布勒哈孜依然坚持他的意见，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

“噢依巴喲！可这能瞒过吐尔干拜吗？大雕的五脏六腑他都看得很清楚，死也不会上当受骗的！”

吉连切还不以为然。他说：

“噢喲！他虽然了解大雕，可毕竟是个白痴，而且性格急躁，容易受骗。你只要告诉我他那只缺拉克的膘情和对它的护理情况，在这方面出些主意，我会像制伏小烈马一样，轻而易举的让阿拜和他一起低着头认输。”

今天阿拜的两位客人心里都藏着这个小小的秘密。吉连切是喜欢捉弄人的。缺拉克刚被带进毡包，他就轻轻捅着阿布勒哈孜，朝大雕方向努了努嘴。这时阿布勒哈孜借口要看缺拉克的身段，把大雕架在自己臂上，用另一只手不停地抚摸着。然而他只讲到大雕的品种、骨架和褪毛情况，有意回避可能刺激吐尔干拜的问题，如大雕的膘度、它今天的临战状态和情绪等。

阿拜特意拿出上好的红茶，在自己舒适而温暖的毡包里热情地招待客人。而且三番五次地对阿布勒哈孜说：“你再看看大雕，再看看！”可阿布勒哈孜总是回避有关大雕护理方面的问题。他还是方才那样讲一些与今天追捕狐狸无关的其他情况。对阿布勒哈孜的拘谨，阿拜感到无法理解，他说：

“你总讲大雕的品种有什么用！为什么不讲它今天的临战状态？你认为它昨天的情绪怎么样？你觉得今天怎样喂它才好？该给它什么吃？”

阿布勒哈孜还想绕过这些问题。

“咳！吐尔干拜会知道！他熟悉自己的大雕！”

听到阿拜向阿布勒哈孜请教如何给大雕喂食，吐尔干拜有些反感。他突然站起来，从刚剥完皮的狐狸前腿割下一大块肉，背朝着客人，坐在门的一侧给大雕备食。这时阿布勒哈孜正坐在门的另一侧。他嘴上说吐尔干拜会知道，可目光一次次投向吐尔干拜手中的肉块。

吐尔干拜准备给大雕喂带血的肉块。这种肉块只可以给膘度下降、精力衰竭、过分瘦弱的大雕吃。看来吐尔干拜一定认为缺拉克

的膘情不好。这时，阿布勒哈孜反复检查了雕的大腿、胸部和排粪的部位。这几个部位确实只有瘦肉，没有膘层。然而，阿布勒哈孜用他富有弹性、灵敏的手指，准确地辨别出大雕翅膀下端的一排厚膘层，也许吐尔干拜不曾发现这些。他那只干枯的手指，可能把这些当成翼翎的根部了。

阿布勒哈孜欣赏大雕时，已看出吐尔干拜对它今天的临战状态同样不太满意，尤其是对下午，第三次、第四次出击时的低沉情绪更为不满。

很明显，如果阿布勒哈孜要想支持吉连切的闹剧，贬低吐尔干拜的大雕——缺拉克，条件已完全具备。尤其是吐尔干拜要给大雕喂带血的肉块，更是完全错误的作法。这只能使一只猛禽的体质下降。阿布勒哈孜因为心疼这只金雕，几乎要说出口。吉连切已经看出，阿布勒哈孜非常熟悉雕的护理，担心他会破坏眼前的这出闹剧。于是，站起来走到阿布勒哈孜跟前，在他腰间捏了一把。

“给我，让我看看这只金雕！”吉连切说完接过大雕，抚摸着它的羽翼向回走了几步，让大雕站到树墩上了。接着他又明确地讲：“是一只好雕，只可惜护理不得当哟！”

吐尔干拜对吉连切瞪了一眼，又猛地回过头。阿拜知道是吉连切的话刺激了他的驯鹰手，于是，用讥笑的口气说：

“人们都叫你‘吉连切——吉连切’^①，你是不是也懂飞禽的语言？说实在的，你那些东西，别说吐尔干拜，我也懂！你别自作聪明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坐着品你的茶吧！”

吉连切并不认输，咯咯地笑了两声又开腔了：

“是啊！我们哪能懂呢！俄罗斯书里可能写着‘阿拜该这样撒吐吾拉克的大雕哟！’是你常提到的那位普希金写的？还是托尔斯泰说的？你懂！好吧，我们不说了！”

“走，让他们把马放到草地上去！”吉连切对阿布勒哈孜说着，捅了捅他的肩头，带他出去了。

走到外边，吉连切向阿布勒哈孜询问了鹰的全部情况。当他们

① 吉连切：哈萨克民间故事里的机智人物，也译作吉林谢。

返回毡包时，看见吐尔干拜正要给大雕喂食。阿拜问他“今天给大雕喂什么？”吐尔干拜冷冰冰地说：

“给它喂一种叫补心肉的食物！”

这是猎人们闻所未闻的话。阿拜想进一步了解，可吐尔干拜已经把带血的狐狸前腿肉送进大雕的嘴里。这时，坐在他们对面的吉连切悄悄地问阿布勒哈孜：

“明天大雕的情况会怎么样？你告诉我！”

“明天捉到狐狸也要放掉。”阿布勒哈孜轻轻地回答道。

吉连切在地铺上放好两个羽绒枕，仰着身躺下了。他一面捋着自己又长又密的褐色胡须，一面也斜着眼睛，把目光投向阿拜、吐尔干拜。过了一会儿，他像有先见之明的预言家一样，斩钉截铁地说：

“可以给它‘补心’肉吃。但愿我的话不要成为事实！等着瞧吧，明天这只大雕会捉到狐狸，可是又会放掉！”

吉连切说完，就侧过身闭住了眼睛，仿佛就等着吃饭了。可他心里又觉得好笑，鼻孔里竟“嗤”的冒出了声。接着又在偷看吐尔干拜，想知道他是否要把那只前腿全部喂完。

虽然吐尔干拜没有理睬吉连切，但心里却在暗暗较劲。吉连切知道他性格急躁，有意刺他的痛处。刚才，吉连切所说的那些过头的话，正是为了激怒吐尔干拜，扰乱他的情绪。若不然懂规矩的猎人不会向一位整天掌鹰、有经验的驯鹰手说：“不要那样喂，那样做是错的！”

吐尔干拜本打算和阿布勒哈孜商量有关喂鹰的事，但因为与吉连切呕气，才抓起那些带血的“补心肉”，全都喂给大雕了。吉连切眼看大雕的嗦囊已撑得鼓鼓的，便把身上的黑羔皮袄蒙到头上，又偷偷笑着在阿布勒哈孜身上捏了一把。

第二天，阿拜一行出来搜捕狐狸时，吉连切和阿布勒哈孜也随着出来了。今天与昨天不同，即便搜寻了许多山沟，可连狐狸的影子也没见到。只是过了中午，白麻干别特和吉连切的随行人员，才从巴卡那斯灌木丛生的峡谷阳坡赶出一只狐狸。当时，阿布勒哈孜正架着吉连切的大雕。虽然这只猛禽欲展翅腾飞，一再向主人请

战，但都被吉连切拦住了。吉连切有意让吐尔干拜的大雕——缺拉克应战。

一发现敌情，缺拉克就按捺不住了。此刻它已经从吐尔干拜的手臂上冲了出去。这一次，它好像迅猛地扑到狐狸身上了。当时吉连切、阿布勒哈孜和阿拜正站在一起。阿拜特意指着大雕向狐狸冲击的姿态，风趣地对吉连切说：

“好吧，吉连切！这回该看看你的预见如何喽？”

“那好！试试看吧！狐狸还没有拴到你的鞅绳上，别高兴得太早了！”吉连切正咧嘴望着大雕。

当时，狐狸正在灌木丛下等着大雕。大雕借俯冲的力量，猛扑在狐狸身上。由于冲力太猛，狐狸的腰几乎被折断。不过这只是第一个回合的较量。阿拜和叶尔波勒嘴里喊着“捉住了，拧死了！”策马向大雕跑过去。只见被大雕巨爪攫住的狐狸正在拼死挣扎。它用力一甩，把背上的大雕摔到在地，接着便凭借身边的树杆、枝条钻进灌木丛里。

吐尔干拜、吉连切都跟在阿拜后边向大雕跑来。当他们赶到竞技场时，看见缺拉克已松开巨爪，放跑了已经捉住的狐狸。

狐狸不停地扭动着腰背，它忍住巨痛穿过灌木丛，慢慢向山洞跑去。阿拜和叶尔波勒惋惜地拍着自己的大腿，扭过马头，坐在雕鞍上出神。吉连切已顾不得讲话，只是眨了眨眼，在马背上仰后合地大笑。吐尔干拜依然不承认自己的失误，他也像加巴依昨天那样，把缺拉克的失利归咎于灌木丛。他说：

“缺拉克属于渐巴吾尔的后代。还有谁比瓦力老爷更了解它们呢？他曾说过，渐巴吾尔是不会放过狐狸的。但它们不在有灌木的地方追击猎物！”

驯鹰手的这番话不知是否能宽慰他自己，但对阿拜和吉连切二人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吉连切的预言已经得到了证实，这无疑极大的嘲弄了他们。今天就这样过去了，看来不太幸运。因为再没有发现狐狸，猎人们很晚才悻悻而归。

晚上，吉连切和阿布勒哈孜继续观察着吐尔干拜喂鹰的情况。

阿布勒哈孜今天又摸了摸大雕的翅膀下端，他感到翼翎下端的

油层比昨天还厚。

吐尔干拜打算过两三天详细检查大雕的膘情后再决定该怎样喂雕。如果膘度好，这样继续喂两三天，自然会得出结论。再往后该如何护理，如何吊膘，都容易掌握。难就难在眼前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如果像这样持续七到十天，会加重大雕的厌战情绪。正因为如此，吐尔干拜依然让大雕吞食着他的“补心肉”。

吉连切已向阿布勒哈孜请教过明天可能出现的情况。当吐尔干拜把手里的肉块全都喂完时，他又像昨天一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然而今天讲得更加肯定。

“明天缺拉克不会和狐狸扭斗的。即使打个照面，也只能从狐狸侧面溜过去！”

“请讲些吉利话！是魔鬼给你传递消息了吗！别诅咒啦！你这柯尔克孜峡谷中的巫神！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阿拜用诙谐的语气说。

“那我就讲清楚！这只大雕七天以内不会接近狐狸。”吉连切讲完，又像昨天一样转过身，盖着皮袄躺下了。

第二天，猎人们出发得特别早，仿佛今天一定要决出胜负。可惜今天也没有遇到更多的猎物，只是到傍晚时分，才遇到一只狐狸，但狐狸却轻松地跑掉了。吉连切的预言又得到了证实。正像他所讲的，缺拉克起飞时劲头挺足，俯冲也显得有力，可惜接近狐狸时，从侧面一掠而过，最后飞到背面的一块大石头上落下来了。

这已不再是玩笑。阿拜和吐尔干拜只好在吉连切面前认输，再无话可说了。吉连切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傍晚，他没向阿拜打招呼，带着自己的随从，骑上马一颠一颠地向卡孜巴拉大本营走去。

吉连切本想带阿布勒哈孜回去。但阿布勒哈孜不大欣赏他这几天所导演的闹剧，不想随他去，便留在阿拜身边了。他对吐尔干拜说：

“你调驯缺拉克的方法不当。你把大雕让给我三天，我来替你纠偏，你可别怕丢面子！”

阿拜已清醒地意识到吐尔干拜的失误。他也随着说：

“就照阿布勒哈孜说的办吧，吐尔干拜！不要再固执了！”

重新驯鹰时，阿拜独自在毡包里待了三四天，没有跟其他猎手出去。阿拜已经意识到自己被吉连切所嘲弄。虽然他并没有因此怀恨，但却感到羞愧。这些天，阿拜把出发时带来的书又翻阅了一遍。他每天都坐在温暖如春的毡包里，吃着新鲜的盘羊肉，安安静静地看书。

又过去了三四天。虽然吐尔干拜和阿布勒哈孜一再声称缺拉克已调驯好，此刻处于最佳竞技状态，但并未带回更多的猎物。三四天之中，两只猎禽只捉到两只狐狸。

过了一段时间，吐尔干拜和阿布勒哈孜又对阿拜说：“我们转移吧！这里没有剩下什么狐狸。这次转移就别怕路远，直接搬到玛先去。”

冬天，从巴卡那斯到玛先需要一天时间。如今山里已落雪，看不到路，要穿过一道道积雪的山梁到达玛先，不是件容易事。不过此刻还只是冬初，积雪不算太深。人们都说现在猎禽的竞技状态很好。善于捕射盘羊和野鹿的巴谢依也说：“盘羊已跑到布古勒和玛先山里了，那儿正是它们越冬度春的好地方！”

玛先原来是托布克特部落喀拉柯斜克一个家族的牧营地，不属于青格斯的牧民。阿拜也未曾到那里去过，更不知那里冬天有没有人家，有没有猎人，哪一家在那里过冬。阿拜想问个究竟，不过问来回去，还是熟悉托布克特底细的能人——阿布勒哈孜多少了解一些情况。原来在玛先的山沟里，住着耶斯克涅和莫特什家族的个别阿吾勒。

到遥远而陌生的山区去游猎并不能引起阿拜的兴趣。同伴们的建议更使他左右为难。最初阿拜曾想，如果这一带的猎物少了，就此回家有什么不好呢！但他又担心，这些不知疲倦的年轻猎手，会认为他怠惰和动摇。所以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参加这次最后的远征。过了玛先以后，不再继续打猎，翻过青格斯山峰，沿山麓穿过克得尔回吉迭拜的阿吾勒去。

经阿拜同意，大家立刻准备于明天拆掉三顶毡包，向布古勒、玛先两地进发。因为是阿布勒哈孜建议阿拜向玛先转移的，因而他决定把自己和吉连切的毡包也搬到那边。为此他当天夜里就提前动

身了。

第二天清晨，由大部分猎人和掌鹰手组成的转场队伍，在吐尔干拜、司马古勒带领下离开了柯尔克孜峡谷。只有阿拜、恰克和随行的叶尔波勒、白麻干别特是抄近路走的。

在与大队人马分手时，阿拜告诉司马古勒，今天不准备赶到布古勒，要在靠近这边的耶斯波拉特河岸等他们。那里有乌拉孜拜的牧营地可以借宿。吉连切和阿布勒哈孜也要同时赶到那里。按照约定的日程，第二天再穿过布古勒，中午抵达玛先。这样就有充裕的时间，在天黑以前安营扎寨，而且可以在路上住一夜，不需要急急忙忙赶路。

阿拜一行四人从柯尔克孜峡谷出发，顺利地越过了加尼别克和卡孜巴拉。刚接近正午时分，他们已登上波塔干山梁。

路上的积雪不多。此刻行人正在翻越阿拜的阿吾勒及其亲属、朋友每年在夏牧场的牧营地。他们的坐骑膘情不错，蹄上都钉着新掌，是不怕走远路的。踏上山路后，他们保持着比较均匀的速度。平时的落雪，因为没有遇到大风和寒潮，还比较松软，不会影响马的快步行进。但骑马走在无路的山地上，积雪一旦漫过马的膝盖就无法连辔行进，只好一个个尾随而行。

恰克一马当先。别看 he 年纪轻，但马背上的功夫颇深，而且也比较机敏。另一方面，他有两年狩猎的经历，对山路熟悉，有一定的体验。阿拜和叶尔波勒虽然年龄较大，但冬季不曾来过这里，只好让恰克带路。

黎明时的薄雾，使周围显得昏暗。当行人越过巴卡那斯和卡孜巴拉山梁和高岗时，薄雾渐渐散去，但依然见不到太阳。一团团漂浮的云朵正在初冬淡灰色的天空向北移动。清晨动身时萦绕在峰顶的薄雾已完全消失。从云团中透射的灰白色光束中，可以看出天快要放晴了。这里没有刺骨的冷风，只有一点轻微的寒意。

因为有可靠的年轻人带路，阿拜放松马缰，漫不经心地山里行进。童年时代在波塔干夏牧场度过的交织着欢乐与痛苦的岁月，充满激情与悔恨的瞬间，像一幅幅画面从阿拜眼前闪过。

最使阿拜怀念的是已经谢世的那位祖母和他敬爱的母亲乌丽

渐。当行人从波塔干侧面走过时，阿拜看见了在过去遥远的年代，他们这个大家族常住的牧营地。眼前这片被大雪覆盖、没有人烟的寒冷的原野，曾是阿拜人生道路的起点与难忘的故乡。当年他和叶尔波勒主持布皆依的忌辰活动，因疲惫不堪回家躺倒的正是这个地方。

当阿拜醒来时，祖母和母亲同时给他端来煮熟的羊头——这是为祝愿他未来的生活道路而特意宰杀的黄头白羊，也是她们第一次为孩子跨入青年人的行列所作的祈祷。现在，老祖母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阿拜眼前，仿佛一闭眼、一伸手就可以触及祖母那瘦小而弯曲的手指，仿佛这枯瘦的手掌依稀在抚摸他的额头，轻轻拍打着他的腰背。他感到喉咙有些发涩，泪水也要夺眶而出。阿拜开始为祖母的亡灵祈祷，默默地为她诵经。

伊斯兰教的信奉者一般是在茆地、餐桌前或者在特定的时刻，如节日期间才诵经的。但阿拜直至今天，每当他怀念祖母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时，就要像今天这样随时随地为祖母诵经和祈祷。阿拜在马上久久凝视着卡拉确库和卡孜巴拉的峰顶，好像要牢牢记住它们的丰姿。

随着波塔干台地引起的回忆，一种难忘的、珍贵的情思又萦绕在阿拜的心头。

从一团团云絮的中间，阿拜仿佛看到了他惟一的恋人——托葛建闪光的、欢快的笑容。正是在波塔干的高坡上，叶尔波勒给他带来了难忘的喜讯。他们连夜赶去又匆匆返回……月夜，在加尼别克的树林里，带着久别重逢的喜悦，热情拥抱托葛建的情景，又重新浮现在他记忆里。依稀是当时的喘息声、当时的悄悄话和狂热的举动。阿拜呆坐在马背上，久久沉浸在甜密的回忆里，忘记了眼前的一切。他有如在默默诵读蘸着心血写成的一行行诗句，悼念与托葛建相聚的逝去的岁月。

……不知过了多久，他一面拨动自己伤痛的心弦，一面静听心弦上发出的哀吟与叹息。突然，现实生活的强力撞击，驱散了他与久别恋人拥抱的梦幻。阿拜猛然惊醒，勉强定了定神，这才发现自己的坐骑已经停下来了，同伴们也随着拽住了马缰。

狂风又起，纷纷扬扬的大雪在空中飞舞，周围已变成雪的世界。阿拜这才感觉到天气的突变，同伴们因为起风不得不停下来。随着刺耳的呼叫声，风势越来越猛，行人与周围的天地已被风雪混在一起，无法分辨。人们吃力地挤在一起，在风雪的侵扰中商量对策。

“是风雪交加呢？还是风卷起地面的积雪？”阿拜问恰克。

“说不清。也许正在下雪！我们正遭到上下两头夹击！”恰克说。

“现在要提防迷路！孩子，你自己有信心吗？方向没有弄错吧！”叶尔波勒郑重地对恰克说。可恰克心里并没有把握。由于周围什么都看不见，无法辨别方向，他才停了下来，要和大家商量。

“遇到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凭风向辨别道路的。我原想顶着风，朝耶斯波拉特河滩走。可这一带都是我们过去常住的牧草地。马走着走着，竟走到了平川上。此刻，已辨不清风是从哪边刮来的了！”因为阿拜年纪较大，恰克满以为他可以辨清方向，期待地望着他。不料阿拜的回答却使同伴们感到吃惊。

“是什么时候起风的？我是当马停下来才知道刮风的！”他好像是个刚睡醒的人在说话。

一双蓝眼珠、嘴脸冻得发紫的白麻干别特，看着阿拜的这副样子不禁笑起来。他是四人当中最先预感到暴风雪的。他说：

“你只要偏着风的方向走，肯定是不会迷路的！”

恰克不同意他的看法。

“你觉得风从侧面吹时，我则觉得它从正面直冲着马的额头吹来！”两人争执不下。最后，恰克截住白麻干别特的话，对阿拜和叶尔波勒说：

“就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等的时间长了，会忘掉该去的方向。或者你们两个人带头，要不然还是把任务交给我！阿拜叔！我豁出去了，继续顶着风朝前走。不过，天气越来越冷，不会有更大的暴风雪呢？不然，怎么风刚刮起来，势头就这样猛！要把帽子往下压，戴严实些。不管怎么样，咱们再加快跑一程吧！”

阿拜觉得恰克的精神和毅力比另两位同伴和阿拜自己都要强。

他赞赏地说：

“好吧，亲爱的！我们中间要属你最精干、最机敏。不管怎样，我们跟定你了，你带头吧！”

“好！那我们就豁出去吧！”恰克把坐下的黑鬃白蹄褐色马调转过头，直迎着风的来向，握紧马缰连抽了几鞭。

阿拜紧跟在恰克后面。恰克的褐色马臀部像扣着个大木盆高高隆起。阿拜把皮帽向下压紧，眼睛盯着前面褐色马的臀部，放松了手中的缰绳。离开大队人马的四个行人在旷野上不停地逆风驰骋，最终陷入暴风雪中。

恰克的褐色马一直跑在前面。风在不停地怒吼。由于气温突然下降，飞雪已不像先前那样蓬松酥软，倒像凝结在一起的颗粒打在脸上。逆风行走非常困难，恰克的坐骑频频向左右顾盼，仿佛在示意后边的乘马要寻找避风的地方。只要一放松缰绳，它就要猛地转过身去。迎面袭来的风雪，把褐色马的额鬃吹到后边，露出凸起的额头，好像要连根拔掉冻僵的鬃毛。恰克意识到马在强忍着风雪的强力袭击，他怕马一旦走偏会使他们迷失方向。虽然他的坐骑平时赶路非常机敏，此刻他也不得不挥动皮鞭，狠狠地抽几下。

阿拜发现了自己胯下浅栗色马的一点奥秘。它怕拉长了与前面褐色马的距离，风雪会直接打在它头上，于是紧紧跟着褐色马，借褐色马的躯体挡一些风。然而暴风发狂似地掠过前面的人马，把飞雪堆集在阿拜和栗色马身上。没过多久，阿拜的胡须、睫毛和马的耳根上都已集满了冰雪。

方才，袭击恰克的冰雪颗粒，此刻不断打在阿拜的脸上。阿拜只好伏在马背上，松开缰绳，让坐骑跟在恰克后边。然而，行人们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未能抵御风雪的袭击。

从狐皮帽护耳间吹进的冷风，已刺得阿拜的太阳穴发木。他扭过头想避避风，飞雪却从衣领灌到脖颈。他刚一回头，风雪又从脸上强掠而过。阿拜怕脸部冻伤，想用手揉揉双颊，可手冻得伸不开掌，手指似乎已被冻僵，再也无法握紧皮鞭与缰绳。然而，这时威胁最大的却是刺痛太阳穴的冷风。

一切避风手段都显得无效。阿拜不停地向左右扭动身子，有时

躬背伏在马鬃上。他开始感到心慌，怕冻坏了脸和手。尤其是刺痛太阳穴的冷风，仿佛在向他预告迫在眉睫的灾难。阿拜越来越感到无法支持，甚至连皮袄的大襟也无法顾及。刚刚压在腿下，可微微一动，又被狂风掀起。阿拜原想要比所有的同伴都表现得坚强，可现在已经招架不住了。他不得不叫住恰克。这时他们四个人都已停下，背朝着风向互相询问情况。

其他人的情况和阿拜完全一样。当他们停下来时，他们的乘马也都调转过身，臀部朝着风疲惫地垂下了头。马背上的人都跳下来，挤在一起议论眼前的形势。

“好家伙！从未见过这么冷的天哪！”叶尔波勒第一个说。

“但愿风快些停住，不然太危险啦！眼睛都睁不开喽！”阿拜一边说，一边观察着烟雾般弥漫的风雪。

“风会停的，我们再坚持一会儿吧！”

“当然要坚持！不然，待在这种没人的地方还不冻死吗？”恰克和白麻干别特凭着自己年轻力壮，信心十足地鼓励两位叔叔。

四人同时从衣袋里取出毛巾，把头部严严地裹住，又从外面压紧了皮帽。恰克的两颊虽然已冻得发紫，但依然精神抖擞。

“如果方向错了，离目的地越走越远！那我们真的迷路了！如果方向不错，按照现在这样走法，天黑以前可以到达耶斯波拉特的卡拉苏。暴风雪是不讲情面的，你走得再慢它也不会停，同样不能保证你不迷路。再说路上也没有什么可浏览的。总之，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咱们丝毫不能松劲，阿拜叔！”恰克说着拉紧马肚带，跨上了马鞍。其他人再没有吱声，跟着骑上马继续朝前走去。

不知又过了多久，几名肆意赶路的行人，马不停蹄地在弥漫的风雪里穿行。乖戾的风一直在耳边尖叫，使人感到烦躁。突然间它又发出震悚人心的怒吼。清晨的奇寒，丝毫没有减退。有时风雪交织在一起从行人身边呼啸而过，仿佛在风雪中挣扎的一群饿狼发出声声哀嚎。

虽然这里是阿拜出生与成长的土地，但在牧人离去的冬季，尤其像今天这样暴风雪威逼的时刻，它却显得如此冷酷和严峻。昨天这里还是充满生机与活力、金摇篮似的丰美的夏牧场，转眼间竟变

得如此荒僻和清冷，简直像堆满灵柩的凄惨的坟场。

正是此刻，在暴风雪的肆虐中，世界竟变得如此狭小，宛如被雪海淹没的孤零零的畜圈，正在不停地收缩，几乎要被压瘪。此时此刻，仿佛已无法分辨什么是天空，什么是大地！也不存在所谓的山川、河流、平原与高岗等等。阿拜想起俄罗斯语言里的“хаос（混乱）和“стихия”（自然力）两个词。他想，无论任何书籍，当论及世界的洪荒年代时，都会谈到类似的肆虐状态。这就像煮得滚开的一锅水，或者说像滔天海浪溅起的蔽天水雾。对于被巨浪吞没、濒临死亡的生命来说，世界也许是这样的狭小。

路依然望不到尽头。由于饥饿与寒冷的双重折磨，行人的体力已无法支持。他们焦虑地说：“哟！天还会晴吗？”这要走到什么时候呢？还要走多久啊？”

似乎有了转机——风势开始减弱了。阿拜好像看到了希望，他心里想：“唷，或许是我们的祈祷灵验啦！或许是我们方才的祈求和叹息有了结果吧！”这时恰克拽住了缰绳，其他人也随着停下来了。

“我看风是要停了！天气再不会和我们作对了吧！”恰克显然是要和大家商量。这时雪还没有停，不过已经不是原来的颗粒，而是一片片徐徐降落的雪花。虽然没有风，周围依然是茫茫雾霭，而且地面的雪越积越厚。行人们觉得该重新考虑前面的路该如何走。似乎应当减缓速度，让坐骑松弛一下，自己也好喘口气。这时，冬季匆促的太阳已经偏西了。不知是黄昏临近，还是阳光被暮云遮住，暴风雪虽已停歇，可周围浓烟般的雾霭并没有消失。

心急如焚的行人，仿佛已经看到了冬牧场的住宅，又像看到了散闲的牲畜在不远的雪地上游荡，只是谁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一边观察，一边询问自己的同伴。

“那边是什么？”

“那黑压压的一片是啥？”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留在那边？”

原来是落日前的云雾、暮霭在欺骗行人。方才闪现的住宅、牲畜都是他们的幻觉。由于在茫茫雪原上长时间跋涉，人们急不可待

地想找到一处休息的处所。可希望总是落空。因为附近高耸入云的巨峰，在人们眼里会变成石片垒起的畜圈。而积雪中勉强钻出来的稀疏的树梢、灌木、幼松和绣线菊，也要变幻着模样骗人。

虽然风停了，寒冷也减弱了，但行人仍然辨不清方向，没有信心。他们中间还没有谁能准确无误地能指出，此刻究竟走在什么地方。

按照恰克的判断，他们这时已从普山泰的西侧切过，正走在艾达尔勒的大圆石南端。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越过前面逶迤的山峦，就可以抵达耶斯波拉特的卡拉苏。恰克认为这方向并没有错。但是，按照从波塔干出发时的速度，如果方向对，早就该到达卡拉苏了，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怀疑。

刚开始顶着风直走时，白麻干别特就不同意恰克的意见，此刻更觉得当时的决定是错误的。每当走过一条深沟、一处沼泽地或河滩，他就要指出方向错了。

“这里的地形不像是耶斯波拉特的卡拉苏。如果我们穿过的是它的东部和阳坡，应该走过生长茅草的山坡、高岗，或者是接连不断的山梁。可我们现在走过的却是水渠、河滩、平川和草地。我们是迷路了，甚至连方向都弄错了！”

行人依然在焦虑与怀疑中骑马颠簸。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天色完全黑下来了。他们真的成了迷途中的夜游人。为了给快要累垮的坐骑一点喘息的机会，他们在一个河湾处停下来，让浑身是霜雪的马啃了些干草。阿拜勉强从马鞍上下来，就地躺下闭上了眼睛。这时，他又在琢磨恰克和白麻干别特关于路线的争论。但无论他怎么琢磨，除了懊悔以外也不再有任何结果。他曾征求过叶尔波勒的意见，可叶尔波勒也提不出新的方案。不过稳健的叶尔波勒，即使在这样疲惫与惶惑中也忘不了同阿拜开几句玩笑。他逗趣地说：

“你我两人马背上的功夫是不浅！不过，那要在平坦的大路上。只要方向对头，就以为是‘真主安排的，我们认定了’，不停地策马奔驰。要不然，怎么能在没有月光的秋天夜晚不迷失方向，到达了目的地呢！说实在的，我认为要在茫茫的雪原里寻找一所住宅，不比在草滩里寻找一根失落的绣花针更容易。也许你有那个本领，

那只有你自己清楚!”

阿拜叹了口气，没有吭声，他当然不能说自己有这个本领。其实他心里的疑惧和叶尔波勒讲的完全相同。他们还要让恰克走在前面，继续赶路。可刚跨上马背，又听到乖戾的、刺耳的寒风声。

风声预示着将有刺骨裂肤的奇寒。行人的马刚开始走动，白天猖狂的暴风雪又呼啸而起。这时的气温要比白天低得多。不一会儿功夫，人们就冷得挺不住了。虽然又坚持着走了一程，终于前呼后应地停下来了。

“哎哟哟！这该怎么办！”

“真正的灾难这才开始！”

“在这风雪交加的夜里继续赶路好呢？还是找个地方避一避好？怎么做才没有危险？”

“方向没有弄错吧？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听叶尔波勒这么一讲，别人不再吭声了。

按照恰克的意见不在这里逗留。但不能走得太快，要减缓速度，慢慢向前移动。因为这里并没有房院可以避风，这样呆在寒冷的风雪里，肯定会被冻僵。只要向前移动总会有希望的。所以最好是继续向前走，一个紧跟着一个不要落在后边。

既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大家只好同意恰克的方案，继续跟在他后面赶路。

又是一段漫长的、折磨人的行程。坐在马背上不但又冷又累，还觉得困倦。肚子吊了一天，也饿得难忍。虽然衣服穿得很厚，可也支持不住了。阿拜冻得浑身发抖，他不得不向后面的年轻同伴叫喊：

“我的脚要冻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马上感到脚冷。你怎么样，白麻干别特？”

白麻干别特也同样感到冷。他建议：

“找个地方休息，打个盹儿吧？”

行人又停下来进行商议。这时周围的世界仿佛小得只能容四匹马，所有的寒气和风雪都堆积在一间房子大的空间里。行人真的被逼得走投无路，形势越来越严峻。

“如果要休息，就找一处可以避风的岩石吧！”恰克说。

叶尔波勒显然已失去信心。他说：

“现在哪里有我们能找到的岩石？还不如就在这里休息，躲在马肚子下面求真主保佑！”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于是都从坐骑上下来，让四匹马背着风靠在一起。他们在马的脖颈下一个挨一个悄悄躺下了。

天气越来越冷，暴风雪依然在不停地吼叫，仿佛和这批行人怀着不解的冤仇，非在此时报复不可。阿拜枕着叶尔波勒的腿躺下了。他刚闭上眼睛，就感到身子在旋转。巨风仿佛要把他们连人带马及身下巴掌大的雪地一同铲掉甩到空中，让他们飞蓬般的在旋风中打转。

行人都感到头晕、发呕。风雪声依然不停地在耳旁尖叫。阿拜在朦胧中停留了片刻，很快入睡了。

谁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当他们醒来抖掉压在身上的厚厚一层雪时，天仍然漆黑。由于天气太冷，都挺不住站起来了。

“噢，年轻的小伙子们！困倦是不会死人的。在天寒地冻的时候，贪睡可是危险。快振作起来，再鼓一把劲！”叶尔波勒第一个开了口。

“真说不清，我好像从未遇到过这么冷的天气。简直像冷到骨髓里啦！”阿拜一边说，一边在来回走动，有时在雪地上跺脚。两个年轻人也冷得直叫苦。不过他们手脚麻利，动作快。他们跑动着用袖筒、鞭杆弹去马背上的积雪时，手脚也感到暖和了。

行人们又跨上了马鞍，当刚要走动时，阿拜说道：

“反正已经迷路了，不如快马加鞭再急驰一个小时！这样还可以暖一暖身子，恢复精力！”

行人们在天寒地冻、没有人烟的旷野里又奔驰了很长时间。在剧烈的颠簸中，身上和腿脚果真有些回暖。只是脸和双手冷得支持不住。又过了一段时间，风雪笼罩的夜晚才慢慢退去，天已经发亮了。

没有谁再讲话。人们惟一盼望的是，随着天亮暴风雪能够停止。恰克担心坐骑累垮，有意减缓速度，盼着风势尽快减弱，风雪

尽快收敛。他的希望还是落空了。新的一天仿佛又要在风雪中、在艰难的跋涉中度过。接近中午时，还看不到晴朗的天空，周围依然是阴沉沉的雾霭。

又在暴风雪中拼搏了一天。行人走一程，休息一阵，让马也啃些荒草。依然是走不到尽头的山梁、沟壑、高岗。每当休息时，大家都思索着如何摆脱困境。

今天早晨恰克本人和阿拜、叶尔波勒都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昨天白麻干别特讲的对，风使他们迷失了方向。今天休息过后，他们曾想按白麻干别特在波塔干说的“偏着风向”前进。

如果白麻干别特的意见正确，恰克错了，那他们可能朝耶斯波拉特·卡拉苏的南部走出很远。也许靠近了托布克特夏牧场的边缘——阔克先格尔；也许走进了南部克烈部落渺无人烟的地区。尽管人们绞尽脑汁，依然有解不开的谜。如果方向错了，昨天疾行了一天一夜，该走出多远呢？现在再照白麻干别特的意见改变方向，那要再走多少路才能抵达卡拉苏，或者接近它对面的布古勒——玛先山区——这就是今天一直在折磨着行人的难题。

今天已经由白麻干别特取代恰克在前面带路。虽然夜间冻僵的肢体略有回暖，但胸口还有一股寒气使人不停地打颤。阿拜已意识到，即便赶到一处有人家的地方，他这副骨头架子也要被拖垮。太阳偏西时分，他又让人们休息了一段时间。阿拜简直像从马鞍上摔下来似的勉强站稳。他把缰绳交给白麻干别特，自己走到一块岩石的避风处躺下了。谁也没有作声，也没有再商量什么，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眼前的处境，考虑着该如何走出险区。

阿拜承认自己病了。他觉得浑身乏力，似乎所有的骨头架都散了，就想躺着不起来。刺骨的寒风，仿佛要把他凝成冰块，连心口都冷得发抖。他似乎觉得离生命的终点已经不远了，但他丝毫不感到惊惧和恐慌，反而认为“既然命里注定，那就越快越好！”他心里刚产生这个念头，就立即联想到昨天被风雪吹断的一段段回忆——对祖母泽列和对自己初恋的情人托葛建的思念。对阿拜来说，前者如同温暖的太阳一般神圣、伟大；而后者与他有着生死不渝的恋情。只有她——托葛建能在阿拜生命最后的瞬间给他带来温馨。

苦苦思念已经谢世的和离去的亲人，是否意味着阿拜已接近生命的终点？由于心烦意乱，阿拜无法入睡，他只有声声叹息。这时天色已晚，夜幕已降临。突然阿拜听到一声叫喊。他乍一怔又平静下来，以为是自己的神志错乱。此刻，伙伴们已在他身边沉沉入睡。

过了一会儿，阿拜又听到方才的喊声，分明是有人在呼唤。呼唤的不论是谁，此刻被困在风雪中的行人都会含泪去拥抱他。当阿拜随着最后一声呼唤跳起来时，确信自己的神志是清醒的。他刚一站起来，便鼓足劲朝着对面大喊了一声。这声音震得几匹困惫的乘马也猛地仰起头，两耳不停地扇动着。叶尔波勒和两个年轻人也被这突发的喊声惊醒，从雪地上跳了起来。叶尔波勒走到阿拜跟前问道：

“怎么啦，阿拜？你在叫谁呀？”他诧异地望着阿拜的脸，以为阿拜是在梦呓。不，阿拜非常清醒。他转过身对同伴说：

“我们一起喊！刚才，我听到一个人在大声呼唤！”

风声丝毫没有减弱。他们四个人只好同时鼓劲，拉长声音不停地大喊。这时，他们看到近处有一个模糊的黑影，不停地在风雪中晃动。接着一个骑手很快跑到他们跟前，仿佛是越过这冰雪世界到达这里的。来人是大大个头，浑身上下沾满了雪，骑的是一匹浅灰色马，另外还牵着一匹备用的浅褐色马。他高兴地喊了起来：

“喔唷，你们在这里呀？都还活着吧，我亲爱的伙伴呀！”来人喊着跳下马来。阿拜第一个听清来人的声音，他也高兴地喊起来：

“阿布勒哈孜！亲爱的阿布勒哈孜，你这是从哪里来的？”说着，跑过去抱住了阿布勒哈孜。

来人确实是阿布勒哈孜。

“我能从哪里来？我是在找你们！啊，我的真主！愿您保佑我们一切顺利！说真的，我想都不敢想在茫茫雪海里找到了你们！反正在家里也待不住，只好出来碰运气，没有冻坏什么地方吧？都还安全吗？马还走得动吧？快上马，无论如何要找个过夜的地方！”

现在的一切都是由阿布勒哈孜指挥的。

恰克和白麻干别特也提起精神，把小息过后的乘马都牵过来

了。行人们立即跨上马鞍，一个个跟在阿布勒哈孜后边，慢步走开了。

行人已接近玛先的山脊。叶尔波勒和阿布勒哈孜说着话，连辔走在前面。阿拜感觉一阵阵头晕，强使自己骑乘的浅栗色马紧跟在他们后面。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病了，只觉得浑身上下无处不痛，好像刚刚挨了一顿毒打似的。他甚至觉得周围的世界也不同于往常。有时感到自己的乘马在原地踏步，路旁又全是耸立的高峰。这些连绵不断的巨峰，有时迎面向他们走来，有时又斜着向后倒去。

阿拜的脑子似乎已经麻木了，有时辨不清自己是睡是醒，周围的一切是真实的还是梦幻。他自己也感到奇怪。只要他神志略微清醒，就想弄清楚自己是困极了睁不开眼，还是有病。这时，他隐约听见前面两个人在马背上的谈话。

叶尔波勒靠近阿布勒哈孜问道：

“我的天哪！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难道你会预测吗？神志清醒的人能在这样的暴风雪天出来找人吗？”

“别说啦！你今天不要把我当人看，就看成是这山里的野狼吧！”

“在这种风雪天里，狼也不出来觅食，只能碰到什么追什么！”

“也许是良心把我赶来的。昨天我帮助吉连切捉弄阿拜时，心里总感到内疚，想为阿拜做点事以作为补偿。昨天，中午前起风时，我就知道你们有可能迷路。风刮起来时，你们正停在波塔干上面。当时，我已登上恰科巴克的峰顶，从高处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你们。假如你们不迷路，咱们应当在吉兰德附近碰头。可是没有碰到。这时，暴风雪已把周围世界搅成一团，我肯定你们是迷路了。我想你们是弄错了风向，朝阔克先格尔方向跑到克烈部落的戈壁去了。我们是昨天按时到达耶斯波拉特的卡拉苏的。我们整整喊了一夜，想方设法要和你们取得联系。今天那里不能住了，既没有柴草，也没有地方避风，我们只得向前挪动。我嘱咐他们：“能赶到玛先就住在那里，不然就在布古勒过夜”。我牵着一匹备用马，从天亮直到现在都在找你们。

“你原来想在什么地方遇到我们?”

“要想在什么地方遇到是困难的。我只是这样推测：如果你们完全迷路了，那就没办法。如果方向错了，走着走着是会意识到的。你们也会根据风向纠正路线，再继续往前走。按照我的判断，你们是会赶到布古勒或玛先一带的。今天我在这条山谷里已经来回跑了三趟。刚才，我是最后一次登上玛先的山梁。虽然天快黑了，可还是看到你们走过的印迹，我就随着喊起来了。我本来要循着马的踪迹追你们，但马踩过的地方很快被风雪盖住了。于是我就朝这个方向跑来，不停地在马背上喊叫着。”

“你没想过自己也会迷路吗？阿布勒哈孜，你不是一般人，起码会成个巫师！”

阿布勒哈孜并没有笑。他曾经向人表示过，算卦这类事是他祖父传下来的。

说也奇怪，如果有必要，阿布勒哈孜能在秋天没有月光的夜晚，哪怕是风雨交加的时刻找到一墩绣线菊或者一丛蒿草。冬天，他能在一连七天的暴风雪中——哪怕周围昏得看不清马耳朵——也能像射出去的子弹不停地朝前挺进，会让自己的坐骑准确地把鼻梁顶在目的地的拴马桩上。不过，在阿布勒哈孜看来，这不属于预见性。阿布勒哈孜向叶尔波勒披露了其中的奥秘：

“我能不迷路不是凭什么巫术，而是凭自己的体验。这是我从一个盲人，一个叫托克湃的非常聪明的盲人那里学到的。他的眼睛已完全失明，看不到一丝光线。但他经常独自一人在两个阿吾勒间艰险的山路上往来。大风、大雨也挡不住他。天啊！不仅是这些，他甚至能走到十几里以外自己不曾去过的地方，一点儿也不出偏差。我问他是怎么走的？他对我说：‘人们是沿着路走的，我是被风引着走的’。他说得很对！但他主要是凭自己的判断。在大雨瓢泼的夜晚或暴风雪吼叫的冬天，我们与托克湃没有什么两样。因此首先要特别注意辨别风向。其次不要过分依赖视觉，而要凭准确无误的判断。这大概就算我的秘密吧！”

接着，叶尔波勒问到阿布勒哈孜的下一步打算，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等等。阿布勒哈孜等后面的人到齐后才宣布说：

“吉戈特们！看来你们受寒受冻很厉害。我不可能带你们到咱们自己毡包去。好也罢，不好也罢，反正玛先山区里有居万塔亚克和莫特什的个别阿吾勒。我是想把你们带到那里去，找个住的地方。即使住房不太宽敞，只要有个炉灶暖一暖身子，总可以恢复体力。至于什么人家，具体在什么地方，我心里也没有数。听说最近几年莫特什一个大家族在这前面盖了冬窝子。不知能不能在那里找到一户人家。总之，今天要给你们找个暖和的地方，让你们恢复一下体力！”

在风雪中勉强支持的几个行人有气无力地说：

“那好，请带路吧！”

“就托你的福喽！”

“能找到借宿的地方就很满意喽！再走一段路我们还可以挺住！”大家都同意由阿布勒哈孜安排。

又经过长时间的驰骋，穿过层峦起伏的峡谷和森林茂密的沟壑。前面突然传来狗叫声。行人们真感到喜出望外，一个接一个地喊起来：

“呀！愿苍天保佑！”

“呀，真主啊！我愿奉献一只黄头白羊！”

“总算保住性命喽！”

行人绕过一株压满霜雪的桦树走进谷口，这时狗的叫声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辨别出雄狗的大声吠叫与对面山谷的回响。阿布勒哈孜快马加鞭，远远跑在众人前面，在山口拐角处的平地上停了下来。阿拜和叶尔波勒赶到阿布勒哈孜身边时，清楚地看到附近一排亮着灯光的窗户。

“那是人家！是人家！”

“多好的阿吾勒，多么可爱的人家呀！现在还没有睡呢！”叶尔波勒大声对恰克和白麻干别特传递着消息。

“窗户不少！是个不小的冬牧场，富有的阿吾勒啊！吉戈特们，我们的运气不坏哟！”阿布勒哈孜也显得很兴奋。他第一个走到门口，跳下马，急急忙忙地敲击着行人进出的边门。

阿拜好像冻僵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马鞍上下来的。白麻干

别特从他手里接过僵绳，把栗色马牵走了。恰克见阿拜行动已很困难，走过来拉住他的手一同走着。阿拜觉得眼前的院墙、马匹、甚至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耳朵里“嗡、嗡”的响声搅得他心烦，模模糊糊地听到从门边走出来的人与叶尔波勒、阿布勒哈孜交谈，提到一些不太熟悉的“莫特什、多嘎勒、乃曼”等人的名字。主人领着阿布勒哈孜及所有行人，穿过一条长而昏暗的走廊，来到走廊尽头一个有灯光的房间。

“带到小房子里去，大房子的人已经睡了！”一个女人在说话。

恰克和白麻干别特把阿拜换到走廊尽头的外间屋里。炉灶里的炭火还在燃烧，屋里充满温馨的生活气息。锅里溢出的马肉香和略带辛味的粪火青烟仿佛在欢迎远方的客人。虽然是外间屋，却也宽敞、干净。里面有两扇又高又宽的窗户。地上铺着花毡、粗毛毯和整洁的褥垫。一位年纪较大的女佣人和厨师正站在炉灶旁等待客人。客人进到外间屋后，领客人进来的一位年纪较轻、动作麻利、没有系衣扣的人，推开右侧门把客人让进了上房。这间房子铺满了红绿色粗毛地毯，正面靠墙处铺着绸缎镶边的花毯与毛毯，房子也显得整洁而豁亮。阿布勒哈孜和叶尔波勒先走进房间，向坐在右边雕花床前的主人致意后，随着坐到了上首。

阿拜是由恰克搀扶着迈进门槛的。阿拜一走进屋就看到屋子右侧缀有缨穗的红幔帐和精致的雕花床，上面堆满了各色锦缎被褥和羽绒枕。当他的目光触及这间屋子的主妇时，不禁打了个寒噤。

“哎呀！我的天啊！难道是她吗？”阿拜几乎仰天躺倒。

女主人正站在雕花床与火炉间隔的地方。她身着连衣裙，上身罩着长坎肩，戴着镶边的白盖头，人长得很清秀。当看到阿拜时，她立即扑了过来。发辫上的银币抖动得叮咚作响。

“我的造物主！莫非您是阿拜！啊，我的真主！想不到今生还能见到您，我的好兄弟！”说着，搂住了阿拜。发辫上银币的凌乱响声，很快在阿拜的怀中停下了，接着是女人的一阵抽泣。阿拜从银币刚开始响动，就出神似地闭目倚在门框上静听着，此刻几乎要倒在女主人怀里。他只觉得浑身发抖，骨头架子要散开。他也想伸出臂去拥抱她，可感到双臂重得抬不起来，只能用手掌轻轻地抚

摸。他想说几句话，又觉得什么东西卡着喉咙，憋得他喘不过气来。阿拜终于在门的一侧倒在她怀里。叶尔波勒和阿布勒哈孜还未坐定，赶忙向女主人解释：

“他在路上冻坏了！”

“他病了，又接着受冻，可能是神志不清！”

伙伴们把阿拜扶到床上。恰克和白麻干别特为他松开腰带、脱去外衣，解开了上衣领口。

“天啊！你们说什么？他是带病上路的吗？”主妇说着，在阿拜身子后面堆了几个羽绒枕，脱去他的短皮袄，解开了前胸的纽扣。接着坐在阿拜身边，伸出她戴满镯子的手腕，把掌心贴在阿拜的前额上，另一只手在轻轻揉着阿拜的心口。阿拜慢慢睁开眼睛，把女主人的手从心口上挪开，捂住自己的眼睛，而后再移到嘴唇上，默默地亲吻着。女主人只觉得一滴滴热泪从她圆润的手掌间簌簌滚落。

“我的托葛建！就是死在你怀里，我也毫不悔恨！”阿拜仅仅讲了这一句。这声音不是发自他的舌端，是从他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

坐在阿拜身边的叶尔波勒这才认出托葛建。

“天啊！我的阳光！他在说什么？难道你就是托葛建？”他说着扑了过来。“我是你的叶尔波勒，亲爱的！”他也抑制不住自己，伸开了双臂。

托葛建浑身在颤抖，脸色苍白，眼睛充满了泪水。她紧紧搂住叶尔波勒，放声大哭起来——这实际是在为阿拜哭泣和流泪。

刚才，带客人进来的两个年轻人，这时也在屋里。一开始，他们惊奇地站在一旁，皱着眉头。当看到叶尔波勒和托葛建亲切地拥抱时，仿佛才安下心来，认为他们都是托葛建的娘家客人。这两个年轻人既不是托葛建的丈夫，也不是她丈夫的兄弟。一位是这里的毛拉。脸庞白净、有两撇浅黄胡须、显得很文雅。另一位是这个阿吾勒的招待员，名叫兑先。这人浓眉短须，略显清瘦、衣着较朴素，下嘴唇和牙中间塞满了纳斯白。此刻他俩也活跃起来了，一面说着话，一面好奇地望着客人。

“原来都是托葛建的亲戚哟!”

“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人在风雪的黑夜里赶路。原来是托葛建的亲人!”

“瞧，托葛建是多么想家哟!”

“她简直是哭成泪人了! 可爱的故乡，真是女孩子的金摇篮哪!”

“她总是不声不响地支撑着，真能挺得住啊!” 他们的话里也带着几分诙谐。

阿拜和托葛建的这次会晤，是由眼泪伴着激情开始的。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两人静静地凝视着对方红肿的泪眼。这时老厨师和一个年轻女佣人依次进来，听了托葛建的吩咐，又出去了。

两个年轻人抬来一张圆桌，放在这间豪华的屋子中间，又把灯点好。这时阿拜已脱掉皮靴，穿着皮袜子躺在垫着羽绒枕的床上。诺盖式呢绒上衣的胸领已完全敞开，从罩在白衬衣上的黑坎肩侧面，可以看见下垂的金表链。宽大的皮帽已经摘掉，但还戴着精美的小花帽。这一切都显得很谐调。他那宽大的额顶，因为有帽檐挡住太阳和风雪，依然显得白净。然而整个脸部发青，显然已被冻伤，眼眶上似乎还留着不曾拭去的泪痕。其他部位也有些红肿。

阿拜还在不停地抽噎。这是内心的伤痛在长时间哭泣后的延续。他忽而感到发冷，浑身不停地抖动。忽而又觉得脸上发烧，仿佛身子也被紧紧箍住了。阿拜并没有在乎这些，他只是呆呆地望着托葛建的脸，望着她的身态和她的一举一动。

托葛建似乎比过去更有魅力，更为动人。她的五官，甚至身躯的各个部位都显得丰满。过去略显扁平的鼻梁，这时显得非常端庄而匀称。眼睛的黑白更加分明。此刻她显得矜持而又稳重——这是一个女人的成熟之美。不知这是她的追求和向往呢，还是生活本身加快了她的这种变化，反正阿拜再也看不到托葛建初恋时两颊上不断闪现的朵朵红晕。

此时，屋里的其他人都在兴致勃勃地交谈。阿拜和托葛建因为全神贯注地彼此端详着，完全没有听到别人的谈话。

其他几位客人绘声绘色地向两名招待人员描述着他们这两天的

经历：例如他们是如何迷了路，如何在游猎中跑到了这里，以及为什么行人会在风雪中迷失方向等。有的还特意告诉托葛建，阿布勒哈孜是如何奇迹般地找到他们的。不一会儿，端来了热茶。托葛建还像第一次和阿拜见面时那样甩动着发辫坐在圆桌旁，非常温和地嘱咐女佣给客人斟茶。她一一接过茶碗，亲手把散发着浓香的茶，从阿拜起依次送到客人的手里。阿拜这才刚刚坐起来。他觉得两边太阳穴疼痛难忍，两眼发黑，不由自主地仰了仰头，不料后脑勺碰到床架上。他用手捂住头，浑身冷得发抖，低着头勉强支撑着。突然，又觉得被火燎似的浑身发烫。他模模糊糊地听到托葛建说“请喝茶”，这才勉强把一碗茶喝下去。但感觉不到茶是热、是凉。他曾咂着嘴仔细品味茶香，然而只品尝到轻微的铁锈味。阿拜这才意识到自己病得不轻，于是慢慢低下了头。托葛建一直在观察着阿拜，她紧蹙着眉头，担心地问：

“阿拜，您好像病了，是受寒了吧，身上难受吗？”

阿拜吃力地抬头望着托葛建。叶尔波勒也觉得阿拜确实病了。他劝道：

“阿拜，你眼睛有些肿，气色也不好，显然是受寒了！最好喝一两碗热茶，多穿几件衣服，戴上皮帽子躺下休息。”

阿拜认为叶尔波勒的话有道理。

托葛建已看出阿拜的心意。她立即站起来，给阿拜戴好帽子，把皮袄披在他肩上，并裹住了膝盖。接着又吩咐佣人斟了一碗热茶。她亲手加上酥油递给了阿拜，又在阿拜前面放了些糖块。

阿拜勉强喝了一碗茶。

“不知是怎么回事，头重得抬不起来！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受，好像骨头都被碾碎了。嘴里没有感觉，只觉得烧得厉害！”阿拜说着，又盖住了头部。由于阵阵恶心，没有任何胃口。也许，阿拜想在自己还清醒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于是已顾不得围坐着的人，叹息地说：

“天哪！这是什么惩罚！？什么灾难！？为什么在我生命的关键时刻，在我渴望得到的仅有的瞬间来折磨我！”他断断续续地道出了比疾病更使他痛苦的心灵的磨难。托葛建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

她，背着客人在偷偷流泪。

佣人收拾餐布时，阿拜终于倒下了。周围的人这才知道阿拜一直在勉强支撑着。托葛建在阿拜的皮袄上又加了一层棉被，把周围盖得严严实实。阿拜感动地说：

“我的心肝！你是我生命惟一的希望！”阿拜声音很低，几乎只有在身边照料他的托葛建才能听到。

饭熟之前，阿拜似睡非睡地躺在床上。有时觉得神志昏迷，仿佛坠入无边无际的混沌世界，忽而又觉得自己在艾克丽姆身边。有时，像坐着三匹栗色马驾的皮包车在斜米街上飞驰。有时，又像深夜里架着大雕骑马越过柯尔克孜峡谷的山崖，走进深不可测的“小仙洞”。突然，胯下的栗色马失蹄，把他和架着的雕从山顶上摔下来。阿拜一下子被惊醒。他抬起头，向四周扫了一眼，又把头重新放在枕头上。

又有一次，阿拜刚昏昏入睡，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境界——天和地连成了平坦的原野，正闪着红光向前延伸。而他自己，有时在空中翱翔，有时破浪前进。突然，出现了许多牛鬼蛇神似的怪物，面目狰狞可怕，好像在故意恫吓他。阿拜游到哪里，它们游到哪里，用一种诱惑的声调不停地说：“让我们结成朋友一起走，跟我们来吧！”

阿拜正要跟着它们远去，突然托葛建扑过来握住他的手，嘴里在喊着“不要抛弃我，亲爱的！带我一同走吧！”接着把自己滚烫的脸贴在阿拜的双颊上，用泪水润湿了阿拜的胸脯。阿拜还在梦呓似地翕动着嘴唇：

“我不会抛弃你，亲爱的！我不会走，我要和你在一起啊！”说着睁开了眼睛。

看着阿拜在说梦话，叶尔波勒极为不安。他忧心忡忡地说：

“太不幸了！阿拜病得不轻哟！他好像烧得很厉害。被暴风雪围困两天一夜，谁能挺得住！他没少受罪，显然是冻病了！”

过了一阵子，阿拜喊着“烧得太厉害，我受不了！拿掉！拿掉！”擦开了盖在身上的棉被和棉袄。

阿拜的这场病惊动了许多人。客人们吃饭时，托葛建摸着阿拜

的脖颈唤醒了。托葛建告诉叶尔波勒：“阿拜的身子像火燎似的，我的手都感到发烫！”

“唉！阿拜！”托葛建说着又转向阿拜，“多少年来，我日夜在想念你，不料见面时，你竟病成这副样子！原来我也和你一样命苦。我祈求的只是见一次面，可这又怎么样呢！只能加深我的痛苦，增添我的悔恨！”她有时抬高声音，仿佛要让周围的人都听到；有时又流着泪，伏在阿拜的耳边低语。这次是她呜咽着叫醒阿拜的。这时阿拜已不能吃饭，甚至呼吸都显得困难。看来他病得不轻，需要在病榻上卧床养病。

阿拜的病榻在屋子正中的靠墙处。叶尔波勒、恰克和托葛建一同为他脱去衣服，扶他过去。他的腿还在打颤，刚迈了两步，几乎又要倒下。

阿拜的病来势很猛，病情在急剧恶化。

叶尔波勒的床紧挨着阿拜，临睡前他向托葛建表明了自己的忧虑：

“看来阿拜的病不是今天开始的，而是昨天晚上就发病了。之后又在风雪中颠簸了一天一夜。这能受得了吗？原来他一直在带病赶路。我是在到达这里以后，他摔倒时才知道的。但愿他很快康复！我真为他担心！”

叶尔波勒自己也非常累，但他没顾得休息，经心看护着阿拜。托葛建把灯捻小到婆婆屋里去了。但她一直放不下心。午夜过后，阿拜还未退烧，仍在昏迷状态中说胡话。阿拜的呻吟，托葛建仿佛隔着几道墙就听到似的。她悄悄走来，推开门。手握住发辫，轻轻走到床边，察看着阿拜的脸色。她感到阿拜的喘息声加重了，他还在受折磨。于是，坐在阿拜身边，把手掌贴在他头上。

入夜以来，阿拜始终在似睡非睡的昏迷状态中，好像还在受着暴风雪的困扰。周围仍有一股寒冷的白色气流。不知是雪，还是一件宽大的白色殓衣，不停地向前移动和滑行；猛然激起巨大的雪浪，把阿拜甩到高空。他刚翻过浪尖，又被摔倒在雪海深处。阿拜觉得他被一种冷冰冰的胶状物粘住了，好像是一股盘旋的风雪，又好像是深洞里一种发酵的酸性粘液。有时，阿拜觉得自己的手脚全

被捆住了，几乎要被吞没，可没有任何人来搭救。他挣扎地喊道：“我被吞没了、快抓住我……快救我！”这次依然是托葛建拼命地跑来站在他身边。然而，托葛建没有伸出手，她对阿拜说：“给我唱那支歌，那支为我创作的歌！”阿拜看着自己要被吞没，又不得不唱歌。可一时又记不起歌词，急得他不停地挥动胳膊，“是哪一首歌……是怎样开头的？”阿拜终于喊着醒来了。他看见托葛建正贴近他的脸，皱着眉头，观察他的脸色。阿拜以为这还是昏迷时的幻觉，又闭上了眼睛。眼前依然是方才的幻景。

……托葛建好像在等待回答。如果不给她唱歌，不但要失去她，阿拜自己也会失去生命。他在努力回忆。歌……但记不起托葛建指定的那支歌。“到哪儿去了呢？难道被我遗失了，丢弃了？”他依然在胡言乱语。有时他会问自己，“我是怎么啦？”看得出他非常为难。有时，又抬高声音，“歌在哪里？是为你……为你写的，可没有找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托葛建一直守在阿拜身边。她看着阿拜在病榻上翻来覆去，昏迷中在不停地寻找什么。

托葛建知道，阿拜在昏迷中讲的这些话都和自己有关。她感到五内如焚。有时摸着阿拜的脸，有时轻轻抚摸着阿拜的身子在安慰他。

“安静些吧！安静些吧，阿拜渐！别再找什么啦，别折磨自己啦！”

阿拜微微闭着眼睛，安静地待了一会儿，又开始折腾起来：

“……你不知道……她们不曾告诉你！……有！有一首歌！你等等，等等！别让他们拿走！我马上唱给你听！”他依然闭着眼，蹙紧眉头。有时，他在空中挥动胳膊，或抖动手指……有时轻轻低语，可话讲了一半又中断了，或者昏迷地张着嘴。

眼前依然是飞旋的风雪，依然是深洞里的黏液在吞没他……阿拜又惊醒了。嘴里喊着：“抓紧我！别放手！别把我卷走了，托葛建！”一睁开眼，又看到托葛建在身边。阿拜急忙说，“我就唱，就唱！”他想找到那支遗忘的歌，可又闭上眼睛，嘴里不停地嘟哝：“是怎么样？怎么又记不起来了！”可还是没找到。他皱起眉头在床

上辗转不停。

过了一阵，他痛苦地叫了一声：

“人世间，……人世间是怎样的？人世间‘对于我世上没有人比得上你；对于你，或许有人更比我理想……’”——吟完这句诗，阿拜蓦地坐起来“喔唷”一声喘了口粗气。一串串晶亮的泪珠，从他裸露的胸脯流了下来；一双泪眼直盯着托葛建。这时，阿拜好像刚清醒过来。他握住托葛建的双手，把它放在自己额头和眼睛上，随后又久久捂在他的胸口上。

叶尔波勒一直守在阿拜身边，无可奈何地听着阿拜胡言乱语。这时，见阿拜已清醒，他怕自己会妨碍这一对情人叙旧，便转过身去闭上了眼睛。

阿拜想趁清醒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他把自己的脸挨在托葛建的腮颊上，没头没尾地嘀咕起来：

“……我迷失了生活方向，我被无情的风雪驱赶到这里……倒在你身边了。我是在死亡边缘倒下的。正是你——我生命的主宰，命令我活下去的。”说完深深叹了口气，松开托葛建的手，倒在枕头上了。他显然又昏迷了，嘴里又在喊“风雪！又是风雪！带路！我冻僵了，摔倒了，被裹走了……别打前失，我的栗马，飞吧！噢！不是那个！”……这才静下来，没有再乱喊。

听病人喊“裹走了！”托葛建吓得哭起来了，她的心在不停地颤动。

是担心阿拜的病情继续恶化吗？是她预感到前面有什么不幸吗？是怕阿拜会死在这里吗？——也许这些都使托葛建感到恐慌，感到哀痛。在这悲怆的时刻，在接近死亡的瞬间，阿拜没有念叨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和孩子，却口口声声呼唤着托葛建。刚才昏迷中讲的一切，都是深藏在他心底的话，是他心灵的表白和多年来的向往。阿拜一直盼着有一天“能讲给托葛建，让她听到我的心声！这样死也甘心！”这是阿拜对托葛建的一声声问候，是他用心血呕成的诗。卡拉恰希曾把这首诗告诉托葛建。阿拜昏迷时未能记起这首诗的头两句，然而它早已成为托葛建为往日生活所唱的挽歌，深深铭刻在她的心里。

即使月亮和太阳同时闪光，
也不能把我阴暗的心室照亮；

后面两句，阿拜方才已经念了出来。它仿佛是太阳西沉时的寄语，是晚霞即将消失时的映照，是阿拜踩在死亡门槛上的吟哦：

对于我，世上没有人比得上你，
对于你，也许有人更比我理想……

托葛建用阿拜的手扞住自己的胸口，流着泪吻着他的手臂。

“亲爱的！这不应当是你的话，应当是我的！你是在表达我的心声。可憎的命运，为什么不让我在家乡死在你身边，却要活着拆散我们！让我早些死掉多好！”托葛建有述说不尽的哀痛。她一边呜咽，一边不停地拭泪。

又过了一阵，阿拜突然喊“渴，渴！”在病榻上辗转反侧。托葛建哭着抬起头，一双泪眼呆呆地盯着阿拜，竟没有理解阿拜的心意。

叶尔波勒虽然朝墙躺着，但并未入睡。他蓦地跳起来，从炉灶上给阿拜端了一碗水。阿拜抿了一口，润了润嗓子又躺下了。

“我这是怎么啦？看来病得很重！怎么会这样呢？身上也烧得厉害！”阿拜长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哼哼着喘气，呼出的气也是热的。

这一夜，阿拜是在昏迷状态中度过的。他在病榻上翻来覆去不停地折腾。托葛建和叶尔波勒只好整夜守着他。托葛建刚才因受到惊吓失声痛哭，天亮前还在断断续续地抽泣。直到人们都已睡醒，那边屋里的公婆也已起身，阿拜勉强合眼时，托葛建才悄悄从这里离开。白麻干别特起得最早。他看见托葛建脸色苍白，憔悴无力，平时的凝重与沉稳已无法掩盖内心的哀痛。她眼圈还在发红，眉头依然拧在一起。

阿拜在这里整整住了十天。前一周，由于他的病情不见好转，他的伙伴和这个阿吾勒的所有人，尤其是托葛建都惶惶不安。这个

阿吾勒的老主人叫奈满。有关阿拜一行寄宿的情况，是别人在当晚告诉他的。第二天早晨，除阿拜以外，所有来人都到奈满屋里向他致意，并向他婉转地说明了他们来这里的情况。接着，奈满夫妇探望了阿拜的病情，并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阿拜的病不仅使这个阿吾勒感到困扰，而且引起人们对托葛建的种种猜测和非议。最初，接待客人的两个年轻人，当时就对托葛建和阿拜的过分亲热起了疑心。第二天他们一再探问托葛建和阿拜的亲属关系，意在弄清他们是怎样的兄妹。当了解到托葛建和阿拜是一般的远亲时，他们一致认为“昨天的亲热和拥抱不是没有来由的！”

奈满家有一位受雇多年的老牧工叫撒得尔。他已经变成这个家庭的一员了。撒得尔一直睡在托葛建的外屋里。他把夜间看到的情况——托葛建如何守在阿拜身边，天亮时如何哽咽着走回去等等，全都告诉了那两名年轻招待和托葛建的婆婆。

从那时起，奈满夫人便取代了托葛建的招待事宜，亲自在孩子家里照看着阿拜。

奈满夫人身材修长，脸色发黑，显得有些冷漠。她叫来昨天那位小毛拉与自己一同照顾阿拜，并对阿拜说：

“你是库南拜大人的孩子，理由由我护理！我不是外人，和你母亲一样。孩子！你卧床期间我会细心照看你，亲自给你盖被、喂食的。但愿你能早日康复！”

阿拜一直不省人事，持续昏迷了三天。托葛建只能偶尔进来看看，而且不能逗留太久。她一进来，婆婆就要撵她：“亲爱的，去照看你公公，在大屋里待着，这里用不着你！”

又过了两天，这个阿吾勒外出的少东家——托葛建的丈夫阿克阔孜回来了。

阿克阔孜是莫特什家族中的大户。而莫特什属于托布克特部落一个特殊的分支。这个家族的人一般都是大个头，肩宽腰粗，皮肤微黄，长有一双秀丽的大眼睛。其中也有不少蓝眼珠、黄头发的老人和青年。阿克阔孜正属于这种人：个头高大，鼻孔朝天，蓝眼黄发，额头也显得宽大。年龄与阿拜相仿。他说话不多，性格内向，

看来比较稳重。

阿克阔孜的到来，没有改变这个家庭对阿拜的接待。只是托葛建再没有到这里来过。

这场大病使阿拜变得瘦骨嶙峋，浑身无力。一周后，阿拜的病情才逐渐好转，较为安静地休息和吃饭。这时，阿克阔孜已不再理睬阿拜的同伴们，表现得极为冷淡。这种状态引起了叶尔波勒和阿布勒哈孜的反感。看到阿拜病情好转，这家的老妇人正式向白麻干别特和恰克提出：

“阿拜的病情已有所好转。亲爱的，你们没必要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你们自己的家乡、阿吾勒离这里不远，可以沿路串亲戚、在朋友家做做客，顺顺当地回到家里去了。现在可以把阿拜交给他的母亲，让她亲自照看了！”这分明是要客人离开。这样又拖延了三天，阿拜终于决定回去。就在他们动身的头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托葛建亲自跑来叫醒阿拜，和阿拜告别。

阿拜醒来后，伸出手搂住了托葛建。托葛建轻轻移动着，从阿拜怀中缩回身子。

“阿拜！我只有几句话要说，我是来向你永别的！”

阿拜不想听到“永别”两个字，他打断了托葛建的话：

“亲爱的！你在说什么？你来要告诉我什么？”

托葛建推开阿拜的手说：

“命运没有让我们结合，假如这次相逢时，你身体健康……会是另一种情况。我在痛苦中挣扎着，盼望着，却盼来你带病的身体。我们终于没有摆脱命运的裁决。但我的心是不会变的。我不愿惹得自己的丈夫烦恼，可又要永远爱着你。我宁愿这样痛苦地抑制自己的感情，把这种圣洁的爱带进坟墓！我永远是你的恋人！我会吞着苦恋的泪水，走到生命的终点！”

阿拜非常理解托葛建的心意。

“该说的你都说了，这是你的、也是我的心里话。不这样，你哪能是托葛建呢！我若再继续纠缠，确实悖逆人情。我感谢你的苦衷，感谢你椎心泣血的临别赠言！”阿拜说完亲了亲托葛建的额头，随即双手捂住脸，低下了头。托葛建慢慢移动着脚步走了出去，后

面留下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关门声。阿拜一动不动地坐到天亮。有时淌着热泪呜咽，有时抽泣得心口打颤，仿佛柔嫩的树枝在风雨中抖动——这是命运的凄风苦雨，是生命在经受熬煎……

……这年冬天，阿拜一直住在阿克确库新盖的冬窝里埋头读书。从游猎回到现在，白麻干别特曾三次到市里去为阿拜还书，又从图书馆借来成褙裱的新书，不停地供应着阿拜需要的精神食粮。阿拜经常坐在阿克丽姆屋里宁静的地方潜心攻读。

阿克丽姆已不像从前那样打扰阿拜了。她知道丈夫在打猎的归途中曾在托葛建家里逗留过十天，但从未问过此事。她佯装着未曾听到，却把一切怨愤与嫉恨深深埋在心底。莎勒塔娜特留下的积怨还不曾消失，又增添了新的创痕——这一切无疑加深了阿克丽姆与阿拜的隔阂。阿克丽姆对阿拜的感情越来越冷淡。阿拜虽然不曾与阿克丽姆开诚布公地交换过意见，但非常了解阿克丽姆痛恨自己的原因。阿拜不能原谅阿克丽姆的严酷与冷漠，认为这是无法容忍的。他不想对阿克丽姆解释他与托葛建的关系以及他心灵的创伤，以求得阿克丽姆的理解。

这年冬天，阿拜是在沉默与痛苦中度过的。他的伙伴，他永远也不再分手的伙伴只有书本，也只有书本了！

五、山隘前

(一)

由于春天来得比往年早，四月初青草就覆盖了地面，怀孕的母畜已开始产仔。傍晚，出生不久的羊羔便跟着母羊在附近的山坡上漫游。在阿克确库过冬的多数人家还住在土平房里，只有艾克丽姆和她的牧工巴谢依、孜丽哈的毡房仍旧坐落在冬牧场边缘的草坪上。

跟平时一样，阿拜和白麻干别特刚坐在冬牧场后面长满酥油草的土墩上，几位照看小羊羔的邻居——白托日、白卡达木、达尔坎以及小毛拉也跟了过来。这些人人都知道，阿拜和白麻干别特一坐在这里，就要讲些有趣的故事。入春以来，他们每到傍晚都会习惯性地在这里集中。

从前，白托日住在库南拜的大阿吾勒里，因严重腰肌劳损长期卧床不起，生活陷于困境。阿拜让他搬到自己的身边，帮助他治好病，恢复了健康。布尔克特拜也是这样，以前健康状况欠佳，生活经常拮据，阿拜让他住在自己的阿吾勒，随时关照他。而白卡达木，过去和库南拜的其他阿吾勒住在一起，得不到任何照顾。于是请求搬到阿拜的阿吾勒来，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就连白麻干别特也是因生活没有着落，带着他的家人和许多兄弟来投奔阿拜的。如今已摆脱生活的重负，挺起腰杆，成了阿拜的好邻居。

阿拜不仅在经济上支持和帮助自己阿吾勒的邻居，与他们和睦相处，而且经常聚在一起谈心。

比如，现在谈得正起劲的并不是阿拜，而是白麻干别特。他面朝阿拜，开始讲一个长而有趣的故事。

“在莱顿市里住着一个叫荷兰的民族，那里有一处宗教裁判所……”

去年入冬以来，阿拜经常给周围的人讲述自己从小说中读到的有趣的故事。来这里听故事的有叶尔波勒、白麻干别特、小毛拉以及阿拜懂事的孩子阿布都热合曼、谷丽芭旦和马嘎什。十多天以前，阿拜给白麻干别特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内容是中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一段趣闻。白麻干别特记得很周详。他刚才讲的正是这个故事。

白麻干别特非常喜欢那些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只要听阿拜讲一次，他就可以记住故事里的众多人物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纠葛，而且能够原原本本地讲给他的邻居、牧工和客人们听。今年冬天，白麻干别特已经成为阿克确库和山庄一带著名的说书人，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从青格斯到斜米的广大地区。

刚刚坐下来的小毛拉和白托日很喜欢在此刻听白麻干别特讲故事。因为这时阿拜也在听白麻干别特讲述。对白麻干别特来说，这无疑带有某种测试性质，因而他讲得非常认真。也不担心有外人来干扰。即使中间有人插进来听，他也不会改变故事的情节，更不会重复已经讲过的段落。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的除年长的邻居外，还有许多孩子。已经成了青年人的阿克勒拜为了听白麻干别特讲故事，特意从奴尔尕妮木那边跑来。今晚还要住在这里。穆斯林文读得挺好的阿布都热合曼也喜欢听这类故事。马嘎什已经成为白麻干别特的一名用功的小学生了。他长得很端正，小鼻梁尤其可爱，阿吾勒的大人们都喜欢他。他总是认真聆听白麻干别特讲的故事。

太阳正在西沉。初春的晚风给土墩上的人们带来一阵阵寒意。然而，听故事的老人和孩子都聚精会神地望着白麻干别特，谁也不曾注意到急剧的马蹄声。当飞驰而来的骑手跳下马站在土墩上时，人们才扭过头来看他。

来人叫阿斯勒拜，是吉迭拜大阿吾勒的邻居。他是从市里跑来的，栗色马已被汗水浸透。阿斯勒拜向在座的几位长者致意后，又礼节性的询问了阿吾勒的一些情况。当他要讲述从市里带来的消息时，白麻干别特也中断了他讲述的故事。阿拜问来人：

“市里有什么消息吗？”

阿斯勒拜给大家宣布了一条特大新闻：

“你们是不是听到了？市里的头条消息是皇帝晏驾了——就是当今统治我们的那位沙皇晏驾了。他不是寿终正寝，而是被人枪杀的！”

小毛拉一听到这消息就翕动着嘴唇念了一段经，接着又抹了抹脸。白托日老汉虽然不明白小毛拉念经的内容，却也跟着抹了抹脸。

阿拜似乎被惊动了，他紧逼着问道：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人讲的？他是什么时候被杀的？”

阿斯勒拜讲得很不具体，只说出个大概情况：

“已经被杀一个多月了，斜米市里的人都这样讲，凶手也被逮捕了。连皇储都已经登基了，还要老百姓宣誓效忠新沙皇。算了吧！反正市里的人都在传说这件事，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听到沙皇被杀的消息，阿拜立即想到了他的朋友米海依洛夫。阿拜心里琢磨：“是啊！米海依洛夫这类人的活动绝不是一般的。他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是成大事的人。这种人不会永远被监禁和流放。他们应当有一个震惊俄罗斯的举动，也许正和我想的一样！”阿拜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肯定这话是有来由的，而且确信这件事不是普通人干的。不过，阿拜没有作声。白托日、达尔坎、甚至天真的小毛拉都认为刺杀皇帝是个极不正常的现象。人们都在谈论各自的看法：

“咳！这是怎么回事？过去是按皇帝的旨意处决老百姓，想不到还有人刺杀皇帝！”

“莫非这人心里长着犄角，不然他怎么敢下手？”

“我想这个人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虽然他本人不是皇帝，大概也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也许他自认为不比皇帝差。不然，他为什么非要跟皇帝作对，跟什么人较量不行？”

在这些人里没有谁为沙皇的死伤心。他们只是有些好奇，想知道是谁枪杀了沙皇，是如何刺杀的。这时小毛拉想发表他的高见：

“教规要你服从管辖你和你那些骨肉同胞的统治者。不论他信仰什么教，皇帝总是至高无上的。这次的事件是很不幸的，也是令人痛心的。这不是好现象！这不正说明人在变坏吗？我没有在任何

书本上见过有哪个朝代的皇帝是被老百姓杀害的。这是到世纪末日或混乱的年代才会出现的现象。”

阿拜正在思考，只听到小毛拉最后的两句话。他站起来笑着说：

“小毛拉！哪里有强权，哪里就有反抗。你理解其中的哪些道理？你坐在这儿，怎么能知道开枪射击的人是怎样被激怒的？他心里积压着多少仇恨与痛苦？”说完，慢步朝阿吾勒走去。途中顺便向白麻干别特吩咐：

“白克，你明天要到斜米去。看来这消息不能听听就算了！你带着我的信到市里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第二天白麻干别特带着阿拜的信动身了。连去带回只用了三天时间。他把阿拜的信交给米海依洛夫，随即带来了回信。同时为阿拜带回成褙褙的新书和斜米将军办公室编撰的《斜米州报》。

米海依洛夫的信并不太长，不过已经证实的消息都写在里面了：“3月1日下午一点多钟，沙皇正在向彼得堡冬宫散步走来时，被等在路旁的人击中了。回到冬宫后，因伤势严重当天下午就去世了。据说有几名刺客被捕了。这消息不会是假的，因为就在3月8日夜晩，已由内务部长罗里斯·梅利科夫伯爵通过电讯向整个俄罗斯民众作了通告。另外由外交部长吉尔茨向其他国家的皇帝作了通报。”

米海依洛夫还告诉阿拜，斜米地区已根据草原总督命令采取一系列措施：斜米州长于3月2日召集斜米市城防部队、市府官员为死去的沙皇召开了追悼会。接着让全体官兵、在职官员宣誓效忠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信的末尾，米海依洛夫告诉阿拜，他自己已被密令革除公职。此外，还写有这样一段诙谐的文字：“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你看，世界上正在发生这样的大事，难道这一切仅仅靠白麻干别特转达给您就可以了吗？无论阿克确库如何使你留恋，亲自到市里来听听这些消息也许不会没有好处！”

有关沙皇逝世的消息，斜米地区惟一的《斜米州报》所作的报导，也没有超出米海依洛夫信中所写的内容。阿拜感到奇怪的是：遇到这种情况，那些趋炎附势的奴才会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咒骂

肇事者。这次的沉默是当官的碰壁了呢？还是被皮鞭抽在眼上晕头转向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遇到了灾难？

第二天阿拜和白麻干别特坐着两匹马拉的皮包车向斜米急驰而去。路已经干了，没有泥沼和水坑影响他们赶路，天气也凉爽宜人。风沙和尘土还不曾入侵早春明朗的天空。路的两旁已长满酥油草、艾蒿、早开的野花和刚刚发绿的绣线菊。阿克确库和斜米之间逶迤的山梁、平川与小溪以及沿途的水泉、池塘已被绿茸茸的草毡裹住了。只有一阵阵微风从马车两旁轻轻掠过。

白麻干别特喜欢快车而行，不习惯在路上慢腾腾地向前挪动。这两匹黑鬃黄骠马是他一冬亲自喂养照看的，一直盼着找机会来显示它们驾车的风姿。此刻这两匹黄骠马正在辽阔的绿野间飞速驰骋，使车上的行人感到心旷神怡。只有山路的沙砾偶尔随马蹄的甩动向路的两侧迸飞。

白麻干别特坐在阿拜身旁，一边挥舞长鞭，一边讲述着上次开头的故事——小说《黑暗世纪和玛尔塔》的部分章节。

这部小说的情节极为曲折。讲的是一位品德高尚、宗教信仰与皇帝各异的青年狄克的故事。小说的人物还包括一位正直、勇敢、信仰与狄克相同的英雄——红胡子；宗教审判所狡黠而贪婪的女探子切尔尼维克——黑暗世界；还有与她终身为敌的女强人、狄克的救援者和保护者之一——足智多谋的玛尔塔。莱顿市严酷的宗教审判所一直在跟踪、追捕狄克和红胡子。而控制宗教审判所的却是一些无知的学徒与苦行僧。这部小说歌颂了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高尚品德。歌颂了月色水波般纯净而温馨的爱情以及青年人的向往。揭露了满口不离苍天，每天使许多人流血，制造火狱冤情的宗教头人和酷吏。鞭挞了死牢般可憎、无情、邪恶的‘黑暗世纪’。白麻干别特如今已经能够站在说书人的高度，有批判地讲述故事的人物和情节。能够让每个人物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以及受教育的程度，按自己的语气在书中讲话。无论小说的内容何等错综复杂，他都能够遵循情节的发展，讲得井然有序，引人入胜。

自从说书的脚本转向小说以后，白麻干别特已很少讲哈萨克民间故事。波斯的《四十只鸚鵡》、土耳其的《巴合塔亚尔》以及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过去说书用的这些脚本，都是自己的学习教材。近年来，他的兴趣已不再是这些。如今他已经成为学者式的说书人。他在向听众暗示：要听就听我现在说的这些！如果要抬举我，也请用这些来抬举。

白麻干别特正在讲的东方故事还有：《鲁斯塔姆》、《加米希德》、《夏尔坎》、《三个盲人和赛地巴塔勒》。他正在讲的哈萨克民间故事有：《叶德力—加依克》、《麝苑》、《英雄托斯提克》。以上这些已成了白麻干别特固定的、不会忘记的选本。他讲故事一般从晚上开始，一直讲到晚餐肉煮熟。吃过晚餐后，再继续讲五、六个小时，到第二天早餐时才结束。除前面提到的那些故事外，白麻干别特还和阿拜共同挑选了欧洲及俄罗斯的一些小说作脚本。据白麻干别特讲，最精彩的要算《彼得大帝》了，还有《索哈梯》及《杜布罗夫斯基》等。接下来是描写从白人居住区到野人居住区的《路易》或是《纯洁的心》以及《美洲豹》、《跛脚的法国人》，现在又新添了《黑暗世纪和玛尔塔》等等。而且书目还在逐渐增多。

白麻干别特没有进过学校，更没有学过俄文。不过阿拜经常把自己看过的精彩小说讲给他听。有些作品，对白麻干别特的思想意识、素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他的性格和气质可以看出，他与一般的哈萨克人有着明显的区别。阿拜认为，白麻干别特从这些作品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现在已成为这一地区公认的学者——一位与众不同的、不曾读过书的学者。

白麻干别特有一双浅蓝色的、敏锐的大眼睛。眼睑略显阴沉，鼻梁高，鼻端略向下弯，刚长出的黄胡须几乎盖住了他的双颊。阿拜有时会觉得他和其他哈萨克人不太一样，即使现在，阿拜也觉得白麻干别特不像哈萨克青年，倒像是来到自己身边的其他民族的挚友。当白麻干别特描述红胡子搭救狄克的勇气及忘我精神时，阿拜会为白麻干别特的神采所倾倒。正如红胡子具有完善的人格，能为朋友舍生取义一样，有时阿拜也能从白麻干别特身上看到这种磐石般牢固的友谊。

阿拜一直这样器重和赞赏白麻干别特的才干。

在额尔格孜拜家族中，甚至在整个托布克特部落里，还不曾出

现过白麻干别特这样的人才。阿拜向他转述过的那些有教育意义的小说，使他变成一个特殊的、新式人物。他为人诚实、耿直，宁肯掉头也不愿歪曲事实而讲假话。尤其令阿拜宽心的是，白麻干别特从不在人们中间传闲话，挑起是非。内部的事，他绝不对外讲。在这方面，甚至阿拜最亲的弟弟和妻子也比不过他。今年冬天艾克丽姆曾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对阿拜的机密白克会守口如瓶。有一次我问他，‘今天早晨阿拜对马嘎什讲了些什么？’他回答的是‘噢，我怎么会知道！你去问他本人！’他连这也不告诉我。他对阿拜的话封得这么严，甚至认为‘把父亲对孩子讲的话告诉给孩子的母亲也是背逆行为’。”这是艾克丽姆对白麻干别特的看法。她对人的判断一向比较准确。这时，阿拜又想起艾克丽姆的另一段话。

“关于俄罗斯的情况，白麻干别特是通过你了解的。他了解得很多，体会也深，甚至他的性格都快变成俄罗斯人一样了。他说话、做事不会像哈萨克人那样拐弯抹角。不管你是死是活，该讲的他会毫无保留的讲出来。我想，俄罗斯人中也只有那些坦率、正直、清白的人才会这样！”阿拜一面在想白麻干别特身上正在形成的这些特点，一面想着自己从俄罗斯书籍中接受的教育——他还是第一次这样系统地考虑这个问题。

阿拜心里想……白麻干别特我们两人不仅仅是阅读和谈论这些小说，而且是在受教育。不过白麻干别特比我年轻，接受能力要比我强。我们所受的教育，也许在他身上体现得更多些。那么从他身上不是可以看出我的一半形象吗？这么说，他可以作为我的一面镜子，从中看出我的品格在与民众接触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但阿拜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这位朋友。阿拜担心这会引起白麻干别特的误解。因此，他一路上都在耐心地听白麻干别特讲述那些连篇累牍的故事。等到一个故事讲完，阿拜照例把故事里的人物——如狄克、红胡子所讲的一些隐晦的或有意义的话，用简洁、明确的语言解释给他。

阿拜和白麻干别特不停地走了一天。只是午后到了库许克拜才吃了些自带的干粮，让马啃了些草。晚上，当人们将要就寝时，他

们才赶到特尼别克的家。当他们的马车停在特尼别克门前时，白麻干别特那些讲不完的故事才勉强收尾。

米海依洛夫像接待渴望已久的朋友，热情地接待了阿拜。沙皇遇刺后，他已被解除职务，在家里赋闲。这次他们的会晤显然比过去频繁。白天、晚上都要碰头。每次谈话的时间也比过去长。第一次见面时，米海依洛夫已向阿拜透露了信上不曾讲到的许多消息。因为已到四月初，对彼得堡事件后的局势变化，米海依洛夫已有所闻。他给阿拜告诉了刺杀沙皇的集团是由哪些人组成的；震动沙皇宝座、为民众事业牺牲的五位年轻人是如何在4月3日被处决的。他把当天在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校场绞死热列亚波夫的情况以及不久前被处死的俄罗斯女英雄——年轻姑娘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的情况也告诉了阿拜。

米海依洛夫已感觉到沙皇政府对3月1日的事件极为惊恐。他嘲讽地指出了在3月4日公布的皇宫紧急情报中，竟流露出过去不曾用过的语气。公报上面这样写着：“不能不考虑民众关心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米海依洛夫在给阿拜阅读那张公报时诙谐地说道：

“这里面竟有‘社会的’一词，这是皇室过去从不曾用过的。皇帝遇刺的第二天，在官府文告中就出现过这种词。虽然只有一个，也可以说明俄罗斯的沙皇宝座是不稳固的。看来，革命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惊和恐惧！”

阿拜认真而又关切地提出了许多问题。过去和米海依洛夫相会时，类似这种问题谈得很不深。而这次刺死沙皇这样的大事，不能不使阿拜喊出：“俄罗斯革命的力量和声势，人民的毅力和进取精神都是无法估量的。”与此同时，在阿拜眼里米海依洛夫更显得与众不同。他是一位令人非常敬佩的特殊人物。此刻，阿拜已不担心自己提出的问题会让对方感到浮浅，只希望这些都能在米海依洛夫这里找到答案。他问道：

“如果皇室真的感到恐惧，为什么不给流放中受苦的公民——比如您这样的人减刑呢？斜米地方当官的不是也应当另眼看待您吗？可州长却把您从办公室开除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米海依洛夫微笑着伸开两个手掌。他没有正面回答阿拜提出的问题。

“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斗争发展到这个程度，各集团内部会产生许多错综复杂的、解释不清的纠葛！”坐了片刻后，米海依洛夫才笑着说。接着，他对阿拜提的问题作了简短的回答。

“我不是像其他有权势的官吏那样被派到这里工作的。我是被流放到这里、时时受警方监视的人。让我工作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处于无奈。在您所处的这个州里，念过书的、有知识的人并不多。彼得堡方面曾命令这里的将军建立统计委员会。而什么是统计？什么是计算呢？这需要科学方法，需要按它本身的规律开展工作。一句话，按我们俄罗斯人的说法，“要懂得配餐，懂得如何享用猎获物”。可这个城市里找不到这样的官吏。我在大学读书时，非常注意这方面的学问，也曾研究过统计学。因为本地区没有什么人懂得这项新业务，只好把我安排在这样一个权力小、工作繁重的岗位上。我只是不愿闲待在家里，才接受了这项工作。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我有这样一个癖好，这也许是我生长的环境所养成的。就是说无论对生活的、经济的还是科学方面的问题，不管我自愿或是不自愿，只要着手研究它，我总想专心致志、深入地去了解。为了开展统计业务活动，我已经积极投身到这项工作中，而且收集了您这个州在经济、能源、人口以及其他方面的准确数字，并着手进行科学分析。可一纸公文就解除了本来就不被信任的米海依洛夫的职务。不过，即使离开了这个岗位，我也不会抛弃这项工作。也许我会为您的人民所生长的这块地方会做出有益贡献的！”

这方面的话到这里就结束了。过了一会儿，又提起方才的话题，也就是那些他极为重视和感兴趣的话题。或许他又想起了什么，竟兴致勃勃地讲开了。

“我不是革命队伍里的重要人物。我还没有成熟就遭到迫害，年轻轻的被流放。一个刚参加革命、只有二十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能有多大能量。沙皇政府也没有把我们这种人当作打击的主要对象。这使我感到幸运。我有机会在以后的岁月中结识更多的革命者——思想教育方面的领导人。那个敢于肉搏的、刺杀皇帝的集

团，也都有了自己的领导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的，所有革命者并不完全相同。但不论我们中间有多少派别，然而在十五或二十年前各种社会团体刚刚形成时的那些年轻人都曾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听说正在西伯利亚边远的雅库梯地区——维柳伊斯克那个鬼地方流放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沙皇遇刺后已被遣返。您来得正是时候，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遣送到阿斯特拉罕的消息，我是从今天收到的信中了解到的。是的，像我这样的多数犯人是不会得到赦免的，而且肯定会对我们施加压力甚至加重刑讯。但您如何理解这个事实：正是在这个恐怖时刻，俄罗斯解放思想最有影响的鼓动者却得到赦免——虽然减刑的幅度很小。恰恰从这里泄露了这样一个秘密，即雷沙科夫的炸弹震慑了沙皇的宝座。

阿拜仿佛也为米海依洛夫感到幸运。

“耶甫盖尼·彼得洛维奇！如果前面的领导人能得到赦免，那也可能一批、一批地轮到你们头上！”

米海依洛夫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我只是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感到高兴。应当看到，这不是真正的赦免。民主思想如今已被俄罗斯的大部分群众所接受。沙皇政府正因为了解到这一点才不得不做权宜之计。不要把这当真，这是在耍花招，是在愚弄和欺骗民众而已！”

在谈到这一话题时，米海依洛夫又讲了一个阿拜不太理解的问题，使他感到惊讶。阿拜一直认为反叛思想的主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刺杀沙皇的主谋。而米海依洛夫却说：“沙皇被杀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无关”。

阿拜紧跟着问：

“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可他的思想和言论不正是引起这次事件的原因吗？”

米海依洛夫比较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关键就在于您所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和言论都与刺杀皇帝无关。可以说毫无关系。而刺杀皇帝的团体并没有准确地理解和贯彻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倡导的革命思想。他们的理解有偏差，也不全面。他们的活动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及所指的方向是不符

合的。”

米海依洛夫已经讲清了。暗杀活动、即使是刺杀皇帝也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指引的道路。因为一个皇帝被刺死，会有第二个皇帝继位。这不是消灭沙皇制度的道路。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教导，在与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应当吸收广大群众，吸收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参加。米海依洛夫还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俄罗斯体力劳动者所写的传单——《向农奴及他们的朋友致敬》。车尔尼雪夫斯基鼓吹农民举起斧头和沙皇制度进行斗争。他指出：“奴役农民的是俄罗斯的贵族。1861年沙皇宣布要解放农奴。实际上只是个骗局。沙皇不是人民的皇帝，而是贵族的皇帝。他只知道为贵族操心。广大的人民群众、劳动者们！沙皇在欺骗你们！”米海依洛夫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已背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的传单。米海依洛夫并为阿拜背诵了对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段：“沙皇在进行欺骗，他企图诱惑你们。他本身就是大地主，难道不是吗？你们是众多地主的奴隶。而地主又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正是依赖众多地主支持的大地主。因此，沙皇当然要站在地主方面。”还有一处是这样写的：“如果真的给人民自由，一切事都应当由人民做主，众多的官吏必须听从人民，任何人也不得蹂躏农奴。”车尔尼雪夫斯基还说过，当广大群众愤怒地举起锋利的板斧与地主、沙皇制度进行斗争时，他们才算睁开了眼睛。否则单凭四个或五个人杀死皇帝，除掉部长，也只能算是脱离广大群众的、微不足道的一桩小事。

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应当在人民中寻找力量。阿拜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应当唤醒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让他们自觉地向暴力和罪恶的宫廷开展斗争。这才是真正关心群众的人所肩负的职责！

阿拜觉得还有许多使他感兴趣的事没有谈到。他希望米海依洛夫谈谈那些俄罗斯儿女反对沙皇的斗争过程和遭遇。虽然米海依洛夫被流放到遥远的边区已经多年，但却像一名博闻强记的历史学家，非常熟悉俄罗斯境内反对沙皇的各种力量和人物。他耐心地向阿拜介绍了许多人的情况与经历。在今天的谈话中，阿拜还了解到他这位密友自身的一些情况。反对沙皇的组织并不少，但米海依洛

夫并不一味地支持所有这些组织。虽然他孤身一人被困在偏僻的地方，虽然由于各种艰难险阻不能到内地参加活动，但他的思想倾向、生活支柱与追求，甚至照耀他生命的光辉似乎都在那边，属于那边的组织。更明确地讲，他惟一的信仰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道路。尽管如此，他还是按照阿拜的要求，给他介绍了各个反沙皇组织的活动情况。

在这次会晤中，阿拜还要求米海依洛夫告诉他，反沙皇思想是何时在俄罗斯产生的。为了便于接触，阿拜已经和白麻干别特一道搬到河那边克里木的家里。这时，河弯小岛的丛林刚披上绿装。两位知心朋友有时沿河岸散步，有时，划着小船，登上米海依洛夫家对面的“上校岛”，在那里无所顾忌的畅谈。

米海依洛夫向阿拜介绍的情况，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采。

虽然米海依洛夫比阿拜只大四岁，但他亲自参与和耳闻目睹的事件，对阿拜来说都是新奇和稀罕的。虽然这些还没有写成文字，但按阿拜的说法，是永远也写不完的、精采的史诗。他甚至说：“比作史诗也不太确切。因为一般的史诗里只有一位英雄人物，这里的英雄人物却是无数的。而残害人民的祸首更是具有千年经历的魔鬼——握有最高权力、披戴黄金衮冕、统治整个大地的皇帝。”

按照阿拜的要求，米海依洛夫给他讲解了反对沙皇制度的最早的历史。从普希金开始，依次讲到别林斯基、赫尔岑。他说，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领导下，运动又重新开始了。他还讲到卡拉阔佐夫是如何行刺沙皇与被判绞刑的，也讲到其他同伴们的悲惨命运及惨死的情况。卡拉阔佐夫集团的领导人伊休京，两年前在西伯利亚一个鬼地方的流放中，因严刑拷打导致精神分裂，最终被折磨致死。卡拉阔佐夫是4月8日被绞死的。他是皇帝刚下马车时，走到马车前向皇帝开了枪的，但没有击中。阿拜说：“这太不幸了！”而他的堂兄，即他们的领导人伊休京被捕后受尽了精神及肉体方面的严酷折磨。

阿拜还了解到沙皇在彼得堡、西伯利亚都设有死牢。像什利谢尔布哥监狱、阿列克谢耶夫古堡及伊尔库茨克的亚历山大中心都是

杀人不见血、不用绞索就能使人窒息致死的地狱。

阿拜认为，拿杀人当儿戏是人世间最野蛮、最残酷的行为，是一种兽行的发泄。

米海依洛夫讲的第二个情况，简直使阿拜震惊。

在米海依洛夫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普通人，而是人民群众敬爱的导师。可他也同样遭受到带有污辱性的惩罚：1863年5月31日在彼得堡梅亭广场，在成千上万群众面前，对他使用了野蛮的酷刑。

米海依洛夫说，他第一次被流放也是在这段时间。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事件大约是他被捕后的第二年发生的。

这次谈话以后，阿拜怀着对米海依洛夫景仰的心情，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安德列依。这时，安德列依又向他透露了有关米海依洛夫一段鲜为人知的事迹：

“米海依洛夫是醒悟较早的有觉悟的公民。他刚满二十岁，就被认为是出色的革命家。他家里所有的亲人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梅亭广场事件中，有一个特殊情节。米海依洛夫却不曾告诉阿拜，他显然是有意隐瞒的。话说到这里时，安德列依问：

“米海依洛夫是否告诉你，车尔尼雪夫斯基受刑的那天他姐姐做了些什么？”阿拜说他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任何情况。安德列依心里想“怪不得呢！”他显然赞赏米海依洛夫的个人修养。于是，微笑着对阿拜说：

“那么让我告诉你！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判决刚刚宣布，一位少女从围观的人群中走出来，把一束鲜花扔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脚前了。她抬高嗓门喊了一声‘再见了，我的朋友！’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她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沙皇的官吏、刽子手、守卫人员的逼视中从容不迫地把花束放下的。这是在向沙皇示威，‘你们给他判了死刑，可所有的年轻人都会珍惜他踩过的土地。’这是个意义极为深刻的举动。那位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献花的姑娘叫玛丽亚·米海依洛娃，她就是你那位米海依洛夫一母所生的姐姐！”

这消息使阿拜格外震动。他真想不到，全俄罗斯胆识超群的惟一女杰竟是自己朋友米海依洛夫的姐姐！

阿拜这才想起，米海依洛夫在谈到自己时，从未表示过他曾“这样做过！”每次谈到为人民所做的贡献时，米海依洛夫总是赞誉别人，不提自己，仿佛他只是一名普通群众。要提，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句。

离开安德列依回家时，阿拜的心思已完全转向米海依洛夫。

在阿拜看来，米海依洛夫的才能完全可以胜任一方的领导，成为一名出色的带头人。他推崇的那些人如卡拉阔佐夫、热利亚波夫、佩罗夫斯卡娅等所做的事，阿拜认为米海依洛夫也做得出来。阿拜确信，如果生活和斗争需要他那样做，他会做得与热利亚波夫一样。

阿拜心里琢磨，如果米海依洛夫是这个集体中的一个不知名的普通成员，那么这个集体的进步性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何等有力、有影响、有进取精神的一代人啊！在他们身上肯定凝聚着大象般的韧性与毅力。

在下次会晤中，阿拜希望了解米海依洛夫本人的经历，诸如他被流放的原因等方面的情况。

在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阿拜又站在额尔齐斯河畔那幢矮小的平房前，轻轻敲了敲仿佛是自己课堂的小门。前来开门的女佣人——喜欢唠叨的多姆娜大婶不知跟什么人吵过嘴，搭拉着脸。可当她开门看到阿拜时，却和自己的主人米海依洛夫一样满脸堆笑地说：

“原来是你，我的阿拜！进来，快！你的朋友在等待你呢！”接着又唠唠叨叨地说了起来：

“……我还以为又是那个老狗东西，纠缠着我不放，直搅得我头疼！那老狗还说，‘你那老爷是西西里分子，’而且还逼着我问，‘谁常到他家里来？他常到哪里去？他喝什么，吃什么？’不但是这些，他还让屠夫的胖婆娘科诺瓦利哈监视我上街时的行动。那胖婆娘也向我提出那个老狗提的问题，还问我‘杀死我们皇帝的西西里分子还要杀什么人？他们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吗？你在他那里干活儿怎么也不害怕呢？’她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消息。这都是那个老狗东西的主意，老黑狗！”

多姆娜让阿拜在外间屋小坐。她自己还在气呼呼地嘟囔着。阿

拜已经脱掉外衣，微笑着听她絮叨。这位憨厚的老太婆讲的确实是心里话。阿拜也知道她骂的“老狗东西”是指市区的老宪兵谢兰蒂。他虽然负责监视米海依洛夫，但他的做法很笨。他为了从多姆娜嘴里获得情报，已经在这幢房子周围转了四十多天。然而对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米海依洛夫却了如指掌。米海依洛夫经常微笑着听取这位老宪兵如何纠缠多姆娜，多姆娜如何给予回答等有关细节。这种不怕死、不怕威胁的、从容的微笑，使米海依洛夫在多姆娜老人的心目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此刻，当多姆娜正在嗤笑谢兰蒂时，米海依洛夫已站在客厅门前，向阿拜悄悄点着头听多姆娜讲话。阿拜崇敬地望着这位慈祥的老人，问道：

“多姆娜大婶，好像今天谢兰蒂比别的日子纠缠得更厉害。刚才您又碰到他了吧？”

“那还要怎么样呢？”

“碰到他本人了吗？”

“没有碰见他，碰见了那个女邻居西多里哈。方才我去额尔齐斯河漂洗衣服，她也提着水桶到河边去了。她也问起谢兰蒂问过的那些坏话。都是些不害臊的、刁钻的骗子！”接下来的话是说给阿拜和米海依洛夫两人听的。她又着腰，望着阿拜说道：

“不光是问耶甫盖尼·彼德洛维奇，还要了解你的情况。她问我：‘那个哈萨克人为什么常到你们这里来？你的那位米海依洛夫老爷是不是也向哈萨克人传播反基督的学说？’还胡扯什么‘米海依洛夫夜间坐那么久，是在写什么呢？还是在制造炸弹，准备再炸毁什么地方呢？’我洗完衣服回来时，路上又遇到那个老狗东西。他还是那些话，‘米海依洛夫多给你钱，不让你说出他干的事吧！可你是信仰上帝、常到教堂去的老实女人，他这不是害你吗！你竟然为他保守秘密，这是在包庇反宗教、反上帝、反皇帝的坏人。你应当在夜间从门缝里观察他的行动。那种人就是在梦里也要干坏事，嘴里一定讲反对皇帝和其他坏话的。你把那些话记住告诉我吧！’我对他说‘你有老婆，有孩子，自己又这把年纪。与其像爱传闲话的女人那样到处搜罗别人隐私，还不如向上帝忏悔呢！与其平白无故地陷害好人，还不如去死呢！我看你就是不愿做正当劳

动，却愿像只猎狗翘着鼻子到处搜寻。你儿子能说他有父亲吗？你老婆能说她有丈夫吗？呸！太可耻，太下贱！有你这样的丈夫还不如死了好！’可这个老酒鬼又想出新点子，恬不知耻地说，‘明天复活节你要到教堂去，神父基普里安会问你替坏人做了哪些事。我看你敢不说！那时候你再瞒着不说，所有的基督教徒会向你脸上吐唾沫。你待的地方不好。你这个老骨头架子会死无葬身之地。你本身就不是个好东西。你和西西里分子混在一起做什么？他们会把你留在自己习惯的流放地不再管你。那时候你只能在外地逃荒，城市里不会有你待的地方！’你们看到这个老狗东西了吗？”说到这里，她又瞧了瞧正在静听她说话的米海依洛夫。

多姆娜·法捷耶夫娜拖着劳累的腿走进了里面的房间。她最后这几句话，仿佛引起米海依洛夫的忧虑。他的两道浓眉搐动了一下，接着轻轻咳了两声，默默地来回踱着步。但很快平静下来，恢复了平时的开朗与潇洒，坐在阿拜旁边的沙发上。

阿拜觉得现在是提出问题的比较适当的时刻：

“耶甫盖尼·彼德洛维奇，我可以向您了解一下您被沙皇政府流放的情况吗？”

米海依洛夫坦诚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在大学读书时，米海依洛夫曾和他姐夫舍尔古诺夫一起，在彼得堡宣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他在带领大学生参加大规模的游行活动时被捕入狱，第一次和一位朋友被放逐到彼得罗扎沃茨克。在那里刚待一年，由于彼得堡领导人和其他朋友的建议，两名被流放的大学生联名给沙皇写了一份申诉书，要求给他们减刑。米海依洛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才知道这份申诉书导致的后果。听说皇帝在彼德罗果沃别墅休息时，当着一位将军的面阅读了两名学生的申诉书。据那位将军说，皇帝看完申诉书的第一页时，已有意宽恕他们。当时就曾表示：“还年轻，还不曾彻底背叛。已经服刑一年多了，可以考虑放他们回去。也许他们会悔改。”不料皇帝翻开申诉书的第二页时发现结尾处有几滴墨迹。可能是写申诉书的一位用舌尖舔脏了信纸。皇帝当即甩掉申诉书，气愤地说：“不能放他们回来，要把他们赶到更远的地方去！”原来年轻人因一时疏忽滴在纸

上的墨迹，在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眼里，竟变成了反抗和亵渎行为。米海依洛夫二人的罪名也由此加重了。米海依洛夫特地向阿拜介绍了自己这样一段哭笑不得的历史。在陈述这一过程时，他同样表现得十分镇静，甚至带着诙谐与讥讽的语气。

讲到这里，米海依洛夫向阿拜第一次吐露了郁积在他心里的一些隐情。

“这不，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这里的宪兵头目把我看作要刺杀第二位皇帝或者在本省省长卧室下面挖洞的危险人物。如果不是早年遭到迫害，也许我也会有不寻常的举动。二十年前和我同时代的俄罗斯青年所受的教育及他们的追求都是很高的。那是一支能够催毁一切的力量。我们都在向那个中心汇集。如果我当时能继续在彼得堡待五年，争取大学毕业，我不会仅仅用一份申请书去惊动前几天被热利亚波夫刺杀的那位皇帝，而会用更有效的行动去冲击他。也会给民众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我们的集体被粉碎了，留下来的成员已分散到各地。我独自一人也像飞蓬被风吹到了人迹罕到的地方。是的，虽然我们被驱散了，但反沙皇的势力并不曾减弱。从3月1日的事件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力量。他们对沙皇的仇恨正在增长。不过，我本身并没有加入那个复仇组织。我只是边远地区的一名抗议者。也许我不应当这样。您以为如何？您一直把我当作俄罗斯社会思想、革命斗争的带头人。这表现了您对我的友谊，深厚的友谊。但实际上，我只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普通成员！”

阿拜的看法并不是这样。他下面的一段话颇使米海依洛夫感到意外。

“俄罗斯的这一代人是幸福的。不错，他们吃的苦是不少，忧患也多。但我好像看到了俄罗斯人的黎明已经临近，黑夜即将过去！”

“这是为什么？您是根据什么作出这种判断的？”

“一个民族可能因遭到部分人的污辱、蹂躏而哭泣，假如能有更多的人宽解与抚慰它，能认为这个民族不幸吗？我所说的有更多的人，根据是您方才那段话里提到的‘一名普通成员’。耶甫盖尼·彼得洛维奇！如果您仅仅是忧国忧民者队伍中的一名普通成员，

那这个队伍的整体力量会是怎样的呢？看来您对这个队伍中的成员刺杀皇帝并不感到满意。如果有一天，这个队伍全面展开活动，那它的成功又意味着什么？那将是哭泣的民族真正看到新的、光明的时代。我说俄罗斯人民幸福，指的正是这个！”讲到这里阿拜停了片刻，接着又说，“与幸福无缘的、多难的民族不是俄罗斯，是我们！是我的民族……是捂在毡子下面、不见天日的哈萨克民族！”

今天所谈的是阿拜和他这位朋友经常探讨的重大问题。今天的谈话已明确显示，米海依洛夫为本地区的前途进行着深刻而长远的思考。

米海依洛夫认为，哈萨克民族前进的路上有阻力，也有助力。摆脱阻力和取得助力都不是容易的。阻力来自本地区的官吏和幕僚。他们是一群除了官衔、受贿以外什么都不懂的白痴与蠢货。他所说的助力是俄罗斯的科学技术。然而它的内容与规模对今天的哈萨克人还很陌生，似乎还是个谜。今天的哈萨克一提到俄罗斯人，就会想起谢兰蒂、谢尔盖等人，或者刁县长一类与民众为敌的冥顽人物。不过阿拜正在加深对他们的认识和理解。在俄罗斯人民内部，还有不曾揭开的秘密。那是它奇异的、珍贵的财富。这里所指的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可供各国人民阅读和参考的经典作品；能代表人民优秀品格、气质、为世界所公认的思想领袖等。然而，这一切对今天的哈萨克人来说，却显得那样陌生、遥远和深奥。这里的解决办法只有两个。落后民族中像阿拜这样醒悟较早的代表人物，应当从俄罗斯的文化财富中寻找和汲取营养。每当米海依洛夫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时，阿拜也总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他对我们哈萨克这样正在觉醒的民族会作出什么指示？会指明什么方向和出路？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今天米海依洛夫已经考虑并解答了这个问题。他不只是对阿拜，而是对于这类民族中有觉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都指出了惟一可能的出路。经过多次谈话，今天提出了更为明确而具体的建议。

“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对完全不同的生活必须作出不

同的判断。我很难为您个人，又为人民群众的未来，同时作出判断并提出解决方案。您曾告诉过我哈萨克这条非常好的格言，‘脚印是大路的母亲’。任何时候总要有一个人带头，其余人跟着走。一粒种籽能繁殖成千百万颗粒，正是基于这种道理。我们的一个集体也提出了很形象的名言，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您应当记住这句话。我现在向您提出这样两点：第一，对哈萨克的年轻一代，比方说，从您自己的孩子开始，要他们学习、学习、学习。要读俄罗斯的书！第二，把学到的和掌握的科学知识推广到群众中去。在黑暗的草原中，哪怕只有一盏灯——一盏举在手中、光线微弱的灯，也要用它去照亮人们探寻知识的道路。要在人们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去揭露、抨击、鞭挞今天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弊病。要有批判意识！我发现您的人民都具有阿肯的才能。我不知道该如何启发他们用自己的冬不拉，民间歌曲去表达人民的苦难。我希望能用新的歌曲倾诉人民的疾苦，鼓励人们学习科学技术。您的人民喜欢富有文采的语言。学习方才所说的歌曲，本应当比学塞米巴拉金斯克寺庙中依玛目的箴言更快、更好。您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在俄罗斯民众中有这样的诗人，他们曾启发和引导我们去思考人民的忧患与苦难。是的，他们的诗是印在书本上的，而你们甚至连书本也缺少。但我不认为这有多难。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应当让人民听到那些关心和爱护他们的语言。这当然就是教育，就是在唤醒他们！”讲到这里，米海依洛夫微笑着在阿拜的腿上拍了一下，仿佛在与阿拜开了个玩笑。接着又说：

“如果您能直接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交谈，您会听到比我讲的建议还要多。我不认为我的回答能使您满意，也不认为会给您指明了出路。也许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我指出的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是考虑到你们民族的历史进程比其他发达民族落后，才这样讲的。”

阿拜按自己的想法理解了这段话的意思。他说：

“耶甫盖尼·彼德洛维奇，我明白了！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冻土里，种子是不会发芽的。您这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某些想法不能在这里当种子播种吧！”

米海依洛夫非常欣赏阿拜的聪慧与敏锐。

“我曾经对您说过，提出‘举起锋利的板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可以帮助人们去寻找自己的道路。不过您已经看到了，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由于我没有充分了解您的人民该如何开展斗争，对您方才直接提出的问题一时还找不到答案，因而讲得也不全面。把方才提出的两三种手段作为现阶段的第一步，我想，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会认为是错误的。”

阿拜觉得，米海依洛夫讲的这些话简直像从自己嘴里说出的一样，表示完全信服。谈话结束时，米海依洛夫问到阿拜在阿吾勒读书的几个孩子。阿拜告诉他，两个男孩阿比希、马嘎什，女儿谷丽芭旦都读完了经文私塾。阿拜还告诉他，自己想把几个孩子送到俄罗斯小学去念书。并正式征求了米海依洛夫的意见：该把孩子们送到什么地方重新开始学习。

米海依洛夫说：

“让孩子们寄宿在俄罗斯人家读书，用不了几年就能学会俄语。应当记住，掌握了知识，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才能谈到平等。不要让孩子们追求爵位和官职，要让他们懂得，自己是‘人民期待的第一只春燕’，为自己学习，为人民作贡献。”

阿拜觉得具有上进心的阿比希、马嘎什就站在眼前。他仿佛看到这几个孩子正在成为米海依洛夫式的具有新道德、新品质的人。他们穿的不再是哈萨克式、托布克特式袷衫，而是新式的城市服装，个个戴着学者的眼镜。他们的书桌上堆满各种图书。他也看到了正在认真阅读的科学家、人民事业的新一代奠基者。看到了哈萨克未来事业的开拓者——前程远大的一代新人。阿拜心里在想：如果自己能赶上那个时代该多好啊！如果能亲自对孩子讲，“我把未完成的事业留给你们，我会毫无遗憾地离开人世！”——我将成为一位最幸福的父亲。

阿拜感受最深的这次谈话，被进来的客人打断了。进来的是他们每天见面的朋友安德列依。

安德列依带来的消息也许会引起米海依洛夫不安。安德列依认为，阿拜也应当关注托布克特部落的这个消息。这是他从县衙门听

到的。据说此刻县衙门、民事纠纷调解处、甚至将军府里都堆满了从托布克特部落来的诉状、申诉书、告密信之类的东西。有的上面盖有上百人的图章或指印。举报的内容有：“某某人烧毁了草场”、“某某人抢劫了阿吾勒”；还有的举报“某某人有血债”、“导致怀孕妇女流产”等等。总之，都是在诬陷别人。安德列依传达了这些消息后，对阿拜说：

“依布拉黑木！您也许不了解托布克特部落中卜勒斯们的现状。如果这些上告信牵扯到我认识的那些哈萨克卜勒斯，那说明你们那边又在开始动荡。今年不是还要进行选举吗？难道选举前的争夺已经开始了吗？总而言之，部落内部好像非常混乱！”

由于米海依洛夫近几年一直在将军府工作，他知道哈萨克卜勒斯的一些举报信纯属诬告和陷害。有一次他对阿拜这样讲：

“沙皇制度给哈萨克草原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一方面是贪污；另一方面是俄罗斯法律与哈萨克风俗习惯的抵触；第三方面是民众与官吏之间的不和睦、不信任，甚至暗中对抗，彼此憎恶和嫌弃。这是导致哈萨克人在法律面前、在诉状中说谎的原因。他们不认为诬陷别人是可耻的、悖理的举动。这都是那些粗暴的官府、低能的县太爷造成的恶果。”

米海依洛夫一贯这样爱护人民，揭露和嘲讽官府。他听了安德列依方才的话后问道：

“是告发卜勒斯呢？还是以卜勒斯名义写的检举普通老百姓的信呢？”

“全是控告卜勒斯的！”安德列依用诙谐的语气说，“如果我沒有忘记，依布拉黑木，这几个卜勒斯都是您向罗索夫斯基建议‘是受选举群众欢迎的和对群众友好的人’而亲自推荐的。”他微微一笑又接着说，“也有一部分是真正受害者写的。他们都是些贫困的庄稼人。他们中有的跑来对我说，‘请受理我们的案件！我们是检举卜勒斯受贿和欺压百姓的。请转达我们的意见，为我们伸张正义！’并要我替他们辩护！”

阿拜听说卜勒斯方面也有举报信，便问起他们支持哪些人。安德列依因不曾记住具体的人名，未能答上来。不过他说，有的卜勒

斯举报的正是控告他们本人的贫困户，说那些人是“窃贼”，应当捉来投入牢房。

听到这里，米海依洛夫作了个小结。他说：

“这样说来，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推荐的那些‘群众欢迎的、对群众友好的’下层官吏还是在工作。不过，不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再一次当选在拉拢群众。

是的，这些下层官吏并不糊涂。他们利用你当了卜勒斯，便不再理睬你。他们很清楚，如今靠近你不如讨好州长、县官更实惠，更有奔头儿。基层官吏都是这种势利小人，群众的日子当然不好过。而正是这种人，才能站住脚。您那么熟悉他们的为人，他们竟能瞒过您，要欺骗老百姓不是太容易了吗！而那些当大官的，就佯装不知道这些事。他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卜勒斯和这种勾当。他们是受骗了呢，还是有意这样——这都无关紧要。反正他们自己不会吃亏！”

安德列依笑着说：

“当官的怎么会吃亏！只要他装作为难的模样，或者沉下脸，就可以大把、大把地捞钱。要知道，社会安定时不会有什么油水。社会混乱时连送礼的都会多起来。他们还可以诡称恢复了治安，以求得加官进爵！”

阿拜因为那一年推荐了几名自认为“能爱护群众”、“懂得羞愧和廉耻”的人当了卜勒斯，此刻心里很不安，甚至感到内疚。其中有一位是阿拜的胞弟斯哈克。阿拜感到弟弟所犯的错误仿佛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阿拜没有继续和他们畅谈。他心里觉得很不自在，叹了口气，随即告别了他们。

(二)

昨晚阿拜和白麻干别特在从市镇返回的途中，来到叶尔阿勒贫困户定居区。

在密集的毡房中有一顶灰褐色毡房。阿拜乘坐的、已经卸套的

敞篷车就停放在这顶毡房前。人们刚吃过早餐。毡房的主人代尔肯拜满脸灰胡须，穿着开襟旧小褂，上身披一件普通外衣。他赤着两脚，正盘腿坐在地铺上与阿拜谈话。偶尔拿出牛角制的黄鼻烟壶，把纳斯白倒在掌心嗅两下。他显得很高兴，看不出往日的愁容。这是因为他最喜欢的人在他家里做客。他为此感到惬意。主妇莎尔克特——一位清瘦的老太婆正在收拾餐具。她也因为阿拜昨夜住在自己家里感到高兴。当她的老伴和阿拜谈得起劲时，她也聚精会神地聆听。一些诙谐的、逗趣的语言，也使他眉开眼笑，甚至笑出声来。地上撒满了包糖果的纸屑。代尔肯拜十岁的小儿子也特别兴奋，仿佛自己的家人刚从城里回来。

代尔肯拜对阿拜夜间所谈的市里的情况很感兴趣。他说：

“我们除了顺从这里的大小官吏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哈萨克所谓的强人讲话时，总炫耀他们的势力，讲自己如何凌驾于人，有的还炫耀自己如何狡黠、奸诈。我们这些穷人只会讲自己的困难和痛苦。你夜间所说的刺杀皇帝、为拯救民众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实在太感人了。阿拜，你说有人会为受苦受难的穷人着想，为拯救民众甘愿赴汤蹈火，只有照他们指引的路走，民众才会觉醒，才会得到幸福。他们当然也能保护我们这些住在叶尔阿勒的贫困户的。”说完又嗅着纳斯白烟，继续思考着。他把阿拜这两天讲的话融汇在一起，变成了简短的两句话。

“对、对、对！强者能讲什么呢？只能讲他们对弱者的凌辱。弱者能讲什么呢？只能讲受强者欺侮！”

阿拜非常欣赏代尔肯拜的机敏。他说：

“太好了！我们的谈话对你会有这么大的启发。你这两句话简直像格言。应该说，智慧不属于那些脑满肠肥的阔佬，而属于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听到阿拜的夸奖，代尔肯拜微微一笑。接着意味深长地说：

“你是把我当成群众中有智慧的长者了吧！如果穷人里面出现一位口才好的，人们会说他是‘耍嘴皮子的能手’，‘除饶舌外没别的本事’。遇到迟钝的，又讥笑‘穷人都缺心眼儿’。遇到能言善辩的，又说‘他的话顶个屁用？’阿拜，我还没见过爱说话的人得到

过什么好处哪！”代尔肯拜准备讲他的另一些委屈。

昨天阿拜到来时，代尔肯拜真是大喜过望。他有许多话要对阿拜讲。这里包括他自己的烦恼，也包括贫苦邻居所遭受的凌辱。

昨天夜间，代尔肯拜考虑到阿拜旅途劳累，没有过多地陈诉自己的困境。他是想在阿拜临走前再详细述说。此刻，在这里就座的还有几位邻居。其中有阿拜所熟悉的贫困户颠德拜、耶热乃，还有阔特巴克家族留在这里的贫困户喀拉克。这四五位特意来见阿拜的老人，代表着这里的五十多户贫苦人家。阿拜向他们仔细询问了有关农事和生活的各种情况。

“米牙勒、白嘎布勒的耕地条件不错。不知哪几家获得了好收成？”阿拜首先问颠德拜。

颠德拜重复了一句“好收成？”苦笑着问阿拜：

“亲爱的阿拜！好收成能轮到我们头上吗！他妈的……遇上这个倒霉的年代，就连老天爷赐给你的那一点儿也收不回来。住在米牙勒、白嘎布勒的二十几户人家，有的竟找不到巴掌大的地方下种，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庄稼长势怎么样？产量还可以吗？种的少也可以丰收么！”阿拜又问。这时颠德拜、代尔肯拜、耶热乃依次答道：

“你是说丰收吗……”

“到手的才能算丰收啊！”

“找丰收找来了麻烦！”三位老人都苦笑着表达了他们的愤懑情绪。

“你们这是指什么？”阿拜转向东道主。这时，代尔肯拜又开始了他准备好的一段话，他说：

“我记得你去年说过，‘丰收不能靠天，要靠自己的劳动’。我们就是靠自己的双手苦干了一年。不错，汗水总算浇出了庄稼。有几个地方，像确勒盘、肯德克特、米牙勒、白嘎布勒的庄稼长势都不错。可后果又怎么样呢？去年选举时，叶尔阿勒这里发生的事件你是亲眼看到的，一切罪过都堆到我们头上了……”

“塔克渐和买巴沙尔指着我们鼻子说，‘为几顶破毡包和县长无理取闹，带头肇事的就是你们！’他就拿这个作借口，践踏了我们

的农田。这怎么可能丰收呢?! 要说去年的庄稼长得真不坏，穗子也大。我们正准备开镰收割，谁想赶来了五个阿吾勒的马群，一夜间把地里的庄稼全踩光了!” 耶热乃打断代尔肯拜的话，向阿拜陈述了郁积在心里的怨恨。

阿拜知道这些话的来由。去年丢掉官衔的塔克渐以及额尔格孜拜和阔特巴克家族中秋季在这一带放牧的人家，故意赶来牲畜，吃掉了这些贫困户的庄稼。阿拜曾多次与那些人争执，并通过阿斯勒别克——当时的卜勒斯裁定，由那几个大户给耶热乃、颠德拜及喀拉克交付部分牲畜作为赔偿。

此刻，这几位老人对阿拜所讲的还是指这件事。原因是那几个大户并没有按卜勒斯的裁定交付牲畜。阿拜这才知道这些贫困户被践踏的庄稼至今没有得到补偿。代尔肯拜接着告知了下面的情况：斯班、托布克特、瓦克三个部落最近将在阿尔卡特地区召开大会。他问阿拜：“如果我们组织一批力量，备好坐骑，派代表到那里去伸冤讨债，会有什么结果呢?”

阿拜没有立即回答，他想继续了解从那以后又遇到什么难题，还有什么冤屈。

“今年春天，他们又来找麻烦了吗？看到你们的困难，备耕时有没有人借给你们耕牛，租给耕马？给了你们一些什么帮助呀?”

阿拜的话逗引得几个老人直笑。喀拉克的笑声里，好像还带着几分揶揄。

“噢依巴啞！你在说什么，阿拜！谁有能力报答他们？他们会帮助谁？明知道我们这些穷光蛋无力报答，他们能舍得帮助我们吗?”

“别提帮助了!” 颠德拜接着说，“喀拉克地里的庄稼刚刚抽穗，你那些亲戚又趁夜深人静，把马群赶到农田里啃了一夜!”

“再别提借给我们耕畜了！我们每户仅有的一匹瘦马也被他们抢走了!” 耶热乃和代尔肯拜还向阿拜透露了一个新情况。

这个新情况，因为阿拜一直住在市里还不曾听说过。当阿拜询问这件事时，代尔肯拜又揭露了他们欺压穷苦老百姓的一些罪行。有些情况竟使阿拜陷于窘境。

……今年年初，这些贫困户又提出了去年的旧债，不料却激怒了几个大户。搬到这一带的塔克渐、买巴沙尔、昆吐、白沙勒，甚至喀拉台的阿吾勒都要伺机报复。春天，地里的庄稼刚刚长出来，这些大户人家又把马群赶到农田里，把这些穷人的庄稼践踏得不成样子，损失极为惨重。这些贫困户忍无可忍，到处喊冤叫屈，但没有任何结果。

对此，有些人讲了几句同情话，他们说“这些人太可怜了！辛辛苦苦地劳动，却一无所得。不应当这样欺侮他们！”因为没有人敢得罪那些有权势的大家族，这些公道话都没能迈出门坎。代尔肯拜和颠德拜实在忍无可忍，这才带领布肯其、季格铁克家族的贫困户，扣留了由卡夏麻返回途中践踏青苗的一两匹马，还与塔克渐的牧工吵了一架。第二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百十来个打手，个个提着长棍、大棒，把贫困户的住宅区围住了。他们甚至要殴打代尔肯拜。最后把这边扣留的马赶走了。这些穷人哭着喊着去找他们讲理，说“你们的马群毁坏了我们的庄稼！”却被塔克渐、买巴沙尔痛骂一顿赶出来了。他们骂的话难听极了，买巴沙尔大喊“都是你们这些坏蛋惹事，把部落的脸面丢尽了！我们的草场也让你们犁成一道道深沟，没办法放牲畜了！”塔克渐骂我们是“该从部落里赶出去的败类。”还说“去年是你们这些穷光蛋把我从台上拉下来的。就算我们是本家，我也不承认你们这些亲戚。我宣布从托布克特部落中开除你们。要想靠种地过日子，那就到别勒阿嘎西找庄稼汉去！到那儿去当俄罗斯人！你们还活着干什么，怎么不去死！”总之，他们坏事做尽，坏话说绝喽！

“还不只这些呢！我们刚刚犁完地，七家人的七匹瘦马一夜间都被偷走了。这不快一个月了，还不见马的踪影！”

“天啊！我们就像被大火围困的一墩芨芨草，勉勉强强地活着。这些该死的家伙，起码也该想想这里住的五十户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几代人流血流汗，有的在在这一家，有的在那一家当奴才。为了他们，我们的腰都累弯了。他们总该有些同情心，让我们也能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吧！可他们干的这些伤天害理的事，简直像恶狼一样！”代尔肯拜又在继续诉苦：“这几户穷人委托我们四个人，去找

丢失的七匹马。原来贼窝并不远，就在柯孜勒莫拉。是阿克木别特这个窃贼干的，这边充当内线的奸细也查出来了。我们用手头所有的东西，酬谢了给我们报信的人。想不到正要讨回自己的马时，偏偏又横生枝节。柯孜勒莫拉的卜勒斯不是你那位斯哈克弟弟吗？我们找到马匹时，曾揪住阿克木别特窃贼，对他说‘你睁开眼睛看看，卜勒斯是我们的斯哈克，他会让你退出赃物的！’一开始他也承认了，可又赖着说：‘我不是偷的！你们那边的谢日克拜也欠我这么多牲畜，这几匹马是他给我的。看来你们也欠谢日克拜的债，先去把你们内部的帐结清，把谢日克拜带来再说吧！’我们跑回来，要在自家门前理论时，哪知道谢日克拜去年就搬到卡夏麻过冬去了。而那偏偏又是塔克渐的冬牧场。我们找到那里时，塔克渐根本不让我们见谢日克拜。他还说，‘别听那些庄稼汉叫嚣，谢日克拜也和他们一样贫困，我要帮他的忙，要让他摆脱困境！’你看，他倒成了穷人的保护神！有人说，谢日克拜的后台，为他行窃提供方便的正是塔克渐。如果谢日克拜不是贼，他既没有畜群，也没有其他原因，为什么孤零零的一户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过冬呢！总之，没能捉到谢日克拜。他最终还是溜走了。我们心急火燎地再次找到阿克木别特时，情况完全变了。原来塔克渐给你那位卜勒斯弟弟斯哈克写了一封信。信里说，‘那些穷庄稼人是我死对头，不要管他们的事，不要替他们找牲畜；倒是要敲着他们的腿把他们赶出去！’斯哈克终于偏向阿克木别特这个窃贼，站到我们的对立面了。不要说讨回七匹马，我们连七张马皮也没见到就狼狈地跑回来了。我方才所提的要到那边大会上，就是为了讨回去年和今年的庄稼损失以及我们寸步不能离的那七匹马。请你给我们拿个主意。虽然坐在你前面的只有我们四个老骨头架子，我们的话却是代表这里的五十户穷庄稼人呀！”

代尔肯拜的直言快语以及他陈诉时的愤激情绪，极大地触动了阿拜。阿拜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老人，有时蹙紧眉头，有时接连叹息，有时不由自主地咬着下嘴唇。他对同胞兄弟塔克渐和斯哈克的所作所为极为反感。愧疚、憎恨、羞辱感像暮秋的块块黑云不停地压在他心头。听着老人滔滔不绝地倾诉，阿拜不由地想起这样一

句诗：

明智的人绝不会玷污自己……

这都是些伤天害理的事。只有那些饱食终日、利欲熏心的人才做得出来。他们哪懂得什么是羞耻、同情和正义啊！

代尔肯拜讲完以后，屋里沉默了片刻，阿拜随之阐明了自己的想法。

“做了这么多坏事的竟是我的同胞兄弟。我为他们的行为感到内疚，仿佛是自己犯了罪。我即使说‘肮脏的手干了坏事，知耻的脸在发烧！’能安慰谁呢？这能平息你们的怨恨吗？”阿拜在这里又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話。这是他在市里从与米海依洛夫多次谈话中得到启发的。虽然对这些话几位年长朋友一开始觉得很生疏，但最终还是理解了。阿拜在讲这番话时，自己也加深了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他把自己此时此刻的想法一并告诉了这几位老人。

“代尔肯拜，你上次讲到自己来这里落户的情况时曾说过，‘处境相同的人，追求也同’。还说‘同族的并不都是亲人；同命运，共患难的才是亲人’。这几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和一位关心人民疾苦的俄罗斯思想家交换意见后，对你的话理解得更深了。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不仅仅是哈萨克。俄罗斯中也有成千上万像你一样被污辱、被践踏的劳动人民。他们并不因为自己是俄罗斯民族、俄罗斯血缘而对沙皇和官吏，对贵族和老爷们俯首贴耳。恰恰相反，他们说‘吸血的正是这些人！’这与你方才讲的完全一样。我想，阔克斜、麻买部落的那些贫困户与西伯利亚、乃至全俄罗斯贫困户的命运、向往都是相同的。”

阿拜为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又提高了一步而欣慰地笑了。代尔肯拜因为没有完全听懂阿拜这番话的意思，只是半信半疑地咧了咧嘴。阿拜又继续说道：

“我进一步想了想，托布克特、克烈、喀拉柯斜克和乃曼中的卜勒斯与斜米、奥木斯克、奥伦堡及莫斯科的官僚集团都是一个鼻孔出气。你撞击那边，会波及这边；撞击这边，会影响到那边。我

年长的朋友们！我方才讲的那位俄罗斯思想家，是真正同情你们疾苦的人。他说过，‘人民要摆脱官僚集团的压迫，只能靠手中锋利的板斧，不能依靠别的。’刚才听你们诉苦时，我也这样想，甚至抑制不住自己：如果能举着板斧，一举砍断哈萨克草原上苦难与病痛的块根该多好啊！”

这是深藏在阿拜心底的想法。此刻，他只是顺便开了个头，并不打算以此启发别人。阿拜很清楚，对眼前这几位老人来说，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比提高他们的认识显得更重要。他向注视自己的四位老人环视了一遍，怀着深厚的情谊作出了决定，这完全出乎几位老人的预料。

“大会的会址不在阿日卡特，而是在更远的巴勒科别克。这是我在市里听到的，也许现在已经开始了。我本来不想参加这种吵吵嚷嚷的会议。不过为了你们，为了与你们提到的那股恶势力、那些歹徒进行较量，我是非去不可的！三天以后，你们从这里出发，直接到巴勒科别克去。要让塔克渐、斯哈克、买巴沙尔赔偿两年的庄稼损失，讨回被偷去的七匹马。这场官司就包在我身上了。你们中只要有两个人作为起诉人出场就可以了。代尔肯拜，你要算一个，让颠德拜也跟你去。我看他和你同样都是条硬汉子，也是一无所有的贫困户。现在就这么定了！别的话到现场再说……记住，三天后一定要出发！我们要回去了，白麻干别特套车吧！”说完，阿拜就站起来了，显得很着急。

白麻干别特理解阿拜此刻的心情。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了出去。阿拜穿好坎肩，套上夏装夹大衣，又掏出表看了看。当他准备告辞时，发现几位老人面有难色。颠德拜正转过身向耶热乃喃喃咕咕，仿佛在商量什么。阿拜问颠德拜：

“怎么回事？你好像有什么话不好说？告诉我，有什么顾虑？有什么为难的？”说完转过身望着代尔肯拜。

代尔肯拜不慌不忙地说：

“你给我们出的主意，作出的决定都非常好。我们也知道，不到现场去是不可能讨债的。我们为的是手头缺这缺那！你要我们两个人到巴勒科别克，我和颠德拜也都同意。他们喃喃咕咕的是

‘怎么个去法?’七匹马都被偷走了,我们这些穷庄稼人,别说坐骑了,连破皮袄都没有啦!”

代尔肯拜刚说完,耶热乃接着说:

“没有能骑的牲畜啊!阿拜渐!”

颠德拜截断他的话,气愤地说:“他妈的……这穷日子有没有尽头!找到讲理的地方又没办法去,简直像害软骨病的孩子,动也动不得。从叶尔阿勒走出十几里路都困难,要翻几座山到巴勒科别克,哪儿去找马骑呢?”

阿拜显得胸有成竹,他立即回答说:

“你们好像有一匹乘马。还可以把我车上的一匹马给你们骑。颠德拜,这匹黄骠马你可以用一夏天。等马群转到冬牧场附近时,再把它放回去。对呀,代尔肯拜!你方才还提到什么皮袄了吧?”

阿拜亲自打开了昨天带来的木箱,从中取出两块布料,递给代尔肯拜。

“这是做褂子的料子,里子和面子都有了。你用它做件褂子穿吧!”

几位老人都高兴得笑起来了。

“这太好了!”

“愿你健康长寿!”

“亲爱的,我们太感激喽!”

“祝你永远健康!”

代尔肯拜从阿拜手中接过了衣料。

“阿拜渐,这是怎么回事?抢劫的是塔克渐,赔偿的却是你!这行吗?”他自己也禁不住笑起来。阿拜和其他老人也跟着笑开了。

“还没见到法官就讨来了一匹马、一件褂子,看来穷光蛋也不是好惹的哟!”代尔肯拜又笑着说。看到老人们都乐滋滋的,阿拜也感到很惬意。

“别吭声,代尔肯拜!这可以算作赔偿,但应当看作是我替父辈所作的赔偿。和塔克渐、斯哈克算帐的日子还在后面呢!不过,我不会和他们一起成为债务人,我要成为起诉者。这就是我的誓言。一旦交手,我绝不退却,一定要揪住不放。听说在托克伴别特

那场械斗之前，白达勒曾对苏云德克讲过，‘不要向苏格尔去讨教，要照这个硬汉子代尔肯拜的主意办！’我要你和颠德拜两个人同去，就是看中你这一点。如果双方扭在一起不见几滴血，秋天你们要在这些穷庄稼人面前作交待，我也要批评你们是软骨头！”人们都忍不住笑了。阿拜把脸转向耶热乃和喀拉克，对他俩说：

“我说了，秋天要鉴定他们。你们留在这里的两位老人还要为今天的话作证呢！”

白麻干别特进来秉报，“马车已经备好。”这时人们都站起来准备送阿拜起程。耶热乃紧跟在阿拜身边，故意抬高嗓门，边笑边说：

“那就说话算数啦！到时候还要让你亲自给他俩当裁判呢！”

这时喀拉克又发表了一段议论，表达了他对颠德拜和代尔肯拜的极大信任。

“只要真主不拽住他们的舌头，又有你在他们身边，这两个老家伙别说卜勒斯啦，将军也敢顶撞。孩子，你选中他们两个，不是没有根据的，选的对呀！常言说‘脱掉衣服的不怕水’。如果连他们两个也不能冲锋陷阵，我们这些穷光蛋再也没有出头的日子喽！”他的这番话算是给他俩作了个结论。

这时，三驾马车的拉杆上只剩了黄骠马和栗色马。白麻干别特驾着敞篷车，从代尔肯拜毡房旁轻轻走过。站在马车前面的小孩子闪到两边，给马车让开了路。一群狗从各家房后的阴凉处跑出来，有的拖着未褪尽的粗毛，有的后面跟着不少狗崽，向渐渐远去的马车吠叫着。耶热乃身边簇拥着欢送阿拜的老人、小孩和青年男女。他望着马车走去的方向对周围的人说：

“这全是真主的恩典。阿拜小时候就显得与众不同，乡亲们一直在期待他。他总算没有辜负人们的希望。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他这样待人处事，是真正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的青年。我祝愿他一帆风顺！”他说着向周围倾听的穷乡亲环视了一遍，接着又说道：

“他要为我们讨回被偷去的七匹马，还要权贵们赔偿去年和今年践踏庄稼的损失。我是指着这些说的！”

对这些话，有的人信以为真，有的人半信半疑。人们为此争论

不休。

“是七匹马呀!”

“是要为我们讨回来呀?”

“赔偿我们的损失呀!”

“赔偿踩坏的青苗!”

“去年和今年损坏的庄稼!”

“还有今年的庄稼呀?”

“要让他们如数赔偿!”

“但愿他说的都算数!”

“如果真能做到这些，祝他好运!”人们的视线还没有离开远处扬起尘烟的马车，仿佛对那辆敞篷马车寄托着一种朦胧的希望。人们在这里望着停留了很久。

阿拜这次外出的时间较长。他今年春天和米海依洛夫及安德列依的多次谈话，与以往的接触有所不同。从这些谈话里，他了解到世界的不少奥秘，仿佛聆听了内容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必修课。因此，在市里逗留的时间较长。现在正处于盛夏，牧民已经搬到夏牧场的边沿地带。阿拜二人离开叶尔阿勒后在途中住了一宿，第二天又继续赶路，傍晚才抵达库南拜阿吾勒的边缘。当马车从波塔干台地塔克渐的大毡房旁边驶过，他们看到附近草滩上密集的马群和绵羊，还有毗邻的十几顶毡房。这里显然已形成大阿吾勒。

“我们不在这里停车了!”阿拜对白麻干别特说。

乌丽渐和阿拜的阿吾勒都在白阔希哈尔。离这里还有十几里路。阿拜思乡情切，想在孩子们上床睡觉以前赶到家里。马车快走出塔克渐阿吾勒时，阿拜看到几顶被烟熏黑的小毡房。他立即想起了喀拉渐，于是侧过身对白麻干别特说：

“你瞧那边!这肯定是那些牧工、挤奶女工或者是守夜人的毡包。已经破成这个样子啦!给他们一块毡子把毡房围上，对喀拉渐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你说呢?”

白麻干别特蹙紧眉头，用他那对又大又蓝的眼睛望着阿拜，笑着说道：

“阿拜叔!喀拉渐是不会照顾别人的。除了给她干活儿的以外，

她不会让别人住在一起。即便是给她干活儿，她也不会过多关照的哟！”

马车刚走出阿吾勒，正好碰上一群马扬着尘土从上边草地跑到波塔干河边来饮水。阿拜估量着这群马的数量，转过身问：

“白麻干别特，这群马全都是塔克渐的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了？是怎样增多的？”

这时，从阿吾勒方向传来的马蹄声很快接近了急驶的马车。阿拜和白麻干别特同时回过头，看到一位年轻小伙子骑马赶来。小伙子骑的是高大的仙脸黑马，马背上配有银雕鞍辔。

“阿萨拉吾麻嘎来库木！阿拜叔！”说着，小伙子的马已靠近敞篷车。这是塔克渐和喀拉渐长大成人的独生子阿孜木拜。

阿拜还礼后，探问了阿吾勒及阿孜木拜父母的情况。

小伙子长得扁平脸、褐色眯缝眼，隆起的红色上额显得冷峻。他向叔叔请过安后，跟着马车一边走，一边转达了他母亲的问候：

“阿拜叔，是我母亲让我来见您的。她说‘怎么不在我们阿吾勒停车，肯定是不愿送给我们礼品！告诉他，明天早晨我会派人去要他带来的糖果、细茶。别让弟媳妇们分光啊！’她特意让我把这些话如实转告您！”

阿孜木拜觉得母亲的这番话，已经使阿拜陷于窘境，便狞笑着拽住了缰绳。当他正准备扭转马头时，阿拜指着自已坐的一侧说道：“等等，朝这边来！”阿拜用长者的语气，对同行的阿孜木拜说：

“亲爱的！如果你需要的是市里带回来的礼品，这车上所有的糖果都可以给你！你跟我们一起走，今天就住在我们家里，明天早晨你可以把这些全带回去！我今天不去问候你父母，因为天太晚了。前面还要见老人——那是我们所有人的长辈哟。我是要赶在人们就寝前先给他们请安，这是主要的！”阿拜让白麻干别特把车赶慢些，当马车的速度减缓时，他继续说：

“看来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应当知道，你母亲讲的话不一定都是对的！你想一想，和远路回来的叔叔刚一见面，没说两句话就提出要这要那，这合适吗？你应该想到，她是你母亲，我是你叔叔，

这你懂吗？”说完望着侄儿的脸。阿孜木拜显然是不太懂，他没有回答叔叔的问话，红色的脸庞逐渐变得发青。看得出他心里很反感。

这时，阿拜向他提问道：

“这些马全是你们的吗？”

“不错，全是我们的，还能是谁的呢？”

“这共有多少匹？”

小伙子没有回答，显得有些为难。虽然他对马的具体数非常清楚，但认为告诉别人是不吉利的。当他每天清点牲畜数，回去告诉父亲时，塔克渐总要叮咛：“不要声张！不要把自己的牲畜数告诉别人！”

白麻干别特不愿看到阿拜的提问得不到回答，便随意插了一句话。

“听人说，包括今年产的幼驹，已经达到五百匹了！从马群现在的规模看，只能多于这个数，不会比这个数少！”

小伙子依然不露声色。

阿拜皱着眉头叹了口气，仿佛看到了正在滋长的坏风气。于是换了个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十五年前给我们两人分家产时，每人分到的是八十匹马。看来，塔克渐当卜勒斯期间搜刮的民财不少。如果他上次不落选，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阿拜的声音似乎都有些变了。

眼前这个乖戾的孩子本来就讨厌他叔叔，平时总喜欢捉弄和刁难别人。听了阿拜方才的话，心里很恼火，想乘机进行报复。

“您是说如果不落选吗？看来您还没有听说呢！您知道最近的选举结果吗？我爸爸又当选为卜勒斯。我还忘了向您要报喜钱呢！这一周我们阿吾勒家家在庆贺，组织赛马活动，到处是节日气象。”

阿拜猛地转过身，望着他侄子。他要详细了解这一地区的最大新闻——卜勒斯的选举情况。他在市镇里曾听说，基层官吏喀山切夫已到他管理的三四个选区去了。但不知道是哪些人当选了卜勒斯。

“是什么人选的你父亲？他担任什么地方的卜勒斯？”

“是喀山切夫长官选的。我父亲当了柯孜勒阿地尔的卜勒斯。”

“柯孜勒阿地尔?! 那青格斯的是谁呢?”

“是我曲巴尔哥当选了青格斯的卜勒斯。我斯哈克叔叔又重新当选了柯孜勒莫拉的卜勒斯。这样说吧! 哈吉的两个儿子、一个孙子在三个部落当选了卜勒斯。此刻额尔格孜拜家族分布的所有地区, 如恰科巴克、吉兰德、宽牧宿地、圆牧宿地, 一直到白阔希哈尔, 到处都在欢腾, 您怎么还没听说呢! 阿拜叔, 看来您该赏我相当于一匹马的报喜费喽!”

讲到父亲和叔叔当选卜勒斯时, 小伙子脸上闪烁着红润的光泽, 似乎已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从小伙子讲话的语气和神态可以看出, 他已受到权势的诱惑与毒害。阿拜心里想: “这孩子已经长大了, 听到和看到的肯定不少。看来他很希望早些出来做点事!” 可阿拜并不喜欢这个小伙子, 很为他的前途担忧。阿拜想: “简直像一条恶狗, 谁知道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也许比塔克渐还要凶狠, 被你咬住你就不会松口的!” 阿拜心里这样想着, 只是没有说出来。

对于叔叔既不赏给报喜钱, 又不作任何表示, 小伙子很不满意。他记起母亲常说的那句话: “他嫉妒我们, 既嫉妒我们牲畜多, 又嫉妒我们声望高。” 由于母亲的偏执, 阿孜木拜对阿拜本来就怀有成见, 此刻仿佛真的看到了叔叔的刻薄, 于是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这样想: “你是嫉妒, 所以不吭声了! 还有使你更烦恼的事呢, 等我告诉你吧!” 阿拜因为想着刚才的意外消息, 对阿孜木拜的事没有多留意。他朝正在西沉的一轮红日瞥了一眼, 对白麻干别特说:

“快些赶车!”

虽然驾车的两匹马已经被汗水淋湿, 但还在嘶鸣着驰骋。敞篷车从波塔干平整的草地上急驶而过。没有阻拦、也没有颠簸的声响。按理说, 阿孜木拜也该调转马头回家了, 一是因为离开自己的家很远了; 二是天色已晚, 该是阿吾勒的马群饮水和夜牧的时刻了。再说阿孜木拜喜欢的这匹三岁仙脸黑马, 也应当按时放回马群里去。不然天一黑, 它找不到马群要自行走去。还有一点该想到的

是，此刻克烈部落离得很近，袭击马群的事时有发生。

虽然阿孜木拜为自己的三岁马担心，但还在继续跟着阿拜的马车。他要讲出最使阿拜感到沮丧的事，再结束他们之间的这场谈话。这个游手好闲而又心怀叵测的小伙子，还真的听到了一则会使阿拜烦恼的消息——这也是近期的一段新闻。整个夏牧场的群众，虽然因库南拜的儿子和孙子同时当选为卜勒斯感到震惊，但也没有忘掉议论这件事。而这件事同样引起群众对新当选卜勒斯的愤懑与诅咒。今天中午喝马奶时，阿孜木拜听父亲塔克渐亲口讲：“如果阿拜听到这个消息，非气得爆炸不可。他为了插手这件事，不惜和我为敌。如果他真有本事，现在可以去解救他那位朋友。在这件事上，是我占了上风。今后我要让阿拜乖乖儿地听我的！”讲这番话时，额尔格孜拜家族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都在场。这些话阿孜木拜全记住了，他也知道这话是指什么人讲的。这时，他更靠近马车，在马背上欠着身子，把方才的话全告诉阿拜：

“对了！我还忘记给您讲一件事。选举我爸爸当卜勒斯的那位喀山切夫还叮咛说：‘要逮捕巴扎尔阿勒。’于是根据他的命令，几位卜勒斯共同作出逮捕巴扎尔阿勒的决定，昨天已经把他押解到市里。押送他的是全副武装的警察，为预防他途中跑掉，还给他带上了手铐脚镣，驮在骆驼上带走了。”

讲完这个消息，小伙子才拽住马的缰绳。在昏暗的夜色里，依然可以看到他露着两颗门牙在狞笑。

阿拜愤怒地瞪了他一眼，身子晃动着猛然转过脸去骂道：

“都是些该死的家伙！一颗狼心、满口狼牙的野兽！刚刚当上卜勒斯，就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阿拜是从阿孜木拜的狞笑中联想到“满口狼牙”的。如果说方才他看到的是盯着人的“恶狗”，那么此刻站在眼前的更像张开血口、耷拉着舌头的一只大灰狼。小伙子不想听阿拜继续骂下去了。他依旧拽着缰绳，朝驶去的马车气冲冲地喊道：

“去你的吧！”他咧着嘴，调转了马头。远方，阿吾勒灶坑中闪动的火光仿佛在提示：“已是晚餐时分了！”贪馋的小伙子也许已嗅到了煮肉的香味。他举着手中的皮鞭，朝着坐骑的臀部连着抽了几

下，向阿吾勒飞驰而去。他满以为在这次交锋中获得了全胜，高兴得几乎发狂。竟独自一人“额尔格孜拜！额尔格孜拜！”地呼喊着重家族的口号。

阿拜一行抵达白阔希哈尔时，阿吾勒还不曾入睡。尤其令阿拜高兴的是，他的三个男孩和爱笑的谷丽芭旦都在玩耍。听到马车的辘辘声，他们全都跑到阿吾勒前面，围住阿拜的敞篷车，一个跟着一个跳上去。小马嘎什和阿比希分别骑在阿拜的左右腿上，孩子们高兴地搂着了阿拜的脖子。白麻干别特把马车直接赶到乌丽渐的住房门前停住了。阿拜每次从外地回来，总要第一个在这里向母亲请安。慈祥的乌丽渐看到孙子们围着阿拜走进来时，迎上去抱着阿拜亲了亲。艾克丽姆和艾格孜也到这里与阿拜见了面。高个子、大块头、身材魁梧的乌斯盘也来了。他穿着件白小褂儿，上身披着绒领薄裕祥。与他同时进来的还有他妻子——身材修长、苗条的叶尔克渐。乌斯盘是高高兴地向阿拜问好的。他一进来就抬高嗓门，又说又笑。整个屋子里只能听到他一个人的声音。他把库南拜一家有三个人当选为卜勒斯并为此欢欣鼓舞的情况也向阿拜讲述了一遍，而且还要阿拜给他报喜钱。阿拜极为冷淡地说：“愿一切顺利！看来你们都很高兴，但愿一切都顺利！”接着望了母亲一眼。乌丽渐看出阿拜并不高兴，轻轻地说了一句：“亲爱的！愿我们一切都顺利！”乌斯盘还在咧嘴笑，他真的为家族中有三个人当选为卜勒斯而感到欢欣，松针般又短又硬的胡须仿佛都在泛着光亮。生活中只要遇到大小喜事，乌斯盘总这样兴高采烈。他朝着阿拜说：

“但愿好运长久，喜上添喜！”

这“喜上添喜”显然是指阿孜木拜最后告诉阿拜的那条坏消息。阿拜心里明白，乌斯盘对巴扎尔阿勒的仇恨，绝不逊于塔克渐。虽然乌斯盘不像他们那样恶毒，但处理这类事件他决不会手软。再说还有买巴沙尔那样一些奸佞、咬人一口就要置人于死地的。他们肯定要蛊惑乌斯盘。在乌斯盘看来，阿拜同样会为自己的亲人当选为卜勒斯感到高兴。因此，依然大笑着说道：

“新当选的卜勒斯正在走马上任。他们表示，‘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受到上级的夸奖，是喀山切夫赏识我们，听到我们的声望才选我

们的。’我对他们讲，‘不要忘掉头顶上的真主，不要飘飘然，忘乎所以！当官的怎么会赏识你们？你们以为阿拜春夏两季住在县城，头顶烈日，脚踩沙土是无所事事吗？你们的声望，你们这些额外收入是怎么来的？还不是因为阿拜成天和县城的大官们打交道，与他们协商的结果吗！’我不允许他们过分抬高自己！”

听完这段话，阿拜只好冷冷地一笑。因为乌斯盘是几个兄弟中最亲近阿拜的，竟然也这样误解阿拜。

“乌斯盘，虽然你的心最贴近我，可你就像在黑夜里迷路的人一样，离我却那么远！在一届卜勒斯任期内，塔克渐的八十匹马猛增到五百匹，你要我支持这种人吗？斯哈克在柯孜勒莫拉当卜勒斯期间，竟然支持托布克特部落的盗贼。我能为这种人卖命吗？莫非因为你对我有好感，也要给我封官不成！”阿拜说完又笑了。

可乌斯盘没有改变他的看法。

“不错，不过你别这样，亲爱的！托布克特人不会相信你这些话。你到夏牧场去问问所有部落的人，包括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说库南拜家有一个人当选为卜勒斯，而长期住在县城的阿拜没有参与这件事，鬼才相信呢！还是收回你这些话，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你兄弟、侄儿的谢忱。不要说外人了，连我都不信你方才的那番话，你有什么办法？我又怎么会相信呢？连真主赐给你的威信你都不肯接受，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他依然固执己见，不肯让步。

阿拜知道，乌斯盘此刻像烈性马咬住嚼子，是丝毫也不会放松的。他不愿当着母亲和孩子们的面继续争执。于是改变话题，转过身问了问阿比希的学习情况。

“爸爸！我已经学俄语了，你听说了吗？我是到冬牧场以后开始学习的。”阿比希终于等到了说话的机会。他把家里人还不曾透露的好消息告诉了父亲。

“噢，亲爱的！给你教俄语的是谁？”阿拜搂住孩子，在孩子又红又白、圆润的额头上亲了又亲。

乌丽渐向阿拜介绍了孩子学俄语的情况。

“你春天去县城后，一个叫巴耶夫的俄罗斯小伙子到我们吉迭

拜来了。他过去还当过一年翻译呢！这里的人把他叫‘小翻译’。他对我说，‘我健康状况不好，住在城市不合适。想住在草原，喝些马奶。夫人！你不是有许多孩子吗？让我来给他们教书吧！’我对他说，‘阿拜想让孩子们学俄语，你就教他们俄语吧！’我把他打发到阿克确库去，住在那边了。这不，现在不但你的阿比希，连马嘎什和谷丽芭旦都跟着他学俄语呢！”

阿拜听到这种似乎对他保密的新闻，心里很高兴。他把脸转向艾克丽姆，问道：

“怎么样，孩子们是不是像听小毛拉讲课那样，也坚持听他讲课？你们对他的照顾还好吗？”

艾克丽姆用阿拜经常思念的声调答道：

“孩子们很用功，都喜欢学俄语，有时候连吃饭都忘掉了。往夏牧场转移时，无论搬迁多么频繁，阿比希和马嘎什也不曾旷课。小翻译本人也是个哈萨克通！”艾克丽姆莞尔一笑，亲切地望着阿拜。她又接着说，“俄罗斯老师可真有趣。他们不会装腔作势，好像在哄小孩子玩耍，诱导他们念书！”

阿拜很欣赏艾克丽姆的智慧和见识。他一面认真听，一面笑着点头，表示同意她的看法。而乌斯盘却开着玩笑驳斥嫂嫂：

“好啦！你闭口不谈给孩子们讲授教规的尊贵的毛拉，却啧啧称赞一位寒酸的翻译，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因为阿拜喜欢读俄罗斯书，咱们也都扭着舌头嘟噜不成！”所有的人都跟着笑起来了。

乌斯盘故意模仿艾克丽姆的声调，讲了几句走调儿的俄语，弄得艾克丽姆的脸通红，不好意思在婆婆面前再讲话。乌斯盘自己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阿拜向三个孩子提出了几个单词，问他们俄语怎么讲？三个孩子竟抢着回答。阿拜已经看出，这三个孩子的求知欲望都很强，都想多念书、多学习。

吃过晚饭后，阿拜用衾祥的大襟护着三个孩子向艾克丽姆的卧室走去，心里感到极大的宽慰。这时，他不禁想起途中遇到的塔克渐的孩子阿孜木拜。他们的情况却与此完全相反。阿孜木拜已经养成了坏习惯，而这几个孩子却纯洁得如鲜奶一般。阿拜在感到欣慰

的同时，也意识到做父亲的义务——教育和培养下一代的责任。他一边走，一边搂住阿比希说道：

“亲爱的！我的阿比希！你已经开始学习俄语，这很好！你的哈萨克文已经可以了。我今年要送你到俄罗斯学校，在那里多读几年书。但愿真主保佑，让你成为有成就的学者。孩子，这是父亲对你最大的期望！亲爱的，你能自动地去学俄语，这使我特别高兴！”阿拜停住脚步，望着深邃的夜空和一轮满月在默默地祈祷，“造物主，愿你降恩和赐福！让我的孩子长大成人，身体健康！让他得到我不曾获得的渊博知识，做一个更为高尚的人！”祈祷完毕，他又紧紧搂住他最喜爱的这个孩子。阿比希没有做声。他的脸色有些发白，只说了句“好，爸爸好！”他显然意识到父亲对自己的厚爱及此时此刻的心情。

马嘎什虽然年纪小，却很机灵。他知道父亲已许诺送哥哥去念书，于是搂住父亲的腰，带着抱怨的语气说：

“是呀，爸爸！不光是阿比希，我也要去！要到城市去读俄罗斯书！”

谷丽芭旦也跟着马嘎什说：

“爸爸，我说爸爸，还有我，我也要去！让我也念俄罗斯书吧！你问问巴耶夫，他说我学俄语比他们都快！是这样，我也要去！”

阿拜站在外面，望着孩子们高兴地笑了。他摸着女儿的头，又亲了亲她和马嘎什，对他们许诺说：

“要这样，秋天我把你们两个和阿比希一同送去上学！我说到做到！”

艾克丽姆站在门前微笑着。当阿拜领着孩子们走到门口时，她用右手轻轻地掀开了毡房的门帘。

六、分 手

(一)

阿拜已动身去巴勒科别克参加大会。这次与他同去的有叶尔波勒、白麻干别特和恰克等人。他们途经加尼别克时，曾在叶尔波勒家做客。再向前走，又有阿斯勒别克和他的两三个朋友又加入他们的行列中。阿斯勒别克是在上次卜勒斯选举时落选的。

这次与阿拜同来的，还有他的长子阿克勒拜。按照哈萨克民族的传统习惯，阿克勒拜是作为库南拜的幼子，由祖母奴尔尕妮木养大的。阿克勒拜可以说是额尔格孜拜家族中最受宠爱的孩子。在所有亲属中，阿克勒拜与阿拜显得较疏远，仿佛只是一般的相识一样。跟阿克勒拜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小伙子。一个是切尔克斯人，名叫卡扎克拜。他长得大个头、高鼻梁，有一对深蓝色的眼睛，是库南拜的邻居。他年龄与阿拜相仿，比阿克勒拜大得多。奴尔尕妮木看他挺懂事，为了照顾好她的孙子，特意让他跟着来的。另一名叫马木尔哈孜，属于麻买部落，是阿克勒拜的同龄好友。他长得白净，大眼睛。就他长的块头来看，也许会成为一名摔跤手。他口齿伶俐，又喜欢说笑，是阿克勒拜最要好的朋友。阿克勒拜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带着他。

阿克勒拜虽然与阿拜同路，但他并不喜欢和大人们走在一起。他和马木尔哈孜总要与大伙儿拉开距离。一路上两人又说又笑，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骑在马上，他们完全像个小孩子，有时策马急驰，跑在其他人前面；有时却拽住缰绳，停在无人的旷野里。这一切阿拜都看在眼里，不时用诙谐的语气对恰克和叶尔波勒说：

“马木尔哈孜好像是阿克勒拜最要好的朋友，有些朋友有时会像一个窝里爬出来的小狗，一个跟着一个总也离不开！”说完望着叶尔波勒。

叶尔波勒微微一笑，睁大一对棕色眼睛望着阿拜。他心里明白，阿拜指的是他们少年时代那些有趣的往事。然而，他并不认为这两个年轻人之间，已经建立了他与阿拜的那种友谊。

“阿拜哟，你是说友谊吧？我看年轻人在一起，总喜欢谈他们中间的事情。现在的青年对那种风流韵事都不陌生，他们的话题大概离不开这个！”这几句话引得人们都笑开了。叶尔波勒又回过头，望着阿克勒拜那边。阿拜也感到，他们在后边停留的时间太久了。他说：

“说不准！有钱人家娇生惯养的公子少爷，一般都自私和狭隘。别人说谁聪明、懂事，他们偏不去接近他。如果谁夸他们好，巴结他们，他们就喜欢谁。也许真主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是什么样！总之，阿克勒拜这孩子的脾气，我们没办法知道！”

几句话逗引得恰克、白麻干别特和叶尔波勒笑起来了。叶尔波勒又想开阿拜的玩笑。他说：

“如果有可能，十六岁以前最好不要有孩子！在你十六岁以前就叫你‘父亲’的孩子，你长大了也不会喜欢他。也许会经常和他闹别扭。”这是只有叶尔波勒这样的好友才敢开的玩笑。阿斯勒别克非常欣赏叶尔波勒的意见。他也是阿拜非常尊重的挚友。他微微一笑说道：

“看来叶尔波勒在为阿克勒拜开脱呢！”

“把缰绳给他喽！”

“还是一条最长的缰绳呢！”

“本来就被娇纵的阿克勒拜，今后更不会有人管他喽！”恰克和白麻干别特一边笑着，一边嘀咕。

阿拜一行数人很早就抵达了巴勒科别克。这里依山傍水，有透迤的长川，是召集大会再理想不过的地方。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毗邻的三四个部落。大会是各部落、各家族之间进行诉讼、争论和协商的场所。类似这种会议选择在不属于争议各方的地区内召开，显然是最合适的。

依靠人多势众和地理位置的便利条件去压倒对方，是部落头人惯用的手法。巴勒科别克却是几个部落的交界地。一面是托布克特

部落，另一面是斯班—乃曼，还有一面是克烈的夏牧场。尽管巴勒科别克水草丰美，是放牧牲畜的最好牧场，但每年夏天都闲置着。因为三个部落一个盯住一个，如果有一家把畜群赶到这里，那两个部落定会提出抗议：“把牲畜赶回去，这是公有地区，不属于你一家！”

既然今年三四个部落在一起开会，选择巴勒科别克是最好不过的！

这次有九个地区的卜勒斯要在巴勒科别克会晤，他们基本属于斜米县的基层官——区长喀山切夫管辖。其中有托布克特的四个卜勒斯，斯班、瓦克和布拉的各两个。克烈虽然不属于本县，但却是毗邻部落，而且离巴勒科别克很近。他们也在这里架起了毡房，带来了能言善辩的法官，准备解决和其他部落之间的纠纷。

在喀山切夫管辖的卜勒斯中，库南拜几个孩子的影响可以说非同寻常。最末这次选举过后，不仅在托布克特中，就是在毗邻的克烈、斯班、瓦克以及布拉等部落中，也都在谈论库南拜的三个孩子同时当选卜勒斯这件事。而最热衷于这类议论的，也都是那些部落中觊觎卜勒斯和毕官职位的大家族。他们有的表示惊讶和羡慕，有的则属于猜忌和妒恨。总之，他们议论纷纷地说：

“额尔格孜拜家族兴旺了！库南拜当大苏丹时，人们都说那是他们的鼎盛时期。如今库南拜在家赋闲。像一峰老公驼卧在灰堆上静养。可这有什么关系！官运、财运还不照样围着他转吗！他的三个崽子在三个地区当了卜勒斯，整个托布克特部落依旧掌握在他们的手心里。岂止托布克特，既然斯哈克当了柯孜勒莫拉的卜勒斯，那瓦克、布拉及斯班部落还不都是他的天下吗？对额尔格孜拜家族来说，低头看是额尔齐斯河，抬头望是青格斯山，真是登峰造极喽！”

前不久，叶尔波勒来巴勒科别克住了几天，了解过这里人们的情绪。在这里，“部落”一词不是指广大群众，它已经被那些作威作福的卜勒斯、毕官和周围的随从人员窃取了。这是在接近巴勒科别克时，阿拜和叶尔波勒走在众人的后面单独谈论的话题。

刚才那些议论库南拜孩子的一些话，正是叶尔波勒讲给阿拜听

的。他还说自己“很不喜欢人们的精神状态”，并斥责了那些当官的。他说：

“如今最普遍的是什么？是贪污和行贿——这是最叫人憎恨的事。真不知道人的胃口和食管会有那么大！听说有‘能生吞一峰骆驼的人’。看来这只是一般水平。这次有人赶来一小群马、百十只羊。还有牵来十几峰骆驼的。县上下来的大小官员竟然明目张胆地受贿。斯哈克为塔克渐和曲巴尔当选卜勒斯可能出了不少力。喀山切夫刚到柯孜勒莫拉，斯哈克就给他赶来了二十匹好马。也许正因为这原因，只要喀山切夫的脚步踏上托布克特的草地，他口口声声也离不开塔克渐。当选的卜勒斯为了从群众中捞回当初行贿的开销，竟不择手段獯猪般到处乱啃，简直快把肚皮撑破了。”

“毕官怎么样？他们也贪污受贿吗？”

“毕官的情况我了解的不多，但他们受贿是肯定的。你想，克烈、斯班、布拉三个部落和托布克特之间的纠纷，先要通过卜勒斯申辩，然后由卜勒斯把案件转交给毕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然要作一番交待。不过，这里只是袖筒里的交易。卜勒斯会向毕官暗示：‘判那个胜诉我们会收益’，或者‘判这个无罪我们可以大捞一把’等等。可见卜勒斯受贿还要通过毕官，要毕官出面呢！但宣判是毕官的事。他们能一尘不染、铁面无私地讲公道话吗？我们的吉连切、阿布得勒达、乌拉孜拜是那种人吗？”

“你说实话，吉连切和乌拉孜拜也受贿吗？”

“唉，那还用说吗？”

“我曾主张让他们两个出来做事。听说他们很快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经济条件也不错。他们俩何必要受贿呢？也许是你了解的情况不太可靠！我现在仍然觉得他们廉洁奉公。”阿拜仿佛遇到了难题。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连他们也贪赃枉法，那还有谁是干净的呢！”阿拜再没有往下讲。

叶尔波勒意识到阿拜对他们两人寄托着希望，不想再讲出他们受贿的事实。在他看来，贬低阿拜称道的朋友，等于诽谤他们。叶尔波勒记起阿拜说过的话：“无中生有、流言蜚语会导致亲人反目，朋友绝交”。他非常注意在这方面约束自己，这次依然没有开口。

阿拜一行抵达巴勒科别克的会址时，迟迟找不到下榻的地方。他们在毡房和人群中穿行了好久。沿河的两岸，在坡地草坪上架起的毡房简直数也数不清。在一些地方，并行的两排毡房群中间几乎形成了街道。不过，七至八扇栅墙的大毡房并不多。大部分是五至六扇栅墙的中小型新毡房。有的毡房外边围着花毡，花毡的图案是用平绒和棉布套制的。许多白毡房的侧面有并排架起的灰褐色毡房。这显然是厨房以及厨师、牧工和佣人的住处。在离毡房群较远的地方，有许多小马驹拴在缆绳两旁。可以看出，各家都带来了挤奶的母马、肉畜、坐骑以及参赛的跑马。

与集中在缆绳边挤奶的母马相比，闲散游离的马也不少。且个个膘肥体壮。这里仿佛是各种马的展览场地。在这些马身上烙着各阿吾勒、各部落的不同印记。河两岸接连不断的条条缆绳，似乎比毡房群伸得更长。拴在缆绳上与母马分开的几百只小马驹，更引人瞩目。

阿拜一行看到了特地为官员架起的毡房群。在毡房群正中间有三顶八扇栅墙的大毡房。一眼可以看出这是会议中心。在大毡房两侧，还有许多中小型白毡房。这些毡房都是按两顶一组、三顶一组靠近架起的。毡房周围来回走动的卜勒斯、毕官、部落总管以及随从人员特别多。年轻的招待员忙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各部落来的人，从上层人物到随从人员一律是本部落的装束。在这里可以看到四片缀顶的托布克特帽，帽顶细长的克烈帽，六片缀顶的乃曼帽，还有八片缀顶的瓦克帽。袷衫、鞍鞯的样式也各不相同。这些都引起了阿拜的极大兴趣。斯班、托布克特、克烈、瓦克的现任卜勒斯、候选人、常任毕官都有各自的翻译。当阿拜一行走过时，他们都整齐地站在官员毡房的外面。与他们一起出来的还有军官、守卫和民警。这些人都穿着夏季白色上衣，戴着无边帽，胸前的铜钮扣在闪闪发光。叶尔波勒觉得他们的形象非常可笑，于是用嘲讽的语气说：

“这些人站得这么整齐，是在悼念什么人吧？”

“像特地从畜群里出来的公山羊，这是在做什么？”阿斯勒别克也感到奇怪。这时恰克回过头看了看，便明白了这些人何为在这里

恭恭敬敬地站着：

“说是县长要来，他们肯定是在等候县长。瞧，那边不是来了许多马车吗！”

阿拜和阿斯勒别克都拽住缰绳朝后面望着。远处草地上果然有密密麻麻的人群向这边涌来。大概有六七辆三匹马驾的皮包车。车前后骑马叫喊的好像是部落总管、随从和接待人员。车轭上的铜铃声越来越近。顷刻间，仿佛千百只马蹄的敲击声震响着巴勒科别克两岸的草原。

“看这声势不只是一位县长，肯定还有许多官老爷！”阿拜说。

恰克前两天曾到这里来过。他弟弟曲巴尔——现任卜勒斯曾向他透露大会的一些准备情况。

“你说的对！不只是一位县长。听说本州有两名县长将出席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要解决克烈和斯班、托布克特之间的一些纠纷。前来的除我们斜米县长以外，可能还有卡尔卡拉尔的县长呢！”

这个判断显然是正确的。有两辆大皮包车最先跑来停到这里了。这里的卜勒斯和翻译人员分成两部分，紧跟着自己的上司。阿拜一行不想在这里停留。他们还要沿着巴勒科别克河岸继续寻找下榻的地方。

官老爷们下车后，部落总管、随从和招待人员都在忙于照应。这些人在跑动中，遇到碍手碍脚的陌生人时会破口大骂。

“聪明人要躲开疯子。离这些势利小人远些才好！”叶尔波勒带着自己的一帮人走开了。

他们依旧骑在马上寻找住处。白麻干别特、马木尔哈孜和卡扎克拜一直跑在前面询问库南拜孩子们的毡房。他们最先找到的是柯孜尔阿地尔的卜勒斯——塔克渐的几顶大毡房。

白麻干别特跑来对阿拜说：

“找到塔克渐的毡房了！”

“我们不到那里住！”阿拜明确地回答。

他们走着走着，遇到一群白毡房。卡扎克拜跑上前去打听了一下。回来后，他用依旧不太标准的哈萨克语对阿拜说：

“嘿，这是斯哈克的阿吾勒。阿拜，我们住在这里不好吗？”

阿拜还是不同意。

“斯哈克是柯孜勒莫拉的卜勒斯。虽然他是我们的亲戚，可我们何必给别的地方增加负担呢！”叶尔波勒也表示不同意。

原来这几个当卜勒斯的兄弟和侄儿把自己的毡房都架在毗邻的草坪上了。阿拜一行紧接着走进另一个毡房群。这是属于青格斯的卜勒斯——库南拜的孙子曲巴尔的。阿拜他们刚到这里，曲巴尔本人就催动胯下的栗色马追过来。他匆匆忙忙向众人致意后，径直跑到阿拜面前。

“阿拜叔，这些毡房是我们的。你们还要到哪里去呢？都在这里住下吧！”

曲巴尔长得大个头、宽肩膀。他骑在马上，始终挺直腰板儿。只是白净的脸上有天花留下的不太明显的痕迹。

阿拜和他随便寒暄了一阵。对他荣膺卜勒斯职务表示了美好的祝愿。接着说：

“你不要强留我们了！来这里诉讼的，要求解决纠纷的，还有远远近近的朋友肯定不少。他们都是奔着卜勒斯来的，会给你添不少麻烦的。我和你阿斯勒别克叔叔，还有叶尔波勒叔叔都自由自在惯了，睡得晚，起得也晚。听乌斯盘说，他在这里架了许多毡房。我们住在他那里更方便些！”

阿拜一行不在这里住，曲巴尔是不太同意的。但他也没有再勉强。

“阿拜叔！要这样，我有几句话想告诉您！”曲巴尔让其他人走开，两个人单独留下了。

“我忙着跑来，是有事要告诉您！方才县长到达时，我们七八个卜勒斯曾去会见他。他匆匆忙忙见过面就问，‘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到了吗？’我们听他问起您都很高兴。我回答说，‘到了，他会来见您的！’我是抢在其他卜勒斯前回答的。”曲巴尔在示意，他自己会因为阿拜的到来显得突出，引起人们重视。他接着又说：

“您去见见县长，和他谈谈是对的。这次到这里来的有各个地区的人。为了解决纠纷，要互相交锋，明争暗斗，甚至摊牌。您只

要比其他人先一步见见当官的，随便和他寒暄几句，我们会享用不尽的。我们自会高人一头！”曲巴尔进一步提出了他的请求。阿拜没有明确回答，只是问道：

“来的是哪一位县长？是罗索夫斯基本人，还是其他人？”

当阿拜了解到来的是罗索夫斯基本人时，决定去见见他。这倒不是照顾曲巴尔的请求，而是因为他们互相认识，而且彼此怀着敬意；是因为安德列依和米海依洛夫都对罗索夫斯基怀有好感。

“我要去的！我去见见他就出来！这件事你就不用向我请求了！”阿拜说完，就离开曲巴尔，找到乌斯盘的住处。同行的其他人，已在阿拜之前来到这里。

不一会儿，托布克特部落的大部分头人、小官吏和卜勒斯都在这里集中了。

如今，乌斯盘已主管库南拜这个大家庭。属于母亲乌丽渐的财产也都由他支配。他本人虽然不是卜勒斯，可也在这里架了五顶大毡房。今天还宰了一匹白额青马，特意邀请两个县来参加大会的卜勒斯聚餐。

中午过后，被邀请的卜勒斯已在阿拜下榻的大毡房里集中。这里有斯班来的卜勒斯——外乃曼部落的居麻坎，他是有权有势的柯衣斯克的儿子。有克烈部落精明强干的托衣沙尔，还有一位是托布克特部落恰干家族出身的莫勒达拜。这人长得虎背熊腰，生性好斗又刚愎自用，如今是莫特什家族的卜勒斯。而这个家族的成员大多是膀大腰圆的彪形大汉。

这些人都在互相窥伺，彼此没有多余的话可谈。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看谁会赢得上司的器重和赏识。”虽然表面上看来很平静，可都在勾心斗角，讲的话也模棱两可，让人摸不透是什么意思。他们都明白，斯班和柯孜勒阿地尔地区的草场与边界纠纷，明天也许会引起塔克渐和居麻坎面对面的交锋；莫特什和克烈间的纠葛会使莫勒达拜和托衣沙尔争持不下。由于多年不曾召开过这种大会，部落之间的抢劫、斗殴，甚至寡妇归宿等问题所引起的纠纷肯定也会不少。可以估计，托布克特和克烈之间，克烈和斯班之间，斯班与瓦克、托布克特之间的要案、大案肯定也积压得很多。明天，各家

族那些能言善辩的毕官就要唇枪舌箭地互相攻击了。此刻的沉默正预示着明天一场场激烈的舌战。

只有阿拜，因为不曾介入这里的任何纠纷心里坦然，神态自若。他随便向居麻坎和托衣沙尔问起克烈和斯班之间的一桩旧案——这是由萨里哈姑娘的婚事引起的纠纷。两个部落间还为此进行过械斗，并赔偿了损失。这消息在这一地区传播很广。阿拜是想了解这个案件的底细。

托衣沙尔没有回答。居麻坎向他冷冷地瞥了一眼，接着说道：

“我只见过人民受害，不曾见过人民安定地生活。亲爱的阿拜，只要双方真心要和好，没有不能和解的。姑娘自己不安分，怎么好责怪群众！”这几句话，实际是指责包括姑娘在内的一大批人。可以看出，这起案件是克烈和斯班部落在这次大会上争执的焦点。

阿拜意识到，这类话会使人们感到不愉快，立即收住了话题。不一会儿端来了马奶酒。客人们喝过马奶酒，顿时觉得精神爽快，都希望有人吟诗唱歌给大家助兴。阿拜接过恰克正在拨弄的冬不拉，顺手递给了白阔克切。白阔克切阿肯是同塔克渐一起离开柯孜勒阿地尔的。不过一到巴勒科别克就住到乌斯盘这里了。他在这里不声不响地到听差及部落总管中闲逛，不时把听到的消息转告乌斯盘。有一次他向乌斯盘透露：

“所有的卜勒斯、毕官和部落总管的腰包都塞得鼓鼓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你感到手头短缺，只要有本事还是要当卜勒斯！白的也好，黑的也好，尽可以张开大嘴吞下去，没有谁敢过问！”

乌斯盘对这类事颇感兴趣，也喜欢打听。他曾问白阔克切：

“卜勒斯和毕官都在袖筒里做交易，而且是在深夜里悄悄进行的。他们的秘密你是怎么知道的？莫非你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白阔克切毫不隐瞒地把自己搜集信息的手段告诉了乌斯盘：

“你不要对别人讲！我与这里卜勒斯的听差都说得来。卜勒斯无论送礼，还是受贿，都要经过这些家伙的手。他们有什么秘密也都不瞒我。甚至连其他卜勒斯的听差讲的话，他们也会告诉我的！”

在客人们未到齐以前，阿拜曾问白阔克切：

“白耶克，你还看到和听到了关于大会的哪些事？有什么感

觉？”乌斯盘和白阔克切把他们两个单独谈的那些话，都笑着告诉了阿拜。

在卜勒斯的集会上，阿拜亲手递给白阔克切冬不拉琴。白阔克切接过琴，首先吟唱了一组向与会者致意的即兴诗。卜勒斯们趁马奶的酒兴争着夸赞：“太棒了！”“好，金嗓子！”“唱吧，夜莺！”“当今最杰出的阿肯！”“前辈优秀阿肯的继承人！”“唱吧，不停地唱吧！”白阔克切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时显得冷漠。他留着一簇短胡子，两腮已显得松弛。他对人们的吹捧丝毫不感兴趣，甚至不屑一顾。方才的一组诗属于序曲。他的第二组诗才接触到正题：

你总算谋取了职位，
大小也是个父母官；
当官的要为民做主，
不能让穷苦人受熬煎！
不要袒护恶棍和歹徒，
榨取老实人的血汗钱。
不要高唱着和睦相处，
暗地里挑拨离间。
不要巧取豪夺，
加重人民的负担；
更不要贪赃枉法，
给百姓带来灾难！

虽然这里没有指名道姓，但在座的卜勒斯都感到不愉快。仿佛这些辛辣的词句都在影射自己，也再没有谁赞赏他的诗了。看来莫勒达拜的倔脾气又犯了。他说：

“别以为他叫白阔克切^①就拿他当老实人。这些耍嘴皮子的滑头会一步步靠近你，最后把你的一池水搅浑！”

阿斯勒别克觉得莫勒达拜的这些话有些过分：

^① 阔克切在这里有含蓄、谦虚的意思。

“阿肯吟唱都这样直爽、坦率。听众最好能耐心些!”说完微微一笑。

其余几位不喜欢白阔克切吟唱的卜勒斯想引开话题，便开起玩笑来了。阿拜却想引起听众对白阔克切的重视，他说：

“白阔克切的诗既不是为占有者唱的赞歌，也不是流浪者乞讨的咏叹。他是一位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阿肯，只不过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愿!”

塔克渐不同意阿拜的观点，他说：

“什么‘人民群众的意愿’!是哪些群众让他经常唱这些带刺的诗句!还不是他身上的癞疮痒得难受!”斯哈克和托衣沙尔也同意塔克渐的意见。

“他只能像有皮癣的马蹭来蹭去!”

“让他离人民群众远些!不要感染群众!”

阿拜听着这些话微微一笑，他说：

“直言快语从来不被人接受。你们这是在表示，‘受不了啦!再别讲吧?’连一个白阔克切的话都接受不了，怎么接受群众的批评呢?”说完禁不住哈哈大笑。

“群众不是白阔克切!”塔克渐开始胡搅蛮缠了。这时，白阔克切一只腿跪在地上，用力拨动着冬不拉弦说道：

“哼!白阔克切就是群众，我的卜勒斯!可你们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其实，我吟的诗是群众的呼声!”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用两句诗给我唱一唱群众的呼声!”塔克渐笑着向白阔克切发难。这时，其他卜勒斯开始联合起来，取笑阿拜和白阔克切。阿拜有些激动，但却笑着对白阔克切说：

“噢，白耶克!既然这样，你还等什么呢?不要拖沓，也不要拐弯抹角。我给你起头，你接着唱。让他们听听群众对卜勒斯的反应，好吧!”阿拜抬高嗓门，毫不犹豫地唱道：

阴沟里的野草会任意蔓延，
有些人的牲畜会快速繁衍。

一只腿跪在地上的白阔克切激动地挺起身子，舒展双眉，接着唱道：

这种人一旦获得卜勒斯职位，
会刮尽民财，吸干人民的血汗……

“这就是群众的呼声啊！”他望着塔克渐哈哈大笑，周围的人也都跟着笑开了。有的因惊叹阿肯机敏的才思；有的因欣赏这两句绝妙的讽刺诗。塔克渐羞得满面通红，转过脸去骂道：

“满嘴喷毒的家伙！让你的舌头烂掉去！”

阿拜却和塔克渐相反。他对白阔克切的吟唱非常满意，禁不住哈哈笑起来。他对身边的叶尔波勒说：

“这哪是一般的‘阔克切’，简直像在卜勒斯头顶上轰击的‘雷阔克切’！”说完，带着未尽的笑声走出去了，叶尔波勒也同时跟着走了。虽然卜勒斯们一开始也在跟着笑，但等他们反应过来时，个个都在发窘，甚至感到惶惑，仿佛被苍鹰冲击的鹅群与大雁，不知该向哪里藏匿自己肥大的身躯。

乌斯盘意识到做客的卜勒斯们都不喜欢阿肯吟唱的诗句，便对白阔克切说：

“好吧，你也该收场啦！”说完把一碗碗马奶酒依次递给在座的卜勒斯。

在今天聚会的卜勒斯中，喜欢作诗吟唱、具有诗人天赋的确有其人，那就是曲巴尔。他虽然年纪小，但比在座的人文化水平都高。今年选举卜勒斯时，他还不满选举年龄。额尔格孜拜家族为了选他，特意把他的年龄改成了二十六岁。他在嘎比特汗的私塾里读过十年书，他的经文水平已达到毛拉的程度。他还像阿拜那样自学俄语，经常向翻译人员请教俄语课程。遇到今天这种场合，他有时会带头发言。在其他方面，他也比同辈的年轻人显得突出。

在这次选举中，塔克渐、斯哈克在与基层官吏喀山切夫以及今天来的县长罗索夫斯基谈话时，总要把这位侄儿推到前面。曲巴尔本人已经和当官的周旋过几次了，也较好地完成了叔辈交付的

重托。

曲巴尔看到乌斯盘对白阔克切的吟唱不满意，立即接过叔叔的话头对白阔克切说：

“噢，你不会有好下场的，白阔克切！你随意取笑别人，挖苦别人，还说你这是‘讲真话’。你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巴结别人，不奉承别人。可是谁教给你‘吃人家的饭，又砸人家的碗’呢？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

曲巴尔的这番话显然是在火上加油。乌斯盘的脸变得发青。一双锐利的眼睛已经充血。他怒视着白阔克切说：

“我不是卜勒斯，也不是当官的随从人员。今天因为有许多部落的优秀头人都集中在这里，我是要向他们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为了他们高高兴兴地坐在一起互相谈心，我特意准备了一顿便餐。我既不介入他们的纠纷和争执，也不偏袒他们任何一方。我只希望他们团结友好，和睦相处！”

青年卜勒斯——杜特拜首先表示赞同，他说：

“太好啦！这才是正话！你是库南拜的小儿子，是整个额尔格孜拜家族的顶梁柱。从你的嘴里听到这番话，我们觉得很荣幸！”

在座的居麻坎、托衣沙尔以及莫勒达拜也都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讲得好，这是真话！”

“这个家族不仅属于托布克特部落，而且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今天在座的有阿尔根、乃曼、克烈及瓦克四方面的代表。这不是一般的聚会，乌斯盘先生！我们对你的热情接待，对你的这番话都感到满意！”托衣沙尔最后集中了众人的意见。

乌斯盘领会了客人的心意。他又冲着白阔克切说：

“如果你也懂事，应该像他们这样理解别人的心意。常言说‘一句好话是半笔财富’，我本以为你会在贵客面前讲些吉利话，可你在唱些什么！真该死！”他板起一副非常不友好的面孔。

看到东道主的这种态度，白阔克切、恰克和白麻干别特一个个溜出毡房找阿拜去了。

当天晚上，阿拜会见了罗索夫斯基。为官员们架设的毡房里掌

满了灯，餐布上摆满了各种食品。阿拜进来时，罗索夫斯基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站起来迎了上去。草原的阳光使罗索夫斯基红扑扑的面颊变得更加红润。他俩紧握着手寒暄了好久。他请阿拜坐在自己的身边，向阿拜介绍了自己正在审理的一桩案件。阿拜看到办公桌一边堆积的案卷和多人联名写的控告信——司法术语中也叫作“集体诉状”。

今天罗索夫斯基亲自审阅了一封上告信。他告诉阿拜这封信是伪造的，上面的手印和图章都是假的。阿拜问：“这是谁写的？是为什么事？”

“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你来的正好！这是木库尔地区一位哈萨克年轻人写的。我白天见过他了，已经当着他的面让托布克特的几位卜勒斯，还有从达干德、坎德嘎台和膺列克来的卜勒斯证明他的信是伪造的。上告信是关于巴勒科别克草场的所有权问题。是直接送到尊贵的斜米州长办公室的。信的内容是这样：‘巴勒科别克草场最早是属于木库尔范围内的阔克拜·加那泰的。斯班、托布克特、克烈的卜勒斯都在信上签署了意见：同意把巴勒科别克草场归还原主。阔克拜·加那泰永远是这块草场的主人’等。我今天就在审理这桩案件。这封控告信，不要说其他卜勒斯，就连木库尔的卜勒斯——杜特拜·阿拉太耶夫也矢口否认。他第一个站出来说，‘我不曾在这样的上诉信上盖过章。’我已经派人去叫那位写假信的年轻人。我们办公室的人员因为不了解牧区的情况，工作中经常有失误，甚至有些事做得很愚蠢。不过造成他们失误的也是这些原因。明明在说谎，在诬陷他人，却还要为此发誓。经常有人写这种诬告信，假借群众的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你瞧这些吧！”县长说着，把厚厚的上诉信放到阿拜前面。他一面翻给阿拜看，一面指出加盖的假印章。

“写信的人说，这上面的印章是方才那五六个卜勒斯盖的，实际上全是他们部落总管的。他为了骗人，故意加重印油，把印章盖得模模糊糊。这是非常坏的行为，简直太可恨了！干这件事的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罗索夫斯基揭示了他极为恼火的这件事，接着向侍候在他身边的一位灰白胡须、驼背守卫人员说：

“让斟茶来！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是我的客人，我们要一同进餐！”

除阿拜以外没有其他哈萨克人进过县长这顶毡房。白天，在乌斯盘那边做客的所有卜勒斯，现在都守候在这三项大毡房的门外。有的人故意挤到门口，从门缝或开着的半扇门向里偷看。他们看到阿拜坐在上首与身边的县长一同翻阅文件，都开始悄悄嘀咕。有的人为此感到高兴；有的人羡慕、甚至嫉妒阿拜所受到的宠幸。当守卫人出来喊“茶，端茶！”时，这些卜勒斯更感到惊讶。

“茶是招待阿拜的！”

“县长在请阿拜做客呢！”

“看来在这次大会上，只有托布克特部落的话才算数哟！”

他们谈论阿拜时，必然想到明天卜勒斯之间会争得面红耳赤的那些纠纷和案件。有些人夜间还在嘀咕：

“既然阿拜已经收买了县长，库南拜的孩子们还能向我们让步吗？”

下午，在乌斯盘家吃请时，互相祝愿并表示友好的那几位卜勒斯，如斯班部落有权有势居麻坎、克烈的托衣沙尔、恰干的莫勒达拜，都还没有忘记白阔克切阿肯吟唱的那些讽喻诗，走在路上还在不停地议论。居麻坎对周围的人说：

“那并不是阿肯的本意，是阿拜教给他那么唱的，谁知他是怎么想的呢！既然宰杀白额青马宴请客人，为什么要叫来那么一位缺德的阿肯摇唇鼓舌呢？”

托衣沙尔对莫勒达拜说：

“噫，莫勒达拜！阿拜这是什么态度？让自己的阿肯把我们挖苦一顿。他好像出了一口气，站起来就溜出去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莫勒达拜说：

“谁知道他在捣什么鬼！反正库南拜的孩子们如今权大势众，说不清楚他这是在显示自己，还是别有用心！如果卜勒斯职位不好，为什么库南拜的三个崽子同时当了卜勒斯呢？阿拜在县城住了一冬，整个夏天又跟当官的勾勾搭搭，还不是要给自己的兄弟和侄

儿谋取个卜勒斯的职位！这又是为什么？这完全是一种越轨的行为！”

这些卜勒斯一路上说着阿拜的坏话，来到县长的毡房周围。他们一方面嫉妒县长对阿拜的特殊接待和敬重；另一方面，又觉得有必要跟阿拜和解，把他拉到自己方面来。这种想法，可以说在几个卜勒斯中间，已经是心照不宣了。

阿拜和罗索夫斯基谈话时没有扯到大会的问题。因为阿拜一开始就向县长说明了此行的来意。

“尊敬的阁下，我这次是顺便来看看大会，不想介入部落之间的任何纠纷。我只是看到一些贫困户受到某些大阿吾勒的欺侮和压迫，想为他们鸣不平，帮助他们。假如他们打不赢这场官司，我要代表他们全体向您提出控告。我现在不打算讲这些，只想和您见见面，了解一下县城最近的情况。同时，想知道我们共同的朋友——敬爱的叶夫盖尼·彼德罗维奇和安德列依律师的近况及他们的健康状况。”

“这太好了，这比什么都好！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您是我需要深入交谈的、草原上惟一可以信赖和尊敬的人！”他们的谈话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罗索夫斯基向阿拜介绍了他阅读的书籍和彼得堡出版的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及新闻。

一个警卫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这位面庞又圆又红、佩着马刀的胖乎乎的警卫进来说：

“老爷，加那泰耶夫到了，可以带他进来吗？”

“带进来！”罗索夫斯基命令道。

警卫带来了守候在另一间毡房的阔克拜。这是个大大头、宽肩膀、高额大眼、皮肤微黑、高鼻梁的年轻人。

“您好，尊贵的老爷！”他用俄语说，声音很宏亮。他又转向阿拜：

“阿萨拉吾麻嘎来库木！阿拜叔！”说着按穆斯林的礼节把右手放在胸前，向阿拜表示敬意。

阿拜已经明白，这就是那位写假信的阔克拜·加那泰。

和阔克拜同时进来的翻译官站在罗索夫斯基的身边。罗索夫斯

基在通过翻译进行审问。经了解，他今年才二十周岁。已经在斜米市喀孜列提——卡玛里小学里念了多年书。他属于阔克斜部落，该是木库尔的卜勒斯——杜特拜的老家。

“加那泰耶夫，今天五个地区的卜勒斯都指出你的诉状是伪造的，你所举的事实也是假的。就连你的亲戚，你们的卜勒斯——杜特拜·阿拉太耶夫也是这样说的。你自己在穆斯林学校念书，是知名的老师在培育你。你年纪轻轻的就干这种骗人的、坑害别人的坏事，将来会变成什么人呢？我对你的行为非常恼火。你又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如果说，对于无知而犯的罪过可以减一半刑，对明知故犯的人则要双倍加罪！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阔克拜还不曾回答先咳了两声，像歌手一样先清了清嗓子。阿拜这才想起来，这个阔克拜四五年前曾利用课余时间到群众中去演唱，是个挺不错的安奇^①。这确实是他！虽然阿拜痛恨他做这种事，却又不忍心让他受处分。而阔克拜清过嗓子后，不停地望着阿拜和县长。虽然一开始他因羞愧脸色有些发红，但少顷即恢复了常态。

“老爷！我做的事是错误的。我承认！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要您能了解我的困境，怎么惩罚我都可以。我会认为那是我罪有应得。”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真是穷到无立锥之地！我是阔克斜的后代。一百多户人家密密麻麻地挤在巴卡那斯河岸巴掌大的地方。一面是占有大片土地的麻买部落；另一面是占着全部肥沃草场的窝勒加依部落。而这片巴勒科别克草场，对斯班和克烈部落来说都非常远。和托布克特的其他家族比较，离我们最近，最多不过十几里路。这条大河终年不会枯竭。可大半草场没人利用，不属于任何人所有。这片空荡荡的草场不能不吸引我这样一个无处栖身的穷人。我写的信是假的，也没有哪一位卜勒斯会在上面盖章。他们的印章只可以给自己的朋友、亲戚或者送礼的人借用。我既没有这个缘分，也没有这个能

^① 安奇：歌手。

力，他们是不会支持我的。因此我不得不弄虚作假。这就是全部情况。我这位坐在您身边的阿拜叔叔也不会说我在撒谎，您可以请他作证。这样，您判我什么罪我都接受。判我死刑，可以砍头；赦免我，我感激不尽！”阔克拜抬高嗓门一口气讲完了。

阿拜一面在注意听翻译官是否译得准确，一面在观察阔克拜的脸色。他很欣赏这位年轻人能这样从容不迫地陈诉。这时，阿拜愈发不忍心阔克拜受处分了。他已经决定，如果县长要严厉处分面前的这位年轻人，他将站出来为阔克拜说情。

罗索夫斯基和罪犯们打过多年交道，善于观察哈萨克人的思想感情。他本人又是学者，勤于思考，是一位有工作经验的县长。他对阿拜的思想动向非常敏感。而且充分意识到阿拜此刻对阔克拜案件所持的态度。他本人对这个不亢不卑的犯人和他方才直言不讳的陈诉也产生了好感。因此他的语气也显得缓和多了。不过他没有理睬阔克拜，却转向阿拜说：

“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加那泰耶夫不但会伪造诉状，而且善于为自己辩护，很有律师的才能！他讲的这些话，真的能作为他犯罪的理由吗？您怎么想呢？”

县长的口气一变，阿拜就完全放心了。如果按法律手续审问，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干预。这时，他接过县长的话头，望着他的脸色说：

“虽然加那泰耶夫的诉状是伪造的，但方才讲的理由和事实都是真的。这些我也很清楚。我完全可以为他作证，阁下！”

“可加那泰耶夫不如实反映情况，弄虚作假对吗？”

“那当然不对，阁下！”

“这样年轻的就学着做坏事，养成了坏习惯，他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当然，这样下去，他的未来会让人痛心的。一个念过书、受过教育的人干坏事，给群众造成的损失，要比那些没有知识的恶棍更为严重！”

“对，您说的完全对，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在今天，对你们草原危害最大的正是这些念过几天书的半文盲，还有对法律

一知半解的讼棍、无赖和骗子!”

“是这样，这些情况我们每天都会遇到!”

“既然如此，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应该处分这个年轻人喽!”

“是应当处分。我甚至觉得，他此刻在您面前就已经受到处分了。因为不是只有有关在监牢里才算处分。道义方面的谴责该是最严重的处分。他是我们这个民族中要求上进的少数读书人中的一个。我想，当您捉住他那只写伪造信的手时，他已经感到自己在受惩罚。也许现在剖开他的心会看到一团愧疚的火!”

罗索夫斯基微微一笑，用宽恕的目光望了阔克拜一眼，接着又转向阿拜：

“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看来对加那泰耶夫的愧疚您是完全相信了。同时我觉得您这是在亲口替他作证。我的理解对吗？您照实说吧！”

阔克拜期待地望着阿拜。听到这番话，阔克拜高兴得脸都红了。他凑近阿拜用哈萨克话说：

“阿拜叔！真正的男子汉是不轻易发誓的。你方才讲的话，我大致都听懂了。但愿您帮我摆脱眼前的困境，我已经悔恨到了极点！”

阿拜凝视着阔克拜。既欣赏他的口才，又为他感到痛心。他的话音刚落，阿拜即转向罗索夫斯基：

“尊敬的阁下，小伙子在向我起誓，并提出保证。刚才您不是说我在替他作证吗？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您能赦免他的罪过，我愿意为他作保！”

罗索夫斯基已做出决定，他用冷峻的目光望着阔克拜：

“加那泰耶夫，你要真能悔过走正道，是会有所作为的。你不能再犯罪，要做一个对自己民族有用的人。你要按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的教导去做。我同意由他保释你。这就把你交给有正义感、又可信赖的保人。如果你还懂得羞耻，就不要让我再见到控告你的任何诉状！”说完把手头有关阔克拜的诉状、证明信等全叠在一起，从中间撕开抛进了纸筐。

阿拜和罗索夫斯基一直谈到深夜。当他告别后走出毡房时，方

才那些卜勒斯还站在外边，阔克拜也站在他们中间。阔克拜告诉人们说：“是阿拜把我从火坑中救出来的！”

阿拜带着阔克拜向乌斯盘的毡房走去。留在外面的卜勒斯们又在议论阿拜在县长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他们一致认为：“这就是从牢房，从流放所把官方切齿痛恨的犯人夺回来！这还有什么说的呢！”这些人直到天亮还在不停地议论阿拜和县长的私人关系。他们的种种猜测，不久即变成各类传闻，传遍了巴勒科别克两岸的成百顶毡房。

(二)

对于各地来参加大会的卜勒斯和毕官来说，第二天是充满疑虑、争议、迷雾重重的日子。

人们在纷纷议论：

“两个县的人集中了，两位县长也来了。谁会登上首席毕官的宝座呢？”

“谁会成为首席毕官呢？”

“这由谁来指定？”

“听说县长要让群众自己来决定！”

“不知道哪一位会当选？”

“谁坐上首席毕官的宝座，带肥肉的骨头肯定会送到他那个部落！”

“会是托布克特的呢？还是斯班、克烈、瓦克部落的哪一位呢？不知是谁家的福星高照！”

有的还说：

“四大部落碰头时，为首的不应当是阿尔根吗？这首席毕官的位置必然是托布克特的^①！”部落之间明争暗斗的消息，在到会的头人、总管、随从和吹鼓手中不停地传来传去。

阿拜一行是在乌斯盘的毡房里过夜的。他们起得很晚，接近中

① 托布克特是属于阿尔根的部落。

午时，才骑上马不慌不忙地到县长这边来。他们不属于参加大会的官吏，与任何案件没有牵连和瓜葛。他们属于旁观者，只是要看看这次大会如何召开、如何收场而已。他们一行已超过十人，此刻都在马背上。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该算是阿拜和阿斯勒别克。其他成员有叶尔波勒、恰克和白阔克切。还有昨天晚上和阿拜偶然相遇的阔克拜以及与他同龄的阿克勒拜等年轻人。

阿拜向同行的白阔克切、叶尔波勒及阿斯勒别克指着县长周围闲散的卜勒斯及翻译官等人吟唱着讽喻诗。他的几个亲戚和其他地区的卜勒斯昨天在县长门前装模作样的丑态，整夜在他眼前晃动着。他听到有人叫“塔克渐卜勒斯”、“莫勒达拜卜勒斯”或“斯哈克卜勒斯”时，总要嗤以之鼻。此刻，当他看见那些人又守候在县长门口时，那些令他作呕的形象立刻变成诗句从他的嘴里迸发出来：

有一天，听差突然跑来，
气呼呼地对我讲：
“县官要来这里开会，
快准备役马和毡房！”
时间紧迫任务重，
急得我心里发慌。

当阿拜用手中的皮鞭指向县长毡房那边时，白阔克切、阔克拜及叶尔波勒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再唱，再唱！继续往下唱！不都在你嘴边吗！”白阔克切策动着他的褐色玉丁马，靠近了阿拜。阿拜继续唱道：

对于管辖的百姓，
又硬着头皮撒谎：
“只要真主关照，
我这次会竭尽全力，
答谢人民的哺养！”

就这样东奔西跑，
一切都安排妥当。
单独会见县官时，
我从未透露过，
部落的真实情况。
回到部落里我又说：
“这次一步也没退让！”

由于两天来所积累的笑料，此刻都变成了形象逼真的诗行，阿拜自己也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

阔克拜没有听说过阿拜有阿肯的才能。他自己也喜欢唱歌吟诗，经常吟唱一些短小的讽喻诗。阿拜这几句锋利的诗句显然引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立即用宏亮的歌声续了四句：

我的私货并不少，
还有暗室可窝藏；
谁敢向官府举报，
绝不会有好下场。

阿拜笑眯眯地望着阔克拜说：

“哎呀，阔克拜！你不但是歌唱家，还是诗人呢！这很好！”

阔克拜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阿拜叔，我也才知道您是一位阿肯，所以随便和了两句！”

这时，同行的年轻人都兴高采烈地望着他们两人，仿佛都在侧耳等着听他们继续吟唱。

这时，他们已经到达县长的毡房前面。突然，从侧面传来呼唤阿拜的声音。当行人们朝着呼叫的方向观望时，发现在离他们不远的草地上围坐着许多人，一个人挥动着手中的黑皮帽，站着向阿拜一行打招呼。这人正是塔克渐。行人们扭转马头，走进人群，向他们致意并互相问候着。塔克渐依旧站着说：

“阿拜、阿斯勒别克，你们俩把马交给他们，自己留在这里吧！”

这些都是托布克特的长者。有一件事他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阿拜没有吭声，他朝着阿斯勒别克：“阿斯勒哥！”

阿斯勒别克正在下马，阿拜也跟着从马上下来。同行的伙伴们带走了他们的坐骑。

阿拜紧挨着阿斯勒别克与众人坐在一起。他环视着周围的人，又向在座的几位问候了一番。

集中在这里的好像多数是托布克特部落的。其中担任卜勒斯职务的有莫勒达拜、杜特拜和库南拜的几个孩子；担任部落总管的有五人，全是沙克一托嘎拉克家族的。年长的要算白固拉克和聪敏机灵、能说会道的阿布拉尔。阿布拉尔与阿拜是同龄人，只要有群众集会他是不会缺席的。这里还有阔特巴克家族的吉连切，布肯其家族的崑吐以及从耶斯波拉特来的乌拉孜拜。这人是独眼、高鼻梁、大额头、有几撮稀稀拉拉的黑胡子。另外还有莫特什家族的布拉汗、阿德力。这两人都具有家族明显的特征——棕色脸、大眼睛、大块头。现在，他们都围坐在莫勒达拜周围。

麻买部落的阿哨拜和莫尔扎一波迭依家族的兑先也在这里。兑先是部落争夺与抢劫中冲锋陷阵的带头人。

这里还有季格铁克家族的两头人——白山布和阿布得勒达。阿拜对他们出现在这里感到惊讶。不过，他们都背朝众人坐在边上，对别人的讲话不闻不问。好像这和他们毫无关系，表现得非常冷漠。他们显然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才不得不在这里等候。自从巴扎尔阿勒被押解以后，他们始终和托布克特的其他家族保持着距离。

巴扎尔阿勒的事阿拜一直挂在心上。本打算今天见到县长时间问他的下落。阿拜还想，如果季格铁克家族中有人一同去追问这件事，那会更好。他所看中的人选之一正是这位白山布。如今群众有口皆碑地说：“白山布是季格铁克家族中响当当的实权人物。”阿拜还想把阿布得勒达也带在身边，因为他也是个善于随机应变、能说会道、不服输的人。

阿拜心里想，他们的骨干不久前被这些人送进了牢里。他们又跑到这些仇人中间来做什么？他顺便向他们瞥了一眼，随即转过

身，听白固拉克讲话。

“乡亲们！常言说，路遥知马力。我们经受过考验，并没有感到困顿。我们属于富有的、强大的托布克特部落。我们即使把手伸向月亮也会够到它的。现在四大部落的许多头领都集中在这里，向我们送来了一份特大的‘礼物’——首席毕官的职位。虽然其他三个部落也想得到这个职位，但考虑到阿尔根是老大，还是让给我们了。常言说，‘生男孩子的家有福’。我要向塔克渐、斯哈克、曲巴尔三个人表示谢意。他们说，‘在其他部落面前发生争吵影响不好！’于是把意见带回来了。明天就会有各种错综复杂的、难解的纠纷集中到首席毕官前，要求给予公正的解决。我们要同心协力地提出一名有威信、真正称职的候选人，送到上面请两位县长审批。好吧！请大家说一声‘阿敏’，提出一位称职的候选人。让他为我们的部落争来荣誉。我还有话，亲爱的阿拜！我们叫你来，是因为县长会征求你的意见。希望你赞同并拥护我们提出的候选人，同时也以你个人的名义，提交给你那位县长朋友！”

长时间内没有人发言。阿拜已察觉，在人们的沉默里暗藏着各种机关。坐在这里的人各有各的心思和打算。他们都在互相观望，互相猜忌。阿拜冷冷一笑，接着用宏亮的声音毫无顾忌地说：

“喂，兄弟们！这么高的职位在等着你们。如果你们真的同心同德，该为此感到高兴。为什么连一句话都没有了？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提出你们心目中的人？难道你们所说的‘深厚的友谊、牢固的团结’都是空话吗？还是你们的舌头想动，喉咙被卡住了？为什么不提名呢？”

阿拜把皮帽摘下来拿在手里。接着叉住腰，仰起头，蹙着眉头向在座的人们扫了一眼。他此刻的姿态明显的高于所有在座的人。话讲得也很流利，有启示，又有分量。

今天在座的多数是托布克特部落里的中、青年佼佼者。如乌拉孜拜、吉连切、昆吐、阿布拉尔及莫勒达拜等。他们都明白，阿拜的口才与学识都远远超过他们自己，即使他们心里嫉妒，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这些人每当遇到阿拜像方才那样的一边嘲讽、一边批评时，总是缩回脑袋装作听不见，从来也不会敞开思想表态。此

刻，他们还在那样猜测：“这是诡计呢？还是在捉弄人呢？不会有什么圈套吗？谁知道有什么秘密，什么危险？”直到现在，他们也还是这样不敢表态，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阿拜下决心要打破眼前的沉默。于是，非常果断地说：

“好吧，尊贵的乡亲们！先发言的不是别有用心，是急着讲出真话！不要把首席毕官的职位当作恩赐，而要当作考验。你们都在讲‘托布克特的威信’，这当然就是诸位的愿望。然而，跟随在你们后面的群众所需要的却不仅仅是这个。当然，你们自己是不会跑到首席毕官前面去争吵和取闹的。可群众的事都要集中到他这里。被污辱、被欺凌、失去自由与平等的人们会潮水般涌到他前面。这里有劳动果实被剥夺的贫苦农牧民，有个人财产被侵吞的孤儿、寡妇。他们的血和泪，他们整年流淌的汗水和年深日久的怨恨，都反映在这些棘手的案件里。至于部落之间的关系，斯班与托布克特之间，托布克特与克烈及瓦克之间的纠纷还少吗？就是托布克特部落各家族之间纠缠不清的积怨旧恨也不少！我认为只有最熟悉、最了解这些真实情况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胜任首席毕官的职务。可现在有谁具备这个条件？确切地讲，只有一心一意想着人民大众，敢于明确表示‘我的法规只有正义和真理’的人，才有资格当首席毕官。可你们却不提名。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来讲！反正公开讲出来是无罪的！在座的托布克特人里面，论声望和影响该数额尔格孜拜家族。讲得更具体些，要数库南拜的子孙了。在座的中间不该没有人吹捧：‘可以从他们中间选一名’。虽然我本人也属于额尔格孜拜家族，我却不愿提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做首席毕官候选人。但这并不意味在座的人里面没有适合的人选。我要提出的候选人必然是堂堂正正、襟怀坦白、能赢得人民群众信任、能为我们部落争取荣誉的人。他绝不会玷污我们这个部落的名声。我给县长也只能推荐这样的人！我指的正是坐在这里的阿斯勒别克兄长。他不是卜勒斯，不是毕官，也不曾想得到这个职务。对你们这个集团来说，他是个局外人。但他为人正派，能关心和爱护人民，也肯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如果听我的意见，要找个理想的人选，就该抓住阿斯勒别克不放！”

阿拜的话音刚落，布肯其家族由精明强干的昆吐带领，吉连切、乌拉孜拜、阿布拉尔等齐声高喊道：

“太好啦！”

“就这样吧！”

“这才对呢！”

“讲得对极啦，没说的！”

“谢谢你的大公无私，阿拜！”

其他问题在大部分人的欢呼声中很快得到解决。没有人再讲多余的话，都表示同意阿拜的意见。只是额尔格孜拜家族中没有人表示赞同，但也没能提出反对意见。

阿拜随即把这里的意见反映给罗索夫斯基，并表示他代表人民拥护阿斯勒别克为巴勒科别克大会的首席毕官。这一提案立即得到了批准。

阿拜这次来的目的有二。一是为贫困户鸣不平，二是想了解巴扎尔阿勒的案情。他试探性地提了提这件事。

罗索夫斯基知道阿拜与其他卜勒斯不同，一直在替巴扎尔阿勒辩护。然而他不希望过多地扯这件事，想用简短的几句话作出回答：

“我知道您要和我谈巴扎尔阿勒·考岷诺夫的问题。我一直在等您提出来！在县上安德列依提到您时，也曾问及考岷诺夫的案情。不过我没有插手这个案件。对考岷诺夫的起诉塞米巴拉金斯克县已经审理过。这个案件牵扯到在塞米列奇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州之间逃窜的吾拉尔拜团伙。卡尔卡拉尔县发生的事件也很严重，这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详细情况你的安德列依好友会比我讲得更清楚。这本来是早已经了结的案件，因为以前考岷诺夫不曾被捕，所以没有宣判。最近听说州上已经判决，鄂木斯克省公署复审后也做了判决。我们出发时考岷诺夫已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向鄂木斯克押解，他已被判处十五年苦役。这就是他今后的命运。”

阿拜带着极为忧伤的情绪听完了关于巴扎尔阿勒被判刑的消息。这次竟没有向罗索夫斯基告辞就悻悻地走了出去。

对伪造罪证陷害巴扎尔阿勒的塔克渐、斯哈克二人，阿拜极为

恼火，也感到灰心。

阿拜独自走在旷野里，不知该向何处去，去找谁。他想着巴扎尔阿勒那双闪光的、明亮的眼睛。仿佛看到巴扎尔阿勒穿着褴褛的囚衣，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走在一群语言不同，对他完全陌生，极端仇视他的刽子手中间。阿拜眼里渗出了泪珠。他自己也仿佛受到了严重打击，低垂着头，离开喧嚣的人群，无目的地走去。突然，后边传来叫嚷声，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吉连切和昆吐等人在寻找他。

阿拜抬起头，振作精神对昆吐说：

“已经批准阿斯勒别克兄长为首席毕官。请通知他本人和群众。我祝他一切顺利！”

“我们敬佩你这样大公无私，愿你前程辉煌！正像你自己说的，你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儿子……你不是经常讲这句话吗！”吉连切高兴地向阿拜挤了挤眼，接着又说：“阿拜！正像你讲的，你成了人民的儿子！这最好！虽然你自己没有当首席毕官，可这四大部落的首席毕官是由你推荐的。这同样会抬高你的声望，扩大你在草原牧区的影响。额尔格孜拜的那些庸才们肯定对你不满意，那就由他们去吧！如果没有你，谁知道他们会成什么样的人呢！如果说昆吐为阿斯勒别克高兴，我却真正为你高兴！”他握着阿拜的手不停地甩动着，引得阿拜也笑了起来。

虽然阿拜在跟着吉连切笑，但他心头的乌云并没有驱散尽。他说：

“喂，吉连切！这些人所追求的就是名和利，这对我有什么用呢？我好像被子弹射中似地离开了县长的毡房。巴扎尔阿勒，可怜的巴扎尔阿勒现在究竟在哪儿！我本来对罗索夫斯基寄托着希望，可还是听到了非常不好的消息。巴扎尔阿勒已离开了县城，甚至已经由斜米将军判决，押解到军事法庭。据说是要先押送到奥木布，再送到更远的流放地。真叫人束手无策！”

吉连切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也很同情巴扎尔阿勒。阿拜两人含泪的眼睛相对凝视了片刻便分手了。

阿拜愁眉苦脸地向回走去，忽然听到侧面有人喊：

“这不是阿拜吗？”

“是，正是阿拜！”

“对，昨天不就听说他在这里吗？”

“亲爱的阿拜！你到哪儿去了？”

阿拜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他—转身看到自己的两位老朋友——贫困农户代尔肯拜和颠德拜急急忙忙地向他走来。他们因在稠人广众中找到了阿拜显得非常高兴。

阿拜和两位老友寒暄了好久。他打算尽快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便带着他们一同走来。走在路上，阿拜不停地望着代尔肯拜。他很欣赏这位大个头老友身上的裕祥和戴得端端正正的皮帽。阿拜问他们在路上走了多久，还问到叶尔阿勒那边贫困户的情况。

阿拜三人正向前走时，看到县长毡房后边坐着许多人。阿拜发现他要寻找的几个人也在里边，便向人群走去。

颠德拜比代尔肯拜显得苍老、清瘦，还有些驼背。他好像走路也有些不方便，一直跟在阿拜和代尔肯拜的后边。此刻正把手中的长鞭杆横在腰上，用两只胳膊别着鞭杆的两端，吃力地迈着步子。他穿着驼毛絮的裕祥，戴着羔皮帽子。稀稀拉拉的胡须已遮不住下颔与脖颈的横纹。腮帮也显得松弛。看他的衣着与神态，人们会把他当成代尔肯拜的随从。

围坐在县长毡房后边的全是额尔格孜拜家族的成员。他们显然是特意集中在一起的。坐在人们中间的，正是红脸膛、满脸灰胡须的买巴沙尔。周围有塔克渐、斯哈克、曲巴尔、阿克别日德及额日晒。

原来这些人正在议论阿拜。在他们看来，阿拜不提名额尔格孜拜家族成员，而提布肯其家族的阿斯勒别克为首席毕官候选人，是极大的错误和过失。

由于额尔格孜拜家族中有好几个人当选为卜勒斯，人们都认为库南拜的孩子在走官运。这使买巴沙尔感到很惬意。在他看来，“既然年轻人都当了卜勒斯，四大部落碰头时，肯定会把首席毕官的位置让给托布克特家族。这样一来，首席毕官除约斯肯拜的子孙外，还能由谁担任呢！如今我是额尔格孜拜家族中年纪最大的，这

种职务除我以外还能属于谁！”这是他内心的秘密，也是他的欲望。买巴沙尔总是错误地、过高地估计自己，有时甚至想入非非。此刻他就在想：巴勒科别克大会可能会使我发迹。首席毕官的权利非同小可，什么要案、大案都要到他前面来。审理这种案件与调节一般纠纷自然不同，行贿、送礼的绝不会是少数。如果真主保佑，这次能赶回来成群的马匹和羊只，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事呢！”

可这会儿听塔克渐、斯哈克讲：“轮到我們身上的福分，却落到其他家族手里了。额尔格孜拜家族竟落空了。这全怪我们自己！是阿拜拱手让给别人的！”

买巴沙尔听到这个消息，简直火冒三丈。他气冲冲地骂道：

“阿拜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把送上门的高官厚禄推出去？如果那么看重阿斯勒别克，让阿拜把自己的牲畜送给他，亲自去孝敬他好啦！为什么把四大部落共同让给我们的职位随便推出去，而不交给本家族的成员！为什么不考虑哈吉的威望！怎么这样胡作非为！也不知道和叔叔兄弟们商量。即使要让给别人，也要郑重其事地提出条件，和他们周旋一番。哪能像败家子儿一样，把手中的珍宝随随便便扔出去呢！这不是拿祖上的声誉当儿戏吗！”

塔克渐等几人只是简短地通报了使他们反感的消息，没有讲得更多。

额日晒和阿克别日德也跟着买巴沙尔谴责了阿拜的作法。

塔克渐带着嘲讽的语气望着曲巴尔说：

“推举候选人时，阿拜讲什么‘要选出能为孤儿、寡母及贫苦农牧民办事的人’，而且特别强调这句话。真怪！为死人赎罪时，家属们要向孤儿、寡母施舍。平时听人们说，‘斋月收集的钱要给那些生活没着落的老弱病残’。我们这位吉戈特是把巴勒科别克大会当成祭奠活动了吧！在四大部落头人的聚会中，像买克方才讲的败家子儿那样随便乱抛乱扔，真叫我替他害臊！”

从表面看曲巴尔很尊重阿拜，认为阿拜比别的叔叔、伯伯们站得高，看得远。可是在外人面前，尤其是当着塔克渐和买巴沙尔等额尔格孜拜家族中这些不学无术而又尖酸刻薄的人面前，他也会含沙射影地讲几句讥笑阿拜的话。他那显得非常特殊的鼻翼此刻又习

惯性地翕动着，随之扑哧一笑，诙谐地说：

“塔克渐叔叔，您怎么说他是败家子儿呢！我阿拜叔叔讲的不都符合真主的旨意和穆斯林的教义吗！他讲的那些话，依禅大师、伊玛目、霍加、毛拉们每天不都在讲给您听吗！在巴勒科别克大会期间，多熟悉些真主指引的道路还会有错吗？”他笑着结束了这段话。

这几句含有讽喻意味的话充分显示了曲巴尔的谈话技巧。

正当额尔格孜拜的这些后代贬损和讥笑阿拜时，恰好看到阿拜带着两位老人向他们走来。平时遇到阿拜总要缩头缩脑的这些人立即收敛了笑声，没有谁再说话。塔克渐已看出跟在阿拜身边的是未开化的山里人，而且很快认出衣服破旧、弓背而行的颠德拜。他又冷笑着对周围的人说：

“你们要还嫌不够，这不，阿拜从县长那里走出来了，而且带着他那些缺吃少穿的穷光蛋呢！”

没有人吭声，都看着阿拜他们一步步走来。塔克渐用嘲讽的语气说：

“天哪！我们的阿拜今年夏天竟变成了虔诚的教徒。莫非是那些叛乱分子刺杀了皇帝，他却在这里忏悔！要这样下去，他会跑到麦加去朝圣的！有一天，我们还会看到他缠着白头巾，变成阿凡提到处念经驱邪呢！”

曲巴尔、买巴沙尔也憋不住跟着笑起来。

这时阿拜三人已走到众人面前。两位老人向额尔格孜拜的后代致意后，又寒暄了一阵。可这些额尔格孜拜的子孙没有哪一位表现得热情。因为在座的都了解他们属于贫困农户，而且为损失的青苗在到处叫苦。虽然谁也不曾讲这方面的问题，但额尔格孜拜的后代心里有数，知道他俩不会无缘无故地让阿拜带着跑来。

虽然在座的人中间有阿拜的叔辈和兄长，阿拜今天却没有向他们请安。他穿着灰衫背着手，嘴里叼着香烟。他阴沉着脸，一声不响地待了一阵。接着把大大小小在座的人依次端详了一番，用手指掐着香烟厉声叫道：

“塔克渐、斯哈克、曲巴尔！你们三个卜勒斯到那边去！我有

话对你们说!”接着面朝两位老人，用掐着香烟的手向前指着走开了。

曲巴尔首先站起来，迈着轻捷的步子跟随着阿拜，那两个却拖着肥胖的身子慢腾腾地走在后边。

几个人刚刚坐下来，阿拜就正式宣布道：

“代尔肯拜和颠德拜老人是到这里讨债来的。一年来，他们曾多次登门叫苦，可没有人理睬。这些我们都非常清楚。他们受害的情况，只要我摆出事实，谁也不敢抵赖，也用不着他们开口。但他们这次不是为自己的事来的，是代表四十多家贫困农户。是我让那些贫困农户派他们到这里来的。我还告诉他们：‘在大会上，我要站在你们这边说话’。现在该由你们在座的来解决问题。我指的正是你们三个卜勒斯。无论他们到哪里告状，都会一口咬定，欠债的正是你们!”阿拜讲完话直盯着他们。

塔克渐对阿拜的话极为反感。他恶狠狠地说：

“噢，我们怎么会欠他们的债！难道塔克渐和斯哈克抢劫了他们的阿吾勒，杀了他们的人吗？你凭什么带这两个穷鬼来诬赖我？你以为我怕他们这副丑恶相不成！”

阿拜也动火了，他直冲着塔克渐厉声喊道：

“噢，塔克渐！你别放肆！要小心迈步！在你眼里这两个老人是丑恶，可从他们的为人、做事，你找不到任何恶迹。丑恶不是他们从娘胎里带来的。卜勒斯也不是你从娘胎里带来的！”

“这些天生的穷鬼，难道是我剥夺了他们！”

“是你！”

“你这是诬赖！”

“是你！不是你亲手干的，也是你先人约斯坎拜、库南拜、木尔扎台他们干的！这些穷人多少年来服侍你们，世代代给你们做苦工，当牛马。他们的血汗都让你们榨干了。现在老了，没有用了，又让你们赶出去了！他们除了穷，除了手脚僵硬以外，还有什么过失！他们是真正受苦受难的同胞！”

阿拜义愤填膺，越说火气越大，不禁想起复仇的“锋利板斧”。他认定这才是最有力的手段，于是更加严厉地说：

“不要强词夺理，要老实地回答！在这次巴勒科别克大会上，你们要把所欠的债送到他们手里，必须送到他们手里！你们这三个库南拜的子孙。如果不想在四大部落的集会中出丑，就要立即开始行动！这里有你们本身欠的债，也有你们那些手下的人欠的债。你们要规规矩矩，一五一十地还清。不然，我要采取别的办法。你们立刻回答我！”

塔克渐终于意识到阿拜最后这几句话的分量。“要采取别的办法”，显然是指告诉县长。这使塔克渐打了个寒颤，再不敢吭声了。斯哈克一直没有说话，甚至不敢直视阿拜。他方才一见代尔肯拜，就想起勒索的七匹马已经赶到了阿克木别特的阿吾勒。心里忐忑不安。在亲属中，他和塔克渐比较接近。不知是由于尊重，还是由于畏惧，在他眼里阿拜始终像一位不小的长官。和他比起来，曲巴尔倒是经常和阿拜来往，也能谈到一起。正因为这样，斯哈克不由得望着曲巴尔，希望他能打开僵局。

阿拜和塔克渐争吵时，曲巴尔总觉得自己不该袖手旁观。不过，他的话没有向阿拜讲，而是向代尔肯拜两位老人讲的：

“好吧，两位乡亲！你们有哪些要亲口讲的冤屈？你们的要求是什么？有什么要上诉的？开头的話已经有人替你们讲了。现在该由你们自己讲！讲吧！”他的语气很温和，是希望和解的态度。

代尔肯拜的话好像早已经想好了，就在嘴边上。他抬高嗓门，滔滔不绝地说：

“亲爱的！我们不喜欢闹事，也不是爱打官司的讼棍。我们哪有这分心思，哪有这个精力！我们也不是要借阿拜的力量索取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是要讨取被别人剥夺的劳动果实。这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四十户人家被夺取的成倍财富。现在有这样两笔帐要算清。第一，去年秋天，我们五块地上已经成熟的庄稼被塔克渐、买巴沙尔的，亲爱的曲巴尔，还有你和苏格格的马群吃掉了。你们的阿吾勒住在阿克耶斯别、沙尔吉日克、塔克尔吐麻、卡夏麻一带时，一连四夜，几家的马群轮番跑到农田里，把庄稼吃得精光。去年我曾到各家去要求赔偿损失，谁想旧债没有讨回来，今年春天又遭到洗劫。还是那些人家的马群，把我们五块地上的青苗啃光了，

农田被踩得不成样子。我们只有仰天哀鸣。第二，亲爱的斯哈克！阿克木别特是盗匪集中的阿吾勒，属于你管辖的柯孜勒莫拉地区。我们的七匹马全被偷走了。我们这两个老头子跟踪追到他们阿吾勒，把事实全摆出来了。连他们自己也无法抵赖。可他们在暗地里做交易，又是送礼，又是行贿。我们连给他们做内线的人都查出来了。斯哈克，你是怕牵扯他，还是相信了阿克木别特那伙人的鬼话？总之，我们的七匹马被吞掉了，连只山羊羔也没追回来。我们只有呼天唤地！不告诉阿拜还告诉谁呢？如果有人为我们伸冤，替我们做主，我们何必跑到这里来！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诸位卜勒斯！”代尔肯拜结束了他的话。

代尔肯拜讲话时，塔克渐憋着一肚子气。他几次瞪着眼睛怒视代尔肯拜，几乎要大声呵斥。只因为方才与阿拜交锋时受挫，不免胆怯，因此只好生闷气。

代尔肯拜的话讲完后，人们沉默了片刻。还是曲巴尔比较机灵。他已经料到，这件事无论捅到县长那里，还是摆到法官面前，对库南拜家的三个卜勒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只能使他们丢脸。而更难的是过阿拜这一关。曲巴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大事化小，不声不响地就地解决。他像两位老人的贴心人一样，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和颜悦色地说：

“好啊，两位老人家！看来你们今天是寸步不让！你们俩是我这个卜勒斯的台柱子，如果你们和外面发生争执，我该袒护你们。可是今天，说你们归我管辖，这会儿你们比我气粗！”他笑了两声又说，“这边有我阿拜叔叔，他是你们有力的支持者。到那边呢，左有县长，右有首席毕官。我觉得你们实在是四十户人家里的两颗福星！总之，还是应当按真主的旨意办事！”他向塔克渐和斯哈克瞥了一眼，又接着说，“两位叔叔，我们不要欠他们的债，也不要让别人欠他们的债！话就说到这里吧！让我阿拜叔叔来决定，我们就此结束这个案件！”

曲巴尔的这番话拐了个大弯，最后让阿拜来做仲裁。阿拜很欣赏他的机智，心里琢磨：他比塔克渐和斯哈克要聪明得多，很有前途！就是不知道他朝哪个方向去！

虽然颠德拜没有插话，但他已经看出来：曲巴尔的这番话既能说服塔克渐，劝阻阿拜，又能维护库南拜子孙们的声誉，他自己和代尔肯拜也会接受。于是不停地点头表示同意，赶忙说道：

“是，是！话说到点子上，牲畜自己会找到主人！瞎子盼望的就是恢复视力，亲爱的！对你的话我们心悦诚服！但愿一切顺利！”

“讲吧！讲吧！曲巴尔已经讲过了，现在让我阿拜哥讲，我们洗耳恭听！等候裁决！”斯哈克表示同意。

两位卜勒斯——弟弟和侄子都已经同意了，塔克渐也不打算再对峙下去。他憋着一肚子气在等待阿拜裁决。这时，所有人都静悄悄地望着阿拜。阿拜没有讲多余的话，简短而又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按照阿拜的裁决，对于去年和今年两次损害的农田，按每块地的青苗赔偿两头大畜，共赔偿二十头。对今年偷去的七匹马，附加畜主的损失，共赔偿十头标准畜。按当地习惯，标准畜指一匹好马，或带驹母马，或带犊母牛。为农田赔偿的大畜，阿拜也明确地改为五岁马。两位老人对阿拜的裁决非常满意。不过，他们没有做声，只是心里默念着“阿敏！”祝愿这一切都能顺利实现！

虽然这个裁决对三位卜勒斯显得过重，但他们已无可奈何。因为既然同意阿拜做仲裁，如果不接受他的裁决，等于撕毁方才的协议。塔克渐和曲巴尔都知道阿拜决不会让步。阿拜明知道他们都嫌这样裁决过重，但没有理睬。他依然绷着脸，严肃地补充道：

“我已经做了裁决。不过这只是第一步。只有把全部赔偿的牲畜交到这两位老人的手里才算数。看来你们都觉得赔偿的数字太大，表面上含含糊糊地应承了。可能有人心里在想，‘将来再看吧！’如果我的裁决算数，请你们把三十头大畜在三天以内按裁定的标准不折不扣地交给他们。你们三位都是卜勒斯，阿克木别特的阿吾勒、苏格尔和买巴沙尔的阿吾勒都归你们管，而你们自己的牲畜都在手头儿上，不会跑掉的。现在要当着我的面派人去赶牲畜。一定要在三天内如数把牲畜交出来。交接时我要亲临现场监督。这两位老人会一直在这里等着。到那个时候，这个案件才能算结束。都听懂了吗？”阿拜又严厉地作了交待。

“听懂了！听懂了！”这句话，仿佛是阿拜逼着他们讲出来的。这时阿拜才叼着烟，带着两位老人离开了。

三天后，他们按阿拜指定的标准如数赶来了应赔偿的全部牲畜。代尔肯拜和颠德拜两位老人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三十头大畜。他们一边清点，一边不停地咂着欣赏：

“贫困农户们不知会多高兴！”

“这不是赔偿牲畜，也不是送财礼，这真正体现了人的价值！”

“贫困农户们从来没有这样公平合理地讨回过债款！连想也不敢想啊！”

“敬爱的阿拜哟！”

“但愿你前程远大！”

阿拜亲眼看着他们清点了牲畜。等这一切全都结束，准备让两位老人赶牲畜回去时，颠德拜又提出个问题。

机智而沉稳的颠德拜习惯性的眨着双眼微笑着说：

“阿拜渐！你为我们讨回了债款，把这么多牲畜集中到我们前面了。说实在的，贫困户五个姑娘的财礼也不会超过这些。不过我还有一个顾虑。我们两个老头儿赶着这么多牲畜往山那边走，路上会不会遇到托布克特或者乃曼、克烈部落劫路的把我们两个打翻在地，把牲畜赶走呢？”

代尔肯拜与颠德拜不同，他既果敢又自信。他说：

“噫，别这么胆小怕事！有谁会窥伺我们？都是自己的地方，看到往那边去的人，跟着去就行了！”

阿拜希望这批马能安全地赶到目的地。他也有些着急。

“不，代尔肯拜！颠德拜的话有道理。这段路程很远，沿途没有人家。颠德拜的意思是要多加小心，我同意。我看，起码要有一名精干的年轻人护送你们。”阿拜说完，叫来了白麻干别特。

“白麻干别特，我打算让你跑一趟，帮这两位老人送一次马。你们先到白阔希哈尔我们的阿吾勒。你在那里换一匹好马骑，再把这批马赶到叶尔阿勒贫困农户的住地，亲手交给他们。请问候阿克丽姆，让她招待好这两位老人，再让他们动身。另外，箱子里有一枝六轮手枪，让她给你。好吧，两位老人，请代我问候众乡亲！”

阿拜这才送走了他的两位老朋友。

正在这个时候，塔克渐也在另一个地方和两个惯匪商议着对策。他们是远近闻名的谢日克拜和吐尔逊。两个都是年轻人。身材高大，像两棵截顶的白杨。这两人整天闲不住，到处偷盗、抢劫。他们的犯罪活动和塔克渐有一定关系，是塔克渐在怂恿并掩护着他们。也是塔克渐在那边山腰分给他们冬牧场，安置他们的。此刻，他又单独召集他们，指着方才赶走他牲畜的代尔肯拜，向他们交待任务。

塔克渐先把两个惯匪狠狠地骂了一顿，接着说道：

“听着，你们这两条狗！那两个穷鬼赶走了我的牲畜，你们要为我报仇。要不然，等你们被追捕时，别说不管你们！”

吐尔逊散漫惯了，说起话来很随便，还习惯咬着舌头说话。

“喂，塔——克——渐，只要你派我出去……他妈的……那两个穷鬼吗……”他恨不得马上就去闹事。

谢日克拜是个诡计多端的恶棍，而且有前科。这次贫困户的马被盗和他有直接关系，因而他想推迟这次行动。

按照谢日克拜的想法，冬天在暴风雪中行事会更方便。塔克渐也认为这主意好，商量妥后即分开走了。

阿拜虽然不是卜勒斯，也不是毕官，但在这次巴勒科别克大会期间，积极主动地帮助贫困农户解决了大难题。他再没有其他任务，只是想观察和了解部落之间的争执、倾轧以及明争暗斗；想看看县上的官吏和首席毕官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纠葛。为此他还要在这里逗留几天。

这时，另一件大事——一桩极为棘手的大案被推上大会日程。这是去冬以来在克烈和乃曼两大部落间引发大规模武斗的“萨里哈姑娘案”。

克烈部落里阔加克里德的姑娘萨里哈曾许配给斯班部落^①。去年，姑娘的未婚夫不幸逝世。斯班方面认为姑娘属于该部落的未婚寡妇，让她嫁给未婚夫本家一位年逾花甲的长辈。这位长辈家里已

^① 斯班属于乃曼部落。

有两个夫人。姑娘过门后将作为他的第三位夫人。女方已接受财礼。新房及一切用具都已准备就绪。待成婚的日子一到，姑娘就将过门。这时勇敢而又刚烈的姑娘给阔加克里德和恰干太家族中所有的长者写信表达了她的意志：“不要玷污你们的名声，我的亲人！最初我曾遵从你们的旨意，现在再不要戕害我年轻的生命。不要硬逼我嫁给比父亲年龄还要大的老叟，做他的又一个侍妾！”姑娘的遭遇得到人们的普遍同情。在克烈部落内部甚至激起青年人的义愤。他们公然提出“不能让姑娘受到凌辱！”老阿肯们弹着冬不拉和阔布孜^①，用极其悲凉的曲调唱着《萨里哈姑娘向亲人的哀求》。萨里哈的《悲歌》很快传遍了克烈部落的各个角落，成为老老少少普遍吟唱的歌曲。无论看守羊群的小伙子，还是马背上的牧人；也无论是群众集会，还是平时的文娱活动，男女青年、甚至年轻孩子都在哼唱着这支歌。忧心忡忡的姑娘这时已在克烈部落的恰坎太家族中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克烈部落终于决定不再让姑娘悲泣，要与斯班部落解除婚约。

这一消息传到男方时，竟成为挑起争端的口实，说“这是以势压人，是蔑视我们，是污辱和唾弃斯班、乃曼部落！”结果以讹传讹，分歧越来越大。没隔多久，双方只经过一次交谈即采取了敌对行动。

到积雪融化、牧草返青时，斯班和克烈部落都曾抢掠过对方。也曾集聚人马进行过大规模的械斗。双方在械斗中，被打翻在地的、受重伤的不下五十人。即使在大会期间，阔加克里德和恰坎太的内部争夺也未曾停止过。克烈部落的打手们不时袭击斯班、乃曼的马群，动刀动枪的事时有发生。

卡尔卡拉尔和斜米两县的县长到达巴勒科别克时，也意识到萨里哈姑娘的案件牵扯的人数最多，将是这次大会上最棘手的、亟待解决的案件。乃曼、斯班一方和克烈部落也都蠢蠢欲动。双方前来参加大会的群众仍在不停地向各自的卜勒斯呈递诉状。有的竟制造伪证，反复起誓。在四大部落的这次聚会中，由于乃曼和克烈之间

^① 阔布孜：哈萨克族的一种用弓弦拉的弦乐器。

的矛盾正在激化，处于中间的托布克特部落很容易获得了首席毕官的位置。

阿拜能为阿斯勒别克争来首席毕官的位置，就因为上述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其他部落拼命争抢这个位置，托布克特部落绝不是仅凭自己能力轻易得到的。买巴沙尔和塔克渐说什么“因为阿尔根是老大哥，这个位置属于我们是天经地义的！”还说“因为群众敬仰约斯坎拜毕官和库南拜哈吉，所以把这个职位让给我们了！”这都是没有根据的吹嘘，是额尔格孜拜家族的一贯做法。

斯班和克烈双方的卜勒斯都在虎视眈眈，但都拿不定主意，不知该做些什么。只是私下猜测：“由谁来审理这个案件？”有的人曾建议县长亲自审理。可县长总是回避，要让首席毕官阿斯勒别克审理。克烈部落则表示反对，说他娶的是斯班部落的姑娘，是“我们的敌人——罪恶多端的阿克泰拉克家的女婿”。他们的目的是要躲开这位有裁决权的首席毕官。阿斯勒别克本人也向县长表示他希望回避这个案件，说他“会因为姻亲关系纠缠不清”。阿斯勒别克的亲友昆吐和杜特拜却因此埋怨、甚至指责他：“你要当仁不让，亲自审理，趁机大捞一把！这是送上门来的一笔财富。你真不该这样让步！”

在这期间，有关阿拜为人正直、办事公正的赞誉在斯班和克烈部落中已广泛流传。其中有两件事尤其为群众所称道。人们说：“无论库南拜的孩子们怎么恳求，阿拜也没有答应他们当首席毕官，没有理睬他们。阿拜推荐的首席毕官是另一个家族的阿斯勒别克。因为阿拜看到他大公无私，能为群众谋福利。”另一个是指最近这件事。人们有口皆碑地说：“他为那些贫困户抱不平，亲自处理了他们的案件。他强迫自己当卜勒斯的兄弟和侄儿交出了三十头大畜，作为赔偿交给了贫困农户。由此看来，只有阿拜能公正地处理群众中的争执和纠纷。他不会偏袒自己的亲属，也许对他们更加严厉。如果争议的双方中有他的亲戚，他肯定会对他们施加压力，加重对他们的处分。只有阿拜能了解哈萨克人的疾苦，也只有他能尽心竭力地去解除人们的苦难。”

与此同时，无论乃曼、斯班，还是克烈、瓦克的卜勒斯和毕

官，经常听说“斜米州的官吏都认识阿拜，他们到下边来都尊重他，听他的意见。”还说“如今库南拜已没有什么影响。虽然他过去不可一世，现在不过是活着的骷髅。他那些当卜勒斯的后代，也不是什么有出息的、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塔克渐和斯哈克不过是披着祖上留给他们的华贵的外衣，实际上都是些草包。当今托布克特部落中的优秀人物只有阿拜。阿拜和那几个卜勒斯不同，虽然他没有任何官衔，但品德和才能没有人能比上他！”

克烈和乃曼部落无论在他们的集会上，还是在毡房中都在议论这件事。居玛坎把这些情况全告诉了罗索夫斯基。托衣沙尔也向卡尔卡拉尔的县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阿拜心里很平静。他对阿斯勒别克担任首席毕官感到很满意。这几天他只是随便听听吉连切、乌拉孜拜和克烈、乃曼部落毕官的辩论。一天中午，阿拜突然接到县长的邀请。他去会见罗索夫斯基时，看到首席毕官阿斯勒别克和卡尔卡拉尔的县长也在座。

会见时，两位县长和阿斯勒别克共同向阿拜转达了克烈、乃曼两方面的建议和请求：“请阿拜出面做仲裁，公正地处理两个兄弟部落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阿拜希望知道，这确实是克烈和乃曼部落群众的请求呢，还是两位县长的主意。阿斯勒别克告诉他说：“这不是县里的主意。两个部落的头人居玛坎和托衣沙尔分别找过我，都希望通过你的调节消除两个部落的仇恨，并要我说服你承担这个重任。他们还说，如果你出面裁决，他们都会接受。”听到这些情况后，阿拜立即表示愿意出任仲裁，及早解决两个部落的纠纷。

两位县长也赞成由阿拜出面仲裁，并立即作出了决定。这时卡尔卡拉尔的县长西尼钦把姑娘的两份诉状交给了阿拜。阿拜当时就翻阅了用阿拉伯文写的诉状，但他在两位县长和阿斯勒别克面前没有作任何表示。

当天，阿拜从对峙的双方各叫来三位代表，和他们初步交换了意见。乃曼的代表是居玛坎、巴拉克绅士和唐尔别日德；克烈的代表是托衣沙尔、别格希和替西坎拜。阿拜还请来吉连切及乌拉孜拜与他一同谈话。阿拜在谈话时向对峙的双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好吧，两个兄弟部落！如果我的话真的能使你们达成谅解，握手言和，我会不惜一切，竭尽全力为你们工作。如果由于我能力达不到，找不出你们纷争的根本原因，解决不了问题，希望你们原谅。据我的观察和分析，虽然事情是由姑娘的婚事引起的，但事态已经扩大，问题变得错综复杂。两方面的互相抢劫和殴打曾发生过多，已经酿成一定的血债，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且正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要对这样复杂的案件作出裁决，必须进行缜密的、卓有成效的审理，认真听取各方面的申诉。这决不是一个人的精力所能承受的，再说也没有这么多时间。有一本书上写着这样一句谚语：独立思考是好的，能听取第二个人的意见会更好！”阿拜说的是俄罗斯民间谚语。这时，阿拜停了片刻，想看看两方面的反应。居玛坎不动声色，显得冷峻。托衣沙尔则在等阿拜的下一句话。

“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我打算请一两个人，协助我共同审理这个棘手的案件。具体地说，请在座的吉连切和乌拉孜拜作我的助手，即助理毕官。乡亲们，你们的意见如何？”阿拜的话结束了。

双方都立刻作了回答。居玛坎和托衣沙尔甚至没有征求身边其他人的意见，就表示：

“就照你说的做！”

“可以！选谁作你的助手，你自己决定！”

谈话刚结束，人们要离开时，斯班部落的绅士——红脸膛、大块头、胡须花白的巴拉克瞪着雕一般的火眼朝阿拜说：

“亲爱的阿拜！我们把仲裁权交给你了，这也是对你的考验！让托布克特介入我们的事，是相信你们会排解两个部落的纠纷，促进和解，这是一。我们请你来仲裁是因为信任你办事公道，不偏不倚，这是二。至于你要两名或五名，甚至更多的人作助手，都由你自己定。但有句谚语你一定会知道：‘意见可以有多种，最终要听买克毕^①’。这就是说，无论由多少人审问，只能由一人裁决。我们最终要听从你所作的裁决！”

居玛坎没有吭声，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托衣沙尔

① 买克毕：哈萨克传说中办事公正的毕官。

的语气稍微有些不同，他说：

“巴拉克老爷已经表达了他的意图。我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不能像驯鹰手那样，让鹰带着腿上的绳腾空，却看着我们打招呼飞回来。我把权力交出来了，随你去飞吧！我在那面山头上等着听你最后的裁决！”

虽然两个对立部落老练的毕官看法不尽相同，但分歧不太大。阿拜知道，作为仲裁人一开始要多听、少说，要显得稳重。话多了会泄露机密。在这两家中，喜欢惹事生非的讼棍都不乏其人。他们习惯猜测和揣摸别人的心理。总想抓住别人一句话算计对方。阿拜决定，直到最后裁决以前，他都要小心翼翼地审讯。要让别人多说，自己少说。正由于此，虽然他从两家方才的话中听出一些破绽，却没有表示“你的可以，他的不可以。”

当阿拜要给吉连切和乌拉孜拜安排工作时，吉连切说：

“现在就判断他们的意图也许过早。不过克烈好像把一切都托付给你了。可是听巴拉克的话，好像还不太放心！”其实，这是吉连切凭他察言观色的本领所作的判断。

阿拜没有表态，实际上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要他们两人尽快开展工作，分别到克烈和乃曼两方去了解案情，并讲了自己方才想到的做法。

“要多询问，多了解！在每次抢劫和斗殴中，双方伤亡的人和被抢走的东西都不少。你们要详细审问，尽可能地多了解情况。有些事也许真的发生过，有些则是编造的。对立的双方都可能捏造事实，无中生有。你们不要轻易表示这个对，那个不对；这是真的，那是假的。先把话压在心底，切不要做出带倾向性的许诺。那样做就等于欠了一笔债，最后要由我偿还。再向你们两人提个要求：不要在袖筒里作交易，被人收买了！我真诚地希望你们做我的挚友，成为我的翅膀！但要做一对飞向正义的翅膀！”

阿拜要乌拉孜拜从阔加克里德和恰坎太内部了解与案件有牵连的所有纠葛，并向自己汇报。斯班部落的情况阿拜让吉连切负责了解。他要吉连切查清与事件有关的所有细节。他们确定：首先从到达巴勒科别克的克烈、乃曼部落的群众中去了解。他们认为原告和

证人都可能在这里集中，而且大部分审理工作可以在这里进行。他们还决定：如果双方坚持己见，把罪过全推到对方，又不承认事实，乌拉孜拜和吉连切就要分别到克烈和斯班的某些地方跑一趟。

萨里哈姑娘案件的审讯工作是在三个地方分别进行的。整整用了一周时间。阿拜、吉连切、乌拉孜拜三人夜以继日地分头审理，有时还要在午夜碰头，互相交换意见或沟通情况。

姑娘的父亲卡勒德拜和男方年老的沙巴塔尔，是由阿拜亲自审问的。他们双方是按照旧习惯索要财礼、陪送嫁妆的。阿拜仔细了解了双方授受的具体数字。所有作为财礼送的装饰和用具也通过卡勒德拜一一造册登记。按阿拜初步掌握的情况看，为萨里哈姑娘索取的财礼，在当地要算最高标准。姑娘死去的未婚夫是白固别克家族中一个富裕户的独生子。因此，不惜重金给女方送了巨额财礼。姑娘的未婚夫死后，男方家族强迫姑娘嫁给年老的沙巴塔尔。姑娘的父亲因不愿得罪男方，同意维持婚约。但因为姑娘这次要嫁给年过半百的老人，他又向沙巴塔尔索取了一笔财礼。阿拜详细询问了这批财礼的具体数字。阿拜还了解到，虽然卡勒德拜有许多男孩子，但只有这一个娇生惯养的待嫁的女儿。为了让女儿高高兴兴地出嫁，他对比男方的财礼，也为女儿准备了丰厚的嫁妆。除了一顶八扇栅墙的大毡房以外，其他服饰、家具等都是按本民族习惯每二十五件为一组。同时以一条珍贵的丝毯为首——这是用一百只绵羊从阔坎商队手中换来的。接下来是二十五件皮袄、二十五条花毡、二十五个箱子。连衬衣、餐布、茶具，甚至牙床上的丝绸衣料都是按这个数字准备的。

虽然财礼已送到女方手里，可这些嫁妆依然在克烈这边。姑娘则表示拒绝出嫁。最使斯班、乃曼方面恼火的，是女方索取的财礼过多。因为纠纷牵扯到一大批财物，为此抢走的马匹数字也相当可观。双方都怕自己吃亏，一个比一个较劲。偷袭及抢劫活动此起彼伏。双方出动的武士、打手、巴吐尔有增无减。由于财礼是引起纠纷的原因之一，阿拜已分别召集克烈和斯班部落的当事人，认真听取了他们的陈述。下一步阿拜要审问姑娘本人。他希望查清处于漩涡中心的萨里哈有什么责任？

萨里哈姑娘把自己的诉状亲手交给卡尔卡拉尔县长后，一直待在巴勒科别克。阿拜让叶尔波勒和阔克拜把萨里哈姑娘及他的亲人一同叫到乌斯盘毡房里。

一位身材颀长、皮肤微褐的姑娘径直走进阿拜的毡房里——这就是萨里哈姑娘。她戴着海狸皮帽，戴着银耳环，穿着薄绸袷衫。她父亲卡勒德拜也跟着进来了。一直盼着端详萨里哈风姿的老老少少早已挤满毡房。克烈部落也有许多人簇拥着姑娘。乌斯盘向所有客人一一斟了马奶酒。少顷，阿拜让托布克特的人都出去了。卡勒德拜意识到他们坐在这里也是多余的，便带着克烈部落的人跟着出去了。

毡房里只剩下阿拜和萨里哈两人。阿拜这才仔细端量姑娘：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在浅褐色光洁的面颊上显得格外诱人，仿佛闪烁着智慧的光焰。既密且长的睫毛在黑眼珠上撒下淡淡的暗影，使这双眼睛显得更加深沉。鼻梁微微隆起，但很匀称。若隐若现的两条细纹从两侧嘴角向下伸延，显示着姑娘沉郁的心情和经受的磨难。不过，只要她露出洁白的牙齿，就会带着笑意，显得和蔼可亲、妩媚动人。看得出，她是一位喜欢文娱活动的姑娘。

阿拜依然恪守着最初的原则：让别人多说，自己多听。他若有所思地望着萨里哈，经过片刻的沉默后问道：

“萨里哈姑娘，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可我觉得自己从小就认识你。这也许是因为对你的情况听得太多了！”萨里哈两颊上闪过红晕，难为情地笑了笑。阿拜接着说，“我审阅了你的诉状。那上面说的都算数吧？你先回答这个！”

萨里哈微微蹙着眉头，立即回答道：

“阿拜老爷！”姑娘深沉的目光里含着忧愤。“我说话算数，从来不反悔！”她露出洁白的牙齿，疑惑地望着阿拜。两颊上又显出红晕。

“我还有句话问你：你拒绝出嫁，只是不愿意嫁给年老的沙巴塔尔呢？还是不愿意嫁给斯班部落的任何人？如果让你嫁给斯班部落同龄的年轻人，你会同意吗？”

“如果他们让我嫁给年轻的同龄人，而不是嫁给年过半百的老

人，我会去闹事吗？我的阿吾勒，我的部落允许我闹事吗？”

“你是否向男方家族表示过可以嫁给同龄人？”

“我曾托人转达自己的意见，可没人听得进去。他们说，‘她是属于我们的寡妇，要她嫁给沙巴塔尔是天意。别让她再出鬼点子啦！’就这些！”

“还要请你回答，姑娘！据男方说，拒绝嫁给他们，不是你的本意，而是克烈部落恰坎太分支的一位青年要娶你，是他挑唆的。你认识恰坎太那位青年，是向斯班部落抗婚以后的事呢？还是在那以前相识的呢？”

姑娘的脸涨红了，她显然感到为难。两侧的耳环也在抖动。不过她毫不迟疑地说：

“阿拜老爷，我以自己的伊玛尼作证。当斯班部落说我只能嫁给老头儿时，我曾表示：别说是恰坎太的年轻人了，就是一条狗，我也要揪住它的尾巴跟着走。我要远离这一带，永远销声匿迹。我认识恰坎太的青年是在这以后的事。而在这以前，别说克烈部落没有人挑唆我，诱惑我，甚至没有任何人和我暗地里来往！”说到这里，姑娘用带缨穗的手帕，悄悄拭着眼泪，并睨视着阿拜。她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已显得红肿，她的话仿佛已经结束，同时意识到阿拜不会再提出新的问题，准备起身离开。

“我已经问完了！”阿拜说。他还在望着姑娘。

姑娘并没有站起来。她对于审问自己时间短，不像审问前面的人那样复杂感到奇怪。同时，她明显地感到阿拜在同情自己。这些也促使他把最后几句话讲完。她想起自己受到的委屈和折磨，舒展开眉头，带着激愤的情绪说：

“克烈这边没有任何人挑唆我。一开始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所有发生的事全是我以后打定的主意。我决定不嫁给沙巴塔尔这个老骨头架子，不当他的第三位侍妾。我心里痛苦极了，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着的。这几天我好像就站在生和死的边缘上。我想，与其让老朽的手抚摸还不如去死。你不是要我讲真话吗？这就是真话。我每天都望着巴勒科别克和巴卡那斯的河水。我想，与其嫁给沙巴塔尔，还不如跳河。也许这里就是我葬身和长眠的地方！我要说的

就是这些!”

阿拜激动了。他仰着头，脸色显得苍白。姑娘站起来准备离开时，阿拜只是点了点头。他一直在沉思中。阿拜仿佛看到一位身材颀长、风姿绰约的姑娘在深水中下沉，水流正裹着姑娘的身躯向前滚动。姑娘蹙着眉头，瘦小的手好像把仇恨和死亡紧紧捏在一起。她似乎找到了最后的归宿，把年轻的生命交付给阴冷的空间。阿拜觉得心头涌动着一股热流——这是灵感与想象汇聚时产生的激情。它正在变作优美的语言，变作有节奏、有旋律的诗行：

姑娘憎恶老叟触摸，
从悬崖跳进滚滚青波……

叶尔波勒、阔克拜和恰克都觉得阿拜的审问太快了。叶尔波勒刚走进毡房就对阿拜说：

“阿拜，你是怎么一回事？就像姑娘参见县太爷一样！”

“阿拜叔，您总该让她吃过午饭再走哇！”恰克补充说。

“不，够了，让她去吧！”阿拜说完，拿起铅笔在纸上写着什么。看来他不愿意再多讲话。阿拜会想到，斯班部落一直在疑神疑鬼，他们会乘机大作文章，说什么“和姑娘说话的时间太长啦”，什么“阿拜教给姑娘当官的审问时该怎么讲啦”等等。不过，阿拜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别人。

对克烈和乃曼之间因萨里哈婚事引起的重大案件又连续审问了三天。吉连切和乌拉孜拜都掌握了许多情况。接着，他们又各自带着五个人，分别到克烈和斯班部落附近的阿吾勒调查了一番，获得了更为翔实的材料。

审判的日子已经临近。有关案件的各种调查材料、审问记录以及两方面在斗殴中的损失数字，已全部集中到阿拜的手里。阿拜让人通知克烈和乃曼部落，凡和本案有关人员不论老少全在县长附近毡房集中。

差役和部落总管早就骑着马通知了巴勒科别克草滩上的所有人家：“萨里哈的婚姻案件和克烈与乃曼之间的纠纷，今天就要审判，

要彻底解决啦！”

参加大会的两位县长，今天也要听取审判的情况。他们正带领全副武装的侍从、守卫以及翻译官耀武扬威地走来。看来今天的审判会格外庄严，令人心悸。

审判开始前，吉连切和乌拉孜拜曾单独和阿拜交换过意见。吉连切问：

“阿拜！缰绳完全握在你手里。现在对你、对我们部落都是一次考验。可是，我和乌拉孜拜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亲爱的，你把实话告诉我们，你决定判谁赢，谁输？”

阿拜眯着眼笑了笑，仿佛在揣测他们的心思。接着问吉连切：

“你们说说该偏向哪一方？看来话就在你们嘴边上。你们的意思该袒护谁？”阿拜的眼睛直盯着吉连切。

“阿拜，‘碰到金子，神仙也会离开正路’。我们的前辈都是这样做的。斯班部落显然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的头人巴拉克，还有白固别克、沙勒坡让我和乌拉孜拜两人在审判开始前向你致意。只要你把克烈的姑娘判给沙巴塔尔，他们可以从斯班部落的马群里挑四十匹好马馈赠。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吉连切直勾勾地望着阿拜，用坚定的语气说出了他内心的秘密。

阿拜觉得吉连切嘴里在散发着臭气，他气愤地挥了挥手，示意“快住口！”不过他很快抑制了自己。惯于揣摩人心的吉连切对阿拜突然间的变化看得很清楚。他虽然有些犯疑，但还是觉得有希望。这时阿拜望着乌拉孜拜和吉连切笑着说：

“喂，乌拉孜拜！你要说的也是这个吧？你也认为应该接受馈赠，应当判罚克烈部落吧？”阿拜在继续试探他们。

乌拉孜拜和吉连切明知道阿拜要比他们精明，但依然希图阿拜接受他们的意见。乌拉孜拜说：“躲躲闪闪有什么用！这儿没有不受贿、不受礼的官吏和毕官。这既不是你带头的，也不是你能制止的！这不是在麦加朝圣，是来巴勒科别克参加大会！本应就这样！”

“就这些话吧？”阿拜用缓和的语气平静地说。

吉连切两人急不可待地：

“就这些，就这么定吧！”

“就按斯班说的做!”

到这时，阿拜才动火。他抬高嗓门骂道：

“胡说，你们这两条狗!”

虽然他们两人年纪都比阿拜大，但阿拜会经常开着玩笑半真半假地骂他们一顿。方才狠狠地骂完后，阿拜依然怒不可遏地训斥道：

“我把你们看作自己人，当作自己的翅膀，你们就这样跟我合作?! 在外面转了好几天，回来告诉我的就是受贿! 就这些吗? 要追求这个，我何必不去找塔克渐，叫你们跟着我做什么? 你们不管克烈、乃曼部落的死活，要让他们互相厮杀。我可要把他们当成亲人。你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企图牺牲我，让我在三个玉兹的哈萨克人面前出丑，是吧? 你们这不是要活活气死我吗! 你们真做得出来! 滚开!” 说完站起来走了。

塔克渐和斯哈克忙着跑来通知阿拜：“县长、县长来了。他们在等你呢，阿拜!” 阿拜不慌不忙地走进会场，径直登上绿色土丘。他和两位县长互相致意后，又向克烈和乃曼的头人巴拉克、托衣沙尔打了招呼。

委托吉连切向阿拜行贿的巴拉克挺胸坐着。他很早就想出了这个点子。还在阿拜提出让吉连切两人做助手时他就打定了主意。当时他说的“只能由你一人裁决”就暗示这个。他认为克烈部落直接去找阿拜商议送礼的事，一定要受到责备。吉连切的脾气他已经摸透了，况且吉连切以前就接受过他的贿赂，通过吉连切去疏通，要保险得多。

阿拜没有多讲话。他让争议一方的毕官巴拉克先陈述。

无论是巴拉克，还是在他后面陈诉的托衣沙尔，又把他们过去讲过多次的、理不清的争端重复了一遍。最后一致表示：我们听真主的安排，接受你的裁决。你是仲裁人，希望你公正地裁决。让你祖先的灵魂听到你最后的决断!”

阿拜这才开始讲话。

由于心情激动，阿拜的脸色有些发白。他盘腿坐着，用右手摘下帽子撑着腰。宽大的额头和鼻端上仿佛有几滴渗出的汗珠。他声

音洪亮。虽然话讲得很慢，但显得有力，而且流畅、清晰：

“在场的各位乡亲！克烈和乃曼的父老兄弟！你们推举我做仲裁，相信我能促使你们消除隔阂，实现安定，愈合创伤，增强友谊，我对此表示感谢！但我要预先声明：我出身于托布克特，和你们两家都属于兄弟部落。我不会从部落立场出发，偏袒任何一方。还有，婚姻案件是我们哈萨克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最棘手的纠纷。但时代在变化，旧的法律条文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社会，而婚姻纠纷牵扯的面又广。处理这种案件要求双方都尽量克制，甚至要想到下一代的幸福。这是我要首先声明的。我的审判也要考虑到这些。我再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只想根据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秉公处理。事情是从萨里哈姑娘的婚姻引起的。常言说，好风尚为人民作示范。我知道以往处理案件的依据是什么。但我也了解年轻一代的追求。他们不希望在忧患中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新的时代要根据青年人的追求和向往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树立新风尚。不懂这个道理的人就无法治理社会，只能给社会造成混乱。这个姑娘由于未婚夫去世，已经受到命运的严重打击，可姑娘的父母和未婚的男方又在拿她的生命做交易。应当知道，对一条生命判两次极刑，是上天所不容的。沙巴塔尔的要求是再一次给姑娘套上枷锁。这不是一般的枷锁，是一副血腥的、置人于死地的枷锁！对姑娘来说，这样活着真不如死去！在场的人们，你们都有母亲和女儿，都有姐妹妯娌。要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今天是四大部落的集会，希望我们能成为后人树立楷模。一条生命，受两次熬煎，这公平吗？一个姑娘被出卖两次更是不合法的。姑娘的婚姻第一次是家族决定的，这一次该由她自己决定，姑娘不能再受斯班部落的约束。这是我宣判的第一条！”阿拜最后的几句话是抬高嗓门讲的，显得非常严厉。他紧接着说，“但斯班部落也没有错误。孩子是夭折的，不该由部落负责。这没有什么可讲的。他们送财礼也是好意，是为了求得幸福。但孩子的善后问题你们要自己处理。给姑娘的财礼数字不小，也不算有错。克烈部落接受了财礼，也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的财礼数量就相当可观，相当于五十峰骆驼。以后不顾姑娘的反对，借口她要嫁给年过半百的老人做妾，又索取了大批财礼。第二次接

受的财礼相当于二十五峰骆驼。斯班不应对此负责。克烈过分贪婪，罪有应得。既然承认对方的美好祝愿和礼物，就应归还双份的财礼。无论对斯班来说，也无论对他们的姑娘来说，克烈都是有过错的，应当再罚他们二十五峰骆驼。这样，克烈总共应支付一百峰骆驼。这要由阔加克里德和恰坎太两个家族平均负担。这是我宣判的第二条。经过五天的调查和审理，我对双方在姑娘案件的纷争中遭受的损失也了解清楚了。在追击和抢劫中，克烈有二百匹马落到斯班手里了；斯班有一百七十匹马被克烈赶去了。凡原有马匹现在还在手头的都要送到对方，遗失和死亡的要按五岁马的价格给予赔偿。乡亲们，这就是我本着部落间团结的原则做出的判决。我的话就这些，完了！”

在场的人都默默接受了阿拜的宣判。两位县长也通过翻译完全领会了宣判的内容。他们满意地相对一笑，一边点头，一边对阿拜说：“你讲的对，就这样决定！”

对分坐在两侧的克烈、乃曼群众来说，两位县长的表情意味着“审判结束了，这就是最后的判决”！

在大多数场合，审判后会听到人们起哄，甚至叫嚷。有的喊“同意！”有的却喊“我们不满意！”“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判决不合法！”等等，然而今天听不到这种声音。与本案无关只是来了解情况的托布克特部落的群众也没有任何表示。对阿拜的判决感到满意的广大群众一个跟着一个走开了。

吉连切身边站着一位斯班部落身材高大、态度庄重的老人。吉连切不知向老人嘀嘀咕咕地讲了些什么。老人仿佛被皮鞭抽打在身上，气冲冲地向阿拜大喊大叫：

“喂，肯格尔拜！肯格尔拜！你的灵魂怎么啦？难道这是你对一位叛逆姑娘所做的裁决吗？肯格尔拜，我是在召唤你祖宗的灵魂！”喊完便转身走了。他这是指肯格尔拜曾判处逃婚的婴丽克和柯别克的死罪。

不过，这时议论的群众已离开现场。阿拜望着方才的老人沉思了片刻，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群众走完以后，吉连切和乌拉孜拜又到阿拜跟前谈了片刻，还

是吉连切先开的口。他说：

“阿拜，别的我就不说了。我就问你，方才那位斯班的老人呼唤你祖宗肯格尔拜的灵魂时，难道你就不感到愧疚吗？你真的没有任何感触？难道你真的不明白，不但你自己背弃了祖宗的传统，也把群众引上了邪路，你说说实话！”他逼着阿拜回答。阿拜依然像先前那样严厉地回答说：

“群众给肯格尔拜起的绰号叫‘野公猪’。原因是他为了侵吞赃款竟判了一对恋人死刑，就像嗜血成性的‘野公猪’一样。懂吗？我不是肯格尔拜的后代，是人民的儿子！”讲完后扬长而去。

吉连切和乌拉孜拜仿佛当头挨了一棒，呆呆地站在原地一个望着一个。两人脸上都带着怒气。

“他太过分了，走着瞧吧！”吉连切只说了一句话。

“库南拜曾经不可一世，最终翻了跟头。看来他也想走那条路。走，吉连切，算啦！”乌拉孜拜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俩说完便一同走了。

巴勒科别克集会结束后，阿拜带着一批年轻人，骑马直奔白阔希哈尔。乌拉孜拜和吉连切比他们动身略早。在途中，阿拜看见乌拉孜拜两人走在前面，相距只有一箭之地。阿拜想叫住他们，连着喊了几声。那两人回头看了看，认出是阿拜，但没有停马，依旧朝前走去。阿拜感到自己方才讲的话过分严厉，打算在心情平静时作些解释，便摧动胯下的黄骠马追去。阿拜心里很坦然，他的坐骑很快把同行的年轻人甩在后面，赶上了吉连切两人。可这两个人看到阿拜已追上来，互相递了个眼色，同时举起皮鞭，向马的臀部狠狠抽了几下，像赛马似地跑开了。阿拜已看穿他们的心思，大声喊道：

“噢，原来是这样，我懂啦！”

两人同时拽住缰绳，回过头气呼呼地喊道：

“懂了就好！”

“是那样！”说完两人又放松了缰绳。他们对阿拜极为不满，恚恨地飞奔而去。

巴拉克想通过吉连切向阿拜赠送四十匹马的消息，也传到塔克

渐和买巴沙尔耳朵里了。从巴勒科别克集会回来后，他们也讲了阿拜的许多坏话。

“既有名，又有利，别人都可以做的事，阿拜却拒绝了，什么也没有捞到。他只是重复了俄罗斯官吏们常讲的法规，破坏了我们的传统。本来是靠祖宗的声望可以赢得的幸福，就因为我们没能力，没出息全都丢掉了！”塔克渐的这番话也得到了买巴沙尔的认可。

不过，克烈和乃曼部落却没有像托布克特部落的头人那样责怪阿拜。他们双方已取得一致意见，共同向县长表示：“我们的问题解决了，争端也结束了。”居玛坎、巴拉克代表乃曼部落，托衣沙尔和别格希代表克烈部落达成协议，盖好印章同时交给了县长。他们对阿拜的评价是：他没有被哈萨克陈旧的规矩约束，讲的道理也是新的。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他会拯救苦难的人民。处理问题坚定果断，铁面无私，会成为这一带最有威望的人！

(三)

一辆套有三匹马的敞篷车从阿克确库对面的山庄出发，向市镇驶去。赶车的是白麻干别特。三匹枣骝马在秋高气爽的清晨快步奔驰着。坐在车座皮垫上的是阿拜和他的三个孩子阿比希、马嘎什和谷丽芭旦。

阿比希的前额宽大，眼眉细长，脸色发红。他不停地跟阿拜说着话。

“爸爸，我们要住在谁家？我们三个人要住在一起吗？住在哈萨克人家好呢，还是住在俄罗斯人家好？我是要和他们两个分开住，单独念书吗？”阿比希急于知道父亲要如何安排他们。

“我要单独住在有姑娘的人家。住在有和我一样姑娘的俄罗斯人家，不和你们两个住在一起！”谷丽芭旦比她两个哥哥要娇气得多。她一边笑，一边把马嘎什推开，自己依在父亲怀里。看到女儿如此活泼，而且第一次离开母亲就表现得这样坚强，使阿拜感到很高兴。他一边胳膊女儿的下颏，一边笑着说：

“傻丫头！难道你比你两个哥哥都强？好吧，就按你说的，让你另外去住。给你找一个像自己母亲一样、受过教育的俄罗斯女人。你们放心！我会把你们安排在最合适的人家去住！对我来说，没有比你们三个人读书成材更让我高兴的事！”阿拜不时伸开双臂紧紧拥抱三个孩子。

阿拜转过身去，把别有心思默默无语的马嘎什抱过来，让他坐在自己右边，又给他垫上褥子和羽绒枕，亲切地说：“唱支歌吧，马嘎什！你起头吧！”阿拜发现，马嘎什离开家以后，不像妹妹和哥哥一样高兴。他特意要让儿子开开心。马嘎什和谷丽芭旦不同，他非常理解自己的父亲，对父亲此刻的用心非常满意。

“爸爸，唱哪支歌呢？”马嘎什搂着父亲的脖子问，幼稚的脸上显出笑容，露出了洁白的牙齿。接着央求着说：

“我可不会起头，我还不熟悉！爸爸，还是你起头，我跟着唱吧！”

阿拜觉得儿子说得对。他清了清嗓子准备起头，可谷丽芭旦不以为然地说：

“噫，只要让马嘎什唱歌，他就要别人起头，这已经成了他的毛病！”说完又笑着：“这和习惯倒退的马驹一样，走不出家门！”阿拜和白麻干别特都跟着笑起来。车里的笑声经久未息。

马嘎什有些难为情。他用双手捂住脸低下了头，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阿比希对谷丽芭旦取笑小弟弟有些不服气。他反驳说：

“你大概以为习惯倒退的小马驹就不好。你自己骑过马驹吗？你是怎样知道的呢？”

马嘎什这才抬起头来说：

“别说马驹了，她连绵羊也不敢骑！可我那匹习惯倒退的黄马驹在比赛中连胜了五场，不是吗？”他高兴地对阿拜说，“好吧，爸爸，你该唱了！”

阿拜开始唱《阔孜阔西》，孩子们也都跟着唱开来。

在两天的行程中，阿拜有时和孩子们一同唱歌，有时给他们讲笑话，有时还要让阿比希和谷丽芭旦轮流讲故事。白麻干别特感到困倦时也打起精神参加合唱。一路上高高兴兴地抵达了市镇。

阿拜按照米海依洛夫的意见，让谷丽芭旦和马嘎什分别进入县立男女小学。安德列依找了一户俄罗斯人家，安排他们兄妹俩住在一起。关于阿比希的安排问题，米海依洛夫认为，他的阿拉伯文基础好，聪明好学，又有上进心。而他的俄语，因为一直跟在翻译身边学习，无论会话或阅读都有长进。如果让他从头开始念书，年纪显得大了些。阿拜和米海依洛夫决定让他和那两个分开住，另给他找了一户受过教育的人家。这对他学习语言和全面发展都有好处。阿拜还决定不让他进学校，给他专门请了一名有经验、有耐心的好老师，给他在家里上课。

米海依洛夫刚一接触阿比希就对他的性格、态度和品行产生了好感。安排好他的住宿和学习以后，米海依洛夫又向阿拜建议：

“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看来阿比希是一棵读书成材的好苗子。你不要因为他年龄较大有什么顾虑，也许学过阿拉伯语和基础课更有好处。希望你接受我这个建议：今年冬天就让阿比希跟着一个老师认真做准备。明年不在这里入学，送他到秋明去。秋明的条件要比斜米好，而且那里有我的熟人和好友可以照顾。到夏天他还可以回到草原来休息。但冬天读书时，他应当在俄罗斯环境中充分接受城市俄罗斯教育。如果他健康状况好，还可以进一步到皮捷尔去读书。

与阿拜在牧区的亲戚比较，米海依洛夫更关心这几个孩子的成长。阿拜对好友所表现的关怀甚为感激。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米海依洛夫的全部建议。

这次谈话是在米海依洛夫的工作室进行的。

已是黄昏时刻。一位年轻女人从卧室走了出来。阿拜这是第一次在米海依洛夫工作室见到这个女人。过去这两位好友见面时，只有一位勤勤恳恳干活儿的憨厚的妇女——就是那位和老警官吵架的多姆娜。方才进来的年轻女人，端着一盏光亮的煤油灯。宽大的脸庞略显绯红，棕色头发又稠又密。深蓝色的大眼睛带着几分忧郁。她是进来向客人问好的。她刚迈过门槛，米海依洛夫就迎上去，接过煤油灯向她表示谢意，并用另一只手拉着她到阿拜身边说：

“这是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是我的朋友！丽赞卡，你

认识一下!”看到阿拜显得惊奇，米海依洛夫也脸红了。

“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希望你认识她，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是我夫人!”米海依洛夫难为情地笑着说。

阿拜有些为难，不知道怎样用俄语表达“祝你们白头偕老”。他腼腆地说：

“我不知道你们结婚，耶甫盖尼·彼德洛维奇。你怎么不告诉我呢?祝你们幸福吧!”

这个年轻女人与阿拜在其他官员家里、在安德列依周围所见到的那些彼得堡、莫斯科长大的妇女有些不同。她像是在斜米街头能经常遇到的普普通通的妇女，见到人时还有些羞羞答答。即使在自己丈夫和客人面前也显得拘束，甚至有些腼腆。她待了很短时间就轻轻走出去了。这时，米海依洛夫才向阿拜简短地介绍了他们结婚的情况。

“我是最近才在这里结婚的。她不是我以前要娶的那个女人。可以说，我们是突然结婚的，没有做任何准备。她是本地一个老老实实的姑娘，没有上过学。我也像您教阿比希一样，亲自在家里教她念书。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她读书成长，共同生活!”米海依洛夫好不容易才讲完他单身生活的经历。阿拜再没有追问什么。接下来，米海依洛夫告诉阿拜，他已经恢复了在州政府的工作。

这次阿拜在市上逗留的时间较长。有一次，阿拜到河这边住在姐姐家里。玛克希埋怨阿拜很长时间没有来看她。晚间闲谈时，玛克希随便提到莎勒塔娜特，并开玩笑说阿拜和莎勒塔娜特在一起时显得特别高兴。阿拜若有所思地拉长声音说：

“莎勒—塔—娜—特!可敬的莎勒塔娜特!她是我见到的一位品德高尚的哈萨克姑娘!”他又紧追着问：

“玛克希，告诉我莎勒塔娜特的情况!她还好吗?生活得怎么样?你听到了些什么?”

玛克希给阿拜介绍了他急于听到的有关莎勒塔娜特的一些情况。

莎勒塔娜特嫁给了以前和她订婚的那一家，如今已变成生活的奴仆。从那一年回去以后，今年夏天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她身边有

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玛克希按当地夏天旅游的习惯，带着莎勒塔娜特和她的孩子，乘船渡过额尔齐斯河，登上将军岛。她们还带着成皮袋的马奶酒和宰食的羊羔。两个密友在小岛的林荫中推心置腹地谈了整整一天。

玛克希又告诉阿拜另一个使他感到意外的消息。原来她能够背诵阿拜近几年创作的大部分诗句了。在小岛上，应莎勒塔娜特的要求，玛克希给她朗诵了自己记住的所有诗歌，有的还是依着曲调唱给她听的。莎勒塔娜特自始至终聚精会神地欣赏着。最后她把自己男孩子叫过来，讲了下面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我曾经有过自己的理想——虽然明知这理想不容易实现。命运拉长了我走向目的地的距离。我见到阿拜时还年轻，正像长满花草、铺满绿荫的这块小岛。玛克希，今天见到你，听到阿拜的诗歌，仿佛减轻了我思念的痛苦。我有这样一个决心：我不但要自己理解阿拜的尊贵，而且要让这些孩子向阿拜学习。我要把这个当作做母亲的义务，这也许是我能向阿拜表达的最后的一点情谊！”

由于对莎勒塔娜特的尊敬，阿拜对自己的姐姐玛克希也怀着感激之情。他把姐姐当作可以信赖的知己，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是这样！莎勒塔娜特会这样说的！她不但说明了自己的义务，而且提出了我应当履行的义务。她要我写出人们喜欢阅读的最好作品，为她的孩子以及整个年轻一代提供精神食粮。她这是在说，‘即使走到天边，也希望听到这个声音’。我完全理解我这位知心朋友！”这是深藏在阿拜心底的话。讲完这段话，他已陷入沉思及诗的构想。

阿拜在城市住了很久。原因之一是第一年把孩子安排在外地读书，有些放不下心。从初秋到深冬，阿拜整天坐在果戈里图书馆里。他已经非常习惯、甚至喜欢像研究人员和学者一样手不释卷地阅读了。有的晚上没有人打扰，阿拜会把自己阅读的精彩小说讲给白麻干别特听。白麻干别特已经记住了许多故事。

每逢礼拜六晚上，白麻干别特总要套上雪橇分别到三个孩子的住处，把他们带到阿拜身边来。孩子们和父亲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待两个夜晚和一个白天。在孩子们集中的这一天，阿拜总要设法躲

开从牧区来会面的乡亲。

阿拜经常给孩子们说书，有时也让白麻干别特给他们讲故事。他们还在一起合唱哈萨克歌曲，共同度过舒适而愉快的夜晚。

阿拜每星期或者每十天总要到阿比希的寄宿处去一次。在那里和满头灰发、举止端庄的主妇——阿比希的老师安娜·尼古拉耶夫娜长时间交谈。有时，阿拜还要到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的家里去。她也有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年龄与马嘎什、谷丽芭旦一样大。她是一位军人的遗孀，依靠做教师的微薄收入抚养着四个孩子。阿拜除了如数支付孩子的食宿费以外，经常让白麻干别特给她送去整只羊的冻肉、成袋的面粉，有时还送去烧柴，作为对她的生活补助。

阿拜这次来，不只是为解决自己孩子的上学问题。他还把几个孤儿送进了学校。阿拜是派专人到毗邻的贫困区找到这些孩子的。其中一个是在叶尔阿勒贫困区的孤儿达尼亚尔。他属于阿涅特家族，归莫勒达拜管辖。他能来上学还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过程：近两年来，省、州两级的将军曾先后发布命令，要求“每个卜勒斯管辖区，送一名哈萨克儿童到俄罗斯学校去念书”。然而在托布克特部落里，家长们都不愿送孩子到俄罗斯学校念书。他们甚至扬言“要送也只能送孤儿”，可孤儿也得有人做主才行啊！这是极端愚昧、顽固不化的表现。有一次米海依洛夫向阿拜谈到这些情况，他苦笑着说：“整个赛米巴拉金斯克县舍不得送一个孩子去上学，这该怎么办好！”

听到这个消息后，阿拜特意给托布克特内部的熟人以及能接受他意见的人写信，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达尼亚尔正是顶替青格斯地区的名额，从贫困户居住区要来送进小学的。阿拜又通过莫勒达拜，从恰干家族找到一名叫乌麻尔别克的孩子，他是居住在该地区的少数柯尔克孜人中的一个孤儿。他也被送进俄罗斯小学。阿拜还通过塔克渐，从柯孜勒阿地尔找到孤儿库尔曼拜。从叶尔阿勒贫困户居住区找到两个属于麻买家族的孤儿——沙德瓦卡斯和卡谢恩。这两个都被送进穆斯林小学。阿拜想，也许这会给那些贫困户带来一线光明，有助于他们早一点醒悟。这是阿拜今年秋天考虑较多的

问题。他即使住在城市也没有忘记贫困户未来的出路。

那年，在巴勒科别克集会上，阿拜为贫困户讨还的三十四匹马未能落实到各家各户手里。虽然马匹全部赶到叶尔阿勒地区了，可当年秋天竟有十四匹壮马被盗贼偷走了。

阿拜在市里听到这些消息后，特地从托布克特部落中挑选了一些孩子来上学。目的是让他们中能有人与科学知识结缘，以期得到这笔不会减损的财富。

冬季已过去大半，阿拜回家的日子已经临近。他让白麻干别特通知在市上念书的学生，全都到他这里来过星期天。这一天，阿拜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吟唱、猜谜语、说绕口令、玩羊拐骨。晚饭前，阿拜把所有学生、包括自己的孩子都集中起来，给他们朗诵了他今天刚刚写完的一首新诗。

年轻时我不曾关注科学的作用，
也不曾主动地求索和追寻……

孩子们作为这首诗的第一批读者，都聚精会神地听着。阿拜把下面这四行诗又重复了一遍：

童年时代孕育着人类的希望，
我从未忽视过教育儿童。
送孩子上学是要他们掌握科学，
不是让他们在官场追逐功名……

朗诵完后，阿拜简短地讲了几句话。

“孩子们，小朋友们！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你们的兄长和父辈，就像还没有成长就变得枯黄的野草。我们为自己没能掌握科学知识，终身感到悔恨。正因为如此，我才写了这首诗，并把它献给你们。这是长者的心愿！是人民，是你们的父辈对你们的期待和希望。读书是为了真正地做人。你们读书一定要想着为民造福，为民争光，做一个高尚的、有作为的人！”

阿拜想，如果能精心培养，从在座的学生中造就一代新人，他们不正是自己可以信赖的助手吗？不正像自己牢靠的一对翅膀吗？今后的工作——包括创作、宣教、劝诫都要朝着一个方向，就是要从愚昧、落后的群众中培养出有觉悟、有文化知识的一代新人。现在已经到了振兴我们民族的时代。

今年冬天，阿拜除了继续坚持读书以外，还经常拿着纸和笔，记录下自己心灵的感受，写出一行行富有音乐感的动人的诗句。这些含有教育意义的诗正是献给年轻一代的。不过，这些新诗的作者、这位追求真理的诗人，此刻还没有属于自己的“诗人称号”，只有不为人们所知的笔名。

七、登上高峰

(草原的达吉雅娜之歌)

(一)

又过去了几年。这正是阿拜孜孜不倦地探索诗艺的年代。读书和创作是他这些年生活的主要内容。

阿拜已正式赢得阿肯的称号。阿拜认为他的义务就是为人民群众尽一位阿肯的职责。

生活以及丰富的书本知识引起的种种联想，已按阿肯自己的旋律变成绚丽的诗歌。无论是夏天的早晨，还是冬天的夜晚，对阿拜来说，最幸福的时刻是在读书和创作中度过的时间。这几年，他不只一次愤怒地鞭挞那些欺压老百姓的上层人物、贪脏枉法的卜勒斯和大小官吏。他那些揭露社会弊端的诗文，曾严厉斥责草原牧区的恶棍和歹徒。作为追求真理的、捍卫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阿肯，他也曾吟唱劳苦大众的忧患与苦难。这些撞击着无数青年心灵的、感人至深的诗歌，一次次从阿克确库传播到草原牧区的各个角落。

如今在阿拜周围已经集聚了一批青年。阿拜现在所吟唱的诗歌都已经记录在纸上。这些诗正是通过这些青年人的背诵及配乐演唱传播到群众中的。

调节群众中的各种纠纷，依然是阿拜无法摆脱的责任。虽然阿拜感到有些累赘，有意回避，但群众找上门来，就身不由己了。不过阿拜并没有放弃他酷爱的创作活动。

虽然是冬季，却是个大晴天。吃过早点后屋里的女主人和宾客都外出散步去了。阿拜一人默默地坐在圆桌前，有时把双肘撑在桌面上，有时叉着腰沉思。

阿拜忽然感到心里亮堂了。他透过对面的窗口，凝视着远方阳光映照下的起伏的雪山，觉得这些雪峰不仅怀着一种忧思，而且凝

聚着一种巨大的潜力。

今年冬天，阿拜总算摆脱了令人烦扰的民事纠葛，抽出较多的时间安静地在家里从事创作。今年是他创作取得丰收的一年。每当阿拜构思新的诗句时，眼前总呈现这些连绵不断的雪山。随着阳光不同时间的照射，白皑皑的峰峦不停地变幻它们的色彩。这时，诗人的创作激情仿佛从矗立的雪山中获得了灵感。每遇到阴天，雪山就像在盼着日照；天气晴朗时，却盼着春的到来——它们始终在期待中。

阿拜已经看到太阳的光辉洒在雪山的一侧。一群群绵羊在那边的山坡上蠕动。向山顶攀登的牧羊人的歌声打破了这空山野岭的沉寂。

只有白麻干别特从阿拜的眼神中知道他正在精心创作。每当这种时刻，他总是静静地守候在一旁。此刻，他正在给阿拜的鞭杆上拴皮环，偶尔向阿拜瞥一眼，又继续干他手中的活儿。

白麻干别特悄悄望了望阿拜。他看到阿拜的嘴唇在翕动，手做着各种姿式，好像在和谁谈话似的。阿拜过去没有这种用手比比画画的习惯。从今年冬天开始，他单独坐着时，就经常出现这种现象。白麻干别特知道，这种现象过后阿拜就需要笔和纸了。

白麻干别特正等着阿拜吩咐时，不料阿拜突然转过身直视着他，并用手指着墙角，示意要他拿来墙角的那件东西。

白麻干别特知道阿拜指的是什么。他立刻走了过去，拿过来两本又厚又大的书放到圆桌上。

阿拜翻开一本书，找到他需要的地方看了几行，仰起身子停顿了片刻，目光又转到了另一本书上。

除阿拜以外，这两部书的文字和内容对本地区的大部分人都非常陌生。这两本书的作者是阿拜尊敬的两位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

阿拜自从认真阅读和研究这两位诗人的作品以来，已很少翻阅某些穆斯林学者、教长的著述以及所谓的传奇和劝诫类的作品。一些虔诚的教徒或对经文一知半解的毛拉住在阿拜家里时，看到阿拜经常翻阅这几本书，都以为他在阅读有关的宗教书籍。有时他们会

互相嘀咕：

“是在给什么亡灵诵经吗？他不请毛拉而自己念经，这样做当然功德更大哟！”

可是当他们发现书是从左向右翻，上面又有许多插图，而文字完全不像图案上弯弯曲曲的阿拉伯字母时，确信那是俄罗斯书籍。这时他们会默不作声，可心里大为不满。至于那些一贯与阿拜作对的专横的贵族，却以此攻击阿拜，散布流言蜚语：

“为什么这样喜欢这些坏作品呢？显然是他自以为了不起！这是向哈萨克示威，认为他比所有的人都靠近当官的呗！”

阿拜心里明白，他和书本里面这些朋友长时间默默地交谈，会引起外人的猜疑。但他完全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

阿拜一面感叹一面想：虽然他们已经过世，但留下了令后人永远怀念的精神财富。能说这样的人死去了吗？其他人死后留在大地上的只是一堆黄土。这堆黄土一年年被风雨侵蚀，最终将慢慢消失。埋葬在土堆下的躯体及他们的名字也被人们渐渐地遗忘。尽管普希金这些人已经死了，然而他们留在大地上的却是大山般牢固的、永恒的丰碑——就像前面阿克确库的两座高峰……

阿拜有时自言自语地说：“自己的民族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是多么可贵啊！能继承前辈优秀的文化遗产，建立保护这些艺术的宏伟的宝库还有什么遗憾呢！”

阿拜常常有这种感觉，仿佛这两位俄罗斯人是一母所生的兄弟。而这种感觉又往往使他们更接近阿拜，好像他们就和自己周围的人生活在一起。

虽然理智在与恚恨的交锋中互有胜负，虽然博大而深沉的思想终于胜利，但兄长却在恶势力的围剿中倒下，含恨而死。看到兄长被折磨致死，弟弟义愤填膺，认为“忍让不会有出路，只能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可他也在博斗中相继而死。这位兄长是普希金，而弟弟正是莱蒙托夫。这对兄弟在生活的道路上洒满了光辉。他们的事业激励着所有后代，激励着各个民族、各个时代追求进步的人们……阿拜想着想着，把目光移到《达吉雅娜的信》上，于是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何等感人的语言，简直是有节奏的召唤！实在太

美啦！”阿拜的视线从书本上移开了。他独自低吟着：

爱情的语言是无声的语言，
可以心会，可以用眼神相传……

阿拜按照《达吉雅娜的信》的节奏低吟着这两行诗。这对青年男女的遭遇引起了阿拜的联想。他曾为此写过一首抒情诗。上面的两句正是那首诗的开端。

阿拜回忆着自己的过去。他自问：“那时候听到过这种语言吗？”这时，他眼前浮现着容貌清秀的两位女性，仿佛是为照耀他的生命特意从夜空匆匆划过的两颗流星。一个是感情炽热的托葛建，另一个是爱情的火在伤痛中熄灭的莎勒塔娜特。昨天在阿拜翻译《达吉雅娜的信》时，这两个形象曾交替出现在他眼前。虽然她们的爱情曾像火焰般燃烧，但命运却迫使她们冷静地抑制了自己。这正像达吉雅娜一样，在痛苦的呻吟中让命运的枷锁套住了自己高傲的头颅。阿拜深深感到，从达吉雅娜的信里，仿佛可以清晰地听到两位哈萨克少女的叹息与哀吟……如泣如诉，令人心碎。阿拜心里想：让有情人来听听这声音，这简直是一支令人断肝的哀调，它会使青年人产生共鸣！我要让它在草原上流传！

正因为如此，这两天诗人开始把《达吉雅娜的信》译成哈萨克语，要让达吉雅娜直接用哈萨克语讲话。达吉雅娜讲得那么流利自然，声调柔和而凄婉，充分表达了她内心的伤痛。阿拜把普希金为这位娇弱女子写的信与自己的作品作了比较。觉得自己的诗在某些地方与普希金的不同，显得有些严谨。但为了照顾哈萨克读者的欣赏能力，他不得不这样写。而这样写他的读者是否会理解呢？阿拜想起了阔克拜和木喀，他怀疑地问自己：“达吉雅娜的这种伤感情调他们会理解吗？”

阿拜仿佛想起了什么。他捏了一小撮纳斯白烟放在舌下，把夹在《奥涅金》中间的信取出来了。

这是白麻干别特到斜米为阿拜借书时带回来的信。米海依洛夫从阿拜的信中了解到阿拜非常喜欢《奥涅金》，因此特意给他写了

这封回信。信里写着：“近年来已经有人为《奥涅金》谱曲。人们把这叫作普希金的‘达吉雅娜及连斯基歌曲’。据说听这支歌已经成为彼得堡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可这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命运并没有为我们安排这种缘分！”

阿拜看了看信的这一部分，又想起了木喀和阿克勒拜。他自言自语地笑着说：“可怜的家伙们！就连‘阿丽阿依黛，勃衣代塔来^①’都唱得那么起劲！”他拿起身边的冬不拉琴又接着说，“我要让这些可怜的小贩，把手中的土布换成绸缎！”阿拜已抑制不住他的创作激情。

阿拜眼中含着泪，嘴唇在不停地翕动。偶尔抬头眺望阿克确库的两座高峰。然而这两座山峰在他眼里却显得模糊不清。这双眼睛此刻真的变成了思想的窗口，变成了阿肯正在颤动的心灵窗口。阿拜的左手不停地在琴轸上移动，右手拨弄着琴弦。昨夜入睡以前，他一直弹奏这个仿佛在远处鸣响的曲调。

此刻这个曲调又回到了他的冬不拉弦上。他一边弹奏，一边低吟着。仿佛找到了最恰当的音符，找到了揭示达吉雅娜心灵的最佳旋律：

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
不能不向你表白……^②

还有，还有……阿拜忽而侧身躺下，忽而又盘腿坐着不停地晃动。冬不拉的两根银弦有时轻轻鸣响，有时快速而有力地振动。为最后两行诗配曲实在是太难了，不过配得还比较理想。阿拜一口气唱完了三节《达吉雅娜的信》。他高兴地在舌下连续放了两次纳斯白烟。此刻冬不拉的音调轻重急缓地变换着节奏，仿佛毫无节制似的。阿拜突然转过宽大的身躯，用亲切而诙谐的口吻对白麻干别特说：

① 阿丽阿依黛，勃衣代塔来：哈萨克歌曲中的助衬词。

② 以下《达吉雅娜的信》全是按阿拜的诗翻译的，和普希金的原作略有出入。

“喂！你在做什么？”

白麻干别特没想到阿拜会突然向自己发问。弄得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匆忙中举着系好皮环的绣线菊鞭杆说：

“是这个，阿拜叔！”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你好像想起了一支俄罗斯曲调！”

“算你猜中了！好吧，你去把小毛拉叫来！”阿拜说完又在弹奏方才的曲调。

白麻干别特走过去开门时，看到阿克丽姆正向家里走来。她后面还跟着许多不太熟悉的面孔。他们个个穿着皮袄和棉大衣，围着腰带，拿着皮鞭，脸冻得有些发红，可能是冻的。前面两个人的装束不像是托布克特部落的。帽顶较矮，是六块布缀成的，好像是瓦克部落的样式。阿拜正在观察时，阿克丽姆和后面的人已经走进门来。阿拜还在想着冬不拉的乐曲，下意识地

说：“噫，进来寒气了！”

“没有什么寒气呀，阿拜！今天的气温连油都不会凝冻呀！”阿克丽姆惊异地望着阿拜。

“噢，对，对！我以为是寒气呢！原来是你们！”阿拜说完，与进来的客人们问候着。

阿克丽姆已经听惯阿拜这种含糊的话。她没有在意，微笑着走进了里屋。

正在对面屋里给孩子们上课的小毛拉走进来了。阿拜望着他说：

“达吉雅娜的信抄完了吗？她现在要唱了，你知道吗？”

“那太妙了，我已经抄好了！”

“那你给木喀和马嘎什写封信，就说达吉雅娜向他们致意，希望认识他们！木哈买提渐可能要到市里去，就让他把信捎上吧！”

进来的客人还没有解开腰带摘下帽子。他们还没听懂阿拜讲的话，好像也不大感兴趣。方才跟在他们后边进来的还有木哈买提渐。此人长得很英俊，有一双大眼，此刻正坐在阿拜的身边。只有他和小毛拉在注意听阿拜讲话。他确实要到市里去。

木哈买提渐很想了解信的内容和要吟唱的诗。他感到奇怪的是，阿拜怎么会知道他要到市里去呢？木哈买提渐也和木喀一样，觉得自己是个挺不错的歌手，还经常写些诗。他和阿拜周围的许多年轻人一样，近几年来抄录并背熟了不少阿拜的诗歌。他一边脱外衣，一边问阿拜：

“阿拜哥，唱这支歌的是谁呀？”

阿拜重新弹起冬不拉，唱了三节《达吉雅娜的信》，算了却了这件事。这才转向坐在一旁默不作声的客人。

虽然木哈买提渐未能记住阿拜所唱的曲调，对歌词的内容倒是领会了。木哈买提渐一直认为自己学会了阿拜过去创作的所有曲调和诗歌，可不曾听过这支歌。木哈买提渐心里想，阿拜哥可能是让我先学会再唱给他们听。他决心要很快学会这支歌的曲调和歌词。

木哈买提渐是阿拜的堂弟。因为他年纪轻，不好意思让阿拜一再给自己唱。同时他也知道，阿拜不喜欢别人为某种事与自己纠缠不休。因此他决定今天在阿拜这里吃午饭，把这支歌学好再走！于是跟着小毛拉走到对面房间里去了。阿拜想了解客人的情况。他问客人：

“你们是来找我吧？有什么事？”

阿拜感到很奇怪。不久前，也就是去年冬天，阿拜曾接待过这三个人——两个是瓦克部落的，一个是阔克斜部落的。当时，也是这种装束、这副模样。那次是为解决牲畜的纠纷来的。当时阔克斜部落的这个窃贼吐尔逊，就像现在这样一声不吭，似睡非睡地低头坐着。这个告状的瓦克人沙尔谢克，也和现在这样气鼓鼓的要吐尔逊归还他的牲畜。阿拜心里想：上次不是已经把牲畜要回去了吗？

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时时刻刻在发生变化。难道属于不同部落的这两个人真的会一成不变吗？还是两次所遇到的现象一次是真，一次是梦幻？为什么会这么像呢？如果把眼前的现象和他们上次的情况进行比较，简直像发生在同一时刻。仿佛从那时起到今天时间一直凝固在一点上。

当沙尔谢克开始讲话时，阿拜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仿佛刚要找到答案，思路就被沙尔谢克的话打断了。

“阿拜渐，他这是故意和我作对。他对我说，‘上次你到阿拜那里告状，把我已经到手的牲畜讨回去了，我一不做，二不休！我还要偷，看看你瓦克有多大本事！’这不是有意和我们作对吗？上次他偷了三匹马，这次偷了五匹马，另外还有一条地毯和一件皮大衣。这不明明和我们作对吗？”沙尔谢克的声音像木杵捣在白窝里粗重而混浊。

阿拜全听明白了。他在注视着吐尔逊，想看看他脸色有些什么变化。可吐尔逊依旧不声不响地坐着。他的脸被红皮帽的护耳裹得严严的，只露出鼻尖和短小的黑胡子。他纹丝不动像根木桩。不时也斜着眼睛偷看阿拜的动作。任凭沙尔谢克讲什么，他也不回答，仿佛那些话与自己毫无关系，不予理睬，甚至吭也不吭一声。不知是他把阿拜当成著名的毕官不敢多说话呢？还是把沉默作为手段来抵制原告呢？

阿拜想仔细端详窃贼的眼神，他厉声叫道：

“喂，你有什么要讲的？”

吐尔逊的红皮帽稍微动了动，那张带着晦气的脸这才转过来。他用灰暗的小眼睛向阿拜瞥了一下，又低下了头。这人眼皮显得很厚，两腮也有些下垂；长得圆乎乎，看起来挺壮实，很像截短的树干。他坐了一阵，挪动了一下身子才开口：

“阿拜……阿拜叔叔！不，不久前，”他咬着舌头，慢腾腾地说，“就是这个沙尔谢克，把我拉到你跟前，赶走了我仅有的几头牲畜。那次是你判决的，你让我赔偿，我全都赔了。难道现在只要瓦克牲畜被偷了，不管青红皂白都要由我赔偿吗？”

又是没头没尾的纠葛。谁知道哪个真，哪个假！这种理不清的案件，纠缠不完的讼棍，哪有完！又要跟他们磨嘴皮。等到弄清他们的真实情况，自己也要脱一层皮。

阿拜的思路又被打乱了——方才的普希金呢？柔丝般缠绵的达吉雅娜的感情呢？她的向往、她所追寻的纯真的爱情……又是令人厌烦的讼棍、面目可憎的窃贼。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令人头晕目眩……美妙的普希金的乐曲呢？……我还记得吗？——阿拜感到思绪紊乱，他又拿起冬不拉寻找方才的曲调。

富有灵性的两根冬不拉银弦，此刻竟像带着套索迈不开步子的乘马，声音有些发涩。方才记得很清的曲调，在听沙尔谢克反驳吐尔逊的一段话时又被打断了。无论如何追忆也记不起来了。仿佛永远消失了。阿拜又放下了冬不拉，只听沙尔谢克激动地说：

“是你偷了我的马。你就是窃贼！吐尔逊，你是有意和我作对。你亲口说过‘你不是能讨回牲畜，让我赔偿吗？’……”

“瞎子抓到什么东西都不再松手！难道除了你再没有畜主，没有别的牲畜！整整一个月谁见我吐尔逊骑过马？”

两个人开始激烈地争论。阿拜在中间插话问沙尔谢克：“是否有人看见他偷马？或者说，你能提出什么证据吗？”沙尔谢克却提不出任何证据。这真是一桩无头案，阿拜叹了口气，皱着眉头说：

“这太难了！两位兄弟，你们到别的地方打官司好不好？你们一个说偷了，一个说没偷，没办法查清。这需要认真调查。可我又腾不出手，没有工夫。你们最好找阿克勒拜去理论。他是你们的邻居，会搞清事实真相，你们也会心悦诚服的。”

可沙尔谢克和吐尔逊都不同意。他们两人都表示：谁是谁非，是黑是白，都要在这里解决。我们都听你的！

阿拜用冷峻的目光直视着窃贼说：

“那你就讲真话，宁死也别说谎！你究竟偷没有偷他的马？”阿拜在怒目而视。

吐尔逊毫不惊慌。他习惯性地扭着嘴，慢慢腾腾地说：

“阿拜……阿拜叔叔，我曾发过誓，在你面前我宁死也不说谎。上有真主，有古兰经……”

“喂，你重新说一遍！”阿拜截断了窃贼的话。

吐尔逊转过身，望着阿拜毫不犹豫地说：

“我说话算数，阿拜叔叔，我虽然是贼，可是死也要恪守自己的信条。这就是我讲的真话。他的马这次我没沾边，我像鲜奶一样清白。”说完立即把头顶的红皮帽向后挪了一下，露出了整个脸，依旧望着阿拜。

话就说到这里了。这时阿拜目不转睛地逼视着窃贼，窃贼也毫不气馁地和阿拜对视着。阿拜思忖着：“就算他是贼，可眼前这副

模样不像在作假。”在阿拜的目光没有离开以前，窃贼像一块石碑一动不动地坐着。这促使阿拜破例做出了判断：

“是的，虽然是贼，也不至于那么没有人性，连一句实话也不讲。吐尔逊，如果你在欺骗我，我算上当了！不过，我们还有见面的日子……如果你在撒谎，那你是咎由自取！别怪我事先没有打招呼，懂吧？这次我认为你是讲了真话！”说完转向沙尔谢克，作出判决：

“你的马不在他那里，沙尔谢克，到别处去找！”阿拜望着沙尔谢克了结了这桩案件。

吐尔逊这才把皮帽戴正，没有讲别的。沙尔谢克也没有作声，只是愁眉苦脸地低下了头。阿拜重新拿起冬不拉对他们说：

“你们的事结束了，请到客房去吃个便饭。”阿拜拨弄着冬不拉，又把目光转到《达吉雅娜的信》上。

沙尔谢克和吐尔逊也站起来了。方才进来时吐尔逊客客气气地让沙尔谢克坐在上首，自己坐到门侧。此刻他依然把沙尔谢克当作客人先送出门，自己跟着走出来了。

他们正在穿过一条狭长的走廊向客房走去。这时，吐尔逊憋不住呵呵笑起来。他已经养成这种习惯，只要遇到什么得意的事，就会不停地大笑。他这次笑是因为方才成功地演出了一场戏。

吐尔逊因为懒没出远门，秋天偷宰了邻居卡耐家族的三匹马。那次正是被沙尔谢克发现，把他揪到阿拜这里来的。审问前他就打好了主意。阿拜问他：“偷了吗？讲实话！”他立即回答道：“偷了，我有罪，你判决吧！”阿拜从未遇到过窃贼那么容易招供。阿拜当时曾说过：“我要窃贼交出来的就是他的真诚……”

吐尔逊心里早已打好算盘。两个月以后，他一夜间赶走了沙尔谢克的五匹马，周围没有任何人发现。

他是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采取行动的，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沙尔谢克方才所讲的都是他自己的猜测，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这次来见阿拜时，吐尔逊下决心“死也不承认”。他既欺骗了阿拜，又堵住了沙尔谢克的嘴，因此才忍不住狞笑。

两位不速之客刚走，阿拜又重新寻找达吉雅娜的曲调：

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
不能不向你表白……

阿拜弹着冬不拉唱了两句，可已经不是方才的调子了。他好像彻底忘了。正在他搜索枯肠时，从对面屋里又走过来许多人。其中有小毛拉和刚才出去的木哈买提渐。走在他们前面的是阔尔撒拜。他一手拿着九位跳棋的棋盘，另一只手提着装满棋子的皮口袋。

虽然阔尔撒拜已经来了三四天，可阿拜还不曾很好地赢过几盘棋。这两天他们愈下愈起劲，有时一盘棋从早饭后一直下到中午还不能收场。昨天晚上，阿拜因为埋头读书和写作，他们的棋赛又中断了。现在看到棋友带着棋盘进来，知道非受干扰不可，便主动放下普希金的著作，对阔尔撒拜说：

“摆棋！昨天是你占了上风，今天我要报这一箭之仇！”

骨制的圆棋子正按每格九颗摆到棋盘上。阿拜的棋子也是阔尔撒拜替他摆的。他的动作是那么熟练，简直看不清他是如何准确地每个格子里放上九颗棋子的。

近些年冬天，阿拜都会特意邀请他的棋友，在家住上个把月专门下棋。经常受到邀请的除马克什·斯麻古力、马尔卡拜以外，就只有这位阔尔撒拜了。阿拜和他的这几位棋友是这一带的高手，没有其他人能比得上。他们之间也经常竞赛。

阿拜和阔尔撒拜已经开始对弈。前面的三四个回合双方都走得很快。已经在两个棋窝里交换了棋子，但谁也未能占领对方的棋窝。

木哈买提渐、小毛拉和白麻干别特都围着看他俩下棋。方才，木哈买提渐在对面房间里已经抄完阿拜亲手写的《达吉雅娜的信》，而且和小毛拉一起校对了一遍。而小毛拉早已抄完这段诗，甚至已经背会了。

木哈买提渐非常喜欢《达吉雅娜的信》。他此刻一心一意想再听听方才的曲子。可阿拜的眼睛直盯着棋子，看来不决出胜负是不肯罢休的。此刻已顾不得这些了！木哈买提渐无奈，只好从衣袋内掏出诗稿，翕动着嘴唇悄悄地在一旁背诵。

达吉雅娜的哀叹，简直是另一种情调。他们过去还不曾听过阿拜这样哀吟。

“这才是新的、创造性的语言！”木哈买提渐有意抬高声音，要让阿拜听到。阿拜依然一声不吭。他此刻只顾和阔尔撒拜周旋，好像把达吉雅娜忘了。

木哈买提渐已经背熟了前面的几行诗。他只好拿着冬布拉靠近棋盘，轻轻拨琴弦；依照自己熟悉的曲调唱“不能不向你表白……！”可调子完全不谐调。他又用自己熟悉的《白桦树》、《矫健的雪青马》两首曲调试了试，也无法合拍。

方才在对面屋里，白麻干别特就看到木哈买提渐在苦苦追寻，现在很想帮他把阿拜引到这边来。于是故意朝木哈买提渐说：

“怎么，难道达吉雅娜不喜欢《白桦树》吗？”

“别说《白桦树》了，达吉雅娜对我们所有的曲调都不感兴趣！”

“我看可以按吟唱诗歌和韵文的调子试试！”白麻干别特说完又望着阿拜。

阿拜这才注意到他们：

“你们是这样想的吗？达吉雅娜不是阿克巴拉^①，她不会对巴格达和埃及的诗歌感兴趣！”阿拜高兴地挪动了几个棋子，最后又把一个子放进对方的棋窝里。这时阿拜洋洋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阔尔撒拜吃了一惊，蹙着眉直望着棋盘。

在一旁观战的小毛拉喊道：

“高！这次占得太妙了！”他也跟着阿拜笑开了。

经过反复计算，阿拜终于占了一个重要的棋窝。这时，他才想到身边的小伙子们在等待自己，于是转过身说：

“白麻干别特，你听到了吧？达吉雅娜无需再重复方才的曲调！”说完，向木哈买提渐伸出手。木哈买提渐顺手递过冬不拉，自己低头看放在膝盖上的手稿。

阿拜早晨试拟的曲调，很快回到了冬不拉的弦上。

① 阿克巴拉：传统对唱《阿克巴拉和卜孜达克》对唱中的女方。

“这不，现在她要唱了！”他欣慰地笑着，“她是这么说的！”接着唱了由他自己翻译的两段诗。这时艾克利姆正好走进来，听到阿拜唱歌，高高兴兴地坐在他身边。

当阿拜唱第二段时，木哈买提渐已经能小声随着唱了。可正在这时，阔尔撒拜沿着自己的进攻路线，绕到阿拜的后方，一连投进许多棋子，占领了阿拜的重要阵地。

阿拜吃惊地说：

“噢，他这是干什么呢！”他把冬布拉递给木哈买提渐，目光又重新盯住棋盘。木哈买提渐凑近艾克利姆悄悄嘀咕着：

“全都让这个人搅乱了！”他对阔尔撒拜极为不满。艾克利姆问：

“怎么回事？他做了什么啦？”说完转向棋盘。

“我特意留下来，就是要学学阿拜哥创作的新曲！……可他的关键棋窝被占了，哪还能顾到我们呢！”木哈买提渐无精打采地说。白麻干别特也不高兴地晃着脑袋。艾克利姆转向木哈买提渐：

“什么新曲？好长时间没有听你唱歌了。先给我们唱唱你学会的那部分，吃过午饭再走！”

“噢依巴喏！我自己才听了一遍，因为没有记住正在懊悔呢！”木哈买提渐说完弹了弹方才的曲子，但一点儿也不像。这时，阿拜刚好走完自己的一步棋，顺手拿过冬不拉：

“不是这样，你弹错了！”阿拜把方才的曲调连续弹了三四遍。木哈买提渐第二次接过冬不拉时，已准确无误地弹完了这首新曲。与此同时，他把方才背会的两段诗也按照曲调的节拍唱了一遍。

“继续唱！”阿拜说。

得到阿拜的允许后，木哈买提渐亮开歌喉毫无拘束地唱起来。他一边唱，一边看着放在膝盖上的诗稿。这次，他要把《达吉雅娜的信》从头到尾唱一遍。这时，九位跳棋的对弈也中断了。

阿拜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抬起头眺望着阿克确库的高峰，脸色也渐渐地变了，仿佛达吉雅娜的忧伤在感染他。阿拜这还是第一次欣赏由一位优秀的年轻歌手演唱他填词谱曲的歌。他激动得无法自持。

近几天来，在阿拜的心里达吉雅娜的忧伤与他昼夜思念的托葛建、莎勒塔娜特的命运已经融合在一起。而此刻，他又不能不想到眼前的艾克丽姆——他最心爱、最亲近的生命的伴侣。她仿佛也从《达吉雅娜的信》里找到了宣泄她的苦闷的语言。而阿拜自己，正在通过由他谱写的歌曲来鉴赏自己所翻译创作的诗歌的真实性。阿拜深深感到：俄罗斯少女达吉雅娜，已经在哈萨克中找到了与自己同命运的知心朋友。虽然各个民族的语言、历史、所受的教育等不尽相同，但人们的命运、思想感情、甚至感觉的敏锐性往往极其相似，简直像同胞兄弟一样！眼前这位歌手或许要向哈萨克年轻一代宣告这一真理。想到这里，阿拜感到心里亮堂了。他仿佛忘记了周围的人，他心灵的鹰正随着美妙的歌声展翅飞翔。

看到阿拜的神态，周围的人们也都跟随着倾听木哈买提渐的演唱，再没有任何人吭声。

这不像是哈萨克歌曲。然而，这幽怨哀婉的韵律却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木哈买提渐生怕忘掉这个新曲，一直不停地唱着。他自己也被深深感动了。仿佛达吉雅娜的情影就站在他的眼前。通过演唱这支歌，他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位俄罗斯少女。歌声停止时他望着阿拜说：

“阿拜哥！听她的苦，人的心都要碎了！是什么人让姑娘遭受这种厄运的？”

人们都觉得这话问得很中肯，想听听阿拜的回答。喜欢自作聪明的小毛拉抢着说：

“是伏希金让她这样唱的！”

木哈买提渐不太喜欢小毛拉插嘴，跟着反驳道：

“你别急，毛拉先生，什么叫伏希金！连诗人的名字你都搞错了！”

小毛拉毫不让步：

“那会是什么样呢！我念得非常正确，就是这样！”

“不，我阿拜哥好像念作普希金！”木哈买提渐望着阿拜。

阿拜简要地讲述了普希金的生平和他的死亡，最后又重新回到《达吉雅娜的信》上。他看着木哈买提渐抄的诗稿，又改动了译文

的个别词句，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心灵的颤动和倾诉！公正地讲，普希金这样伟大的诗人，在我们哈萨克中，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中都不曾出现过……无论你承认或不承认！”

“是的，他真实地写出了少女的哀怨！”白麻干别特表示赞同。

正在这时，阔尔撒拜又凑到棋盘跟前。木哈买提渐佯装没看见，故意用膝盖把棋盘顶过去了。他朝着阿拜说：

“阿拜哥，可姑娘的呻吟得不到一点回音，这公平吗？男的是否应该作出回答呢？一个有感情的人能这样无动于衷吗？”

“木哈买提渐讲得正确，绝对正确！阿拜！”小毛拉好像也要听听阿拜的意见。阿拜沉思片刻说：

“这话是说得对。应当让奥涅金作出回答！”过了片刻又说：“可奥涅金并不忠于爱情！”

阿拜再没有作声，低下头去翻阅普希金的作品。

木哈买提渐在阿拜家吃过午饭后，动身去斜米了。整个下午，阿拜都在阅读普希金的诗集。虽然今天受到一些琐碎事的干扰，但阿拜并没有放下普希金诗集。然而，他今天已经不是一名普通的读者了。他已经更接近诗人，仿佛给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知音。在夜宵前，阿拜放下普希金诗集，当着家里人大声宣称：

“敬爱的米海依洛夫，是你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了这些珍奇的文化宝藏……我们的‘克尔白’^①移位了。我的东方和西方倒换了位置。就让它这样去吧！”

吃罢夜宵后，家里人没有就寝。他们都等着阿拜能和平常一样讲一段故事。阿拜从掌灯起就开始阅读，直到吃夜宵前才放下书本。为了照顾人们的情绪，尤其为喜欢听他讲故事、而本人已成为说书人的白麻干别特，还有执着而真诚的艾克丽姆，阿拜决定今天讲一段他们从未听过的新故事。

今天，阿拜讲的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一直到深夜才暂

^① 克尔白：即天房，为穆斯林朝拜的中心。

告结束。

(二)

阿拜有个叫克沙太的亲戚，寄住在斜米市西头一家叫唐加日克的商人家里。克沙太还像在牧区一样，保持着好客的风尚。他年纪不算大，为人忠厚，不多讲话，但喜欢年轻人经常到他这里来聚会。

今天就有许多青年人来这里做客，而且大部分是阿拜的亲属、年轻阿肯和歌手。

常来这里聚会的曲巴尔如今已长出满脸黑胡子，此刻也在座。他不但像阔克拜一样精通阿拉伯语，而且学会了俄语，经常像阿拜那样阅览俄文书籍。阔克拜和曲巴尔都比阿拜年轻，平时在阿拜面前显得拘谨。然而阿拜不在场时，他们就要显示自己，认为他们“不比哈萨克那些能说会道的学者、智囊差”。曲巴尔还讲究穿戴，喜欢打扮。他把新买的金怀表亮灿灿的金表链故意挂在坎肩的前胸上。他一般不抢着说话，但争论起来嘴不饶人，既喜欢开玩笑，又喜欢奚落别人。

年纪最轻的客人要算马高维亚，即马嘎什。这是阿拜最疼爱的儿子。他长得白净，额头宽大，隆起的鼻梁端正而匀称，很惹人喜欢。在人们眼里，他挺像一名勤奋好学的青年。虽然他年纪最轻，但讲起话来从容大方，和周围的人相处得很融洽。在其余的六七个人中，有著名的歌手木喀。这人高个头，白面庞，风度优雅，而且有一副好嗓子。由于他冬不拉弹得好，又会拉小提琴，还是个歌手，阿拜两年前特地把他从瓦克部落带到这里，让他陪伴马高维亚。坐在他身边的是额日晒的儿子依司哈克。他也有自己的专长。如果说木喀和阔克拜会吟诗、唱歌，会讲哈萨克民间故事，那么可以说，依司哈克非常熟悉阿拉伯、波斯民间故事。像《加米希德》、《英雄卡特兰》、《鲁斯塔姆》、《巴合塔亚尔》、《一千零一夜》、《克尔乌古勒》（《坟墓之子》）他几乎没有不熟悉的。依司哈克一方面得到阿拜的指点，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求索才达到了这样

的水平。

在大厅的地毯上，铺满了舒适柔软的棉褥垫和羽绒枕。客人们有的用手臂撑着褥垫，有的伸展腰背斜倚在枕头上。当主妇进来铺餐布时，客人们才给沙玛瓦尔腾出地方，围着大圆桌盘腿坐下。这时克沙太从柜橱里拿出一瓶白兰地和芳香露酒放到了桌子上。

青年们每年要带着储备冬肉时宰杀的牛羊皮在市场上出售，接着在市里住上一两个月。其间总要像今天这样在一起聚会。或饮酒赋诗，或进行其他文娱活动。此刻餐布上已摆满各种糖果、糕点、还有切好的马肠及臀尖肉。看到这些美味佳肴，依司哈克高兴地说：

“够丰盛的，克沙太，安排得不错呀！”有几位客人也满意地笑了。曲巴尔模仿着依司哈克经常讲的话：

“这本身不就是‘白孜木，加米希德’吗，依司哈克！”这是依司哈克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在座的人也都很熟悉。曲巴尔这样讲是为了取笑依司哈克。马高维亚和阔克拜几个人都跟着笑了。

客人们一边吃，一边海阔天空地交谈着。有的人偶尔讲几句揶揄的话，引得众人发笑。依司哈克想起阿拜非常喜欢这种座谈形式，便说道：

“可惜我阿拜叔叔这次没有到城里来呀！”

“不，就让他坐在家里吧！今年是他读书、写作最有收获的一年。”克沙太说。

“哎，很难说！我担心这棵杨树长得太高了，我们被它的浓荫罩住不敢作诗喽！”曲巴尔望着马高维亚说。

曲巴尔这是在暗示，有许多年轻人不敢把自己的习作送给阿拜指点，但也不排除这一点，在他内心里多少有些妒意。

曲巴尔在最近一次卜勒斯选举中落选了。由于自尊心太强，名利观念太深，他非常羡慕阿拜在诗歌创作领域里与日俱增的影响。如今，曲巴尔正要争取成为阿拜晚辈中有名气的阿肯和歌手。针对曲巴尔方才的讲话，马高维亚笑着说：

“那我们不要把写得太差的诗送给他看不就行了吗！”

曲巴尔却带着抱怨的语气说：

“唷，我怎么会知道哪一首诗太差！我把今年采用新形式、新节奏写的一首诗送给他看了，他说‘这种诗不是这样写的，我正在用这种形式写作’，于是把我的创作夺过去了！”他脸上带着苦笑。

过了一会儿，外屋的门开了，进来一个手持皮鞭、满身霜雪、靴跟的雪还在吱吱作响的客人。客人一跨进门槛，就向屋里的人们致意：

“阿萨拉吾麻嘎来库木！”

在座的人不知来者是谁，显得较冷漠，平静地回答了客人的问候。还是依司哈克首先认出来了，他哈哈大笑着说：“噫，这不是木哈买提渐吗！”所有的人都惊异地望着新来的客人。

离开阿拜的阿吾勒以后，木哈买提渐今天才赶到市里，径直到这里下马。屋里的年轻人争着询问自己家里的情况。木哈买提渐一边回答，一边脱去外衣和脚上的宽腰皮靴，喘着气慢慢掸掉留在胡须上的冰霜。

“到这里坐！到这里坐！”人们争着给木哈买提渐让座。木哈买提渐不慌不忙地向首座望了一眼，接着说：

“今天，请允许我坐在木咯和阔克拜中间！”

木咯向左侧挪动了一下，木哈买提渐随即走过去。

在阔克拜眼里，似乎木哈买提渐有一种优越感。他肯定以为自己唱歌、写诗比在座的年轻人都强得多，因而今天他的表现尤其突出。因此还没等木哈买提渐坐定，阔克拜就挑逗着说：

“我以为谁来了呢！满脸冰霜，脚下吱吱作响，原来是我们的阿吾勒！”

木哈买提渐回敬道：

“如果阿吾勒不好，你怎么离开经文学校，从真主屋子跑出来投奔阿吾勒呢！”

木哈买提渐是指阔克拜以前在经文学校念书的事。他的话引得人们都笑开了。他又接着说：

“好吧，别说啦！阿吾勒里有的是宝藏！”

“你指的是什么宝藏？”阔克拜问。

“你要什么样宝藏，我保证都给你找到。不过你还是先让我喝

茶吧！”他非常自信地望着阔克拜。

木哈买提渐只顾坐在那里喝茶，再没有讲话。这时，其他人已吃过茶点，又开始了方才的活动。按照曲巴尔的提议，大家开始唱歌。

这期间，木哈买提渐没有参加众人的活动。他一边吃肉，一边喝茶，暖和着受冻的身躯。克沙太给他斟了两杯白兰地，他也喝下去了。至于人们唱的是什么歌，什么曲，他似乎一点也没有听见。

依司哈克顺便问了一句：“你到阿拜的阿吾勒去了吧？他的身体好吧？”木哈买提渐简短地回答说：“去了，他身体还好，问候你们呢！”等他吃饱喝足时，餐布才收走，他也离开了餐桌。这时木喀正在高唱《矫健的雪青马》。由于众人的要求，他又接着唱了一两支歌。最后唱的是一支过时的歌曲，歌词是什么“阿吾勒正在转场途中……”

木喀的歌声一停止，还没等人们邀请，木哈买提渐就向木喀伸手要过冬不拉。他一边清嗓子，一边调着琴弦说：

“这么多阿肯集中在一起，还在唱什么‘幼驹瘦、小马肥……’这要唱到什么时候！听就要听最动听的歌！应当这样唱！”说完就亮开了歌喉。

这是达吉雅娜的哀怨：“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不能不向你表白……”屋里突然静下来了。人们聚精会神地听木哈买提渐的演唱。一开始大家就感到歌手吐字清晰，歌词明白易懂，但却分辨不出这是长诗还是俄罗斯歌曲？又过了一阵，人们才听出这支歌音调轻柔，意蕴悠远，有一种感人的特殊韵味。尤其是歌词，简直要催人泪下。

年轻阿肯们显然听出这支歌的悲剧情调。不过有的认为“这里应该这样！”然而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认为“这是过去闻所未闻过的心灵创伤！”当听过三段以后，阿肯们已被这支歌特殊的旋律所征服。这是一个不幸的少女，通过哀怨的曲调唱出了她冰雪般纯净的感情和她永远无法解脱的痛苦。人们仿佛看到流着热泪、浑身颤动的少女站在眼前吟唱。

“噢，谢谢你甜蜜的小歌喉！”平时，这句话会引起哄堂大笑

的，但此时此刻并没有这种反应。

歌手从头到尾唱完了全部《达吉雅娜的信》。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用手帕拭着额头上渗出的汗水。屋里听不到一丝声响。

阔克拜和曲巴尔也没有做声。他们蹙着眉头，甚至不敢看木哈买提渐，仿佛在有意避开他。木哈买提渐刚进来时，阔克拜就觉得他这次来必定有什么新花招。他心里在嘀咕：“进门时就不同往常，原来如此啊！”他甚至不敢问这支歌的词和曲是谁作的。在座的其他阿肯也是这种心态。还是马高维亚打破了沉默。他用爱慕的语气问道：

“好吧，木卡！现在该讲讲歌词和曲调的来历了吧！”

这时曲巴尔、阔克拜两人才转向木哈买提渐，不过心里的疑团依然未散。木哈买提渐随即掏出小毛拉的信，递给阔克拜，接着说：

“阿肯们，这不是普希金的诗吗？是我阿拜哥最近把它翻译成哈萨克文，又创造了这个曲调，让你们按照这个曲调吟唱。他特意嘱咐我向你们致意！这是他送给你们的礼物！”

曲巴尔这才喜笑颜开地说：

“太好啦！我这才喘过一口气！我真担心木哈买提渐说是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呢！”

阔克拜也高兴地笑着说：

“是啊！我心里想，如果木哈买提渐能创作这样的歌曲，我哪里还敢和他争！我只有给他让路，告诉他今后我再也不吟诗唱歌了，让他自己去吟唱。嘿，木哈买提渐！你几乎让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失望！这下好啦！谢谢你，真心实意地谢谢你！”

这时，木哈买提渐想起自己的乘马还在外边，独自走了出去。他的马跑了一天路，已被汗水浸湿，此刻还拴在外面马桩上，冻得浑身抖动。他亲眼看着佣人把他的马牵到马厩才重新回到屋里。

木哈买提渐重新进来时，发现屋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壁炉旁的灯已挪到桌子中央。依司哈克等五六个人正在抄写小毛拉送来的《达吉雅娜的信》的译稿。

木哈买提渐在门旁悄悄地站了一会儿，扑哧地一笑，说道：

“这不都是在抄写我的手稿，变成我的秘书了吗？敬爱的普希金，真该感谢你的英灵！”

人们已顾不得回敬他，也都轻轻地笑了。

阿肯们抄完后，整个下午都在弹着冬不拉，练唱《达吉雅娜的信》。几个较迟钝的又请木哈买提渐带着他们练习了一阵。木哈买提渐带来的礼物，成了他们今夜认真学习的课程。到夜深入睡以前，所有能弹能唱的人都背熟了《达吉雅娜的信》，学会了它的曲调。

两天后，瓦克部落住在市里的一家人，在为女儿举行婚礼。木喀是被特地邀请的年轻阿肯。参加这次婚礼的所有客人，包括男女宾相、双方的妯娌姐妹、叔侄兄弟等都是第一次接触翻译成哈萨克语的《达吉雅娜的信》。这使普希金的作品又在另一个民族中找到了读者群。由于这是第一次由著名歌手演唱俄罗斯诗人的作品，所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歌声舒缓沉郁的旋律，深深打动了听众的心。

木喀唱完最后两行重唱部分时，一位老人激动地说：

“亲爱的，我的心几乎被你的歌声融化了，愿你长寿！请你告诉我们，这是谁编的歌呀？”

“从前有一位叫普希金的俄罗斯阿肯。歌词是他写的诗，翻译成哈萨克语的是阿拜！”

在这段时间里，依司哈克和木哈买提渐每到一处聚会，总要吟唱《达吉雅娜之歌》。马高维亚在回家以前，曾去拜访米海依洛夫。当他接过米海依洛夫写给阿拜的信时，顺便介绍了这里年轻人学习新歌曲的热情。米海依洛夫听说阿拜翻译了普希金的作品，而且翻译的是《达吉雅娜的信》，高兴地凑近马高维亚，兴致勃勃地说：

“怎么？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让达吉亚娜讲哈萨克话了吗？翻译得好吧！你给我念念译文！请不要忙。”他把马高维亚手中的皮鞭和帽子接过来放到了桌子上。又接着说：

“好吧，马嘎什！念给我听！我希望听听阿拜翻译的作品！”

马高维亚又对他讲了一个新情况：

“不但翻译了诗，还配了曲呢！我们都叫《达吉雅娜之歌》。现

在斜米市里到处在唱这支歌。”

“作曲？你说是歌谱吗？那是谁写的？”

“也是我父亲！”

“那你给我唱唱！按着歌谱唱！”

马高维亚望着米海依洛夫，把《达吉雅娜之歌》从头至尾唱了一遍。

米海依洛夫这时已能听懂哈萨克语，另外他的音乐天赋也不错。而且年轻时学过几年音乐课。当马高维亚唱到后半部分时，他也随着歌曲的节拍一直哼到结尾。他一边哼唱，一边检查词曲的搭配是否符合音乐的一般规律。米海依洛夫显然记住了阿拜的曲调，马高维亚唱完时，他摇晃着马高维亚的双肩说：“谢谢！谢谢！”接着又说：

“请问候依布拉黑木·库南拜耶维奇，我祝贺他！他做得好，非常好！他的人民应当了解普希金，不但应当了解，还应当喜欢！”他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接着又对歌曲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不过，我觉得他翻译的普希金诗歌，有些地方不太准确。尤其是诗行的排列，不完全像普希金的原著。这是我根据你吟唱的歌词判断的。但我不能说这是缺点。我对哈萨克语言只是一知半解，不完全懂。还没有充分领会曲调优美的旋律就要挑剔，也是不公正的。按您的看法，翻译成哈萨克文的诗好吗？人们会喜欢吗？”这最后的问话是有特殊含意的。马高维亚读过翻译的《达吉雅娜的信》以后，已经非常崇拜普希金了。他说：

“噢，耶甫盖尼·彼德洛维奇！如果普希金的所有作品都像《达吉雅娜的信》这样，那他该是我们哈萨克人还不曾遇到的天才。我想，在我们所知道的诗人中，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普希金。我父亲翻译的《达吉雅娜的信》，已经使普希金在我们眼里变得光辉和伟大了。

通过马嘎什的这番话，米海依洛夫已完全相信《达吉雅娜的信》是真正的诗人译作。他要马嘎什再次转告他对阿拜的感激和真诚的友谊。

(三)

阿克确库的阿吾勒正忙着举行一次盛大的晚会。吃过下午的茶点后，除客人外，各阿吾勒的人们都一个个集中在阿拜的大客厅里。艾克丽姆、叶尔波勒、白麻干别特，还有阿拜年轻的侄儿卡克太把后边来的人都让进了里间屋。年轻人都坐在外间屋里。阿拜的近邻好友——年长的白托日、布尔克特拜和白卡达木都带着自己的老伴坐在阿拜身边了。

今天的晚会主要由卡克太帮助艾克丽姆做接待工作。所有房间的茶点都是他亲自安排的。他不但热情，而且待人诚恳。有时还和熟悉的嫂嫂及同龄男女们开几句玩笑，活跃一下周围的气氛。他努力把阿拜召集的晚会开好，使所有参加晚会的人都能轻松愉快，真正感到满意。

卡克太是斯哈克的儿子、阿拜的侄儿，和马高维亚是同龄人。他和马高维亚很要好，加上亲属关系，已成为亲密无间的挚友。他们几乎形影不离。这两年，卡克太一直住在阿拜的阿吾勒，直接由叔叔培养和教育。

卡克太算得上英俊的美男子了。他有一对机灵动人的眼睛，眼角微微上翘，显得格外有神。嘴唇厚薄适中，分外红润。鼻梁虽然略短，但整个五官非常匀称。一眼可以看出，他还没有完全褪尽童年的稚气。任何一位娇美的姑娘见到他都会羡慕的。阿拜当然喜欢这个讲话直爽、待人诚恳和蔼的一表人才。他像疼爱他的马嘎什和阿比希一样疼爱卡克太，让他长久留在自己身边。

“你在斯哈克、铁克特、买尼克那里能学到什么？你就留在我身边，这就是你的家。我要看着你长大成人！”阿拜经常这样爱抚并激励卡克太。虽然卡克太没有到市里学校去读书，但这两年跟着阿拜学俄语，已经很有成效。每年阿比希回家度暑假时，卡克太都要跟着他学习。在市里读书的马高维亚对他的帮助也不少。而他跟着阿拜几乎寸步不离。无论在马背上，也无论饭前饭后的一点时间，只要一有机会，他总要向阿拜请教俄语，并希望通过自学达到

阅读一般俄语书籍的程度。

正是这个卡克太激发了阿拜客人的激情与狂热。虽然这些客人年纪都比阿拜小，但看到卡克太在阿拜前面显得很随便时，他们也不再怯生和拘谨了，都像一家人一样主动接近阿拜。这些青年客人大多是阿肯和歌手，有的属于阿拜的晚辈。

年轻人们在斜米市待了好几个月，是今天才回来的。傍晚，停在阿拜门前的乘马和雪橇正是他们的。这批年轻人中有木喀、马高维亚、克沙太、木哈买提渐以及额日晒的儿子依司哈克。他们来到这里以后，首先会见了阿拜、艾克丽姆和叶尔波勒。他们希望今天晚会的文娱节目尽可能做到丰富多彩。代表他们提出建议的是依司哈克，他说：

“阿拜哥，我们这批人今年冬天在斜米市都获得了歌手的称号。先不说我们著名的歌唱家木喀，就是其他人也都被市民们双手捧得高高的。不论哪家举办婚事或者为孩子举行割礼，总要想办法请到我们中间的一位，认为这样才能给他们的喜事增添光彩。这主要应归功于你创作的歌曲和诗歌。木哈买提渐带去的《达吉雅娜之歌》更受欢迎，没有人听了不受感动的。今天，您的晚辈们带着自己的歌曲，自己的艺术，来到您的阿吾勒。我们希望能在您面前尽情地演唱，得到您的指点！”

阿拜非常欣赏依司哈克这段话，他笑着说：

“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单独一个人就能给办喜事的人家增添光彩，那么今天全集中到我这里，阿克确库就真的要沸腾喽！唱吧！尽情地表演，尽情地唱吧！”

其余的事，在吃茶点前阿拜亲自作了安排。

“听着！艾克丽姆、卡克太、叶尔波勒、白麻干别特！你们四个人分头出去，把阿吾勒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请到这里来听演唱，让他们也散散心、提提精神。今天在座的年轻人都是在斜米各种集会中多次参加演出和比赛的歌手，他们见过世面，要求也高。如果就我们这几个人听，好像缺少一些欢腾的气氛。我怕这会他们的情绪，妨碍他们正常发挥水平。你们要尽可能多集中些周围的群众，对前来参加晚会的乡亲也要热情地接待！”

经过卡克太和白麻干别特几个人的努力，较好地完成了任务。附近的人们正纷纷向阿拜的阿吾勒集中。

在演唱开始以前，马高维亚向阿拜介绍了市里的不少新闻。阿拜还问起米海依洛夫的情况。

马高维亚告诉父亲，他到米海依洛夫家去过几次。米海依洛夫关心他的学习，给他送了许多书。马高维亚还转达了米海依洛夫对父亲的问候和谢意，以及他对《达吉雅娜之歌》的看法。马高维亚说：“米海依洛夫认为，译文的节奏和普希金的原作似乎不完全相同。”

阿拜不停地赞叹米海依洛夫的鉴赏能力，他说：

“吉戈特们！米海依洛夫讲得对。我的译文和普希金的原作并不完全一样，他说得完全对！另外，让达吉雅娜用哈萨克语讲她的心里话时，我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处理的，因此有些诗句没有完全按照原文翻译！”这里的“自己的想法和主张”显然是指他个人的感受与观点。不过，在今天这个场合，他不想对此作进一步阐述，只是一再表示他钦佩米海依洛夫。

“米海依洛夫的机敏和判断力真令人叹服。他并不精通哈萨克语，但准确无误地指出了我所把握不准的地方。看来人们只要掌握了科学，思维能力便会成倍地增长。远方的米海依洛夫竟比我身边的哈萨克兄弟更加了解我！”

晚会到深夜才告结束。今天的节目真可以说丰富多彩，赢得了所有观众的好评。吃过夜宵后，邻近的客人们已陆续回家。从市里回来的青年和阿拜周围的亲人，又在宽敞的大客厅里待了很久。除了阿拜和艾克丽姆以外，其余的人又都出了节目。有木喀、木哈买提渐先后的独唱，有马高维亚和卡克太两人的合唱，还有一次是由依司哈克、叶尔波勒、白麻干别特三人在一起合唱的。

由于阿拜和艾克丽姆的提议，几位最优秀的歌手又分别演唱了各自最精采的节目。其中有传统的民歌，也有新创作的歌曲。后来，依司哈克特意点名要艾克丽姆唱歌，他说：

“好久没有听到嫂嫂唱歌了！”

“阿拜哥，嫂嫂为什么不唱了呢？今天总该听听她的歌声吧！”

木哈买提渐也问。

阿拜转过身，凝视着艾克丽姆脸上透出的红晕，他说：

“艾克丽姆好久不唱了！你们认为她今天会唱吗？”这声音里有悔悟，也有惋惜。

近几年来，阿拜和艾克丽姆已经不像新婚时那样经常依偎着说悄悄话，倾诉衷肠。他们热恋的岁月，不知什么原因过早结束了，他们心中凝冻的冰块仿佛还不曾融化。虽然还像过去一样相敬如宾，但爱情仅仅维持在表面。对阿拜的怨怼情绪，艾克丽姆的感受依然像过去那样敏锐。她的心仿佛剧烈地颤动着。她用清晰的、带有抒情韵味的语调说：

“这能怪我吗，阿拜！不让我唱歌的不是你们吗！不正是您吗！”她温情地笑着。

“那就唱吧，艾克丽姆！唱唱你喜欢的歌。你学会了哪些新歌曲？会唱那样的新歌吗？”阿拜急不可待地想听艾克丽姆唱歌。

艾克丽姆向叶尔波勒递了个眼色。她这位知心朋友从木喀手中接过冬不拉，靠近艾克丽姆弹起《达吉雅娜之歌》。艾克丽姆轻柔如游丝般的歌声，立即随着冬不拉的节奏在大厅中萦回。这是阿拜长久不曾听到的思念的声音。然而令阿拜惊奇的是，虽然他不曾让艾克丽姆特意学过《达吉雅娜之歌》，可艾克丽姆已经能单独演唱，而且记住了全部歌词。她方才向叶尔波勒递眼色，就因为叶尔波勒知道她的这段秘密。艾克丽姆正是随着叶尔波勒一次次弹奏《达吉雅娜之歌》，反复练习才学会了这支歌并背熟了歌词——《达吉雅娜的信》。听着艾克丽姆的歌声，前面演唱这支歌的所有阿肯都一致赞叹：“这是真正的达吉雅娜！鲜花般艳丽的艾克丽姆！”“真像是她呀！”他们一面欣赏，一面不停地赞美。

阿拜创作这首歌曲后，自己很少像今天这样专心致志地鉴赏过，只是在刚定稿时，听木哈买提渐试唱过。因为留在阿吾勒的年轻歌手不多，阿拜除了用冬不拉弹奏外，很少听别人演唱。此刻，阿拜从艾克丽姆的歌声里，仿佛找到了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内容。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经常凝视着艾克丽姆，屏住气欣赏她的歌声。如今他又找到了那熟悉的旋律。此刻，艾克丽姆唱得非常投入。曲

调的节奏、力度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吐字也格外清晰。她仿佛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倾诉她的悔恨与忧愤。这不是达吉雅娜的哀怨，而是深藏在艾克利姆心底的火焰般的誓言，是她生命的依玛尼，是她为自己惟一的心上人，为阿拜所作的心灵的表白与祝愿。

世界上不会有别人，
能闯进我心里；
我永远属于你——
这是上帝的旨意。

是你先进入我梦里，
矢志不与我分离，
从那恍惚的瞬间开始，
我在执著地寻觅。

感谢上帝的安排，
比想象的还要周密，
当我们初次相遇时，
我一眼就认出了你。

依旧是如泣如诉的旋律。此刻艾克利姆的脸变得苍白，已经看不到方才的红晕。这是从阿肯心底喷涌的激情。这里的每一个词，每一个音符都是歌手生命的沉痛的呼唤……歌手越来越凄惋、越来越悲伤。歌手仿佛忘记了在场的其他听众，只是向阿拜一个人诉苦和争辩：“难道我有什么过错？即使有，你就不能原谅！既然我仅仅属于你一个人，难道你就不能向我敞开心扉，去追寻过去火热的、灿烂的生活！找到过去的艾克利姆！”

每当夜深人静时，
我默默地祈求上帝。
但愿你自始至终，

恪守自己的诺言。

请揭示这诡谲的谜底，
难道这一切都是呓语？
难道这颗纯洁的心，
在向冷清的月亮致意？

这一行行撕心裂肺的诗句和缠绵悱恻的韵律已使阿克丽姆失去抑制能力和最后的支撑：

无论命运如何变化，
我把自己交付给你；
我流着一串串热泪，
在期待你回心转意。

还没有唱完最后一句，阿克丽姆已禁不住呜咽起来，屋里一片沉寂。阿拜的脸色变得灰白，眼睛睁得圆圆的，浑身在抖动。突然间，他皱起眉头，搂住阿克丽姆，不停地吻她的一双泪眼。

“阿克丽姆，我的宝贝！你用眼泪和歌声重新找到了我！莫非达吉雅娜的哀叹和伤痛真地表达了你的心声？”

周围的年轻人被深深地感动了！

“噢，亲爱的达吉雅娜！你从哈萨克姑娘中也找到了知音吧！你还会给更多的有情人带来新的语言！”依司哈克说。

其他人没有讲话，不过都表示“这是真正的感情。”阿拜和阿克丽姆也没有再讲话。他们的感情在互相交流，此刻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对于重新复苏的炽热的爱情，一句不相干的话，一道陌生目光都是多余的。木喀和依司哈克等人非常理解这一点，他们已经一个个地走出去了。当屋里只剩下阿拜和阿克丽姆两人时，他们重新伸开双臂搂作一团，不停地亲吻着。

歌声终于消除了他们多年来心中的隔阂，使他们像一对新人重新结合在一起。他们将天长地久、至死不变地相亲相爱。是达吉雅

娜的歌给他们找回了失去的幸福与欢笑。

可以说，俄罗斯杰出的诗人普希金于 1887 年带着他的达吉雅娜走进广袤的哈萨克草原，成为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令人敬仰的阿肯。达吉雅娜给哈萨克青年带来了他们从未听到过的新的、抒情的语言，而她自己也在草原落户生根了。

尾 声

在阿克确库诞生的诗和歌曲，通过人们传抄、背诵、演唱，不断向四周传播。多少种优美的旋律像阿尔卡和熙的风吹遍了牧区的各个角落。这是广阔的千里草原从未听过的声音。多少世纪以来，默默地等待着揭示谜底的神秘的原野如今找到了答案——这答案是凭借诗的双翼飞来的。这是新年伊始的春风，是新年度春羔的鸣叫声。这声音将送走旧历的风雪，迎来繁花似锦的明媚的春天。阿克确库的歌渴望创造新的生活，渴望开拓新的发展道路。阿肯要把这些歌献给警觉的心、敏锐的思想、抗争的斗志和富于探索的精神。

阿克确库的歌声终于飞到叶尔阿勒草原。阿拜送到市里念书回来的贫困区孤儿卡谢恩、沙德瓦卡斯每天都在阅读阿拜的诗歌。代尔肯拜等一些老人经常坐在阿吾勒周围与河岸的草坪上，或者在灶坑旁请他们朗诵阿拜的作品。

阿拜的忘年交代尔肯拜老汉不时嗅一撮纳斯白烟，凝视着眼前的年轻人，聚精会神地听他们朗诵阿拜的作品：

哈萨克，我人口众多的民族，可爱的人民！
迟迟未修的髭须竟污损了你的仪容……

代尔肯拜觉得这位忧国忧民的阿肯——阿拜就站在自己的面前，并深信他的话完全是正确的。代尔肯拜一边听，一边不停地点头，觉得自己的忧虑与阿肯的忧虑是一致的。

有一次，颠德拜、耶热乃请年轻人反复朗诵阿拜的诗《秋》。

能给穷人施舍半麻袋粪块^①，

^① 牧区多用干牛羊粪块做燃料。

亦可认为是巴依的慈悲心肠……^①

当听到上面两行时，几位老人都禁不住笑起来。他们认为，即使塔克渐、买巴沙尔和乌拉孜拜也不敢说这些话讲得不真实……这几位老人过去就住在巴依的阿吾勒附近。这些诗句简直就是他们当日生活的真实写照。像这类诗他们总是听不够。有时觉得听朗诵不过瘾，要年轻人按照曲谱为他们大声演唱。有许多夜晚，年轻人们集中在一起集体吟唱阿拜的诗歌，请这些老人欣赏。由青年人来演唱这些绝妙的诗句，更能打动人心，老人们一边听，一边不停地赞叹：

“真是妙极了！”

“这是怎么说的呢！”

“真叫人全身的血沸腾啊！”

“唱吧……就这样唱吧！你能唱出哈萨克人所不曾唱过的歌，阿拜！我的宝贝！你是沙漠中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一棵参天大树，是戈壁滩上的一片绿荫啊！”代尔肯拜说。这也是听演唱的所有人的心声！

阿拜在阿克确库创作的诗和歌曲又随着木哈买提渐的演唱传到了乌丽渐的阿吾勒。昨天晚上，木哈买提渐在乌斯盘家里，为人们朗诵并演唱了阿拜创作的诗和歌曲。左邻右舍以及阿吾勒里的所有男女青年，把叶尔克渐和乌斯盘的房子挤得满满的。还有更多的人是坐在外边听的。

从去冬以来，乌丽渐就没有见到阿拜。母亲的心总是牵挂着儿子。早晨，她叫来木哈买提渐为她诵读阿拜的诗。她自始至终聚精会神地听着，甚至忘记了关照进进出出的人们。

语言在净化，听众也要端正态度，
请注意听我专为你们吟唱的诗句……

^① 这两句诗应是《某一年，十一月还不见雪花飘落》里的。

这两行诗仿佛也在提醒他母亲，有些诗句是在鞭笞那些庸俗的、以出卖诗歌为职业的阿肯，还有的诗是揭露和嘲笑名利熏心的奸佞：

在动荡不安的托布克特部落里，
出现了更多的“能人”……

乌丽渐一边欣赏，一边在思考这些诗的深层含意。不料她的思路竟被乌斯盘的笑声打断了。此刻乌斯盘正坐在母亲的左侧。从昨天起，他就和别人一样安安稳稳地坐着倾听，不过他一直没有评论这些诗。听到方才的诗句，乌斯盘的态度突然变了。他兴高采烈地哈哈大笑不止。这时，塔克渐一伙正坐在一旁喝马奶，乌斯盘望着他们说：

“那不……在那里坐着！噢依巴啞，诗里指的不正是他们吗？”

在动荡不安的托布克特部落里，
出现了更多的“能人”……

乌斯盘还在不停地笑。

坐在塔克渐身边的是乌拉孜拜和吉连切。乌斯盘看出他们不但厌烦自己方才的动作，也讨厌正在朗诵的这些诗歌。乌斯盘的犟劲又上来了。这时他的笑声里已明显地带着嘲讽的意味。

吉连切觉得乌斯盘小时候喜欢恶作剧，今天依然带着孩子时的乖戾在嘲笑自己，心里很不是滋味。

“乌斯盘，你怎么啦！怎么像小孩子一样傻笑？”吉连切说。

乌斯盘根本没把吉连切放在眼里，他把声音抬得更高了：

“整个托布克特部落里再也找不出你们这种奸佞……阿拜简直把你们揭穿了。喂，吉连切，你说，这难道不对吗？”

乌斯盘这才真正理解阿拜诗歌的内涵。

乌丽渐咧嘴一笑，又重新思索阿拜的诗。她显然支持乌斯盘的看法。

木哈买提渐已朗诵了很多诗。乌丽渐让他暂时停一停，她用非常清晰的声音语重心长地说：

“阿拜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自己是块小天地，所有别的孩子是另一块天地。我把他当作宝贝看，是他安慰着我这颗心。他出生时背负着母亲的祝愿和希望，如今他已经长得像一棵挺拔的大树了。我的心愿和希望全都实现了。此刻，我就是永远闭上眼睛，也是一个毫无遗憾的母亲。感谢上天……我至尊的上天！”乌丽渐这是向在场的所有人讲的。

屋里静悄悄。人们听到了虔诚的、充满母爱的心声。可过了一会儿，塔克渐又想起方才乌斯盘的那段话，心里很恼火。母亲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了。他说：

“哎，妈妈！因为你的心就在他一个人身上，也只好这么说。不然哈萨克人里面能说会道的、出人头的不仅他一个。别人都说，‘幸亏我家族中没有当巫师和阿肯的，这要感谢真主！’你有个会念、会唱的儿子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吉连切狡黠地一笑——这是他的习惯。接着用手掐了一下乌拉孜拜的大腿，试探性地盯着乌丽渐。

塔克渐的话引起了母亲的反感。

“你分明在说你们两个是一个窝里爬出来的！可一个窝里的崽子有的像神犬，有的却是你这样的劣种。……天哪！随你怎么说，可在我眼里，你还顶不上阿拜丢弃的指甲盖！”乌丽渐满是皱纹的脸变得灰白，已显出愠色；一双含着泪水的老眼布满了血丝，直盯着塔克渐。

塔克渐顺手拿起帽子和皮鞭：

“走！全都走！”

吉连切和乌拉孜拜也跟着站起来。

“母亲这些糊涂话我已经听够了！走！”塔克渐说着迈出了门坎。

阿克确库的歌声终于飞到库南拜身边。那是一个令他烦恼的不眠的夜晚。一种不太清晰的嗡嗡声一直在他耳边振荡，任凭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却无法摆脱这个声音。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一句话在不

停地反复。

“本是天赐的美好姻缘……”

这是守夜的年轻人卡日布渐的歌声。他是刚开始学的，还没有完全学会。因为他非常喜欢开头的这句歌词，所以在不停地练习。然而，对于库南拜来说，这些陌生的语言从远处传来时，就已经走调了。它似乎变成了：“本是先死的”、“本是先死的”。

这些听不清的歌词和嗡嗡声搅得库南拜心烦意乱，他终于叫醒了奴尔尕妮木：

“卡勒玛克！噢，卡勒玛克！”他习惯这样叫奴尔尕妮木，“你听那个守夜的唱什么‘本是先死的’是什么意思呀？他在诅咒谁，给谁念丧经呢？你去了解一下！”

奴尔尕妮木告诉他：

“他唱的是‘本是天赐的美好姻缘’，人们不都在唱吗！都说这是阿拜写的歌曲。”

库南拜长长叹了口气，转过身对奴尔尕妮木说：

“真烦死我了！你去告诉他，别唱了！别在那里叫丧！”

本是天赐的美好姻缘，
你却负心地抛弃了我……

达吉雅娜的哀调奴尔尕妮木全都听过。第一次听时，她的心就被深深打动了。她觉得这里也包含着她的忧伤。这时，她又想起了巴扎尔阿勒。歌声一开始，她就想起了离她远去的这位情人，又陷入无法解脱的痛苦中。

奴尔尕妮木叫来了守夜的青年，但无法对他说“不要再唱！”

“你去到那边，到远些地方去唱！在这里大声唱会把老家伙的心烧焦。你的歌像火焰一样正在燃烧！在这里唱不合适！”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转身回去了。这几句话不是说给守夜人的，而是说给自己的心里话。

阿克确库的诗和歌曲通过人们传抄、背诵、演唱，正向更大的

范围传播。它像高原的劲风吹过连绵不断的托布克特草原，又吹进了毗邻的克烈部落和平原的瓦克、阿尔卡的喀拉柯斜克、苦万得克，甚至吹到了更远的阿亚古兹、塔尔巴哈台及阿勒泰山区的乃曼等部落。

歌声也飞到了玛先地区奈满的阿吾勒。有一天，几个青年人正在阿吾勒边缘的一户穷人家相亲。新郎和他的同伴穿着都很朴素，看得出也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新郎莫勒大别克还是一个歌手呢！聘姑娘的这一家和托葛建很要好。由于主人的邀请托葛建也来了，她想不到能在这里听到《达吉雅娜的信》、《奥涅金的回答》和《达吉雅娜的第二次表态》等歌曲。这些陌生的旋律在幽暗的夜空里久久萦回。托葛建刚听到歌声时，肯定这是阿拜的。她知道只有阿拜能写出这样的歌。这无需询问别人。

当听到《达吉雅娜的第二次表态》时，托葛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她感到有一股热流正在冲击她的心口和双颊——这已经是她多年不曾有过的感觉。

“这不就是我的话吗？”她说，“虽然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我还是屈服了！”她又说，“虽然我还在爱你，在经常思念你，但幸福已背弃了我们！”“是这样！”这真的是托葛建流着泪给病危的情人讲的话！他还没有忘记啊！当时的感情之火还不曾熄灭，而此刻却配上了曲调，变成了催人泪下的动人的歌。这个不期而至的一声声真情的问候，能不触动托葛建心底的创伤吗？她又沉浸在往日生活痛苦的回忆里。

在漫漫的长夜里，托葛建独自在啜泣。她有时觉得浑身在燃烧，有时又觉得冷得发抖。她一边拭泪，一边轻轻吟唱达吉雅娜的歌曲，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这哀怨的旋律。

为了远离喧嚷的人群，阿拜的阿吾勒特意留在山腰上，没有搬到深山夏牧场去。和他毗邻的有奥依苦德克和叶尔阿勒的贫困户。在一个安静的傍晚，阿拜独自坐在喀斯卡布拉克河畔的山冈上，欣赏着阿吾勒傍晚的生活旋律。

今天早晨，从夏牧场来了许多年轻客人、阿肯和歌手。他们给

阿拜带来了一个特大喜讯：阿拜的诗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正在广泛传播。集中在卡尔卡拉尔、阔彦德集贸市场的四大部落的老年老少没有不知道阿拜的。他们在互相传说：“托布克特部落出了个叫阿拜的好人……”“他懂的事很多，说话、做事都和一般人不同。”“阿拜反对那些有权有势、专横跋扈的恶棍，关心和爱护广大群众。”“虽然他住在托布克特，但他关心的不只是托布克特部落，而是我们整个民族，他是人民的儿子。”“我们要听他的话，按他的教导去做！”等等。

从夏牧场带来喜讯的木喀、木哈买提渐、马高维亚和卡克太既为阿拜感到高兴，也为他们自己有这样一位可敬的阿肯长辈和导师感到欣慰与骄傲。而阿拜、艾克丽姆一直在倾听他们讲话，对他们的心意甚为感激。

阿拜离开那些年轻人独自走出来。此刻，他正在凝视大地的黄昏。

叶尔阿勒、奥依苦德克以及山庄周围的原野向远方伸展着，仿佛浩瀚的苍穹在微微波动。夕阳的余辉给大地涂上一层柔美的橘红色，为千里草原镶上了绚丽的光环。一股激情在阿拜心头喷涌。呈现在他眼前的已经不是草原，而是平静的、浩淼无垠的大海。这是生活的海洋。一只小船正在扬帆起航，它将向阳光普照的奇异的彼岸远征。虽然目标不太明晰，但它已经起航。在它的风帆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作为它的口号——“战斗”、“希望”。小船满载着人民的“希望”向“未来”的彼岸驶去。这是“阿拜号航船”，它信心百倍地在宇宙间航行——一直向前，驶向遥远的彼岸。

阿拜一直站在高处凝视水天相接的远方。他充满智慧的双眼正目送自己的航船沿着理想的航线前进。激情依然在他心头涌动。此刻，他仿佛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豪感。对，他应当有这种感觉。

这是一种突然闪现的令人快慰的感觉。紧接着，另一种思想的浪潮又在撞击着他的心窝。这些密云般翻滚的沉重的思想，希冀解释生活的真实。方才所闪现的明亮的快感，已被跟踪而至的、沉重的思涛淹没。

等待他的依然是生活和斗争。他必须亲自迎战，甚至要单枪

匹马地去搏斗。是的，他是有思想寄托和战斗力的。他的思想寄托是人民，战斗力是诗歌。然而，前者尚待觉醒，而后者需要群众的认识和理解！他是否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是否有战胜孤独感、坚持到底的决心！

他已经走过生命的一半路程。在前半生中，他失去的多呢，还是得到的多？对于失去的——多数他不感到惋惜。在亲人中，父亲库南拜已和他分道扬镳，塔克渐等也已变成仇人。乌拉孜拜和吉连切也一个跟着一个离他而去。也许还有人要走，那就让他们走吧！用不着再来往。此刻，阿拜惟一的希望是：“但愿人民留下来！但愿我手中的火炬留下来，让它照耀人民前进的道路，照亮我所献给的人们的灵魂！”

方才的大海呢？

阿拜又在眺望着远方。大海不见了！前面依然是广袤的原野，依然是人烟稀少的叶尔阿勒草原。在不远的地方，扬起一股股尘烟。顷刻之间，一位年轻骑手催马跑到了阿拜的面前。他的乘马已被汗水浸湿。阿拜已认出这位年轻人，原来正是阿拜送去上学的沙德瓦卡斯。他是叶尔阿勒的贫困户代尔肯拜特地派来的。

“阿拜叔叔，你瞧那边的尘烟！那是些强盗，抢走了贫困户仅有的马匹！那就是他们在驱赶着抢走的马！他们又在抢劫！”年轻人说完几乎哭出来。

大海不见了，幻想也消失了。短时间的欢愉和欣慰也随着消失了。生活的现实和斗争又在向阿拜递交着一份挑战书。